



中華書局

# 甲骨文字詁林

于省吾 主編

第一冊

JAGUWENZIGULIN JAGUWENZIGULIN J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甲骨文詁林



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



—中華書局—

主編 于省吾 按語編撰 姚孝遂

# 甲骨文字詁林

第一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 - 北京:中華書局,1999  
重印

ISBN 7-101-01430-5

I. 甲… II. 于… III. 甲骨文-研究 IV. K877.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76710 號

**甲骨文字詁林**

(全四冊)

于省吾 主編

姚孝遂 按語編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31<sup>1</sup>/<sub>2</sub> 印張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1500~3500 冊 定價:760.00 元

---

ISBN 7-101-01430-5/H·126



# 序

甲骨文字詁林經過一十八年的努力，終於全部完稿。當此之際，不禁思緒萬千。早在一九七三年，恩泊師與肖丁同志即籌劃醞釀甲骨文考釋類編的編寫工作。一九七四年，有關資料的蒐集整理工作即已着手進行。一九七五年，我剛剛結束大安漢書遺址發掘不久，即忽忽趕往北京，參加由恩泊師主持召集的甲骨文考釋類編編寫工作會議。當時參加會議的還有肖丁、王貴民、王宇信、謝濟諸同志。會議上確定了編寫體例及分工。恩泊師囑我擔任按語的撰寫工作。我雖然感到擔子的沉重，但仍欣然承諾。當時決定以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為基礎，進一步加以訂正和增補。增補的原則是：嚴格要求，凡是缺乏參考價值的說解一概不錄。由肖丁同志負責規劃、組織和協調工作，由肖丁、王貴民、王宇信、謝濟同志負責資料的增補及修訂工作。由於我當時已應湖北省博物館之邀，參加江陵鳳凰山漢墓的發掘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即帶領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學生前往荊州。發掘工作結束後，又承擔了鳳凰山漢墓簡牘的整理工作。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始趕赴北京着手按語的撰寫工作。我在中華書局寓居達三年半之久，全力以赴趕寫按語。在此期間，陳雍同志幫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直至一九八〇年初，當按語撰寫接近完稿的時候，突然接到學校的通知，由於教學工作的需要，令我立即返校。甲骨文考釋類編一現改名為甲骨文字詁林。按語的撰寫工作功虧一簣，完全停頓下來。而這一停頓，前後共歷時達八年之久。

返校後，立即投入緊張而繁忙的教學工作，同時承擔了本科、研究生及高教部委託開辦的古文字研討班的古文字、古文獻的授課任務。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五年初。在此期間，都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基本沒有時間從事任何科研工作。

不幸的是，一九八四年七月，恩泊師遽然病逝。當時我正帶領第二期古文字研討班學員外出實習，竟未能趕上與恩泊師見上最後一面。我在恩泊師靈前發誓，一定要完成恩泊師未竟之業。無論有多大的困難，一定要將甲骨文字詁林編寫完成，以慰恩泊師在天之靈。

長時期以來，我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經常處於強烈的緊迫感與危機感之中。一九七六年冬，我初到北京不久，即因患青光眼疾住院治療，結果手術失敗，右眼完全失明，年已就木，而一事無成，心實有所不甘。只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爭取多做一點工作，以不至於虛度此生。甲骨文字詁林的中途而廢，給我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但我並未因此而灰心喪氣。許慎與說文解字、小屯兩地甲骨考釋就是在八一至八三年於繁於授課之餘，經過無數不眠之夜。



撰寫完成的。然而我也不能因此而受到更為沉重的打擊，一九八三年元旦，我是在醫院中度過的。我剩下的另一隻眼睛又因青光眼急性發作，不得不動手術。這次手術較為成功，使我得以保存一點視力，不至於完全失明。這時我面臨着兩條道路的選擇，或者是遵從醫生的勸告，再也不能看書寫字，以保護殘存的微弱視力；或者是冒着完全失明的危險，繼續堅持已經擬定的科研計劃。我毅然地選擇了後者。我是這樣考慮的：人活着而不能有所作為，只顧苟且偷生，則無異於行尸走肉。人生將變得毫無意義。事實已經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由於大家的同心協力，我們終於完成了全面整理研究甲骨刻辭系列著作五部中的三部，即殷墟甲骨刻辭纂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目前已着手進行最後兩部著作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的工作。

加以分類，使之成為一部可供大家實用的工具書。甲骨文字詁林則是廣泛地搜集了自本世紀初直至一九八九年年底，甲骨文字被發現以來九十年間有關甲骨文字考釋的研究成果，並試圖加以總結，明辨其是非得失，提出我們的結論性意見，以供大家參考。任何學科的發展，都只能是首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不斷加以總結，明辨其是非得失，始能不斷提高的。許慎著說文解字，他首先是博采通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集釋意義。可能由於受到當時書寫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大規模地保存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只能是以斷以己意為主，也就是提出總結性的意見。

甲書文字的考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李孝定先生於六十年代初撰成甲書文字集釋，廣錄眾說，並提出了總結性的意見，為甲書學的開拓與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又過去了三十年，在此期間，有關研究成果數倍於前，有必要再一次加以總結。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李孝定先生集釋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的。我們在米錄諸家之說時是有選擇的。對於那些缺乏依據，但憑揣測臆想，毫無參考價值者，一概摒而不錄，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許慎早就說過「巧說邪解，只能使天下學者疑」，為了避免徒增困擾，我們認為加以刪削是必要的。在這裏需要鄭重聲明的是：由於我們的見聞有限，有一些卓越的見解我們疏漏失收也是難免的。進一步加以補苴，則有待於異日。我深深體會到原則的確定是一回事，而原則的貫徹則是另一回事，恰如其分地掌握原則並不容易。其中仍然有一部分是缺乏根據的臆測妄斷。有這麼一點點作為反面教材，倒也不算壞事。什麼是真科學，什麼是偽科學，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了。我們深信讀者有足够的分辨能力。思泊師生前曾一再強調「道不同，不相為謀」，誰也不會與江湖上的測字先生











編輯人員

肖	王	王	謝	何	吳	湯	劉
丁	貴	宇	濟	琳	振	余	釗
民	信	儀	武	惠	副	教	副
編	研究	研究	研究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審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甲骨文文字詁林目錄

序	1	4
編輯人員名單	5	
著錄簡稱表	1	3
五期稱謂表	5	
部首表	7	
字形總表	1	26
甲骨文文字詁林	1	3599
部首檢索	1	34
筆畫檢索	35	42
拼音檢索	43	49



# 著錄簡稱表

一	鐵雲藏龜	劉振玉	鐵
二	殷虛書契前編	羅振玉	前
三	殷虛書契菁華	羅振玉	菁
四	鐵雲藏龜之餘	羅振玉	餘
五	殷虛古器物圖錄	明義士	殷古
六	殷虛卜辭	明義士	明
七	殷虛堂所藏殷虛文字	明義士	明
八	龜甲獸骨文字	林泰輔	林
九	藍室殷契徵文	王襄	藍
一〇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	拾
一一	新獲卜辭寫本	董作賓	寫
一二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商承祚	福
一三	殷契卜辭	容庚	一契卜
一四	卜辭通纂	郭沫若	卜通
一五	殷虛書契續編	羅振玉	續
一六	殷契佚存	商承祚	佚
一七	鄭中片羽	黃濬	鄭
一八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方濬	庫
一九	柏根氏舊藏甲骨卜辭	明義士	柏
二〇	甲骨文錄	孫海波	一河一文錄
二一	甲骨文七集	方濬	七
二二	天壤閣甲骨文存	唐蘭	天
二三	鐵雲藏龜零拾	李旦立	零
二四	殷契遺珠	金祖同	一珠一遺
二五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方濬	金
二六	誠齋殷虛文字	孫海波	誠
二七	河南安陽遺寶	梅原末治	安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雙劍銘古器物圖錄  
殷契摭佚  
慶應義塾圖書館藏甲骨文字  
廈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甲骨六錄  
龜卜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殷契摭佚續編  
甲骨綴合編付圖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  
殷契拾掇  
殷契拾掇第二編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甲骨續存  
殷虛文字外編  
日本所見甲骨錄  
巴黎所見甲骨錄  
殷虛卜辭綜述圖版  
海外甲骨錄遺  
書道博物館藏甲骨文字  
日本散見甲骨文字彙纂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甲骨文零拾  
甲骨綴存  
甲骨綴合編  
殷虛文字綴合  
小屯·殷虛文字丙編

于省吾  
李旦丘  
保坂三郎  
胡厚宣  
W.C.White  
胡厚宣  
金祖同  
董作賓  
董作賓  
李亞農  
曾毅公  
胡厚宣  
胡厚宣  
郭若愚  
郭若愚  
胡厚宣  
黃作賓  
饒宗頤  
饒宗頤  
陳夢家  
饒宗頤  
青木木菟哉  
松丸道雄  
貝塚茂樹  
陳邦懷  
曾毅公  
曾毅公  
郭若愚等  
張東權

雙古  
撫  
慶  
廈  
坎  
六  
龜  
甲  
乙  
撫  
綴  
寧  
南  
綴  
一  
二  
一  
存  
外  
饒  
巴  
綜  
海  
書  
散  
一  
陳  
綴  
合  
丙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甲骨文合集  
小屯南地甲骨  
英國所藏甲骨集  
懷特氏等所藏甲骨集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甲骨文字釋林  
甲骨文字集釋

屈萬里  
郭沫若  
考古研究所  
艾蘭(英)  
許進雄  
姚孝遂  
姚孝遂  
于省吾  
李孝定

甲釋  
合集  
屯  
艾蘭  
懷特氏等所藏甲骨集  
摹釋總集  
刻辭類纂  
釋林  
集釋

# 五期稱謂表

(據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五五六頁)

第一期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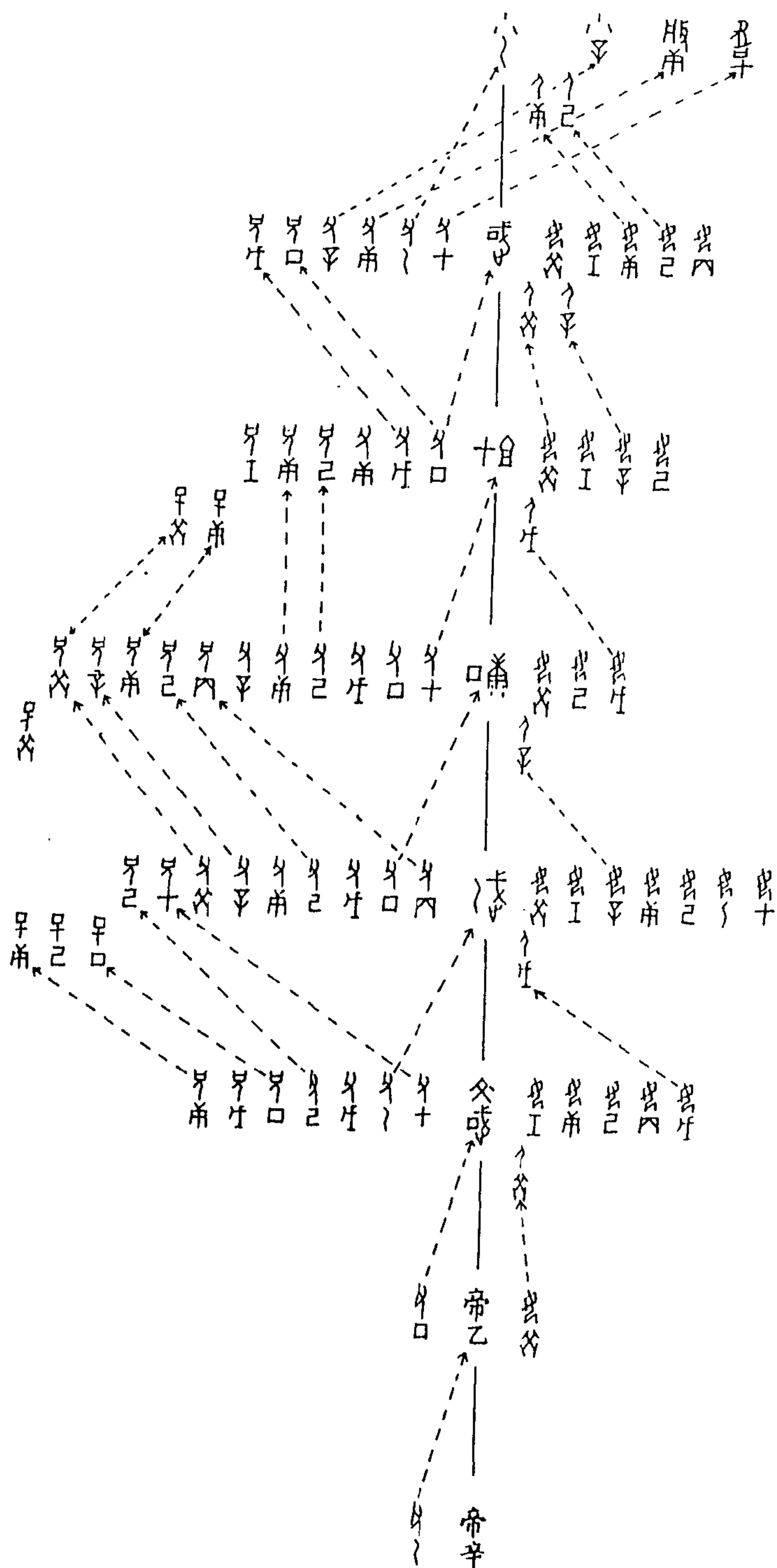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第四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五期





( 右爲索引頁碼  
左爲序列號 )

右爲索引頁碼  
左爲序列號

# 字形總表

<p>                 </p> <p>           允 允 孕 孕 身 身 旨 企 千 尸 介 王 尸 匕 人         </p> <p>           0019 0018 0017 0016 0015 0014 0013 0012 0011 0010 0009 0008 0007 0006 0005 0004 0003 0002 0001         </p> <p>0563</p>	
<p>                 </p> <p>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p> <p>           0035 0034 0033 0032 0031 0030 0029 0028 0027 0026 0025 0024 0023 0022 0021 0020         </p> <p>0035 0034 0033 0032 0031 0030 0029 0028 0027 0026 0025 0024 0023 0022 0021 0020</p>	
<p>                 </p> <p>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兒         </p> <p>           0049 0048 0047 0046 0045 0044 0043 0042 0041 0040 0039 0038 0037 0036         </p> <p>0049 0048 0047 0046 0045 0044 0043 0042 0041 0040 0039 0038 0037 0036</p>	
<p>                 </p> <p>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p> <p>           0064 0063 0062 0061 0060 0059 0058 0057 0056 0055 0054 0053 0052 0051 0050         </p> <p>0064 0063 0062 0061 0060 0059 0058 0057 0056 0055 0054 0053 0052 0051 0050</p>	
<p>                 </p> <p>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p> <p>           0077 0076 0075 0074 0073 0072 0071 0070 0069 0068 0067 0066 0065         </p> <p>0077 0076 0075 0074 0073 0072 0071 0070 0069 0068 0067 0066 0065</p>	
<p>                 </p> <p>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p> <p>           0095 0094 0093 0092 0091 0090 0089 0088 0087 0086 0085 0084 0083 0082 0081 0080 0079         </p> <p>0095 0094 0093 0092 0091 0090 0089 0088 0087 0086 0085 0084 0083 0082 0081 0080 0079</p>	
<p>                 </p> <p>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p> <p>           0116 0115 0114 0113 0112 0111 0110 0109 0108 0107 0106 0105 0104 0103 0102 0101 0100         </p> <p>0116 0115 0114 0113 0112 0111 0110 0109 0108 0107 0106 0105 0104 0103 0102 0101 0100</p>	
<p>                 </p> <p>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視         </p> <p>           0136 0135 0134 0133 0132 0131 0130 0129 0128 0127 0126 0125 0124 0123 0122 0121 0120         </p> <p>0136 0135 0134 0133 0132 0131 0130 0129 0128 0127 0126 0125 0124 0123 0122 0121 0120</p>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倭																						𠂇
0159	0158	0157	0156	0155	0154	0153	0152	0151	0150	0149	0148	0147	0146	0145	0144	0143	0142	0141	0140	0139	0138	0137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182	0181	0180	0179	0178	0177	0176	0175	0174	0173	0172	0171	0170	0169	0168	0167	0166	0165	0164	0163	0162	0161	0160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03	0202	(0198)	0201	0200	0199	0198	0197	0196	0195	0194	0193	(0148)	0192	0191	0190	0189	0188	0187	0186	0185	0184	0183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20	0219	0218	0217	0216	0215	0214	0213	0212	0211		0210			0209		0208	0207	0206	0205	0204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33	0232		0231	0230		0229				0228	0227		0226				0225	0224	0223	0222	0221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50	0249	0248	0247		0246		0245	0244	0243	0242	0241	0240	0239	0238	0237	0236	0235					0234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69		0268	0267	0266	0265	0264	0263	0262	0261	0260	0259		0258	0257	0256	0255	0254	0253	0252			0251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89	0288	0287	0286	0285	0284	0283	0282	0281	0280	0279	0278	0277	0276	0275	0274	0273	0272	0271				0270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0270
																						2328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邑	巴	白		白	下					杆				秋			
0308	0307			0306	0305	0304	0303		0302	0301	0300	0299	0298	0297	0296	0295	0294	0293	0292	0291	0290	
果	男	和	伊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果		鬼 目 (食)	畏	鬼	畏	醜		醜		鬼	光	嫌			嫌							
0326	0325	0324	0323	0322	0321	0320	0319	0318		0317	0316	0315	0314		0313	0312	0311			0310	0309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吹	次	次	欠	既		既	鄉 餐 橋		即		若	令			比 (食)		片		
0345		0344	0343	0342	0341	0340	0339		0338	0337		0336	0335	0334	0333	0332	0331	0330	0329		0328	0327
0337									0339	0345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0362		0361	0360		0359	0358	0357	0356	0355	0354	0353	0352						既		既		
		0407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0383	0382	0381	0380	0379		0378	0377	0376	0375	0374	0373	0372	0371	0370	0369	0368	0367	0366		0365	0364	0363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0402	0401	0400	0399	0398	0397	0396		0395	0394	0393	0392		0391	0390	0389	0388	0387		0386	0385		0384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0425	0424	0423	0422	0421	0420	0419	0418	0417	0416	0415	0414	0413	0412	0411	0410	0409	0408	0407	0406	0405	0404	0403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0445	0444	0443		0442	0441	0440	0439	0438	0437	0436	0435		0434	0433		0432	0431	0430	0429	0428	0427	0426



[illegible]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君	尹	𠂔					𠂔	祭	𠂔	
														𠂔					祭						
0928	0927	0926	0925	0924	0923	0922	0921	0920	0919	0918	0917					0916	0915					0914	0913	0912	091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0950	0949	0948	0947	0946	0945	0944	0943	0942	0941	0940	0939	0938	0937					0936	0935	0934	0933	0932	0931	0930	0929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0973	0972	0971	0970	0969	0968	0967	0966	0965	0964	0963	0962	0961	0960	0959	0958	0957	0956	0955	0954	0953	0952	095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0996	0995	0994	0993	0992	0991	0990	0989	0988	0987	0986	0985	0984	0983	0982	0981	0980	0979	0978	0977	0976	0975	0974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1019	1018	1017	1016	1015	1014	1013	1012	1011	1010	1009	1008	1007	1006	1005	1004	1003	1002	1001	1000	0999	0998	0997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1034	1033					1032	1031	1030					1029	1028	1027					1026	1025	1024	1023	1022	1021	102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1047	1046	1045			1044			1043	1589	1590			1042	1041	1040			1039			1038	2343	2391			1037			1036	1035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1066	1065	1064	1063	1062	1061	1060	1059	1058	1057					1056	1055					1054	1053	1052	1051	1050	1049	1048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首																						
1088	1087	1086	1085	1084	1083	1082	1081	1080	1079	1078	1077	1076	1075	1074	1073	1072	1071	1070	1069	1068	1067	
3501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迺 𠂿 西 𠂿 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𠂿																						
1104	1103		1102	1101	1100				1099	1098	1097	1096	1095		1094		1093	1092	1091	1090	1089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案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1122		1121	1120	1119				1118	1117	1116	1115	1114	1113	1112	1111	1110	1109	1108	1107	1106	1105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1134	1133		1132	1131	1130	1129	1128	1127	1126	1125		1124						1123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1152	1151	1150	1149	1148	1147	1146	1145	1144		1143				1142	1141		1140	1139	1138	1137	1136	1135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1170	1169	1168	1167	1166	1165	1164	1163	1162	1161	1160	1159	1158	1157	1156	1155		1154		1154		1153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1191	1190	1189	1188		1187	1186	1185	1184	1183	1182	1181	1180	1179	1178	1177	1176		1175	1174	1173	1172	1171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1211	1210		1209			1208	1207	1206	1205	1204	1203	1202	1201	1200	1199	1198	1197	1196	1195	1194	1193	1192

𤇗	𤇘	𤇙	𤇚	𤇛	𤇜	𤇝	𤇞	𤇟	𤇠	𤇡	𤇢	𤇣	𤇤	𤇥	𤇦	𤇧	𤇨	𤇩	𤇪	𤇫	𤇬	𤇭	𤇮	𤇯	𤇰	𤇱	𤇲	𤇳	𤇴	𤇵	𤇶	𤇷	𤇸	𤇹	𤇺	𤇻	𤇼	𤇽	𤇾	𤇿	𤈀	𤈁	𤈂	𤈃	𤈄	𤈅	𤈆	𤈇	𤈈	𤈉	𤈊	𤈋	𤈌	𤈍	𤈎	𤈏	𤈐	𤈑	𤈒	𤈓	𤈔	𤈕	𤈖	𤈗	𤈘	𤈙	𤈚	𤈛	𤈜	𤈝	𤈞	𤈟	𤈠	𤈡	𤈢	𤈣	𤈤	𤈥	𤈦	𤈧	𤈨	𤈩	𤈪	𤈫	𤈬	𤈭	𤈮	𤈯	𤈰	𤈱	𤈲	𤈳	𤈴	𤈵	𤈶	𤈷	𤈸	𤈹	𤈺	𤈻	𤈼	𤈽	𤈾	𤈿	𤉀	𤉁	𤉂	𤉃	𤉄	𤉅	𤉆	𤉇	𤉈	𤉉	𤉊	𤉋	𤉌	𤉍	𤉎	𤉏	𤉐	𤉑	𤉒	𤉓	𤉔	𤉕	𤉖	𤉗	𤉘	𤉙	𤉚	𤉛	𤉜	𤉝	𤉞	𤉟	𤉠	𤉡	𤉢	𤉣	𤉤	𤉥	𤉦	𤉧	𤉨	𤉩	𤉪	𤉫	𤉬	𤉭	𤉮	𤉯	𤉰	𤉱	𤉲	𤉳	𤉴	𤉵	𤉶	𤉷	𤉸	𤉹	𤉺	𤉻	𤉼	𤉽	𤉾	𤉿	𤊀	𤊁	𤊂	𤊃	𤊄	𤊅	𤊆	𤊇	𤊈	𤊉	𤊊	𤊋	𤊌	𤊍	𤊎	𤊏	𤊐	𤊑	𤊒	𤊓	𤊔	𤊕	𤊖	𤊗	𤊘	𤊙	𤊚	𤊛	𤊜	𤊝	𤊞	𤊟	𤊠	𤊡	𤊢	𤊣	𤊤	𤊥	𤊦	𤊧	𤊨	𤊩	𤊪	𤊫	𤊬	𤊭	𤊮	𤊯	𤊰	𤊱	𤊲	𤊳	𤊴	𤊵	𤊶	𤊷	𤊸	𤊹	𤊺	𤊻	𤊼	𤊽	𤊾	𤊿	𤋀	𤋁	𤋂	𤋃	𤋄	𤋅	𤋆	𤋇	𤋈	𤋉	𤋊	𤋋	𤋌	𤋍	𤋎	𤋏	𤋐	𤋑	𤋒	𤋓	𤋔	𤋕	𤋖	𤋗	𤋘	𤋙	𤋚	𤋛	𤋜	𤋝	𤋞	𤋟	𤋠	𤋡	𤋢	𤋣	𤋤	𤋥	𤋦	𤋧	𤋨	𤋩	𤋪	𤋫	𤋬	𤋭	𤋮	𤋯	𤋰	𤋱	𤋲	𤋳	𤋴	𤋵	𤋶	𤋷	𤋸	𤋹	𤋺	𤋻	𤋼	𤋽	𤋾	𤋿	𤌀	𤌁	𤌂	𤌃	𤌄	𤌅	𤌆	𤌇	𤌈	𤌉	𤌊	𤌋	𤌌	𤌍	𤌎	𤌏	𤌐	𤌑	𤌒	𤌓	𤌔	𤌕	𤌖	𤌗	𤌘	𤌙	𤌚	𤌛	𤌜	𤌝	𤌞	𤌟	𤌠	𤌡	𤌢	𤌣	𤌤	𤌥	𤌦	𤌧	𤌨	𤌩	𤌪	𤌫	𤌬	𤌭	𤌮	𤌯	𤌰	𤌱	𤌲	𤌳	𤌴	𤌵	𤌶	𤌷	𤌸	𤌹	𤌺	𤌻	𤌼	𤌽	𤌾	𤌿	𤍀	𤍁	𤍂	𤍃	𤍄	𤍅	𤍆	𤍇	𤍈	𤍉	𤍊	𤍋	𤍌	𤍍	𤍎	𤍏	𤍐	𤍑	𤍒	𤍓	𤍔	𤍕	𤍖	𤍗	𤍘	𤍙	𤍚	𤍛	𤍜	𤍝	𤍞	𤍟	𤍠	𤍡	𤍢	𤍣	𤍤	𤍥	𤍦	𤍧	𤍨	𤍩	𤍪	𤍫	𤍬	𤍭	𤍮	𤍯	𤍰	𤍱	𤍲	𤍳	𤍴	𤍵	𤍶	𤍷	𤍸	𤍹	𤍺	𤍻	𤍼	𤍽	𤍿	𤎀	𤎁	𤎂	𤎃	𤎄	𤎅	𤎆	𤎇	𤎈	𤎉	𤎊	𤎋	𤎌	𤎍	𤎎	𤎏	𤎐	𤎑	𤎒	𤎓	𤎔	𤎕	𤎖	𤎗	𤎘	𤎙	𤎚	𤎛	𤎜	𤎝	𤎞	𤎟	𤎠	𤎡	𤎢	𤎣	𤎤	𤎥	𤎦	𤎧	𤎨	𤎩	𤎪	𤎫	𤎬	𤎭	𤎮	𤎯	𤎰	𤎱	𤎲	𤎳	𤎴	𤎵	𤎶	𤎷	𤎸	𤎹	𤎺	𤎻	𤎼	𤎽	𤎾	𤎿	𤏀	𤏁	𤏂	𤏃	𤏄	𤏅	𤏆	𤏇	𤏈	𤏉	𤏊	𤏋	𤏌	𤏍	𤏎	𤏏	𤏐	𤏑	𤏒	𤏓	𤏔	𤏕	𤏖	𤏗	𤏘	𤏙	𤏚	𤏛	𤏜	𤏝	𤏞	𤏟	𤏠	𤏡	𤏢	𤏣	𤏤	𤏥	𤏦	𤏧	𤏨	𤏩	𤏪	𤏫	𤏬	𤏭	𤏮	𤏯	𤏰	𤏱	𤏲	𤏳	𤏴	𤏵	𤏶	𤏷	𤏸	𤏹	𤏺	𤏻	𤏼	𤏽	𤏾	𤏿	𤐀	𤐁	𤐂	𤐃	𤐄	𤐅	𤐆	𤐇	𤐈	𤐉	𤐊	𤐋	𤐌	𤐍	𤐎	𤐏	𤐐	𤐑	𤐒	𤐓	𤐔	𤐕	𤐖	𤐗	𤐘	𤐙	𤐚	𤐛	𤐜	𤐝	𤐞	𤐟	𤐠	𤐡	𤐢	𤐣	𤐤	𤐥	𤐦	𤐧	𤐨	𤐩	𤐪	𤐫	𤐬	𤐭	𤐮	𤐯	𤐰	𤐱	𤐲	𤐳	𤐴	𤐵	𤐶	𤐷	𤐸	𤐹	𤐺	𤐻	𤐼	𤐽	𤐾	𤐿	𤑀	𤑁	𤑂	𤑃	𤑄	𤑅	𤑆	𤑇	𤑈	𤑉	𤑊	𤑋	𤑌	𤑍	𤑎	𤑏	𤑐	𤑑	𤑒	𤑓	𤑔	𤑕	𤑖	𤑗	𤑘	𤑙	𤑚	𤑛	𤑜	𤑝	𤑞	𤑟	𤑠	𤑡	𤑢	𤑣	𤑤	𤑥	𤑦	𤑧	𤑨	𤑩	𤑪	𤑫	𤑬	𤑭	𤑮	𤑯	𤑰	𤑱	𤑲	𤑳	𤑴	𤑵	𤑶	𤑷	𤑸	𤑹	𤑺	𤑻	𤑼	𤑽	𤑾	𤑿	𤒀	𤒁	𤒂	𤒃	𤒄	𤒅	𤒆	𤒇	𤒈	𤒉	𤒊	𤒋	𤒌	𤒍	𤒎	𤒏	𤒐	𤒑	𤒒	𤒓	𤒔	𤒕	𤒖	𤒗	𤒘	𤒙	𤒚	𤒛	𤒜	𤒝	𤒞	𤒟	𤒠	𤒡	𤒢	𤒣	𤒤	𤒥	𤒦	𤒧	𤒨	𤒩	𤒪	𤒫	𤒬	𤒭	𤒮	𤒯	𤒰	𤒱	𤒲	𤒳	𤒴	𤒵	𤒶	𤒷	𤒸	𤒹	𤒺	𤒻	𤒼	𤒽	𤒾	𤒿	𤓀	𤓁	𤓂	𤓃	𤓄	𤓅	𤓆	𤓇	𤓈	𤓉	𤓊	𤓋	𤓌	𤓍	𤓎	𤓏	𤓐	𤓑	𤓒	𤓓	𤓔	𤓕	𤓖	𤓗	𤓘	𤓙	𤓚	𤓛	𤓜	𤓝	𤓞	𤓟	𤓠	𤓡	𤓢	𤓣	𤓤	𤓥	𤓦	𤓧	𤓨	𤓩	𤓪	𤓫	𤓬	𤓭	𤓮	𤓯	𤓰	𤓱	𤓲	𤓳	𤓴	𤓵	𤓶	𤓷	𤓸	𤓹	𤓺	𤓻	𤓼	𤓽	𤓾	𤓿	𤔀	𤔁	𤔂	𤔃	𤔄	𤔅	𤔆	𤔇	𤔈	𤔉	𤔊	𤔋	𤔌	𤔍	𤔎	𤔏	𤔐	𤔑	𤔒	𤔓	𤔔	𤔕	𤔖	𤔗	𤔘	𤔙	𤔚	𤔛	𤔜	𤔝	𤔞	𤔟	𤔠	𤔡	𤔢	𤔣	𤔤	𤔥	𤔦	𤔧	𤔨	𤔩	𤔪	𤔫	𤔬	𤔭	𤔮	𤔯	𤔰	𤔱	𤔲	𤔳	𤔴	𤔵	𤔶	𤔷	𤔸	𤔹	𤔺	𤔻	𤔼	𤔽	𤔾	𤔿	𤕀	𤕁	𤕂	𤕃	𤕄	𤕅	𤕆	𤕇	𤕈	𤕉	𤕊	𤕋	𤕌	𤕍	𤕎	𤕏	𤕐	𤕑	𤕒	𤕓	𤕔	𤕕	𤕖	𤕗	𤕘	𤕙	𤕚	𤕛	𤕜	𤕝	𤕞	𤕟	𤕠	𤕡	𤕢	𤕣	𤕤	𤕥	𤕦	𤕧	𤕨	𤕩	𤕪	𤕫	𤕬	𤕭	𤕮	𤕯	𤕰	𤕱	𤕲	𤕳	𤕴	𤕵	𤕶	𤕷	𤕸	𤕹	𤕺	𤕻	𤕼	𤕽	𤕾	𤕿	𤖀	𤖁	𤖂	𤖃	𤖄	𤖅	𤖆	𤖇	𤖈	𤖉	𤖊	𤖋	𤖌	𤖍	𤖎	𤖏	𤖐	𤖑	𤖒	𤖓	𤖔	𤖕	𤖖	𤖗	𤖘	𤖙	𤖚	𤖛	𤖜	𤖝	𤖞	𤖟	𤖠	𤖡	𤖢	𤖣	𤖤	𤖥	𤖦	𤖧	𤖨	𤖩	𤖪	𤖫	𤖬	𤖭	𤖮	𤖯	𤖰	𤖱	𤖲	𤖳	𤖴	𤖵	𤖶	𤖷	𤖸	𤖹	𤖺	𤖻	𤖼	𤖽	𤖾	𤖿	𤗀	𤗁	𤗂	𤗃	𤗄	𤗅	𤗆	𤗇	𤗈	𤗉	𤗊	𤗋	𤗌	𤗍	𤗎	𤗏	𤗐	𤗑	𤗒	𤗓	𤗔	𤗕	𤗖	𤗗	𤗘	𤗙	𤗚	𤗛	𤗜	𤗝	𤗞	𤗟	𤗠	𤗡	𤗢	𤗣	𤗤	𤗥	𤗦	𤗧	𤗨	𤗩	𤗪	𤗫	𤗬	𤗭	𤗮	𤗯	𤗰	𤗱	𤗲	𤗳	𤗴	𤗵	𤗶	𤗷	𤗸	𤗹	𤗺	𤗻	𤗼	𤗽	𤗾	𤗿	𤘀	𤘁	𤘂	𤘃	𤘄	𤘅	𤘆	𤘇	𤘈	𤘉	𤘊	𤘋	𤘌	𤘍	𤘎	𤘏	𤘐	𤘑	𤘒	𤘓	𤘔	𤘕	𤘖	𤘗	𤘘	𤘙	𤘚	𤘛	𤘜	𤘝	𤘞	𤘟	𤘠	𤘡	𤘢	𤘣	𤘤	𤘥	𤘦	𤘧	𤘨	𤘩	𤘪	𤘫	𤘬	𤘭	𤘮	𤘯	𤘰	𤘱	𤘲	𤘳	𤘴	𤘵	𤘶	𤘷	𤘸	𤘹	𤘺	𤘻	𤘼	𤘽	𤘾	𤘿	𤙀	𤙁	𤙂	𤙃	𤙄	𤙅	𤙆	𤙇	𤙈	𤙉	𤙊	𤙋	𤙌	𤙍	𤙎	𤙏	𤙐	𤙑	𤙒	𤙓	𤙔	𤙕	𤙖	𤙗	𤙘	𤙙	𤙚	𤙛	𤙜	𤙝	𤙞	𤙟	𤙠	𤙡	𤙢	𤙣	𤙤	𤙥	𤙦	𤙧	𤙨	𤙩	𤙪	𤙫	𤙬	𤙭	𤙮	𤙯	𤙰	𤙱	𤙲	𤙳	𤙴	𤙵	𤙶	𤙷	𤙸	𤙹	𤙺	𤙻	𤙼	𤙽	𤙾	𤙿	𤚀	𤚁	𤚂	𤚃	𤚄	𤚅	𤚆	𤚇	𤚈	𤚉	𤚊	𤚋	𤚌	𤚍	𤚎	𤚏	𤚐	𤚑	𤚒	𤚓	𤚔	𤚕	𤚖	𤚗	𤚘	𤚙	𤚚	𤚛	𤚜	𤚝	𤚞	𤚟	𤚠	𤚡	𤚢	𤚣	𤚤	𤚥	𤚦	𤚧	𤚨	𤚩	𤚪	𤚫	𤚬	𤚭	𤚮	𤚯	𤚰	𤚱	𤚲	𤚳	𤚴	𤚵	𤚶	𤚷	𤚸	𤚹	𤚺	𤚻	𤚼	𤚽	𤚾	𤚿	𤛀	𤛁	𤛂	𤛃	𤛄	𤛅	𤛆	𤛇	𤛈	𤛉	𤛊	𤛋	𤛌	𤛍	𤛎	𤛏	𤛐	𤛑	𤛒	𤛓	𤛔	𤛕	𤛖	𤛗	𤛘	𤛙	𤛚	𤛛	𤛜	𤛝	𤛞	𤛟	𤛠	𤛡	𤛢	𤛣	𤛤	𤛥	𤛦	𤛧	𤛨	𤛩	𤛪	𤛫	𤛬	𤛭	𤛮	𤛯	𤛰	𤛱	𤛲	𤛳	𤛴	𤛵	𤛶	𤛷	𤛸	𤛹	𤛺	𤛻	𤛼	𤛽	𤛾	𤛿	𤜀	𤜁	𤜂	𤜃	𤜄	𤜅	𤜆	𤜇	𤜈	𤜉	𤜊	𤜋	𤜌	𤜍	𤜎	𤜏	𤜐	𤜑	𤜒	𤜓	𤜔	𤜕	𤜖	𤜗	𤜘	𤜙	𤜚	𤜛	𤜜	𤜝	𤜞	𤜟	𤜠	𤜡	𤜢	𤜣	𤜤	𤜥	𤜦	𤜧	𤜨	𤜩	𤜪	𤜫	𤜬	𤜭	𤜮	𤜯	𤜰	𤜱	𤜲	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𩇛	𩇜	𩇝	𩇞	𩇟	𩇠	𩇡	𩇢	𩇣	𩇤	𩇥	𩇦	𩇧	𩇨	𩇩	𩇪	𩇫	𩇬	𩇭	𩇮	𩇯	
為	象	兕	兕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1654	1653	1652	1651	1650	1649	1648	1647	1646	1645	1644	1643	1642	1641	1640	1639	1638	1637	1636	1635	1634	
		1708																			
𩇰	𩇱	𩇲	𩇳	𩇴	𩇵	𩇶	𩇷	𩇸	𩇹	𩇺	𩇻	𩇼	𩇽	𩇾	𩇿	𩈀	𩈁	𩈂	𩈃	𩈄	
號	豹			虎	虎		鼠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1671	1670		1669			1668	1667	1666	1665	1664	1663	1662	1661	1660	1659	1658	1657		1656	1655	
1683						1659								1667							
𩈅	𩈆	𩈇	𩈈	𩈉	𩈊	𩈋	𩈌	𩈍	𩈎	𩈏	𩈐	𩈑	𩈒	𩈓	𩈔	𩈕	𩈖	𩈗	𩈘	𩈙	
盾	啟			唬	唬		虎	號	廣			彪	彪	彪	彪	彪	彪	彪	彪	彪	
1693	1692	1691	1690	1689	1688	1687	1686	1685	1684	1683	1682	(1135)	1681	1680	1679	1678	1677	1676	1675	1674	
										1670										1673	
𩈚	𩈛	𩈜	𩈝	𩈞	𩈟	𩈠	𩈡	𩈢	𩈣	𩈤	𩈥	𩈦	𩈧	𩈨	𩈩	𩈪	𩈫	𩈬	𩈭	𩈮	
𩈯	𩈰	𩈱	𩈲	𩈳	𩈴	𩈵	𩈶	𩈷	𩈸	𩈹	𩈺	𩈻	𩈼	𩈽	𩈾	𩈿	𩉀	𩉁	𩉂	𩉃	
1713	1712	1711	1710	1709	1708	1707	1706	1705	1704	1703	1702	1701		1700		1699	1698	1697	1696	1695	
					1651		1705	1706									2208	1696	1697	1694	1695
																	2217				
𩉄	𩉅	𩉆	𩉇	𩉈	𩉉	𩉊	𩉋	𩉌	𩉍	𩉎	𩉏	𩉐	𩉑	𩉒	𩉓	𩉔	𩉕	𩉖	𩉗	𩉘	
		傲	隻	隻	傲		佳	射		麓	麓	麓	衡	慶	鹿	渡	陷		鹿	澤	
1734	1733	1732	1731	1730	1729	1728	1727	1726	1725	1724	1723	1722	1721	1720	1719	1718	1717	1716		1715	
		1001													1914					1714	
𩉙	𩉚	𩉛	𩉜	𩉝	𩉞	𩉟	𩉠	𩉡	𩉢	𩉣	𩉤	𩉥	𩉦	𩉧	𩉨	𩉩	𩉪	𩉫	𩉬	𩉭	
翟	翟	雀										雀	雀							雀	
1755	1754	1753	1752	1751	1750	1749	1748	1747	1746	1745		1744		1743	1742	1741	1740	1739	1738	1737	
																				1736	
𩉮	𩉯	𩉰	𩉱	𩉲	𩉳	𩉴	𩉵	𩉶	𩉷	𩉸	𩉹	𩉺	𩉻	𩉼	𩉽	𩉾	𩉿	𩊀	𩊁	𩊂	
			鳳		雀			為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風					陰	霧	觀			舊	舊					雉	雉	
			1769	1768	1767		1766	1765	1764	1763	1762	1761	1760		1759	1758			1757	1756	
𩊃	𩊄	𩊅	𩊆	𩊇	𩊈	𩊉	𩊊	𩊋	𩊌	𩊍	𩊎	𩊏	𩊐	𩊑	𩊒	𩊓	𩊔	𩊕	𩊖	𩊗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隹	
1781				1780		1779	1778		1777	1776			1775	1774	1773		1772		1771	1770	



[illegible]

衣	衣	入	懋	沁	志	思	台	心	買	損
1949 1948 1951	1948 1949 1951	1947	1946	1945	1944	1943	1942	1941	1940	1939
1938	1937	1936	1935	1934	1933	1932				
今	裝	表	校	裝	律	袁	表	依	初	衣
1968	1967	1966	1965	1964	1963	1962	1961	1960	1959	1958
1957	1956	1955	1954	1953	1952	(1948)	1951	1950	1948	1949
蓄	蓄	韋	韋	韋	韋	韋	韋	韋	韋	韋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1983	1982	1981	1980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家	室	宗	宮	宮	何	山	樓	寧	寧	寧
2044	2043	2042	2041	2040	2039	2038	2037	2036	2035	2034
2060	2059	2058	2057	2056	2055	2054	2053	2052	2051	2050
2049	2048	2047	2046	2045	2044	2043	2042	2041	2040	2039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2070	2069	2068	2067	2066	2065	2064	2063	2062	2061	2060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宵	宿	寢	室		寔	寔	寔	寔											寧	邱	姪	郛	
2088	2087	2086	2085	(2043)	2084	2083	2082	2081	2080	2079	(2066)	2078	2077	(2066)	2076		2075	2074	2073		2072	2071	
2086	2087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宀	
2109	2108	2107	2106	2105	2104	2103	2102	2101	2100	2099	(2255)	2098	2097	2096	2095	2094	2093	2092	(1860)	2091	2090	2089	
丙																							
2131	2130	2129	2128	2127	2126	2125	2124	2123	2122	2121	2120	2119		2118	2117	2116	2115	2114	2113	2112	2111	2110	
								2122	2123														
丙																							
2147																							
2146	2145	2144	2143	2142										2141	2140	2139	2138	2137	2136	2135	2134	2133	2132
丙																							
2163	2162	(2166)	2161	2160	2159	2158		2157	2156	2155	2154			2153									
2166	2165	2164																					
丙																							
2179	2178	2177	2176	2175	2174	2173	2172	2171	2170	2169	2168		2167										
2189	2188	2187	2186	2185	2184	2183	2182	2181															
2199	2198	2197	2196	2195	2194	2193	2192	2191	2190														
2208	2207	2206	2205																				
1698		2205	2206																				
2217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235	2234	2233	2232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247	2246	2245	2244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269	2268	2267	2266	2265	2264	2263	2262	2261	2260	2259	2258	2257	2256	2255	2254	2253	2252	2251	225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288	2287	2286	2285	2284	2283	2282	2281	2280	2279										
2890																			
3285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302	230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313	2312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331	2330	2329	2328	2327	2326	2325	2324	2323	2322	2321	2320	2319							
		(1555)	027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347	2346	2345	2344	2343	2342	2341	2340	(1918)	(778)	2339	2338	2337	2336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10	2509	2508			2507	2506	2505	2504	2503	2502	2501	250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30	2529	2528	2527	2526	2525	2524	2523	2522	2521	2520	2519	2518	2517		2516	2515	2514	2513	2512	2511		
					2518	2518						2524	2525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48	2547		2546		2545		2544	2543	2542	2541	2540		2539	2538		2537	2536	2535	2534	2533	2532	253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63	2562		2561	2560			2559	2558	2557		2556	2555	2554		2553	2552		2551		2550	2549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77	2576				2575	2574	2573	2572						2571	2570	2569	2568	2567	2566	2565		2564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595		2594			2593	2592	2591	2590	2589	2588	2587	2586	2585	2584	2583	2582	2581	2580	2579	2578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609	2608	2607	2606	2605		2604	2603			2602	2601		2600		2599			2598	2597	2596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627	2626	2625	2624		2623	(2613)	2622	2621	2620	2619	2618	2617	2616	2615		2614	2613	2612	2611		2610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盟		血	血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644		2643	2642	2641	2640	2639	2638	2637	2636	2635	2634	2633	2632	2631		2630	2629	2628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盖	盖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657	2656	2655	2654	2653	2652	2651	2650	2649	2648	2647	2646	2645	2644	2643	2642	2641	2640	2639	2638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673	2672	2671	2670	2669	2668	2667	2666	2665	2664	2663	2662	2661	2660	2659	2658	2657	2656	2655	2654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695	2694	2693	2692	2691	2690	2689	2688	2687	2686	2685	2684	2683	2682	2681	2680	2679	2678	2677	2676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718	2717	2716	2715	2714	2713	2712	2711	2710	2709	2708	2707	2706	2705	2704	2703	2702	2701	2700	2699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750	2749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2767	2766	2765	2764	2763	2762	2761	2760	2759	2758	2757	2756	2755	2754	2753	2752	2751	2750	2749	2748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𪡁	𪡂	𪡃	𪡄	𪡅	𪡆	𪡇	𪡈	𪡉	𪡊	𪡋	𪡌	𪡍	𪡎	𪡏	𪡐	𪡑	𪡒	𪡓	𪡔	𪡕	𪡖	𪡗	𪡘	𪡙	𪡚	𪡛	𪡜	𪡝	𪡞	𪡟	𪡠	𪡡	𪡢	𪡣	𪡤	𪡥	𪡦	𪡧	𪡨	𪡩	𪡪	𪡫	𪡬	𪡭	𪡮	𪡯	𪡰	𪡱	𪡲	𪡳	𪡴	𪡵	𪡶	𪡷	𪡸	𪡹	𪡺	𪡻	𪡼	𪡽	𪡾	𪡿	𪢀	𪢁	𪢂	𪢃	𪢄	𪢅	𪢆	𪢇	𪢈	𪢉	𪢊	𪢋	𪢌	𪢍	𪢎	𪢏	𪢐	𪢑	𪢒	𪢓	𪢔	𪢕	𪢖	𪢗	𪢘	𪢙	𪢚	𪢛	𪢜	𪢝	𪢞	𪢟	𪢠	𪢡	𪢢	𪢣	𪢤	𪢥	𪢦	𪢧	𪢨	𪢩	𪢪	𪢫	𪢬	𪢭	𪢮	𪢯	𪢰	𪢱	𪢲	𪢳	𪢴	𪢵	𪢶	𪢷	𪢸	𪢹	𪢺	𪢻	𪢼	𪢽	𪢾	𪢿	𪣀	𪣁	𪣂	𪣃	𪣄	𪣅	𪣆	𪣇	𪣈	𪣉	𪣊	𪣋	𪣌	𪣍	𪣎	𪣏	𪣐	𪣑	𪣒	𪣓	𪣔	𪣕	𪣖	𪣗	𪣘	𪣙	𪣚	𪣛	𪣜	𪣝	𪣞	𪣟	𪣠	𪣡	𪣢	𪣣	𪣤	𪣥	𪣦	𪣧	𪣨	𪣩	𪣪	𪣫	𪣬	𪣭	𪣮	𪣯	𪣰	𪣱	𪣲	𪣳	𪣴	𪣵	𪣶	𪣷	𪣸	𪣹	𪣺	𪣻	𪣼	𪣽	𪣾	𪣿	𪤀	𪤁	𪤂	𪤃	𪤄	𪤅	𪤆	𪤇	𪤈	𪤉	𪤊	𪤋	𪤌	𪤍	𪤎	𪤏	𪤐	𪤑	𪤒	𪤓	𪤔	𪤕	𪤖	𪤗	𪤘	𪤙	𪤚	𪤛	𪤜	𪤝	𪤞	𪤟	𪤠	𪤡	𪤢	𪤣	𪤤	𪤥	𪤦	𪤧	𪤨	𪤩	𪤪	𪤫	𪤬	𪤭	𪤮	𪤯	𪤰	𪤱	𪤲	𪤳	𪤴	𪤵	𪤶	𪤷	𪤸	𪤹	𪤺	𪤻	𪤼	𪤽	𪤾	𪤿	𪥀	𪥁	𪥂	𪥃	𪥄	𪥅	𪥆	𪥇	𪥈	𪥉	𪥊	𪥋	𪥌	𪥍	𪥎	𪥏	𪥐	𪥑	𪥒	𪥓	𪥔	𪥕	𪥖	𪥗	𪥘	𪥙	𪥚	𪥛	𪥜	𪥝	𪥞	𪥟	𪥠	𪥡	𪥢	𪥣	𪥤	𪥥	𪥦	𪥧	𪥨	𪥩	𪥪	𪥫	𪥬	𪥭	𪥮	𪥯	𪥰	𪥱	𪥲	𪥳	𪥴	𪥵	𪥶	𪥷	𪥸	𪥹	𪥺	𪥻	𪥼	𪥽	𪥾	𪥿	𪦀	𪦁	𪦂	𪦃	𪦄	𪦅	𪦆	𪦇	𪦈	𪦉	𪦊	𪦋	𪦌	𪦍	𪦎	𪦏	𪦐	𪦑	𪦒	𪦓	𪦔	𪦕	𪦖	𪦗	𪦘	𪦙	𪦚	𪦛	𪦜	𪦝	𪦞	𪦟	𪦠	𪦡	𪦢	𪦣	𪦤	𪦥	𪦦	𪦧	𪦨	𪦩	𪦪	𪦫	𪦬	𪦭	𪦮	𪦯	𪦰	𪦱	𪦲	𪦳	𪦴	𪦵	𪦶	𪦷	𪦸	𪦹	𪦺	𪦻	𪦼	𪦽	𪦾	𪦿	𪧀	𪧁	𪧂	𪧃	𪧄	𪧅	𪧆	𪧇	𪧈	𪧉	𪧊	𪧋	𪧌	𪧍	𪧎	𪧏	𪧐	𪧑	𪧒	𪧓	𪧔	𪧕	𪧖	𪧗	𪧘	𪧙	𪧚	𪧛	𪧜	𪧝	𪧞	𪧟	𪧠	𪧡	𪧢	𪧣	𪧤	𪧥	𪧦	𪧧	𪧨	𪧩	𪧪	𪧫	𪧬	𪧭	𪧮	𪧯	𪧰	𪧱	𪧲	𪧳	𪧴	𪧵	𪧶	𪧷	𪧸	𪧹	𪧺	𪧻	𪧼	𪧽	𪧾	𪧿	𪨀	𪨁	𪨂	𪨃	𪨄	𪨅	𪨆	𪨇	𪨈	𪨉	𪨊	𪨋	𪨌	𪨍	𪨎	𪨏	𪨐	𪨑	𪨒	𪨓	𪨔	𪨕	𪨖	𪨗	𪨘	𪨙	𪨚	𪨛	𪨜	𪨝	𪨞	𪨟	𪨠	𪨡	𪨢	𪨣	𪨤	𪨥	𪨦	𪨧	𪨨	𪨩	𪨪	𪨫	𪨬	𪨭	𪨮	𪨯	𪨰	𪨱	𪨲	𪨳	𪨴	𪨵	𪨶	𪨷	𪨸	𪨹	𪨺	𪨻	𪨼	𪨽	𪨾	𪨿	𪩀	𪩁	𪩂	𪩃	𪩄	𪩅	𪩆	𪩇	𪩈	𪩉	𪩊	𪩋	𪩌	𪩍	𪩎	𪩏	𪩐	𪩑	𪩒	𪩓	𪩔	𪩕	𪩖	𪩗	𪩘	𪩙	𪩚	𪩛	𪩜	𪩝	𪩞	𪩟	𪩠	𪩡	𪩢	𪩣	𪩤	𪩥	𪩦	𪩧	𪩨	𪩩	𪩪	𪩫	𪩬	𪩭	𪩮	𪩯	𪩰	𪩱	𪩲	𪩳	𪩴	𪩵	𪩶	𪩷	𪩸	𪩹	𪩺	𪩻	𪩼	𪩽	𪩾	𪩿	𪪀	𪪁	𪪂	𪪃	𪪄	𪪅	𪪆	𪪇	𪪈	𪪉	𪪊	𪪋	𪪌	𪪍	𪪎	𪪏	𪪐	𪪑	𪪒	𪪓	𪪔	𪪕	𪪖	𪪗	𪪘	𪪙	𪪚	𪪛	𪪜	𪪝	𪪞	𪪟	𪪠	𪪡	𪪢	𪪣	𪪤	𪪥	𪪦	𪪧	𪪨	𪪩	𪪪	𪪫	𪪬	𪪭	𪪮	𪪯	𪪰	𪪱	𪪲	𪪳	𪪴	𪪵	𪪶	𪪷	𪪸	𪪹	𪪺	𪪻	𪪼	𪪽	𪪾	𪪿	𪫀	𪫁	𪫂	𪫃	𪫄	𪫅	𪫆	𪫇	𪫈	𪫉	𪫊	𪫋	𪫌	𪫍	𪫎	𪫏	𪫐	𪫑	𪫒	𪫓	𪫔	𪫕	𪫖	𪫗	𪫘	𪫙	𪫚	𪫛	𪫜	𪫝	𪫞	𪫟	𪫠	𪫡	𪫢	𪫣	𪫤	𪫥	𪫦	𪫧	𪫨	𪫩	𪫪	𪫫	𪫬	𪫭	𪫮	𪫯	𪫰	𪫱	𪫲	𪫳	𪫴	𪫵	𪫶	𪫷	𪫸	𪫹	𪫺	𪫻	𪫼	𪫽	𪫾	𪫿	𪬀	𪬁	𪬂	𪬃	𪬄	𪬅	𪬆	𪬇	𪬈	𪬉	𪬊	𪬋	𪬌	𪬍	𪬎	𪬏	𪬐	𪬑	𪬒	𪬓	𪬔	𪬕	𪬖	𪬗	𪬘	𪬙	𪬚	𪬛	𪬜	𪬝	𪬞	𪬟	𪬠	𪬡	𪬢	𪬣	𪬤	𪬥	𪬦	𪬧	𪬨	𪬩	𪬪	𪬫	𪬬	𪬭	𪬮	𪬯	𪬰	𪬱	𪬲	𪬳	𪬴	𪬵	𪬶	𪬷	𪬸	𪬹	𪬺	𪬻	𪬼	𪬽	𪬾	𪬿	𪭀	𪭁	𪭂	𪭃	𪭄	𪭅	𪭆	𪭇	𪭈	𪭉	𪭊	𪭋	𪭌	𪭍	𪭎	𪭏	𪭐	𪭑	𪭒	𪭓	𪭔	𪭕	𪭖	𪭗	𪭘	𪭙	𪭚	𪭛	𪭜	𪭝	𪭞	𪭟	𪭠	𪭡	𪭢	𪭣	𪭤	𪭥	𪭦	𪭧	𪭨	𪭩	𪭪	𪭫	𪭬	𪭭	𪭮	𪭯	𪭰	𪭱	𪭲	𪭳	𪭴	𪭵	𪭶	𪭷	𪭸	𪭹	𪭺	𪭻	𪭼	𪭽	𪭾	𪭿	𪮀	𪮁	𪮂	𪮃	𪮄	𪮅	𪮆	𪮇	𪮈	𪮉	𪮊	𪮋	𪮌	𪮍	𪮎	𪮏	𪮐	𪮑	𪮒	𪮓	𪮔	𪮕	𪮖	𪮗	𪮘	𪮙	𪮚	𪮛	𪮜	𪮝	𪮞	𪮟	𪮠	𪮡	𪮢	𪮣	𪮤	𪮥	𪮦	𪮧	𪮨	𪮩	𪮪	𪮫	𪮬	𪮭	𪮮	𪮯	𪮰	𪮱	𪮲	𪮳	𪮴	𪮵	𪮶	𪮷	𪮸	𪮹	𪮺	𪮻	𪮼	𪮽	𪮾	𪮿	𪯀	𪯁	𪯂	𪯃	𪯄	𪯅	𪯆	𪯇	𪯈	𪯉	𪯊	𪯋	𪯌	𪯍	𪯎	𪯏	𪯐	𪯑	𪯒	𪯓	𪯔	𪯕	𪯖	𪯗	𪯘	𪯙	𪯚	𪯛	𪯜	𪯝	𪯞	𪯟	𪯠	𪯡	𪯢	𪯣	𪯤	𪯥	𪯦	𪯧	𪯨	𪯩	𪯪	𪯫	𪯬	𪯭	𪯮	𪯯	𪯰	𪯱	𪯲	𪯳	𪯴	𪯵	𪯶	𪯷	𪯸	𪯹	𪯺	𪯻	𪯼	𪯽	𪯾	𪯿	𪰀	𪰁	𪰂	𪰃	𪰄	𪰅	𪰆	𪰇	𪰈	𪰉	𪰊	𪰋	𪰌	𪰍	𪰎	𪰏	𪰐	𪰑	𪰒	𪰓	𪰔	𪰕	𪰖	𪰗	𪰘	𪰙	𪰚	𪰛	𪰜	𪰝	𪰞	𪰟	𪰠	𪰡	𪰢	𪰣	𪰤	𪰥	𪰦	𪰧	𪰨	𪰩	𪰪	𪰫	𪰬	𪰭	𪰮	𪰯	𪰰	𪰱	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洲	潛	冊	棚	册		事古 史使						叔		中		中	橐仲
2938	2937	2936	2935		2934	2933	2932	2931	2930	2929	2928	2927	2926		2925		2924 2923

[illegible]

2967	2966	2965	2964	2963	2962	2961	2960	2959	2958	2957	2956	2955	2954
													
畜						變			專			傳	專

𣎵	𣎶	𣎷	𣎸	𣎹	𣎺	𣎻	𣎼	𣎽	𣎾	𣎿	𣏀	𣏁	𣏂	𣏃	𣏄	𣏅	𣏆	𣏇	𣏈	𣏉	𣏊	𣏋	𣏌	𣏍	𣏎	𣏏	𣏐	𣏑	𣏒	𣏓	𣏔	𣏕	𣏖	𣏗	𣏘	𣏙	𣏚	𣏛	𣏜	𣏝	𣏞	𣏟	𣏠	𣏡	𣏢	𣏣	𣏤	𣏥	𣏦	𣏧	𣏨	𣏩	𣏪	𣏫	𣏬	𣏭	𣏮	𣏯	𣏰	𣏱	𣏲	𣏳	𣏴	𣏵	𣏶	𣏷	𣏸	𣏹	𣏺	𣏻	𣏼	𣏽	𣏾	𣏿	𣐀	𣐁	𣐂	𣐃	𣐄	𣐅	𣐆	𣐇	𣐈	𣐉	𣐊	𣐋	𣐌	𣐍	𣐎	𣐏	𣐐	𣐑	𣐒	𣐓	𣐔	𣐕	𣐖	𣐗	𣐘	𣐙	𣐚	𣐛	𣐜	𣐝	𣐞	𣐟	𣐠	𣐡	𣐢	𣐣	𣐤	𣐥	𣐦	𣐧	𣐨	𣐩	𣐪	𣐫	𣐬	𣐭	𣐮	𣐯	𣐰	𣐱	𣐲	𣐳	𣐴	𣐵	𣐶	𣐷	𣐸	𣐹	𣐺	𣐻	𣐼	𣐽	𣐾	𣐿	𣑀	𣑁	𣑂	𣑃	𣑄	𣑅	𣑆	𣑇	𣑈	𣑉	𣑊	𣑋	𣑌	𣑍	𣑎	𣑏	𣑐	𣑑	𣑒	𣑓	𣑔	𣑕	𣑖	𣑗	𣑘	𣑙	𣑚	𣑛	𣑜	𣑝	𣑞	𣑟	𣑠	𣑡	𣑢	𣑣	𣑤	𣑥	𣑦	𣑧	𣑨	𣑩	𣑪	𣑫	𣑬	𣑭	𣑮	𣑯	𣑰	𣑱	𣑲	𣑳	𣑴	𣑵	𣑶	𣑷	𣑸	𣑹	𣑺	𣑻	𣑼	𣑽	𣑾	𣑿	𣒀	𣒁	𣒂	𣒃	𣒄	𣒅	𣒆	𣒇	𣒈	𣒉	𣒊	𣒋	𣒌	𣒍	𣒎	𣒏	𣒐	𣒑	𣒒	𣒓	𣒔	𣒕	𣒖	𣒗	𣒘	𣒙	𣒚	𣒛	𣒜	𣒝	𣒞	𣒟	𣒠	𣒡	𣒢	𣒣	𣒤	𣒥	𣒦	𣒧	𣒨	𣒩	𣒪	𣒫	𣒬	𣒭	𣒮	𣒯	𣒰	𣒱	𣒲	𣒳	𣒴	𣒵	𣒶	𣒷	𣒸	𣒹	𣒺	𣒻	𣒼	𣒽	𣒾	𣒿	𣓀	𣓁	𣓂	𣓃	𣓄	𣓅	𣓆	𣓇	𣓈	𣓉	𣓊	𣓋	𣓌	𣓍	𣓎	𣓏	𣓐	𣓑	𣓒	𣓓	𣓔	𣓕	𣓖	𣓗	𣓘	𣓙	𣓚	𣓛	𣓜	𣓝	𣓞	𣓟	𣓠	𣓡	𣓢	𣓣	𣓤	𣓥	𣓦	𣓧	𣓨	𣓩	𣓪	𣓫	𣓬	𣓭	𣓮	𣓯	𣓰	𣓱	𣓲	𣓳	𣓴	𣓵	𣓶	𣓷	𣓸	𣓹	𣓺	𣓻	𣓼	𣓽	𣓾	𣓿	𣔀	𣔁	𣔂	𣔃	𣔄	𣔅	𣔆	𣔇	𣔈	𣔉	𣔊	𣔋	𣔌	𣔍	𣔎	𣔏	𣔐	𣔑	𣔒	𣔓	𣔔	𣔕	𣔖	𣔗	𣔘	𣔙	𣔚	𣔛	𣔜	𣔝	𣔞	𣔟	𣔠	𣔡	𣔢	𣔣	𣔤	𣔥	𣔦	𣔧	𣔨	𣔩	𣔪	𣔫	𣔬	𣔭	𣔮	𣔯	𣔰	𣔱	𣔲	𣔳	𣔴	𣔵	𣔶	𣔷	𣔸	𣔹	𣔺	𣔻	𣔼	𣔽	𣔾	𣔿	𣕀	𣕁	𣕂	𣕃	𣕄	𣕅	𣕆	𣕇	𣕈	𣕉	𣕊	𣕋	𣕌	𣕍	𣕎	𣕏	𣕐	𣕑	𣕒	𣕓	𣕔	𣕕	𣕖	𣕗	𣕘	𣕙	𣕚	𣕛	𣕜	𣕝	𣕞	𣕟	𣕠	𣕡	𣕢	𣕣	𣕤	𣕥	𣕦	𣕧	𣕨	𣕩	𣕪	𣕫	𣕬	𣕭	𣕮	𣕯	𣕰	𣕱	𣕲	𣕳	𣕴	𣕵	𣕶	𣕷	𣕸	𣕹	𣕺	𣕻	𣕼	𣕽	𣕾	𣕿	𣖀	𣖁	𣖂	𣖃	𣖄	𣖅	𣖆	𣖇	𣖈	𣖉	𣖊	𣖋	𣖌	𣖍	𣖎	𣖏	𣖐	𣖑	𣖒	𣖓	𣖔	𣖕	𣖖	𣖗	𣖘	𣖙	𣖚	𣖛	𣖜	𣖝	𣖞	𣖟	𣖠	𣖡	𣖢	𣖣	𣖤	𣖥	𣖦	𣖧	𣖨	𣖩	𣖪	𣖫	𣖬	𣖭	𣖮	𣖯	𣖰	𣖱	𣖲	𣖳	𣖴	𣖵	𣖶	𣖷	𣖸	𣖹	𣖺	𣖻	𣖼	𣖽	𣖾	𣖿	𣗀	𣗁	𣗂	𣗃	𣗄	𣗅	𣗆	𣗇	𣗈	𣗉	𣗊	𣗋	𣗌	𣗍	𣗎	𣗏	𣗐	𣗑	𣗒	𣗓	𣗔	𣗕	𣗖	𣗗	𣗘	𣗙	𣗚	𣗛	𣗜	𣗝	𣗞	𣗟	𣗠	𣗡	𣗢	𣗣	𣗤	𣗥	𣗦	𣗧	𣗨	𣗩	𣗪	𣗫	𣗬	𣗭	𣗮	𣗯	𣗰	𣗱	𣗲	𣗳	𣗴	𣗵	𣗶	𣗷	𣗸	𣗹	𣗺	𣗻	𣗼	𣗽	𣗾	𣗿	𣘀	𣘁	𣘂	𣘃	𣘄	𣘅	𣘆	𣘇	𣘈	𣘉	𣘊	𣘋	𣘌	𣘍	𣘎	𣘏	𣘐	𣘑	𣘒	𣘓	𣘔	𣘕	𣘖	𣘗	𣘘	𣘙	𣘚	𣘛	𣘜	𣘝	𣘞	𣘟	𣘠	𣘡	𣘢	𣘣	𣘤	𣘥	𣘦	𣘧	𣘨	𣘩	𣘪	𣘫	𣘬	𣘭	𣘮	𣘯	𣘰	𣘱	𣘲	𣘳	𣘴	𣘵	𣘶	𣘷	𣘸	𣘹	𣘺	𣘻	𣘼	𣘽	𣘾	𣘿	𣙀	𣙁	𣙂	𣙃	𣙄	𣙅	𣙆	𣙇	𣙈	𣙉	𣙊	𣙋	𣙌	𣙍	𣙎	𣙏	𣙐	𣙑	𣙒	𣙓	𣙔	𣙕	𣙖	𣙗	𣙘	𣙙	𣙚	𣙛	𣙜	𣙝	𣙞	𣙟	𣙠	𣙡	𣙢	𣙣	𣙤	𣙥	𣙦	𣙧	𣙨	𣙩	𣙪	𣙫	𣙬	𣙭	𣙮	𣙯	𣙰	𣙱	𣙲	𣙳	𣙴	𣙵	𣙶	𣙷	𣙸	𣙹	𣙺	𣙻	𣙼	𣙽	𣙾	𣙿	𣚀	𣚁	𣚂	𣚃	𣚄	𣚅	𣚆	𣚇	𣚈	𣚉	𣚊	𣚋	𣚌	𣚍	𣚎	𣚏	𣚐	𣚑	𣚒	𣚓	𣚔	𣚕	𣚖	𣚗	𣚘	𣚙	𣚚	𣚛	𣚜	𣚝	𣚞	𣚟	𣚠	𣚡	𣚢	𣚣	𣚤	𣚥	𣚦	𣚧	𣚨	𣚩	𣚪	𣚫	𣚬	𣚭	𣚮	𣚯	𣚰	𣚱	𣚲	𣚳	𣚴	𣚵	𣚶	𣚷	𣚸	𣚹	𣚺	𣚻	𣚼	𣚽	𣚾	𣚿	𣛀	𣛁	𣛂	𣛃	𣛄	𣛅	𣛆	𣛇	𣛈	𣛉	𣛊	𣛋	𣛌	𣛍	𣛎	𣛏	𣛐	𣛑	𣛒	𣛓	𣛔	𣛕	𣛖	𣛗	𣛘	𣛙	𣛚	𣛛	𣛜	𣛝	𣛞	𣛟	𣛠	𣛡	𣛢	𣛣	𣛤	𣛥	𣛦	𣛧	𣛨	𣛩	𣛪	𣛫	𣛬	𣛭	𣛮	𣛯	𣛰	𣛱	𣛲	𣛳	𣛴	𣛵	𣛶	𣛷	𣛸	𣛹	𣛺	𣛻	𣛼	𣛽	𣛾	𣛿	𣜀	𣜁	𣜂	𣜃	𣜄	𣜅	𣜆	𣜇	𣜈	𣜉	𣜊	𣜋	𣜌	𣜍	𣜎	𣜏	𣜐	𣜑	𣜒	𣜓	𣜔	𣜕	𣜖	𣜗	𣜘	𣜙	𣜚	𣜛	𣜜	𣜝	𣜞	𣜟	𣜠	𣜡	𣜢	𣜣	𣜤	𣜥	𣜦	𣜧	𣜨	𣜩	𣜪	𣜫	𣜬	𣜭	𣜮	𣜯	𣜰	𣜱	𣜲	𣜳	𣜴	𣜵	𣜶	𣜷	𣜸	𣜹	𣜺	𣜻	𣜼	𣜽	𣜾	𣜿	𣝀	𣝁	𣝂	𣝃	𣝄	𣝅	𣝆	𣝇	𣝈	𣝉	𣝊	𣝋	𣝌	𣝍	𣝎	𣝏	𣝐	𣝑	𣝒	𣝓	𣝔	𣝕	𣝖	𣝗	𣝘	𣝙	𣝚	𣝛	𣝜	𣝝	𣝞	𣝟	𣝠	𣝡	𣝢	𣝣	𣝤	𣝥	𣝦	𣝧	𣝨	𣝩	𣝪	𣝫	𣝬	𣝭	𣝮	𣝯	𣝰	𣝱	𣝲	𣝳	𣝴	𣝵	𣝶	𣝷	𣝸	𣝹	𣝺	𣝻	𣝼	𣝽	𣝾	𣝿	𣞀	𣞁	𣞂	𣞃	𣞄	𣞅	𣞆	𣞇	𣞈	𣞉	𣞊	𣞋	𣞌	𣞍	𣞎	𣞏	𣞐	𣞑	𣞒	𣞓	𣞔	𣞕	𣞖	𣞗	𣞘	𣞙	𣞚	𣞛	𣞜	𣞝	𣞞	𣞟	𣞠	𣞡	𣞢	𣞣	𣞤	𣞥	𣞦	𣞧	𣞨	𣞩	𣞪	𣞫	𣞬	𣞭	𣞮	𣞯	𣞰	𣞱	𣞲	𣞳	𣞴	𣞵	𣞶	𣞷	𣞸	𣞹	𣞺	𣞻	𣞼	𣞽	𣞾	𣞿	𣟀	𣟁	𣟂	𣟃	𣟄	𣟅	𣟆	𣟇	𣟈	𣟉	𣟊	𣟋	𣟌	𣟍	𣟎	𣟏	𣟐	𣟑	𣟒	𣟓	𣟔	𣟕	𣟖	𣟗	𣟘	𣟙	𣟚	𣟛	𣟜	𣟝	𣟞	𣟟	𣟠	𣟡	𣟢	𣟣	𣟤	𣟥	𣟦	𣟧	𣟨	𣟩	𣟪	𣟫	𣟬	𣟭	𣟮	𣟯	𣟰	𣟱	𣟲	𣟳	𣟴	𣟵	𣟶	𣟷	𣟸	𣟹	𣟺	𣟻	𣟼	𣟽	𣟾	𣟿	𣠀	𣠁	𣠂	𣠃	𣠄	𣠅	𣠆	𣠇	𣠈	𣠉	𣠊	𣠋	𣠌	𣠍	𣠎	𣠏	𣠐	𣠑	𣠒	𣠓	𣠔	𣠕	𣠖	𣠗	𣠘	𣠙	𣠚	𣠛	𣠜	𣠝	𣠞	𣠟	𣠠	𣠡	𣠢	𣠣	𣠤	𣠥	𣠦	𣠧	𣠨	𣠩	𣠪	𣠫	𣠬	𣠭	𣠮	𣠯	𣠰	𣠱	𣠲	𣠳	𣠴	𣠵	𣠶	𣠷	𣠸	𣠹	𣠺	𣠻	𣠼	𣠽	𣠾	𣠿	𣡀	𣡁	𣡂	𣡃	𣡄	𣡅	𣡆	𣡇	𣡈	𣡉	𣡊	𣡋	𣡌	𣡍	𣡎	𣡏	𣡐	𣡑	𣡒	𣡓	𣡔	𣡕	𣡖	𣡗	𣡘	𣡙	𣡚	𣡛	𣡜	𣡝	𣡞	𣡟	𣡠	𣡡	𣡢	𣡣	𣡤	𣡥	𣡦	𣡧	𣡨	𣡩	𣡪	𣡫	𣡬	𣡭	𣡮	𣡯	𣡰	𣡱	𣡲	𣡳	𣡴	𣡵	𣡶	𣡷	𣡸	𣡹	𣡺	𣡻	𣡼	𣡽	𣡾	𣡿	𣢀	𣢁	𣢂	𣢃	𣢄	𣢅	𣢆	𣢇	𣢈	𣢉	𣢊	𣢋	𣢌	𣢍	𣢎	𣢏	𣢐	𣢑	𣢒	𣢓	𣢔	𣢕	𣢖	𣢗	𣢘	𣢙	𣢚	𣢛	𣢜	𣢝	𣢞	𣢟	𣢠	𣢡	𣢢	𣢣	𣢤	𣢥	𣢦	𣢧	𣢨	𣢩	𣢪	𣢫	𣢬	𣢭	𣢮	𣢯	𣢰	𣢱	𣢲	𣢳	𣢴	𣢵	𣢶	𣢷	𣢸	𣢹	𣢺	𣢻	𣢼	𣢽	𣢾	𣢿	𣣀	𣣁	𣣂	𣣃	𣣄	𣣅	𣣆	𣣇	𣣈	𣣉	𣣊	𣣋	𣣌	𣣍	𣣎	𣣏	𣣐	𣣑	𣣒	𣣓	𣣔	𣣕	𣣖	𣣗	𣣘	𣣙	𣣚	𣣛	𣣜	𣣝	𣣞	𣣟	𣣠	𣣡	𣣢	𣣣	𣣤	𣣥	𣣦	𣣧	𣣨	𣣩	𣣪	𣣫	𣣬	𣣭	𣣮	𣣯	𣣰	𣣱	𣣲	𣣳	𣣴	𣣵	𣣶	𣣷	𣣸	𣣹	𣣺	𣣻	𣣼	𣣽	𣣾	𣣿	𣤀	𣤁	𣤂	𣤃	𣤄	𣤅	𣤆	𣤇	𣤈	𣤉	𣤊	𣤋	𣤌	𣤍	𣤎	𣤏	𣤐	𣤑	𣤒	𣤓	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遑	次	呂	撮	席	部	歸	擻	掃	晞	晞	歸		廠	敝	敝				
師								侵											
3003	3002	3001	3000	2999	2998 2986	2997	2996	2995	2994	2993	2992	2991	2990	2989	2988	2987	2986 2998	2985	2984

[illegible][illegible]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059	3058	3057		3056	3055	3054	3053	3052		3051	3050		3049	3048	3047	3046	3045	3044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小	臣	牆		夢	疾			疾	圓	戕		宀	𠂔		𠂔		𠂔	干	𠂔
3076	3075			3074	3073	3072	3071	3070	3069	3068	3067	3066	3065		3064		3063		3062
							3090		2872								3082		306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竹	書	聿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098	3097	3096	3095	3094	3093	3092	3091	3090	3089	3088	3087	3086	3085	3084	3083	3082	3081	3080	3079
							3230	3071								3063			3078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116	3115	3114	3113	3112	3111	3110	3109	3108	3107	3106		3105		3104	3103	3102	3101		3100
																			3099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133	3132		3131	3130		3129	3128	3127	3126	3125	3124	3123	3122	3121	3120			3119	3118
																		3117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充	率	玄	輻	輦															
3150	3149	3148	3147	3146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160	3159	3158	3157	3156	3155		3154	3155		3153						3152		315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幼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176	3175		3174			3173	3172		3171	3170		3169	3168	3167	3166	3165	3164	3163	
																			3162
																			3161

索	系	束	索	絲	絲	刺	網	舌	舌										
3192	3191 3192 3197 3198 3199	3190 3189 3188	3187 3186 3185 3184 3183 3182 3181 3180	3179 3178	3177														
齡	齡	齡	齡	園	索	索	索	索	殺										
3203 3204	3202 3201 3200 3199	3198	3197 3191 3192 3198 3199	3196	3195	3194	3193												
斗	弟	吊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3218 3217 3216	3215 3214 3213	3212 3211 3210	3209 3208	3208 3209	3207 3206	3206 3207	3205	3204 3203											
學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3232 3231 3230 3229 3228	3227 3226 3225 3224 3223	3222	3221 (1124)	3220 3219															
印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3248	3247	3246 3245 3244 3243 3242 3241 3240 3239 3238 3237	3236 3235 3234	3233															
力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3267 3266 3265 3264 3263	3262 3261 3260	3259 3258 3257 3256 3255	3254	3253 3252 3251 3250 3249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束
3283	3282 3281	3280	3279 1161 3530	3278 3277 3276 3275 3274 3273	3272 3271 3270 3269 3268	0736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3299	3298	3297 3296	3296 3295 3294 3297	3293 3292 3291 3290 3289 3288 3287 3286	3285 3284 2288 3541 2890														



1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突			藝	炎								谷	公	公	公
3319	3318		3317	3316	3315		3314	3313	3312	3311	3310	3309	3308	3307	3306	3305	3304	3303	3302
3301	3300																		
用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用				吉		圭		才		少	小	易	𠂔	乞	𠂔		兮		𠂔
3338	3337	3336	3335	3334		3333		3332	3331	3330	3329	3328		3327	3326	3325		3324	3323
3322	3321	332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卯		于	尤				侑	𠂔	𠂔				乎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356	3355		3354	3353	3352	3351		3350	3349	3348	3347	3346	3345	3344	3343	3342	3341	3340	3339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377	3376	3375	3374	3373	3372	3371		3370	3369	3368	3367	3366	3365	3364	3363	3362	3361	3360	3359
3358	3357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397	3396	3395	3394	3393	3392	3391		3390	3389	3388	3387	3386		3385	3384	3383		3382	3381
0684																		3380	3379
3378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420	3419	3418	3417	3416	3415	3414	3413	3412	3411	3410	3409	3408	3407	3406	3405	3404	3403	3402	3401
3400	3399	3398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443	3442	3441	3440	3439	3438	3437	3436	3435	3434	3433	3432	3431	3430	3429	3428	3427	3426	3425	3424
3423	3422	3421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3466	3465	3464	3463	3462	3461	3460	3459	3458	3457	3456	3455	3454	3453	3452	3451	3450	3449	3448	3447
3446	3445	3444																	



男 丙	男 乙	男 甲	男 癸	男 壬	男 辛	男 庚	男 己	男 戊	男 丁	男 丙	男 乙	男 甲	男 癸	男 壬	男 辛	男 庚	男 己	男 戊	男 丁	男 丙	男 乙	男 甲
3662	3661	3660	3659	3658	3657	3656	3655	3654	3653	3652	3651	3650	3649	3648	3647	3646	3645	3644	3643	3642	3641	3640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數字千支補	男 丙	男 乙	男 甲	男 癸	男 壬	男 辛	男 庚	男 己	男 戊	男 丁	
3682	3685	3680	3679	3678	3677	3676	3675	3674		子 癸	子 庚	子 丁	兄	兄 癸	兄 壬	兄 辛	兄 庚	兄 己	兄 戊	兄 丁
										3673	3672	3671	3670	3669	3668	3667	3666	3665	3664	3663

男 癸	男 壬	男 辛	男 庚	男 己	男 戊	男 丁	男 丙	男 乙	男 甲
3691	3690	3689	3688	3687	3686	3685	3684	3683	

人  
个

孙海波

「夷」，甲七九二·人、尸、夷通用。  
L (甲骨文编三三九页)

胡厚宣

胡厚宣 「大约早期卜辞，殷王自称曰一人，晚期卜辞，殷王自称曰余一人。……在甲骨卜辞中，殷王自称曰一人，或曰余一人，的例子，自早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至晚期帝乙、帝辛，除廩辛、康丁时期以外，各个时期都有，只据我们所见，即共有三十五条之多，可以说是相当的普遍了。」

就是到了周代，在一些青铜铭文中，也还因袭了殷人的制度，周王仍然自称为「余一人」，上或称为「我一人」。

至于在古典文献当中，商周两代奴隶主社会，其最高奴隶主称曰一人曰、曰余一人曰、曰予一人曰、曰我一人曰的，更是屡见不鲜。……

所谓曰一人者，乃是商周奴隶社会最高奴隶主的专称。诗下武毛亨传，曰一人，天子也。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马融说，曰一人，天子也。尚书君奭孔安国传，曰一人，天子也。左传文公三年，襄公十三年，杜预注並云，曰一人，天子也。礼记缁衣孔颖达正义，曰一人，谓天子也。

商周最高奴隶主，王或天子，自称又为曰余一人。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服虔说，曰天子自称余一人。『国语』韦昭注，曰天子自称曰余一人。……

至于商周最高奴隶主，王或天子所以称为曰一人曰余一人曰予一人曰我一人曰者。考经天子邢昺疏，曰言四海之内，惟一人乃为尊称也。曰礼记玉藻孔颖达正义说，曰谓率土之内，惟此一人尊之也。曰古文尚书太甲孔颖达正义说，曰言天下惟一人而已。曰白虎通篇说，曰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曰礼记玉藻孔颖达正义说，曰言我于天下之内，但祇是一人而已。曰逸周书太子晋左右曾校释说，曰曰予一人，言天下莫有抗也。曰……由子曰天无二日曰，所以曰民无二王曰，由于曰天无二日曰，所以曰国无二君曰。那么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就只有国王一人了。〔重说〕余一人问题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五——三〇页）

胡厚宣

7 大约早期卜辞，殷王自称一人，晚期卜辞，殷王自称余一人。

殷王武丁稱句一人白



到了殷王祖庚（约公元前一二八〇—一二七四）或祖甲（约公元前一二七三—一二四一）时的卜辞，殷王自称则为“余一人”……甲骨卜辞至殷王武乙或文丁（约公元前一二二一—一二一〇）时……殷王仍旧自称“一人”。

……到晚期殷王帝乙（约公元前一二〇九—一一七五）或帝辛（约公元前一一七四—一一二三）时卜辞，殷王仍然继续祖庚或祖甲时的称号，叫“余一人”……就是到了周代，在一些青铜铭文中，也还因袭了殷人的制度，周王仍然自称为“余一人”亦或称为“我一人”……至于在古史文献中，商周两代奴隶制社会，其最高奴隶主称“一人”、“余一人”、“予一人”、“我一人”的，更是屡见不鲜。……（《重论余一人问题》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 一三頁至二一頁）

姚孝遂 肖丁 “一人”为以人为牲之通称，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为量词，2343之“日羌十人”即其例。……（《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八五頁）

陈秉新 “卜辞”人方之“人”确是人字。此一人方，亦见于殷末番作母辛卣、文父丁簋、小臣觐尊、作册般觶。周金文及后世典籍作尸或夷者，乃音之转，人与尸为日旁纽、真脂对转，人与夷为日喻旁纽、真脂对转。故古称夷人，绝无敌意。《合集》三七八五二片云：“乙亥，王卜……自今春至……秋，人方不大出？王固曰：吉。十二月，

遂且乙夕，佳九祀。”

所记为征人方前一年事。番作母辛卣有派人侦察人方行动（“令望人方罍”）的记载，说明当时人方势力相当强大，使殷商统治者时时提防，以至由殷王率兵亲致讨伐。人方是对东夷族各方国的统称。从卜辞可知，殷商晚期，人方势力中心已转移到安徽凤阳一带。……（《殷虚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第五辑六八頁）

林沔说参“人”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人”字条下。

按：许慎说解人字为“象臂胫之形”，本不误，后世治说文者展转傅会，妄说滋生。唯徐灏



屈萬里 「卜辭」于辛田，卒？王乙卒。甲編六七三按：「王乙卒」當是記錄之辭。乙，當讀為比。史記呂后本紀：「又比殺三趙王。」索隱云：「比，猶頻也。」則「王乙卒」者，言王頻有擒獲也。——（甲編考釋一〇七葉）

丁騶 「契辭中稱妣者千，以十干命名。諸妣所配之王名見下列。其中妣乙、妣丁為非周祭辭中之妣。王配以庚名者最多，皆見周祭少祭辭，不必多贅。」

妣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五	示癸	大乙	大丁	中丁	示壬	大甲	大庚	中丁		
上丙			武丁	且乙	且乙	戊甲	大戊	武丁		
且辛			祖甲	且丁	且丁	武丁	且辛	武丁		
外壬			武乙		光甲	康丁				
					小乙					

近見島邦男綜類，將人二二九七辭寫為「癸亥貞又于二母：母戊、母甲、母妣庚」，島邦于妣庚處加問号。按原辭為「三母」，母庚、母甲、母妣庚。島邦以為二母，一即母戊，二即母甲、母妣庚也。此辭本奇詭，既稱三母，則母戊、母庚當不在其列，實為五母也。而又夾一「母甲」，男女混雜，宜乎島邦之有疑也。按男女同見祭辭未嘗不有，如「康一九八八曰：『丙子卜，潛知于二妣己、于妣丁、子丁、子辭，句构造与内宾男女兼而有之，均与人二二九七辭同，故不宜為之更改也。』」

按：「二妣己」，業應讀數二，妣己。以平列文例讀，應為右姜二妣己。且丁二配一庚一己。二妣己之二可為第二名之妣己，对且乙妣己而言，亦可。是日次妣己对妣庚而言。妣己為右姜，是右妣庚較為重要？乙五四〇五：「戊午卜，姜右（又）乙」，辭文未明。在此辭中讀之，當亦可作「姜二乙」与「姜十乙」，因為物性也。——（釋妻。此文首上只二歧，故有惑焉。——諸妣母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三册三五二一——三五二五頁）

考古所 「此条卜辭中，（乙）与（小）同見，可見應是兩個字。過去，有人認為（乙）是从的簡作，這是不对的。——（小屯南地甲骨九七九頁）

姚孝遂 肖丁

此曰乙字用法较为特殊，乃动词，亦狩猎方法之一。

甲673有辞云：

曰于辛田，毕？王乙，毕。

屈万里先生考释谓曰乙当读作曰比，引史记吕后本纪曰又比杀三赵王，索隐：曰比犹频也，王比毕者，言王频有擒获也。乙屈说不可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64至165页）

姚孝遂

卜辞曰乙字除用作名词乃祖妣之曰妣乙外，尚有一较为特殊之用法，即指

某种狩猎之手段：

曰于辛田，毕？王乙，毕。

甲六七三

甲六七三与下列辞例是相当的：

曰南毕，两子乙，允毕二百出九。

前四·四·二

曰今日王逐兕，允毕七兕。

掇二·三九九

曰乙和曰乙，曰隼乙一样，都应该是某种狩猎的手段而言。曰乙字象这类的用法尚见

于下列诸辞例：

曰乙丑卜，王乙壬乙虎，毕？

南明七三四

曰乙乙，毕？

字一·二八三

曰癸卯卜，戊，王其乙虎，毕？

南辅八三

上述的这类曰乙字，当读如曰毕。

粹一·一四八

王翁说文释例在说解曰乙字的时候，曾论及，曰诗

有球棘乙，毛以为掩兔之毕；郑以为助载鼎实，疏引郑记云：乙用桑，长三尺，诗又云：有球

天毕，毛以为掩兔之毕；郑以为助载鼎实，则亦是乙也。王翁论曰乙曰毕，典籍可通是

对的。诗鸳鸯：曰毕之罗之乙，毛传谓曰毕所以掩兔也。国语齐语：曰田将毕乙，韦注谓曰毕

乃曰掩兔之网也。实际上曰毕乙字的引申义，乃泛指掩捕禽兽而言。从以上所引的诸辞例

来看，所曰乙乙的有曰兕，有曰虎，有曰豕，是无限于曰雉兔之属乙，也不一定是以网。

（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四五——四六页）

赵 诚

乙字形作不合，而商代人又把有些乙字写成象人（人）的形状，从反面证明乙字在当时人们心



目中并不是匕（匙）的象形，而是象人站立拱手侧面之形。这是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甲骨文的匕，除用为祖妣之妣，还用作副词，有“连续”之义：——在辛日那一天败猪有擒获，商王接二连三地擒获。

这种用法的匕，当读为比，为借音字。比在古代有“频”义，如《史记》吕后本纪“又比杀三赵王”。之比，即有连续之义。与卜辞比用法近似。（《甲骨文字汇》同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七九页）

### 常玉芝

句序进行排列，其祭祀次序如下：

#### 先妣祭祀次序

- 第一句 示壬夤妣庚
- 第二句 示癸夤妣甲、大乙夤妣丙、大丁夤妣戊、大甲夤妣辛、大庚夤妣壬
- 第三句 大戊夤妣壬
- 第四句 中丁夤妣己、中丁夤妣癸
- 第五句 祖乙夤妣己、祖乙夤妣庚
- 第六句 祖辛夤妣甲、（四）祖丁夤妣己、（四）祖丁夤妣庚
- 第七句 （无先妣被祭）
- 第八句 小乙夤妣庚、武丁夤妣辛、武丁夤妣癸
- 第九句 武丁夤妣戊、祖甲夤妣戊、康丁夤妣辛

以上句序是表明先妣受祭的次序的，不是实际举行祭祀时的句数。

周祭卜辞表明：（一）黄组时周祭先妣始于示壬之配妣庚，终于康丁之配妣辛；出组时周祭先妣也始于示壬之配妣庚，但终于小乙之配妣庚。说明出组周祭先妣止于祖妣辈，以辈是不被祭祀的。据此，黄组周祭先妣止于康丁之配妣辛的卜辞，可能是康丁之孙文丁的卜辞，即周祭先妣也止于祖妣辈，以辈是不被祭祀的。（三）先妣的祭祀次序是以她们的所配先王的即位次序（也即祭祀次序）为准安排的。因为某一先王之配的诸先妣，其祭祀次序则是根据死亡的先后安排的（先妣的日干名表示其死日的天干日），如同为武丁配偶的妣辛、妣癸、妣戊三个先妣，在出组的祖庚卜辞（非同祭卜辞）中记有“武丁配偶的妣辛、妣癸、妣戊”的称谓仅见一处（《珠》八八五），不见“武丁配偶的妣辛”的称谓。根据祭祀她们的卜辞的多寡，可以推知妣辛死得最早，其次是妣癸，最后是妣戊。在周祭先妣的祭祀次序表中，妣辛、妣癸同在第八句的辛日和癸日被祭祀，妣戊在



而言。 (卜通五六九)

郭沫若釋了為尸。 (粹考一一八七片釋大)

孫海波 「人、尸、夷通用」 (文編三三九葉)

孫海波 「尸、粹一二九九。与人通用。収人三千。

粹一一八七。与夷通用。侯告伐尸方。尸方即夷方。 三下。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朱芳圃文字編十卷十葉上收新寫一五〇片一文作夷，無說。

屈萬里 「尸、夷是尸字；即夷字」 (甲編考釋一二四葉)

饒宗頤 「祭未卜，即貞：其馘豕于尸。」 (東京博物館藏片) 此用牲于尸，通典云：先迎牲殺于庭，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此言馘豕于尸，謂殺牲以賓尸也。 (通考九八八葉)

饒宗頤 「辛口卜，方貞：立尸。辛口卜，方貞：勿立尸。 (屯乙六六九六)

丁丑卜，方貞：佳冥尸。貞：不佳冥尸。 (佳口之尸) 不佳之尸。 (殷綴二六七) 按立尸者，禮記云：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伯武方 (謂勸尸

無常所，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是自夏殷以來，并有教尸之禮。右辭言：立尸。考詩絲衣傳云：

祖甲時即大所卜辭，又見。王定尸，歲亡尤。語。 (續編一、三〇、三及天像二八) 考詩絲衣傳云：

日繹，賓尸也。陳奐傳疏：繹祭以賓禮事尸，謂之賓尸。卜辭又云：壬午卜，大貞：設 (設

六尸。 (林一、二六六) 貞：設六尸。 (粹五〇三) 明殷時有卜尸之禮。又：癸卯卜，貞：

今日，今革取貞口 (妨) 尸。七月。 (前編七、三二) 日，其取伊口 (妨) 尸。 (南北明四

九七) 右辭：取，疑讀為飯，謂諏問黃妨伊妨之尸，此即卜尸之事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及沙

牢饋食禮并有筮尸之儀。禮記表記正義言：大夫士筮尸，天子諸侯有卜尸。是也。禮記：周



因古文字佳鳥是不分的，而西周金文「尸」用作「夷」。高書禹貢「鳥夷皮服」，正義「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大戴禮「五帝德」，東長鳥夷羽民。凡此「鳥夷」均指東方至東北之夷。一詳佳夷考，禹貢五：一〇，與夷方之在西者不同。

卜辭惟於「夷」及「尸」稱「用」。與「故」義為殺，左傳晉語則作「施」。考古杜刊六：一九五——一云「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又武丁記事刻辭「某日，宜于義京夷幾人卯十牛」，亦有作「尸十人」者。一辭四一二，可證「尸」與「夷」同類。卜辭「尸其臣商」，是在武丁之時，「尸」曾服於商王國，但定或服叛，所以較晚的卜辭又有「夷伐尸于商」。下二二五。一綜述二八五葉。

### 陳夢家

「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橫陳之形。卜辭金文尸又假為夷。」（綜述二八五葉）

### 陳夢家

「人」和「衆人」比較接近，但「衆人」是王的，而「人」有族邦之人。族邦之人，以周公在無逸一篇追述殷王與「小人」的小人，乃是自由而從事稼穡之人。王人，或是百姓王人，君奭曰「殷禮陟配天」，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郵。」（綜述六一〇葉）

又曰：「卜辭的「人」用作某種人，以「我人」，「戎人」，「我人」是殷王國之人，「戎人」是戎族邦之人。卜辭征伐以前要「共人」，即徵集人夫。卜辭記「戎其喪人」，是說戎族邦喪失了「人」。就失去的一方說是「喪人」，就獲得的一方說是「俘人」。卜辭云「俘人十又六人」，即記被敵國之方俘去了十六人。」（綜述六二五葉）

### 李孝定

「契文上象臂胫之形。又尸作尸與尸作尸為兩種不同之坐姿，尸象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坐姿如此。論語載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蓋原壤當時之坐姿有倜倜然形。今曰人之坐猶如此之常禮而與夷人之坐姿相同，故孔子責之也。凡則象側立之形。古文从人之字，或从大或从女或从尸，隨宜所施，不拘一體。及漢衍化漸錄字型之定，於是本為一字者，以其偏旁小異，遂亦別為數字矣。人方夷方原本一字，乃之作尸僅形體小異，而尸夷古祇是一字也。金文作人，人作父或自入，失作丁公蓋丁失尊入孟鼎，散盤入齊鐸，入王孫鐘，乃王人，入觀入曹姬無卹，形亦略同。孫海波文編八卷二葉下收前二九一，「仁」字作仁，譚審彰本此辭，凡旁之二乃紀數字，非「仁」合而為仁也。古仁人當祇是一字，仁者，人也。先秦金文上未見仁字，梁文中不應有「仁」字也。」（集解二七四五至二七四六頁）

### 李孝定

「說文」尸陳也象卧之形。梁文不象卧形，篆文作尸，象下肢下坐，亦無卧象。



疑象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人其坐如此，故即名之曰尸。許君訓卧者，蓋涉假尸為屍而混。王弼說文釋例曰：卧字亦不可泥部中惟眉展是卧，餘皆人之體人之事及所用之物，是仍以尸作人字用也。其說是也。惟王氏謂尸以死人為本義，借用既久乃作屍字為專義。則有可商。蓋尸象人高坐而肢體下垂，死人安得如此。屍體字漢碑簡中多段死字為之，經籍則多作尸，皆段借也。屍則後起專字。金文作尸，已自尸上，方甲盤尸，師案置尸，孟鼎尸，無異蓋尸。仲盤尸，師西蓋容庚曰：尸說文：陳也象卧之形。案金文作尸，象屈膝之形，意東方之人其狀如此。後段夷為尸，而尸之意晦。祭祀之尸其陳之而祭有似于尸，故亦以尸名之。論語：寢不尸，苟尸為象卧之形。孔子何為寢不尸，故知尸非象卧之形矣。論語：原壤夷俟，蓋即效東夷高坐之狀，故孔子以杖叩也。惟論語：寢不尸，尸蓋已假為屍，謂寢貴敬側勿四肢展布為屍之陳，即俗所謂挺屍也。一集釋二七四五葉。

李孝定 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此从假注本改各本作：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古文夷祇作弓，象人高坐之形，與席地而坐者異。弓即象席地而坐之形。蓋東夷之人其坐如此，故即以弓名之。說詳前八卷尸下。其作夷者，後起之異體。蓋東夷之人俗尚勇武，行必以弓自隨，故製字象之。新寫一五〇之於，其左旁是否以弓不能遽定，姑收之於此。惟从大从弓之夷必尸之後起字，非段尸為夷也。論語：原壤夷俟，蓋即效東夷高坐之狀，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也。一集釋三二〇七葉。

姚孝遂 肖丁 卜辭：人尸作尸，尸尸作尸，二者有別。陳夢家先生雅堂考一（高貢五）曾洋沱曰：人尸，尸尸形體之別云：尸尸作尸，與人方及若干人之人作尸，或个者不同。西周金文大孟鼎人、尸相分不混。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橫陳之形。卜辭、金文尸又假為夷山。

按說文：尸，陳也，象卧之形。林又光文源据金文形體謂：象人箕踞形。古与夷同音（師案：敦、兮甲盤、曾伯鞮匱皆以淮尸為准夷），疑即夷居之夷本字。

容庚先生金文編（四頁）謂尸為象屈膝之形。

我們認為，尸非象卧形，當為象箕居之形。古文字尸尸均用作夷山，典籍多作夷山。沈澐：先問：原壤夷俟，賈子等齊：織履踣夷，夷山皆為箕踞之義，亦即尸山之本文。一（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二——一〇三頁）

趙誠 尸。或写作尸，象人踣踞之形，与人有別，甲骨文用为方国之名，则为借

音字。即后代的夷，如「夷出」方（「夷告伐夷方」）（粹一一八七）。夷方与人方接近。从「夷告伐夷方」可知夷方是商王国的敌国。也有人考证夷方就是人方。（甲骨文简明词典一四五页）

按：甲骨文、金文「人」與「尸」有別，「尸」亦用為夷，「尸」蓋象蹠踞之形，論語「原壤夷俟」，實子等齊篇「纖履踣夷」皆即此意。林義光文源即謂「尸」象人蹠踞形。卜辭「尸」為方國名。

王

王裏類纂以為古王字。

商承祚「說文解字」壬，善也，从人土，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此正象土上生物之形，與許書第二說相符，則此字當从土，不應从士。（類編八卷五葉上）

唐蘭「凡是凡形常作」，爰作「」，這是象足形的，所以從「」和從「」是通用的。凡是人形常作「」或「」，象他站在地上，所以「」和「」，「」和「」也通用。……凡人形可加足形而作「」，所以從「」和從「」通用。漢末爰作「」，所以說文把許多人形的字，截歸「」部，這是錯誤的。（導論下五三至五三葉）

唐蘭「」和「」也通用，「」和「」並。壬，字，由「」爰作「」。說文所釋並誤。（導論下編五十三葉上）

李孝定「說文」壬，善也，从人土，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灝說大段注爰曰：「按一曰象物出地，則當从土，壬蓋古挺字。鼎臣云：「人在土上壬然而立」是也。此說極是。字从人立地上，與立意同。一象正面，一象側面為異耳。下一地也。地土意近，故爰又从土。人在土上，壬然而立，英挺挺拔，故引中「得有善也」之說也。許云从士，土之誤也。金大望字偏旁从此作「」者，作「」者，與卜辭一體同。（集釋二七〇九葉）

高嶋謙一

「（人）甲戌卜殷貞雀壬子商徒基方克

乙編五五八二

(甲戌日灼卜，殷贞测：「王应该思求子商向基方推进。」(他)「将征服(基方)。」)  
又中孚作「」，「」的字，本文释为「日」，但陈(梦家)氏则释为「日」及「」，更以古汉语中  
「」及「」字的意义——即连接词「和」去解释上引的卜辞。但除了这一条卜辞之外，陈氏并不能  
提出其他的证据。我认为最恰当的是把「」解释为「日」及「」(「思求」，直诉。其意是由「王」  
之本意「笔直走」而来)。这一解释不单在上引一条卜辞中从字顺，而且在其他卜辞中亦合  
于文义。(注：「王」字出现的文句依文义可分三类。第一类与征战有关，即例文(八)。(九)。  
第二类为数最多，可由下面的一组对贞卜辞代表：

(一) 甲午卜争贞令王佳黄 龟甲一·二四·一二

(甲午日灼卜，争贞测：「我们」应该下令思求黄。」(原文直译是：命令思  
求的是黄。))

(二) 贞勿令王佳黄

(贞测：「我们」不应该下令思求黄。))

第三类与第一类一样在殷墟卜辞中只有一例：

(三) 己卯卜殷贞王父乙帚好生保 遗珠五二四

(己卯日灼卜，殷贞测：「我们」应该将保护帚好的外甥(?)。(的责任)是  
求于父乙。))

例(三)中「生」可能借为「甥」，这是大卫基尼的说法。不过，在其它的卜辞中「生」显然  
是「生育」之意，例如乙编一七〇四·四六七八。(一) (甲骨文中的「生」字研究  
第十七辑三四〇、三五二页)

赵诚

「生」，王。或写作「」，均象人佇立土丘之上有所企求之形。也有写作「」，左右  
无别。卜辞用作动词，有希企、乞求之义，如「」(《殷虚书契》中「」)。(乙五五  
八二)。王的这种意义，或多或少包含着希望、盼望之义。可见甲骨文的「王」和「皇」(「皇」)在构形  
上虽然有差异，但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反映在由形表示的意义上虽然所指不同，但也存在着某  
些联系。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甲骨文字的构形系统和词义系统之间有着多么微妙而又复杂的关  
联。卜辞「生」的这种用法，后代基本上由「企」字来承担。「」(《甲骨文简明词典》三五九页)

按：朱骏声《通定声》云：「从人立土上，会意，挺立也，與立同意。望廷皆从此为義。」  
卜辭「望」字作「」，或作「」。(《寧澧二·四八》)「人立土上之形益顯。卜辭云：「  
己卯卜殷貞，王父乙帚好生，保。」

珠五二四



日辛，日戊，諸帝而聚于一時者，則維有「羊甲」之夾為「妣甲」，而其諸弟，又適有小辛，兄戊，獨此一時期密合元間耳。此其時，又適在武丁之先，更非偶然。度此「多介父」其人者，乃羊甲以迄小辛間之人也。故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史記古本載：「陽甲在位十七年，盤庚在位二十八年，而及小辛，則自陽甲元祀以至小辛，相距共四十五年，「多介父」不必中壽，亦能上下連貫，又可以見御覽所引古史記述殷王年數之或不盡証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二七。）

二七一頁

### 朱芳圃

「字象人身上著毛，當為魁之初文。說文鬼部：「魁，老物精也。从鬼，多；本字，古文作象，从鬼首，猶文作象，以象首，乃附加之形符。篆文作魁，或體作魁，皆後起字也。」論衡訂鬼篇：「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物老成精，其形為人，然究與人異，故作象以象之。」左傳文公十八年：「以禦魑魅。」服注：「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集解引五帝本紀一作「魑」，山海經海內本經：「祿，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蓋魅原無貴物，其形狀全為世人幻想所構，故其說各異。」卜辭云：「貞出犬于多介父。」六三，「勿出于多介父。」六五，「所謂多介父，猶言諸老魅。」漢書陳蕃傳載黃門從官騶蹋跋曰：「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老魅，即商代遺語之流傳於後世者。卜辭又云：「出犬于父辛多介子。」于父乙多介子出。殷一所謂多介子，猶言一羣小精怪也。」（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一一八葉。）

### 陳夢家

「多介之」介，舊釋如此，字从人从小，或是叔字。」（綜述四八六葉）

### 楊樹達

「卜辭中屢見多介父之名，如云：

貞出犬于多介父？貞勿侑于多介父？  
《前編》一卷四六葉三版 按出晚期卜辭作又，王

靜安以侑字說之，是也。今於再見以後皆作侑字。

庚申卜，旦貞，不惟多介父老？

貞不惟多介父？

《通纂》別二東大藏片十。  
《前編》一卷四六葉二版 又見《龜甲》一卷一葉一

版。

或有稱多介，如云：

父辛不老？不惟多介它王？貞夕侑于妣甲。

《前編》一卷二七葉四版。  
《前編》一卷四五葉六版。



戊午，不佳多介？

又或省稱多介，如云：

《明義士》一八八。  
《龜甲》一卷十一葉十八版。

《藏龜》一七七葉一版。  
《新獲》一二五。  
《藏龜》八十葉二版。

又或省稱介，如云：

《前編》一卷四三葉四版。

知介即多介，御帶舛？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介當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羅振玉以甲介為一人，（見《增訂考釋》上卷十一葉）非是。此多

父果為何人，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父己為多介，即多介父也。

《前編》一辭云：貞有于大甲，貞有于多介。合勘，故知此甲當為大甲。

三證也。吳其昌謂多介父當為陽甲至小辛時代之人，按盤庚實為陽甲之弟，小辛之兄，與吳君所考時代正合。此四證，多介父為盤庚，蓋無可疑。或疑一人不當有三稱，然成湯稱唐，又稱大乙，並見於合此四證，多介父為盤庚，蓋無可疑。或疑一人不當有三稱，然成湯稱唐，又稱大乙，並見於卜辭，名履，見於《論語》（《堯曰》篇）。且《竹書紀年》云：湯有七名，然則盤庚不妨有三稱矣。《耐林廬甲文說》一頁《釋多介父》。

饒宗頤《東京大學藏骨片言》多介父，而背云：「佳多父，知多父即多介父之略稱。」又曰：「按介子一名，見《禮記》。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姓祭，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為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為其常事。』」《正義》：「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為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就宗子家而祭也。《耐林廬甲文說》一頁《釋多介父》。此卜庶子有祭于父乙之事，即代宗子致祭。《通考》三八三頁）

屈萬里「介，羅振玉所釋《殷契中四三葉》。多介一辭，第一期卜辭中習見。卜辭中又常見「多介父」，「多介兄」，「多介子」等稱。多介或為多介父，楊樹達謂吳其昌以為乃羊甲以迄小羊間之人，一辭一介，即盤庚《耐林廬甲文說》。非是。按：介，介二字古通。《書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引此文，介字作个。左氏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杜注：「一介，獨使也。」獨使，即一个使者。是亦謂一介為一个也。卜辭多介，意蓋指多个祖先。《耐林廬甲文說》一頁《釋多介父》。

李孝定《說文》介，畫也从人，各有所介。卜辭或从介，非从八也。羅說可以。然則，介實是其本義。《耐林廬甲文說》一頁《釋多介父》。

丁麟「續三、四七、七曰：『貞羽乙巳子漁骨凡，宜出且戊。』此尹氏漢編研究以為一期辭。

前一二三、二曰：『戊戌卜旅貞祖歲車羊。』《耐林廬甲文說》一頁《釋多介父》。此二辭且戊稱呼平列，歲字作計，

貞人為旅。故謂之二期。不致誤。  
詞曰：弘叔曰：乃三期無疑。

他辭作且戊，兩一五。同片有日與戊（遺五二二）殆即日與戊。且戊者，或指舊臣之名戊者也。蓋大戊以元祿之為且戊者。且戊則各期皆見。又或指說文方言並云奔：大也。故多介父者多大父也。日多介且戊。无非尊之為大而已。又日介父：善也。故介或有贊美之義存焉。L（漢契記多介且戊中國文字新十期七三—七四頁）

### 裘錫圭

「商代語言里，跟表示直系的日帝日這個詞相對的詞是日介日。卜辭里屢見帶

「介」字的亲属称谓，如介子、介兄、介父、介母、介祖等：

- (1) 出（一）介子。
- (2) 出（一）介子。
- (3) 出（一）介子。
- (4) 出（一）介子。
- (5) 出（一）介子。
- (6) 出（一）介子。
- (7) 出（一）介子。
- (8) 出（一）介子。
- (9) 出（一）介子。
- (10) 出（一）介子。
- (11) 出（一）介子。
- (12) 出（一）介子。
- (13) 出（一）介子。
- (14) 出（一）介子。
- (15) 出（一）介子。

殷虛文字丙編（以下簡稱丙）四八四

前二九三  
拾二·一五  
京津八三一

- (1) 貞：出（一）介子。
- (2) 貞：出（一）介子。
- (3) 貞：出（一）介子。
- (4) 貞：出（一）介子。
- (5) 貞：出（一）介子。
- (6) 貞：出（一）介子。
- (7) 貞：出（一）介子。
- (8) 貞：出（一）介子。
- (9) 貞：出（一）介子。
- (10) 貞：出（一）介子。
- (11) 貞：出（一）介子。
- (12) 貞：出（一）介子。
- (13) 貞：出（一）介子。
- (14) 貞：出（一）介子。
- (15) 貞：出（一）介子。

「介」字有「副」的意思，如使者之副稱曰介，次卿稱曰介卿，古書習見。《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

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其常事。」

鄭注：「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宗願先生曾據《曾子問》指出卜辭的多介子即諸庶子，非常正確。但是他把「介父」之介看作敬辭，

则是不妥当的。

子日、父辛多介子日甘人。(13)的三介父应即武丁卜辞中屡见的日三父日。(14)和(18)的日父乙多介

文例与(13)全同。这是三父即三介父的确证。武丁卜辞的三父，指武丁生父小乙之兄阳甲、盘庚、

小辛三王。他们都是旁系，所以称为介父。商人所说的日帝日，日介日，跟周人所说的日嫡日、

日庶日，其意义显然是很相近的。

据现代很多学者研究，周代的宗法制度，实际上就是父家长大家族为基础的晚期父系氏

族制度保留在古代社会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经过改造的状态。在宗法制度下，一族的主要财产

掌握在世代相传的族长，即所谓宗子手里。大家族的公社性由宗子日庇族日、日收族日的义务

歪曲地反映出来。至于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大家族、宗族、氏族、部落各级组织间的关系，则

被改造或大宗、小宗之间的统属关系。过去讲宗法制度的人，对这种制度的实质缺乏明确的认

识，往往过分重视主嫡主长日具体规定的意义，这是不妥当的。

商代区分直系、旁系的日帝日之制，跟后来讲礼治的人所强调的主嫡主长、为人后者为

人子那一套制度，当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其实那套制度就是在周代也并未严格执行）。但是

它跟宗法制度强调宗子世袭制以及大小宗统属关系的精神，则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在甲骨文时

代，宗法制度实际上无疑已经存在了。（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

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三至四页）

按：「介」字不从「八」，亦不得谓象甲冑之形。羅振玉之說不可據。卜辭習見「介子」

介父、裘錫圭論之甚詳。其說是對的。

按：字不可識，辭義不明。

按：字不可識，辭義不明。

按：字不可識，辭義不明。







商承祚 「王徵君說此字从水从人，殆即許書之休字。予疑从水與此字不類，乃少字殆从人从少。」（類編待問篇卷四三葉下）

陳夢家 「羽癸未房西單田，受出年。旅順博物館藏。房出足，乃田。滿五二七六。房出足，田。五以上都是武丁卜辭，與種田之事有關。胡厚宣釋房為屎，以為是糞田；並引齊民要術所述沤勝之書。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韓非子內儲說上：「殷法刑棄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以為殷人施肥之證。武丁卜辭云：「房我御史。」一「釋屎則無法說通。我們以為此字不當釋屎，但與農事確乎有關。」（綜述五三八葉）

屈萬里 「从人，从小；隸定之當作休。字彙補有此字，音嫻，云：『小兒也。』說者謂字彙補此字，當是少字之訛。少字見唐韻及集韻。集韻音貌，云：『焦少，小貌。』按：甲骨文字，少二字通用，則休少無別。此字雖不見於說文等早期之書，然後出之書，亦未必前無所承也。惟本辭似字未詳何義，當是地名。」（甲釋三二四三比釋文）

李孝定 雷浚說文外編云：「說文無屎字，是部從古文屎屎即屎之變。大雅『民之方殿屎』毛傳『殿屎呻吟也』。說文『呻吟』是呻也。唸下引持『民之方唸』此殿屎之正字。至以屎為糞，其正字當作菌。說文菌，糞也。从艸胃省，式視切。是也。亦通作矢。文公十八年左傳『殺而埋之馬矢之中』。雷氏殆謂說糞之字，其正字當作菌。至作屎作矢者，皆假借也。屎乃屎從之異體。其說宜若可信，惟證以下辭為字，則屎當為說糞之初文，字正象人遺屎形。契文有亦作屎，象育子之形，正與屎之構造法同。从艸君小乃象所遺屎形，非少若小也。契文屎字作彡，象人遺溺形，與此同意。說見後胡氏釋屎解為糞田，其說甚善。惟陳氏引其說未注出處，致不能檢讀胡氏原文為可憾耳。至『房我御史』之文，見珠一一四，原辭影本漫漶不能通讀，御字但餘『』字，或是他字。屎字在此辭亦當讀為他字也。字从人从少，或从艸作者，遂為後世屎字。許書殆偶失錄耳。」（集釋二七五三葉）

徐中舒 「从人，从小，从反人，當為育或侑之異文，休與育並从小聲，从人與从肉同意。肖，法也，似也，類也。」（考古學報一九五九三期五四葉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張政烺 「今按彡當是形聲字，从人是形，小或少是聲。甲骨文小和少通用无別。彡是少，彡也是小，如少宰即小宰，少臣即小臣，少雨即小雨。這個字或从小，或从少，事實上是

一样的。说文无𠂔（或𠂔）字，依形、音、义求之当即𠂔字。说文（第四篇下）肉部：

𠂔从肉，𠂔声。𠂔从肉，𠂔声。声既相同，形亦近似，故疑𠂔即由𠂔演变而来。……𠂔变

为𠂔犹居变为𠂔，其演化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有可能是定𠂔即𠂔字。……

卜辞中𠂔字皆可释为𠂔，读为𠂔。如：

贞：于𠂔乙丑𠂔𠂔，不遘雨？乙丑八𠂔𠂔𠂔？不遘雨。……

𠂔乙丑八𠂔𠂔𠂔？不遘雨。……

（殷契卜辞六三四）

𠂔是地名，甲骨金文常见之，其地在今山东省境内。卜辞曰𠂔𠂔𠂔之𠂔当读为𠂔，说文（第二篇上）走部：

𠂔，𠂔𠂔也。从走，𠂔声。……

广雅释言：

𠂔，𠂔，𠂔，及也。……

𠂔之义犹到，上举卜辞是占王在第二天乙丑到达𠂔地途中是否会遇着雨。……

𠂔字在卜辞中更常见的用法是曰𠂔田，也当读为𠂔，如：

庚辰卜，贞：𠂔癸未𠂔西单田，受有年？十三月。……

（甲骨续存下一六六）

西单在殷代都城西郊外，这附近有田称西单田。𠂔是动词，说明一种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占问是否受有年（得到好收成）。按诗周颂良耜：

𠂔𠂔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饌伊黍，其

𠂔伊糾。其饌斯𠂔，以𠂔茶𠂔。茶𠂔朽止，黍稷茂止。……

这里……曰其饌斯𠂔的𠂔字，毛氏传说是曰𠂔也。郑玄笺说：

可以田器刺地，𠂔𠂔茶𠂔之事。……

刺是一种什么动作，过去注家解者不多，而以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八）的说法为较好。刺

即曰刺草，仪礼士相见礼：曰凡自称于君……庶人则称刺草之臣。……郑玄注：

曰刺犹刺除也。……

郑玄在这里解释刺草是对的，诗笺说可以田器刺地，乃随文敷衍，显然有些莫名其妙。据此可知，𠂔之一义是刺除草。曰刺草也见于其它的古书，如荀子富国篇（杨倞注）：

曰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刺，绝也）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这里讲曰刺草曰在曰殖谷之前，是春种以前的除田工作……𠂔田是清理来年要种的田，是春种的准备工作，是一个新的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所以当时特别着重，殷王要为此事占卜

是否曰受有年也。……

卜辞又有：

曰肖又足，乃衰田。……（殷虚书契前编五·二七·六）

肖在这里是名词，即肖田的工具，犹如锄田用锄，犁田用犁，劳动和工具的名称一致……这条卜辞是说，肖这种工具齐备了才开荒。……在河北省南部（广平、新河一带）叫做肖，也叫肖子，形状和锄差不多，惟刃小而柄短，所以也叫肖，是一种田间去草的工具。用锄除草必划破地面，同时可以疏松土壤。用肖则贴地铲草，并不松土，草末夏初草小根浅用肖，叫做肖地。……（甲骨文「肖」与「肖田」，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七〇至七四页）

張政烺 肖有足，乃望田。……（前編五·二七·六）

一九六三年夏我曾寫過一篇釋甲骨文肖與肖田（未刊），對於這條卜辭已作了一番解釋，為了避免繁瑣，這裏只作簡單說明。卜辭中肖字都應當讀作趙，最常見的用法是「肖田」，當讀作趙田，周頌良耜曰其耨斯趙。據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耨是鋤類，趙是「利地」。即划除草。唐宋時期韻書如刊謬補缺切韻、廣韻（平聲，肴韻，所交反）有「趙」字，注曰「莫也」。現在河北省南部廣平、新河一帶，春夏間田間除草叫作「趙地」，所用農具叫作「趙」，似鋤而小，也叫小趙。在這條卜辭裏肖是名詞，即肖田的農具，猶如鋤地的農具叫鋤，趙地的農具叫趙。卜辭說「肖田」在年底進行，是耕休田的準備工作，就是管子中匡說的「及寒繁耨除田」。荀子富國說的「刺草殖谷」，其所使用的工具不外鋤耨之類。這條卜辭說的意思是，趙子具備了纔衰田，可見衰田也是要「擊耨」，刺草。這雖然不一定就是衰田的唯一勞動，但也應當是主要的內容。……（卜辭衰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孫海波 乙八二九五反·从人从少·說文所元·其义与少同。 少雨即少雨。……（甲骨文編三四六頁）

胡厚宣

「殷武丁時甲骨文」中「肖」字作「肖」，象人曰遠矣也。从尸从「肖」，「肖」字通，甲骨文曰「肖」也作「肖」，「肖」字同。唐兰同志釋曰「肖」，謂「肖」即「肖」字。也作「肖」，「肖」字，古文少象沙形，而「肖」則象人大便之形，「肖」聲近，古相轉。……（說文解字注）說「肖」，「肖」字，古文少象沙形，而「肖」則象人大便之形，「肖」聲近，古相轉。……（說文解字注）今詩作「肖」，則「肖」為存字，「肖」借字，此乃「肖」之古文，借為「肖」。……（說文解字注）







将来能否得到丰收？其农作施肥的意义，尤为明显。

武丁时卜辞又或言屮：

12、甲子卜，允，贞于翌乙丑屮，不口口。（甲骨续存补编二一八）

13、贞于翌乙丑屮，不雨。乙丑口口。（殷虚书契前编三·一八·四）

14、翌乙丑屮，不雨。（殷契卜辞六三四）

……曰屮地名。集韵类篇都说，曰屮，古国名。……卜辞大意说，甲子日占卜，贞人允问卦，问次日乙丑施用粪肥于屮田，会不会遇到雨？曰乙丑允以下，乃记占验，说次日乙丑日，果然施用粪肥于屮田，没有遇到雨。

武丁时卜辞又或言屮：

16、壬口口，出，口令屮。（殷虚书契前编五·四二·六）

……曰屮字五襄氏释曰：屮，叶玉森释曰：断口，乃地名，卜辞常见。……武丁时卜辞如殷

虚文字乙编六三九+六四〇+七七+七七三+一〇四四又说，曰己巳卜，殷，贞我受黍年。

又如殷虚文字乙编四二二九+七八一也，说，曰丙寅卜，雷，贞今来岁我受年。口口弗口受黍年。

贞今口岁我不其受年。在……十二月。口知……地在殷武丁时，又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地区。

武丁时卜辞又或言屮有衡：

17、己亥卜，大，贞乎般屮出衡。（殷虚书契续编六·二一·一〇）

18、己亥卜，大，贞乎般屮出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六六）

……曰大，一般地认为是祖庚祖甲时贞人。但曰般，为武丁时人名，又称自般，或以为即武丁之师甘盘。这两种可能，或者两辞为武丁时所占，大在武丁时就作了贞人；或者两辞为祖庚祖甲时所卜，在那时般还没有死。我们以为前者可能性，或者更大一些。……曰衡，卜辞不多见，当是地名。卜辞大意说，己亥这一天占卜，贞人大问卦，问要呼唤般这个人去施用粪肥于衡地之田好吗？（再论殷代农作施肥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一期一〇二——一〇六页）

裴锡圭 「一期卜辞有时卜问「屮田」之事，下引的是文字比较完整的一些例子：

庚辰（卜口）贞：翌癸未屮西单田，受出年。十三月。合九五七二

甲申卜争贞：令逆屮出田，受年。合九五七五（甲一一六七已残）

贞：勿令……屮出田。合九五七六

贞：勿令……屮出田。合一四九九〇

貞：勿令屺出「田」。

□屺出田。合九五七八

还有几条一期卜辞卜问，于翌乙丑屺其「」（合九五七〇、九五七三、一二五九五、燕六三四），

一般把「屺」解释为「屺其田」。

「屺」字多形。胡厚宣先生认为此字后来变作「屎」；屎田就是在田地里施粪肥（再论殷

代农业施肥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一期）。胡先生把「屺田」解释为用粪肥，是否合

乎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把「屺」跟说文「徙」字看作一个字，则是可信的。李家浩同志次

为卜辞「屺田」就应该读为「徙田」，可能跟古书中所说的「爰田」意近（见其读书笔记，未

刊）。那么「屺田」便可能是安排荒地跟耕地轮换的一种工作了。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意见。

此外，还可以为「屺田」找出一种跟上说相类的解释。金文中讲到戈的时候，往往提到一

种叫「形沙」的器物。这样看来，「屺」的古音当与「沙」相近，「屺田」似可读为「选田」。

因为「沙」是生母字，「选」是心母字，上古为一声。「沙」字古居歌部，「选」字古居元

部，歌、元阴阳对转。所以卜辞里的「屺」：田「有可能应该读为「选」：田「，指在某地

的撙荒地中选定重新耕种的地段。此外，选择可开辟的荒地的工作，或许也可包括在内。

前五·二七·六一辞说：屺有正（或释「足」），乃望田。

可能是选好或选够地再望田的意思。「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一九八一—二四四页）

### 俞伟超说参「屺」字条下。

陈汉平 按史牆盘角字可隶定为屺，此即屺字古文。故此字当释为屺，读为屺，于古

文献中亦书作屺。如：考工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瓚，伯用将。瓚注：瓚

读为餐屺之屺。礼记内则：取稻粱，举糗馔之，小切狼臠膏，以与稻粱为配。郑注：狼

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粱，则似今膏屺矣。此周礼配食也。礼集韵：屺，屺，以膏煎稻为配。

屺，屺字后世作屺。说文：屺，以羹浇饭也。从食，屺声。古文四声韵：屺，屺，以膏煎稻为配。

屺，屺字从食从屺，与屺字形同，仅尸形下三点与四点不同而已。屺字古文即作屺，屺，故

屺，屺二形省去食旁，或为屺字简体，或即為屺字。字中之点状表示羹汤或饭粒。虎形即金文

屺形之讹变，而屺，屺二体与金文屺，屺，然形同，仅所从之点划多少略有不同，又屺字从屺

略异。故金文中此三字或当释为屺字简体，或当释为屺，在铭文中讀為屺。



按：字當隸定作「𠂔」，至於究竟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字，尚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所以確定者，是與農作有關。諸家或以為農田施肥，或以為輪作。卜辭簡略，資料有限，難以確指，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加以考索的問題。

0010

𠂔

孫海波

「𠂔」，甲一·一〇四。疑介之或體。地名。L（甲骨文編六四九頁）

按：與「介」字無涉。在卜辭為地名。

0011

千

羅振玉

「卜辭中凡數在千以上者，則加數於千字之中間，二千作𠂔，三千作𠂔，又作𠂔，五千作𠂔。博古圖卷三載齊侯鐘，或從四千𠂔作𠂔。意是四千也。」（孟鼎（宣統）日萬三千八十人，三千亦作𠂔，與卜辭同。L（殷釋中二葉下）

戴家祥「千从一人，猶百从一白，以一加于人為千，猶以一加于白為百也。」（古文四聲韻）其初誼矣。L（釋千，國學論叢一卷四期）

陳邦福「卜辭𠂔，邦福按：千初假人為之，就它辭之止之、夕月、舟般相混之例，俱以辭別之也。考千从一，本一千合文，略言之即為千，據契文金文年皆从禾千声作𠂔、𠂔，可證。L（殷契瑣言第八頁）

魯實先謂前八·五·一之𠂔乃𠂔之異體，非从人从十之千也。（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第一期二十一葉六行）

朱芳圃

「說文十部：𠂔，十百也。从十，从人。L徐灝曰：𠂔，人壽以百歲為率，故十



人為千。按條說非也。余謂千為大數，造字之術窮，故以人代表之。一千作𠂔，二千作𠂔，三千作𠂔，四千作𠂔，五千作𠂔。數至六千，合書不便，乃析為二字矣。《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三葉至第四葉。

高名凱 「說文：曰千、十百也；从十从人。」但卜辭的千字，却是从人从一。我們看二千以上，在甲骨、金文的寫法，可以斷定：古時的千字，已是一千的合文。大約人字在古代，已经被借用為千字；而加一畫於人的千字，已經是一千的合文。其餘二千、三千……等照加。這也可以看出十進系統的痕跡。《國語語法》一三四頁。

屈萬里 「千，本即千字。」《甲編考釋》四〇三葉。

李孝定 「說文：千，十百也。从十人聲。」此从十从人，大徐紀數之字，除一二三為指事外，餘均為假借或形聲。千為十百，从人無義，大徐說非。當以小徐曰人聲之說為長。詩甫田定之方中，楚辭招魂均从人千為韻，可證人字古當有與千音相近之一讀也。孔廣居說文疑義云：千當訓从一人聲，十百千皆數之成，故皆从一。孔氏之說又較曰从十人聲為長矣。前八五一辭云：口寅降盡千。口寅降盡千，丙寅佳不千盡降。辭意不明。降疑當讀降服之降，言千人盡降否也，字仍當釋千。口不應有此異構也。金文作𠂔孟鼎千散盤千眉叔多父盤千琴生盨年孟鼎三千合文。庫齊度鐸四千合文與契文同。《集釋》〇七二二葉。

于省吾 「說文：千，十百也，从十人聲。」按甲骨文千作𠂔或𠂔，金文同。許氏不知古文十作一，七作十，而割裂千字的下部，誤以為从十百之十。孔氏說文疑義：曰千當从一人聲，十百千皆數之成，故皆从一。孔氏謂千从人聲是對的，但以故之成為言也誤。千字的造字本義，系在人字的中部附加一橫劃，作為指事字的標誌，以別于人，而仍因入字以為聲（人千疊韻）。《甲骨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按：甲文紀數之字，縱一為十；以一人頭代表一百，首字从白，白即象人首（說詳白字條下）；以一人代表一千；以一畫代表一萬，萬即象萬形。萬以上則甲文所未見。說文以為千字从十从人（大徐本），或从十从人聲（小徐本），均不確。實則初文一千作𠂔，二千作𠂔，五千作𠂔，十千作𠂔，千字僅从人，人亦聲，並不从十。沿用既久，人字加一橫畫作𠂔，成為千百之千專用字，以與人字相區別。二千作𠂔，二千作𠂔（存上一九四六，合集三三一）。

企

八二)；三千作「三」(存下三一五，合集六八三五)；五千作「五」(後上三一·六，合集六四〇九)，一期卜辭已然。但金文猶有合書作「𠂔」及「𠂔」者。

羅振玉

「說文解字企，舉踵也。古文作𠂔从足。卜辭與篆文同。」(殷粹中六十四葉上)

王襄

「古企字。」(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七葉上)

按：段玉裁云：企，舉踵也，从人止，下本無聲字，有聲非也。……止即趾也。从人止，取人延踈之意。其說至確。漢書高帝紀顏注：「企謂舉足而踈身，卜辭企字正象舉足而踈身之形，字或作跂。」

𠂔

王襄

「古旨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三葉下)

楊樹達

「殷虛文字甲編八一〇片云：𠂔己酉卜，旨方來，告于父丁。殷契粹編一一

二四片云：𠂔甲辰貞，𠂔以眾伐旨方，受又？……按：上記諸辭，旨方為殷之敵國，其事甚明，然經傳未見有旨方之稱，余疑其為尚書西伯勸黎之黎也。知者，尚書黎字或作耜。尚書大傳云：「日文王一年履虞芮，二年伐邶，三年伐密，四年伐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耜。」又云：「日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耜耜。」史記周本紀云：「日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明年敗耜耜，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今按尚書大傳之伐耜與耜耜，史記之敗耜耜，皆即尚書之勸黎也。說文八篇上老部：耜字从老省，旨聲，甲文作耜，尚書大傳及史記作耜，其音一也。黎與耜為一回事，旨與耜為一音，故知甲文之旨即耜，亦即黎矣。

黎說文作耜，六篇下邑部云：「日耜，殷諸侯國，在上党東北。从邑，勸聲，勸，古文利。」商書：西伯勸黎。日漢書地理志上党郡壺關下應劭注云：「日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按壺關故城在今山西長治縣東南，然則旨方為殷西北之敵國矣。」(釋旨方，綴微居甲文說卷下六九頁)

孫海波

「甲三〇六五，人名。」

（甲骨文編二一七頁）

陳夢家

「旨 隻旨 下一四」

旨字應是麋：說文「麋，大麋也，狗足，爾雅釋獸「大麋，旋毛，狗足，中山經郭注云：麋似獐而大，麋是說文的盛體。」（綜述第五五三、五五五葉）

陳夢家

「武丁卜辭又有旨千、千」

旨千若干帝十旨千若干帝又千弗其乍凶方禍 甲三一—五 乙三〇八五十三二六〇十五五五六九十六一八九

丙寅佳不，千降盡 前八、五、一

「旨」以尸从口，「千」即說文卷八「壬，善也」之壬而省去下劃者。其人當即遲任。殷庚上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敦煌本，日本唐寫本隸古定尚書，凡夷字皆作「尸」；日本唐寫本殷庚遲任作「遲任」，所以之「尸」是夷字，而金文「尸」即「夷」字。遲任若於帝「左右」即君夷所謂格于上帝。（綜述二九六）

陳夢家

「卜辭云「西吏旨其出禍」，乙四五三六「旨戎懼」，乙二二六六、五三九五「旨戎」，乙四八六九「旨隻羌」，金六五一以上旨所伐之國有羌、雀等國，與正並列而後者與龜、化等皆在古夏虛一帶。旨當是耆國。」

尚書的「西伯戡黎」與尚書大傳的「文王伐耆」，應分別為二事。周本紀說文王「明年敗耆」，而《尚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說文王受命「五年伐耆」，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是戡黎之事，而《尚書》解引「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者」，作阮即邠，邠與耆無涉。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一）五：「一〇三」說合黎、耆為一，非是。伐耆乃文王事，戡黎乃武王事，通鑑前編嘗辨之。旨為西吏，此西吏乃是商王國的官，因卜辭又有旨載王事之語。旨為商王國西土的與國，所以周文王伐紂，先伐耆。（綜述二九六葉）

張秉叔

「旨，羅振玉釋旨（注一），可信。旨是一個方國」

丙子卜，今日旨方卒？（后下二四·一三）

己酉卜，旨方□于□告？（粹一一二七）

甲辰貞：「旨」方受又？（粹一一二四）

于辛巳，王正旨方？（佚五二〇）

或单称旨：  
己酉卜，旨方来告于文丁？（甲八一〇）

□王（登）□（往）伐旨受又？（粹一一二六）  
壬申卜，衍旨于總？（粹一一二五）  
本版称为西史旨，则其他当在殷的西方，而她的首領之名，也就叫旨：

辛酉卜，旨貞：旨我（一）伯羅？

貞：旨弗其伐焉伯羅？（乙編五二三二）

貞：旨河夷于蚩出雨？（乙編五二七二）

貞：旨古王史？（續五·二九·一六）

由上举各例看来，旨方在早期是殷的与國，晚期則叛為敵國。（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一一—二二頁）

（注一）見殷虛書契考釋

張秉权 「旨是殷商西方的諸侯，也就是本編圖版伍中的「西方旨」。（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七一頁）

張秉权 「旨，是武丁時的「西史」（見圖版伍），他和羅的關係，不僅見於本版，其  
它还有一些材料，可以放在一起來看，今略舉數条如下：

癸丑卜，殷貞：旨我出盪羅？

旨弗其伐出盪羅？

申正化我？

申正化弗其我（本版）

王固曰：我佳庚，不佳庚，由丙。（圖版柒柒）

乙卯卜，爭貞：旨我羅？

貞：旨弗其伐羅？（乙編五三九五）

庚申卜，爭貞：旨其伐出盪羅？

旨弗其伐出盪羅？

第（九）辭的「掣」字之下，尚有缺文，如果参照另一条和這同文的卜辭：

出來自南掣龜？（乙編六六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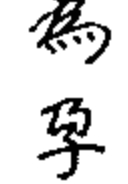

則我們可以假定那个缺文，很可能就是「龜」字。（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一五——一一六頁）







按：李孝定釋身是對的。林義光文源謂「身古作身，作身，不从申省，象人腹，身即象有辭云：「汗簡引說文古文有身字，正象身之形。卜辭「疾身」即指身有疾言之，乙七七九七

「貞王疾身佳」已卷。此王乃武丁，不得為孕娠之疾。李孝定說殊誤。乙七五五六八當作「貞出疾身」，猶存殘畫可辨，李氏誤衍「疾」字。疾身之占累見，而從未有指婦而言者，其非指孕娠甚明。卜辭「有身」之字為孕，孕作或，從未見「疾孕」之例。身與「孕」不得混同。



按：字从「身」从「又」。辭云：

「勿疾身」

「貞疾身」

用法與「身」字同，當是「身」之繁構。

合集一〇九四八正  
合集一三六七三

孕

商承祚「疑包唐氏謂當是孕之本字，身即孕字，象人大腹之形，故古者稱孕曰有身，象子在腹中也。」（佚存七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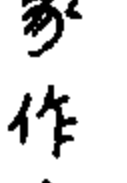

丁山

「說文：曰娠，女妊身幼也。在甲骨文亦作娠或身云：

乙亥卜，自貞，王曰，出身，幼。大曰，幼。

佚五八六

續五·七·五

身，篆作，象人腹中有子形，旧或釋曰孕，不確。大雅大明，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有身，即卜辭曰出的碼譯，今俗語曰怀身子，正是娠字的音轉。卜（高周史料考證一二三頁）

饒宗頤 「按伏義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牲而御戶右。』漸書『復曰：作『有身』，即出孕也。』湯漸九三：『婦孕不育，凶。』武丁時王后有身，曾由自卜之。』（通考六八三葉）

孫海波 「蒙養妊之形。」（文編十四·一六）

李孝定 「說文：『孕，裹子也。从子，乃聲。』」乃聲二字各本作「从儿」，非是从後注本改契文。角字唐氏以為孕字是也。篆文从「乃」乃聲，非从乃聲也。辭云：「乙亥卜自貞王曰：出有孕，幼？」曰：幼。卜辭謂生男曰幼，此蓋云孕當得男也。金氏續文編十四卷十八葉上收寶作孕，按當釋妊義同，與此初當為同字，惟篆文已分衍為二。本書仍从許例，見十二卷女部。又金氏續文編九卷五葉下收此作包，按包之初讀雖與孕近，然所从乃篆文之已，作兒亦表子在包中之形。从子者仍當釋孕也。（集釋四三一五葉）

林政華 「乙亥卜，自貞：王曰：有孕，幼？大曰：幼。」南元二〇五  
卜辭身字作「身」，則「身」正象女身怀子之形，后世即多以有身為有孕，亦以此也。如詩大雅大明：「乃及文王，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甲骨文或語集釋上，文物與考古研究第一輯六五頁）

高明說參「身」字条下。

按：字當釋「孕」，與「身」字有別。篆文从「乃」，屬於形體之偽，李孝定已言之。

0017 孕 𡇗

按：此亦「孕」字，乃「賓組」卜辭，是「自組」卜辭之不同形體。  
0016 與 0017 兩字當合併。

0018 允 𠄎 𠄎

羅振玉 說文解字：「允，信也。从儿，吕聲。」卜辭允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與？」（殷辭中五十四葉上）

王襄 「古允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四十葉上）

饒宗頤 「按育與允應為一人，如外亦作育，袖亦作袖，上加一橫筆，是其證。陳夢家卜人篇釋「索」非是。」（通考五六八葉）

李孝定 「說文」允信也从儿吕聲。契文作人若人象人形，羅謂象人回顧之形亦未必然，其義則為信，與許訛同。金文作人戊鼎中不娶蓋下似从女賓乃从允，為變金文中此例甚多。（集釋二七八七葉）

李圃 「允，信也。說文：曰允，信也。从儿，象人誠敬之形。」（甲骨文選注四〇頁）

姚孝遂 肖丁 254

(1) 曰乙雨？乙巳允雨  
(2) 曰丙雨？丙午允雨  
(3) 曰丁雨？丁未不雨  
(4) 曰戊雨？

曰乙巳允雨，曰丙午允雨，這很明显都是驗辭，无可懷疑。

第(3)辭的「丁未不雨」也肯定是驗辭。但如果沒有「丁未」二字，則難以判斷了。一般的情況如下：作「丁雨不雨」，則屬於簡單形式的「對貞」，「不雨」不是驗辭。現在由于有了第(3)辭，則完全可以肯定第(3)辭的「丁未不雨」屬於驗辭無疑。

例如：驗辭一般都帶有「允」字。不論其結果與占問時的予測相一致或相反，都可以用「允」字。

乙 辛亥卜，爭貞，翌乙卯雨？允  
癸卯卜，乙巳雨？允  
癸丑卜，乙卯雨？允  
癸巳雨？允

這一類的驗辭容易理解，而且粹665是以正反兩面占問，其結果当然是二者必居其一。下列的

光




也。但謂「呂」用也，任賢勿貳，是曰允，此會意字。徐灝已非之。卜辭皆用為驗辭，其義為「信」。

按：篆文允字从呂，乃形體之偽變。金文、石鼓文已偽為从呂。段玉裁以為「呂」非聲是也。

上可以說這是副詞允的特殊功能。——（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七八至二七九頁）

卜辭里允字下面經常连接的動詞主要有：雨、霍、啟、風、茲、戕、出（有）、亡（無）、生、來、步、征、用、之、涉、見。允和后面的動詞組成卜辭中驗辭的主要部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副詞允的特殊功能。

即啟，近於現代有些人所說的「天開了」，有天晴的意思。日己巳，这里是已酉的省略。說「那一天真的晴了」。

戊申卜，己亥。允啟。——（乙四四九）——戊申那一天占卜，己日天晴。真的晴了。即啟，近於現代有些人所說的「天開了」，有天晴的意思。日己巳，这里是已酉的省略。說「那一天真的晴了」。

用象形字來表示一種較為抽象的意思，是極為罕見的现象。卜辭用作副詞，有「果然」，「真的」，「確實」，「真的」之義，但為本文之引申。

庚午卜，壬申雨。壬申允雨。——（續四·六·一）——庚午那天占卜，壬申日會下雨。到了壬申那一天果然下雨了。

情況則較為特殊：「戊辰卜：翌己巳帝不令雨？」

其驗辭在反面：「己巳，帝允令雨，至于庚巳。事實的結果與占問時的預測正好相反，也可以用「允」字。

這應該是一種正常的情况。——（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二三——一二四頁）

千省吾「甲骨文光字作」也偶而作「（京津四四六九）」，未定作「光」或「允」。此字旧不

甲骨文編入于附录。按其字中从允，上部兩側从水作「或」，在甲骨文偏旁中是常見的。

究或究即沈字的初文。沈字始见于東周器的沈儿钟，移水于左側，为說文所本。說文：「沈，水出河东垣东王屋山，东为沛，从水允声。古，古文沈如此。」按自来說文家对于沈字作台或究的解釋，聚訟纷紜，莫衷一是……按段說謂沈从台是对，但古文沈作台，並非本字，乃借台（以转切）以为究。周代金文吳方彝哀字从台声，留壺哀字从谷声，台与谷古同字，說文台之古文作商，从谷声，是其証。至于殷侯鼎哀字中从公作台，乃形之訛，因为此鼎多變体字，这就可以証明或謂說文哀从公声之誤。沈或究既然為沈字之古文，那么，为什么古籍或作究汉碑又作究呢？我认为，究与究下从允或究，与商周古文合，汉隶之与商周古文合者时有所见，不仅此字为然。至于以碑究字或作究，是由于隶书以口与从厶往往互作的缘故。六朝齐李希宗造象记的究字作究，就存古文。汉王纯碑以哀为究，这不仅由于音近相假，同时也由于二字形近易混。哀字上部从二，别又是究字上部所变为二的由来。釋名釋州国：「究州取哀水以为名也。甲骨文屢言王田獵于沈或究，均以为地名。說文：「沛，沈也，东入于海，从水丰声。」按典籍沛多作济。书禹贡：「济河惟究（史記夏本紀作沈）州，又：「导沈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滎，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沂，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甲骨文究或究字凡十余见，今择列数条于下，並加以解釋。

- 一、翌日戊，王東究田亡戈，畢（前八·九·四）。
- 二、王東究田亡戈，畢（京津四四六九）。
- 三、東究田亡戈，畢（京都二〇五二）。
- 四、王殳究，其雨（粹九九六）。
- 五、王東田省，征于究，弗悔（悔）（京都二〇七〇）。
- 六、東究鹿射，弗悔，亡戈（宁沪三·二三〇）。
- 七、王其麓（焚）究西衆（禁），王于東立（淮），豕出，畢（滌續一二一）。

以上所引的前三条，均就王田獵于沈為言。第四条王殳究下缺田字，乃对貞辭的省語。第五条的王東田省，它辭也作「王東省田」。这是說王省視农田，延及于沈。弗悔，是没有過錯之义。第六条是說，射击沈鹿，既没有過錯，也没有戈（災）害。第七条是說，王其焚沈地的西禁（山禁）以獵，王以東方淮臨，野豕出現，可以擒獲。

綜上所述，甲骨文究字也作究，为旧所不識。本文分析沈字的結果，已辨認出它是在允字上部兩側以水而以允为声符的形声字，后来变为左形右声的沈字。典籍和汉碑沈字也作究或究，又与台或哀通用，兩者既为音通又形近致誤。晚周人所作的禹貢，其中九州之名可徵于甲骨文者，只有沈州由沈水得名而已。L（甲骨文字釋林釋沈一三五頁至一三九頁）





十) 敘扁鵲為號世子治病，使日子游按摩也。以上略述古代用按摩法治病。依据契文，商人患病多乞佑于鬼神而不用医药。但有诸前文所述，可见商人患病除乞佑于鬼神外也用按摩疗法。说文谓曰作乐之盛称殷也，应改为曰疾病之盛称殷也。典籍中既往往往训殷为盛为众，又往往训殷为痛为憂，则均由疾病旺盛之义引伸而来。……(释殷甲骨文字释林三二一——三二二页)

胡厚宣

「武丁时龟腹甲卜辞中有一片称：

其

拓本见殷墟文字乙编二七六片……字从身从支，于省吾先生释殷(见所著甲骨文字释林三二一页，释殷，一九七九年)，其说甚是。

我意，字左旁从又，指个，又即手，个在古文字乃矢鏃弋等之一端，象尖锐器，疑即针，个者示针之一端，尖锐有刺，字盖象一人身腹有痛，一人用手持针刺痛之形。

针刺作痛，故殷有痛意。广雅释诂：曰殷，痛也。殷亦作慼，诗经邶风柏舟：曰慼，痛也。说文：曰慼，痛也。殷又作慼，易经豫曰殷，释文：曰本作慼。小雅正月即作曰憂，心慼也。说文：曰慼，痛也。殷又作慼，易经豫曰殷，释文：曰本作慼。说文：曰殷，京作慼。诗经邶风柏舟：曰如有慼憂也，毛传曰慼，痛也。殷

薦之上帝也，释文：曰殷，京作慼。考我国自古治病，有针刺之法。古籍中或称针，如易林说：曰针头刺手，百病瘳愈。针亦作箴，如左传襄公四年：曰宜箴王闕也，宋本正义说：曰每官各为箴辞以戒王，若箴之疗疾，故名箴焉。又如文选序说：曰箴兴於补闕也，五臣注：曰箴所以改疾防患，亦就针石之针以疗疾也。箴即针。针用以刺病，故又称刺，如急就篇说：曰灸刺和药逐去邪也，颜注：曰刺，以箴刺之也。又如盐铁论说：曰拙医不知脉理之膝，血气之分，妄刺而无害於疾，伤肌膚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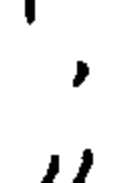
古代刺病之针，最早大约以石为之。所以古籍中或称石，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曰美疾不如恶石，夫石就生我。杜注：曰愈已疾也。又如战国策秦策说：曰扁鵲怒而投其石也，高注：曰石，砭石，所以砭弹人臃肿也。因石可以疗疾，所以古籍中又称砭石。砭石所以刺病，刺病曰砭，所以古籍中又称砭石。砭石治病，必作为针，故又称砭石。砭石亦作箴石。砭石箴石亦作针石。古代以石针治病，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还没有金属发明，所以只能用石针刺病。

后来到了阶级社会，发明了金属，刺病的石针，遂以金属针刺代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曰恶石曰服，注说：曰石，砭石也，季世无佳石，故以铁代之耳。又如玄应一切经音义说：曰古人

以石为针，今人以铁，皆谓为病者也。……金属发明以后，用金属代替石针，以石针刺病的技术，就逐渐不用。所以汉书艺文志曰：「鍼石曰顏注就說：曰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术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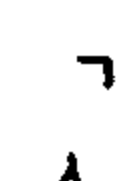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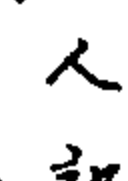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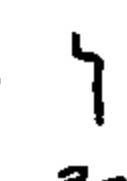
殷代已是奴隶社会，青铜艺术，非常发达，是否有铁，目前还在争论之中，就是有，亦尚未能普遍应用。殷代刺病之针，一般当是以青铜制成。

古代针刺，由古籍看来，主要是治疗脓肿。素问说：「其病为癰瘍，其治宜砭石。」山海经东山经郭注说：「砭针治癰肿者。」素策高注又说：「曰石砭所以砭弹人臃肿也。」淮南子高注也說：「曰针石所抵，弹人癰瘰，出其恶血。」大约癰瘰之疾，用砭石针刺，使恶血排出，便可痊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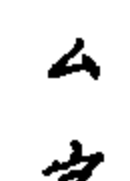
针刺的方法，由古籍看来，主要是鑽刺肌膚。盐铁论说：「曰下鍼石而鑽肌膚。」又说：「妄刺而无益於疾，伤肌膚而已矣。」后汉书赵壹传李注说：「曰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弹而怒之，搔而下之，此运手爪也。」对于用手针刺的方法，更是一种生动的形容。甲骨文殷字作，从身从爰，身作，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作象人身腹患疾臃肿，另人以铜针刺之之形。《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国语文研究第七期九——一（页）

按：字當釋「殷」，于先生於其形、音、義之流變論之甚詳。卜辭均残缺，用義不詳。

以氏

孫詒讓「介」字恆見，或反書作同。如云：「辛未卜，父京定。」（藏十四、四）……此當為侶字。說文人部侶，象也。从人，呂聲。此从，即呂字。《已部》呂，用也。从反已。此即反已之形。从即人之省。古侶呂聲同字通。此文疑皆當讀為呂。小爾雅廣詁云呂用也。凡云其呂曰弗其呂者，猶言用與不用也。《舉例》下卅三葉）

羅振玉並釋曰曰為呂，無訛。《殷辭》中七十八葉上）

王襄「古」字。許說森衰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管為，是乃私之本字。後世借私為公私字，而字遂廢。《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二葉上）



（浦二二三七）台（構十一）均从八从口。韓非子云：「背公為私，又云：「自營為私。」今本韓非  
營作環，故知環形之口即「」字，亦即「」字之所从。……為便於契刻計，將口形斜豎耳。……即人  
字，从人从「」決為以字無疑。……「」字又省作「」，……丁酉卜「」缺一缺，姚乙乙「」即用「」年。……「」  
「」弱「」缺一于祖乙「」一通與「」祖丁祖甲「」一拾二二一「」習之既久，後人但知「」之為以，反不知  
「」之為以矣。後人既以「」為以，及見「」字乃不得不另創一从人从「」以之似字以釋之。以字本即从  
人，今又加一人作「」，直是架床疊屋，故誤釋「」為似者不獨孫氏，自二千年前之古人已然。以「」  
用，又古以與通。……按「」下「」辭，例从「」由上舉諸例觀之，「」實為以之本字。从人从「」省為  
「」，許書謂「」一即「」从「」反「」，非是。實侍中說已意，已實也，象形。更是曲為之解。許書既  
以「」為以，又將从人从「」省之「」為似，而遠失从人从「」之「」與「」之區別甚微，「」作「」，「」  
作「」，極易混淆。……是古文有亡於小篆而間存於今隸之說，可謂信而有徵。總之「」為「」之省，「」為  
「」之訛，乃後起字。古代實無似字，凡孔子以前之經文其有作似字者，皆以「」訛誤也。……（零拾  
二——六葉）

商承祚  
（福攷三葉）

「」乃「」之「」，小篆作「」，乃其從出「」辭有合稱「」者或單稱「」者。

丁山釋「」，訛為引取與抱。……（甲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

唐蘭  
「」舊多不釋。孫治讓釋「」為「」。王襄引華石斧說釋「」，謂通作「」。郭沫若釋  
「」，余按以字形言，王華之說較近。……「」辭別有「」字或作「」，郭釋蓋甚是。……「」辭三六蓋當即  
說文蓋重文之蓋，蓋本从「」也。……「」既蓋字，則「」當釋「」無疑。……「」略安為「」焉，則為「」，於  
其下作「」形則為「」字矣。……此云「」氏牧，疑讀為「」。他辭云「」氏眾，及「」氏王族，……疑當讀為  
提，提者「」也。郭釋「」，義雖是而字則非矣。……（天壤文釋二十六葉）

郭沫若  
「」辭有「」字或作「」，余謂此通「」之初字。……說文云：「擊懸持也。」此正象懸持形。  
其顯然用為「」字義者有如下諸例：……「」令華「」眾伐呂方。……「」上十六十「」戊辰貞翌己亞三「」罪人  
……「」系「」乎保我。……「」前七三「」亞三與華同例人名。……「」與伐同例字於「」辭屢見，疑即「」之初字。……「」  
次云「」撞凡「」也。……此正象凡「」之形。……（上缺）釋「」王族从「」蓋古王事六月。……「」前七三八二「」乙丑  
卜「」貞令淵眾鳴「」尹从「」蓋古事七月。……「」前七二三三「」釋淵眾鳴「」人名，蓋亦人名，「」乃古國名。  
……辛酉卜受貞羽「」出族从「」蓋。……「」前十一七「」與前例「」淵疑是一人。……出族與王族同例，當讀為











其初義當為提。以形近於氏之古文，至篆文遂為為。氏下者一。之耳。卒本象夫格形以與氏形相近故篆文之卒亦為為。从氏下。其故與此畧同。字孫氏釋侶讀為呂，李氏則連釋為呂，而契文侶呂固各有本字。見魯氏文郭氏釋挈，以說字意固是而於字形絕遠。唐胡諸氏釋氏，而契文亦有氏字。惟華氏釋氏，魯氏从之，又從而澄成其說，於字形字義罔不洽通矣。惟魯氏謂氏氏同字則似有未安，蓋契文氏作，與文同，作，各有專字，且於形亦絕遠。又魯氏所舉第五義似亦略有可商，蓋所舉諸辭之訓抵者以底若提釋之亦均可通讀也。一集釋三七五一葉。

屈萬里

「氏，義當為致。氏人，疑謂獻俘也。」

（甲釋第四二二葉）

胡厚宣

「氏之義，為挈，為致。」

（商史編叢初集一冊殷非奴韜社論二葉）

田倩君

「即生物作胎生長開始的形狀，所以胎从，始从。」

（釋以中國）

文字第六卷二五二頁）

金祥恒 「龜甲魯骨文字中常見介与乙二字，學者多釋介為氏，乙為呂。今據粹編一七八片，丁酉卜，亞肇乙众涉于，若乙（圖一）与后編上一六、一〇。貞：王勿令肇乙众伐舌方乙（圖二），始知介与乙為一字而乙乃介之孌，昔釋為二字，非也。其例甚夥，今就以美乙為例，以作介如：

貞：勿介介美。

乙六八三

乙六八三

辛丑卜：介介美。

乙六八三

貞：介介美。

乙六三七三

貞：勿介介美。

乙六四四六

貞：勿介介美。

乙六四四六

而以作乙者，如：

且乙，介介美。

乙八六五〇

癸（未）（貞）又介且乙牢，翌日。

乙八六

丁亥貞：用星乘乙美自報甲。

乙八七五

戊午貞：款，多守乙美，自報甲。

乙八七五

戊午貞：款，多守乙美，自報甲。

乙八七五

續一四、五

丁卯甫：咎于羌，用，其自報甲益，至于父丁。

丁卯貞：咎于羌于父丁。據續二

癸酉貞：射咎于羌，田，自報甲于甲申。粹八一

就：以射咎为例，以作介如：林二、三〇

貞：矢不其介射。續三、四一五

辛未卜貞：令底介从斷人方我。乙七六六一

勿令彙介三百射。

貞：勿令宁介射。

以作介者如：

就：子卜，令从卑介多射，若。粹三

就：以众为例以作介者，如：前五、二〇

壬寅卜，旁貞：王往介众泰。粹一〇八二

丁未卜，争貞：勿令彙介众伐昆（方）。粹一〇八二

以作介者如：

甲辰貞：彙介众伐旨方，受又（祐）。粹二二四

己卯貞：令咎介众伐龍戔。粹一〇〇一

田省介众。漸四五七三

介众卑。漸四五六〇

就以某示咎为例以作介者，如：

貞勿于河，介半示。乙七二八四

以作介者，如：

辛巳貞：介伊示。

弱介伊示。雙劍滂一九〇

取劬介又示迺方。前六六二七

就以人介为例，以作介者如：

甲申卜恒貞：其介人。

貞于河末年。絕一九六三

辛卯卜，休不其介人。甲三〇二八

戊申卜，侯阶介人  
甲三三三二

以作者，如：虫又嘉日聿又王受又（祐）

其日待入

其日每

伐集知攻

盖人乃无疑矣。甲文倒文之例多不胜举。何以倒置，于语文有关，暂弗详论由是可知

殆即吕，说文：吕，可用也，以反已。贾侍中说，己意已实也，象形。吕，小篆之吕，上承殷周金文

甲文吕，而乃乃之媚，许氏据贾侍中说，象意吕实也，意吕即本草意，故吕意吕，俗名意米仁。林又光

文源非之，而己不象意，故吕意吕，俗名意米仁。林又光

之曰以吕，以己意，亦不洋言。徐中舒以为吕，故吕意吕，俗名意米仁。林又光

端之形究竟为何，亦不洋言。徐中舒以为吕，故吕意吕，俗名意米仁。林又光

甲骨文吕作吕，见史浩所集列第二本第一分未耜考，然甲文又作介者，则何以言之？或曰象

人操耜形，则为除氏所释之吕，藉吕字矣。郭氏以为象人手提携什物之形，释介为挈字（见甲骨

文字研究释挈一丁山释为氏，云：吕字矣。郭氏以为象人手提携什物之形，释介为挈字（见甲骨

又云：吕，所以二或一，是上帝的象征，其所从一，正象祭天杆旁之八盖象所挂之彩帛，示之

本谊就是设杆祭天的象征，如清史稿礼志四：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杆末以松，长三

丈，围径五寸，若帝亲祭，司俎挂净纸杉柱上，诸王护卫，依次扶之一见甲骨文，杆末以松，长三

度，丁氏释介为丁之分化，其形髣髴，绝不可能。然介究为何物？象何形？夫字已成符号，与其制

始图以甲金文之字形而言，既不如许书所谓从反己，又不象意，故实亦不若丁山谓示之分化，然其义

许训成用则是也。如粹一七八片曰：丁酉卜，亚肇以众涉于血，若曰：郭氏云：丁山谓示之分化，然其义

殷有官职曰亚，周人沿袭其制，如周颂闵予小子之什，戡兹：戾主，戾伯，戾侯，戾大，戾尚，戾旅，戾

誓亚旅，师氏，亚，浩，周人沿袭其制，如周颂闵予小子之什，戡兹：戾主，戾伯，戾侯，戾大，戾尚，戾旅，戾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司徒马，司空，亚旅，大，公十五年，左传：梁司马华孙辞文公曰：诸承命于亚旅，大，公，二年，传：司



黃河若國語魯語：曰魯人以莒人先濟

貞王勿令彙以众伐呂方 后上一六·一〇

牌一〇八二

呂方之地望即易即濟又解：曰高宗伐鬼方之鬼方王国維鬼方昆夷狁狁考云：曰我國古時有疆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环中國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間，中间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后，則始謂之戎继号曰猃狁。我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此卜王勿命令彙以众征伐呂方也。

己卯貞：令詣以众伐龍戕。 牌一〇六

龍之地望不詳，或謂春秋左傳成公二年傳：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此之龍。杜注：曰龍魯邑，在秦山博縣西南，即今山東泰安縣东南五十里龍鄉城。幽為武丁之臣。此卜王命令詣以众伐龍城，有戎禍也。就易師卦象曰：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左傳桓公十四年：曰宋人以齊人蔡人攻人陳人伐鄭。僖公四年：曰僖公謂屈完曰以此众战谁能禦之。小孟鼎：曰告曰：王曰孟曰曰伐城方。此二六四：曰己亥卜貞以沮或伐猃，受又貞卜用沮國之兵征伐猃也。就左傳僖公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乙丑卜貞令羽果鳴以伊尹从苗葛叶事。七月 前七·三三·一

滅三五六

王族殆即楚語上：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曰韦昭注云：曰族，部居也。左傳成公十六年：曰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古王事与古事，楊樹達卜辭瑣記釋為

曰叶王事。云曰周礼春官大史云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協事。又云：曰大同朝勤以书協礼事。協礼事，与甲文句例同協者，說文同众之餘也，渭臣僻以王部居隨以苗葛同心協力共付王事也。

虫多子族令从叶王事。 淋二二·五·二

己酉卜爭貞：奴众人乎从叶王事五月。 前七·三三·二

令多子族从犬眾苗葛叶王事。 卜五三八

虫一多一尹令从苗葛叶王事。 后下三八·一

此乃卜征召众人乎令从爭，同心協力，共付王事，以許书訓以為用于此无不意明。郭氏釋挈，訓提也。郭氏釋仇訓以也。一見契文萃例下三三頁。一华石斧釋氏也。一見大字彙象入第七。一于氏釋氏，訓致，皆隔闕難通。以用牲为例如：

貞追弗其臣牛 后下四〇六

貞王臣勿(鰲)牛四于[ ]用 前二八二

貞臣牛五十 前四二五四

貞臣牛五十 前二九二

貞臣牛 林二六六

貞勿用其臣美 前六六四

庚子卜王臣祝吉 前六四七一

皆謂或卜用勿(鰲)牛或卜用牲故，或卜用羗人或卜用牡牝也。

郭氏釋挈云：「貞勿牛五十」，戰二五，一曰「王貞勿其十牛」，前五二六一案此則當讀為「辟牛之辟」。

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种辟剛用牛。」鄭注：「故書辟為挈，杜子春挈誤為辟，挈之誤為辟，」

陰陽對轉也。卜辭別有羗字，羅氏據說文解字之字旁以足為辟之本字是矣。然謂周禮草人辟字

故書作挈，與羗形近，殆羗字之誤，則未免出于臆斷。今知卜辭之字已可假為辟，則周禮故

書之，挈字斷非滔字。今以前二八二，貞：王臣勿牛四于[ ]，用[ ]，証之，勿牛者鰲牛也，呂

如以郭氏釋，則為辟鰲牛，不詞矣。况卜辭有「王臣勿牛」，羗无辟可言。郭氏釋挈，其非无待言

矣。羅氏謂周禮挈與羗形近而滔是也。

呂訓用今以甲橋刻辭為例：

貞自 林二四一

色自 契三七七反

我自 新二一六

麟自 新二一八

自 新二二一

以上各片雖為一鱗半爪，残缺过甚，以甲橋刻辭之例言之，呂與取來示入乞自等均屬動詞。其又或有小異，然呂訓用，辭順意明。如：林二四一。勿用龜自某地來納貢也，猶乙六六七。日出來自某地龜。以志納貢來之龜也。林二四一。貞不其以龜自某地來納貢也。或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輔大一：貞：麟不其臣龜。正是新二一八甲橋刻辭麟自之注脚，謂麟納龜也。再以前八三八武乙文丁卜辭，庚辰令隄陽來，隄臣龜二若命。可知朝廷用龜系何諸侯征索而來。續存下五七

此殘片中間辭有缺損，但臣龜電八，電五百十則甚明。周禮春官龜人掌六龜曰天龜、曰鼃居、此靈居殆即鼃也。

以祭祀卜辞为例，如续二、一、五：

戊辰者祭也，若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寿。」洛浩：「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之歲，殷商祭祀有形，有瘳，有盟，有告，帝、鄉、絜等等，至為繁復，凡祭祀前必貞卜，故此片乃在涂貞卜弗在呂歲為先也。」

以植黍为例，如前五二〇二。

戊寅卜貞：王往呂众黍于囿。

此片貞卜王呂众入往囿植黍也，亦有王亲自植者，如续一五三、三加五九三：「王黍于南，王勿黍。」

以田獵为例，如甲編一一八九：

呂眾卑又鹿允卑。

謂用眾禽鹿，允禽也。田獵禽鹿之法，有以弓矢射者。如粹編一〇一八：「王其射鹿，有以三驱逐者，如粹編九九五：「自东西北逐杏鹿，亡我。」此乃以網罟擒之也。你雅釋器：「麋罟謂之罟。」

其余如前七、三、一：

戊辰貞：翌已亞气，呂众入詣口柔乎保我。

郭氏釋曰：「疑為撞之初文，說文撞凡搆也。」（見釋挈）而釋呂為挈，說文：「挈，懸持也。」

則皆非片貞問：翌日己已亞气，以众人及囿圍柔城，令保我也。猶如大鼎：「王乎善夫，馭召大呂。」

卒（厥）友人攷（衛）毛公鼎：「小子師氏虎臣，雩（与）一聯事，呂乃族于吾（攷）故（王身）不娶。」

粹二二一：「弗以我車召于難。」乙七三八五：「壬辰卜，亘貞：弗其呂囿貞：行呂出召众出邑。」

彳重侯呂雩，它，卯二牛，后下三三一二：「呂子罔臣于迷」等等以呂釋之，无不可通也。

至於呂之音讀，說文：羊止切，玉篇余止切，廣韻羊己切而甲骨文字殷商之音讀蓋多不洋。

引海波甲骨文編以后下三四八片，曰「万」云：「曰呂，乙字誤刻。」今查原片，疑非誤刻，乃牛

胛骨之裂紋似「呂」者也，因拓片不明，難以遽斷。如非誤刻，則假借「呂」為「乙」也。一（中国文字第

二卷第七冊八八一—八九三頁）

東世激

貢的名稱。卜辭「小歲」為氏歲，是被統治者交納貢賦。「受年」是統治者徵收貢物年貢的名稱。一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

饒宗頤  
考六九六葉

「卜辭」來佳史呂。來佳若呂。一見殷綴二八一。按呂即祖，祀也。一通

孫海波  
「甲四一四。呂杭已。吳止詞。于毓祖乙呂。」

「明藏四二九。呂兩杭言已兩。」

「后二三四八。呂為乙之刻誤。呂亥。一（甲骨文編五六五頁）」

李孝定  
「說文」呂用也。从反已。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象形。契文作上出諸形。卜辭每見

「呂衆」誤下二七十四。甲編三五四。文。釋呂是也。不以反已。許說非。徐氏謂是耜之初字。說無確證，疑耜仍是形聲字也。呂之作台者古文衍受每多增口，台之訛我當是宿字，徐說恐未必然也。一（集釋四三七三葉）

王貴民  
「我們認為，甲骨文、金文中的「呂」字不是耜的象形字，后代用它作耜字的偏旁，不是取其形狀，而是取其聲音。」

（一）「呂」字在甲骨文第三期出現作「𠂔」，它是由第一期的「𠂔」字簡化來的。凡是第一期用「𠂔」的地方，第三、四期則用「𠂔」字，句式和內容几乎相同，線索十分清楚，勿庸贅述。這一字兩形的衍演軌迹，是从前到繁，完全合乎古文字發展的規律。后来一直用簡體，金文如此，小篆則作「𠂔」（見圖一至三）。

圖一 甲骨文第一期以字原策 甲骨文編一二·一四

圖二 甲骨文第三期之后以字原策 甲骨文編一四·二〇

圖三 金文的以字 金文編一四·三五

圖四 呂呂同字，以似相通例証 古文字彙編P一一，三五，五〇三

不過，戰國時期又加偏旁作「𠂔」，即今天的「𠂔」字（見圖四），「𠂔」是最初的「𠂔」字，古文字學家沒有爭議，但對它的繁體「𠂔」字却有不同意見，或釋「𠂔」，或釋「𠂔」，「𠂔」一假為「𠂔」，字音不同，字形字義上出入并不大，其形體都是表示一人拿着一个物件，其字義，說文解「𠂔」字為

战国的用也。段注引春秋传曰：『能左右之谓以。』只是把人旁与子分开。『字』有提掣，致送，使用之义。『字』隶定为『以』字。

战国的「以」字与甲骨文的「以」字相似，只是把人旁与子分开了，既将「以」字隶定为以字，固前不少人将「以」隶定为「以」字，也应该是对的。

目前不少人将“ $\text{H}$ ”来定为“ $\text{H}$ ”字，也应该是正确的。这难以证明。一方面很难说明为什么一定要用“ $\text{H}$ ”字表示人拿着的物件可否是农具耜呢？这难以证明。一方面很难说明为什么一定要用“ $\text{H}$ ”字表示人拿着的物件可否是农具耜呢？这难以证明。

用拿农具表示。以“字”表示人拿着物件，是否农具耕种？这对应川字的一边，而对应川字的一边，字有一个点，表示有一个工具的两头插入其间，正规的写法仍然相当于是“字”的左边部分，更主要的是“子”在甲

不容有一个工具的柄形插入其间，正规的写法仍然相当于“丿”字的左边部分。更主要的是“乙”在甲骨文、金文里目前还没有一处用作农具或农具字的偏旁的。

骨文、金文里目前还没有一处用作农具或农具字的偏旁的。因为最初是读如“𠩺”字音的，甚而

也可以说二者本是一字。前述战国时期的以古字形，同以最初是读如形的字音是一致的。

古也。代可以。以说。二者本是一字。前述战国时期，又文似。字。形。如。同。卷九。一。本是一字两股。而在解境后。

是一个道理，说文既收召字（卷十四）又收子字（卷九），本是一字两收。而在解说后

一字一  
(二)时人  
考古则近  
发掘引韩  
和传子所  
世自可  
的营小  
的农二  
具为一  
没有之  
子说  
子  
字形的  
的私  
的字的  
。当  
。然  
。与  
建  
国  
以  
来  
新  
石  
器  
时  
代  
及  
以  
后  
的  
遗  
址  
，

出土了(二)一系列的平刃石器，有所谓铲、石锄、石鐮、石鐮等，它们的基本形制没有与石斧相同的。

出土了一系列的平刃石器，有所谓铲、锄、鐮等，它们的基本形制没有与 3 形相同的。2. 考古工作者明确定名为“耜”的石制和青铜农具，或方形平刃，或双齿歧出，或钝三角形两面

[illegible]

人们熟知，这类农具是你用于土地的，它的刃部作用于土地，如同刺戟一般。古代就把这刃部也名为刺或疵。考工记说：『东人为来，疵长尺有一寸，……自其疵，……』

謂之刺，把這刃部也名爲刺或疵。考工記說：「東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自其疵，……堅地欲直，疵，柔地欲句，疵。」鄭玄注云：「疵，讀爲棘刺之刺。」甲骨文的耒字作耕地的講，

其音也同刺。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郑玄注云：庇，读为棘刺之刺。甲骨文的藉字作耕地上讲，

其音也同刺。  
 庄子胾箠篇云：曰未藝之所刺也。鄭玄箋注詩經狼臯曰：可以田器刺也。此亦攷解。

韜字为来下刺土雷也。还有形容韜的性能的累，描述韜功用的测、刈等字也与刺地关联着。

看柔耜从吕音，就是源于刺地之刺。前引徐中舒先生提到来形文字（即倒来形）为什么带有耜音，在这里找到了证据。双齿类与钁状刃类都是刺土的，都可以称耜，道理非常明白了。

起来了。在这里找到了证据，双齿类与钁状刃类都是刺土的，都可称耜，道理非常明白了。清楚了，且，耜源于刺音，可知耜从吕非象形而是借音，也可知这两类刃器农具都来源于此。

清楚「𠂔」，「𠂔」源于刺音，可知「𠂔」从「𠂔」非象形而是借音，也可知这两类刃器农具都来源于此。

王貴民「介」字，係一虫本象形字，象人提携一物，即郭氏曰是持虫之义。李旦丘分析

王贵民：「𠂔」字，系一独体象形字，像人提携一物，即郭氏曰悬持𠂔之义。李旦丘分析云：「𠂔从人从𠂔，省为𠂔」；「𠂔为𠂔之省」，「𠂔为𠂔之讹」。曰以康辛、康丁期始作「𠂔」字观

云：曰从人从匕，省为匕；曰匕为匕之省，𠂔为匕之讹。曰以康辛、康丁期始作匕字观之，此解符合实际，言简而意赅。……匕确由匕省变而来，于甲骨文本身衍变源流可徵。现列

二者在卜辞中用法，加以对照，即可了然：

勿令单介众伐昌	王令单介众伐名受又	单介羌王于门组	王令单介羌南门	兴方介羌用自上甲至下乙	射单介羌用自上甲于甲申	王乞介人狩	唐董介人狩	勿介口示	其介小示	勿令要介吉	令介志于父丁	令介壮介新射	单介新射于斡	出介牛其用于人由今日	旁方介牛其登于来甲申
京人一三五九	京人一五二五	续编九·四	坎To五	丙编四二	粹编八一	文录四七四	京人四四一六	抚佚二一	粹编二二七	合集九四五正	京人二二八三	库方一〇二七	南明四九八	库方一一七二	通纂八一
每两条卜辞为一组，每组占卜事类、文例相同，分别属于一期和四期（或说宾组和历组），一期作介，四期作介，字形虽然有别，不相混用，而两者用法与字义则完全一致。十分明显，介为同字，毋庸置疑。两字虽繁简不同，其基本部份则相同，其嬗递之迹为：															



介 ↓ 乙 (↓ 旦)




乃古文字由繁到简规律之一。至于今隶之可以日，当又由战国文字之可以日字而来，似是恢复最初介字原形而稍变（一作两体）。


金文之介字亦然。由此观之，介、乙为一系，乙、日为一系，不可混一。后者应是日氏字，有学者认为本为古代食具之匙形，用作族氏字，不同介字章合……介为可以日字，其形即人持物之状，其义故有用作之日用乙，使之之日使乙和致途之义。说文解字、小尔雅广诂均云：可以，用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日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战国策秦策云：可以欲以齐事王。注：可以犹使也。这些训释，都与卜辞介字用义相同，凡可以众日可以人日可以新射





兩氏做。廣韻二十六咸：「做鳥做物也。」甲二、二二、三，又二、二六、十三，均有「其出降做」之語。做當係禍災之義。茲兩致做者，言茲兩致災也。藏龜零拾一、二：「弱弗其氏中眾貢。」弱為人名，即雍之省。卜辭雍作，雍已作，可證。雍讀為饗，經傳雍饗通用。言弱弗其致饗食眾祭莫也。金文宰解父殷三器，有「官嗣夷僕小射底殷」之語。殷亦作魚，底殷即致魚，言其官嗣夷僕小射及致魚之職也。綜之，卜辭氏字作動詞用者，應讀為底致，與經傳金文義訓相符。卜辭亦有以氏為氏族者。揃七、一、四：「令車氏出族尹。」甲一、六、二：「勿曰戈氏齒王。」車即今郭字。郭氏戈氏均殷代之氏族也。一辭枝五九葉釋氏。

于省吾 甲骨文的「以」字作，隶變為「以」，隶變從人作，有時當作后世虛詞的「矣」字用。甲骨文稱：「日母（母，下同）執召；其日母變（搜）召；其日倬人召。」（粹一、六、〇）郭沫若誤釋曰倬人為「遊尸」，並謂：「日三召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已若矣。」按郭釋三召字為虛詞是對的，但以「已若矣」為言，未免混同。其實，召即矣字初文，與已字的構形無涉。西周器寰子卣的「鳥虞，詒帝家」，亦用召為矣。矣字从矢召聲，乃后起字。一（釋「矣」和「亞矣」）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三年一期一〇七頁。

陳煒湛 「氏來入：這是一組關於貢納的同義詞。少數見于卜辭，多數見于甲橋、骨白上的記弓刻辭。形音各異，只因各自假借或引申而具有相同之義。氏作（或釋以，此从于省吾釋），讀作底，底，致也。卜辭如：

貞：周弗氏嫪？（乙七三一二）

貞：氏牛五十？（揃一、二九、一）

甲申卜，爭貞：提弗其氏？（續五、一、三）

記弓刻辭如：

我氏千。（乙一〇五三、二六八四、二七〇二、六六八六）

氏五十。（殷綴一三七）

來作，本象來麥之形，但罕見用其本義，多用為往來，又由往來義引

申為前來貢納之義。卜辭如：

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乎來？王固曰：其乎來，乞至，佳乙。旬出二日乙卯，允出

來自光，氏羌芻五十。（遺珠六二〇）

此乃占卜日光是否有物來貢，結果光果然有貢，他日氏（致）了羌芻五十名。

甲辰卜，殷貞：委來白馬？王固曰：吉。其來馬五。（乙三四四九、丙一五八）



元 𠂔 𠂔

按：甲骨文𠂔、𠂔同字，𠂔即𠂔之簡省。諸家皆已詳加論證。可以作為定論。

孫海波 𠂔，甲七五二。元毀。  
𠂔，金五四四。地名。田元。𠂔（甲骨文編二頁）

陳煒湛說參見𠂔字條下。

晁福林說參見𠂔字條下。

𠂔 𠂔

唐蘭

「𠂔疑𠂔字所从出。」（天壤文釋五十八葉）

按：𠂔即元字。說文對於元字形體的解釋與其初形不符。商代金文作𠂔，即突出人首形，「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即用元字之本義。  
卜辭之元示與大示有別（說見綜述四六〇），有人加以混同是錯誤的。前四·三二·五，續存一·七一三之「以有元臣」，「元臣」，臣當屬下讀，元臣不能連續。（綜述四六一亦誤為元臣連續）至於卜辭之「才元」，「田元」等，則為地名。

于省吾 天八十有𠂔字，唐蘭云：「疑𠂔字所从出。」按藏四五三亦有𠂔字，類纂存疑六六作𠂔。𠂔與𠂔為二字，即𠂔之初文也。說文：「𠂔，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也。按毛伯班段作四方𠂔，𠂔作𠂔，較契文上多一橫畫。方正作𠂔，辛作𠂔，亦作𠂔，是其證。毛公鼎𠂔作𠂔，从𠂔與从又，一也。已開小篆之先河。𠂔古極字。𠂔又為𠂔之初文。中从人，而上下有二橫畫，上極於頂，下極於踵，而極之本義昭然可觀矣。（駢三第

孝孝生 一契文从人从二，于氏釋至謂即極之古文，其說可從。許訓敎疾，其直當屬後起。又謂从人从口从又，从二，度其意當以此為會意字。然此人口又二數文與敎疾義實不相涉，以契文正字考之，則當是指事字。古文衍變從，增口，至又增口，又口字偏旁則疑涉口及口字而誤，及口固从人从又也。一集釋三九六七葉一

于省吾 一甲骨文有至字（天八〇），唐兰同志云：「疑至字所从出。」按甲骨文至与至至作（籀）一三〇，藏四五·三，文皆残缺。至即至之初文，元須致疑。说文：「至，敎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按班殷曰作四方至之至作至，較甲骨文上部多一橫画，如正之作正亦作正，辛之作辛亦作辛，是其証。毛公鼎至字作至，已由至形至乳為至，此与周代金文敬字，由竹（羌）形至乳為敬，其例正相同。说文至字作至，从又与支古每无別，亟古極字，至又為亟之初文。亟字中从人，而上下有二橫画，上極於頂，下極於踵，而極之本义昭然可觀矣。一（釋至，甲骨文釋林九四至九五頁）

按：徐鍇繫傳解「至」字為「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平時不可失，疾也。說殊穿鑿。段玉裁又從而傳會之，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手病口病，夙夜匪懈。君子自強不息，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故从人从二」。契文作至，中从人，上極於頂，下極於踵，乃其本義，于先生之說是對的。極」為「至」之孳乳字。卜辭均殘，用義不詳。

只

白玉崢 一「只」：崢嶸：字今釋兄，緣斯遂与同期之頁人名頁者，隶定為同字，亦与兄丁、兄戌之兄，隶定為同字；然在卜辭中，名頁之頁人与祝同字，名只之頁人与兄丁、兄戌同字。故貞人頁，宜隶定為祝，貞人只宜隶定為兄，以符卜辭之用。一（契文举例校讀十六中）  
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四六至五八四七頁一

按：卜辭只與兄、與只、與只均有別，不得混同。只字不識，其辭為：  
「丁酉卜，方貞，令甫取只白父及」  
「丁酉卜，古貞，只執俞弑」  
當為人名。  
合集六  
合集五七〇





貞今般取于臀王用若 乙四〇七一  
…… 臀 乙四三五九

此二辭臀字為地名。

癸卯子卜至小宰用豕臀 珠八九九  
此辭卜貞是否用小宰豕臀以祭祀。

貞且丁 乙五三〇七  
貞且丁 乙五三〇七

此二辭亦卜貞祭祀用臀之有。乙五三〇七 乙五三〇七 乙五三〇七 乙五三〇七

按：字當釋「尻」，不得釋「尻」。說文：「尻，髀也。」，「尻，髀也，从尸下，尸几，或體作「髀」，作「臀」，今字作「臀」。段玉裁注云：「尻今俗云溝子是也。髀今俗云屁股是也，析言是二，統言是一，故許云尻髀也。」

林義光文源說尻字云：「尸即人字，尸即人字，古牀字，人體若牀几之處即尻也。」卜辭云：

丙一七五

貞，且乙老王；  
貞，弗老王；

王固曰吉，司余老

丙一七六

疑為祖乙所降禍，經占問而得吉兆，祖乙不告王也。張秉權以「尸」為人名，非是。此乃武丁有疾，有疾，此種可能性不大。

尻亦作尻。呂氏春秋觀表篇：「許都相尻，高注：「尻，後竅也。」，「尻之疾當為「痔」，說文：「痔，後病也。」，「莊子人間世：「人有痔病者，釋文引司馬注：「隱創也。」，「九」聲之形聲字。李孝定

以「尸」為「熟」，「尸」復增「几」，未免迂曲。尻義亦為尻，漢書鄧通傳：「願見其衣尻帶後穿」，即

用為髀股之義。珠八九九有辭云：「癸卯子卜，至小宰用豕尻，謂用豕後股肉之肥腴者。」



𠂔

按：字不可識，為方國名。

襄

𠂔

屈萬里「地名；疑與甲編六七三片之𠂔及七七八片之𠂔，為一字之異體。小子弄甕（攪）  
古錄金文卷二：三第20葉）有𠂔字，為地名；蓋亦即𠂔字也。」（甲編考釋一七五葉）

（補通考一三九葉）饒宗頤曰：「𠂔其地在河域，由侯家莊四一片知之。林一、二三、一  
六云：「在𠂔。殷文存有𠂔，且己將；續殷文存上貞類云：「王叶攸田𠂔，乍父丁𠂔。𠂔  
末一字从𠂔，當是𠂔之繁形，𠂔从通末識。𠂔字，（三代一〇、四五、一）至佚存二七三：「王  
𠂔，往射。𠂔字本書刻失一筆作𠂔，宜正。」（通考一三〇四葉）

張秉叔「𠂔，下从人而不放足，上象兩角之形而非揚臂之狀，作𠂔者尤其与牛字之作  
𠂔或𠂔狀者相近，疑為苟字，孟鼎苟作𠂔；師虎簋作𠂔；大保簋作𠂔与此形近。說文九上苟部：  
「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就慎言也，从羊，羊与義，善，美同意。」在甲骨文  
文中从羊与从牛的字，在後世往往同化而无所分別。譬如後世的牢字，在甲骨文中作牢与牢  
之別，所以說文从羊省，它的來源也許就是从牛省，或將从牛与从羊的字同化而合為一字，  
从包省者，恐係人形之誤解，从口，是後代加進去的意符。苟者已力切，在卜辭均為地名，其  
地望則未詳，但从卜辭看來，似在大河一帶，而与射或相近，卜辭有：

癸丑卜，王其于苟，𠂔乙𠂔？（甲六七三）

貞：由𠂔苟𠂔伐𠂔？（后下一四、一八）

王其田苟𠂔于河？（后上一五、四）

王由苟𠂔往射𠂔獻？（佚三七三）

郭氏以為射在今河南沁陽縣境，則苟或許也在沁陽附近，此外如：

貞：莫苟河？（粹五四）

似是被祭祀者的名字。（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五五頁）



張秉叔

例（注二），例如：

出子示壬妻妣庚宰由黎壯？（乙編一九一六十二三七三十三〇二一十六九二八；丙編待刊）

辛丑卜，王出于示壬母妣庚豕不用？（甲編四六〇）

所以出妻或者也就是出母，例如：

壬辰卜，殷貞：乎子壻知出母于父乙亞宰世及三舞五宰？

貞：乎子壻知出母于父乙亞小宰（世）及三舞五宰？（丙編一八二）

在上舉的那版龟甲上，還有曰出祖曰一辭：

乙巳卜，殷貞：乎子壻出干出祖宰？

貞：勿乎子壻出干出祖宰？

貞：乎子壻出干出祖宰？（丙編一八二）

所謂出祖出母（出妻）者，就如后世所謂的列祖列宗，是泛指所有的先祖和先妣。（殷虛文字

丙編考釋第二二七——第二二八頁）

（注一）見說契。

（注二）參陳夢家卜辭綜述二〇四八六——四八七。

王獻唐釋敏參舊字条下

按：釋「妻」釋「敏」皆非是。收與豕不同字。收有可能是豕之繁體。

陳邦福 「簠室殷契類纂第八篇云：曰又豕，異侯王其……曰邦福按：豕釋作老。李良

父壻作豕，豕叔盤作豕，皆可互證。禮記祭儀云：曰殷人貴富而尚豕。曰又云：曰虞夏商周未  
有豕年者，年豕貴乎天下久矣，次乎豕來也。曰又云：曰朝廷同爵則豕出。曰卜辭又即豕，曰





此當與 0039 合併。

光  
散  
微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楊樹達 ㄅ 非光字，當讀為豈，胡讀為微。即詩經尔足之凱風，淮南呂覽高注之愷風凱風。

谓希微义近，则似非是。今谓光当读豈。说文豈下云：从微省声。微下云：从敝声。敝下又云：从豈省声。许君於敝豈二字得声之说，缴绕不明，然微豈同微部字，二字声青相近，自无疑义。知光当读为豈者：诗邶风凯风云：凯风自南。尔雅释天云：南风谓之凯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南风曰巨风。高注云：豈凯愷并同，甲文所言之诗尔雅吕览淮南并相合也。方曰巨风。高注云：一曰愷风。豈凯愷并同，甲文所言之诗尔雅吕览淮南并相合也。（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和微居甲文说卷下八二至八三页）

初集二冊  
胡厚宣  
「甲骨文言」  
「風曰光」  
「光即微」  
「堯典言」  
「鳥獸希革」  
「希微義近」  
「商史篇叢」

「从止从光，說文所無」。(集釋〇四六三葉)

饒宗頤  
 拾掇二、一五八可證當釋光及散。間或益止旁作莖，（續編五一〇）  
 其中所與此同。考豈字从散省聲，故卜辭光風即豈（愷）風。此光又為地名，他辭乃光  
 其出田。一天懷五九。光不其受年。（元乙四六五三）又稱光人。真光人于淵蓋。（金  
 璋五〇七）貞：蚩韋令狩界莖。（元甲二二五八）光：從：令。真：蚩集。（珠二九  
 三）又屢言出。一（元乙六五五）俱光為地名之證。光即微，微子：命鄭注云：微，采地  
 名。在山東泰安，與此微是否同地，尚難遽定。（通考五九四——五九五葉）

「丁卯卜，歸貞：庚，我又事。丁卯卜，歸貞：我夆（舞）夆（光）。丁自庚。」

（卷一）一七八七。我舞先者，先即宣。说文：宣，還師振旅樂也。从豆，敬省聲。兵樂曰愷。周禮：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又大司馬：愷樂獻于社。此必有大征伐，故云。舞先。凡言有事者，左傳：國大事，惟祀與戎也。（通考七三三葉）

严一萍 此字象一人披髮上揚，手舞足蹈之狀，有搖動之義，疑為搖之初文。……身動搖而手舞之，是為此字的詁。古文之搖本作搖，當是加言字以示歌咏之意。故说文謂從手，从肉得聲，皆是証搖搖搖，其初文當作抄，夕形不當釋肉，實甲文之抄演變而來，字本會意，謂之形聲者，後起也。（卜辭四方風新義，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八一頁）

徐錫台 关于微的記載，見殷墟卜辭云：「癸巳卜，在微貞，王弋于射，往來亡災。」（卷二·八三）；「口卯卜，在微貞，王弋于口，亡災。」（卷四·一七）；「微受年？微不其受年？」（乙四·五八）；「丁卯卜，成人口出弗伐微？」（粹一·一五五）；「貞乎（呼）取微伯？貞，勿取微伯。」（乙二·一二七）……我的看法是，今陝西省洛南县眉底，可能就是周原卜辭中「微國」的地方，由于眉与微是同一声韵，俗眉为微字。此地与周岐阳相近，又与殷都安阳略近些，殷商武装势力可能曾到达这里。它是殷商向楚、蜀进军屏障。（周原十篇重要卜辭考釋中國語文研究第八期一——二頁）

姚孝遂 肖丁 「口」字即「長」字，金文「長」字作「𠂔」，令殷「長」字从「𠂔」作「𠂔」，均由「𠂔」字所演化。至于「𠂔」字，則作「𠂔」或「𠂔」，与此判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

長 長在此為人名。……第（四）辭「令長以皇人夔于桀」，但知「長」為人名，「桀」為地名，又不可曉。（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三三頁）

柯昌濟 「𠂔」字余疑為微字，所从之數，說文：微，从微省，王為微，行於微而文達者即微之。……為非古文，蓋微字所从即為此字，說文小篆微形，或為此文之多變。（殷墟卜辭綜考例證考釋，古文研究十六輯一五三頁）

張亞初 「卜」辭和金文有「𠂔」字（綜考一一頁），上从帶扉子的刀形，下从止，可以隶定為「𠂔」字。是即「𠂔」，古文「𠂔」偏旁从刀从𠂔通作，例如，則作「𠂔」，罰作「𠂔」（類編三四三頁、三四六頁），「𠂔」型作「𠂔」，則作「𠂔」，解作「𠂔」（中山王壺器文字編四六、五一、六六頁）。是也就是「𠂔」。

集韻入声緝韵以翌、翌为同字。说文曰翌，不滑也。翌字从刀从止是不滑的会意字。集韻以爲溢、翌、翌、翌是一个字。汉杨孟文石门颂曰翌路此难也，隶释以溢为翌字。唐兰先生殷虛文字记十三考定卜辞之溢为翌，是正確的。此从三止，表示人多拥挤，故有艰翌意。此是翌的异体字。《古文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四四页。

按：彡、彡、彡，彡並當釋光、或敬，今通作微。在卜辭為人名或地名。

至於彡之形體，與彡或彡有別。余舊以為「長」字，以其與彡之形體較近，或从止作彡，諸家均釋「微」，不能無疑。

由於彡或彡均用為人名或地名，在辭義上難以區分，今姑並列於此。但仍認為彡與彡不能同字。



葉玉森「說文」哭，哀聲也。从四獄省聲。先哲造字哭必先于獄，許君謂从獄省聲，殊難徵信。此从彡象一人擗踊形，从四表號呼意，當即古文哭字。辭云：「衣哭。」蓋臨衣祭而哭也。《前釋卷五第十三葉》

曹貴先「是美」繁文，乃方名。方名而从重口，乃卜辭通例。从人作彡者，以人女互通也。《姓氏通釋》四葉未行載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李孝定「說文」哭，哀聲也。从口獄省聲。凡哭之屬皆从哭。獄省聲之說，前人已多疑之。段氏辨之審矣。段氏謂「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說較許得為長」。卜辭此字，葉釋為哭，宜若可從。惟單辭孤證不能確指彡之與犬形亦略近，故篆體轉寫為哭耳。曹氏謂是每「繁文」，非是。方名而从重口乃卜辭通例，其說未聞。《集釋》四三一葉。

按：釋「哭」釋「美」均不可據。辭云：

「貞衣若亡尤」

「貞衣若亡尤」

「貞衣若亡尤」

合集三三七〇五

合集三九四三七

英一九九六

用義不詳。

長 𠂔 𠂔

王襄

「古長字。」

（類纂四編第九卷四十二葉下）

王襄

「疑長字。」

（類纂存疑第九卷四十七葉上）

葉玉森

「按𠂔之異體作𠂔，余氏謂上象髮長形，至𠂔，髮長之人則年長，故先招制長字與老字構造法同。𠂔安作𠂔，則髮形晦矣。」（前釋卷二第十六葉）

余永梁

「按此長字與說文古文及六國鉢文最近。說文曰：長，久遠也。从兀从匕，亡聲。兀者高遠意也。久者變化𠂔者到亡也。𠂔古文長，𠂔亦古文長。鉢文長字作𠂔，與古文同。長，貴家之髮長兒，引申為長久之義。長部隸或从𠂔，即長為髮長之明證。許君所解皆望文生訓，非翔誼也。」（殷虛文字續考）

商承祚

「此字與說文解字長之古文作𠂔，二形相近，古鉢亦多為此作。」

（類編卷

九第五葉）

李孝定

「許說支離附會自非翔誼，余氏說此是也。篆从匕者乃由𠂔文一體作𠂔扶杖形者為𠂔，𠂔文𠂔字亦从匕，可證。葉謂引申為年長，非是。令長之長許君舉以說假借，是蓋髮之長短體性各異，未必年長者即髮長也。此字本義為髮長，引申為久長之稱。胡氏釋𠂔，𠂔義作𠂔，上下離析為二，與此異。楊氏讀為𠂔，亦未安。」（集釋二九六八葉）

孫海波

參老字条

按：許慎說解長字形體，前人多已致疑。余永梁謂「象人髮長兒，引伸為長久之義」，最為近是。契文長字變異多端，然均象人髮長兒則不變。然易與𠂔字相混。牆盤「𠂔」長、「𠂔」𠂔，「𠂔」同見，區分顯然。據此，契文長字諸形為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則當釋「𠂔」。

在下辭多用作地名及人名。

0038

交  

按：字當釋「交」。辭云：

「……令……歸……民交不」

「……在交」

均用為地名或方國名。

合集一〇九五  
合集八二四三

0039

老考  

王襄 「疑考字」 (類纂存疑第八第四十三葉下)

王襄 「古考字。許說老也。从老省、丂聲」 (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九葉下)

葉玉森 「契文外編一老人戴髮偃偻扶杖形，乃老之初文，形直明白如續。爰作考，从  
半乃中形之譌。从丂與从卜同。象古干挺以代杖者。金大作考(季良父壺)由(齊子仲姜罇)  
滿爰从止。又作考(齊太僕鮮父盤)从匕即小篆匕所由譌。許君謂考从人毛匕，言頰髮爰白  
就篆立說似謬。然非羽誼也」 (研契校譚·髮形)

商承祚 「象老者倚杖之形，作考者疑亦老字」 (類編八卷七葉上)

陳邦福 「蓋室類纂八編云：又考(季良父壺)作考，季叔盤作  
考，皆可互證」 (讀言四葉上)

孫海波 「考，燕六五四。象人老佝背之形」 (甲骨文編三五七頁)

饒宗頤 「日癸卯卜，四貞：乎多老……貞：勿乎多老舞」 (前編七·三五·二)按審此辭

多老乃司樂舞者。三代養老于學宮。禮記王制：「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卜辭學戊辰又言「學東」，殷學即養老之所立。所謂多老，其國老庶老乎？後世稱為三老，白虎通鄉射篇：「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蓋三代之所尊，說又見應劭漢官儀。三老之義，鄭玄謂通知三德者。左傳杜注以三老為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待問官云：「三壽作朋。」文選李善注：「三壽，三老也。」鄭箋謂三壽三鄉也。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者為三老。」又別一義。三者，數之多，故三老非三人。一黃氏曰抄一猶殷之多老也。後世三老亦稱國老與國吏。東都賦辟雍詩所謂「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東京賦：「奉觴豆于國叟。」是矣。禮記文王世子：「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注謂：「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于夏后氏，學禮樂于殷之學。」瞽宗，殷學名。此為周制，觀于卜辭，則多老乃掌教舞樂兼為樂師者。一（通考五五九葉）

饒宗頤

「老殆即左傳定十五年宋地之考丘。」（通考六三八葉）

姚孝遂 老至二字，是對的。甲下 2014  
均不得口合二而一。亦不  
八六頁）  
得刻辭例大多數是反復出現的，在沒有任何其他辭例証明的情況下  
（殷虛卜辭綜類簡評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

按：考老古同字。象老者倚杖形。說文「老」以為「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非是。此條當與 0034 合併。



姚孝遂 「老」的或體作「𠂔」，下从「尸」，王襄集纂釋「允」：鮑鼎春秋國名考釋釋「允」，張秉權兩編考釋釋「老」，均不可據。叶玉森前編集釋，李孝定集釋則均誤混入「先」字。𠂔，先與𠂔之作「𠂔」，𠂔是有嚴格區分的。

王令弱伐𠂔：𠂔  
令从：𠂔𠂔𠂔  
余平弱羣𠂔：𠂔



以上「𠂔」為方國名。

「王出」于庚百𠂔。

「卒」𠂔。

「氏」𠂔。

以上「𠂔」為俘虜名。「𠂔」(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三四七頁)

按：𠂔與𠂔、𠂔均有別，不得混同。卜辭用為地名及方國名。

𠂔

0041

按：卜辭云：

「林氏」為方國之氏長名。

懷一五九二

𠂔

0042

王襄：「𠂔，古𠂔字，國名，待商頌殷武：『自彼氏𠂔，尚書牧誓：『及庸蜀𠂔，檠微盧彭。』」









漢人：「待書所稱之𠂔，果即卜文之𠂔方，固無由徵矣。」(簠考征伐四葉下卅四比釋文)

葉玉森：「予最疑卜辭之『𠂔方』。『𠂔方』與『𠂔』為一國。『𠂔』從人，𠂔古雲夢之夢。

一、鈎沈：「丁山氏謂予說近是。……森於舊說仍未敢自信，諦察凡『𠂔』為同形，即帽之初文。冒為準初文，其上之『𠂔』為帽飾，猶『𠂔』一子，上之『𠂔』亦帽飾也。『𠂔』即篆文『𠂔』，旁从𠂔，𠂔由尊。篆文篆下从豕，卜辭『𠂔』下則从人，疑即篆字。猶卜辭『𠂔』(𠂔)从大，象人形，而篆文則謫定从犬。曰『𠂔』人首，曰『𠂔』，易明夷：『以蒙大難，釋大。』蒙，冒也。『𠂔』與『𠂔』殆非一字。蒙方故都，或即丁氏所謂之『大蒙城』歟？」(前釋四卷六十葉背)

商承祚：「說文解字死，古文作『𠂔』，與此形近。」(類編待問編四卷五葉上)

丁山「苓方葉玉森疑」與苓為一國，苓從苗從人，或古雲夢之夢也。（銜沈）山按葉釋是也。苓方即曹之鄧邑也。（說翼附錄三釋）集刊一本二分二四八葉）

丁山 莞，甲骨文作（林二·一四·一三）象人头戴苐形，当是冠字本字。盖武人戴插雉尾的华冠，由甲骨文字看，当是由殷商时代传下来的。此字晚周或书为，隶变为，许慎不达字本谊，硬将上雉尾变为从，训曰，，，也，可以作席，从，完声。又曰，完，全也，从，元声。古文以为字。其实完字，即是不插雉尾的冠，本谊亦非全也……、、、串声韵俱近，卜辞所见的方，可能即诗大雅皇矣所谓串夷戮路的串夷。……其地应与宗周接壤，或在渭汭附近。L（商周史料考证九五至九六页）

之夢。于省吾。前編卷四。第四十五集之。第方。卷六。第六集之。第方。疑為一國。一鉤沈甲。又云。一。疑即蒙字。一集釋四。六十一。商承祚云。說文解字死古文。與此形近。一特問編四。五。唐蘭謂。斧从人戴。公當即說文。白字古文。之。斧則即說文。死字古文。之。斧。一。天懷閣考釋四。十。按王。說之失。自不待辨。葉釋蒙亦非。惟葉浚說以。白。曰。為。帽。以。人。為。帽。飾。已較前說為優。商與。唐說尤誤。說文。白。之。古文。作。尸。取字作。𠂔。金文。取字作。𠂔。晚期金文。給。𠂔。取字。从。尸。作。尸。說文。所引古文。係六國時古文。尸。即。尸。之。形。譌。非。梁文。金文中。別有。尸。𠂔。字。以。當。尸。取也。說文。曰。重。覆也。同。小兒。蠻。夷。頭。衣也。王。錫。棕。灝。以。曰。為。一。字。段。玉。裁。曰。字。注。謂。同。即。今。之。帽。字。均。是。也。荀。子。哀。公。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楊。注。曰。務。讀。為。冒。按。曰。同。即。帽。之。初。文。務。乃。曰。之。借。字。斧。斧。象。人。戴。有。羊。角。形。之。帽。即。商。器。殷。顧。敦。字。所。从。之。中。周。器。毛。公。鼎。敦。字。所。从。之。中。茲。臚。陳。其。說。於。下。一。兗。字。上。从。羊。自。作。𠂔。五。作。無。別。斯。例。夥。矣。不。可。勝。舉。玉。兗。字。中。从。白。與。几。或。有。橫。或。無。橫。本。無。別。也。一。矛。係。

直兵，金文鉞文有半字，即牙字，金文編列入附錄，失之。善夫克鼎通字从牙作𠂔，宗周鐘通字从牙作𠂔，鄭琳弔壺字从牙作𠂔，鄒諧尹鉞字从牙作𠂔，須臾生鼎字从牙作𠂔，古鉢文牙字从牙作𠂔，其秘均作直豎，無歧出者。以近世出土之商代牙形證之，上象其鋒，中象其身，下端有鑿，所以納秘。一側有耳，耳有孔，蓋恐納秘於鑿之固，以繩穿耳以縛之。亦有兩側有耳者，此其大較也。一金文秋字所以从牙形，商器秋字解作𠂔，視秋作𠂔，周毛公鼎作𠂔，而金大秋字所以从牙，下端歧出，蓋牙字與直兵之作𠂔者，迥然有別。而後人不知其為二字矣。一光字之演變，係由𠂔而𠂔而𠂔而𠂔而𠂔，克鼎：「琕于上下，琕从𠂔，疑亦𠂔形之變。」葉玉森謂曰：「𠂔為曰形，按契文𠂔字从𠂔作𠂔，金文鄧孟壺要字从𠂔作𠂔，曼簋父壺要字从𠂔作𠂔，可資佐證。然則𠂔从𠂔，變為𠂔之从𠂔，其上半形音並相近，因而為提矣。古文𠂔之形錯體譌，層出疊見，且既係形譌，以其譌文之迹相衡，則無理之可言，如契文𠂔字从𠂔之繁縟，一詳辨秋字釋義，兇字作𠂔亦作𠂔，豈見余所藏墨本，若無辭例，以此勘，認為同字，其孰信之。此在卜辭二百餘年之中，形之遞變，已如是之甚。又𠂔因字，金文彌𠂔偏旁誤从𠂔，一見於大字學導論下編五八，古文𠂔字，後世譌作室，他若契文羔岳之無別，人尸之不分，均以其形音並近而相提者也。一前四四四六：「貞，今𠂔从𠂔侯虎伐𠂔方，受出又。」六五五七：「貞，𠂔伐𠂔方。」六十八六：「𠂔𠂔𠂔𠂔。」其稱𠂔方武𠂔，𠂔𠂔世譌為𠂔，𠂔𠂔即𠂔，𠂔𠂔亦通𠂔。書牧誓：「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偽傳：「髡微在巴蜀。」括地志：「龍右岷兆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髡國之也。詩角弓：「如蠻如髦。」傳：「髦夷髦也。」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說文：「髡从影秋聲。」詩曰：「統彼兩髦。」重文作髡，漢今有髡長。按詩柏舟作髦，彼兩髦，是髡髦字通之證。胡嗣運鵬南大鈔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考云：「與羌為鄰者髡也。髡一作髦。詩所謂「如蠻如髦」是也。依姓詒文國名紀一引山海經有「髦民國，黃帝後，其居近積石，疑即武丁時編髮來朝者。此戎種，非蠻族。」按積石，地理今釋以為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又漢書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則髡或殆與乾單鄰者。此髦字讀若牟。至國名紀四：「髦國商氏後。」引世本：「讀若施音。」此又漢世所據以為姓者。牧野助討，是為黃帝後之髡國，非為商氏後之髡國。省吾按胡說以髡為商氏後，以牧野助討，髡為黃帝後，不知此乃傳記異文，未可強為分別也。綜之，髡大𠂔字，象人戴有羊角形為飾，𠂔，即金文秋字偏旁所以从𠂔，𠂔，形雖遞變，迄本相衡。金文直兵之𠂔作𠂔，𠂔，隸定應為𠂔，漢世提而為一，不知其為二字。𠂔字尊演為𠂔，契文稱𠂔或𠂔方，即書牧誓之髡，以髡者為髡大，經傳亦作髡者，借字也。一（駢續四聲釋𠂔）

張秉叔「前」楷定為克。叶玉森釋蒙（注一）。丁山謂克方即曹之鄰邑（注二）。于省吾釋蒙，說是古牧誓之蒙，也就是經傳中的髦，並據偽傳說蒙在巴蜀（注三）。按于說似乎比較可信。（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五頁）

（注一）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四第六一頁

（注二）見集刊第一本第二分釋四

（注三）見雙劍謬殷契駢枝續編釋克第四至七頁。

饒宗頤「卜辭」

辛巳卜，殷貞：王東囙（侯）伐克（方），受（出又）。（職壽一三五，佚存二五，續編三，一三五）

按克舊釋蒙或擊，均未確。卜辭又有𠂔字，為祭名，亦作𠂔。考說文：次，𠂔字古文作𠂔，實即此之變形。故肖當釋「次」。士冠禮云：「賓就次。」左傳九年傳：「殺夷齊于次。」杜注：「喪寢也。」𠂔猶今言位次矣。辭又云：「𠂔祭上甲。」即依次以祭上甲。故所見工典致祭之辭曰：「工典其𠂔。」（續編一五一）「工典其𠂔。」（明義士七八九）其𠂔即就次，易謂合祭，皆祭之勅作。知于氏讀𠂔為用牲之毛魚義未通暢。至于克方之為攸方，其地未詳。古有次姓。呂覽知今。荆有次非。一作「攸飛」。莊子徐無鬼：「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釋文：「一本作「次」。」同。司馬彪云：「具茨山在滎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疑次方與具次山有闕，在今河南境。（通考一八五——一八六集）

饒宗頤「按台殆」次字，湯旅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又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王注：「次者，可以行旅之地。」以易爻辭徵之，「不喪谷」即「不喪次」矣。（通考三三六集）

李孝定「上出諸形」各家說者紛紜，于氏已辨其誣。葉氏釋蒙雖誤，然謂字象人戴帽之形則極確。于氏之說實即申衍葉氏此義，于說甚辨，宜若可信。然謂祭文此字即金大殺字偏旁之𠂔，則大誤。蓋𠂔中𠂔實即牙字象形，文中𠂔所譌安，與祭文此字象人戴帽形者實截然有別。此即免之古文，从人戴曰。許書偶佚此字而收其後起形聲字「冕」。免，免冕實古今字也。許書冕从免聲，蓋許君不知免即冕之古文，遂以古文為篆文之聲耳。（集釋二八〇〇葉）

李孝定「至𠂔字疑為冕免之異構，與金文作𠂔者相似，象人戴冠免之形。曰免音亦相







兑

兌

既用為「脫免」，復孳乳从「兌」聲之「冤」字以代之，此亦猶「羨」復作「援」，「莫」復作「暮」之形，故謂之「冤」，其說非是。王筠《句讀》、朱駿聲《通訓定聲》皆以為「冤」前圍後方，前下後高，有僣伏之形，故謂之「冤」，其說非是。

何琳儀據長沙帛書釋契文此字為「冒」，亦可供參考。

晁福林 「甲」骨文有「兌」字，過去都釋為「兌」。其實，「兌」和「兌」同出一源。由于這個字均見于三期卜辭，又多作人名，并与「康」丁之名相合，因此釋其為「兌」是合適的。《殷墟卜辭中的高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四四頁。

趙誠

「兌」，甲「骨」文寫作「兌」，構形不明。卜辭用為「銳」，有急速、趕快之義：「兌申卜，馬其先，王兌从。」（粹一一五四）——「馬」，職官名。先，動詞，走在前面。从「兌」，動詞，追趕、跟从之義。王兌从「兌」，即「銳」从「兌」，急速追上之義。兌，銳為古今字。《甲「骨」文雲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七七頁。

其說。按：說文「兌，說也。从儿，合聲。」徐鉉以為「合」非聲，「當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朱駿聲從其說。謂「兌即悅之本字，古作兌（即兌敦）从人口八，八，分也，人喜悅則解頤也。林義光文源亦同此置信，存以待考。」

卜辭諸「兌」字皆用作「銳」。徐灝段注箋謂「兌即古悅字」，亦古銳字。孟子：「其進銳者其退速」，銳之義為疾速。漢書淮南王傳：「王銳欲發兵」，亦急疾之義。顏注以「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為說，失之。粹一一五四「馬其先，王兌从」者，馬隊先行，王疾速從其後也。卜辭每言「其先馬」後下三三、四四；「馬其先」寧滄二、一〇八；「其先馬」三、四〇。九、郭沫若以「先馬」連續，殊誤。參參不與兌字無涉，魯實先以為亦「兌」字，非是。

兄

兄

王襄類纂以為古兄字。

王襄 「兄疑貺」古文，祭名，貺說文所無，尔足釋詁。賁貢錫畀予況賜也，貺古與況通。 (道考帝系十葉下)

羅振玉釋兄無說。 (增考中二十三葉上)

葉玉森 「兄亦从口从人，系兄之別構」。 (鈎沈十四葉七行)

郭沫若 「兄六品」，征即語詞誕，猶遜也。兄讀為荒，亡也。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是也。」氏族可言品，周公殷錫臣三品：卅人、餘人、寡人，是也。土田亦可言品，作冊友史鼎：「省北田四品」，是也。此則國亦言品。兄六品者，遂亡六國也。六國即殷、徐、奄、熊、盈、薄姑。 (保貞銘釋文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一期)

郭沫若 「第六片」祖乙歲，其兄于祖丁，父甲，在句言於祖乙歲祭之日兼祭祖丁父甲也。兄字當假為祭名，或即是當。兄當古音同在陽部。 (卜通別二第十四葉上)

又曰：「其告水入于上甲兄大乙一牛王受又」兄字在此當是介系詞，義猶及與。以聲類求之，殆假為並也。 (粹一四八片考釋)

又曰：「保貞云」征兄六品，兄讀為荒，乃誕荒六品，遂亡六國也。 (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一期一葉保貞銘釋文)

楊樹達 「殷契卜辭參壹片乙辭云：『壬辰卜，大貞：翌己亥出于夊。十二月。』按『乃兄字。』大为祖庚祖甲時貞人，兄謂考己也。卜以己亥祭，可証。他辭多云兄己，此片但稱兄。 (兄己單稱兄，卜辭瑣記四頁)

楊樹達 「詩召旻傳云：『兄茲也。』桑柔傳云：『兄滋也。』兄通作況。國語晉語注：『況益也。』兄況有滋益義，故亦有及與義。 (卜辭求義九葉上)

屈萬里 「卜辭」兄大戊，中一年？甲編四八六兄，讀為祝。 (甲編考釋七四葉)

李孝定「按，本碑云「壬辰卜，大貞，翌己亥，出于芳，十二月，卜言兄者必偈其名曰「兄某」，而此但言「兄」，当为人名。契父兄字上从口若口，乃头之象形。即谓从口字亦不当作廿也。楊說宜存疑。」（甲骨文字集解存疑四五四頁）

白玉崢「就其构形审量，頗象屈躬揖拜之形，似為今字拜之初形。若然，以之釋二祀之釋拜，於形於義兩皆暢達。惟金文之拜作「𡇗」（井戾簋）、「𡇗」（師遽簋）、「𡇗」（友簋），似与月異；然若据友簋之文之构形审量，由本碑及二祀即其自等之作，演進為友簋之形，則未嘗為非也。是以月釋拜，不仅暢達甲金文辭，即其构形演變之跡，亦瞭然如指矣。」（殷契佚存五一八号骨相試釋 中國文字新十期九九頁）

按：兄字作「𡇗」，邑字作「𡇗」，祝字作「𡇗」，皆有所別，不得相混。唯後上「𡇗」一「𡇗」兄字之合文作「𡇗」，是為例外，乃誤刻。段玉裁謂「口之言無盡也，故从儿口，為滋長之意」，徐灝謂「从人从口者，生長之義也。諸子同生，而以長者當之，故謂男子先生為兄矣」，其說皆難以為當意。卜辭皆用為兄弟之兄。粹一四八之「其告水入于上甲，其大乙一牛，王受又」，郭沫若以當意。楊樹達釋「𡇗」為兄，以為介系詞，謂為及與之義，皆非是。「𡇗」乃祝字，乃祭禱之義，無用作介系詞者。

須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金祥恆續文編九卷一葉下收此作須，無說。

李孝定「說文：須，頤下毛也。从頁，彡。彡，象須字所重在彡，故所以頁字多从簡略。」（集解二八五五頁）

于省吾「甲骨文的𡇗字（撫綏一九〇頁）也作𡇗（字一·五〇〇頁）。又商器鼎文的𡇗字，𡇗文的𡇗字，包括商器的𡇗字及已而作𡇗和𡇗作𡇗在內，郭沫若均釋為兄（一九七二年考古、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按古文字的兄字习見，从元以上的四種构形，郭說完全出于揣測。又甲骨文的𡇗字（乙八七二）也作𡇗（乙二六〇一），金祥恆續甲骨文字編列



曹錦炎

「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風名，既見于一版大龜的奉年之卜，又見于一版大骨的記子刻辭。……經過各家的考証，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風名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對於此方名的解釋，仍然存在着一些問題。

甲骨文稱：「北方曰𠂔，風曰侵。」𠂔，胡厚宣先生集字作𠂔，並謂：「甲骨文𠂔為勾省，即宛字重文，與山海經作龜者，為同字。」（見釋殷代末年于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一九五六年一期）；陳邦懷先生釋為𠂔，云：「𠂔為宛之初文。」（見殷代社會史料徵存）；楊樹達先生也釋為宛（見殷虛書契甲文說）。

按甲骨文此方名的𠂔字，善齋藏大甲骨作𠂔（見京津五二〇），殷墟發掘所得的龜腹甲作𠂔（見合二六一）。島邦男氏的殷墟卜辭綜類把前者摹作𠂔，後者摹作𠂔，與泐痕連在一起，並誤。而甲骨文習（於省吾先生釋，見甲骨文字釋林）字所从的𠂔𠂔字偏旁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與此字構形截然不同，因此決非𠂔（或宛）字甚明。甲骨文的𠂔、𠂔、𠂔等字所从的𠂔字偏旁作𠂔、𠂔、𠂔等形，與此字構形正同。于省吾先生指出：「𠂔、𠂔、𠂔，象人側面俯伏之形，即伏字初文。」（見甲骨文字釋林）所論甚確。所以，甲骨文的此方名實為曰伏𠂔。

曰北方曰伏𠂔，除了見于甲骨文外，尚見于典籍，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𠂔此方何以名為曰伏𠂔？漢書律曆志：「太陽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于時為冬。」史記天官書：「北方木，太陽之精，主冬，曰壬癸。」管子四時：「北方曰月，其時為冬。」尚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𠂔爾雅釋詁：「𠂔朔，北方也。」尚書的這段話，史記五帝本紀作「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注：「𠂔倭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聚聚，冬皆藏伏。」𠂔這里都把北方與冬季聯系在一起。呂氏春秋有始覽：「𠂔此方曰寒風，而甲骨文的此方曰風曰侵，正讀作曰風曰𠂔。」詳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釋林，寒、冽同義。甲骨文雖然沒有四時之分，但殷人對自然現象應該是覺察得到的，冬季寒風凜冽，萬物皆藏伏，故稱此方為曰伏𠂔。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人名曰𠂔，此方曰𠂔，來風曰𠂔，是處東北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𠂔可知此方也稱曰𠂔，𠂔即𠂔，雷浚說文解字外編謂：「說文無𠂔字，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鵠鵠孔鵠，漢書司馬相如傳作宛。」𠂔知鵠可讀為宛。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從兒得聲，說文：「兒，轉卧也。」是宛也有屈伏之義。宛與鬱音義俱可通，詩秦風晨風曰鬱彼北林，周禮考工記函人鄭注引作「宛彼北林」，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寒濕氣宛，宛字集解云：「𠂔音鬱。」索隱注：「𠂔又如字。」均是其証。鬱字初文甲骨文作𠂔，金

又作𠂔（𠂔，其造字本义与儿（伏）字有关。所以，山海经称北方名为曰島，与甲骨文称北方名为曰伏，其来源都是一样的。L（读甲骨文劄记（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一九五——一九六页）

馮良珍

「总之，说文曰：象人曲形有所包裹之，在古文字中是存在的，而且说文从

之字中亦确有从「包裹」之「」的。「」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甲骨文，象形意味浓）——「」（金文，象形意味渐失，且有讹变）——「」（篆文，规范后将同类或相近字形统一起来，笔划圆滑规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了发展为说文「」的多种来源。但是，这些来源之间并非等立关系，而且是有主要、次要之分的。其中「」，「」是主要来源。「」，「」因为与「」，「」均指人作，且偶与「」互作，故随之演变为「」。之演变为「」，则纯属讹变。这三者不是主要来源，它们趋于统一的原因主要是形混、讹变和文字的规范化趋势造成的。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与「」：「」上部（头部）之笔垂直，重点突出其怀中有所抱形；而「」则头身部偏向地面，臂部向下前方伸去，重在突出其伏地之形。但金文中已出现了相混的现象，如「」从「」作「」，又有从「」作「」者。至于「」之演变为「」，盖由甲骨文「」，「」等形演变为「」，而「」形演变为「」，如金文「」一作「」，「」一作「」，其第二种形体「」，「」则与「」，「」的讹体「」，「」形近而混，到小篆则统统写作「」了。L（说文「」及从「」之字探源，文物研究第一期七二——七三页）

按：字當隸作「」，實乃「伏」之初文。曹錦炎已詳論之。  
合集一四二九五解云：「帝于北方曰伏」，「伏」乃北方方名。

兒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釋兒無說。（增考中廿三葉上）

葉玉森「疑鄭倪之初文。左襄六年傳：「齊侯滅萊，遷萊于鄭。」公羊莊五年：「倪犂來朝。」公羊莊五年：「倪犂來朝。」倪即倪。疏：「倪之上世出于邾國。」路史國名紀謂：「邾，曹姓。兒人即邾國之人。他辭曰：兒伯。」（漢下四十一）蓋邾為殷世伯，鄭伯即邾君也。（前釋）

七卷十一葉背）



王襄 「古兒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四十葉上)

陳夢家 「……今暫定為兒字，亦即愛字，古音與「重」从「相同，說文：「懷，種也。光可以是少隸氏四叔之重，可以是楚語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重，也可以是在傳昭廿九畜龍的董父。」卜辭云：

于兒父寮，雨 撫續二二

于楚，其黨于兒，又雨 粹一五四七

彫又：兒寮： 粹五三四

奉年于兒 粹一、二、一

凡此兒父及兒，疑皆兒字而从「从「聲者」 (綜述第三四四葉)

孫海波 「兒」，前七、一六、二、方國名。兒人。 (甲骨文編三六二頁)

饒宗頤 「按兒亦稱兒伯，後編下四一一：「東畫告曰：兒白(伯)」。說文：「鄉，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走鄉田。」見左襄六年傳。公穀字作「倪」。 (通考四四九葉)

饒宗頤 「卜辭云：「妻告曰：兒伯……」。 (後編下一、一四) 兒即春秋之鄉國。莊五年鄉犂來。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鄉城。」兒在今滕縣。 (通考二〇五葉)

李孝定 「說文：「兒，孺子也。从儿，豕小兒頭自未合」。 祭金文兒字殊不象頭自未合之形。禮記內則云：「三月，末擇日剪髮為鬋，男角女羈。」角者，總角也。又曰：「男女未冠笄者，雖初鳴咸與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是知古之生子，自初生至於弱冠，皆作總角。玉篇引倉頡篇曰：「男曰兒，女曰嬰。」嬰者，頸飾，蓋男則總角，女則佩頸飾也。 祭金文兒字皆象總角之形，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葉說當是。 金文作兒，說見鐘鼎。 易兒鼎：「(集釋二七八五葉)」

按：說文訓兒為「孺子」，「孺子」即「乳子」。釋名：「人始生曰嬰兒。初生之兒，難以總角，且卜辭字或作兒，亦不象總角形。兒字當以「象小兒頭自未合」之說為是。李孝定象總角之說不可信。卜辭為人及方國名。如：

「東畫告曰兒伯……」



按：釋「兕」不可據。卜辭亦不得讀作「亡凶」。

魯實先「卜辭二見兕字。其辭曰：『庚寅卜貞畢弗其畢亡兕。』  
集亡兕四月。佚五七二。研契者並無註釋。以愚考之，兕所从之「四」即說文訓惡之凶。所以乃象二人相鬥之形，猶門於卜辭作此，所以象二人相鬥者，正所以示擾恐之義。則兕隸定為兕其為兕之古文無疑。從其說以二人以示強語之義，象文之兕省存一兒，則與訓教之兕，競以二虎以亦虎恐之義，狀以二犬以亦相齧之義，并同此例。篆文之兕省存一兒，則文之兕乃後世之有體，是猶古文之藉剿孫鉉於篆文省作籀，皆後世之有體，不足示其造字之本義也。卜辭別有兕字，斯乃說文訓豎藏之兆，說者或釋為兕，見陳夢家《卜辭綜述》然其上不象交陷之形，下不示相擾之義，則知其非兕字矣。一（新注：四弟二四至二五葉釋兕）



李孝定「說文：『兕，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兕懼。』疑當讀為「亡凶」，與兕辭亡凶同例，不必以許訓擾恐解之也。一（集釋：四二二葉）



「貞令兒來」

合集三三九八  
合集三三九九

按：合集一〇八、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皆有「呼竹鼓」之記載，「兕」為方國名。

按：字不可識。卜辭云：「辛丑卜，賓貞，其宗。」義不可解。

合集一三五四五正

0052

奚

按：此均「奚」字之異構。參見3150「奚」字條下。

0053

因 殪 𠂔 𠂔

孫詒讓「𠂔」字从井，與𠂔作其同。攷說文刀部𠂔，罰辜也。从刀，井聲。湯曰：井者法也。井亦聲。此即𠂔字，但違刀著井中，形略交耳。豕𠂔。𠂔四十四者，豕與隊通，猶云陷於𠂔法。麗𠂔。𠂔藏二四七二。其𠂔。𠂔藏二〇八三。義同。弗女𠂔。𠂔藏二五一三。謂不加女以𠂔法。不𠂔。𠂔藏一六八一。謂不法，文義並相近。𠂔（釋例下十葉下）

羅振玉釋因為因無說。見殷釋中七十四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从夕从人，古文作𠂔。此从𠂔，象人跪形。生人拜於朽骨之旁，死之誼昭然矣。𠂔（殷釋中五十三葉下）

王襄「古因字」。𠂔（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上）

王襄「古死字」。𠂔（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葉）

丁山「死本作𠂔，象人在棺槨之中」。𠂔（釋文載集刊一本二分）

葉玉森「其，孫詒讓釋𠂔。𠂔釋例下，十。諸家釋因，……丁山氏曰：死本作因，象人在棺槨之中，舊釋因非也。𠂔（釋例）森按丁氏釋死，其說甚新，惟其口為象棺槨，𠂔非生人，則

棺與人均不應作直立形。先招造死字似應作回，象人卧于棺，較為明顯。作立形矣，而卜首與足更露出于棺之上下，甚至露及其背，此卽形。或毀棺之一面，此卽形，恐無此理。核之卜辭文，似應仍讀囚也。——（補釋一卷一二一葉背）

商承祚 說文解字 囚，繫也，从人在口中。卜辭之井口皆象囚圍之形，而納人其中。——（類編六卷六葉）

唐蘭 說文解字 把囚字釋做「死」，就說人在棺槨之中，其實井字不會有棺槨意義的。按井字郭沫若釋囚之非。當為「井」，即「井」字，古曰人，字每誤為「刀」，前已詳舉其例。——（井）象人在陷阱中，誤為「井」，乃增人為側，猶係誤為到，乃增人為側，例同。——（導論下六十八葉）

郭沫若 說文解字 囚字从井中有人，董以丁山釋死，案仍當釋囚。蓋古者囚人于坎陷，故古文以井為刑。——（不囚）猶言「亡我」也。——（卜通別一第二葉下）

胡光燁 說文解字 毛公鼎「甬三方毋動」，孟鼎「王曰孟，迺紹夾刑」，以刑為屍，而其誼皆訓主。又祭主為尸，死既通屍，上通為尸，卜辭「死字」，以文誼求之，皆為尸，蓋記卜尸之事也。其字皆从自，从人，同小篆，知古文作「尸」為誼安矣。——（說文古文考）

胡厚宣 說文解字 今案「囚」字，仍當釋生死之本字。唐彙郭氏均不足以破丁說也。唐氏謂甲骨文自有死字，不知死字之義，實為屍，詳見後與生死之井字並不衝突。葉氏謂「井」口為象棺槨，非生人，則棺與人均不應作立形。然其「井」口乃象棺槨之側剖面，並非立形。卜辭「疾字」作「井」，非象人卧病於牀，由側面觀之，其卧病之人，正作「井」，亦決不能以立形視之也。葉氏又謂「井」首與足更露出于棺之上下，恐無此理。但「井」首與足露出于棺之上下者，乃以刀筆刻字，易於滑出，故「井」中此例甚多，並不足奇。郭氏謂囚字从井中有人，古者囚人於坎陷，故古文以井為刑。唐蘭先生亦有此說，辭多揣測，難以確信。郭氏又謂「井」口為象棺槨，以井為抽象名詞，有戕害之義。然就前引卜辭考之，言井者十九，言不井者三十四，言其井者十七，言不其井者一，言亡其井者一，言勿井者一，言出井者僅二見，是亦明，為自動詞，而非抽象名辭。故釋囚，而以「井」為戕害之義，亦不通也。民國十八年山東滕縣安上村曾出土大批銅器，其「井」中「井」，即作井形。——（余疑古者一般「井」槨，皆作井形。——是井字常與疾字同見）不必為井，而所以「井」，由疾字作伴，知其當為卧於棺槨之死人也。——（且井字常與疾字同見）

叢初集第四冊釋文

魯賓先

之義，乃卜辭方，是否親順受令說，亦可通。惟於所謂「五日子廢因」，「六日子改因」，及「茲乃因」者，則斷乎為卜來朝之辭矣。因「第」二義，則為方名，乃云「甲子卜子貞，陰刀改因」。後「下」四三三案，陰刀因於此辭，俱為方名，改則如「小雅六月」，以先改行。其啟其全辭，義乃卜陰刀二方是否導因，方以事征伐也。戊戌卜行貞，王其田于囿，亡咎。後「上」五二二，「辛卯卜王貞，王其田」，亡咎。此九七九，「戊申卜貞，王田于囿，茲往來亡咎，邦獲眾一狂四」。前「二」八三，是也。以「口」與「囿」俱象回市之形，故因「異體作」，是猶「象屋形」而「口」有象屋之義。舍高倉亩之「口」，亦所以象屋形見說。文「A」部高部，亩部，故「口」可以通作「囿」。而「山」之家宏，於「毛公鼎作」，「口」之異體也。說者乃釋「囿」為「勾」，見「類編」第九或或，遂錄為「囿」。見「辨考」，此未知古「福」之通交矣。以因方為女面，故有「帝因」之名。中畧考之故籍，因為水名，說文「泗水也」。方名「字」，所从「山水邑」皆從「世」所附益者也。為國名，「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因氏，乃釣于河」。郭注曰：「因氏，國名」。雖其地望莫可審知，然卜辭之因方，必近王畿，故殷王常得游田其地。考「氏」族，則春秋時遂有因氏，「左」在「十七」，遂即今山東肥城縣，疑非殷王游田之所，蓋其族類其先徙自因方，而後邑居於遂也。一「新詮」之一「第十七」至「三葉釋因」。

楊樹達「說文」死字，自來說者皆以「死」為生「死」，以為「死」，認為動字，其實非也。余按「死」為名字，謂屍體也。字从「夕」者，說文「夕」列骨之殘也。蓋精魂去而體魄殘存，則為「死」，故字从「夕」人。此徵本字「構造者」一也。又「髹」部「葬」下云：「葬，藏也。从死，在髹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一以薦死，髹以藏死，皆謂屍體也。此徵諸他文「構造者」二也。「左」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漢書「陳湯傳」：「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酷吏「尹賞傳」：「安所求子奴，桓東少年楊」。諸死字皆即今屍字，顏注皆以「尸」訓死是也。此徵諸注傳「史」：「義訓者」三也。近人「端方藏陶齋藏甄記」載漢城旦張獲葬，甄去。城旦張獲永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物故，死在口下。缺字是。此「字」此徵諸漢代實物「用字者」四也。至說文「尸」部有屍字云：「終主也。从尸，从死」。夫「尸」从「夕」人，而後以「尸」字會合成文，殊為重累。蓋「尸」本謂屍，後為生「死」義所奪，故復造从「尸」从「死」之屍，猶之「益」之「形」義為水溢出於皿上，後為增益「義」所奪，故復制从「水」益聲之「益」，而訓為益滿，其例正相類爾。一「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二二葉釋死。

孫海波「前編」卷四第三十八叶七版：「十二月日，又卷八第八页一版上：「庚戌卜貞，廣」，「八月日，上諸」，字，並疑為「泗」。說文：「行，行水上也。古文或从「子」為沒字」。重文作「洎」。列子：「說符篇」：「黃帝習于水，勇水洎」。是亦假洎為之。一「今吾多言人能划水者曰洎字，殆古字之仅存者矣。一此字从「因」从「水」，与「說文」重文合，或言「八月洎水」，時属可能，若第一辭云「洎十」。



二月日，十二月時方严冬，安能泗水，是與辭意不合。曰：古制之存于今者多矣，卜辭末年之文，往往有在十月者，豈十月收成之後，再為末年者乎。泗字含义初不以為泗水，顧歷時久而古義湮，難以攷見耳。金甲文中識其字而不能詳其义者為數實繁，即此亦一例。L（考）  
古社刊第四期第十三頁

孙海波 丁四，鉄七六·三，象人在井中。L（甲骨文編三四七頁）

白玉崢 「攷说文刀部：曰初，罰鼻也。从刀井声。易曰：井者，法也。井亦声也。此即初字，但透刀箸井中，形略變耳。豈初者，豈与陽通；犹云陷于初法。震初、其初义同。弗女初，謂不加女以初法。不初，亦謂不法（你雅·釋詁：初，法也），文义并相近。」（御文舉例校讀十七）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冊七八七九頁

董作賓 「死字从井為棺木，从人在棺木中。此字周圍又多了四點，更表示着棺木埋入土中。」（殷虛文字乙編序十七葉）

屈萬里 「卜辭：貞：死其困？十一月。」（甲編三七卅，亦作困，孫詒讓釋初（契例下一〇葉），唐蘭從之（古文小學導論下六八葉）。丁山釋死（集刊一本二分，釋尸），胡厚宣從之（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釋井）。葉玉森釋囚（前釋一第一一二一葉），郭某從之（纂釋別一，二葉）。按：以字形言，與囚字最相近；而稽諸卜辭，則義多扞隔。釋死於字形既遠，於義亦未盡通。竊疑當是困字之古文。說文：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義殊費解；故徐灝（說文解字注）云：俞樾（兒宮錄）皆疑之。竊疑小篆困字，殆即井字之訛。口，若井者，蓋井坎之類。古者囚人於坎窞，此其所以為困也。本辭乃卜問死人之其無困乎？蓋死與般為敵國，本辭殆卜於征伐死人之時也。」（甲編考釋八葉）

屈萬里 「困，三體石經古文囚字，此作：此亦當是囚字。」（甲編考釋四二八葉）

李孝定 「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从尸从人。尸，古文死，从尸从人。此，契文作上出四形，其作从尸相同，一从尸，一从人，古文偏旁尸無別。羅振玉釋死，居謂前上死字，其說似是。其作从尸者，商釋囚，孫詒讓作困者，羅釋因，其因二形，豈至釋因皆誤。其字當从丁氏及董先生之說，釋死，作困者即出之異構，古文偏旁从人从大無別也。此字就字形言當分為二系，其前為



因之不當釋因昭然甚明也。此四刑既本為一字，何以分為二系，蓋亦有說。卜辭中字所見二辭，上均言「王不曰」，其下殘泐，當為「不豫」或「不適」之同意語，言王有疾貞其死不死也。而其它作「𠄎」諸辭凡數十百見，絕無一辭與王之本身有關，因疑為王死之專字，象人拜于柩骨之旁，所以示崇異。王以外諸人之死則祇象人在棺槨中之形，所以別尊卑也。禮記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此雖後世彌文之制，然殷時用刑體不同之二死字以別尊卑，宜不足異也。作前刑二辭，當為小石師所說乃起卜尸之事，之與完辭𠄎字有別。今篇前行而𠄎因廢者，以𠄎因二刑與後起之因因易混遂不用耳。𠄎字翼鵬兄釋因於上引諸辭均難通讀似有未安也。金文死字作𠄎孟鼎𠄎毛公鼎𠄎頌鼎𠄎頌壺𠄎齊縛與梁文之𠄎及小篆全同。齊縛一文為許書古文所自昉。一集釋一四六一葉。

文五篇上四部

张政烺

7 这个字说文和一切字书里都找不到，但可以从一些古字里找到它的化石，说



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说。

……这个字应当是形声字，从囙（音）声，囙就是甲骨文的𠂔变来的，不是囙字。汉代人写口本来作四笔，四角交接处是方的，甲骨文其字所从的其有的四角不出头（例如：铁二五一·三，九·四，前四·三八·七，后下一六·四等，皆见甲骨文编卷六第十页），和汉代写口已极相似，由井变口是不是奇怪的。甲骨文其应当就是盟字的声符，其的读音也就是盟。

学者肯定甲骨文中的文义是死，在绝大部分场合是对的，其的这一用法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殛字。说文四篇下歹部（段注）：

暴无知也（各本作曰胎敗也），  
 誤同殛解。玄应书卷八、卷十三、十四皆引说文

殛，暴无知也。声类乌殛，欲死也，今据正。广韵云曰病也，又云曰心闷，其义正合。盖上下文皆说死之类，此亦谓暴死者。乌殛双声，玄衣曰殛，於门切。从殳、皿声。

第一期晚期的甲骨文有𠄎，在𠄎的四周加四小点，似象埋藏在沙土中的形状，如：

丙午卜，勿，貞，不。	丙午卜，勿，貞，不。	丙午卜，勿，貞，不。	丙午卜，勿，貞，不。	丙午卜，勿，貞，不。	丙午卜，勿，貞，不。
□	□	□	□	□	□
貞采不。	貞並不。	貞豕不。	貞豸不。	貞𧈧不。	貞元不。
。	。	。	。	。	。

丙午卜，勿，□□□□。  
庚戌卜，夬，贞陟不~~其~~。

殷虛文字綴合 五八  
前編 八・八・一

从语法看，其的用法与一般的其相同，但从文义考虑似有区别。綴合五八是一个龟甲，密行细字刻的尽是丙午这一天卜人勿贞问某人不其。这片龟甲已残破，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一小块已有八条卜辞，残缺的不知其数，难道说会有这样的巧事，八个以上的被国王关心的人物同时大限临头么？这显然不是什么寿终正寝。我推测这个其字或许就是说文的藎字，古书上也写作藎。是埋藏的意思，这几条卜辞则是有关殉葬的贞问。

（释甲骨文中俄、隶、藎三字，中国语

文一九八五年四期二九七至二九八页）

(释甲骨文中俄、隶、蕴三字，中国语

考古所  
为人之侧视形。  
此字像将人置于笼中。该片中，  
因当为动词，  
因证或可能与祈雨有关。  
L 正视形，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六页)

屈萬里


















此當是𢇛字之異體，亦即困也。

(甲編考釋四四五葉)

(甲編考釋四四五葉)

夏渌

「甲骨文有：

这个字有关的卜辞很多，字形也很复杂，有正面人形和侧面人形，有象在井内，有象在井上，有象在井边，有的是枯井，有的是水井，有的象掉在坑里，有的象关在牢里，有的象关在槛上，有的则陈列在囚笼上，形形色色，难以一形概全俾，……

其、因、因、



山

诸形无

非是人

陷於地

中  
陷

於沈昇

陷於

圖

67

於囚笼，或面临深井，表示一个环境险恶的凶字，其的诸体从字形结构分析，是凶凶凶的象形表意字，说文六书的会意字，从人陷於险境会意。

表意符号，比异体众多的甲骨文𠂔字，更为简单明了，凶就取代了𠂔。

現在对照卜辞文例，看是否符合语言实际。

某卦（凶）？不卦（凶）？是最常用的，略举其例：

貞：凡其卦（凶）？

五固曰：口其（凶）。（乙三四。五）  
辛丑卜穀貞：雷妃不凶？（前四。二四。三）

同日丁卯子否蠱不其（凶）。（著四）  
同日戊子子否其（凶）。一月。（著二）

甲辰卜爭貞：缶其其（凶）？（京津一六八四）  
呂其其（凶）？呂不其（凶）？（乙三三四四）

唯翌甲其其（凶）？（甲三三八五）曰貞：不其（凶）？（乙二三五四）曰不其（凶）？（存一。八三七）这一类例句很多，不一一罗列了。

2，其（凶）与病联系，易误解为曰死凶的文例：  
媒子病，不其（凶）？（铁一六八。一）

貞：婦好（疾）大瘳（凶）？（甲三五五六）  
……丑卜……有病？……未卜……（凶）？（甲三三七七）

……丑卜……其因凡有病？口丑卜……（凶）？（甲三五五六）  
（合甲五七）

雖亦有病，月豈丙申其（凶）。（铁五。四）  
己酉卜王：子其（凶）？因（患）有病？（京津一六五九）

末一例某（凶），患有病？患病是凶。如果读死，某（死），再卜问患不患病？就不可理解

3，其他其（凶）字有关文例：  
貞：其則百人凶？（京津一六八八）壬子卜：其則圉不因（凶）？（存一。二二一八）

癸未卜祝貞：七日虎，凶？（铁四十。四）  
丙寅……知口兄丁寧？

丁卯卜貞：茲其其（凶）不？（佚八五〇）  
辛卯卜寧貞：子其其（凶）不？（甲三五一〇）

貞：子母其育不凶？（簠柒七十）  
壬申……后其……妊子凶？（拾六。四）

貞：婦嫁子其凶？（清晖三三）  
丙申卜般貞：婦好孕弗……婦凶？

貞：婦嫁子其凶？（清晖三三）

貞：婦孕其少婦凶？（乙六六九一）

婦好征不困（凶）？（乙六六九一）

貞：婦不困（凶）？有於（祈）？（乙八九九八）

乙酉卜貞：乍年斬庚不凶？（京都九九四）

征不凶，易（錫）貝二朋？二月。（坊間三·八一）

一六九〇。貞：唯翌甲其凶？（甲三三八五）

壬寅卜貞：婦好娩不其効？（乙四七二九）

王固曰：茲女不効（男），其効不吉于耄，若茲迺凶。（乙四七二九）

魯効？允効，征凶。（甲三〇〇〇）

貞：今般凶？（佚五二五；巴黎三）

丙子卜貞：今共其（佚五二五）

貞：共不其罐告其凶？十一月。（守沪三·一二二）

日其釋凶，最明白的證據是吉凶对比的卜辭本身，如上舉乙四七二九外，如：

「王」固曰：吉，勿凶。（甲三〇一〇）

十一月立凶。（珠五九五）

王固：勿凶。（乙六一八六）

王更凶？（陳一〇六）

以上的卜辭，有的不够完整，大体其讀凶是比较好理解的。另外有一类其字，通假为貺，

供，指朝貢殷王和獻供祖先神灵，試舉卜辭如下：

我（粹一五八二）

象囚籠裝人，如求作為貢品或獻神供品。

車虫令（京津四七八二）

凶讀貢。

其不其（貢）？十月。（乙六二二八）

其（貢）馬？（續五·六·三）

口午……白馬其（貢）唯丁「取」？（林二·一五·一四）

丙午卜爭貞：口白馬其（貢）唯丁取？二月。（甲三五一二）

車（貢）？（乙二三二三）



口口卜方……馬其封(貢)? (珠二八五)

馬貢? (續五·八·一二)

貞: 羌亡其貢? 十一月。 (甲三一)

令鑕困 (貢) 汙或?

令豈困 (貢) 汙或? (后二·三八·六)

侯……征貢? (林二·二一·四)

……卜爭貞: 貢出臣于函少子罔? (后二·三三·一二)

……卜爭貞: 困 (貢) 多…… (存二·三一)

自會困 (貢)? (存一·二三)

甘弗困 (貢)? (存二·四三五)

……王于…… (七·四五)

其(貢)其馬? (零一四〇)

口丑……王夢有貢大虎, 唯「困」? (拾一〇·七)

貞: 效其貢?

貞: 呼取冉臣卅? (乙二·三七三)

甲辰卜爭貞: 缶其貢? (城三四六)

戊申卜報貞: 缶有其貢貝? (卜通四七〇)

貢大馬? (存二·三四一)

婪心情

殘文即有「禾、並、弓、牙、元等若干人不貢?」的卜問, 可見殷王關心臣屬朝貢的貪婪心情。如果卜問若干人, 同時而死, 同時凶否? 就難以理解了。

辛丑……人供于某帝? (序一八〇五)

乙巳卜貞: 報供? (前四·一·二)

庚午有供? (林二·三〇·一七)

享供 (乙一五一一) 供在「丁家」其「子」 (存二四〇一)

夕供翌……夕蠱? (乙一八二三)

唯今乙……供唯…… (續六·七·四)

……報……亡供口……我? 四 (明一四〇三)

丁卯卜貞: 茲供不? (佚八五〇)

同片有: 丙寅報「于」見丁寧?

以上卜辭曰其「字讀曰供」, 大抵和祭祀獻供有关。

以上各类用法，不是能够区分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一些简短的句子，其字弄不清究竟读作「凶」还通假作「贡」。但每一类都有一些确实无疑的典型例句，如「贡」的：

癸巳卜争贞：旬甲午有闻曰：戌使春復，七月在束其（贡）？（续五·二·四）

戊申卜般贞：缶有其其（贡）貝？（卜通四七〇）

自（贡）（贡）（贡）（贡）（存一·二三）

其字不作吉凶的凶，同音通假为「贡」，是朝贡的意思，是可以确定的。「王固曰：吉，勿凶。」则可以视为其释凶的标准句。「丁亥卜：勿出于羌甲因（贡）？三月。」（乙五五七四）「因（贡）」为以人为供品之专字。「（学习古文字随记二则）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七一——七八页」

夏录

「金璋」六九加四六六，卜辞似可缀合。金四六六有「因」字，当读「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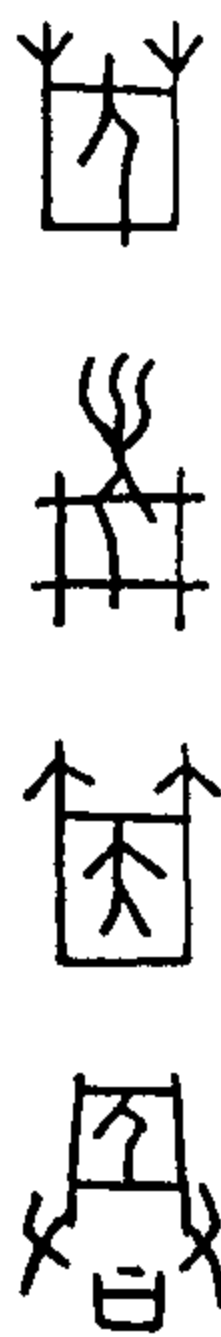
丙寅和祭祀有关。

「因」字仅此一见，从「因」从「艹」，象两手举「因」之形。「因」，殷契粹编一五八二作「因」，郭老考释隶定作「因」，谓置人于「因」笼之形。殷商奴隶王朝，以奴隶为商品，奴隶既是朝贡的财物，又是娱乐神献祭的供品。甲骨文「因」、「因」、「因」、「因」等形，原为将人置「因」笼作贡品、供品之形，读贡和供。「因」为「因」繁体异体，加「艹」表示供献的动作。「（学习古文字随记二则）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七八——一七九页」

姚孝遂 肖丁 「因」乃「因」字之异体。或以为「因」与「因」同字，释为「死」，不可据。「因」与「因」形体有别，不得混同。「（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一一页）」

李孝定 参死字条

按：据字形而言，字不得释「死」，当以张政烺释为「因」，读作「殪」为是。



按：均當為「因」之異體，其辭為：

「婦」延出「貞」，婦好固大疾延豈，「貞」字條。具用法均與「貞」字同。參見0053「因」字條。

合集一七一五九反  
合集一七三九一

①

孫海波

「①」，拾上。上。商承祚釋「勾」。地名。上（甲骨文編三八一頁）

郭沫若隸定作「回」，無說。（粹考一三八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九卷五葉上收此作「勾」，無說。

李孝定「字」在「卜」辭為地名。疑此與「包」古為一字。許去「口」包象人裹妊。此則象人在腹中之形，與「孕」同意。「勾」包聲同韻近。（集釋二九〇一葉）

按：諸家所釋皆不可據，存以待考。

考古所「①」：地名。在「本」書七四五與「宮」同版。二四三〇與「宮」、「徐」同版，此二地都屬陳夢家所定的沁陽田猎區（綜述二五九——二六二頁）。上（小屯南地甲骨八三九頁）

夏渌釋「凶」，參「因」字條下。

按：釋「勾」，釋「包」，釋「凶」，皆不可據。與「因」亦有別。卜辭均用為地名，無例外。

何 尤 𠂔 𠂔 𠂔 𠂔

王襄「古尤字」，許說注「行兒」，从人出「口」。（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六葉上）

唐蘭

「此」何「字象人負擔」形。（佚存考釋一四葉）

孫海波 「象人荷戈，即荷字初文。卜辭何字从此。今定為可字別體。」（文編五四）

郭沫若 「乃乃廩辛康丁時卜人。案此即金文中所習見之「荷戈形」也。當是何（荷）之古文。舊釋為光，不確。今隸定為光字。」（粹考七九葉上）

楊樹達 「說文五篇下口部云：『光，行貌，从人出。』按許君說殊無理致，余於七年前嘗釋此字，疑為「枕」初文。頃者余溫尋龜甲文字，見此字作「𠂔」，與「許」書形同。又有作「𠂔」者，象人荷擔，兩端有物，以手扶擔木之形，殆悟此字為「擔」字之象形初文也。說文八篇上人部云：『擔，何也。』何下云：『擔也。』从人，詹聲。今字作「擔」。按詹聲光聲古皆閉口音陽聲字，音最相近，从光聲之字如耽耽耽耽音讀，今皆與「擔」同，故知其為一字矣。異者，光為象形，「擔」為形聲耳。」（甲文說一葉）

孫海波 「中，甲二三八九。廩辛、康丁時貞人，象人荷戈即荷字初文。卜辭河字从此。今定為可字別體。」

尹，乙二六五九。人名。  
尹，乙二二二。武丁晚期貞人。  
尹，乙二二八。从目。人名。（甲骨文編二一三頁）

李孝定 「郭氏謂此與金文之荷戈形同為何之古文，其說亦誤。卜辭之「𠂔」與金文之荷戈形乃是何之初字，契文象人負可柯之初文，金文象人負戈則何之異文也。負柯負戈同示何義自何段為誰何字之義既行，乃復段美藻葉之荷以為「擔」何字耳。此作「𠂔」从「𠂔」與「𠂔」小異，楊氏釋「𠂔」為「擔」初文，其說極是。此字前人已釋「𠂔」惟「擔」字初文之義實自楊氏發之「𠂔」與何雖為同義字，惟所以各殊，固不能以一字視之也。字在卜辭為人名。」（集釋一八二四葉）

白玉崢 「𠂔，甲字之人名，其見于卜辭者，在第一期武丁時，稱為「𠂔子何」，如：

貞：令畢……允子何？ 乙六五四八

勿令畢……允子何？ 乙四九五五

兄子弟二期及文武丁時者，与弟三期之貞人名同單稱為「何」，如：

□□卜，旅貞：令何……卫？ 文五九〇

丁未卜，鼎：何<sup>口</sup>告<sup>（王）</sup>？

乙九〇七三。

亦有地名，或方国名曰何<sup>口</sup>者，如：

丁巳卜，争贞：乎取何<sup>口</sup>？

乙二二二

勿乎取何<sup>口</sup>？  
壬戌卜，行贞：今夜亡<sup>口</sup>？在何。  
见于第一期者，字作<sup>口</sup>；见于第二期者，字作<sup>口</sup>。字之结体虽异，然其为地名、或方国名，则又一也。

屈先生于释<sup>口</sup>一文中，曾详举<sup>口</sup>字之结体，共得二十三文不同之倒字，并谓：曰<sup>口</sup>（后下二二·三）字虽无因版的其他形状可以互证，但它既象荷戈之人的侧视形，又是第三期贞人。再以<sup>口</sup>、<sup>口</sup>两字证之，它和<sup>口</sup>是一个字，也无疑义<sup>口</sup>。按：<sup>口</sup>字王襄氏释成，殊非。屈先生释何，甚是。惟谓与第三期之贞人<sup>口</sup>为一人，在未有更坚强之证明前，未敢苟同。盖其字又见于第一期武丁时之卜辞，且亦为人名，如：

贞：<sup>口</sup>不其挈<sup>口</sup>？  
乙六八八三

贞：<sup>口</sup>不其挈<sup>口</sup>？  
乙二六五九

贞：<sup>口</sup>不其挈<sup>口</sup>？  
乙二四一

贞：<sup>口</sup>不其挈<sup>口</sup>？  
殷古一三·一

就右辞例之，其与同期名<sup>口</sup>者，显然为二人，是<sup>口</sup>与<sup>口</sup>字，固皆为何字，或同为第三期之贞人歟？又前编卷六（二〇·七）有<sup>口</sup>字，惟辞残片碎，臆为只字，无由推证其为何义矣。

甲骨文字中，又有<sup>口</sup>（拾一〇·十二）、<sup>口</sup>（前六·一〇·六）、<sup>口</sup>（续一〇·六）等字，孙海波氏作甲骨文编，列为不识之字，今入附录三一、三七、四八、五一、五六、七七诸页，疑均何字之异构。<sup>口</sup>（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八〇四——三八〇六页）

裘锡圭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转化成声旁，从而把原来的表意字改造成形声字的现象，是颇为常见的。例如<sup>口</sup>字本作<sup>口</sup>，象人荷物形。后来象所荷之物的<sup>口</sup>形加<sup>口</sup>而成<sup>口</sup>，<sup>口</sup>何<sup>口</sup>字就由表意字转化成从<sup>口</sup>人<sup>口</sup>可<sup>口</sup>声的形声字了。又如<sup>口</sup>字本作<sup>口</sup>，<sup>口</sup>等形，以象人形的<sup>口</sup>大口旁和<sup>口</sup>日<sup>口</sup>旁的相对位置表示出日已西斜的意思。后来<sup>口</sup>日被改为形近的<sup>口</sup>矢<sup>口</sup>，<sup>口</sup>是<sup>口</sup>字就由表意字转化成从<sup>口</sup>日<sup>口</sup>矢<sup>口</sup>声的形声字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另详他文。<sup>口</sup>（释<sup>口</sup>勿<sup>口</sup>「發」中国谗文

饒宗頤說參小字条下。

張亞初說參小字条下。

按：何家人負戈形，小篆从人可聲，則演變為形聲字。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列入尤字，楊樹達亦釋尤，以為即僮字，今作擔。李孝定從楊氏說，以作中形者為尤，但以中形者為象人負柯釋何，實則所據以釋尤之前七，一，四乃「方」字，其說非是。何字人所負者均為戈，與柯無涉。

0057 河 𣶒

按：即今「河」字。卜辭早期作「𣶒」，中期則或作「𣶒」，乃其異構。當併入 1328 1329 「河」字。

0058 何 𣶒 𣶒

張秉權「𣶒」，金氏文編，另行列此字於「𣶒」字之后而未解釋，李氏集釋，於何字之下未收此形。按此字象人有所荷負而側顧之形，亦當釋為何字。第二，三期卜辭中，何是負人的名字，但在第一期卜辭中，却不是負人，饒氏通考以為何是姓，為武丁祖甲康辛等的三代元老，然卜辭中的人名，既係官稱，並非私名，則隔代同名，事屬可能。所以第一期武丁時代的何，與第二、三期祖甲、康辛、庚丁時代的何，亦未必同是一人。殷虛文字內編考釋下輯二第60頁。

白玉崢說參小字条下。

按：𣶒在卜辭為人名，但與𣶒當有別。不能謂同字。今姑隸作「何」而分列。



𠂔 𠂔 𠂔

五葉

李孝定

「从日从何，說文所無。又疑日乃象頭形字非从日始收於此」

（集釋二二一）

白玉崢說參𠂔字条下。

按：字从「日」从「何」，隸當作「𠂔」，「日」不得謂象頭形，卜辭皆用為地名。

何 𠂔

白玉崢說參𠂔字条下。

按：字與𠂔當有別，辭殘，用義不詳。

及 𠂔 𠂔

孫治讓

「𠂔當是及字，說文又部及，逮也，从又人，是也。」

（舉例下十四葉上）

羅振玉

行而又及之

「說文解字及从又从人，古文作「𠂔」，籀三形，石鼓文作「𠂔」，與卜辭同。象人前行而又及之。」

（殷釋中五十九葉上）

王襄

或以為及字

「古付字，許說與也，从寸持物對人，徐鼎臣云寸，手也，散盤付作付與此同，或以為及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七葉下）

葉玉森

按他辭云

「己亥余貞弗歸方」，（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補五，二七，四一）

貞于追寇

（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象力制人，表力服意，古訓蓋主降服。卜辭云：「及歸方」，即言降服屬國也。曰「弗其及」，即言不降服也。曰「追及」，曰「追寇及」，即追逸寇使之降服也。本編（即前七、三十二）二版言「及」其國，及為降服之誼蓋顯。又前三、二九、三、六、曰「庚午卜貞未季省之及雨」，曰「及雨」猶他辭言「之及雨」，蓋「及」字也。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是殷代祈雨以人代犧之證。——（前釋卷一第一二五葉）

商承祚 「不娶敵蓋及作得，許書：「獲其走乃及」誤，蓋又爭之安也。」——（類編三卷十二葉）

郭沫若 「及」及「同速」，即逮捕之意。此為本義，後假為暨與「及」，而本義遂失。然考殷、周古文，及「甲骨文與西周彝銘，暨與義」，聯詞均用眾，無用及者。用及為聯詞乃後起事。」——（保貞銘釋文，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一期）

屈萬里 「卜辭：「及」追口，及？」——（甲編一八一）及，謂「趕上」也。——（甲編考釋二三三葉）

屈萬里 「及」字不識，或「是及字」異體。——（甲釋第二九六葉）

屈萬里 「日壬戌卜，狄貞：及才？」——（甲編三九一三）及，謂「追及」也。——（甲編考釋四八九葉）

屈萬里 「及」疑是「及」字之異體。——（毛公鼎之「及」，不娶敵之「及」，其偏旁均與此字形相近。——（甲釋第一九八葉）

屈萬里 「及」字未識，或「是及字」異體。——（甲釋二三五七）（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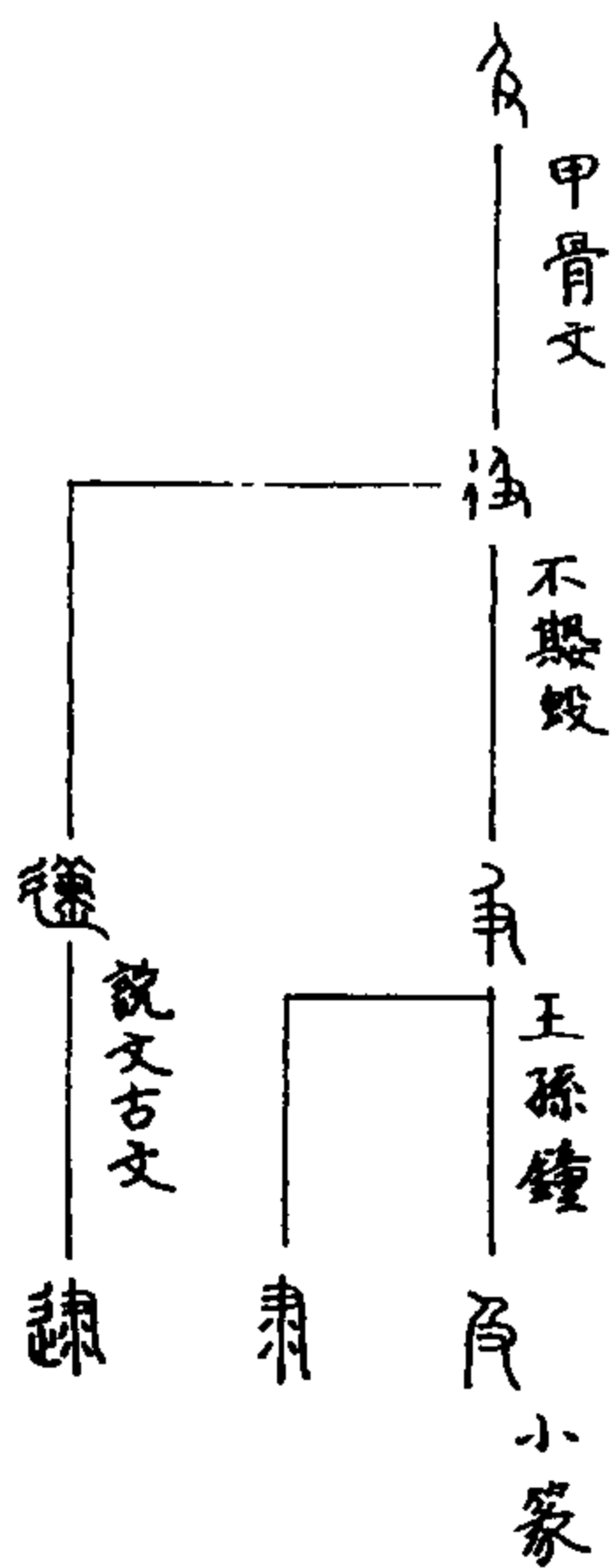
陳世輝 湯余惠 「合集二〇三四八：

- (1) 乙亥卜：生四月妹出史？
- (2) 弗及今三月出史？
- (3) 乙亥卜：出史？

……及，通繼。荀子儒效：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曰及，繼也。日本辭的意思是，今三月以後不会再有事了吧？《辭》的曰及今三月曰與《辭》的曰生四月曰是一致的。以往訓及為至，殊不辭。《古文文字學概論》一七〇頁）

按：甲骨文及字从又从人，戴侗《書故》謂「从人而又屬其後，追及前人也」，其說與古文字形體合。金文或增「彳」作「𠂔」，古文「𠂔」於表行動之義每增「彳」或止或彳為形符。說文及，級為二字，訓級為「急行」，典籍級作級或級。實則「急行」乃「追及」義之引伸，古本無別。說文及之古文作「𠂔」，商承祚謂「𠂔」乃「彳」之誤，兼又爭之變「𠂔」。進而言之，「說文」速「𠂔」均訓及，「速」字，實亦「及」與「級」之譌變。說文解「速」，是與「速」字本無區分。又持尾者，「速」與「速」亦無別。義亦無別。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以為及字古文速，疑是速字，頗有見地，但不知「速」亦即「及」字。

說文又有「隸」字，典籍作「迨」，則更屬後起。其變化之迹如下：



又甲二三五七之什，屈萬里以為即「及」字之異體，其說蓋是。葉玉森釋及為反，非是。甲骨文反字作「𠂔」，與及字作「及」迥別。且葉氏釋讀卜辭多謬誤，不可據。

卜辭及字之用法有三：

- 一、用為「追及」之本義
- 「犬追魚出及」；「犬追魚亡其及」。
- 「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
- 「戌及廩方」；「戌弗及廩方」。
- 二、用為「至」

合三〇二  
京津四三八三  
合集三二八一五  
甲八〇七  
合集三七九九五

「及」及茲一月出大雨  
「及」及茲一月又大雨  
「弗其及今十月雨」  
廣雅釋詁：「及，至也」；儀禮聘禮：「及期」，注：「猶至也」。李孝定集釋以為此類  
「及」字「猶它辭言」出及雨，謂有及時之雨也。說文：「辭或言」及今二月出來自西  
陰六五九：「弗及今三月出史」，寓三二。洽集二。三四八與「出及雨」之「及」用法有別。  
三，用為「及時」之「及」，義為「宜」。  
「未出及雨」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呂刑」何度非及也。按：審慎得宜也。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  
宜」是也。及雨謂及時之雨，其雨得宜也。

人  
及

馮良珍

「在古文字中，尚未發現独立的「及」字。甲骨文有「及」字（見七三八），曰不釋，

甲古文編收入附錄，并誤摹作「及」，缺少表示手爪的一筆。其外形「及」，象人曲身有所抱聚，內之  
中，即草的象形字。从「及」，从「艸」，會其抱草之意，當未定為「及」，蓋為「及」之異體字。說文艸部：「  
芻，芻也。象人束草之形。甲古文芻字作「芻」（見九九〇），「芻」之「及」，見增訂  
六八三）等，象以手取草之形，當未定為「及」。羅振玉云：「芻」从「及」，持新艸，是芻也。見增訂  
殷虛書契考釋三六頁）各家元異詞。周晚金文作「及」（散盤），字形稍有變化，戰國作「及」（印，  
陳簠），秦時賜之右旁作「及」（陶器錄十，一）其所从之「及」已訛變，小篆更訛作「芻」，分一又「手  
形」為二「及」。許慎據訛變之形解為「象人束草之形」，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從甲骨文形作來看，  
句為人曲身以手抱草，故為以手取草，二者為同字異形，當可說通。  
由上「及」字觀之，「及」古文反「及」元別，當為抱之初文，引申之則有「及」義。字形在變演中失  
去表示手爪的一筆（「及」又作「及」，甲二三五七），成為「及」。說文「及」，籀所从之「及」，即来源于甲骨  
文「及」。包，早期古文字未見。說文「包」部：「包，象人裹妊，已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此又  
失之附會。說文「子」部：「孕，裹子也。孕，包為二字，故包斷非「子」字。包當从「巳」，古「巳」子  
同，「及」从「及」，亦聲，即「胞」之初文。說文「胞」部：「胞，兒生裹也。兒生裹，即胎衣。蓋因「包  
用為凡「包」之稱，遂又制「胞」字為「胎衣」之專字。」「及」說文「及」及从「及」之字探源，文物研究第一期  
七一——七二頁）

𠂔

按：𠂔與𠂔有別，字不識。卜辭用為人名及地名。

于省吾「說文𠂔字作𠂔，並謂：曰東傅梓拙為𠂔，从𠂔从乙。𠂔按許說殊誤。自東

說文學家解釋𠂔字的形義頗多分歧：在構形上說，有的謂曰乙象艸木冤曲，有的謂曰凡史稱瘐死獄中，有謂曰从反尸之乙，在義訓上說，有的謂曰瘐（瘐）古字通，有的謂曰凡史稱瘐死獄中，皆當作此字，有的謂曰以為少休息之僻字。總之，各家說解紆曲難通。其實，今作𠂔，合乎古文，而學者以為素妄。林義光《文源》：曰𠂔从人，曰象兩手梓拙一人之形。曰林說甚是，惜无佐証。甲骨文𠂔字作𠂔，甲骨文編謂曰說文所无，商器尹𠂔鼎作𠂔，西園器師𠂔鐘作𠂔，形相仿，金文編誤釋為丞。𠂔和𠂔乃𠂔字的初文，象兩手提持人的头部而曳之。至于古文𠂔字偏旁中从𠂔从𠂔往往无別。又承字甲骨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兩手奉人之形。𠂔字兩手在上，承字兩手在下，兩個字判然有別。古文手字多作又，而又字在偏旁中或上或下，有時還是有別的。例如艮字作𠂔，及字作𠂔，是其証。古銘文趙瘐之瘐从𠂔作𠂔，是征晚國的𠂔字也从人。又《雅釋訓》瘐瘐為病。因此可見，自來文字學家由于說文没有瘐字，而以𠂔為瘐死獄中（見《漢書宣帝紀》之瘐，显然是錯誤的。甲骨文的𠂔我其出令或𠂔用王𠂔（紀六三七〇），又一辭為𠂔今步以𠂔希交貶𠂔（甲八〇六），以上兩段都係左右對貞，其義待考。𠂔（釋𠂔甲骨文𠂔字釋林三〇一——三〇二頁）

按：𠂔與小篆「𠂔」之形體結構同。卜辭用義不明。

羴

孫治讓「羴字皆作𠂔。說文羊部云：羴，西戎羊種也。从羊人，羊亦聲。此从人

人，即从羊省也。𠂔（契文舉例上三十八頁下）

注：羅振玉「𠂔𠂔即羴字。羴甲即史記：陽甲。羊陽古通，漢書古今人表有：樂陽。師古曰即樂羴。漢經民校尉碑：治歐羴尚書：歐羴即歐陽，皆其例矣。𠂔（殷釋上四葉上）

王國維 「卜辭有曰南庚曰羊甲曰六字，羊甲在南庚一次，則其即陽甲審子。」（集林卷九第十一葉先王考）

王襄 「古羴字。許說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或釋羴。」（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九葉）

丁山 「𦍋，許君訓曰羴也。蓋因束變之誤而強作解人也。其實其即𦍋（后上二一·一三）字隶写。𦍋，即羴字本字，象以繩繫殺罪人形。禮記文王世子所謂曰公族有罪，繫于甸人，是也。」（商周史料考証五六頁）

丁山 「𦍋即敬字初文，蓋象人之簪冠盛飾形……𦍋在甲骨文写法，通常有下列的几种：

𦍋 鐵七六·一 𦍋 前七·三一·一 𦍋 前六·一·五 𦍋 鐵二五·二 𦍋 鐵二三·六

𦍋 前六·六·六 𦍋 鐵余七·一

𦍋，从𦍋从声，蓋即禮記文王世子所謂曰公族有罪，則繫於甸人；𦍋則象以繩系頸，殺罪人形。以字形言，𦍋當即羴之本字。書洪範曰：「鯀則殛死。」又堯典曰：「殛鯀於羽山。」殛字本谊，蓋謂曰縊殺也。可是，屈子離騷，殛則作夭云，曰鯀鯀直以亡身兮，終然夭（或作妖）乎羽之野。可見殛夭古來是一字。L（商周史料考証八五頁）

葉玉森 「𦍋，商承祚釋甲二·十四·八，𦍋為羊，森按𦍋與𦍋當為一字，商氏類編漏載其字，从羊从土或為羴之別構，猶金文陳亦增土作墜表示為國名也。」（前釋八卷六葉背）

葉玉森 「按釋羊為羴，始于孫詒讓氏。然止指識藏龜中一數辭，其他仍釋為牛羊之羊。如重氏說遠難徵信，所引各辭如：「羊五卯牛」，「三羊三牛」，「一羊一牛」，明為牛羊之羊，辭內既無入字，或並無伐字，似不能概斷為非羊為伐辭之羴。森考校他辭，覺孫重二氏釋羴尚有疑點。如下辭云：「貞十𦍋」，「殷虛文字二五葉」，「十羊與五人豎舉，則羊當為牲名。」已未王曰：「貞伊𦍋」，「殷虛文字九·三」，「羊與牛豎舉，則羊亦當為牲名。」二辭羊正作𦍋。日甲寅卜：「其𦍋」，「梯」，「方一𦍋一牛九犬」，「殷虛卜辭七一·八」，「與貞帝其𦍋三𦍋三豕三犬」，「前四·十七·六」，辭例同。又日甲午卜：「貞三牛彫高祖亥」，「大乙𦍋五牛三祖乙」，「小乙𦍋三牛二父丁𦍋五牛」。



三亡羌。一者庚氏藏拓。羊與牛或犬並舉，則六當為姓。羊正作𦍋，知𦍋為𦍋非羌字。至  
軍家帶索形者，人名山名用之。然𦍋甲上作𦍋，甲則帶索者仍應讀羊。總之，羊為初文，羌為後  
起，殷人所謂羌者即用羊字。……即卜辭所云「羊人陟」，甲二二三一，「今羊人」，補八六一，「羊  
人」，（前釋一卷七十五葉）

又曰：「按卜辭段羊為羌，如本辭：「羌頤疑為羌之正字。說文羌下出古文𦍋，王國維氏從  
伯敦跋（觀堂集林補遺）謂𦍋乃羊之誤，不知卜辭上上作𦍋，似象羌人首上之飾物。又有作𦍋  
（補四三七一一），則象符形，古文妻字上以此作。」（同上二卷六十一葉背）

商承祚 唐氏云羌，羅氏以為羊，郭氏以為𦍋，並非也。案唐說是也，羌甲之羌作𦍋  
𦍋，謹也，故字作𦍋人形，與令命字同意。豈增文作𦍋，𦍋（師西殷餘義編鍾），乃由𦍋所尊乳。  
郭謂金文多用𦍋為敬字，說頗迂回，不知𦍋亦豕作𦍋，狗作𦍋，从犬从𦍋，句从𦍋，𦍋所尊乳。  
所以𦍋句與狗所以𦍋句今隸同，而豕則不同。郭氏雖引左襄十年傳「鄭人奪諸𦍋之妻」，釋文「苟  
本作狗」，（陰文叢考湯盤孔鼎第八三葉）為說乃同聲假借或口授或傳寫之誤，不能據為確證也。  
且商之世次史記與三代世表每與卜辭有出入，不必困於成書而展轉附會羌甲之為沃甲也。  
（佚考三一葉）

重作賓 羌字从羊从人，讀為牧羊之人。一有時又帶絕索表示羣羊之意。羌羊同音互相  
通假，羅振玉皆釋羊，非是。（獲白麟解見安陽遺書報三三一五三三二葉）

吳其昌 按羅王輩以𦍋甲為陽甲，是也。一詳下疏。而以羊、𦍋為一字，刑小岐  
受而義無別異，則非也。郭氏以𦍋甲為沃甲，絕非；而以𦍋字與稍後之𦍋字為一字，則是也。  
又羅王以𦍋與羊為同儕，則雖誤而未遠；郭氏以𦍋與狗為共名，則似是而實非也。請剴微其辭。  
：𦍋與羊，非一物，見於契文者至明。如云：「𦍋𦍋卅，卅三宰，簡一牛。」（林二二三）「𦍋  
𦍋十出五，卅口宰出一，牛五。」（續一、一二八）此並以牛、羊、𦍋三品為祭犧也。如云：「黃  
𦍋一，小宰。」（續一、一一）如云：「𦍋卅，卅十宰。」（續二、二五五）「𦍋卅，百宰。」（續  
一、三三五）豈亦有以𦍋一、一宰，一宰，為文；（續三、五四）「𦍋卅，百宰。」（續一、三三五）  
者，是知𦍋與羊截然二物。宰，即羊也。顯證昭然，疏在羅氏，可斷決也。郭氏以𦍋為即𦍋，  
苟以𦍋為𦍋，口口，玉確不易。然此𦍋字乃讀去羊反。羌，不讀古厚反。狗，从𦍋得聲而為  
苟（強），从苟得聲而為敬，聲皆一貫。至於𦍋字，則說文作𦍋，从犬，句聲。一則敬

从苟。苟，聲。从苟。苟，聲。皆在庚陽部。一則曰狗。从句。句，聲。从句。句，聲。皆在侯厚部。源流體系，牛馬其風。苟，與句，為一？為二？郭氏誤。苟，為句，是其志矣。猶郭氏以介為一字，苟，敬為相承，則甚是。而時曾與狗為一字，則絕非也。今按：介，乃曰羗，字也。羗，有義，當為羊之一種。以墨經之科言之，曰羊，則絕非也。今按：介，名矣。為羊類之一種，故得斧成斯。以供祭，是用有曰羗。羗，莫羗。羗，文矣。其有族非華夏而自奉羊以為圖騰者，則夏人指目之曰羗矣。漢書有曰羗。羗，蜀、羗、羗、羗。其有族非華夏云：曰自彼氏羗。鄭氏：曰氏羗，狄國在西方者也。說文羊部：曰羗，西方人也。一段玉裁改本云：曰羊種也。从羊，几。从段，本。南方蠻閩以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羗从羊。是以見殷商之世，羗族之名，確已立矣。

又卜辭云：曰丙寅卜貞，出子寅，夷，二羗。一續二一九一云：曰夷二羗，則必娶羗。二女以為夷，正如後世晉公子重耳，納赤狄二女叔隗、季隗矣。一注：二女叔隗、季隗，華羗且已有通婚者矣。一此釋誤。一摘錄者，更以聲音之軌推之，介即羗，亦即介，故知介實音羗。從介得聲。介，疑古讀實亦若。強，故得上承。羗，聲，下啟。敬，音。一注：羗，至于于从苟。得聲。敬，更顯與。羗，音相貫。古韻陽唐部與庚耕部有相互通協者，吳語至今讀庚在陽部。且周頌閔予小子，詩，明以庭，敬，王，志為韻，更可證實。由是亦可證介、苟、敬聲系相承之故矣。又華、羗異族，寇掠不免，斯乃有。北羗之伐，故引申之義，得為戒敬，為警勅矣。一中畧。一摘錄者，始義本為羊類之一種，後乃轉為人類之一族。而在契文時期，因尚多數指羊而言也。故知三羗用于且乙，當以刑三年以祭祖乙為釋矣。一段盡書契解詁第一三三——一三五葉。

李旦立。一辭十又作介十，又作介十。羅王以來均釋為羊甲或羗甲，說為陽甲。至郭沫若氏始倡異議。今按郭說，介為狗，象形可信。介，本象形字，其下部，介，雖與人同，實非人字。然因其形與人同，遂尊介為金文之介，以與等類人形，故為承祚氏據金文之字，形謂敬不從介，以非郭氏用介為敬之說。實未見其可。又苟小篆作苟，狗作狗。今隸同而篆則不同。商氏又據介以難郭說。然古文之亡于小篆而存於今隸者屢見不鮮，何必小篆是而今隸非乎？況介，今音雖讀九遇切，然古音實古侯切，此豈非證明介乃苟之誤字乎？介，應釋為介，尚有兩點可得而言者。考卜辭多有以介為犧牲之記載。若釋介為羗，則所用之牲為羗人。按有殷一代所征伐之野蠻民族多矣，土方呂方之常受殷人侵略，既以俘虜為犧牲，何以獨用羗人而決不

用其他民族，以土人呂人等，耶？由此可知上引諸片，乃實非羌字，豈但非羌，抑且非人，乃是狗也。唯以爲民族，名者有之，如云：東商步立于大乙戎方。一辨一四四。王東北片，戎一，捕四三七一，羌爲西戎，而此民族，乃在殷之北方，更可證羌，非羌也。此民族，蓋奉方爲國，騰者，爲北狄之一種，殷人遂稱之爲方矣。又卜辭中有用方爲動詞者，如云：甲午卜貞翌乙未出于祖乙，方十人，卯宰一，出一牛。一朕一五四。丙卜盟甲寅酒，畢知一，御于大甲，方百，方卯十宰。一辨一九〇。郭氏釋爲方百，方，讀爲驕，辜一辜。文義皆通，是郭說較諸家之說爲長也。郭氏又根據特種，謂既可與侯部字爲韻，故以天聲之沃，亦可通假侯部之苟字，其說不誤。爾雅釋草中有草名鈎，一名笑，海寰王次謂鈎爲雅名，笑爲俗名。故就字形而論，方十實爲方，則鈎之與笑，又其一例也。此亦足證方沃之可以互相通假矣。故就字形而論，方十實爲方，不可。就字音而論，方甲上有爲沃甲之可能。若就卜辭上先王之位次之排列而言，則方甲非爲沃甲不可。一零拾第十一至十九葉。

孫海波 于省吾曰：按地下地上材料，澄合祇有二途，一爲音通，一爲形通。所謂形通者，祇能改地上，而地下則決不可改。沃丁沃甲之沃，乃羌字之形，爲茲特略爲證明。之說，說文有沃與笑而無沃。段玉裁說文注謂沃隸作沃。清代學者考說文之均謂沃今作沃。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沃古文沃同。按沃與笑同，古文以水與否一也。六卜辭且之作沮，金文至之作涇，此例經傳尤爲習見，不煩詳舉。蓋羌字爲笑，後人改爲沃，自隸省後則通作沃矣。至古文以之字隸變多作止，乃獲作獲，舊作舊，簪作簪，莫作莫，蔑作蔑，此例習見笑字義文作笑，又作笑，隸變則改中間言畫爲橫畫矣。又六卜辭子字作子，早之作早，是亦橫畫畫互作之證。五紫刑中間八畫變橫畫尤爲常軌。然則方字之爲笑爲沃，後又改爲沃，已屬文字之衍變至劇，苟地下材料與地上材料爲同記一事一物一名，決不能一一相照合者，非音轉則形之誤也。至世本及紀年羌甲作開甲者，羌開雙聲並溪紐字也。一滅齋考釋十一葉。

孫海波 方即羌字，以羊从人，象人而首飾羊角，形也。羌甲於殷代先公先王世系中無攷，不知誰屬。舊說以爲羊甲即陽甲，郭沫若釋鈎甲。一文錄二六葉。

郭沫若 一辨一九〇云：丙卜盟甲寅酒，畢知于大甲，方百，方卯十宰。一。方百，方與卯十宰。對文，則上字當是用牲之法，以聲求之，當即驕辜一辜。周禮春官宗伯以驕辜祭四方百物。二鄭均訓辜爲驕，說文則訓驕爲辜，是則方爲即驕狗矣。一辨考三一葉背。

字也。又曰：「𠂔，甲羅釋羊甲，謂即陽甲。今案陽甲卜辭作象甲，若喙甲。此𠂔字乃𠂔字，非羊  
 字也。𠂔乃狗之象形文，亦即小篆苟字。又馮受為从艸句聲之苟，其實一字也。說文謂「苟自  
 急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善同意」。殊迂曲，當云从𠂔口聲。（舊  
 音「己力切」不知何所據）金文多用為敬字，大孟鼎「紹交𠂔難德罔」又「克𠂔乃正」；大保殷  
 「克𠂔亡遣」均是。師虎殷「𠂔風夕勿灋」廢「朕命」亦用苟為敬。蓋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  
 警夜，故假狗形之文以為敬。就其物類而言謂之狗，就其業務而言謂之敬。敬字後起，其文从  
 苟从攴，與牧同意，蓋謂歐狗以警夜也。今舉金文數例如下：

備兒鐘文所以芍字，正與卜辭同。芍甲乃沃甲，上第二片已得其證。更由聲類而言，小雅常棣六章以豆、飫、具、孺爲韻，从夭聲之沃與戾部字爲韻，沃之从夭聲，故之通假爲戾部之芍字也。一卜通三十四葉背至三十五葉上。

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此片余於卜辭通纂中已著錄之。殷契佚存亦有收錄（五三六）。然因關係重要，故今重出之。五示之次乃追溯，丁者武丁，祖乙者小乙，祖丁與祖辛之間殷王之號甲者為沃甲，則片甲自當為沃甲。片字多用為牲與牛羊同例，羅振玉釋為羊，說片甲為羊甲，即陽甲。孫詒讓舊釋為禿，近人多從之，說片甲為禿甲，亦即陽甲。然為陽甲則與此片之世次不合，因陽甲當在小乙與祖甲之間也。且余于東京帝大考古學教室發現一片，其文為「庚寅卜圓其又既困片甲南庚喙甲圓小辛」，一通例二，片羊在南庚之上，其下復有喙甲，在南庚與小辛之間。可證陽甲實作喙甲，而片甲非沃甲莫屬。此外，卜辭中尚有一通例為余所發現者，即于甲日卜祭某甲而合祭某甲時，二甲必相次，所祭者在後，所合者在前。有第三甲時，更推而上之。綜合多數例證，得一號甲之先公先王之次第為

與歷來文獻中之

上甲 大甲 小甲 河亶甲 沃甲 陽甲 祖甲

上甲 大甲 小甲 河亶甲 沃甲 陽甲 祖甲  
適相比次，尤足證知箋甲為河亶甲，𠂔甲為沃甲，喙甲為陽甲。得此數項鐵證，更由文字學上考核之，余乃決𠂔為狗之象形文，象貼耳人立之形。此乃狗之慣態。其或作者示狗之象有幘巾，又或作者示有索鍊以繫之，古敬字从此作者，敬乃警之初文，正宜从狗，其字形與馭牧致等同意。𠂔或音𠂔，己力切。讀若極者，乃後人之誤會。其从艸句聲，苟字乃形誤，形失而音尚存。其从犬句聲，狗字乃後起之形聲字。象形文失其本義本音，別創形聲之字起而代之以事，至多有，此其一例耳。唯其為狗，故常用為牲，與牛羊同例。唯其為狗，故有用以从

事田獵之事。狗音與沃音相近，故乃甲漢人易之為沃甲。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又釋畜：「犬未成毫狗。」是狗亦有勇意和愛意，故殷王以為孫而不嫌其褻。後世易之者，蓋亦嫌其褻而為古帝王諱。由諱忌上足以反證其不為狗。——（粹考四一至四二葉）

于省吾 近人考殷代世系，說之紛歧，莫甚於羌甲沃甲陽甲之爭執。羅振玉釋羌為羊，以為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王國維重作賓均以之。按羌羊陽音之可通，固無可疑。然於卜辭世次，實不可解。卜辭既以祖辛羌甲祖丁相次，祖丁為陽甲之父，則羌甲無以當陽甲。郭沫若卜辭通纂辨之已詳，並不贅述。吾人考古所得之材料，應據地下以改地上，不應改地下以傳會地上也。郭氏以羌沃音不可通，故釋羌為均，謂即狗之初文。以均與沃為通段，又改金文之厲羌為厲狗，以證明己說。然今均為之為羌，已無可移易。唐蘭先主羅說，後主郭說，謂羌字乃不爭之事實，是也。然唐氏謂羌羊與沃音近，亦不可以。按地上地下材料之證合，祇有二途。一為音之通，一為形之通。所謂形通者，祇能改地上，不可改地下也。史記作沃甲，沃乃羌字之形。說文有沃與笑而無沃，段玉裁說文注謂沃與笑天。清代學人之考說文者，亦均謂沃今作沃。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沃古文笑同。」按沃與笑天。繁渚每無別。山海經海外西經：「渚天之野。」博物志外國：「渚沃之野。」古文从水與否一也。如卜辭且之作沮，金文璽亦作涇，是其證。蓋羌字為笑，後人改為沃，自隸省後則通作沃矣。至篆文从心形，隸受多作止，从艸者隸受通作止，二者易混。笑字篆文作笑，又作笑，隸受則改中間言畫為橫畫矣。金文羌字鄭義伯兩作笑。既為笑為沃，後又改為沃。此係文字形訛之常例。由商迄漢，已千餘載，此千餘載中，文字音與形之衍變至劇，苟地下材料與地上材料為同記一事一物一名，決不能一應合者，非音之轉則形之訛也。至世本及紀年羌甲作開甲者，羌開雙聲，並漢紐字也。——（辭林二四至二五葉釋羌甲）

楊樹達 郭沫若云：「殷先世中，陳父子相承，直系外，妣之見於祀典者，僅乃甲之配而已。」樹達案郭君之說甚核。乃甲非後世殷王所自出之先祖，而其配妣庚列於祀典，殷人尤重視祭祀，在當時必有其故。余按史記殷本紀云：「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據此，沃甲之後嗣雖未繼承王統，沃甲不得為直系之先王，而有子南庚當即位為王，妣庚蓋南庚之母，其得列於祀典，蓋以此故。然則公羊春秋家所謂母以子貴之說，殷人已先周人而有之，而郭君定為乃甲為沃甲非陽甲者，於此又得一有力之證明矣。——（辭林續甲文說三葉）



陳夢家

「卜辭記羌事者可分為三類：一、記征伐羌至羌方的，其動詞為伐、克、伐、追

逐、串、徂、率、率即捷等，二、記俘獲羌人，其動詞為隻、獲、執、圍、次、來等，三、記俘獲的

羌人的用途。關於後者，可分為兩項：(甲)用作從事勞作的奴隸，(乙)用作祭祀中殺之以

為犧牲。由乙項知殷王於祭祀時用羌（即殺羌人）以獻於其祖先，而卜辭所記用人之祭僅限於

羌人，羌白（伯）及少數的其它方伯。在此待遇中，所殺的羌實同於作為犧牲的牛羊豕。

（綜述第二七九至二八〇葉）

又曰：「由於羌人作為犧牲的事實以及羌方地理的推測，我們以為羌可能與夏后氏為同族

之姜姓之族是有關係的。」（同上二八二葉）

又曰：「卜辭不見沃丁，卜通三〇九片的羌丁是父丁的誤釋。前五、八、五有「于羌丁」，「于

三三一有「羌丁用」，都是武丁卜辭，可能是沃丁。」（綜述四二三葉）

陳夢家 「武丁時代以及以後的伐羌方，其意義極為重大。武丁伐羌方所用的兵力，就

其似人（即徵集兵員）的卜辭來說，較之同時代伐土、邛等方國更為雄厚。武丁卜辭除稱

羌方外，尚有北羌多馬羌之稱：「王東北羌伐」，「前四、三七、一」，「王乎伐馬羌」，「淋二、一五、一八

令多馬羌」，「淋一、五五、四北羌與馬羌都是臣屬於殷的，馬羌可能是馬方之羌，可能是馬方與羌

方。一中畧，原李孝定以用」



為同族之羌姓之族是有關係的。茲例舉可以助成這種推測的一些理由如下：1. 夏民族奉禹為始祖，而六國年表序曰：禹興於西羌。2. 夏為姒姓，姒字從女，而女字從一，一為古本一字，金文姒或作始。詩生民謂后稷，即有邰家室。而閼宮曰：赫，姜嫄，是生后稷。邰即姒。3. 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別也。4. 左傳襄十四姜戎氏之駒支說晉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而周語下曰：邰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周語上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千畝在今山西介休一帶。

以上推測了羌方與夏的可能關係，事實上是有不少的混淆的。據漢書西羌傳說羌人以父名母姓為種姓，又說他們披髮左衽。此點與匈奴同一，乃指漢代的羌高有傳洋於較原始的社會之中，過其遊牧生活。我們推測，有與此等羌同族的夏，其種姓為羌為姒等，在夏周時代已進入較高級的型式，亦屬可能。此等族姓，在殷卜辭為羌方為羌，在春秋我國之書籍稱之為戎為夏而不以羌名，凡此諸夏屬於高級形式的羌人，以別於尚過遊牧生活的低級形式的羌人。

若此推測為可能，則羌為與夏同族之人，商革夏命，因此得虐其子民為奴隸並作為主要的人牲來源，乃近乎理。在殷代的奴隸之中，他們恐怕是最低級的，因為不利用他們耕作，而大部份消耗於與牛羊同類的祭品。他們之從事田獵，一則由於他們習於田獵，其次則視他們為獵犬而利用之。——綜述二七六——二八二葉——

孫海波 介，甲一十九，郭沫若釋為：羌甲。  
羌，甲三九二，或从下。  
羌，甲二四五八，康辛，康丁以后，或从糸作綏。  
羌，伏六七三，或从王。——甲骨文編一八四——一八五頁——

屈萬里 「羌，謂羌人也。羌方為殷人最頑強之敵國；殷時盤據於今晉南晉西及陝東北一帶之地。後此姜姓之國，亦其苗裔也。」——甲編考釋五〇葉——

饒宗頤 「按羌亦稱羌方。殷伐羌人數有逾萬者。商頤：昔有成湯，自彼大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羌為西戎巨族。禹興於西羌。史記六國表：則羌人自先夏已據有西土，其族至大。殷人與羌，亦為婚媾。卜辭所見有：姒羌。——史記六國表——則羌人自先夏已據有西土。——前編五一七四——此為周之納狄后，故有：姒羌。——名。——從知：——姜源。——所謂：姜及姜女。——即為羌人也。降及東周，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周語上——

千畝為晉地，在介休縣，則羗人仍盤踞山西一帶。左僖三十二年，穀之役，晉興羗戎。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戮戎子駒支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蓋羗自夏殷以來，屢為邊患，出沒靡定。卜辭所載，其族非一，有曰北羗，一曰鄰，三下三四，一曰貞：……北羗，出告曰戎。」馬亮一氏，阮元四七一八，多馬亮一辭，一五五四，小羗一辭，津一二九一，右辭言邦羗九，曾、竊謂：九乃地名。即詩：「芄野。」小羗：「吾祖祖西，至于芄野。」禮記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是也。阮元言：「涉羗，則羗又為水名。」晉語：「炎帝以羗水成。」水經渭水注：「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在今陝西岐山縣，此蓋姜族，西遷雍州後傳播之地名，殷時：姜水則難確指。

又按羗或釋為。又有證其即羊字。然卜辭羊羗二字屢見於同版者，實明為異文。一（通考一七九葉——一八〇葉）

王五哲「……卜辭中有『介三人卯十牛』（籒四·三十；甲四·二，〇〇三〇），介以人計算，可見決不是狗。又有：『多介獲鹿』（前四·四八·三），『多介豎田』（粹一二二二），『介會獲鹿，會種田，也是豎是人不是狗。所以，我們認為仍當從一般釋為羗為是，殷虛書契前編有一片卜辭：『祭羊甲』（前四·四一·七），『羗甲』（前四·四一·七），『羗』，很清楚的以羊，可見不是狗。初文。並且『羗』古屬『喻紐』，而『沃』古屬『影紐』，均為喉音，古聲紐上是可以通的。一章太炎、黃侃對古聲紐主張喻弄干類。一（試論商代。兄終弟及。的傳統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南開大學，報（人文科學）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顧頡剛「自甲骨文大量出土，羗人羗人的記載發現了很多。研究的結果，知道羗方是當時西方的一个大國，他們地大人眾，和商朝的爭奪關係最多。他們大致分為兩個大部落，一個是曰北羗，如：乙酉，卜，設貞：王車（惟）北羗伐。（前四·三七·一）

一個是曰馬羗，如：□□，卜，方貞：令多馬羗御方于口。（續五·二五·九）

為什麼叫作馬羗，或者是為了他們善于養馬的缘故；否則便是他們以馬為圖騰。后来的曰白馬羗，疑即馬羗苗裔。羗的疆域相當地大，北面和鬼方、呂方為鄰，東面有沚、吳、易、雀、犬、國許多國，東南近岳和蜀，大致說來，他們佔有了現今甘肅省大部、陝西省西部。他們對商朝是叛服不常的。一（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羗族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〇年一期——一九八〇年）

于省吾「说文美作𦍋，並謂：『𦍋，西戎牧羊人也，从人羊，羊亦声。』」按说文據已  
詢的小篆，誤分𦍋字為人与羊两个偏旁。甲骨文前期𦍋字均作𦍋，乃独体象形字（第五期羗甲  
之羗，偶有作𦍋者——前一·四一·七，周代金文因之），本象人戴羊角形，并非从羊。原始  
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獵取野兽，往往披皮戴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以便接近于野兽而射杀之。  
后来戴角逐渐普及为一般人的装饰，以表示美观。有的贵族妇女或部落酋长戴着双角冠，以显  
示尊贵。有的民族到奴隶社会甚至近现代，仍然保持着这种风尚（洋释羗笄敬美）。至于说文  
谓𦍋从人羊，羊亦声，已成为会意兼形声，与造字原意不符。总之，𦍋为独体象形字，上部作  
人形，既象人戴羊角形，同时也表示着以羊有声为音读（甲骨文𦍋的宰字从羊省作人者屢見）。  
但不能因此遂謂𦍋字为从人从羊省声的形声字。L（甲骨文文字释林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  
字）

姚孝遂「续四·二九·四：『𦍋多羗，乃殷人所虏获的羗方人员，而役使其从事狩猎者。其身份应该是奴隶。』」（甲  
骨刻辞狩猎考）古文研究第六辑五五页）

考古所「𦍋：当为羗。卜辞中羗有时从土。如佚六七三，遺四六五，粹一一六七之𦍋  
羗：拾五·七之𦍋羗；京師一八二七之𦍋方等都如此。在此片卜辞中为地名。L（小屯南地甲  
骨一·六〇页）

考古所「𦍋：在此辞中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五九页）

考古所「𦍋：当为羗之异构，在此片卜辞中为动词，为用牲法。羗采即以采族之人為  
人牲。L（小屯南地甲骨九一三页）

陈汉平「甲骨文字作𦍋（乙五六三七），此字形从肉附于羗字之后，当释为羗。  
说文：『𦍋，相誅呼也。从匕从羗。誅，或从言秀，誅，或如此。』余从古文。𦍋，𦍋，进善  
也。从羊欠声。𦍋王拘羗里，在汤阴。𦍋，𦍋，以后各之，象人两胫后有距也。周礼曰：『久诸  
墙以观其桡。』凡久之属皆从久。𦍋又疑此字之义为羊臂。L（古文文字释丛出土文献研究二二三  
页）

于省吾说参“字条下”。

表锡圭释簋参“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 “卜辞以人为牲，多为战争中所俘获之敌方人员，曰羌即卜辞最常见

的敌方国之一。 2792 第(2)辞曰其七十羌，曰七十合文作曰十，其直划甚长，不得是曰七字。且据第

“辞有曰五十，曰廿，此辞亦不得是曰七。 1104 之曰五十人又二，班之曰羌十又八，此类奇零数字，极为特殊。 小屯南地甲骨

考释 八六页) 姚孝遂 肖丁 丑贞，王祝伊尹，取且乙鱼，伐告于父丁、小乙、且丁、羌

甲、且辛 这一片卜辞很重要，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商王有关世系看法表示怀疑。

商代小乙以前的世次是一个有待于重新探讨的问题。

这片刻辞很明确，是自下而上之武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这一直系世次。

卜辞每一世只能有一个直系。过去大家一直根据史籍记载，以为羌甲乃祖辛之弟，根据卜

辞，这是不可能的。羌甲与祖辛不能同房一个世次，羌甲当是祖辛的下一辈。 250 己丑卜，大贞，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曰且乙即曰小乙，

其自下而上的世次均居直系，与屯南同。

有一个世次羌甲。或者说，羌甲是祖辛的子辈，祖丁之父辈。 260 自下而上的顺序是祖丁、羌甲。这些记载表明：在祖辛之后，祖丁之前，应该还

有一个问题在于： 986 载有自圉、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

十示的世次。祖辛之后，祖丁之前，没有羌甲。这一世次和殷本纪的世次是一致的。 我们不应该据此而简单地否定屯南等所记载的、祖辛与祖丁之间尚有羌甲这一直系

世次的事实。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 112，该片历数了自圉以下各直系。于大庚之后尚有曰小甲。而据

卜辞小甲書作𠂔，亦作𠂔。或以𠂔混入𠂔，或混入𠂔，都是錯誤的。陈梦家先生以为𠂔似是𠂔，这是正确的（綜述 374）。但他由于小甲不是直系，不应列入直系中，因而疑不能决。

对于卜辞所反映的某些现象，可能我們現在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们不能迴避这些事实。

陈梦家先生曾试图解释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诸王之间的关系。他曾列表如下：

祖乙	祖辛	祖丁
沃甲	南庚	
宣公	殤公	
宋		

（据殷本纪）

穆公	莊公
----	----

（据宋世家）

陈先生认为：据宋世家，宣公让位于弟穆公，穆公病，喆传位于宣公子殤公，殤公见弑而立穆公子，是为莊公。此四王的传位，与祖辛至南庚的传位完全一样。（綜述 377）。

卜辞本身不能证明祖辛至南庚之间的父子兄弟关系必须如此。宋世家关于宣公至宋莊公之间的父子兄弟关系根本不能证明殷本纪商王有关世次的说法是必然正确的。充其量证明有这种可能性而已。

殷本纪称：沃甲，纪年及世本称：开甲，于卜辞则称：羌甲。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羌甲为祖丁的父辈，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至于羌甲为祖辛之弟，这一点得不到卜辞的证明，相反地，据我们上面引证的材料，羌甲似乎应当是祖辛的子辈。

如何解释屯南、辨、250与狄986之间关于世次记载上的矛盾？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只能存疑。

陈先生解释辨、250之五示，以为即且辛至小乙三直系，另加且辛弟羌甲，与武丁兄丁。

（綜述 462）这种解释是缺乏任何根据的。

张光直先生于1963年发表了商王廟号新攷，对商王的继統及世次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参見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3期）。张光直先生在文章中就曾指出，如辨、250所反映的，羌甲应该属于直系先王，很可能就是

祖辛之子而祖丁之父。張先生還同時強調，祖甲時周祭，羌甲之配妣庚參加祀典，這也是羌甲是直系的一個有力證據。

現在屯南242又補充了一個新的證據。

我們在這裏還只能是提出疑問，我們尚無法解釋此片與佚86的矛盾現象。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五一—五三頁）

張亞初

（綜類一九頁）

此字从參从系。參字从晶（星）聲。西周金文在其

下加三撇，又增加了一個聲符。此字从系為係屬之意符。就象羌字早期作羌，晚期作羗一樣。

參為參胡之參，本為商人故國，所以參胡之參从系。甲骨文卜問伐北羌，還是伐參就是明證（前

四·三七·一）。史記楚世家曰：陸終生子六人……二曰參胡，集解曰：駟案，世本曰：參胡

者韓也。呂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索忠曰：參胡，國名，斯姓，无后。呂从

卜辭看，參胡與鄭地相近（前二·一五·二）。在山西蒲州曾出土過一件參父乙盃。參族應在

山西、河南交界處一帶。這與上面講的曰參胡者，韓也呂的韓的地望相合。可證卜辭和金文之

參和參的確是參胡。L（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一—二五二頁）

按：釋「羌」已成定論，釋「羊」釋「狗」均非是。卜辭羌為方國名，所俘獲羌國之人亦稱之羌。

除部分用於勞作成為奴隸外，多用作祭祀時之犧牲而加以殺戮。唯陳夢家以為「用之祭僅限

於羌人，羌白及少數的其它方伯」則不確。卜辭用作人牲者除羌人外，尚有緡方、大方、鬯方

等十餘種之多。

粹一九〇之「羌百羌」猶言「羌十人」不得謂羌用為動詞。試比較下列諸辭例：

「王宣羸甲，才伐羌三人，卯宰，亡尤」粹二七二合集二二五九

「冊及一人」供一一八

「俘人十出六人」菁六合集一三七反

以上之「伐羌三人」猶言「伐三羌」，其它準此。不得謂羌為動詞。陳夢家謂「羌十羌人十出

六人之例，單依詞與數詞前的名詞是同名的，這種現象在西周金文中還存在的，如：

乙亥段：玉十五

不盤段：田十田

小孟鼎：羊人萬三千八十一人，羊馬……匹，羊車卅兩，羊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到西周以後，漸已絕滅」。（綜述一一一）



美

施谢捷

「甲骨文中

有辞称：

（乙一九四）

辞中辞字，甲骨文编以为不识字而归入附录。此字上从羊，下从二人。我们认为当是日羌字

的。从二人与从一人相同，犹如史字作史，从字形结构的规律看，释辞为羌字，是可以说得通的。

我们再有见之曰羌字从羊从人，羊亦声。从字形结构的规律看，释辞为羌字，是可以说得通的。

贞：翌辛亥出于父辛旅，出羌十？

贞：出羌十？

癸亥卜，宗成又羌卅，岁十牢？

癸卯卜，宗成又羌卅，岁十牢？

（供三八六）

按：「羌」为「羌」之繁体，用義無別。當併入0064羌字下。

此辞曰又羌五，与曰大騶风并见，与前引之曰又羌十跟曰风印小风并见辞相似，足可证

我们释从羊从二人之字曰羌为羌字，在甲骨文中是有根据的。（甲骨文字考释十篇，考

古与文物一九八九年六期六九至七〇页）

从

羅振玉

「卜辞中从與此二字，甚不易判。以大理觀之，此當為从字。」（殷粹中五十

三葉上）

王襄釋册為从，从為比，見類纂正編八第三十八葉下。

「王襄釋分爲比，卅爲从，賓則同爲从字」。（轉引集釋二六八七葉）

貞王竹書伐土方受之口  
又  
貞王竹書伐土方  
辭同可證  
(疏沈二集背)

（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至譜二第七葉下）

取，茲言來，均先舉竹祭典而後言从雨。故知其所乞求者，即順雨也。

京 津 一 二 六 六。卜辭比、从后字。文見从下。王从豐乘作下方。L 一。心一。心一。

「  
作，  
甲一〇三五。  
古从，  
比同字。  
L  
(  
甲骨文编三五〇页)

丁山 這些从字，  
後下，三七、四、續五、二八、五、前六、五一、七、前七、十九、四、過去考釋者往往誤為

淵附近。山海經之從淵，當即漢書地理志之從河。水經濁漳水注謂之從陂。一民族及其制度

七三——七四葉)

楊樹達

原作爾，今改。下同。禽又（有）狼？（原釋：今改。茲用。弱（弗）从，九禽。又九二五片云：「王重犬从，亡我？其从犬，禽？：：：廿：：：亡我？：余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撰釋从篇，謂此从字徑傳皆作從，義訓逐，以易往屯卦六三爻辭「以從禽也」，孟子梁惠王下篇「從獸無厭謂之荒」為證，謂卜辭「从犬，猶被二犬之」從禽，從獸，乃將獵逐犬之占也。項來細釋諸辭，覺余前說有不可通者。何者？从犬若是逐犬，被逐之犬不能有走數，何得云「从犬廿」邪？九二五片亦有殘文廿字，知被片所云「重犬从」从犬者，皆从犬廿之省文也。且觀甲文用逐字者，或云逐豕，或云逐馬，或云逐鹿，或云逐兕，或云逐兔，（詳見詳述逐篇）未見有逐犬者，知此文「从犬不當以逐犬為義也。胡厚宣我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一、三九四片云：「△酉卜，王生（往）田，從來殺犬，禽？壬午卜，王生田，亡我？：：：又三九五片云：「王重磬犬卅从，亡我？：：：田，禽？：：：又三九六片云：「：：：重名犬先从，亡我？：：：李亞農殷契粹佚續編第一片云：「辛亥卜，翌日壬，王其从在成犬，禽？弗每？（悔）亡我？：：：弘吉。在孟。寧滬集三九五片云：「从磬犬卅，犬下記數字，與粹編九二四片同。統觀上舉諸辭，皆云「从犬，且其辭除寧滬集三九六片外，皆有「田」禽」之字。吾人知將獵必用犬，獸从犬，將獵二字亦从犬，知諸辭犬字皆將獵之所用，以逐獸者，非將獵之所謂逐，詳言之，犬乃工具，非對象也。由此知从字決不當為徑傳訓逐之從，自當別求解釋也。然則从字當作何訓乎？按廣韻去聲三用云：「從，疾用切，隨行也。論語公冶長篇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按孔子謂「從我者其由」，謂弟子中之仲由可隨孔子行也。此從訓隨行，例也。中國文法有多數「外動字往」同一意義有正面反面兩種用法，甲隨乙行謂「從」，如仲由從孔子，此正面用法也，反面言之，乙使甲從我行亦謂「從」。漢書七十七卷河孟傳云：「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受服從，開徑馳去。並自從吏兵者，何並使吏兵隨並行也。林卿從童騎者，王林卿使童騎跟隨林卿也。甲文中亦有此用法，如前編七十八一云：「王从暨乘伐下。此言王使暨乘隨王行而往伐，非謂王隨暨乘行也。此種用法「從」字，傳注家或訓為領。史記春申君列傳云：「吳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云：「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按史記文謂：「吳信越也，故從越伐齊，謂率領越國伐齊，乃越跟隨吳，非吳跟隨也。以今日口語釋之，即「吳國帶了越國伐齊國也。其事涉禽獸者，此從字或訓為牽。淮南子氾論篇云：「禽獸可羈而從也。高注云：「從猶牽也。甲文云：「从犬，自亦可釋為「牽犬。史記李斯傳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是也。但依語言習慣言之，釋為「帶領犬或「攜帶犬，較為自然耳。今取寧滬集三四四片：「第一辭用口語釋之，則當為「△西遼一天卜問：王出去田獵，帶領來殺地方的獵犬去，可以得獸否？知來殺馬地名者，寧滬集三九三片云：「生（往）田于來殺，以是知之。禽者，今字作擒。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收禽扶囚。杜注

云：「禽，獲也。」卜辭「禽」為問辭，故譯為「可以得獸否」也。辭云「來殺犬」，知來殺為地名，則「啓犬」亦通。名犬「在成犬」，啓、名與在成亦當為地名也。一或云：「成」為地名，在成為在地，說亦通。上舉諸辭，細別之，可分為三類。寧滬集一、三九四之「以來殺犬」，撫供續編「王其犬在成犬」，此貞問犬之彼此類別者也。粹編九二四片云「其犬廿」，寧滬集三九五片「王其犬在成犬」，皆貞問用犬數目，多少者也。粹編九二五片有廿字，亦同。「啓犬卅」，雖亦記地名之啓，然主問者在用數，多少，不在地也。寧滬集三九六片之「成犬先」，則是問用犬先淺，次第，與上二事不同也。訓逐「從」，讀平聲，疾容切，訓使人隨行，從，讀去聲，疾用切，「與縱音同」字同而義不同。上舉諸辭，訓逐則文頗難通，訓使隨行，訓率領，讀去聲，從，則皆豁然無礙，故今削去粹編以屬舊稿，別撰此文云。

余寫成前文後數日，偶檢殷契撫供續編一二四片乙辭云：「王其田，成犬自」，禽，亡戈？又丙辭云：「王其田，成犬自」，禽，亡戈？丙辭此字不識，以前舉各片例之，蓋亦地名。乙片云「犬自」，當為自犬之誤倒，自亦地名也。从字前文所舉諸片从字从二人作「𠤎」，此二片作「𠤎」者，乃「𠤎」省形也。余往謂甲文多有省形，此又其一例矣。（續甲文說一九葉）

饒宗頤「比讀如詩皇矣」克順克比。比。克比。樂記作「克俾」。爾雅釋言：「俾，猶言「王俾某」。使供職。釋詁：「俾，使也，從也。」郝疏：「從順使令。」故卜辭言「王比某」，猶言「王俾某」。使供職。釋詁：「俾，使也，從也。」郝疏：「從順使令。」故卜辭言「王比某」，由某比伐，此又訓輔。一見易比卦「爾雅釋詁：「比，輔也。」比又通弼。韋陶漢：「弼，成五服。」弼一作「比」。故由某比伐，解為惟某相輔致伐，於義亦通。俾又可訓從。爾雅釋詁：「俾，併，拌，使，從也。」是以「比」从「兩」字，每混不別。或訓王比「比」為親，恐未確。（通考一七四葉）

屈萬里「卜辭」从孟？「甲編五三七此當是卜田獵之事。按：廣雅釋詁：「從，就也。」此卜問就孟地田獵，其言乎？」（甲編考釋八三葉）

屈萬里「說甲骨文者，率謂从比二字不分。甲骨文編於比字下說云：「比从一字。」殷虛書契類編及孟室殷契類纂，雖分別兩字，而所收之字，仍从比不分。是商孫諸家，亦未深辨。實則以字形言，二字雖間有相似者，然大都固較然甚明，以字義言，則尤如風馬牛，不相及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又：「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以為比。」說文以「比」為「从」，故「反以為比」者，亦即比从二比。反人之說，當否今姑不論。然从「比」从二人，比，从二







其次，从字之義，為「自」為「于」。如：

「乙酉卜，受貞，往復从巢卒呂方？十二月。」（前五，一三，六）「貞，今春令受田，从裁至于龜，獲羌？」（前七，二四）「□□卜，韋貞，王往省（省）从西，告于大甲？」（後上，一，一四）「四之日王往于田，从融京，允獲麋二，雉十，七月。」（前三，四三，五）「辛卯貞，从靳涉？」（殷契卜辭五九〇）「辛卯貞，从獸因涉？」（前編九三四）「癸丑卜，貞，能往追龍，从來西，及？」（殷契卜辭五九〇）上列諸辭，第一期及第四期並有之。从「于」字，或為地名，或為方向，釋其語義，則「从裁至于龜」，「从」當訓為「自」；「往復从巢卒呂方」及「从靳涉」，「从」當訓為「自」。訓「于」，並通。「从靳涉」，从獸因涉，兩从字作「于」，有似於此。此為第四期之辭，第四期比字率作「于」，仍有別也。其餘諸从字，皆當訓「于」。殷契粹編第一〇一七比辭云：「翌日壬，王其登于向，亡戎？」从「凡」，亡戎？「于」，从「二」字互用，則从字可以訓「于」，尤不待煩言而解矣。

此外如「辛丑卜，般貞，夢凡戎□从，不佳田？□月。」（前二，一，三）「貞，子漁亡其从？」（後上，二七，二）「丁未卜，員貞，□方冊□新家，今□□，王其从？」（後下，三三，一）則从字似為聽从之義，惟辭多殘闕，義尚難定耳。（集列十三本第二一三葉甲骨文从比二字解）

屈萬里「比」諸家釋从。按：卜辭从「比」兩字相似，而實有別。余曾有甲骨文从比二字辨一大說之。本辭作「比」，乃比字也。此「親也」。周禮夏官形方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鄭注：「比，猶親也。」周易比卦象傳：「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亦以親義說比。詩大雅皇矣：「比于文王。」小雅正月：「洽比其鄰。」書盤庚：「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凡此比字，皆親近之義。本辭比字之然。（甲釋第三二葉）

屈萬里「从雨之語，卜辭習見。竊謂从當讀為蹤，从雨，謂跟蹤即雨；意謂舞祭之後隨即有雨也。」（甲編考釋二九五葉）

屈萬里「卜辭：『从靈，亡其？』（前編一五一）廣雅釋詁三：『從，就也。』此卜問就靈地田獵，有無災殃也。」（甲編考釋二〇四葉）

李孝定「竊疑祭文作『于』者為比之初文，字非从二人，蓋从二匕取義兼以為聲也。惟卜辭諸『于』字，以辭意求之又當釋从，豈殷時即已誤混耶。疑其明明，存以俟考。」（集釋二六九〇葉）

李考定 「許書」反从為比之說固就篆體為言，然求之甲骨金文从比二字其形體亦略同，固難確指某之必為「从比」也。屈氏所舉諸例，其泰半均可「从比」。比兩讀，義皆順適。惟如「今春王比望乘伐下」之辭，「王比」之上繫以「今春」，果字當釋比訓為親信，則豈王之於望乘今春加以親信而於來春則否。又「令帝好比」或伐方之辭，某甲之親信某乙與否，實由某甲主之，似不當形諸命令諸辭釋以「比」則莫不辭從理順。「王从某」者，乃以某為从。唐蘭天壤考釋六十三片之說是也。而諸辭屈氏皆以「比」字讀之，似有未安也。一集釋二六九七至二六九八頁一

陳煒湛 「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又：「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段注：「猶及人為比也。」驗之甲骨文，从比二字同形，均可作「比」或「比」，知許說為不謬。蓋二人相隨為从，从反书即成比；反从為比，比反书又為从。卜辭屢見「从某人伐某方」之例，从字多作「从」或「从」，亦作「从」或「从」，与比形无别。王从某人者，意即王以某人为從。楊樹達曰：「我从我从，平声读，使人从我为从，去声读。」汉书何並傳云：「日並自從吏兵追林卿也，猶今言並自帶吏兵追林卿也。」從与从同。甲文王从洗（案即沁，下同）或，謂王以洗或自隨也。其說可信。卜辭中可确知为比字者为数不多，且假借为妣，例如：

庚辰出于「从庚，宰。」  
「己。」  
「散六六。」  
「京都一八二二」

比庚比己即妣庚妣己。

屈万里氏尝力辨从比二字，谓「以」字形言，二字虽间有相似者，然大都固较然甚明；以字义言则尤为风马牛之不相及也。他把大量的王从某人征伐某方一类卜辞中的从释为比，只承认「出从雨」之从以及义同「自」，「于」者为从。其实，即便根据他所引辞例分析，也只能得出从比同形的结论。因依屈说，从字从二人，比字从二匕，「从字作「比」或「比」等形」，但屈氏所引诸辞之释为比者，亦有作「比」或「比」之例（如契八五）。屈氏所未引的大量同类卜辞中，作「比」或「比」更比比皆是，具见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页一九至二三、六五、一一〇）。其次，屈氏所定为从字者，固有作「比」之例（如粹九三四、一〇一七），而辞例之称从东、从南、从西、从北者，从字亦有作「比」或「比」者（如乙七三〇八、七八二六、龟一·二八·三，续存上七五三，序二四七），依屈说，岂非並宜释比？要之，甲骨文比从二字同形而间有变化，甲骨文编云「古从比同字」是也。一（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

字研究第六辑二四六——二四七页）

考古所 我们认为，在卜辞中，单从形体上要严格区分人与匕是困难的，因此要真正区分从二人的，从匕与从二匕的，比匕是不容易的，故本书暂将二种形体都未定为从匕。  
(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九〇页)

姚孝遂 肖丁 从匕当是日从雨匕之省。郭沫若先生读日从匕为日纵匕以为日从雨匕谓有急雨，有骤雨也。《粹》外考释。于省吾先生则以日从雨匕为顺雨。而《粹》之祭皆云日有从雨匕，是日从雨匕只能是顺雨，而不能是骤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三页。

林澹说参少字条下。

按：说文以匕二人為从，反从為比，而金甲文反正無別，實為同字。金文「从匕作」，或从止作「」，或从彳作「」，或从走作「」，亦反作「」，參見容庚《金文編》八·一〇，皆無別。

屈萬里言「人匕匕匕」之分，謂「从从二人，「比」从二匕，不能混同。林澹有專文論「比」从匕形義之分，確不可易。

比

楊樹達 「」：「」：殷虛書契前編柒卷拾捌叶壹版云：

王从翌乘伐下。

此言王使翌乘隨王行而往伐，非謂王隨翌乘行也。此種用法之從字，傳注家或訓為領。《史記春

申君列傳云：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索隱云：「」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就領也。」「」：其事涉禽獸者，此從字或訓為牽。淮南子

記論篇云：

禽獸可羈而從也。

高注云：「」從就牽也。《甲文》云「」从犬，自亦可釋為「」牽犬，「史記李斯傳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是也。但依語言習慣言之，釋為「」帶領犬，或「」攜帶犬，較為自然耳。」（釋从

林澧

「王佳（唯）侯告比正（征）尸

（乙二八七一）

贞：王令帚（婦）好比侯告伐尸

（乙二九四八）

这类卜辞中的「比」字，早期甲骨文中考释著作中均释曰从匕，后来虽有人改读为「比」，但未  
有定论。小篆从作「比」，比作「比」，说文以为曰二人从匕，反从为比，从前的文字学家多信  
从之。后来发现古文字中「比」从匕，「比」二字均正反无别，故甲骨文编、金文编均以为「比」  
与「比」为一字。岛邦男殷虚卜辞集类也仍然以「比」从匕，「比」为一字。

实际上，甲骨文中「比」从匕，「比」二字是判然有别的。……  
「比」字亦从二匕，先举武丁宾组卜辞为例来证明。

乙卯卜，殷贞：王「比」王乘伐下「比」，受出又？

贞：王「比」王乘伐下「比」，受出又？

庚辰卜，方，贞：今「比」王「比」王乘伐下「比」，

受……（粹一一〇九）

凡是武丁宾组卜辞中「比」某征伐某方的「比」字，只有以上三种写法，即①从二「匕」（最常  
见），②从二「匕」（较少见），③从二「匕」（最少见）。武丁宾组卜辞中用作「比」之「匕」的写法，  
恰有这三类：

癸未卜，殷，贞：告于「匕」己果「匕」庚

贞：勿告于「匕」己果「匕」庚（乙三二九七）

辛卯卜，方，贞：佳（唯）「匕」庚告……（通别二X：1）

而且略作统计，也同样显示「匕」最常见，「匕」次之，「匕」最少见。还可以用从匕的卓字作旁证。  
在武丁宾组卜辞中卓字所从之匕也是这三种写法：

勿令「匕」三百射（乙七六六一）

贞：勿令「匕」田于京（燕五二）

口丑卜，口，贞：重令「匕」……（存下四七一）

所以，「比」字原从二匕，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在武丁宾组卜辞中还偶见有以「比」为「比」  
之「匕」的：

庚申，出于「比」庚宰（京都一八二二）

可证从二匕的「比」字，确实读若匕，是根本不能读为「比」的。

武丁宾组卜辞中的人字，绝大部分作「匕」，间或作「匕」。如伐字作「匕」，疾字作「匕」，所

从之人，和匕之作人、ㄣ、ㄥ也是不相混的。所以，武丁宾组卜辞中的𠤎、𠤏、𠤐等字，分明是从二人，不论正反，都是曰从匕字，不能读为曰比匕。

在字形上分清丁武丁宾组卜辞中的可比字、可从二字后，就可以看出两者的用法是有严格区别的。在可比某伐某方这类卜辞中，可比字均从匕，不从人。相反地，可从雨一词中的可从字，均从人，不从匕；可从东、可从西、可从南、可从北等词中的可从字，也均从人，不从匕。……而且，武丁宾组卜辞中加了止傍的可从字（从匕字凡三见，均从二人，不从二匕）后下二五·九，续四·四四·三，掇二·三五四，这些例证就是说明可比字可从二字是可以而且应该区分清楚的。

[illegible]

竹雨 (乙九〇六七)  
戊申卜，……今日奏舞，出竹雨  
(拾遺七・一六)

而曰比  
字作  
申卜  
如  
令  
口  
侯  
(佚五八一)

由此可見，自組卜辭人、匕的寫法雖然和賓組卜辭不同，但只要會區別自組卜辭的人和匕，自組卜辭的曰从匕字和曰从匕字也是可以區分的。

但是，自组卜辞人、匕的差别既然只在下部，所以刻写时对匕字的下部往往能辨认出来。弯曲。而宾组卜辞人、匕二字上部的区别就已经很明显，写刻时对匕字下部的旁弯就不很强调。所以宾组作人形的匕字和自组作人形的人字是最容易相混的。如果研究者不懂得区分自组卜辞和宾组卜辞，或区分不精审，就会把自组卜辞中从二人的𠤎和宾组卜辞中从二匕的





林澐

「五勿比鬼」

（丙式肆）

根据它辞有「鬼方易亡」因「乙六六八四」，「甲三三四三」，可知鬼为方国名。《易既济》文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本纪》记载，纣以西伯、鄂侯、九侯为三公，九侯集解曰：「徐广曰：一作鬼侯。」则鬼方在武丁伐之以后就和商结为盟国，一直保持到商末。《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七五页）

楊升南

「在古文獻中，「比」字是一個多義性的字，除有密、集等意外，還有輔佐義。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孔穎達

正義曰：「比者，人來相輔助也。」《詩唐風杜》曰：「胡不比焉？」《鄭玄箋》云：「曰比，輔也。」

𠂔 𠂔 𠂔 𠂔

按：𠂔與「从」與「𠂔」均有別，用義不詳。

并 𠂔 𠂔 𠂔 𠂔

王襄 「古并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八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并，相從也。从从，𠂔聲。一曰从持二為并。徵之卜辭，正从二，與𠂔書後說同。」 (殷釋中五十三葉上)

孫海波 「并，甲七七四。地名。田并亡戎。」 (甲骨文編三五二頁)

屈萬里 「并，從羅振玉釋 (殷釋中五三葉)。按：並，與併、註通，合也；兼也。儀禮公食大夫禮：「二以註。」鄭注：「註，併也。」是謂二者相俱為并也。」 (甲編考釋四八葉)

屈萬里 「并，地名；卜辭習見。殷王田獵區，多在今河南沁陽一帶，此并地疑亦距沁陽不遠。然則古傳說中十二州之并州，或與此并地有關也。」 (甲編考釋一二二葉)

李孝定 「契文從」从「二」或从「一」，象兩人相并之形，許書後說近之。」 (集釋二六九〇葉)

于省吾 「說文」：「并，相从也，从从，𠂔聲。一曰，从持二為并。」 (徐灝說文段注箋：「并不得用𠂔為聲。从持二于會意，於義為長。」) 林又光文源：「并非聲，二人各持一干，亦非并聲。秦權量皇帝并兼天下，并皆作并，从二人並立，二并之象。」 (按許氏分為兩種說法，徐氏以為會意，均誤。林說較优，但也不够明确。甲骨文并字作并、𠂔或并。并字的造字本义，系于从字的下部附加一丁或两个横划，作为二人相连的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从，而仍因从字以为声 (东耕通谱)。) (一) 甲骨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按：許書說解，王筠已疑之。釋例云：據字形而言，并以从貫乎二。林義光文源云：并非聲，二人各持一干，亦非并義。秦權量皇帝盡并兼天下，并皆作并，从二人并立，二并之之象。卜辭或从一作并，皆用為地名。與並有別，說見並字條。

0070

北

王襄類纂以為古北字。

唐

如上所述，則东本即束字，西本即白字，卜辭或段留為之，南本即志字，皆

段借其聲，无本字也。独北字，許君之說，未嘗牽合北方之義，余以為實一義之引申。北字作介，象兩人相背，与艸對文，北即向背也。由相背之義，引申而有乖背及背面之義。由背面之義更引申之，乃有二義：一為人體之背，其後更从肉而為背字；又一則為北方。蓋古代建屋皆南向，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后，曰安得讓草，言樹之背曰，屋之背為北堂也。人恒向南而背北，北方之名以是起也。

依文字學之觀點言之，四方之名，均无古字，仅就他字引申或段借為之，其發生必在既有此諸字之后。然方向之名稱，在原始語言中，或已發生，未必不在文字發生以前也。

如於語言方面作冒險之推測，則东西南北四字，似与日光有关。东西者，日所出入，日出而動，日入而休息，故東動聲近，西与休息聲近也。南方受阳光，故本曰亮，亮者穀也，善也。而北方則背阳光者也。

当文字發生之初，北方之字，固可以兩人相背之北，引申而為之，而东南西三方，則未有象之文字，故假借他字之聲以為之耳。一（釋四方之名，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一至六頁）

唐蘭

「北由二人相背引申而有二義，一為人體之背，一為北方。蓋古代建屋多南鄉，

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人恒向南而背北，北方之名以是起矣。依文字學之觀點言之，四方之名均無專字，僅就他字引申或假借為之也。於語源方面作冒險之推測，則東南西北四字似與日光有關。東西者日所出入，日出而動東，日入而息西，南方受陽光而北方則背陽光也。

（考古四期五葉釋四方之名）

李孝定「說文」北非也从二人相背。梁文亦从二人相背，此其本義，至方名之北則係假借。唐氏謂當引申，似有可商。方名之字皆係假借，與其本義無涉也。」（集釋二六九九葉）

### 考古所

「北方：此片卜辭有北土，也有北方，二者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关于北方，在

著录中常常作为方向之一，但也见到较特殊的用例。如存下七五五「辛亥卜，北方其出？」文例与随一七五「吕方其出」相似，似为方国名。此片第(12)辞发现了「王其正北方」，进一步证明北方确为方国名，即北。北之名在文中也不只一次地出现，如：北伯高、北伯高、北伯尊、北子鼎、北子盘等，此北也即北。关于北，说文：「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史记：「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三种记载都以北的位置在殷都不远的地方，而地理志更明确指出在殷畿内。关于此点，王国维根据河北涑水曾出土邶器，提出邶的位置不在殷都附近，而应在更北的地方去寻找（观堂集林卷一五北伯鼎跋）。王国维的说法尽管有人非之，但据此片卜辞北的地理望不应在殷都附近，而应在殷之北部边陲附近，涑水距殷都八百余里，其为邶之所在是很可能的。」（小屯南地甲骨九二二——九二三页）

### 邶笛

「存二·七五五：「辛亥卜：北方其出？」文例与随一七五：「吕方其出」，南方都是方国名，故北方也应为方国名。屯南一〇六六有「庚寅贞：王其正北方」之辞，进一步证明北方陈作方向外，在卜辞中也是方国之名。北作为国名，在金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如北伯高、北伯尊、北伯高、北子鼎、北子盘等，此北与卜辞之北同一国名，即邶。关于邶的地理望，说文：「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史记：「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二说都认为邶位于殷都以北。历来解释说文者，都主此说，并认为邶在殷都附近。……晚清以来研究金文者，也都主此说。惟王国维根据河北涑水有邶器出土这一事实，对邶之地理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可彝器中多北白，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直隶涑水县张家洼又出土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鬲一。鼎文云北伯作鼎，鬲文云北伯攸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古墟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清苑，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

（史記集解卷十五，北伯鼎跋）。王國維之說突破了傳統的看法，尽管有人非之，但證之卜辭，其說是很確切的。因邲是商之敵國，又與商發生過戰爭，其地望不可能近在商之畿內，而應在商之北部邊陲以外。涑水距殷都八百餘里，其為邲之所在，是很有可能的。邲器得之涑水，與卜辭之有北方是互相印证的，說明周之邲國是商邲方的延續。

關於西周之邲，史記周本紀引地理志說：「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諸邲、鄘、衛是邲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也。但前面所引帝王世紀則說：「殷都以此為邲，霍叔監之，二者是不同的。比較起來，帝王世紀較為合乎情理。周設三監是為了監督紂子武庚，而周滅商後將商的故地封于武庚，周圍設邲、鄘、衛三國以監之，故不大可能將邲封于武庚，使武庚可以監督殷民也。从卜辭也可看出，邲是殷的故國，不是周新封之國。殷滅亡後周利用其過去之敵國監督它，是很有可能的。當然後來邲又叛周，則另當別論。

通過上面之論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 第一、邲在商畿外，不在畿內。
  - 第二、邲是商代故國，不是西周所封。
  - 第三、周是利用過去殷之敵國邲以監殷，非封武庚于邲。
- （卜辭考釋數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八三——一八五頁）

按：竹即象兩人相背形。漢書高帝紀：「項羽追北，韋昭注：北，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人坐立多面明背闇，故以背為南北之北」；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謂「古者宮室皆南嚮，因以所背為北」，此為唐蘭「南方受陽光，而北方則背陽光」說之所本。四方之名，與本義無涉，純屬音假，李孝定已辨之。

非  
不

王襄「天，疑古北字。即邲之省，殷畿內地名，周滅殷分其畿內之地為邲鄘衛三國，或沿殷之舊名名之。」（匱考地望四葉下）

葉玉森「按姬鼎之彝作，此省與多，與卷七第十葉四版之彝疑為彝之初文。」（前釋四卷六十二葉下）

魯實先 「非即非字，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訓不之非，其一為方名。」（姓氏通釋之）  
（東海學報一期八葉及九葉）

陳邦懷 「段之初字。」（駢三第二十九葉引渭見拾遺十二葉）

于省吾 「按王業陳三氏說非是。非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字傳自作非，鼎作非，其演變之迹，與契文相銜。非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啟鼎非字作非，古鉅文音錄附編十八有非字，亦即非字。契文非从非，亦从儿八者，文之省也。非字當即說文記字重文醜所从之非。醜从非聲，與符都切。忆為雙聲字，非非並諧非聲。篆文从非从手與从攴，在偏旁中每無別。以契文攴字說文作將，金文攴字後世作擇，一金文有最無擇。最字演變為擇，說文訓最為引給擇為東選，改為二字，失之。陳貽穀最字从攴作攴，師發最字从攴作攴，金文真字从真作真，說文作真，此均从攴从手，受之澄，非即今排字，古文偏旁之部位，受動不居，清儒不詳此義，遂不知醜之从非即从排矣。契文言非非，與高書言非其他經傳言非，匪用法同。拾十一、十八：「非若。」爾雅釋詁：「若善也。」古籍亦訛若為順。順與善義相因。非若即非順善也。梁七九四：「非因。」梁文音因，同於周易之言咎。非因謂非咎災也。粹五五：「日又食。」非因佳者。非因猶易大有初九之言匪咎。匪非義同古通用。非因佳者，非咎災而唯順善也。粹一二六二：「又希非因。」言雖有素而非咎災也。洪三七四：「日月又食。」佳者。日月又食，非若。非若與佳者對貞，非若即非若也。籀天三八：「茲兩非因。」言今兩非咎災也。粹一一五八：「非行用戔。」非猶不也，言不行用戔也。續六十三十：「非考佳才。」考即辛，詳王國維解辭上。說文辛舉也。言非辛舉而佳才病也。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非手歸若。」言不手歸而順善也。粹一一五七及一一五九並有非佳之語，此乃分段五卜。非佳者非佳也，蒙他地名。要之，非非為初文非字，非字後世尊受為非，亦即排字。篆文偏旁之从非从手每互作。契文言非非，與經傳言非或排匪用法同。研契諸家既不識非之初文，遂無由知非為排排之初文矣。」（駢三第二十九葉釋非非）

郭沫若 「非字不識，以辭意推之當是動詞，且于羣旅之事似有關係。」（辭考一四八葉下）

孫海波 「非，戰四二。一〇。于省吾釋非。」（甲骨文編八〇〇頁）



李孝定「說文」非違也从飛下取取其相背。契文作上出諸形，不為本字，非則排字借為非。于說於諸辭皆能通讀，可以一或為方名。金文作非毛公鼎非習其非習其非伯多亞非傳自略同。許編為飛下取乃就篆文立說。契文字形从非與从似同，其上所以似北而非北，其朔義不可知，以為否定詞假借意也。一集釋三四九二葉

于省吾「甲骨文非字作非形，王襄謂曰非疑古北字。一簠考地四。又甲骨文非字作非或飛、非等形，叶玉森曰疑非字。一鈞沈一，陳邦懷同志謂曰器之初文。一殷拾一二。按王叶陳之說并誤。非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字傳自作非，留鼎作非，毛公鼎作非，蔡侯鐘作非，其演變之迹，与甲骨文相銜。非字，非鼎作非，古陶文作非，古化文作非或飛。非為地名，亦以為否定詞。爾雅釋言訓若為順，又釋詁訓若為善，順与善義相因。甲骨文之非若曰一拾一一，一八，即非順善也。甲骨文之非因一咎一，一燕七九四，說文訓咎為災，謂非咎災也。甲骨文之非佳炎一炎一，一甲七九九，佳即惟，讀為一詳經傳釋詞一。謂不為災祭也。甲骨文稱：日日有哉，非因佳若。一粹五五，非因之非應讀作匪，猶湯伏有初九之言善也。甲骨文稱：日日又食，佳若。日月又食，非若。一供三七四，非若与佳若對貞，非若即非若也。甲骨文之非茲兩非因一簠天三八，言今雨非咎災也。甲骨文稱：非乎归，若。一南北明八三，非字誤篆為非一言不乎归而順善也。要之，非為非字初文，非為非之孳乳字。甲骨文言非或飛，与經傳言非或匪一亦作非一用法同。非与飛均見於周代金文，晚周之陶文、化文犹存非字，自漢以來，匪行而飛廢矣。一釋非，甲骨文字釋林七七至七九頁

趙誠「非，甲骨文寫作非，構形不明，或寫作非，為繁作。因為繁作从手，所以也有人隶定作排。其實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卜辭用作副詞，表示否定，似為借音字。丁丑貞，句不希，非因。一粹一二六二，又用為有。希，禍祟。因，此用為災害之義。有希，非因，意思是禍祟还没有造成災害。茲即茲，此也。非因和亡因之例近似，但結構不同，語意也有區別。非因之因為動詞，非為副詞。亡因之因為名詞，亡用作有亡之无，不是副詞。一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八三頁

陈炜湛说参非字条下。

按：于先生釋非。徐灝段注箋云：「从飛下取。謂取飛字之下體而為此篆耳。鐘鼎文作非，

正合从飛下𠂔之語。小篆變作非。凡為飛，𠂔必相背，故因之為違背之偏。戴氏侗曰：「飛與非一字而兩用，猶鳥於之為一字也，借義既專，故判為二字。」是也。林義光《文源》謂「古作非」，公鼎作非，作非（孟鼎），象張兩𠂔，周伯琦《說文字源》以為與飛同字，當從之。魏三體石經古文亦作非，與契文同。

非 𠂔 𠂔 𠂔 𠂔

葉玉森

「疑是并字。」（殷契鉤沈二頁）

于省吾  
葉釋非𠂔

「乃𠂔」初文……即今之排字……與經傳言非或𠂔匪用法同。」（駢三第廿九

孫海波

「𠂔」前七·一〇·四。于省吾釋非。上（甲骨文編六九三頁）

饒宗頤 「卜辭」于方非（非）尸（非）「一見明義士一六六」曰非尸「殆為殷時成語，疑讀作『匪夷』言有非常事故也。他辭言『非田』（燕大七九四）『𠂔雨𠂔田』（盧天三八）非禍與『非夷』義正相反。」（通考七八四葉）

丁輔之 「日又載簡冊佳若」中的𠂔字是兩個相背的及字所成。契文字構造如𠂔，𠂔，二人相背，一作从，一作比，都是相背之含義。如寫成𠂔二人相背，就是北字。𠂔為及字，相速也。故𠂔字疑即背字。惟於文字無徵，其義則為乖，為背馳。故意譯契辭，或可作「遠禍維若」。

背，从月。今之服字亦从月。𠂔為偏旁，契文从𠂔，又（𠂔）𠂔是立人，𠂔是跪人，故𠂔與𠂔字構造同。而𠂔今作服。𠂔亦可成背了。」（東嶽堂讀契記 中國文字新十一期一四三頁）

考古所

「𠂔」𠂔：皆為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三頁）

陳煒湛說參𠂔字条下。

按：卜辭常見「斐若」、「斐因」與「非」之用法同，但地名則但作「斐」，似已分化為二字。

泚

泚

泚

泚

羅振玉「从水北，北亦聲，其从卜者水省也。此當是水北曰泚；泚。今从內聲者，殆後起字也。」（殷釋中十葉下）

唐蘭「卜辭習見泚字，昔人誤釋為汎者，余以為泚字。卜辭用為地名，即泚也。壺大姚字偏旁作泚，漢器亦多以此，見金文編。金文續編則遂寫其一人。說文引古文作泚，是水形之泚，稍低，而外誤為泚。此猶乖本作弗，而說文誤从泚作弗，書。今北三苗，虞翻本作泚也。是泚即泚字無疑，要非象鑿泚者。」（天壤文釋八葉）

商承祚「王微君說：『水北曰泚，僅見尚書偽孔傳。毛傳云：『芮，水涯也。』鄭云『芮之言內也。』許云：『汭，水相入也。』無水北之說。此字从水北，未可遽以為汭字。』附此待考。」（類編十一卷二葉）

陳邦福「楊案泚皆當釋泚，說文邑部云：『泚，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又詩泚風序云：『武王克商，分朝歌而此謂泚。』卜辭有泚，有南泚。余頗疑朝歌北為泚，朝歌南為南泚，與鄭相近，鄭氏詩譜所謂：『自紂城而北謂泚，南謂泚，鄭，東謂泚，衛。』是也。」（辨疑六葉下）

于省吾「契文泚字亦作泚，泚泚等形，字當為泚之初文。說文泚，灼龜泚也。古文作泚。金文編以暢列於泚下。按：泚从水从步，即涉，或泚之變體。金文泚及从泚之字罕見。惟晚期之姚壺，泚从泚作泚。新嘉量，泚从泚作泚。京兆官弩鐵，泚作泚。清白鑑，泚作泚。北。是泚字至漢時猶中从水，左右从人，其右旁所以从人，蓋作倒形者，因隨中問之曲壺以作勢也。說文泚作泚，反不泚漢金文之猶存初形。泚為泚及泚之本字，泚字中本从水，後世作泚，左增水旁，因用各有當，以資識別，猶永為游永，後增水作泳；益為盈益，後增水作溢，是其例也。上古洪水為患，初民苦之，泚字象兩人均背水外向，自有逃避之意，今作逃為後起字。莊子天下：『泚于變化。』釋文：『泚本或作逃。』廣雅釋詁：『泚避也。』是泚逃古通用。契文泚



白玉峰「𡵚」：籀頤先生释非。罗振玉氏释𡵚，……。屈万里先生释𡵚，曰：「𡵚，水名，故趾已无可考，度邨当因𡵚水得名，其流域，当在漳水之北。」（甲考九十一页）彦堂先生曰：「𡵚从水从𡵚，疑即邨字；地名。」（大龟四版考释四二五页）峰按：𡵚字又或作𡵚于卜辞中，陈东、南、北三𡵚外，其他诸辞，𡵚字之谊，约有二焉。其一，为地名之谊，如：

乙丑卜，爭貞：出疾齒？父乙佳出閭，在邲。  
……亡不若？在邲。  
{續六·二四·四

外三五(南師一・四三重)

其二，为人名之谊，如：

甲二二四

壬子卜，方貞：辜邲不死？  
勿乎令邲？  
乙三七六八

{乙  
三  
七  
六  
八

然则甲骨文中之邶，当即诗之邶矣。而此邶地之人，亦因其地而名之曰邶者，故于卜辞中有曰邶不死亡、曰令邶亡之辞矣。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一卷第三十四册三七五九—三七六〇页）

考古所

「林、三泉、柳均为地名。  
L (小屯南地甲骨九八一页)

按：字當隸作「𣶒」，「𣶒」均用為地名及水名。

祀

55

77777

兆省。孙诒让《藏二二七·二》疑即兆字。说文𠄎，灼龟坼也。从兆卜，象形。𠄎古文

徐中舒

参卜字条。

陳夢家隸定作「化」。

(綜述三一七葉)

朱芳圃「說文」部：「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按化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所謂翻跟頭。「國語晉語」：「勝敗若化。」韋注：「化言轉化無常也。」荀子「正名篇」：「狀變。」

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楊注：「化者改舊形之名，皆其引伸之義也。尊乳為魄，說文鬼部。易曰：『貨，貨，化也。』對轉元，尊乳為換，說文手部：『貨，財也。』以具，化聲。徐鍇曰：『可以交部：『超，超，超田易居也。』从走，且聲。』殷周文字粹叢卷下第一六六葉」

李孝定「說文」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契文與篆文同，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作「中子化盤」。一集釋二六七七葉

于省吾釋兆，參「字彙」下。

按：字从「水」从「化」，隸當作「化」。卜辭用為地名。卜辭「化」為人名，與「化」有別。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卜辭云：「用為地名。」

合集三〇三八六

0077

化



按：卜辭化為人名。辭云：「王固曰：有希有夢，其有來嬖，七日己丑，允有來嬖，自...」

合集一三七反







又曰：「貞多射不中。」一織二三。與本辭「貞步不來。」辭例同。未乃動詞，或段為書洛浩克救之教。又第七十二葉「貞今絲米昆。」絲人名或國名，曰「米昆。」與本辭同。此辭乃知殷契鉤沈中舊釋錯誤。」（拾考十葉上）

商承祚「說文解字」眾，多也，从目眾意。留鼎作眾，與此同，古鉅亦然。」（類編八卷四葉下）

魯實先「卜辭」眾，眾，孫謂為眾之異文；葉釋昆，疑即昆夷，研契者并從孫說而皆未明其構體之義。惟高田忠周說眾曰：「眾字无有二體，一从目一从日，日在上亦照臨之意也。」古編漏卷卅四第七葉然眾義為多，無取於照臨之意。且夫從目從日之字古無訓多者，惟說文水部云：「眾從水目眾意。」乃據漢文之體而謬為之說也。中畧以愚考之，眾字當為从水从會省，會於卜辭作會，四六六故省合从水則為眾，或眾，虛其中則為眾，或眾，其作眾者，誤五四九以會从會省，會乃從四聲，是眾之作亦從會省也。中畧良以會水為眾，故其本義為多，形義殆相脗合也。唯師案毀作眾，漢九冊十五葉古刻文作眾，或眾，古編補文註从目，斯可證眾之譌文已肇於周世，故許氏因據譌文之字以為說，而未悟其形義相乖也。中畧眾於卜辭有二義，其一即周禮春官大宗伯用眾，恤眾，簡眾，任眾，合眾，眾，義同師旅。中舉卜辭，例从畧眾，第二義為方名，中畧其地望蓋即漢南陽郡之安眾縣，在今河南鎮平縣。晉人有眾仲左隱四年其先殆以眾方為氏也。」（新詮：四第一——六葉釋眾）

陳夢家「眾」字在卜辭中有不同的用法：

（一）名詞，在數詞前 眾一百

（二）名詞，在動詞後 喪眾、氏眾、雉眾

（三）形容詞，在名詞前 眾人、成眾受人

（四）形容詞，在詞組前 眾僕、同於（二）的用法，自鼎的「眾一夫」同於（一）的用法，師案殷的「眾」

段「同於（三）的用法。」說文「眾，多也。」但卜辭眾與多的用法不同：凡多數的人稱之前附加多字，如「多臣」、「多后」、「類，決不加「眾」，而「多」亦決不作為名詞。卜辭的「眾一百」亦決非

「如」多臣，所以「眾」必須是一種身分。西周金文自鼎「眾一夫」和另外「臣三夫是所有者

用「來作為賠償物的，他們是奴隸。」（綜述六一〇葉）

又曰：「卜辭的「眾」，受王的命令，或從事於「協田」，或徵集出征。卜辭有一次記

載「我其喪衆人」，衆人似是屬於王或王國所有。」（綜述六二五葉）

孫海波 「𠄎」，甲二八五八。卜辭用為縱兩之縱。𠄎（甲骨文編三五二頁）

李孝定 「說文」：衆多也。从目，眾意。𠄎从三人，已有眾意，不必去。𠄎目，以有眾意也。古文實不從目，許君乃據「說文」：衆體為言，以有此曲說耳。黎文作𠄎，𠄎形者，並當釋衆，孫說是也。葉氏釋从三人者為衆，从二人者為昆，據「考十葉上」：後說推之，其義當以此。惟葉氏未顯言：耳就許書，衆昆三字音義各別言之，其說亦是，惟其始三者當是一字。辭言「米𠄎」與它辭言「𠄎」雖衆，𠄎收衆，辭例全同，言教衆也。黎文作𠄎者，僅據「三三」及「前」五二二，見惟「審」原片，併上通斷，其上是，否以日固不可知，然三人為衆，猶三虫為蟲，三少為尠，三木為森，其為會意甚顯。衆為衆，初大殆無可疑，今俗書猶存古意，也是卜辭「𠄎」與同字之證也。許書三字雖各具音讀，然漢世詁訓三者義仍得通。夏小正「昆小昆」傳曰：「昆者衆也。」周語：「人三為衆。」以衆為衆，偽恭誓：「顯于西土。」傳曰：「明著歧衆。」亦用衆為衆，可證也。魯氏謂衆从衆从會省，似有可商。从日。𠄎字多矣，安見其必為从會省乎？三人相聚，已有會意，不必从會。衆會意也，字从日者，蓋取眾人相聚日出而作之意，其字已為𠄎之繁體，篆為𠄎，从目，金文已為𠄎，从目，其義遂不可說矣。魯氏說衆字之義可從。卜辭言「𠄎」，雖衆，言「收衆人」，言「喪衆」，言「教衆」，皆師旅之義也。金文作𠄎，師旅衆，𠄎師衆，𠄎一集釋二七〇六葉）

張政烺 「第二期卜辭：惟曉田，亡災。以衆。𠄎以。」（甲編三九三）

翌日壬，王其以衆。甲編一四三九

田省。以衆。京津四五七三

這都是關於田獵的卜辭，以衆即使衆，這都是殷王親自出獵，如果這也真是巡狩，則是周禮所謂「行」了。一卜辭哀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趙錫元 「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商代的衆人，是殷人本族的成員，他們以族人的身分參與予宗教活動和民主集會，以族作為軍事組織的基本單位，是商王國主要的武裝戰鬥力量。商王出于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對他們關懷、安撫和教導。他們雖然在被剝削被統治的群眾，但在政治權力上還保留着較多的自由。雖然這仅仅是一種形式，實際上他們已經是被壓迫者。如商王盤庚誥誠衆人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王紂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救乃死。」又說：「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

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这是商王在传统的民主集会上讲的话，可见众人享有的民主权利已被糟蹋到何种程度。尽管如此，也只能说明商王对众人的威胁、恐吓，不过是滥用职权，是色厉内荏的。而且也只停留在口头上，在实际生活中，还从未找到屠杀众人的材料。

……众人是殷人的族众，在商代社会中，殷人内部一方面仍保存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的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家族组织和大的宗族组织普遍地存在着。另一方面，在宗族和家族内部都已经发生了阶级分化，因此这种族的组织形式，已成为殷贵族少数特权分子对内维持秩序，榨取族众剩余劳动果实，对外保证统治，掠夺和奴役弱小的工具。特别是到商代后期，由于矛盾日益激化，上层贵族脱离群众，完全不劳而获，结果形成一小民方兴，相为敌仇，造成殷其沦丧的局面。但是，直到商王受（纣王）灭国，殷人这种父权制家族公社组织依然没有被破坏，它甚至继续被保留到西周时期。所以作为平民这样一个阶级，在商代始终没有形成，众人仍然是父权制家族公社中的族众。不过商代后期已正式跨入阶级社会，不同于原始公社后期的父家长制，而是如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族公社。这是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再论商代「众人」的社会身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一四至一五页）

姚孝遂 「日眾」或「眾人」的身份不可能是奴隶。没有一条卜辞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他们是商代从事劳动生产及参加军事组织的基层人员。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氏族成员。——（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五五页）

赵锡元 「史稿说：「卜辞里面的「众」字作日下三人形，形象地说明他们是在田野里赤身露体从事耕作的奴隶。」（一七四页）自然，说「众」在田野里从事耕作是对的，因为甲骨文多见他们从事耕田的记录，但说他们「赤身露体」，则未免等于想象；其次，说「众」是奴隶是可以的，因为「众」是家庭公社的成员，实际上也是奴隶，但说「众」和其他战俘奴隶一样，「商王可以任意对待他们」，那就令人怀疑了。因为，史稿接着又说，「众人」除了负担农业生产劳动外，还从事许多项繁重的苦役，「日常被征发来当徒兵，服军事劳役」，「甚至整个族被征调出去戍守边境」等。这就和战俘奴隶的身份不相称了。用战俘奴隶去戍边，要是越境潜逃了怎么办？奴隶主把整个族的战俘奴隶武装起来，不知有什么把握，对他们那样放心？如果我们把这类人解释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中特殊身分的奴隶，即形式上的公社成员，本族的人民群众，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按照史稿的解释，其结果必然是：第一，把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搞混乱了。第二，夸大了奴隶的数量。第三，用奴隶兵去打仗。」——（评中国

考古所 此辞是卜问王是否以右旅（和左旅）会同众一起进行征伐，由此可见旅与众是不同的。从卜辞看，众除经常参加征伐战争外，还从事农事、田猎等各种生产活动；而旅则主要是参加战争，不从事生产，是殷王朝的常备军，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卜（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六页）

张永山 卜辞中众的活动与文献中对众的记载是一致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又是兵役的负担者，其社会地位介于贵族奴隶主和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之间。通过与众相联系的卜辞用语的分析，也可以引出同样的结论。商王对其属下的差遣用日令日，或日乎日（呼），两个词的含义有所不同。武丁时期卜辞中的帝（或上帝）的意志几乎专用令字表达出来，日帝令多雨日（前三·一八·五，京人一五七），帝其令雷日（邲三下三四五）等，商王让其它奴隶主做某种事情除用令外，还用乎，日乎如好先望人于庇日（前七·三〇·四），日乎从望乘伐下危日（宁二·五七一），到了武乙文丁时期商王对其属下的奴隶主人物发号时用乎者极鲜，多代之以令，如日令皋日（安明二七·二），二七·二一，南明五三一，粹九一四，九一五，一〇五九，廿一，日令犬征日（通别一·二·二），日令王族日（南明六一·一六），日令五族日（后下四二·六），日令多尹日（戠二五·一三），日令子画日（戠三一〇，安明二七〇·七，二七一·七），日令自般日（虚七〇·五，邲三下四六·三一，等等。而对于众同样是前期令乎并施，有日令众日（前一·一〇·二五·八·二，四·三〇·二，宁一·五一〇，西四九二，京人一九二·六），日令众人日（粹八六六，续三·四〇·四），日令乎众日（甲三四五二十三·五三八），日乎众人日（宁二·五四，京一〇·三〇，龟二〇·一四十四·一〇·三一·一），晚期只用令众日，不见乎众的用语。这种用语与上面所引商王对奴隶主下达命令时的用语有相似之处，却明显的区别于奴隶，卜辞中明确是奴隶身分的人，即使受商王派遣，也绝不使用令字，而只称日乎日，比如仆也被商王驱使投入战争，武丁卜辞更有：

辛酉卜，争，贞：勿乎氏多僕伐吕方，弗其受出又（祐）。

贞：勿执多仆，乎望吕方，其咎。

（续存下二九一·八一·卜），粹一〇七四·八二卜）

贞：乎仆伐吕。

贞：勿乎仆伐吕。

（甲三〇·三十三·三二）

在四十余条有关仆参加战争的卜辞中，不但不见用令，只用乎，甚至还用执，有明显的强制驱



使的意思。对于偶见参与征伐或田猎的高牧奴隶多，异族奴隶羌甘也是这样。武丁期卜辞有：日乎多征（乙八三九二），日乎多羌逐靡，隹（一）（籀人五九）（籀典一一六），京一二八一廿一，都是不用令字的。（论商代的日众人）甲骨探史录二一八至二二〇页）

表锡圭 在卜辞里，日众日和众人都很常见。有的学者认为二者的意义有别，但并无确据。我们同意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把它们看作同义的名称。但是我们认为它们的用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下面先看一个广义的例子：

（67）壬寅卜宾贞：王往以众泰于囿。前五·二〇·二

对上引这条卜辞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强调商代社会原始性的学者，认为这条卜辞说明商王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主张众是奴隶的学者，认为这条卜辞说明商王亲自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条卜辞反映了藉田之礼。我们认为最后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商王是有很大权力的君王，无论是古书记载，还是现代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商王决不可能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也不可能亲自去监督奴隶去进行劳动。但是，他完全有可能参加象囿以后帝王所行的藉田之礼那样的仪式性的农业生产劳动。除上引（67）外，还有一些卜辞可以说明这一点：

- （68）己卯贞：在囿来告乃（？）王。
- （69）王其（勿）泰。
- （70）壬辰贞：在囿来告乃，王其泰。
- （71）王其泰。
- （72）才囿来告乃，王其泰。
- （73）庚辰卜宾贞：惠王（？）（字不识，象摘取谷物之实）南同泰。十月。
- （74）庚寅贞：王米于囿，以祖乙（？）（字不识，象摘取谷物之实）南同泰。十月。
- （75）乙未贞：王米，惠父丁（？）（字不识，象摘取谷物之实）南同泰。十月。
- （76）己巳贞：王米，其登于祖乙（？）（字不识，象摘取谷物之实）南同泰。十月。

（73）的南同泰是囿的异名或其一部分。按理需要用米来祭祀，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很多古书都谈到这一点。杨宽先生在《籍田新探》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说明（《古史新探》二二二—二二四页）在商代，囿地的收获也是经常被商王祭祀祖先的。除上引（74）（75）（76）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卜辞可以说明这一点：

合 一 五 九 九  
后 下 二 三 · 五 (甲 九 〇 三 同 文)

一  
之  
β  
了  
刀  
天  
又  
壽

新探指出，在原始公社末期，各种重要的集体农业劳动开始日一般者要由长主持。

开始劳动的仪式，古代的藉礼就起源于此（古史新探二二五页）。这是很正确的。商王显然不

会不率领族人，而率领一大帮奴隶去举行跟原始公社时期的习俗有密切联系的藉礼。

据这一点，就可以肯定卜辞的曰众曰不是奴隶。国语周语上说周王行藉礼时，曰百吏庶民叶从。

王籍一塿，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王籍亦如之。韋昭注曰：班三之，句說：王一塿。

卿九大夫二十七也。曰主張曰王以人參匹反映藉禮的密邦男，據此認為公就是曰百吏

这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广义的“群众”，意思就是大多白人力，棍子可以用来打陈独秀。

民以爲貴，國以民爲寶。得民則安，失民則危。

有白古史學者認為，「巴」即巴本來都是非余在女村象之卜的。童方先生指出：

[illegible]

一船言之。其言甚。墨子尚其上。曰：女周。國中之人，四部之萌，聞之，皆競為義。此文里所

[illegible]

付帶說一下，寺周頤望的意喜、匠工等农事寺所反映的，也应该是周王的藉田，即千亩上

的勞力。有許多學者解釋爲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并把臣工篇的公人說成奴隸，是不妥當的。

下面再来看卜辞里的来义。《说文解字》：“来，从禾，从𠂔，𠂔，来也。”

存下四七上

这应该还是管轄众人的小臣，就跟见于它辞的曰小多马羌臣是管轄多马羌的小臣一样。这种官

显然不是泛指曰百吏庶民也，而是专指一种有确定身分的人的，我们称之为

为侠义的众。有一条小辞讲到有小臣命众种黍：

(80) 貞：惠小臣令众泰。一月。

前四·三〇·二（续三·四七·一同文）

这条卜辞里的“众”也应该指小屋所管辖的狭义的众。

(19) 提到的只是一期卜辞里屡见的人名。有一条卜辞问是否他为小藉臣：

(81) 己亥卜貞：令共小藉臣。  
前六·一七·六（前六·一七·五同文）

曰耜。字在卜辞里多用其本义，当用耒耕地讲，例如：

合九五七正

(83)  
頁：  
呼雷  
藉于名。  
。

{乙  
八  
四  
一  
二  
一  
{丙  
四  
九  
二  
同  
文  
}

小藉臣应该管理耕藉的小臣，就跟见于他辞的小刘臣是管理刈获的小臣一样。(19)说曰惠出呼小藉人臣曰，大概就是让共以小藉臣的身分召集小藉人臣带领所辖众人去从事耕藉劳役的意思。看来狭义的众是为商王服农业生产劳役的主要力量。

除上引(67)(68)甘辞外，还有不少卜辞讲到命众或众人从事农业生产：旅顺博物馆所藏卜辞，据中国史稿第一册一八四页转引

(85) 丙戌卜宾贞：令众口泰，受有八年。(86) 丁亥卜：令众复田，受禾。(87) 戊子卜：令众田，若。(88) 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羊方口复田。

(89) 贞：勿令众人。六月。(90) 辛未卜多贞：曰众人口尊田。(91) 辛未卜多贞：曰众人口尊田。(92) 辛未卜多贞：曰众人口尊田，其受年。十一月。

(93) 己酉卜多贞：令众人呼从受，占王事。五月。(94) 甲子卜多贞：令众人呼从受，占王事。五月。

前七·三·二有如下两辞：(95) 甲子卜多贞：令众人呼从受，占王事。五月。

所提到的众和众人大概是狭义的。这些卜辞里说的众和众人，究竟哪些是广义的，哪些是狭义的，还有待研究。

在上古，曰民曰字也跟曰众曰字一样，有广狭两义。曰民曰本是对世间之人的泛称。在诗

经里，曰下民曰是跟曰上帝曰或曰天曰相对而言的。(大雅荡、大雅十月之交)，曰先民曰指古

代的圣哲。(大雅板、小雅小旻)，曰厥初生民曰(大雅生民)、曰民之初生曰(大雅绵)、曰

天生烝民曰(大雅烝民)等诗句里的曰民曰字，意义都跟曰人曰差不多。一般人只知道曰民的

意思是庶民，是老百姓，这其实是不对的。曰民曰字所以会有这种用法，显然是由于在广义的民里，人数最多的就是老百姓。狭义的众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一

种人。他们应该就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参加战争，有时也从事田猎或其他工作。狭

义的众就是从卜辞看，众经常为商王从事农业生产，参加战争，有时也从事田猎或其他工作。狭

义的众就是平民，广义的众在一般情况下也应该包括平民。所以商代平民所受的剥削大概是相

当沉重的。他们虽然跟贵族阶级有疏远的血缘关系，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

有些平民由于统治者的提拔，或通过占有奴隶，可能会上升为剥削阶级的下层，但是这种人的数量大概不会多。L（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十四至十九页）

### 肖楠

「翊日王其令右旅果左旅雨见方戡，不雉众？」（屯南二三二八）

「王其以众合右旅口口旅雨于不戡，不雉众？」（屯南二三五〇）

……在商代，众也是军旅编制中的一部分，但它与师、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从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知道。

上面提到的屯南二三二八、二三五〇两条卜辞中，众和旅都是并列的。二三二八是卜问商王是否令右旅和左旅征伐见方而不需要征集众。二三五〇是卜问是否众与右旅（和左旅）联合出征。从这两条卜辞看，众和旅是不同的。同时从卜辞有关每次参加征伐的人数看，千人以上的，都称若干人，没有称众的；千人以下的，也只称一、一五〇。说明这些百人、千人、三千人、五千人、万人等都不是众，而是师与旅。

众又称众人，卜辞中经常可以看到众和众人参加征伐战争的记载。但众除了参加战争外，还参加多种活动，如田猎、畋田、畋田、黍以及山王等。说明商代的众既是战争的参加者，又是生产的参加者。这种现象说明众不是专职的士卒。他们平日参加生产，战时则出征。他们参加战争是受到限制的，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限制。所以，众当时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军事力量。而卜辞中的师和旅则是一种既不受任何限制的随时可以出征，又能对肉镇在被统治者的反抗的常备军队。

另外，商代的众还有一个特点，即是他们都是属于一定的族氏的。如卜辞中有立众（书道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七七）、立众（续一四四），又有立众（续三三八、二）。立、立众在卜辞中都可作人名、地名，又可作邦族之名。立众即立族之众，立众即立族之众，立众可能是立直隶土地上的众，他们与立是同族的。众参加战争时，都不打乱原来的族氏，（续一四四有）立令众众征伐见方，受又？日之语，就是立令众族之众去征伐见方。

众参加作战往往，是成率领的，卜辞习见成某姓众便可证明。成，可能又有族邦之成与商王国之成的区分，（续三三八、一〇有五族成，便是族邦之成。商王国之成，象前所引屯南二三二〇知又可分为右成、中成、左成。如果参加战争的众的队伍是由很多族的众组成，则由商王委派的重要将领率领，如卜辞习见立（阜）立众众征伐某方之例便是。从前五、六、一与屯南二三二〇卜辞习见知道，众作战也是分为右、中、左三队的。关于众的编制，由于所见卜辞所载内容太少，不便进一步推测。粹一一五〇有曰立众百，可惜辞残内容不明，不知是否为作战

陈福林 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众、众人和美的记载，史学界对他们社会地位问题看法有着显著分歧而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认为众、众人和美都是奴隶；  
二认为众是奴隶主，众人是自由民；  
三认为众、众人都只是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  
殷代的众、众人和美在社会的舞台上的活动，恰是展现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即众、众人是富人、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而美是穷人、被剥削者，毫无权利，他们之间处于敌对地位，是奴隶主和奴隶的两个对立阶级。

中国史稿第一册说：卜辞里面的众字作日下三人形，形象地说明他们是在田野里赤身露体从事耕作的奴隶。……卜辞中的众字作日下三人形或二人形相继出现，并无严格区别，只是一般地说作日下野字，如左金文中所见日下二入字，就全然与日田野字无别。所以这种认为日下三人形即美字，即美是表示奴隶地位的说法，不免牵强附会，望文生训。正由于众字从日下三人形，并无中国史稿所说的这些日下三人形，左周代的金文中，就仍作日下二人形（当鼎）或写成日下三人形（师旅鼎、师寰簋）了。

……卜辞中全然不见用众字以美字也象日美字那样充作人牲，更没有伐众、众人的记载。……卜辞中的众字和日众字的社会地位可以确认决非奴隶。

高无尚的标志，而不是取其自然的形象。……是日字的神圣权威的标志，也就是王权至上的标志，而众字的原意应是指王廷所集结统驭的人群，即尚书盘庚篇的日王命众至于庭的众。我们再看典籍文献中大家共认为可信的殷代流传下来的史册盘庚中关于日众字是怎样记载的。

第一日众字是殷王的统治基础。日王若曰：「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因而迁国大多要同日众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才能付诸实行。日王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丕肩好债，敢恭生，鞠人谋人之保居。日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忱。

第三日众字的祖先能与先王同享殷王的大禄：日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文献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日众字的社会地位这样高，作用这样大，怎能说是奴隶呢？世界

历史上有这样的奴隶吗？曰众臣的社会地位在其它先秦典籍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国语晋语曰：曰国君而仇匹夫，惧者众也。曰

左传襄三十一年曰：曰子卒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曰

这都是告诉国君应当重视曰众臣，依靠曰众臣，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论语学而曰：子曰：「泛爱众而亲仁。」曰孔子是把爱众看为最高道德标准的重要内容。

庄子齐物论中更把曰众臣与圣人提到等同地位上来。吕氏春秋慎大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曰周公旦问殷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曰

这恰与可为尚书盘庚这篇殷代文献作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些先秦古籍或从与最高统治者关系或就道德规范对曰众臣的社会地位作了论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益可据以断定曰众臣决不和曰羌臣同属奴隶。

也许有人要问吕鼎铭中有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寔，曰臚，曰奠，曰用兹四夫，稽首曰的话，这不是说曰众臣在西周中期还是奴隶的称谓吗？实际这里把曰众臣和曰臣加以区别，恰与说明曰众臣不是奴隶而臣是奴隶。至于有人将曰用兹四夫和曰用五田臣同作为向曰的赔偿品来理解，而主张益和寔等四人同为奴隶，实际这只是派去为偿还匡季所抢掠去的禾而耕作，不是作为赔偿品转为曰的奴隶，所以曰四夫臣才有的曰众臣有的曰臣臣。而众列臣之兄，界限分明从未颠倒。

曰众臣不是奴隶，那么是不是如有的同志所主张的是家长制公社成员或自由民呢？也不是。如前面所说，曰众臣为殷王的统治基础阶层，而殷代已是曰有典有册臣的奴隶制社会并以为公论定论。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主要根据是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曰众臣从事农业和狩猎等生产劳动，参加战争等活动的记载，说得不应该为奴隶主，而形成了属于家庭公社成员或自由民的见解。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看到殷代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业生产方式是集体劳动如所谓的曰畷田臣、曰囿田臣，因而断定只有是公社成员才相适合。实际上正是由于当时生产水平低，奴隶主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又须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如周文王这个居于西伯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首领，尚书无逸中有曰即康功田功臣的农业生产劳动的记载，楚辞天问中有曰秉鞭作牧臣的畜牧劳动的追述。今鼎铭说：曰王（周成王）大藉农于淇田臣，国语记载周宣王因不藉千亩，有人谏诤。这种藉田的仪式当出自西周前期奴隶主首领从事农业劳动的实际行为。从而可证众作为奴隶主贵族参加生产以至艰苦的生产劳动，是很自然的。至于自由民则在奴隶制晚期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形成曰独立臣阶级，在殷代奴隶制尚无这种可能。……

让我们针对卜辞上关于曰众臣的记载加以探讨。

王勿令卑氏众伐邛方。（上一六·一〇）



丁未卜、争、贞、令卓以众伐吾方。(粹一〇八二)  
乙卯、贞、令兹以众伐龙、戈。(库方一〇〇一)  
甲辰贞、卓以众伐旨方、受又。(粹一一二四)  
王其手众成咎受人、……(邲三下四三·六)  
弱己众、成咎受人、亡戈。(邲三下四六·七)

这几条是关于众在征伐守成等方面的记载，很明显的众是殷王作战部队成员，是这个奴隶制国家的武力中坚。古希腊梭伦法典中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自由民才能有资格当兵，而奴隶主当骑兵，平民只能当步兵，至于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在古埃及其顿的腓力王二世时代，军队的核心重装步兵纵队由富裕的公民组成，而一些重装骑兵，须由马其顿王的战友贵族充当。殷代的众就是奴隶主贵族身份充任军事行动中的先锋战士。

与此同时，殷代奴隶主的另一部成员曰众人也同曰众一样，为了殷王朝的利益，积极参加对外战争，如：令众人伐羌。(甲三五一〇)

卜辞中又有关心爱护曰众的记载。如：

贞令兹米众。(龟七二·三)

□寅卜、□贞、步□、不米众。(龟拾四·一六)

□□卜、贞、□其米众。(库方一八〇九)

曰米即后来孳乳为专义的曰救字。这是殷王朝为平息其本阶级内部的纠纷所用的安抚手段。这和尚书盘庚中所说的曰绥爰有众、曰永建乃家是完全一致的。

在生产水平不高的殷代，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曰众当然也必须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活动。

贞、重小臣令众黍。(前四·三〇·二)

丙午卜、古贞、令众黍于□。(珠七七八)

壬寅卜、宾贞、王往氏众黍于囿。(前五·二〇·二)

田省、以众。(京津四五七三)

田亡灾、以众。(甲三九三)

王大令众人曰耜田，其受年。(前七·三〇·二)

贞、乎□众又□麋。(甲三五三八)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曰众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经常的，应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由殷王或派近臣召集他们并带领下进行。尤其曰众人，曰王大令众人曰耜田，其受年，众人耜田，受年，和尚书盘庚篇的众曰永建乃家，这与曰连带自己的劳动一次就完全卖给曰奴隶主的奴隶

同属奴隶主阶级的曰众与曰众人还应有所差别。这由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1) 有曰王众曰卓众之称；不见有曰王众人曰X众人之称。曰王众曰卓众，当是曰王族之众，曰卓众，应是卓族之众，西周时期有见于师旗鼎铭的曰旗众。

(2) 小臣或亚令众；王大令众人。小臣是殷王的近臣，亚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相当高，由此可知众是在他们的身边随时听从调派的。而王大令众人的众大令众，于省吾先生见教说即通令，犹如总动员的意思。这样众众只是一般的奴隶主了，没有众众那样重要显赫。

(3) 众黍；众人叠田，口廩。众众参加劳动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也可能是征收粮食；而众众从弓的田叠田众众狩猎则显然是生产性劳动。

(4) 有曰米众曰；无曰米众曰。从而可见曰众曰和曰众曰有所不同，曰众曰的地位高于曰众曰的地位，曰众曰是殷王朝这个奴隶制帝国中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全体成员，曰众曰则是奴隶主阶级中上层基本力量，因面对之要曰关心爱护曰，并重视有无伤亡，卜辞中不少贞问曰丧众曰、曰雉众曰正是表示这种关切意思。至于殷代的称曰人曰，也有称为曰王人曰曰我人曰，和曰众曰有明显的区别。有人认为曰众曰是自由民，显然是不对的。L（试论殷代的众、众人与羌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三期一二九——一三四页）

姚孝遂肖丁「卜辞的「眾」是一种社会身份。或以为是奴隶，是错误的。卜辞本身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眾」的身份是奴隶。西周初鼎的「眾」和臣相对为言，区分井然，「眾」的身份也不能是奴隶。

曰甲子卜，令眾田，若田。  
 曰令眾田，田之辟例亦居前所未見。  
 曰田田字上不当有缺文。  
 过去所見资料有：

續 2.245  
王令眾人曰，  
奮田，其……  
受年。

甲 510 : 兄  
癸 巳 卜， 旁貞， 令衆人入：：： 絳方：：： 璽田 𠄎

魯田均屬農業生產而令衆人田，單言田，于卜辭皆指畋獵而言。

甲 3538 : 曰 復，乎眾人也……曰。是 曰 眾 曰 有 時 亦 參 加 田 獵。

意，或当与征伐有关。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六——一八頁）

奴隸的結論。說文以「衆」為从「目」，乃形體之譌。按：諸家皆釋「衆」，無異詞。問題在於卜辭所反映的「衆」之身份。大量資料已充分證明「衆」之身份不可能是奴隸，僅僅依據「衆」之字形，謂「目下三人」，亦不可能得出其身份是

于省吾說𠄎參𠄎字条下。

按：卜辭云：

「彖」庚戌卜貞，有彖秋，隹帝令攸。似指某種災禍而言，或以為蝗災，這是很有可能的。

合集一四一五七

0081

門

羅振玉  
相搏，無兵杖也。  
釋中六十二葉下）  
說文解字：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卜辭諸字，皆象二人

「古門字，象二人相對徒搏，有爭鬥之誼。」  
（類纂正編三卷第十二葉上）

葉玉森

「古門字象怒髮相搏形」。

(說契，學衡第三十一期)



裴錫圭

「古代「男」字音近相通。丁山根據史記夏本紀把禹貢的「男邦」

引作「男」，白虎通爵把酒誥的侯甸男正引作侯甸任正，以及漢代人多以「男」為「男」的  
聲訓字皆現象，認為「男」多田亞任正，就是「侯甸男」的「男」。我們同意他的意  
見。

用來指一種身分的「任」字，除見于上引（4）口以多田亞任正外，還見於很多条卜辭，例如：

- (61) 口丑口多任口 （京津七九九）
- (62) 貞：令蕞以文取矣任亞。 （零拾四九）
- (63) 丁巳卜史貞：乎任肉虎亞。十月。 （后上六·八）
- (64) 甲辰卜王：雀隻（荻）一侯任（才）方。 （掇二一·一五）
- (65) 甲辰卜王：雀弗其隻侯任才方。 （懷四三·四）
- (66) 貞：而任霍界母。 （乙七七·四六）
- (67) 貞：乎取口任。 （乙五二·五五）
- (68) 貞：乎取肅任于覓。 （乙七七·四三）
- (69) 貞：乎取口任。 （天八七，合七八五九正）
- (70) 口口卜一殷貞：乎取口任伐，以。 （合七八五九正）
- (71) 乙酉卜殷貞：有（勿）一乎取口任伐，弗其以。 （續四·二八·四）
- (72) 乙巳卜王貞：史其執貞任。六月。允執。 （合五九四四）
- (73) 口出仕晉累唐。 （丙五二五）
- (74) 貞：有令旨以并出仕晉累唐。 （丙五二五）
- (75) 丁卯卜：曰黑（原倒刻，并有划痕）任出正归（原倒刻），允正。 （甲三一〇四）
- (76) 口归（原倒刻）人口正黑（原倒刻，并有划痕）任。 （甲三一〇四）
- (77) 辛亥卜：令受乎比心戈鼎因土石（？）奠名任。 （安明二四三二）
- (78) 辛酉卜貞：其乎折任曷口口母若弗每。才三月。 （甲八八九）
- 以上所列各辭，除最末一辭屬黃組外，幾乎都是一期卜辭（少數可能晚到祖庚時期）。  
由于「任」字的字義不象「田」、「牧」、「正」那樣明確，任這種人的性質也就不容易確定。  
他們似乎不象是商王派駐在某一地方的職官，因為「任」這種稱呼雖然常常冠有地名（包括國  
名），却沒有象「田」、「牧」、「正」那樣在地名前加「口」字。例如：（66）提到「口」而任霍口，  
同時「口」辭里又有「口」而白（伯）一龜口（乙二九四八），所以任大概也不會是侯、伯一類諸侯。

禹贡伪孔传说：曰男，任也，任王事者。上引逸周书孔注之说略同。也许任大概也不会是侯伯一类诸侯。禹贡伪孔传说：曰男，任也，任王事者。上引逸周书孔注之说略同。也许任本是侯、伯一类诸侯的，率领人专门为王朝服役的一种职官。而任是日而伯日委派的任，(64)的日侯任日则是某个侯所委派的任。后来他们之中大概也有一部分人演变成为诸侯，所以日任(男)日也变成一种诸侯的称号。

上引(64)(65)卜问雀能否捕获日在方日的侯任，(72)卜问史能否拘执日任，可见任有叛逃现象。这也许是由于让他们担任的王事太繁重而引起的。

周代诸侯称男的实例极为少见。在仅有的两个例子里，宿是附庸小国，也许有可能本是鲁的附庸。上引左传哀公十三年说日伯合诸侯，则侯仲子，男以见于伯日，也把男放在类似侯的附庸的地位。把日男(任)看作从侯、伯所委派的任王事者的职名演变而成的爵名，对于上述这种现象来说显然是颇为合理的。

由于缺乏证据，上面所说的看法仅仅是一种假设。但是日男(任)日本为职名而非爵名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下来。上(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辑第十至十一页)。

林澹

「被日比」者可根据卜辞而定为日任，亦可据之以推定联盟的方国。如：

根据日贞：呼采取因任(天八七)，日贞：呼采取因任伐(续四·二八·二)可知因为日任。任、男古代音同字通，酒诰日侯甸男卫邦伯日，白虎通爵篇作日侯甸任卫作国伯日；夏本纪日二百里任国日，汉书地理志作日二百里男国日。可见任即男，亦古代方国首领之一称。在卜辞中，日而伯日又称日而任(见乙七七四六)，也可证日任是方国首领之称。则可推定因方也是联盟的方国之一。上(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七六——七七页)。

赵诚

「任」，任。左右无别。从人壬声。甲骨文用作职官之名，如日多尹(多任)与多伯、多田、多侯同例。(京七九九)：从卜辞看，任很可能是一方国首领的副手，也是一种地方长官，如日尹(而任)。(乙七七四六)和日而日(而伯)。(乙二九四八)的辞例相同，则而为方国之名；任与伯均为方国首领之义；贾和睪均为私名。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上(甲骨文简明词典八一至八二页)。





「攸」在今安徽桐城县。  
（殷虛文字丙編考釋一七五頁）

169

有鬼役也。周礼春官占梦：遂今始难驱疫。注云：疫，虑鬼也。史记历书：疠气至，民无大疫。广韵：疫，说文云：民皆疫也。按：病役，即瘟疫病，其属于传染病，如天花麻疹，霍乱痢疾，伤寒疟疾，脑炎鼠疫，猩红热与百日咳等疾病也。殷墟出土的一些病类卜辞考释，殷都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九页。



以通假說之，實則攸修為古今字，本無區分。  
之試字，拂拭之則發其光彩，故引伸為文飾；修者治也，引伸為凡治之稱。段大此段注釋，以  
之說解，攸之字，則史為貼切。甲骨文攸字作攸，金文或以攸，即寓洒取之義。卜辭均用為地  
名。

# 保

王襄 「保，古好字，不从女，與恒；或从人，或从女，道同。」（《籀文第一葉》）

王襄 「保，古好字，象保人之形。」（《籀文第一葉》）

葉玉森 「按予曩疑卜辭之保與𠄎為一字。說文：𠄎，古文保。保，古文保。以手又持  
之，體作抱。釋名：抱，保也。是持保古誼相通。卷七第二葉一版：癸丑卜受貞，𠄎及服苦  
方。辭中：𠄎象一大人抱子形，乃古保字。卜辭段作保，又卷五第二十七葉二版：庚戌允其  
循于𠄎及五月。辭中：𠄎即保字。且辛父庚鼎保作保，季保敦作保，註从人从子。卜辭上段作  
保。一版保均從𠄎。又𠄎西漢之妙則當讀為保，與卜辭同。」（《前粹一卷一〇四葉上》）

吳其昌 「保于母辛者，保亦殷代之祀名；保祀，蓋猶衣祀也。保于母  
辛猶衣于母辛也。所以知者，禮記月令：參保介，御間。鄭康成注：保，猶衣也。一貫  
公考疏：保猶衣者，保即襦褌，所以衣衾十兒，故云保猶衣也。可證。然則保祀實為衣祀  
之別稱，其顯而易知，所不易知者，乃為殷代何以而常假借此衣褌之名，以名其祀典？則尚未  
可解谷耳。」（《殷虛書契解詁三三六葉》）

朱芳圃 「說文解字：保，克也，从人子聲。」（《文字編補遺十三葉下》）

唐蘭 「保，即保字。前一形作保者，習見古金文，前人未識，余謂即保字古文，召誥曰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抱者裹於前，保者負於背，故保字象人反手負于於背也。保字舊乳為

紉，是為兒衣，襁紉者古之以負於背。今日人猶以此，則即保字無疑焉。……保字書，不便，因省而得，更省則為保。卜辭作保，形者省見，舊誤釋為已，已二字，或又釋曰仔克也，从人子聲。……保，亦非。孫海波釋保，是矣。《說文》古補保下錄保字，然則釋仔為保，始於吳大澂也。吳謂：「小兒衣也，从人抱子，象保衣之形。」《周書》曰：「若保赤子。」小篆作保，頗近之。惟一貴飾筆，小兒衣之凱，上只引申義耳。然謂「从景者」，一孫引於九五卦字，謂「从景與金大同」。今按原書作保，殆非仔字之又謂「保養也，从子立人側」，皆非也。保即保之省，金文作保者，多一飾筆耳，更進作保，則飾兩筆矣。其作保者，殆又從玉，為保玉之專字耳。《說文》謂「失之」，禮記內則：「保愛，乃負之。」注：「保仔母也。」負子於背謂之保，引申之則負之者為保，更引申之則有保養之義。然則保本象負子於背之義，許君誤以為形聲，遂取養也之義當之耳。詩教之：「佛時仔肩。」傳：「仔肩克也。」箋：「仔肩任也。」《說文》錄此仔字，以為从人子聲，殊誤。仔即保字也。蓋後人不知仔即保字，因讀為子聲耳。保自有任義，《周禮》大司徒：「使之相保。」注：「猶任也。」《文字記》四十四葉下至四十五葉下。

孫海波

「卜辭仔子同用。此辭（珠五二四）云：「己卯卜設貞，壬父乙婦好生仔。」生仔猶言生子也。」（《甲骨文編》八三）

李孝定  
「葉孫釋為保是也。唐氏說其字形尤確不可易。惟謂作保之「」為飾筆則未必然。蓋此為由圖形文字規律化後所留之痕迹。蓋由「」作「」特其臂不屬耳。至作保其子字左側一短直畫，則真飾筆，取其與右側對稱耳。」（《集釋》二六一四葉）

饒宗頤  
「戊戌卜，出貞：其出曰于保，于錫（室）形。」（《文錄》三七九）按詩楚茨：「神保降福。」九歌東君：「思靈保兮賢姱。」洪興祖云：「靈保，神巫也。」《書》召誥言：「天迪從子保。」《君奭》言：「陳保。」凡此類之保，均是神巫；古亦以保為尸，故為祭祀對象，辭言「出于保」可證。」（《通考》八六七——八六八葉）

饒宗頤  
「卜辭：又仔。」猶言「有保」時：「天保定爾。」《孟子》非命上引泰誓：「紂夷處不肯事鬼神。」……天亦縱棄之而弗葆。」《弗葆》即「又保」之反詞。」（《通考》八四〇葉）

饒宗頤

「卜辭：子商出仔（保）。」《殷綴》一七八）「出仔」即「有保」。他辭言「吉保」。



（老乙七七八二）書名話：「天廸格保」詩山有樞：「他人是保」注：「保，安也。」此出征祈  
福祐：「保，安也。」（通考四九八葉）

居萬里 「保，从人負子，即保字。」（甲編考粹四四五葉）

于省吾說參附字彙下。

按：說文以保為「从人从采省，采，古文𠂔」大徐本。戴侗六書故以為「保既从古文𠂔，  
𠂔又从古文示，殊錯戾」。王筠亦以攷疑。林義光文源謂「古作保，即保之古文，小兒大藉也。  
」象保形，子在其上，人繼負之……詩佛時仔肩，仔當作多，即保字，故訓為任。說文謂仔从  
人子聲，於古無徵，恐無其字。唐蘭謂「保本象負子於背之義，仔即保字，並指出，後人不  
知仔即保字，因讀為子聲，其說是對的。」  
孫海波以「卜辭仔子同用，殊誤。」乙七七八一有辭云：

「貞乙保泰年？」  
乙非保泰年？」

其背有繇辭為：

「王固曰，吉，保。」

合四二四辭云：

「黃尹保我史？」

（黃）尹弗保我史？」

「保」均為祐護之義。珠五二四之「士父乙婦好生保」乃祈求父乙祐護婦好生育之占。

卜辭保字象背負子形，其作保者，子在人下，乃「毓」即「育」之異構。甲骨文編、續甲  
骨文編均混入保字，誤。

毓  
人  
保  
毓

聞宥 「保」第一字諸家缺釋，第二字王靜安釋為「毓」（毓）之別構。宥按王說非也。

卜辭十二支之子作𠂔與出諸形，已則早早諸形，此古非倒子甚明。卜辭人名虽有早字，然果  
當讀子与否，未可遽定，倒之之說更不能立；蓋卜辭女与人罕通假，然子為母者之事，尤不當

毓

按：此乃「毓」字之異構。

參見 0461「毓」、「育」、「后」之按語。

高明說參照字条下。

張桂光「毓」，甲骨文編收作𠂔。考𠂔下所收，基本都是得並排的，獨有京津二〇六四和紀一六五四兩文，𠂔在「之」臂下，表現出明顯的區別。這一形體亦見于殷契粹編四〇一片，郭老據文義釋為「后」字，可能因為沒有解釋，后来的字書未予採納。試看甲骨文（戰三）粹一（粹二三七一）居（前一·三〇·五）諸文，𠂔或从「尸」或从「中」，或从「古」或从「早」，但人們都一致承認它們是「毓」字（即育、后的初文）字，並確認為「象」字之形。考其共同點，正是「子」在臂下。現在「毓」字亦在臂下，當然同樣應該釋為「毓」字。從文例看，「庚子卜」，王，上甲，毓甲，毓癸，毓（前一·三八·三），甲骨文編誤收作「己」合文。于「子」且「希」，又「白」（粹四〇一）至于「多」（佚七六），諸例中的「毓」字正合文造。人們對「毓」字是注意到了，對「毓」却忽視了。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一七六至一七七頁）

以人為之；故毓既不當釋毓，而居与毓又非一字。居盖与「尸」同为居字。说文：「居，从「尸」，古者居从「古」。曰宜无所取，段、朱泚氏改為古声是也。此从「尸」从「古」甚明；其作「尸」者，或为古声之省，或本别作「午」声，以「古」亦从「午」得声也。居与「尸」又即为古居處之正字。说文分「居」，居为二，然经典皆以居为之。……卜文居与「非」一字，更有显证。卜辞凡出「居」字，则辞中必有先公先王之名，故王氏释为后，说颇近似；（古音后在侯部，毓在幽部，释后亦不当从毓证入。）若作居则多称之于，如曰：「丁丑之于五居」，曰之于五居是也；（惟殷虚书契后编卷上二十页居下有且字，王氏遂仍为祖乙，实则影本未见乙字，王氏所引误也。）言五居者当是「大」之「迁」之「辞」昨有者罕见，王氏类纂异字下出「韋」貝（貞）一异居「一」辞，当亦「大」迁而不吉者；都之言居，犹盘庚之言「奠厥攸居」也。惟属于何世，则不可考矣。上（殷虚文字摹乳研究，闻宥论文集一二三至一二五页）

盾 𠄎 𠄎 𠄎

李孝定

「字从𠄎，不从刀，所以乃自非吕也。从人从自，说文所无。」（集释二六七二页）

屈万里

「𠄎，疑與一一三三之𠄎及三三三三之𠄎为一字；以三三三三之𠄎證之，盖某侯國君長之名也。此字隸定之當作侶，即似字，作𠄎乃其繁文。」（甲粹三〇〇四片粹文）

屈万里

「𠄎，人名。其字當為𠄎及𠄎之繁體，乃侶字也。」（甲粹第一六五葉）

孙海波

「𠄎，甲一〇〇三。从人从自。说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三四七頁）

按：字从「尸」，从「自」，隸定當作「盾」。卜辭均用作人名。

休 𠄎 𠄎 𠄎

屈万里

「休，從羅振玉釋（殷粹中五三葉）。休，地名，卜辭習見。疑即孟子去齊居休。休，閭若據四書釋地謂故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甲編考釋十一葉）

按：休字从人依木，正象息止之形。甲骨文、金文、小篆全同。林義光文源以為或「从人求省聲」殊誤。卜辭用為地名。其作𠄎或𠄎形者，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亦列入「休」字，非是。

澍 𠄎 𠄎

张亚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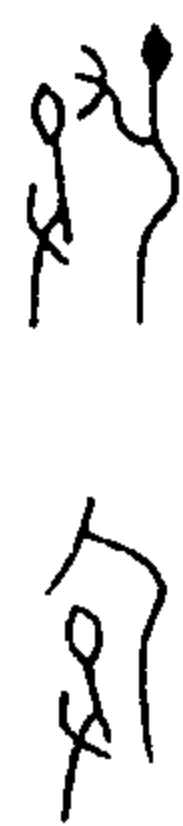
「澍」（集类二六頁）此字从水从封。曰今秋其膏，其乎封乙示𠄎（為二五·三），此封字就作此形。可隶定為澍。集韵曰澍，音葑，深泥也。𠄎封，奉古字通。散氏

盘至于某地一奉之奉，就都是封树，封疆之封（金文編一二二頁）。六年癸丑殷曰癸丑執揚朕宗君其休𠄎之執字則應讀為奉（三代九·二一·一）。所以，澍也可就讀為奉字。集韵曰澍，

音棒，水也。𠂔（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一頁）

按：字當隸定作「𠂔」。合集三六五二二，其平𠂔示于商，不能讀作「封」乙示。

0091



張亞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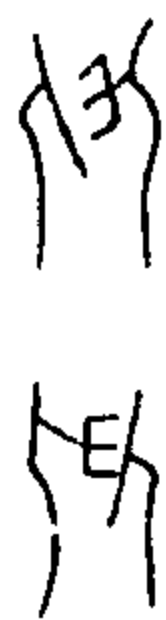
「𠂔」

（綜類二六頁）是一人援之以棍棒，把另一人从低下处往上拉的金意字。

这是爰字的整体金意字。通常所见的𠂔字是省写作，是局部金意字。说文爰训引。整体金意字是爰引之生动写照。」（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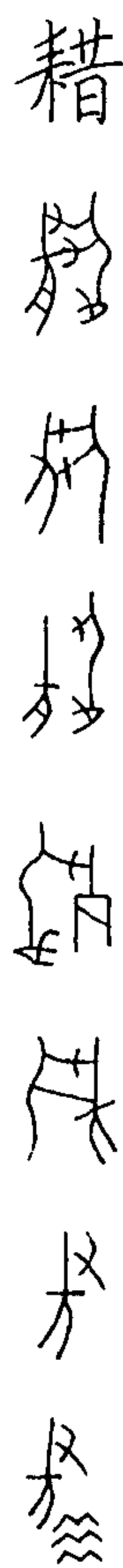
按：釋「爰」不可據。卜辭用為人名。

009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093



羅振玉  
形為會意矣。

「象人持帚掃除之形，當為掃之本字。說文作掃，从帚土，殆為後起字，爰象

葉玉森  
鑿，舉證上六通四闕，郭氏證明金文諸藉字，使宋以來之聚訟一掃而空，洵為妙悟。」（前釋六卷十八葉上）

徐中舒  
鼎云：王大藉農於俱田。字作𠂔。薛尚功鐘鼎款識載鼎。今女作嗣土司從官嗣藉田。字









作𦣻。王保彙集古錄載同蓋載是藉字則作𦣻。从昔聲，確是藉字。冷鼎與甲骨形製尤進。甲骨文藉字諸條：日乙亥卜口令𠂔口藉臣。通六十七五。日乙亥卜貞令𠂔小藉臣。通六十六六。日藉受年。通七十五三。庚子卜貞王其荏藉畀往十二月。後下二八十六。藉受年明是卜農事之辭。小藉臣疑即殷之農次，亦即晉語之隸農。（來紹考集刊二本一分十二葉）

徐中舒「藉象人側立推來舉足刺地之形，故藉之本義應釋為蹈為履。後漢書明帝紀注引王延壽云：『籍，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也。顏師古漢書文選紀注引臣瓚說：『藉謂蹈藉也。』籍，藉藉，藉古通用字，蓋轉為蹠。淮南子主術訓：『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又齊俗訓：『脩脰者也。』蹠，蹠蹠，蹠太平御覽引作蹠。鹽鐵論取下篇：『從客房圍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又未通篇：『民蹠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蹠蹠古通用。淮南高誘注：『蹠，蹈也。』此可證蹠履為藉字正解。論語：『民無所措手足。』即以此義引申。後耒藉字為借義所奪，詩載芟序鄭箋：『藉之古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風俗通祀典：『古者使民以借，故曰藉田。』因別造一蹠字以為藉履之踏。藉為蹈履，故得引申為薦於他物之下，意亦馮藉。成語：『藉用白茅。』湯大過初六之類，是聲轉為苴。水經書郊祀志云：『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而終軍傳則云：『苴以白茅于江淮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箚筭問人者。』鄭注：『苴，藉也。』又轉為助，孟子滕文公上云：『助者藉也。』又轉為鋤為鉏，水經文引孟子：『商人七十而鋤，鋤藉稅也。』又周禮春官司巫注：『杜子春云：『藉讀鉏，鉏藉也。』玄曰：『藉之言藉也。』祭祀有當藉者。』凡且聲字多與藉相通，租稅之稱鉏鉏之名，當即由藉轉受而來。宋紹興考載集刊二本一分五十二至五十三葉。

陳邦懷「按藉鼎藉字作𦵏，从𦵏，即𦵏字，則所以𦵏必為耒字無疑。卜辭極有，第于天下增足形耳。卜辭及鼎文人手所持耜者，即許君說耒字，所謂手耕曲木也。段氏據廣韻刪手字，大失許君之意矣。急就篇顏注：「手耕曲木也。古者倭作耒，當即存之許君，益足證段氏刪手字未可信。卜辭所見耒臣，蓋殷之耒官也。」（拾遺四葉）

余永梁「此藉字甚堪鼎大藉耒之藉可證。象人執耒之形。新獲卜辭寫本，𦵏亦同字。」

（新獲卜辭寫本跋）

郭沫若「按此(雁)說於字形不合，因卜辭帶字作，來諸形多假爲婦，決無作者。且以婦字按諸原辭，實無一例可通。所謂「小婦臣」，所謂「王觀其婦」，其不辭尤者也。余謂此乃藉初字，象人持耒耜而操作形。金文令鼎王大藉農于淇田其字作，象形，昔聲。彼所以象形文即此字也。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卷十四），鐵殿（銘文卷）形確畧安，然與

冷鼎文正相彷彿。卜辭與金文之異，僅在一為象形文，一為形聲字耳。象形之文，例先於形聲。  
故肉<sup>實</sup>即藉之初字也。字形既有說，按諸原辭，亦一律可通。曰令<sup>禾</sup>藉臣，曰令<sup>禾</sup>小藉臣者，猶令鼎之藉農也。禾乃人名……曰藉受年，王其覲藉，其為耕藉義自明。又  
案毛公鼎有<sup>𠂔</sup>字，曰命女歸嗣公族寧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寧朕袞事，余以為亦即藉之古文，  
象形。（甲研釋藉）

陳夢家  
卜辭的耜實即人耕。卜辭的耜亦示耕作之義，齊民要術卷一引說文曰人耕曰耜，牛耕曰犁。可證古音。耜所從的井，實是聲符，西周金文荆楚之荆作𡵓，從勿（即耒）井聲，或即耜字。（綜述五四〇葉）

又曰：「卜辭的『耜』字象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早期銅器的耒字象手持耒之形。見金文編附錄下十五頁下第一行。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考工記『車人爲耒』，正義云：『耒狀若今之曲枚柄也。』急就篇顧師古注云：『耒今之曲把耒耨，其遺製也。』戴震考古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所作之圖，都是曲柄的，其形與農政全書卷二十一之鋒與長鏡相似，惟後者於柄下端都有一個鐵端（耒耜考三三）。

我們推測最初的耒，應如許慎所說的，祇是一種手耕所用的曲木，用木端的尖銳部分刺地。

這夾銳部分，在後來是這種農具迭加改進之處，考工記名之為庇，鄭玄謂庇讀為棘刺之刺。所謂庇者，鄭衆注云：「庇讀為其顙，有庇之庇，謂耒下歧。」鄭玄近人注亦云：「今之耜，歧頭兩金。」凡此皆表示東漢之耒端尚有歧頭的，即有兩個杈子，與卜辭金文耒字相合。它的形制，像後古用的魚叉，周禮鼈人以時藉魚鼈龜魚，鄭衆注云：「以又刺泥中搏取之也。」杈魚曰藉，說文籍刺也，與以來刺地曰藉，是相同的。農政全書耒具有棟木而成的木杈，和以鐵為首的鐵耒杈，又有剡草用的以鐵為首的鐵鋤，後者似即說文「耒，兩刃耒也」。耒或體作鈎，後世北方方言五作鐮，方言五說耒有耒（即鉞）、鐮、鐮、耒、耒（鄭注字亦作鉞）、耒等，不同的名稱。小篆的耒字從臼從干，象兩手牽歧頭長幹之具，即杈形。韓非子五蠹篇所謂「禹之王天下也，身秉耒耜，以為民先」。

上述刺地之具的來，就其結構而言，可以分為上部手持部分的幹或柄，下部足踏部分（即插地刺地部分）之來端。上部的變化較少，是條木為之，往即利用樹幹，並利用分叉的小幹為來端。下部的變化很大，大致分為兩個方向：其一，維持歧頭而改為鐵，如上述的鐙鋤，與鐵禾杈鐵魚叉相類似；其一，改受來端為一頭的，形成後來稱為「耜」的，即所謂「鋒」。耜本為





其義雖引申為一切用足踐踏的動作，其初則專為種田的動作。左傳昭十八日六月邾人藉稻，正義曰：藉猶藉藉踐，履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所謂藉應指鋤地。卜辭所謂苗藉，亦是先苗而後藉。齊民要術：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為除草。今北地苗既長，後用鋤在苗間鬆土，謂之藉地。藉和從助之字，因音相同而通假。周禮司巫注：鋤，藉也。里宰鄭眾注：鋤，讀若藉。士虞禮注：苗藉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助者藉也。說文：鋤，商人七十而鋤，藉，藉稅也。孟子作：殷人七十而助。綜述五三三葉。

張東叔：「藉，象人推耒耜之形，是藉字。說文解字四下，耒部：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从未耒耜之形，在說文以借釋藉，恐怕也不是這個字的本文，記引盧植曰：藉，耕也，以耕釋藉，適與此字的形狀相合，再看這一條卜辭的占辭：王固曰：丙其雨之，占兆而知有雨，亦與耕種之事有关。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九八頁。

饒宗頤：「詩韓奕：實畝實藉。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魯語：仲尼云：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是藉田乃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課其私田之稅。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又云：助者，藉也。清野九一而助，謂井田九區，八家各私其一區，就中公田一區，為九分之一，民出其勞力以助耕，即藉是也。卜辭凡言呼藉于某地，謂令某于某地，戒民協耕也。通考三六三葉。

趙錫光：「其次，古人還要助耕公田。例如：

（前五·二〇·二）

貞：重小臣令來。一月。

（前四·三〇·二）

己亥卜，貞，令吳小藉臣。

（前六·一七·六）

丙辰卜，多貞：乎藉于隍，受年。

（合二二〇）

丁酉卜，般貞：我受甫藉在姁年。三月。丁酉卜，般貞：我弗其受甫藉在姁年。貞，

曰我其受甫藉在姁年。

（合二二二）

癸丑，多貞，弗其受有年。

丁酉卜，多貞，乎甫能于姁，受有年。

□西卜，多貞，弗其受有年。

（乙三二一二）

孟子滕文公说：「殷人七十而助，曰助者，藉也。曰惟助为有公田。曰赵岐注：「藉者，借也。犹人相借力助之也。」说文：「藉，帝藉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藉。」

商代人们聚族而居，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族长。尚书盘庚说：「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乃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商王要他们各自日长于厥居，指的就是这类大家族的族长。王除了是自己家族（王族）的族长外，还是各大家族的总族长。他们除了关心自己家族的生产外，还要关心整个王国所辖各家族的生产。所以商王说「令众曰时」，是指自己王族之众；说「大令曰时」，是指整个王国各家族的人民群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王国的政事、军事、祭祀及其他公共支出，都需要各家族来共同负担。因此，在农业方面，王国的政助藉的办法，这就是所说的「藉也」。——再论商代「众人」的社会身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一—页）。

王贵民 「籍字象人踏耒居土而耕之状，是个生动的会意字。读音应和刺地的声音有关。在这里，主要用作动词，即耕地，所谓「借助」之义纯属后起。」（就甲骨文所见试说商代的王室田庄，中国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五八页）

于省吾说参从兢字条下。

于省吾说参从𠂔字条下。

按：「藉」字，象人持耒耜而操作之形。小篆从耒，音聲，許慎解釋為「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形義均屬後起。葉玉森評論諸家得失，較為允當。但徐中舒以為「藉之本義應釋為蹈履」，誤以其引伸義為本義，猶未突破晚出諸說之樊籬。卜辭云：

合二二〇合集九五〇四正

「我受甫藉在姐年」

合二二〇合集九五〇五

「我弗其受甫藉在姐年」

藉皆用為動詞，為耕作之意。國語周語「實王即位，不藉千畝」，今本藉作藉。藉亦耕作之義。訓藉為借，顯屬傳會。顏師古漢書文帝紀「蓋誤讀甫為苗，以致誤解，實則甫為人名。又陳氏謂苗藉亦是先苗而後藉」，一經述五三三。蓋誤讀甫為苗，以致誤解，實則甫為人名。又陳氏以「小藉臣」為「管理藉田之臣」，一經述五〇四，商代不必有如後世藉田之制度，「小藉臣」

即管理農事之官。  
吉林大學學報九〇年二期劉劍輝甲骨文楷義壇放棧諸字一文，論「楷」字的異體甚詳，可參閱。

0094

虔  
  


按：「虔」為方國名或人名，諸家混入「虎」字，非是。甲骨文、金文虎字均宛肖虎形，小篆形體變為「虎」足象人足，「疒」與小篆虎字形似，不得謂即虎字。考釋古文「虔」字，僅僅依據形體結構分析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形體分析的基礎上，進而考察其在句子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則就難免造成誤解。

0095

次  
  
  
  


于省吾釋「次」見見字条下。

按：此當與0341、0342合併。

0096



按：英二六七四辭云：

「御子曰」

「御子曰商」

均用為人名。

0097

次  


按：合集一四一五七辭云：「庚戌卜貞，有寇秋，佳帝令伐。」  
「伐」當為災咎之意。

0098

𧈧

𧈧

𧈧

羅振玉說：「說文解字：𧈧，虎怒也。从二虎。段君曰：此與𧈧兩犬相齧也同意。案段說是也。此从二虎顛倒，怒而將相鬥之狀。篆文作兩虎並立，則失怒而相鬥之狀矣。唐李勣碑贊字尚从此，知唐人尚存其初形也。」（殷辭中三十葉上）

王襄

「古籀字。」

（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

李孝定

「商氏類編贊下未引其師此說，羅說較長可從。」

（集釋一六九九葉）

商承祚：「𧈧象兩虎對爭之形，即許書贊之本字。後世傳寫誤，正成𧈧，遂加貝字，以別𧈧。微此幾晦其初形。唐李英公碑贊字作𧈧，从𧈧，尚存遺意。楷書中存古文，此其一也。」（類纂五卷八至九葉）

按：字从𧈧，不从「虎」，不得釋作「𧈧」。卜辭用為地名。

0099

𧈧

夏承祚釋凶，參𧈧字条下。

按：字不可識，用義不明。釋「凶」不可據。

0100

𧈧

𧈧

𧈧

魯實先



「后乃后之繁文。」

（卜辭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二一頁。）

按：字不可識，釋后不可據。

0101

休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02

令

按：字不可識。辭云：

「己未卜，殷貞，令令往止。」  
用為人名。

合集六九四七正

0103



按：字不可識。卜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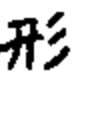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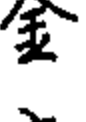
「庚午取羌以。」  
「己卯卜，丁卯。」  
皆用為人名。

合集八九一正  
合集二一五六九

0104

竟


詹鄞鑫 「竟與競的偏旁竟是一個字，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諸形都是黥刑的會意字。竟京古音同在見母陽部，可以通諧。如大雅桑柔的「秉心無競」，開元五經文字作「秉心」。



无惊。又说文解字注：字下云：曰亦作儆。我们知道，黥刑是一种极古老的刑法，而甲骨文的形声字。这样，后世所谓五刑，即黥、劓、宫、大辟，至此全在甲骨文里找到了一一对应的专字了。L（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二至三七三页）

按：字當釋「竟」，然「竟」與「黥」無關。卜辭云：

「：：：辰卜，方：：：辛竟：：：収：：：」

文辭均殘，用義不詳。

合集一八一八六  
合集三五二二四

0105

覓  


按：字从尹从覓，可緣作「覓」。卜辭云：

「己酉卜王，子覓困固有疾」

合集一三七二四

0106




按：字不可識，辭云：

「貞，虫令令即疾」  
「：：：未卜：：：翌丁亥虫即」  
「：：：王：：：即：：：若」  
「：：：即：：：」

似用為人名。

合集一〇九七六正  
合集一七九二七  
合集一七九二八  
合集一七九二九

0107

尾  


严一萍

「小屯乙编四二九三版，有辞曰：

己卯卜出贞：曰往易自俞，弗其幸？」

己卯卜出贞：曰往易自俞，弗其幸？」王固曰：曰其佳丙戌幸，出条。其佳辛卯。」

此版卜兆刻画，乃武丁早年之物。其中条字，甲骨文仅此一见，案即说文：曰从倒毛在尸后，

之尾字，……曰出尾，当指牛马牡牝交接以相蕃殖。卣在甲骨文仅此一见，与俞形颇近，俞

旧释家。然卣字於此版卜辞，绝非家义所能安，疑即旁字。……玉篇：曰旁，同宗寂。……案方

言十：曰旁，安静也。江湘九疑之郊谓之旁。说文：曰宗，无人声也。……后世不别，皆以宗

寂为之。今以甲文证之，则安静之义，於此版卜辞最为适合，盖自丙戌以后，为牛马春情发动

之期，故有交尾之事，此时之牲畜必见骚乱之象，卜兆所示，须至五日後幸未，春情始了，复

归安静。由此言之，後世之家殆卣之省无疑，其由来古矣。……（释条，甲骨文文字研究第一辑

二四至二六页）

按：字当释尾。卜辞云：

「乙卯卜，古贞，……，往易自俞，王固曰，其佳丙戌幸有尾，其佳辛家。」

「尾」之辞我不详。以「尾」为牲畜之交尾，纯属揣测之辞，不可据。合集一三六正

「尾」之辞我不详。以「尾」为牲畜之交尾，纯属揣测之辞，不可据。合集一三六正

「尾」之辞我不详。以「尾」为牲畜之交尾，纯属揣测之辞，不可据。合集一三六正

「尾」之辞我不详。以「尾」为牲畜之交尾，纯属揣测之辞，不可据。合集一三六正

偏 鄙 偏 耶

孫海波 「偏，撫綏一四九。从人从畐。说文所无。礼记内则偏屨著綦。释文作幅。左

傳偏陽子，漢書古今人表作福。方言亦有偏字云，滿也。……（甲骨文编三四七頁）

按：字當隸作「偏」。卜辭云：

「丁丑卜，王貞，鄙……」

「自可至于寧偏禦」

文辭均殘，用義不詳。从「人」與从「尸」者是否同字，亦不可必。暫並列於此。

合集二〇六五二 合集二七九九一

合集二〇六五二 合集二七九九一

合集二〇六五二 合集二七九九一

合集二〇六五二 合集二七九九一

合集二〇六五二 合集二七九九一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10

飲

按：卜辭飲字从人从食與金文、小篆同，用義則不詳。

0111

𠂔

按：字不可識。卜辭云：

「己未王卜，在羌貞，今日步于𠂔，無災。」  
「庚申王卜，在𠂔貞，今日步于𠂔，無災。」  
均用為地名。

合集三七四三四  
合集三七四三四

0112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1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14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15

祝

陈世辉 湯余惠  
字学概要一六八页

「祝，不识。或释为祝。字象人跪祷于神前，与祝、祷义近。」（古文）

按：卜辭或稱「祝岳」，或稱「祝河」，有可能為「祝」字之異構。



0116

按：字不可識，辭云：

「壬戌王卜，在齊貞，今日其……弗又豈，亡災」  
「庚申王卜，在齊貞，其从……北泚……」  
均用為地名。

合集三五七五八  
合集三六七五八



0117

王秉 「華石斧先生釋祝」按：金文之祝若祝皆与此相似。許說：「吳人謂祭曰祝。」  
（簠室殷契集正編第五册二十五页下）

余永梁 「疑古醜字」卜辭醜為人名。（殷虛文字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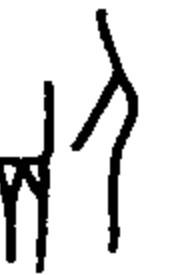
金祥恒 釋醜，元說。（續甲骨文編五卷二十页）

按：釋「醜」，釋「醜」均不可據。卜辭云：

「辛卯王……小臣……其亡圖……于東對王占曰吉」  
「其運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

均用為人名。

合集三六四一九  
合集三六八二四


0118 偏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19 伐  

是伐。伍士謙「伐之義既為用戈殺人，或殺人以祭祀。用戈殺人為伐，用戈殺人，也應該

……卜貞貞翌庚辰其雨，雨止卩。（祭名）（乙六六六三）  
……高京……（林二二一八）（伐高京）  
用伐殺人為伐。故金文中之帶形，亦伐字之異體。（甲骨文考釋六則）  
七九頁）  
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張亞初「字（金文編七九頁），就不是合文，而是甲骨文的伐字的整體全意  
字（綜類二八頁，左側倒置人形正側無別）……」（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  
輯二四八頁）

按：字當隸作「伐」，卜辭云：

「貞茲云其伐」

「伐」與「伐」字形義均有別，不得釋「伐」。

合集一三三八九

012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21 

012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12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12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12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12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𠂔与地名之勾写法、用法均不同，其义不可知。

许進雄 1001629 第四期后

甲戌卜，其𠂔 四

乙亥卜，角不𠂔？ 一

（怀特氏甘肅甲骨文集第九二页）



013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2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2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2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3

按：字不可識，「希留」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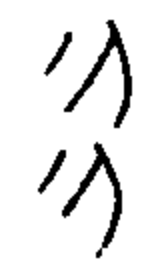
013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7

按：卜辭云：



為地名。  
按：釋「孔」不可據。辭云：

王來「疑古瓦字。」（禮室殷契徵文考釋典祀四頁上）

合集三四八三

用為地名。  
「辛卯卜，爰𠂔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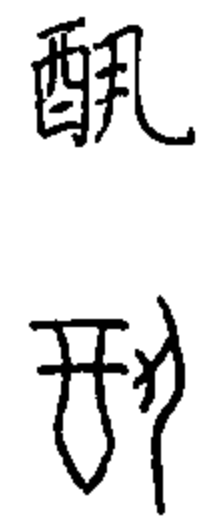
純一四八

0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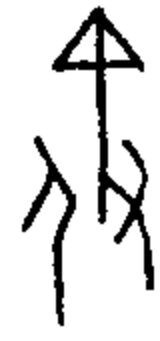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39



按：字當隸作「𠂔」。辭殘，用義不詳。

014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41



按：字不可識。卜辭云：「貞：... 于... 其...」  
似用為地名。

合集八八〇九

014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43



裘錫圭

參御字条

0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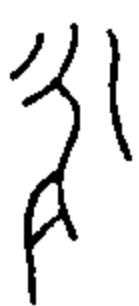
按：裘說可從。參見「御」字條。

014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4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47



用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辭云：「己卯卜，有𠂔。」

屯四五五三

按：字不可識。辭云：「癸未：王𠂔于田。」

合集三二九六〇  
合集三二九五八

用義不詳。

0148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49

𠂔

饒宗頤

「卜辭」

戊申卜

方貞

出傷

成。

（誠二四五）

按：傷从人从易。廣韻三十七傷有「傷」字，長魏與曠同音。曠，日不明也。卜辭蓋假傷為曠。傷古通湯。法言淵纂篇：「傷而不制，李軌注：「傷古湯字。」朱治平本作「傷」。詩：「魯道有傷。」出傷與有傷語正同。一（通考二四八葉）

按：字不从「人」，亦不从「易」，釋「傷」不可據。

0150

𠂔

𠂔

按：字可隸作「𠂔」。卜辭用為人名。

0151

𠂔

按：字不可識，辭云：「貞燎」。用義不詳。

合集一四七七四

0152

𠂔

按：卜辭云：

「貞勿于父乙告疾」

「疾」當指「𠂔」有疾而言，應為指事字，指膝關節言之。

合集一三六七〇

0153

𠂔

按：卜辭云：

「貞，王其尋𠂔方白咎于之若」

𠂔為地名或方國名。

合集二八〇八七

0154

𠂔

𠂔

葉玉森

肅定作俘。（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五第二十九頁上）

丁山

「象以爪摩人形，當是許書人部倭字。」（殷商民族方國志一三二頁）

按：字可隸作「𠂔」辭云：

「庚戌：允其：循于：片及：五月」

當用為地名。釋「倭」均不可據。

合集七二二七

0155

倭

倭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56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57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58

𠂔

按：字不可識。似為祭名。

0159

𠂔

按：字不可識，形體結構亦似有誤。卜辭所僅見，難以比勘。

0160

𠂔

饒宗頤 卜辭有人名曰仲者（老乙五四〇五：「仲不句。」）字當釋「仲」，不知與中係一人否？（通考六三二葉）

按：字不從「中」，不得釋作「仲」。其辭為：「戊午卜，石陰疾，𠂔不句。」  
卜辭所僅見，是否為人名，亦難確指。

合集二二〇九九



0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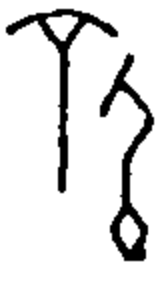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6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6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6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6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6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用義不詳。

按：此字形體似有誤。辭云：「岳取兌」。

英一一四九



王襄 「古兌字。許說說也。从儿台聲。」（類纂正編第八第四十葉上）

羅振玉釋兌無說。（殷釋中五十四葉上）

郭沫若 「此辭（戊申卜馬其先王兌从大吉）疑是卜以馬為殉，言馬其樂從先王于地下也。兌讀為悅。」（粹一五五四片考釋）

魯賓先 「卜辭兌字其文與小篆同體作兌，其作兌者，舉未識其文，以愚考之，亦兌之或體，乃從容省聲。以兌從台聲而台古文作容，是以其異體從容省作兌，兌省則為外。兌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閱之初文，如去丁亥卜翌日戊王父田大嚴大吉茲用兌大嚴，三下三七五，貞田兌不雨，洪四三七，翌日戊王父田，庫方一七四四，翌日戊王佳旁田亡戈畢，滿八九四，戊王其田，惠旁田，甲編三五九三，田卜，王其田，兌，田，涼津三四五五，惠旁田，田，大錄七三四，凡此諸辭，兌並讀為春秋桓六年，大閱，大閱，即春秋昭十一年定十四年之大蒐，則兌田者，乃簡閱師旅因以田獵，即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蒐田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兌即詩，蟋蟀，蟋蟀，閱，此以兌假為閱，證。卜辭云，兌田，或云，田兌者，

猶曰昔田亦曰田昔皆為同義疊語故可互易言之也。兌之第二義乃鏡之初文，故云。車幸兌伐。傳曰：「下九十二。」戊申卜馬其先王克从。辨一五四是也。所謂兌伐者，即大雅大明之「肆伐」。兌其上也。荀子議兵篇云：「兌則其莫邪之利鋒。」淮南子墜形篇云：「東方其人兌形，南方其人修形。」兌上及史記天官書所言星象之兌並為鏡之假字。所謂戊申卜馬其先王克从，乃卜馬方為辨九五一比或拘於貞口兌不雨。辭而謂兌為求雨時之祝告，省而謬釋為介，見商承祚陳夢家說文讀兌為悅，是皆於諸辭之義不可通釋。且祝於卜辭自有專字，俱作祝或兌，無須借兌為之。亦無借兌為祝之證，是以卜祝之辭未見兌字。至於殺牲殉葬無族著龜藉令稽之占卜，亦必為宗廟卜牲之例，而貞之先祖固非問諸畜牲乃曰「卜馬之是否樂从」，此則卜辭及典記所未有之例也。寧非悞說之甚乎！（新詮之一第廿三至廿四葉釋兌）

李孝定「說文」兌說也从儿台聲。黎文與篆文同。魯氏謂其義有二，一為鏡，其說可從。惟辨一五四比戊申卜馬先王克从一辭似仍以郭氏之說解為長。殷墟書王大墓常有若于車馬坑，即所以殉葬者，此卜乃問事之宜否，非以問諸畜牲也。凱悅亦與許書說解同。又魯君謂兌亦兌字，恐未必然。（集釋二七九一葉）

按：以上併入 0043「兌」字條。諸家多以兌混入兌字。辭殘，難以確證。

食

食

王國維「食」疑是食字。

余永梁「食」即食字。說文「食」種也从人食。此字古金文甚多，讀亦相同。今又見於卜辭。段玉裁以食字不見于經典疑為俗製，誤矣。（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食」亦受作食，與許書所出古文第二體略同。（說契第八葉）

按：字當釋「食」。葉玉森以為乃契文「飲」字之異構，其說非是。

0171

𠂔

按：字不可識。在卜辭為地名。

0172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7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74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75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76

𠂔

按：字不可識。形體當有誤。

0177

𪚩  
𪚪

按：字从龜从止，辭云：貞乎究取羊不予𪚩。用為地名。

合集八八一正

0178

𪚫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79

𪚬

按：字不可識，辭云：甲辰卜王雀隻。似用為人名。

合集六九六三

0180

𪚭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81

𪚮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82

𠄎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83

𠄎

唐蘭

「𠄎」當是易之本字，與吳規等字同意。字形小爻即為早矣。（天壤大辨五十五葉）

按：釋「易」不可據。可能為𠄎字之缺刻。

0184

𠄎

按：後下二〇。一四、貞、戊、老、至、合、集、一、七、九、三、八、孫海波甲骨文編八、一〇、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八、一四、李孝定集釋二、七、三、八均釋作「奎」，皆非是。唯島邦男綜類一一以為「老」，至「二」字是對的。參見「老」字條。

0185

備

按：从「人」从「葡」，可隸作「備」。辭云：

「貞佳備犬。」

似用為地名。

合集五六五

0186

𠄎

按：字不可識。辭云：

「...午卜王...兄允...在大...  
用義不詳。

合集一〇四一〇正

0187

𠄎

按：字不可識。辭云：

「癸酉貞，𠄎（𠄎）以𠄎...北土」  
用義不詳。

屯一〇六六

0188

脰  
𠄎

鍾柏生

「(60)戊寅卜：在事諫，官人生異，其...  
例(60)中的日異字，人二一四一考釋以為是人名，金師有說難正，認為此日異字當釋為日異...  
心曰妄亂之心，但未釋曰...  
日夕，皆象曰截肉之形，...  
段注：曰發發，行兒。而曰...  
从肉，發聲。甲骨曰...  
二一四一片中，顯然不作...  
肱為脰。五兄謙補注云：...  
日遂，循也。日脰，遂皆从發聲，人二一四一曰其脰便是日其脰...  
逃而不敢進。日所以曰其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五九頁」

按：鍾柏生釋「脰」，通作「遂」，意為「退縮」，其說是對的。辭云：  
「戊寅卜，在事諫，官人生異，其...  
乃有關師旅之占。其脰」即「其退」之義。

合集二八〇六四



0189

𠂔

按：字當即「企」字之異體。

0190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91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92

𠂔

按：當是「𠂔」字之殘。

019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194

𠂔

按：字不可識，與0101之𠂔當有別。

人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覩

按：字从人从見，當釋作「覩」。辭云：

用義不詳。

合集二一七七四

大

郭沫若「大假為達，萍七九八片辭云：『大今二月不其雨』達从牽聲，牽从大聲。又達或作達，正从大聲。」（萍七九八片考釋）  
又：「大今三月」與「前七九八片」大今二月同例。大假為達，逮也，及也。」（萍八〇九片考釋）

吳其昌「大」字作「𠂇」，乃貞人名也。卜辭中凡「大貞」者，止于今日可見者凡五十  
三頁，計「𠂇」十一見，「𠂇」八見，「𠂇」十四見，「𠂇」三見，「𠂇」五見，「𠂇」四見，「𠂇」三見，  
明氏五見。其「大」字自署之狀，無一片不作「𠂇」，其如今人簽名，千次不異，一瞬可識。故凡  
一見「𠂇」狀，知其決為貞人名「大」者矣。且此篇其行列字位按之，可與下列三片殘文相參。  
其一云：「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𠂇」大貞，  
卜，大貞，其「𠂇」兄庚，「𠂇」羊，「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今日「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至于貞人「𠂇」大之時代，董作賓說：「卜辭第二期，祖庚祖甲時史官共七人：大，旅，即，行，  
□，兄，出，董所據者，蓋為明氏所藏殷虛卜辭七四二片，其辭為「𠂇」大，「𠂇」大，「𠂇」大，  
室兄庚」下段「又」有「𠂇」大，上段「自下而上」之語，處「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  
之語，處「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𠂇」大，

○ 称  
七頁  
斯必

楊樹達「辭之  
茲二月也。考大逮  
一甲文說二五葉釋天」

楊樹達「殷契粹編」柒玖捌片云：「大今二月不其雨？」郭沫若云：「大假為達，達从

饒宗頤「卜辭」告于大室。(見金璋四六)洛誥：「王入太室裸。」馬云：「太室，廟中之夾室。」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通考九六八葉)

李孝走。容庚云：「象人正立之形。人卽為一字。」說文分二部。金文祇作人，乃與彝二

[illegible]

「大」，「太」二字。這樣，一個「大」字就分化成了四個字。L（文字的發生與分化釋例之一——釋大、天、夫、太）古文字研究說文集一九二頁）

考古所「大方：方國名。過去見于武丁卜辭（粹八。一、洽八七、南坊三、六一、文四六四一、廬辛卜辭（粹一一五一），此次又見于武乙卜辭。L（小屯南地甲骨九三六頁）

姚孝遂「卜辭之「大乙」，即典籍之「天乙」，亦即「成湯」，卜辭于「大乙」又稱「成」，稱「唐」，即典籍成湯之所本。叔夷鏤則稱為「成唐」。目前還难于確証「大乙」何以又稱「成」或「唐」。或以為「大乙」是廟號而唐是私名，或則可能是生稱的美名，或唐猶云武湯（綜述四頁）。純屬揣測之辭，並無任何根據。

若據張光直先生商王廟號新考之觀點，是否有可能：「丁」系的王稱「大乙」為「成」。目前所見材料，凡時代確無疑者，唯武丁卜辭稱「大乙」或稱為「成」，蓋「成」字从「丁」。

是否可以斷言，凡稱「大乙」或為「唐」者，均屬祖庚卜辭，蓋唐字从「庚」。然而無訖情況如何，曰「大乙」為主要稱謂，並貫徹始終。與史籍所載，基本上是一致的。自大乙至小乙，卜辭的世次，還只能說大體上是清楚的，與史籍所載，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尚有若干問題，目前並沒有完全解決。例如：河亶甲（卜辭稱「茂甲」）是祖乙的父輩抑是兄輩？卜辭目前所有之資料，尚無法解決此一問題。

又如：堯甲之世次與地位，卜辭的資料與史籍的記載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而卜辭資料本身，亦有矛盾，目前還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史籍的「沃丁」，在卜辭尚無着落，而卜辭又較史籍多出一「祖己」。凡此种种，均屬疑問。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三八頁）

陳煒湛說參見「字条下」。

饒宗頤說參見「字条下」。

按：說文以為「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衆人形」，此非大字之本旨。段玉裁謂「凡大之文，但象臂脛；大文則首手足皆具，可以參天地，是為大」，乃傳會之詞。田吳炤說文二徐箋異謂「大衆人正立形，凡衆人側立形」。林義光文源謂「凡衆側立，大衆正立。古作大、作大，亦



天子曰：鄭玄注曰：天子當為天子。曰：天道與。曰：天道不遠。詩：逸周書周祝曰：維彼大道。注曰：大道，天道也。曰：大功與。曰：天功。非載。詩：執競傳曰：其成大功。釋文曰：本或作天功。乃至曰：獨成其天。注：伊尹既死，實為曰：獨成其大。曰：解文引翟本斯並。曰：大乙。曰：天乙之儔矣。先師王先生又曰：曰：卜辭之「大邑商」，固多士作「天邑商」。又卜辭曰：「癸巳貞，又卜貞于伊。其曰大乙，形。」注：一。二。二。一。又曰：「癸酉卜貞大乙，伊，其。」注：一。一。一。其昌按：先師之說，致確而未尽。卜辭又云：「大乙與伊尹並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証矣。」注：一。一。一。田與大乙同片者，滴。九。六。以上甲，大乙，為遠次。此大乙非成湯乎。卜辭又云：「大乙與伊尹並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証矣。」注：一。一。一。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且乙，五牢。注：一。一。一。滴。九。一。七。又有大乙與大丁同片者，注：一。一。一。一。三。漸。三。三。六。凡。二。次。大乙與祖乙同片者，注：一。一。一。滴。九。一。七。又有大乙與大丁同片者，注：一。一。一。乙非成湯乎。其最主要最顯著之文獻，則為中央研究院所藏之契文三骨，與美人施密司教授所藏之契文一角，四者所綴成之系譜。其文曰：「大乙與伊尹並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証矣。」注：一。一。一。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牡。注：一。一。一。其帝繫次序，除且乙為中丁子，非河曹甲子，足以証先師之愚解達識外，余與史記殷記卷合而卜辭某人之即為史記某人，胥可以對數而定矣。湯所以名者，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宋書符瑞志等書並以謂「主癸妃扶都」以乙日生湯，故号天乙。出諸神靈等按商俗傷以生日为名，此在昔時已為經典所証明，而在今日又為卜辭及史文商三句兵之屬所証明矣。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五五——五八頁）

孫海波 契文三六九。又與大同。天邑商。前四。一。一。四。天戊，即大戊。一（甲骨文編二——三頁）

严一萍 卜辭之天多作𠂔，其用与大字常相混，天邑商即大邑商，天乙即大乙，至第五期有作𠂔形者，見於前編二二七八曰：

丁卯卜貞王田天往來亡。

乃田獵所至之地名。在第四五期有作𠂔若𠂔形者，亦天字。羅振玉曰：

說文解字曰：从一大。卜辭中有从二者，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为天，天在人上也。許書

从一，犹帝示諸字，从二亦从一矣。一殷虛文字。

案卜辭作𠂔者有天戊（前四十六。四）天庚天癸（乙六六九〇）盖犹大乙称天乙之比天戊即大戊天庚即大庚，天癸或指示癸。据此可知卜辭于天大並未畫分。乙編九。六七版之𠂔乃貞人𠂔所写天之别体也。一（中国文字第二卷第五册释天）

于有奇 第一期早期自组甲骨文，有「弗」朕天「乙」九〇六七之贞，天字作「𠂔」。此外，第一期甲骨文从天的字，如「𠂔」世谱的「𠂔」字，也见「𠂔」一五〇六，右从「天」作「𠂔」。又「𠂔」字「乙」三八四三一下从「天」作「𠂔」。第一期晚期的天字也有作「𠂔」或「𠂔」者。甲骨文晚期天字习见，均作「𠂔」，为了便于镌刻，故上部化圆为方。商代金文天字，一般作「𠂔」。天字构形的起源，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说文：「天，顛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后世说文学家对天字构形的起源，文字学家对天字的说法，聚讼分歧，甚至在六书归属问题上，也有指事会意象形之不同。令人困惑莫解。说文据已讹的小篆，而又割裂一与大为二字，其荒谬有不待言。又说文既训天为顛，又训顛为頂。按顛頂双声，真耕通谐，但以声为训，也解决不了它的造字本义。甲骨文早期的天字不多见，「𠂔」下作「夫」，夫与大古通用，故甲骨文大甲也作「夫」甲。天字上部作「𠂔」或「𠂔」，即古「丁」字，也即人之顛頂之頂字的初文。前文的「弗」朕天，是占卜人之顛頂之有元疾病。天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天体高广，元以为象，故用人之顛頂以表示至上之义，但天字上部以「丁」为頂，也表示着天字的音读。「𠂔」(甲骨文天字释林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

陈炜湛 「甲」骨文大、天、元三字均与人形有关。大作「𠂔」，象人正面而立之形，本义当为「大人」，引申之为大小之大。天作「𠂔」，象人正面而立之状，但突出其头部，元作「𠂔」，「𠂔」，则象人侧立而突出其首，寓意与天同。

说文：「天，顛也。从一，大。」段注：「顛者人之頂也，以为凡高之称。」王國維说：「天本象人顛頂，故象人形。」卜辞：「孟鼎之『𠂔』，『𠂔』二字所以独填其首者正指著其所象之处。」「𠂔」只「𠂔」为象形字，「𠂔」为指事字，篆文之「𠂔」从一大者为会意字。文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所居之六书亦异，知此可与言小学矣。天字的结构解释为象形、指事、会意三种，这是王氏胜过段氏之处。近來有人因天字与大字相似，点释为大，遂谓甲骨文本无天字，只有大字，理由是殷代无「天」之观念。殊不知字形相似不等于即是一字，殷代的「天」本不同于世之「天」。天之本义为「人之顛頂」，许、段、王所论极是，这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证明。「乙」九〇六七云：「弗」朕天？「𠂔」朕为殷王自称，天，即头顶之「𠂔」。此谓朕天，即朕顛，乃头顶之疾也。惜此类文例不多见。更多的文例说明，其时「天」已引申为高大，因而与「大」字同义。卜辞中凡称「大」者多可作天，如大雨作「天雨」(「𠂔」三九一六)「𠂔」：「辛」天雨「𠂔」屋万里氏考释释为「𠂔」不雨「𠂔」，殆偶误，大邑商作「天邑商」(「𠂔」三六九〇)「𠂔」一三〇二，「大」字可作「天」(「𠂔」四·一六)「𠂔」：「𠂔」天「𠂔」，大邑商作「天」(「𠂔」五三八四)「𠂔」：「𠂔」，「𠂔」，均是其例，孙海波谓「天」义与「大」同是也。天大同义之例后世亦偶见，如史记殷本纪：「王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此天即大也，天乙即卜辞之「大乙」。



甲骨文曰元，其本义当为首，卜辞有曰元卜，(续一·三九·九)，即首卜；引申之则为始，为高，且具大义。甲骨文屡见之大示即作元示，如：

贞：元示？(前三·二二·五)

辛巳卜，大贞：出自上甲元示三牛，二示二牛？十三月。(前三·二二·六)

此元示与二示对称，二示即小示，指旁系先王，元示即大示，指直系先王。又如：

甲子卜，多贞：来乙亥告卓其西于元示？(零拾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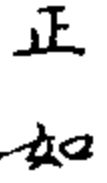

元示三(京都七一六)

己未贞：来元示又升岁？(后上一九·七)

诸例元示均指大示。卜辞又有元臣(前四·三二·五，续存一·七一三)，即后世所谓大臣；元殷(甲七五二)，点即大监。卜辞中元字的这些用法与传世文献点相吻合。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勇士不忘丧其元，元，首也，是用其本义。诗采芣曰方叔元老，毛传：元，大也。国语鲁语曰元侯作师，韦注：元侯，大国之君也。是为元、大同义之证。(甲骨文同义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二九——一三一页)

张桂光 「天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或象人正立之形而特大其顶，或在人正立之形上加短画以标明头顶所在之处，都与说文解字曰天，颠也。日的训诂基本相合。天的本义是指人的头颠顶，即所谓的曰天灵盖，这向来都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天字之引申为苍穹之天，主要是因为为天体圆，且居人体之至高无上处，与苍穹之天的形象和崇高都是颇相类似的。而至上神的天，则又是从苍天再引申出来的。周人所尊的天，当是自然界中那浩浩苍天上的神灵。(殷周「帝」·「天」观念考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〇五至一〇八页)

### 晁福林说参「」字条下。

按：甲骨文「」字作，金文作，本象人之形，而突出其顛頂，其作「」形者則以上从大，會意。正如「元」字或作，或作。王國維以「」為指事，其說可商。甲骨文「」，大「」二字，形音義均相近，但「」字之用，還是有嚴格的區分。固然「」大色商，或稱「」大色商，但「」大色「」決不稱「」大色「」；「」大戊，間或有作「」大戊，但屬於特例，不是普遍的現象。其它如「」大甲「」太乙「」大丁「」大示「」大牢「」大戊「」大改「」等等，從無作「」大者。或以為「」大與大，其始當本為一字「」，這是有可能的。但在甲文已明顯分化，實際上當如陳桂所說：「」大字本象人

形，所重不在頂，故首形不顯。天字則所重在頂，故有於特大也。自目前所能得見之古文字資料觀之，「天」與「大」有時雖可通用，但終究判然有別。

0199



按：卜辭云：

「壬：...卜：...四月不其至」

「辛未卜，爰于凡享壬申」

均用為人名。

合集四四〇六  
合集三二二八九

0200



考古所

「吳：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八頁）」

按：屯四五五六辭云：

「辛丑卜，翌日王其戌田于吳...亡災，畢」

用為地名。

0201



王襄「古天字，孟鼎天上一作「形，殷契皆刻字，故雙鈎作「，與「形一也。」

室殷契類纂第一葉

陳煒湛說參「字条下。

按：合集二〇九七五辭云：

「庚辰...王弗疾朕天」

夫

于先生讀「天」為「顛」。此「天」字形體及用法均較特殊，故分列。

王襄 「古夫字」 (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八葉上)

羅振玉釋夫無說。 (殷釋中二十二葉下)

孫海波 「與大通用，夫甲即大甲」 (文編十卷十六葉)

陳夢家謂「前五、二、四的夫示小示即大示小示」 (綜述四〇七葉)

李孝定 「許云：『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古者尺短，常人身長當於一丈，漢制之八尺，黎文尋

字作『』，象兩臂伸張之狀。常人伸其兩臂約與身長相當，故後世尋為八尺也。金文作『』孟鼎『』

喜父克果夫散盤『』大盂『』克簋『』大盂『』善夫『』以大為之『』攻吳王夫差監『』夫差『』之夫作

大與契文同。 (集釋三二四九葉)

饒宗頤 「『己丑，子卜貞：小王畀田夫。』 (庫方一二五九) 夫殷人田遊之地，夫殆

即却，他辭云：『夫入二，在畀。』 (屯乙二二六七) 說文曰：却，琅邪縣。見漢書地理志。

(通考七四一葉)

高笏之 「夫，成人也。童子披髮，成人束髮，故成人戴簪。字依大之形而画其眉發戴

簪之形。由文大生意，故为成人意之夫。成人長一丈，故曰丈夫；伟人曰大丈夫。」 (中

国字例二·二二九)

孫海波 「夫，乙三三三四。往夫。地名。」

齊，前四·七·六。上大通用。夫甲即大甲。 (甲骨文編四二七頁)

尹一萍 「甲骨文所見之夫作『』夫形，从大从一。在卜辭中多为地名、方国、人名。如：

乙酉卜，貞：夫亡田。 乙一一八五

夫入二，在『』。 乙二二六七

『』人眾夫氏。 乙六三一一三

『』(一)貞：夫于余。 藏七七·一三

貞夫勿勿

癸巳卜，王貞：命口曼口。命夫祉哉。前五三二一

勿乎良往夫。乙三三三四

但亦有例外，京三三〇。一从夫作夫，前四七。六片大甲作「夫」，並皆渴沕也。L（中

趙誠

「夫」，夫。周礼乡大夫记载古代的征兵制度时指出，國中七尺以上，野六尺以上，凡可任役，皆在征召之列。看来当时召兵的原则是看身高，而不是论年令，所以左传记载有二毛兵。夫字从大从一。大是正面人形，一用来指示某一种高度，过此高度即为夫。则夫为指事字。L（甲骨文简明词典一八一页）

陳初生

「小篆作夫，說文十下：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此字甲骨文作「夫」，金文同，象人正立形，取意与「夫」同，一乃区别记号，非象簪也。夫之本义为成年男子。L（商周古文字读本三九八页）

按：卜辭「夫」與「大」有別，但亦可通假。夫甲「即」大甲「夫」，夫示「即」大示「夫」。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契文先字作「夫」，「夫」字所从之「一」不得謂象簪形。林義光文源云：蓋夫與大初皆作「夫」，象人正立形。後分為兩音兩義，乃加一為夫以別於大。古女或作「女」，母或作「母」，則一非象丈夫之簪也。林氏之說是正確的。

據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據雲夢秦簡倉律「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秦以前，凡可仕使，皆以尺度量之，不以年。漢代簡牘，年十五以上為「大男」，大女，女，年七歲至十四歲為「使男」，使女，不足七歲為「未使男」，未使女，則概以年計。周禮賈疏以七尺為年二十，六尺為年十五，乃以漢以後之概念加以解釋，本於鄭玄。論語泰伯：可託六尺之孤，邢疏引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說文以「人長八尺，故曰丈夫，本於考工記：人長八尺，修於戈四尺」，如以漢尺計，則約一米九寸，恐不其然。考工記為晚周所作，以東周尺計之，約一米六十，是皆成年，可以仕役。古之度量，與時俱增。國策記鄒忌「修八尺，其尺當近於秦漢。孟子記曾交「九尺四寸以長，異於常人，亦當以東周尺計之。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然則「夫」字所从之「一」乃指事，亦一界限，過此即為夫。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凡國中七尺以上，野六尺以上，凡可任役，皆在

微召之列，不必年二十或年十五。年及六十或六十五，不能任役，此則不能以尺度計之。  
卜辭「夫」又為人名及地名。



羅振玉 「說文解字」：「夫，傾頭也。」此象傾頭形。一殷釋中五五葉下。

王襄 「古文字」：「類纂正編第十卷四十七葉上。」

王襄 「疑夫字」：「類纂存疑第十卷五十二葉下。」

柳詒徵 「殷契有介字一作夫，又有男男二字，釋者謂即吳字。蓋吳之初文本作介，即大字，象人形，次演而為介，次又演而為男男。」一說吳載史學與地學第二卷二期。

葉玉森 「按柳說較新。予襲以介為夫，疑即沃丁或沃甲，良誤。但王吳稱王，與圉恒同，必殷代先公之一。惟商氏類編第五卷第八葉誤錄前四第二十九葉四版。男雖之男為男，王氏類纂第十卷四十八葉又誤錄藏龜第百七十五葉一版。男效之男為男。實則卜辭中并無男男二字。」一前釋一卷一二四葉下增批。

葉玉森 「夫即天。詩桃夭。桃之夭夭，傳曰天，少壯也。又漢楚。天之沃，傳沃壯佼也。知天與沃古訓通，天即古文沃字。曰王天者與亥恆等同為先祖。曰天者，殆沃丁與沃甲歟？」一鈎沈七葉下。

郭沫若 「夫羅釋夫，余謂乃說文古文吳字，下第三三三片亦正作夫。王吳者當即糧圍。史記殷本紀云：「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索隱云：「系本作糧圍也。」糧王圍吳各為疊韻字。曹字古作替與糧形近，故譌也。天問篇：「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舊解為太伯仲雍避吳之事。案其事叙在詳次，在該恆等之前。舜即帝位，則所謂吳者蓋指此王吳矣。劉吳越之吳金文作攻廩攻吳等，虞虢之虞乃作吳，說為太伯仲雍事未必合也。」  
一卜通六八葉。

陳夢家「此字羅振玉釋矢。說文分別頭之左傾者為矢，右傾者為天；前者訓『傾頭也』。後者訓『屈也』。其實矢，天是無別的，都象人頭傾側之貌，所以『乙、五、三、一、七』王天，『雅』右傾者為多，也有作左傾的。今因右傾者居多，故定為天字。」（綜述三四五葉）

饒宗頤

壬辰卜，設貞：于王矢。貞：于王矢，乎雀用牛。


遇天塞。疏：天過是壅塞。天過雙聲。說文：闕，通擁也。讀雅虞名。單於。淮南：天大劫。

故夫與閼同。王夫即閼伯。左昭元年傳：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以祀之。此所為商之先。

星。  
L。  
(通考 一 二 三 葉)

李孝定

以為吳之古文，郭氏且謂王吳即槿園。按契文自有吳字作𠂔𠂔，一三六一明作𠂔𠂔，自𠂔𠂔。

非从口也。陳氏釋夫，按契文夫字作，象人走時兩臂擺動之形。古金文走字从之取象。兩臂

金文作矢王尊同散氏盤矢王鼎矢鼎矢戈頤之左右傾不倚，非左傾者爲矢右傾。

甲骨文亦有此字，蓋矢象頭之動作，  
矢象手之動作，故定此為矢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辞为先王名。王，王矢，或为地名。如：

出王伐三，卵率。

按：甲三〇九九「己酉卜王弓……」



按：釋「大」不可據。卜辭用為地名。

所見氏族及制度七五頁

丁山「大」字在帝乙、帝辛時的卜辭，則將頸上之枷變為平桎，而作大形。——甲骨文



於左。猶尤之偏曲，不得以字屈右足，遂謂左足跛者不曰尤也。又大字注云：「大是左右傾側，非謂頸傾前後，故獨右屈之。」然非反矢為大。林義光文源云：「奔走字篆文从大，古从火，火當亦大字，象兩手搖曳形。」容庚謂「大」象頭之動作，大象手之動作，諸說皆有可取。陳夢家以為「大」字，都象人頭傾側之貌，「大」右傾者居多，故定為大字，釋大非是。篆文大與大之關係較為複雜，說詳走字條。

卜辭「大」或作「王」，乃先公名。字不得釋作「吳」，更非「糧」，李孝定集釋已辨之。

惟是客氏於金文之矢，疑吳字省口，猶周之省口作田也。案甲骨文之「王」或亦釋「王吳」，惟是否省口，尚乏確證。——中國文字第二卷第五冊五〇二——五〇三

又為地名。如：辛酉卜，「王」先覓。一月。前一·四八·三。又「王」先覓。一月。前一·四八·三。又「王」先覓。一月。前一·四八·三。

出王「大」伐五，卯牢。乙五三一七。壬辰卜，設貞：于王「大」。乙五三一七。貞「大」于王「大」宰。前一·四五三。貞勿「大」于王「大」三軍。前一·四五三。又「大」于王「大」二犬。後下四·十四。



鐵一八七·三「己巳卜，夙不其以」  
鐵二七二·一「王野以夙，一月」  
屈萬里甲釋四〇一頁謂「夙」字未識。契例（卜事第三）謂是夙之異文，釋為舉。非是。王襄類

纂存疑一疑是夙字，恐亦未的。  
合一五〇「夙」字又商，乃夙之倒書，當同字。  
夙為方國名。其傳亦謂之夙或夙。  
李孝定集釋三四七三混入夙字，非是。  
釋「舉」釋「夙」均不可據。

不

020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庚

020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天

0208

孫詒讓「以希作費校之，疑疑本从天，亦希之變體……自古文放失天，為希，人不復知而誤分為天字形讀殊別，一母所孳竟成異族。」（名原下卷七葉上）

羅振玉「許書無此字，殆即疑字，象人仰首旁顧形，疑之象也。伯疑父敵疑字作疑，正从此字。許君云疑从子止上矢聲，語殊難解。」（殷釋中五十五葉下）

王襄「古疑字」  
（類纂正編第十四卷六十四葉上）

葉玉森 「雅振玉氏釋義為疑，（增考中五五）又釋溪下二二一，（徐為遂，（增考中六六）按此从彳从系始狀一人扶杖行，行却顧，疑象愈顯。伯疑父敦作疑，亦增从化，可澄疑與徐為一字，从彳與从齊同也。」（前釋七卷十三葉上）

郭沫若 「疑當是古疑字，象人持杖出行而仰望天色。金文伯疑父段文作疑，从彳與从化，亦从子聲。牛聲也。秦刻治版文疑疑作疑，从彳省，一省彳存止，子聲也。小篆作疑，雖稍滿聲之字，例當後起，古文疑字自應作徐為選矣。」（卜通七九葉上）

孫海波 「象人扶杖而立徘徊歧路之意。」（考古三期五九葉考古社刊）

孫海波 「未，前五、二四、二。象人举首凝思之形。貞人名。」  
「前七、一九、一。或从彳。一（甲骨文編三四八——三四九頁）」

李孝定 「部謂从子聲是也。契文為象意字，不从子聲，象臨歧瞻顧之形，孫說是也。从彳與从彳同意。按古疑疑當為一字，此即疑字重文，說詳八卷疑下。古文象扶杖之形者，義文多譌為从匕，老字契文作彳，而義文从匕可澄也。金文作疑，伯疑父敦作疑，亦疑解均从牛聲。」（集釋四三二二葉）

于省吾 「其乃疑字的初文。……甲、甲骨文：『𠄎』后下二五、五『𠄎』明一九八

五『𠄎』合文『𠄎』丙、周代金文：『𠄎』康侯簋（周初）『𠄎』大良造鞅方量（戰國）『𠄎』丁、秦代金文：『𠄎』

伯疑父敦（西周）『𠄎』大良造鞅方量（戰國）『𠄎』丁、秦代金文：『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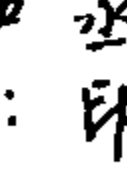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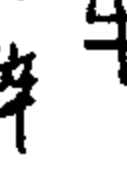




廿六年十六斤权『𠄎』大驪权『𠄎』說文匕部『𠄎』說文子部『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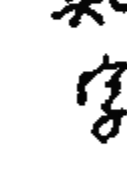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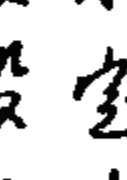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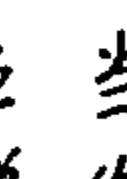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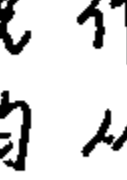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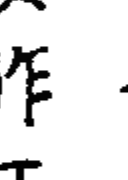


疑疑印『𠄎』說文匕部『𠄎』說文子部『𠄎』

以上所列甲條的『𠄎』字，羅振玉謂：『許書无此字，殆即疑字，象人仰首瞻顧形，疑之象也。』按羅說是對的，但言曰殆也，也非決定之詞。甲條的『𠄎』字，象右手持杖形，又『𠄎』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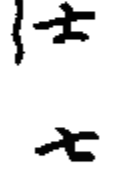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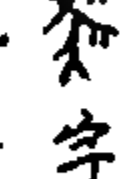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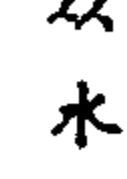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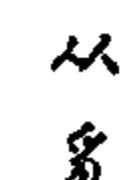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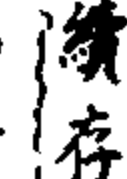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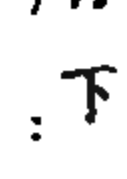




右从『𠄎』，乃表示執杖行動之義。郭沫若謂：『疑』當是古疑字，象人持杖出行而仰望天色。又謂：『𠄎』小篆作疑，雖稍滿聲之字，例當後起，古文疑字自應作徐為選矣。……又兩條的后兩個字應

八〇）按郭氏因襲羅說，略有改动。至于謂『𠄎』从子聲則是錯誤的。……又兩條的后兩個字應

隶定作避，均以牛为音符。说文：疑字，唐韵作曰，其切曰，江有诰谐韵谱以为之部的牛字古音曰，其切曰。由此可见，避字以牛为声符是明确的。……大良造鞅量的和字，其下部从止，乃止字的省文。其右旁为从子，已为秦汉以来疑字从子的开端。说文：疑字，其下部从止，匕，矢声。匕说文：繫，幼子多惑也。自小徐为此说，一些说文学家或加以附会，或另立新解，莫衷一是。不烦详举。两条的避和避均从牛，丙条的和字右从子，丁、戊两条除疑字外，也均从子。由从牛为变，为从子，乃是疑字的赅括所在。其实，甲骨文的牛字作者习见，甲骨文的年字作，已失初形；汉东年丞印的年字作，就为接近古文。牛与年曰之，幽通谐曰，故甲骨文牛、年二字有时互用，例如：曰黄牛（粹五四五）也作（续二·十八·八，京津六三七），又曰幽牛（粹五四九，郭沫若谓通，黑也也作（明八二〇），是其证。准此，则大良造鞅量的和字右旁开始从子，乃年字的演变，是显而易见的。

说文：曰，疑，未定也。从匕，匕化，匕声。疑，古文矢字。匕段注：曰匕，矢皆在十五部（脂），非声。疑、止皆在一部（之），止，可为疑声。匕部有疑字，未定也，当作从子，疑省，止声，以子疑会意也。王筠说文句读：曰，似当依玉篇篆作。匕按段、王之说均出于推测，实则，疑字乃由引甲、乙两条中的或形所演化。因为其右旁所从的丁或均象杖形，它和西周早期金文考字之作或，其下部所从的杖形完全相同。考与老初本无别，后来分化为二字。西周后期金文的考字，其所从的丁已讹变为丁形，因而形成考字；其所从的匕已讹变为匕形，因而形成老字。至于西周后期金文的老字，是季良父壶作，兮仲钟皇考之考作。可见考、老二字仍然有时互用。至于老字所从之匕，恰好与说文疑字右旁作匕形相符（说文疑字从匕作，乃本于小篆，金文中子化盘的化字右从匕），但追溯其本源，则均为杖形的演变。至于说文疑字左旁从，乃由古文形所演变。匕（释“哭”和“亚哭”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三年一期一〇七——一〇八页）

### 晁福林说参字条下。

饒宗頤 丁酉卜，爭貞：祭佳出。明義士七五八）按祭字，从水从。續存下云：乙卯卜，貞：今（益）（泉）來？水？（一五四）他辭又有字。丙寅卜，洎其。前編六三二、五）即說文之，通作。說文云：水，當亦謂水，故知湯與乃一。後起字，前編此辭蓋卜洎水，續存言：水兼有也。續存云：今茲泉來水，字繁簡異。右辭云：洎，惟有。即記災異，言水兼有也。續存云：今茲泉來水。

乃分貞一事正反之例，貞問泉來却水酒，卜問簡質，省去此類選擇連詞之「却耳」。（通考三五四葉）

按：疑疑同字，說文歧而為二，形體亦稍譌變，故不得其解。實則「𠂔」即「𠂔」形之譌。今本說文皆錯亂不可卒讀。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謂疑字當「从子止戾聲，轉寫誤分為𠂔𠂔二字耳」。𠂔本象疑顧之形，說文𠂔从匕乃从一之譌。𠂔乃如彡為形符，為形聲字，篆文譌為从𠂔，不得謂从子聲。金文亦不得謂从牛聲。均當為从𠂔聲。

0209

央  
央  
央  
央

吳其昌「央者，孫詒讓曰：『當即央字。說文𠂔部，央、中也。从大在𠂔之內；大人也。央、𠂔，同意。一曰久也。』金文𠂔季子白盤作𠂔，此與彼略同。子央，當之人名字。一舉例上二九一按：孫以「子央」為人名，不可易。惟注說文以「𠂔」為央字，則似未詳。考央字實當從𠂔從𠂔，象矢倚架之形；矢倚架中，故會意為中央也。說文從𠂔大。𠂔說，殆未必是。且此字皆從𠂔不從𠂔，孫氏之說，顯不可遵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三九葉）

丁山「象人頤上荷枷形，量作賓釋央，是也。山按：央，尊乳為鞅，說文云：『頤祖也。』釋名釋車：『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隋北山：『或王事鞅掌。』鄭箋則云：『鞅何也，謂為馬之何車。』謂央為馬荷車，不為說象人頤荷枷之尤肖也。人頤荷枷，必由犯罪過說文訓殃曰『咎也。』或曰『凶也。』湯仲卦釋文引凶咎，殆是央字本讀。』（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四葉）

李孝定「說文：『央，中央也。从大在𠂔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上出諸形，丁氏引量先生：『說釋央是也。从𠂔與篆文从𠂔同。此从𠂔，古文天大同象人形，自可通作。字立卜辭為人名。至丁氏謂象人頤荷枷之形，則未敢必，蓋𠂔形究象何物難以確指，且字立卜辭上無凶咎罪戾之意也。金文作𠂔，說季子白盤與此略同。』（集釋一八二六葉）

白玉崢「茲就𠂔之构形觀之，字当从𠂔，犹說文之𠂔，象器曲受物之形。說文之𠂔，犹甲骨文字之𠂔（珠六三三）也；說文又另出口字，謂之𠂔，𠂔飯器，其𠂔、𠂔、𠂔三者一也。

，亦尤甲骨文字之司（鉄一・三一与丁（珠六二八）者也。从丁，象所受之物之形。物象所以作丁者，盖为一切物之通象也。从大，象人正直挺立之形。字盖象人以头戴物之形；与异字通。微於川、康苗、徯之俗，於今仍有以头戴运物品者。戴物必得口及头顶之中央，始可求所戴之物之平衡，故引申为中央或中点之义。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四十三册四七七页）

按：卜辭「央」為人名。丁山以為「象人頸上荷枷形」，待考。

美

王襄 「古美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九集）

商承祚 「美角作美與此器同，象角鼓鼓之形」 （類編四卷八葉）

王献唐釋美參第字条下

孙海波 「美，六八六。人名。美，五三二七。地名，在美。L（甲骨文編一八三頁）

李孝定 「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饌也美與善同意「解說文者均以會意說美字，謂羊大則肥美，段注更刪从字云曰从羊大，說固可通。契文羊大二字相連，疑象人飾羊首之形，與美同意。卜辭多言曰子美，人名字，又存此說待考。金文美辭作美。L（集釋一三二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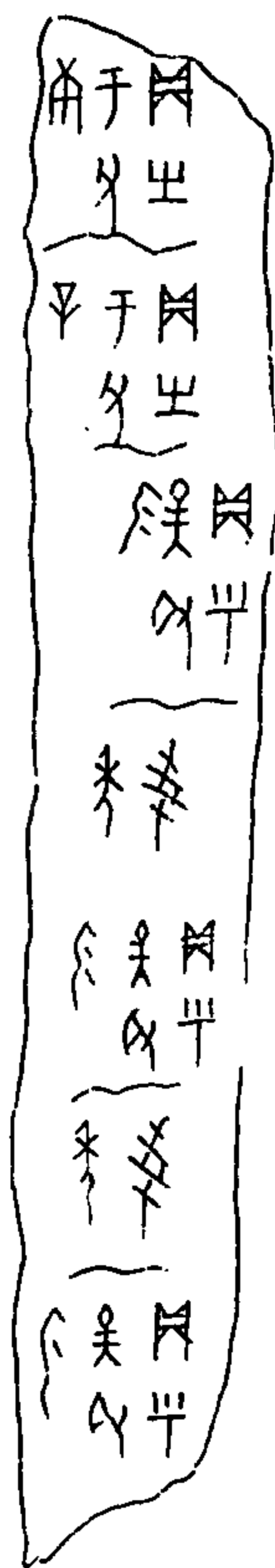
按：甲骨文、金文「美」字均不从「羊」，其上為頭飾。羊大則肥美，乃據小篆形體附會之說。卜辭用為人名及方國名。

美



貞出于羊甲。貞于大甲。告邑。貞。一。二。四。此記祭且丁，羊甲父子；而祭且者乃間隔于父子二代之間明詒我儕以此名吳之人為且丁，羊甲世之臣工矣。又有一片本已折斷，今重合之者，如狀。

續一·三三·七



續二·二九·五

其文曰：貞乎吳以今。受年。貞乎吳以今。續二·二九·五。受年。貞乎吳，以今。貞出于父辛。貞出于父庚。續一·三三·七。此片史文本記反覆今祭于吳者，而終乃殷以父辛。父庚。貞二先王。父辛。父庚。二名平列，均稱為父。此骨正亦武丁時作風。今據史記，為弟兄。此惟武丁之稱小辛，盤庚，始知此耳。以字作考之，此骨正亦武丁時作風。今據史記，則羊甲，盤庚，小辛，正係弟兄，俱是且丁之子。而此名吳者，周旋有食于此父子兄弟先王之間，則其即為祖丁以至小辛時代之臣僚，蓋亦不難知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一六八——一六九頁。

葉玉森：「按吳之異體作吳、吳、吳等形，疑吳之所由譌變。許君謂吳俗字。予謂吳乃初文，譌為後起，吳舉形近，故帝吳一作帝皋。太吳、少吳之吳復繫日作曝也。卜辭中之吳字有用為人名者，……有用為國名者。」（《前編釋》一卷六十二頁）

唐蘭：「孫詒讓釋皋，（《舉例》上十七）又釋吳，（《名原》下十一）葉玉森釋吳，（《前編考釋》一上七一）均非。郭沫若謂金文圖形文字亦每見此字，酷肖魚脊骨之形，當是脊之初文。亦未確。按卜辭此字或作吳、吳、吳等形，其見於金文者，今集錄如次：……」

蓋其字形，實非郭所謂魚脊。而上所引及之《父戊鼎》盤之勺首兩目旁，有爬蟲形之增飾，一望即知與此字相類。惟自第二對足以下小，有異同耳。余謂此字之原始象形，實當作「𧈧」，其所象為蜥易之種類。尾側，有一歧者，或以區畫身尾之故，其變為「吳」，則儼若歧尾矣。然則卜辭金文於此字之種種變形，均由蜥易形所蛻化而成，足證諸家所釋之非矣。《說文》：「易，蜥易，蜥也。」



守宮也，象形。山今以卜辭考之，則易作𧈧等形，實不象蜥易。而此象蜥易形者，以作𧈧形為習見，小變而為𧈧，則即《說文》訓為「菌與地華」之𧈧字也。《說文》以𧈧為從𧈧，誤。余謂𧈧象蜥易形，故古陸字作𧈧，原為兩蜥易在阜側為高平地也。《說文》以𧈧為從𧈧，蓋注云「𧈧聲」，此尤可證。蜥易形之為𧈧矣。《方言》：「守宮，秦晉西夏，或為之蟪蟪，或為之蜥易。山今本州」石龍子一名蜥易，一名山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場。山今本蟪蟪，蜥易諸之屬，則苦蟪當即蟪，可證。蟪之即共，山今本天壤，文釋：「四十四至四十五頁」。

郭沫若曰：「𧈧乃人名，習見。金文圖形文字亦每見此字，酷肖魚脊骨之形，當是脊之初文。小篆譌為𧈧，後人復誤讀為求，（《說文》字下，小徐本有「讀若飛」二字，大徐本無之。）故字失傳耳。」（《粹考》十頁三四片釋文）

### 張東荪

「吳在下辭中為人名者有：

貞：吳弗其戎羌龍？（《鐵一〇五·三》）

貞：由吳令執嗣？（《南北明九〇》）

吳令執嗣？七月。（《金四九五》）

曰：吳陳于龐？（《甲編三四二二》）

由吳令途子畫？（《珠一六》）

貞：王令吳呂子方奠于并？（《后下三六·三》）

乙卯貞：吳呂人北奠召（《續一四三》）

貞：羽令吳子方（《古王史》）（《醫二·七·六》）

乙未卜：出貞：吳古王史不死？十二月。（《錄六二二》）

丙子貞：王由吳令固戒？（《粹一二四七》）

乙卯卜：貞：由吳令以殺？（《續存三·二五一》）

丁卯卜：今日吳？（《粹四三〇》）

貞：吳挈射？（《醫二·三·一〇》）

吳弗其挈王臣？（《鐵一·一》）

貞：由吳乎小衆人臣？（《續存三·四七六》）

貞：吳敗出牛？（《鐵三·三》）

□未卜，殷□令吳□羊奴□于□？（南北坊三·九四）  
丙辰卜，貞：禱告吳疾于丁？（簋帝系二一〇）

貞：吳亡先？（南北師二·一五〇）

貞：吳其因凡出疾？（續存三·三九二）

貞：吳循？（乙編八〇·三三）

出為第二期貞人，而貞吳古王史不死，可見吳可以晚到祖庚祖甲之世，此外，吳亦見於甲橋刻辭：

吳入王。（乙編六六六九）

吳入一。（乙編五〇四六）

在另一些卜辭中，吳似亦為地名，例如：

貞：今□□夕至吳知于丁？

丙辰。

貞：于羽丁已至吳知？

戊午卜，貞：今日至吳知于丁？（簋帝系二一〇。即續一·四四·六與簋一·二二·二。

合）

丙午卜，爭貞：貞羊于吳？（續存三·三三二）

貞：史人于吳？（天四二）（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白玉崢

者……（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八〇頁）  
「崢按：『吳』字，散見于各期之卜辭，多為人名，……有為地名，亦或方國名

姚孝遂

「吳」亦為武丁時期著名臣房之一，其所事的活动範圍甚為廣泛。其主要  
職司為「小藉臣」（前……）。「省」亦居與農事有關。周札地官有「廩人」，「倉人」，「卜  
辭之」省「蓋」與其職司相當。「廩人掌九谷之政，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  
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殷人對其廩藏非常重視，經常令人「省」省「食」人掌粟入  
令「省」省「食」；「車牽令省」省「食」；「車竝令省」省「食」；「豈令」省「食」。由于倉廩是主要財富  
之所在，故必須予以足夠之重視。（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一三頁）

陳煒湛

「……」與「」字形顯不一樣，未必是一字。即或是一字，也可能是代表  
着不同時代的不同字法。（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一文二十組文例的商榷出土文獻

研究一六頁

按：唐蘭釋其字，其說近是。說文以茵艸為地輩，乃據篆文立說。其本象類似蜥蜴之爬蟲形。唐蘭所列父戊盤即象蜥蜴，至於父丁解、父乙毀等，則象蜈蚣，非一物。唐氏又引說文龜字與其相比較，龜為唐諸，乃蝦蟆之屬，即詩新臺之「戚施」，與蜥蜴之形相去更遠，不得比傳。

立

羅振玉釋立無說。一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王襄「古位字。金文中即位」位，均作立。與此同。立字重文。」一類纂正編第八卷三十七葉下

陳夢家「又于伊尹——又于十立：伊、又九。辭一九四  
十立即十位。伊又九。者伊尹及其他九立，合為十位。立與示當即所不同。立即明堂位之「位」，周禮小宗伯注云「位，壇位也」，肆師「用牲於社宗則為位」。一綜述四六二葉

丁驥「五期伐人方辭中，有貞人立。余仍有疑此立非人名。  
乙酉卜在滅立貞：王步于淮亡。立（立五七四）  
此征人方辭。余疑立乃位也。立中（之省文。王在滅稍駐。立中。惟當時駐師某地皆云「陳」，故此說存疑。（東薇堂讀契記）中國文字新十一期一。一頁）

饒宗頤「所謂立卜者，周禮肆師云：『嘗之事，立卜來歲之蓂；禘之日，立卜來歲之戒；社之日，立卜來歲之稼。』卜辭每言立素事：『庚戌卜，國貞：王立素，受年。貞：王勿立素，弗其受年。』（屯乙六九六四）乙卯卜，殷貞：王立素，若。貞：王勿立素。』（屯乙三一五二）立讀為立，即立卜素年，蓋王親立卜也。  
他辭亦記臣工立卜，如云：『癸亥卜，彭貞：其又（甫）王日妣己，在十月又二。』

小臣呂立（一）（在甲二六四七）  
邑，小臣呂立（一）（在甲二七八一）  
此殆記小臣呂立之事。（通攷二五——二六葉）

饒宗頤「乙卯卜殷貞：王立（一）（在乙三一一五二）  
按立讀注，視也。（爾雅釋詁）周禮鄉師、司市及大宗伯注俱云：「故書注作立。」鄭衆云：「注視也。」王立泰即王視泰。（通攷九四葉）

饒宗頤「按立事即注事。金文齊器每見「立事歲」一語。（國差廐，陳猷奎，子禾子  
隆）卜辭或言立某史，為貞：立而事。（鐵八八、四）知此為殷  
周以來成語。（通攷四七八葉）

屈萬里「卜辭：「丁酉卜，狄貞：王田，于西立畢？吉。」（甲編一六〇三）古立，位同字，  
此立字當讀為位。西位，蓋謂田獵時陣於西方以伺獸之處也。（撫續一二一）云：「王于東  
立逐出，卒？」亦田獵之辭，可以互證。（甲編考釋二一三葉）

屈萬里「卜辭：「丁丑卜，貞：王其田于孟俞，南兆立？」（甲編三九一九）立，讀為位，  
此作動詞用。蓋謂佈置田獵之處也。（甲編考釋四九五葉）

李孝定「說文：「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契文同，象人正面立之形，引申以稱凡一切之  
立。卜辭屢言「立中」（前七、十六、一、又七、二、一、甲、二、十二、一）均有之中為旗，唐蘭說可以立之義為豎  
立。金文作「立」（父丁貞：立中）（頌鼎）（毛公鼎）（休盤）與契文小篆並同。古文立位同字，容庚曰：「周禮故  
書小宗伯：「掌建國之神立。」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頌鼎）王  
各大室即立。」其說是也。（集釋三二五——一葉）

張政烺「立即注，義為臨，有征召會聚之義。「立眾」猶為卜辭常見的「氏眾」，「立  
邑」也就是「氏邑」。（卜辭裏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陳邦懷「立即注，義為臨，有征召會聚之義。「立眾」猶為卜辭常見的「氏眾」，「立  
于某地者，謂王命某人官于某方國，如王令立以采立于車山，是也。此位字謂官更。周易系  
辭：「聖人之大寶曰位。」秦公鐘銘：「眈震在位。」此可証卜辭位于某地之位，其文為官職。

也。殷之方国官吏，由王任命，且需经过贞卜，此亦新发现之史料。L（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

由王任命，且需经过貞卜，此亦新史研究一九八二年二期一三〇頁）

(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

于省吾「第一期甲骨文称：『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威伐』方。王自东『伐夷』」  
 于妇好主○妇好其比□沚威伐』方。王□自东『伐夷』。鹿，于妇好主。乙（二九四八）……妇好其比沚威伐』方，比字典籍每训为比次。这是说沚威打先锋，而妇好次于后以督阵。『不』字不识，甲骨文多用作人名。『夷』即我字，金文作『攴』，今通作『捍』（详释『夷』）。甲骨文陷噩（麋）之陷作『噩』，陷鹿之陷作『鹿』，均就田猎言之（详释『噩』『鹿』）。于妇好主之主，即淮的初文，典籍也作莅，说文作『𡵓』。甲骨文的『主』事和周代金文的『主』某主事『习见』，立均就临莅言之。甲骨文的『王』田，于西主，毕，吉（一〇三），于西主即临莅于西方。遯，于妇好主，即商王临莅妇好所在地以从于陷鹿的倒文。前引第一段甲骨文的大义是说，妇好和沚威征伐』方，商王则自东亲击伐以捍卫之。在胜利之后，商王又亲临妇好所在地，和她从于陷鹿的狩猎。当然也要迫使士卒们从于挖坑掘堑，并为之改兽赶围。第二段甲骨文是相反的对贞。甲骨文称：『其隹（获）正（征）夷，左东。』（前六·二六·一）征夷可以和前文的伐夷相印证。

时，为了炫耀武功和肆意游乐，往往从大蒐。逸周书世俘叙周武王克殷后从大蒐，擒获许多麋鹿等野兽。又左传昭四年的日成有岐阳之蒐，杜注谓：日成王归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阳。总之，前引一段甲骨文，妇好和沚威征伐土方，商王也从侧面攻伐和捍卫以相助。在胜利之后，商王会同妇好从大蒐的狩猎。这就是后来战胜凯旋从大蒐的先河。不过甲骨文只用一个遯字和于妇好立四字以说明狩猎，叙多极为简单而已。

(小屯南地甲骨八六三頁)  
考古所  
立：說文：住也  
古通駐。王令某人立于某地，即今某人率軍駐于某地。

字同。象人立於地之形。孳乳為「位」，「位」亦作「莅」。徐灝段注箋云：「人所立處謂之位，故立位同字。立之聲轉為莅。」肆師用牲於社則為位，注云：「故書位為莅字，或作莅。」穀梁傳三年傳：「莅者位也。」

卜辭每見「立史」，後下四「三」，貞單立史于亞侯，六月「立史」，即「立事」。猶左傳襄二十八年之「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

土「謂」方「國大舉來犯」，於北土聚集人家以禦之。蓋古代「立中」所以聚眾。卜辭「立中」亦為「觀測風嚮」，多與「風」連言。

讀「與」，「二九四八」，「辛未卜，爭貞，帝好其比，沚或伐方，王自東，夙伐，方，商王武丁則自東，夙以伐，方，戰後獵鹿，王與婦好臨觀。」

「即說文」，「白」字。卜辭皆嚴加區分，從不相混。篆文則通作「白」。說詳「白」字條。亦所以補充食用。凱旋之後，每有大蒐，所以耀武功，簡車馬，閱徒眾。左傳桓公三年所謂「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是也。

又甲三九四「鹿頭刻辭云：『戊戌，王萬田，文武丁祕。』」王來征：「此亦凱旋後大蒐之事。逸周書記武王伐紂之後亦大事狩獵，直至春秋時代猶存此習俗。

今附正於此。『鹿』專指陷鹿，不得指人。余於論甲骨刻辭文學（吉林大學學報一九六三年二期）一文中誤以「鹿」指設伏以陷敵，

堵截出奔之虎。『虎』諸家誤釋為「豕」，詳「虎」字條。

去 人 去

王襄「去」，古去字，从口，晚周時私璽陳去疾去作「去」，亦从口作「去」。許書所引之璽經古文，皆出于晚周。系之古文作「去」，殷契正作「去」，知真古文至晚周時未盡絕也。（簞考游田三葉上）

王襄「去」，古去字，陳去疾鉢去作「去」，與此相似。（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四葉下）

商承祚「去」即說文訓「盧飯器之口之本字，其或體作「去」，尚存古義。飯器宜溫，故曰

以象器，人其蓋也。壺字之蓋，金文及小篆亦作人形。後借用為人相違之去，遂奪本義，而別構山字代之，非其朔矣。（佚考十九葉）

夏錄說參「」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 「」去「」字在卜辭均為動詞，錄703：「甲寅卜，王曰貞，王其步自丙，又去自雨」；「王固曰，吉，其去」。均可証明「」去「」當與析雨之活動有关。

又去自雨「」；「王固曰，吉，其去」。均可証明「」去「」當與析雨之活動有关。

按：「」辭來去之去从大从口，商承祚以為筭之本字，非是。大者人也，與壺蓋無涉。說文以為从「」山「」聲，亦不可據。

亦

羅振玉釋亦，無說。見增考中二十五葉上。

王襄 「古亦字」。（類纂正編第四十七葉上）

王襄 「說文解字」：「亦，人之臂亦也。」又夜字，許說：「从夕，亦省聲。」按亦本古腋字，殷契段為夜。效自夙夜之夜，作亦，與此同。（籀考天象五葉下）

楊樹達 「卜辭言亦王襄讀為夜，核之音理固可通，而於事則未覈。愚謂亦者又也，又者，一事而再見之辭也。」（甲文說十三葉釋亦）

楊樹達 「龜甲骨文字卷貳（壹玖之伍）云：「貞吉方其亦出？」又見續編參卷（捌

之參）「鉄云藏龜（拾之叁）云：「貞吉方不亦出？」……愚謂：亦者，又也，又者，一事而再之辭也。故卜辭云：「貞吉方其亦出者，貞吉方之又出也。貞吉方不亦出者，貞其不又出也。不又出就今人言不再出也。蓋吉方寇扰于殷，其事屢見不一見，明見於卜辭。當貞卜之時，早已



有舌方寇抗之事，殷人慮其復出，故為此類之貞也。L

（釋亦，和微居甲文說卷上二三至二

胡老輝「亦為承上之辭，書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是也。昭十七年公羊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凡卜辭用亦必疊雙。……以為又，如菁華六上言：「昔甲辰方征于玁」下言：「五日戊申方亦征」此其誼當為方又征也。L（文例卷下十九——二十彙言亦例）

李考定「說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字从大从八，天象人正立之形，八者示兩亦之所存在也，於六書為指事，許云象形失之。其用為重累之辭者，段借也。段玉裁云：「人臂兩垂臂與身之間則謂之臂亦臂與身有重疊之意故引申為重累之辭。」其說未免牽附矣。卜辭用亦皆為重累之辭。通考天象三十四曰：「貞其口亦雨」上言某日貞其雨，下言又一日亦雨也。王氏讀亦為夜音固可通，而於事理辭例則未未覈，楊說是也。金文作亦毛公鼎亦毛公旅鼎亦召伯簋亦者尹鐘與契文小篆並同。L（集釋三二一二葉）

趙誠「亦，甲骨文寫作亦，在人的兩臂之下左右各加一點，表示腋下所在之處，可以看成合意字，也可以說是指事字，最好是說成表意字。卜辭用作副詞，有「又」也，「且」也，「還」之類的意義，則應是借音字。

省悟，丁酉的第三天。庚，庚子之省，己亥的第二天。L（續四·一〇·一）——己，己亥之四日庚申亦有來嬖自北。L（第五）——出用作有。嬖讀作艰，有凶咎之義。L（前一·五二·三）——出用作備祭之備。L（甲骨文虛詞探

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八四頁）

按：王筠說文釋例云：「攸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於兩臂之下點記其處。若以為象形也，未見臂下生此贅點也。」自亦假為詔詞，又以腋為臂腋字，以攸為扶掖字，初本皆同源，卜辭亦多用為詔詞再又之義，胡老輝、楊樹達已言之。

卜辭雖缺刻橫畫之例多見，但此斷非缺刻，瞿說非是。兩一〇四，貞，亦尹希王？貞，亦尹弗希王？亦亦字均從小點，不作兩直畫，其為「亦」字無可疑。張東蓀錄作「黃」，不可據。L（乙

亦

八〇二四「貞」，出于亦尹十伐十牛，不得凡此均為缺刻橫筆，綜類三六四均列於「貞尹」條，但  
又列於「亦」字條（三四頁）  
「亦」尹「亦」亦省稱「亦」續一。一〇。五合集一四四九正「丙午卜貞，隸于大甲，于亦，于  
丁三宰」。「亦」亦「為祭祀之對象，處於「大甲」之後，或當為「黃尹」亦即「寅尹」亦即「伊尹」。  
「寅」與「黃」字本同源。「亦」、「伊」、「寅」、「黃」皆屬音假。

按：「亦」與「亦」形義均有別。合集二四二四七辭云：  
「己未卜，行貞，王賓歲二牛亡尤？」在十二月，在亦卜。  
為地名。

亦

考古所「字从大从水，大為人之正視形，水為血點。本片第（八）段辭中「沃」為動辭，「良」  
為俘虜，「方」是方夷之俘，「沃」方良可能是對方良施以沃刑。关于此種刑法的具体内容，从此片  
卜辭中難以推斷。（小屯南地甲骨九二一頁）

李孝定「說文」沃漸滴也从水大聲。契文同。今俗作汰，字在卜辭為人名。（集釋  
三三五九葉）

孫海波文編十一卷五葉收此作沃，無說。

按：契文亦字不从水，釋「沃」不可據。在卜辭為人名。

「甲寅卜殷，乎子亦酹缶于」。

子亦其佳甲戌來；

壬申卜殷，翌乙亥子亦其來。

「亦」亦來。

乙七七五一  
乙二二六六

「貞，子亦祝一牛；翌乙卯子亦酹。」  
沃五八「貞，子亦佳田」，唐蘭考釋亦錄作「沃」。  
其作「亦」者，與「亦」有別。

京津二〇七二  
合一九五



按：合集四二五八辭云：「……之奠……呼般在亦，為地名。」  
又合集三三二〇一辭云：「貞，弱亦人……珏，則用為動詞。」

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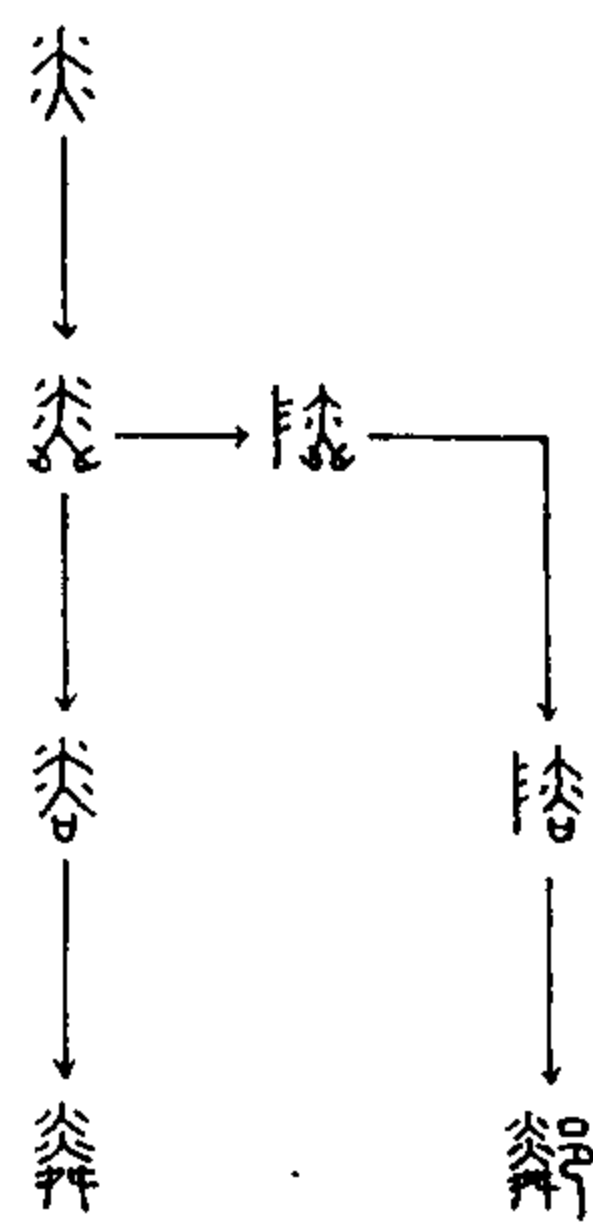


金耀說參「𣎵」字条下。

陈汉平 「甲骨文有字作𣎵（后编下九·四），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按周代铜器尹姑鼎铭文𣎵字作𣎵、𣎵，与此甲骨文字形相同，仅多舛形而已，知甲骨文此字当释为𣎵。甲胥文介字作𣎵或𣎵，与𣎵字造字相同，字形字义亦相关，仅人形一正一侧不同。𣎵介字后世书写作鳞介。」（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一〇四页）

按：字从大，不从火，羅振玉釋「𣎵」不可據。集釋或釋「𣎵」亦誤。王襄類纂及高邦男綜類一七七摹後上一三·五作𣎵，中畫通殘泐，實亦𣎵字，字當釋「𣎵」。說文：𣎵，兵死及牛馬之血為𣎵。𣎵，鬼火也。从炎，𣎵。博物志：戰門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𣎵，𣎵著地及草木，皆如霜露，不可見。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即散。據繫傳引錄，今本與此異。尹姑鼎𣎵字作𣎵，即契文炎字，象人體著火有光形。契文从大或个之字，金文每增「止」形，如「𣎵」，契文作𣎵，金文或作𣎵，即其例。𣎵鼎「𣎵」字作𣎵，所从之𣎵，形雖稍異，猶存其初。趙鼎則作𣎵，漸離本形。𣎵庚金文編錄作「𣎵」，入附錄，失之。楷盤「𣎵」字作𣎵，增口為飾，唐蘭謂「𣎵」通𣎵，漸離本形。𣎵庚金文編錄作「𣎵」，入附錄，失之。楷盤「𣎵」字作𣎵，增口為飾，引師執鼎「𣎵」通𣎵，漸離本形。𣎵庚金文編錄作「𣎵」，入附錄，失之。楷盤「𣎵」字作𣎵，增口為飾，唐蘭謂「𣎵」通𣎵，漸離本形。𣎵庚金文編錄作「𣎵」，入附錄，失之。楷盤「𣎵」字作𣎵，增口為飾，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契文炎即奔之初形。其形體演化如下：



並誤。卜辭奔字用義不詳，王襄《類纂》、商承祚《類編》、孫海波《文編》、金祥恒《續文編》均列入「炎」字，李考定《集釋》亦列入「炎」字，但已疑之。要皆未細審原拓所致。

022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21

夾



王襄

「古佚字」

（《類纂》正編第八第三十八葉上）

白玉崢



按：釋夾于誼較長，在卜辭中，多為地名。L（契文舉例校讀中）

《國文》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一五——三八一六頁

郭沫若

「夾殆夾之異，夾二人為夾。夾一人亦為夾也。」（《卜通》一〇八葉下）

胡厚宣

「夾者，即夾字，亦即陟。」（《商史論叢初集》二冊六葉殷代古方考）

按：「夾」乃「夾」字之省，當併入0222「夾」字。

夾

孫詒讓 「說文大部云：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此文从大从弓，即弓之安體也。夷為戎狄之通稱。」（舉例上卅八葉上）

葉玉森 「按考經：仲尼居，自古夷字。漢書藝文傳：與司馬尼戰碭東。」注：「尼，讀與夷同。」山海經：「非人，羿莫能上。」今本作「仁羿」，蓋「夷羿」之譌。蓋仁夷古通段。卜辭之介疑即仁之初文。篆从二人，仁值不顯。此象一小人在大人臂亦下，隱寓提携扶持之意，乃仁之真諦。卜辭段仁為夷。曰：鬼夷方。即易爻辭「大難之，鬼方」，竹書紀年：「西落鬼戎。」（前釋卷七第二十六葉上）

高承祚 「羅師疑伏字，从人从大，不从犬。」（類編待問編卷七第二葉）  
又曰：「夾字亦見孟鼎，吳宜常寶輝先生云：『迺召夾，夾即陝字，命孟治陝邑也。』（補公疏文釋考第三頁。此夾亦地名。）」（佚七九二片考釋）

魯實先 「卜辭之夾與篆文同體，作介亦作介。其作介者乃其嫡體也。孫詒讓釋為夷，羅振玉疑為伏，葉玉森疑為仁之初文，說並非是。鄭沫若疑為夾之異文，其說倖中矣，而亦未信其然，是皆未知卜辭文字有省體之例也。夾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義同尚書多方：「爾易不夾介乂我周王」之夾，以云：「丁卯卜角其介」，庚午卜角其介，「臧」，「三」，「寅卜」，「其介」，「下」，「介」，「五」是也。夫夾義為輔為近，介義為助為因，是多方之「夾介」義，即左傳：「夾輔」，「卜辭之」其夾」例猶之辭之「其因」，皆卜諸方是否親附王朝之辭。其云：「王固曰：邑甲介」，「陝」，「上」，「三」者，甲與夾音同義通，甲介即尚書多方：「夾介」，乃卜邑方之「是否親附也」，其義確然，是可證卜辭之介即夾之省文。夾之第二義多方名，如云：「允出來數自西」，「告曰」，「介」，「果」，「四」，「邑」，「通」，「九」，「八」，「由大介」，「今」，「甲」，「編」，「三」，「五」，「三」，「六」，「甲」，「申」，「卜」，「王在介」，「卜」，「陝」，「存」，「七」，「九」，「二」，「丁」，「丑」，「卜」，「主在介」，「卜」，「文」，「錄」，「六」，「七」，「〇」，「丁」，「亥」，「卜」，「殷貞乎」，「以」，「韋」，「取」，「介」，「臣」，「乙」，「編」，「三」，「一」，「八」，「是」，「也」，「金」，「文」，「有」，「介」，「乍」，「父」，「辛」，「自」，「三」，「代」，「十」，「三」，「卷」，「廿」，「六」，「葉」，「介」，「乍」，「彙」，「壺」，「三」，「代」，「十」，「三」，「卷」，「四」，「葉」，「是」，「乃」，「夾」，「方」，「或」，「夾」，「氏」，「所」，「作」，「之」，「語」，「方」，「域」，「之」，「以」，「夾」，「為」，「名」，「者」，「則」，「未」，「有」，「朝」，「郊」，「見」，「左」，「傳」，「成」，「十」，「八」，「年」，「其」，「地」，「望」，「無」，「考」，「周」，「之」，「郊」，「邑」，「見」，「左」，「傳」，「桓」，「七」，「年」，「即」，「今」，「河」，「南」，「洛」，「陽」，「之」，「郊」，「邑」，「見」，「左」，「傳」，「昭」，「元」，「年」，「即」，「今」，「河」，「南」，「郊」，「縣」，「周」，「之」，「郊」，「邑」，「乃」，「因」，「郊」，「山」，「而」，「名」，「郊」，「山」，「與」，「鄆」，「地」，「相」，「鄰」，「故」，「兼」，「舉」，「二」，「名」，「則」，「曰」，「郊」，「鄆」，「左」，「傳」，「宣」，「三」，「年」，「云」，「成」，「王」，「定」，「鼎」，「於」，「郊」，「鄆」，「是」，「也」，「其」，「左」，「卜」，「辭」，「曰」，「此」，「田」，「薄」，「其」，「雨」，「外」，「編」，「六」，「五」，「辛」，「未」，「口」，「貞」，「今」，「日」，「口」，「薄」，「田」，「口」，「甲」，「編」，「一」，「九」，「七」，「八」，「

薄當即邾邾之邾。據此是邾邾之間固殷王游田之所。是按魯文之薄作邾者，蓋當釋邾說詳一卷校處未引魯說則卜辭之夾方其為周之邾邑無疑矣。徵之姓氏則春秋有夾氏傳見漢書藝文志是當受氏於夾方者鄭之邾張，見法傳哀九年蓋受氏於楚之邾邑以楚之邾邑初本鄭地也。——（新詮之三）

孫海波 河六六九。地名。在夾卜。——（甲骨文編四一九頁）

李孝定 說文：夾持也。从大，从二人。或俠一人，意同。孫釋身非是。契文金文並作𠂔。契文夷字又有異體作𠂔。漸寫一五。說見後夷字條下，足證此非夷字。葉釋仁非是。甲骨及早期金文均無仁字，仁古殆祇作人，蓋仁者人道也，仁从二人會意，當為後起字。葉氏舉山海經：人羿。古文當作𠂔。羿，夷古今字也，今本作仁者乃人。以之並明其義，其說甚是。字象一人或二人在大亦下，有夾持之意。金文作𠂔。玉鼎夾，𠂔。夾，蓋與此一體同。——（集釋三二〇四）

李孝定 說文：夾盜竊褻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弘農陝字从此。夾从二，从非，入字乃象亦下有所持之物，但為意符有形無音而此从二人明是夾字，胡氏說非。——（集釋三二〇四）

李孝定 字似从北从大从八，與𠂔異，楊說待考。𠂔字無所从屬，故附論之於此。——（集釋三二〇五）

胡厚宣 夾，說文：持也。唐韻篇：夾，輔也。儀禮：既夕禮鄭玄注：曰在左右曰輔。夫臣即是在奴隸主左右身邊的奴隸。——（甲骨文所見的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六十六年一期）

按：亦與𠂔並當釋夾。說文：夾，持也。从大，从二人。段玉裁注改俠為夾，謂各本作俠，俠有傳也，非其義，今正。——一人而二人居其亦，猶一人二亦間褻物也，故曰从大，从二人。徐灝段注箋云：段改俠為夾，升切之夾，鐸甚。夾俠古通，故云从大，从二人。二人夾持，夾輔之義也。引申為凡物在左右之稱，又為凡有所挾持之稱，別作挾。

說文夾與夾有別，夾訓為盜竊褻物也，从亦有所持，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夾，與从大从二人之夾迥別。夾者公然持人，夾者私有懷物也。

鈕樹玉說文校錄以為玉篇「似誤仍夾字，或古有是音，以去作入，亦未可定。又地名每从方音，故又音悶也。」

宏農，陝，字與陝隘，字，一从夾，一从，夾，實亦無別。鈕樹玉謂「地名每从方音，是對的。篆文夾與古文字合，自地名之陝音悶，又別出夾字，音形皆殊。」

段玉裁改手部从手夾聲之「挾」為「挾」，以為當从手夾聲，謂「形聲中有會意」，實則大可不必，夾、夾本同字，夾、徐錯以為从「入」，實乃从「人」之誤。

後上七，一三之「字」甲介，謂即多方之「夾介」，殊誤。前一、四三、四，于甲介知帶好，「甲介」乃祭祀之對象。字亦非邑字，魯實先以方親附為言，不可據。

王襄類纂四八頁以夾為古夾字，辭為「乙未」，今日夾亡，未附拓本，不知何所據。類纂三、四、二、二為摹本，作「介」，類纂寫有誤。乙三、一〇八、二、二有夾字，均不從人。南坊四、四二二為摹本，作「介」，類纂文夾字之所本。乙三、一〇八、二、二有夾字，即如綜類所摹，亦當為夾字，皆象有所挾持之形，或當為篆

利辭類纂則混入「亦」字。




楊樹達「疑隸即英之初字。定按金氏續文編一十卷十七葉」以此字與介並列收為夷字，是楊氏誤隸為介，金氏又誤以隸說釋介為夷也。去从「介」例似有未安。南方名英者，蓋南為夏方，夏為草木著英之時。一甲文說五十四葉。

楊樹達「南方曰夾，胡君以夾輔為釋。按原文字作炎，从儿，从夾，疑即英之初字也。說文云：曰英，艸實也，从艸，夾聲。甲文字从儿者，象英之形，夾其聲也。」一甲骨文中之四方凡名与神名，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八〇頁。

严一洋「夷，据腹甲西方风曰夷，知胛骨之炎，实为夷之反写，盖一象人之侧面，



一象人之正面。卜辭四方風卦，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七九頁。

趙誠「炎，因。全字應為，以為简化字，象人被衣物色裹之形。商代用為表示南方的專用名詞，則為借音字。」（甲骨文簡明詞典二七〇頁）

按：釋「炎」釋「夷」皆不可據。

叔

張亞初釋扶，參以品字系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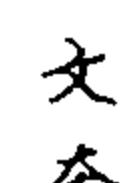
爽









石鼓文奔作，羅振玉「說文解字赫从二赤。此从大从艸，即二火字」者，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一帛，是其例矣。此字即召公名「爽」。爾雅釋訓曰：「爽，爾雅釋訓曰：『爽，爾雅釋訓曰：『爽，爾雅釋訓曰：』」







字之形與音，又用甲文與母同用之例以明其義。此種創造性之發明，可謂石破天驚，得未曾有。問題到此，再進一步研究，即有兩個問題隨着發生。母字從來古韻學家皆定為咍部字，甲文何以與模部規模之模通用，此字音問題也。母是父母字，甲文何以用為匹配之義，此字義問題也。……請先談字音問題。或謂母模雙聲通用，此決非究極之說。余疑母字最古之音本在模部。何以言之？古文字與女字同用，甲文毓字或从女，或从母。妻字說文謂从女，而金文濃首却从母而不从女，女字乃模部字也，此一證也。金文母母二字不分，母字音韻學家皆定為模部字也。此二證也。詩經母字雖多與咍部字為韻，然鄰風燭煉二章母與雨叶，兩因模部字也，此真古韻之殘餘也。此三證也。父字古韻與巴同，今作爸字，此數千年來流傳於嬰孩口中，始終未受之字音也。母字今小兒云媽，由流溯源，父字在模部，知母字亦當在模部，故其流變與父字同。一轍也。此四證也。然則母字真古音本在模部，故甲文以模部之模字與之通用也。合觀甲文全受入模部，則時代後先顛倒失次，為令人不可想象之事矣。此字音問題之說也。次談字義問題。今皆以父母之母為母之初義，余謂殆非也。父者，男子也，母者，女子也。甫為父之後起字，說文訓為男子之義，猶得父字義之髣髴。許君訓父為家長率教者，非別義也。古文字母女通用，知母本謂女子也。王靜安著女字說，歷舉金文。號改魚母之類凡十七事，謂皆女子之字，其說是也。此謂周代史實，然父為男子，母為女子，訓義實受自殷人。……余謂字男子曰父者，所以別於女子，明其為男子也；字女子曰母者，所以別於男子，明其為女子也。孟子稱五母難二母難，母難母難但謂此難此難，絕無父母母字之義也。然則甲文稱大乙母及祖丁母者，猶今人言某之女人耳，正不必以父母之義為嫌，而別求解說也。——（續甲文說九章釋命）

郭沫若「別有爽字，於卜祭之例屢見。王賓祖某爽妣某。戊辰葬之。邁于妣戊，武乙爽，羅氏以為赫字，謂以大从二火，二即召公名之爽，有配義。然卜辭原字不盡从二火，亦無从二作者。類編所收有十五種異形，……以二火者僅一例而已。戊辰葬爽字作爽，上非从二火若爾。諦審其字形，實象人形而特大其二乳也。余謂此即母字之別樣，其祖丁之配曰妣己者，定辭均言「祖丁爽妣己」，然有一例曰「口辰貞其求于祖丁母妣己」。——漢上廿六六——是爽與母為一之證也。惟此母字限用於先公先王之配偶，揆其初，當係王母之意。此字形與歐洲各地所出土之生殖女神象（Venus）頗相類。奶孖之象均特大其乳，或以兩手覆其下，以為生殖崇拜之象徵。余意爽字形之雛象，將來必有發現於中國之一日。——（甲研上冊釋祖妣十四葉）——又云：「又說文林部森（無）注。以林與爽，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然以金文森字言，爽當作爽，不從大卅。此與卜辭本字之作爽者形同。是爽古有用為規模字者，雖不必即為模字，





而夾屬於後期，其爻異必由於語音之轉移。古妻妾本不分，禮記謂天子有八十一御妻，二妻



兩妻。旁妻。小妻。類。習見於書傳。而女子自稱曰妻。則娶者為妻。奔者為妾。類。乃後世判。耳。卜辭此三字。其義皆當為妻。妻妻一聲。轉。作母者實即女字。女之古讀當在泥母。與妻聲亦相近。以女妻人曰女。六曰妻。大明曰。續女為華。長子維行。華者太姒之國。昔人說此詩者多疑太姒為繼娶。續者繼也。則續女即是繼妻也。夾與妻亦聲。轉。華者太姒之國。昔故此三字得相通段。然則卜辭所謂祖某夾。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祭伊尹及黃尹之妻也。余黃爽。皆在早期。與晚期之段夾為妻者。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祭伊尹及黃尹之妻也。余意此夾字當讀為陟。君爽舉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曰。故殷禮陟配天。歷有年所。舊訓陟為升未是。陟即上述諸臣。其本字當作夾。蓋夾象懷器。引申之自有夾輔之義也。卜辭伊夾與阿衡與伊尹為二人。昔人混而為一。非也。一。下畧。一。天壤文釋三十六葉玉三十九葉。

陳邦懷 一。羅參事謂說文解字爽字從酉。乃從炊。爽即召云名。爽。其說至瑣。考詩采芣。瞻彼洛矣。兩傳皆云。爽。赤貌。此古文爽字從炊。不從酉。明澄。參事既釋為爽。又釋為赫者。蓋因爽。赫同有盛大之訓。而不知爽有赤貌之訓。爽。赫古雅同。通假。似不可以為一字。玉謂說文解字赫從二赤。此有二大為一云。尤未允也。一。小篆十七葉下至十八葉上。

張政娘 一。甲骨文及殷周金文中有爽字。以大从酉。象一人扶二物於腋下。金文不多見。甲骨文中則數累千百。所見既殊。刑體語文之甚。至腋下所持。又作四曲如曲。立。先生天壤考釋。曾逐一駁斥其滿。皆甚是。而先生釋為夾。雖則形似。義亦覺未安。今考即說文爽字。許說从明。寔其受體。微。字。刑。殆無疑義。而按其辭義尤覺迎刃而解。古訓既明。各家之得失自見。故不復一一討論。也。說文解字目部。爽。目衰也。从明。从大。大。人。也。按依許君之說。爽是會意字。而大。象。人。體。二目雖不正。不宜橫出腋下。竊意爽即明。之受體。本不以明。蓋說字。今所見者皆殷周時書。偏旁猶變化無定。春秋已降。迄于後漢。年代高遠。形體演變。自所不免也。爽字說文外。未見經典有用。其音大。徐本舉朱切。小徐本卷干切。篆隸萬象名義居虞反。新加九。說文音拘。目。邪也。按此皆自說文。目。讀若拘。又若良士雅。一語推演。以出。未必古音。此。說文諧爽聲者。斗部有斲字云。抱也。从斗。爽聲。各。家。音。與。上。舉。音。爽。同。殆亦連類而得之。非別有所本也。毛詩小雅賓賓。初筵。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其鄭氏箋云。仇。讀曰。斲。此。斲。字。漢。讀。足。徵。者。段。玉。裁。云。古。音。蓋。在。三。部。故。鄭。得。以。易。仇。字。其



周初器：矢彝，代六、五、七及矢尊，代二、三、八。大興彝，同其文云。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  
三事四方，受卿史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官。公令杜同卿史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于  
成周，杜令舍三事，令眾卿史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成令。……  
明公錫允師，金小牛、田用棒、錫令鬯金小牛、田用棒。……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鄭康成注：經每有偶，語蓋專異親愛之意。藏琳、莊義雜記有說：游毛氏傳疏，「秦無衣」，豈曰無衣，與子  
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疏：「仇與疇通。匹者，匹讀秦音，匹也。」  
陳疏：筆守毛義，是其所長，故今取之。然此處詮釋仇字，義似有未瞭，幸有次彛爽守可以互  
相發明。字在君夫段，則以求為之，其文曰：「惟正月初吉乙亥，王在康宮太室，王命君夫曰：『償求乃友，猶  
君失敢奉揚王休，用作文父丁。』」  
師奎父鼎言用嗣乃父宮友。兩同金文辭大系考釋其說甚善，惟引說文以解述字義，猶有間。按此  
即以述字為爽。求仇音韻俱合，固可通。段猶謂雖好仇亦作好，述王命君夫與明公，命允及矢事，正相  
類也。古者士大夫既各與黨友為仇，於是仇字遂有朋友一義。禮記鄭氏注：緇衣，子曰：『唯君子  
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詩云：『君子好仇，  
仇匹也。』此引詩明君子之人以好人為匹。疏：穎達疏，雖則斷章非淵，雖本義，亦古訓之僅存者矣。以  
爽字三解，皆由仇匹一義引申，而按詩義古文類，韻覺貫串，證發允詩故訓傳，信古義之淵海矣。  
此外周代銅器有毛伯彝，西清古鑑十三、十二，當係殷周之際，銘文之末云：「班非敢望，惟作召考爽。  
溢曰：大政子孫，多世其永寶。」蓋云爽蓋讀為皿。按此器久佚，原拓未見，今僅據宿纂本字體未  
必無誤。果即爽字，則當假為盩，仇之與盩聲韻相合。說文盩：古文有盩，盩机三體皆諧九聲，可  
以為盩。而與盩之形制相符，尤見今之訓讀為不謬矣。然則爽从大从艹，其初蓋即象一人挾二  
盩歟。惜材料尚缺乏，不足以徵也。……  
（爽字說載集刊十三本一六五葉至一七一葉）

陳夢家

「爽」即母字，段作保母，即阿保，即傳母也。卜辭或言伊爽、黃爽，蓋伊尹阿衡

曾為殷之阿保也。……

又曰：「爽字自羅振玉以來有種種的解釋，而不能令人滿意。今以為仍當釋爽。此字廣韻

昔部與日部。爽字自羅振玉以來有種種的解釋，而不能令人滿意。今以為仍當釋爽。此字廣韻

而卜辭爽字正象人腋下俱作「施」隻切。說文說爽，讀若郝。又說「爽，盜竊物也，以亦有所持」。

在鐸部，與屋部。「施」隻切。說文說爽，讀若郝。又說「爽，盜竊物也，以亦有所持」。

群毓假為后，卜辭毓假為后，和「薛」同作。余六切。似乎上古。郝和「毓」是音近的。音近「卜」

（綜述三七九葉）

陳夢家  
說「讀若郝」，又說「夾，盜竊物也，以亦有持」，而「辭」亦象人腋下有所持之形，所以「說文」夾其實是一個字。廣韻郝另一讀作「呵」各切，在釋部，和「臚」同切，而屋部「毓」和「崔」同作「余六切」，似乎在上古「郝」和「毓」是音近的。「卜辭」假「毓」為「后」，義為先後；後因此我們疑心「卜辭」的「爽」（假設與「郝」又讀音近，則與「毓」亦音近）假作「后」，中古音「后」與「仇」同音，「速」音近義同，都是舌根音。到了漢代，這些舌根音可能變為硬顎音，所以「說文」爽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爽之所以變為醜，可能因為「爽」在上古讀作近乎「仇」或「后」的聲音。……  
卜辭的「爽」，無論它是否假借為「后」，它必然代表一種特殊身分的配偶關係。……  
（綜述第三七九葉）

陳夢家

「卜辭」云：

壬申剛于伊爽。

（後上二二·四）

戊戌帝黃爽二犬。

（前六·廿一·三）

帝黃爽三犬。

（同上）

說文林部：「無，丰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案爽即卜辭之爽，爽為模，則爽聲亦近模，其字或即母字假作保母，後漢書崔寔傳曰阿保，注曰謂傅母，曰阿亦作娵，說文：曰娵，女師也，讀若阿，曰墨子尚同下：曰伊尹為莘氏女師，曰伊尹亦曾為阿保，而殷本紀天問呂覽等書皆以伊為有莘氏之媵臣，媵臣亦女師之派也。伊黃皆曾為阿保，而卜辭稱之為爽，爽即保母之母；又為尹，故又稱之曰尹。一禮記內則曰保受，乃負之，注曰保，保母也。……」  
一史字新釋，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七至一二頁

孫海波  
其義為匹配，比偶，其形不可誤。羅振玉據帛形釋稱，謂古文稱「爽」一字，有妃比之義。唐兰釋夾，于省吾據夾形釋爽，郭沫若釋爽。爽字說文失收，無字下引或說，即規模字。母，模音近，故甲骨、金文用為母。父庚爽。……  
爽 乙四五三四·人名。陳子黃爽。……（甲骨文編四二一頁）

饒宗頤  
名。說文栗在齒部，其古文从西从二齒，齒與金文孟並作占同。故「爽」字疑為从大从栗有，

即戰栗本字。王爽者，謂王戰慄，故云。有亮也。《通考》三七一葉。

饒宗頤：「丙寅卜，爭貞：出于黃夷，二羌。」《續編》二一九一。按黃尹黃夷同見，與他辭：伊尹伊夷一南北明四二二：「米雨于伊夷。」一稱謂之例正同。夷即說大癸字所以夷。許君云：「說說規模字。」古「母」與模通，「內則」淳母煎醢。鄭注：「母讀曰模。」是則黃夷伊夷即黃母伊母。豈即黃尹伊尹之配乎？一傳玄潛通賦：「黃母化而為電，黃母化而為電，黃母化而為電。」黃母一名見此，與此辭：黃夷義異。《通考》三八六葉。

張秉叔：「爽，羅振玉釋赫（注一），叶玉森釋爽（注二），《通纂考釋》爽（注三），唐兰釋爽，又疑爽即此字的形變（注四），于省吾釋爽（注五），張政娘釋爽（注六）。這個字的考釋，雖則各有各的說法，但他們大都認為有匹配的意義，所以這個字的字義，可以說已經有了定訖了。」（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〇四——一〇五頁）

（注一）見殷虛書契考釋中第五一頁。（增訂本）

（注二）見殷契鈎沉第七葉。

（注三）見金文餘釋爽又卜辭通纂考釋〇〇二二

（注四）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第三十七葉。

（注五）見雙劍謬殷契辨枝釋爽第四十一葉。

（注六）見集刊第十三本爽字說〇〇一六五——一七一

李孝定：「說文：頭目衰也。从明从大人也。卜辭上出諸文，其辭例皆作「祖某爽」某介於二名之間，間亦有作「妣某祖某爽」者，已見各家所引，其為匹耦，義已為不爭之論。惟字形除以大為各文所同外，其另一旁，則說安至多，不一其形，各家所釋每執其一體以相比傳，遂致百說難陳，卒少允當。羅氏據爽一一體釋此為赫，謂說文作爽，从頤乃此，誤。又引許書爽為召公名及史扁，召公名醜，說以醜卜辭爽有妃，故，說殊迂曲。陳氏以羅說釋此為爽，謂爽赫古雖同，道通段，然不可以為一字，雖較雅說為長，然於卜辭爽有妃，匹之，道亦無由索解。郭氏據許書無下云：「爽說規模字，釋此為母，異稱，謂人形胸次之所垂，乃象兩乳，不知許書之爽實即古文舞字。唐說是也。舞模古音同在五部，且同為虞韻，並近古，蓋有段舞為模者，非謂段母為模更不能據此以證爽為母字。且乳有定形，安能隨意取象，若卜辭此字之一其形乎。又卜辭母字習見，均作「𠂔」，又有乳字作「𠂔」，八八九六象哺乳之形，所以狀乳形者，均作一小點，未聞有作「𠂔」者，郭說真匪夷所思矣。又郭氏所舉卜辭母爽通用之例，其辭例亦不相



同。卜辭凡言「祖某爽妣某」之辭，其卜日之天干均與姓名相應。而郭氏所舉後上廿六六之辭云「口辰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又漸三三六云「乙巳卜其出大乙母妣丙」，其卜日均非己若丙，明與它辭例不類，不得謂爽母為一也。至母字不限於母子一義，亦得用於配偶之義，則楊氏之言是也。然此亦僅足以證明爽母同誼，不足以證其為一字也。葉釋為夾，於字形雖優，有可說，而於卜辭此字之音義無涉。葉以夾輔之誼引申得有如意，說亦迂遠。經籍中固未聞有用夾為妃匹之意者。唐氏辨正他家之說，其言甚是。又謂卜辭毋妻爽三者異名而同實，亦不可易。惟謂此字象人懷挾二皿之形，因釋為夾，就字形言固較葉氏釋夾又進一境，然何以懷挾二皿之夾得有妃匹之意，於其音義亦無以通其鄰。僅謂「夾與妻」之聲近而古籍中未見有夾妻通段之例，其病正與葉相通段見上引於夾之與妻聲韻並遠，與妻雖較近而古籍中未見有夾妻通段之例，其病正與葉說同也。于氏釋爽，其觀念蓋由「一形所啓發」。惟卜辭此字以二火者極少見，于字形及其本義言之已難徵信。又謂爽相音近，相有輔相佐助之誼，故與匹配之義相因，又爽有差次之義，差次亦與匹配之義相因，故卜辭此字得有匹配之義，說殊牽附少當。張氏釋此為爽，讀為仇，於卜辭全文此字之音義無不允洽。卜辭此字雖無以明作者，然以此字形之繁，降及秦漢變而為目實疑可能。張君之說實為不可易，較之他家之編執一體以為此傳凡此之詞者，誠不可同日而語矣。孰張君之解以讀甲肯全文此字所見諸辭，無不文以字順，音協義諧，此誠治甲肯文者之一大發明也。許書畧下云「目圍也」，從目，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醜字。徐灝《說文解字注》畧下云「承培元曰：『古文以為醜字，當是爽篆下籀簡』是也。古音魚侯二部多相轉，爽與酉部之爽形近，故爽下亦有「史篇名醜」之語，皆爽下之說誤移於彼而又加舛焉。按承徐二氏之說是也。爽字音讀據張所考當與仇同。『史篇以為醜字』，正緣音近通段耳。此字類纂類編殷契文編甲肯文編續甲肯文編均依雅釋故作赫，文字編從葉說收作夾，今正之。——集釋一一九一葉——

于省吾 甲肯文爽字可見，始見于第二期。此字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后来多變从火，  
爽，明也，从火，从大。自來說文學家均就其說而曲為之說，故不得其解。至于甲肯文爽字后  
期多變為从𤇑、𤇑、𤇑、𤇑等形，與商周金文之變而為𤇑、迹亦相銜。因為从𤇑與从𤇑，只是  
單雙之別，在古文字中，畫之單雙，每元別也。近年來安陽出土之卅其卣銘文，有「邁于」內  
多日大乙爽，佳王二祀之語，爽字作𤇑，與散氏盤爽字作𤇑形同。得此確證，則甲肯文中晚  
期之爽字，雖然歧形异构，變化元方，已失其朔，但終于得到劃一。因此可知，爽字最后之變

作爽或爽，乃无可辩驳之事实。

甲骨文通例，爽字用法多在祖妣之间，例如司见之曰王宣大乙爽乙丙，曰王宣且乙爽乙己，是其例。由此可见，爽为匹配之义，至为明显。爽应读为相，二字叠韵。王念孙谓曰爽字古读若霜，曰（读书杂志淮南子精神）。此外，左定三年传杜注：曰肃爽，骏马名。曰孔疏：曰爽或作霜。曰淮南子原道：曰射鹄鹄之为乐乎。曰说文作曰鹄鹄。老子十二章：曰五味令人曰爽。曰近年来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之甲本老子作曰五味使人之口相。以上是从爽从相之字通用之例证。典籍中多训相为辅助为佐助，与匹配之义正相符。林四五至四七页）（释爽，甲骨文字释）

考古所 爽：当为爽，爽等形之异构，如伊爽（南明四二二）、伊爽（粹八二八）亦作伊爽（甲八二八）。字从张政烺释爽（集刊十三本一六五——一七一页）。小屯南地甲滑八五〇页）

考古所

爽：疑为爽，爽等字之异构，即为爽字。小屯南地甲骨一〇四九页）

王贵民 这个字两旁所从之物无定形，显系表示夹辅之意，后来用两个曰百字，取辅弼字之声，弼、萌均从曰百声。召公为曰保曰官，又称曰君萌，与此字音义正合，曰萌字在文献、字书上的注音乃讹误。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一〇九页）

陈炜湛说参以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

第廿辞 火虫卅三牛，火与通常用作配偶之义的，火、火。

诸形有别。

《佚》892：曰壬寅卜，其率禾于示壬，火累酹，兹用。火为祭名，谓以火及火祭于示壬，以祈求丰收。或读作，示壬火，谓祭祀于示壬之配，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粹》322：曰己未卜，其翌父庚，火满于宗。兹用。火与舞之作，爽、爽者，在下辞用法

有别。

郭沫若先生《考释》读，火为舞。火与舞之作，爽、爽者，在下辞用法有区别。火不得这释作，舞。或许与乐舞有关，则属可能。火虫卅，谓举行火祭时，这和祭祀高祖王亥时，以火当房同一性质。都



是指某种特定的祭祀仪式。『（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四——五頁）

按：卜辭爽字，諸家爭訟，但其涵義為配偶，則無異辭。今從于先生說釋為爽字。

舞 霽 𠄎

王襄 「𠄎」古舞字通無，象人兩手持麓尾而舞之形，為舞之初字。『（通典第四葉）

王襄 「𠄎」古舞字。華石斧先生云：象人執牛尾以舞之形，為舞之初字。按：王祖人獻之𠄎，亞形父丁貞之𠄎，皆此字之籀文，濮兒鐘之舞，从走作𠄎，乃後起之字也。『（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七葉上）

陳夢家 「𠄎」：卜辭舞作𠄎或𠄎，象人兩袖舞形，即「無」字。巫祝：巫乃「無」字所衍，說文：「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無，豐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孟子）明鬼篇引湯之官刑曰：「恒舞於宮，謂之巫風。」巫之所事乃舞，號以降神求雨，名其舞者曰巫，名其動作曰舞，名其求雨之祭祀行為曰霽。說文：「霽，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爾雅釋詁：「舞，號雩也。」郭注云：「雩，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祭有舞有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師巫而舞雩。」注云：「雩，旱祭也。」凡此所說祈甘雨、求雨、請雨、旱祭等，皆是雩的行為，而吁嗟與號則是舞時之歌。巫、舞、雩，吁都是同音的，都是以求雨之祭而分衍出來的。武丁卜辭的「無」（即舞），到了康康卜辭加「雨」的形符而成「霽」，它是說文「雩」之所從來。『（綜述第六〇〇——六〇一葉）

孫海波 「霽」字从雨从舞，自来著录未見。海波按即舞雨之专字，象人在雨下襄舞之形。『（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六頁）

孫海波 「舞象人兩手曳牛尾而舞之形，後世用為無。」『（甲骨文編五二六）

饒宗頤 「按：舞岳，謂山川之雩。爾雅釋詁：「舞，號雩也。」郭注：「雩，祭，舞者吁嗟。」

而請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又『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通考八〇葉）

屈萬里 「然當是舞字之異體。『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云：『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此言萬舞，或即干羽之舞也。」（『甲釋』第二一一葉）

屈萬里 「華學涑釋舞（類纂五二七），至確。殷人祈雨常以舞。」（『甲編考釋』一四八葉）

屈萬里 「第一期：舞字，第三期當作舞，而義則無殊；皆祈雨之舞也。」（『甲編考釋』一七〇葉）

于省吾 「甲骨文和周代早期金文，均以夨或夨（夨變作无）為舞。東周器余又鐘以河遼為歌舞。遼字从无，以表示行動，但遼字后世並未通行。『甲』骨文以无為有無之無，而周代金文則多借无為有無之無。說文訓无為羊，訓舞（后起字）為亡，均與造字本義不符。說文舞字作舞，並謂「舞，用足相背，从夨無聲。」說文繫傳：「夨，兩足左右也，兩足左右蹈屬也。」按汗氏不知夨疑，本渚小篆，割裂舞之形體以為之解，乖謬之至。早期古文未見舞字。近年來房山縣琉璃河西周燕墓出土之圓盤形銅器上有「是戾舞易」四字，舞字作舞，上部象人兩手執舞器，下部象兩足均有足止（趾），用以表示手舞足蹈之形。這是由无字尊乳為舞，成為舞字的初文。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古文早期之人形，从止一趾，下同，與否本來无別，但后期則不尽然，比如周器穆公鼎的炎字作炎（『甲』骨文之炎字作炎），是其例。然而說文也把舞字割裂為「从炎从夨」。古文无與舞均用作舞蹈字，只是有早晚期之別而已。周代多借无為有無字，因而別制舞字以為區別。总之，后起的舞為獨體象形字，其上部既象左右執舞器，同时也表示着舞字的音讀。」（『甲骨文字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

李考定 「說文：『舞，樂也。用足相背，从夨無聲。』古文舞从羽亡。又亡部：『無，亡也。从亡無聲。』又林部：『無，豐也。从林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續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據許意三字，別較然。今隸以无為有無字，舞無字別作舞，又或作舞。『庶，說文：『庶，衆也。徐灝段注箋云：『无，無蓋本一字，因无借為語詞，又增作舞耳。』舞與舞義美惡二義，猶亂訓為治，但舞為存也。按徐氏：『說是也。舞則从无聲，其義與无若不相涉，實則舞乃无之本字，即舞，古文，象人執物，不必牛尾，說見下而舞之形。』篆增舞象二足，古文字從无，於於以見意，部分特加誇大。舞



解

卜辭「奉雨」之對象甚多，而「舞」之對象則以「河」及「出」為主。（小屯南地甲骨考

按：「舞」乃舞之本字，象舞之形，所持者或謂牛尾，或謂羽，實則隨所需而定，至若象人袖舞形，則非是。說文林部訓「豐」之「無」，與舞同字，唯省足形，許慎誤歧為二。亡部訓「亡」之「舞」乃其孳乳之形聲字。卜辭舞皆與舞字有關，不用作有無字。唯李孝定所引卜辭「貞舞允從而雨」，未注明出處，不知何所本。「其雨」為不定之詞，表將來時態，驗辭不得如此。



楊樹達 釋東，謂卜辭言毋東，疑即簡狄也。（積微居甲文說四一頁）

楊樹達 「佚云藏龜拾遺卷叶陸版云：「有于毋東。」亦字叶玉森釋，余疑其為東字也。

說文七篇上東部云：「東，木芒也。」象形。按「東」字正象木有芒束之形。L（釋母亦，積微居甲文說卷下六〇頁）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六卷十三葉下收此作「東」，其說未聞

李孝定 「說文：「東，木華葉象形。」古文「東」又土部「東」，東遠邊也。以土象聲。段注：「東下云：「引伸為凡下東之偏，今字東行而廢矣。」又「東」下段注云：「東本謂遠邊，引申之凡邊皆曰東。」

俗書邊坐字作「坐」，乃由用「坐」為「東」不得不用「坐」為「東」矣。契文上出諸形，金氏收作「東」可以。字从「坐」从「土」，於小篆當於「土」部之「坐」，象華木生土上而華葉下「坐」之形。去土存「坐」亦足以見意，「坐」古祇是一字，是以經傳皆以「坐」為「東」字，乃用「坐」字之體非段也。段說可商。遠邊字本當作「坐」，許訓「坐」為「危」又遠邊之義所引伸也。字在卜辭為祭時品物之名，辭云：「貞勿出妣庚口十坐卅小宰。」  
二四九一。口五坐于高妣己。口五坐于高妣己。二六二六。口卯卜殷貞毋妣庚坐。二四七。貞出于妣庚十坐。勿出于妣庚十坐。二六六。壬辰口卜殷貞毋子奎御出母于父乙盟宰毋及三坐五宰。二六七三。可證。惟其義未詳。又金書「東」下並收作「東」形者數文，字五卜辭為方國之名，辭云：「燕侯余土丁見尹口燕侯邑柳。二五三九四。甲寅卜爭貞傲介生于燕。二六九六六。可證。字象人臂脛生毛之形，與「坐」非一字。又珠六一〇。辭云：「丙寅卜貞令逆从燕于燕。」  
日月亦為地名。二七七五。有燕字，辭云：「貞出于妣甲燕。」殷則當釋為「東」，與「坐」作「坐」者辭例相同，是證「坐」一字。惟與作「東」者字形有別，諦審可辨。楊樹達釋此為東謂燕三六辭云：「毋東。」

即簡狄也見卜辭求義五四葉下按祭文束字作束此當釋束楊說似有未安也

（集釋二一〇三葉）

姚孝遂 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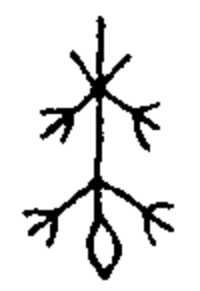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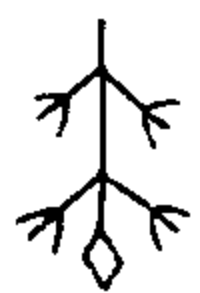
781

卜辭曰：「垂侯」曾多見。旧釋曰：「垂」，以為「垂」，「垂」與「垂」同字。然从未見有作「垂侯」或「垂侯」之例。是「垂」與「垂」形體有別，不能混同。「垂」與「垂」的用法則元別。乙 7750：「出于姚甲垂」，是用「垂」國之俘為祭牲。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七頁）

羅琨

「垂」是女奴，由此可進而推論与之一一起祭祭的垂是指未成年年的奴隶。過去較通行的說法認為垂是邊陲之人或垂地俘虜，并舉出卜辭中有垂侯（前五·三九·六）、垂地（肆六〇九一）為証。但是，第一，卜辭中數見祭祭方伯的记录，却没有以侯某為牲，將后者臣民為牲也很少見，而合集收录武丁時祭祭垂的卜辭就有五十条左右。第二，从文字看二者写法不同，作侯名或地名者甲骨文均作「垂」（前五·三九·五），被祭祭者則作「垂」（乙七·一〇），叶玉森釋后者為垂是正确的，垂，说文釋曰：「土聲」。而甲骨文垂字与上侯名写法的主要区别，正是有演化成「垂」从土口的部分。然而甲骨文这个字本义并没有土的意思，西周陶文曾见「垂」字，和「垂」一一。的垂字结构相同，却是作生功的儿童形象，它启示我们垂字很可能是由儿童的象形演化而来，表示未成年者，这个古义在说文还可以找到痕迹，如「垂」从垂声的「垂」字为「垂」貌，「垂」字为「垂」貌也，「垂」为草木华叶象形，也隐含生长义。垂解为边陲，应是后起的引申义。至于作族名或地名的垂，早已有人指出它「象人臂生毛之形，与垂非一字。」（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甲骨探史录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按：釋「束」釋「垂」皆不可據。至於以為即簡狄，則更屬無稽。



吳其昌

「垂」者

其字又曾見于下第二三四片，即簡·一·三四·六，其說未詳。

又更見于地辭者，其字又作「垂」，則其說似為土地，氏族之名，故其文云：「貞其以垂侯」，

示于「垂」，即二牛，簡·五·三九·六，又云：「已未卜：垂侯」，

五·一·一，則此「垂侯」者乃人名，而本片之「垂」，或即「垂侯」之簡稱也。L（殷虛書契解詁

柯昌濟 「求字余疑為垂字，亦无确証。夾字似為無字省文，但在此無解，是證為求字省文。」（殷墟卜辭綜考例證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三頁）

郭沫若 「陸與黃同例，可知亦用牲之法，殆段為垂，爾雅釋天所謂「鹿縣」也。彼言以「祭山」，此則以祭大甲，殷人禮制本無違例。」（萃考三二葉上）

饒宗頤 「乙巳卜，殷貞：乎子壺出于：出且宰。壬辰卜，「殷」貞：乎子壺知，出母于父乙。酉宰，毋及三壺，五宰。」（乙巳六七三二）  
……無為舞之繁體，其益土旁者，以契文无之作壺，及福文臧之壺。祭祀時以濮人若干舞于神，此用南夷之舞，如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舞是也。」（通考第一三九葉）

張秉权 「求，未詳，是一種祭祀時的犧牲品，可以用數來計稱的。」（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五頁）

白玉峰 「前修之解本字者，率多与求、森、求諸文淆混为一；然就字之結構，及其在卜辭中之為用，率多為人名，或為方國地名。其字疑即今字根之初文；象木根四布之形。说文解字：「曰根，木株也。」说文系傳：「曰株，木根也，从木朱聲。臣鑑曰：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徐灝箋曰：「戴侗曰：凡木，命根為柢，旁根為根。」正象根在土下，旁根四布之形；釋根殆无疑矣。但古之根國或根侯，則前所未聞，闕疑可也。」（契文舉例校讀十二中國文字第四十三冊四九四九頁）

連劭名 「無，卜辭寫作森、求等形。及無之無，亦有寫作夾字者，所以，森、求等亦当釋無。」（關於「無」字的考釋，还可以參照我鼎）

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臠脾骨髓，以待共膳。日鄭玄注：「玄謂：臠脾肉大醫所以祭者。」  
鄭司農注：「刑臠，謂夾脊肉，或曰膾肉也。」臠即祭祀所用大塊的福肉，又稱為臠或臠。說文解字肉部：「臠：一曰切肉也。」說文解字肉部：「臠：大臠也。」（甲骨刻辭中的血

舉，古文研究十六輯五二頁）

按：卜辭常見「𠂔」乃方國名，諸家所釋，皆難以信據。唯釋「垂」可備一說。𠂔、𠂔、𠂔同字，與𠂔則有別。



饒宗頤「貞：手弔井氏突。」（福氏七）「甲寅卜，事貞：王𠂔（內）由吉。」（京津三四五九）「𠂔」字以內以大，集韻有「肉」云古內字。疑即此之𠂔，此字隸定可作突形。內，說文云：入也。王內，猶言王入我王納；其言「王內由吉」謂「王入惟吉」也；「𠂔內」由吉，謂福納，惟吉也；「王內𠂔」謂「王入燕」，燕言燕息，詩北山：「燕燕，居息」，燕經典又作燕，安也。（通考五八四葉）

考古所「𠂔：或釋燕，是否正確，很難肯定。前六·四三·六：「𠂔」𠂔卜：王𠂔吉，𠂔之日」𠂔，叶玉森指出：「𠂔」𠂔二字在一辭內，且為連文，又似非一字」（前釋六·四一）。

羅振玉「象燕簡口布散枝尾之狀，篆書作𠂔，形稍失矣。卜辭借為燕享字。」（殷墟中三十三葉上）

王襄「古燕字。」（類纂正編第十一第五十二葉上）

葉玉森「按𠂔，象飛燕通育。𠂔之異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準之文例，頗似同字。惟卜辭𠂔、𠂔二字在一辭內，且為連文，又似非一字，仍待商。」（前釋六卷四十一葉上）

楊樹達「前、四、四、五。貞由雨。」同片云「貞由吉燕。」以燕與雨對貞，蓋殷燕為燕，說文日部「燕星無雲也。从日燕聲。」古燕蓋猶今言快晴。（卜辭求義十九葉）

饒宗頤「𠂔當釋內。」（貞卜人物通考五八四葉）



饒宗頤 「其異形又作𪛗，（京津四八一〇）齊（續編四二八八）𪛗（京津四八一）則為以無從內。考「無」與「大」同意，（爾雅方言并云：「無，大也。」說文：「無，豐也。」無與廕廕并訛豐大。）故以大亦作以無，此字余釋與，林二一九一二：「王亦更吉」字，與集韻內古文之閑（十八隊）形尤近。與（納）惟吉。成語。」（通考八九八葉）

魯賁先 「燕於卜辭有二義，一為羅振玉之說借為燕享之燕，如云：「丙寅卜燕貞王往于福不葺雨會由吉。」續四一四七，「乙丑卜何貞王定翌日不葺雨。」乙丑卜何貞王定翌日不葺雨。日風。其云：「口亥卜史貞王帝日由吉。」續六四三六，亦與佗辭所謂「翌乙未用禿用之」胥為燕字也。……燕之第二義為方名，如云：「己卯卜貞令步歸。」續五二八六，乃卜令燕方自歸其國也。……己巳卜殷貞勿步帝耕，今亦往交。……三二六二，者，手猶佗辭：「令步耕方之女。」小隸定為氏，於此辭讀為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之提，以氏提於古音同為益攝，故相通假。其全辭之義，乃卜不令帝耕提燕方之師旅往殘姜方之吉凶也。……燕方當為周之南燕，見左傳隱五年即今河南延津縣。」（通詮之四第六——十二葉釋燕）

屈萬里 「燕，從羅振玉釋（殷粹中三三頁）。燕，宴古通，此蓋卜問宴饗之辭也。」（甲編考釋三葉）

李孝定 「說文：「燕，玄鳥也。籀口布被枝尾象形。」與文作𪛗者，酷肖燕形，作𪛗者則已漸趨整飭，為文字化過程所必至。羅氏釋燕是也。卜辭燕字除為方國之名者外，又或為人名，如云：「乙卯卜貞子燕。」續八六九六，八六九七是也。至羅氏以為燕享字者，諸辭詳見魯氏解燕一文所引均與不葺雨連文，魯氏以恐燕字之時需衣失若說之固亦可通，然通觀各辭言燕均言不葺雨，似楊氏所說為長。惟湖六六六辭云：「貞王燕由雨。」續存下二五九云：「丙戌卜史貞王燕吉。」殷契卜辭六四九云：「辛巳卜口貞王言由吉。」諸辭以王燕連文，則當讀燕享之燕耳。」（集釋三四七五葉）

島邦男釋𪛗為舞蹈之祭儀。（殷墟卜辭研究三二七葉）

按：𪛗與𪛗形體有別，字从「大」，不得釋「燕」。或作𪛗，亦諸形，與舞（𪛗）似有關。島邦男謂為舞儀，或是。

前六·四三·六葉玉森釋讀其行款有誤，魯賁先亦承其誤。島邦男卜辭研究三二七、卜辭

解類三七據南師二。七六讀作「王肉吉燕之日」：「並申論肉亦不同字是對的。」  
又卜辭多見「以肉」：「不遘雨」：「休二。一六。二二、續四。一二。六」是以「不遘雨」為「吉」。

「貞，乎帶井以肉」

「貞，弓乎帶妍以肉先于羹」

「貞，以肉與」以衆之辭例同，主持其事者為「婦妍」。

承作「婦妍」考釋以肉為人名，不可據。謂婦妍先行聚集祭之人員於羹地。商

四三六謂「此康丁卜辭的燕士當指其前的名士者。燕字不確」。是陳夢家雖隸作「燕」，然以為不

當釋作「燕」也。李孝定集釋復以「肉」字混入「肉」字，非是。



按：合集一二五〇五辭云：「貞，禽雨」  
用義不詳。

異





羅振玉「說文解字」：「異分也。从舛从畀。畀予也。」古金文皆作，象人舉手自異

王國維「此疑戴字，象頭上戴由」形。一（引《集釋》〇八〇三）

余永梁「按加益乃戴」本義，詩毛傳「崔嵬土山」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是也。猶象乃為形聲字矣。戴異古當是一字，音同在之部。說文「戴」嚴在上異在下，孟鼎「古異臨天子」，

翼翼一字，本義當與戴近。

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森按予舊釋異，說文「異，分也，从卅，从畀。畀，予也。」卜辭乃象一人捧頭如鬼狀可驚異也。異之本誼當訓怪。左昭六年傳「然據有異焉」，賈注「異，猶怪也。」許君訓分畀乃引申誼。（說）王氏釋戴，謂象頭上戴由刑，似不謬。卜辭鬼字作，田固象鬼頭，猶只上「口」亦象人頭，古文構造法同。田殆象鬼頭，而髮且上指，異體从田可證非由字也。又金文大作且丁鼎銘云「鑄武王成王鼎」，異字與卜辭形合。曰「異鼎」猶言寶鼎，固不可釋戴鼎也。

（浦祥五卷四十二葉背）

辭字亦可斷即異之初形矣。辭曰：「貞異不其手來。」又曰：「貞異与苦方。」異非人名必是國名。  
(說翼) 載集刊一本二分二三七至二三八葉)

鍾柏生

「(54)」

……卜：新異鼎(異)兄(?)

(撫續二七五)

例(54)的「異鼎」又見于西周作冊大鼎銘文及周原甲骨：

「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異)佳三月……」(三代四·二〇，大且丁鼎「一」「三」)

「三」

「其受異鼎(異)口口」

(西周甲骨探論頁一三〇第一三一片，發掘編號為H一—

八七，圖一一四摹本。)

「異鼎」：郭氏以為是「祀鼎」；陳氏以為：「廣韻職部曰：『翼，大鼎』。集韻以為『鼎名』。玉篇則从「」从異，注云：『大鼎』。是異鼎為大鼎之稱。」又云：「異鼎之異或是比翼之義。」

金師考釋撫續二七五片則云：「新異者，新奇也。」又云：「玉字作在西周甲骨探論頁一三〇引于省

多說：『甲骨文新異鼎之異應讀作翼，古文有異无翼，以異為翼，翼為異的後起字。』商

和西周時代有花紋的各種彝器，外部往往有幾道突出的高棱（疑為後之誤），好像鳥的羽翼，

故典籍稱之為翼。……異鼎，指鼎之有翼者言之。」按：查撫續二七五版，作冊大方鼎銘文拓

片及周原甲骨摹本，發現「異鼎」二字十分靠近，尤其是撫續二七五和周原甲骨摹本，兩字几

乎成了一個字。例如「異鼎」為一字的話，這「異鼎」應當是「廣韻」的「翼」，為大鼎名。至于這種

鼎的形制，是否如同于省多所說：「外部有幾道突出的高棱，好像鳥翼，故典籍稱之為翼……」

因為至今未見有类似于氏所描述的鼎形而銘文自稱「異鼎」的例子可供印證，所以于說並不能肯

定。同時除了鼎之外，其他如尊、簋、尊等，其器物上也有高起的尖棱，……這些器物的銘文

上並未見自稱「翼」或「翼尊」、「翼簋」。如果我們從另一途徑來考慮，或許有其他的答案更

胜于于說：撫續二七五，作冊大鼎銘文及周原甲骨的三個「異鼎」字，仔細觀察其字形有令人驚

異的共同特征：圓腹形鼎，足上有稜突出，尤其是周原卜骨上的「異鼎」最為傳神，假設這些文

字有寫實的意味在其中的話，商周彝器通考下冊圖十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及上冊頁二

九一的「異」鼎形像摹本，最合于上述文字「異鼎」的特征，極為巧合的是：其中圖三三及「異」鼎

的鼎足都作鳥形，鳥翼也十分清楚，或許這類特殊造形的鼎才稱「異鼎」，這些形制的鼎據商周

彝器通考斷代，俱在商代，時代也与卜辭「異鼎」所處的时代相合。至于郭氏所言「異鼎」為「祀

鼎」，周代金文中也有這種例子：

「王易小臣告渴賚五年，告用作其大子乙家祀尊。」

「

(三代三·五三，小臣告

鼎銘文)

金文既有「祀尊」的例子，自然「異鼎」釋為「祀鼎」也說的通。但是要「異鼎」分開為二字的條件下，方才合適。筆者個人認為「異鼎」為一字乃是鼎名的可能較大，目前这三个例证仍嫌不足，將本证据增多后，或许能有更清楚的答案。「說「異」兼釋「異」」並見諸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五七——五五八頁。

### 鍾柏生

「一、在第一期卜辭中：曰帝異曰曰先王異曰或與天象、疾病有关的卜辭，曰異用為動詞，有曰疑怪曰之義；另外卜問疾病的曰王曰異曰，為曰變異曰曰變化曰之意；……

二、在第三、四期中，曰異曰下列几种用法和意义：

（一）在田猎卜辭中，曰王異曰或曰異曰也用作動詞，其意义与「祀」相同，这是狩猎为的一种祭祀。

（二）曰豳異曰的曰異曰也是動詞，其意义与「祀」相同，曰豳異曰是曰用豳以祭曰的意思。

（三）在与军事有关的卜辭曰自人生異曰，曰生異曰是曰生異心曰，異在此為名詞。……

（四）用作名詞為地名。

（五）例证太少而难以断定的为：例（54）的曰新異鼎曰和例（64）的曰羽異佳其亡矢敗曰的異。——（說「異」兼釋「異」並見諸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五六〇——五六一页）

### 饒宗頤

「曰庚戌卜，爭貞：不其雨。」「帝」與「異」……（續編四·二一·七）按異讀為翼。孟鼎：「古天翼臨女。」逸周書程典訓：「慎下必翼上。」翼與翔同。——（通考三四九葉）

### 李孝定

「甲骨文中異字多見，其字作𠩺（殷虛書契前編五卷三八叶六片）𠩺（同上七片）𠩺（殷虛文字甲編三九四片）𠩺（同上二七三〇片）……異字古文，大抵象一人头上戴物，高举两手扶翼之形，上从𠩺，即許書曰東楚名岳曰𠩺之𠩺，或省變作田，仍是𠩺字（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由謂𠩺即由字，其說極是）……上从𠩺，𠩺下之短橫画，乃象負戴器，即說文之𠩺（金文之𠩺，乃圓形容器之名，負戴器為環狀物，與𠩺相類，當即由此得名）。許書云：曰𠩺，橫𠩺，負戴器也。曰亦即漢書之宴菽，漢書東方朔傳：曰是宴菽也。曰𠩺狀如環，側視之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头者，則以宴菽荐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曰𠩺狀如環，側視之則作曰一曰矣。下从𠩺，正象人首戴𠩺，下承以𠩺，兩手翼之之形。𠩺，出屬，為液体容器，

戴之於首，必兩手翼之，今多曲之人，取水戴物，犹有用此法者。孟子云：「碩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為戴之本又，而戴則異之後起用又字也。一戴異古音同部，然則謂戴為異之後起字亦元不可也。：：：字在卜辭多用為日其明日之昱，辭云：「日口口口」，韋貞：異弗口：口（前五·三八·六一）曰壬王異口孟田弗口：口（甲編三九四）曰王異戎其射在野畧？口（甲編三六三六）：：：凡此皆用為明日之義，蓋此又古无正字，卜辭多假羽差翌為之，上举諸例又假異為之，卜典則多用翼，至卜辭之明，从日羽聲，說文之昱，从日立聲，則為較後起之明（昱）日字，然犹本字与借字兼行也。：：：（說異，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冊四三五至四三、頁一）

李孝定「說文」異分也从廿从界界予也。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異是也。王氏釋戴就篆文觀點言之固誤，然異戴古本同義，或竟是一字，是則就古文觀點言之固不誤也。葉氏謂異象人捧頭如鬼狀可驚異也，蓋誤以怪異為異之本義，又誤以異之古文所以：口留為鬼頭：口由：口，故有此說耳。丁氏說異翼翌通段之故是已，然謂金文與異為一字，亦非。異字乃象人首戴留之形，維王說國當解云：「異戴也，象人首戴留之形，从口从戴，大信云：从留，留亦聲。」清申論之。

（一）異戴二字說文之音訓 許書同部之字其字義每多相近，从属字與部首同其義尤必有闕連。異在許書為部首，說解已見上列。而部中从属者祇一戴字，解云：「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戔聲。」福文戴：戴字經傳相承，通話皆為增多或加於上，未嘗有分物之義。段注戴下云：「釋訓曰：『綦綦，戴也。』」毛傳云：「綦，盛兒，綦，盛飾，是皆謂加多也。」引申之，凡加於上皆曰戴，如「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確」是也。又與戴通用，言其上曰戴，言其下曰戴也。釋山或本「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確」，謂石戴於土，土戴於石，則與毛傳不異也。戴下段注云：「戔聲，戔聲同在一部，蓋非从戔也。」王炳說文句讀戴下云：「篇案經典戴字有增益義無分物義者，此義由異字得之，異字則由界字得之也，勿泥。」林義光說源云：「說文云：『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戔聲。』」按此義經傳無用者，戴相承訓為頭戴物，當即本義。戔異皆聲也。異聲轉為戴猶戔轉為代，台轉為殆矣。凡上所引，皆以明戴無分物義，而許說云：「者，蓋由異字得之，異則由界字得之，王說是也。」然古文異字實非从从从界，許以分訓異乃就篆體為言，實非翔也。然則異之翔義果何若乎？曰當於戴字之翔誼求之。林氏文源以頭戴物為戴之本誼，其說是也。下說異是則異之本義亦當為頭戴物，戴下當解云：「戴異也。从異，戔聲。」戴林說得是也。異為二字實應互為轉注也。

（二）金文中異字之結構與辭例 小篆異作異，許說為从从从界，置从於界字之間實有乖文字



268



(四) 經籍中異字相承之訓詁 由上(二)(三)兩節已明異字之字形乃象人首戴留，其本義當為戴。卜

訓詁則胥由分也。一義所引申，去戴也。一義彌遠。然分亦由戴義所引申。

不敢為異事  
曰，注  
異猶他  
也  
曰，此  
義別  
異  
樂記  
曰  
禮者為異  
曰，注  
異謂別  
貴賤也  
曰，此  
義分別  
周禮鄉士  
曰辨

異  
 國  
 秦  
 秦  
 此  
 異  
 故  
 注  
 異  
 怪  
 孟子  
 王  
 無  
 異  
 於  
 百  
 姓  
 以  
 王  
 無  
 愛  
 也  
 注  
 異  
 怪

（五）韻文以異得聲諸字之字義及其在經籍中相承之訓詁由上節可知往籍中異字之訓詁除滿

其本義既湮，引伸義專行之，後其本義反部分保留於從之得聲諸字之中，亦

六) 由載之肌  
古求其太  
幾  
危  
比  
不  
勿  
子  
曾  
益  
凡  
或  
比  
幾  
危  
事  
口  
兵  
月  
之  
而  
共  
其  
人  
上  
上  
力  
力

抱戴  
在  
上  
戴  
國  
戴  
武  
王  
晉  
而  
民  
不  
臣  
共  
上  
天  
主  
在  
二

高傳可  
垂髮戴白  
注云  
戴白父老也  
廣雅釋鳥曰  
戴鳥戴任戴  
勞之亦在上  
義曰鳥鳥茂  
焉

短，青色，毛冠俱有文焉，按此為鷩頭有文如瓦，勝飾物名，效名戴勝也。此者幾句由頭上戴物所

引申。又周語：「翼其上也。」與晉語：「民不能戴其上。」辭例全同，雖彼訓「戴」而此訓「奉」，其實一也。左昭九年傳：「翼戴天子而加以共。」翼戴連文可證。而翼實異之假借字，說見上足證異戴二字實當互為轉注也。

(七) 結語 綜上所論，異字實象人首戴留之形，其本義當訓戴。凡金文及經傳中訓教、訓奉、訓助、訓佐、訓輔、訓承、翼，並異之假借字而戴之引申義也。至許書訓異為分，亦由戴義所孳衍。經傳中訓異為別、為殊、為怪、為非常，則分義之餘緒也。以異之別、殊、怪、非常，假借字之翼專行，許君遂以分為異之本義。猶幸許書以異戴同部，吾人尚可由二字之關係以上溯其初值，更幸而有金文異字之用為翼教，翼佐諸值，得證經傳翼字之用為翼教，翼佐諸義者皆為異之通假，復由甲金文異字之形體以明其初形，更證以說文從異得聲諸字之訓詁以徵異之訓戴之非誣，故異下當解云：「戴也。」象人首戴留之形。以大收以留，留亦聲。〇八〇八葉。

### 于省吾

「第三期甲金文有『新異鼎』（續二七五），上下文已殘。異鼎二字合文作

𠄎，甲金文編入于附錄。周初器作冊大方鼎的「公來錫武王成王異鼎」，異鼎二字作𠄎，

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〇云：「翻誤，當作翬，音房。亦雅云，附耳外謂之

錢，款足謂之翬。」說文兩字段注：「翬者翬之假借字，翼者錢之假借。九鼎款足者三，附耳

于外者六也。」按舊說翬為款足是對的。

甲金文新異鼎之異應讀作翼。古文字有異元翼，以異為翼，翼為異的後起字。孟鼎的「故

天異臨子」，異臨子應該讀作翼。詳墨子新証。號叔鍾的「严在上，異在下」，詩六月稱「有

严有翼」，可以互証。商和西周時代有花紋的各種彝器，外部往往有幾道突出的高棱，好像鳥

的羽翼，故典籍稱之為翼。圓鼎外部有的三翼，有的六翼，方鼎多作六翼，也有作四翼或八翼

者。今俗稱翼為「肘子」。總之，作冊大方鼎之稱異鼎，指鼎之有翼者言之，甲金文的新異鼎

指新鑄有翼的鼎言之。這是由于得到實物的檢証而知之。〇（甲金文字釋林新異鼎二一五頁

至二一七頁）

### 于省吾

「第一期甲金文稱：「貞，王囙翼，其疾不能。」（六八一）翼字作𠄎，旧

不識。又第一期甲金文有「于磻」（四一二一）二字，文已殘缺。磻字作𠄎，旧也不知其从

石从冀。冀字，商器冀簋作𠄎，周器令鼎作𠄎。又商器單翼簋的冀字作𠄎，殷虛書契（二之一）

和金文編均誤釋為異。又上引商器冀字上部已變作留。這和甲金文田字也作留，實字中从田也

作留，其例正同。說文據已訛的小篆釋為：「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既誤以為从北，又

割裂独体字为形声字。前引甲骨文的王𠩺翼，又不可解，存以待考。至于其广不龍之龍，应读为窕。言其疾病不为鬼神所窕佑。总之，甲骨文翼与从翼之字各只一見，均为翼之初文。虽其造字本又还不可知，但冀字上部演变的特点，和商周金文以及甲骨文其它文字偏旁相印证，是无有不符的。——（甲骨文字释林释冀）

常正光 曰 巳 就是 曰 祀 的 初形，训为祭，这还可以从 曰 巳 字的形体结构上找到根据。原来 曰 巳 字乃是 曰 翼 字的省形，这种看法乍提出来也许使人不容易接受，但是经过剖析之后，人们便会发现说文曰 翼，祀，或从翼，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段玉裁在说文这一条下注为 曰 古文 巳 声 翼 声 同 在一部，故翼形而同字也。……这两个字古音同属喻纽，之部与职部二韵也是相通的，今音对喻纽与审纽字虽有差别而古音则是相同，这正如 似 以 今读虽不同，而古音则同，易明矣。……说文王以之 曰 释文作 曰 文王 似 之 曰 ；说文 似 一 从 吕 以 一 声，尔雅释诂 曰 弛，易也，以 易 声 训 弛。此外在字义方面，从 卜 辞 中 可以 得到 充分 的 例 证。…… 卜 辞 中 的 曰 翼 曰 字 作 曰 翼 曰 以 易 声 训 弛。此 外 在 字 义 方 面，从 卜 辞 中 可以 得到 充分 的 例 证。…… 如 下：

辛巳卜彭贞：翌日壬王翼，其田𠩺湄日亡𠩺？  
壬王翼，孟田𠩺。  
王翼，田亡大雨。  
贞，王翼。  
王翼。

佚二七七  
甲三九四  
人一九八九  
文六〇五  
佚四〇八

曰翼 曰 字 在 卜 辞 中 或 作 曰 翼 曰 形 如 下：  
庚戌卜夫贞：不其雨，帝（禘）翼。  
□申卜贞：翼，佳其不雨。  
丙子卜贞：父乙翼，佳𠩺王。

续四·三·七  
前六·五六·七  
乙七七〇五

在以上述例句为代表的卜辞中，曰翼 曰 都应该读为 曰 祀 曰 翼，特别是根据同版对贞卜辞更可得确证。如在甲编第三九一五号龟版中，其上一卜为 曰 甲子狄贞：王翼，其田亡𠩺？ 而其左侧则为 曰 甲子狄贞：王勿已，田： 曰 充分说明了卜辞中的 曰 翼 曰 与 曰 巳 只是字形有异，而其声与义则是完全相同的。

固已明言翌日亡矣，如下翼字六解为明日，语义未免重复。然则此辞王翼之翼或有别解，盖尝以读通一些卜辞的。只是在遇到上举 曰 贞：翌日亡，王翼 曰 一条时，便不能不承认 曰 王翼之前

的。

一字一样……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号五三至六一页）

「甲骨卜辞里的「異」字（以下写作「异」）有一种特殊的用法，本文想对这法性质和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推测。

这种<sup>日</sup>异<sup>日</sup>字常常出现在<sup>日</sup>其<sup>日</sup>字之前：

(1) 丁丑卜狄貞：其用茲卜，異其涉貳同。

貞：不同涉。

甲三九一六

(2) 癸丑卜彭貞：異其又（有？）于室。

京津四三〇七

(3) 癸亥卜貞：于寔（？）。

甲二五五七

(4) 甲子卜狄貞：異其又于田。

甲三九一五

(5) 甲子卜狄貞：王勿已田。

佚二七七

(6) 辛丑卜彭貞：翌日壬王異其田（地名）。

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簡稱曰屯南）

(7) 丁丑卜：翌日戊王異其田，弗每，亡災，不雨。

辛王弱（勿）田，其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以下簡稱曰人文）

(8) 王異其田，亡大雨。

屯南二三四一

(9) 王王異田（其省）孟田，弗（每）。

弱省，其每。

甲三九四

(10) 其御羌方口人，羌方異其大出。

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以下簡稱曰安明）二二三

(11) 貞：王固異其疾，不。

貞：弗疾，固。

乙六八一九

(12) 庚寅卜：在韦次师人生，異其腹（？）

唯有孽。

人文二一四一

有时也

出現在「唯」字之前：

庚申卜貞：異唯其不雨。

前六、五六、七

戊戌貞：羽（人名）也可能應釋曰「彗」，異唯其亡界启。

殷虛卜辭后編二五五八

丙子卜寔貞：父乙異唯敷王。

乙七七五十七七〇六（丙三五五六）

「貞」：父乙不異（唯）敷王。

前五、三八、六

□□「卜」韦貞：異唯□

庫一三四

□雨，帝異□（唯）降兹邑田（忧）。

續四、二一、七

庚戌「卜」爭貞：不其雨，帝異□

唯「字」。(18)与(17)文例相类，「異」

(17) 异字之后一字大部残缺，从剩下的一点残划来看，应该是「唯」字。

字后面原来大概也有「唯」字。

要读通上引这些卜辞，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办法是把「异」字看成是用作谓语的「其」用，

并在「异」字读断。日本学者见塚茂树、伊藤道治就曾采取这种办法，把上引小读为：「其用。」

兹卜异，其涉兕同。把「(4)和」读为：「王异，其田」，并说「王异」是王再一次占卜的意

思。不过这样来解释上引卜辞，文义并不顺畅。尤其是对「(10)、(15)、(17)、(18)等辞来说，这种解释

完全不适用。此外，把「异」字解释为再一次占，在训诂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位日本学者岛邦男把「(17)、(18)两条卜辞里的「异」字解释为「降祸」，在训诂上同样也是没有根据

的。异其田「一类卜辞完全不适用，而且把「异」字解释为「降祸」，在训诂上同样也是没有根据

的。

总之，从过去的研究看来，把这种「异」字看成或用作谓语的实词，并在「异」字后头读

断的办法是有困难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换一种办法，假设「异」字是属于下为句的，看看这

样做是否有助于把此类卜辞读通。上文引用的卜辞就是按照这种假设标点的。

语气副词「(12)渚」的「异」字在句子里占据的语法位置相同，都在主语之后（如果有主语的活），

一、表示称说意义的动词「(12)渚」的「异」字在句子里占据的语法位置相同，都在主语之后（如果有主语的活），

丙午卜疑贞：卜竹曰其出于丁宰：：：：：河五一九

辛未贞：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在祭。河五一九

在这类卜辞里，「其」：：：：：在语法上是「(12)渚」的宾语，在意义上是所称说的内容。

二、时间词，例如：今日癸其雨。

甲其雨。粹七六一

当句子里另有主语的时候，时间词通常置于主语之前。例如：

戊王其田「(地名)」，不遘雨。佚六二

己酉卜宾贞：今日王其步「见雨」，亡灾。一月。续六·一〇·四

三、否定词「不」，例如：弗「等」。例如：

贞：不其受黍年。前三·三〇·二

车「人名」不其以十朋。京津一〇〇二

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妇姪子。前一·二五·三

贞：翌戊申毋其星「晴」。前一·二

作有元之「无」用的「亡」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作有元之「无」用的「亡」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作有元之「无」用的「亡」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作有元之「无」用的「亡」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自乙至丁有大雨。

「自乙至」丁亡「无」其大雨。

己酉卜殷貞：危「？」方其出田。

己酉卜殷貞：危方亡「无」其田。五月。

四、唯「和」允「两个虚词」。例如：

己丑卜疑貞：唯其有田。续五·二八·二三

貞：帝唯其终兹邑。殷墟文字丙编七六

貞：允其入。乙六·四九

貞：或「人名」允其来。乙六六六八

「异」字显然不是表示称说意义的动词，也不可能是时间词。「(15) 两辞「王」字前边已有时

间词，后边不应再出现时间词。」由于「异」其「：」往往跟包含「不、弗、勿、弱」的否定句

对貞，所以「异」也不会是否定词。从以下列举的种种迹象看，「异」的语法性质实在跟「唯」

和「允」十分接近。

第一，「异」常常在语气副词「其」前边出现，「唯」和「允」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这一点上文已经说过了。

第二，「异」字有时在时间词前边出现，例如：

(19) 王异戊其射在穆兒，擒。

弗擒。甲三六三六

(20) 「王」异戊其射在穆兒，擒。

「唯」字也常常出现在这个位置上，例如：

庚辰卜「一」身人名「：」唯辛巳其雨。雨小。

王固「一」身人名「：」其得，唯庚。其唯丙其齿。

我们没有见到「允」字置于时间词前边的例子，不过它可以出现在其它体词之前。例如：

「申」卜：王焚，允大甲降。甲綴九

古书里也有这种例子：

允王维后。同上

允王保之。同上

第三，「异」字前边可以有否定词「不」，如上引(15)。「唯」和「允」前边也都可以加否

定词「不」：

貞：不唯盍。

前六·四二·六



癸未卜宾贞：兹寔（？）不唯降日。（乙綴一二六（丙六〇））

貞：不允涉。……后：下三五九  
貞：舌方不允出。……一六一六

第四，𠄎字后边可以接唯字，如上引（13）——（18）诸例。𠄎字后边也可以接𠄎字：

允唯焚。 甲七九九

貞：允唯殛。 存下二八四

总之，卜辞里的这种𠄎字，应该是语法性质跟唯、𠄎很相近的一个虚词。这种𠄎字在西周铜器铭文和典籍里也是有反映的。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铭说：

𠄎古（故）一天异临子，法保先王，口有四方。

这个𠄎字过去多读为辅翼之翼。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我们讨论的见于卜辞的𠄎字。

临子𠄎和法保是临而子之的意思，𠄎字跟临一样，也是动词。下文的𠄎先王是

多方𠄎天惟界矜尔𠄎里的𠄎字（𠄎字放在谓语的头上，作用跟尚书大诰“天惟丧殷”

尚书大诰）很相似。

翼其肯曰：

（22）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

「厥考翼其肯曰」的「翼」字，旧无确解。有人训为「敬」，有些人把「考」、「翼」两个字

连起来讲，这些说法都十分牵强。只有杨筠如《尚书覈诂》以为「翼」是虚词，最为有见。不过他

把「翼」读为「抑」却是靠不住的，「翼」、「抑」古音相去甚远，无由通假。「翼」从「异」

得声，二字古通。就叔旅钟，严在上异在下，的「异」就是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的「翼」。

卜辞「异其」连文之辞都是问句，大诰「厥考翼其肯曰」也是一个反问句，足见「翼其」、「异

其」是一语的异写。大诰还有一处「翼」字也应该读为卜辞「异」字：

（23）今兹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宁（文）武图功。

「今兹今翼日」应读为「予有吾先生读为「今春今翌日」。这个「翼」字跟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

我们要说的是后一个「翼」字。

以前讲大诰的人都把「翼」字看成动词，把「予」字看成前置的宾语，认为「民献有十夫

予翼」就是「有民献十夫翼予」的意思。这种分析显然不合先秦汉语语法。其实这个「翼」字

也应该读为卜辞「异」字。「予翼以于牧宁武图功」的「以」字后头本来应该有宾语，「民献十

夫」，现在承上文「民献有十夫」一句省略了。大诰下文说「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以「」字后头有宾语「尔庶邦」。要是撇开「以」字后头宾语出现不出一点不论，这两句治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只是一句用「翼」，一句用「惟」。比较这两句治，不仅可以看出这个「翼」字跟「惟」的「异」相当，而且还说明「异」和「惟」的语法性质确实是十分接近的。

逸周书世俘是一篇可信的周初文献。篇中也有两个语法性质跟「惟」很接近的「翼」字：

(24) 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

(25)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

把「武王乃翼矢珪矢宪」一孔晁注：「矢，陈也」跟同篇的「王矢琰秉黄钺执戈」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把「翼」看作虚词是合理的。孙诒让周书斟补说世俘篇「前后三云冲子，似皆祝辞」。

上引(25)的「翼予冲子」是其中的一次，其余两次都称「维予冲子」，「维」，「惟」，「唯」，「古通」。

武王朝至燎于周，维予冲子，绥文。

于誓社曰：维予冲子，绥文考至于冲子。

所以逸周书里的这两个「翼」字，大概也都应该读为「维」字。

我们现在来讨论先秦古籍里跟「维」字有密切关系的虚词「式」。虚词「式」在诗经里出现得最频繁（绝大多数见于大小雅）。丁声树先生诗经「式」字说已经把全部例子都举出来了。这里摘引几条以示例：

- (26)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小雅斯干
- (27) 式夷式已，无小人殆。  
小雅节南山
- (28) 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大雅瞻卬
- (29) 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小雅车辇
- (30)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  
小雅鹿鸣
- (31) 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鲁颂泮水
- (32) 莫肯下遗，式居娄骄。  
小雅角弓
- (33) 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大雅荡
- (34) 庶曰式臧，復出为恶。  
小雅雨无正

又左传昭公十二年引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所作祈招之诗曰：

(35) 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下面再举尚书和逸周书里的例子：

(36)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盘庚下

(37)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梓材

(38)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 召诰

(39) 呜呼！笃棗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君奭

(40)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

多方

(41) 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 立政

(42) 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 逸周书祭公

(43) 式皇敬哉。 逸周书成开

又墨子非命引逸书仲虺之告：

(44) 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殛师。 非命中

(45) 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憎），用殛（丧）厥师。 非命下

帝式是恶，或作「憎」，是「是」，是前置宾语，「式」也应是虚词。

古书里的虚词，式在西周铜器铭文里写作「弋」，例如：

(46) 我曰：呜呼！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休则尚（常），安永宕乃子戒心，安永衺

其身： 弋方鼎，文物一九七八年六期五八页

(46) 刺祖文考弋竈（义与「休」，「赐」近）受（授）墙黼福： 墙盘，文物一九七

八年三期一四页

(47) 曰：弋尚俾处厥邑，田一厥田： 曰：弋唯朕「禾」是「饗」。 智鼎

(48) 汝亦既以辞从誓，弋可。 倬噩，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四二页

(49) 以君氏令曰：余老止公什庸土田多沫，弋伯氏从许。公宕其参，汝则宕其貳。公宕其貳，汝则宕其一。 召伯虎簋一

过去有人把此类「弋」字读为「必」，这个说法无论从文字学或古音学的观点看，都是站

不住的。「式」和「弋」古音相近（「式」从「弋」声）。诗书里的虚词，「式」和金文里的虚

词「弋」，不但在句子里占有相似的语法位置，而且都常常用作「劝令之词」（「洋后」），二者

无疑是同一词的异写。

「式」和「弋」异，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语音上看，「式」从「弋」得声，

而「弋」和「翼」同音（据广韵），「弋」为「翼」字古文。从语法性质上看，「式」和「弋」和

「异」翼「在句子里的位置相同」，主要都出现在谓语里主要动词前面，有时还出现在体词

（名词、时间词、人称代词）当头的动词性结构（包括宾语前置的动宾结构）之前（「异」翼「

的例子见（19）、（20），「式」弋「的例子见（44）、（49）」，此外，「异」字常常跟否定词对言（见（

(1)、(4)、(7)、(9)、(11)、(32)、(36)。从这种现象看来，很可能「式」字也常常跟否定词对言（见(26)、(27)、(28)、(32)、(36)）。从这种写法实际上代表同一词，至少也可以说「式」和「翼」代表一对语法性质十分接近的亲属词。

以上着重讨论了「翼」和「式」的语法性质，现在我们来研究它们的意义。

丁声树先生在《诗经式字说》（以下简称丁文）里，指出《诗经》「式」字常常与「无」（毋）对言，由此推断「式」是「劝令」之词（四八七页）。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丁文已经说明《诗经》里的虚词「式」大部分可以理解为劝令之词。我们举出铜器铭文里的「弋」和尚书等古籍里的「式」，也有很多可以理解为劝令之词。如(45)、(46)是作器者请求先祖保佑之辞，(47)是作器者对打败官司的对方提出的要求，(48)是主持诉讼的大臣对败诉者的判辞，(49)是君氏对伯氏的要求，这几段铭文里的「弋」都可以理解为劝令之词（但(48)「弋」可「之」可「」的确切含义尚待研究）。(36)是盘庚告戒群臣之语，「式」与「无」对言，跟丁文所举《诗经》中「式」字用作劝令之词的典型句式相合。(41)是周公命司寇苏公之语，「式」的劝令语气也很明显。(37)、(38)的「式」字如果当作劝令之词理解，也都说得过去。(43)的「式」字，丁文也认为劝令之词（四九二页）。

不过「式」表示劝令意义的说法并不能解释全部有关资料。

前面已经指出，虚词「翼」和「式」很可能是一词的异写。然而卜辞和大盂鼎的「翼」以及古书里的「翼」，却都显然不能当劝令之词讲。

撇开「翼」，就「式」字本身来看，问题仍然存在。丁先生自己也承认，《诗经》「式」亦有用近语词，不类劝令者，而且数量并不是很少。前面所引的(32)、(33)、(34)，就是丁文已经指出的例外（参看丁文四九二—四九三页）。上文所举尚书等古籍里的「式」，也有一些不能解释为劝令之词。例如(39)、(40)、(42)、(44)等例说的是过去的事，其中的「式」字都没有劝令的意思。所以对「式」和「翼」的意义，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丁先生在研究《诗经》「式」字意义的时候，是根据与「式」字对举的「无」字意义来推断「式」字意义的。由于「无」(毋)是禁止之词，所以反过来可以推断「式」是劝令之词。在虚词意义的研究上，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我们现在要对「式」和「翼」的意义作进一步研究，还得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上文讨论卜辞「翼」字的时候，曾指出此类「翼」字跟「唯」字的语法作用十分接近。不过「翼」和「唯」既然不是同一个词，当然总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到的区别之一是跟它们相对的否定词不同。「唯」字经常跟「非」或「匪」对言。例如：

庚辰貞：日有戡，非因（忱？）「唯若」。

粹五五

尚書康誥

同上

班簋 (周穆王时铜器)

詩小雅小旻

卜辭

只  
踴  
无  
L

三

一 帶 是 对

来流 前

人來不覺

在卜問因

防突

列如卜辛

卜 倅 作 万 万

对言的例子

字兼有表示

一 同涉兇手

異其大出

(19) 王昇戊

其他各条

表示及诂

写法很可能

跟  
、  
异  
、  
翼

勸令者

減，覆出為

王改而為善

(50) 予将试以汝迁。 盘庚中

此句篇中两见。盘庚迁都的决心非常坚决，这个「试」字显然不能当尝试讲。伪孔传把「试」字训为「用」，跟文义也不切合。这个「试」字应该是「式」的假借字，也可以说是「式」字之讹，在这里应当「将要」讲，用法跟大诰「予翼以于救文武图功」的「翼」字十分相似。及过来说，「异」字也应该可以表示劝令。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例证是因为卜辞里根本就没有没有劝令语气的句子。这是由卜辞的性质决定的。

综上所述，「异」翼「式」弋「可以表示可能、意愿、劝令等意义。这些看起来不同的意义实际上是相通的。英语的「to」用在第二人称「you」的后头时，却不表示意愿而表示命令，也就是「文」所谓的「劝令」。现代汉语的助动词「要」，情形也类似。它可以表示意愿（要喝水）可以表示将要发生的事（要下雨了），也可以表示劝令（你要小心）。同样，凡是「式」字表示劝令的句子，主语「不」是实际出现的或是省略了的「都指听话的人（有时是假设的人或鬼神）」。

根据以上所论，我们可以把「异」翼「式」弋「跟「唯」字以及跟「不」、「弗」、「勿」、「无」等否定词的关系列为下表：

肯定	否定	可能或意愿	
		可能(会)/将(要)(翼)/劝令(要)	异(翼)
唯	不	可能(会)	异(翼)
唯	弗	可能(会)	异(翼)
唯	勿	可能(会)	异(翼)
唯	无	可能(会)	异(翼)

上文曾经指出，有些用「式」字的句子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异」翼「也有这样的用例，如「引」和「弋」。这些「式」弋「和「异」翼「不能理解为劝令之词，也不能理解为表示可能或意愿的词。关于这一类用例，我们到现在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把「引」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引」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和「小雅节南山，乱靡有定，式月」俞樾读为「引」斯生」等句里的「式」字训为「乃」，「八〇〇页」，「上引」，「故天异临子」，「引」我式克至于今」，「引」天惟式教我用休」，「引」式用休」，「引」帝式是恶」等句里的「异」和「式」，似乎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考虑到「式」弋「和「异」翼「的其他用法，我们与其说它相当于古汉语的「乃」，还不如说它更像现代汉语的「就」。因为「就」既能用于已经发生的事，也能用于将要发生的事。

此外，在丁文所举诗经中不能用劝令之间来解释的「式」字用例里，有一些我们现在也解释不了，例如「式微式微，胡不归」(抑风式微)、「维此民人，作为式穀」(大雅桑柔)等。

在以上的讨论里，我们一直假定「异」翼「和」式「弋」是同一个词的异写。事实上它们的语法性质多少有些区别。最明显的是卜辞「异」字常常在虚词「其」前头出现，「大造也有翼其」之语，但是「式」弋「没有这样的用例」；「异」字可以受否定词「不」限制，「式」弋「也没有这样的用例」。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异」翼「和」式「弋」主要出现在商代和商周之际的语言资料里，「式」弋「则出现在周代的语言资料里」。盘庚有「式」字，但是现代学者公认盘庚是经过周代人改写的。「这样看来，「异」翼「和」式「弋」也有可能是一词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

上文例(4)包含一对正反对贞的卜辞。反面卜辞里跟正面卜辞的「王异其田」相对应的文字是「王勿已田」。我们打算在这里附带讨论一下「勿已」之「已」的意义。甲骨文中否定词「勿」也写作「弔」，包含「弔已」的卜辞是很常见的，例如：

(51) 癸卯卜狄贞：其兄(祝?)。  
癸卯卜狄贞：弔已兄。  
甲三九一五

(52) 其哉日。  
弔已哉日。  
前四·四·四

(53) 其用。  
弔已用。  
屯南二二一九

(54) 其率，王受祐。  
弔已率于之，若。  
粹三三五

(55) 其告诉祖辛，王受祐。  
弔已告诉祖辛。  
屯南六五六

(56) 其御。  
弔已御。  
佚九〇八

(57) 兄一牛。  
弔已兄。  
粹五四六

(58) 丁巳卜：王。  
弔已。王。  
粹一八〇

王其隳戌受人惠(义近于「唯」)蜜土人，有灾。



甲骨学者往往把卜辞的「已」字读为「祀」，但是上面这些卜辞里的「已」却不能读为「祀」。在正反对的卜辞里，如果反面卜辞说「弱祀」，正面卜辞就应该说「祀」。但是在上引对贞卜辞里，「已」字却只见于反面卜辞里的否定词之后，从来不在正面卜辞里出现。看来这种「已」字应该是一个意义比较虚的词。

《诗·唐风·蟋蟀》首章至三章都有「无已大康」的话：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首章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次章

无已大康，职思其忧。三章

丁声树先生认为《诗》中「职」字与「式」通（丁文四九一页），合于诗义。上引卜辞例（4）以「异」与「勿已」对言，「蟋蟀」以「职」与「无已」对言。「已」和「已」古本一字，卜辞「勿已」、「弱已」的「已」和「蟋蟀」「无已」的「已」可能是同一个词。

《蟋蟀》毛传训「已」为「甚」是靠不住的。「已」和「异」古音相近。它们之间的关系跟卜辞常见的虚词「惠」（原作「虫」）和「唯」的关系很相似。「惠」和「唯」音义都很接近。但是「唯」常常在「勿」后面出现，「惠」却从来不在「勿」后面出现。在武丁时代甲骨文中屡见正面卜辞用「惠」、反面卜辞用「勿唯」的例子。这跟「勿」后面总是用「已」不用「异」的情形是平行的。所以「已」应该是意义跟「异」很接近的一个虚词。「惠、唯」，「异、已」这种音义都极为接近的成对虚词的存在，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另作研究的問題。

有些反面卜辞除「勿已」或「弱已」外别无他语，例如：

(59) 贞：勿已。 甲二六九五—甲二八九六有同样卜辞。

(60) 王其田，其告妣辛，王受又。

弱已。 存·下七六九

(61) 其来于囿，其兄。

弱已。 粹三三〇

在卜辞里，前头加否定词的「其」、「唯」等虚词后面，有时也没有别的词语，例如：

贞：邑来告。

贞：邑不其。

铁二五六·二

贞：昵弗其。

昵得。

前一·五二·一

贞：不唯

前三·二四·七

貞：重賄令。

勿唯。

前六、三三、一

弱唯。

持、下八五。

所以「勿已」、「弱已」之后没有别的词语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已」是实词而不是虚词。

前面已经引用的，包含「勿已」、「弱已」之语的卜辞，其时代没有早过第三期（康辛、

康丁一的。在第一期（武丁）卜辞里，也有出现在「勿」字之后的「已」字，但是就句子较完

整的例子来看，「已」却不象是虚词。例如：

(62) 癸酉卜王貞：余勿已我口，惠之用。 珠二七七

(63) □□「卜」殼貞：我勿已其乍帝降不若。 粹一一三

(62)的「我口」是名词性结构，「已」应该是以「我口」为宾语的动词。(63)以「勿已」与「其已」

对貞，「已」也应该是动词，郭沫若把它读为「已罢」之「已」。有两条一期卜期，「勿已」

之后无他语：

(64) 王勿已。 京津九四三

(65) □貞：勿已。 燕六九六

它们跟上引三期以后的「勿已」是否同义有待研究。（燕六九六一辞「勿已」后面也许尚有缺

文）

上引(52)「弱已哉日」是五期卜辞。五期卜辞中还屡见「弱改」之语，用法与「弱已」相似。

例如：

(66) 丁亥卜在癸泉次貞：韦师寮妹□又寅，王其令寅，不每，克也王令。

弱改呼寅。 綴一八三

(67) 弱改其唯小臣□今，王弗每。 前四、二七、二

(68) 弱改。 前五、一〇、六

「改」字的左旁在甲骨文中里写作「已」，疑「弱改」与「弱已」是同语的异写。

丁声树先生在《诗经试字说》里批评前人对「式」字的解释说：

《诗经》「式」字之用为语词者，如「式相好笑」、「式夷式已」之类，毛传、郑笺及孔

氏正义率训为「用」，揆之文义，浩籍不安。清儒有作「乃」以此等「式」字悉为语助无义之词

：「窃谓训「式」为「用」，固扞格而难通；概云空言，亦浮泛而无当。（四八七页）

所言极为中肯。

清代学者研究古汉语虚词的成绩大大超越前代，但缺点也是很严重的。丁先生指出的就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在丁文的基础上对虚词「式」和「异」的意义作了一些探讨。凡所论列只能看作一种推测，我们不知道这些推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今后的研究有可能把我们的说法整个推翻。但是，无论如何，丁文那种努力探索古汉语虚词的确切的语法性质和意义的研究方向，则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一七三—一八八页）

頁）

考古所

「異：祭名。

說文祀之或体作裸，異殆即裸之初文。

《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一

常正光釋異參異字条下

徐中舒說參「」字条下。

按：甲骨文異字象人有戴物之形，實為「从異，𠂔聲」之「戴」之初文。後以用各有當，遂另作「𠂔」聲之戴以示區別。異字所从之「𠂔」或「田」，即「東楚名岳曰𠂔」之「𠂔」。李孝

定之說可信。說文凡从異之字，均由此而孳乳分化。

惟「辭」

「辭」兩形，用法當有區分。常用如「翼臨」之「翼」，其辭云：「不其雨，帝異」

（續四·二七·一合集一一九二一正）；「父乙異」一乙七七〇五合集二二七四正）此與大孟鼎「故天異臨子，法保先王」之「異」字用法全同，乃「翼佐」之義。

「異」之用法則為「王異其田」一甲三九一五合集三〇七五七）；「異其涉」一甲三九一六合

集三〇四三九），似指時間概念而言，但與「異」字用法又有所區別。「翌日」限於某一具體日期，如「翌日乙」，「翌日丁」之類；而「異」則未見有具體時限，蓋猶言「它日」，乃泛指。綜合「甲三九一五合集三〇七五七」同片諸其它辭例觀之，似有這種迹象。其詳仍有待於進一步之考察。



按：合集三〇三四七辭云：

「癸亥卜，彭貞，其左于突」似用為人名。



王襄

「疑異字」

「類纂存疑」第十第五十一葉下

葉玉森「前七第二頁一版」癸丑卜，戈貞，翼及（服）若方。辭中之翼象一大人抱子形，乃古梓字，卜辭段作倅，因悟叔父丁爵之叔，日釋八子，實即八倅。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當釋倅。予既釋早為倅，因悟叔父丁爵之叔，日釋八子，實即八倅。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八与分古声通。古即段八為分，日釋八子，實即八倅。說文：八，別也。象分別功也。又悟商器之「翼」，日釋析子孫，考解文作「𠂔」，八倅即分倅，因分倅而倅器，以彰榮典紀式从儿，再变为非，為非，省为日，卜，儿之形，乃全晦。諸家釋非為析，為齏形，一孫詒謀說一為殂形，几形一王國維說一為非，為斧辰形，一丁山氏說一皆非。至丁山氏謂「非」為齏形，一孫詒謀說一即翼字，郭沫若氏亦謂為古代國族之名号，且謂抱子形为天齏，即古之軒轅氏，則更誤會矣。（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第一。四頁）

丁山「翼」上文「翼」即保字，其下之「翼」作兩手端舉高与首齐形，当即翼敬，翼戴之本字。說文：翼，𠂔也。孔子在宗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趙述，翼如也。集解引孔注及皇疏皆曰：「翼如，端正也。」端正者，敬也。故詩文王有聲，以燕翼子。顧詩六月，有严有翼，周書：「慎下，必翼上。」周語：「翼其上也。」傳注皆曰：「翼，敬也。」降旅多福。翼敬字則共武之服，傳：「翼，敬也。」號旅鍾，严在上，翼在下，數，杜注：「翼，佐也。」孟鼎：「天作與，亦作翼。」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翼戴天子，而加之共。」杜注：「翼，佐也。」孟鼎：「天臨子，保法先王。」翼佐字亦作翼，羌伯敵：「乃祖克木先王，翼自它邦。」翼戴字亦作翼，與之與，不過头上微异耳。若以单父翼作「𠂔」，單伯鍾作「𠂔」，果卜倅作「𠂔」，策文作「𠂔」，在商从或口，后世易之為田者多矣。省翼作「𠂔」，此何足异？翼古亦作「𠂔」，說文：「𠂔，南方有比翼鳥焉。」釋文：「翼本作翼。」書：「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日乃翼。爾雅：「翼，南方有比翼鳥焉。」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日乃翼。爾雅：「翼，南方有比翼鳥焉。」王莽傳：「引作翼。」日，凡今尚書作翼者，古文率以翼字代之。凡古文尚書作翼者，其在文則从立作「𠂔」（孟鼎），或省为「𠂔」（宰執角），其在卜倅，則或从立作「𠂔」，或从日作「𠂔」，或省之作「𠂔」，月，月諸形，用之為字与「𠂔」（憲商二二卷一六頁）乙爵一卜之「𠂔」无异也。月之為字与「𠂔」同上，一八卷八頁）左之「𠂔」亦无疑也。然則「𠂔」亦「𠂔」之省形，「𠂔」之別作也。用王國維謂

叢之初字，象毛髮叢之形。山謂即鳥翼之本字。說文曰：翼，羽也。羽，翼也。鳥，翼有左右，故左文一作翼。自周末文叢，以用音近叢，通假為髮叢，復借翼為羽翼字，而翼之本義失。秦漢以還，借翼為叢，同字復以羽於上，以為鳥被之專名，假借之為翼叢，輔翼而翼之本義失。是日之是，卜辭作明，从日用聲，其本字也。金文作翼，古文尚書作翼。改定尚書作翼，皆借字也。以古文尚書之互用証卜辭，金文之通假，以用翼之通假，証翼之為一字。謂翼即翼叢，翼叢之本字，此非臆必之詞，則卜辭翼字亦可斷即翼之初形。翼上為保，下為異，合而視之，當是以保異聲，即翼之古文矣。翼非以北也。保，北聲近，北亦然之有誤。翼，翼之專名，展轉省變，誤為北，始有翼字。翼非以北也。保，北聲近，北亦然之有誤。翼字作翼，蓋又因翼為形，以冀望為義。冀者殷周間諸侯，有國之名。左傳僖二年，晉將伐冀，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郛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杜注：冀，國名，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水經注：汾水又逕冀亭南，下引京瑒說亦曰：今河東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冀之立國，史無明文，以冀，冀一字考之卜辭云：貞，冀不其乎來。貞，冀不其乎來。為冀，冀殷時國名。L 一 同上。

郭沫若 金文之翼，翼等图形文字，均為古代民族之標識，即所謂图腾也。翼之一文，金文中有所種，省形。卜辭亦有此等字，如前六，二一之翼，前七，二一之翼，在全辭中均係人民或國族之名。此與金文為互証，則知余所謂族号之說，蓋信而有徵矣。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一——八頁

于省吾 翼字甲骨文習見，作翼或翼形（中間省去人头形，前引金文也有此例），旧或誤認為異。叶玉森誤釋為抱（集釋七二）。甲骨文編入于附录，续甲骨文編附录于子部。甲骨文稱：貞，翼不其乎來。前六，二一之翼，貞，翼氏（致）巫。一七六六一，貞，翼不其乎來。一八〇三，均以翼為人名。翼字象人正立兩手向上舉子之形。翼字从異，異均系古文舉字（詳下文）。甲骨文从異者有翼、冀、異等字。商器觚文有翼字，商器觚文亞字中有翼字，都是古文独体舉字之罕見者，金文編失舉。商器爵文有翼字（據一之說），三五一，上部漏摹子字（參殷文存下十七）。这样例子還有，不备列。說文：翼，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虎，異象形，其下足。錄，虞或以金虞聲，虞、

篆文虞省。段注渭錄曰：盖小篆，李斯所作也。又谓虞为隶字，不用小篆，而改省古文，后人所增也。按说文既误以虞为会意，又本末倒置，段注也不可据。其实，应以虞为正文，为篆文，虞为古文。即钟的虞字下从兴作𠂔，王午剑的虞字下从兴作𠂔，说文从兴作𠂔，乃小篆的变。兴为举之古文，举乃后起的代字。总之，虞字从虎，以示猛兽，从兴以示擎举。这正与钟鼓之柶、饰为猛兽之形相符。再就音读来说，兴与举双声（群纽古归见纽一叠韵），故释名释乐器谓曰：虞，举也，在旁举翼也。以音为训。以六书为例，则应释为：曰虞，钟鼓之柶也，饰为猛兽。从虎兴，兴亦声。系会意兼形声字。

甲骨文未见独体兴字，但从兴之字屡见。商代金文有兴字，乃古文举字之罕见者。兴为凡举之通称。兴为共的孳乳字，即举子的专字。商代金文的兴字，从月从声，自系共的孳乳字。由于兴字往往省作𠂔，以形声字省体的通例，省形符不省声符为准，则兴字之应读为举，是可肯定的。L（释兴 考古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三五三—三五五页）

李伯谦 此族亦见于武丁甲骨文。字作𠂔，或上部之子字缺刻横划而作𠂔。如：

癸丑卜殷贞，𠂔及吕方。四月。

……贞𠂔及冥长。

……己卜殷……命𠂔……

……贞，𠂔不其乎来。

……𠂔族不是商族，亦不属于东夷人方族系。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它很可能是商代晚期居于商都西北的一个异姓国族。L（𠂔族族系考，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七年一期六一至六五页）

常正光释𠂔参𠂔字条下

常正光 参𠂔字条

徐中舒说参𠂔字条下。

按：𠂔字與金文形體同。諸家考釋分歧很大。

合集四四四辭云：


𠂔不其乎来。

合集五七七〇辭云：

「東甲令蓋射」  
「東甲」均用為人名。于先生以為「舉」之初文。

莫 艱



董作賓 「莫，甲骨文作，最初為謹慎謹字，象人衣冠整齊，兩手交叉恭謹之狀。謹小慎微，故引申有少少之義，今之莫字，尚存古義。如：

莫，少也。

（史記貨殖傳集解引應劭說）

……甲骨文，莫則似為飢饉之謹字，與作觀見觀字解之莫迥異。……天帝降災，使下民飢饉，為商周時一種普通信念。（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七至十頁）




孫海波

「說文：「董，黏土也，从土从黃省。」」辭董字作諸形，字从黃从火，

知說文訓从土者乃从火之訛。董字本義訓謹慎訓少，从黃火會意則未詳，許君訓曰黏土曰固非初意，董作賓氏訓曰象人衣冠整齊，兩手交叉恭謹之狀曰則尤非。

「辭董字之義，訓本義者少，其假為「觀」「難」二義，則皆同聲孳生之義。」（卜辭文字小記續，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五十六頁）

詞如「帝其莫」或「帝不我莫」。按：「莫」讀作「艱」為災咎之義。卜辭每見「降莫」均指「帝」所降之災禍。又用為動

於「黑」但作無作者，不容混淆。別辭類纂讀合集二四九、二二〇六七、二二四二五諸字為「黑」誤。當讀作「艱」應予訂正。

黑



柯昌濟 「黑即董之有文，說文：「董，黏土也，从土从黃省。」」按古文董伯鼎等器董字下从火，是董之本義為火燒土，其字亦可訓為赤色，又可通艱字。卜辭之董與牛者即謂赤牛，降董即降艱，此可証契文通假可用省倅字之例。（殷墟卜辭彙編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一五三頁）



于省吾「按黠字（邛初三九·三）偏旁本作𠂔，非从𠂔。其实，黑字上部本不从𠂔，黑与𠂔的构形判然有别。甲骨文言黑牛黑羊黑豕者均作𠂔。又甲骨文黑字的黑构也作𠂔，为旧所不识。这和周器師害簋的文字作𠂔，買簋的黄字作𠂔，下部而又变为三又，其例正同。周器施嬭簋的𠂔字从黑作𠂔，鑄子簋的黑字作𠂔，較甲骨文只增加数点，說文則諱變作𠂔，并謂𠂔从炎上出𠂔。黑字的本义虽須待考，但許說臆測无据。

甲骨文黑字有两种用法，今分别举例，并予以阐述。

甲，黑指用牲的毛色言之。例如：

一、虫黑牛（拾一·四）。

二、𠂔用黑羊，亡雨○虫白羊用（原漏刻横划作川），于之又大雨（宁滬一一三）。

三、庚寅卜，貞，其黑豕（注五六九）。

四、虫黑犬，□王受冬（粹五四七）。

五、虫黑牛○□虫羊（南北明七一四）。

六、虫黑○虫羊（京津四一九三）。

七、虫白犬○□虫黑□犬（京津四二〇〇）。

以上所引第三条的其黑豕，如果訓黑为黄，不仅于字形不符，也于豕字有的毛色不符。第六条以虫黑与虫羊对貞，自当指牛言之。

乙，黑指日气晦冥的畫盲言之。例如：

一、丙申卜，方貞，商其□黑○貞，商黑（乙三三三一）。

二、辛卯卜，殷貞，其黑○辛卯卜，殷貞，不黑（乙六六九八）。

三、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黑○戊申卜，□爭貞，帝不我降黑（丙六七）。

四、辛卯卜，殷貞，帝其黑我（續存下一五六）。

五、羽，異佳其亡（黑）（南一八）。

周礼既禘：「掌十輝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郑注：「妖祥，善惡之徵。郑司农云，輝謂日光炁也。」按十輝是指十种日光炁言之。其中「五日闇」，闇与暗古通用。說文訓暗为

日無光也。釋名釋采帛：「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俞樾周礼平议：「周礼所謂闇，即

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传並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此闇即所

謂畫盲也。按畫盲指的是白日黑暗，可以和甲骨文言黑相印証。

上文所引各条的黑字都指畫盲言之。第四条的帝其黑我，黑作𠂔，𠂔作𠂔，是說上帝加我以畫

盲的災害。第五条的羽为地名，甲骨文的「于羽受年」（粹八六三）和「羽不其受年」（前七

一）

一）

一）

一）

一）

四三·一，是其说。異佳其亡黑，啟（啓），異与翌甲骨文每通用。啓之通詁訓为开明。这一条是说，羽地翌日无黑暗的晝盲而天气开明。这不仅说明了亡黑是就天气之无晝盲而言，而且，下言啓应该是指天气开明，与一般阴雨的啓晴是有区别的。无黑暗的晝盲恰好和啓訓开明之义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釋黑为黑暗的晝盲以及前文釋黑为用牲的毛色，都是可以肯定的。（甲骨文字釋林釋黑二二七頁至二三〇頁）

見甲骨文字釋林釋黑一，「甲文有來字，或作來，與。旧釋为黃或莫，誤。于省吾先生釋黑一

此辭乃因彗星之狀奇異，殷人視為凶兆，遂卜問：「佳其亡黑，啟？」意即：不會發生晝

盲的天象吧？會是晴天吧？這里很明显，「黑」与「啟」是相對的氣象。孫治江《周禮》又：「

晦也，如晦冥時色也。」周禮春官既視：「掌十輝之法，：：：五曰闇。」此闇即所謂晝盲。

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日有不光，有晝盲。」高注云：「盲，冥也。」此闇即所謂晝盲。

于省吾先生據此而指出：「按晝盲指的是白日黑暗，可以和甲骨文言黑相印証。」（甲骨文字釋

林釋黑一于說是。）

(85) 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黑，一月。

(86) 辛卯卜，「爭」貞：帝不降我黑？（丙六七）

(87) 辛卯卜，「帝不我黑？」（卜七八五）

所謂「黑」，即晝盲，是白日元光的昏黑天象。在殷人看來，是上帝示警的非常之變。故

(88) 辛卯卜，丙貞：：：：黑我？（甲三〇八四）

(89) 貞：商黑？

(90) 丙申卜，冥貞：商其「黑」？（乙三三三一）

(91) 辛卯卜，殷貞：不黑？

(92) 其黑？（乙六六九八）

大量的以上諸辭皆為卜問是否將要發生「黑」即晝盲昏黑的記錄。由此分析，殷人可能已积累了大量的經驗，對於發生晝盲的前兆已有一些認識，故而能多次卜問其黑否。卜辭中的「黑」，就是周禮春官既視中所謂「十輝」之「闇」。俞樾《周禮平議》謂：「周禮所謂闇，







孫治讓「即墓字。說文墓部墓，黏土也。以黃省。此下又有土。金文女嫠墓作某，頌鼎作某，（借為觀）茲與此同。」（舉例上廿九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墓，黏土也。以土，以黃省。古文作墓，墓臨鼎作某，下从火，毛公鼎作某，頌鼎作某，吳中丞云：『从八，八皆火之省。』毛公鼎墓字亦从某，許云：『从火，誤也。』頌鼎某為觀見字，卜辭誼同。」（殷釋中五十六葉下）

又曰：「說文解字艱，土難治也。从艱，艱聲。福文从喜作艱。此艱从喜省，或又省喜。又古金文艱字从艱。艱从黃从火。此又省火，或借用墓。」（殷釋中七十四葉下）

王表頌彙編十三第五十九葉下墓字條下並收某。某二形注云：「墓或省火。」  
漢下十八、一、早熒聲韻並同也。卜辭墓字則讀為饑，曰帝董我。藏一五九、三。庚戌卜帝其降董。簡三、二四、四。乙丑卜貞不雨帝其降董。殘文乃我字。甲一、二五、十三。謂帝降饑饑，即降喪饑饑。新伐四國之意，莫聲之字固可真元兩讀，唐氏之說是也。」（集釋三一五二葉）

李孝定

「說文：墓，黏土也。以土，以黃省。黃，古文董。墓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於此與體是也。釋為難，見增考中七十葉下。而於同書五十六葉下則又收某為墓，並有可商。茲唐說收此為墓，釋此為墓始自孫氏收某為熒收難為難，此羅氏說分詳前十卷熒及下文難艱字條下，請參看。郭氏初釋此為黃亦誤，後已改釋為董。至許君謂此從黃省，古文則從黃而省者，蓋緣黃董古文形近而誤。唐氏之說是也。黃字象玉佩之形，郭氏之說是也。見下文黃字條下某字象人形亦無可疑。字象人正立兩手交又置于胸前，疑象人謹饒肅立之狀，或即謹之初文。此說姑妄言之，存以供考。卜辭云：『日帝董我。』藏一五九、三。『庚戌卜貞帝其降董。』簡三、二四、四。『日丑卜貞日不雨帝口佳董我。』甲一、二五、十三。『降我央。』其隄七六四。『貞帝不我央。』庚卜七八五。讀為饑饑辭从義順。立昔人心目中饑饑固上天所降也。玉詩：『降喪饑饑。』乃謂喪喪亂，與饑饑並上天所降，表與饑饑並為一事，固以一降字貫之也。又云：『貞我董。』隄七四一。疑為日帝不我董。對貞省文。至董字，恰一四其讀未詳。金文作某，頌鼎某，頌壺某，召伯虎蓋某，宗周鐘董，齊侯董，董齊侯鐘上承卜辭下啟小篆，煙爰之迹可尋也。」（集釋四〇一七葉）

按：字當釋「熒」，合集一〇一八六辭云：「熒」，西土亡熒。當用其本義。合集一〇一八五辭云：

則「燠」與「莫」亦可通用。

艱  
  
  
  
  


羅振玉「說文解字艱，土難治也。从堇，艮聲。籀文从喜作𢇛。此从喜省，或又有喜。又古文艱字从堇，堇从黃从火，此又省大或借同堇。」（殷粹中七十四葉下）

羅振玉釋艱說見前墓字條下引。

王襄「古艱字。」（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九葉下）

楊樹達「說文艱字或作𢇛為一字，知甲文他片作來姪亦確為來艱也。」（今日亡來艱？艱字）

孫海波「艱之本字土難治，其聲亦當受堇之聲，依古文从声受义之例推之，理当如是。且卜辭艱字从喜不从艮，苟莫非声母，則艱字无由得声。按古韵莫艱同隶于諄部，是莫艱固同声之字，則艱之从莫声，理无可疑。至后起艱字始有从艮作者，许君不明艱从莫声之故，误以从艮为声母，慎矣。」（卜辭文字小记续，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五十六頁）

唐蘭「右艱即𢇛字。……雅說多舛。雅以莫艱為一字，故云或又省喜。其實卜辭莫字，自與艱殊也。又云此从喜省，盖謂艱省為艱。不知凡云省者，必先有其形而後省之也。商世作艱，周以後作𢇛或𢇛，此乃後世借篆，非先有艱字之形而後省之也。學者拘泥於說文，不合於說文者，動歸之湮矣，亦昧於文字發生之史矣。卜辭𢇛字，用𢇛艱難之義。大誥：『寧王道我大賁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與卜辭𢇛合。易大有：『艱，則無咎。』是艱與咎有殊也。卜辭多借𢇛或𢇛等字為艱，艱字从莫，莫者瞋也；難也；謹也；豈其聲也。艱从豈聲，之說詳上。周時艱字交為𢇛，毛公盾不娶毀均然。漢人以喜聲不諧，故改从艮聲作艱，而艱字遂無人知其從豈聲，且亦不通行矣。艱字不知始於何時，以金文猶作𢇛字言之，殆當在宗周以後矣。」（文字記六十二葉下）



𣎵  
𣎵  
𣎵

孫海波釋艱。見考古社刊第五冊卜辭文字小記。  
此从黃从豈，豈蓋喜之省，黃則又𣎵之省也。又曰：「卜辭云以來難與來雨對言，是難與雨有相對之意。夫雨而後能緣牆，無雨則土難治矣。以旱訓艱甚合卜辭之旨，與許君之訓亦合。」（文編十三卷六葉上）  
按：字當隸作「𣎵」，與說文「艱」之籀文「𣎵」同。喜亦从「豈」，但增「口」耳。卜辭「𣎵」之用法與「美」有別。

考古所「𣎵」：人名，武丁時期的一員武將，在「賓組卜辭」和「貞組卜辭」中都有他活動的記載。（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四頁）

張亞初「一期卜辭及商末周初銘文中的𣎵字，其後只有在古璽文字中出現過兩次。有的學者以為這個字在漢字中已經消失。其實這個字就是文獻中訓為大豕的𣎵或𣎵字。𣎵是豕字，𣎵則變成了形聲字。」（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三七頁）

按：字隸作「𣎵」。合集七二正辭云：「乙丑卜，翌丙𣎵有至。」

合集二五八辭云：「乙未卜貞，𣎵隻黃，十二月允隻十六以羌六。」均用為人名。

乘  
𣎵  
𣎵  
𣎵

王襄 「古乘字。沅澧乘作𠂔，與此相似。」（類纂正編第五卷第二十七葉下）

王國維 「乘，卜辭作𠂔，象人乘木之形，說季子白盤：『王錫乘馬。』乘作𠂔，此與此同。」（藏考廿六葉下）

陳邦懷 「此字王微君釋為乘，謂象人乘木之形，甚謬。考𠂔字所從之𠂔，是古𠂔字，說文解字：『𠂔，伐木餘也。』下出𠂔文，許君曰：『古文𠂔從木無頭。』卜辭𠂔字，以大，象人乘木上，從𠂔，象木無頭形，蓋伐木餘也。古者伐木人乘木上，為乘之初道，車乘殆引中道，乘馬又車乘引中道矣。」（小箋二十二葉下）

張秉叔 「𠂔，是乘字，从王國維釋（注一）。望乘是人名，是武丁時代下危的一員主將。在卜辭中，望是一個地名：

貞：執望人？（福一二）

所謂望人，当然是指望望國的人，這和戈人（前五·三八·五），我人（誅八），老人（渚二八·六），長人（渚五·七），歸人（渚一三二一），雀人（甲二〇六），匠人（渚下二〇·一六），叔人（渚三下四三·九十四六·七）等都是指某地的人的。望乘大概是望國的諸侯，常在王室服務。（注一）見藏考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第三〇頁

裴錫圭說參出字條下。

林澐說參𠂔字條下。

按：說文以「乘」字為「从入乘」，非是。卜辭作𠂔，象人乘木，「𠂔」為「𠂔」之古文，其說從也。林義光文源據金文謂「古作𠂔，作𠂔，从大，象人形，象人在木上，以其兩足」，其說從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凡自下而升曰登，自上而加曰乘」。卜辭皆用作人名。

是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 「从日在人側，象日廂之形，即說文解字之廂。徐鉉云：『今俗別作吳，非是。』今以卜辭證之，作吳者正是廂之古文矣。」（殷粹中六葉上）

王襄 「古吳字」。（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二葉上）

葉玉森 「按羅氏釋吳是也。惟說仍未澈。眈之初文為眈，从目，作側形，乃象人影日吳則人影側也，非日在人側之意。變而作眈，古意失矣。」（說文解字）（王國維氏說文解字詁林）（殘石考謂：「相象日在人亦下，案石經相同卜辭。」）（前釋卷四第十三葉下）

董作賓 「與，象人影倚斜。下从日，正為日吳之義，是吳乃初文，是反為後起之字矣。亦作眈，从目，即說文訓曰：頌頌，下从日，正為日吳之義，是吳乃初文，是反為後起之字矣。」（殷虛書契）（上編卷一第六葉上）

又曰：「从日，从，為會意字，為大，人立正面之象，不或下，則象人影之側斜，日吳，則人影側也。說文作眈，易會意為形聲矣。卜辭中，是為紀時專字，約當今下午二、三時頃也。殷人當猶知此是字之意義，為日照人影之側斜，因而定一日之時間，則主表以觀日影之長短，因而正一歲之即候，亦可以觸類旁通者矣。」（殷虛書契）（下編卷四一葉下）

周清海 「我們以為，从字當釋疾。在積極方面，从字形上說，从象人腋下着矢形，當為受兵傷之疾，小篆易从为，从矢，从矢會意，亦声。从金文上看，毛公鼎敗天疾畏之疾，正作从。从字又上看，卜辭云：『癸酉卜貞：咎凡又疾？十二月。』（乙一三五）

辛亥卜貞：犬凡又疾？（乙三八三）  
疾目不表明？（乙六四）

用法和才字沒有分別。甲文眈字都是武丁時的卜辭，作為文武丁時的卜辭，董作賓以為从字是文武丁時的俗體，當是對的。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从為疾病之疾的本義，与眈是古今字。

在消极方面，我們翻查卜辭，从字全沒有疾速的用法。這是否定从字的本义是疾速的理由。卜辭曰疾速的意思，都用眈字：貞今夕其雨，疾速？（佚五六五）

頁今夕其雨，疒？

補明二〇二

胡厚宣以為日而疒字當為動詞，疒為疾病；但由前四·九·七片：日疾而，亡句？日看來，他的說法是不可靠的。日疾速也，用疒字，只是假借，而不是引申。由此可以看出：日疾速，是疾病，就是小篆的疒字。疒為疒的後起字，小篆變為疾。孔廣森以疒疾為古今字，是對的。卜辭假疒為日疾速也字，經典則用日疾也字。疾的本義為疾病，假借為疾速。L（讀契小記三釋）中國文字第四十一冊四五六六至四五六八頁）

孫海波 「疒，乙一八。日側時為疒。L（甲骨文編二八四頁）

于省吾 「說文疒曰从日仄声也，徐鉉謂曰今俗別作果，非是也。按契文作𠂔𠂔，

媵侯果戈作𠂔，古銘文作𠂔，漢契穀復民租碑作果，就存古文。L（論衡書每合於古文中

姚孝遂 肖丁 「卜辭曰𠂔𠂔字作𠂔，𠂔𠂔𠂔𠂔：諸𠂔，象日西是時人影之傾側。

說文小篆作𠂔，謂曰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声也。徐鍇系傳曰𠂔𠂔部有𠂔𠂔字，王筠說文句誤以為蓋後人所增，沈之為𠂔𠂔。段玉裁注云：曰小徐本𠂔部又出果字，則復矣。夫制字各有意义，果、景、晏、早之日在上，皆不可易也。日在上而干声則為不雨，日在旁而干声則為晚，然則𠂔𠂔為日在西方，豈容移日在上？𠂔声之内，非无象形也。𠂔、𠂔、王兩家之說，均失之拘泥。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曰𠂔声之字，固有以偏旁上下為义者。然亦有取其字体相配，不可拘墟。若如段說，𠂔𠂔日在西方，不容移日在上，然則暫一晰一訓為明，晉訓為進，皆為畫睛，昔為日晡乾肉，其日者當在上何以置之下乎？果乃𠂔之或體：因與果形近易淆，故書傳罕用，久而佚之。系傳存此，真乃一字千金。唯入之𠂔部，為小誤耳。鼎臣以為俗體而徑刪之，妄矣。徐灝之說，堪稱允當。卜辭曰𠂔𠂔為𠂔之初形，本不從𠂔，𠂔為後起會意兼𠂔声字。陳夢家先生以為曰卜辭云「𠂔𠂔至𠂔」，則是在正午以後，郭兮以前，日已偏斜，故曰𠂔，是即日側。既夕札「𠂔𠂔日側」注：「𠂔也，謂將過中之時」，阮逸正字以為未時，即午後二時也（綜述230頁）。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三八——三九頁）

徐中舒 「又如果，甲骨文作𠂔，象日照人影作傾斜形。果或作𠂔。說文：日仄，側

傾也。𠂔 籀文作𠂔，即吳之省形，从厂只是會其傾側之意。𠂔（怎樣考釋古文字 古文字學論集 初編一七頁）

裴錫圭說參𠂔字条下。

按：𠂔 解 𠂔 字象日西𠂔時人影傾側之形。徐鍇繫傳：𠂔 𠂔 部有「𠂔」字，上筠說文句讀以爲蓋後人所增，機之爲「𠂔」；段玉裁注云：「小徐本𠂔部又出𠂔字，則𠂔矣。夫製字各有意義，要、景、𠂔、早之日在上，皆不可易也。日在上而干聲則爲不雨；日在旁而干聲則爲曉，然則𠂔 訓爲日在西方，豈容移日在上？形聲之內，非無象形也。」段、王兩家之說並誤，徐灝箋云：「𠂔 形聲之字，固有以偏旁上下爲義者，然亦有取其字體相配，不可拘墟。若如段說，徐灝箋云：西方，不容移日在上，然則「𠂔」訓爲明，「晉」訓爲進，「啓」爲晝晴，昔爲日晞乾肉，其日皆當在上，何以置於下乎？吳乃𠂔之或體……因與吳形近易淆，故書傳罕用，久而佚之。繫傳存此，真乃一字千金。惟入之𠂔部爲小誤耳。鼎臣以爲俗體而徑刪之，妄矣。徐灝之說是對的。據卜辭，吳爲𠂔之初形，𠂔爲後起會意兼形聲字。卜辭云：「吳至（一）章（一）今其雨；」

「吳至（一）章（一）今其雨；」

「吳至（一）章（一）今其雨；」

郭沫若粹七·一七考釋釋「吳」爲「𠂔」，蓋偶失察。陳夢家謂「中日、吳、郭今、昏是先後爲序的」，綜述「二三一」。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吳」，正義以爲「未時」，則今之下午二時許也。

粹七·一七  
一·三九四

𠂔 𠂔 𠂔

0241

張秉叔「𠂔」，象人執戈之形，乃戌字。說文十二下，戈部：「戌，守邊也，从人持戈。」与此字形正合。（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八六頁）

按：契文「戌」字作「𠂔」，與此有別，釋「戌」非是。卜辭彙見「子𠂔」，乃人名。

𠂔

0242

按：字不可識，卜辭用為人名及地名。



按：字不可識，卜辭用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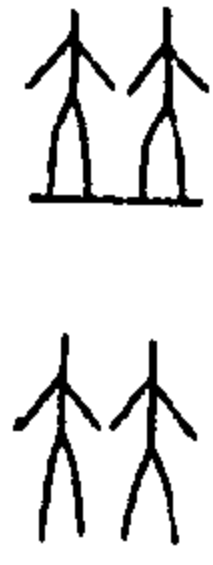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四卷三葉下收此作𡗗，其說未聞。  
李孝定說文：𡗗，𡗗也。从𡗗，𡗗聲。詩秦風：𡗗有苑。毛曰：𡗗，中干也。是𡗗為𡗗也。方言：𡗗，𡗗自𡗗而東謂之𡗗，𡗗謂之干。𡗗，西謂之𡗗。是𡗗又作𡗗。玉篇：𡗗，又作𡗗。通作𡗗。𡗗，𡗗之𡗗，當以𡗗為正字。𡗗為𡗗起形聲字。伐則𡗗借字也。梁文豪：一人左持干而右執𡗗，象𡗗省去人形耳。釋為𡗗應可以。辭云：癸酉卜，𡗗貞，崔于翌甲戌𡗗。江、五、七、九、八、𡗗於此為動詞，其義不詳，疑𡗗段而伐。一集釋一二〇五葉。

張亞初釋我，參以𡗗字条下。

按：李孝定說解此字之形體是對的，但釋作𡗗，疑段作𡗗，伐則不可據。

並



羅振玉釋竝無說。一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王襄「古竝字」一類纂正編第十第四十八葉上。

唐蘭「卜辭次字舊不識，今按即竝字」一傳論下五十三葉。

丁山 又曰：「水經：『汝水注之鉞鄉，亭當即殷竝氏故地矣。』」（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二五葉）  
竝并本是一字，竝象二人併立，并則象二人側立形。」（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

「𣎵即𣎵之异体，乃占问用「𣎵」祭及「𣎵」祭于祖丁及武丁之事。试

不仅可证明𣎵与𣎵同字，亦可证明用为连词。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六一页）

李孝定「說文」註併也从二立。契文同。辭去。七日己巳夕盟。有新大壘。註火。後下。九。一言有新發見之大壘與火星名相註也。今日註新壘。後下。九。七。壘為壘酒。常以鬱和之。註新壘。當即和壘之事。或為人名。王令註。甲編六。九是也。金文作壘。並與契文同。一集釋三二五三葉。

八  
四  
一  
頁  
一  
頁  
考  
古  
所  
：  
可  
能  
為  
祭  
名，  
唐  
兰  
謂  
即  
竝（博說下五三頁）可備一說。（小屯南地甲骨

彭邦炯 一、竝在甲骨文中用法主要有二：一是作动词，如：「员庚岁竝酒」，「弜竝酒」，「佚八七五」。今日竝新登「后下九七」。二是有新大显竝火」，「后下九·一」等都是；其二是作名词（人名或国族名），这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达四十多条。从有关记载看，竝是殷代一个有名的大民族，即丁山在甲骨文所见民族及制度中讲的「竝氏」。但他认为陈留并乡即其殷代竝氏故地恐非。……而完全有可能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竝氏故地定在今山西省中部一带，或许就在今太原、石楼一带地方。……清代介休与今日同，在今山西中部的太原西南与石楼的中间。汉置并州，以后历代时置时废，太原、介休、石楼一带均是并州的中心地区。因此，并州的由来似与竝氏也有一定关系。L（竝器、竝氏与并州，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一年二期五〇至五二页）



常正光說參 𠂔 字条下。

饒宗頤說參 𠂔 字条下。

按：竝象二人並立形，典籍「竝」，「并」，「𠂔」混同無別。段五裁「并」字注云：「竝古音在十部，其說如旁，併古音在十一部，讀如并，竝併義有別。」段氏蓋謂「竝」義為「依傍」，併義為「兼并」，其說是對的。但不知「併」實「并」之累增字。契文并作并或作𠂔，本从二人相兼并之形，復从「人」作「併」，是為贅疣。

0246

𠂔



王襄「古杖字。許說並行也，从二夫，輦字从此，讀若伴侶之伴。」（類纂正編第十）

李孝定「說文」扶左也从手夫聲。𠂔古文扶。契文象二人相扶持之形。古文大天夫均象人形，偏旁中每得通用。篆文又省一人形而存其手易。天為夫，遂為扶耳。如契文般字通作朋，然亦有作𠂔者，象人標舟形，省去一人形，存手執杖形，遂作朋矣。說文訓左，左即今佐字，乃扶持之引申義，又誤以會意為形聲，失初誼矣。辭云：戊子其酉（纂）東扶用十月，其義未詳。金文扶自作𠂔，扶鼎作𠂔，均从又。鼎文从斗為又，形文非从又也。然為許書古文从又所自昉，从又手於偏旁中亦得通也。」（集釋三五五五葉）

按：釋「扶」不可據。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47

因



饒宗頤「戊子卜，子貞：今明啟因。」（後編下四三三）按今明謂今日及明日。因，仍也。此卜今明兩日之晴否。（通考七三八葉）

王襄  
「古因字」。  
(類纂正編第六卷三十葉上)

戊午卜，貞：不尠。  
乙卯貞：復：不尠。  
□卯貞：子安不疥。  
四月。  
乙四八六〇。  
綴八五。  
集二一八九〇。

姚孝遂《吉林大學所藏甲骨骨選擇》中說：

刑狩都毫無疑問应当是死字，其本义乃指死亡而言。……如果釋并為死亡之死，不僅卜辭已有死亡之本字，而且《征并》一辭也難以解釋。一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

九六三年第四期八二—八三頁）。

我在五、六十年代，把其读作蕴。当时本来是要写封信回答曾毅公同志，没想到发表，兴之所至越写越长，看来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遂交给《中国语文》编辑部了，故所用材料不全，有些意见没说明白。刊出后，见者大哗，传为笑柄，我很希望能出现批驳的文章，我好再写篇回答，把问题谈清楚，不久果然有了，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篇批驳的文章已经排印，未能发行，我写回答的文章也不能实现。

道人死是一件坏事，我认为不错。我的故乡山东省莱阳县的口语中有蕴这个词，义为掩藏。我们早埋了，代替早死了，谈论儿童用丢了，（即抛弃了）代替死了。在古书上也有，杜甫《韩诗外传》卷八第二十四章，记载孔子答子贡论《休》，说《学而不已，圉棺乃止》，杜甫《

君不見簡蘇漢說曰：大夫蓋棺事始是也。圖棺、蓋棺皆指人死。这都是用处理尸体的方法来代替说明死。刘何《新序》卷四：

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涕乎？……

这里的蕴字作埋葬讲，是处理尸体的方法。所以其读为蕴可以引申出死的意思。死作主要动词常指自死，或是天灾人祸造成的后果，并非处死，决不包含预谋杀害，因此卜辞中有许多条其释死讲不通，如果把它释为蕴，解为埋（古书时用瘞字），便大从字顺了。例如：

甲辰卜，爭，貞：其其其。

咸三四六

戊申卜，殼，貞：其其其其。

前五·一〇·四

缶是人名。两辞相隔三日，当是一回事，前一条其后的其字省略了。其在殷代是宝物与龟玉同珍，可以蕴藏而藏，也用以殉葬，安阳发掘曾出土许多贝。所以这个其字是蕴藏人间或瘞埋地下尚不敢定，但敢断言它决不是死字。

丙午卜，爭，貞：其其其其，佳丁取，二月。

甲三五一二

这是貞问要埋七匹马，在丁未一天选取。按《礼记·檀弓》孔子曰：‘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可见古人对犬马的埋葬也有一定仪式。

□丑卜，貞：王夢出其大虎，佳丁取。

集一七三九二

按卜辞文例同者有：庚子卜，賓，貞：王夢白羊，佳田。‘集一七三九三’，可据补缺文。又有貞：王夢出施。‘施’是裂帛而陈列其躯体。其大虎如果说为死老虎殊无意义，并释为蕴，解为埋，则‘其大虎’与‘施’十‘类’类似，盖王意造成的后果，故繫于怀，虽睡夢犹恐其报复。

勿步。今日其其。‘前六·一六九〇’

蕴豕是埋牲，这大约是为了祭祀。《礼记·礼运》：‘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郑玄注：‘埋牲曰瘞。’《说文》：‘瘞，幽瘞也。’

貞出疾，其其其。

前六·一·五

貞其其其其。十一月。

甲三一

殷王有病，卜埋羗以祈福，这里羗是作为祭品看待的。亡其其是不埋。

□亥卜，貞：其其其其。

集一七〇九六及一七一三九

这是卜问是否埋俘。古代埋牲不專为鬼神，生人也可掘出食用。《礼记·内则》讲到吃‘肉腥’即生肉，列举有麋鹿、鱼、麇、野豕、兔等，其中兔为宛脾。《礼记·郑玄注》‘宛或作鬱’，陈喬枞《礼记·郑读考》案语：‘宛与菟通，宛菟鬱三者义同。’《诗·晨风》：‘鬱彼北林。’《释文》云：‘鬱，积也。’《风俗通》云：‘菟，蕴也，言薪蒸所蕴积也。’《尔雅》：‘宛丘，《释文》云：’

曰宛谓蕴聚隆高也。《说文》曰葱若薤，实诸醢以柔之，曰郑注曰醢菜而柔之以醢，杀腥肉及其气，今益州有鹿痿者近由此为之矣。《陆德明》《音义》曰痿，于僞反，益州人取鹿杀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痿是也。《蛋》有质埋久了，氨基酸发生变化，产生奇臭的气味，有人喜食臭豆付，臭干酪，都是由于爱好这种气味。蕴豕、蕴羗、蕴俘和埋造鹿痿一样，就是要它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气味。

□□卜，□，貞：其俄百人并。

豫一六八八

俄是锯掉人的一只脚，这种残废人古代用来守门。俄不是死刑，殷王不用俄刑杀人，客观上俄也不会造成人的大量死亡。这是卜问锯一百人的脚并把它它们埋起来。一次埋这样多人，安阳侯家庄大墓和附近排葬坑中曾发现过。

貞：俄案八十人并。

《中国语文》一九六五四期二九六页

俄案是锯掉一只脚的奴隶。这两条卜辞占问是否埋一百个或八十个一只脚的人，其目的是安排他们在地下为已死的统治者守门。

庚辰卜，王：朕躬羗不并。

四·十二月。

前四·二八·七

形象用刀把男子的生殖器割下来，即古代所谓宫刑。《说文》曰：斲，去阴之刑也。《古书》上也写作斲，或即此字。《躬》羗是受过宫刑的羗，可以在宫廷服役。《即》即，加四点埋义尤显。在这条卜辞中，蕴为埋为死义皆可通，联系前两条卜辞考虑，似埋义为勝。盖死是自动，而埋则由王决定。

丁酉卜，王：貞：勿其。《一》曰：不其《一》。

集二一三七〇

这两条卜辞其在勿字后，释死则文理不通，释蕴，义为埋，可无语法问题。

貞佳羽甲其其。

甲三三八五

这是按照礼俗貞问在下一个甲日埋，不可能是貞问某人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死。

貞：其。

集一七二四七

此片仅二字，其解为埋是行礼，释死嫌无主名。

壬寅卜，殼貞：帝好冥不其幼。王占曰：不幼。其幼。不吉于手，若兹迺其。

亿

四七二九

这是貞问婦好分娩的吉凶，王判断说：孩子手不好，像这样就其。其如果释死，文理不順，释蕴是埋，是杀婴的一种办法。

魯幼，允幼，征其。

《甲三〇〇〇

卜辞记生育常見幼和不幼，有辞云：不幼惟女。《亿七七三一》，则幼或是男（参胡厚宣《

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一，故杀娶事可以缓。

又为藏，埋是引申义，而人的死用其字来表示则是由埋又再引申出来的。

因字在卜辞中出现次数少，而且都是早期的用法和其相同，也有藏、埋、死三义。但按之《尔雅》、《说文》其音早有分化，从周到汉已经把收音的辅音——几丢掉了，分别写成翳、瘞、殯三字。

甲子卜，子，貞：今羽敎因。 后下四三·三

貞：多，不因，辛酉。 壬午王： 佚五七七

这两条是关于气象的卜辞，因读为翳。《毛诗·邶风·终风》：『终风且曠，不日有曠』，又『曠曠其阴』，《尔雅·释天》：『阴而风曰曠』，刘熙《释名·释天》：『曠，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曠是后起的声字。

壬子卜：其俄，不因。 存一·二二八

这一条和前引卜辞『朕躬羗不其』（前四·三八·七）文例相同，意思应当是一样的。俄是锯掉人的一只脚，也是人的族名或类名，俄和翳羗，俄来身份相似，而不因和不相，这个因当读为翳，也就是瘞。《尔雅·释天》：『祭地曰瘞埋』，孙炎注：『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祭地的问题姑置不论，由此可见翳藏引申为瘞埋，汉代人是清楚的。

己丑卜，帝，貞：先不因。 乙七五七

癸未卜，貞：戡不因。 前五·三八·三

癸未卜，貞：戡不因。 金六七九

先、戡、戡子皆是人名。这几条因字的使用法和一般的其相同，自然有的可以理解为死。这也是从瘞埋义引申而来的，但在周代已造殯字，《尔雅》、《说文》皆言『殯，死也。』刘熙《释名·释丧制》：『殯，翳也，就隐翳也。』

隐翳与殯藏义近，这也是以处理尸体为死亡。《毛诗·大雅·皇矣》：『其蓄其翳』，陆德明《音义》：『殯，于计反。』毛云：『自斃为翳』。《尔雅·释言》：『殯，死也。』因高填下也。《尔雅·释言》：『殯，死也。』

《韩诗》多存古义，以因训殯尤见本源。《汉书·食货志》：『陈陈相因是久旧叠压，按《说文》：『殯，积也。』

可见因殯义同，而因高填下也。正是殯，引申则为殯。现在考察一下字形，其二字所以的其是什么？商承祚说『象囚闌之形而纳人其中。』

实



按：字當釋、因、張政烺論其形、音、義之流變甚詳。其見解是正確的。

陳初生「甲骨文作因、因，象茵席帶有編織花紋之形，是「茵」(車墊)的本字。金文作因、因，小篆作因，說文六下：「因，就也。从口大。」(《商周古文字讀本》三七—頁)

郭沫若說象「人在井中」(《卜辭通纂》四九三片)。「丁山說：「象人在棺槨之中」。我的看法，井是木槨也作棺材用，其加四小点者，尤見掩埋之義。《論語·子罕》：「有美玉于斯，韞襖而藏諸？」又《季氏》：「龜玉毀于楨中，曰可見古人韞物于楨。」《左傳》：「記載魯昭公二十九年因為馬死了，曰公將為之楨。」杜預注：「曰為作棺也。」而秦《诅楚文》：「責楚王曰拘圉其叔父，真諸冥室楨棺之中。」可見楨與棺相似，是一種大木櫃，可以容馬或人。把井解作楨而不說成楨，語義範圍大些可能更符合事實。漢代人寫口先橫后直，筆順和井字同，皆是四划(參考桂馥《札樸》卷九桂氏条)，其與因遂不可辨，曾發生一點混辭，《說文》血部：「血，朱駿聲謂凡溫良、溫柔字經傳皆以溫為之。方氏以智曰：「口字當从日訓煥」，存疑。《說文通訓定聲》卷十五，屯部：「蓋以血食因之說牽強附會，學者多已懷疑，惟以不識其字不敢定為形聲字。」

最后，說一下其和其两个字的關係。其和其結構相似，辭又相同，已如上述，为什么要造两个字？回答这个问题須要从声音考虑。其其声母相同，韻部相近，如果把它連結起来恰好是一个词，汉代有烟温、烟温、壹鬱等不同写法(参考《辞通》卷六，十二文)，宋代的文字学家张有称作联縣字(見《復古編》卷下，收壹壹二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七三—七八頁)

按：《合集》二七二五八辭云：「于实虫今羌甲日鼎」。实、當為宗廟建築之類。

亢 𠂔

按：釋「亢」可備一說。說文：「亢，人頸也。从大有，象頸脈形。」其或體作「頎」。契文「𠂔」

不得謂象頸脈形。

合集一〇三〇二辭云：

「令亢往于甕」

「屯三一辭云：己酉卜，攸𠂔告改商」

均用為人名。

刑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陵，大阜也。从自，交聲。案陵訓棄，廣雅釋詁四訓上：「漢書同馬相如傳集注」訓升，「沈選西京賦薛注」，故此字象人梯而升高，一足在地，一足已階而升。

殷釋中六十六葉上

王國維「說文解字」：「陵，大阜也。从自，交聲。按陵者，

變也。一廣雅釋詁：「陵，乘也。」意同。其字卜文作𠂔，或作𠂔，羅氏以為象人梯而升高，

一足在地，一足已升之形，而「𠂔」字與古文「自」字之形相似，故古文或變而為「𠂔」，

為「𠂔」，盤作「𠂔」，陳獻奎「我國時物」作「𠂔」，則又從「𠂔」，不與「𠂔」字相似，故古文或變而為「𠂔」，

左土上相象者，亦升高之意，一人立上土，一人立下土，亦猶「𠂔」字，一足在上，一足在下矣。

古者陵變本一字，大阜之須陵越者謂之陵，猶高地之須踰越者謂之踰矣。一文字編十四卷四

葉下引


王襄「古陵字」：許說大旨也。此象大阜之旁人翹足欲登之形，有陵蹠之誼。一類纂

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一葉下

孫海波「乙二七三〇。疑陵字別構。」（甲骨文編九四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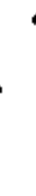


孫海波「有，續六，二〇，一。卜辭陵从大，象人梯而升高，一足在地，一足循級而登之形，陵之初文。上（甲骨文編五三四頁）

张改烺 「这个字是会意字，或者说复体象形字，甲骨文里常见，殷虚文字乙编二七三〇片最清楚，其形如：，左旁的大一腿长一腿短，说明一只脚已割去了。右旁的锯齿脚的工具耳，甲骨文里曾独立存在，如殷虚文字甲编二二七四、二三六三、二三七七、二三八二、二八二五片都写作耳，这是第一期晚期的一种流行写法，事实上就是日我日字。甲骨文里日我日字一般都写成耳，已经规范化了，耳耳的象形意味比较多一些，形体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上举甲编各条耳字的用法一致，是一个动词，如：

盟口廿牛不耳

意思是说祭祀用的二十头牛不割开（用全牛）。耳是一种割截的工具，也用它来说明割截的动  
作，古人用字往往如此。𦔻从大从我，由字形看当是俄字。……俄是人截去一只脚，自然主不  
正（倾斜），呆不久（俄顷）。  
（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中国语文一九六五年四期二  
九六页）

李孝定說文陵大自也从自交聲。契文象人拾級而登之形。古文从止之字每受而从久，篆文从交即久之形爲，羅氏釋陵可以从。字五卜辭似爲人名。辭云。曰卜爭曰陵往曰佳曰。前六二十一。曰貞陵寇不口。前六五五五。辛卯卜設貞陵口。前七九四。是也。金文作𡵓散盤。陵吊鼎。𡵓土陳猷蚤略同。容氏金文編陵下又收作𡵓了不娶蓋𡵓陵于盤。伯陵鼎數文，契文亦有𡵓。前六三四。字，隸定之當作𡵓，與容氏陵下凌數文同，釋陵似有未安，茲未敢从。又文編續文編陵下並收𡵓字，似當隸定作𡵓。古文从大从人之字固每得通，然𡵓形與陵字形體迥異，釋𡵓似有可商也。一集釋四一三一葉一

胡厚宣 殷武丁时甲骨卜辞中，有字作、、、、、、等形。字的

但甲骨文这个病字，我以为当是说文九字的古文楷，也就是九字的重文，乃是刑字的最原始的文字。L（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一〇八页）

考古所

「疾」：当与病字为一字之异。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一页）

林沅说参叶「字条下」。

按：释「疾」是正确的，象刑足之形。

0251

疾

疾

王襄 「古疾字。段氏堂先生云矢能伤人。此疾字从人从矢，文曰：九疾四日。为卜疾病之事。」（颉颃正编第七第三十五叶下）

叶玉森

「疾」象一交趾人裹卧一大人足下。惟未施以撲教，为「疾」字，而疾恶之

谊已显。疾即仁之反谊也。……初凱，必為荀子大畧漏疾惡之疾，即今文疾，病亦人所疾惡者，故引申為病為患為苦，因客氣中人急疾以成疾（釋名），故又引申為急。L（說文解字五葉下

二行）

孙海波

「疾」：从矢，从人，从大，从足，从心。疾病也从矢，矢聲。疾，病也。从矢，矢聲。卜辭疾病之狀作疾，受兵傷之疾作

疾，象人腋下著矢之形。非从矢得聲。L（甲骨文編三三〇頁）

孙海波

「疾」：从矢，从人，从大，从足，从心。疾病也从矢，矢聲。疾，病也。从矢，矢聲。卜辭疾病之狀作疾，受兵傷之疾作

李孝定

「疾」：从矢，从人，从大，从足，从心。疾病也从矢，矢聲。疾，病也。从矢，矢聲。卜辭疾病之狀作疾，受兵傷之疾作

即今說文疾字應隸定作疾，所以為交，亦非橫卧大人足下，與渠所舉初字當釋「疾」，亦非。仁字

字初無二致。然則卯翼疾惡之說皆由心造，葉氏說字多此之此，不足為訓也。字實象矢著人肌

似為人名，其義無可說，其形則與篆文同，與本非一字也。（集釋二五二五葉）

趙誠「疾，甲骨文寫作疾，或寫作疾。均象矢口箭口射向人之形。本义似為人受外傷。卜辭用來表示急速、赶快之义：

疾归于牢。（粹一五六八）——赶快归于牢地。

从现代词义观念来看，「人受外傷」和「急速」之間沒有意义上的联系，則疾用为副词只是借音字。如果当时的人们认为被矢射伤包含有急速之义，則疾用为副词为本义之引申。」（甲骨文字探源，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七七页）

于省吾说参作字条下。

按：卜辭「疾」與「疾」可通用，但不同字。于先生已詳論之。參見「疾」字條下。

疾

0252

张亚初说参作字条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疾

0253

李孝定「从弓从大，说文所無。疑夷古文。」（集釋三八四七葉）

于省吾「乃叙倫謂疾字即说文之疾字，疾乃疾之訛。」（金器刻辭五十页）。李孝定謂：「从弓从大，说文所无，疑夷之古文。」（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卷三八四页）按马、李二氏之说均未免舛误。甲骨文自组卜辞的卜人名作疾或疾，也省作疾。商器簋文作疾，父癸觶（近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一作疾。据古文文字从大和从人之有时互作，则疾即玉篇弓部训疾为日挽弓的疾字（罕忍切）。但玉篇不知疾即引之初文。而又误训引为日开引也。广韵斡部谓日引同疾。

甚是。因此可知，引乃后起的省化字。L  
五辑一八五至一八六页）

（释从夭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

按：字隸作「𠂔」，于先生據廣韻以為「引」之初文。卜辭用為人名及地名。

0254

臭 𠂔

唐蘭 「臭字，卜辭地名。似从良聲，其本義未詳。」（文字記四四葉）

按：合集二四二四八辭云：

「癸丑卜，行貞，王其步自臭于𠂔，亡𠂔」  
用為地名。

0255

𠂔 𠂔

按：合集二二四一〇辭云：

「乙酉卜貞：... 𠂔不田」  
用為人名。

0256

𠂔 𠂔

白玉崢 「所引一四九·四版，乃龜腹甲之残余，為第一期武丁時之遺物。茲將原辭今

譯如左：

貞：翌甲申，子大圉𠂔？

子大：存辭除見于存版外，他如

1、乙卯卜，爭貞：子大...？

乙三八九五

2、貞：子大逐鹿？

乙四九一〇

3、……知子大……？

4、貞：勿知子大？

5、子大亡巡？

右录卜辞五版，皆为第一期武丁时物，可由贞人等，及各版之书法、风格、词例等，寻得

证明。又曰子大亡之文，于卜辞中，亦间有作合文者，如：

6、庚辰卜，狄贞：于解大吉？

7、弱狄用其……？

右曰子大亡合文二版；然亦可释为曰大子亡。大子一辞，亦见于卜辞，如中央图书馆所藏

甲骨文第七十二版。惟以南明五九四版合文曰祖乙亡之文例逆之，确当释为子大，不容置

疑。但此合文之子大，为第三期康辛、康丁时之遗；此可自贞人狄，及其用二字之书法得到

坚确之证明。

彦堂先生曰：曰子，在卜辞之涵义：一曰干支字，二曰地名字，三曰妇子字，四曰贞人字，

五曰王子字，六曰封爵字（五等爵在殷商原列史话所集刊第六本四一三至四三〇页）。据王

子字亡之例，此曰子大亡当为殷王之子。据曰封爵字亡之例，此曰子大亡当为子爵之名大者。

然则武丁时有方国曰大，或大方者，是其采邑矣。史记殷本纪，商为子姓。是又可释为姓子名

大矣。就王峰观察卜辞所得，此三者皆是也。周为封建国家，而周之封建制，其所以然者，盖

原于殷商也。就卜辞之诸子言，其多与方国地名同者，其若干史官及贞人，亦与方国、地名相

同，此无他，盖商至后期，尤自盘庚迁殷后，封建制度完全确立，且多为同姓诸侯，故于卜辞

中，有如许之子也。第二期之贞人大，或其后裔，服务于王朝者，第三期之子大，或为第一期

之子大而享祭者。此考之于卜辞之文例，凡祭享先公先王先妣等，其先公先王先妣之名，类以

合文书之；其或未为合文者，乃其变例也。又凡称引在世生人名者，例皆无以合文为之者。类

此例证，多期之卜辞中俯拾即是，兹不赘举。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

七—四——三七—六页）

按：上引白玉崢说，当移录於「子」字条下，與「狄」無涉。「狄」非「子大」合文。全集

三二五六三辭云：

「狄用其狄」

似用為方國名。



羅振玉「天屈之夭，許書作夭，與古文頌頤之夭形頗相混。此作夭，石鼓文从走諸字皆作夭，與此正同。古文亦然，無作夭者。」（殷釋中五十五葉下）

王襄

(類纂正編第四十七葉下)

平一萍

大屈之夭，許書作夭，與古文傾頭之夭形頗相混，此作為，石鼓文从走諸字皆作走，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无作夭者。

案大字在一期卜辞中为地名：

貞：王往大戔至于旁乃。九七八六  
至三期卜辭中則為服務王朝之官名：

庚申貞：其命王夭馬。  
屯甲二八一。

後編下四十三則爲單字，其又未詳。

李考定

之字乃走作𠂔。孟林𠂔令林𠂔師克。孟𠂔休盤。𠂔食仲璽。𠂔大界伏止。延璽𠂔之。周公簋奔作𠂔止。孟林𠂔火𠂔。克林𠂔火𠂔。周公簋𠂔火𠂔。故𠂔均作火，與契文同，無作𠂔者，小篆乃形譌也。字在卜辭為人名，辭去。庚申貞其令亞天馬𠂔。集。甲編二八一。亞馬為職官之稱，天𠂔則其私名也。或為地名，辭云貞王往天𠂔至于𠂔所。乙七六八是也。漢下一辭僅餘殘文天字未詳其誼。一集釋三二一

龙宇纯

庚申貞，其令亞火馬□

火馬二字相連，或釋為走馬，似乎更是走省作火<sub>1</sub>的明證，即使退一步說，走并不能作火，然而由奔走二字仍可知火<sub>1</sub>代表奔走的意思。走字金文作𡥉<sub>2</sub>，奔字金文作𡥉<sub>3</sub>，表示奔走之意的主要是火。尤其大鼎走馬字作𡥉<sub>4</sub>，象人奔跑於路中，并不以从止來表示奔走的意思；火表示奔走之意便更无可疑。復就字形言，火象人上下其手，也正是奔走的样子。L（甲骨文金文案字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冊四二二至四二三頁）

赵诚



甲骨文用來表示急行、快走，似仍用其本義，如「𠂔」(丙四〇三)。「𠂔」辭也用作急馳之義，則為詭義之引伸，如「𠂔」(甲二八一〇)。(甲骨文簡明詞典三四五頁)

按：火當釋走，諸家釋火皆非是。其形體與「𠂔」、「𠂔」均有關係，須加以詳辨。

一、與「𠂔」字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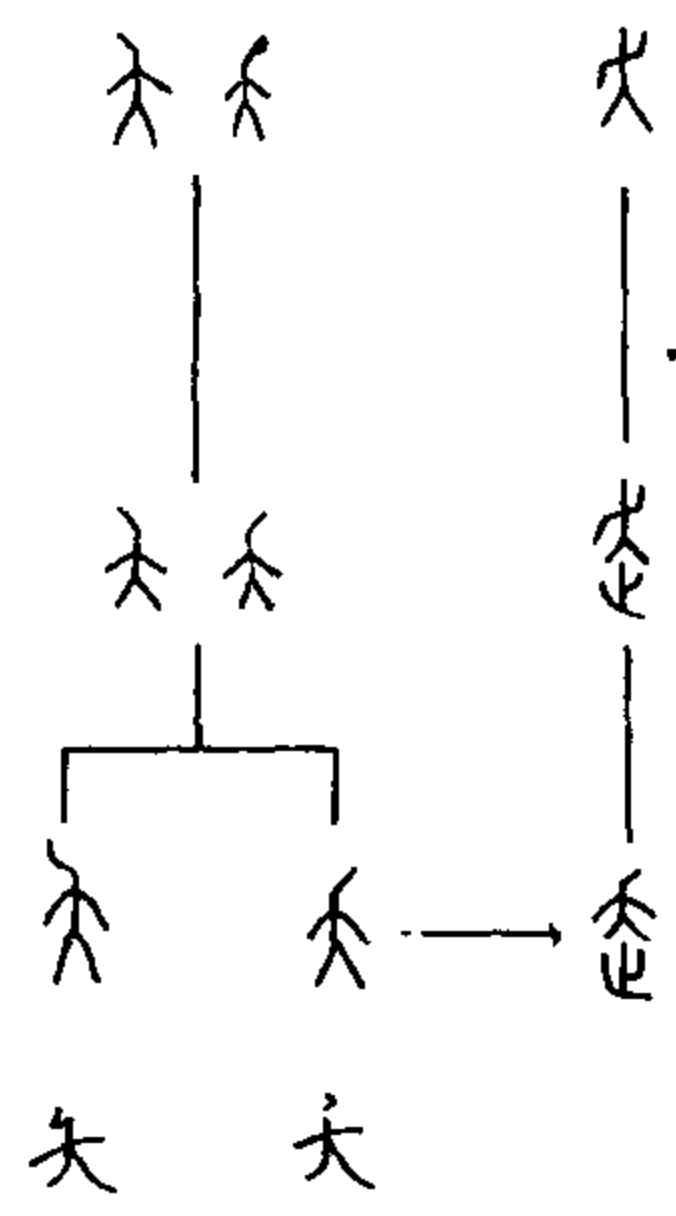
金甲文「𠂔」字作「𠂔」，亦作「𠂔」，不分左右。篆文則「𠂔」作「𠂔」，「𠂔」作「𠂔」。容庚釋「𠂔」為「𠂔」，謂「𠂔」為「𠂔」之動作，「𠂔」為「𠂔」之動作，「𠂔」為「𠂔」之動作，「𠂔」為「𠂔」之動作。陳氏強調其同，皆得其偏，而未得其全，所釋均誤。就金甲文而言，「𠂔」、「𠂔」均為「𠂔」字。小篆分化為「𠂔」、「𠂔」二字。「𠂔」字晚出。就小篆而言，其形體來源於「𠂔」，而分化作「𠂔」、「𠂔」，其源與流之關係，必須嚴格加以區分。否則各執一偏，誤入歧途。

二、與「𠂔」字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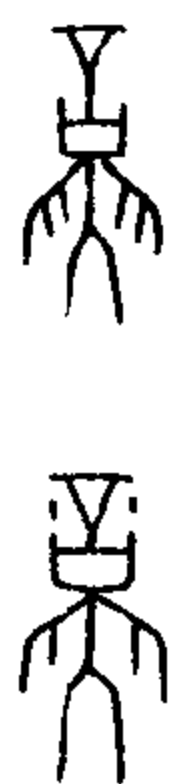
小篆「𠂔」字作「𠂔」，「𠂔」字作「𠂔」。說文：「𠂔，走，趨也。从「𠂔」止，「𠂔」奔，走也。从「𠂔」省聲。」金文「𠂔」字作「𠂔」，亦或作「𠂔」；「𠂔」作「𠂔」，或又作「𠂔」。然則顯而易見，「𠂔」、「𠂔」乃「𠂔」之形譌。其形體既經譌變，則與金甲文「𠂔」字相混，而又造成「𠂔」、「𠂔」之形譌。清代學者由於「𠂔」、「𠂔」奔，「𠂔」不可解，鈕樹玉、王筠、孔廣居、徐灝等皆以為「𠂔」、「𠂔」奔，當从「𠂔」，取「𠂔」善走之意以曲解之。

三、與「𠂔」字之關係

契文「𠂔」即「𠂔」之初形。商代玉璽銘亦作「𠂔」，見雙劍誦古器物圖錄。金文「𠂔」作「𠂔」，「𠂔」作「𠂔」。之字作「𠂔」，或亦作「𠂔」，增「止」或「𠂔」為文字演化中所習見。篆文作「𠂔」，譌變為「𠂔」，「𠂔」从「止」。徐鍇繫傳謂「𠂔」走則足屈，故从「𠂔」止會意，支離牽傳。清代學者不知其形譌，又以「𠂔」从「𠂔」善走說之。實則「𠂔」走，「𠂔」本象人趨走時手臂搖曳之形，與「𠂔」犬無涉。其形體演化之過程如下：



其源流有別，釋火為「大」非是。  
 之「走馬」，「走馬」則為職官名，猶周禮之「趣馬」，與詩經「來朝走馬」之用法同。  
 里將另一段刻辭混入讀之，釋火為「大」，謂大乃亞之私名，李孝定集解亦同此說，殊誤。  
 屈萬



按：英二六七四辭云：

「櫛子曰：『』

用為人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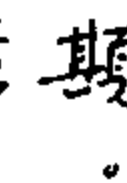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葉玉森「按：予曰：釋鬼之奇字。象鬼頭，象耳飾，象身臂股形。殷契鈎沈一殷虛  
 亦同為鬼字，从「人」从「大」，與大註同。近得聞甯氏書，謂象象一人戴假面形。假面在原始民族  
 為司用之具，南非土人所作，與此形甚相似。據安得利氏之說，甸羅羅、緬甸、馬來半島起，  
 以至于中國及其東北，安為此物發達之一大中心，而我國文獻所傳惟兩目為俱，四目為方相之

說。且言之亦不甚詳。度其性質實已為原始辟邪假面之演化。其他若舞蹈、戰爭時所用者，則唐宋人所記，為時益晚云云。按：聞氏之言可觀古俗，故附錄之。一（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七卷廿五頁）

余永梁「說文」兒，餐首鍾也。从北从兒省，兒象人頭形也。此象人戴胃形，殆是兒字。古文有此字作，同部。胃，兒餐也。古文胃字作（康敦）考（孟鼎）象戴掩面窳目形。此象胃形，兩口所以為兩目，兩口則胃之飾也。一（殷虛文字）

郭沫若「說文」字葉玉森釋鬼。按：係象人戴面具之形，當是魅之初文。周官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衣四目。鄭注云：「如令魅頭也。」孫詒讓曰：「云：如令魅頭也。者，御覽禮儀部引風俗通云：「俗說亡人魂氣飞扬，故作魅頭以存之，言头体魅也。然盛大也。或謂魅頭為觸塘，殊方語也。」案：魅亡字當作類。說文頁部云：「類，醜也。今逐疫有類頭。」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嫱，西施，就醜也。」高注云：「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希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象耳目，字又作。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四目，衣赭，希世之類貌非又引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慎子曰：毛厲，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蓋周時謂方相所蒙熊皮黃衣四目為皮俱，以魘鬼，故鄭援以為証也。一（見周禮正義）又方相氏疏：「此說魅至詳，服履尤合，決為魅之初文無疑。魅，類也。類，等切。后起之形，字也。得此字可知魅之俗實自殷代以來矣。一（兩耳下所垂者珥形也）一（詳通集一。八頁）

戴蕃豫「口壬」象外方果口又出來豎自西因貞亡田（前七卷卅七叶一版）  
疑冕之初文。一（殷契亡田說，考古學社刊第五期二、三至四四頁）

孫海波「說文」前七。三七。一。或釋魅。一（甲骨文編八三七頁）

李孝定「按：字象一人戴假面具之形。本所殷虛發掘獲一假面具，銅制兩目兩耳，各有一穴，目上之穴所以視物，耳上之穴則所懸以形之飾者也。當即為此字所戴之物。聞說是也。郭說其意亦是。然元以證其必為類字。說宜存疑。一（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五四四——四五四五頁）

0265

按：諸家所釋皆難以為據。李孝定的分析是正確的。



用為人名。

按：合集三六五三〇辭云：「余征三丰方虫𠂔令。」

0266



按：辭殘，字形不甚清晰。所从之「𠂔」恐有誤。

0267



按：合集三七四七四辭云：「田哭往來亡。」

用為地名。

0268



饒宗頤

綴合編三三一片云：

曰于生某月，

膠。曰与日生某月入曰語例同。膠乃动词，

為祭名。廣韻有膠字，云：「口聲也。曰音交，即此。」

膠訓曰聲曰，應讀為該。集韻五爻：該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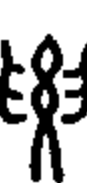



諱呼等同，曰吳人謂叫呼為該。爾雅釋言：曰祈，叫也。曰郭注：曰祈祭者，叫呼而請事。曰

是曰之七月膠曰，即謂王於此七月祈祭呼叫也。一（通考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饒宗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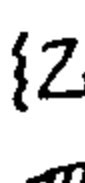
按：查以金文交字澄，乃从口从交。今本說文無咬字，沈濤古本考據文選注

引補之。齊物論：「咬者，即號呼之意，此辭咬為祭名，殆周禮太祝鄭注：「祈嘯也。」謂有災變呼告神以求福之義。」（通考五二四葉）

陳漢平「甲骨文字有字作，字从肉从交，交聲。說文：曰，身中也。象人要自之形。从交省聲。說文：曰，古文要。曰据此知要字為交省聲，故此字當釋為要，字即腰之本字。


卜辭曰：


壬戌卜出貞御疾乙癸乙四五四〇

御疾于乙癸乙四五四〇


此二辭乃因腰有疾而卜貞御疾于妣癸之辭。乙（古文字釋從出土文獻研究二二一頁）


徐錫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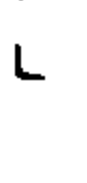
「病包，見殷墟卜辭云：曰壬戌卜，古貞：御病包乙癸（乙四五四〇），曰

御病包于乙癸（乙四五四〇）。按病色，即屬於腫痛病。如集韻：曰彼教切音炮，腫病，通作皴。又皮教切，音抱，面生色也。按病色，即屬於腫痛病范畴也。乙（殷墟出土的一些病類卜辭考釋，殷都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九頁）

按：字或作，不得謂从「交」，中所从亦非「口」。釋「咬」釋「腰」均不可據。卜辭云：

「生七月

「生七月

「貞夕

合集七七八一  
合集七七八二  
合集二一四二一

均為祭名，可證合集一三六七五當讀作「知疾，貞妣癸，而不得「疾」連續以為疾名。

交

王襄「古文字」一類纂四編第十卷四十七葉下

尹一萍

「說文曰：曰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曰段氏曰：曰以大而象其交胫之形也。曰

山海經：曰交胫國人脚胫曲，長相交，所以謂之交趾。曰案矢大變大字之足也，皆象人正面立形。

引申之，凡相併相合相錯相接皆曰交。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交下注引說文曰：曰合也平也。

廣雅釋詁二楚辭思美人注札記月令：曰虎始交。曰鄭注皆謂合也。曰川平者經籍无考。蓋慧琳

所据说文古本或有二训也。甲骨文有交字惟渚家字书未收。商錫永于殷虚文字曾据前编四卷三十叶六版之入交字曰：

柞案：卜辞于交之寅多作𠂔，与许书之交字同，此字上文断缺，莫由知其为交入此聊备一格。

今案此版下为壬戌卜所存之𠂔为甲寅卜之寅，非交字也。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均付阙如。其字最早见于殷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四九页之三一作𠂔一作𠂔，王先生皆释寅，或渚家之失收，由此故欤？

其次见于著录者为小屯甲编八。六片，凡五文。右两版皆武乙时卜辞且为同时事虽不能密接，可能为一骨所折。其辞曰：

乙丑貞：一𠂔□命一𠂔交（得）。

乙丑貞：𠂔𠂔𠂔命一𠂔交（得）。

一案乙丑五日為庚午卜辭銜接。

庚一午貞：命□□𠂔交得。

庚午貞：命步𠂔𠂔交得。

庚午貞：命𠂔𠂔𠂔才𠂔𠂔交得。

甲戌貞：命𠂔𠂔交得。

甲戌貞：命𠂔𠂔𠂔才𠂔𠂔交得。

甲戌貞：命步𠂔交得。

乙亥貞：又升歲于且乙大牢一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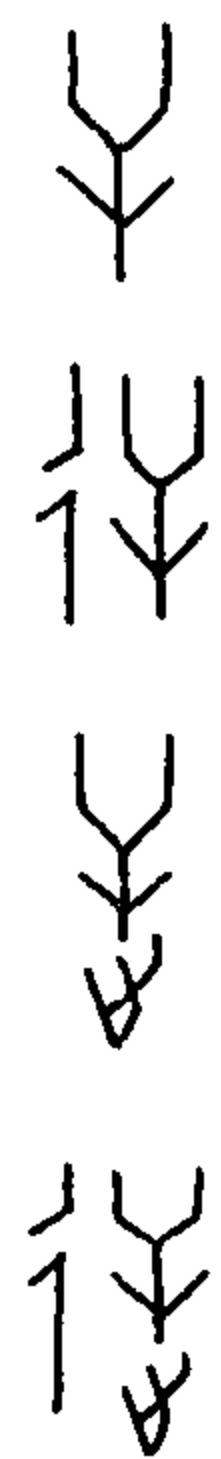
□丑貞：□王□

案甲骨爻字作𠂔效字作𠂔，以此证左辞之𠂔，皆交字无疑。其义殆如荀子王制：『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故渚辞皆以王命某起而以𠂔交得𠂔作结也。『中国文字第三卷第九册一〇一三一〇一五页』

于省吾说考𠂔字名下。

按：『交』在卜辞皆為方國名；今某崇交卜，崇有征討之義；崇交得𠂔，乃貞問征討『交』是否有祈獲。

逆



羅振玉「說文解字」：「逆，不順也。从干，下口，步之也。」案「步」為倒人形，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同字同意。故「卜辭」逆字亦如此作。L（「殷釋」中六十六葉下）

葉玉森

「按」步乃牛字。L

（「前釋」六卷三十八葉上）

商承祚「類編三卷一葉」

「秦嶧山石刻逆字从步，尚存古誼，後世小篆移「一」于中間，形益晦矣。」L

利源波

「步，甲二七。七，真人名。」

「步，乙一。二。八。」

「地名。」

「此為步字初文。倒大為步，與倒子為去同例。」L（「甲骨文編」九一——九二頁）

四七葉

屈萬里

「步，羅振玉釋步（「殷釋」中六六葉）。疑當讀為逆，迎也。」L

（「甲編考釋」四

李孝定「說文」：「步，不順也。从干，下口，步之也。」羅釋此為步，謂為倒人形是也。不順，義即由倒人形所引申。惟羅謂「示人自外入」狀，與「逆」同字同意，則非。逆，訓迎，其字必从走，从步會意，步亦从步，象人自外至，从止，礙步則象迎之者，故必待走步相合其義乃顯。至步字，則祇象倒人耳。倒大為步，與倒人為亡意同，單一步字固無由示人自外入之狀也。案釋牛非是。L（「集釋」六八七葉）

严一萍

「大象人正面立形。傳世殷商銅器圖象銘文中作大，象正面人形者自來均釋為天。」

然以「丁爵」之步作「步」，日父癸爵之步作「步」，而「甲骨文」之步皆作「步」若「步」，正為大之徵文，知釋天之步亦即大之初文，故「卜辭」之大邑商亦作天邑商，其原本一字也。說文以古文作大，據文作介，別分兩部，段氏謂起於「小篆」之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為二部。王樹玉以「居上」為大，外下為介。L（「說文」拈字）然「契」字之大處下，說文入居上之大部，知亦不尽然。甲





冬……从祀先公（杜注：从，顺也。先公，周公、僖公也）。

左传和公羊传都把曰从祀曰释为曰顺祀。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祭祀，绝大部分确是顺祀。尤其是周祭，即五种祀典，是严格按照先王世系和即位的顺序逐个敬祭的。可是有些祭祀却允许逆祀。例如岁祭，就可以逆祀。有一条第五期卜辞说：

乙丑卜贞：王宾武乙岁，征至于圉（上甲），卯，亡尤。

续一·二六·一一

由武乙到上甲，是逆序的。第二期的岁祭卜辞里，屡见逆祀之例，如：

丁卯卜行贞：王宾父丁岁，宰，祖丁岁，亡尤。  
{后二〇四七}

父丁岁，宰，果大丁岁五宰，亡尤。  
{人父一二五四}

丁酉卜尹贞：王宾父丁岁二宰，果臣（报丁）岁。  
{库一二〇六}

上引诸辞中的父丁，是祖庚、祖甲对武丁的称呼。由武丁而及祖丁、大丁或报丁，都是逆序的。有一条二期卜辞说：

己丑卜大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

佚五三六，亦见粹

五二〇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认为曰丁者武丁，祖乙者小乙，羌甲即殷本纪曰沃甲（四一页，新版四二三页），其说可信。这五示的排列完全是逆序的。

新年之祭也允许逆祀。屯南三七是一块三、四期卜骨，有如下二辞：

庚寅卜：辛（逆）自毓，率年。

自上圉（上甲）率年。

卜辞屡见曰自上甲衣至于多毓之语（前二·二五·四、京津三二二六等），曰多毓也简称曰毓（金一一九）。甲二九〇五有如下两条率年卜辞：

癸亥卜古贞：率年自圉（上甲）至于多毓。九月。

甲子卜古贞：率年自圉。九月。

曰甲子曰一辞的曰率年自上甲，显然就是曰率年自上甲至于多毓的省语。上引屯南三七的曰自上甲率年与曰率年自上甲同意，曰逆自毓率年应该是曰逆自多毓至于上甲率年的意思。自多毓至上甲是逆序的，所以卜辞在曰自上甲上加曰逆字。这个曰逆字用法，跟上引左传曰逆祀之曰逆相同。曰多毓的曰毓，一般读为后王之曰后，其实很可能应该读为先后之曰后，指曰毓（后）祖而言。

料二五九是三期卜骨，有如下二辞：

辛亥卜贞：其又。

贞：其自帝甲又，𠄎。

商王每称去世的父王为日帝，此辞的帝甲是康辛、康丁对祖甲的称呼（看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第一篇第二章日帝祀，古文研究第一辑四〇八——四〇九页有详文）。《国语周语》：日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也称祖甲为帝甲。帝甲一辞末一字从日，从𠄎，应释为日逆。自时王之父开始举行又祭，当然是逆序的。此日逆𠄎字之义与上引《屯》南三七日𠄎字相同。前人几乎都把这个字误释为日𠄎（如《粹编考释》、《殷虚卜辞综类》等）。由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商代祭祀虽以顺祀为常，但在有些祭祀里也允许逆祀，似乎并不认为失礼。商人与周人对逆祀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卜辞说：

己卯卜 贞：口帝甲 𠄎 其累祖丁 𠄎

后下四·一六

三期卜辞日帝甲，应指祖甲，上文已说明。日祖丁，在这里可能指康辛、康丁的祖父武丁，当然也有可能就指殷本纪的祖丁。祭祖甲而及武丁或祖丁，也是逆祀。王国维由于不知道商代有逆祀，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里解释这条卜辞说：日案祖丁之前一帝为沃甲，则帝甲即沃甲，非周语一帝甲乱之之帝甲也。日（《观堂集林卷九》）这是不正确的。

严一萍先生曾缀合一版自组残甲，上有以下诸辞：

乙巳卜 𠄎：出大乙母妣丙一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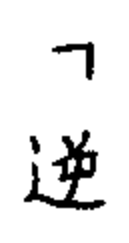
乙巳卜 𠄎：出外丙乎。

甲骨缀合新编一六

这对于研究卜辞祭祀系统是一个重要贡献。但是此版所记，祭外丙在祭大丁之前，跟殷本纪世系和五种祀典的顺序都不相合。严先生主张自组卜辞属文武丁，认为置外丙于大丁之前，是复古之君日文武丁的一种特殊安排，日殷商晚期新旧派对于一兄终弟及及一立长主嫡的宗法制度冲突的反映。日（《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在《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五四七——五四八页，亦见严著《甲骨学》一一八三——一一八五页）我们觉得这一现象似乎也可以用逆祀来解释。上引后上四·一六说明日又祭日允许逆祀。自组卜辞的日又祭日就是第二期、三四期和第五期卜辞的又祭。所以这版自组卜甲所记的出祭也有是逆祀的可能，不一定反映外丙的位置在大丁之前。日（《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出土文献研究》三〇——三二页）

的人；赵诚 丁……逆字写作𠄎，从𠄎象倒人形，表示从对面过来的人，也就是迎面过来的人；从𠄎表示足行于道。整个字所表示的就是人从对面走过来或迎面走过来的人。日

赵诚

「逆」，甲骨文写作，从彳从止从𠂔，𠂔象人从前面过来之形；从彳从止（趾）表示行走于道路，所以有「相迎」之义。卜辞作为动词，即用其本义。作为副词，有「迎面」。

「迎」上前去的意思，也与本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贞：「吕方其来，王逆伐。」（金五〇八）——吕方来侵犯，商王迎上前去击伐。吕方，与商王室为敌之方国。

王勿逆伐吕方。（后上一七·三）

逆有迎义，后代还有所保留，如「逆水行舟」，即迎着水流往上行船，「逆潮流而进」，即迎着潮流前进。一般说来，「逆」在后代基本上由「迎」所代替。（《甲骨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一页）

饶宗颐说参「𠂔」字条下。

按：罗振玉释「逆」字之形体至确。卜辞「逆伐」习见，意为迎击。又言「王子宗門逆羌」（《甲八九六合集三二〇三五》），「王子南門逆羌」（《南明七三〇合集三二〇三六》），「周禮小宰」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云：「逆，迎受之。」）「逆羌」謂迎受羌俘。又「逆」為負人名，亦用為地名。

夸 𠂔

按：「夸」在卜辭似為人名。



罗振玉

「此亦夷字，象人持弓形。」（《殷商貞卜文字考》十九頁）

王襄

「古弔字。許說『問終也』。从人持弓。此象人持弓之形。」（《簠室殷契集正

葉玉森  
三頁上

「羅振玉曾釋為夷，王襄氏則釋弔，似均未諦。」（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十

唐蘭「亦作𠂔，卜人名。疑在董所定一、二期。其字為卜辭奇字之一，前人未見釋者。余謂當即位之本字，以字形言，此本即大，而特省其一手，如金文矩字作𠂔，或作𠂔，以𠂔者，亦即𠂔也。后世𠂔字不傳，而其形變為𠂔。古文从𠂔，與𠂔同，如𠂔即𠂔，𠂔即𠂔，則𠂔自得𠂔為𠂔，即后世之位字矣。金文尚以𠂔為位。𠂔字象人立於地，則位之从人，實為複重，為𠂔之𠂔俾無疑。金文有𠂔尊（殷文存上二六），其字作𠂔，前人釋班，釋辨，並未確。余由卜辭𠂔或作𠂔（后下九、十九、四），悟𠂔可作𠂔，其𠂔為𠂔，又變力為𠂔，遂作此形，實仍是𠂔字。此正𠂔為位之鐵証。」（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五十五頁七十片釋文）

陳夢家

「扶寫作𠂔，𠂔或𠂔（甲二〇七）。金文矩字所以，」（殷虛卜辭綜述一四五頁）

屈万里

「𠂔，王襄以為古弔字。唐蘭謂是位之本字。綜述以為扶字，似皆未諦。此束定作𠂔。」（殷虛文字甲篇考釋二二頁）

饒宗頤

「𠂔字或釋扶，（陳夢家說）其字異體頗多，有作𠂔者，如：𠂔（甲二六三一）

乙：𠂔（由：言一即音，敵也。）（拾掇二、三三四）

其字或从夫，則釋扶是也。又有作𠂔者，（屯乙八六八六）則為𠂔𠂔二字連書。」（通考第六七葉）

饒宗頤

「三十年前，余撰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主張分人研究，考証結果，知貞人往往

跨越數代，且有晚期之名如泳與黃，實已見於武丁、祖甲之卜辭。其說已逐漸為人所証實，如泳（小屯）之確為貞人署名而見于第二期出貞之版（屯甲二九二六），屈万里亦言之。（甲編考釋頁三七六）。黃卜旬之辭見于合集二六六六二、二六六六三三者（即燕大四四五、林一、五一三）近賢均認黃是第二期貞人。在拙書結論八曰論貞卜者與地名，一項，指出貞卜人物之

名号，其中不少原为地名，此等称谓有时不是某一个人之私名，可以指若干人，如春秋之齐侯晋侯，可指若干世之齐君晋君，不能专指小白与重耳。《通考》卷一二〇。《张秉权先生继之撰甲骨文中所见人、地名考》，罗列约九百条，力称曰甲骨文中的人名似乎不是他的私名而是他的采邑或方国之名，所以隔代之人可以同名。《以今观之，贞人名号，亦多非私名而为邦方之名，可无疑义，新出资料个别可为证明，小屯南地八六九有贞方，知卜贞贞雨之贞，原亦为方名，《合集》一三三四三即屯甲三五八五，参《通考》卷六四一。卜辞所见贞人名之称某方者，贞方之外，又有巨方、大方、子方、木方、希方、土方、廬方、邑方等。方即其采地所在。《书大传》云：《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废祀则失其国。》是贞人之名，多非私名，盖以邦方之名呼之。

古礼於《礼》名盖有所讳。左桓六年传申繻论名有五，谓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曲礼》：曰卒哭乃讳。《淮南子》记论训：曰溺则摔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周制太祝在事神之际可直呼君之名。卒哭则讳之。是在平时每讳其私名。殷时想必同然。

贞问为国之大典礼，《周礼》曰同弓之正曰贞。贞人为主祭而问弓者，其人可能不少为殷之同姓封君。其贞卜记录，存为档案，著之龟策，辄书其邦方之名，以昭隆重。其为王亲贞者，但记某日卜王或某日卜，王贞，从无书庙号或其私名之例。《周礼》：曰凡国大贞，郑玄注云：曰大弓，宗伯莅卜。《礼记》贾疏以为曰大贞弓大……故大宗伯临卜，其陈陈龟、贞龟则小宗伯为之。《周礼》贞问者必大、小宗伯，为国之宗室，以是例之，殷之贞人，当亦殷之宗室封君入勤其弓者。贞人既多以邦方为名，故异代不妨同称，弓实必非一人。近时石璋如先生著《扶片的考古学分析》举出与扶同坑所见之贞人，几乎第一、二、三期至第四期皆有之，多期之扶，如果同是一人，其人安得如是高寿？余考扶亦为地名。《礼记》塚茂树书序言摹出京都一片：《口戌卜方贞……在外》。

主张分人研究者，如甲骨上所记王贞之五，当为何五，称卜某贞之某，当处何世之邦君，正为今后研究之课题，分人研究即在同名之下探讨其称呼之种、关系，寻求其活动之概况与年代之隶属，如方、般、韦、亘等常见之名，均可作个案研究，近时学者能就某一贞人名号，综合甲、金文资料从弓探索者，仅见韦与亘，扶三人而已，而所论就非全面，尚有待于后来之努力。

《丙编》六一二：曰子卜贞：帝舜子曰哉：帝舜子曰曹。此卜为子命名之例。张秉权谓曰曹在卜辞所见也是地名。《礼记》曰似乎该是一种官名而非私名。《礼记》卷九六。

古者吹律定姓，国语周语云：曰司商协民姓。《礼记》卷九六：曰掌赐族姓之官，谓人始生吹律合之室其姓也。《礼记》卷九六：大戴礼保傅引青史氏云：曰太子生而注，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礼记》卷九六：周礼太师职曰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礼记》卷九六：郑注典同云：故书同作铜。《礼记》卷九六：小屯南地卜辞：……

其奏商。𠄎（四三三八）殷时必有五声，（宫、商、角、羽等字均见。）以律定姓即依五音视其所居之声而以为姓，故曹当为姓，自非私名，亦非官名，因之同时得为地名。殷代可能有所商之官，掌赐族姓之多。其妇某之子始生时为之定姓则为多矣。贞人之名既多为地名，其中必有举其氏姓者，可以推知。

贞人之名，其字亦有从女旁，或于其上加妇称者，如永之有妇永，内之有妇内。向来未明其故，由今思之，盖小邦封君与殷王室为婚媾关系，如春秋齐姜、秦嬴之比。周语富辰论周室婚姻利内则福，历举挚、畴、齐、许、申、吕为说，此殆其类也，故外邦诸妇有时亦纳贡物。丙编九五：曰帚内于四。𠄎此谓自内（可能即内）之妇致贡也。周语云：曰侯卫宾服。𠄎韦注：曰谓之宾服，常以服贡贡见于王。𠄎曰必以所贡，助祭于庙，考经所谓一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𠄎刻辞凡言干、言入，皆指以所贡助祭。贞人记名而兼为干者，入者，凡数十见，如某干贡亦同于贞人，此贞人之名所以必为邦方之名，以其为王室之侯卫，以时贡纳助祭，故贞人若禾亦称禾侯，先亦称先侯，亚亦称亚侯，专亦称侯专，（参通考结论）其明证也。国之大为祀，凡祀，侯卫各以其职来祭，卜辞言某贞，出于某，即谓邦方之入助祭者占问其吉凶，助祭必有致贡之物，所谓干若干，入若干者，即识其贡纳之数。向来目为记于刻辞，殊嫌冗统，今知为助祭贡纳之物数，其上一字当为邦方之名，故与贞人之为地名正若合符节，而出之义当指助祭于庙，（非指稍乐）。昭然若揭矣。

又地名之字或多从水。说文曰方𠄎又作汙，下云：曰方或从水𠄎，可以为例。甲三六一三有汙字，即方之繁体。贞人名号之为邦方者，其字或增益水旁如彭之作澎，豈之作渣，此又贞人之名与邦方地名关涉之佐证，主持贞问之人物既多为邦国小君，可能即夏、殷以来之巨室，史书可参证者，如韦亦称子韦，侯韦，诗曰韦，顾既伐𠄎。世本曰豕韦防姓𠄎东郡白马东南有韦城。彭即大彭，彭固为祝融八姓之一，春秋彭为宋邑。河即河宗氏，见穆天子传。先即先侯，遼即遼伯陵之固，夏有遼蒙，穆传有遼公。乐者，宋有乐氏，乐喜，见左襄传（二九·七）。方即方氏，固有方孟，亦有方媚人。聊举大略，其详当另论之。……

附：贞人与地名对应略表

方 在方（合二一〇二九）至于方（丙四〇三）

亘 亘方（粹一九三、京二九八一）于亘（后上三一·一、九·二）亘入（乙二二〇四）

显 显亘（合二〇三九四、二〇三九六）在亘（合六九四三）

殷 殷干（南地九一〇）

韋 在韋疎贞（人二一四一）乎翦韋（京津五六六）

𠄎 𠄎來馬（丙三四二、金六九九）𠄎來犬（丙三四二）𠄎子（京津二〇九七）



永	步于永(英二五六二即金璋五四四)步永(合四一七六八)永鍊(合四一七六八)前
大	方(粹八〇一、一一五二)(乙一三一、二二九)(合八七、二〇四七五)在大(合
行	有兒在行(芳三、三一、一一)(合八一三九)
先	侯(芳二、二八、二)在先侯(芳二、二六、一)先來(丙三二九)
彭	在彭(芳二、二八、二)在先侯(芳二、二六、一)先來(丙三二九)
旅	乎取旅(佚七三五)
岳	使人于(佚七三五)
專	于專(乙八一、一)省專牛(丙一二六)侯專(芳五、九、二)
木	在木(芳二、一一、二、二、一五、一)木方(甲六〇〇)將木(虛二九)在自木(南
亞	北坊二、一六一、自木(存二、六三八)于木(粹一二七三、人二五二〇)
葡	亞受年(丙一〇)亞侯(邶三四三、九、二五、南地五〇二)亞田(南地八八八)在
喜	在自喜(粹一二一、一)(又錄六八一、六八二)喜入(丙三八二、乙四五九七)
尹	尹方(芳四、四一、一)(金二〇九)
希	希方(乙九〇、八〇、甲二三三八五十二三八一)(合六七六七、七〇〇一、
邑	邑方(京人五、圖三七)邑示(甲三〇三七)
子	子方(芳七、一、四、后下三四、三、三六、三)(京津三〇、九、四三九〇)涉子
自	在自(佚四〇二)田自(芳四、三六、三)涉自(佚八九)步自(南地四五二六)(合

我余

四〇.二一七四.一一〇八八

于余（卷二·一三·四）在余贞（卷二·一三·五）自余入（丙一〇四）

在我（合八三〇八，二一七四三，二二一七三）我来（丙四乙，一二五，三三三，三

八〇、我受年（丙五五）我受稻年（京津五六六）

手少(甲三五三九)

在緯度(后上一。四,菁九。四,續三。三一。九)

方(第五一四七)合一九六二)在川行(文录三五)在川卜(诚一五二)

又叶 下 乙 二 〇 一 八

取  $\pi$  珠 = 三

史、  
下  
(  
记  
四  
二  
六  
一  
  
内  
文  
、  
为  
三  
、  
三  
、  
乙  
、  
乙  
、  
乙  
、  
五  
、  
刀

[illegible]

日 主  
病 弟  
買 名  
( 乙  
乙 { 乙  
、 乙  
、 乙  
九 乙  
、 乙  
( 乙  
田 乙  
干 乙  
作 乙  
( 乙  
藍 乙  
游 乙  
乙 乙  
〇 乙  
二 乙  
( 乙  
田 乙  
弟 乙  
( 乙  
笑 乙  
二 乙  
三 乙  
四 乙  
( 乙  
在 乙  
乙 乙  
( 乙  
丙 乙  
四 乙  
三 乙  
( 乙

[illegible]

手車  
乙  
八  
〇  
八  
一

在卯辰(前二一〇四)

田 實 (前) 三〇七

步射 (甲三〇〇八) 入射 (金六〇九)

盧方 (續存一九四七) 田盧 (佚七二) 盧方 (南地六六七)

在樂貞(續三·二二·五·三·六·五)(續二·六·三·菁一〇·三·后下一〇·四·

后上一〇・五，掇二・四八九。

羣網（粹一・一九三）

麓堡 (粹六六四)

在丁（南地六〇三）往于丁（南地二三三八）步于丁（合一九五五五，一九五六三，

二〇 二六九 入丁 (合二一〇三九) 至丁 (合一九四六二)

在黃鰾（南地六〇三）

在取 (合六五八五反)

在因(合六〇八八,六〇八九,六五三〇正)至因(南地七四二,八七一,一〇九九)

三七四四

方 (南地二九〇七) 站受又 (南地一二六一)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按：于先生以為乃「𠂔」字之省，參見「𠂔」字條下。

𠂔 𠂔方（合六八六，四八八八，六七五九，六七六〇，六七六一，六七九九，六八〇〇，六八〇一）  
𠂔 至予（合二二〇四五）  
（注釋⑧：卜与貞字異其多。貞人非金为卜官，此点張秉叔有詳論，見丙編考釋中輯（二）頁四四七。又鑲刻字者与鑲凿者当异其职掌。貞人不得为专门技术之事务官。在不同日所鑲刻书俸刀法金出一人之手，子、利一器甲可以以为证，故知鑲刻当别由写官书手负责，与貞人无涉。说点见張氏丙編考釋下輯（二）頁九四長文。注釋⑨：卜辞中偶记私名者，如而伯龟、易伯姦，甚为少见。注釋⑩：貞人与诸如同名之例，詳通考页一一九五、一一九六。可增盖之別，如姪（乙八八九〇）、姁、嫪、姁、姁等。注釋⑪：涉及貞人之地名，从水之例，补列若干如下：涂余（續二·一·五，五·四·三）渚条（佚六七八）況兄（佚九五六）泳永（子甲一五九）汰大（乙二〇三五）沐木（粹一一七四）澎彭（喜喜）亞亞（乙六二〇七）樂樂（前四·一三·七）潢黃在潢貞（前二·六·一）冲中（后下三六·六）令冲（）注釋⑫：同日因多由不同貞人所卜，试举一例如：丙寅卜字貞：子鬲哥既（駿）：四方十月（后下八·二）丙寅卜兄貞令子鬲哥：（前五·四·二）如是字与兄应属同期之人。）（甲寅父通檢前言——貞人問題与坑位中國語文研究第九期六五——七八頁）

按：英二五三二辭云：「癸未卜，在煇貞，王旬亡猷」  
 用為地名。

0276



按：疑為「齊」字之省。

02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7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80



按：合集二一九七二「令癸」：若「用為人名」。

0281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82

𡗗

按：合集二七七三九辭云：「辛酉卜，余今日辛癸弗每。」當為貞人名。

0283

大 大

乃 按：刻辭類纂纂寫有出入。合集一六一五不甚清晰，當作：「甲戌卜，用……大牛于祖乙。」乃「大」字，下乃泐痕。

0284

𡗗

按：合集九三三二辭云：「𡗗入，用為人名。」

0285

𡗗

按：字从「大」从「戈」持「人」。合集七七七〇辭云：「……午卜……勿𡗗。」用為動詞。

0286

舞

舞

按：合集二八二。九辭云：「蚩祖丁林舞用有正」用為祭名。

0287

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88

戌

戌

按：字从「大」持「戌」用義不詳。

0289

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90

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91

舞

按：英一七五九辭云：  
「甲寅卜，又夙祖乙」  
疑亦「夙」字之異構。

0292

𣎵

考古所

「𣎵：地名。疑為大泉之合文。」

（小屯南地甲骨九二六頁）

按：字不可識。卜辭用為地名。

0293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294

伐

張亞初釋斷首，參以帛字条下。

按：此與金文圖形文字形體相象，象以斧鉞斷人首，乃「伐」之初形。

0295

𣎵

按：合集二一七四三辭云：  
「庚午子卜貞，𣎵延在我」  
似為人名。





按：合集四四八「乙酉卜……貞，木往來亡四，允亡……」，蓋為人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葉玉森 此字象飛鳥翼上有鉤爪，蓋古文象形蝠字。子蝠爵之蝠作，作，作，作，並象翼上有鉤爪形。西清古鑑所錄觚、盃各器釋蝠，蓋謂假蝠為福，就羊為祥。羅振玉殷文存直釋為蝠，是也。先哲造字俾物尤具匠心，於蝠之鉤爪可見。一見朱芳圃甲骨文字

孫海波 「」，疑古文兒字，象人側首辟立。作者，人看兒參之意也。一（考古三期六四頁）

金祥恒 釋蝠。（續甲骨文編十三卷四頁）

按：釋「蝠」，釋「兒」皆不可據。存以待考。



按：合集二一四一九有此字，形體多舛，且不成辭，該片疑偽。

𠂔

按：合集九〇八九反辭云：「癸卯允……𠂔以」當為人名。

𠂔

王襄類纂 為古𠂔字。

羅振玉 「𠂔亦人字，象踞形，命令等字从之。許書：𠂔，今隸作𠂔，乃由𠂔而譌。」  
(殷釋中十九葉上)

孫海波 「𠂔，甲二四五。象人踞跪之形。古人、尸、𠂔為一字。說文訓符節，非是。」  
(甲骨文編三七四頁)

陳夢家 「卜辭云：

御子央于巴甲 前六一九六

于巴甲御 既卅巴甲 乙三二五二

出于巴甲 師友一三

王賓巴甲 辭二七二

武丁卜辭中已經有了大甲、沃甲、陽甲，所以他若是先王則可能是小甲。河重甲，因此二  
甲在武丁卜辭中尚未出現。巴字的隸定，也是不妥當的，唐蘭以為旬字的初文（沃釋四一）。  
(綜述四三四葉)

屈萬里 「𠂔，羅振玉釋人（殷釋中一九葉），非是。按：此與說文：𠂔字，形雖相似，  
義實懸殊。疑此乃踞字之初文，隸定之當作𠂔；說文以為踞信口者，蓋後起之義也。（正下  
隱約有二字）：：：：（甲釋第四九七葉）

按：山象人踞跪之形。契文山與ノ有別，ノ象人立之側面形體。在偏旁中，如見字作𠄎或𠄎，宣字作𠄎或𠄎，可以通用。只則為兄，只則為祝，區分又甚嚴。山不當是人字。說文訓山為瑞信，隸作𠄎，今符信字作節。又有𠄎字，从反弓，說文關其音義。古文反正無別，弓𠄎同字。

卜辭山或為「知」之省，參見0351「知」字條。

𠄎

商承祚 釋夙。（殷虛文字類編七卷六頁）


于省吾 契文名字作𠄎，𠄎與𠄎等形，舊不識，郭沫若隸定為足，不可據。山象人踞於坎中，即𠄎字。其作𠄎者，坎在側與立下一也。猶𠄎之作𠄎，𠄎之作𠄎。其坎較淺者，陷人非如陷獸之深也。藏五九三有𠄎字，隸定應作春，象陷人于坎而用杵以春之。藏一七一三，丞字作𠄎，象兩手拯人於坎中。金文父戊觚有𠄎字，象人陷於坎中，與𠄎自係同字，均為陷之初文。陷𠄎口壘滔字从𠄎作𠄎。宗周鐘𠄎作𠄎。林義光謂𠄎即𠄎，从人下象其足，是也。誅三四：𠄎𠄎于門。𠄎當𠄎𠄎字。季官父簠𠄎从𠄎作𠄎。象陷女於坎，从人从女一也。說文：𠄎，小阱也。从人立𠄎上。春地坎，可𠄎人。按从𠄎即𠄎形之𠄎。說文：𠄎，張口也。象形。按許說未可據。朱駿聲謂：𠄎，一說坎也。允矣。𠄎字應為从人𠄎，𠄎上聲。𠄎古韻並屬覃部。𠄎為𠄎，許遂不知其聲矣。从𠄎之𠄎為𠄎，如契文舊作𠄎，金文作𠄎。契文春作𠄎，金文作𠄎。是其例也。𠄎今通作陷。禮記檀弓：毋使其首陷焉。注：陷謂沒于土。前七二六二：令吳希𠄎庸。𠄎文已殘。後下十六十一：𠄎甲辰至戌。𠄎人。𠄎人謂難人也。明一九：王曰，茲卜𠄎。𠄎四三二：𠄎虫之王。𠄎王。𠄎者𠄎人之省語。下五字當係待補於駢辭者。𠄎五四〇。其作𠄎于伊，𠄎。𠄎，古禮字。要之，𠄎𠄎𠄎均為𠄎之初文，由𠄎形孳變為𠄎，遂作𠄎矣。一（駢三二七葉下釋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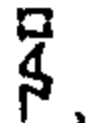

饒宗頤 按：𠄎為𠄎字。卜辭「臣涉」，每社𠄎。（見殷綴一〇九）即臣涉水舟陷。（杜注左傳：「昭王涉漢，船壞而溺。」）是其比。（通考四五四葉）

按：于先生說「𠄎」字之形音義極是。本象人陷於坎之形，引伸為一切「沒陷」，「墜陷」。



王襄 「古邑字。」（類纂四編第六第三十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邑从口从尸。案凡許書所謂尸字，考之卜辭及古金文，皆作，象人跪形。邑爲人所居，故从口从人。猶畺爲倉粟所在，故从口从畺。」（殷釋中七葉上）


葉玉森 「說文曰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尸。按卜辭邑作，，从口象畺域，从，象人跪形，乃人之受體，即指人民，有土有人，斯成一邑。許君从尸說未塲。」（鈞沈二葉背）

陳夢家 「卜辭所記邑數有多至四十者，而鄙有諸邑。以沁爲例，東鄙有邑（數在二邑以上），西鄙有田。邑與田是有別的：邑是聚族而居之處，田是耕田。公羊傳桓元曰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卜辭邑有專名，其例如下：  
勿乎取出邑 淋二八、一、前六、四三、五、  
十其數柳邑 瀋地五〇  
才云奠河邑 瀋七二八

武乙及乙辛卜辭所記諸侯之鄙之邑日、義、永等，以攸侯爲例，攸爲一區域地名，攸侯之攸從喜所占據的土地而得名，永則爲攸侯喜之攸的一個鄙邑。（綜述三二二——三二三葉）

饒宗頤 「邑爲武丁時人。殷銅器有小臣邑之名（見續殷文存下六六、五邑尊）邑亦稱邑子。（述乙八四二四）（通考七八一——七八二葉）

白玉峰 「邑」：……「揣造字之初，其所以从者，乃示此域內之人，長於斯、息於斯之誼也。」（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六七九頁）

俞偉超 「在商代，作為人們聚居地的居住區域名稱，只有日邑、邑字。如卜辭稱王都爲日天邑、日大邑、日邑；稱某地的聚落爲日某邑，如日柳邑、日河邑等；在述及某些活動時所提到的日卅邑、日卅邑，這種有很多數量的日邑時，所指當爲一般村落。所以，卜辭中的日邑，既可以指當時的那種早期城市，也可以指很小的村落。這種人們居住區域的統一的稱謂法，正是城市和鄉村剛分化的那種條件所造成的。甲骨文日邑、邑字的形體作

林澧

「商代甲骨文中有一个和国类似的词——方。它也和国一样，既可指特定的国

家，如「土方」、「鬼方」；又可泛指一般地域，如「四方」、「东方」、「南方」。至于商周时代另一个表示国家的词——邦，则一般不具有泛指地域的含义，而在原始语上可能是强调有封树标志的特定领土。所以，在表示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组织这一点上，邦和国是同义词，可以互相代用或互训。

邑的原始字形，是在象邑形的「口」的旁边附加了一个跪坐的人形，意在强调邑是住人的地方。释名解释说：「邑，人聚之也。」看来是对的。属公元前五百年纪的半坡、姜寨等农业村落，已有壕沟、围栅之类的防卫设施；到公元前三千年纪中叶已经有淮阳平粮台那样城墙厚逾十米的居住地。造字时用心象邑形，可能就是把当时居民点各种形式的防卫措施概括抽象的结果。但是邑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人口的聚居。小至「十室之邑」，大至「万家之邑」。无城墙的村落可以称邑，有城墙的城市也可以称邑。这和国这一概念之强调地域是完全不同的。

邑和国在语义上发生联系，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邑先于国出现，国是在已经存在众多的邑的背景上形成的。因而国这种地域性组织必然包含有邑，而且以邑含有邑为其必备的特点。所以，国字原形中的表义部分，便采取了一个以邑为中心而标志四界的形式。如果因为字形中只含有一个「口」，便推论造字时一个国只包含一个邑，那显然是过于武断了。因为文字中的表义符号往往采用很简略的手段。我们完全可以那个「口」形理解为一个国的中心邑——国都，而国中邑含的其它邑则被省略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特别重视国都，并把国都作为国的代表。例如国名和都名往往相通，把国都的城门称为国门，等等。因而，国这一语词有时便被用来专指都城，而「国」中「邑」一语往往指的只是都城城内这样极有限的范围。这和造字时把界限划在「口」的外方显然不合，只能是后起的转义。一方面，国都被称为国；另一方面，国的联系。实际上，只有都邑可以称国，在修辞上以邑代国的场合，通常都可以把邑理解为暗指国都的。

于省吾先生在论证「国」字中的「口」形确实是象邑形时，曾举邑字有作「邑」形者（后上七·一三）。认为该字中的「邑」与「国」字中的「邑」可以省略成「邑」相类似。应该指出，虽然「邑」和「国」都认为是邑的异体，但从上下文并不能确证「邑」一定是邑字，只能认为是一种可取的假设，有待

祝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新資料進一步验证。不过从邑字有可能作豈这一点，可以启发一种思考：古代的人们聚居在设防的住地之中，而维持生计所需要的耕地、牧场、森林、渔猎场所，当然都在设防区之外，成为每个邑所不可缺少的附属地区。因而，即使在只有邑而未产生国的时代，只要邑的分布较密，相邻的邑之间也会产生领地界限的观念。国界的观念和这种古已有之的邑界观念虽有本质的不同，但又有继承发展的一面。古人之把国称为邑，也许还有这方面的历史原因。〔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一至二页〕

余永梁 王先生國維疑益字。案說文曰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象也。〔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 按此字羅氏待問篇十七葉誤錄作𠄎，从口。商氏待問篇補完作邑，是也。惟邑上口，四周共八小直點，其右偏二直點與饒痕連，乃似作𠄎，羅王二氏至認其下从口，均誤。陳氏釋邑可信。惟卜辭从邑，離，其偏旁並不从邑。予疑古邑字从水从邑，洚水侵邑，意為泛濫。許書訓溼，或非朔讀。〔前釋四卷第十七葉下〕

陳邦福 當釋邑，讀為旌，說文儿部云：旌，邑四方有水自邑成池者是也。卜辭邑字从川即从《，邑下有木，與許書四方有水之訓正合，小篆从《，即由川中水流之形致誤。〔辨疑十一葉〕

李孝定 說文曰洚溼也。从水邑聲。契文从川與从水同。从邑為會意字，邑亦聲耳。陳氏釋邑，古文从邑，雖均从宮聲，不从邑，葉說是也。王氏疑益亦誤，契文自有益字作𠄎見五卷也。此辭僅餘殘文，不詳其義。字象洚水大至，許訓溼其引申義也。〔集釋三三一六葉〕

按：羅振玉釋「邑」字之形體是正確的。左傳莊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卜辭則不然，人所聚居均得謂之邑。釋名釋州國謂「邑人聚會之偁也」，較為近古。陳夢家綜述引證卜辭較詳，可以參閱。唯謂「卜辭有宗廟之邑為大邑，無曰邑」，則顯然是左氏之說所影響。卜辭「茲邑」，既然有可能包括洚上之都邑，是有宗廟之主者亦得稱邑。金文邑字與甲骨文同。



王襄 「古祝字。L」（《金匱要略》第二頁）

羅振玉 「第一字（𠄎）與《大祝禽鼎》同。第二字（𠄎）从示者，殆从丁从𠄎。𠄎象灌酒於神前，非示有示形也。第三字（𠄎）从𠄎，象手下拜形。L」（《殷虛書契》中十五頁）

商承祚 「按或又省示作𠄎，其作𠄎者，殆亦祝之變體，象跪於神前而灌酒也。L」（《類編》一卷六頁）

郭沫若 「祝象跪而有所禱告。L」（《甲研·釋祖妣》十二頁）

吳其昌 「𠄎字當曰祝𠄎字之消文，蓋卜辭曰祝𠄎作𠄎，偶畧去下便成此狀也。L」（《殷虛書契解詁》第三五五頁）

姚孝遂 「𠄎（兄） 𠄎（祝）」

論者多以為卜辭曰兄𠄎、曰祝𠄎同字，這完全是一種誤解。𠄎下部从人，𠄎下部从

卜辭所用曰祝𠄎，則為兄𠄎合文。

卜辭所用曰祝𠄎，則為兄𠄎合文。數以百計，都是以𠄎為祝𠄎，以𠄎為兄𠄎，

区分極為嚴格，並不相混。

粹一四八曰其告水入于上甲，𠄎大乙一牛，王受又𠄎，𠄎亦用為祝𠄎，謂禱于大乙，

與乙七七五〇曰𠄎于且辛𠄎，粹四八九曰𠄎至于且丁𠄎等因例。郭沫若先生粹一四八考釋以𠄎為兄𠄎，以為有系詞，謂為𠄎及𠄎，𠄎與𠄎之義，

這是錯誤的。

迄今為止，只發現一個例外，兄于后上七·一，其曰兄辛𠄎之合文作𠄎，曰兄𠄎字

數百見，均作𠄎，唯獨此作𠄎，應屬於誤刻。不能据此即認為古曰兄𠄎、曰祝𠄎同字。

區別是始終不變的。

西周金文曰兄𠄎字就作𠄎，禽鼎曰祝𠄎字就作𠄎，從𠄎，長由盂則作𠄎，從𠄎，偏旁已混，只是以从𠄎与否作為區別形式。L」（《古文字的符号化問題》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一

孙海波 「祝」，甲七四三。

「祝」，乙七四五，或以凡。

「祝」，洪一六六。卜辞用兄为祝，重见兄下。L（甲骨文编一〇页）

孙海波

「兄」，甲八〇一。兄用为祝。祝于父甲。L（甲骨文编三六四页）

饶宗颐说参介字条下。

姚孝遂 肖丁

2459

(1) 祝且乙虫  
(2) 祝册  
(3) 祝册

第(1)辞「祝」下一字不识。形体亦不甚清晰。卜辞有「册祝」，「祝册」或当是「册祝」之倒文。L（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四四页）

白玉崢

「崢」按：「非」之省段，实通本字。盖「非」字于甲骨文中，散见于多期，而「非」则多见于祖甲及武乙之世。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四七页）

赵诚

「兄」，或写作「兄」，左右无别。象祝祷之形，在卜辞中大多用为祝，和「兄」字分别显然。只有用作卜官之私名，「兄」才通用无别。但在多数情况下仍写作「兄」。大家通行释作「兄」，为了方便，姑且隶定作「兄」。作为人名，一定是借音字，但不明白，这个字到底是和「兄」的读音发生关系，还是和「祝」字的读音发生关系？L（甲骨文简明字典七三页）

高嶋謙一

「辛巳」卜其苦水入于上甲兄大乙一牛王受又





粹编一四八


（辛巳日灼卜，如果「我们」向上甲报告水灾（原文为「水漕入」），並以一头牛向大乙祈禱的话，那么王会受到帮助。）

陈梦家将「兄」与「兄」隶定为「兄」，解为「连接调出」，看来是受郭沫若的影响，郭氏说：「兄」字

在此当是有系词，义犹及与。以声类求之，殆假为竝也。……假借之说实在很难成立。……

与其读为日兄，不如照前贤的卓识，解为日祝。——日祝，只要看殷墟卜辞辞类第四四页上两行所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正确。那里不少卜辞都有相同的语法结构——祝+（于）+祖名+祭品（以某种祭品向某祖祝）。（甲骨文中有的并联名词例语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四〇——三四一页）

陈初生 「祝」字甲骨文作，象人跪于示前祷告之形；或不从示，作，月。金文多作，祝，禽毁字作，与甲骨文第二件同。（《商周古文字读本》二九一页）

张桂光 「甲骨文编收作兄字，实际应是祝字初文。祝字在甲骨文及早期金文（如《礼记·太祝禽鼎》）中均从兄。祝字作（小孟鼎），当是西周金文跪跪状逐渐消失过程中的产物，在甲骨文中是没有这种讹变的。尽管张日昇已指出甲骨文兄为训长之兄，而兄则为祭日，但他又以以为二字可以互通。今从文例看，除后一·七·一〇兄字合文及殷一·四二三日丁巳贞，于来丁丑贞，兄丁，若日甘一二例误为兄外，其余都泾渭分明，兄用为兄，兄用为祝，并不相通，兄与二字形既有别，音不相近，义不相干，是没有互通之理的。甲骨文编释兄为兄是错误的。」（古文字中的形讹讹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一七七至一七八页）

林政华 「册祝」一语仅三见：

丙午贞：「酒人册祝？」

册祝？

册祝：重辛求？

例虽不多，然参稽古文献，仍可考知其义。《尚书·金縢》云：

伪孔传：「史乃册（按：作册一，祝曰：……）」。《礼记·礼运》云：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作册逸册祝。惟告周公其后。

说文释祝字，云：「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卜辞正象人跪於神前而有所告说之貌。上引甲骨后二片均以册祝联缀成词，作名词用，与《尚书》作册而祝告日之文有别；此殆与册告一

语义同，即以册而祝告於神前之一种仪节也。……（《甲骨文字成语集释》上，文物与考古研究第一辑五七页）

粹五一九  
甲七四三  
粹四七八

按：祝象人跪禱之形。許慎據小篆立說，不可據。王筠說文釋例據大祝禽鼎釋祝字為「人跪驚神之形」。林義光文源謂「凡象人形，口哆於上，以表祝之意」。卜辭祝或有示。孫海波甲骨文編錄混入兄字，以為「兄用為祝」。實則凡卜辭祝字之有示者，作「兄」或「示」，象人跪形，亦有家。人立形作「兄」者，突出手掌形以區別於「兄」字。金文則以「兄」為兄，已混。凡卜辭兄字均作「兄」，象人立形，唯獨後上七。一口兄字合文之兄作「兄」，與祝字無別，乃誤刻。卜辭凡从「兄」或「示」者，大體均區分甚嚴，例外者極少。粹一四八合集三三三四七之「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一牛王受又「」，郭沫若、楊樹達均以「祝」為「兄」，謂為介系詞，乃「及與」之義，皆非是。卜辭「祝」乃祭禱之義，無用作介系詞者。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祝

王襄 「古祝字」 (瀕纂存疑第七第三十八葉上)

陳邦懷 「此字从禾从兄，當是說文解字稷之古文。卜辭祝字有作「兄」者，一備四十八。」其所以兄字，雖為反文，與此正合。又父舟作兄，癸卯兄字亦作兄也。一阮氏元誤釋為「秋」，說文稷集也。五谷之長，從禾從兄，段氏謂兄蓋即「兄」之古文，未免附會。許君說稷為「五穀之長」，又說兄曰「長也」，然則祝從兄，蓋取禾兄會意也。知古稷字當从兄矣。一十溪十五葉。又曰「此古文稷字，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杜注：『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山海經中山經：『又東五百里曰槐山。』畢沅沅曰：『槐當為祝字，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

（同上一葉下）

李孝定 「說文：『稷，稷也。五穀之長，从禾從聲。』古文稷有「」，黎文作「兄」，陳氏釋稷可从。惟陳氏謂段氏以「兄為兄之古文」為附會則非。稷之古文當作「兄」，為一人體象形字。古文从「兄」止者，每从省略，許君謂兄為兄有亦不誤。兄與兄祇形體小異耳。陳氏說為會意亦可通。字至卜辭

為地名。辭云：戊午田視貞田衣田亡。視上適有闕文，以同片它辭云：田卜在演田田衣田亡。推之知為地名。《集釋》三三五二葉。

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四二頁。《考古所》：陳邦怀認為是說文稷之古文（《小屯》一頁），可備一說。在此片卜辭中為地名。

按：字从「兄」（祝）上，而不从「兄」，今姑隸作「祝」，在下辭為地名。

𠄎

0309

按：《合集》二九二三九辭云：

「田」

為地名。

𠄎

𠄎

𠄎

0310

孫海波

「𠄎」：《字彙》一·三七一。从兄从升。說文所无。地名。《甲骨文編》三六六頁。

考古所

「𠄎」：著录中甲二二〇八，后下二六，八有此字，可能是𠄎之异构。在下辭中

為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一六頁。

考古所

「𠄎」：与𠄎当为一字。地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八六頁。

考古所

「𠄎」：地名。在本书六六〇与𠄎章表等同版。后三者属沁陽田楷区。《小屯南地甲骨》八四四頁。

《小屯南地甲骨》八四四頁。

姚孝遂

肖丁

「𠄎」：当即𠄎字之异体（後2268），字亦作𠄎（甲2208）。与𠄎

地相隣，相距不过二日路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七二頁。

0311

飢

按：此字形體多變異，均用為地名。

施謝捷 「甲骨文有辭稱：

車雙（典？）？  
丁酉，

（佚九三一）

……我們認為此字即「飢」字異構，字从「食」，「𠂔」聲。𠂔，象人頭形，甲骨文从「𠂔」，說文食部：「𠂔，設食也。从食从𠂔，才聲。」卜辭中均用為祭名。𠂔，象人頭形，甲骨文从「𠂔」，說文食部：「𠂔，設食也。从食从𠂔，才聲。」卜辭中均用為祭名。𠂔，象人頭形，甲骨文从「𠂔」，說文食部：「𠂔，設食也。从食从𠂔，才聲。」卜辭中均用為祭名。

按：施謝捷以此字為「飢」字之異構，其說可從。

𠂔

0312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𠂔

0313

考古所 「𠂔」地名。𠂔（小屯南地甲骨九二六頁）

按：合集二八一八八辭云：

「自𠂔至于膏亡我」

用為地名。





鬼  
𧹓  
𧹓

按：說文以「人所歸為鬼」。卜辭云：

「貞亞多鬼夢亡疾」  
「貞多鬼夢虫言見」

皆用其本義。

合集一七四四八  
合集一七四五〇

𧹓  
𧹓

葉玉森 「疑許書之𧹓，从鬼多。多，鬼毛。」（拾考九葉上）

屈萬里 「疑鬼字。」（甲編考釋三七八葉）

按：卜辭均殘，與「鬼」之用法有別，形體亦殊，不得謂為同字。

𧹓  
𧹓

羅振玉 「說文解字鬼古文从示作𧹓，與此合。惟許書謂鬼字从厶，卜辭及古金文皆無之。」（殷釋中十五葉上）

王襄 「古鬼字，鬼或从示。」（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一葉下）

葉玉森 「从示與从厶同。第五體（𧹓）見殷虛卜辭第二千一百四十二版，疑亦鬼字，女鬼也。契文从厶从𧹓，从𧹓多屬之男，从中則屬之女。為倗之作𧹓，𧹓體，奚之作𧹓，𧹓可證。」

（說契三葉）

又曰：「前形，𧹓亦象鬼趾示前形。人鬼趾于示前，茲為祝誼，則从示从鬼或仍祝之安體。」（前釋四卷廿五葉）

孫海波 卜辭云：「車鬼」，蓋即鬼方之人俘虜以為祭品者，與卯羗之例正同。——（文錄）

郭沫若 為畏，周官所謂「懼夢」也。——（卜通一六九葉下）

于省吾 對文，則鬼為不吉明矣。此言道達若此，惡方也。——（前五十七、五十八）

第二三葉上釋金

李序定 郭讀為畏固可通，惟讀如字辭意亦協適。或言「鬼界」，八六五履羗，或言「鬼亦得」，皆三則為人名，作「魏者與許書古文合」，而辭言「車王魏」，備四十八、六與「車王祝」，同上。辭例同，葉說似亦可通，未敢臆定。——（集釋二九〇四葉）

陳夢家 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是武丁曾用三年之命，震用克鬼方而賞之。詩：「蕩亦有聲」，及鬼方之語，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可見周與鬼方的關係而鬼為翟（狄）之一種。殷本紀：「紂以九侯為三公，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鬼侯。」正義引括地志：「相州滏陽（今磁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尸北。」貳負尸在太行伯東。」——（綜述二七五）

饒宗頤 魏。……在……衛……乃（寵）……（前編）……一八·六）魏讀為魏祭之餽。——（通考）

饒宗頤 饒宗頤 鬼方之名，見于易及詩。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大雅蕩：「內艱于中國，覃及鬼方。」古本紀年：「武乙三十二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漢書西羌傳注引）今本紀年稱：「武丁三十二

年伐鬼方。次于荆。西周初期小孟鼎記伐虜方。……得入萬三千八十一人。其地當在殷西。或處山陝之間。春秋器梁伯戈。有「抑魃方蠻」語。可見其族之盛。隗姓赤狄。殆即其胤。鬼族自昔與諸夏通婚媾。世本陸終取鬼方氏。妹謂之女隤。殷末有鬼侯。殷本紀：「紂以九侯為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正義引括地志：『相州滏陽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此殆鬼族入臣于殷而邑之於此。卜辭言「鬼不田」。畏出田。畏。鬼。一字。一見觀堂集林十二。當并指鬼方。通考三〇一葉。

屈萬里「鬼，羅振玉所釋（殷釋中一五葉）。鬼方，即湯既濟，沫濟及潯蕩所稱之鬼方。（甲編考釋四二四葉）

辭云：按：說文「鬼」之古文从「示」作「𩚰」。𩚰，甲骨文此字亦从「示」从「鬼」。然合集三二一〇

其用法與「𩚰」有別。未卜，出母。東王槐荏。抑衛。羸。

甲

陳邦福「蓋室殷契徵文」文字編第六十六葉云：「上綱由𩚰。邦福案：𩚰當釋隗。周禮春官中車云：『錫面朱總。』鄭注：『錫當為總。』釋文：『隗，字林倉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見有言者。』然則契文已有隗字，益信鄭所見舊本周官初作朱隗，不作朱總。契文已有隗字，經典以此。辨疑十二葉下。

李孝定「從系從鬼，說文所無。周禮春官中車云：『錫面朱總。』鄭注云：『故書「朱總」為「隗」。』鄭司農云：『隗當為總。』陳氏引此文未備是康成所見故書字作隗，許書偶失收耳。卜辭云：『由隗。』未知與中車隗字義同否。一集釋三八九七葉。

與「總」通。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周禮中車「朱總」故書誤作「朱隗」。鄭司農之意，亦不必為「隗」。

醜  
𪚩

王襄 「古醜字，許說可惡也，从鬼酉聲。此从鬼从目，目象尊內有酒滴之形，與从酉韻同。」（《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二葉上）

孫海波 「醜，續四·九·二，疑醜字。」（《甲骨文編》八九五頁）

李孝定 「辭去。『𪚩，不雨佳。』𪚩，出醜于。』續四·九·二。『𪚩，邑龍龍出醜。』洪九·七·三。『𪚩，又云。』壬寅卜，貞若𪚩不雨，帝佳邑龍不若。』卜通例二·四·A。郭沫若釋之云：『𪚩，殆龍字之異，假為龍。』『若𪚩不雨，帝佳邑龍。』乃求晴之卜也。『若』用為虛擬之辭，此例僅見。』卜通例二·四·上郭說是也。『醜字二辭與卜通一辭，當為同類。』卜辭續四·九·二，辭足：『富為。』若𪚩不雨，佳邑龍出。又醜于。』洪九·七·三同醜與龍為對文。『淮南說林』：『莫不醜于色。』注：『猶怒也。』辭云：『又醜于。』蓋言帝又將加怒於某方，謂將降禍於某方也。」（《集釋》二九〇七葉）

按：卜辭醜與寵相對為文，說文訓醜為「可惡」。醜或以壽聲作「醜」。詩：『遵大路，無我魏兮。』傳訓為「棄」。笑訓為「惡」。醜有厭惡嫌棄之義。或「荷天之寵」是為「帝降若」；或「天厭之」是為「帝降不若」。此「寵」與「醜」相對之義。似較釋「醜」為「怒」為優。

嬰  
𪚩

高明 「儿亦是人旁之一種形體，象甲骨文中之光字寫作『𪚩』（粹四·二七），銅器銘文中的光字寫作『𪚩』（毛公鼎）。由于它在字體中常居下部，則隶寫為『儿』。說文云：『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詭屈。』『古文奇字人旁与女旁通用，而儿亦是人旁之一種，故儿旁与女旁通用。』鬼甲（《著五·一》）𪚩（乙八〇〇〇）」（《古傳漢字義近形旁通用例》中國語文研究第四期二一頁）

按：《合集》一四二九三辭云：「貞：……往不來嬰日。」

用義不詳。古書文「鬼」字从「鬼」或作「𩇑」，當是「鬼」之異體。合集二〇七七二與此同文作「𩇑」，合書，可證安、鬼同字。

# 鬼 𩇑 𩇑

孙海波

「鬼」，存下八。二。疑鬼之异文。上（甲骨文编八二〇页）

林澧说参「𩇑」字条下。

黄盛璋

「王國維鬼方昆夷猺狁考集諸說之大成，而加以總結，謂曰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猺狁，在宋周之季則曰猺狁，入春秋後則謂之戎，繼曰狄，戰國以降，曰匈奴，此說影響很大，因王氏為多方面有成就之學者，世人震于王氏之聲名，常加以迷信，其實王氏全據書本記載與成說歸納，而置地下考古材料于不顧，即王氏曾从多之甲骨、金文亦不加考慮，因而片面總結，論斷多誤。……」

根據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內蒙古發現匈奴墓葬、文物，明顯屬於北方草原文化，頗受斯克泰文化影響，與華夏不同文化體系，不僅服飾、器用與風俗制度自有體系，即記載所見之匈奴謬言、顯然也和華夏有別，不屬同一語系，更不可能自華夏族分出。戰國以前不見匈奴與中原發生任何關係，記載所見之匈奴皆為戰國晚期與趙、燕、秦發生關係，與匈奴接壤者亦只此三國之北部，以匈奴奴并沒有超越三國北部深入中原地區。它和鬼方、猺狁、狍狁族別不同，地望也異，不能混為一談，這是可以肯定的。

鬼方多見甲骨文，金文僅見孟鼎與梁伯戈，而周史與詩經皆不見，并未給宋周以多大侵擾威脅，遠不如猺狁、淮夷，或者西周後期已經衰落不振，周人對之已不注意。

猺狁或作猺狁、猺狁，皆為譯本族自名之音，故无定字，詩大雅緜曰混夷號矣，說文馬部引作昆夷，史記稱為曰混戎，曰混、昆、緜、𩇑等與曰猺、曰猺、曰猺皆因對此族自名之音，曰夷、戎、曰則為華族所加，因而證明皆為華族之不同譯稱，字法雖異，族則為一。孟子梁惠王曰故大王猺狁，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後稷、公劉之廿，薰育戎狄攻之，而詩大雅緜所載曰混夷、曰猺狁，周祖史多迹，所以猺狁與周發生關係，皆在周統一天下前，以後不見，所在地區亦比較明確。孟子梁惠王又記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王之以皮幣……曰與大王猺狁自為一，史記匈奴傳記混戎在曰自隴以西，楊惲報書亦謂曰安室山谷之間，昆

戎旧壤也，殷之鬼方肯定不能在此，殷人势力不能到达陇西，这里很明显的，棠粥与鬼方不能为一。竹书纪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因书又记周王季伐燕京之戎，后者在太原西北，鬼戎应即鬼方也当在山西，梁伯戎有曰抑鬼方也，而梁国在陕西之韩城南，隔河即山西西南部，武丁伐鬼方及甲骨文之鬼方只能在秦晋之间，过远则非殷武力所能及。L（猗狁新考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三年二期一四六——一四七页）

### 张亚初

「鬼方是商人的强敌，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就是明证。但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我们很难看出商人与鬼方的激烈斗争。在卜辞中，关于鬼方的直接记录只有曰乙酉卜，鬼方田。《甲三三四三》等几条材料而已。其实，鬼方是这个「民族」的统称，很可能是以姓（鬼姓女化作媿，见金文，文献作怀、媿等，用的是假借字）为国名之称。它分成了许多方国，就象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岳、基方和亘那样。它们虽然是鬼方大家庭中的若干个组成部分，但它们各有各的具体名称，各自为战。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曰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说明在这一带鬼方分成了很多个方国，仅西落鬼戎就有二十个方国之多。那么，山西境内鬼方方国之多也就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因此，虽然直接反映商人与鬼方斗争的材料很少，武丁与岳、基方和亘等方国的斗争，应该就是曰伐鬼方，三年克之也的总的斗争的一部分。L（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三九九——四〇〇页）

### 王玉哲

「四十年前我们曾说，甲骨文中「鬼方」一词仅一見。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甲骨契文已大量著录出版，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远超过以前。但有关「鬼方」的卜辞，仍是少得可怜。下面抄录有代表性的几条卜辞，然后再逐条加以讨论。

(1) 曰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田。五月。《合集八五九一》

(2) 曰己酉卜，内贞：鬼方易。亡田。五月。《合集八五九二》

(3) 曰：「鬼方易。亡田。五月。」《合集八五九三》

(4) 曰：「鬼方易。亡田。五月。」《合集八五九三》

(5) 曰：「鬼方易。亡田。五月。」《合集八五九三》

卜辞中这一「鬼方」或「鬼」应当就是文献上的「鬼方」。过去由于卜辞中仅一見，因而有谓卜辞中之「鬼方」是非文献中之「鬼方」，以为卜辞中之「鬼方」与「鬼」同音假借，于是提出卜辞中的「鬼方」才是文献中之「鬼方」。现在卜辞中有关「鬼方」的记载既然不止一見，而

且大有逐渐增多之势，因而卜辞中之「鬼方」即文献中之「鬼方」的看法，怀疑者已不多见。方用「伐」或「征」的明显文句。只有「鬼方易」的「易」字。这个「易」字过去有人以为是名词：有人名、族名、地名和方国名等不同的说法；还有的字者把「易」认为是动词，读为「臆」，或读为「扬」，谓「鬼方易的易作动词用，是说鬼方飞扬而去，言其逃亡之速，故下句以无咎为言」。

它们都是商的敌人。上所录的(1)至(3)条卜辞很可能都是商王征伐它的敌人鬼方，而占卜是否

用牲之义。上引第(4)和第(5)条卜辞中的“𠄎”字，据于省吾先生说：“初义为以朴击蛇，引申为割杀及用人为牲，以𠄎的方式祭祀的颇多，如：‘𠄎即说文𠄎字，经传假施为之。’”后文又引为“割解俘虏以为祭祀”，其说可信。卜辞中

𠂔 貞， 𠂔 五牛。 𠂔 一、二四九四  
 𠂔 豕。 𠂔 牛。 𠂔 戡二四二  
 𠂔 𠂔 二七二八

这几条卜辞大概即用牛、羊或羌人作祭牲，以祀祖先鬼神求福祐的卜辞。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上引第(4)条“佳鬼，咎”，大概就是以俘虏鬼方的人为祭牲，第(5)条“允佳鬼累周，咎”就是以俘虏的鬼方和周人为祭牲。

而有根据前面这几条卜辞的句法，被<sub>口</sub>咎<sub>口</sub>的对象如牛、羊、羌人等大都置于<sub>口</sub>咎<sub>口</sub>字后面，<sub>口</sub>和<sub>口</sub>佳鬼<sub>口</sub>周<sub>口</sub>咎<sub>口</sub>中之<sub>口</sub>鬼<sub>口</sub>周<sub>口</sub>解<sub>口</sub>释<sub>口</sub>却置于<sub>口</sub>咎<sub>口</sub>字之前，所以有的学者对<sub>口</sub>佳鬼<sub>口</sub>不是被<sub>口</sub>咎<sub>口</sub>的对象，而是躬行杀牲致祭的人。这种解释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们以为按照卜辞例看，被<sub>口</sub>咎<sub>口</sub>的对象，可以置于<sub>口</sub>咎<sub>口</sub>字之后，也可以置于<sub>口</sub>咎<sub>口</sub>字之前，例如：

这两例句同是「奠，人戊（岁一、奠于丁。九月。戊在「燕二四一」）  
「奠，人以祭。第一例「人」在「戊」后，第二例则「人」在「岁」（刺杀）与



畏 𧈧 𧈩 𧈪

𧈪（割解）之前。另外，为了说明。鬼𧈪为被改的对象，我们不妨再举几条卜辞，以资证明：

辛卯：𧈪乎竹改𧈪。𧈪（合集一一二正）

貞：不其𧈪乎竹改𧈪。𧈪（合集一一二正）

这三例中，𧈪字后之字，我颇疑都是“鬼”字的异文，这就可证明“鬼方”为商人的敌对者，故以其战俘为祭牲。

总之，前所录的五条有关鬼方的记载，都是商人伐鬼方在卜辞中的反映。也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古文文献记载相合。其中有“鬼方易”和“改鬼”或“佳鬼改”的卜辞都是属于一期卜辞，正是商王武丁时期。古文文献既“济交辞”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个“高宗”，自周公《尚书》无逸一孔子《论语》既“问”以来均认为是指商王武丁。这样，地下出土材料的记载，与古文献的记载如此一致，知其必为史实，而决非偶然也。《鬼方考补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期九二六页）

張秉叔 甲，是鬼字，在此是人名。或称鬼方易：已酉卜，丙一貞：鬼方易。《甲编三三四三》。鬼大概是鬼方的首領之名。《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三頁》

按：說文：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王筠釋例謂：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為人所不見之物。金甲文鬼字均不从厶。朱駿聲、徐灝、林義光皆以厶為當為聲符。

卜辭：多鬼。《前四·一八·三》亦作「畏」。《前六·七·一二》是鬼畏字通之證。但卜辭鬼、畏仍當有別。鬼方皆作「鬼」，無作「畏」者。

章太炎文始以為說文訓「鬼頭」之「由」本「獸頭」之通稱。鬼疑亦是怪獸名。《古怪獸與人鬼不甚分別，故魑魅罔兩則鬼神禽獸通言之矣。金甲文鬼字皆从人，不得為怪獸名，章氏之說不可據。

卜辭：「𧈪」為方國名，與「𧈪」形義均有別。𧈪當為方國名之專用字。



0324

鬼日  
𧈧

鬼畏音近可通，但不得謂為同字。參見前鬼字條。沈兼士以為「鬼畏」為一字，其說本於章太炎文始，鬼畏皆从人，與獸名之異迥別。沈說不可據。

按：此乃「鬼日」之合文，合集一四二九三正與此同文，分書作「𧈧」可證。劉釗有專文論此甚詳。

0325

𧈧

按：當為「畏」字之殘。

0326

𧈧

按：合集二〇三辭云：

為人名。

0327

𧈧

饒宗頤說參於字條下。

趙誠「𧈧，𧈧。从生从𠂔，构形不明。……𧈧，有人釋為先，非是。甲骨文的先字寫作𠂔或𠂔，从止（趾）从人，或从𠂔。从人足在前，示人往前行，故有先义。与𧈧之作𧈧显然有别。」（甲骨文簡明字典七五頁）

按：合集三四三〇辭云：  
 「乙卯卜，王：... 需及...」  
 為方國名。

𠂔  
 𠂔  
 𠂔

王襄 「古敬字。孟鼎敬作𠂔，與此同。」（類纂正編第九卷四十一葉下）

孫海波 「𠂔，甲二五八一。不从口形，与美近，又疑苟从美得声。」（甲骨文編三八二頁）

屈萬里 「𠂔與𠂔𠂔相似，諸家定為𠂔字。蓋是。... 卜辭中不見者，多為卜問向𠂔求雨之辭，疑以神祇之類也。」（甲編考釋一三八葉）

徐中舒 「狗，甲骨文作𠂔、𠂔、𠂔，金文作𠂔、𠂔（大保簋）、𠂔（孟鼎），从苟之

敬作𠂔（師釐簋）、𠂔（余義鐘）。甲骨文及早期金文，只以兩筆鉤勒狗的两耳上聳，前  
 后肢踞地有所伺察之形。甲骨文用为地名，读狗读敬，还不能肯定，金文则已分化为敬的专用  
 字。狗为人守夜，又随猎人追捕猛兽，经常要作警戒或警惕的准备，有时还要发生警惕，敬就  
 是从这些意义引申出来的。原始的狗字用笔太简，师釐簋增口支两个偏旁。口象狗颈上所繫铃  
 形，与象持杖牧畜之形，从口从支就说明狗是家畜。在文字行用中，犬作为狗的专名，敬就可  
 以分化为恭敬之敬而不至于与犬相混淆了。𠂔作为狗的原形象形字，其形音义在文字中，就  
 保存在狗的形状声中。狗，隶书作狗，楷书作狗。犬、苟、句、敬都是关系（喉音）的双声  
 字，犬、狗的读音都是其叫号的吠声。犬、句、苟古韵幽部，敬耕部，狗敬虽同象狗形，但语  
 源在殷周之际，就早已不同了。」（怎样考释古文字古文字学论集初编八——九页）

按：字當釋「𠂔」下所从為人形，與「狗」無涉，屈萬里疑為「神祇之類」是對的。卜辭  
 皆為祭祀之對象。

比  
 比

按：據合集二七九〇三、二七九〇四等片觀之，合集二八一四六當讀作「東」，「𠄎」比「𠄎」。

0330



按：合集二〇三九〇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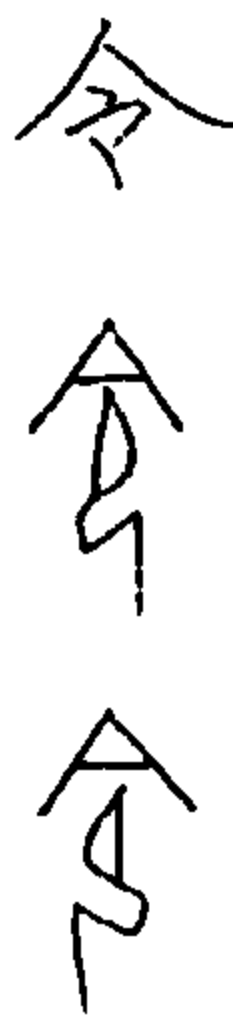
用為人名：

0331



按：二二三五六拓片不甚清晰，此字形體摹寫當有誤。

0332



羅振玉「說文解字」：「令，發號也。从人，从卩。案古文令从人，集衆人而命令之，故古今與命為一字一韻。許書訓「𠄎」為瑞信，不知古文「𠄎」字象人跪形，即人字也。凡許書从「𠄎」字，皆誤。」（殷墟中五十四葉上）

王襄「古命字」：吳憲齋先生云：「古文命令為一字。」（籀寶殿契類纂第五葉）

孫海波「甲五九七，令用為命。」（甲骨文編三七四頁）

孫海波「鐵一二·四，卜辭用令為命。重見令下。」（甲骨文編四〇頁）

者，如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云：「秋，八月，王襄公卒。」……告喪于周，……王使臣簡公如王。



上令字，则说：曰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也。认为令是转注字。杨说或由此而阐发之。这些说法偏重于字义转化，却没有从形体、声音中去找其根源。

命、令本为一字，作令形，甲骨文例见

前一·五〇·一：贞帝令（令）雨足年。

甲二四九·一：其王令（令）乎射鹿。

佚五二七：卜宾贞王虫妇好令（令）正夷。

粹五三三：西卜宾贞告卓……受命（令）于口三牢函一牛。

在西周金文中，令添加形符口，孳乳为命。但令、命二字在金文中仍互相通用。如：免盘：

曰王才周令作册肉史锡免鹵百瓿。口（命）写作令（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四页十二），师晨鼎：

曰敢对扬天子不显休令。口（据古录金文三之二页二十一），史墙盘：曰对扬天子不显休令。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陕西扶风左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均将命写作令。嗣子壶：

曰命瓜君嗣子。口（命瓜即令瓜，令写作命。古代铭刻汇考金文续考页三〇）。战国玺印中令

狐氏均写作命狐……。

以上令字除地名、姓氏外总不外号令、命令之义。而作为官职多称的令字在古代铭刻中均

作命。例如：春秋战国铜器，王子午鼎：曰命尹子庚毆民之所敬。口（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河南浙川发现春秋楚墓）及十三年梁阴命鼎（陶斋吉金录卷五页十）中令均写作命。

但是，自秦汉以降，县令之令一律使用令字。……这种现象应该用秦汉隶书中省减形旁的

惯例来解释。乃是命字省去形符口。

由此可见，县令之令本字应为命。说文解字二上尸部：曰命，使也。段注：曰命者发号

也，君子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令也。说文解字通训定声：曰命当训发号也。说文解字繫

传通论：曰故於文口令为命。令者，使令也。口者，出令也。县令由国君委派，代国君发号

行号。其本字作命，正与上引义训相符。秦时文字简化，省写作令。口（邦、封、命、令）

群中国文字研究第六期二三——二四页）

张永山 参众字条

按：羅振玉以令字為「集眾人而命令之」是對的，林義光文源謂令字「从口在人上，古作令，作令，象口發號，人聽伏以聽也」。A非口字，李孝定亦承其誤。令孳乳从口為命，古本同源。西周以後，始出現从口之命字。



若



孫治讓「𦵏字皆作𦵏」，說文最部最，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最木也，象形。即此字。金文皆借為「若」，若曰「之若」，如毛公鼎孟鼎作𦵏，並與此同。𦵏若古通，爾雅釋詁：「若善也。」釋言：「若順也。」卜以吉為順，故通云「若」也。一舉例上十四葉。

王國維

說文解字最部

最部

最部

最部

最部

最部

案殷虛卜辭若字作𦵏，作𦵏，古文作𦵏，一孟鼎或加口作𦵏，一僖公或加口作𦵏，此篆文之𦵏，即古𦵏字之訛變，籀文之𦵏，又古𦵏字之訛變。離騷「折若木以拂日」，乃借唯諾字為之，許君以若木之若為正字，又以為桑字從此，皆失之。艸部：「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此又是一字。羅參事謂若與諾一字，象人舉手跪足巽順之狀，故若訓順，余案羅說是也。一古籀疏證二十一葉上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王襄

「古若字，

孟鼎𦵏若作𦵏

與此同。

古與諾通。

一孟鼎

殷契類纂第三頁

葉玉森

「按契文若字，

並象一人跪而理髮使順形。

湯有孚永若，荀注：「若，順也。」

卜辭

若，均含順意。

許君右手擇菜之說非翔宜。

一說契五葉

說文解字

若，擇菜也。

从艸，右，右，手也。

又：「諾，齊也。从言，若聲。」

羅振玉

說文解字

若，擇菜也。

从艸，右，右，手也。

又：「諾，齊也。从言，若聲。」

案卜辭諸若字，

象人舉手而跪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

古諾與若為一字，故若字訓為順。

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擇菜之誼非其翔矣。一殷契中五十六葉上。

王國維

「若，順也，

古若諾一字。

智鼎以若為唯諾字。

一戰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

釋三十三頁

郭沫若

「若，茲不雨，帝佳茲邑龍。」乃求晴之卜也。

郭沫若

「若，茲不雨，

帝佳茲邑龍。」

乃求晴之卜也。

「若，用為虛擬之詞，此例僅見。」

卜通別二第四葉上

孫海波

「若，甲二〇五，象人跪跪而兩手扶其首，有巽順之義，與說文訓擇菜之若偏旁不同。」

一甲骨文編二〇頁



饒宗頤：「按《爾雅·釋言》：『若，順也。』又《釋詁》：『若，善也。』《漢書·禮樂志》：『神若宥之。』注：『若，善也。』《卜辭習語》：『（《通考》二二〇頁）』

五）若，讀為諾；謂許可也。『（《甲編考釋》三七六頁）』  
屈萬里曰：『卜辭『□□□□』，古貞：朱乙亥，卒其，王若？九月。』（《甲編》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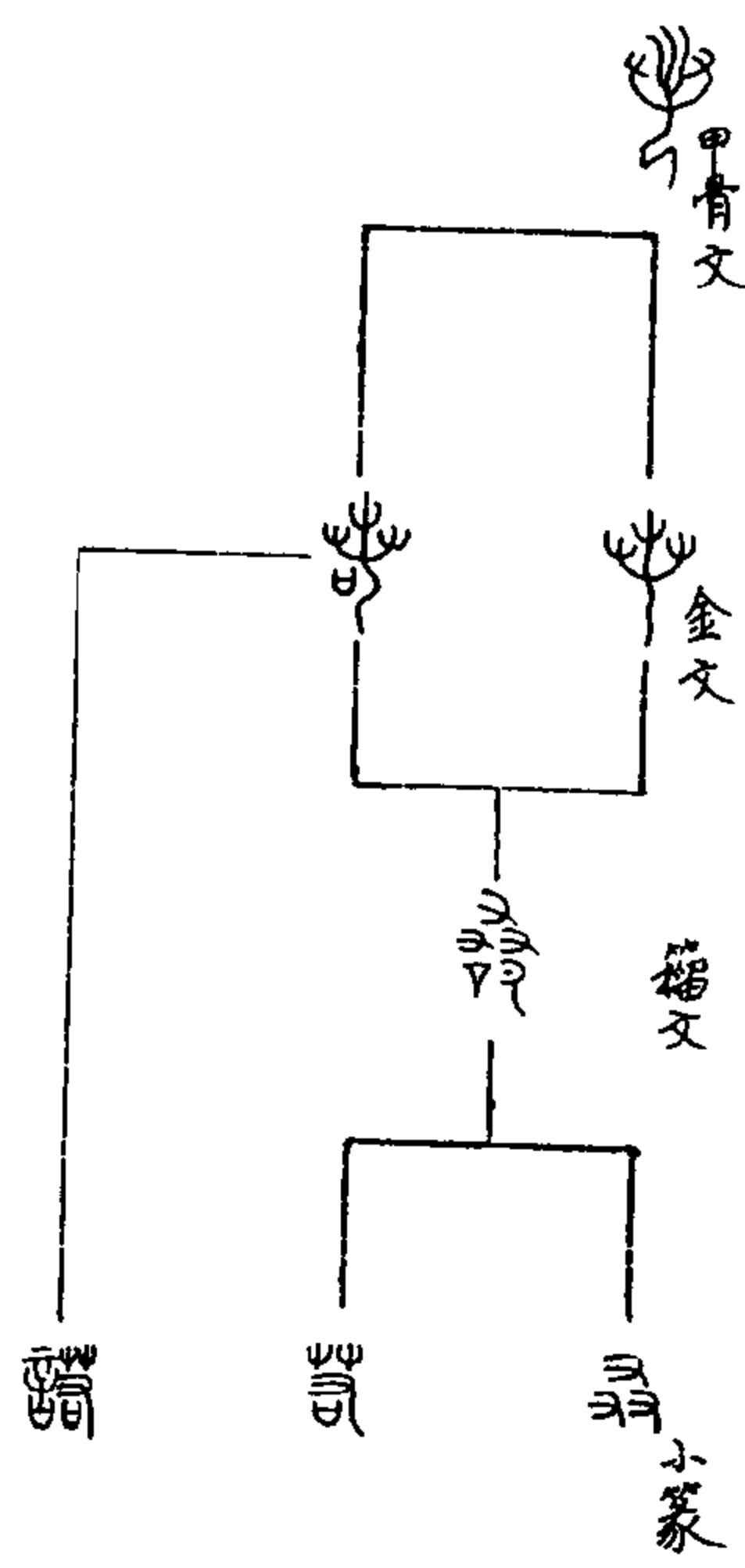
考古所 若：祭名。『若，踏足兒』，在此可能為獻舞之祭。『（小屯南地甲滑八七八頁）』

單周亮 「羅振玉謂『象人舉手而跪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叶玉森謂『象一人跪而理髮使順形』；白川靜謂『象巫于神附身時之狀態』。三說均有可商。案此字于卜辭中有順意，殆即經籍中訓順之若字。又此字『象乳為諾』，故羅氏謂『象諾時巽順之狀』，惟何以甲骨中此字均呈披頭散髮形，實不可解；叶說『能解釋此字于卜辭訓順之理』，惟此字是否象理髮使順，觀字形似尚難確說，且跪而理髮使順，何以能『象乳為諾』，亦不可解；白川靜謂『巫于神附身時，陷于迷亂之狀態，頭髮亂如云，兩手舉而跪坐，其說頗能解釋甲骨之字形』，然何以卜辭此字有順意，且又『象乳為諾』，豈巫巫所傳達之神意皆順人意，且于人之請求，『皆應諾之邪？』竊疑此字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故凡有巽順，无不應諾也。甲骨又有『𠄎』（續二·一六·一）字，象人舉手跪足與『𠄎』同，惟頭上有『𠄎』與童、妾等字同，殆即郭沫若所謂『古人于異族之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于死者，每黥其額而奴使之』者也。又甲骨有『𠄎』（乙三三〇·七）字，象人散髮形，與『𠄎』同，其上有『𠄎』拘持之，蓋亦降服之意，與『𠄎』字作『𠄎』（甲一〇二〇）者意同。又『𠄎』字音若，與虜、奴二字古音尤近，與『𠄎』字紐陽部，『𠄎』字泥紐魚部。日古歸泥，則若、奴二字古音尤近，與『𠄎』字紐陽部，『𠄎』字泥紐魚部，如字泥紐魚部（獲字匣紐鐸部）。『臧獲者，被虜獲為奴隸者之稱也。又若與臧同有善意，亦雅釋詁曰：『若，善也。』『于省吾曰：『日施威武以征服臣妾，自為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臧善』之義。』是則『𠄎』之字形，『𠄎』之音韻，『𠄎』之義，皆以『𠄎』為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為證。』（讀五箇說文釋例同部重文篇札記古文研究第十七輯三八三頁）

邛笛說參『𠄎』字条下。

按：『𠄎』、『𠄎』若『𠄎』古本同字，說文強為之別。蓋小篆形體已經為變之後，許慎誤以為『𠄎』。

字之所以，形義俱非。王筠說文釋例論及「𠂔」，若「𠂔」本為一字，王國維復加以申述，均是。且許慎「𠂔」字，當釋為「若」，蓋文字本為約定俗成，以之交流思想；「𠂔」字唯見於說文，典籍無徵。同源，其演化之迹如下：



容庚金文編以𠂔為「𠂔」，以𠂔為「𠂔」，實則古文𠂔每增「𠂔」為飾，不足為異。其後李孝定集釋極力分辨，𠂔、𠂔、𠂔，若「𠂔」為二字，其立論之根據為說文分「𠂔」、「𠂔」為二文。



按：卜辭殘泐，用義不詳。



按：合集二〇八〇五辭云：「𠂔」，若「𠂔」字之異構。

即    

羅振玉 「即象人就食。」（殷釋中五十五葉）

王襄 「古即字。」（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五葉上）

郭沫若 「即，說文云：就食也。」（華三辭云：「變泉上甲其即」）「其即」殆猶言其至，其格，謂變泉上甲其未就高祀也。」（華考二葉背）

饒宗頤 「按即乃饗字。禮記祭義之：『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即心鄉往之，此饗之義也。」（通考八三八葉）

張東荪 「在這一版上，第一、二期的貞人之名，同見於一條卜辭之中，例如第（一）種解說，一是殷的年令特別高，任貞人之職的時間也特別長，所以他與第二期之貞人即共事，另一是這個時間的即，與第二期的貞人即，恐怕不是同一个人，而同是即邑或即族的首領的名字，二者名同而人異，所以他與殷同見於一條卜辭之中，我的見解是偏向於后一說法的。」（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四六七——四六八頁）

屈萬里 「卜辭：『乙丑卜，貞：于岳即？』甲編二五五四即，就也；謂至其處也。」（甲編考釋三二三葉）

姚孝遂 肖丁 「卜辭：『即』象人就食于簋之形，故『即』有『就』義。公粹三：『

變泉上甲其即』，謂變與上甲均來就饗。『傳』僖公廿四年：『即聾从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孔公疏：『即，从，與是依就之意也。』

卜辭：『即』並不意味有尊卑之別。」（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三頁）

姚孝遂

肖丁

1009

小 曰庚辰貞：...方來即，史于犬征

明續  
頁一  
617  
： 辭每見 曰方其大即，或 曰即 曰訓 曰就 曰， 謂方來犯，戰之也。  
： 曰犬征， 允伐方 曰， 是殷人曾与犬联合伐 曰方 曰之征。 曰一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四

溫少峰

袁庭棟

（4）貞：其即日？一貞：其即日？（隹二八）  
（5）貞：其即日？（隹二八）  
（6）癸子（已）貞：其又又伐于伊？其即日？（隹二一〇）

此。 曰即 曰字本作 象一人 跪坐于食器之側進食之形，故訓曰即，食也，一曰就也。 此。 引 出 曰即，尼也。 亦 惟 釋 注 曰即， 即 是 其 意。 即 曰相 近 曰之 又。 故 訓 曰即， 就 坐 曰 曰即， 席 曰。 一 曰就 也。 此。 筭 人 許 諾， 右 還 即 席 坐 曰， 即 是 其 意。 即 曰相 近 曰之 又。 故 訓 曰即， 就 坐 曰 曰即， 席 曰。 一 曰就 也。 此。 對 曰 于 岳 曰一 后 上。 二 四。 二。 一。 曰即 大 乙 祈 曰一 粹 一 五 三。 一。 故 知 上 述 卜 辭 諸 曰即 曰一 隹 八 八。 是 對 曰 曰 實 行 曰即 祭 曰。 作 為 祭 名， 曰即 曰 可 能 是 沒 食 邀 神 入 席 受 享 之 祭。 一 隹 墟 卜 辭 研 究 科 學 技 術 篇 三 頁 一

溫少峰

袁庭棟

（1）于日，既？（粹四八五）  
（2）于日，既？（明六六八）  
（3）于日，既？（明六六八）

告 曰一 甲 一 七 四。 上 列 曰二 辭 亦 為 殷 王 對 曰行 曰甲 曰一 明 六 六 八。 又 曰 曰食 生 也。 一 集 韻。 一。 唯 是 脯 資， 饒 牽 竭 矣。 曰。 此 記 中 庸。 曰： 曰既 廩 祿 事。 曰。 既 曰字 在 此 讀 為 曰饒。 左 傳 僖 公 三 十 三 年： 曰唯 是 脯 資， 饒 牽 竭 矣。 曰。 此 記 中 庸。 曰： 曰既 廩 祿 事。 曰。 既 曰字 在 此 讀 為 曰饒。 牲 腥 曰饒， 牲 生 曰牽。 曰。 可 見， 以 杀 后 未 熟 之 生 肉 祭 神， 就 叫 曰饒。 曰。 饒 曰， 牽 謂 牛 羊 豕。 曰。 也。 就 是 曰既。 一 殷 墟 卜 辭 研 究 一 科 學 技 術 篇 四 頁 一

金祥恒

參鄉字条

段玉裁按：說文：「鄉，即食也，从邑尸聲」。實則「鄉」字象人就食形，引伸為一切即就之義。按：桂馥以「鄉食」為言，皆沿許氏之說。卜辭「鄉」字多用為「就」。又為祖甲時貞人名。

鄉 鄉食 鄉

羅振玉：「此字从邑，即人相嚮之嚮，詳唐風樓金石跋尾」。从邑，或以解，从邑，皆象饗食時賓主相嚮之狀，即饗字也。古公卿之鄉，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為一字。後世析而為三，許君遂以鄉入部，鄉入部，一許君誤，為事之利亦誤，未知其為嚮背字也。饗入食部，而初形初道不可見矣。一殷釋中十七葉上。

又曰：「古金文嚮背之嚮，公卿之鄉，饗食之饗皆作鄉，毫無分別。曩以為疑，嗣讀白虎通言鄉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始悟公卿之鄉與饗食之饗古為一字，而鄉則嚮背之嚮也。鄉與鄉字作鄉，象兩人相嚮就食之形，孟饗食之饗本字也。鄉以兩人相嚮，與於即背之鄉也。鄉與鄉誼正同，嚮背之嚮當以此作。或借饗食之鄉為之，而公卿之鄉誼取為人所歸嚮，故亦借鄉字為之耳。一當堂金石跋尾」。

又曰：「至殷之官制，則有卿事。卿事亦見乙未散，大曰：「乙未卿事錫小子鈔貝二百」。與卜辭同。毛公鼎及番生散亦皆有卿事。士古皆訓事，卿事即卿士也。詩商頌：「降予卿士」。大雅：「百辟卿士」。箋：「卿士，卿之有事也」。又小雅：「皇父卿士」。箋云：「朋黨於朝，皇父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詩：「卿士即卿事，周官六官之長皆曰卿，而鄭君謂卿士兼擅羣職，是卿士即冢宰矣。周官雖無卿士之名，而屢見於詩及周初古文，是周官實沿殷制矣。一殷釋下六十三葉」。

王襄：「古卿字，鄉饗重文。」（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一葉下）

王襄：「古饗字，乙亥鼎饗作鄉，與此同，鄉、卿重文。」（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五葉下）

王襄：「鄉古饗不从食，下文曰其羣，羣即高，高，殷契高作高，从邑，故易高。說文解字：「饗，鄉人飲酒也，高獻也。」段注：「按周禮凡祭享用高字，凡饗燕用饗字。聘禮內臣高字作高，士虞禮，少牢饋食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凡祭高，饗燕字皆作饗。左傳則皆作高。毛傳獻于神曰高，神其所高曰饗。考殷契有饗高二字，以文誼求之，凡饗人者用饗，饗于人者



用高，王自饗與同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禮同，知殷禮存于周者多矣。

孫海波 前：一、三六、三。卜辭鄉、卿一字，重見卿下。（甲骨文編二八一頁）

孫海波 拾六、八。卜辭用卿為饗，重見卿下。（甲骨文編二三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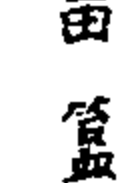
孫海波 卿字即饗之本字，从自从乡，象二人相向而食之形，篆文誤為𠂔，誤訓為事，制也，故於卿字不得其解。卜辭鄉又作𠂔，上象兩人相向形，篆文誤為𠂔，遂訓鄉里之鄉，而訓鄉人飲酒字从食鄉聲，不知鄉鄉古一字，而鄉人又為饗之本字也。（文錄二十二葉）

陳邦懷 江先生永澤經補義（卷二）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為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冢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為司徒，而實為卿士，後以號公忌父為之，則宰啗、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總宰言之，疎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江先生說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可補羅參事說所未及。參事據鄭箋知卿士即冢宰，而未知後乃改冢宰為卿士，故周官經自不當有卿士之名也。（小箋卅葉下——卅一葉上）

郭沫若 克卿王史。殆謂「克襄王事」。（小通別一第十葉上新十八片釋文）

李孝定 古文公卿之卿，鄉黨之鄉，嚮背之嚮，饗食之饗，並為一字，誠以羅氏言。然其間或為本字或為借字則不可無辨。羅氏謂𠂔為嚮背之本字，𠂔為饗食之本字，是也。惟謂卿之作𠂔乃取為人所歸嚮意則非，減其言則公卿字當作𠂔，不當作𠂔矣。蓋字之作𠂔者祇為饗食本字，从自从乡，乡亦聲也。嚮背字亦作𠂔者則𠂔之借字也。鄉黨字亦作𠂔者，亦以同音相假，今饗鄉二字音讀仍近也。（集釋二八八九葉）

李孝定 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亦聲。」契文生文饗均不从食，字中从台與食同意，更从食於形已複。兩側象兩人相對饗食之形，古文公卿之卿，嚮背之嚮，饗食之饗，均以此

作。許以鄉人飲酒解此字，稍失初誼。鄉字重文，說詳九卷鄉下。金文作宰（集釋一七七三葉）

屈萬里 「鄉，讀為饗；宴也。」（甲編考釋五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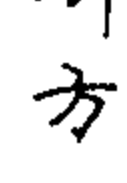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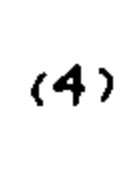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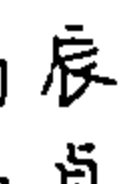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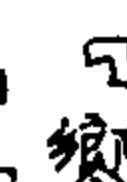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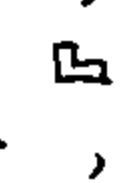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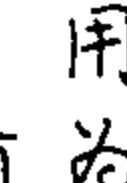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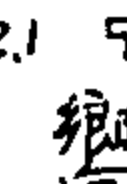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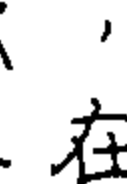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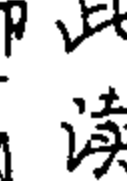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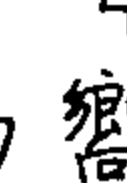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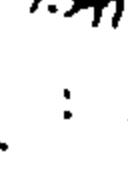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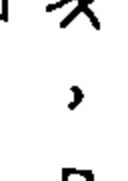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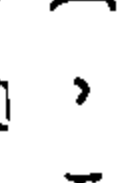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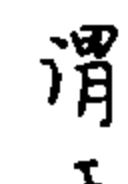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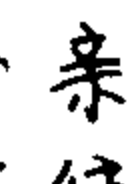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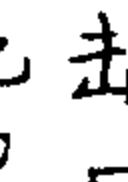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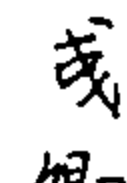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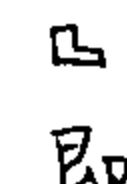
屈萬里 「卜辭：『庚子卜，何貞：翌辛丑，其又亡辛，鄉？』見甲編二四八四本辭鄉字，當讀為享獻之事。」（甲編考釋三一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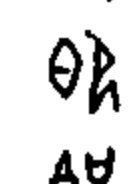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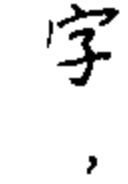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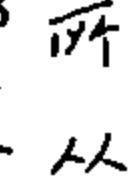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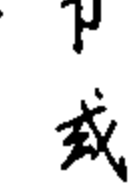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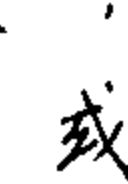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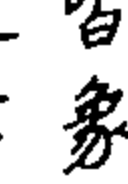
饒宗頤 「『癸未卜：甲申其鄉。』（見粹編五四三）按何卜辭多問饗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殷人則不爾也。」（通考一〇九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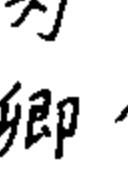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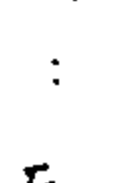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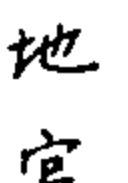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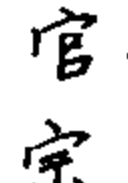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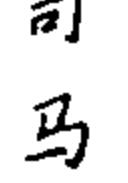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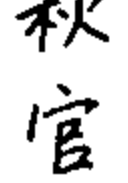


陳直 「卜辭有卿事元臣，蓋殷官名。羅氏考卿事為冢宰，恐非。予案：說苑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者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卿士即九卿之總名，夏有六卿，殷有九卿，殷有右相司保衡，均見史記，莫不以卿士當冢宰乎？』卜辭：『元臣，疑即殷之元士。』（賸義六葉下）

姚孝遂 肖丁

1009

第(4)辭其卿方，(4)『庚辰貞，至河，其卿方，卜辭卿用為饗，或用為鄉，在此讀為鄉。』  
存(5)辭貞，出，王卿，謂王親往迎击呂方。前(4221)有虫王卿或，与此辭之或卿同意。『或即戰字。』（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〇四頁）

金祥恒 「殷虛甲骨文有鄉鄉鄉鄉鄉等字，其所以或或或或或，皆象

人跪就食之形。从鼎（）或从簋（）或从西（）皆象饗食之器。今以其字形之构造言之，當為卿字。說文鄉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卯自声。許氏之說虽非厥誼，然其字从卯則是，从自声則非。……甲骨文鄉字，即考經孝治章曰祭則鬼享之之享。段玉裁注說文高字云：『凡祭高用高字，凡饗宴用饗字。』甲文无此之分。甲文鄉如：

癸巳卜，何貞：羽甲午，登于父甲鄉？

（甲二七九九）

或省作鄉者如：甲申卜，何貞：羽乙酉其登于且乙鄉？

(鄉一·四〇·一二 新四〇〇二)

貞：其征知于大戊鄉？  
貞：其征知于又河鄉？  
或省作鄉，如：

(甲二六八九)

貞：其征知于大戊鄉？  
貞：其征知于又河鄉？  
或省作鄉，如：

簠典九九

癸亥卜，貞：佳大乙果且乙鄉？  
癸亥卜，貞：佳大乙果且乙鄉？

甲考一一九

蓋二片卜辭，一以上下文言之，曰茲鄉，與曰不佳鄉，知鄉與鄉為一字；一以對貞卜辭言之，曰大乙、且乙、且丁果鄉，與曰佳大乙果且乙鄉，知鄉與鄉為一字，皆為鄉字。卜辭鄉之另

一書体作鄉者如：

且乙允鄉？

乙八六七四

且乙允鄉？

乙八六七五反

其所从台者即台之簡。……甲骨文鄉作台或作𠂔，蓋說文曰：𠂔，之由來，可得而言也。說文曰：𠂔，獻也，从高省，象進孰物形也。从高省者，乃台之△也，詩小雅大東曰：有饒簋殽，傳曰：饒，滿簋貌。𠂔象盛黍稷於器之丰高也。象進孰物形之曰，當為𠂔，盛孰物之器也。𠂔一林义光

文源亦有此說，詳言字下。

甲骨文方鄉字作𠂔，詳拙作釋文(中國文字四十三冊)，或作𠂔、𠂔者如：

王固曰：重𠂔，三日戊子允𠂔，戔戔方？

丙一三四

癸巳貞：𠂔米于河于岳？

乙四一二〇

于父乙父庚𠂔，𠂔酒？

南明六三四

于𠂔酒，父乙，羽日，嘉日彤日，壬廼方？

南明六二九

乙巳𠂔，𠂔(裸)一？

其例甚夥，僅舉五例以明之，余詳島邦男氏之卜辭綜類五二頁。

鄉甲骨文或作鄉者如：

丁酉𠂔，其？

南北無一五七冬二六八

其字从卯从酉(酉一……西乃盛酒之器，猶今尊壺酒罈之屬……故鄉之从酉与从𠂔同意。或省作𠂔如：

甲午卜，王車𠂔雀？

京大S三一五七

癸卯𠂔，爭貞：𠂔帝弗𠂔

乙六七一八

虽为残简断片，然以卜辞：

戊寅卜，王飠雀？

丁巳卜，令雀飠雀

言之，飠与飠同为乡字，所不同者一以酒，一以黍稷稻米而已矣！

乡甲文或作𠂔者如：

丙午卜，丁未又岁中丁，廿牢，易日？

乙亥卜，辛丑𠂔帚好？

其字从鬲，说文曰鬲，鼎属，实五穀，斗二升，象腹交文，三足也。尔雅释器曰款足者谓之鬲

𠂔，𠂔者盖无耳之鬲，为烹飪之器，与鼎同。……

甲骨文之乡作𠂔者如：

不遘𠂔日？

送（过）于𠂔，其𠂔日？

其字从𠂔从鼎：左传宣公四年曰楚人献鼈於郑灵公，公子宋兴子家将入见，子公之食指动，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当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鼈，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尝之而出。孔子家语致思篇曰从车百乘，

积粟万鍾，累曰而坐，列鼎而食。𠂔是鼎之为食器也。

综而言之，甲骨文之乡，或从簋（𠂔）或从西（𠂔）或从鼎，盖以享祀之品物而异。其义

则一，故卜辞之𠂔乡日𠂔如：

癸巳贞：其又于伊，其𠂔日？

𠂔日，𠂔用？

𠂔日

𠂔日

用𠂔日

𠂔日酒，又正？

贞：𠂔日

贞：其𠂔日？

贞：于𠂔日？二月

不遘𠂔日？

𠂔送（过）于𠂔，其𠂔日？

其作𠂔、𠂔、𠂔皆乡字，乡日为祭祀之日，犹卜辞有𠂔日，𠂔有彤日，羽有羽日……

京大三〇七六

甲三五九〇

已矣！

甲六六八

三足也。尔雅释器曰款足者谓之鬲

新四三六四

南北师一七〇

孔子家语致思篇曰从车百乘，

佚二一〇

金二八

佚八九二

京大B二三〇五

京大S三〇六八加S三〇七七

北B一六九九

甲二八〇六

佚二六六北美四二合五一綴六二

明六六八

新四三六四

南北师一〇七

按：卿、鄉、嚮、饗、饗古本同字。羅振玉謂卜辭有「鄉事」之官，實為誤解。前四·二一·七辭云：「貞，卿史于來北宗，不大雨。」卿即饗，史即「使」，謂饗「使」於來北宗也。陳夢家謂「卜辭中的上帝或帝，常常發號施令，與王一樣。上帝或帝不但施令於人間，並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類供奔走者（例證從略）」（綜述五七二）。粹一三：「王又戡于帝五臣正，佳亡雨。」通別二：「王宣帝史皆為祭饗帝之臣使之占卜。」又殷之先祖亦有「使」每加祭饗。如：

大乙使王其歸  
祖乙使……其歸

甲二〇三八  
粹二四二

粹二四二

祭饗先祖亦曰醢，典籍作享。

妣辛酉；

合  
四  
一

大乙祖丁眾  
大乙祖丁眾

合四六

佳大乙眾祖乙𪚩𪚩L

鄉又用為嚮、說文作鄉，今作向：

于西方東歸；

粹  
一  
二  
五  
二

東方西照

鄒三・四二・八

其北陽

「嚮」之義為「對」，卜辭云：

貞，呂（方）出，王自絳，十一月

存一五四九

其來，王自

錄六四二

「貞，呂方出……自鄉」

錄六四二

東王陽；

五雲王自出

前四二一六

敵方前來侵犯，商王親自率兵面對敵人，加以抵禦，此即謂之「王自出」。



溫少峰

袁庭棟

「卜辭中有以日既為氣象詞者：

(39) 癸巳卜：王旬？二月。三日丙申，是雨自東，小采既。丁酉，雨自東。五月(夕)。

癸丑卜，王貞：旬？八(日)庚申，允雨自西，小采既。丁酉，雨自東。五月(夕)。

陳焚家先生謂：「由其上下文推之，是雨而小采既，則既亦是雨止日出之義。說文：「既，日既見也。」「既即登。」「殷虛卜辭綜述第二四七頁。陳說是。何謂「日既見」呢？段注謂：「日既見者，見雨不全也。」「當即是阴后方晴，晴而未正之天氣。」

(40) 庚寅雨，中日既(暨)。(外三一—一四)

(41) 以上二辭為驗詞，記載雨後轉晴。既(暨)，即日既見之天氣。可證陳說不誤。

(42) 貞：今日既(暨)？雨？(清九·一〇)

(43) 丁亥卜，貞：既(暨)？雨？(乙五五七四)

此二卜以「既(暨)」對貞。當是卜問：今日是雨止日出呢？還是繼續下雨？

卜辭中又有「預」是否雨止日出之辭：

(44) 丁丑卜：羽(翌)戊寅既(暨)？雨？(乙五二七八)

(45) 王占曰：「虫(惟)既(暨)？」(丙大四)

(46) 王占曰：「虫(惟)既(暨)？」三日戊子，允既(暨)。(乙四七〇一)

以上三辭皆為「預」是否雨止日出之辭。(46) 辭又有驗辭，三日之後果然雨止日出。」「殷墟

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一二六——二七頁)

張鳳喈「日既」通「其」，可作將然之辭。尚書西伯戡命「天既訖我殷命」，俞樾解

「既訖」為「日」，為推度之辭。」「勿群經平議」。卜辭：「日丁亥卜，貞：既雨。」「乙五五七四」

「丁丑卜，翌，戊寅既雨。」「乙五五二七八」二刻辭中的「日既」均作「其」，為將然之辭。」「

商周政俸初探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二年三期一二七頁)

考古所「既：已也。雨不既即雨連綿不止。第(4)、(5)段辭是由于陰雨連綿而祭以祈求

天晴。」「(小屯南地甲骨八八七頁)

金祥恒 參鄉字条

380





羅振玉 「說文解字：飲食氣不得息曰死，从反欠。古文作𠂔。案石鼓文既字从𠂔，與卜辭同。許書之古文𠂔，乃由傳寫之譌。卜辭又有𠂔字，不知為死字之反書，抑是許書之欠字矣。」（殷釋中五十五葉上）

胡老燁 「死在卜辭為祭名。」（說文古文考）

李孝定 「古文反正無別。欠：與死皆為人，其生理現象，其別在於口咽之間，字形上殊難區別，而卜辭此字辭義不明，實難揣知為何字也。」（集釋二八三五葉）

屈萬里 「卜辭从尸之字，有時从女，如鄭亦作𠂔，是其例。以是言之，𠂔，疑與𠂔同，即羅振玉（殷釋中五十五葉）釋為死字者也。」（甲編考釋二〇三葉）

屈萬里 「死，從羅振玉釋，以為即說文从反欠之死（殷釋中五十五葉）。說文云：『飲食氣不得息曰死。』」（甲編考釋四七三葉）

張東荪 「𠂔，是欠字，也是死字，在說文中，『死』是『欠』的反書（注一）。這二字是有分別的，但在卜辭中則正書和反書，並沒有什麼分別，我們只要看饗字可作𠂔，或𠂔，就可以知道。『𠂔』字，與『𠂔』字，是一樣的了。」（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六二頁）

（注一）說文八下，欠部：『𠂔，張口氣悟也，象氣从人上出之形。』又死部：『𠂔，飲食氣不得息曰死，从反欠。』卜辭𠂔字正象張口之形。

按：字當釋欠，象人張口出氣形。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太平御覽引作『張口出氣也』。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又謂：『死，飲食氣不得息曰死，从反欠。』實則古文字反正每無別，𠂔、𠂔俱當釋『欠』。前四、三三、五之𠂔字則與此有別，𠂔口向前，𠂔則口向後，卜辭綜類五二以此形與𠂔分別是對的。

次

金祥恆續文編八卷二十四葉下收此作次，無說。

李孝定「說文」次不前不稍也从欠二聲。肅古文次。『黎文與篆文形近，惟不似从二，蓋象人口氣出之形，其義不詳。』辭云：『次令五族伐莠。』下四二六以其上殘泐，義亦不可知，姑以其形似收之於此。金文作『』，嬰次盧『』，史次鼎與黎文同。『一集釋二八二九葉』

陳夢家

洹其盜

「洹其作茲邑禍」

續四二八四

：洹即洹水，又名安陽河，詳洹水注。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絕」。洹水左殷都之旁，對於農業收成有極大的關係，所以卜問其禍否並致祭之。盜，于省吾所釋，以為讀為衍，義為淹（駢枝Ⅱ）。我們以為為釋滔更為直截，廣雅釋言滔，漫也。洹水漫岸，故為禍茲邑，茲邑指安陽之殷都。『一綜述第二六五葉』

于有吾「甲骨文次字作『』、『』或『』、『』等形，也作『』、『』、『』等形，舊誤釋為次。商器次自次字作『』，舊誤釋為又，金文編入于附錄。周器史次鼎次字作『』，金文編誤釋為次。按晚周器王子嬰次盧次字作『』，石鼓文款从次作『』，漢印次字習見，均从二从欠，與說文合。甲骨文元次字，以中或帥為之（『洋釋中師』）。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梁，次或从侃。次，籀文次。『爾雅釋言』謂「蔡，盡也」，郭注謂「漉々出涎沫」。『釋文』謂「涎字當作次，又作涎」。按次與涎乃古今字。玄應一切經音義二，渭涎亦作涎。古文四聲韻上旱渭涎古文作涎。次涎涎并居邪紐，涎涎并居定紐，古渎邪紐，洋錢玄同古音元邪紐証。

甲骨文盜字作『』，叶玉森誤釋為盪（鈎沉），『甲骨文編』入于附錄。說文：「盜，私利物也，从次，次欲皿者。」按許氏誤以形聲為會意，后世沿洹裴謬，不知其非。盜字从皿作『』，早期古文字从舟从皿从凡每无別。商代金文舟字作『』，皿者屢見。周器季盞鼎的盞字从皿作『』。甲骨文凡字常見作『』。又殷庚合文之般有的有作『』，有的从舟作『』（『乙八六六〇』）。盜字从皿次聲，古渎次如涎，二字双聲，已詳前文。老子五十三章的「是謂盜夸」，盜夸即涎夸。石鼓文的盪字从竹从盪（盜），盜字从次，與說文篇文合。說文訓次為「慕欲口液」。『甲骨文次字，有的象以手拂液形，有的象口液外流形，故后世形容人之貪婪，以垂涎為言。』甲骨文盜字只一字，與次同用。口液為次之本又，引申之則為水流泛濫无方，水流泛濫无方又与后世盜竊之義相因。陳夢家引余說釋盜，但渎盜為滔（綜述二六五），未免望文生義。甲骨文次字有三种用法，今分別加以闡述：

甲，以次为祭名。

一、重曜日次（一。九三）。

二、甲戌口，次，于来丁酉，父乙次（一。二九。七）。

三、重七牛次用，王受又（一。二八）。

以上所列三条的次字，均象以手拂液形。第一、二两条居于第一期早期的自组卜辞，第三条属于第四期，均以次为祭名，次应读作延。周礼鬯醴「掌望祀，望衍」，郑注：「衍读为延，声之误也。」……延，进也，谓但用幣致其神。L 甲骨文以次为先王之祭，和周礼延祭有着因革的关系。

乙、次示和次令

一、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一。九七五）年考佑第一期所载一九七三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报告，下同。

二、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重乙子（一。已）。

三、乙酉卜，又伐自甲次示，重乙未。

四、王重次令五族成羗方（一。后下四二。六）。

以上所列前三条居于第四期。第一期早期自组卜辞的次字作𠂔，第四期仍沿用之。考古所載原报告释次为類，其实，次字既不从頁也不从𠂔，与類字无涉。说文分延为二字，甲骨文元延字，以延为连延或延之延。甲骨文的祖丁事，其征妣辛妣癸（一。四一九），曰祖丁事，其征祖己（一。綴合一。〇），均以延为连延之延。以上所引的前三条的次示，均应读为延示。第一条的又（一。一）伐自甲延示，甲即上甲。是说伐人以为侑祭，自上甲延示以及于甘示。是延示乃延及甘示的省语。第四期的自甲甘世（一。一八八四），甘示也见（一。二二一），甘示指自上甲至武乙言之。前引第二、三两条也同此例，但其辞尾的重乙已和重乙未，是指祭日言之。前三条均以乙日卜，而二、三两条又均以乙日祭，是由于文丁时的大合祭以父乙为主的缘故。第四条的次字作𠂔，也应读为延，训为施行之施，施与延义本相因，施训延典籍习见。这一条是说王施令于他的五族戍守羗方。

丙、次与盜均就洹水泛滥言之。

一、乙卯卜，貞，今泉来水，次（一。續存下一五四）。

二、乙卯不次（一。續存下一五三）。

三、丙寅卜，洹其盜。丙寅卜，洹口不口其盜（一。前六。三二。五）。

第一条的今泉来水，次，泉乃洹泉的省称，因为他辞也称洹为洹泉（一。九〇。三）。次指洹泉泛滥言之。第二条的次字也同此例。第三条以洹其盜和洹不其盜对貞，盜与次同用。甲骨文的

日 恒弘（洪）弗章（敦）邑口（殊三九三），是就恒之洪水不至迫害商都言之也。（甲骨文序）  
释林释次（盗）

于省吾释见以字条下。

孙海波「续编卷下第四十二页六版文云：『弱令其每王虫令五族伐羌方，』类编待问编失收，今按即次字也。说文：『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此从欠即欠字，『为二字』斜写，金文王子婴次卢作次，与此同，可证也。罗振玉因金文而定諫为师行所止之专字，『为居次之本字。』古文谊各有专，一字往往数作，所以因名别实，非有先后正俗之分也。『则次』辞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五十四页）

张政烺「甲骨文有次字，凡六七见，构造大同，点画微异，今将下文引用所及江摹如下：

𠂔（前六·三五·六）  
𠂔（续存下·一五三）  
𠂔（续存下·一五四）  
𠂔（后下四二·六）  
𠂔（虚一〇〇·一）  
𠂔（前六·三二·五）

这些字过去的甲骨学专家都未释，按说文（第八篇下）次部：

次 慕欲口液也，从欠，水。

这就是古书上常见的『垂涎』或『流涎』的涎字的原始象形字，而涎字则是后起的形声字。心有所慕欲，口中生津液，我们现在叫作出口水。甲骨文的次字正象口水涌出的样子，自然古代造字者在这里是使用了夸张的手法。

次字在卜辞中之用法有两种：一种是人名，如殷墟书契前编六·三五·六有『次』，殷墟书契后编下四二·六有『次』，（二见），两处皆是人名，词性确定，前者是武丁时卜辞，后者是康丁时卜辞，中间隔着祖庚、祖甲、康辛三期，肯定不是一个人，可能次字是一个氏或族的名字。次字在这个地方无字义可寻，也就不必多作解释了。

次字的另一种用法，如甲骨续存下一五四：『乙卯卜，贞：今泉来水次？』

米是一种时间单位，故称曰今米，旧或释春秋皆不能通，究竟应该释作什么字，还没有一  
致的结论。泉是水源，泉来指源头水到。殷墟文字甲编九。三有一条卜辞：曰戊子貞，其燎于  
洹水泉，这里问的泉，大约也就是洹水泉。次在这里按照周汉以来书册上的习惯当读为美。  
美和次古音完全相同，是一个右起的字。最早的美意为曰慕欲，液，后世分为两个字：一，  
美是慕欲。二，涎（或作涎）是一个右起的字。但在中古时期次、美、涎、涎这几个字也还常混用无别，  
玄庭一切经音义中关于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解释，如卷十四，四分律第四十二卷曰涎沫，条下

涎，似涎反。案：江赋曰湍流飞涎，时有本作涎，说文作次，或作美、涎二形，慕  
欲，液也。贾谊新书：曰垂涎相告。束皙饼赋曰：曰行人失涎於下风，郭璞注尔雅云：

涎，沫也。并作涎。  
这类注释惠琳一切经音义中也有，所以把次读作美是完全可能的。上引卜辞曰泉来水次，次  
本来是出口水，引申为水多出来，这在古书上专用美字，如诗大雅板：曰及尔游美，毛氏传：  
曰美，溢也，本或作衍，又班固汉书沟洫志：曰然河决之溢，害中国也尤甚，师古曰：曰美，  
读与衍同，音弋战反。据此可知，美就是溢，就是衍，就是衍漫无涯漠。卜辞曰泉来水次，  
就是问上游水到了，水是否要满出来。卜辞中次字的这种用法较多，如甲骨续存下一五三：  
洹不次？

同片有曰五月日二字，这条卜辞在五月以后，是问洹河的水是否会漫出来。殷墟卜辞一〇。一：  
己亥卜，王，貞：洹不次？允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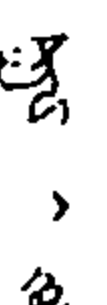
这本书摹写不准确，今为考订如此。洹水在河南省安阳县，三千多年来名称未改，殷墟在洹水  
南，殷墟在洹水北，洹水之溢溢和殷王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卜辞常见这类占卜。殷墟  
书契前编六、三二、五：

丙寅卜，洹其溢？丙寅卜，洹口水不（溢）？

这条卜辞也是占问有关洹水的情况，这里的溢字下从舟，上从次，按照上引两条卜辞推断，也  
应该读为美，依六书条例当是从舟次声，其本义是什么可不管，在这里则是假借为美。自然，  
关于这字还可以作些别样的推测。一种设想，这个字从次舟声，是说明水次的专用字，它表示水美的  
上，一个舟旁表示水涨。再一种设想，这个字从次舟声，是说明水次的专用字，它表示水美的  
一种程度（级别），不过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只有一条材料，不能作出确切的答案，  
只有等待将来有更多材料的发现。L（殷墟甲骨文美字说，甲骨探史录三二至三五页）

晁福林 一甲骨文中有关洹水，其初文为两人争语之形，或省作一人急语时唾沫飞溅形，  
正合于洹字的造字本义。在卜辞中，洹字除了读若唤、汜之外，用得最多的是作人名，或称曰

敘王曰，或稱曰父乙敘曰，与紀年所載吻合无間，應即小乙敘。卜（殷墟卜辭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四三页）

趙誠 次，甲骨文写作，象口液外流之形。或写作，象以手拂口液之形。即后世垂涎之涎，本义为口水外流，或外流之口液。卜辭用作副詞，有日连接曰，日延续曰之义，似为本义之引申。

王肅次令五族戍羗方。（《诂下四二·六》——次令即延令，继续命令之义。）（《甲骨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七九页）

按：字當釋「次」，即「涎」之初文，于先生已詳論之。

屯七五一辭云：

「乙酉卜，又伐自上甲次示夷乙未；

乙酉卜，又伐自上甲次示；

乙酉卜，又伐自上甲次示夷乙巳」

「次示」當即「它示」，指旁系先祖而言。

次

趙誠

詞有兩種意義：

「……有一个次字，写作或，象用手拂甩口液或口液外流之形。用作动

乙卯卜貞，今以泉來水，次。（續存下一五四）

洹不次。（續存下一五三）

在這兩條辭里，動詞「次」的意義是指河水外溢而泛濫。

次王入。（《明七三三》）

這條辭里的動詞「次」為迎接之義，与次入之義相應。次的外溢義和次入義，从現在的詞義觀念來看是兩個對立的詞義，和受有授予和接受兩義相類。（《甲骨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二四——三二五頁）

趙誠

「次」，次。或写作。象用手拂甩口液或口液外流之形。本义当为口液（名



词一、口液外流（动词）。其引伸义为江河之水外溢、泛溢。甲骨文作为动词，还表示为延续之义，似为河水外溢义之引伸，如日下酉卜入竹内田（见下）……（屯南七五一）。一（甲骨文简明词典三六二页）

按：此当与0341合併。

0343

吹

王襄 「疑吮字」 （類纂存疑第八第四十四葉上）

唐蘭釋吹，無說。 （導論下七十五葉下）

孫海波 甲骨文編收此作吹，見二卷九葉。

孫海波 「後編卷下二十四頁十四版有𠂔字，按當為吹。說文：口吹，噓也，从口从欠。此从𠂔，即欠字，卜辭次作𠂔，金文王子嬰次𠂔作𠂔；又欽魚鼎𠂔作𠂔，所以欠字偏旁，均与此同可証。加口象人側立吹噓之形，其意益显。金文虞司寇白和壺，郭沫若氏兩周金文辭大系釋吹，証之卜辭益信。一（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五十五頁）

李孝定 「說文」吹噓也从口从欠。此正从口从欠，釋吹可以。甲編二九七四辭云「吹入」為甲尾刻辭，吹為人名或地名。後九三九辭云「𠂔卜王在吹」𠂔，為地名。後下一辭殘存吹字，不詳其義。一（集釋〇三四九葉）

按：說文口部訓吹為「噓」，欠部訓吹為「出氣」，兩吹字重出。字正象噓氣之形。从口从欠會意。庫一五〇六兩吹字一作𠂔，一作𠂔，是𠂔、𠂔無別，說文歧為欠、𠂔二字。

0344

攷

0345

歃

鄉

鄉

鄉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屈萬里

「鄉」，隸定，當作「鄉」，然不可識。

（甲編考釋一〇六葉）

金祥恒

參鄉字條

按：契文「鄉」字或从「邑」，或从「鄉」，或从「鄉」，皆無別。金祥恒已詳論之，參見0337。

0346

鄉

鄉

吳其昌「鄉」字象有人跪坐張口，雙手交胸之狀，音義亦並未詳。在此辭中，一指廟一。

為人名。

按：合集七〇〇二辭云：

0347

鄉

鄉

羅振玉「說文解字」：「鄉，事之制也。从尸，从鄉。卜辭解字从二人相向，鄉字从此，亦非也。」（殷釋中五十四葉下）

王襄類纂以為古卯字。

郭沫若  
則此自是印字無疑。此字說文適闕其音讀。段玉裁云：「今說文『去京切』，玉篇『廣韻』皆云『說文音卿』，此蓋淺人臆以卿讀之。卿用印為義形，不為聲形也。玉篇『子巧切』，取『尸字平聲讀』，即此『卿』字之微異者。彼文云：『我既付散氏田器』，與下文『我既付散氏濕田牆田』為同例語，乃用『既』為既。是則讀子禮切，子巧切者是也。故『既』若『當』即『既』字之異，字乃从卿省。蓋卿者乃象二人相向而食，中『自』若『且』即是食物。今徹去食物，僅餘二人相向，則是食已既矣。疑『玉篇』廣韻所云說文音卿者乃音既之誤，不則淺人所改易也。『見相十年』，今本作『既』，乃假為『饒』。說文『氣』，從食，段玉裁於『饒』下注云：『既聲也。聘禮記曰：『日如其饒』，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為饒』。中庸篇曰：『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為饒』。大戴禮記曰：『私觀致饒』，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為饒』。按三既皆槩省。』  
（卜通九九葉上至一〇〇葉上）

一頁） 孫海波  
「既」 徐二、二。象二人相向之形。說文訓从二邑，非是。 」（甲骨文編二八）

按：契文既象二人相向之形。古卿、鄉、鄉、饗、實本同源。段玉裁卿字注謂「尸」今人讀節奏，合斗節奏乃為能制事者也。均由說文以「尸」為符節字所致誤。玉篇廣韻音卿為卿本不誤。卿嚮古聲類同，陽與庚古韻亦通。段玉裁、朱駿聲均昧於其初形，皆以玉篇廣韻音卿之非是。章太炎文始疑卿本印章字，尤為牽傳。

敬盤有「既」字，當釋「既」，乃順從之義。『我既付散氏田器』，謂我順從而付予散氏田器。與下文之「我既付散氏濕田」乃互文耳，不得以辭例同即視為同字。郭沫若釋「既」為既讀為饒，非是。卜辭「既」與「既」形義迥殊，今牧「既」字，即可能為「既」，即「饒」之異體。

既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49

无

「按：合集一三五八七辭云：「甲戌卜貞，其出乍无兹家。」无，疑通作「既」。

0350

无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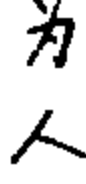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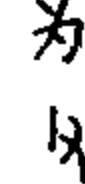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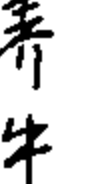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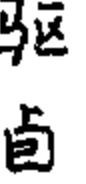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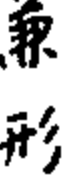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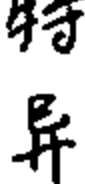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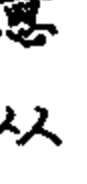

















卬 御 禦

孫治讓「龜文卬字甚多，皆作卬，或反書作卬。金文辛子敵有卬字，舊釋糾，偏旁與此同。以字形考之，當為从卩从系，疑紹；有文，說文系部紹繼也。从系召聲。古文作卬，也从卩。此从系从卩而省召，於字例可通。紹，紹字通。一說文無紹字，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卬，卬水者，以明水詔于神。」周禮大祝云：「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祝。」是也。一舉例也。卬，卬者，在爵通謂詔告獻爵於神，卬薦酒也。卬，卬酒義亦同。卬，卬字及羊豕者，詔告薦牲牢于神也。上十四下至十五葉下。

羅振玉「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手从卩。古文作御，从又从馬。此从手从卩，有八與午字同形，殆家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或易人从身，而增止，或又易人从人，或有人，殆同一字也。作卬者，亦見孟鼎。或又从又馬，與許書古文同。或又从象，一殷釋中七十葉上。

王國維「御，卜辭作卬，从午从卩，或作卬，不省，蓋假為禦字。說文：「禦，祭也。」（戰考十二葉下）

王襄

「契文之界見于武丁世之卜辞，自是初文，或作，均与许书古文象同，象使马之形。渐作，从从。为索，即鞭形，乃古文牛，为人之跂形，许书、马字所从出。或作，从，即之变。孟鼎作，竟亩作，皆与契文同。作与许书篆文御近，作，从从，是即篆文御字偏旁之讹，即午，特变为，以象手执鞭之形，与又同谊。卜辞牧作、微、微诸形，从牛从，或从或。牧为养牛，御为使马，事有相同，故字亦类。以由所从之嬗变而来，为鞭形，以象手执鞭形，于形为复。然此类复形之字，古文中甚习见，如，许书篆文作，古文作。师家敦作、驱亩作，从从，亦象人执耒之形，更从昔声，与此字例同，为会意且兼形声字。至吾之作，更之作，正之作，字皆复形，是资取证。或作，从，非是，是之省变，若乃合、为一字，亦派变之体，惟所从之，象人披发或戴巾之形，为特异。一古文派变说四九至五一页）

王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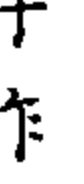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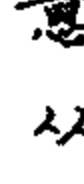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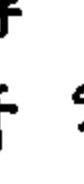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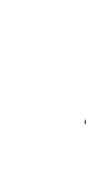

考索系五乘下）

「御即禦之省文，许说：『祀也。』或曰与待吉日以御賓客之御同，進也。」（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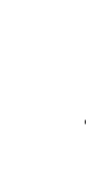







葉玉森

「按羅氏釋御至稿。聞氏說較分明，惟歸好予別有說。御歸好之御仍祭名，非

凱親迎

又曰：「按卜辭午作、、等形，均受作，如、，頗似馬采有節，填實作更肖。郭氏謂御字繁文从者手持乃象馬采，則卜辭中午作者不一見，一浦三第四五七八十一等乘並見，似午象馬采矣。惟聞氏說字至精晰，余意从午亦聲固不妨象馬采，卜辭繁文殆殆渴安而重複也。」（前釋卷一第二十五葉上）

郭沫若

「予疑當是索形，殆取馬之轡也。其作者，亦猶之作，从作者之，乃是采形。金文作者，殆誤以為杵形而為。一甲研第二冊釋干支二十八乘」

用

又曰：「御假為禦，說文：『禦祀也。』」（卜通考十一葉背）  
又曰：「御當是御，異文。」（華考一四四葉背）

狀。此作御者，土即形之有安。說文曰：禦，祀也。从示御聲。金文禦祖已鼎作御形，與此同。可證。此云其禦于父甲者，言禦祭于父甲也。一（文錄二三乘）

孫海波 河南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三一版云：曰甲午卜王其馬御其祖于父甲亞吉。點字从馬从夕，字书所无，祇古为禦，以示从馬。此即禦字，卜辭作御，諸形，並象人持午御馬狀，此作御者，土即形之省变。說文曰：禦，祀也。从示御聲。金文禦且已鼎作御，形与此同可证。此云其禦于父甲者，言禦祭于父甲也。亞亦訓宮室，父甲亞犹言父甲宮也。一（卜辭文字小記續，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五十七頁）

### 童作賓

「取同御，此假為禦，當也。」（殷曆譜下編卷九三十七乘下）

吳其昌 御，初文。从馬，从午，為矢藁象人執矢藁為馬策之形。是取夫也。一詳金文名彙疏證。而在卜辭中與先公先王連屬者，則直轉為祀。戰四一五：御于且丁。王先生釋曰：御，蓋假為禦字。說文：禦，祀也。按先師說，確不可易。御，一字，古證繁多。詩：猗嗟，以禦亂。方儀禮大射禮鄭注引作：以御亂。今人表乃作：禦。孫周禮掌蜃也。釋文：御本作御。莊公二十四年左大傳之：御。孫漢書古今人表乃作：禦。孫周禮掌蜃亦養也。一左昭廿九年：御龍氏。服虔注：御，享也。一孟子：梁惠王曰：以御于家邦。趙岐注：御，進食也。一左哀廿八年：御者知之。杜預注：而祭祀之。御，亦本不過進食以享養先人而已。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七二乘）

聞宥 孫仲頌讀為紹，非是。羅叔蘊讀為御，有文。諸家從之。有按羅釋是也，惟其說則未諦。：實不象馬策，與之體析離，亦無持意。此午實為聲，象人跪而迎送，非道也。迎送於道是為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是也；迎則若止，故又尊乳加止。若止則有敬御之事，故又尊乳訓進。訓侍，詩：小雅傳：要所出者是也。詩言之，當曰：从行，从人，从止，午聲。其作御者，省文也。其訓進者，為朔誼。其他訓者，為後起誼；故前者今猶讀御，其他則已讀御；以汪榮寶所考古音證之，通相密合。至駁馬：取，卜辭作御，二者截然兩文；金文不娶敦蓋：取方與御，追並出，可見二者絕不同用。至許君乃誤合為一，又誤以御之省體為却，經傳無却字，明其非古而以釋去古誼遠矣。

又云「卜辭所出御字多言迎尸之事，積久則為祭之專名。如「御于祖辛」「御于祖乙」是也。而其字則專乳為禦字，猶帝之專乳為諦，果「專乳為標」也。其非言迎尸者則大抵用親迎，迎如「貞御歸好于高」「貞御歸好于妣甲」「己酉御女」皆是。」（並見殷虛文字學乳研究載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三號五十六葉）

又曰「命茲並御」或體「」同上五十七葉

又曰「卜文午字皆象交午之形，儀禮注所謂一縱一橫曰午，是也。其作「」者，又通為象約束麻絲形，其字則後來專乳為系字，此觀于說文系「古文作「」而可知古系系字又不分，以系象約束本有繫義，而「」字卜文金文無之，當是後來所加之偏旁，許氏不達誤析為二」（同上）

又曰「孫仲頌讀為紹，非是。羅叔蘊讀為御之省文，而與御微切為一字，許家从之。（林泰輔抄釋亦然）宥按羅釋是也，惟其說則未的。……此午實為聲，（卸字雖不古，然小徐猶曰午聲，可以為証。）象人跪而迎逐形，行，道也，（依羅說）迎逐于道是為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是也。迎則害止，故又孳乳加止，害止則有飲御之事，故有孳乳訓進訓侍，詩：「小雅傳箋所出者是也。諱言之，當曰：「从行从人，（从父為訛變）从止，午聲，其作此者省文也；其訓逐者為朔义，其他訓者為后起义；故前者猶讀魚駕切，其他則已讀牛据切。至使馬之取卜辭作「」，二者截然兩文。」（殷虛文字學乳研究，聞宥论文集一一七至一一八頁）

楊樹達「甲文有禦字，字作禦，或省作知，為祭祀之名，即說文之禦字也。說文一篇上示部云：「御，祀也。从示，御聲。」考甲文用此字為祭名者，往往有攘除灾禍之义寓於其中。如書契前編卷壹（廿伍之壹）云：「貞廣出，知于父乙。」書契后編卷下（拾之叁）云：「日丁巳，卜，△有疒言，知△。」此皆以人有疾病行禦祀者也。甲骨文录叁壹貳片云：「日甲午卜，王馬△駟，其禦于父甲亞。」駟字从馬从夕，字不可识，余疑字从夕聲，殆假為疒，謂兩病也。此以馬有疾病行禦祀者也。」（釋禦，和微居甲文說卷上三〇頁）

楊樹達「禦為攘災之祭……甲文記知祀往，具攘疾義」（卜辭瑣記三十二條知帝好）

陳夢家「卜辭有記「被不子」之一例：

「亥御帝鼠不子于乙巳」續一三九四

御即禦除「禦，御不子即被除不子。大雅生民：「以弗無子」，毛傳云：「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鄭箋云：「弗之言被也，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被除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漢書庚子傳注云：「禘，求子之神也。」（綜述第四九四葉）



陳夢家「卜辭云：『亥御帚鼠不子于妣己。』（續一、三九、四）御即禦除之禦，御不子即被除不子。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云『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禩焉。鄭受云『弗之言被也』，乃禋祀上帝於郊禩以被除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漢書戾太子傳注云『禩求子之神也』。（綜述四九四葉）

陳夢家  
 方。綴一四八。余勿乎。方。薄五九五。貞。于。方。續五、二五、九。已卜王貞于中商乎。  
 省。逸周書世俘篇。大公望命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此禦方是國（族）名，御方之  
 作禦方，猶卜辭祭祀。邦。即說文之。禦。西周金文不其毀為秦人。器。銘曰。白氏曰：  
 不其，駿方厥攸廣伐西兪，王令我羞追于西。王國維考釋此器銘文，以為。駿古御字，駿方者  
 蓋古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國也，其人善御，故稱御方。我們則讀。御方獫狁。為御方  
 之獫狁，御方是獫狁族之一支，銘文又曰。汝及戎大敦搏。則又呼。為戎。試比較下列  
 不其毀。駿方。厥攸。戎。  
 號季子白盤。繼方。厥攸。  
 小雅出車。朔方。獫狁。西戎。  
 可知獫狁即戎，而御方、蠻方、朔方是其一支。（綜述二八三葉）

李孝定 說文 御使馬也。从彳从卸。籀古文御从又从馬。卜辭作上出諸形。其作御者。孫釋紹引金文紹。或作緊。謂卜辭省召說非。金文紹作緊。从卩為繁文。省召則非紹字矣。羅擇為御甚是。周氏說先為審沛。御之本義當訓迓。其訓進訓用者。均由此演所孳乳。其用為祭名者。則假為禦。卜辭御字以用為祭名。義為多。其訓為使馬。之義者。字當作馭。與御截然二字。辭云癸巳卜。設貞旬亡禍。王固曰。乃茲亦有祟。若僂。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古疑假為固。車馬馭馭王。車子吳亦馭。清一。此貞田獵逐兕之事。言小臣古此即狩王事。靡盬。監當訓固。猶言裝備並檢驗。車馬之良。茲也。車馬而以馭為馭。下言子吳亦馭。則正與上文乃茲亦有祟相應。蓋王車狩有銜繫之變。而子吳亦馭。以其言亦。故王車之禍可知。以蓋行文互見之義。自甲午王往逐兕。以下蓋繇辭也。又如馭茲。口。一。五。癸卯卜。貞出獵。皆我馭。我。口。二。三。馭茲。邑。口。三。一。六。二。文義雖不若清一。一。之顯豁。然皆與使馬之事有關。與他辭言御。用為祭名。或他義。例多不具舉者。迥然有別。御馭二字。用於先秦文獻中。猶有不混者。如詩。百兩御之。穀梁成尤傳。齊使禿者御禿者。左襄六年傳。朱也當御。皆當訓迓。周禮保氏。四曰五馭。管子刑勢解。馭者操轡也。荀子。東野子之善馭。此使馬。訓猶用其本字作馭。而往傳中國多已假御為馭矣。許君

沿誤遂以御取為今古文，今仍許書之例收二者為一字，實則御當入彳部，解云：近也。从彳从止。从下午聲。取入馬部此从騎籍諸字之例，解云：使馬也从馬从又。御字从彳或从行象道。从止或有止象通行者。从下則逐之者也。午聲。取則从又馬會意。此二字實不容混，徒以聲同相假沿用既久，約定俗成，許君不察，遂混而一之耳。金文御，孟龜山御，御，御，大保自。御，牧師父簋，御，頌鼎，御，鏡，御，鏡，御，攻吳鐘，御，齊侯壺，御，通鑑，御，麥盃，御，辛巳簋，御，散簋，御，王鼎，御，不娶簋，御，令彝，御，弓庚鼎，御，取八目，御，大鼎，齊侯壺，器二文其一省下从二止，亦猶契文之省下从彳也。第一二三數文與契文之作皆者全同，午亦作𠂔，至午字之是否象響若策，當於十四卷午下詳之。御，朔宜為通，但以午為聲，實無取於象馬策之意。羅郭說殆猶惑於許君使馬之訛而云然耳。（集釋○五八九葉）

饒宗頤。按集韻：御，古御字。他辭云：貞：邁于邾方。前編五、一、七。自卜辭亦見。邾方。綴合編一四七。名。佚周書世俘解：大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于馘俘。邾方即禦方也。不娶毀銘：駸方厥攸（獵攸）廣伐西俞。噩侯鼎：駸方御王射。駸即御字。右辭御益旁。他并作邾。邾方蓋獵攸之一支。參綜述二八三。右引辭邾方，御，如續為動詞，言命馬羗抵禦方人，於義亦通。一通考三。五——三。六葉。

張秉叔 84, 楷定為𠄎, 即禦字, 說文一上, 示部: 𠄎, 禦, 祀也。𠄎 (殷虛文字丙編

白玉嶺 「へ乙」卯卜， 貞： 知史……？  
乙卯卜， 貞： 知史……？  
鉄一八三

知史：甲文中，史、事、使三字同；存辞史，当读为事。知事，治事也。国语周语：曰百官御事，曰御事庶士，曰御，治也。疏：曰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训御为治也。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八四三——三八四四页）

白玉峰

「综观御字之结体，约有如下之诸形：  
御者，则多见于后期之甲文也。」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六五三页）

夏含夷

「甲骨卜辞：御方。一辞习见：

□□卜，师：平御方于商。

（后下四一，一六）

壬午卜，师：王令多冒御方于□。

（后下四二，九）

□已卜，王：于仲商平御方。

（佚三四八）

己卯卜：王令御方。

（佚三〇）

余勿平御方。

（佚五九五）

□□卜，方：令多馬羌御方……

（续五二五，九）

貞：昔于入御方。

（前五七）

辛亥卜，告：令以御方于陟。

（甲三五三九）

「平御」相当於「平伐」、「平取」、「平从」、「平素」、「平出」等甲骨惯语，  
「平」后皆为行动性动词。……「平御方」的构造应该与「平（动）某方」的构造相同，「御」  
则作动词而不作方国地名。

「会意字」比较妥当；於此引而以之：「御」形多見於第一期，諒必即其本字。……許進雄釋御为形声

禁止攘除乃抽象之义，难以图画表达，其最好造字法当是形声。说文：午，语也。从  
「移」逆也。……「午」有不顺之意，而此祭为被除不祥之祭，故以「象人跪」

由此可知，御之本义确实为被除不祥之祭，范围虽然在平鬼神世，然而，若以此本又以鬼神世  
引申到人间世，被除人间世之不祥当指镇压和遏抑敌人之反抗；换言之，亦即举行「揭荡性」

征伐。……方之原义可假定为旁边之旁。在卜辞用语中，此乃引申为殷畿之边方地区；再引申之，  
即为住在边方地区之人。……

由上述语法分析，字形音义探讨，可知卜辞「御方」一辞当释作「追禦边方地区的人」。  
这个意思也可得证於西周初期逸周书·世俘篇中之用法。在记载牧野战捷之后，世俘谓：「太

即為住在边方地区之人。……

公望命禦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  
总合上面所讨论，曰太公望命禦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一句文字当释作：（在甲子日）  
太公望受命要追禦边方地区（即商都附近）的人。在（四天后）丁卯日，召回来报告这次  
征伐的成功。如此，不但的确说明甲骨卜辞之「御方」一辞当释作「追禦边方地区的人」，  
而且，其重要性在於更能说明周军在牧野之战后幾天的史事。（释御方）  
至一〇八页）

许进雄 L50324 第一期 左前甲

□丑□，□貞：□不□□□  
出为駕馭，與弘为禦除之义不同。（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第一七页）

许进雄 L51378 第三期

其圻□如庚，車□  
圻恐怕是御的异体。（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第七三页）

许进雄 L51856 第五期 右腹甲

辛□，□卜□：田□，往□亡□？  
□□，王卜□：□□，□□亡□？□□曰：吉。□□，隻□  
吉之后缺字为兹出，表示已依兆而动用车马之事。（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一〇四页）

秦锡圭

「卜辞的知字，大多数是用作祭名的。这次所示诸骨的知字，从文例上看也应  
该是祭名，当读为御（繁体为「禦」）。御是御除灾殃的一种祭祀。卜辞或言：

鼎：知广身于父乙？  
这是卜问是否御除腹病于父乙。或言：乙編六三四四

甲子卜，方，鼎：龜用才方，不从王古？

鼎：其从王古？

壬午卜，方，鼎：知毫于丁？

鼎：于帝（妇）知毫？ 甲編二二二

丙辰卜，鼎：帝告失于丁，新毫？

戊午卜，鼎：今日至（致）一夫，知于丁？

□□卜，「鼎」：知矣于鬲，三宰？五月。续编一、四四、六

这是因为鬲和吴有病而卜问是否为他们举行御祭于丁或妇。或言：甲午卜：王马鬲鬲（孽？）其柳（禦）于父甲亚？甲骨文录三一、二

这是因为王的马有灾殃而卜问是否举行御祭于父甲亚（「亚」义近于宗、庙）。或言：戊子卜，鼎：知年于圃？五月。库方一六八四

这是卜问是否御除农业年成的灾害于报甲。指防御灾害。防年，防禾当是与御年同类之事。周礼天官女祝：「掌以时招、梗、桲、禳之事，以除疾殃。」郑注：「郑大夫读梗为亢，谓招善而亢恶去之；杜子春读梗为更；玄渭梗，御未至也。除灾害曰桲，桲犹刮去也。却变异曰禳；禳，攘也。」孙治让正义曰：「说文示部：禦，祀也。疑即所谓梗矣。」今案，殷人于已至之灾殃亦御之，御祭似可包桲、禳。

这次所出卜辞，或言知众，应该是指御除众人的灾殃；或言知牧，应该是指御除牧奴或牧事的灾殃；或言知牧，应该是指御除家臣的灾殃。至于廌和吴，疑都是人名，知廌、知吴与上引卜辞言知鬲、知大同例。

上引卜辞或言「知矣于鬲三宰」，文例与「知众于且」（祖）「丁牛」等辞相同。他辞或言「知」，为第一期常见人名（大乙宰「前编一、二四、四」）「知鬲」已二牲「前编一、三三七」，二牲疑指一牝一牡，文例与「知臣父乙豚」等辞相同。「知且癸豕」等辞或言「知父甲羊」等辞之知，也应指御祭而言。又当指御祭时所采取的用牲方法。他辞或言「口戌卜：出奔司，知子亦」（续编五、六、六），盖谓御子亦于奔司而用出祭（甲骨文「出」又「通用」），可与此参证。

12号一辞言「父乙豕」，第一字是「𠂔」字，甲骨文编「𠂔」字下收有与此相似者。第二字疑是御疾之御的专文，或御「广」二字之合文，申论之于下。

甲骨文有「𠂔」字：乙亥鼎：𠂔弱（否）疋词，与「勿」相近（𠂔方）

弱正（征）一方才「𠂔」

又有于此字加注「𠂔」字之字：壬戌卜，狄，鼎：其又（有）一来方，亚攸其𠂔，王受又（有）又（祐）？（末四字转在另一侧）

壬戌卜，鼎：弗受又又？甲编三九一三

399

这个字象一人抵御另一持杖者的攻击，疑即御之初文。御、魚古音同声同部，所以字或加注魚声，与蘇加注凡声而为𩇛（夙）——蘇加注昔声而为𩇛（藉）同例。上引卜辞读为𩇛御方。

其有来方，並獲其御。文义頗覺妥帖。又前編六·六·三一辞云：

鼎：由（漢惠）与（唯）相近——帝好乎（呼）御伐？

伐上一字疑即御之变形而加午声者，御伐即御伐。由此形省去支旁，就成卜辞中常見的知字了。

这和「馨」字省去「凡」旁而成「藉」字，是十分类似的。午是知的音符，所以知可以有作午：

癸未卜：（午）余于且庚，羊豕及？

于且戊知余，羊豕及？

上引第一辞的午字显然应该读为知。

12号卜骨的知字，应该看作与（广）的合体字，应当即御的省体。后编下一·一·八一辞云：

末一字为广身二字的合体字，可以看作广身之广的专字，也可以看作广身二字的合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三〇五三一辞云：

庚寅卜鼎：虫（漢惠）与（唯）相近——丁酉酒并。

末一字为伐羌二字的合体字，可以看作伐羌之伐的专字，也可以看作伐羌二字的合文。以上二例，情况与御字相类，所以我怀疑这个字是御疾之御的专字或御疾二字的合文。卜辞或言「作（一作）大知自圉」（后编下六·一二一），或言「个知，斯（祈）庚不并」（京都九九四一），可证御祭可以言「作」。

（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五期四三—四五页）

郭沫若「御」凡十一见，其中单言「御」的是用字义；所谓「御臣」、「御虘」、「御牧」、「御众」的「御」则是治字义，即是整顿、料理之义。「牧」和「众」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都是被统治的牧隸，「众」主要是农民。「虘」或作「虘」，是莫须有的一种怪兽——「解虘」的省称。解文「解虘，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觸不直者」，盖古时牧隸主于判案罪状时，将牛角去其一，以神乎其言。故决世司法官所戴「冠名」解虘冠。虘字音读如宰，在此即读为宰，當是執法小吏。「臣」、「虘」、「众」同是管理「牧」、「众」的统治者的爪牙，值得注意的是「臣」、「虘」合刻在一枚，「牧」、「众」合刻在另一枚，這裏顯明地有階級的劃分，如隸制度是相當森嚴的。（安阳新出土的牛肩胛骨及其刻辭考古一九七七年二期。）

王貴民「御」字甲骨文作𠄎、𠄏、𠄐、𠄑、𠄒、𠄓、𠄔、𠄕、𠄖、𠄗、𠄘、𠄙、𠄚、𠄛、𠄜、𠄝、𠄞、𠄟、𠄠、𠄡、𠄢、𠄣、𠄤、𠄥、𠄦、𠄧、𠄨、𠄩、𠄪、𠄫、𠄬、𠄭、𠄮、𠄯、𠄰、𠄱、𠄲、𠄳、𠄴、𠄵、𠄶、𠄷、𠄸、𠄹、𠄺、𠄻、𠄼、𠄽、𠄾、𠄿、𠅀、𠅁、𠅂、𠅃、𠅄、𠅅、𠅆、𠅇、𠅈、𠅉、𠅊、𠅋、𠅌、𠅍、𠅎、𠅏、𠅐、𠅑、𠅒、𠅓、𠅔、𠅕、𠅖、𠅗、𠅘、𠅙、𠅚、𠅛、𠅜、𠅝、𠅞、𠅟、𠅠、𠅡、𠅢、𠅣、𠅤、𠅥、𠅦、𠅧、𠅨、𠅩、𠅪、𠅫、𠅬、𠅭、𠅮、𠅯、𠅰、𠅱、𠅲、𠅳、𠅴、𠅵、𠅶、𠅷、𠅸、𠅹、𠅺、𠅻、𠅼、𠅽、𠅾、𠅿、𠆀、𠆁、𠆂、𠆃、𠆄、𠆅、𠆆、𠆇、𠆈、𠆉、𠆊、𠆋、𠆌、𠆍、𠆎、𠆏、𠆐、𠆑、𠆒、𠆓、𠆔、𠆕、𠆖、𠆗、𠆘、𠆙、𠆚、𠆛、𠆜、𠆝、𠆞、𠆟、𠆠、𠆡、𠆢、𠆣、𠆤、𠆥、𠆦、𠆧、𠆨、𠆩、𠆪、𠆫、𠆬、𠆭、𠆮、𠆯、𠆰、𠆱、𠆲、𠆳、𠆴、𠆵、𠆶、𠆷、𠆸、𠆹、𠆺、𠆻、𠆼、𠆽、𠆾、𠆿、𠇀、𠇁、𠇂、𠇃、𠇄、𠇅、𠇆、𠇇、𠇈、𠇉、𠇊、𠇋、𠇌、𠇍、𠇎、𠇏、𠇐、𠇑、𠇒、𠇓、𠇔、𠇕、𠇖、𠇗、𠇘、𠇙、𠇚、𠇛、𠇜、𠇝、𠇞、𠇟、𠇠、𠇡、𠇢、𠇣、𠇤、𠇥、𠇦、𠇧、𠇨、𠇩、𠇪、𠇫、𠇬、𠇭、𠇮、𠇯、𠇰、𠇱、𠇲、𠇳、𠇴、𠇵、𠇶、𠇷、𠇸、𠇹、𠇺、𠇻、𠇼、𠇽、𠇾、𠇿、𠈀、𠈁、𠈂、𠈃、𠈄、𠈅、𠈆、𠈇、𠈈、𠈉、𠈊、𠈋、𠈌、𠈍、𠈎、𠈏、𠈐、𠈑、𠈒、𠈓、𠈔、𠈕、𠈖、𠈗、𠈘、𠈙、𠈚、𠈛、𠈜、𠈝、𠈞、𠈟、𠈠、𠈡、𠈢、𠈣、𠈤、𠈥、𠈦、𠈧、𠈨、𠈩、𠈪、𠈫、𠈬、𠈭、𠈮、𠈯、𠈰、𠈱、𠈲、𠈳、𠈴、𠈵、𠈶、𠈷、𠈸、𠈹、𠈺、𠈻、𠈼、𠈽、𠈾、𠈿、𠉀、𠉁、𠉂、𠉃、𠉄、𠉅、𠉆、𠉇、𠉈、𠉉、𠉊、𠉋、𠉌、𠉍、𠉎、𠉏、𠉐、𠉑、𠉒、𠉓、𠉔、𠉕、𠉖、𠉗、𠉘、𠉙、𠉚、𠉛、𠉜、𠉝、𠉞、𠉟、𠉠、𠉡、𠉢、𠉣、𠉤、𠉥、𠉦、𠉧、𠉨、𠉩、𠉪、𠉫、𠉬、𠉭、𠉮、𠉯、𠉰、𠉱、𠉲、𠉳、𠉴、𠉵、𠉶、𠉷、𠉸、𠉹、𠉺、𠉻、𠉼、𠉽、𠉾、𠉿、𠊀、𠊁、𠊂、𠊃、𠊄、𠊅、𠊆、𠊇、𠊈、𠊉、𠊊、𠊋、𠊌、𠊍、𠊎、𠊏、𠊐、𠊑、𠊒、𠊓、𠊔、𠊕、𠊖、𠊗、𠊘、𠊙、𠊚、𠊛、𠊜、𠊝、𠊞、𠊟、𠊠、𠊡、𠊢、𠊣、𠊤、𠊥、𠊦、𠊧、𠊨、𠊩、𠊪、𠊫、𠊬、𠊭、𠊮、𠊯、𠊰、𠊱、𠊲、𠊳、𠊴、𠊵、𠊶、𠊷、𠊸、𠊹、𠊺、𠊻、𠊼、𠊽、𠊾、𠊿、𠋀、𠋁、𠋂、𠋃、𠋄、𠋅、𠋆、𠋇、𠋈、𠋉、𠋊、𠋋、𠋌、𠋍、𠋎、𠋏、𠋐、𠋑、𠋒、𠋓、𠋔、𠋕、𠋖、𠋗、𠋘、𠋙、𠋚、𠋛、𠋜、𠋝、𠋞、𠋟、𠋠、𠋡、𠋢、𠋣、𠋤、𠋥、𠋦、𠋧、𠋨、𠋩、𠋪、𠋫、𠋬、𠋭、𠋮、𠋯、𠋰、𠋱、𠋲、𠋳、𠋴、𠋵、𠋶、𠋷、𠋸、𠋹、𠋺、𠋻、𠋼、𠋽、𠋾、𠋿、𠌀、𠌁、𠌂、𠌃、𠌄、𠌅、𠌆、𠌇、𠌈、𠌉、𠌊、𠌋、𠌌、𠌍、𠌎、𠌏、𠌐、𠌑、𠌒、𠌓、𠌔、𠌕、𠌖、𠌗、𠌘、𠌙、𠌚、𠌛、𠌜、𠌝、𠌞、𠌟、𠌠、𠌡、𠌢、𠌣、𠌤、𠌥、𠌦、𠌧、𠌨、𠌩、𠌪、𠌫、𠌬、𠌭、𠌮、𠌯、𠌰、𠌱、𠌲、𠌳、𠌴、𠌵、𠌶、𠌷、𠌸、𠌹、𠌺、𠌻、𠌼、𠌽、𠌾、𠌿、𠍀、𠍁、𠍂、𠍃、𠍄、𠍅、𠍆、𠍇、𠍈、𠍉、𠍊、𠍋、𠍌、𠍍、𠍎、𠍏、𠍐、𠍑、𠍒、𠍓、𠍔、𠍕、𠍖、𠍗、𠍘、𠍙、𠍚、𠍛、𠍜、𠍝、𠍞、𠍟、𠍠、𠍡、𠍢、𠍣、𠍤、𠍥、𠍦、𠍧、𠍨、𠍩、𠍪、𠍫、𠍬、𠍭、𠍮、𠍯、𠍰、𠍱、𠍲、𠍳、𠍴、𠍵、𠍶、𠍷、𠍸、𠍹、𠍺、𠍻、𠍼、𠍽、𠍾、𠍿、𠎀、𠎁、𠎂、𠎃、𠎄、𠎅、𠎆、𠎇、𠎈、𠎉、𠎊、𠎋、𠎌、𠎍、𠎎、𠎏、𠎐、𠎑、𠎒、𠎓、𠎔、𠎕、𠎖、𠎗、𠎘、𠎙、𠎚、𠎛、𠎜、𠎝、𠎞、𠎟、𠎠、𠎡、𠎢、𠎣、𠎤、𠎥、𠎦、𠎧、𠎨、𠎩、𠎪、𠎫、𠎬、𠎭、𠎮、𠎯、𠎰、𠎱、𠎲、𠎳、𠎴、𠎵、𠎶、𠎷、𠎸、𠎹、𠎺、𠎻、𠎼、𠎽、𠎾、𠎿、𠏀、𠏁、𠏂、𠏃、𠏄、𠏅、𠏆、𠏇、𠏈、𠏉、𠏊、𠏋、𠏌、𠏍、𠏎、𠏏、𠏐、𠏑、𠏒、𠏓、𠏔、𠏕、𠏖、𠏗、𠏘、𠏙、𠏚、𠏛、𠏜、𠏝、𠏞、𠏟、𠏠、𠏡、𠏢、𠏣、𠏤、𠏥、𠏦、𠏧、𠏨、𠏩、𠏪、𠏫、𠏬、𠏭、𠏮、𠏯、𠏰、𠏱、𠏲、𠏳、𠏴、𠏵、𠏶、𠏷、𠏸、𠏹、𠏺、𠏻、𠏼、𠏽、𠏾、𠏿、𠐀、𠐁、𠐂、𠐃、𠐄、𠐅、𠐆、𠐇、𠐈、𠐉、𠐊、𠐋、𠐌、𠐍、𠐎、𠐏、𠐐、𠐑、𠐒、𠐓、𠐔、𠐕、𠐖、𠐗、𠐘、𠐙、𠐚、𠐛、𠐜、𠐝、𠐞、𠐟、𠐠、𠐡、𠐢、𠐣、𠐤、𠐥、𠐦、𠐧、𠐨、𠐩、𠐪、𠐫、𠐬、𠐭、𠐮、𠐯、𠐰、𠐱、𠐲、𠐳、𠐴、𠐵、𠐶、𠐷、𠐸、𠐹、𠐺、𠐻、𠐼、𠐽、𠐾、𠐿、𠑀、𠑁、𠑂、𠑃、𠑄、𠑅、𠑆、𠑇、𠑈、𠑉、𠑊、𠑋、𠑌、𠑍、𠑎、𠑏、𠑐、𠑑、𠑒、𠑓、𠑔、𠑕、𠑖、𠑗、𠑘、𠑙、𠑚、𠑛、𠑜、𠑝、𠑞、𠑟、𠑠、𠑡、𠑢、𠑣、𠑤、𠑥、𠑦、𠑧、𠑨、𠑩、𠑪、𠑫、𠑬、𠑭、𠑮、𠑯、𠑰、𠑱、𠑲、𠑳、𠑴、𠑵、𠑶、𠑷、𠑸、𠑹、𠑺、𠑻、𠑼、𠑽、𠑾、𠑿、𠒀、𠒁、𠒂、𠒃、𠒄、𠒅、𠒆、𠒇、𠒈、𠒉、𠒊、𠒋、𠒌、𠒍、𠒎、𠒏、𠒐、𠒑、𠒒、𠒓、𠒔、𠒕、𠒖、𠒗、𠒘、𠒙、𠒚、𠒛、𠒜、𠒝、𠒞、𠒟、𠒠、𠒡、𠒢、𠒣、𠒤、𠒥、𠒦、𠒧、𠒨、𠒩、𠒪、𠒫、𠒬、𠒭、𠒮、𠒯、𠒰、𠒱、𠒲、𠒳、𠒴、𠒵、𠒶、𠒷、𠒸、𠒹、𠒺、𠒻、𠒼、𠒽、𠒾、𠒿、𠓀、𠓁、𠓂、𠓃、𠓄、𠓅、𠓆、𠓇、𠓈、𠓉、𠓊、𠓋、𠓌、𠓍、𠓎、𠓏、𠓐、𠓑、𠓒、𠓓、𠓔、𠓕、𠓖、𠓗、𠓘、𠓙、𠓚、𠓛、𠓜、𠓝、𠓞、𠓟、𠓠、𠓡、𠓢、𠓣、𠓤、𠓥、𠓦、𠓧、𠓨、𠓩、𠓪、𠓫、𠓬、𠓭、𠓮、𠓯、𠓰、𠓱、𠓲、𠓳、𠓴、𠓵、𠓶、𠓷、𠓸、𠓹、𠓺、𠓻、𠓼、𠓽、𠓾、𠓿、𠔀、𠔁、𠔂、𠔃、𠔄、𠔅、𠔆、𠔇、𠔈、𠔉、𠔊、𠔋、𠔌、𠔍、𠔎、𠔏、𠔐、𠔑、𠔒、𠔓、𠔔、𠔕、𠔖、𠔗、𠔘、𠔙、𠔚、𠔛、𠔜、𠔝、𠔞、𠔟、𠔠、𠔡、𠔢、𠔣、𠔤、𠔥、𠔦、𠔧、𠔨、𠔩、𠔪、𠔫、𠔬、𠔭、𠔮、𠔯、𠔰、𠔱、𠔲、𠔳、𠔴、𠔵、𠔶、𠔷、𠔸、𠔹、𠔺、𠔻、𠔼、𠔽、𠔾、𠔿、𠕀、𠕁、𠕂、𠕃、𠕄、𠕅、𠕆、𠕇、𠕈、𠕉、𠕊、𠕋、𠕌、𠕍、𠕎、𠕏、𠕐、𠕑、𠕒、𠕓、𠕔、𠕕、𠕖、𠕗、𠕘、𠕙、𠕚、𠕛、𠕜、𠕝、𠕞、𠕟、𠕠、𠕡、𠕢、𠕣、𠕤、𠕥、𠕦、𠕧、𠕨、𠕩、𠕪、𠕫、𠕬、𠕭、𠕮、𠕯、𠕰、𠕱、𠕲、𠕳、𠕴、𠕵、𠕶、𠕷、𠕸、𠕹、𠕺、𠕻、𠕼、𠕽、𠕾、𠕿、𠖀、𠖁、𠖂、𠖃、𠖄、𠖅、𠖆、𠖇、𠖈、𠖉、𠖊、𠖋、𠖌、𠖍、𠖎、𠖏、𠖐、𠖑、𠖒、𠖓、𠖔、𠖕、𠖖、𠖗、𠖘、𠖙、𠖚、𠖛、𠖜、𠖝、𠖞、𠖟、𠖠、𠖡、𠖢、𠖣、𠖤、𠖥、𠖦、𠖧、𠖨、𠖩、𠖪、𠖫、𠖬、𠖭、𠖮、𠖯、𠖰、𠖱、𠖲、𠖳、𠖴、𠖵、𠖶、𠖷、𠖸、𠖹、𠖺、𠖻、𠖼、𠖽、𠖾、𠖿、𠗀、𠗁、𠗂、𠗃、𠗄、𠗅、𠗆、𠗇、𠗈、𠗉、𠗊、𠗋、𠗌、𠗍、𠗎、𠗏、𠗐、𠗑、𠗒、𠗓、𠗔、𠗕、𠗖、𠗗、𠗘、𠗙、𠗚、𠗛、𠗜、𠗝、𠗞、𠗟、𠗠、𠗡、𠗢、𠗣、𠗤、𠗥、𠗦、𠗧、𠗨、𠗩、𠗪、𠗫、𠗬、𠗭、𠗮、𠗯、𠗰、𠗱、𠗲、𠗳、𠗴、𠗵、𠗶、𠗷、𠗸、𠗹、𠗺、𠗻、𠗼、𠗽、𠗾、𠗿、𠘀、𠘁、𠘂、𠘃、𠘄、𠘅、𠘆、𠘇、𠘈、𠘉、𠘊、𠘋、𠘌、𠘍、𠘎、𠘏、𠘐、𠘑、𠘒、𠘓、𠘔、𠘕、𠘖、𠘗、𠘘、𠘙、𠘚、𠘛、𠘜、𠘝、𠘞、𠘟、𠘠、𠘡、𠘢、𠘣、𠘤、𠘥、𠘦、𠘧、𠘨、𠘩、𠘪、𠘫、𠘬、𠘭、𠘮、𠘯、𠘰、𠘱、𠘲、𠘳、𠘴、𠘵、𠘶、𠘷、𠘸、𠘹、𠘺、𠘻、𠘼、𠘽、𠘾、𠘿、𠙀、𠙁、𠙂、𠙃、𠙄、𠙅、𠙆、𠙇、𠙈、𠙉、𠙊、𠙋、𠙌、𠙍、𠙎、𠙏、𠙐、𠙑、𠙒、𠙓、𠙔、𠙕、𠙖、𠙗、𠙘、𠙙、𠙚、𠙛、𠙜、𠙝、𠙞、𠙟、𠙠、𠙡、𠙢、𠙣、𠙤、𠙥、𠙦、𠙧、𠙨、𠙩、𠙪、𠙫、𠙬、𠙭、𠙮、𠙯、𠙰、𠙱、𠙲、𠙳、𠙴、𠙵、𠙶、𠙷、𠙸、𠙹、𠙺、𠙻、𠙼、𠙽、𠙾、𠙿、𠚀、𠚁、𠚂、𠚃、𠚄、𠚅、𠚆、𠚇、𠚈、𠚉、𠚊、𠚋、𠚌、𠚍、𠚎、𠚏、𠚐、𠚑、𠚒、𠚓、𠚔、𠚕、𠚖、𠚗、𠚘、𠚙、𠚚、𠚛、𠚜、𠚝、𠚞、𠚟、𠚠、𠚡、𠚢、𠚣、𠚤、𠚥、𠚦、𠚧、𠚨、𠚩、𠚪、𠚫、𠚬、𠚭、𠚮、𠚯、𠚰、𠚱、𠚲、𠚳、𠚴、𠚵、𠚶、𠚷、𠚸、𠚹、𠚺、𠚻、𠚼、𠚽、𠚾、𠚿、𠛀、𠛁、𠛂、𠛃、𠛄、𠛅、𠛆、𠛇、𠛈、𠛉、𠛊、𠛋、𠛌、𠛍、𠛎、𠛏、𠛐、𠛑、𠛒、𠛓、𠛔、𠛕、𠛖、𠛗、𠛘、𠛙、𠛚、𠛛、𠛜、𠛝、𠛞、𠛟、𠛠、𠛡、𠛢、𠛣、𠛤、𠛥、𠛦、𠛧、𠛨、𠛩、𠛪、𠛫、𠛬、𠛭、𠛮、𠛯、𠛰、𠛱、𠛲、𠛳、𠛴、𠛵、𠛶、𠛷、𠛸、𠛹、𠛺、𠛻、𠛼、𠛽、𠛾、𠛿、𠜀、𠜁、𠜂、𠜃、𠜄、𠜅、𠜆、𠜇、𠜈、𠜉、𠜊、𠜋、𠜌、𠜍、𠜎、𠜏、𠜐、𠜑、𠜒、𠜓、𠜔、𠜕、𠜖、𠜗、𠜘、𠜙、𠜚、𠜛、𠜜、𠜝、𠜞、𠜟、𠜠、𠜡、𠜢、𠜣、𠜤、𠜥、𠜦、𠜧、𠜨、𠜩、𠜪、𠜫、𠜬、𠜭、𠜮、𠜯、𠜰、𠜱、𠜲、𠜳、𠜴、𠜵、𠜶、𠜷、𠜸、𠜹、𠜺、𠜻、𠜼、𠜽、𠜾、𠜿、𠝀、𠝁、𠝂、𠝃、𠝄、𠝅、𠝆、𠝇、𠝈、𠝉、𠝊、𠝋、𠝌、𠝍、𠝎、𠝏、𠝐、𠝑、𠝒、𠝓、𠝔、𠝕、𠝖、𠝗、𠝘、𠝙、𠝚、𠝛、𠝜、𠝝、𠝞、𠝟、𠝠、𠝡、𠝢、𠝣、𠝤、𠝥、𠝦、𠝧、𠝨、𠝩、𠝪、𠝫、𠝬、𠝭、𠝮、𠝯、𠝰、𠝱、𠝲、𠝳、𠝴、𠝵、𠝶、𠝷、𠝸、𠝹、𠝺、𠝻、𠝼、𠝽、𠝾、𠝿、𠞀、𠞁、𠞂、𠞃、𠞄、𠞅、𠞆、𠞇、𠞈、𠞉、𠞊、𠞋、𠞌、𠞍、𠞎、𠞏、𠞐、𠞑、𠞒、𠞓、𠞔、𠞕、𠞖、𠞗、𠞘、𠞙、𠞚、𠞛、𠞜、𠞝、𠞞、𠞟、𠞠、𠞡、𠞢、𠞣、𠞤、𠞥、𠞦、𠞧、𠞨、𠞩、𠞪、𠞫、𠞬、𠞭、𠞮、𠞯、𠞰、𠞱、𠞲、𠞳、𠞴、𠞵、𠞶、𠞷、𠞸、𠞹、𠞺、𠞻、𠞼、𠞽、𠞾、𠞿、𠟀、𠟁、𠟂、𠟃、𠟄、𠟅、𠟆、𠟇、𠟈、𠟉、𠟊、𠟋、𠟌、𠟍、𠟎、𠟏、𠟐、𠟑、𠟒、𠟓、𠟔、𠟕、𠟖、𠟗、𠟘、𠟙、𠟚、𠟛、𠟜、𠟝、𠟞、𠟟、𠟠、𠟡、𠟢、𠟣、𠟤、𠟥、𠟦、𠟧、𠟨、𠟩、𠟪、𠟫、𠟬、𠟭、𠟮、𠟯、𠟰、𠟱、𠟲、𠟳、𠟴、𠟵、𠟶、𠟷、𠟸、𠟹、𠟺、𠟻、𠟼、𠟽、𠟾、𠟿、𠠀、𠠁、𠠂、𠠃、𠠄、𠠅、𠠆、𠠇、𠠈、𠠉、𠠊、𠠋、𠠌、𠠍、𠠎、𠠏、𠠐、𠠑、𠠒、𠠓、𠠔、𠠕、𠠖、𠠗、𠠘、𠠙、𠠚、𠠛、𠠜、𠠝、𠠞、𠠟、𠠠、𠠡、𠠢、𠠣、𠠤、𠠥、𠠦、𠠧、𠠨、𠠩、𠠪、𠠫、𠠬、𠠭、𠠮、𠠯、𠠰、𠠱、𠠲、𠠳、𠠴、𠠵、𠠶、𠠷、𠠸、𠠹、𠠺、𠠻、𠠼、𠠽、𠠾、𠠿、𠡀、𠡁、𠡂、𠡃、𠡄、𠡅、𠡆、𠡇、𠡈、𠡉、𠡊、𠡋、𠡌、𠡍、𠡎、𠡏、𠡐、𠡑、𠡒、𠡓、𠡔、𠡕、𠡖、𠡗、𠡘、𠡙、𠡚、𠡛、𠡜、𠡝、𠡞、𠡟、𠡠、𠡡、𠡢、𠡣、𠡤、𠡥、𠡦、𠡧、𠡨、𠡩、𠡪、𠡫、𠡬、𠡭、𠡮、𠡯、𠡰、𠡱、𠡲、𠡳、𠡴、𠡵、𠡶、𠡷、𠡸、𠡹、𠡺、𠡻、𠡼、𠡽、𠡾、𠡿、𠢀、𠢁、𠢂、𠢃、𠢄、𠢅、𠢆、𠢇、𠢈、𠢉、𠢊、𠢋、𠢌、𠢍、𠢎、𠢏、𠢐、𠢑、𠢒、𠢓、𠢔、𠢕、𠢖、𠢗、𠢘、𠢙、𠢚、𠢛、𠢜、𠢝、𠢞、𠢟、𠢠、𠢡、𠢢、𠢣、𠢤、𠢥、𠢦、𠢧、𠢨、𠢩、𠢪、𠢫、𠢬、𠢭、𠢮、𠢯、𠢰、𠢱、𠢲、𠢳、𠢴、𠢵、𠢶、𠢷、𠢸、𠢹、𠢺、𠢻、𠢼、𠢽、𠢾、𠢿、𠣀、𠣁、𠣂、𠣃、𠣄、𠣅、𠣆、𠣇、𠣈、𠣉、𠣊、𠣋、𠣌、𠣍、𠣎、𠣏、𠣐、𠣑、𠣒、𠣓、𠣔、𠣕、𠣖、𠣗、𠣘、𠣙、𠣚、𠣛、𠣜、𠣝、𠣞、𠣟、𠣠、𠣡、𠣢、𠣣、𠣤、𠣥、𠣦、𠣧、𠣨、𠣩、𠣪、𠣫、𠣬、𠣭、𠣮、𠣯、𠣰、𠣱、𠣲、𠣳、𠣴、𠣵、𠣶、𠣷、𠣸、𠣹、𠣺、𠣻、𠣼、𠣽、𠣾、𠣿、𠤀、𠤁、𠤂、𠤃、𠤄、𠤅、𠤆、𠤇、𠤈、𠤉、𠤊、𠤋、𠤌、𠤍、𠤎、𠤏、𠤐、𠤑、𠤒、𠤓、𠤔、𠤕、𠤖、𠤗、𠤘、𠤙、𠤚、𠤛、𠤜、𠤝、𠤞、𠤟、𠤠、𠤡、𠤢、𠤣、𠤤、𠤥、𠤦、𠤧、𠤨、𠤩、𠤪、𠤫、𠤬、𠤭、𠤮、𠤯、𠤰、𠤱、𠤲、𠤳、𠤴、𠤵、𠤶、𠤷、𠤸、𠤹、𠤺、𠤻、𠤼、𠤽、𠤾、𠤿、𠥀、𠥁、𠥂、𠥃、𠥄、𠥅、𠥆、𠥇、𠥈、𠥉、𠥊、𠥋、𠥌、𠥍、𠥎、𠥏、𠥐、𠥑、𠥒、𠥓、𠥔、𠥕、𠥖、𠥗、𠥘、𠥙、𠥚、𠥛、𠥜、𠥝、𠥞、𠥟、𠥠、𠥡、𠥢、𠥣、𠥤、𠥥、𠥦、𠥧、𠥨、𠥩、𠥪、𠥫、𠥬、𠥭、𠥮、𠥯、𠥰、𠥱、𠥲、𠥳、𠥴、𠥵、𠥶、𠥷、𠥸、𠥹、𠥺、𠥻、𠥼、𠥽、𠥾、𠥿、𠦀、𠦁、𠦂、𠦃、𠦄、𠦅、𠦆、𠦇、𠦈、𠦉、𠦊、𠦋、𠦌、𠦍、𠦎、𠦏、𠦐、𠦑、𠦒、𠦓、𠦔、𠦕、𠦖、𠦗、𠦘、𠦙、𠦚、𠦛、𠦜、𠦝、𠦞、𠦟、𠦠、𠦡、𠦢、𠦣、𠦤、𠦥、𠦦、𠦧、𠦨、𠦩、𠦪、𠦫、𠦬、𠦭、𠦮、𠦯、𠦰、𠦱、𠦲、𠦳、𠦴、𠦵、𠦶、𠦷、𠦸、𠦹、𠦺、𠦻、𠦼、𠦽、𠦾、𠦿、𠧀、𠧁、𠧂、

(一) 屬於祭祀者，有三種辭例：  
 ① 知于祖某日，即知祭于某祖先，从嚳、兒、上甲、若干示

(2) 軋祭与生人相关者，其句式为：軋某（人）于社寺、作女

知王于上甲  
 午（巳）余于祖庚  
 （巳）粹  
 四一〇  
 五二〇  
 二一  
 二其

知 卑 于 日 乙  
 知 雀 于 父 乙  
 (母 庚 兄 丁)  
 (京 七 六 二 一 一 二 三)  
 { 通 別 }  
 { 甲 三 〇 七 五 }  
 { 鉄 一 四 五 三 }

知 知  
 如 如  
 姁 姁  
 于 于  
 母 妣  
 庚 甲

(珠三七一)  
 (同上)

印子前于父乙（妣癸、兄戊）  
（后下一一。等）

室各种活动中。另有一类：

知吊于兄丁 知巢于母房

的人（物）名都是名词，是否也能作这样的形容词？女兵和作同一类



呼单先知燎于河 (甲三三八)

和前引(2)类句式中的日知于某于父某日、日知单于日乙日比较，两者辞义似乎相同。这样我们可以把日知某一人一乙的知，看成是致使性的动词，意思使某人知祭于祖某，这在古汉语里也有例子，如日尔饮时，何也？日尔饮调，何也？日尔饮人日，日尔饮马于河日，日尔饮公子车骑中日。就是使时、调、寡人等饮酒，使马饮于河，使公子立于车骑中。再比较：

知石于父戊 (乙六六九〇)  
石知于妣癸 (乙四九二五)

两辞中同一个日石日字或在动词前，或在动词后，应表示同样的辞义。还有卜辞云：日辛知于父丁日 (南明六二四)，日庚戌卜，余自知日 (乙五四〇五)，人名都在知字之前，那么就可以考虑它们与第(2)类的辞义是相同的。不过，这样分析，无解于日知年于上甲日、日知水于社日两辞，因为不能使年去知祭上甲，使大水去知祭社神。所以(2)两类句式还应该作统一的解释，那就是(1)因某人而知祭祖某，(1)因某事(疾病灾祸)而知祭祖某。

上述三类知祭卜辞，都可以用同一格式改置其结构，常见的是把介词日于日和其后的名词即被祭者提前，构成日于祖某知某一人或事一乙的句式，如日于祖戊知余日、日于妣己知子汰日、日于大甲大丁知弱日。日于祖辛知疾日，日于母庚知如好日等，辞义依旧不变，似乎只是为了突出对被祭者的选择的占问而已。

知祭究竟是何种祭祀，我们认为它应是迎神之祭。知字本义是迎送，所谓象人跪而迎送的形状，是正确的。这个偏旁后也束定为巾，即人膝，用屈膝向前的特写来表示人跪的动作，跪的动作再表示迎送的意义，又用午标出迎送的语音，即午字，与知字同声(疑纽)同韵(鱼部)。在甲骨文里，故而又有以午表知字者，如日壬申卜街名于惠日，日丙子贞，令众街名方日。更有省。还有作街的，亦应是知的异构，如日壬申卜街名于惠日，日丙子贞，令众街名方日。更有仅以日形为知字者，如辞云：

王日承父乙字 勿日承父乙字

丁酉卜日于大丁

贞王日于父福

日于母丙

贞日二吉于父丁宗日

知教于妣己

知日(于)日丙

知薦(于)一丙

(殷)綴二〇六

(乙)七二八〇

(乙)七一八三

(乙)七一八三

(南)坊二·一六，四期

(乙)五三八四

(安)七三，四期

(同上)

寅、具、吊、具等名不多见，参照其他材料可知仍是人名。而曰知臣（于）父乙曰，曰知牧于

知景于父戊 知石于父戊 知毅于父戊（妣事）（乙六六九〇）（乙六二六九、四六〇三）

等辞的知字后一字单、段的类属则不甚明确，有的似为祭品，不过这与祭牲有别。此种辞例，

凡用祭牲一般是祭牲不紧靠介词曰于曰之前，多用别的连词。例如：

（1）知祭与某事相关者，其句式为：曰知某（事）于祖某。例如：

知王固于羌甲

（乙八四二）

知王目于妣己

（乙四七二〇）

（疾）知于妣甲

（乙九三〇）

知疾齿于父乙

（前一·二五·一）

知疾身于父乙

（乙六三四四）

（疾身）知于妣己

（庠九三）

（疾止）知于妣己

（庠五四〇五）

（朕耳）知于祖庚

（乙五七·一·二）

（畏梦）余勿知

（续六·七·一·二）

（梦）知（子）

（后上六·四）

于南庚知群

（柏一八·一）

知大水于社

（铁一四·三）

知年于上甲

等辞，知字后的图、疾齿、疾口、疾身、疾止、梦、群等均应是病患。首先，我们可以把（1）类的句子里有和没有（八）

的两种情形加以对比：

知疾身于父乙。

疾身知于妣己累妣庚。

两辞辞义无疑是相同的，但句式有异。第二句是把曰疾身曰提出作为一一个动宾结构的主语，表示为谓语句知于妣己累妣庚曰的叙述对象。这就等于是对第一句的通俗表解，都是说曰疾身曰等辞的句式和内容均与前引知祭卜辞相类，所以，它亦是知字的简写。这就是或以声、或以形都表示知字。

知祭是迎神之祭，所以，曰知某人于祖某日，即是为某人的事迎迓鬼神之祭。曰知某事于祖某日，即为某事故迎迓鬼神之祭；曰知年于上甲日，是为年成事迎迓上甲之祭；曰知大水于社日，是为雨水事迎迓社神之祭，这和卜辞曰保我年日、曰保泰年日，求年、求雨、舞雨的占卜是同类的性质的事。

(2) 知字用在征伐方面的，主要的如下列辞例：

王令多田知方于商 (后下四二·九)

呼知方于商 (后下四一·一六)

于中商呼知方 (佚三四八)

王令知方，呼从征方，允隹 (外三〇)

令多马羌御方 (续五·二五·九)

令蕞以□知方于陟出□ (甲三五三九)

勿呼知羌于九曹，弗其隹 (戡二五·一一)

知羌(于)一母 (金五五七)

由吕方呼知 (契七二)

由妇好呼敏伐 (续存下六六)

御名于燕 (粹一一二五)

令众衍名方 (柏依藏片，四期)

这里所知(伐)一的对象有方、羌、吕方、各方等明显的方国部落，受命者有多田、多马羌、如好等经常从事于军事活动的人物，又有俘获的命辞和验辞，可确定这些是征伐的卜辞，知不是祭祀。把这些知字解释为抵御入侵，颇为自然。

(3) 卜辞所见的知史日的词组，主要是曰呼入知史日、曰呼某入知史日、曰知史日，明显为动词组，个别的似为名词。这里，知字还是迎迓义，史为事之初文，知事就是迎接政事，用今

话说就是接受差事。其为名词者，亦不过是指为王室政事服务的官员。接受事务也可说是主其事，故《释文》中以御为治事之义。

总之，甲骨文中用在上列三方面的知字，它的本义都是迎迓，知祭是迎迓神鬼之祭，知方是迎迓某方的入侵，知事是指迎接事务及指这一类的官员。

《说文》甲骨探史录三〇三至三二三页

姚孝遂 肖丁 曰知即御亦即禦之本字。卜辞每言曰知某于神祖，即为某祈福禳灾，求神祖之保护。《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三五页

周国正

「卜辞中的祭祀动词可以大致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代表主要的宗教仪式而这种仪式的进行需要乙类的助成，乙类代表从属的宗教仪式，作用在于助成甲类。在某些甲乙类词中（例如「告/祈/求」和「贡/饷/出」），两者的语法行为有明显而规律性的对比，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可以推断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告/祈/求」而言，虽然表面上可以带有祭牲，即「告/祈/求+OC+（于）OB+||OV」，但实质上祭牲OV却是由另一个动词带出的，当这个动词只是潜存于句子中而没有表现出来时，为了说明分析上的方便，我们用「一个单括号内的（用）字去表示」；当这个动词实际显示出来的时候，就是「贡、饷、出……」这一类乙类词。传统有些学者将「告、祈、求」等词称为祭名，这是有商榷的余地的，因为「告、祈、求」本身不带有祭牲，它们只是一种包含「贡、饷、出」之类祭祀行为的宗教仪式，实际上带有祭牲的是「贡、饷、出」等乙类词。这些才是名副其实的祭名。另外有些学者将「卯、沈、葡萄」等词称为「宾」，这也有问题的，因为表面上这些动词虽然不带OB，但通过和「贡、饷、出」等词的比较可以知道它们和「贡、饷、出」等词相同。这些词之所以极少或没有带及OB可能是因为它们常置于其他的祭祀动词之后，而OB往往由这些先行的祭祀动词带出。

以祭祀动词构成的复合句可分为三类：

(1) 条件/副语子句+主句

即「如果要举行甲类祭祀的话（或在举行甲类祭祀的时候），要举行乙类祭祀去助成（甲）」。

成（甲）」。

(2) 连动式

即「举行乙类祭祀去（助成）甲类祭祀」。

(3) 时间句

即「在举行了A祭祀之后，要继续举行B祭祀」。

（OC：事由宾语。引起举行甲类祭祀的原因、事由。例如：求年中的「年」。OB：关切宾语。祭祀的受惠者。例如：祖灵。OV：祭牲宾语。即祭品。）「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关句子的语法分析」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二八。——二八一页）

卫斯

「御牛，即将牛置于坑内，用棍棒活活打死，卜辞云：

御小辛，三年（洪一五一）

贞御由牛三百（前四·八·四）

（从甲骨文中看商代的养牛业，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五九页）

饒宗頤說參卩字条下。

林澧說參卩字条下。

林政華 參見𠂔字條

按：字隸定作卩，从卩，午聲。或增示作𠂔。在卜辭多為祭名，相當於說文之禦。祀也。卩祭之內春極為廣泛。或奉年，或乞雨，或禦水，或禦疾，或被無子，均卩祭於先祖以求祐護。或續御為迎，以迎婦為言，其說非是。實則「卩婦好」，「卩婦姁」等辭均指卩諸婦於祖若妣，乃為諸婦乞福之祭，亦為祭名，猶言「卩王自囿督大示」，乃為商王祈福於上甲之占。

又用為防禦之禦。如：

「于中商乎卩方」

「于卩羌」

字亦作𠂔或𠂔。

「𠂔召于𠂔」

「其手戌𠂔美方于義」

又為「用」如：

「手入卩事」

「得取美，卩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冬」

「卩事」猶言「用事」，猶「𠂔卩」即「𠂔用」。

羅振玉以來諸家據說文御之古文𠂔，以為甲骨文之𠂔即𠂔字，非是。𠂔或作𠂔，字當从𠂔，與馬形不類，亦不用𠂔，說詳各字條下。又董作賓釋「𠂔釐」為「𠂔釐」，殊誤，說見𠂔字條下。

下。

「卩」或者作「午」，與「支」字「午」相混，但於辭例可加以分辨。

甲骨文又有𠂔字，或以為卩之異體，蓋是。其辭云：

「𠂔帚好乎𠂔伐」

僅此一見，意當為「禦伐」，與「逆伐」之用義略同。

0352

𠂔  
𠂔

裘錫圭 參御字系

按：此乃「𠂔」之繁體。

0353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54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 「說文解字」：「𠂔，治也。从又从尸。尸，事之節也。𠂔此象从又按蹠人，與印从𠂔从𠂔同意。」孟鼎服字作𠂔，𠂔尊作𠂔，並从𠂔，與此同。𠂔（殷粹中五十九葉下）

王襄 「古反字」：「𠂔（籀文殷契類纂第十三葉）」

商承祚 「金文宗周鐘」：「𠂔子𠂔，𠂔作𠂔，與此同。說文曰：𠂔，治也。从又从尸，事之節也。案𠂔即服之本字，金文多已从舟，作𠂔，孟鼎清生殷服行而𠂔廢矣。卜辭抑从𠂔从𠂔，𠂔从𠂔，𠂔从𠂔，故从𠂔而極其背，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許君訓治之言是，𠂔之訓則非矣。」（福考八葉）

金祖同 「鐵二五九葉二片」：「貞我𠂔人伐𠂔方。是𠂔為方國名。𠂔晉三𠂔，是以𠂔方。𠂔傳三人為性也。又假為征服之服，粹一二八八。申其𠂔𠂔，又一二八九。𠂔作𠂔，申其𠂔𠂔，𠂔其國名也。」（殷契遺珠一葉下）

吳其昌 「𠂔」者，說文：「𠂔，治也。𠂔辭作𠂔，諸形，𠂔人既以跪伏，而仍以手





服  
𠂔  
𠂔

李孝走  
「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騅所以舟旋。从舟，及聲。𠂔古文服从人，𠂔字从舟無義。許以服馬周旋比傳从舟，義，舟旋當作舟旋亦覺牽強。今隸从肉，與此同，其義未聞。」（集釋二七七五葉）

屈萬里  
「及，从人，从又。胡厚宣釋及一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非是。及，从人，从又。此字左旁从尸，當是反字。說文尸部：「反：柔皮也。𠂔段注云：𠂔濫曰：「及，弱也。」是與與音義同。」（甲編考釋四五葉）

姚孝遂  
「說文訓曰：及，乃後起之字。卜辭曰：及，指戰時所俘獲敵方之人員，用為祭祀之犧牲。或男，或女皆可稱之為及。及，乃後起之字。卜辭曰：及，指戰時所俘獲敵方是女及亦可謂之及。及，乃後起之字。卜辭曰：及，指戰時所俘獲敵方是女及亦可謂之及。」

釋七〇頁  
「及，乃後起之字。卜辭曰：及，指戰時所俘獲敵方是女及亦可謂之及。及，乃後起之字。卜辭曰：及，指戰時所俘獲敵方是女及亦可謂之及。」

按：說文解及字形義並誤。甲骨文「及」以手捕人之形，郭沫若說解是對的。但謂「即古字」，則有未然。詳見「俘」字條下。

「解」於俘獲之俘作「解」，為勸詞；俘獲之敵人作「及」，為名詞，判然有別，從不相混。卜辭於俘獲之敵方人員，每以其方國之名名之，如「羌」等皆是，是為專名；或籠統名之曰「及」，是為通名。卜辭之「及」，一律用作祭祀時之犧牲，與牛羊豕並列。例如：

「冊」此庚十及，卯十宰。  
「三」及出三牛。  
「知」余于祖庚，羊、豕、及。  
「乙」五三九七合集一三七五一正  
「乙」四五一合集二二〇四七

又甲骨文「及」字作「𠂔」，从「及」在人後，象以手按人後之形。其作「𠂔」而在人前者，與「𠂔」同字，當釋「印」。孫海波文編、李孝定集解均混入「及」字，誤。

金祖同所謂「鐵二五九二之」，「及」方「」，實乃「𠂔」方「」；「𠂔」一二八九上半殘缺，僅餘「𠂔」形，據前「一、四、四、三」令「」例之，當為「𠂔」字之殘，均不得釋「及」。

饒宗頤 「服亦方國名，殆及之繁形，即南國及子，百濮之君長。」（通考四七一葉）

按：「服」當為「及」之繁體。

0356

服 𠂔

陳初生 「甲骨文作𠂔，象用手按跪人于肉（夕）前，其本義當為服事。及（𠂔）亦兼聲。金文作𠂔、𠂔、𠂔、𠂔，或讹夕為月（舟），遂為小篆所本。隶變作「服」。」（商周古文字讀本三八五頁）

按：此亦「及」之繁體，乃增「凡」為聲符。

0357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按：合集六三四辭云：「丁亥卜，般貞，半𠂔比韋取內臣。」

「𠂔」乃人名。

0358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 「說文解字：𠂔，二𠂔也。𠂔从此，𠂔。秦陽雜卦傳：「𠂔伏也。」又為順（漢書王莽傳下集註）為讓（唐僖宗馬注）為恭（論語子罕篇解）故从二𠂔而相从之狀，疑即古文𠂔字也。」（殷墟中五十四葉）

王襄 「古𠂔字。許說二𠂔也。𠂔从此𠂔，𠂔或釋从。」（類纂正編第九第四十一葉下）

孫海波 「𠂔，𠂔一〇三四。貞人名。」（甲骨文編三七五頁）





按、訓屈、訓枉、訓止。其義亦由抑按引申而來。L（甲骨文編三七七頁）

季孝定 說文「印，按也。从反印。勹俗从手。」契文金文均象抑人使跪之形。（集釋二八八〇葉）

于省吾 說文曰：「从反印，俗作抑。」按印、印、仰、抑古同音，契文作印，印，金文作印，反正无別。漢校官碑、西狹頌抑並从印不及，虽不符于許書，而不背于古文也。L（說文每合于古文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一五頁）

高嶋謙一 「甲骨文有「𠂔」字，隶室作「𠂔」是正確的，意義是「到達」，「𠂔」最有可能是早期古典漢語中的「副動詞」（coverb）或者「介詞」和「連接詞」及「𠂔」。在甲骨文中「𠂔」字不是連接詞，而是一個動詞。L（甲骨文中的並聯名詞助詞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四〇頁）

按：契文、𠂔左右無別，或从「𠂔」作「𠂔」，與「𠂔」字混。片有釋誤為「反」字，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亦誤與「反」字混。古印、抑同字，羅振玉謂「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跪」，林義光文源亦謂「象爪在人上，抑按之」，「印」字在前，「反」字在後，此其大別。

印 𠂔 𠂔 𠂔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列入「𠂔」字。

唐蘭 說文：「𠂔，右厄字，舊不識。按从「𠂔」與「𠂔」同，「𠂔」即「𠂔」字，「𠂔」可證之。从「𠂔」从「𠂔」，即厄字也。」說文：「厄，園苑也。一名𠂔，所以節飲食，象人，「𠂔」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林義光文源云：「按人下「𠂔」無酒義，「𠂔」義，「厄」當為支持之支本字，「𠂔」亦人字，象兩人相支柱形。」厄與「支」同音而通用，林駁許說甚是。「厄」為酒器，乃段為解，或「𠂔」，「厄」字本義久晦，說文以假借義說之，宜其迂拙不通也。林義光釋為兩人相支柱形，亦非。以字形言，珠無支柱意也。此字

本義頗難知，一人主而別一人聽於其側，或有企仰之意乎？（文字記七十九葉下）

李孝定「契文與字」唐氏說其字形甚是，惜猶未達一間耳。字彙一人主，下一地也，一人聽於側正望欲有所度及及庶幾也。說說是也。形，當釋印。（集釋二六八三葉）

饒宗頤「辛卯卜」：多醢，其又于四方。（南北明六八一）按「卜」僅此一見，銅器有「卜」三事，為馬叔平摹本，載殷虛書契記，字作「𠂔」。（丁山釋「𠂔」，文物周刊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其銘大有云：「丙辰，王令「𠂔」其兄「𠂔」釐。」在三月，遘于妣丙，多日，大爽，佳王二祀，既「𠂔」一戒，于上下帝。（器一）「乙巳，王曰：『陳文武，帝乙宜。』」己酉，王在祿，「𠂔」其易貝。在四月，佳王四祀，羽日。（器二）由銘詞有「文武，帝乙宜」語，文武應即文武丁。「𠂔」名見于卜辭，則卜人「𠂔」之年代當屬殷晚期。是器丁山讀作「𠂔」，其「𠂔」謂「𠂔」是「𠂔」之初文。洪興「有獎」，釋詩作：「有「𠂔」云：『美觀，又引宋天民藏卜辭拓本云：『「𠂔」至。』』」先，大雨。」一胡氏甲骨六錄所無。按以卜辭證「𠂔」，但稱曰「𠂔」，其「𠂔」字當是語詞，非人名。「𠂔」范言及帝乙，則其人乃當帝辛之世矣。（通考一一六八葉）

于省吾說「𠂔」字余下。

裴錫圭 參「𠂔」字条

按：字當隸作「𠂔」，卜辭用為人名及方國名。

0361  
𠂔 改 𠂔 𠂔 𠂔

柯昌濟「𠂔」字余疑為「𠂔」字，字當从「𠂔」从「巳」。（殷墟卜辭彙編例證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三頁）

胡厚宣「甲骨文書」：鳳曰「𠂔」，「𠂔」即「𠂔」，亦即「𠂔」。說文：「𠂔，戍邊也。」堯典言：「鳥獸」，「𠂔」毛，漢書鼂錯傳：「胡貉」，「地鳥獸」，「𠂔」毛，即「𠂔」毛也。又大荒東經：「東風曰「𠂔」，「𠂔」，倘「𠂔」為北邊獸，「𠂔」為可信，則「𠂔」與「𠂔」毛，均與邊區寒地有關，故可以相通也。（商史論叢初集二冊）

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

按：甲骨文有「役」字作「役」，「役」與「役」形義均有別。



0362

按：合集二一五八六辭云：

「宁不隻」

「甲子卜，我貞，牛旁隻」

用義不詳。



0363

按：合集二一〇五二辭云：

「癸酉卜貞，万咎骨凡有咎」

「咎」為人名。



0364

陳漢平

「甲骨文有字作」

「子」卜貞「虫」子令「虫」凡「虫」后下一八·四

甲……貞……「虫」邶三七·四

此二字于卜辭用為人名，字从肉从月（月），當釋肥。說文：曰肥，多肉也。从肉从月。月即

按：釋「肥」不可據。卜辭用為人名。



0365

۱۰  
 ۱۱  
 ۱۲

按：此一三九辭云：

036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67

日  
日

饒宗頤曰：「即字从日以卩，字書所無，最足研究。竊疑此字當讀如𪔐，𪔐从泰日聲。說文引春秋傳：『不義不𪔐。』今左傳隱元年作『不暱』。考工記弓人注作『昵』。說文曰：『暱，下云：『誰暱我？』』故知即即古之暱字，其字為勸詞，蓋讀如左成十三年傳『暱就寡人』，襄二年傳『其暱我』，節也。『節謂節度』，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苞云：『日之為言節也，開度立節，使物咸別。』契文即字从卩，云『入即』，即謂入為近臣，助王節度居處之事也。（通考七三四葉）

按：合集五九五辭云：貞吉，子即迺復，循。

0368

承  
煥  
煥

羅振玉

象人自阱中有折之者。自者在下，折者在上，故从以象折之者之手也。此即

Br Br

許書之丞字，而誼則為折救之折。許君訓丞為翊之：曰从卩从山，山高奉丞之義。蓋誤以爲山，誤以爲山，誤以爲山，故初誼全不可知，遂別以後出之折代丞，而以承字之訓訓丞矣。

王襄 「古丞字。」（籀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商承祚 「卜辭中又有作𠂔，从𠂔从𠂔，亦丞字，象由下折之之形，則許君之从𠂔亦有由矣。」（類編三卷六葉）

李孝定 「契文之𠂔，羅氏釋丞是也。其說字形沿𠂔之故亦可以。手部曰承奉也受也从手从𠂔从𠂔，象兩手自下奉之，其義自別。𠂔之義文作承，復增手形亦猶丞之作𠂔也。𠂔字各本義，曰翼也。則其引申義，及後引申之義專行，乃更增之手以爲極字。至字復作𠂔，出休爲其者，則爲更後起之純形聲字。段氏改篆體作𠂔，殊具卓識，惟惜未見真古文，故猶不知丞爲極之本字也。金文編三卷十葉所收諸丞字作𠂔者，皆當爲承之古文。後於十二卷出承字，以爲丞之重文，非是。」（集釋〇七八三葉）

李孝定 「說文曰承奉也受也从手从𠂔从𠂔，契文象兩手捧一人之形，奉之義也。篆文又增之曰手，形，於形已複矣。」（集釋三五六七葉）

甲骨文編三五收入丞字，續文編十二、六收入承字。

于省吾釋承，參見字彙下。

按：字當釋承。孫海波甲骨文編原收入承字，增訂版復以爲丞字。丞、承音義皆近可通，但卜辭形體迥殊，丞爲拯人於臼之形，承則爲折舉之形，不得以爲同字。辭殘，用義均不詳。

張亞初 「在象形文字中，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鹿字可以写成整体象形的𧇧，也可以写成局部象形仅作鹿头形的𧇧（乙七一八、九九〇等）或𧇧（前六·五八·五）。这种现象，在早期的卜辞中有，在战国文字中也存在。例如马字，春秋以前都是写整体象形字，到战国时期，马字就省作仅存马头形的𧇧、𧇧、𧇧。由整体象形变为局部象形，这是为了书写方便而避繁就简。从这些例子可以得知一点启发，象𧇧（金文编八〇六页），𧇧（辞林四、四）（辞类三五〇一页）和金文的𧇧（金文编八六五页），则是前者之省，是出字的局部象形字，无疑应该看作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形体。」（古文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文字研究第七辑二二二页）

按：卜辭均殘，難以辭例證明為「齒」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71

按：卜辭云：  
「貞，己亥，雨，夕雨，允雨。」  
用義不詳。


合集三〇四二  
合集二〇九六〇

承



按：合集一八〇〇四辭云：

0372

當為「丞」字之殘。  


0373



按：乃貞人名。

0374



按：王獻唐混入「每」字，釋「美」，不可據。參見「每」字條。

0375



按：疑為「老」字之異構。待考。

0376



按：合集二七二辭云：  
「貞，令貞歸」  
為人名。

03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頁)

孫海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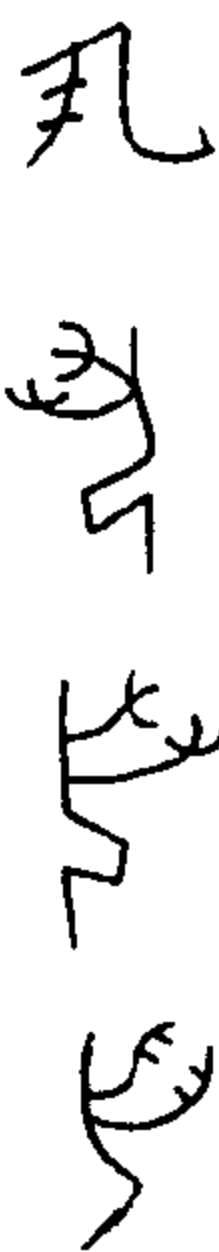
「𠂔，后二·三二·一六。从土从兀，与老字古文畧同。」（甲骨文編五二〇

張秉叔「𠂔，我怀疑此字即苟字的一体（見图版玖柒，一〇五考释），是一个先公的名字。与羔，河，唐等一样，有為先祖之名者，也有為后世之地名或人名者。」（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八二——一八三頁）

張秉叔「𠂔，疑是苟字，殷先祖名。冬飲廬藏甲骨文文字第四七五片的反面（即胡氏摹本一〇七片）有：「𠂔出𠂔妣」的記載（見集刊第三七本）可為証明。」（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五〇〇頁）

按：釋堯可備一說。說文堯古文作𠂔，與此有別，其形亦與「堯」訓「高」之義不符。存以待考。

刻辭類纂將「𠂔」混入「𠂔」字。二者形體當有別，但均用作人名。



羅振玉

「象兩手執事形。古金文與此同。篆文作𠂔，誤。」（殷釋中六十三葉上）

王襄

「古𠂔字，許說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王襄

「古𠂔字，許說持也，从反𠂔，疑𠂔之反文。」（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孫海波

「𠂔，乙三四〇五。人名。」（甲骨文編一一〇頁）

李孝定

「說文曰：𠂔，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也。讀若戟。」契文正象兩手有所𠂔據之形，篆文誤

白玉峰

⋮  
孔白  
⋮

四二七九 嶢按：字在甲文中，或为人名、或为地名、或为方国名。……

此当为孔地之君，殷王赐封为伯爵者；故曰：孔白。……  
L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


按：卜辭凡字為人名。或用作動詞，其義不明。

王襄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葉下收此作沫。

孙海波

擬一三二八。人名。唄入。L (甲骨文編五三頁)

李孝定「字从口从凡」當隸定作𠵽。說文所無。卜辭另有沫字作𠵽，說詳十一卷沫下。又上所舉从口說文所無字，實皆从口。許訓口盧做器之本字均象从口。盧貯物之形。此字亦象一人就口取物之形。原當收入口部。今仍就其字形收之於此。所以實非口舌之口也。一集釋口四二五葉。

李孝定：「按：契文沫字作，与此异。契文从日者，或为口，或为筭，筭为受物之器，非液体容器。此象就筭取物之形，非沫字。且沫训洒面，固不得省面，但存人形也。」（《甲骨文字集释存疑》四五七二页）

按：卜辭云：

「乙酉卜，婦不其受……」



乙酉卜。出受。...

皆為人名。






合	合
集	集
九	九
八	八
〇	〇
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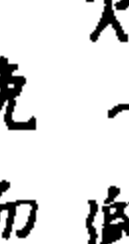

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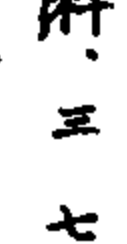
羅振玉 「說文解字」夙，古文作。卜辭及古文皆作，象執事形。一（殷釋中五葉下）

王襄 「古風字」一（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上）

王襄：「說文解字」：夙，早敬也。从夙夕。夙，依段氏本。毛公鼎作，伯康敦作，師簋敦作，从月，克鼎作，師虎敦作，从夕，即月之省，皆與契文同。象人跪而拜月之形。意初民于太陰曆每月朔日以後，早起則見朝日，望日以後，早起兼見曉月，有此不同景象，以為神異，因制此字，與拜日拜火事同。D，契文以為月，與夕元別。从月，有星言夙駕意，與許氏早敬之說合。小篆夙，从夕而訓早敬，字形與字訓未符，夕疑月之偽，月既曉月也。皆皆夙之變体。一（古文流變臆說第二二——二三頁）

葉玉森 「卜辭諸夙字並象一人跪而捧月狀，殊難索解。惟金文夜作，（師簋敦），一（叔夜鼎）與篆畧同。予謂夙象人立形，而月立於下，蓋因夜則月照下土，使而可見，如左肱下也。至夙乃嚮明之時，殘月在天，惟仰而可見。夙與之人，喜見殘月，故兩手向空作捧月狀。一（前釋六卷十四葉下）

胡光燁 「象人執事于月下，侵月而起，故其誼為早。」一（說文古文考）

李孝定 「說文」夙，早敬也。从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酉，古文夙从人酉，酉亦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夙，象文夙字象人立月下執事之形。胡先生及羅氏之說是也。葉氏舉夜字為說，以證夙字之義，失之。夜从亦省聲，許說不誤，乃形聲非會意也。葉謂「月照下土，使而可見」，然可見者乃月光而非月，欲見月者無漏風夜皆須仰首向天，月固不得在肱下也。且月亦非可捧之物，字从此者，乃執事形，非捧也。辭云「夙受季」，爾雅六十六，三，夙為方國之名，又云「癸卯貞曰未社出，示其佳夙」，丙午卜出重截口口子酒莫，辭三七。夙莫對貞則夙之義當為早與許訓同。許書夙下，二古文皆當為宿，古文酉若酉，象文作，字象人臥席上之形，後又增山，象屋下施席人卧其上，宿誼益顯，非夙之古文也。一（集釋二二八三葉）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商承祚於𠄎字釋為𠄎。見佚存考釋八九葉上七七九片釋文。

趙誠 𠄎。从月，𠄎象跪拜祝禱之形。商代人崇拜自然現象，凡自然界的山、川、河、土、風、云、雷、電皆有祭，只是未見有祭月者。𠄎作為祭名，以字形看，似是拜月之祭，但從卜辭看不出這種祭祀的內容，如日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明七一〇）（甲骨文簡明詞典二三五頁）

按：卜辭𠄎字从「月」，𠄎則象拜禱形，「祝」字即從此。羅振玉、胡光燾謂象人執事形，乃拘於謹慎之說解，不可據。殷人猶盛行自然崇拜，舉凡自然界之山川河土，風雨雷雲皆有祭，「出日」，「入日」亦有祭，惟未見祭月者。陳夢家以為卜辭「東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綜述五七四」卜辭「𠄎」字有用為祭名者：

「在：未夜，索鍊，𠄎」

「在：羌，其𠄎」

亦為地名：

「戌𠄎伐我，不雉（衆）」

「𠄎受年」

李孝定集解以為卜辭「𠄎」對貞，則𠄎之義當為早，實則李氏釋讀解三七〇有誤。其全辭當如下讀：

「癸卯貞，𠄎，𠄎先于大示于父丁；

癸卯貞，丁，未征，示其佳𠄎；

給𠄎莫；

丙午卜，𠄎，已𠄎」

「莫」在此為地名，卜辭習見。𠄎在此為祭名，二者事不相涉。島邦男卜辭類釋讀此片較為正確（九九、一八六、三九九），但以為非「𠄎」字，而摹作𠄎，似不妥。說文「𠄎」之或體作「𠄎」，訓為「早」，乃後起引伸義。至於說文以酒及𠄎為𠄎之古文，李氏謂當為「宿」之古文是對的，說詳席、宿二字條下。

明七一〇  
戡三四·五  
撫續一二四

鄭三·四四·五  
前六·一六·三



戈以獻，其為戰敗而繳械投降之意，至為明顯。今就以上例句証之。甲文①、②、③、④皆為降義。尤以第四句曰止不其獻，跪而獻戈之形，很清楚，可以察而見意。……現在再來看獻字的演變。甲骨文中所有獻、𠄎等字，其例句如下：

① 乙卯卜 獻貞 𠄎 其用 𠄎 辛 𠄎。

② 乙卯卜 賓貞 𠄎 𠄎，翌日。

③ 甲寅貞 來丁巳 奠 𠄎 于父丁 俎 卅羊。乙卯貞 奠 𠄎 又 𠄎。

④ 己卯貞 御 𠄎 于 二 示。

此字羅振玉謂上形為虎，下形為鬲，是獻也。例句中①从虎从鬲，②、③、④例，則以鬲為獻。……而其原始意義則為獻戈投降，引申為獻納貢獻。獻戈投降，一望而知其意。从虎、从鬲，以後又从犬，从字形推測，似乎為不出投降之意。甲骨文規、𠄎兩字已經同時出現……故規、獻兩字完全是一字兩形，毫無疑問。

甲骨文中尚有一個𠄎字。例句如下：

庚寅卜 何貞 車 執 𠄎 福 于 妣 辛。

乙酉 𠄎。

𠄎 取 寧。

从這少數的例句中，似乎也可以釋獻，即兩手捧戈之形。或依字形釋為戒，从例句研究，似不切，暫存疑。——（甲骨文考釋六則，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八二至八五頁）

一 𠄎 今按與 𠄎 實為一字，小屯乙編二五六七十三四五二合片曰：

一 貞 𠄎 弗 其 𠄎 出 取

貞 𠄎 𠄎 出 取

一 从 凡 一 从 女，見於同版一事之對貞，其為一字可斷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規下有曰：「字亦作𠄎，作歌。」廣雅釋詁三：「𠄎，投也。又歌也。」又作𠄎。昔人雖不見甲骨，然知其為一字，固已訖及矣。

疑之者。馬夷初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曰：「就說文出𠄎之訓，以說卜辭諸規字，誠覺未安。然說文之訓出𠄎，或因傳寫致誤，故頗有

此說可信。証之規本一字，而規訓投，則規之本訓曰出也，可謂信而有徵也。今以出義說

𠄎

𠄎

按：此字从「女」从「戈」，可隸作「𠄎」，乃「𠄎」之異體。「卜辭用為人名。」

按：𠄎與小篆𠄎字之形體同，說文訓為「擊蹠」。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字亦作𠄎」。方輿：廣雅釋詁三：𠄎，投也；又𠄎，擊也。又作𠄎。徐鍇繫傳解為「相𠄎」。卜辭云：「箕方不其𠄎」，「前五」，「一二」，「五合集八四四五」，「當與丁未角」，「丁未𠄎商」，「之用法同」。為擊伐之意。

至於𠄎字，於卜辭為人名，與𠄎字形義俱乖，李孝定集釋混入𠄎字，殊誤。

于省吾說參《土字系下》。

（續釋戒）中國文字第五卷一九二二頁至一九二四頁）

以上諸辭之𠄎，訓以击义，皆怡然通順。若前引乙二五六七合三四五二片兩辭之𠄎與𠄎亦可作人名解，而他辭作𠄎者固皆人名也。如：

- 十一、女𠄎弗克王
- 十二、𠄎𠄎用玉
- 乙三三四五
- 前六·二六·七

十、丁卯卜大出𠄎

九、𠄎

八、（王）固曰其𠄎

七、其𠄎戈一盛

六、辛酉𠄎方其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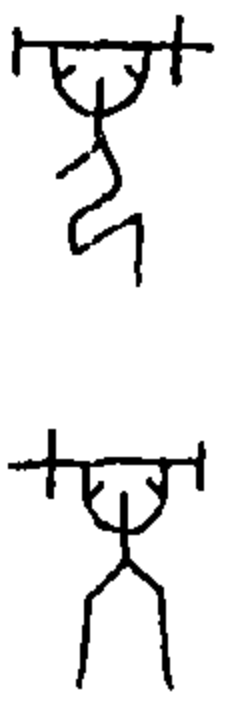
五、貞就其𠄎

四、𠄎亥卜王貞乙酉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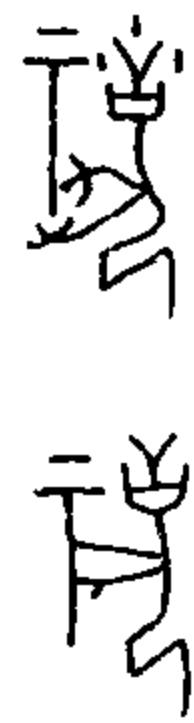
三、𠄎𠄎（卜）𠄎貞余勿乎辜先𠄎𠄎酉既

二、貞其方𠄎

卜辭，元不可通矣。如：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孫海波：「說文解字：『執，后二·二〇·一〇。』同釋僕。』（甲骨文編六·八三頁）

按：合集一四五三辭云：「貞，其（釋）河……王賓……佳王（釋）……其義不詳。」




羅振玉：「說文解字：『執，束葦燒也。』此从凡執火，或从艸象焚木形，與熒同意，殆首之本字。或从木省作（釋）。」（殷墟中五十葉上）

王襄：「契文有（釋）字，卜辭云：『口身（釋）不（釋）齊（釋）』。風雨合文，為三期之物，意此期始製風之本字，象人執炬以觀風向之形，（釋）即凡之所由為；風之篆文作（釋），今未作風，凡之為凡，與風字同例。」（古文流變）說文第一九——二〇頁）

王襄：「說文：『執，一（釋）』。古燕字，象人執火形。』（類纂）說文編十卷四十六葉下）又曰：「說文：『執，古執字，許說種也，石鼓執作（釋），从木，从土，从凡，此省土。』」（類纂）正編三卷十二葉上）

王襄：「華石斧先生云此（指執字）為風之本字，米象指風向八方之形，（釋）即（釋）所由為，今隸（釋）从凡，亦一證。許書風：篆文从（釋），即十之（釋），十為米之省，古文从（釋）即古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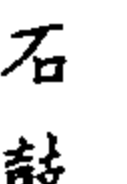
金文作, 與米近, 故從日也。按殷契多借鳳為風, 鳳, 从日作者, 文義皆為風。日古凡字, 亦象四正四隅, 指八方風向之形。與米誼同。 (類纂正編十三卷五十八葉下)

葉玉森 「按从凡从火炬, 疑古熟字。許書訓燒也。 (前釋二卷五十五葉背)

葉玉森 「卜辭實作米, 兩手舉實, 則觀火之向, 即知風之象。故古風字从凡从實。 (鈎沈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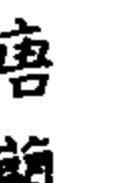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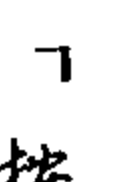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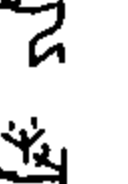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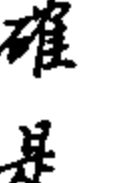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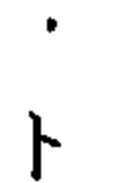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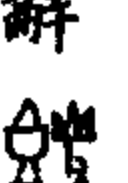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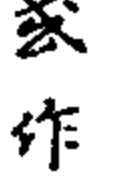
商承祚 「對, 執炬火, 中為木之省, 象火談上騰之狀, 與實作米同意。當是炬之本字。說文解字曰: 首束葦燒也。段先生曰: 後漢書皇甫嵩傳「束苜乘城」, 俗作炬, 以此為苜勝萬莖字。許君殆未知本有炬字而借苜為炬矣。 (類編一卷九葉上)

又曰: 「與, 與, 一字, 余曩釋炬執, 皆誤。改釋為實。 (佚存五七葉)

商承祚 「說文解字: 執, 種也。从凡, 奎, 夙持種之。此从手持木之形, 殆即執字。石鼓文作, 尚存古意。逮至許書, 形益失矣。其从木與木同, 蓋執之言, 不專謂木也。 (待小雅) 執我黍稷。 (類編三卷九葉)

孫海波 「執祭之法, 後世禮書不載, 真可考知, 意者殆舉火以祭之與。 (誠齋考

澤十二頁)

唐蘭 「按, 執, 與, 實, 確是一字。卜辭或作可證。至王彙釋風, 以字, 見於殷契微文, 斷無十一、六其辭曰: 王賓, 固仍是從從木之字也。他辭恆言「王賓禱」, 則即字無疑。傳會為風, 斯為妄矣。羅商釋炬及苜於字形全不相合, 郭反謂較為可信, 失之商後改釋實允誤。卜辭自有來字, 與此初無干涉也。余謂此字當以王釋蕪及執之本字為較近, 惜被誤分為二耳。古中木通用, 故或作, 其本義則人持中木為火炬也。後人謂是種植之形, 則增土而為, 其形小交則更為, 而火炬之本義湮。其本義因別尊乳為從火執聲之熱, 詩曰: 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熱當即火炬, 故必濯手也。又尊乳為蕪, 燒也。然則此本人執火炬之形, 為執之初字, 而其義則當於後世之執若蕪。卜辭用於日某地之下者, 當解為燒, 火烈俱舉也。或以紀時, 如云: 日昃入不雨, 夕入不雨, 日曠為蕪入, 殆如上燈時候矣。 (天壤文釋四十六葉)

將舉火，執燭隅坐。『考古代所謂，竇即火炬，束薪蒸爲之，然燒極速，舊苴將盡，接以新苴。



故必有人焉專司其事。

注：「燎，火燄。」庭燎：光。毛傳：「庭燎，大燭。」儀禮士喪禮：「宵為燎于中庭。」鄭

辭中：「對，依文義皆當釋為燎。」如「庚寅，卜何，貞車剋戒禱于妣辛。」通六：丙寅卜，貞剋用

雖歲，「高注：「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新

燎也，「是其證矣。」又如「戊申卜，王往田，其。」補四：二：王其田，其。」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

謂夜間持火以獵，「詩鄭風大叔于田：「叔在薺，火烈具舉。」孔疏：「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

爾雅釋天：「宵田為燎。」郭注：「燎猶燎也，今「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燎，「是

皆夜間持火以獵，證也。」蓋帆原為執燭照明之專字，假借為燎，借義行而本字廢，故不復見於

載籍矣。一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四十三葉。

郭沫若「對」字商承祚謂與「對」為一字，釋為執。……王國維讚為極精確。一瀨編序一今

案「對」字與原辭並無執義，至說「對」為執，尤屬牽強，蓋此實「對」字之省也。知者，以有辭云「王其

田字」，「後上，一四，二」另一辭文同而字則作「對」。一後上，一四，六」彼字商釋為炬，較為可信。

（卜通二三葉上）

李孝定「說文」：「執，燒也。从火執聲。春秋傳曰：「焚僖負羈。」契文从火執省聲，其字本象

秉苴之形，以苴形之。中」與執字作自者所以之。中」形近，故唐氏合二者並釋為焚耳。字在

契文本為會意，當解云「燒也。象秉苴之形，从凡持苴。」以象意字聲，例推之當為「从火執聲」。

小篆作「執」聲，但微異耳。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丁酉口殷貞祀侯契」，是也。字與作「執」者辭例

亦異，彼當釋「執」。一集釋三一四五葉。

李孝定「說文」：「執，燒也。从火執聲。春秋傳曰：「焚僖負羈。」契文从火執省聲，其字本象

秉苴之形，以苴形之。中」與執字作自者所以之。中」形近，故唐氏合二者並釋為焚耳。字在

契文本為會意，當解云「燒也。象秉苴之形，从凡持苴。」以象意字聲，例推之當為「从火執聲」。

小篆作「執」聲，但微異耳。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丁酉口殷貞祀侯契」，是也。字與作「執」者辭例

亦異，彼當釋「執」。一集釋三一四五葉。

之象也。从「中」者，「中」之繁文，仍為「中」之象形字。兩小點非象火焰，上炎也，與此當非一字。

于氏从王說釋「執」並詳申其通假之故，極精。釋「炬」釋「風」於字形均遠，唐氏辨之是也。卜辭又有「樹

前，六十三，二」字从「火」與「風」同，从「木」从「土」當亦「執」之異構。辭云「口賓貞壘于宮十二月」此當用樹

執之本義。金文對字从「火」又「中」或又「从」又「中」而「召」伯簋从「火」又「中」偏旁中可通用也。金文「執」作「執」毛公

鼎「執」齊侯鐘「執」克鼎从「火」無義疑為「風」所誤。爰「執」番生簋又「執」執取簋又金文編風部末收兩帆

字作「執」帆「執」又「辛」蓋以「黎」文例之，當以「執」字。帆「執」一文旁从「與」犬形近，當為「克」鼎及「潘生簋」等

甄字从犬，所自馮，惟未暇檢視兩器銘文，未能確指也。 (集釋〇八七六葉)

饒宗頤 按禿即藝，又讀為禿。 (于省吾說) 王制：「造乎禿。」書：「禿祖。」

故定藝即賓祭於親近之廟。 (通考六三三葉)

饒宗頤 按于氏釋藝，讀為禿是也。尚書：「歸格于藝祖。」馬融注：「藝，禿也。」白虎通：「三章篇：『至禿不嫌不至祖也。』」周禮：「禿亦如之。」鄭司農云：「禿，父廟。」

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馬融曰：「昵，考也，謂禿廟也。」凡卜辭所云「王定禿」，即謂王禱禿廟也。 (通考九五二頁)

陳夢家 卜辭祭山最常用之法為禿與交。兩者均為燒柴以祭，交字或作祭 (溥九七二、一一〇七)，或作叙 (一甲二二六二) 或作叙 (一甲三六四二)；應是藝之初文。 (綜述五九六葉)

張東荪 于氏從訓詁上求得藝有近義，是一貢獻，但是他所謂「藝讀一字句」的那些卜辭，例如：

戊申卜，王往田藝？ (前二·二七·四)

王其田藝亡我？ (后下三九·一四)

王其田宇藝 (后上一四·二)

王其田宇藝湄日亡我？ (后上一四·六)

王其田藝湄日亡我？ (粹九八四)

王其田藝亡我？ (粹九九八)

但是，他也有時也不把它們當作地名的，例如：

郭氏就沒有在藝字之旁加以地名號，又如于氏把藝解釋為「最近之禿」的禿的一些卜辭，例如：

丁卯卜，尹貞：王室執禱亡田？（前六·一五·三）  
甲申卜，行貞：王室執禱亡田？（前六·一五·七）  
庚申卜，寧貞：王室執禱亡尤？（甲編二八八〇）  
如果把「王室執禱」解釋為被祭者的名字，也就可以省却許多轉折了，甲編中有一版殘骨，可以証明我這說法，例如：

戊申卜，寧貞：王室大戊可亡尤  
辛亥卜，寧貞：王室執禱亡尤

甲□「卜」，「寧」貞：王室上甲執亡尤（甲編二八八一）

在這同一版上的三條辭例中，可知執和大甲大戊一樣，是被祭者的一個名字（注一），而且卜辭中又有祀侯焮（即執字）（注二）所以這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名詞，和卜辭中其他許多的名詞一樣。至於于氏認為「執」為通，通訓近的一些卜辭，例如：

王其執入不葬雨？  
王夕入于之不雨？（粹六九七）

于氏以為「言王其近入不遇雨，近入謂為期不遠也」，而唐氏則以為是紀時之字，而謂「執入」是「上」燈時候，這樣地解釋卜辭，固元不可，但是如果將下列一條：

王其田執，入，不雨？（粹一〇〇一）

和前舉的一條相比較，再從卜辭的省略元常的那種習慣來看，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前舉的那條卜辭的「執」字之前可能省略了一個田字，例如：

王其田執其雨？（粹九九六）

也是在地名之前省略了一個田字的。如此則于唐二氏之說都落了空。又如：

翌日辛王其省田執入不雨？（粹二四七）

這一條卜辭要分几層來討論，所謂「省田」有時亦稱「田省」，例如：

由宮田省，湄日亡世？不雨？（粹九九〇）

由陟田省不遺雨？（粹九八九）

由田省湄日亡世？（粹九九四）

其實所謂「田省」亦就卜辭言「畧」（狩）也，例如：

王由宇田不遺雨？

王其狩□湄日亡「戔」？（粹九九六）

這些詞在當時也許是有分別的，但在大體上說來，總是狩獵一類的事情，而狩獵與氣候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每卜田獵，就問遇雨或風與否。其次那條卜辭中的「入」字，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卜辭中，入字的用法，如甲橋刻辭的某入若干之入，有時則稱某未若干；祖先中的下乙，有時也稱入乙，而且更有稱日入妣的，此外，有日入出日入日入于某地日等等之入，都不難了解，但也有很費解的卜辭，例如：

辛酉卜，王入，癸亥易日？（粹六二三）

庚寅卜，王弱入？（粹六二六）

乙亥卜，爭貞：之七月王勿衣入？（前四·六·三）

甲辰卜，般貞：王勿衣入于利入？（前編三四·三六·三七·三八）

貞：羽□辰王□衣入？（前六·三三·八）

其出入數？（前五·二五·二）

□□卜，癸未□令泰伐丙入亡不若？允哉？（後上二·一五）

而日入不雨□之入，仔細考究起來，也很費解，因為它和日夕入于之不雨□或日夕入不雨□的辭例，不尽相同，而洪二四七片上另有一辭為：

是日入字又可在田，田之前，意義變得更加晦澀了。此外，又有：

丙寅自巳入？（前八·四·六）

其又妣庚寅入自己夕酒？

虫入自藐酒酒？（粹三九三）

□可于□入自□迺□：（前六·五八·七）

這裏的日入字和日夕或日藐，同在一辭，而不相連，入和日入于某地日之入，性質似乎不同，而日入或日上燈時候，似乎也不能解釋藐字了。倒不如把它當為一個名字，解釋起來就容易得多了。而日入山似乎也是一種特祭之名。不過本版第一一辭中的日其夕雨，藐明山之藐，則可以照于氏之說讀為迺，則為近，日藐明之意即日近明，明為記時之字，黃老堂師以為卯時，也就是天亮日出時候，本版圖版肆肆·四七，有：日乙卯允酒，明曜之治，（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二二三頁——二二五頁）

（注一）孫海波以為是一個祭祀的名字，並且說：「執（東叔案當作執）祭之法，后世礼

書不載，莫可考知，意者殆舉火以祭者與？（見誠齋甲骨文字考釋，一二）

（注二）參閱本編考釋P·一〇。

屈萬里 「按：羅振玉釋苴是也。說文：「苴，束草燒也。」机，象雙手執火把之狀，蓋即庭燎或燭（古燭亦束草木為之）之類。用為祭名，蓋燃庭燎或燭以祭也。佚存二四七片有「机入」及「夕入」之辭；机入，猶言燭入矣。茲從諸家隸定作机，讀為苴。」（甲編考釋一〇〇葉）

王獻唐 「卜辭別有𠂔字（前六·一六·一），亦作𠂔（后上二·八·四），与𠂔同法相同，近人釋為一字。𠂔上象火焰或半，有則為𠂔，𠂔即木，因亦作𠂔。火把之𠂔亦以木燃，古文𠂔凡象木質器物，每祇作木指事，此虽省文，亦其通例如此也。金文有𠂔字（帆觚），亦作𠂔（父辛簋），与卜辭相同，均商器。帆既為𠂔，帆与同用，亦必為𠂔。金文用為氏族人名，仍當讀𠂔。……：双手持𠂔之𠂔，𠂔二字，可如變叟書作𠂔，則省从𠂔，𠂔之双手執𠂔，亦可書作𠂔。若然，卜辭復有𠂔字（龜甲魯骨文字一·二九·一一），即其倖矣。金文始𠂔𠂔𠂔字，官步父𠂔𠂔字，亦其倖矣。契金三字，旧每闕釋，衡以上說，仍皆𠂔。卜辭𠂔亦作𠂔，以𠂔當𠂔可証，亦即小篆之𠂔也。……：古音討正讀𠂔，𠂔亦讀斗如豆。彼此互証，不特討字誤根知所从出，以豆声求𠂔，蓋知音讀如𠂔，确為𠂔字古文矣。」（古文文字中所見之火𠂔，第一九至二二頁）

王獻唐 「卜辭有𠂔字（前編二·二七·四），亦作𠂔（后編下三九·一四），作𠂔（同上三七·五），正象一人跪坐執𠂔。𠂔即木，卜辭通用。燃為火把，上作二点，象火焰。又作𠂔，下𠂔上火，形义尤显。其𠂔執𠂔，古謂之𠂔。礼記曲礼，𠂔不見𠂔，注，𠂔，本也。疏，本，把處也，即今通語之把。旁作𠂔或𠂔，為𠂔字，說文訓為持，讀若戟。双手持𠂔跪坐，正即礼經所謂執𠂔也。此字旧釋不一，余謂即古𠂔字。」（古文文字中所見之火𠂔，第九頁）

姚孝遂 肖丁 「𠂔𠂔𠂔即今𠂔𠂔𠂔字，典籍亦作𠂔𠂔𠂔，說文作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已与小篆形近。均象樹𠂔之形。」（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六〇頁）

溫少峰 袁庭棟 「甲文又有𠂔𠂔𠂔字作𠂔𠂔𠂔，象人跪跪，双手執禾苗或樹苗進行栽種之形。左傳昭公元年：「不采𠂔𠂔，注：「𠂔𠂔，種也。」詩大雅生民：「𠂔𠂔之往。」𠂔𠂔，箋：「𠂔𠂔，樹也。」𠂔𠂔字后来摹乳為𠂔𠂔𠂔，即「𠂔𠂔」字，仍可訓栽種，如孟子滕文公：「樹𠂔𠂔五穀。」卜辭中之𠂔，即有「種植」之义，如：



0388

𠂔

按：𠂔五三六之𠂔，郭沫若釋𠂔，與其通，非是。𠂔四六四拓片較清晰，𠂔為「示其𠂔」，不得釋為「下七八三亦有辭為「示弱先𠂔」，存下七八二辭為「示𠂔」，字均不從「其」，不得釋為「𠂔」字。

0389

𠂔

按：辭殘，其義不詳。

0390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91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392

乳

𠂔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卷十二第一葉上收此作乳。

李孝定「契文家懷子哺乳」形，从子與𠂔文同，从母母字與文从女者二乳此但着一乳微異耳篆為𠂔从爪與子形合故許云从子从乙耳。金氏收為乳可從。辭云「辛丑卜乎𠂔乳」乎下一字不識，然𠂔為女字正與哺乳之事相應也。篆為𠂔从乙，故以玄鳥羗即「義說之」於篆形。



雖覺優有可說，然鳥卵生與哺乳之事無與，乳字固當从人，不則从獸耳。今得契文此字，狀哺乳之事以繪。篆文形體雖有謬妄，然遞嬗之迹猶可尋也。——（集釋三四九三葉）

按：說文：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𠂔从乙，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於高謀以請子。」故乳从乙。許慎以「𠂔」為「𠂔」，據小篆立說，乃「乳」字後起之義，非其初朔。林義光文源謂「乳」本義當為「人乳」，象「𠂔」子就乳形，其說近是。契文象哺乳之形，引伸為生育之義。李孝定釋其形體是對的。乙八八九六「𠂔」受母乳，即用其本義。同版有「婦娣幼」，事俱相因。此版受字受字互作，李孝定以為不識，未免疏失。

𠂔

0393

郭沫若「𠂔當是致」異，送詣也。金文作致，𠂔鼎。用致絲人，荊伯殷。王命仲致歸荊伯紹裘。从𠂔从人从𠂔，均同意。——（粹考一六六葉背）

按：郭沫若釋「致」可從。合集二七八九〇辭云：「𠂔小臣安致不乍自魚」用作動詞，乃其本義。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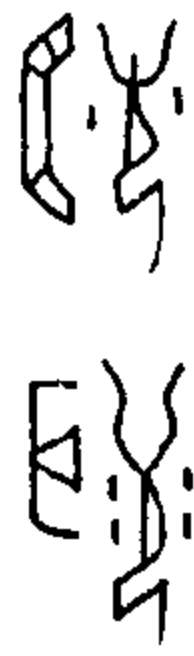
0394

唐蘭「右𠂔字，舊不識，今按即色字，亦即邵字也。說文：「色，顏氣也。從人從𠂔。」從人從𠂔而會意，殊不可解。前人說：「者雖多，然皆附會之詞也。徐灝苗夔均謂從人𠂔聲，較會意之說稍優，亦未是也。余謂古者從人從刀及從匕之字多亂，說已見古文小學導論。色字本當從刀從𠂔作𠂔，其後或書作色，後人誤認為從人耳。說文色部有𠂔𠂔二字，皆淺起字，而諧聲字亦無從色得聲者。然說文絕字从系从刀从𠂔，𠂔字从肉絕省聲，一此據小徐，大徐作從絕省之𠂔字，篆文各本均從人作𠂔，而其字則云絕省，此可證色字實本从刀而誤為人也。色既從刀，則絕𠂔皆從色聲。一俗自殷有𠂔字，舊不識，按從刀斷系，為絕字，亦為紹字，彼為𠂔意字，聲化淺衍為絕，則為形聲字矣。色在職韻而絕在屑韻者，聲之轉，猶即在職韻而即在

為地名。



按：合集三十四九二辭云：「色」為殷人祭祀之對象。



按：唐蘭釋色，謂與邵同字，不可據。「色」為殷人祭祀之對象。

李孝定「釋文」字唐氏釋邵，謂即紹字。又論紹絕二字訓詁上關係，說益精當。惟謂亦即色字，色之本義當訓絕，顏色之義乃其假借，則似有未安。色字經傳相承通詁皆為顏色無訓為斷絕義者，且唐氏謂色當以刀，純為臆必之辭，毫無故實，絕字本當作紉會意，作絕者乃後起形聲字，从色與文字無涉也。《集釋》二八七一葉。

肩頤也。蓋後人習見色專顏色之義，與絕絕異趣，聲類又隔，故誤為此種區分也。《祭義》題辭以色絲為絕，雖遊戲之筆，實合字體也。色既從刀從力，則顏色之義，乃其假借也。其字本象一刀形，而人踞其側，殆刀之動詞，斷絕之義也。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從刀刀聲。刀或變為召，則即邵字。《說文》紹古文作緊，一今本篆作紹誤。从邵，林義光《文源》曰：「按從邵邵聲。說文：『紹，絕也。』」按林以緊絕為一字，頗具卓見，然以錯為斷，則正字，而以絕訓斷絲為誤，則亦非是也。紹絕一字，紹訓繼而絕訓斷者，一義之反，猶翻即亂字，而治亂義相反也。且紹亦自有斷義，管子《幼官》曰：「刑則紹昧斷絕。」是也。紹本從刀聲，在宵部，安為絕在祭部者，猶截之從小聲也。一並从章太炎《始說》：「金文常以邵為邵穆字，卜辭云：『來羊卅于加壽。』其同片又云：『自且乙福壽。』似加當讀為邵穆之邵也。」《文字記》七十八葉下至七十九葉上。

郭沫若

「觥」字金文習見，與其通。L

（洋編）

李孝定「觥」字金文習見，與其通。L  
觥，伯簋。觥，萬年。孫子。觥，永用。觥，師所。其又內于師。所。觥，不娶。觥，秦公。觥，段為期。字象。其用皆與。其。同。觥，王孫鐘。數娶。其。讀為忌。觥，乙簋。觥，壽無娶。段為期。字象。人奉箕其形，當為其。繁文。L（集釋。八八七葉）

按：字从「觥」，不从「其」，不得釋為「其」之繁體。卜辭為貞人名。

觥

觥

0397

乃「觥」之異體。當併入2782「觥」字條下。  
按：合集一〇八〇四辭云：「翌癸卯。」

觥

觥

0398

按：懷九四〇辭云：「貞，觥。」  
為祭名。疑為「醑」之異體，待考。

觥

039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觥

0400

0401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02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03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04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05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06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11

0410

0409

0408

0407

用為人名。  
 按：合集二三六七五辭云：「庚申卜，出貞，令貞並酈河」



按：此字重出，當併入 0361 「段」字條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前四·一三·三殘辭「」：「丑卜」：「川」：「汜」：「羅振玉以來，皆合「川汜」為一字，非是。增訂版甲骨文編分列，入於附錄上八五，誤摹為从口。綜類四二則併入「邑」字。辭殘，其義不詳。



按：此疑為「丞」之異構，辭殘，難以為證。存以待考。參見 0372。

0412

𠄎

于省吾释名，考𠄎字条下。

按：字重出，当併入0302「𠄎」字条下。

0413

筑

陈汉平「甲骨文有筑字，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卜辞云：

丙戌伐及方于筑字

金璋六〇三

按此字从竹从凡，当自从竹从凡字中求之。说文：曰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珣，珣持之也，竹亦声。日可见筑字从凡为形符，竹为声符。工旁不为声符。筑字从凡从竹，竹亦声，当释为筑，字象人以手持竹制乐器之状。筑字于卜辞中为地名，或即古代筑阳县地，汉代属南阳郡，地在今湖北穀城县东。L（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三页）

按：字隸定作「筑」，不得謂「象人以手持竹制樂器」。在卜辭為地名。

0414

兕

按：合集二七二七九辭云：

「祖丁告又兕王受又」似為祭牲名。

0415

𠄎

唐蘭釋𠄎。（傳編下七十五葉下）

0420

免  


按：此字篆寫有誤。當是「令」字。

0419



用為人名。

按：合集九三辭云：「己丑卜，般貞，以芻其五百隹六；貞，以芻不其五百隹六。」

0418



疑為「祝」字之異構，卜辭所僅見，存以待考。  
按：屯三〇三五辭云：「癸亥卜，呪于祖丁。」

0417

呪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16



詞曰魑也。卜辭所僅見，為地名。  
按：字當釋禍，說文：「禍，亦惡驚詞也。」段玉裁注云：「遇惡驚駭之詞曰禍，猶見鬼驚駭之。」















按：字當釋「免」，即「冕」之初形。參見0042「𦘒」字條。

02

按：  
此當併入  
0363。

女 母 毋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釋女無說・殷祥中二十三葉上

李孝定「說文」女婦人也。象形。王育說：「許以象形解女字，治說文者頗多異說。段氏謂象揜斂自守之狀。王弼釋例謂下半似儿，或取立人下故詰屈之意，而謂上丰究不能知。孔氏疑謂古作，象側立，頰首斂手曲鄰形，柔順事人之象也。大抵均憑想像。夫男女之別於文字之形體上殊難表示，故就男女工作上之差異以為區別。女蓋象跪而兩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紅之事多在室內也。男則以力田會意。男耕女織各有專司，故製字於以見意也。金文作，孟文，女字自。女子果，寧女果，女康丁簋，毛公鼎，孟鼎，克鼎，齊侯盤，無彘鼎上，一畫蓋象符形。古文母女多不別。」（集釋三五八七葉）

張秉叔  
分清楚，譬如：

張秉权

「𠂔」，是母字，假借為母。在对貞卜辞中，这种假借的方法，尤其可以看得十

(一) 貞：百牛至。

頁：百牛毋其至？十月。（乙編三二一九）

(二) 貞：王曰龍？

王目毋其龍？（乙編三〇一八）

(三) 丁亥卜，貞：既雨？

貞：毋其既雨？（乙編五五七四）

(四) 癸亥卜 殷貞：我史我易？

癸亥卜，殷貞：我史毋其戕缶？

癸亥卜，殷貞：羽乙丑，多臣我其？  
羽乙丑，多臣弗其我其？（本版）

母字的意义，相当于勿，弗，不等字。『我毋其我』也就是『我弗其我』的意思，这是省略了一个宾语『胃』字。

从卜辞否定词的用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殷人对于修辞方面，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技巧了。他们虽则在短短的一句问话中，却注意到避免『同字』的『重出』，在必要时，则用意义相同的文字来代替它，此版（三）辞中的『我毋其我』与『車弗我』，就是为了避免重出或母字，所以在这句卜辞中，用了二个意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否定词『毋』与『弗』。又如本版图版壹壹中的第（二）辞：

辛酉卜，殷貞：今春王勿从望乘伐下危，弗其受出又？

用了『勿』与『弗』二个不同的否定词，都是在避免同字的重出，这种技巧，是属于文学上的造詣，而卜辞时代的殷人，似乎已经知道了这种创作上的技巧，并且到达了相当的境界。（殷虚文字内编考释第五——上页）

### 姚孝遂

『日女』、『母』是逐步分化出来的，其形本作『𠂔』，间或作『𠂔』，但『日女』不得作『𠂔』。於『𠂔』字增点作『𠂔』，则为『母』的专用字。商代文字『𠂔』可以呈『日女』，也可以呈『母』，

否室词『母』在商周时代都是假『日女』为之，小篆始出现专用的母字作『𠂔』，乃是於『日女』字加『一』作为区别符号。（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字学论文集初编九九页）

### 陈炜湛

『甲骨文女均作『𠂔』或『𠂔』形，象一个女人跪在地双手交叉于胸前之状，又少数作『𠂔』形，首部多一笔，象簪髻。甲骨文的母则多作『𠂔』，即在女字中加上两点，象胸前双乳之形，金文亦多如此作，这在本书中可谓『指事』。……但甲骨文中母字有时又不加两点，而一去掉这标志，便与女字相混了。这样，『𠂔』是母非女，很清，但『𠂔』却是女也是母，变成异字同形，不可不辨了。……

在很多场合，根据文义可以判断，『𠂔』或『𠂔』却是母字，不是女字，如『甲二九〇二片，母庚、母壬、母癸并见，三母字一作『𠂔』，二作『𠂔』，中无两点。『甲二四二六片母己作『𠂔』，『乙八六六一片母壬亦作『𠂔』，再如『一·一九五片母己』，母作『𠂔』，『粹三八一片母戊』，母作『𠂔』，均与女同形。而在合文形式中，母甲、母乙、母丙、母丁、母戊、母己、母庚、母辛、母壬、母癸等，称谓，母字均可作『𠂔』，与女同形（见『甲骨文编合文卷』第十三至十五页）。

殷虛出土司母戊鼎母字点作𠂔，结构与甲骨文同，可资参证。L（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研究第六辑二二九——二三一页）

陈炜湛说参𠂔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𠂔字条下。

按：卜辭「女」，「母」多通用。但亦有別。祖妣之稱「母」者，亦或作「女」，然反之「女」則不得稱「母」；「奉生」之辭，有「女」謂之「女」，不妨或「不吉」無作「母」者；取女「之女」亦無作「母」者；「及女」之「女」亦不作「母」。又婦名均从「女」，不从「母」。據此，輩尊者稱母，或假「女」為「母」，否則僅稱「女」，不得稱「母」。

「東女」，「西女」，「仲女」，「小女」，「女丙」，「女庚」，「女辛」，「諸」，「女」字均當讀作「母」；「女出子」，「女子」，「及女」，「諸」，「女」字則不得讀作「母」，此其大別。

0423

母 母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

「卜辭中母字亦通作女，諸婦方尊作𠂔，與此同。」（殷釋中二十二葉上）

（集林卷三女字說）

王國維

「金文：『某母』，乃女子之字，女子稱『某母』，猶男子之稱某父，乃美稱也。」

胡光燁

「古書皆以母為之，菁華七云：『丁亥卜設貞王曰疾虎貞歸』，貞歸即母歸。」

（甲骨文例二七——二八葉）

郭沫若

「人稱育己者為母，母字即生字崇拜之象徵。母中有二點，廣韻引倉頡篇云：『象人乳形』，許書亦云：『一曰象乳子也』，骨文及金文母字大抵作𠂔，象人乳形之意明白如畫。」

（甲研釋祖妣十四葉）

陳夢家

「卜辭中先公先王配偶的稱謂，有母、姜、妻、夔四種。姜、妻兩稱多屬武丁」



盖夫为妻占，故云子母，子母谓子之母也。哀公六年公羊传云：「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常为乞之子，常之母即乞之妻也，不直言乞之妻而言乞之母，古人如此，今人亦尚有之。此占之意，盖谓子之母将生育，不至於死否？（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和微居甲文说卷下八八页）

饒宗頤 「按母即母，與亡、弱同義，對貞時常用，於否定語句，而省去主句，因已見于肯定語句，故略之。」（通考九八〇葉）

孫海波 「車，據續三，或釋七母。」（甲骨文編六〇一頁）

李孝定 「說文：母，牧也。从女象褰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契文从女上着兩點象兩乳形，郭說是也。惟新寫二一，其上下四點乃土謄字，蓋以女為母，郭氏以四乳說之，殊覺不倫，蓋乳之象為數絕少，造字時必不至於此取象也。至稱母與稱妻妻與同義，陳氏之說甚是。惟卜辭見母已母庚母辛，辭與今人言母意同，乃父之配偶，陳氏說未及此，似嫌疏略也。」（集釋三六一五葉）

李孝定 「說文：母，止之也。从女有干，者，契文假母為母。本辭云：貞曰自師母母在茲延。即貞師母在此羈延也。母字重文。金文毛公鼎母作母，亦段母為之。」（集釋三七一三葉）

于省吾 「說文：母字作母，并謂：母，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山乳記曲乳的，母不敬，陸氏釋文：說文云，止之詞，其字从女，內有一划，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山按許說荒謬，而陸氏還予以附會，自來說文學家又隨聲附和，遂成定訖。甲骨文和金文均借用母字以為否定詞之母。阻楚文的，某萬子孫母相為不利，母字作母。古籀文作母，秦叔和沼版母字习見。母字的造字本文，系把母字的兩點變為一了橫划，作為指事字的标志，以別于母，而仍因母字以為聲。一甲骨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姚孝遂 「母，星由，女，所分化。在下辭中，曰母甲，曰母乙，曰母丙，……，諸母字可以作母，（母），也可以作母，（母）。曰母乙和曰女乙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区别的。西周金文仍然如此。曰母乙加上兩點成為母，（母），過去以為象兩乳形，我們認為，所增兩點，不如解釋為區別符號更為合適。」

曰女𠂔可用为曰父母𠂔之曰母𠂔，在这一点上，可视为曰因𠂔。但是，反过来曰母𠂔却不能用作曰子女𠂔之曰女𠂔。卜辞的辞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此为其曰昇𠂔。这就是文字形体衍化的不可逆性。曰女𠂔在古文字也可用作曰汝𠂔，曰如𠂔等。但曰汝𠂔和曰如𠂔却不能用作曰女𠂔，同样具有不可逆性。L（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一四页）

赵诚 𠂔母。或写作𠂔。卜辞除用作母辈之通称，还用来指称父辈或祖辈之配偶，当为引伸义。字也可以写作𠂔（女），但仍然读为母。此字一般用在祖和妣之间……有时也可省去姓名，如：曰自𠂔𠂔（且丁母），即指祖丁的配偶某一位妣。L（甲骨文简明词典五四页）

赵诚 𠂔母。甲骨文写作𠂔，从女突出乳房，表示哺育过子女的女人。此即母字之本义。卜辞用作副词，表示禁止或否定，近似於后代的毋，则为借音字：

母其𠂔𠂔。（丙一）——不要去伐𠂔方。母表示禁止。𠂔，动词，打击、征伐之义。

出，方国名。 贞，百牛母其𠂔。（乙三一九）——一百条牛没有到来。母表示否定。母，也可以写作女（𠂔）。L（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二页）

丁驥说参𠂔字条下。

杨树达 参𠂔字条

姚孝遂说参𠂔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𠂔字条下。

按：说文“母，牧也。从女，象懷子形。一曰象乳，小徐本”。廣韻引蒼頡篇云：“其中有兩點者，象人乳形。”徐鍇繫傳通論云：“於文，女垂乳為母。”

作“母”说解“女”字条。 卜辭“母”、“女”可通用，但亦有別。輩尊者可稱母，亦假女為之。否則但作“女”，不得

作“母”说解“小母”合書，字亦作“小女”，均當讀作“小母”，乃祭祀之對象。

卜辭「母」亦用「母」，「母」乃後世區別之文。

小母

0424

郭沫若「又母作母，有四乳，多乳之現象，人本有之。」（卜通別一第 八葉上新九片釋文）

按：郭沫若「多乳」之說不可信。此乃「小母」二字之合文。契文小甲之合文作「𠂔」，可以互證。



0425

丁山隸定作妻，無說。（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十九葉）

董作賓「晏即遷亦即鄆國，卜辭中有「晏來」之語，知當為國族名。金文遷侯旨鼎作「𠂔」，子璋鐘作「𠂔」，鄆王戈又加邑旁作「鄆」，皆見金文編所引。即「晏」，鄆亦作燕，即後之燕國。左傳昭九年「肅慎燕毫吾土地也」，燕地在今河北易州之一帶。帶晏記載凡八，省去帶字者五。」（帶字說載安陽發掘報告六五七葉）

李考定「說文：「晏安也。从女，日，𠂔。」以晏父母之訓安，从日無義。契文象女子晏坐之形，上从「𠂔」象頭，象安从日者，古文於空廓中每加小點為點飾，遂似从日矣。字在卜辭為女字。金氏續文編十二卷十四葉下收此入女部，末以為「說文」所無字，而別於同卷十一葉下收「𠂔」作晏，按「𠂔」乃要字，見三卷。字上从「𠂔」與此从「𠂔」僅小點之無異，亦非从日也。」（集釋三六六五葉）

屈萬里「字未識，他辭亦作帶，乃武丁諸帶之一。」（甲編考釋二六七葉）

按：釋「晏」不可據，卜辭為人名。



𡚦

商承祚釋娥。(佚考一一〇葉)

唐蘭「書疑當釋好，即𡚦字，說文「女字也。商承祚釋娥誤。」(天壤考釋五十六葉)

孫海波「中，籀文四九。疑𡚦字，印本失真。」(甲骨文編八七〇頁)

李孝定「說文「𡚦女字也从女可聲讀若阿」本辭唐釋𡚦可以。辭云「庚寅𡚦示三毛」曼「沃七二」丁丑𡚦𡚦「甲編二六八五」屈氏釋文寫作「丁丑𡚦𡚦假為何」𡚦「蓋謂𡚦字當在卜貞二字之間，而貞下另有闕文，故謂𡚦假為何，蓋三期貞人何為習見也。然諦案影本原此作𡚦形，其左側尚多隙地而別無他文，倘「丑」下祇闕一「卜」字則「𡚦」下應祇闕一「貞」字其其款殆能相當。然以此則辭意又有未盡，故竊以為「丑」下「𡚦」下並當注一「𡚦」形符，其闕文若干不可確知，則𡚦於此辭非貞人可知。倘𡚦在此辭之位置果在卜貞二字之間，則直是以𡚦為貞人，蓋貞人名似不當用假字也。」(集釋三六四一葉)

屈萬里「中，當是何字；第三期貞人名。天壤七十二片有「𡚦」唐氏釋好，云「即𡚦字」其說甚諦。然則本辭蓋假𡚦為何也。」(甲釋三四二葉二六八五片)

白玉崢「骨白刻辭中，有𡚦字，或作𡚦，見于第一期武丁之時，當亦為何字，求作𡚦。如：

壬戌，婦𡚦示三𡚦 方 人一〇九一  
庚寅，婦𡚦示三𡚦 敎 天七二 L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〇七頁)

饒宗頤說參卜字条下。

按：「𡚦」為女字，多見於骨白刻辭。屈萬里以為即三期貞人何，不可據。貞人「何」從無作「𡚦」之例，李孝定已辨其誤。



按：字从「女」，象戴笄形。合集一九八〇二辭云：

商代燠祭多用女為牲，並各有專名。此其一例。

妾



王襄

「古妾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羅振玉

「說文解字妾从辛从女。此从丫乃辛省。」

（殷釋中三十三葉下）

朱芳圃

「說文辛部：妾，有辜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春秋傳云：女

為人妾。妾，不聘也。按許君此說，後世學者深信不疑。其實大有未諦。果如其言，龍鳳諸物，有何辜尤而以辛加於其頭上手？其說誤，昭然明矣。余謂妾象女頭上戴辛，辛與辛同；辛，變薪也。書柴誓：臣妾逋逃。鄭注：臣妾，所役之屬也。史記張耳陳餘傳：日有所養卒，集解引韋昭曰：折薪為所，炊烹為養。妾，接也。蓋古代戰爭時俘獲異族之婦女，使之服折薪炊烹之役，故造字象之。釋名釋親屬：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即被俘獲之婦女，除服役外，乘薦枕席，後漸轉為多妻制度中婦女等級之名。一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二十一葉。

王承詔

「其次舉妾字為例。」

甲骨卜辭中有：

甲辰卜，貞王賓示癸夷妣甲，協日，亡尤。林二·三五·一。  
癸丑卜，王，口口宰，示癸妾妣甲。拾一·八。

又有：

甲辰卜，婦概日。甲三八。  
妾執有子。浦四·二五·八。

以上的示癸與妣甲和示癸妻妣甲是一個人，婦嬖和妻執是一個人，所以可知「妻」字的意義和「與」字「婦」字相同，都是配偶的意思。妻妣甲和妻執都是殷王的妻子，妻妣甲並且死後被祭祀，所以他們絕對都不是奴隸。——試論殷代的「妻」——「及」的社會身分，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一九五五年，一期。

王承詔 「殷代的「妻」是奴隸」……  
所以可知「妻」是可以被占有他們的人任意的殺死的。  
並且「以上甲骨卜辭中的「妻」，當殷人用他們祭祀殷王的先祖之時，是把他們和「羊」少宰「牛」並列一起，所以可知「妻」的身分是和牲畜完全一樣的。  
所以「殷代的「妻」是奴隸」——試論殷代的「妻」——「及」的社會身分，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李孝定 「說文」妻有卑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春秋傳云「女為人妾」妻不娣也「梁文」从「女」从「妻」，「妻」者，頭飾，前于「競」字下說引見僕字亦以此作。卜辭妻字其用與習見之「妻」字相同，蓋相當於今「妻」字，並未見有卑下之含意。如「癸丑王貞宰示癸妻妣甲」，「婦」字一八，至于「沃」字，地名「妻」之人名「婦」也，有「子」字，「婦」字一五，八，貞來庚戌出于「示」妻妣乙「口」，「婦」字一六，一，其嘉「婦」字一三，九，蓋妻字从女，上象髮加笄形，妻則从女，上加頭飾，其意相同，初無地位上之差別，「許君」訓蓋後起之義，不足以語於殷制也。金文作「克鼎」，「伊簋」與契文同。——集釋。七六五葉。

饒宗頤 「癸丑卜王：中曰：『軍，示癸妻妣甲。』」（拾遺一，八）此稱為妻，義指配偶，出于「示」妻妣庚，「」可知妻妻俱指配。——（通考六三四——六三五葉）

罗琨

「商代某些祭典仅献祭女性。卜辭見：貞有于妣己「垂」。勿有良于妣己。有妻于妣己。」

王其有母戊一卦，此受佑。  
酒河三十牛，氏我女。  
有妣庚五如十宰。不用。

（兩三三〇）  
（兩三八〇）  
（兩一一七）  
（兩八九七）

妾在卜辞中也作配偶解，但以上第一例是反复贞问以反重，反抑或妾侑祭妣己，妾在这里是同  
宴被杀祭的地位。女和母在甲骨文中有时写法相同，但第三例是祭河的占卜，不可能与先母  
并祭。氏，在卜辞中多作进献解，故此辞卜问酒祭河神是否要用五十牛并进献女性人牲。第二、  
四、五例中的妾、如、婢作为被杀祭的人牲都很明显。这些女性牺牲的祭祀对象除河和王亥外  
多为先妣和先母。L（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甲骨探史录一三二至一三三页）

### 郑慧生

「妾」字在商代卜辞中，是妻字、以字的同义语，丝毫没有女奴隶的意思。如示  
壬之妻妣庚，在同一时期武丁卜辞中，就被称为妻、妾、以三种称呼：

殷墟书契续编一·六·一：「示壬妻妣庚。」

殷墟文字乙编一九一六：「示壬妻妣庚。」

殷墟文字甲编四六〇：「示壬以妣庚。」

可见妻、妾、以三字同义，相当于后世的肉人、太太、娘子。由妻字的出现说明商代有嫡妻之  
制是不确的。L（从商代无嫡妻制度说到它的生父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一〇五  
页）

### 赵诚

「妾」妾。或写作𠂔。从V（或从𠂔）从𠂔。V或𠂔为头饰。为会意字。卜辞妾  
字为配偶之义，如「示壬妾前」……（佚九九一）、「示父妾」……（拾一·八）。有时也  
可以省去姓名，如「立下妾」……（佚二〇六·二）、「行妾」……（后上六·三）不仅先公先  
王的配偶可用妾，子某的配偶也可以用妾，如「早妾」……（粹一二三九）。这是妾和妻、  
母不同之要。由此也可以证明母只用于尊者之女性。妾作为配偶用得较广泛，但其词义和妻相  
同，则妻、妾有贵贱之分，乃产生于后代。L（甲骨文简明词典五六至五七页）

于省吾说参L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L字条下。

按：卜辞妾字，泛指配偶而言，犹后世言妻，妻妾之别贵贱，当属後起。如「示壬妾」  
庚「佚九九合集二三八五」；「王亥妾」（佚二〇六·二合集六六〇）；「子𠂔妾」（粹一  
二三九合集一四〇三六）。说文解妾字为「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於君者。从𠂔从女」，形既讹

姦 𡚦

變，義亦後起。姦字上从丫、丫、丫諸形，乃頭飾，與罪愆之義無涉。蓋許慎以「有罪女子」此一先入之見，故強為之解。再進一步言之，卜辭女、母、姦三字時相混。「王亥姦」亦稱「王亥女」；「乙六四〇四合」集六八五正；「示壬姦」亦稱「示壬女」；「後上一」四合集三二七五二；「祖丁之配偶或稱」且丁母」一「鄧」一「二八」二合集一八七六；「或稱」祖丁女」一「一八七合集一八五七」。但仍有所區別，子女之女無稱母或姦者，諸子之配偶亦無稱母者，說參見女字條下。

此三文數，姦，考同義。字或可寫為媵。待說。媚，悅也。貞出伐數媚，卅女媚，貞出伐姦媚。此三字中國文字第九卷四〇八〇頁。

郅 𡚦 𡚦

按：合集六五五甲正辭云：「貞，出伐姦要。」姦，為卜辭所見之祭祀對象，此辭當為以「姦」伐祭於「要」之占；「姦」為女奴之名，乃以「姦」為祭祀。丁騶說純屬臆解，不可據。

商承祚 「說文解字」：嬖，便嬖也，从女辟聲。卽即辟字，故知此為嬖。一類編十二卷六葉。

王襄 「古璽字」，許說「便嬖愛也，从女辟聲」。此从女从卽，卽即古辟字。一類編十二卷五十五葉上。

郭沫若隸定作郅，其說曰：「郅舊釋嬖，殆係人姓。」（辭考六十葉上）

倭  
𡇗

按：「倭」與「𡇗」形義皆有別，不得同字。合集三四〇九五辭云：「甲申貞，其倭。」

按：當隸作「𡇗」，與「倭」之形義均不類，釋倭不可據。卜辭皆以為祭祀之犧牲。

羅 琨 參倭字条

柯昌濟 「王其又母戊一親此受又」  
……即倭字，倭為妻一妾之女奴來，  
古文「倭」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三頁）  
（粹三三八〇）  
商侯內倭如夫人者六人。……（殷墟卜辭綜

倭、字同義。字从𡇗从刀无异也。竊疑用女子殉葬，殉女曰𡇗，則用男子殉葬，其字或當是𡇗。此字李孝定（頁二八九一）以前賢訂為辟。辟字為殉字，就字形似亦可解說。蓋辛妾童龍鳳殉等字出之辛者，字有因緣也。擬一三九七之辭云「王其昇二方白于自辟」，陳夢家以自辟為地名。余以為為堆，屯師之外，辟即殉也。以二方白殉也。惟單文孤証，姑存之待考也。一（觀女字）  
中國文字第九卷四〇八頁至四〇八一頁）

李孝定 「說文」倭倭愛也从女辟聲。契文从𡇗从妾。童妾諸字上从𡇗若早即辛字，此即沫若說篆文乃變為从女从辟，王商兩氏釋此為倭可從。卜辭言倭與用牲之事有關，淺上一辭上言賚河而下言泚當釋沈意是而字非倭，陳氏後說是也。（集釋三六七一葉）

陳夢家 「卜辭云：『丁巳卜，其棄于河牢，沈倭。』」  
受又。辭三八〇。其又亡辛，（大甲夷）東歲，其冊倭。辭三八七。亡丙五倭。陳津四一四三。倭口亡己三倭。倭二四〇八。沈倭疑即沈璧。但卜辭所記用倭皆與先妣相關，則倭可能指一種可為犧牲的女奴，以此則沈倭與褚補滑稽列傳所述鄭令西門豹治河伯娶婦，估有關係。（綜述五九八葉）





金祖同：「每，昏也。」《老子》：「故天下每每。」《注》：「猶言昏也。」《孟鼎》：「余非庸又昏。」《蓋古之君王戒昏。有假為天氣陰晦之晦者非。」《（《遺珠發凡》六頁）

孫海波：「每蓋為晦之假借字，晦，冥也。傳十五年《春秋經》：「晦，震伯夷之廟。」《公羊傳》：「晦，晝冥也。」《爾雅》：「霧謂之晦，言蒙蒙不明也。」《詩》：「風雨如晦。」《傳》：「昏也。」《（《誠齋考釋》八至九頁）

孫海波：「每，粹三四。每，母通用。母己。每，用為誨。王以衆弗誨。每，用為晦。弗晦。《（《甲骨文編》二〇頁）

李孝定：「說文：「晦月盡也。从日每聲。」《集解》：「每字重文。」《（《集解》二一九三集）

屈萬里：「每，讀為悔。《卜辭》云：「王弗每。」言王不至有災悔也。」《（《甲編考釋》五六頁）

王獻唐：「徵之卜辭，則作『𠂔』（下二六・二），作『𠂔』（《戰國》四十・一），乃大丰殷倅所从出也。又作『𠂔』（甲二・二五・六），作『𠂔』（下四二・六），乃晉鼎倅所从出也。又作『𠂔』（前八・七・二），作『𠂔』（后上十四・八），省其上筆。復作『𠂔』（前二・二三・一），作『𠂔』（后上十八・十一），作『𠂔』（后上十四・五），首上別加一橫為筭，与夫字例同。復作『𠂔』（拾三・五），作『𠂔』（藏二二・十三）則并毛羽亦省矣。」

以毛羽飾加於女首為每，加於男首則為美。卜辭美作『𠂔』（前七・二八・二），作『𠂔』（前二・二九・二），作『𠂔』（后下十四・九），並文美辭作『𠂔』，下从大為人，上亦毛羽飾也。女飾為單，故『𠂔』不諸形，祇象一俯仰。男飾為雙，故『𠂔』不諸形，象兩首分披，判然有別。卜辭字亦省作『𠂔』（甲二・十三・九），或加筭作『𠂔』（前二・十八・二）与每字有加者，正同条共貫。其毛羽多少偃仰，亦都相合。」

每美二字古音均束之部，声讀相同，乃美惡之美指事字。《孟子梁惠五篇》：「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旄於旌旗者固美，旄於冠首者亦美。女飾作『𠂔』，男飾作『𠂔』，制有單雙，而音义俱同。故每即美，而美亦即每，實一字異作，古文字从人者，亦每从女，从女者又每从母，

例証不一。一枚舉也。在單雙性別限於外，後有一通倅，只象人首飾插毛羽形。作父丁尊，有美字，同六闕釋，仍是美字。卜辭復有省字（前五·十八·五）亦當釋美。又有美（前二·四三）美（前四·二六·二）諸倅，并見金文，皆美字也。金文如前引孟鼎師簋等，倅皆从又。卜辭有倅（前六·四七·七），倅（后下二·十三），據知亦倅字也。大抵契文美字，就今所見，有別倅二，通倅一。時閱數千年，通倅久廢，別倅之倅，亦多假為語詞，契文或假倅假倅。只一美字，尚能保存原義而已。

以毛羽飾冠首，今非洲美洲澳洲諸土著，就時存其俗。二十年前之歐美婦女，亦每斜插冠上，招搖過市，皆以為美也。武秩冠前之簪旒，清代冠之拖雀翎，亦由飾美，演為官階服制。徵之古代，說文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不必指在尻后也。漢有趙惠文冠，侍中常侍服之，前插貂尾為飾，晉書趙王倫傳謂狗尾續者，指此。又有鷩冠，五官左右虎黃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服之，上插兩鷩尾，左右分立，似今戲劇中所見。更有鷩冠，見於注疏，漢名建華冠，俱詳續漢書輿服志，固人所習知者也。

許君謂每从中訓草盛者，乃彼時女首無飾毛羽之俗，莫以比証，不能不別求說解也。又謂美从羊大訓甘者，乃小篆字首變羊，不能不以羊意求釋也。時至漢代，古俗變，字義隨變。幸有甲骨金文出土，尚保存先秦時首飾毛羽之形態。（釋每美）中國文字第九卷三九三四頁至三九四一頁）

于省吾 說文每作𠂔，并謂𠂔每，艸盛上出也，从中母聲。𠂔按許說不足為據，而自來文字學家并謂異議。甲骨文每字作𠂔或𠂔，後來又變作𠂔。甲骨文每字既不从艸也不作艸盛用，艸盛乃后起之義。甲骨文每字多用作悔吝之悔或晦冥之晦。每字的造字本义，系于母字的上部附加一个V划，作為指事字的标志，以別于母，而仍因母字以為聲。L（甲骨文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趙誠 「甲骨文文字里有一个𠂔字，或作𠂔（前四九二），从V从𠂔，即后来的每字。在卜辭里有时用作晦，即晦冥之晦，為昏暗之義；有时用作𠂔，即綱，有时用作悔，即过错的意思。但从未见用其构形之本义。可见，每字在甲骨文字里只是作为一种声符，即只是一个音节而存在。这样，从V从𠂔並非在金什么意，从𠂔或从𠂔，也並非採用𠂔或𠂔这两种形体所表现的女性的意义，只是借用女或母所表示的读音。甲骨文字里，每与母女区分极严，则每字的从V只是区别于母和女的符号，当然不象某些象形字那样是表意的成分。」（甲骨文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二一四页）

按：卜辭每字或从女（女），或从母（母），其上下或中象符飾形。說文以為从女，非是。每與母女初本同源，均象女形。卜辭母（母）與女（女）有時可混用無別。但每與女、母則區分甚嚴。

卜辭彙見「其每」，「弗每」，均用作悔。



按：合集三〇七二二辭云：

「其母：于北裏」

當為「每」字之異構，亦用作「悔」。



郭沫若「書當是死之異，象女頭箸簪之形。」（辭二四七片考釋）

丁騷說參「字条下」。

按：郭沫若釋先是對的。林義光文源謂「象簪在人頭形」，古文字漏旁从人从女每無別。

卜辭云：

「于大乙、祖乙歲年王受」

「：西卜，其母在大乙」

均為祭名，或奉年，或祈雨，與「先」之本義無涉。



合集二八二七三  
合集三〇四五八

按：合集三二七八辭云：

「貞，其子：：：：：」

0436

為人名

𡚦

按：卜辭云：

「王伐三十人呼伐方」

「王伐三十人呼伐方」

為方國名。

合集六六三九  
合集六六四〇

0437

妹

𡚦

王国維

「卜辭此妹字作𡚦，从女从𡗗。卜辭十二辰之未亦多作𡚦，知𡚦即妹矣。」

（戰秦堂殷墟文字考釋五九頁）

0438

妻

𡚦

按：佚二三骨白刻辭云：「癸未帛妹」

其作𡚦者，當與𡚦同字。亦為人名。

其至，在二月。字从「木」，刻辭類纂0437及

二「木」與「木」見於同版，區分顯然，是「木」與「木」不得相混。

合集六五五二白即佚

按：當為「妻」字之省。金文即或省「又」，參見0439「妻」字條

0439

妻

𡚦

王襄「古妻字。許說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少从又。又持事妻職也。」（類纂正編第  
十二第五四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敏，疾也。从支每聲。』叔蘇父敏从又，把伯鼎聘敏均省又，與  
卜辭同。」（殷釋中六十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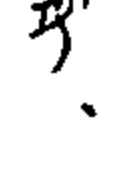
葉玉森釋妻。（前釋五卷十九葉上）

郭沫若从葉說，釋妻。（粹考七十二葉上四四八片釋文）

孫海波文編全釋恆續文編均收作敏。（文編三卷廿四葉續文編三卷廿七葉）

孫海波「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又，又持事妻職也。中聲。』古文妻，从肖女肖  
止。女已及，并可為人妻之意也。羅氏釋敏於卜辭，義皆不可通。辭云：『貞出于示壬妻妣庚口重  
一，九一六。』口乙亥卜出歲于妣戊盧膚豕口乙妻。乙三五二一，丁丑卜賓貞子雍其御王于口丁  
妻妣己並羊三口見十。續一，三九三，第一辭言：『示壬妻妣庚口乙妻。』猶定辭言：『示壬妻妣庚口  
乙妻。』又，三五四，等片也。第二辭上言：『出歲妣戊口乙妻。』而下言：『口乙妻。』蓋先妣名戊者不止一人，故  
下言：『口乙妻以別之。』殷先公先王中名乙而妻名戊者惟武乙一人，則此所闕者當為『武乙字無  
疑，上所闕于名以例求之當為『乙』字。第三辭言：『口丁妻妣己。』先公先王中夫名丁而妻名己  
者有中丁四且丁二人，而是辭『丁』上一字示稱謂者適缺，則此『丁』當於何人未可確指。『武  
乙妻妣戊』見金文辭一，三九三，又，三五四，等片也。『中丁妻妣己』見續一，一三五，又，四且丁與妣己見  
上，三，十，又，三十一，又，三十三，等片也。『丁』字，乃卜辭序數非辭內  
字，凡此均可確知為妻字，釋敏則不能通讀矣。它辭云：『帝其妻。』前，五十七，四，『祭已卜帝貞日  
最，茲妻佳口禍。』前，五十七，五，『于帝口妻執。』後，下，二三九，『王固曰：『有崇其有來嬪。』气至九日辛  
卯，允有來嬪自北，則妻安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前，六一，『口午卜至妻御父戊戊申左，又重口  
乙，五，一六二。』戊午卜貞妻左，內，今夕。乙，五，一七八，第一第三兩辭同例均稱『婦某妻。』『帝某』為

李孝定「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又，又持事妻職也。中聲。』古文妻，从肖女肖  
止。女已及，并可為人妻之意也。羅氏釋敏於卜辭，義皆不可通。辭云：『貞出于示壬妻妣庚口重  
一，九一六。』口乙亥卜出歲于妣戊盧膚豕口乙妻。乙三五二一，丁丑卜賓貞子雍其御王于口丁  
妻妣己並羊三口見十。續一，三九三，第一辭言：『示壬妻妣庚口乙妻。』猶定辭言：『示壬妻妣庚口  
乙妻。』又，三五四，等片也。第二辭上言：『出歲妣戊口乙妻。』而下言：『口乙妻。』蓋先妣名戊者不止一人，故  
下言：『口乙妻以別之。』殷先公先王中名乙而妻名戊者惟武乙一人，則此所闕者當為『武乙字無  
疑，上所闕于名以例求之當為『乙』字。第三辭言：『口丁妻妣己。』先公先王中夫名丁而妻名己  
者有中丁四且丁二人，而是辭『丁』上一字示稱謂者適缺，則此『丁』當於何人未可確指。『武  
乙妻妣戊』見金文辭一，三九三，又，三五四，等片也。『中丁妻妣己』見續一，一三五，又，四且丁與妣己見  
上，三，十，又，三十一，又，三十三，等片也。『丁』字，乃卜辭序數非辭內  
字，凡此均可確知為妻字，釋敏則不能通讀矣。它辭云：『帝其妻。』前，五十七，四，『祭已卜帝貞日  
最，茲妻佳口禍。』前，五十七，五，『于帝口妻執。』後，下，二三九，『王固曰：『有崇其有來嬪。』气至九日辛  
卯，允有來嬪自北，則妻安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前，六一，『口午卜至妻御父戊戊申左，又重口  
乙，五，一六二。』戊午卜貞妻左，內，今夕。乙，五，一七八，第一第三兩辭同例均稱『婦某妻。』『帝某』為

時王之婦，而下又綴一妻字似有重複，其義未詳。第四辭言「妻安」，疑與「婦安」同意。餘辭妻字之義未明，然以釋為敏字亦不可通，故知此字當从葉說釋妻也。金文叔盂盂字偏旁作，楊虎盂字偏旁作，均象加并之形，與契文一體同。——（集釋三六〇一葉）

丁驥說參以字条下。

按：釋妻可併。陳夢家綜述三八〇謂「由示士配妣庚之或稱母，或稱妻，或稱妾，證母妻、妾義同故通用」。雖據玉釋此為「敏」，孫海波甲骨文編從之，謂「義與母同」。金文皆用作敏疾之敏。疑古妻敏同字，後世始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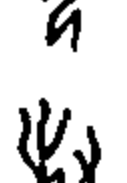
妻  

陳煒湛「妻母與妻：這是一組关于配偶稱謂的同義詞。后世妻与母分別指稱妻子与母亲，區別極為嚴格，絕不相混，毫無共同之義。然而在卜辭中母除有母亲義，稱母庚、母辛、母壬、母癸等外，又有配偶義，在一定範圍內和妻是同義詞。試觀下列文例：

辛丑卜，王：夕示壬母妣庚，承？不用。（甲四六〇）

貞：出于示壬妻妣庚，宰，車黎牡？（丙二〇五）

據殷人祀典，知妣庚確為示壬（即史記殷本紀之主壬）之配。此一稱曰示壬母妣庚，一稱曰示壬妻妣庚，足証母妻二字同義。此外，卜辭尚有曰大乙母妣丙，（殷綴五，新綴一六），曰大甲母妣辛，（粹一八二，京師三〇二二）之語，妣丙為大乙之配，妣辛為大甲之配，此曰母，此曰妻，義亦與妻同。

妻母二詞之所以同義，从其字形結構亦可得到指示。妻作，象以手抓取女子头发，將女子強抱為妻，是上古搶婚風俗在文字上的遺迹。母作，从女，中間特加兩點，象双乳之形，示女已長成，可為人配（或者去兩點，則与女字同形，据文义可辨別之）。是妻母二字一為金意，一為指子，皆以女為基礎，構字形式虽有不同，而其寓意相通，所代表的客观事物却是一致的。

卜辭中表示配偶義的詞還有妣，习見于祭祀卜辭，多在先公先王庙号名之后，其配偶名之前，仍以妣庚、妣丙為例：

庚辰卜，貞：王賓示壬妣庚，翌日，亡尤？（后上一·七）





猶言「日若茲悔」。(通考三六一——三六二葉)

丁驥 「契文類聚」為數，羌女之為奴者也。(說文) 中國文字第九卷四。八一頁

柯昌濟

辛丑卜王三月之示壬女妣庚豕不用  
之丁示壬女妣庚豕重口  
此二文証女、敏二字通用，敏當通母，女為母字省文，此文所記為先君示壬之女為妣庚。  
(殷墟卜辭類例) 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四三頁

按：數為方國名，與「妻」之形義皆有別。柯昌濟說當置於「妻」字條下。

𡚦 女 𡚦 𡚦 𡚦

趙誠 「說文」：「𡚦，女从艸，似為會意字，也可能是形聲字。用為婦葬之私名，則為借音字。卜辭只記載了商王為婦葬分妣之事進行了卜問，如日未葬，則葬。」  
看來，其关心程度不如其它各婦。(甲骨文簡明詞典五一至五二頁) (存一·一〇四三)

按：合集一九八九一辭云：「丙午卜，王余猶寓妣己食勿貽食」  
「葬」用為祭名。

𡚦

按：字與葬形義均有別，刻辭類纂錄作「敏」，不可據。

𡚦

按：此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45

襄

按：此字於卜辭為地名，當為「襄」字之異構。

0446

嫫

按：「嫫」為女字。撫續三「嫫」字。撫續三「嫫」字。猶後世焚巫尪以祈雨。與「嫫」同。寧滬作「嫫」乃誤摹。

0447

嫫

按：此字於卜辭為人名。

0448

嫫

按：合集二二一五七辭云：「丁卯改嫫」

為人名。

0449

嫫

按：合集三一六八四辭云：「在嫫」

為地名。

0450

媚 

李孝定

「从女从囗，說文所無。辭言曰：帝安，女字。」（集釋三七〇七葉）


丁驥

「：見乙八八五五，實帝多異寫。」（諸帝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

五六四五）

按：字當隸作媚，乃从女晶聲。帝媚，為女字。

0451

娥 

商承祚

「甲卜辭作一，故知此為娥字。」（類編十二卷四葉）

李孝定

「說文：娥，帝高辛氏之妃，與母族也。从女戎聲。游曰：『有娥方將。』」契文甲亥作一，乃漏刻模畫者，此亦然。商氏釋娥，殆从之。字立卜辭為女字。」（集釋三六三五葉）

按：釋娥可從。卜辭為女字。

0452

姁 

王襄

「从女从井，古姁字。」（通考人名二葉上）

王襄

「疑姁字。」（類纂存疑第十二卷五十八葉上）

葉玉森

「予疑从竹，从女，姁母。」（前釋四卷十三葉）

商承祚類編十二卷五葉上朱芳圃文字編十二卷五葉上孫海波文編十二卷八葉上金祥恆續文

李孝定「从女从众，众乃竹字，見五卷竹字條。字當隸定作安，說文所無。辭言「妻

安」，備六，一當為女字。它辭言「帚安」，甲一，二十七，同一安也。一侮中一侮婦，知當當釋妻矣。」

（集釋三七〇三葉）

按：「妻安」或「帚安」為女字。均从「女」，無从「母」者。

0453 婦

張亞初

「卜辭的帚」之婦字（綜類一三八頁），从竹从婦，或以為它与从竹从女的姁非一字。其實婦也就是姁字。古代婦与女往來通作，例如文獻上的女問或作婦問，女謁或作婦謁，都是婦与女相通之証。由此可見，婦就是姁字的异体字。」（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

按：「婦」即「安」之繁體，張亞初之說是對的。

0454 姁

孫海波

「姁」一〇五。从女从貞。說文所无。一四八。或从二貞。一（甲骨文編四八三頁）

按：合集三三〇九二辭云：

為方國名。

𡚦

按：字可隸定作「𡚦」。辭殘，用義不詳。

𡚦

𡚦

𡚦

王襄「踏疑古似字，按殷契凡十二支，己作崇，史、片諸形，無作早者。惟人名概作早，如子漁、子亦是。又已作早，早、早諸形，無作早者，而祀妃皆从早作，疑古文與早早與早不通也。」（通考雜事十葉上）

王襄「古妃字从女从已，殷契已作早，亦作早，古文以作早，早即早之倒文，疑古似字本从女从已也。」（類彙存疑第十二卷五十七葉下）

羅振玉「說文解字妃从戊己己。又有改字，注「女字也」。古金文中作妃改者，均从己，皆為女姓。一即己姓，許君以為女字，固非。金文家或釋作妃，則更誤矣。此从已作，殆妃匹之本字與。」（殷釋中廿二葉下）

葉玉森「疑妃字所从，已即假作早，一倂一从女从已，或即𡚦（倂）之受體。曰「露妃」者，乃露國或露地之女倂。」（前釋卷四第三十葉下）

李考定「說文曰妃匹也从女己聲。羅氏謂妃改均女姓乃一字即後世之己姓，王國維氏說略同其說是也。契文𡚦字从已既非戊己己，亦非辰己己，與契文祀字作祀所从已同。祀字許君謂从已羅氏以為妃匹之本字可以。辭云「露妃」蓋即其本義。契文倂作𡚦，五、一、葉氏釋此為女倂專字說非。𡚦乃好字，亦不當釋倂。金文未見妃匹本字，舊均以作妃，雖大公果仲斧吊匣已，區君壺諸形者當之，按當是女姓，羅說是也。」（集釋三六〇六葉）

孫海波

「𡚦」，乙四五三。卜辭妃从已，不从己。一（甲骨文編四七〇頁）

郑慧生 「甲骨文中有个妃字，但是，这个妃字从女从己，与从女从己的妃字不是一回事。甲骨文著作中仅，因为己、己之今形相近才把它隶定为妃字。而且，这个妃字都是帚（妇）名，因帚为妇人，所以帚名之字从女，如帚井、帚良就又写作帚井、帚娘。按照这个惯例，帚妃之妃字从女从己就是帚己。妃是己字，它与后妃之妃毫不相干，不能说明商代有嫡妻制度。」（从商代无嫡妻制度说到它的生以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一〇五页）

按：罗振玉释「妃」，不可据。契文从子，与小篆「妃」或「改」之形體均不類，且音亦速隔。字當釋「妃」。說文無妃字，但火部「威」篆下引詩：「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又邑部「鄩」篆下云：「鄩，姒姓國，在東海」是說文偶遺漏耳。鄭侯簋有「妃」字，陳侯午鐸有「妃」字，丁佛言古籀補補收作「妃」，容庚金文編收作「改」，並誤。字與契文同，亦當釋「妃」。論衡奇詭篇：「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詩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姒，姓也」。鄭侯簋：「仲姒」，陳侯午鐸：「青大姒」，均為女姓。非女字。褒姒威之，傳：「姒，姓也」。鄭侯簋：「仲姒」，陳侯午鐸：「青大姒」，均為女姓。非女字。左傳成公十一年：「婦嬖也」。鄭侯簋：「仲姒」，陳侯午鐸：「青大姒」，均為女姓。非女字。昆弟之妻相謂為姒。又昭公廿八年：「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杜注：「聲伯之母，叔盼之妻也」。謂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杜注：「則兄妻為姒」。弟妻為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為娣姒。約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析言之，則兄妻為姒，弟妻為娣」。刻辭類纂亦釋作「妃」，今正。卜辭「需」為人名，僅見於方組卜辭。

受  
受  
受  
受

王襄 「古綏字，省糸，許書無安字，有綏字。」（類纂正編第十三第五十八葉上）

羅振玉 「古綏字作安，古金文與卜辭並同。說文解字有綏無安，而今隸反有之。雖古今殊釋，然可見古文之存於今隸者，為不少也。」（殷釋中六十葉下）

吳其昌

「安」字，从「女」，从「𠂔」，𠂔，象手爪捕一女子之狀，則此字乃象手爪捕一女子之狀，當亦為俘虜之屬矣。字之屬有男子，亦有女子，故師襄殷云：「字士女羊牛」矣。後世「俘」字通男女而言之，而在卜辭則「男曰俘，女曰安」矣。此則「安」字最初之訓義；稍後則假「安」為「綏」矣。羅振玉曰：「古綏字作安，古金文與卜辭並同。」按羅說是也，而未嘗舉證。今按：作古虞所藏鄭井叔鐘（一憲一、一七）「用綏賓」，作「用安賓」。又海甯鄒氏藏鄭井叔鐘（一週全一、七一）「千右鼓有安賓」二字。「安賓」即「綏賓」，亦即後世十二律之「蕤賓」也。此皆古「安」字。綏是升車之義，左傳哀公二年正義：「綏者，挽以上車之義。」儀禮士昏禮：「婿授綏，姆辭。」此新掃車上所執之索也。又說文亦云：「綏，車中把也。」可證。車上執綏，則身可以自安，故綏字之義，又得引申為安。如詩：「綏綏」，福履綏之。駕鶴：「福祿綏之。」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民勞：「以綏四方。」桓：「綏萬邦。」等，傳箋並皆訓綏為安，可證。自「綏」安也，之訓立，而綏之本義長埋矣。然此片契文所詔示于我儕者甚明。此節雖未達，一指前一二三四片：「貞小母矢安」等辭——摘錄者——而記契荷矢狀，復記俘虜狀，則其與上節記呂方之出而為寇之事，故富有相通之關鍵耳。（殷虛書契解詁第六四——六五葉）

孫海波

「說文」所無，「爾雅釋詁」：「安，安止也。」儀禮士相禮：「安，而後安。」注：「古文安為綏。」甲骨文金文皆作安，知安為古字，今本說文脫佚也。（文編十卷十葉）

孫海波

「說文」所無，「爾雅釋詁」：「安，安止也。」儀禮士相禮：「安，而後安。」注：「古文安為綏。」甲骨文金文皆作安，知安為古字，今本說文脫佚也。（文編十卷十葉）

孫海波

「說文」所無，「爾雅釋詁」：「安，安止也。」儀禮士相禮：「安，而後安。」注：「古文安為綏。」甲骨文金文皆作安，知安為古字，今本說文脫佚也。（文編十卷十葉）

李孝定

「以女从爪，說文所無。段氏云从爪女會意是也。蓋以手撫女，有安撫之意。字在卜辭或為人名，辭：「一二七五言」小臣安是也。或當訓安，甲編二七〇〇云：「日眾日安余」上下于散日邑商亡先日六月是也。金文作「安」于安其申，沈子簋中「蔡姑簋」中「鄭井叔鐘」蔡姑簋銘云：「用安多福」亦當讀綏訓安。（集釋三八八七葉）



屈萬里 「安，蓋當讀為綏；安也。」（甲編考釋三四七葉）

張秉叔 在此版則為人名，亦屢見於第一期卜辭中，例如：「安止也。」

貞：安弗其挈出取？（乙編二九〇三）

□安其□？（乙編四一一一）

癸卯□貞：令□？

貞：勿□安□？（乙編二七九二）

貞：令□永□安□？（前五·一九·一）

由□安□？（菁九·一四）

有時亦稱子安，例如：

子安因凡□？（乙編四〇七四）（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一七頁）

趙誠 「安」或寫作「𡥉」。甲骨文偏旁中从爪从又（手）常常相通无別。此字从爪从女，會意（从爪即从手，有安托之義），當為綏之本字。（甲編文簡明詞典四八頁）

蕭良琮 參俘字条

按：卜辭或稱「安」，合二六八下，或稱「子安」，乙四〇七四下，或稱「小臣安」，粹一二七五下，或稱「安」，粹一二四〇合四三二下，均為人名。據乙五三〇五，皆見於同版，从又，从爪無別，並當釋「安」。李孝定集釋三六七九以「安」為「奴」，非是。屈萬里甲二七〇〇考釋謂「安蓋當讀為綏，安也。」此辭已殘，無徵難以取信。

0458 幼 嘉 𡥉 𡥉

王襄 「古奴字，許說奴婢皆古之隸人也，从女，从又。」（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奴古文从人作𠂔，此从又，與許書篆文合。

(殷釋中二十三葉下)

葉玉森

葉玉森「數字所以之」  
 農奴，于茲可信。  
 譌受作𠂔（前、四、四、一、六）  
 𠂔（藏、二、七、一、四）  
 乃似从又矣。  
 （前釋一卷八十）

郭沫若

「幼乃安省，讀為嘉。此言帚好有孕，將分娩，卜其凶吉也。」

一 粹考 一六〇

胡厚宣

「字並不从又，實為攴，畜是安省，讀為嘉。」

一商史論叢初集一冊殷非奴隸

吳其昌

吳其昌  
「奴」字，自羅王以下，並誤釋為「奴」。一若卜辭此字確从「又」者，其實，卜辭中此字重見無慮五十次，皆从「力」，絕無从「又」者，可以覆按。卜辭中「力」者，又「二」字，驟觀似近，追視則其間分別，甚遠甚明。又此「奴」字，其「女」字交手左向者，則其「奴」狀並在左；其「女」字交手右向者，則其「奴」狀必在右，亦絕無例外。蓋乃像女子執持此「奴」狀之形也。若从「又」从「女」，而義為俘虜之「奴」，則像有手攬女之形，卜辭中固嘗有「奴」字（前五·一九·一），與「孚」字作「𠂔」者正同，雖其後衍而為「妥」字，然原指風義，自當為女俘而與「奴」誼相鄰也。若此「奴」諸狀，其不像「孚」形明甚；而實與「𠂔」字所以「𠂔」或以為一物，其物維何？按之金文中未耜之形作「𠂔」狀者，似即源出於此。意者，殷之叔葉，禾稼漸茂，耒為儼土以執植之具，故已為殷人所晉有，斯社會中專有執耒之「女」，而文字上亦屢見「人」之「名」。

孫海波

甲三〇〇〇。从力从女。說文所无。卜辞每回如連文。郭沫若讀为冥如。

即挽<sup>嘉</sup>也。

甲骨文編五二四頁)



晚、晚、勉五字俱从兔而誤作从兔。而說文无兔字。  
余似言至此，則卜辭言冥妣之文，冥借作媯或媯，謂懷子；故謂生子。若然，其上文必言如某也，正文又通貫，塙而豁斯。L（釋冥妣，華中師院學報一九八一年三期一〇九至一一〇頁）

按：卜辭言生育之事，生男曰幼，生女曰不幼。郭沫若釋「安」讀作「嘉」是對的。  
合集一四〇〇二正「甲申卜報貞，婦好冥幼？王固曰：冥幼。其惟丁冥幼，其惟庚冥弘吉。」  
三旬出一日甲寅，冥不幼，惟女亦見。乙七七三一。此段完整之刻辭，最足以說明「幼」字之涵義。

姘 𡚦 𡚧

王襄 「古姘字。許說靜也，从女井聲。」  
（類纂正編第十二卷第五十五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姘，靜也。从女，井聲。』今卜辭中數見姘字，其文皆曰『婦姘』，殆與歸媯意相若矣。」  
（殷辭中二十三葉上）

李孝定 「說文：『姘，靜也。从女井聲。』契文同。字在卜辭均與婦字連文，乃女字。」  
（集釋三六五五葉）

考古所 「本片之姘很可能也是女俘或女奴，並用以祭祀先妣。」  
（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二〇頁）

姚孝遂 肖丁

(1) 王其又乙戊媯沉……王受又

(2) 沉小宰王受又

(3) 王其又乙戊媯沉（小宰），王受又

此片自下而上讀。第11辭可补足為「王其又乙戊媯沉（小宰）」，王受又。  
此祭祀媯之辭例較特殊，值得注意。

妣可能有两种读法：一为「妣」，一为「母」。根据卜辞商王之祭祀母妣，皆以天干为名，从元称「母」私名之例，我们认为当读作「妣」，而不能是「母」。且以「妣」死后亦称「妣」，是「妣」死后亦可称「妣」。一参见姚孝遂《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见《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是否可以根据「妣」为「乙」或「戊」之私名？由于「妣」好「基」的发掘，很多同志认为「妣」是武丁配「妣」辛「基」的私名。我们认为这是一了尚有待于进一步加以证明的问题。卜辞尚元加注先妣私名的先例，「妣」似乎难以解释为妣戊之私名。一（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六七一六八页）

姚孝遂说参「妣」字条下。

按：「妣」或增女作「妣」。其地位颇尊，约与「妣」相当。较为特異者，卜「妣」受年之辭獨多，且合五六有「妣」田「基」之辭。卜辭諸婦，唯「妣」有田。據此，「妣」不當為武丁之妃嬪。否則，其餘諸婦何以無田？「妣」亦參加征伐：

「妣」亦主持祭典：

「妣」亦與貞卜之事有關：

「妣」亦與貞卜之事有關：

「妣」亦與貞卜之事有關：

研契諸家，多以卜辭諸婦均為商王之妃嬪，但無確證，不敢輕於置信。

0460  
好  
妣  
妣

羅振玉

「石鼓文作「妣」，與此第二文（「妣」）合。

（殷釋中七十三葉上）

商承祚 「按羅先生釋牀為好未確。子字卜辭無作早者，乃已字。疑此為后妃之妃。」  
（梁一八一七考釋）

容庚 「按甲骨文甲子之子作𠂔，辰已之已作早。金文亦然。子孫之子金文仍作早。甲  
骨文亦有从早之季字，則牀之釋好固無不可。若后妃之妃金文乃作𠂔，从早，非从早也。」  
（梁一八一七考釋）

王襄 「說文解字：『好，媿也。』依段氏改本注云：『好本謂女子，引伸為凡美之稱。』  
『歸好』當為嫁女之禮，卜辭有『歸妹』之文，陽歸妹：『帝乙歸妹』可證。四千年後，殷世  
婚嫁之禮所僅存者。『好』或曰从女从已，已與以通，即古姒字。爾雅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  
為似。』」（道考典禮十二彙下）

葉玉森 「按卜辭中之『好』字，諸家釋好，曾無異言，惟以讀各辭每感窒礙，而其辭又多  
卜殷、卜武、卜自、一師、一貞、歸好下又多作『奔奴』、『奔不其奴』、『奔不佳辭』等語，與歸好  
二字不相聯貫。嗣悟『好』為『𠂔』之變體，猶如『𠂔』之變體，從人者或純為男性，或不分男  
女性。以女者則純為女性。歸好即歸𠂔。猶經言『齊人來歸衛俘也』。『左莊六年』本辭御為祭  
名，蓋以來歸之女俘獻于妣乙之廟也。他辭云『丁巳卜殷貞勿好一俘』，『好』从從戲下上若受我口  
（一祐）『一前四三八一』即言勿以為俘虜，使從從戲順且受我福祐也。……『庚子卜殷貞歸好  
一俘』之『一按此作』出『及』有『字釋之』子（一俘）『一藏一三七一』好與子同為俘，不分男  
女性而渾言俘者，即書作子曰之子，即之俘。『甲骨文字一第三葉』猶定辭云『及』之从、之  
囚，疑殷代用來歸之俘獻于祖廟，修以祭祖也。『丁酉卜賓貞歸好一俘』『奔奴王固曰其佳甲奔  
之求』之『一微大典禮第百十五版』『丁巳卜貞貞歸好一俘』『奔不其奴』『一殷虛卜辭二三六二』  
奔有容納之意，曰『奔奴』，曰『奔不其奴』，蓋卜來歸之女俘容納之而使為奴或否也。『貞王牀  
歸好一俘』不佳辭，『一藏一三三四』說文解字『辭，舉也』。蓋卜來歸之女俘不治以罪也。綜觀  
各辭，皆所以為扞格者，今可渙然冰釋矣。』（前釋一卷一一三葉下——一一五葉上）

唐蘭 「帚好者婦子也。好為女姓，即商人子姓之本字。此武丁之婦，同姓不通婚姻，  
周之制也。好今讀呼皓切，字音之變。」（天壤文釋六十一葉）

李孝定 「說文『好美也从女子』。契文同。契文子孫字均作早，武丁卜辭常見『子某』。

之文字正作早者，非盡于支字之已也。字从女子，正當釋好。卜辭好字均與帚字連文，為武丁諸婦之一。好，竊謂當是女字。葉氏謬以得字解之，並謂早子亦得字，不知契文自有得字作𠂔，象以手執人于道中，乃會意字，後乃變為从人，手聲之得耳。婦好為武丁諸婦之一，常專征伐與朝政。葉氏所舉前四三八一之辭，即謂勿手婦好，从止，祇征某方也。藏一二七一一之辭，當讀「婦好有子」，乃卜其有身否也。蓋徵與禮一一五辭，當讀「婦好毓幼其佳甲」，乃卜其產子之嘉否及卜產期也。殷虛卜辭二二六六一辭，所卜事類相同，藏一一三四辭，乃言王疾婦好不佳禍否也，蓋其時婦好物故而時王有疾，以為婦好祟之也。葉氏悉讀好為得，其說遂覺支離少當矣。又葉氏謂其辭又多卜殷卜爻卜自師之貞，歸好下又多：「按殷應釋殷，我應釋爭，與自並貞人名，與貞卜之事類無別。未應釋帚，讀為婦，卜辭自有歸字作歸，藏八一三三君貞前四六八，葉氏固已知歸當釋歸，見前釋卷四第十葉下，帚歸二字聲韻懸隔，卜辭安得假帚作歸乎。葉氏前編集釋成于民國廿一年，其時於貞人問題雖高無正確之解釋，然歸之不得看作帚，其理固昭然明白也。葉氏不察，乃以歸得說，婦好也，所謂大惑終身而不解者也。金文作𠂔，虛鐘𠂔，虛鐘𠂔，杜伯盃𠂔，仲伯盃𠂔，仲伯盃𠂔，齊陶革氏鐘𠂔，林氏鐘𠂔，盧鍾云：「用樂樂好賓，知當釋好，非如君妃也。」

（集釋三六五〇葉）

### 姚孝遂

「甲骨刻辭」曰𠂔，𠂔字的形體結構與篆文的𠂔完全相同；曰𠂔，𠂔完全相同；曰𠂔，𠂔完全相同；曰𠂔，𠂔完全相同。但是，這些字在甲骨刻辭中皆用為有名詞，與訓為「美」的「好」；訓為「靜」的「姁」；訓為「兄之女」的「姪」；訓為「人所生」的「姓」，很難說就是同字。其原因在于：我們在辭例上不能加以證明。L（古文字的符号化問題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一一一——一二二頁）

按：卜辭「好」為女字，婦好「於武丁時期占極重要之地位，為著名將領之一。英一五〇即漳三一〇「淑婦好三十，淑旅萬，平伐」，「為已知商代出動軍隊最大之數字。有關「婦好」之身份，一九七六年因殷墟五號墓之發掘益為學者所矚目。

吉林大學所藏甲骨（合集二六三六）有辭云：

貞，佳且乙取帚？

貞，帚好出取不？

貞，佳大甲取帚？

貞，帚好出取上？

貞，佳唐取帚好？







類纂異字下出。韋貞異居。一辭當亦卜大遷而不吉者。都之言居猶盤庚之言莫厥攸居也。惟屬於何世則不可考矣。 (同上)

孫海波

「居」前。一。三。五。或从人。王國維釋毓。象婦人辛子之形。即育字初形。卜辭用為居。

「居」前。一。三。五。或从人。王國維釋毓。象婦人辛子之形。即育字初形。卜辭用為居。

李孝定「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从肉聲漢書曰「教育子」說文育或从每。卜辭上出諸形。即字除外說見下。王氏釋毓。謂毓后一字是也。王氏謂毓后後一字可商。按用。毓。為。前後。字乃段借玉。後。則為後起。前後。專字。象產子之形。或从人。尸。同。作居者。古文偏旁从人从女。从大从尸。每。得通也。五。后。猶言。五示。與。多。毓。之。辭。例。全。同。或。言。毓。且。乙。亦。作。居。且。口。後。上。二十。十一。是。辭。且。旁。通。有。缺。損。當。作。多。毓。之。辭。例。全。同。或。言。毓。且。乙。亦。作。居。名。可。知。居。之。為。毓。確。不。可。易。後。世。作。后。乃。居。之。形。偶。也。聞。氏。乃。謂。居。不。得。釋。毓。其。文。與。篆。文。毓。字。全。同。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聞。氏。又。謂。十。二。支。之。子。作。典。兒。不。作。只。已。乃。作。早。因。謂。古。不。得。為。例。子。形。不。知。卜。辭。金。文。小。篆。子。已。本。是。一。字。說。詳。下。已。字。係。只。緣。分。用。為。二。支。之。名。遂。分。析。為。二。字。耳。說。亦。見。上。子。字。係。古。既。為。例。子。形。者。毋。臂。下。有。小。豕。以。狀。羊。水。非。毓。字。而。何。葉。氏。釋。早。為。信。後。釋。謂。所。以。之。古。為。例。子。自。為。牙。疳。卜。辭。偏。曰。早。某。實。當。釋。子。某。非。信。字。也。只。緣。釋。早。為。信。遂。不。敢。確。認。居。為。后。蓋。有。所。故。也。然。猶。知。即。為。五。居。亦。卜。祭。非。卜。遷。較。聞。說。已。進。一。境。葉。聞。二。氏。引。卜。辭。之。于。某。之。字。作。出。實。當。讀。為。信。與。之。作。出。者。迥。異。聞。氏。釋。出。為。信。之。字。遂。有。卜。遷。之。說。因。謂。居。為。居。字。不。知。契。文。古。字。作。出。不。作。古。者。迥。異。聞。氏。釋。出。為。信。之。字。遂。有。卜。遷。之。說。亦。無。作。十。者。聞。氏。一。誤。再。誤。遂。至。一。無。是。處。矣。王。氏。謂。出。亦。信。之。異。構。即。育。之。所。自。昉。其。說。亦。是。也。即。許。書。也。之。古文。象。形。从。也。从。肉。从。女。从。母。意。同。小。篆。易。也。為。肉。而。上。从。例。子。之。去。乃。誤。存。之。偏。旁。子。立。上。而。肉。若。也。在下。則。正。當。从。正。子。於。事。乃。合。也。然。字。尚。接。近。象。意。畫。階。段。當。為。初。文。當。若。育。則。大。字。化。之。輕。度。已。深。例。屬。晚。出。惟。是。否。一。辭。字。卜。辭。僅。一。見。辭。云。其。本。義。卜。辭。毓。后。諸。字。未。見。用。本。義。者。至。王。氏。謂。即。亦。育。字。則。似。可。商。即。字。見。前。四。二。八。七。辭。云。乙。未。卜。爭。貞。賤。王。即。曰。交。又。見。後。下。二。七。九。字。作。即。辭。云。貞。子。即。釋。育。均。不。可。解。疑。與。後。下。三。一。十。之。即。為。一。字。其。義。不。明。非。育。字。也。即。字。所。見。一。辭。僅。殘。存。一。字。即。即。似。均。从。口。非。从。肉。也。金。文。作。即。且。丁。尊。亦。殘。且。丁。亦。殘。為。前。後。字。然。古。仲。壽。 (集釋四三三三葉)

饒宗頤 「……丙午卜，何貞：羽丁未，其又升歲，邪毓（后）且丁。」（見綴合編三四二）按辭稱毓且丁，即康辛康丁一世稱其祖父武丁也。毓字有作古，不从母，但以倒子之育，借用之，此亦何卜辭字體詭怪之一例。（通考一〇八九葉）

饒宗頤 「古字，他辭有見，或言『毓』古多。」（明義士三八四）如其字非為「毓」之寫，失。按古為倒子之古，即育本字。育，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或體作毓。」爾雅釋詁：「育，養也。」說文：「養，供養也。祭祀之事，所以追養。禮記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引禮緯語同。文選東京賦：『躬追養于廟祧。』薛綜注：『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卜辭言育多觀者，謂供養而薦築威也。詩：『不遑將父。』天不我將，傳漢并云：『將，養也。』故古之為育，義與將養同。（通考六三四葉）

丁騶 「契文別有后字，即用於人名之前，称后且某，后妣某之后。字从人或从女从子，字或正写或倒写，有其下加小点者，皆是一文。此字釋毓通后，所未能明者，即何以后母，后号，之后写成司形，而前後之後寫為毓字，象子之狀。按毓字用於先王，男女无別。武丁時代便有此字。反司為后之字，只用於称母，或不是法定先妣之女子，如司母辛，司母癸等。此段司為后之字，实含有尊崇之意，因后母不能是後母，当作母后，解也。謂殷人用后字，无继体君之意，实偶不察耳。日毓且乙，毓妣己，之后乃前後之後，毫无疑同。亦可兼有後代之意，故稱五毓，或即有血緣关系之五世。毓不同育（育），後者為生育之育。子字橫於人形之下段，而未出。毓則已生，子在人旁。司与育本為兩字，司由石发展而来。司字先有，后為反司。及至金文之后，則已將司育二字混為一談矣。（說后 中國文字第七卷三三六九頁至三三七〇頁）

白玉崢 「兄戊，盖武丁之諸兄，而未即王位者。為祖甲之父，故兄于祖甲時之卜辭，則稱之為父戊，兄于康辛、康丁兄弟時之卜辭，則稱之為祖戊。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康立，帝祖康崩，弟祖甲立，帝祖甲崩，子帝康辛立，帝康辛崩，帝康丁立，據卜辭觀之，祖康、祖甲二王，乃為伯叔兄弟，祖甲乃武丁之姪，而康、康兄弟之稱武丁，其兄于卜辭者，故曰后祖丁也。盖緣康、康兄弟，祖甲之諸子，然康、康二王，亦非因父之兄弟，此可征于卜辭者也。是卜辭中之后字，其誼亦非前後，其曰后□□之稱謂，亦若今世之稱继父，或继母，為后父，或后母者然矣。（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〇四頁）

姚孝遂 肖丁

「 647

「毓」字，「父丁」不能連讀。卜辭于「祖乙」以下均可稱「毓」。佚415及粹237均有「自祖乙至毓」可証。郭沫若先生謂毓「當是后祖乙之省」，似不確。毓似不得單指「毓祖乙」，……「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五六頁」

白玉崢說參見估字条下。

裴錫圭說參見字条下。

按：王國維釋「毓」，說至精確。惟謂後下一「八」二之「畀」亦為毓字則非是。郭沫若、李孝定皆有所補正，說均可信。

孔廣居說文疑疑謂「育，生也，从云，象子生時倒縣而下也」，與古文字合。

契文毓或作「𠂔」，从子不从云。辭云：

「甲寅貞，自且乙至𠂔」

粹二三七

「甲寅貞，自且乙至𠂔」

佚四一五

其與「好」字之別在於：「好」作「𠂔」，或「𠂔」，女「與」子「相嚮」並列，且「子」多作「𠂔」，在

商承祚《佚考》誤以為「母辛」合文。辭云：

「至于多𠂔」

佚七六

「庚子卜王，圉，匕甲，𠂔，癸」

前一·三八·三

李孝定《集釋》二六一一誤混入「保」字。其與「保」字之別在於：「人」與「子」並列者為「保」，

「子」均作「𠂔」；「子」在「人」下者為「毓」，即「育」，且「子」均作「𠂔」。金文保字作「保」，加

之俗體，大徐本則作「踞」。踞字當以作「𠂔」為是，踞實後起。居住「𠂔」字則作「居」。

妹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羅振玉「妹从女。此从母者，古文母與女通用。卜辭中此字為地名，殆即酒誥：妹邦矣。又借為昧爽字。」（殷釋中二十三葉）

王襄「古昧字。孟鼎昧辰之昧亦作𡚦。妹字重文。」（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二葉上）

王襄「古妹字。妹或从未省，殷契未有从未作者。此从女从米，即古妹字。古與昧通。」（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王襄「𡚦，从未从邑，即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妹之本字，妹為地名，故从邑。」（籀考人名六葉上）

葉玉森「从米，象木上有小枝，乃木末形，似為末之初文。古文末末音同，當為一字。後人以末專紀時或作語詞，乃別制末字。訓女弟之妹，應从女从未，蓋末有小誼。」（呂覽精論）

又曰：「妹固女之小者。」（說契三葉下）  
又曰：「妹應訓妹爽，釋名：『妹，昧也。猶日始出歷時少尚昧也。』孟鼎昧辰亦作妹辰。古文蓋以妹為昧。他辭云：『昧其雨。』（前：三十九、五）『妹雨。』（漢：上：三十一）妹為昧爽，可為顯證。」

澄：「前釋二卷六十六葉下」

又曰：「𡚦，羅振玉釋妻，說文解字妻古文作𡚦（前：訂考釋中廿二葉）按說文：妹，女弟也。」

也。从女未聲。卜辭作𡚦，𡚦，一絲之偏旁，上象木近女音，下象木在女旁，古以木為枕，女子鷄鳴而起，時方枕卧，東方未明。故卜辭用𡚦昧爽之昧，委妹固妹之初文，別構作𡚦，𡚦，从米象木上有小枝，乃木末形，似為末之初文。古末末音同，當為一字。後人以末專紀時或作語詞，乃別製末字。訓女弟之妹應从未，蓋末有小誼。妹固女之小者也。」（前釋四卷三十三葉下——三十三葉上）

董作賓「新派紀時，帝乙帝辛時，又有所謂『妹』者，即說文：『昧，……段玉裁注以為……將明未全明也。其時曉於鷄鳴，早於平旦。』（殷層清上編卷一第七葉上）

孫海波

「精，甲二。七三。地名。田妹。」（甲骨文編四七二頁）

陳夢家

「妹，或从昧爽（天將明之前）。」（綜述二四七葉）

陳夢家

在今淇縣東北。今淇、滑二地東西相距約三十公里，與肥泉俱屬相近。肥泉即泉源水，卜辭所謂泉指一條水流，洹泉、麥泉亦然。（綜述二六五葉）

李孝定

「說文：妹，女弟也。从女，未聲。與文同。卜辭均假為昧，乃紀時字，假借字但取音同，於義無涉。葉氏以女子早起而時方枕卧，故用昧爽，昧說之，實為蛇足。羅氏釋作史，者為妻說誤，契文別有妻字，此明从未聲也。字亦不以邑，王說亦非。金文作𠂔，孟井𠂔，沈子蓋𠂔，宜相孟。」（集釋三六一九葉）

按：卜辭「妹」从女，「未」與篆文同。其从「木」者，不得釋「妹」，隸當作「妹」，乃人名。諸家混入「妹」字，殊誤。

「拾一」一「妹」字亦从「女」，不从「母」，甲骨文編誤摹作从母。凡偏旁皆从「女」，無从「母」者。

卜辭「妹」多用「昧爽」之義。  
刻辭類纂 0437、0462 均有「妹」字，而又均將「妹」字混入，當訂正。參見 0437。

嫗

嫗

嫗

羅振玉

「从女从果，果殆為果字，象果實立樹之形。許君云：「象果形，在木上。」世固無此碩果矣。卜辭或省女作𠂔，與孟子「二女果」同。說文：「嫗，嫗也。一曰女侍曰嫗。」孟子「二女果」，趙注：「果侍也。」今卜辭曰：「貞，婦果。」曰：「貞，婦果。」曰：「貞，婦果。」為一字矣。（殷墟中二十三葉上）

王襄

「古嫗字」

（類纂四編第十二卷五十五葉上）



王襄 「歸嫗，亦嫁女之禮。」（通考典禮十三卷下）

李孝定 「說文曰：嫗，嫁也。从女，葉聲。日契文从艸，乃葉字，說詳六卷采葉二字條下，請參看。从女从葉乃嫗字。類編文字編文編類纂續文編均从雅說，今正。字在卜辭為女字。」（集釋三六六九葉）

按：羅釋嫗可從。所从之果或作中，虛匡與填實同，即象果形，與葉無涉。李孝定釋嫗非是。「帶嫗」為女字。

0464 嫗 𡚦 𡚧

按：合集一三七一六正辭云：

「貞，婦嫗其亦疾。」  
「婦嫗」為女字。

0465 嫗 𡚦 𡚧 𡚨

王襄 「疑妻字。」（類纂存疑第十二卷五十八葉上）

陳夢家 「卜辭泰年之泰从水从𡚦，𡚦省水，此字从女从𡚦，故定為嫗字。瑯琊嫗約為四、五日路程，嫗距杜（永城東北）一日，則其地當在永城之北。左傳哀七年：築五邑於泰丘，楫丘，大城，鍾，邳。杜注云：梁國下邑，嫗西南有泰丘亭。」（綜述三〇六葉）

續文編十二、十三收入嫗字。

李孝定 「从女从𡚦，說文所無。孫氏文編十二卷十一葉收作嫗。从𡚦乃𡚦字。」（集釋三六九八葉）

李孝走 「从女从桑，乃桑字。陳氏隸作嫪誤，當隸定作嫪。說文所無。辭言：在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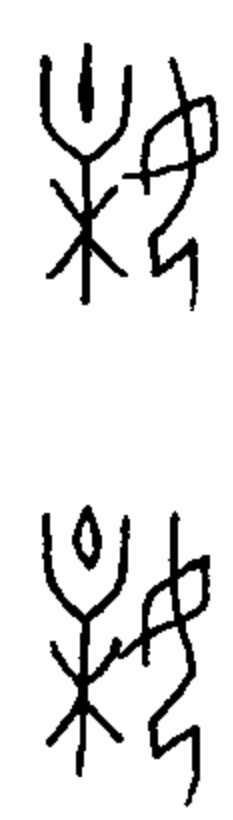
聞一多 「卜辭从桑之字有

（前二·九·二） 嫪 （前六·一三·四）

甲骨文編俱入附錄。案左半即嫪之省。字从桑从女，當釋嫪，原辭簡略，摹本亦漫漫難識，未能探其義蘊也。 （釋嫪中國文字第四十九冊五四二五至五四二六頁）

陳秉新 「嫪字不見字書，以声求之，當与桑音近，或即采桑字之繁文。嫪与桑當是一地，据卜辭与桑（洵陵）、甯（蒙）、商（商丘）俱近，中國历史地圖冊把嫪的地名標在商丘偏西、惠濟河以東，比較可信。」 （殷虛征人方卜辭地名匯釋，文物研究第五輯七一頁）

按：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三八隸作嫪是對的。卜辭乃地名。甲骨文編一二·一一摹作桑，隸作嫪，陳夢家隸作「嫪」，並誤。  
後上一三·一有「嫪」，拓本漫漶，孫海波甲骨文編一二·一一、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一二·一二、李孝定集釋三六九九均摹作「嫪」，不可據。烏邦男綜類一四二摹作「嫪」，列入嫪字是對的。



0466

按：合集一〇八七辭云：「王執其以嫪」乃氏族名。



0467

按：合集七〇七六：「貞允其攷妹」，「妹」乃氏族名。





李孝定「契文又有𠂔字（藏七二·四一），作𠂔（藏一六三·二），作𠂔（藏一七九·三），作𠂔（前五·三〇·二），作𠂔（前五·三〇·三），涉家并皆释如，按实𠂔之省文也，𠂔象一人面缚，临之以口之形，讯籀之义如𠂔，𠂔字特省𠂔形，讯籀之义仍显，所以非女字也（女字两手在前，与𠂔同向，此则两手面缚，其别甚显）。盖两手反前在後，非生理之自然现象，故虽省𠂔，而拘𠂔之意，犹视而可识也。从𠂔一误为𠂔（即𠂔字，讯字古当有从𠂔作𠂔者，省𠂔则为𠂔矣）。再误为𠂔（𠂔之𠂔凡，则隶变之𠂔，其误当在篆隶并行之际）。遂误以为从𠂔声矣。从𠂔从言，例得相通，然则𠂔即𠂔即𠂔之古文，讯则其𠂔变之异体也。其作𠂔者则当释如，其辞云：

（姚字作冥，读为姚。藏一三一）

☒ 如  
☒ 嬖  
☒ ?

(乙編九二，本辭漫漶不清)

(粹三九八)

如字所見數  
諸家并釋為如

張亞初

争貞，王咎。

戊申卜，貞，王其夢吉。(外二三四)

以上为第一期

乙丑王 受才冥 巳 (续三·三一·五) 第五期

第五期之𠂔字从口从双手被捆绑于身后之人，与金文的𠂔字相同。第一期的𠂔字与之基本相同，差别只是手下无绳索形。早期不加绳索，晚期加绳索，这与𠂔字早期变化的情况是相一致的。所以这无疑是同一个字的早晚的不同形体。

曰五訊  
 曰五其訊  
 曰勿訊  
 之卜，  
 说明商王掌握审判权。  
 诗鲁颂泮水：  
 曰矯矯虎

在泮献馘，洙回如皋陶，在泮献囚。王讯之，卜与比，可以互相对照。况可能是况问浮屠，

能是审讯罪犯。可惜由于卜辞过于简略，无法肯定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上面所引材料曰王

之 曰 是 人 名。卜 辞 有 曰 乙 丑， 帝 弘 易 受 才 冥 曰 〔 续 三 · 三 一 · 一 ； 佚 九 一 五 〕。 这

材料人物、时间、地点都相同。前者讲曰王訊受<sub>口</sub>，后者讲曰帝<sub>口</sub>錫受<sub>口</sub>，审訊与赏赐是

所以，日王训及日的训也似应理解为答训之训。L（甲骨文、金文、零释古文、字研究）

輯一六一一（一六二頁）

于省吾釋訊，參考字彙下。

之形象，是為𠂔之繁體。李孝定謂𠂔即𠂔之省體，未免顛倒其發展之次第。至於「如」字則从女从口作𠂔，與訊字有嚴格之區分，不得混同。關於訊字之演變，李氏

論之頗詳，其說可從。

0470

如  

王襄

「古如字」

（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五葉上）

李孝定

「說文」

如从隨也从女从口。說文作上出諸形。自雅釋如為如，學者从之。王


氏類纂孫氏文編商氏類編朱氏文字編金氏續文編玄兼收如如二形作如，或單收如作如，實則如字象一人面縛而臨之，以口，乃說之初字，作如者方是如字。（集釋三六五九葉）

按：李孝定區分「如」

「如」二形是對的。鐵一三。一鮑鼎釋「如」，諸家皆從之，實乃「好」

字，下有殘畫猶可辨識。卜辭「如」為女字。

0471

妙 

于省吾釋媯，考「妙」字案下。

按：此乃「妙」字之省。契文「豚」或作「𠂔」，「妙」或作「𠂔」。是「𠂔」有可能即

「妙」字之異構。由於均為人名，難以從辭例上加以證明。

0472

娣   

孫海波

「說文」

娣，从女，弟聲。娣姓，与多母文义有别。（甲骨文編四七三頁）

孫海波

「說文」

娣，从女，弟聲。娣姓，与多母文义有别。（甲骨文編四七三頁）

（甲骨文編六〇五頁）



姁 𡚦 𡚧 𡚨

李孝定「說文」姁美女也从女多聲𡚦姁或从氏「契文正从女多聲。辭云「帛姁」或單

丁驥「帛姁」帛：帛名，簡寫為多或女。后者与𡚦字相混。……參閱乙八八九六

陳煒湛「𡚦既是一个独立的字，又是多母二字的合文形式，这是独字与合文同形之

例。作为一个独立的字，𡚦，从女，多声，說文謂「美女也」。卜辭有姁之名，乃武丁諸

但在下列多辭中，𡚦却是多母的合文形式：  
貞：佳𡚦（多妣）？ 佳𡚦（多母）？ 乙五六四〇

此版𡚦与𡚦（多妣）对文，可证此𡚦非姁字，点非多女合文，而是多母合文。  
貞：𡚦亡田？ 乙八七一七、八八八八

其所以知𡚦为合文，是因为甲骨文中同时存在有多母析书之例，如：  
庚戌口貞易多母出貝朋？ 后下八·五

貞：佳多母𡚦？ 庫六六三  
乙酉卜，韦貞：出于多母？ 七集丁·一四

甲申卜，王：大衛于多母？ 前八·四·七  
于多母禦？ 邲三下三七·八

既然姁与多母的合文异字同形，则甲骨文编卷十二许多从女的字，特别是𡚦字以下

之「多」絕不作「姁」是「姁」為婦名之專用字。字亦有作𡚦。按：卜辭「姁」為女字，或作「帛多」，不从「女」。此猶「帛姁」亦作「帛井」。但「多少」字或省作𡚦，然則舊釋「𡚦」為「如」，亦可能即「姁」之異構。

張秉叔

貞：姁受年？（乙編七二三六）  
貞：西土受年？  
貞：西土不其受年？

姁受年？

姁不其受年（乙編七。九）

丁酉卜：殷貞：我弗其受田藉在姁（年）？（乙編四三〇六）

丁酉卜：殷貞：我弗其受田藉在姁年？（乙編三一五四）

王固曰：我其受田藉在姁年。（乙編三一五四）即三一五四之反面

己亥卜：單貞：在姁田出足雨？（乙編三一八四十二。二八；丙編特刊）

从上面一些卜辭看來，姁地可能在殷之西，是一個田藉的所在，也是一個農業的區域。（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八二頁）

張秉叔

（P·九六），按汝南在殷墟安陽小屯之南，與卜辭似不相合，或者第（一）（二）二辭與第（三）（四）（五）（六）（七）（八）諸辭，並無連續關係？疑莫能決，存以待考。（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四。一頁）

按：卜辭每見卜，姁受年，姁為地名。又乙一二〇一，姁出子，是姁亦為女字。

姁

張秉叔

由姁姁出雨？（乙編一二二八）

勿姁姁亡其（雨）？（乙編六三一九）

貞：□姁姁出雨？（前五。三三。三）

貞：姁姁出雨？（供一〇〇〇）

與本版所卜之事相同，而供一〇〇〇。又以姁姁和姁姁對貞，至于日姁姁或日姁姁之姁，例



0479

嫫

按：字从「女」从「豕」，用義不詳。

于省吾釋隸參嫫字条下

參見「嫫」字按語。  
按：「嫫」為祭姓名，亦以人為姓之例。

0480

嫫

嫫

王襄

「疑嫫字」

（類纂存疑第十二卷五十八葉上）

黃沛榮說參嫫字条下。

0481

嫫

嫫

為一，是以致誤。參見龜字條。  
按：字當隸作嫫。甲骨文編六〇三頁以為「母龜」之合文，不可據。孫氏混「龜」、「龜」

肥同。

李先登

「嫫」

古孕字。

太玄經：

「嫫其青」

又：

「好嫫惡嫫」

范望注：

「嫫與孕」

（孟廣慧旧藏甲骨選介，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七九頁）

按：「嫫」亦祭姓之一，與「孕」字無涉。

0482

嫫

嫫

嫫

嫫

嫫

0485

姤



按：此字為人名。

為殷人祭祀之對象。

按：合集二八二六四辭云：「其率年于姚。」

0484

姚



按：「姚」為女字。

0483

嬖



按：「嬖」為祭牲之名。

于省吾釋數參數字条下

辛母甲也。

「嬖」：姓甲名。嬖，龍二字，嬖為龍加夕形，實如一字。犹母辛母甲即母

三六九七葉

李孝定

「从女从龍，說文所無。辭云：『己卯卜王貞在受嬖。』陳疑為寵似可通。」（集釋

陳邦福

「从女龍聲，本作嬖，疑寵之本字。」（頤言六葉下）

王襄隸定作嬖，云：「說文解字所無。」（籀考雜事十一葉上）

0486

娈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87

奴

白玉崢 从女賓。此字不見於許書，蓋古有字，而今則无矣。或省口，或省口耳。崢按：字从女从久，说文所无。以今隶书之，当作各。或謂：与作各者為同字；此惟省口耳。但衡諸字例，作各与作各者異；蓋各可釋為各，而小却不能釋為各；久，更不可釋為各省。故姑書作各，以俟考定。一（契文舉例校讀二一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六〇〇一頁）

按：此與「娈」形義俱乖，不得視為同字。

0488

娈

李孝定 「从女从各，或省口从久，說文所無。」（集解三七〇五葉）

按：前七·二六·三「米」，各云「米」，各云「米」，與合七八「大米」，各云「自北雷」；

0489

姪

王襄 「古姪字，从女从正，許書有姪字，从女从反正訛之。取左女反正為之，說，疑即此文也。」（類纂存疑第十二卷五十七葉下）

李孝定「說文」曰：姪，婦人兒，从女，之聲。又「春秋傳」曰：反正為之。契文从女，从正，古文反正無別。王氏疑即姪字是也。字在卜辭為女字。一（集釋三六五七葉）


按：姑，隸作姪，唯「正」作「𠂔」，上从口。正「𠂔」字無此形體，卜辭所僅見。乃女字。鐵七二，一乃「好」字，孫海波「甲骨文編」一二·一〇、李孝定「集釋」三六五七皆誤以為「姪」字。

0490

姪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491

如  


按：唯見骨白刻辭，為人名。

0492

娛  


于省吾「從第二條的」其舉此癸數、妣甲數來看，則以女奴束的數和數作為祭祀妣妣甲的人牲更為明確。一（「甲骨文字釋林」釋用「人牲」的女奴束二一二頁）

按：「娛」為祭牲名。

0493

女  
  


金祥恆「續文編」十二卷十一葉上收此作女。

李孝定「說文」曰：女，訟也从二女，日契文同。察影本此片似為甲橋反面看一「女」字，當是女。



字「」 (集釋三六七七葉)

按：字隸作姁，「帛姁」為女字。

0494

如 𠂔

罗 琨 参妾字条

「按：合集三二一七一辭云：有妣庚五如十牢」  
「如」為祭牲之一，0564重出，當合併。

0495

媚 𠂔

「按：合集二二一七四辭云：先勾媚」  
為人名。

0496

倣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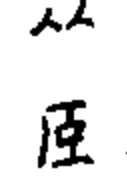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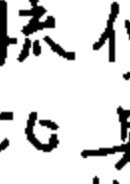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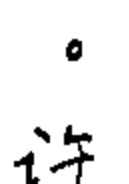
「按：合集一四五八八辭云：丙子卜，賓貞，倣珏彫河」  
為祭牲之名。





0497

姪 𠂔 𠂔

屈萬里 「𠂔」，从女从臣，隸走，當作姪。  
(甲編考釋四九九葉)



释例：曰臣当作臣，左之固者显也，右之安者颊旁之古起者也，中一笔则臣上之纹，状如新月，俗呼为酒窝。曰按许说及王氏的解释，并误。甲骨文无臣字而有从臣之字。例如：姬字从臣作，（京都二五八四一亦作）（卿三下三九·一），字从臣作（余一六·三）。按臣本象梳比之形。说文：曰篚，取虬比也，从竹臣声。曰比，今通作篚。广雅释器：曰篚，梯也。说文：曰梯，梳比之总名也。史记匈奴传索引荅顾篇：曰靡者为比，唐虞者为梳。曰罗氏殷虚古物图录第二十三图，为骨制之梳比，作形，其中一齿已折。罗氏谓：曰状略如梯发之梳，上有四穿，不知何物？曰按此即古之梳比，乃臣之初形。其有四穿者，贯绳以便悬佩也。高器父丁贞，猴字从臣作，与上一形相仿。要之，以古文字古器物证之，知臣本象梳比之形。古文字有臣，臣无梳，则梳乃后起分别之名。后世之臣，以竹为之。故说文作。许书说臣虽有失其朔，但存篚之古训，犹为可贵。一释臣，甲骨文文字释林六六至六七页）

于省吾 甲骨文姬字每用为祭名。如曰王定母癸，姬，亡尤（前一·三一·二），其又姬于辛（粹三八·六），是其证。姬与饎，饎古字通。集韵七之饎同饎。说文：曰饎，通食也。曰（甲骨文字释林释饎二一四页）

按：于先生释姬。卜辞为女倅之名，辞云：

「己卯卜貞，王定且乙爽亡己姬，饎二人，毀二人，卯二年，亡尤；甲申卜貞，王定且辛爽亡甲姬，饎二人，毀二人，卯二年，亡尤」

京津五〇八〇  
京津四〇九一

此皆以「姬」為祭牲。均屬乙辛卜辭。前此則所未見。

婢  
  
  
  


于省吾 「晚期卜辭中有「婢」字，系「婢」字的初文，為研契諸家所不識，今錄之于下：

（二）直婢王受又；又毀羗，王受又。（寧滬一·二三一）  
（三）己卯卜，貞，王賓且乙爽亡己，姬，饎二人，毀二人，卯二年，亡尤；甲申卜，貞，王賓且辛爽亡甲，姬，饎二人，毀二人，卯二年，亡尤。（京津五〇八〇）

以上所舉兩條的「婢」字凡三見，第一條的「婢」字作「𡥉」，第二條的「婢」字稍為簡化。字行而「婢」字廢。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婢，系形聲字，它的形符說文从「女」，卜辭从「妻」，含義是一樣的。但从「女」的含義太抽象，「妻」與「婢」的身分相比次，在商代都係家內奴隸，而「妻」于字義更相通應。它的聲符从「卑」，金文作「卑」，卜辭作「卑」，說文：「卑，賤也，執事者，从大甲。」前人關於「卑」字約有四種不同的解說：

(一)段玉裁說文注：「古者尊又而卑，故从大在甲下，甲象人頭。」

(二)徐灝說文段注箋：「甲乙之次甲為尊，故大在甲下也。」

(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卑」字注：「按許說形聲義俱誤。此字即婢之古文，圓蓋也，酒器象形，大持之，為今偏提一手可攜者。」

(四)林義光文源：「卑」字說：「按大甲非義，古作卑，不从甲，田當為田之變形，擊缶也，手持之。」

持之。

按以上所列四家之說都不可據。古文「卑」字本不从甲乙之甲，則段、徐二家都係曲依許說加以傳會；卑字上部所从之「中」形與「婢」與「田」無涉，則朱、林二家之說已失其據。卜辭的「卑」字作「卑」，象手持錘形以服勞役，當時的統治階級已經視勞役為卑賤之事，所以卑有賤意。金文以「卑」為「俾」，「俾使」與「卑賤」義本相因，从「人」作「俾」者為後起字。——釋奴婢考古第九期一九六二年——

孫海波 「婢」字說：「寧一·二三一·从妻，婢之別体。」（甲骨文編四七三頁）

屈萬里 「魏石經尚書無逸殘字，卑字古文作卑，介殷卑字作卑，均與「婢」字偏旁異若卑相近。然則「婢」字隸定之當作「婢」，蓋古婢字也。」（甲編考釋八五葉）

李孝定 「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此从妻从卑，以幼女作婢，藏九一，例：屈氏釋婢可以，蓋偏旁中从女从妻得通也。屈氏甲釋八五葉引新五〇八〇辭云：「己卯卜貞王賓且乙夷己巳賸婢二人，貳二人，卯二年亡尤。」解云：疑是刑婦女以祭，以為先妣之婢也。其說蓋是。甲編辭云：「重婢」，同片它辭云：「重龜用」，「重龜」疑是「于宗」，「龜」為人牲。卜辭恒見用瓦若干之紀錄，或龜與新五〇八〇辭之「貳」二人，辭例同，是則甲編一辭乃於某祖若乙之宗貳龜看婢以祭也。殷墟發掘諸大墓中殺而殉者動數十百人，然則殺婢以祭固不足異也。」（集釋三六三一葉）

于省吾

「甲骨文有婢字，係婢字的初文，为研契諸家所不识，今录之于下：

一、虫婢，王受又○又毀羌，王受又（宁）沪一·二三一。

二、己卯卜，貞，王室且乙爽匕己，娘，婢二人，毀二人，卯二字，亡尤（凉）津五。八〇，又續一·二

貞，王室且辛爽匕甲，娘，婢二人，毀二人，卯二字，亡尤（凉）津五。八〇，又續一·二

五·二，文殘。

以上两条婢字凡三見，作𠂔或𠂔。𠂔是婢的原始字，今則婢行而𠂔废。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𠂔是形声字，它的形符說文从女，甲骨文从妾，义訓相仿。但从女的含义太抽象，妾与婢的身份相比次，在商代都系家内奴隶，故从妾于字义更相适应。（甲骨文释林）婢二·一二頁至二·一三頁）

罗琨

参妾字条

按：「婢」即今「婢」字。卜辭為祭祀之名。参见「姬」字条。

0500

姁  
𡈼

張亞初說参「𡈼」字条下。

按：卜辭「子姁」為人名。

0501

嬪  
𡈼

李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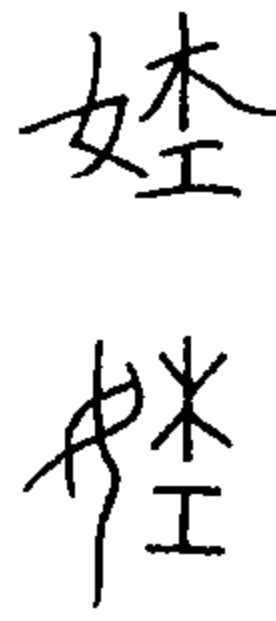
「从女从豐，說文所無。」（集釋三七〇四葉）

按：「嬪」為女字。辭云：「己未帶嬪示三屯，敬」，為骨白刻辭。字不从「豐」，不得釋成「嬪」。



陈汉平「甲骨文有姪（乙编六三七三）、姪（遗珠三五一）字，字在卜辞为妇名。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按甲骨文占字作占、固、固、固、固等诸体，知此二字从女占声。说文：曰姑，小弱也。一曰女轻薄善走也。一曰多技艺也。从女占声。或读若占。」（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五页）

按：卜辞「帚姪」为女字。



按：「姪」在卜辞为方国名。



葉玉森释嫫，無說。（拾考二十葉上）

孙海波「嫫叶玉森先生释嫫，余前亦谬承其说，今审当是姪字。说文：曰姪，谨也，从女束声，读若谨敕数。曰卜辞从女从果，果即束字。高字作𠂔，姪字作𠂔，所以束字偏旁，并与此同，可证也。叶氏谓果即重果，父丁彝裸作菓，亦从重果，与卜辞菓正相近，（殷契钩沈殆不然矣。）（卜辞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六十二页）

李孝定「沈文：姪谨也从女束聲讀若謹敕數，」（集释三六六一葉）

按：字从索，當隸作「嫫」。在偏旁中「索」與「束」可通用，或隸作「姪」亦可。「帚嫫」為女字。

0505

姦

按：乙一六二解云：姦，姦幼。與姦、姦等同義，亦為用人為牲之例。陳夢家《說文》六〇一以

為「卜辭」以求兩之姦。姦等，係女字，乃姦女巫。乙亥卜，賓貞，姦于祖乙三牛。姦「通作」知。

0506

姦

按：卜辭「姦」為女字。

0507

姦

按：諸家隸作姦，並與姦字相混，均誤。姦為動詞，卜辭云：

「丁巳卜，姦多俞于夷？」

「丁巳卜，姦多俞于夷？」  
「姦」與「姦」形義均有別。

丙九〇

0508

姦

吳其昌「二」母「字皆增似作」姦，此為稱「母」之辭所創見，尚未見有繼出之片也。然左他字，則仍有其例，如「鼎」字亦間有增似作「姦」者（補八、六、四），「四」字亦間有增似作「姦」者（後二、一、九、七）于人名中，亦有于「姦」字下增似作「姦」者（後二、三、九、七）尤與本片「姦」字之例為近也。推原其所以增「姦」以「姦」故，「姦」字原象兩手拱



捧之形，增似，殆所以示尊。如酉，增似，而為尊，亦遂以為尊崇之本字。酉為禮器（象酒甕），鼎與皿亦為禮器，亦皆增似而為尊。此特殊之禮器也。故昇甲、昇辛、昇乙等特殊字狀殆皆可以後人示敬釋之也。一殷虛書契解詁三〇二——三〇三葉）

李孝定 「从女从収，說文所無。」（集釋三七〇七葉）

丁驪 「存上一〇四二」曰：「昇，婉幼佳史，昇即女字加升，疑即……女字重文，猶為母辛然。……昇，昇甲即母辛母甲也。」（諸帝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五六三——三五七二頁）

鄭慧生 參宰字条

按：「帝，昇」為女字。存一·一〇四三辭云：「帝，昇，冥，幼。」諸家與昇字相混，並誤。

0509 姪 𡚦 𡚧

連劭名釋姪，參𡚦字条下。

按：「姪」為女字。

0510 姓 𡚨 𡚩 𡚪

王襄 「古姓字。許說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聲。」（類纂正編第十二卷五十四葉上）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五葉下收此作姓。

李孝定謂卜辭「姓」仍為女字，非姓氏之姓。金文姓氏字或但作生，如甲盤銘云「諸侯百生」。

是也。或从人从生作「姓」，齊縛銘云「保康吾子姓」是也。亦無从女从生之姓。是則姓之為姓氏字其事當屬後起矣。」（集釋三五八九葉）

斯維至「甲骨文中姓與諸字，何新同志釋為姓字，甚確。就字形看來，它象女子向生之神作禱告之形。我認為，這可能是古人的生殖崇拜的禮俗。德字从行，就是向四方（道路）舉行禱告生之神。」（關於德字的形義問題，人文雜誌一九八三年五期八七頁）

姚孝遂說參踰字條下。

按：「姓」字从「女」从「生」作「姓」，在下辭為女字，與「姓」有別。刻辭類纂混入「姓」字，誤。參見0511。

0511

姓

李孝定「从女从生，說文所無。」（集釋三七〇五葉）

按：刻辭類纂誤將「姓」混入「姓」字，且0511誤纂合集二六九五六作姓，實當作姓，其旁為溺痕。姓與姓有別。參見0510「姓」字條。

0512

姪

姪

羅振玉釋姪無說。（殷釋中二十三葉下）

王襄「古姪字。」（頤素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李孝定「說文：「姪兄之女也从女至聲。」與大同。辭云：「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帛姪子。」可辨為姪字冥晚不其幼。供四四五均為女字。就第一辭觀之時王於諸婦之子固不盡以之為子也。」

按：「帚姪」為女字。



按：合集四四六辭云：

𡗗 𡗘 𡗙 𡗚

白玉峰「叶玉森氏释嬭。曰：曰从女从食，殷人得食之妇女，曰係女旁而为识别。食乃国名。」（见前释四·二）。崢按：叶说非是。字从女从𠂔；𠂔，象壶形，即今楷壺之初文；字当作嬭。嬭，疑即懿字。妇懿，武丁时诸妇之一。」（契文举例校读十八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九〇二页）

按：「帚娘」乃女字。據甲釋附圖二〇三字亦作「娘」。从「冎」、从「金」、从「金」無別。

0515

陈汉平：「甲骨文有字作、，旧不识，甲骨文编收入附录。此字从女从𡇗作。说文：𡇗，饭刚柔不调相箸。从𡇗、𠂔声。𠂔，𡇗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𠂔，所以扱之。或说𡇗一粒也。𠂔，𠂔，覆也。𠂔而西周金文與服賜物𠂔𠂔𠂔裏𠂔以𡇗字为𡇗字，经籍或作𡇗、𡇗、𡇗诸体。如𡇗字作为声符可通作冥，故甲骨文此二字当释为𡇗。说文：𡇗，𡇗，嬰

裸也。从女冥声。一曰嫫嫫，小人兒。𠂔卜辭曰：

：易日：𠂔：其：  
甲編三四一八  
（古文字釋文，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五

此二辭殘損不可卒讀，嫫字似為婦名。𠂔  
頁）

按：當併入0514「嬀」字條。

汝 𠂔 𠂔

0516

李孝定「說文」汝水出弘農廬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契文同。或从「𠂔」，有「𠂔」偏旁得通。辭云「婦汝」，「𠂔」三、五、限、三、七、九、貞汝冥嫫不其幼。辭九、三、均為人名。曰汝曰女一人。辭六〇七、辭雖殘泐不完，「汝」似仍為人名。與金文稱「曰：「某」人名之辭例正同。下「女」字當為人稱代名詞，與「菁」七、一、侯虎敗女事。女字義同。集釋三二八五葉）

按：卜辭「汝」或稱「婦汝」，京津二〇〇七，為女字。至於寧庵一·二二七「己丑」，于

𠂔 𠂔 𠂔 𠂔

0517

饒宗頤說參「𠂔」字條下。

按：「𠂔」為女字。

𠂔 𠂔

0518

孫海波「从女从多，即从女多聲，女姓矣。此字說文所無，舊釋汝，失之。」（文錄  
四六葉）

0519

按：「帚」為女字。

𡚦

按：合集一〇一五辭云：「令：：：獸：：：𡚦」

用義不詳。

0520

𡚦

按：合集一〇九三五正辭云：「𡚦有子」

為女字。

0521

娘

李孝定「從女从良，說文所無而今隸有之。辭云：婦娘示三。娘為女字，今以為爺娘字，與卜辭義別。」（集釋三六九九葉）

按：「帚娘」唯見於甲橋刻辭。从女良聲，與今「娘」字偶合。

0522

𡚦

王襄「古代字，許說婦官也，从女弋聲。」（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孫海波「𡚦，前六·二六·七。从女从弋。說文所无。廣雅：𡚦，役也。」（甲骨文編）

平一萍釋參釋訓字条下

按：「帝娥」續四·二七·八一為人名。

0523

娥

按：「娥」八八九六「娥」五「娥」八七一「帝娥」五「娥」為女字。

0524

娥

按：合集二二二四六辭云：「句帝娥」為女字。

0525

肇

丁山「字特从女，讀堯典：『肇十有二州。』高書大傳作『兆十二州。』兆肇古字音同字通，則卜辭所見堯字，當讀為姚。即有虞之二姚也。」「氏族及制度」一二七葉。

李考定「从女从戌，說文所無。兆肇音同。然从戌者未必从兆。丁說待考。」「集釋三七〇六葉」

按：合集二五三七辭云：

「貞于肇」

卜辭為祭祀之對象。

0526

如



按：如，女字。

0527

嫪



按：乙七三一「周以嫪」，嫪當為女奴之類。

0528



按：合集一五九四三辭云：

「界龜」

為人名。

0529

妃



孫海波  
版十二卷十葉

「从女从凡，說文所無。王國維謂當是任宿額史須句風姓也之風。」（文編舊）

李考定

「从女从凡，說文所無。王氏釋為女姓，風待考。」（集釋三六九七葉）

按：合集一一三九辭云：

「己酉卜，方貞，翌庚戌炆妃。」

「妃」用為祭牲。



0530

嫫

𡚦

按：嫫，女字。

0531

𡚦

為地名。

按：合集八八二〇反辭云：省𡚦。

0532

嫫

𡚦

按：「帶嫫」為女字。

0533

嫫

𡚦

為祭祀之對象。

按：合集二七六〇五辭云：其至司嫫又正。

0534

𡚦

為人名。

按：合集一五五六二白辭云：戊寅。𡚦亦一。

0535

姁 𡚦

按：「姁」為人名。

0536

姁 𡚦

丁驥說參 𡚦 字条下。

按：合集二二二四七辭云：「姁」為女字。

0537

姁 𡚦

李孝定「从女从亞，說文所無。今隸有之。」（集釋三七一〇葉）

丁驥「姁」字条下。丁時之宗也。《諸帝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五七二頁。姁戊名？疑姁為女性之宗庙或陵寢，姁戊姁與父甲亞，皆康

于省吾「……于諸妣下附以致字癸等字，我認為，這些从女的字都是女奴隸的女字，也就是女奴隸之名。這是用女奴隸作為人牲以祭祀妣。因為母庚永、母庚三和妣乙致、妣辛宴、妣辛癸……等句例完全相同，不過有物牲和人牲之別罷了。」（《甲骨文字釋林》釋用人牲的女奴隸二一二頁）

饒宗頤說參 𡚦 字条下。

參見嬪字。







用人姓。按：甲釋圖版二〇三乃乙三四一五及三四一八之合。此版乃祈雨之占，「娣」、「嬭」等均所

𡚦

娣  
𡚦

按：字為「毓」之繁體，當併入0461。

裴錫圭說參說字条下

說文无免、晚字，而有晚、𡚦字，后二字即今晚字之古体。說文：𡚦，生子齊均也。从女从生，免声。𡚦，晚，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徐鍇曰：說文无免字，疑此字从𡚦省，以免身之義通用為解免之免。晚、冕之类皆当从晚省。𡚦而甲骨文此字即𡚦。晚、晚字之初文。𡚦古文𡚦字釋从出土文獻研究二二六頁）

此字旧釋為毓字异体，非是。按此字象妇女生子分娩之状，字从女从𡚦，𡚦声，依韵部求之，字当釋晚。

陈汉平 甲骨文有晚字，卜辞曰：

𡚦，萃编郭氏释文作冥，下注小字晚，古代铭刻江考续编骨白刻辞之一云：𡚦，盖晚之古文，从同从𡚦（攀）𡚦亦声。按郭氏从同从𡚦（攀）𡚦亦声，及释文作冥並誤。說文曰晚，生子免身也。从子免𡚦为会意兼形声，而甲骨文𡚦象分娩之形，分娩乃妇女之事，故字又从女，如殷虚书契前编卷六第廿八页第四片：

𡚦 𡚦 𡚦

晚与𡚦为同义字，故曰帝好晚，𡚦曰晚，不其𡚦𡚦与曰晚，𡚦𡚦𡚦𡚦。其语法相同。（释精中国文字第四十四册五〇二七至五〇三一）

…… 𡚦王卜在兮……

晚 晚 晚

…… 稽曰吉在三月。

前二·一一·三

按：合集一九九八六辭云：  
「戊寅卜，卯子……于帝氣。」  
「卯」為祭牲之名。

奴

于省吾「小徐本說文謂「奴，婢皆古舉人，从女又聲。周禮曰，其奴，男入于舉隸，女入于春羹。」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為「从又，手所以執事，女聲。」以上二說都以「奴」為形聲字。大徐本說文作「从女从又」，以為「又手也，持事者也。」林義光文源以為「从又持女」。但不見于卜辭。

卜辭中的「女」字作出，金文同，象交其兩手于前而著其臀于足以跪形。又卜辭有「中」字，多習見于偏旁中，象反縛其兩手以跪形，舊也以為「女」字。其實，卜辭中「中」字的構形和用法與「中」字迥然有別。卜辭「妾奴」、「妾」字之外，也有以「女」形而反縛的，今略舉數例于下：

(一)「羣」，受囚。——（撫續一四八）

(二)「寢于小乙三」——（京津七七一）

(三)「其」，君。——（庫五四五）

(四)「王其」——（藏七二四）

第一條的「嬰」——姑且隸定為从女，下同——字上與「羣」——羣即敷，系薄伐之義——字連文，可知其為商人敵國之名。因為商人奴役敵方，故其字从女。第二條「寢于小乙三姜」，是說祭祀小乙用三個美女為牲。一說系用三個俘虜的美女為小乙娶冥婦。卜辭中每有為其先王娶冥婦的占卜。最引人注意的是：卜辭中占卜「婦某」生育而言「某幼」者習見，「幼」字郭沫若先生謂「當是妾」有，讀為嘉。——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骨白刻辭之一考——其說甚是。「某幼」系指甚是。「某幼」系指生子順利言之。卜辭「如」字多从反縛女形，含有俘虜之義，但「如」字作為婦名而稱「如幼」——「乙上九二」者則作「如」，不从反縛形；上舉第二條以「姜」為人姓作「姜」，从反縛形，但「姜」字作為婦名而稱「姜幼」——「乙中五四〇五」者則作「姜」，不从反縛形。這是由于祭祀所用的俘虜與「婦某」身分不同的緣故。上舉第三、四條的「如」字均从反縛形，以其文詞過簡，不詳其用意所在。



由于商人往來，用征伐手段以俘獲其他方國的人作為人牲，有時也用作奴隸，可見商人是一貫地屠殺和奴役外族人的。他們在俘獲外族人時，為防其反抗，故加以反縛。呂氏春秋開春論稱「叔嚮為之，而股」，高注謂「奴，戮也」。卜辭中「女」字作反縛形，與「女」字作「女」形不僅構形不同，同時在詞意用法上也截然有別。因此，我纔斷定「女」字系「奴」字的初文。施反縛于戰俘，是「奴」字的造字本義。並且，「奴」字的最初構形祇象人之跪而反縛其兩手之形，本無男女之別。卜辭的反縛女形多見于文字偏旁中，已詳前文。其獨用者祇一見，「貞」字（續存上一八一三），當系貞問俘虜奴役之事。戰敗投降，遂自動或被動地反縛其兩手，是古代社會的習慣作風。左傳僖六年稱「許男面縛銜璧」。山海經海內西經敘「窶窶」被殺，「反縛兩手與髮」。郭注謂「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跪蹠、被髮，反縛」。史記宋微子世祥敘微子降周，「肉袒面縛，索隱謂「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按「面」應讀作「面」，「面」之通話訓「背」，面縛即背縛，謂反縛其兩手，非指面向前言之。近年來殷墟所發現的陶俑以及大型墓葬周圍的殺殉坑，有的也往「反縛其兩手」。

早期和中期的卜辭，祭祀時所用的人牲為「姜」或「邶」，沒有一個從反縛女形的，但所用的人牲為「姜」與「姜」，尤其是所習用的「姜」，沒有一個不從反縛女形的。因為前者係由戰俘轉為家內奴隸以後，再用作人牲，而後者係直接用戰俘以為人牲，所以兩者的構形不混同。

在早期和中期的卜辭文字偏旁中所從的反縛女形以及反縛女形的獨體字，到了卜辭晚期已經絕迹。商代晚期金文和周代金文則代以「从」又持女，女亦聲」的「奴」字。到了「奴」字，商器「奴」作「奴」，子孫作「奴」，西周器「奴」作「奴」，古文「奴」字不過數見而已。但是，自商代末期遺一晚期器「懷石磬」作「奴」，古文「奴」字中的「奴」字不過數見而已。但是，自商代末期以迄晚周，除上舉「懷石磬」的「奴」字外，凡古文字中的「女」字或「母」字，無論在偏旁或獨體字中，一直沒有作反縛女形的例子，可見「奴」字通行之時而「女」字已廢。

說文謂「女，婦人也，象形，王育說」是說文「女」字也作反縛之形，但不能與卜辭「女」字相提並論。說文「女」字本于小篆（秦刻石同），乃形體的譌變，因為它與晚周古文字中的「女」字不相符，不能認為它是越過兩周與卜辭晚期而直接承傳了卜辭早期和中期的反縛女形的「奴」字，這是可以肯定的。魏三體石經古文「怒」字作「怒」，其所从「女」與說文同譌，从「女」乃「奴」字的有體，也可為「奴」从「女」聲之證，但與原始的「奴」字無涉。（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九期釋奴婢）

按：「女」與「女」形體有別，為「奴」字之初形，于先生已詳論之。英六四六正僅餘殘文，用義不詳。

0548

𡥉

按：卜解「子解」為人名。

0549

𡥉

按：「𡥉」為人名。

0550

姁  
𡥉

按：字从「女」从「令」，可隸「姁」，解殘，用義不詳。

0551

嫪  
𡥉

按：當為「姜」之繁體。

0552

𡥉

按：合集一二四三一：「貞，重𡥉，似為人名。」

0553

姁  
𡥉

按：字从「女」从「才」，「才」字倒書，當併入0474「姁」字條。

0554

嫵



按：字从「女」从「𩺰」从「魚」，「卜辭為人名」。

055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5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5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5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59

嫵



按：卜辭為地名。

0560

媿  
𡚦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61

毓  
𡚦

按：此亦「毓」字之異構。合集二二〇九九當讀作「毓」。刻辭類纂釋讀有誤，當正。

0562

姪  
𡚦

按：合集二一五六八辭云：「……巫姪」，「姪」為女字。

0563

孕  
𡚦

按：此為「孕」字之異構，當併入 0016 「孕」字條。

0564

如  
𡚦

按：「如」字重出，當併入 0494。

0565

媿  
𡚦

按：从「女」从「周」，為人名。

0566

媿

按：懷一五一五辭云：  
媿：不其効」  
為女字。

0567

𡚦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68

𡚦

按：合集三六八二七辭云：  
「……卜在……貞，王步𡚦亡」  
為地名。

0569

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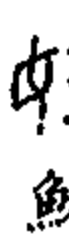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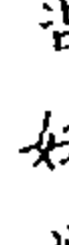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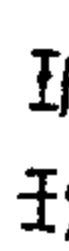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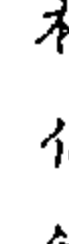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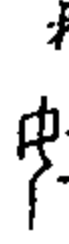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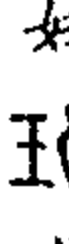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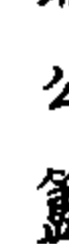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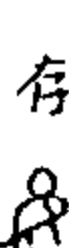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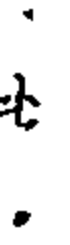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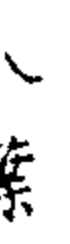


按：字从「女」从「媿」當釋作「媿」。

0570

媿

考古所「媿」可能是地名或先祖神祇名。  
（小屯南地甲骨八四四頁）  
按：屯一〇〇辭云：

妊  
紅

李考定。說文曰：妊，孕也。从女从壬，亦聲。此亦从女从壬，商說可從。辭云：「婦妊。」乃女字。金文作、、、、、、、、、、、、、。辭云：「殘存女字下半作公當為婦某名。」殘存六月。从女从人，當為妊之初文。古文衍受入或作，即許書訓善之壬字。本象婦女有身之形。及後受為形聲，乃為从女壬聲。篆又受从干支字之壬為聲耳。契文上出第一形與許書妊字形同，第二字與許書妊字義同。契文本截然二字，而許書之妊承前者之形襲後者之義，茲並收之於此。金祥恆續文編十四卷十八葉上收第二文作孕，其意雖是而於字形則遠，且契文自有孕字作、、、、、。乃為之形譌，並象人有身之形，其殆當本是一字，以一从人一从女，至篆文遂衍為妊孕二字，而其義仍同。本書分收為二，以許例也。（集釋三六〇七葉）

屈萬里「卜辭云：『妊』。『甲編』一「妊」，後女，壬聲。當是妊字。說文訓妊為「身懷孕」。按：其於本辭，乃女子之姓；疑即太任之任。其前闕文，當有帝字，帝妊，乃武丁諸婦之一也。」（類編考釋四葉）

妊 𡚤 𡚥

訓孕，按：卜辭「帶妊」之「妊」為女字，金文「妊」為女姓，均無「孕」義。商承祚謂「許君又卜辭「妊」多為「母」之合文。甲骨文編一二·五收「妊」字，又合文一四收「母子」，分列是也。綜類五五三均混列於「先王先妣稱謂卜辭」中。李孝定集釋或於說文「妊，孕也」之訓解，釋實亦「妊」字，非是。

商承祚 「妊字从女从王，乃地名」 (洪九四三考釋)

李孝定 「从女从王，說文所無」 (集釋三六九八葉)

屈萬里 甲八九五考釋謂「蓋从女王聲也。於此當是婦女之姓」。「妊苗者，其妊氏女而嫁於苗者歟？」

知如 按：洪九四三「易」在妊虎隻「字乃从女王聲，商承祚以為地名是對的。甲八九五：「妊氏女而嫁於苗者」，續二·二四·四「王亘于苗」，苗為地名。屈萬里以「妊苗」為人名，謂：「甲骨文編一二·六及合文一五以為「王母」合文，亦誤。綜類一四五摹寫甲八九五作如，較為近是。

外 𡚤 𡚥

按：合集二一一七二辭云：「庚辰卜，王尸見亞知外生……」  
「外」為人名。



0575

嫫





按：卜辭以「嫫」為祭牲，此當與 0479 合併。

0576

嫫





按：此字在卜辭為人名。

0577



按：「嫫」在卜辭為地名。

0578

嫫



按：合集三二二九九：「甲申貞，攸嫫雨」是以「嫫」為祭牲以祈雨。

0579

嫫



按：「嫫」當為女性之「吊」。

0580

子

巳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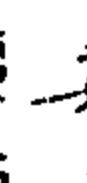








子

孫詒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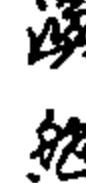

「十二支則子多作早，或作早，皆早之變體」

（舉例上一葉下）

羅振玉 卜辭中凡十二枝之已皆作子，與古金文同。宋以來說古器中乙子癸子諸文者，異說甚多，殆無一當。今得干支諸表，乃決是疑。然視卜辭中非無已字，又祀祀改諸字並从已，而所書甲子則皆作早，惟母已則作子僅一見，此疑終不能明也。 (殷釋中四葉上)

葉玉森 按卜辭十二支之子悉作與等形，已則作與等形，不相混也。其云早某者，頗似人名。往者曾以孫詒讓氏說，強讀為子。一說見殷契粹編，繼思即亞。其云早某者，其字即被俘者之地名或國名。六卜辭云口辰卜貞早，乃仔之又有也。曰早某者，某字即被俘者之地名或國名。六卜辭云口辰卜貞早，乃一俘雖不作俘不囚一前四二九四一即命以漁之俘獻祖乙廟也。一前釋一卷九十葉) (傳漁于祖乙一前五四四一即命以漁之俘獻祖乙廟也。一前釋一卷九十葉) (傳漁于祖乙一前五四四一即命以漁之俘獻祖乙廟也。一前釋一卷九十葉)

容庚 殷虛卜辭中有干支表，乃已巳辛巳已皆作子，遂以確定為已字。後人誤辰子之子為癸丑之癸，已然之已為辰子之子，金文子丑作癸，辰巳作子，已然作子，秩然不訖，是證二千年來混淆之失，而子孫之子乃辰子之子而作癸丑之癸。凡从子之字皆轉改此部。是後若陰文編盡收說文子部之字入已字條下蓋謂癸子已異字也。廣雅釋言子已似也，二字同訓亦可為相混之一證。 (金文編十四卷二十七葉增訂版已刪去)

郭沫若 說文曰，已也，四月。易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其形，故已為乾象形。此字乃卜辭出土後之一大驚異，蓋十二辰之第六位皆大均不作已而作子也。字形為早，為早，然為早，字固子字，而按以支干表則確在辰字之次，午字之前，位當於第六辰之已。古金文中亦有早子癸子乙子丁子諸支干，自宋以來即異說迷離者，至是始渙然冰釋。羅振玉曰一見前引一疑方釋，一疑復起，學問之道正自斯。然余以為疑難猶有推進者，則古十二辰中有二子也。此乃至重要之關鍵，且於解決十二辰之本質上為不可忽略之關鍵。已既作子，則許書之釋全屬子虛。且許以已為之一蛇，象形此則於已之本義亦未把握。骨文已字實象人形，其可斷言者以祀字作，殆象人於神前跪禱，其改字作若殆象模作教刑之意，子跪而執鞭以懲戒之也。故已實無象蛇之意，已之為蛇者其事至十二肖象輸入以後。論衡物勢篇曰已火也，其禽蛇也。又言每篇曰辰為龍，已為蛇，此為十二肖象見於文獻之始。其於古器中據余所見則新莽嘉禾龍立已巳

又曰：「已方者，蓋謂容免其官職。一余舊辟為僕祀之事，不確，今正之。」

唐蘭「日辰」名，凡二十二字，其與今殊者，商人以十爲甲，然爲癸，以覽丑失或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十二辰。漢世因語音之變，以子代覽，以巳代子。近人誤謂子是巳，甚欲釋好爲妃，惟也。此子字作子，殊罕見。《天懷文釋二乘上》

又曰：「後世學者遂欲改卜辭于字及从子之字盡以爲已，不知卜辭亦自有已字也。」（考古

商承祚「辭云：『乙未出閼戊子伐閼二年。』」  
「閼」字，一、早，卜辭用爲十二支之巳，又以爲  
子孫之子，此辭之「巳」從文義求之，非後世子丑之子及子孫之子也。」  
（《考九章》）

用辰巳之早為子丑之子，而子、巳二字遂混。  
 孫海波「早，甲二三。卜辭辰巳之巳，子孫之子並作早，與子丑之由，竟有別，后世

李孝定  
「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素改已焉。地象形。契文十二支，弟六位之「巳」，作「𠄎」，「𠄎」諸形，即義文。子「之」，福文「𠄎」，「𠄎」字，二者實為一字。「巳」乃「子」之重文，二者形體雖殊，而音義則一。十二支之弟一、第六兩名各取一形，以當之，不相混。子孫之「子」，古文亦作「𠄎」，「𠄎」諸形，終嫌於支名之「巳」。至十義，遂略交契文之「子」，作「𠄎」以代支名之「巳」。而以「子」為弟一支名，及子孫字「𠄎」，遂廢而不用，於是「子」已「遂似分為二字」。然以古文用「子」為「巳」，自金文之「𠄎」與「𠄎」，此一

鏡宗頤 曰……賦貞……已終……  
 受戒釋奠，胥于學行之，說見王制。  
 （京津四八三六）按已終即祀學，古學宮為祭祀之  
 所，受戒釋奠，胥于學行之，說見王制。  
 （通考一一二五葉）

張秉權  
7  
稱子某婉女的  
例  
如

庚午卜，  
癸亥：子  
目婉  
一姪  
？

531

子妻之曰的子，一样可以称呼女儿的。L（殷虚文字丙编考释第一二二——一二三页）

常正光 卜辞中的早还与示通。卜辞中有曰大子、中子、小子、上子、下子等词，也不应释子为子孙之子，而应释为祀，祀与示通。如：

1. 癸丑卜夫勿亚缶（保）于大子。（乙七七五一）

庚午贞，于大示奉禾雨。（乙二二六六）

2. 宜于中子，虫羊。（粹四〇九）

癸丑卜贞：小示出羌（甲二一二三）

小示卯，虫羊。（卜六）

3. 贞：上子不我其受又？（后上八·六）

丁亥卜出岁于下示，父丙累戊。（合四五七）

这些直接或间接互相对应的辞例，都可以说明卜辞的“子”又可以用如“示”。（甲骨文字的“一字多形”问题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六一页至六二页）

### 姚孝遂

「乙四〇五一：曰多子隹鹿？」

「乙三七六四：曰多子隹隹？」

卜辞的“子”既可以指父子或子孙的“子”，也可以用来表示某种社会地位。与王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详细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L（甲骨刻辞粹编考释古文字研究五六一——五七页）

### 陈炜湛

「卜辞子孙之子与十二支之己虽然同形，但用法各异，后者又限于干支搭配的搭配日，大都见于前辞（序辞）中，故尚易分辨，不致引起误读或误解。卜辞中子某之名习见，……这些名称究属封号还是时王之子，目前意见尚未统一，还需进一步研究，方能论定。卜辞又有如某出子或如某子之例，……即今所谓儿子，自无疑义。卜辞又有以十干为子名者，已发现者有子丁、子己、子庚、子癸四名，多为祭祀对象。除子庚不致误认为曰庚已，子己无合文形式外，子丁、子癸的合文如「乙八八二六」和「乙八七四八」，「乙九〇四〇」等（京津九三六）及「乙二九六一」，「乙二九六一」，如无上下文的关系及其它析书的辞例为证，也难免误作丁巳、癸巳的合文，因为甲骨文中干支合文之例点屡见，如乙卯、乙巳、乙丑、乙未、乙亥、丙寅、丙午、戊申、庚子、庚辰、庚戌、庚寅、辛卯、辛亥、壬午、甲寅、庚午、癸亥等即均有合文形式（参见甲骨文编合文卷，第二九至三〇页）。而乙

已的合文「𠂔」(粹六二九)如无上下文关系也未尝不可读为子乙。但卜辞无子乙之名，故「𠂔」只能是乙巳合文。「𠂔」(甲骨文字异体同形例古文研究第六辑二四五——二四六页)

### 李學勤

「卜辭中與多君類似的詞，還有多子，如甲七五二有「惠多尹饗」之語，同書一三四則有「惠多子饗」。武丁時的方組卜辭提到多子的尤多。

尚書洛誥和逸周書商誓兩篇都有多子一詞，可資研究，對於多子的意義，不難索解。

洛誥記周公對成王說：「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戲民，亂為四方新辟，你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此節前半係指成王，後半則為周公自稱。願率多子及其御事，發揚前人光烈。所謂「多子越御事」，宜與周書其他各篇類似的話參看，如：「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大誥)，「王其效邦君越御事」(梓材)等等。楊筠如尚書覈詁綜述前說，提出「所謂御事，皆謂邦君執政官也」，「御事，謂諸侯執政用事之臣也」。周公所說「予旦以多子越御事」，亦應指率領諸侯及執政用事之臣。商誓是周武王對商人的誥命，篇首云：「王若曰：告爾伊尹何父□□□□几耿肅執，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這里「几耿肅執」等，是商的世家大族，「太史比、小史昔」即太史友、少史友，該句指商的眾官。篇中先以「百姓里居君子與眾邦君對舉」云：「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爾眾邦君元敢其有不告見我有周。」又以「多子與百姓相對稱」云：「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可見「多子」一詞和在洛誥文中一樣，是對大臣或諸侯一類人物的稱呼。「𠂔」(釋多君多子)甲滑文與殷商史一六頁)

### 裘錫圭

「周代稱族長為宗子或子，稱子尤為常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為忍耻，庶元害趙宗乎。」知伯問趙孟曰：「何以為子？」意思就是說：「你凭什么當趙氏的宗子(即趙族的大族長)。」尚書洛誥記周公的話說：「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合)其師，作周孚先。」曾望筌尚書正讀說：「多子，大小為宗也。」這個解釋是很正確的。卿大夫基本上都是族長，所以一般尊稱他們為子。例如左傳哀公十一年記孔子對冉有所說的話就稱季康子為日子季孫也。

族長為什麼稱子呢？林漢達同志在从子卜辭試論商代家族形态一文中指出，指稱孩子之詞曰「转化」，為對男性尊貴人物的尊稱，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例如：美洲的古代馬雅人指稱貴族之詞，本義為「父母親的兒子」。古羅馬人指稱貴族之詞，本義為「父親的(后代)」。

这说明在血缘纽带还起相当大作用的阶级社会初期，确切的父系血统对世袭贵族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在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下，族长的位置原则上由现任者的儿子一代继承下去，因此族长就很自然的称为子丁了。

在商代，就跟周代一样，也存在称族长为子的现象。在第一期卜辞所见人名中，称子某者很多，如子渔、子画（？）等等。有些学者把他们看作武丁的儿子，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林澧同志指出，已到周代，男子称子某仍然十分流行。因此，我们不能把卜辞中凡称子某者，一概断定为商王之子。他还根据属于第一期的子组卜辞所祭祀的亲属，推断这种卜辞的占卜主体——子，不可能是武丁之子。这些意见都是可取的。

岛邦男曾根据子某的称谓中有些被祭达于两期日的现象，推断这些称谓是世袭的，以此证明子某不可能都是武丁之子（研究四四一至四四三页）。岛氏把属于第一期的子组卜辞和属于第一期后期至第二期前期的历组卜辞，都看作第四期卜辞。因此有些被他看作属于两个时期的卜辞，实际上是同时期的。由于卜辞第一、二期的界线不明确，他所举的既见于一期也见于二期的子某，究竟是否在武丁时代和祖庚祖甲时代都被称子，也未能完全肯定。但是他所举的子某之称既见于第一期，也见于三、四期（粹四一〇：己未卜，其又于子某）的例子，则是可信的。我们还可以通过补充两个同类的例子。子画屡见于第一期武丁卜辞，又见于据字休、贞人可

(18) 口口卜旅（贞）：其又口子画口牲。

（合二三五二九）

子臭见于属于武丁、祖庚时期的历组卜辞：

(19) 口口卜旅（贞）：其又口子画口牲。

（续七八）

又见于三、四期卜辞：

(20) 甲午贞：子臭。

（字一·四六）

如果卜辞的子都指王子，同一个人绝不可能在不同的世代都被称为子，不过上面所举的见于两个时期的卜辞的王子某，在后面那个时期的卜辞里都是被祭的对象，可见那时他们都已经死去，因此可以把他们跟前面那两个时期卜辞里的同名者，看作一个人，不必一定象岛氏那样把子某看作世袭的称呼。他们究竟是什么身分的人呢？岛邦男根据子某参与祭祀的情况，认为日子某与殷室有着特别亲近的关系，（研究四四五页）。商王祭祀子某、子画、子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称子者是日



与殷为同姓氏的一族也（同上四四七页）。林沔同志认为卜辞中的多子族是对跟商王同姓的贵族家族的总称，而子则是这些家族首领们通用的尊称。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卜辞里的日子有不少是指称跟商王同姓的族长的。这种意见显然是合理的。

商代铜器铭有日子某也之名的很常见，有的子名与卜辞子名重合（上举的子豪、子鱼、子其就同时见于卜辞和铜器）。这些铜器铭文里的日子也，可能多数是表示族长身分的。

在商代晚期铜器上，还屡见记器主因受日子也的赏赐而作器的铭文。这些铭文大多记有族名，如日龔（一出蒙洋下文。为印刷方便起见，下文暂依丁山将此族名写作龔），日龜，日麋，日甘。铭文提到的日子也应该就是这些族的族长。

有一条一期卜辞说：

（22）贞：呼黄多子出牛，出于黄尹。

（合三二五五）

黄多子跟黄尹显然有血缘关系，所以商王想让他们拿出牺牲来祭祀黄尹。黄尹就是伊尹。到武丁时代，伊尹已经死了三百年左右。黄多子显然不是黄尹的儿子们，而应该是黄族（即黄尹之族）的一些族长。卜辞中常见日子多子也，其中大概也有不少不是指时王的诸子，而是指商族的很多族长。

逸周书商誓记武王克商后对商邑之众的训话说：

尔多子其入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

日子多子也应该是商邑的族长的。前面已经指出，洛诰记周公诰，称本族宗子们为多子，可以与此互证。商誓是可靠的周初史料，近人已肯定论。

总之，在商代，跟在周代一样，称族长为子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反映出当时存在着宗法制度。

在商代，也许还不存在跟周代完全同义的日子大宗也、日子小宗也的名称。但是商王跟多子族族长们的关系，在实质上显然就是大宗跟小宗的关系。从王是帝之元子这个意义上说，商王跟周王一样，也是天下之大宗。

大宗、小宗关系的存在，还可以从某些商代晚期铜器铭文得到证明。有好几件商代晚期的翼族的铜器，都是由于日子小子也由于受到日子也的赏赐而铸作的：

（23）乙巳，子令小子龔（以下用△代替）先以人于龔，子光赏△见二朋。……△用作母

辛彝。在十月。唯子令望人方罍。（以上器铭）龔。母辛。（以上盖铭）——三代十三·二四四

（24）乙亥，子锡小子罍王赏贝。在口次。罍用作父己宝尊。龔。（小校经阁金文拓

本二·八五鼎）

（25）甲寅，子赏小子省贝五朋。省锡君赏，用作父己宝彝。龔。（三代十三·三八四）



这些铭文里的小子，应该是跟子相对的一种称呼。它们不会是小儿子的意思，也不象是谦称，而应该是表示一种特定身分的。

西周铜器铭文和尚书里，也屡见很象是指一种身分的曰小子之称，例如：

(27) 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歌尊》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二页图一)

(28) 王弗忘厥旧宗小子。(《马形盂尊》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四期五至六页)

(29) 伯氏曰：不娶，汝小子肇敏于戎工。(《不娶簋》三代九·四八页)

(30) 八召，使厥小子口以限讼于井叔。(《召鼎》三代四·四五)

(31) 大师小子师望曰。(《师望鼎》三代四·三五)

(32) 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果服果小臣果夷仆学射。(《静簋》三代六·五五)

(33) 命汝口司公族事(与)一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等(与)一朕褻事。(《毛公鼎》三代四·四六至四九)

(34)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尚书酒诰》)

(35)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

兴从尔迁。(《尚书多士》)

关于这种小子的涵义，有种种不同说法，我们认为曾星笠《尚书正读》的解释最为合理。正读注释

上引酒诰说曰小子，盖同姓小宗也。注释上引多士说：曰小子，同姓小宗也。此篇诰多士，盖

诰殷士大夫为大宗者。大宗既往，小宗乃兴，所谓宗以已得民也。周迁殷民皆以族相从。若左

传分殷民六族、七族是也。若训为民之子孙，则祖父既往，子孙焉有不从之理，于文无取。且

所言极为有理。把上引(24)(25)的小子解释为属于周王的小宗宗子，显然是合理的。(29)的伯氏当是

器主的宗子，器主当是小宗之长，所以被伯氏称为小子。(30)(31)的小子应该分别是属于召和大师

的小宗之长。(32)冀族各器铭文中的日子口，显然指冀族中地位最高的族长，即大宗宗子。小子

则是从属于他的小宗之长。(36)又把子称作君。族人称宗子为君，在古代是很普通的。西周时代

的虢簋铭文曰虢拜稽首，休朕句(宝)一君公伯锡厥臣弟虢：……(代六·五二)。这当是弟称

作为宗主的伯兄(即长兄)为君，弟并自称为臣。周宣王时的六年珣生簋铭称宗子为曰宗君曰

(代九·二一)。晋语九记智襄子族人智伯国称襄子为主，曰主曰、曰君曰义亦相近。又

有一件宋代著录的一件商代晚期的觥，也是冀族人因受子之赏而作的，可惜器主之名已残缺。又

有一件商代晚期的冀族铜器记小子网受曰觥，唯觥令伐人方罍，口口口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

(36)癸巳，觥赏小子网贝十朋。在口口，唯觥令伐人方罍，口口口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

月，唯觥令伐人方罍，口口口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

月，唯觥令伐人方罍，口口口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

四。冀。(代八·三三簋)

上引(以)唯子令望人方罍,此铭则称(以)唯親令伐人方罍,日親日与日子山似指同一人。还有(以)乙未,卿事錫小子野貝二百,用作父丁尊彝。冀。(代七·四七簋)

卿事也许就是冀族宗子在商王朝的职位。上引(以)记子把王所赏的贝转赐给小子。另一件商代晚期的冀族铜器记小臣咎因王赐以渴地的五年收获而作器(代三·五三鼎)。这个小臣咎也见于第五期卜辞(前四·二七·三一)。可见冀族跟商王的关系颇为密切。但是从冀族人在商王朝任小

臣之职这件事来看,他们似乎不是商本族人,而是商王朝中的异姓贵族。从上面所引的那些冀族铜器铭文,可以看出这个族是包含很多小宗的一个大宗族,其大宗宗子有相当高的地位。

左传说定公四年记卫国祝佗追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况,说成王曰公鲁公以(以)殷民六族:条

氏、徐氏、郇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丑类,以法则周公之

明德(以)分康叔以(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終葵氏(以)分唐叔

以(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以)殷民。这段文字已经被古史学者们多次引用来说明商代有宗法制

度。从以上对甲骨、金文中有关宗法制度的史料所作的考察来看,左传的记载显然是可信的。

殷民六族和七族,大概就属于卜辞所说的日多子族日之列。左传说他们日帥其宗氏,輯其

分族(以)分族就是这些族内部的小宗。多子族族長对商王来说是大宗,对他们日帥其宗氏,輯其

大宗。这跟周代卿大夫对公室而言是小宗,对他们的侧室、贰宗则是大宗的情况,是完全一致

的。上引多士记周公诰多士,要他们做日小子日之称屡见,大多数似乎是与跟见于卜辞的日中(仲

尚)书正读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卜辞中日小子日之称屡见,大多数似乎是与跟见于卜辞的日中(仲

子)同类的称呼,就是少子的意思。但是有一条卜辞称日多小子(合三·二六七正):

(以)壬(以)口卜(以)宾贞:口弗口多小子(合三·二六七正)

似是指很多小宗之長而言的。在商代,商族内部确实存在跟周代类似的宗族组织。从

左传提到的日怀姓九宗(以)及金文所反映的冀族的情况来看,商族以外的族大概也有不少是

有宗族组织的。(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

五至九页)

晁福林 一般王选派王室人员担任贞人,以打破各部族代表的垄断局面。武丁时的贞人

韦,卜辞又称日子韦(后下一八·二),祖甲时的贞人洋,又称日子洋(拾九·一),康

辛时的贞人何,又称日子何(丙二·五五),宣又称日子宣(续五·二四·五)。这几位贞

人都是与王室关系甚近的多子族首领。L (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一〇〇页)

贝冢茂树 「日子卜贞日卜辞的中心人物，所谓主持其卜问的日子，是以殷王子为主要成员的多子族，即殷氏族中青年团体的族长。在日子卜贞日卜辞中，这个多子族的族长，命令多子族所属的占卜机关，依据龟、骨的占卜，以断定与多子族有关的大事。」 (评甲骨文断「研究的字体演变」，殷都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七至八页)

陈世辉 汤余惠 「合集二一〇六五：

(1) 丁亥卜，王：余弗其子帚姪子？

(2) 壬午卜：来乙酉雨不雨？

(3) 庚子卜：出父乙羊九？

……子帚姪子，前一个子字为意动用法，后一个子字为名词。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商王武丁是否应该让帚姪把她刚刚生下的孩子养育成人。古人出于某种迷信观念，如果认为初生的婴儿将不利于家门，便可以弃之不养。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出生而见恶于其父田婴，「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 (古文字学概要一七〇至一七一页)

饒宗頤

「尚書皋陶謨：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偽孔傳以『不暇子名

之』解說『予弗子』一句。史記夏本紀正義云：『禹卒日娶，至甲辰日，往理（此避唐諱，治）

水，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孟冬用孔傳說，視『予』字為動詞，訓作

『名』子也。意思是為兒子命名。考殷虛卜辭有類似句式：

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帚姪子。（前四，二十六，七）（前一，二十五，三）

戊辰卜，爭貞：勿妻，帚嬭子子（后下三十四）

貞：妻佳事，弗其子。（京津二〇一六）余弗其子某子。句法與尚書『余弗子』頗相美

似。若依孔傳說，此當即殷王自卜，為諸婦產子命名之例。

古代有吹律卜名的習慣，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記古代之胎教：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于天，下無

取于地。」

如果用這一段記載來解釋皋陶謨，即謂啓生呱呱而泣，禹不為命名而仍致力於治水的工作。孩

子出生何以哭泣？白雲通姓名篇嘗給以解釋，云：

「人生所以泣何？奉一幹而分，得氣異見故泣，重為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泣也。』

孩  
𠂔  
𠂔  
𠂔  
𠂔

言离开母體是一哭泣，這是漢人的理論。孩兒出生后，为之卜名，事关胎教，在未出生以前，有神主准备工作，青史氏已具言之。  
礼记内则：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由尚書余弗子論殷代為婦子卜命名之禮俗，古文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七頁)

饒宗頤 則所云「子帶某子」，第一个动词之「子」，亦可讀為「字」，言「字」，則名在其中矣。  
(由尚書余弗子論殷代為婦子卜命名之禮俗，古文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九頁)

屈萬里 「卜辭：『乙巳卜，貞：王弗其子即？』」甲編三〇一三子，作动词用，謂養養之。  
(甲編考釋三九〇葉)

白玉崢說參𠂔字条下。

常正光釋早參𠂔字条下

林澐說參田字条下。

饒宗頤說參𠂔字条下。

按：卜辭「𠂔」或「𠂔」均用為祀。干支「辰巳」之「巳」，則借「子」為之。巳、乙、早均不通用。李考定集釋以為同字，不可信。說者皆據說文「包」字所从之「巳」，謂「象子未成形」，可備一說。然契文「巳」字終覺不類，不能無疑。  
契文「巳」作「巳」，它作「巳」，形近易混，然區別極嚴。卜辭綜類二四三即混而為一。郭沫若所謂之「改」字，實乃「改」字，以「它」不從「巳」。  
福三一商承祚讀作「戊子」，李考定謂當作「戊子」，以之論證「覓」，「子」一字。原拓漫漶，「戊」字猶可辨認，其下則斷非「子」字。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五葉收此作錫，無說。

金祥恒續文編五卷二五葉上收此作錫，無說。

魯實先「字象以矢加人之形，示疾病之義，當為从子疾省聲，乃疾與候古文，以人與子俱象人形，故小篆之候从人而卜辭从子，以疾从矢聲，故卜辭省子。」說文云：「候，毒也。」疾，病也。是二字聲同義近，其初本出一源，其後亦相互通用。」（陸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十五葉）

李孝定「契文作，孫收作錫可從。辭云：「貞不其錫。」其義似亦為傷字。从弓為易之省，金文錫字極多見，大抵从易，君夫蓋又自从弓與此同，錫子自作早，定蓋友蓋金父鼎段蓋矢蓋大鼎大蓋效尊等从弓，均與此近，可證。」（集釋一八一三葉）

李孝定「字从早乃已若子字。易作早。其別在中直之上遂與否，此非易也。當隸定作紀，从矢从已，說文所無。」（集釋一八一五葉）

饒宗頤「辛卯卜，殷：……帝知兹邑。」（柏根二八七集柏三三三）「貞帝知唐邑。」

此字从早；然亦从弓作知。……疑早即早（易）省。此从矢从易，說文：「錫，傷也；从矢易聲。」故知知即錫字。「帝錫兹邑」者，謂天命降災傷害于兹邑也。」（通考一二七一—一二八葉）

屈萬里「好，隸定：當作好。」（甲編考釋一七七葉）

許進雄「S0083 第一期 右尾甲

□帝□兹邑□

帝与兹邑之間当有弓字，有災害之義。殘遺有第一期式的尖針狀突出头部。」（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第五頁）

按：字下从「易」，釋「錫」不可據。卜辭每見「帝狄兹邑」，「狄」有災害之義。

狃 𠂔 𠂔

葉王森「按：此字从側口，从子。或以兄，并象人形，与令（令）字构造法例及意誼同，似与毓非一字。」（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三十六頁下）

饒宗頤「曰：乙未卜，爭貞：𠂔（𠂔）王曰：𠂔……乙未卜，貞：因𠂔……（前編四二八·七）按：王曰曰之𠂔，乃動詞。他辭云：曰甲申卜，克貞：告王和于且乙多妣。」（燕大三八〇）王曰于父曰：「粹編一二七二」集韻：𠂔，鳥聲。竊謂𠂔讀為𠂔。管子小稱：「嗟茲手，尚書大傳作：嗟子手，子，茲，𠂔古并通。」王曰曰與他辭：王曰曰王曰曰王如曰同例。（通考四二五葉）

饒宗頤「粹編一二九七：貞：和！氏羌，久一升一于高妣己，妣庚，于毓妣己。」和讀為𠂔。祈祭時，𠂔𠂔也。左襄三十年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謠！出！」粹編云：「呼！氏羌。」此疑呼為感嘆詞。如大誥之「已！予惟小子。」孟鼎之「獻！酒勿敢醜！」是其比。（通考五六八葉）

羅振玉 釋育，參毓字條下。

按：字从「肉」，不从「口」，羅振玉以為「毓」之異構，可備一說，但於辭例難以證明。

𠂔 嘉 𠂔 𠂔

按：「𠂔」為「𠂔」字之異構，此種形體唯見於子祖卜辭。當併入0458「𠂔」字條。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𠂔，軍所獲也。从人，𠂔聲。』此以行省，不从人。古金文作𠂔。」

（頁敵）𠂔（即裏敵），省手。吳中丞謂𠂔乃从爪从力，中。象貝，作兩手攬貝之形，疑小篆从子非是。今證以卜辭，正是从子。古金文从子者，亦于字，吳說失之。（殷粹中二十三葉下）

王襄

「古俘字。下三字均象俘人之形。」

（類纂正編第八卷三十八葉上）

王襄

「契文俘字，初文象人跪而獻俘之形，為會意字，所从之力與內，或側立，或正立，皆為人形。或从早，早古文子，為子女之專用字，與已之作早，形同誼異，或作早，或作早，故被俘，后則改易从卜从子，有往而執之誼，仍為會意字。師夷教：「歐俘士女牛羊，以其弱小，俘作早，即早之譌變。小篆之俘，象人執俘之形，是非字聲。」（古文流變臆說四一——四二頁）

李孝定

「說文：『俘，軍所獲也。从人手聲。春秋傳曰：『以為俘。』』手當為俘之本字，象以手逮人之形，增示於道中逮人。且增手者，行古文之習見。从人之俘，其初文當作𠂔，及後為形難而為二遂作𠂔矣。許云：『手聲。』失其翔矣。辭云：『四日庚申亦有來艱自北子替告曰：昔甲辰方征于𠂔，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口。』（清六）𠂔當釋俘，羅說是也。金文作𠂔即裏蓋也。（集釋二六六三葉）

周清海

「甲骨文有𠂔（丙一九七、乙六六九四）字，只一見，孫海波甲骨文編、金祥恒續甲骨文編，李孝定先生甲骨文文字集釋皆不收；惟有中国科学院所出版的增訂甲骨文篇三卷十叶，第三三五字下收此一形作𠂔。

說文：『𠂔，𠂔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系古文𠂔，从𠂔，𠂔古文𠂔。

此字从爪从子，象以手逮人之形，許君的訓解，都不是这个字的本义。說文人部：『𠂔，軍所獲也，从人𠂔聲。』的𠂔字，与此當為古今字。做動詞用的𠂔字，甲骨文作𠂔，从𠂔，示於道中逮人。（讀契小記一釋𠂔得中國文字第四十一冊四五六一頁）

于省吾

「說文：『𠂔，𠂔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說文繫傳：『𠂔，鳥抱恆以爪反覆其卵也。』段注：『通俗文卵化曰𠂔，方赴反。』廣雅：『𠂔，生也。』謂子出於卵也。方言：『𠂔，伏而未孚。』於此可得𠂔之解矣。按許氏之說和后世的注釋，都失之于牽強。典籍中從沒有單言子指雞之子言之者。說文繫傳附會許說，以爪反覆其卵為解，那末，為什麼不從鵠（甲骨文𠂔作𠂔，詳釋）而從子呢？注引廣雅訓字為生，以為子出於卵，那末，為什麼不從鵠（甲骨文𠂔作𠂔，詳釋）而從子呢？



而且，子出于卯，已经完成了字化的过程，则又和繫傳以爪反覆其卯之說相矛盾。

說文：曰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𠂔按俘為后起字，甲骨文以孚為俘虜之俘。甲骨文的  
曰我國用𠂔字，𠂔（乙六六九四），係方國名。孚字作𠂔，从𠂔与从爪古同用。這是用𠂔  
方的俘虜以為人牲。孚也作𠂔，从𠂔从𠂔單復無別。甲骨文的曰克俘二人（甲三九三三），  
即克俘二人。孚字又聲乳為𠂔，从𠂔从𠂔，𠂔𠂔，从𠂔从𠂔，𠂔𠂔，从𠂔从𠂔，𠂔𠂔，从𠂔从𠂔，  
甲辰，方品（征）于奴，俘人十出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品，俘人十出六人。𠂔（漢五）均以  
俘為俘。總之，孚和俘均係俘之古文。

孚字為什麼不從人而從子？自來迷惑不解。我們探討造字的起源，往往從原始民族社會的  
生活習慣中得到的解答。因為各民族的習慣，既各有其特點，又有普遍一致之處。莫爾根說：  
曰在戰爭中所捕獲的俘虜，不是殺死即是收養于民族之中。被捕獲的婦女和小孩，通常也是一  
樣經過了這種恩澤形式的。收養不僅給予他民族權，同時還給予部落的族籍。收養一個俘虜的  
個人，就把他或她置諸與自己的兄弟或姊妹的關係之列了。比如一個年長的男兒，收養一個男  
兒或女兒，以後在各方面，均把他或她當做恰如自己所生的男兒或女兒一般。𠂔（古代社會，  
三聯書店版八四頁）這是古代民族社會在戰爭中，把俘虜其他民族的男女收養為自己子女的事  
例。我國古代對於男兒女兒通稱為子，國代典籍習見。國代金文番匭生壺的曰用𠂔（𠂔）𠂔元  
子孟妃美𠂔，元子指長女為言。基於上述，則孚或俘均從子，乃俘的古文。收養戰爭中俘虜  
的男女以為子，這就是孚的造字由來。至於鳥孚卵之孚係用借字，後世則以𠂔字為之。𠂔（釋  
孚甲骨文字釋林二九九——三〇一頁）

姚孝遂  
編一〇三頁

𠂔、𠂔、𠂔都是曰俘字。𠂔（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古文文字學論集初

蕭良琮

𠂔：有的字還可在用法上做一點補充，如曰𠂔字，束定為俘，羅振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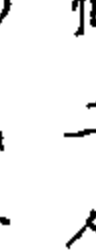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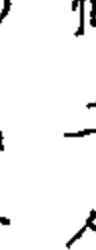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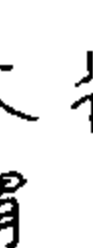
曰說文解字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此从行省。不從人𠂔。于省吾先生說：曰因為俘虜需  
要政之以行，故从𠂔。並以為俘是從孚字聲乳而來。通觀卜辭，這個从𠂔的俘字，是專指商  
王方面的人被敵人抓走的動詞，凡是戰爭中商王方面得勝，并抓來敵人作俘虜，均言獲×人。  
用辭口气同打獵時獲得多少動物一樣，以此表示對敵人的卑視。已經馴服并充作如束的俘虜，  
則稱之為俘，分別寫成俘、𠂔、𠂔、𠂔（此字束定為要，或是表示女性俘虜之意）。如束逃走  
了，再追捕回來用曰得𠂔字表示。俘，僅用於自己人被敵人抓走，具作講，這些俘字，都是在  
不同情況下的俘虜，所以後來就不加區別地都稱之為俘。从具作到抽象，動詞作名詞用，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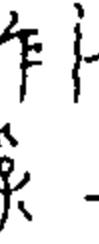


词充作动词，似乎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的规律。L

(卜辞文例与卜辞的整理和研究，甲骨文

陈炜湛说参字条下。

按：甲骨文倂字作，即說文訓為「軍所獲」之「倂」字之初形。亦即「孝」字。林義光文源云：「古以孝為倂字，如隸辨類詩鈔即倂之古文，象爪持子」，甲骨文字字从又作倂，从又與从爪無別。孫海波甲骨文編即釋為「孝」，其辭云：「我用」，謂用方之倂為祭祀。其繁體作，辭為：「克二人」，謂得倂獲二人。甲骨文編於此字隸定作「孝」，三、八、謂為說文所無，未免疏誤。孝又增「彳」為倂，辭為：「昔甲辰，方于牧，倂人十出五人；五日戊辰，方亦，倂人十出六人」。說文謂倂字从人，彳聲，从人為从彳之譌變。說文訓「孝」為「卯孝」，乃後起之義。孝之古文作，以為从古文倂，不可據。

卜辭孝或倂用為倂獲之倂，為動詞，亦有作名詞，如「乙六六九四孝」即是。但「及」字無用作動詞者，二者有嚴格之區分。或以為「及」即古孝字，不確。

綜類一四九釋讀合三五九有誤。當自左而右讀，綜類誤為自右而左讀。且文當分屬兩段，中有界劃，綜類誤混成一段讀之。又綜類一四九與一三二同據合三五九，而釋讀不一。

0585

子叔 子孟 子季 子孫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86

孫  
𠂔  
𠂔  
𠂔

王襄「古孫字。畢仲敬孫作𠂔，古鉢文公孫之孫作𠂔，均與此同。」（類纂正編十二）

商承祚「格伯作晉姬敵作𠄎，邾公鍾作𠄎，與此同。」（類編十二卷十二葉）又曰：「此字余叢釋孫非是，殆是紀字，从系从己，字書所無。其字與𠄎（妃）同。」

李孝生「說文」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續也。金文孫字多見，均从子从系，與此同。王氏及商氏初說是也。契文「子」字，子已雖有別，然實假子為已，子且之子辰已，已均段子孫之子為之，而一作片，一作子，均象幼兒形，所以指示別異也。今此所以子為子孫字，不得以已解之也。辭云「口多子孫」，田「後下十四七，固明為子孫字也。金文作「孫」，平向蓋「孫」，祀伯蓋「孫」，公孫班「孫」，弓仲鍾「孫」，親蓋「孫」，番君鼎「孫」，尚多見，略同。」（集釋三八六五葉）

按：卜辭均殘，「孫」之用義不詳。後下一四、七有缺文，「多子孫田」不得連續。孫海波甲字。骨文編所列諸「孫」字有誤。前七、一五、二契七三二乃「孫」字，後下二二、七已殘，非「孫」字。

孫

按：此字形體摹寫當有誤，不得釋為「保」。

孫

孫海波「章，金四七六，孝畤，地名。」（甲骨文編三五七頁）

張亞初「甲骨文編三五七頁有「孝」字，也列在孝字條下。甲骨文中有「孝」與金文中的「孝」，顯然是一個字，字形與孝字不同，把它們混同于孝字，是不妥當的。

此字從偏旁分析看，上部从「丰」即「丰」，下部从「子」，這是从「子」丰聲之字。說文「孝」字作「孝」，字形與「孝」相近而稍訛。古者經中較好地保存了此字古形。其字作「孝」，古文四聲韻四，一「孝」，字為「孝」之本字。顯然，甲骨文金文之「孝」，「孝」，和上述之「孝」，字形完全一致，應為「孝」字無疑。

「孝」字从「丰」，「丰」古音讀如「蓬」，蓬與「孝」為雙聲字。左傳「公十一年，其興也悖」，注云「悖，盛貌」，「悖」一作「勃」，用「口」。孝為悖，勃之本字。說文引「論語曰：色字如也」，今均作「勃」，可証悖，勃都是「孝」字分化出來的。孝字从「丰」从「子」，「丰」為聲符，「子」為意符，幼兒生長發育日新月異，故

草是草字。那么，它是怎样演变成说文那样的形体的？其演变情况大体是这样：

一、九郭字偏旁）  
 孝——孝——孝——孝——孝（第三、四种形体为古籀文，见说文古籀补）

甲骨文之字为地名（见金璋七二八等）。大翮马簠铭文为日大翮马字，自作食簠（冠）  
上二七），字亦之字也为国族氏名，可能与甲骨文之字地有关。L（甲骨文金文零释古文字研  
究第六辑一六五——一六六页）

按：張亞初以此為「亭」之初文，可供參考，卜辭為地名。

0589

競








𠂇 𠂇























































按：釋競可從，卜辭用義不詳。

0590

子

孫詒讓「子又有作福文者，如云『甲斝卜八玉今十月父口』。『犧二五六一』。『沈文子部』福文，子因有髮，臂腫在几上也。此斝即福文子之省。金文召伯虎敵，子作鼎，與此同。』

羅振玉「說文解字」古文作，籀文作。卜辭中子丑之子皆作，或變作。以下諸形從無作子者。𠂔與許書所載籀文字頗近，但無兩臂及几耳。召伯虎敦作有臂而無几，與卜辭亦略同。惟由等形則亦不見於古金文，蓋字之省略就者。秦有篆書繁縟而為隸書。予謂古人書體已有繁簡二者，試觀書契卷三第四五諸葉，可知其概矣。（殷契中三葉下）

葉玉森「按卜辭子作, 象子戴髮。別體作, , , , , , , , , , , , , , , , 等形，髮形並顯。惟曰月，疑並許書月三字之變態，象小兒頭衣。又變作, , , , , , , , , , , , , , , , , 髮在其下。疑子之到文，或純象小兒頭衣上有角形帶飾，下被髮，或象綫。再變作, , , , , , , , , , , , , , , , , 則古韻漸晦矣。(湖)



饒宗頤 按：即說文古女子之字，契文與甲分而為二。許慎云：「古女子从《，象髮也。」許書首下云：「《象髮，謂之髻，髻即《也。」則此字乃从子从髻，卜辭字為人名，「戌貞：商……」癸亥貞：孚要……」（《乙一六〇七》）（《通考》七四六葉）

徐中舒說參「子」字条下。

按：自李陽冰謂「子在襁褓中，足併也」，說者皆从之。實則「子」但象孺子之形，以別於「人」。契文「子」字作「𠂔」，象孺子形，此足證「子」非象在襁褓中足併之形。毓字从「子」，亦不得謂象在襁褓中。契文「孕」字作「𠂔」，然則亦象在襁褓中足併乎？于豈說文職墨謂「大徐引李陽冰說，謂子在襁褓中足併，未免穿鑿之說。豈竊謂此蓋象在母腹中之形也。子在母腹中，兩手掩耳，故中畫左右嚮上，兩脰屈曲，膝過於腹，併為一團也。于氏之說尤為穿鑿。

卜辭「婦某有子」習見。《禮記哀公問》：「子也者，親之後也。」左傳僖公九年：「凡在喪，公侯曰子。」杜注：「子者，繼父之辭。」《英二六七四正》即《庫一五〇六》有世譜刻辭，記「兒」之世系共十一世，某「子」曰「某」，甚為詳備，均父子相繼，僅列二「弟」名。親之後曰「子」，子者嗣也。

卜辭有「大子」，「中子」，「亞子」，「小子」，陳夢家綜述四八五謂：「……大多數皆是卜祭辭中所見，其非卜祭之辭的稱謂，亦多指亡故的親屬，引證甚詳，可參閱。

生稱。《乙三八三》「多子逐鹿」，《乙三四四一》「多子隻鹿」，《吉大藏甲六》「多子逐鹿」，《多子」亦見。《乙八四二四》有「邑子眾」，《左子眾」，《巴二二二》「甲寅卜貞，令左子眾邑子眾」，《殷受年》：「十一月」。

饒宗頤疑「左子」，「邑子」均人名。然卜辭人名皆稱「子某」，而不稱「某子」。又卜辭「婦某子」習見，疑「左子」，「邑子」謂「左」之子，「邑」之子，統稱之則曰「多子」。卜辭有「二子」，「三子」，「四子」，「五子」，均為祭祀祈禱之對象。當亦「多子」之屬。《庫一八九之「三子」陳夢家意為武丁卜辭中之「子丁」，子庚、子祭之綜述四九五。

卜辭「子族」或稱「多子族」，每從事征伐。猶「射」或稱「多射」，「馬」或稱「多馬」，「亞」或稱「多亞」。

卜辭有「上子」，後上八·七「上子受我」，又「後上八·六」上子不我其受，又「陳夢家綜述五六八以為「上子或如洹子孟姜壺所說的上天子」。

前四·二六·七「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婦姪子」，上「子」字讀作「字」，撫育之義。此與後下三四·一·前四·一·六「婦姪子」之用法同。

甲三〇〇「告子幼」，告子不其幼，屈萬里甲釋謂「告子」為婦名是對的。《禮記曲禮》：「子於父母」，鄭注：「子者通男女」。古代對稱則「子」，「女」有別，通稱則「子」，「該男、女」。

父母「鄭注：「子者通男女」。古代對稱則「子」，「女」有別，通稱則「子」，「該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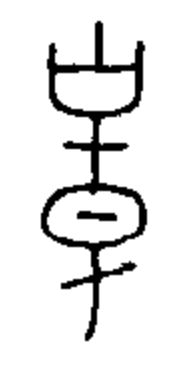
前四·四七·五「東樞眾嬖子亡」此版均屬有關馬之占卜，是畜子亦可稱為「子」。  
迴然有別，從不相混。不得據世消亂之形體以論商代之古文。

059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92



按：「英二三二七辭云：『于』」  
為地名。

0593



按：「合集八二六五辭云：『庚申貞：...不其得，十二月在』」  
為地名。

0594



按：釋棄可從。段玉裁、桂馥、王筠等均以逆子為不孝子說，从流之意。唯朱駿聲以為「許  
意謂逆子人所棄，義甚紆曲」。甲骨文即从子，不从逆子。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尚司徒生女  
子赤而先，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宋為殷後，是殷人有棄嬰之習俗。周祖  
后稷初生即遭遺棄，故亦名棄。詩生民即敘其事。卜辭棄或以系聲，文辭均殘，用義不詳。周祖

釋以「葉子」，「葉方」連讀，非是。

0595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96 𠂔 𠂔

李孝定「樓說文也訓女陰，篆即象之，說實不誤。治說文者以事近于𠂔，乃以也為𠂔之本字說之，實則𠂔从也聲，与形无涉，金文𠂔字从𠂔从𠂔，或从金从𠂔，或從作𠂔，亦从𠂔聲（也，它古音近），其從作𠂔者，假𠂔為𠂔也。契文有字，或作𠂔（后下十八二，下所从𠂔，即也字象形，与篆文形近，可為許說之証。𠂔（甲骨文）字集釋存疑四五八〇頁）。

按：釋「育」不可據。𠂔亦不得謂「即也字象形」也。𠂔為「女陰」之說，古文字資料已充分證明純屬誤解，無庸爭辯。卜辭已殘，用義不詳。

𠂔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599

列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00

子 𠂔 𠂔

許進雄

750855

第一期

𠂔

不見著錄過。為人名。

（懷特氏甘藏甲骨文集第四一頁）

按：說文：「𠂔，謹也。从三子。……讀若翦」。卜辭為人名。

0601

目 𠂔 𠂔

目。

王表顯纂正編四第十七葉上，孫海波文編四卷一葉上，金祥恆續文編四卷一葉上並收此作

孫海波

「𠂔，金六五〇。疑目字。」（甲骨文編七二二頁）

孫海波

「𠂔，甲二一五。人名。上目。」（甲骨文編一五七頁）

張秉叔

「目，是名詞，在甲骨文中，有三種不同的用法：一，用作人身器官之名者，

例如：

貞：王其疾目？

貞：王弗疾目？（西編一〇六）

貞：疾目不希？（拾一〇・三）

貞：出疾目龍？



二、用作地名者，例如：  
貞：出疾目不其龍？（乙編九六〇）

三、用作人名者，有時作邑，或称子目，例如：  
由目田亡我？（戡一一·三；續三·二五·四）  
王其田幾至于目北亡我？（京津四四六八）

庚午卜，宀貞：子目婉妣？

貞：子目婉不其妣？王固曰：佳茲（勿）妣？（乙編三〇六九）

貞：子目亦婉佳臣？（乙編七八四五）

貞：子目亦婉不其佳臣？（乙編七九〇九）

癸卯卜，宀貞：由貝令目卓予？（后下三四·五）

乎目于河出来？（乙編一三七九）

甲辰卜，「爭」貞：子昌婉妣？佳衣？

甲辰卜，「爭」貞：子昌婉不妣？女。（乙編三三七三十三四九八十三九五四；丙編待刊）

但是在有些卜辭里，「昌」又是一個被祭的对象，例如：

出于昌卅人

出于昌十人？（乙編五三一七）

這又和咸、唐、羔、雷等人的情形相同，此股之目似乎也是一位已故的人，因為它的辭例和下

列一些卜辭中的人名所处的地位相似，例如：

□巳卜，（殷）「貞」：大戊希田？（滬一·一二·一〇）

辛酉卜，「貞」：季希王？（前五·四〇·三）

己未卜，「貞」：王亥希我？（丙編三）

而目疾之目的用法，大都似第一類的「疾目」相連。（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一〇頁）

李孝定「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古文目，篆文於象形已遠。段注讀重一字句絕，

謂「嫌人不解」，「二」故釋之，其說雖是，然於形仍不類。卜辭象形絕肖，小篆堅書且匡廓整齊，

其形已失，然文字衍化，通例也。卜辭目字即用其本誼，辭云「貞疾目不休」，「貞疾目

不喪明」，「其喪明」，「貞六四」，「貞有疾目龍」，「貞有疾不其龍」，「貞九六〇」，「有疾目其延」，「貞二八〇」，

數辭均為疾病之貞，首辭不下一文不可識，疑為喪字之漫漶不明者，第二辭言貞其喪明乎，義

最顯豁。第三辭龍字疑當為龍，不明也。朦朧古語，許書目部有矇無矇，矇下解云「童蒙也」，

目篆聲一曰不明也。段注重篆曰：「謂目童子如蒙覆也。」是也。一切注音義十四作「蒙龍」，注云：「蒙龍謂不明了也。」月不明則曰朦朧，雨霏微絲密則曰濛濛。說文：「濛，雨龍兒。」繫傳云：「猶言濛濛也。」是也。今吾鄉謂微雨曰濛濛，雨，俗稱毛，雨即此意。然則目不明亦當曰朦朧，古當有朦朧篆，許書偶佚耳。此辭之龍當為龍之段字，釋名：「聾龍也。」如在蒙龍之內不可察也。聽不謂之聾，視不明謂之朦，皆由古語蒙龍一義所孳衍也。第四辭言目疾其延而不愈乎。他辭目字辭意不明，不具引。金文作四，目字偏旁作四，作四，已漸與小篆相近矣。〔集釋一一三三葉〕

陳煒湛 「甲骨文臣目兩字都象眼睛的形狀，总的來說寫法是有区别的，即橫者為目（四、四），豎者為臣（臣、臣）。……目與臣有共見一辭而分別作四與臣者，例如：

貞：子亦毓，佳臣？ 乙七八四五  
貞：子亦毓，不其佳臣？ 乙七九〇九

子目為如名，殷王嘗卜其婉妣之有： 貞：子亦婉，不其妣？ 王固曰：佳妣，勿妣。

子四 妣 續存上七二四

目均作橫目狀。但也有些目寫作臣，則與臣同形。而臣有時又并不作豎目狀，却作橫目形，也寫成四等形，遂與目字同形。故橫目者未必不是臣，豎目者也未必不是臣，遇到四或臣，同樣需要加以辨別，稍一不慎，仍有可能弄錯。

臣不作臣而作四之例如： 京都二三五九  
□卯貞兒□今小四 京津一二二〇

「試比較：「臣商？」 南北无想四一」

小臣為卜辭習見之官名，多合文作小臣，今京都二三五九臣寫作四，若讀為小目，于義不可通。臣商，臣服于商之謂也。臣，說文釋為「牽也，引君也」，廣韻真部亦謂「伏也，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是臣有引君、臣服義。若讀四商為目商，義亦不通。

目不作四而作臣者亦有其例： 甲三九三〇  
□京四王田至臣，隻豕五雉二，在四月。 昭九九  
正臣 其人又正。

此目是人、地名，下列兩辭即作橫目狀：

直  
𠄎  
𠄎

按：卜辭多稱「疾目」，乃占問眼疾之吉凶，此用其本義。或稱「子目」，則為人名。戰  
一、三、合、集、二、九、二、八、六、之、目、田、亡、戔、，則為地名。至於「乙五八四合、集、一、四、六、三、〇、之、目、  
于河」；前四、三、二、六、合、集、六、一、九、四、之、目、呂、方、，均用作動詞，其義不詳。

趙誠「甲骨文的目字寫作四」，象睜開的眼睛。卜辭作為名詞，即指眼睛，作為動詞，  
則是用眼睛觀看。此外，還用作觀察、監視之義，當是奉義之引申，如：  
貞，乎（呼）目眚方。（前四、三、二、六）  
目可以看，用作觀察、監視之義，應是很自然的引申。L（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二）古文字研  
究第十七輯三三四頁）

考古所

「目：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五八頁）

王其田數，至于四北，亡戔？  
東四田，亡戔？  
東王令四歸？  
戰十一、三  
撫續一八五  
臣、目異字同形的現象在偏旁結構中也同樣有所反映。一般來說，作為偏旁的臣与目，也  
是一豎一橫，从臣者作臣，从目者作目，分別相當明顯。如豎从臣作臣，見从目作目，  
前者作目，后者平視，最易判別。但也有少數从目者作臣的現象，例如相字，所从之目既可  
作四，又可作臣。前五、二五、五片相字兩見，作相，實作豎目狀。甲骨文編卷六相  
下列五文：相，乙四二一一，天三九，相，京津二六七〇，相，東藏一〇九，相，佚七八  
七，以為「說文所无」。其實此五文以及佚九九九片之相，都是小篆相之所在。又如面字，既可  
作四，其从臣，與前五、二五、五片之相，同，正是小篆相之所存。又如面字，既可  
然亦有从目者，如京都三一五一一片之目，即是（甲骨文編卷四第一頁）。再如是，虽多从四，  
一三八片之目，遺珠五六四之目，五六五之目，實象左右視之形，可釋睨或眄，亦即目  
（小篆省目）；后下二四、六片之目，乃从目从寅，羅振玉釋睨為不誤，甲骨文編改釋睨，  
乃屬「說文所无」，反有未安。L（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文字研究第六輯二三七—二三九頁）

京津四四六八

商承祚「祚案」說文解字「直」，不見也。从十目。古文从木作稟，以卜禘德字作𣎵。例之，則此殆為直字。又德字文作德（號叔鍾），或省心作𣎵（曆鼎）。吳中丞說，直古文相十字，又相金文作𣎵（孟鼎），𣎵（且子鼎），亦謂从十目，相所从之𣎵乃木之省，德所从之𣎵乃十字，判斷不相為。謂相亦从十目，蓋誤矣。今以釋直，故並說之。卜（殷虛文字表編十二卷十頁下）

按：釋「直」可從。卜辭多用為動詞。合集二二〇四八辭云：

「直」

「余乎直于父辛丁及以戈」

「直」用為祭名。直「與」省「有」其淵源關係。參見 0613 「省」字條。

目

𣎵

𣎵

張秉叔

「昌」乃目字，亦作目。在這里是被祭的人名，又如：

壬午卜，殷貞：于昌？（截九·一〇）

出于昌州人？

貞：出于昌十人？（乙編五三一七）

貞：于昌夷？八月。（粹七〇）

也都是被祭者的名字，又有稱子昌者，是一個活着的女子，可見卜辭所稱的子不一定是指男性的，例如：

□□「卜」，□（貞）：子昌婉妣？（乙編二六一四）

□□卜，（殷）貞：子昌婉不其妣？（乙編六九〇九）

甲辰卜，（爭）貞：子昌婉妣佳衣？

甲辰卜，爭貞：子昌婉不妣？女。（乙編三三七三三四九八十三九五四；丙編待刊）

或稱子昌，例如：

庚午，旁貞：子昌婉妣？

貞：子昌婉不其妣？王固曰：佳茲勿妣（乙編三〇六九）

貞：子昌亦毓佳臣？（乙編七八四五）

貞：子昌亦毓不其（佳）臣？（乙編七九〇九）

或仅称昌而為人名者，例如：

癸卯卜，方貞：由「貝」令目卓乎？（后下三四·五）

平目于河出来？（丙編一〇七）

或仅称目而為地名者，例如：

（辛）（干）目北亡哉？（邲初下三三·九）

貞：乎雀征目？（乙編五三一·一）

王其田幾至于目北亡哉？（京津四四六八）

這情形，和卜辭中其它許多的名詞一樣（參同本編圖版壹叁叁，一四二考釋〇〇·二〇九——二一〇）。

（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孙海波：「目，乙七九〇。从口从目，說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四七頁）

李孝定：「从口从目，說文所无。」（集釋〇四〇九葉）

按：「昌」為殷人祭祀之對象，亦為人名。僅僅據此尚不足以證明「昌」即「目」字。二者仍然有別。

0604  
智 𠄎 𠄎 𠄎 𠄎

李孝定：「楊氏於其所著甲文說四十一葉誤引前三·二·四之句作𠄎。辭云：「貞知王自上甲智大示十二月。」智字作𠄎，左右數小點乃蝕痕，非从水。于省吾釋智可从。楊氏誤切為智字，遂謂字當屬上讀為「上甲微」。前於智字條下漏引楊氏此說，補正於字。」（集釋三三三六葉）

于省吾：「甲骨文有𠄎字，亦作𠄎、𠄎、𠄎等形。唐兰同志云：「𠄎即眉之本字，当读为循。」（天考六四）按唐說誤。𠄎字从死，从目，即智字。周代金文𠄎字常見，其所从之死，臣辰自作乃，臣辰盍作乃；說文以死为从夕从尸，失其朔矣。甲骨文称：「甲申卜，方貞，王智大示。」（前三·二二·三）曰貞，知王自甲智大示。十二月。（前三·二二·四）曰𠄎午卜，貞，𠄎自甲夫（大）示智佳牛，小示佳口羊。（前五·二·四）曰丁子卜，方貞，智出于大示。（作五六·一）諸智字均作祭名用。說文：「智，目无明也。」与祭名无





目

為人名。

按：合集二〇二四〇辭云：「令自往宋」

目

釋五七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

目，舉目使人也。从目，卜辭从目，即文字。

殷

王襄

古版字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四葉）

孫海波

「目，甲二四一八，人名。」

甲

乙一八

或从又。（甲骨文編一五七頁）

饒宗頤

按：「目」字从目从文，亦即契文習見人名之目。前編五二四三，說文：目，舉目使人也。隸書移目于左旁作目，與契文此形正同。其後起字有目，通考七一〇葉。

舉目使人也。

（通考七一〇葉）

李孝定

說文：目，舉目使人也。从目，从文，从目，讀目。羅氏釋前五二四三，之目為目是也。字又

从目

又，卜辭从目，从文，每得通也。字在卜辭似為人名，辭云：「貞，其有疾。」後下二七二，

目

王來乎，目，後下四一三，是也。它辭：「意不明，如云：辛巳卜，王勿南，是令。」後下二七二，

目

是崇，目，後下二四三，目，章是，後下十七，是也。金氏讀文編四卷一葉上，目，下收目，一一八，四

五

兩文作目，按當是民字。辭云：「其真王卯民。」仙卯民，通觀。目，四五五，此言以民為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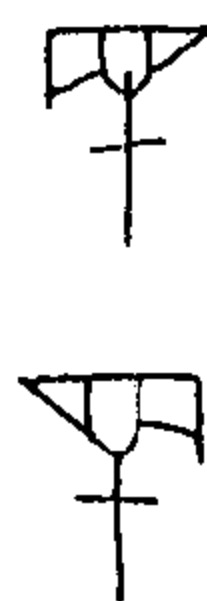
古

臣民意近，民為俘虜之盲一目者，郭某說，詳見十二卷民字條。全文是作目，又發是，（集

釋一一三一葉）



義不詳。按：𠂔字从目从支，與說文𠂔字形同。許慎訓為「舉目使人」，典籍無徵。卜辭殘泐，用



郭沫若「民字於卜辭未見，即从民之字亦未見。殷彝亦然。周代彝器，如康王時代之盂，已有民字，曰：『適相先王受民受疆土。』其字作𠂔，克鼎：『惠于萬民。』作𠂔，齊侯壺：『人民。』字作𠂔，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及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訓，如賈子大政下篇：『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今觀民之古文，則民盲殆是一事。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為奴隸之總稱，且周文有民字而殷文無之，適書盤庚及微子諸篇雖有民字，然非古語，不能據為典要。疑民人之制實始於周人，周人初以敵因為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為奴隸。臣民字均用目形為之。臣目豎而民目橫，臣目明而民目盲。此乃對於俘虜之差別待遇。蓋男囚有柔順而赦給者，有愚戇而暴戾者。其柔順而赦給者則懷柔之，降服之，用之以供服御而為臣。其愚戇而暴戾者初則殺戮之，次以之為人牲，繼進則利用其生產價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命之曰民。此事於文獻雖無徵，然觀古人之對待奴隸，或剝其額，或髡其髮，或剝其鼻，或刖其耳，或刖其足，或宮之腐之，所用之肉刑正無所不至其極，則盲其一目自是意中事矣。秦始皇帝喜聽高漸離之擊筑而奪其目，恐即古人盲目為民之遺意也。又民乃象形文字，此實三千年来傳世之古彙，文獻之可徵當無有更優於是者。」（一甲研群臣宰三——四葉）

李考定「說文：『民衆萌也。』从古文之象，𠂔古文民。段氏注云：『仿佛古文之體，少整齊之也。』因改古文作𠂔。朱駿聲通訓定聲曰：『按古文从母取蕃育也。』段氏亦謂：『古文民蓋象萌生無形。』按从母則其餘數盡無義，萌生無形亦無由可象，蓋許君已不知其義故模稜說之云。『从古文之象』，然則古文又何所取義乎？段朱之說是又鄭書而無說之也。契文民字作上出諸形。金文略同，已見鄭文引不復贅錄。鄭氏之說是也。辭云：『真王民克。』貞民十月。『一八。』其真王卯民。仙卯民。民。親。『巳。四。五。』首辭之義不詳。次辭有云：『真王。』真者以酒為祭也。『卯民。』辭與卯牛卯羊同等，此以民為人牲之實證也。鄭氏撰注宰一文時於乙編尚未及見，故曰殷文無民字。今其說但需略作修正固仍能成立也。契文民字不限左目，與金文稍異。今所見金文民字皆从左目然其說沉寢不為世見者尚多或有从右目者亦未可知也。三體石經民古文作𠂔，與契文金文並同，是則許書古文殆傳寫致誤矣。」（集釋三七——一六葉）



二、从殷虚出土实物证<sup>四</sup>为冒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梁思永先生在发掘安阳侯家庄一〇〇四号墓时，发现大量青铜冑。这些殷代头盔和戈矛竹物放置在一起的。它们的形制大体形近。盔前可齐眉以护额，上可保顶以护顶，左右和后部向下伸展，用以护耳护颈，头盔顶部有向上树立的铜管，可用之以装置饰物。

### （图省）

殷代青铜冑的盔体正面形象与卜辞<sup>四</sup>字所从的<sup>四</sup>相同。试比较<sup>四</sup>，可知<sup>四</sup>字所从之<sup>四</sup>是通过笔划反映出来的实物表象轮廓，是根据表象的形象特点勾勒出来的<sup>四</sup>，写意<sup>四</sup>，略画<sup>四</sup>。<sup>四</sup>的上部<sup>四</sup>形是殷冑盔体用以齐眉覆额护头部分，左右两角下垂的<sup>四</sup>，突出它两侧护耳的部分。从殷虚实物看殷虚文字，可知<sup>四</sup>字所从之<sup>四</sup>正是冑的盔体形象。

殷周冑字也说从这一事实

三、殷周冑字所反映的盔体形象、性质和作用

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四五二页第三六九四二片

丙午卜才使貞王其孚<sup>四</sup>

征執<sup>四</sup>人方<sup>四</sup>焚<sup>四</sup><sup>四</sup>

弗每才正月佳来正人<sup>四</sup>方<sup>四</sup>

此片即殷虚卜辞综述图版貳壹哲庵拓选录之二——哲庵三一五，陈梦家以<sup>四</sup>为冑（<sup>四</sup>类三〇五页一、<sup>四</sup>即<sup>四</sup>，象首铠头盔之形。

周金文冑作

<sup>四</sup> 小孟鼎

<sup>四</sup> 戎作文母殷

<sup>四</sup> 虢殷

侯马盟书冑作<sup>四</sup>

中山王璽方壺作<sup>四</sup>

说文<sup>四</sup>冑，兜鍪也，从<sup>四</sup>由声。<sup>四</sup>曰甲骨文由字作<sup>四</sup>，古字作<sup>四</sup>（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六十九页）殷周冑字也正是从<sup>四</sup>由声的。<sup>四</sup>与古有别，<sup>四</sup>声即由声。声符下，用以表示所属物类的形符<sup>四</sup>与<sup>四</sup>都是它盔体之形，与<sup>四</sup>相同。

一切经音义卷四六曰<sup>四</sup>引国语曰戎狄<sup>四</sup>没轻<sup>四</sup>僂<sup>四</sup>贾逵曰<sup>四</sup>没<sup>四</sup>，犹轻触也，<sup>四</sup>按韦昭

國語解作曰夫戎狄冒沒輕儇，云曰冒，抵觸也，曰明是賈逵之说。可知冒与冒同。中山王器  
字下从月从人，其义与说文冒同，从目从见从人，都作为条件，用以说明冒的性质和  
作用。

四、冒与冒同音。冒，覆项也。冒，绕颈也。冒，古与冒同音。

荀子哀公篇曰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也。……  
：曰务读为冒。冒，并引尚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  
人，三皇时也。冒，覆项也。冒，绕颈也。……礼记冠义篇目，孔疏引一尚书大传一略说称曰  
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领，注云，古人谓三皇时，以冒覆头，句领绕颈。……北堂书钞冠引  
作曰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领者。……辞句虽略有出入，然而冒字不异。可见荀子曰务  
而句领之曰务，是以同音词的关系借以写冒的。

淮南子记论训就用这一事情开头，说：曰古者有整而绕颈以王天下者矣。……初学记引曰  
整下有冒头字。一高诱注，曰整头著兜整帽。……又在以冒整，写冒的基础，以冒兜  
整之冒整，写冒了。

兜整之整是就冒的盍传说的，是就冒与冒的关系立名的。

冒从由得声，古音在幽部。幽部字多转入侯部。冒由幽入侯是为兜字。说文曰冒，兜整也。  
冒音澄纽，古读归定。端定皆舌尖前破裂音也。声亦侯幽相近。……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曰邾人获  
公胃，县涉鱼门。……杜氏注云：冒，兜整也。……正义曰：曰书传皆云冒，无兜整之文。言兜整  
举今以晓古，盖秦汉以来语。……这个意思在书说命中曰惟甲冑起戎，……费誓曰善教乃甲冑，……  
正义里也一再申说，说：经传之文一无兜与兜整，盖秦汉以来始有此名。传以今晓古也。……  
……冒言甲冑，秦世以来始有兜，兜整之文。……冒是冒的后起之名。

……冒两字写的是冒冒。

冒，如前所说，它是与冒同音的。……大玄玄借冒也替。……从替得声的冒，说文  
说：冒，天气下地不应曰冒。冒，晦也。从雨替声。……和雨云属直展云族，云底离地高度一般在  
二五〇〇米以下，云不接地，所谓曰天气下地不应也，其底部十分阴暗，所以为冒也。……  
（释冒——兼释各云，般冒，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三五至二四六页）

高田忠周釋寶。見古福編卷四十七第四葉。

余永梁六釋面。見殷室文字考譯九卷面下。按金氏釋此與④⑤⑥並為面

馬叙倫釋面。謂④乃鼻之象形。見六書疏證卷十七第二七葉。

郭沫若隸定作④，謂：「④母。④殆是地名。」（卜通八六葉背）

魯賁先。卜辭一見④字，其辭曰：「王固曰：出彘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④母是亦出。出北飲于河。④，研黎者於④字，迄無正詁。以愚考之，乃宜之異構。宜本从山，而作④者，澄之。卜辭是猶家之作④，澄之。金文是猶宏之作④，毛公鼎宜之作④，象上有覆蓋，邊有垂字，下有殘籍之形。母常為女之異構，宜貫於古音同為安攝，故相通假。魏風碩鼠：「三歲貫女。」隸釋卷十四載漢石經賁作宜，是即貫宜相通之證。所謂「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宜女」者，出為有之假字，各乃假之存字。从文者示行之義，从口者示至有所言也。云即雲之古文。宜以國策魏策：「白虹貫日。」貫，其義乃謂八日庚戌有來至之雲氣自東方連貫至于女宿也。夫女為北方之宿，呂氏春秋有始篇云：「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則所謂「自東宜女」者，易言之即自東方貫于北方也。說者乃釋宜女為育母，而未知其義蘊。或釋宜女為圓母，而謂殆是地名，茲釋④為面而謂④乃鼻之象形，是皆謬釋字形，未通辭義。且人非銳頂，故說鬼頭之由特銳其頂以示別於人，則面不當从△以象銳頂之形。鼻為直垂，故說鼻之自乃象直垂之貌，則鼻不當作④以見橫陳之狀，是知釋④為面，形體益遠矣。宜於此辭作④，記二一六八古籀山一五通故宜亦从山。茲④，作④者其辭曰：「己卯卜王口咸我先余曰雀叶人伐④从。」後下一五五乃方名。據此，是宜於卜辭有二義，惟宜方於經傳無考，蓋以世易名遷致以假為位字，是亦可憾言也。高田忠周釋④為旬，見古福編卷四十七第三三葉，則未知古字異構之例矣。（新證之四第二五至二七葉）

李孝定。說文：「宜仕也。从山从臣。山古文或作口，音氏釋此為宜讀為貫，是也。至④六釋宜則似有未安。字當从余永梁氏之說釋面。古文中多以目為頭部之代表，以○則象面之角廓也。說詳九卷面下。金文宜作④，仲宜父鼎。」（集釋二四五五葉）

楊潛齋。卜辭言④母是。④（菁華頁四）曰：「元解考，陳君邦怀与余共析其疑义如左。④即冒字。說文曰部：冒，冡而前也。从目，从目。卜辭~字，若分析其偏旁，与冒

面



按：各家所釋均難為信據，只能存疑。

全同，特移易其位置耳。～乃冒字初文。……  
 冒母即嫠女。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嫠女，其北織女。曰卜辭言冒母，即嫠女也。知其然  
 考，冒與嫠古音同，其字亦可通。尚書大傳三：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曰鄭康  
 成注云：曰冒，覆項也。曰冒亦作務；荀子哀公：曰古之王也，有務而句領者矣。曰楊倞注云：  
 務讀為冒。曰此務冒亦可通之証。  
 然則女何以稱母？左傳昭公十年：曰有星出于嫠女。曰杜注云：曰星占：嫠女乃既嫁之女，  
 嫠女為處女。曰陳邦懷云：曰按嫠女為既嫁之女，故卜辭曰冒母。曰  
 冒母晨即嫠女側。陳邦懷云：曰晨疑讀為側。冒母星位在北宮，故下句云：亦有出虹自北。  
 此又冒母即嫠女之旁証。一（釋「虹」一「冒母」，華中師學院學報一九八三年一期一三四至一三  
 五頁）

陳漢平 「甲骨文有面字（京津一六四五），旧不识，甲骨文編收入附录。按此字从水  
 从面作，当释为酒。说文：曰酒，沈于酒也。从水面声。曰即酒字之初文。一古文字釋  
 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七頁）

余永梁 「按此殆是面字，隸釋錄石經尚書面字从目作面與此同。漢碑面字作面則面之  
 說，隸書多存古文，此其一也。又公伐邾鼎見字从目从面作面，亦面字从目之證。篆文从百殆  
 从目之誤。」（新獲卜辭寫本跋）

商承祚祚隸定作面，無說。（類編九卷四葉上）

李孝定 「說文：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篆文从目，外象面部匡廓之形，蓋面部五官  
 中最是引人注意者，莫過於目，故面字从之也。篆文从百則从口無義可說，乃从目之誤，余說是  
 也。」（漢下十五五辭言「伐面」為方國之名，一集釋二八五一葉）









太禋？（《礼记》卷六三七三）

卜辭凡言某眾某，至某同某，疑即八命之與。（《通考》三二——三三葉）

李孝定《說文》曰：眾目相及也。从目从衆省。小徐未上無从字者，下有讀若與衆同也。六字，衆文象目出涕形，郭說是也。卜辭多段為與暨字，涕眾暨古音俱在十五部，段氏謂讀表故得通段也。其用為祭名者，殆當如魯氏之說。至魯氏謂為方名者，舉例凡十餘條，視為人名於諸辭之可通讀，年代邈遠，信史難徵，是否確為方名蓋難確指也。金文眾作眾，靜蓋眾令鼎眾，皆眾毛公鼎，眾免蓋眾吳尊眾，兩比遭眾，周公蓋眾，眾，殷編鐘，眾，楊蓋眾，叔戠蓋眾，師晨鼎，大體與清十八及浦，四、四七、五、第四形同。後二文則為泉篆所自助也。（《集釋》一一三九葉）

姚孝遂《肖丁》曰：眾曰，意為日及日，為日与日，卜辭于同时祭祀兩名先祖以上時，稱之為眾曰，謂同时在饗。

《粹》卷五：曰：嚶眾河其即曰。《粹》卷五：曰：今日舞河眾出：从雨曰。《粹》卷五：曰：且乙爽眾彫曰，曰：弱眾彫曰，乃占問是否同时祭祀先祖乙及其配偶。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二頁）

趙誠《甲骨文有一四、字，或作四、形，象眼睛落淚形，当即古涕字。卜辭借用為速曰，有曰暨曰、曰及曰、曰與曰之意，為一連辭。金文作眾、眾等形，分為二俤，到了說文變成了眾、泉二字。这个泉就是訛變。其所以自即目形之變，水乃水形之訛。L（《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三六四——三六五頁）

趙誠《甲骨文寫作眾，象目垂泪之形，即古涕字。卜辭用作副詞，有曰共同曰一道曰之義。《癸亥卜，彭貞：大乙、且乙、且丁眾卿（合四六）——大乙、祖乙、祖丁共同受飧。

卿，象兩人相對就食之形，即古飧字。祭飧之飧典籍寫作享。从一般的詞義觀念來看，眼泪与曰共同曰之義似无联系，則眾用作副詞為借音字。如果古人以眼泪是紛紛然滴落，有同时下垂之義，則眾用作副詞的共同曰、曰一道曰之義亦是本義之引申，也可以說是詞義的抽象、虛化。這是一個尚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L（《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八〇頁）

高嶋謙一 「日累」的意义是「联合地，再次，和」；……说文云：「日累，目相及也。」（累的意思双方眼睛相接，可以解作累眼或是以目示意。）说文的解说可能保存了古代的意义。日联合「（↓到达）」，虽然说文这个说解被认为是「日累」字的意义在后代的引申，而不是最早的用意。……既然「日累」用于连接两个名词和名词的连语，那么，「日累」按字面上精确的说法可以引申为「同时连合地」，按惯用的说法就是「再，和，与……一齐」之类。（《甲骨文中并联合名词的连语》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四—三四四页）

按：累象目垂涕形，郭沫若之说可信。卜辞均用为暨及之義。或以为卜辞累字为祭名及方名，皆誤讀殘辭，不可據。



王襄 「古逮字，从累，从辵省，𠂔，累字重文。」（《簠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丁山 「字从止，累聲，當是逕之本字。说文：「逕，合也，从辵，累聲。」漢熹平石經本公羊傳云：「祖之所逕。」又漢劉寬碑「未逕誅討」今皆以逮字為之，逕逮音同字通，……逕氏故地，意當在河北南皮以東至于鹽山縣境乎！」（《民族及制度》一三一葉）

屈萬里 「卜辭：『癸未卜，賓貞：令鳴累方？八月。』見《甲編》二八一三。累義當如逮，追捕之也。累，即逕字。爾雅釋言：「逕，逕也。」是逕、逕義通。逕、逕通義訓及，逕亦訓及（見方言三）。且逮捕之逕，昔人亦以「及」義說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及《項羽本紀索隱》）。則本辭之累，義當如追捕，逕無疑。」（《甲編考釋》三六三葉）

李孝定 「說文：逕，逕也。从辵，累聲。」丁釋此為逕，可以。原文辭，意不明。（《集釋》。五七一葉）

按：字不从「止」，釋「逕」不可據。《合集》九三三九辭云：「壬子卜，死以疾，名隻入。」為地名。



又孟鼎文。寧我適。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文。王肇適。普文武莒。疆土。語例甚相近。似不應一為相。一為省。案此於事無傷也。因義同。不必字同。通相。通省。乃同義語。又雅文王有聲。復言。適觀厥成。青銅卷一。二一。至二。二葉。大豐。殷。韻。讀。又曰。省當讀為獮。禮明堂位。春社秋省。注云。省讀為獮。獮。秋田也。又王孫。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云。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又王孫。唯君又曰。出古文相。助祭為相。此殆其義。通七八四片釋文。

聞一多。卜辭。由。由。二形。羅振玉釋相。他家皆釋省。又有由字。諸家或釋省。一郭沫若前說。或視猶。一葉玉森。客庚。孫海波。或釋德。一孫治讓。羅振玉。或釋直。一郭沫若說。一釋值。一商承祚。其參差如此。今案。由。从目。从一。象目光所注。煩其筆畫則為。確係省視字。然卜辭凡言省。似皆謂周行而省視之。一觀諸辭言。往省。出省。之多可知。一故字又作。由。以示行而視之意。此字以今隸定之。當書作省。若嫌今無此字。則如王氏運書作者。上無不可。一省。後受作巡。禮記祭義。君巡牲。即周禮。省牲。說文。巡。視行兒。有說別詳。蓋以字體演進之程序言之。省誠為省。之。即乳。若以卜辭文義觀之。則毋寧謂省為省。之。猶也。至卜辭此二字之義訓。雖皆導源於省視。然亦有去本義略遠者。諸家未之深究。故其說此字。多未得其環中。今就諸辭中出省省二字而文義復稍完具者五十條例。比類觀之。定其義訓。證諸彝器。俾傳。有確信而無可疑者三事焉。述之如次。

一曰。省。巡視也。

(1) 庚寅卜。貞由。人。合省在南面。十月。己巳卜。貞令。省在南面。十月。一前四五。

(2) 豐。令省在南面。十月。一續五。一五。九。

(3) 南面省。一前四。一一。六。

(4) 丁亥卜。殷貞省至于曹。一洪五七。五三二。續三。一四。二。

面。羅釋。甚確。國語吳語注曰。日。都。邊邑也。有辭曰。貞手从丑。一西。一。以。更。面。三。邑。一。前。七。二。一。四。是。番。即。邊。邑。之。都。無。疑。禮記月令。四。都。入。保。國語周語。立。都。食。以。守。路。注。日。都。四。都。即。東。西。南。北。四。都。卜。辭。中。除。上。揭。各。辭。稱。南。都。外。又。有。稱。東。都。西。都。者。

日。日。辛。丑。月。日。告。日。東。面。一。洪。一。〇。六。一。

日。亥。月。日。壬。寅。王。亦。冬。一。終。一。月。日。東。面。二。邑。一。下。略。一。清。二。

一。上。略。一。注。同。告。日。土。方。日。一。征。一。我。東。面。二。邑。日。方。牧。我。西。面。田。一。清。一。

是四鄙之稱，殷世已有之。月令：孟夏之月：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巡行縣鄙，即卜辭之有鄙也。帝農鼎：王令帝農（農）省北田四品，荀子王制篇：有農功，二省字義同。

省一作循。

(5) 貞勿求年于邦土（社）。省。（補四，一七，三）

(6) 貞寅卜，亘貞循方。（籒游一，二）

(7) 貞王勿循方。（籒游二，九）

(8) 貞王勿循方。（籒游一，九）

(9) 循方。寅。（籒游一，四；續五，九，三）

省方之語，經傳習見。易觀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復曰：后不省方，楚辭天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淮南子精神篇曰：禹貢省方，注：巡狩為省，有視四方也，文選東京賦曰：省方巡狩，今春王循方，帝受我口，我下一字疑是年，因知

省方亦與農事有関，與上省鄙性質略同。以上凡言省鄙，字皆作省，循方字皆作循，然在意義

上省循實無大別。

(10) 貞勿求年于邦土（社）。省。（補四，一七，三）

(11) 貞王勿往省泰。（佚三六，四九二）

(12) 貞王勿往省泰。（佚三六，四九二）

以上諸辭均與農事有関，諸省字義當與前同。

(13) 貞丁卯卜，王白步止藉循，其受出又（祐）。（續五，六，四；佚八七，九六六）

(14) 貞勿往省牛，貞王往省牛。（補三，二三，二）

(15) 貞王勿往省牛，貞王往省牛。（補三，二三，三）

以上諸省字亦就巡視。惟羅振玉商承祚並謂省牛即周禮大宗伯，小宗伯之省牲，則似未諦。

案周禮充人曰：掌擊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繫之三日。是展牲即省牲。公羊傳宣三年：帝

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肆師注曰：展，省閱也。獨斷上曰：帝牲，牢三月，在外

牲在于滌，三月。注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獨斷上曰：帝牲，牢三月，在外

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名堂也。養牲之處，近則密通明堂，遠亦不過國門，

然則省牲不用遠行，明矣。後世之制以此，殷制理亦宜然。今卜辭曰：往省牛，曰：往省牢

于羣，羣者，他辭曰：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戊午王卜，貞田羣，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戊申王卜，貞田羣，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往來亡州王眈曰吉。（補二，一六，一）

辛巳卜在辜，貞王田率衣，亡卅（補二，四三，一）  
辛酉卜在辜，貞王田衣逐，亡卅（補二，一五，一）  
辜為田獵之地，而往辜又必須卜問往來亡災，是其地去國都頗遠，因之，卜辭之有牛，非謂  
禮之有牲，亦可斷言。余意禮記中庸曰：日省月試，注：攷校其成功也，詩無羊序：宣王  
考牧也，此有牛蓋即考牧之事歟。

二曰：省，田獵也。  
貞王往戰，貞王往省，貞其雨。（卜別二，一二，四）  
與戰（狩）並舉，是省也狩也。

往省（16）貞王往戰，貞王往省，貞其雨。（卜別二，一二，四）  
（17）戊王與田省，亡戔。其戰，亡戔，吉。故。（佚二四，二一三）  
（18）射鹿，率（禽）一。王其射發鹿，亡戔，率。其戰，亡戔。□□田省，亡戔。（拾六，三）  
卜辭動詞：田為名詞，猶言往田中獵獸，故與戰。射鹿，並舉。又曰：省田，則謂獵於田  
往略近中也。

或出所省之田名，曰：省某田，  
（25）口日入，省田，漁日，不雨。翌日辛，王其省田，帆入，不雨。（佚二七，二四七）  
（24）辛，王从省田，其每。（後上三〇，六）  
（23）壬，王从省田，于口王通省田。（後下二〇，四）  
（22）：勿乎省田。二月。（契二三，二〇二）  
（21）貞口乎率（畢）省田。（滅一一四，四）  
（20）丙辰卜，永貞乎省田。（補五，二六，一）  
（19）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28）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27）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26）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30）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31）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32）王其省田，亡戔。（佚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以上論卜辭者字有田獵義，就卜辭本身觀之，亦既堅確不可移易矣。雖然，猶有外證焉。

禮記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又明堂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遠大蜡，天子之禮也。」注：「省

讀為獮，獮，秋田名也。」

案爾雅釋天：「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蒐苗獮三字，論其意義當屬一

系。蒐，蒐子言搜也，一穀梁傳桓四年釋文引爾雅糜氏本，蒐又作搜。凡有所搜求者，必周行偵

察之。田獵謂之蒐，殆即此義。因之，蒐或與罔互訓，左傳成十六年注：「蒐，罔也。」昭七年

注：「罔，蒐也。」罔者，漢書車千秋傳注：「罔，經歷也。」管子度地篇注：「罔謂省視。」經

歷而省視之，即蒐之義。苗之言現也。一書堯典：「實三苗于三危。」山海經海外南經作三毛

說苑修文篇引春秋傳：「苗者毛也。」說文見部：「現，擇也，讀若苗。」擇與視義相因，一說文

曰：「畢，司一伺一視也。」故廣雅釋詁一又曰：「現，視也。」今口語曰：「瞄，即視察審諦之謂，實

苗之形聲孳乳字。爰作現，近毛與從苗聲同，近見與從目義同，古者田獵謂之苗，苗即瞄字耳。

曰蒐，曰苗，義並與視相關，省亦視也，是秋田之名，字本當作省，鄭君顧謂省當為獮，昧其

本根矣。

三曰獮，征伐也。

(48) 庚申卜，般貞今春王獮伐土方。庚申卜，國貞今春。……獮(甲一，二七，一一)

(49) 庚申卜，般貞今春王獮伐土方。國貞今春。……受囙(甲一，二九，三)

(50) 貞王獮土圉。王以截。貞王勿獮土方。(前七，七，四)

(51) 勿獮土方。……再冊王勿考。……獮土方。(前七，一二，四)

(52) 壬辰卜，般貞今春王獮土方，受出。癸巳卜，般貞今春王獮土方，受出。(簠游一，三)

(53) 貞王獮土方。(佚四，三〇)

(54) 貞多口不其獮伐呂方。(藏一九二，三)

(55) 貞多口不其獮伐呂方。(前六，六，二)

无字作𠄎，即𠄎(後上二七，一〇)𠄎(𠄎二二三，六)之變體。卜辭𠄎作𠄎，(前一，三六)



所從之斧，與此作𣎵者，結體尤肖，此特改敬置者為正置耳。葉玉森釋蒙，非是。斧方，卜辭屢見。

此无字作(56)丁未卜，王贞余亩无植。(一拾五，一)

□卜，貞我匡于□□，王徂弗方，受辰年。〔下略〕。庫七〇，一五一七。

(58) 伐楮往于來 咄咄（邊） 備衛，又（有） 戎，（後） 下二二，一六

(49) 循伐並見。  
(48) (54)  
(55) 循伐連文。  
(58) 又作伐循，是循義與伐同。試徵之於金文，殷鼎曰：

師雖雖父宿衛（討）至於馘（舒）

衛，郭沫若初讀通國之道，繼改讀為討，證以師雖父見於他器者悉為武將，而舒復世為周敵，則後說為長。郭知衛之義為征討，願必欲認衛為直字，則未免膠執之見。又冲鼎曰：

佳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率，王令中先省南或（國）串行，執王庶在夔（墟）負山。

中羸亦曰：

王令中先省南~~至~~串行，孰应在由。

此所紀則明爲征伐之事。二省字並與卜辭之省同。又彙鼎曰：

王令趙戡東反尸（夷），蹇肇從趙征，攻開無害（敵），省躬尸（夷）身，享（侍）戈。

戰，郭據魏石經春秋捷字古文作戰，釋為捷，得之。周書謚法扁：「捷，克也。」淮南子兵略

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  
注捷，疾取也，  
克與疾取並與征伐義相通。下尸字刻本誤

作人。曰省于尸（夷）身，曰猶言傷及夷身。此義爲省伐之引申。書傳則多以省爲之。

以上金文省諸字與卜辭合者也。再驗之於經籍。周禮大司馬之職曰：

以九伐之。癸正邦國：馮弱祀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憚），先鄭讀壇。

為憚。案國語晉語五：「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其義也。一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屠），後鄭謂

杜為曰：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案犯令陵政之罪甚大，若僅杜塞之，則其罰過輕。杜

當爲屠，屠杜古通，左傳昭九年屠蒯，禮記檀弓下作杜蕢。一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壇（憚），削，侵，正（征），殘，杜（屠），滅，九者並舉而總名之曰九伐，是責

惠士奇謂晉為治其罪，即詩常武省此除土之省。案省晉古本同字，詩省此徐士

此餘土；治其罪之說，義轉迂闊。次司徒：曰七曰晉禮，曰二鄭並訓為殺禮，案晉亦即

殺滅之殺謂之省，猶殺伐之殺謂之者。凡此又經籍省省二字與卜辭合者也。

者曰：如上述，則巡視、田獵、征伐三者皆謂之省，省楮，三事而總為一字，此其故可

年？對曰：一字含有三義，正爲古者三事總爲一事之證。上世地曠人稀，林菁邃密，封

豕長悅，出沒無常，故民罕遠行，行必結徒侶，備器械，且行且獵，既以自衛，兼利其皮肉角齒之屬，以為衣食日用之資也。後世人君出遊，省視四方，謂之巡狩，明行不空行，有行必有將矣。遊獵所屆，或侵入鄰境，獵弋之事，即同於劫掠，（山林所有，皆民生所資，故不容異族捕取。）於是爭端即肇，戰事生焉。故遊田與戰爭，亦不分二事。典籍所載，司馬之職，掌兵事，亦掌田事，禡禱之祭，為田祭，亦為兵祭，並其明驗。後世儒者，不明其故，輒曲為之說，惟易明夷曰：明夷于南狩，王注曰：狩者征伐之類，斯為一語破的。

### 補記

臣卿鼎曰：公違省自東，在新邑。此省字為巡省。俎子鼎曰：丁卯，王命俎子迺西方于省，此省字則謂征伐。于省與狩于征于狩詞例同。一聞一多全集古典新義下五一五——五二六葉）

躬 今本作省。 𠂔，甲五。昔卜辭用為省字。按昔省古通用。敦煌本尚書說命，惟于戈昔躬。

饒宗頤 丁亥卜，設貞：𠂔至于曹。（佚存五三二）按𠂔即省方之省，亦作省。（通考第一一〇葉）

孫海波 𠂔，甲五。卜辭用昔為省，重見昔下。（甲骨文編一六二頁）

屈萬里 卜辭省字，率為省視之義。（甲編考釋二葉）

何新 𠂔，此為省之本字。象省察時目光四射之形。金文作𠂔，𠂔。又有𠂔形，后以為从目生声，遂用作目病生翳之省。（殷虛文字類編卷十二釋，省，条）斯維至同志似未見金文中𠂔之字形。否則，必可推想為𠂔。種子生發之新証據也。甲骨文中還有𠂔字，未為𠂔。𠂔初文（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如斯維志同志釋，此字形是否可作龍須草发芽呢？此外，若𠂔形真可釋作種子，那公甲骨文中之𠂔字（𠂔，字）之初形，郭沫若說：「難道可想象解釋作種子磷化，而发光于地下嗎？」（再辨德，人文雜誌一九八五年一期九二頁）

陳煒湛說參田字条下。

伊藤道治說參𠂇字條下。

按：王襄釋省，並疑省音古本一字，其說可從。或釋德，或釋值，或釋循，於形於義，均不可通。金文作𠂇，𠂇，𠂇諸形。容庚謂「省，从目从𠂇，與音為一字。敦皇本尚書說命。惟干戈音𠂇，今本作省。」（金文編四·四）

說文：「省，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引伸為一切疾病災異之稱。左傳莊二十五年：「非日月之眚」；左傳僖三十三年：「不以一眚掩大德」；國語楚語：「夫誰無疾眚」，均為此意。甲骨文𠂇字所从之𠂇，為指示字，亦目有疾生翳，此即省字之初形。从𠂇，亦行勅之急，乃演變為从𠂇省聲之形聲字，用為巡視之省。已開始分化。金文由𠂇為變為𠂇，復變為𠂇，已由指示字變為从𠂇目生聲之形聲字。小篆省字，實亦从目从生，不過形體稍有譌誤而已。許慎以「从眉省，从𠂇」說之，實難自圓其說。歷代治說文者又從而為之辭，牽強比附，均為昧於初形所致。

卜辭𠂇隸定當作省，其用法為：

「王𠂇出省；王𠂇出省」

此乃占問商王外出巡視與否，據同版卜辭，事與征伐有關。

「王省土方」

「王省伐土方」

「省某方」或「省伐某方」之辭屢見，謂察視敵方之動靜虛實，從而征討之。拾五·一合

集二〇四〇一「余𠂇省」，亦此意。

「貞，省出于且乙；𠂇省出于且乙」

「我出省于大乙𠂇」

此類「省」字，蓋用為祭名。

丙二二合集三二正

供三〇合集六三九一

林一·二七·一一合集六三九九

丙五二合集三七二反

金四〇九英一八六七



葉玉森 釋省，元說。（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三卷二五頁上）

丁山

「以声类求之，蒙泽又当是甲骨文所见之雷邑：

邲初下四二·九

呼鸣从戌使雷。贞，勿呼鸣从戌使雷。

佚九八二

庚寅卜，召贞，雷三千人伐□。

后下四二·九

壬申卜，多雷舞，不其从雨。

邲初下四〇·五


□□卜，在雷贞，王今夕亡眚。

前二·二五·一五

甲午卜，在雷贞，□从东，惠今日弗每。在十月。兹卸。王征□。佳十祀。



贞，勿雷人。



续三·二九六


雷，篆作，从雨从目，象雨点迷目形，诗豳风东山曰零雨其濛，是其本谊，青当读与濛同。

林一·二五·一

……（蒙泽，北蒙）我认为决在今河南商邱北大蒙城。L（商周史料考证三六至三七页）

陈邦怀 「此古文视字也。说文解字视之古文作，卜辞之即视之古文，从示在目上，

猶卜辭及古文相字作，说文解字相字作也。L（小篆十八葉下）

饒宗頤 「卜辭𠩺牛百。L（前編三·二三·三）𠩺牛疑𠩺牛之省，𠩺即𠩺字。爾雅

釋詁：𠩺，𠩺，獲也。L说文獲訓刈，廣雅釋詁：刈，斷也，殺也。L故𠩺牛即殺牛。L

（通考四六六葉）

李孝定 「契文𠩺字作，从此象戈纓系首之形。（見十二卷𠩺下）说文无此字，L

（甲骨文字集释存疑四四八一頁）

白玉崢 「崢按：孙海波氏文編入於附录二二。金祥恒先生续文編释视（八·三三）。李

孝定先生作集释，既从陈氏之说释视（八·二八·一三），又录叶氏释省之说，入於存疑第四并斥

其说之非（四四八一），复又列为待考之字（四六〇二）。一人一时之作，何竟若此之无定准

邪？一字分系而三，各非其非，其源盖亦有自矣。字於卜辭之为用，统观其辞例，约有二焉。

其一：用为动词字者，如：

1. 贞：勿乎鸣从戌使视？

乎鸣从戌使视？

2. 庚午卜，贞：王视，亡尤？在南土。

邲一·三三·五（京二二二〇）

甲二九〇七

右二辞之视，似宜解为动词巡视、视察之义为要。或谓为名词，解为方国、邦族之名，惟审上辞用名词之例，与此有异，似宜解为动词字。

奔辭之視人，與曰□人占、曰又人占、曰愬人占例同。

南師一·六三(外一〇七)

4. 貞：視牛百？

前三三

5. 貞：  
視勿牛？

{佚三八(邨一·二六·二)

右二辭之視牛、勿牛，与奴牛、𧠈牛例同。

存 二 . 三 三 二

奉辭之祝羊，當比附曰視牛也例。

其二：用为名词字者，如：

7. 辛卯卜，在視貞：王今夜亡咎？

邨	遺
三	二
·	六
三	三
八	
·	
二	

右二辭之秋，必得爵为方国、地名。

9. 視入。

明  
二  
〇  
五  
三

10. 贞：勿乎取视？

一五九

11. □ 未卜，旁贞：乎取视？

160

右三辭之視，似為方國或邦族之名。

12. 視乎。

一五五一五

13. 由伐馬，視乎，先王受冬？

粹  
一  
一  
五  
六

右二辞之视，似为人名，亦可为方国、邦族之名。

壬午卜，貞：王令多祗方于……

多，为壮语；祜乃壮族地名。盖谓祜地祜族之人。

例校读十六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五〇至五八五

陳秉新

作雷或𩇑，从雨，从目。郭沫若云：「𩇑，雷疑霧字。」从雨，目，𩇑，以双声为

声也。说文：霖，雨，地气发天不应。从雨，林声。所收籀文从雨，才声。又：霖，天

谓霜与凇同。霰、雾、霜的原始声符是牙，篇文从牙声，牙与目明纽双声，幽觉阴入对转，

从月与从才得通。霰又读蒙，卜辞之霁或即冰经返水注之大蒙城，又称蒙亳，地在今商丘北。

殷虛征人方卜土地名匯釋  
文於所著七一頁

0615

鹿



按：字隸定作鹿。前二·七·二亦留字，不得釋「觀」。殷虛文字外編一〇七嚴一萍隸作「首」，字不从爪，作「首」非是。珠二六三金祖同隸作「首」尤誤。卜辭或為人名，或為地名。最常見者則為動詞，「冒牛」、「冒羊」則為用牲之法。

意。

葉玉森「森按，說文「暴，睪也。古文作𤝵」。初文或从日从鹿首，日曝鹿首以顯暴。又許書曬字从日从麗，固就協古誼焉。」（殷契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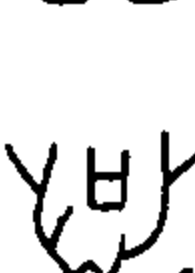
孫海波

「𤝵」，九九九〇。象鹿首，說文所元。地名。𤝵（甲骨文編四〇四頁）

張亞初說參見字彙下。

0616

唐



按：「唐」在卜辭為地名，從無用作「鹿」者，與「鹿」不同字。或假作「麓」。合集二四九辭云：「貞也易五〇五辭云：「王有石在唐北東，作邑于之。」唐」當讀作「麓」。合集二四九辭云：「貞也易于兹唐」，「唐」亦當讀作「麓」。

按：卜辭均為地名，與「唐」當為同字。

0617

鹿



按：英二二九〇辭云：「……王其鹿亡我」，用為動詞，當指獵鹿而言。

0618

眉



孙海波  
《京津二〇八二·人名·子眉。  
《乙四六二三·或以页，与金文散盘眉字同。《甲骨文编一六二页）

考古所  
「眉：当为湄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四页）

七頁  
考古所  
「眉：可能为殷先祖名，《乙七五四六」出于眉。可证。《小屯南地甲骨八四

不象  
按：「说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頄理也。《甲骨文下象目，上象毛，  
卜辭「眉日」或作「眉日」，即「彌日」，猶言終日。  
又「眉」為地名。

眉  
𠂔  
𠂔

0619

按：「𠂔」與「𠂔」形義俱有別。《合集三四二一辭云：  
「丁酉卜，曰伯需凡匕其𠂔」  
蓋用為動詞，「𠂔」則無此等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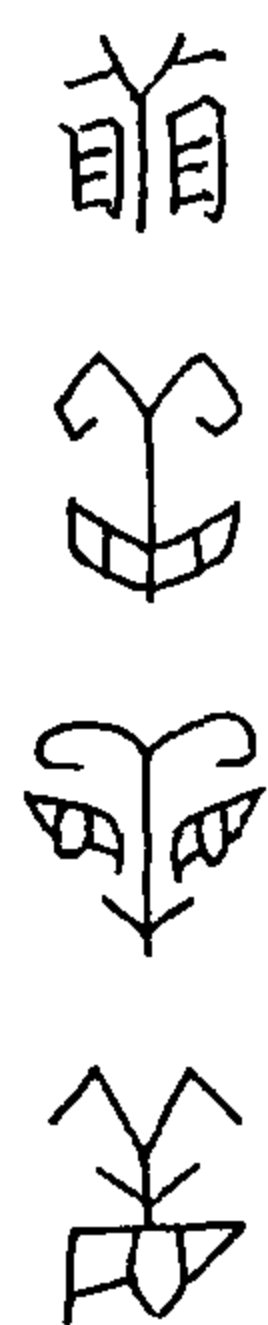
湄  
彌  
𠂔  
𠂔

0620

楊樹達  
「湄日者，湄當讀彌，彌日謂終日也。《甲文詁六十九續記廿六條）

楊樹達  
「殷契粹編捌肆〇片云：曰王重△田，湄△。按同書玖貳柒片云：曰重茹田，  
湄日亡哉？此文当与彼同，原书以「王重田湄」四字连文为一句，殆非也。湄日者，湄当读  
为弥，弥日谓终日也。《卜辞琐记一二至一三頁）

孫治讓「此(𠂔)當為首字，說文首部首，目不正也。从𠂔目讀若末。此𠂔即𠂔，下



用無別。按：楊樹達、屈萬里讀「𠂔」為「彌日」，謂「終日」，其說是也。𠂔、𠂔、𠂔、𠂔諸形通

為昧，周器免簋昧作香。說文：「𠂔，尚冥也，从日勿聲。」段注：「𠂔，漢人習昧通用不分，故幽通賦昉昕寤而仰思，曹大家曰：「昉昕，晨旦明也。」𠂔，甲骨文稱：「王其田𠂔，机，𠂔(昧，下同)一日亡𠂔。」○莫(暮)田亡𠂔。」(后上一四·六)又：「𠂔今日庚，𠂔日至昏。」(京津三八三五)前一条以𠂔日占暮對貞，后一条以𠂔日至昏連言，無疑都是指時間早晚言之。又：「𠂔(翌)一日戊，旦𠂔至昏不雨。」(𠂔)𠂔初三三·三一既以旦昧二字連稱，又以至昏不雨為言，則旦昧為早昧之時，更為明显。又：「𠂔(𠂔)旦至昏不雨。」(𠂔)𠂔初四四五。一旦下省𠂔字。旦昧典籍也作昧旦，詩女曰鷄鳴的「士曰昧旦」，左傳昭三午的「昧旦不顯」，是其証。昧旦就言昧爽，書牧誓的「時甲子昧爽」，偽傳：「昧冥，爽明，早旦」，按未明謂之昧，已明謂之旦或爽，指天將明時言之。第四期甲骨文𠂔日也作𠂔日(𠂔四四七)，𠂔乃𠂔之繁構。又第五期在祭祀時以妹代𠂔，例如：「妹其饌(饌)。」(𠂔二·三九·二)，「妹工(貢)。」(𠂔典)。(𠂔前二·四·七)，是其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𠂔名，妹昧也，就日始出為時少尚昧也。孟鼎妹辰即妹晨，段借字。」由此可見，周初就沿用商代末期的以妹為昧。都是符恰的。至于中、晚期甲骨文稱商王田獵和𠂔日連言者，習見繁出。《莊子齊物論》：「夢哭泣者，旦而田獵。」(𠂔)甲骨文稱：「于旦王田獵，亡𠂔。」(𠂔粹九八四)由此可見，旦昧田獵，乃古代統治階級的常見作風。(𠂔)甲骨文釋林釋𠂔日一二一至一二三頁)

屈萬里「𠂔」二字連文，卜辭習見；且常繫於田獵之辭。按詩小雅何人斯：「居河之麋。」知麋與𠂔通。周禮春官眠祿：「七日彌。」注云：「故書彌作迷。」又春官小視：「彌裁兵。」注云：「彌，讀曰救。」麋、救、迷，俱从未聲，而𠂔、彌與之通；是𠂔與彌亦相通也。然則，𠂔日猶言彌日，蓋謂終日也。(𠂔)甲釋八九葉五七三片二辭釋文)



从四者，目之異文。金文公達鼎有字作出，从四，與此相近。𠂔古疑是一字，攷金文鄭獲父鬲蓋字作𠂔，又𠂔𠂔作𠂔，此疑即蓋之省。（舉例下九葉下）

朱芳圃曰：「《說文》首部：曰首，目不正也。从丫，从目。讀若朱。」一作末，說文

部：目不正也。（正，今本誤作明。茲依《廣韻》十三末末下注交攷。）

目不正則視不明，孳乳為蔑，首部：『蔑，目勞無精也。从首，人戔。』人勞則戔然也。

目部：『𥇑，叢兒，目眇也。从目，𥇑省聲。』  
 目部：『𥇒，目不月也。从目，𥇑省聲。』

聲。  
 目為眴，目部：「眴，目冥遠視也。」从目，勿聲。  
 目轉幽為眴，目部：「眴，目眴眴，目眴眴。」从目，眴聲。

从目，攷聲。𠂔玉篇：目部：𠂔瞖，目不明兒。𠂔為瞖，目邪。𠂔冒，𠂔見也。

聲。𠂔轉宵為眇，目部：𠂔眇，目少精也。从目，毛聲。𠂔玉篇：𠂔，不用也。

首又孳乳為奠，  
《說文》：首部：「奠，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下聲。」為或从火，即

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

首我為卜辭習見之語，饒宗頤釋為蓄我，謂如車讀可併為羊從，言五行首有羊哥之語。

並引《漢書·五行志》羊豕為證。（《巴黎所見甲骨錄》三一）安堯說非也。首伐箇言無伐。聖

傳作箋，公詩·大雅·板·  
○喪亂箋·  
○毛傳·  
○箋·  
○無也·  
○公命語·  
○二

之命矣夫，  
 〇漢書·宣元六王傳〇  
 引作〇義之命矣夫，  
 〇顏注：〇義，  
 〇果也。〇

甲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卷二 (前二·五)  
卷三 (前四·一)  
卷四 (前四·三七·五)  
卷五 (本二·二五·六)

首下增曰，乃晚期文字，義與首同。（《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一一六頁）

商承祚  
《通》疑睥，通賜玉希  
眉間曰睥，此曰睥目，當爲某日之稱，如金文之初言

生葬死葬既望也  
L  
(佚考四二葉)

新津若 𦍋(𦍋)字舊釋爲羊，揆以文義無一可通。案此當是𦍋若瞿之古文，象鷹瞵

鶚視之形。此二辭以勿訥酒河及乎言酒污為對貞。細案其意，蓋訥與言均當為震辭，

言讀爲爰也。  
 (粹考十二彙上)

金文常有着一半頭的字，如同金文存的羊鼎，金文編引的羊首，也有二字的。

殷文有自丁亥羊鼎，諸家多釋作羊，義都不可碎。我以為就是吉祥的祥。

其單有一羊字，固然是吉意，就是奔羊，奔上象房屋之形，或者是一家廟落成之後，鑄范以寓



僅一見於後編下三〇七殘辭：……其辭「兩字，詩商頌。長發其祥，」語與此同。

曰：曰羊  
……爻曰羊易（凡甲三五八九）  
凡吉凶之先見曰祥，左昭十八年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墨子非樂上：降之百祥，祥為祥之異文，又明鬼下：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以祥為動詞，周語中記農祥云：祥所以事神也，故祥又有事神之義。

曰：不肅

貞不肅辛（前編四·五〇·三）

貞不肅之（凡乙三三三四）

□巳卜王壬申不肅雨二月。（前編四·四九·一）

□亥卜，王貞：……兇不肅，卑……月。（拾遺三·八一）

書君爽：其終出于不祥。詩瞻邛：不吊不祥。經典中若墨子、老子、孟子、左傳、國語，不祥一語習見。明鬼下云：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證以卜辭，不祥二字由來已久。

曰：弗肅

弗肅（明義十一·九一六）

書盤庚：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知弗祥乃殷時習語，與不祥同。

曰：弼肅 弼羊

戊子卜，弼肅 辛卯十月（凡乙九〇·七四）

多兄弼羊（凡甲九一八）

……大「貞」……歲弼羊……社一月（文錄四·四三）

契文以羊為祥，弼弗通用，施于否定語氣，弗祥、弼羊，即不祥之異詞。

丙子卜，殷貞：勿肅酒河……（後編上二·四·一〇）

貞羽乙丑勿肅出伐于唐（凡乙七五三）

勿肅于且乙邠王（凡乙一〇九八）

貞勿肅告于父乙（凡乙六二六五）

貞勿肅于母丙出小羊（鐵九七、二）

口亥卜，方貞：勿肅用百禿（後編下三七、八）

卜辭所見勿肅一語，多至不能盡錄，大抵與弗羊、弱肅等同義。儀禮曰：禋乃入，鄭注曰：禋，祭名，為行道累歷不祥，禋以除災凶也。凡諸勿肅者，言有災害不祥之事，故祭於先公先妣，祓除之而析福也。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頤祥災怪二十一卷，孰不祥効鬼物八卷，請官除妖祥十九卷，皆有關不祥之書，惜已亡佚，莫由稽考。

卜辭又見羊日、羊鳥之記載：

羊日：

辛未卜，內貞：日由羊。六月。（《屯》五三八〇）

第日佳戊（啓）（《朕》存二七六）

第日大戊是亦雨自北（《屯》乙三二）

日由羊當讀為日惟祥，晉曰：肅日即祥日，殆指災祥先見之日。

羊鳥：

庚申卜，貞：令少（小）臣取口（羊）鳥（《屯》甲二九〇四）

羊鳥可讀為祥鳥，如典引之言神禽，瑞應圖云：鳳，王者之嘉祥。《六帖》卷九十四引：是

其類

止于魯東門之外，藏文仲使國人祭之。《詩》即祀鳥之遺俗也。《魯實先君曹舉是版垂詢，若未諳

其義，今悟羊鳥即祥鳥，謹以質正。卜辭屢記鳴鳥之異徵，如《屯》甲二四一五云：出陽出鳴鳥。

友人李校藏骨有云：之日夕出鳴鳥。皆極重要之資料，余親見巴黎敦煌殘卷彩繪瑞應圖有發鳴

一類，狀似鳳皇，凡斯祥異之事，言識緯宜取資焉。又殷本紀載大戊之祥桑，西京賦言火祥，


亦以祥為名。

他辭又見晉我二字：

壬戌卜，貞：王之夕辜……（《朕》存八八四）

……爭（貞）……（《屯》乙八六〇九）



著我如連續可解為羊災，言五行者有羊禍之語。漢書五行志：「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日，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疴。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其以災祥配五色，自是後來之說，然觀卜辭屢言羊災，足見其遠有所據。契文

教字有作者（拾遺三三九反）羊字正繪大目狀，殊可玩味。祥字卜辭少數作羊，多益一目或兩目，古龜每以羊為紋飾，兼續目形，殷周彝器所謂饕餮紋，多刻二目或四目，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以毆疫鬼。蓋取犧凶去邪之意。余謂以目之取義，殆如左傳所云以辨神姦，主於辟邪也。金匱室藏四盤磨出土殷代大理石踞俑，其身正面兩腿中間雕刻羊首，兩角兩目，與契文蕭字極相似，疑即吉羊之標識，若楚器木雕神像，上有

狀一漢畫全集一二四五即所謂三羊開泰是矣，或作一羊者，如沂州畫像，一現藏日本東京博物館一玉鋪首之作兩羊者，更不一而足，與字極髣髴，從知殷周以來，目羊為祥，故製為紋飾，象徵其義，蕭之為羊，為祥，與古代禮俗關係至鉅，因詳為推證，以俟考古者論定焉。（巴黎所見甲骨錄二七葉——三一葉）

饒宗頤

「契文前字，向有釋羊，釋瞿諸說。胡厚宣讀為勿首，謂為祭名，而不詳其義。


（《六錄》《雙劍謠》龜一）。按此字从一目二目無定，如日（《屯乙》四七八），亦作日（《佚存》二七六）。有但作羊者，如弱蕭亦作弱羊，著日亦作羊日（見下文）故以釋羊為是。古羊即祥字。《說文》：「羊，祥也。」凡卜辭之蕭及羊，均宜讀為祥。（衛聚賢、金祖同曾有此說，見《殷虛卜辭講話》）茲分述如下：

曰：日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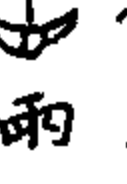
：：： 癸日羊（《屯甲》三五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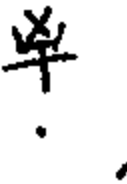
凡吉凶之先見曰祥。《左昭十八年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墨子·非樂上》：「降之百祥。祥為祥之異文。」又《明鬼》下：「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以祥為動詞。」《周語》中記農祥云：「祥所以事神也。」故祥又有事神之義。

曰：不祥

貞車不幸（《前編》四·五〇·三）

貞不（之）（《屯乙》三三三四）

口巳卜王壬申不兩二月（《前》四·四九·一）

口亥卜王貞：免不單·月（《拾掇》三八一，《寧滄》二·四九重）

《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詩·瞻卬》：「不吊不祥。」經典中若《墨子》、《老子》、《孟

子、《左傳》、《國語》、不祥一語習見。《明鬼》下云：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證以卜辭，不祥二字，由來已久。

曰：弗蕭

弗蕭（《明義士》一九一六）

《書·盤庚》：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知弗祥乃殷時習語，與不祥同。

曰：弱蕭 弱羊

戊子卜弱蕭、辛卯十月（《屯乙》九〇七四）

多兄弱羊（《屯甲》九一八）

……大「貞」……歲弱羊……社一月（《存真》二集，《文錄》四四三重）

契文以羊為祥，弱、弗通用，施于否定語氣，弗祥、弱羊即不祥之異詞。

曰：勿蕭

丙子卜殷貞勿酒河、丙子卜殷貞乎（人名酒河）

末三豕三羊卯五牛（《後編》上二四、十參下釋蕭篇）

丙子卜殷貞勿酒河十二月（《京津》五九〇）

勿出（有）于茂（《遺珠》三四四）

貞羽乙丑勿出伐于唐（《屯乙》七五三）

勿用一伐于南庚卯軍（《屯乙》六五四六）

勿于且乙卯王（《屯乙》一〇九八）

貞勿于且乙告田（《屯乙》七九七五）

丁：（勿）出（于）且庚（《京津》七四七）

……貞勿告于且丁（《屯乙》二〇四五）

貞勿告于父乙（《屯乙》六二六五）

……（勿）用良（午）于父乙（《屯乙》二一八一）

勿于下乙（《遺珠》）

勿于女康（《屯乙》三三四六）

貞勿于母丙出小軍（《鐵》九七、二）

貞勿酒妣癸（《無》）正（《屯乙》四一一九）

勿出妣庚（《無》）（《屯乙》六七〇三）

貞勿于丘商乙丑卜殷貞于丘商四月（《屯乙》五二六五）

丁丑卜字貞出于丁勿 軍用 (《公屯甲》三五·一〇可與《京津》一六八·一綴合)

甲午卜字貞羽乙未勿 用羌 (《公屯乙》一九四·一)

癸亥卜字貞今日勿 令擊 (《公前編》七·二五·三)

丙子卜字貞王勿 出且 (《公拾遺》二·三)

丙申卜王貞勿 疑借為薶 (于門辛丑用十二月) (《公遺珠》三四)

戊寅卜王貞勿 衍先酒 (商知于) (《公前編》四·十七·一)

貞勿 勿之舌 (若 貞王曰之舌 勿曰之) (《公屯乙》七·一·二)

卜辭所見勿肅一語，多至不能盡錄，大抵與弗羊、弱肅等同義。《儀禮》：禋乃入。鄭注：禋，祭名，為行道繫歷不祥，禋以除災凶也。凡識勿肅者，言有災害不祥之事。故祭于先公先妣，祓除之而祈福也。《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禋祥變恠廿一卷。孰不祥効鬼物八卷。請官除

託祥十九卷。皆有關不祥之書，惜已亡佚，莫由稽考。

卜辭又見羊日，羊鳥之記載：

辛未卜內貞日東羊 六月 (《公屯乙》五三·八〇)

日佳攷 (啓) (《公佚存》二七·六)

日大攷是亦兩自北 (《公屯乙》三二)

癸亥卜貞旬大兩自東九日辛未大采各云 (《洛云》) 自北輶征大風自西制云 (《雲》) 光：兩每

(晦) 日： (《公屯乙》四七八·十三〇三即《殷綴》七八)

日東羊當讀為日惟祥，舊日、肅日即祥日，殆指災祥先見之日。

羊鳥： 庚申卜人令少 (小) 臣取口 鳥 (《公屯甲》二九〇·四五牛胛骨)

羊鳥可讀為祥鳥，如典引之言神禽，《瑞應圖》：鳳，王者之嘉祥。《六帖》卷九十四引：是其類，取人名，口即方，契文以為祔祭之祔，此謂有祥鳥見，命取祭之。《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斯即祀鳥之遺俗也。《魯實先君曾舉是版垂詢，苦未諳

其義，今悟羊鳥即祥鳥，謹以質正，卜辭屢記鳴鳥之異征，如《公屯甲》二四·一五云：出 鳴鳥，友人李校藏有云：之日夕出鳴鳥。皆極重要之資料。余親見已黎敦煌殘卷彩畫《瑞應

圖》有發鳴一類，狀似鳳皇，凡斯祥異之事，言識律宜取資焉。又《殷本紀》：太戊之祥桑。《西

圖》有發鳴一類，狀似鳳皇，凡斯祥異之事，言識律宜取資焉。又《殷本紀》：太戊之祥桑。《西

京賦：言火祥，亦以祥為名。

他辭又見著我二字

壬戌貞王步（之夕合文）章：我：（《佚存》八八四《戲壽》一·九及《續編》一·二·四重）

：卜爭（貞）：我：（《屯乙》八六〇九）

著我如連讀可解為羊災。言五行者有羊禍之語，《漢書·五行志》：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眚。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其以災祥配五色，自是後來之說。然觀卜辭屢言羊我，足見其遠有所據，契文我字有作

𦍋

者，《拾掇》三三九反）羊字正繪大目狀，殊可翫味。

祥字卜辭少數作羊，多益一目或二目。古器每以羊為紋飾，兼續目形。殷周彝器，所謂饗發紋，多刻二目或四目。《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以毆疫鬼。蓋取禳凶去邪之意。余謂从目之取義，殆如《左傳》所云：以辨神姦。主於辟邪也。《金匱室》藏四盤磨出土殷代大理石踞俑，其身正面兩腿中間雕刻羊首兩角兩目（如下圖）（圖略）與契文𦍋字極相似，疑即吉羊之標識。若楚器木雕神像，上有



形，（見蔣玄伯《長沙》首冊）則象羊首，漢人建築裝飾，如雒縣南門外畫象，上刻三羊作



狀（《漢畫全集》一·二四五）即所謂三羊開泰是矣。或作一羊者，如沂州畫象（現藏日本東京博物館）至鋪首之作兩羊者，更不一而足。與𦍋字極仿佛。從知殷周以來，目羊為祥，故製為紋飾，象征其義。𦍋之為羊，為祥，與古代禮俗關係至鉅。因詳為推證，以俟考古者論定焉。《巴黎所見甲骨錄》，附錄，《釋𦍋》）

連劭名 一 翻開著录甲骨刻辞的书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字，写法很多，現在選擇其典型写法，舉例如下：



一 甲四



粹四七



拓二、三〇七



紀四七八



孙治让在契文举例一书中曾认为上表第一类中的第一个形体是「首」字，但由于他没有做文字学的分析，所以这一意见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此字为「羊」字。他可能是从这个字的上半部考虑的。甲骨文中「羊」字及从羊的字很多，我们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对比这个字，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𠂔」做回旋内转之形，而羊及从羊的字却没有一个具有这一重要的特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𠂔」不同于「𠂔」。这个字应当是说文解字卷四的「𠂔」字，「羊角也，象形，凡𠂔之属皆从𠂔。」许慎的分析与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正相符合。

郭沫若同志在殷契粹编一书中也考释过这个字。他不同意罗振玉的说法，指出：𠂔字旧释为羊，揆以文义无一可通，案此当是眚若瞿之古文，象鹰瞵鸞视之形，此二辞以𠂔勿瞢酈𠂔及𠂔乎言酈𠂔为对贞。细审其意，盖瞢与言均当为虚辞，眚用为邊，言读为爰也。但他的说法也很难令人完全相信。郭沫若同志大约是这样认为此字从眚得声，眚声近于邊，因此，用为邊也。可是，从上举二、三、四、五类各例可以看到，这个字并不一定从眚。这样，以为从眚得声的看法就很难成立了。从这个字的发展沿革来看，其下半部分的形体，后来简化为从目。如上举第二类各例字也正是从目而不从眚的。

正也，从竹从目。凡首之属皆从首。𦣻从此。读若末。𦣻甲骨文中的「首」字，用法与后世做虚字用的「蔑」相同。「末」与「蔑」古音也可相通，经典中末、蔑二字经常混用。

左傳隱公元年盟于蔑。公羊傳「谷梁傳」蔑「并作「昧」。  
史記屋原列傳：「杀其將唐昧」。漢書古今人表作「唐蔑」。

昧字本从「末」声，后世改从「未」为从「未」。清代学者早已辨明，此不赘述。  
说文解字卷四首部又有「莫」字：「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亦声。」固书曰布重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读与幾同。今尚书顾命作「敷重幾席」。是首古与幾也可同声相通。

蔑洲「无」，川「不」。

小尔雅广诘：「蔑，无也。」

诗经大雅板：「丧乱蔑资。」毛传：「蔑，无也。」

易经剥卦：「剥床以足，蔑贞凶。」虞注：「蔑，无也。」

左传僖公十年：「蔑不济矣。」杜注：「蔑，无也。」

王引之经传释词：「蔑，无也。蔑犹不也，或十六年左传曰：『宁事齐燕有之而已，蔑从晋』

矣。晋语曰：『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言不从也。』

其实，在古代语言中，「无」与「不」意相通，经典中也经常混用不别。

尚书洪范：「无偏无党。」墨子兼爱、汉书谷永传并引作「不偏不党」。

尚书吕刑：「齔寡无盖。」墨子尚贤引作「齔寡不盖」。

论语学而篇：「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汉书谷永传引作「居不求安，食不求饱」。

老子下篇：「圣人无积。」战国策魏策引作「圣人无积」。

礼记月令：「五谷无实。」吕氏春秋孟秋纪引作「五谷不实」。

也，故曰：「无易之道也。」郑注：「无易犹不易也。」

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

考释来检查它在甲骨刻辞中的使用情况，无一不通，完全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如：「抚」一〇八：「貞，首受禾。」首受禾，如同卜辞中习见的「不受禾」、「弗受禾」。例

如：

粹八九九：「甲子貞，大邑受禾？不受禾？」

粹九〇〇：「己丑貞，王：『受禾？弗受禾？』」

铁八六、三：「口辰卜，穀貞：首燎十豕，羊卯：『。』」这是武丁时卜人穀貞问：「不燎十

只豕：『，是否合适。』

京都二九四：「戌卜，出貞，首出于且辛，二月。」这是祖庚、祖甲时卜人出貞问：「不

对且辛举行出祭，是否妥当。」

像上述三条单独使用「首」字的卜辞，在甲骨文中是很少见的。「首」字在甲骨文绝大多数

数的情况中，是与另外一个否定词相结合，构成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句式。最多见的句式是「勿

首：『。』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要不要」：『。』其次，「首」相当于「不会不」：『。』

甲三五〇：「丁丑卜，宾貞：出于丁，勿首牢用？」这是武丁时贞人宾貞问：「要对丁举

行出祭，不能不用牢作祭品吧？

后下三七、八：「乙亥卜，宾贞：勿首用百羌？」这条卜辞大意是说：「乙亥日占卜，有人宾贞问，不能不用一百个羌奴祭祀吧？」

粹四七：「丙子卜，殷贞：乎言酹河，燎三豕三羊，卯五牛？」

丙子卜，殷贞：勿首酹河？」

「勿首酹河」意为「不要不对河神进行酹祭吧？」

海二、一八六：「壬戌卜，争贞：勿首告于上甲？三月。」「勿首告于上甲」意为「不要不

告于上甲？」

「乙七〇三〇：「庚申卜，古贞：：：勿首攸于南庚？」攸，于省吾先生考证它是一种对于

牺牲「剖割其腹肠，剖裂其肢体」的祭祀方法。「勿首攸于南庚」意为「不要不行攸祭于

南庚吧？」

前七、二五、三：「癸亥卜，宾贞：今日勿首令受？」「勿首令受」意为「不要不命令受？」

甲骨缀合编一六五：

「勿首出，示若？」

王勿首出，示若？」

王勿首出，示弗若？」

这是一组关于卜问商王行动的卜辞。「勿首出」意为「不要不出行？」

卜辞中还有「勿首出」，「勿首御」，「勿首征」等々。「首」字的用法与上面所举几例

的用法及含义完全相同。

甲骨卜辞中使用「不首：：」的句式比较少。

前四、四九、一〇：「己巳卜王：壬申不首雨？二月。」这是在己巳日，商王亲自占卜，问「

壬申日不会不下雨吧？」

粹一、三八：「：：亥卜，王贞：余：：麋，不首擒？」这条卜辞残缺过甚，但仍然可以知

其大意。这是一条由商王亲自卜问关于狩猎的卜辞，「不首擒」就是说「不会没有擒获吧？」

在帝乙、帝辛时代的战争卜辞中，有一句常语「不首捷」，「首」字写作𠂔。注意这一点很为

重要，说明首字发展到商末，已经完全简化为从目了。它也证明本文前半部分分析这个字应当

从目而不是从明，是正确的。

「不首捷」一语，也是于武丁时代的战争卜辞之中。

乙六六九二：「壬寅卜，殷贞：子商不首捷基方？」这是卜问「子商不会不战胜基方吧？」

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有：

甲二四一六：「丁卯王卜貞：今田至九畝，余其比多田于多自正孟方白炎，蚩衣翌日步，亡又自上下敘示，余受又祐，不首捷？告于茲大邑商，亡倦在猷。王固曰：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翌。」

淋二、二五、六：「乙巳王貞：启乎，兄曰：孟方收人……其出伐，屯良高。其令东迨……高，弗每，不首捷？王固曰：吉。」

「不首捷」大意为「不会不胜利吧？」  
「首」字在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中省掉了「目」，只剩了「𠂔」，检查它的用法，仍然与首相同。

「𠂔」字在祖庚、祖甲时期还写作「𠂔」，凡一見。甲骨文編把它收在「羊」字下面，是不正确的。  
「𠂔」字在祖庚、祖甲时期还写作「𠂔」，凡一見。甲骨文編把它收在「羊」字下面，是不正确的。  
等含义相近。「延」训为「续」。这是在卜问对于且辛的某一祭祀不再继续进行下去是否合适。河四四三：「……大……岁，弱𠂔延？一月。」这是一条关于岁祭的卜辞。裘锡圭老师指出，「弱」的含义近于「勿」，也是「不要……」的意思，「弱𠂔延」就是说「要不要不继续……进行下去。」

「𠂔」字在祖庚、祖甲时期还写作「𠂔」，凡一見。甲骨文編把它收在「羊」字下面，是不正确的。

阿三八六〇：「甲寅卜……燕……吉？」这一条卜辞残缺过甚，不知其卜问的具体内容，「𠂔」就言「不吉」。  
值得说明的是「𠂔」字的这个特殊写法，还经常见于商代铜器上的氏族徽号之中。这批氏族徽号全文編一律释为「羊」字，现在看来并不一定妥当，似也当改释为「𠂔」字。

自组卜辞中有「首日」一辞，是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专用语。

佚七六六：「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祉俄，首日佳启。」

乙三二：「……首日大启，晨亦雨。」  
由上引第二例可知「首日」应当在「晨」之前，晨即日侧。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中说：「既夕礼」日侧注「晷也，谓将过中」。卜辞中正午叫作「中日」。如卜辞中有「中日」，因此可以推断「首日」还在「中日」之前。于省吾先生考证廛辛、康丁卜辞中习见的「晷日」，应该为「晷日」，即「晷」之意。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以「𠂔」代替「晷日」。

我认为自组卜辞的「首日」就是「晷日」。郭沫若同志推测「𠂔」即见于山海经中的「女𠂔」。是一个神名，商人常对她举行祭祀。郭沫若同志推测「𠂔」即见于山海经中的「女𠂔」。

甲骨文中的「𠂔」字从眉得声。商末、周初铜器铭文中的「𠂔」字从眉声与甲骨文同。西周中期以后的𠂔字几乎一律改从眉为从首，就是因为眉声首声相近的原因。所以，后来的典籍中，

以幾代首，而首字就不大为人所注意了。

甲骨刻辭中副詞性否定詞有「不、弗、弱、易、勿、毋」等。現在可以補充說：甲骨文中的「首、𠂔、𠂔」與上述各詞性質相同，應當歸入同一詞類。這對於我們進行甲骨刻辭的語言研究，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新的線索和資料吧。——（甲骨文「首、𠂔、𠂔」及相關的問題，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五六—五九頁）

張秉叔

「𠂔」或作𠂔。孫詒讓釋首（契文舉例下，九頁）。羅振玉釋羊（殷虛書契考釋中，第二十七頁，增訂本），王國維從之。今楷寫作𠂔，以別於羊。按羅說近是，但不足以解釋卜辭，因為𠂔的用法與羊字顯然有別。譬如：羊字的用法總是：

貞：帝鳳三羊三豕三犬？（前四·一七·五）

丙子卜，般貞：平言河責二豕三羊卽五牛？（后上十）

戊戌卜，旅貞：祖戊歲由羊？（前一·二三·二）

乙未貞：其奉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后上二八·八）

而𠂔字的用法則是：

癸亥卜，旁貞：勿𠂔用百羌？（后下三七·八）

丙子卜，般貞：勿𠂔酒河？（后上二四·一〇）

丁酉卜，般貞：王勿𠂔曰（父乙）？（后下四〇·六）

𠂔用一牛？（獸二·一三·七）

𠂔勿𠂔从𠂔？（獸二·三〇·九）

（丁）巳卜，王，壬申𠂔不𠂔雨？二月。（前四·四九·一）

貞：勿𠂔貞？（前四·四九·二）

勿𠂔出？（前四·四九·六）

貞：卓不𠂔卒？（前四·五〇·三）

癸亥卜，旁貞：今日勿𠂔令擊？（前七·二六·一）

勿𠂔于父乙？（乙編七二三三）

丙子卜，召貞：勿𠂔出祖𠂔？（拾二·三）

從上面的兩組例子中看來，可知𠂔與羊的用法完全不同，但是從另一些對貞卜辭中，可以看出𠂔與羌字的用法却有相同之處，譬如：

貞：勿𠂔自上甲至下乙？

貞：羽甲戌勿酒羌自上甲？（乙編圖版柒陸捌五八八三，按原書作五九八三係平民誤植）

丙子卜，殷貞：「勿蕭酒河？」（后上二四・一〇）

西子卜，殷貞：乎言酒河東三狄三羊卯五牛？一（粹四七）

丙子卜，殷貞：乎言酒河惠（三）秩三羊（卯）五牛？三  
丙子卜，殷貞：勿蕭酒河？三（粹四八）

韻字旧釋為羊，按以文義，无一可通。案此當是睢若瞿之古文，象鷹瞵視之形。此二  
 辭以勿韻酒汚<sub>口</sub>及<sub>口</sub>乎言酒汚<sub>口</sub>為對頁。細索其意，蓋韻言均當為虛辭，韻用為虛，  
 言讀為爰也。（P一二）

郭氏以「音」(「蕭」)及言為虛辭，的確是高明的見解，不过他以「音」用為虛，言讀為「爰」為相對，則又未免牽強了，在那一套卜辭中，表示對貞語氣的是「乎」(「正」)與「勿」(「平」)「反」(「注一」)，而不是「處」與「爰」，假如照郭氏的說法，則「乎」與「爰」與「勿」語言相同不成其為對貞了。于省吾氏曰：「言音古同字，音應讀作歆，歆饗也」(「注二」)，而羊與饗古音同在段氏第十部，可相通。如果把「蕭」或「言」字解作格饗的饗，自然也可以把卜辭解通，不過似嫌轉折太多了一点。其實「言」字在這一類卜辭中，與「蕭」字一樣，也是一個語助詞，沒有意義也不必強求其義，王引之曰：

又云  
言，云也，語詞也，話言之言謂之云；語詞之云，亦謂之言。若詩葛覃之「言告師氏」，言告言歸，采芣之「薄言采之」……柏舟之「靜言思之」……簡兮之「公言賜爵」，泉水之「還車言邁」……皆與語詞之「云」同義。（經傳釋詞，卷五，第三頁）

云，發語詞也。詩卷耳曰：云何吁矣？……是也。云，語中助詞也。詩雄雉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言道之遠，何能來也。……云，語已詞也。詩出其東門曰：聊樂我員。正義曰：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同上引卷三，第五，六頁。）

如果把言和肅解作没有意义的語詞，那末這一类的卜辞，就可以讲通了。（见殷虚文字二编考释第一四二——一四四页）

（注一）曰平与曰勿对贞的例子很多，例如：

贞：平雀酒于河五十牛？  
勿五十牛酒于河？（二编一一七）

它的意义和曰平与曰勿平对贞一样，例如：

贞：平取禾？  
勿平取？（二编）

（注二）见殷契粹编P·三三。

姚孝遂 肖丁 曰受又戠乃习惯用语。乙、辛卜辞每当出征之前，祭祷于先祖之灵，祈求祐助，辞尾恒见曰受又戠，相当早期卜辞之曰不戠戠。卜辞曰不戠戠属于加强之肯定语气。

二辞为对贞，曰不戠戠只是在对贞的情况下出现，而与通常正反对贞有所区别。

河。 郭沫若先生考释柔作肅，谓曰当是明若瞿之古文，这是可信的。但又谓曰肅用为遯，

则非是。 曰不肅或曰肅当为不犹豫之意。

然则卜辞的曰受又戠与曰受又戠是一样的，均谓有先祖在天之灵的祐护，确定前往征伐。曰戠在此意为征伐，不能是灾祸之意。（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〇〇一—一〇一頁）

张政烺

四七二） 殷契粹编第四七片：

丙子卜，殷，贞：勿酒河。  
丙子卜，殷，贞：平言酒河，泰三豕，三羊，卯五牛。

……郭老谓非羊字，是也。其它意见则非。为了解决问题，应当把这片卜辞说明一下。酒是用酒祭祀。河是祭祀对象，即河神。平读为呼，殷王的呼唤等于命令，一般乎后都是人名，言字在卜辞中也常作为人名出现，同期卜辞如：



贞：言其出（有）疾。

贞：多鬼梦，重（惟）言见。

《集》一·三三五

《粹》四七片的言当是从子酒河的人名。曰勿

二字是把酒河的人名省去了，曰勿

从羊有二目，是会意字，其目的在说明象羊的眼睛，故有时也写作

癸亥卜，贞旬。一夕大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二云自北，

云，雨允

这里

日二字构成一辞，它片亦作

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社

辞例相同，和

不读明音

孙诒让《契文举例》（卷下，九叶下）释

此当为首字，说文首部：「首，目不正也，从个目，读若求。」

者目之异文。

其说质朴可信，即以上举首日一词言之，首盖读为昧，昧日即昧，是日光不明之义，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周礼》考官



之意。

蔑有轻易、怠慢之义，勿首就会有重视、尊敬、严肃对待之意。

蔑有细心、拭灭之义，勿首就会有不要减少、不要取消、保证质量之意。

以下就按照这些想法把卜辞通读一过，以观其然否。卜辞中勿首二字常在动词之前，自是副词说明动作的情状，偶然有勿首后不连动词的，多是对贞之词，前一条中有动词，后一条便把动词省略了，如：

丁酉卜，殼，贞：王勿首曰：父乙……

后下四〇·六

王是殷王武丁。父乙是武丁之父小乙。这里用勿首表示殷王所说的这段话是认真的、严肃的。

癸亥卜，方，贞：今日勿首令夏。

前七·二五·三

贞：勿首令革。

乙二·一五·三

丙寅卜，贞：勿首令逆从逮入于豷。

南师二·99

令是命令，也就是任用。夏、革、逆等皆殷王武丁时的重臣，用勿首表明这些命令的重要性。

贞：乎冊冊。

贞：勿首乎冊冊。

集一〇·一七一

乎是呼召，王乎等于命令。冊义犹迎接，冊是典冊。勿首说明重视。

勿首出，示若。

示弗其若。

六月王勿首出，示若。

六月王勿首出，示弗其若。

綴一六五

出是出行。殷王出行常是巡狩或作宗教活动。示是祖宗神，若是顺。殷王出行不能随之便，

要反复贞问。

戊子贞：勿首正若。

燕二四四

……「勿」首正若方。

存五七二

正是征伐。若方是殷之强敌。征若国之大子，所以表示格外认真地去做。

「辛」卯卜，殼，贞：登人三千乎「伐」若方……

壬辰卜，殼，贞：勿首登人……「伐」若方……

存下二九二

戊戌卜，亘，贞：勿首登人三千……

库一一

登人是征兵，要准备战争，也用勿首表达了重视的心情。

戊午卜，方，贞：王比让戡伐土方，受出（有）又（祐）。

集六四一七

贞：让戡再冊，王比，伐土方，「受」出（有）「又」（祐）。

□□□，穀，貞：止戡再冊，王勿首比。五月。  
土方是殷之敌国。止戡是殷之将军。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择善而从之，曰比。王勿首比，是说王认真挑选。

癸亥卜，争，贞：我黍，受出（有）年。

贞：勿首黍，受出（有）年。 乙七七五〇

卜辞中黍常用作动词，即种植黍。出（有）年是丰收。要得到好收成就必须好地栽植。

壬戌卜，亘，贞：勿首求年。 庚一五三七

求年是向神祈求丰收，民以食为天，所以不能轻忽。古代重视祭祀，殷王是宗教上的领袖，主持一国的祀典。卜辞的祭祀记录中勿首二字出现的次数最多，兹引如下：

壬戌，争，贞：勿首告于上甲，三月。 存下一八六

勿首告于唐。

燕七六

告是祝告。上甲和唐（汤）是殷王的已经神化了的祖宗，对之十分崇敬，从不苟且。

己亥卜，方，出于上甲五牛。出于上甲五牛。十牛。

勿首十牛。

津六四八

丁丑卜，方，贞：出于丁，勿首军用。

甲三五五〇

出读为脩，是一种具备食品的祭祀。宰读如庠，是养羊之舍，犹牛之称牢。一宰大约是两头羊。用是采用作牺牲。这几条出祭卜辞关于祭祀所用牲种和数量都十分注意。

□亥卜，方，贞：勿首用百羴。

后下三七·八

甲午卜，争，贞：翌乙未勿首用羴。

甲午卜，争，贞：翌乙未用羴。用之日胤。

合一六五

癸亥卜，穀，贞：勿首施羴。

续五·三四·三

用羴是采用羴人作祭品。施羴是把羴人杀死，陈尸作祭品。羴终究是人类，所以当时重视。

丙午卜，方，贞：羴。

贞：勿首羴。

羴是一种祭法，用篝火焚祭品。羴是加香草釀造的酒，用以敬神。

勿首唯乙亥酒下乙，十伐出五，卯十宰。四「旬」出一日乙亥不酒，雨。

乙卯卜，穀，贞：来乙亥酒下乙，十伐出五，卯十宰。二「旬」出一日乙「亥」不「酒」，雨。

乙丑卜，穀，「贞」：来「乙」亥酒「下乙」，十伐出五，「卯」十宰。乙亥不酒，「雨」。

重「唯」乙亥酒。

勿首乙亥酒。

合一七三

合一七三反

这是一塊残甲，正反两面反复占，问乙亥日酒祭下乙，勿首似乎有由神或注意的意思。十伐出

……首也有在弱字后的，如：

壬申卜，王，贞：用一卜，弱首。辛卯，不口口至。

丁亥贞：弱首酒以伐。丁亥贞：于甲酒伐。

弱首米，乙巳……

卜辞中弱勿二字义近（参考裘锡圭同志《说弱》，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一二—一三五页）弱首和勿首语意相同，当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卜辞又见不首连文，不也是否宝词，但和勿、弱有区别。首读为蔑，不首是不削减，不停止之意，如：

壬寅卜，殷，贞：自今至于甲辰，子商蔑基方。

壬寅卜，殷，贞：子商不首蔑基方。

贞：苗不首蔑獒。

基方和獒是殷的敌人，是征伐对象。蔑读为搏，是扑伐之意。不首蔑是不断攻打。

丁未口，口，贞：余不首蔑獒。六月。

隹义为获。隹獒犹他辞隹羌，是捉来充奴隶。不首隹言不停地捉得。

壬午卜，宀，贞：隹不首隹多臣隹羌。

贞：卓不首隹。

卓和隹是人名，都是时常带兵的人，不首隹是不停地捕捉逃亡的奴隶。

己巳卜，王。壬申不首雨。二月。

雨也是动词，其主语是上帝，习惯上都省略了。不首雨是不断地下雨。此外，卜辞还有：

……弗首……

弗也是否宝词，因係残辞，可不深论。

首字不是一个好字眼，它在卜辞中出现，其前常有否宝词勿或不，这在上文已作解释，仅见到一条完整的卜辞却属例外：

「庚」戌卜，出，贞：首出于且辛，二月。

这是第二期卜辞，同期卜辞有：

庚戌卜，贞：出于且辛。

两相对照可见「出于且辛」是占卜的目的，这类卜辞如：

壬戌卜，争，贞：翌乙丑出伐于唐，用。

记九〇七四

粹四四〇

林一·九·二

记六六九二

集六九四三

粹一一六九

前四·五〇·三

前四·四九·一

前一九一六

录二九四

录二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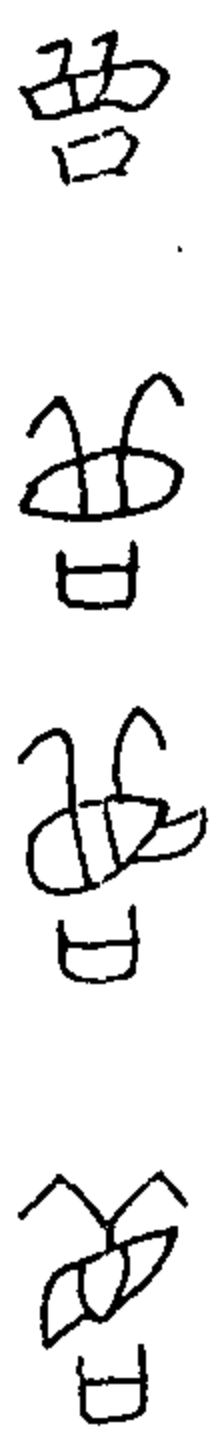
貞：翌乙丑勿首出伐于唐。

勿首出于亥戌。

合一九四

皆于对貞之辭的出字前加勿首二字，以说明出祭的程度。因此推想，录二九四片当系首字前脱漏一勿字。L（殷契首字说古文研究第十辑一五——二二页）

按：「萌」，「蕭」多與否定詞連言是一種加強的肯定語氣。連劭名對此有詳細的論證。至於其字形的演變，則尚有待於進一步之探索。



蒙：不曹我即不蒙我也。L（前釋二卷十八葉）

林政華 「……余步从侯喜正（征）夷方，上下显示，受又……，不苗我？因告于大邑商，亡在朕！王固曰：吉。」

通五九二

遺一九三

此语出现於第五期，叶玉森释为不蒙我，云：「苗」似从苗口，疑即许书训目不明之曹，卜辞假作蒙。L按：卜辞凡用此语之上，恒有受又……，弗每等吉语，而其下之验辞亦皆吉利，是以其性质必指吉事，叶说盖得之。L（甲骨文成语集释上，文物与考古研究第一辑七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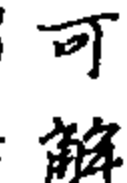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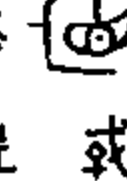

按：卜辞早期作「苗」，晚期则增「口」作「曹」，均為「萌」或「蕭」之異構，參見0621所引錄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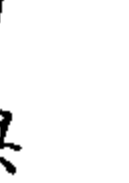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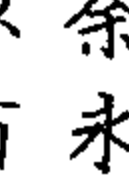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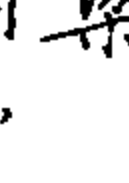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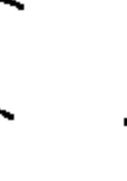
按：合集二四四九一辭云：「王田于四」

眉 

「眉」為地名。

李孝定「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說文』以目上象眉形，或又从人，或从尸同字在下辭其義不明。辭云：『癸卯卜眉勿。』『漏』七三：『一。』『庚寅貞眉不其得。』『浴』十四：『三。』『丙申卜爭貞見眉不雨受季。』『備』六：『四。』『丁酉卜。』『日。』『白。』『禹同人其眉。』『後』下：『二。』『五。』『七。』辭意均不可解。『金文作』或看『鼎』用綏眉族。『眉美也說詳杜著釋彙與沫見本書十一卷末下引』小臣謎蓋  
周憲鼎  
散氏盤  
（集釋一一九八葉）

余永梁「按此眉字周憲鼎作，『說文』伯鼓作，『散氏盤』作，此『眉』字與『散氏盤』略同，从目與从百同，『西』字與『周憲鼎』同，與『說文』伯鼓亦相近。」（殷虛文字考）

郭沫若「『說文』蓋義之省，卜辭『義』字作（前：一四九三），亦作（同上四），其異體作（同：六），（卜通九五葉上）

屈萬里「『說文』當是『西』字之異體。『西』，甲骨文編釋眉，是也。此蓋假為眉，謂水草交會之處也。」（甲釋六五三片三辭）

陳夢家「眉古眉字。小臣謎說言『海眉』，即海隅海濱也。」（西周銅器斷代）戴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九冊一七一葉

按：此與 0619 「西」同字，當合併。

見   
  


羅振玉釋見無說。

（殷釋中五十六葉下）

王襄類纂以為古見字。

商承祚「卜辭見字作𠄎，𠄎字作𠄎。目平視為見，目舉視為𠄎，決不相混。」（福攷五葉十六行）

楊樹達「見疑當為獻。」（卜辭求義十九葉下）

饒宗頤「已酉卜，方貞：今日王其步口，見雨。亡咎。一月。」（簠室天象二九，續編六、一〇、四重）按見雨之見，疑讀為寬。說文：霰，稷雪也。或體作寬，字从見，𠄎。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即米雪，故見雨可解為雨霰。（通考二四五葉）

屈萬里「卜辭：丙辰卜：車其見方？三月。」（甲編三三七五見，蓋謂在戰爭時兩軍相遇也。）（甲編考釋四二九葉）

張秉叔「見，人名，乃見方之首領，見方在殷之西，与方相近，例如：

壬辰卜，方弗羣見？（前四·三四·六）

貞：方出勿旬見下上？（鐵五〇·二）

或有不殹見者，当係娶旬見方之婦，例如：癸酉卜，王貞：自今癸酉至于乙酉，𠄎人其見方良？不其執？二月。（外編三四）

甲寅𠄎見𠄎羣？七月。辛。（甲編二八一五）（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八九——一九〇頁）

唐蘭「右見字，舊誤釋為見，今正。見字當作𠄎，𠄎等形，與此迥殊，猶欠作𠄎，而元作𠄎也。」（欠元二字，前人辨之，亦不清晰。）𠄎字蓋析書之，則為𠄎，旨鼎限字偏旁作𠄎，與此正同，可為確證。惜卜辭殘缺，不能屬讀耳。說文：𠄎，民，根也。从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民其見。」匕目為真也。按小篆見作見，民作見，目形無別，許氏不得其說，故解為从匕目，又從而附會之耳。其實民為見之父，見為前視，民為回顧，見民一聲之轉也。民為回顧之義，民顧亦雙聲也。易曰：「民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亡咎。」民其背者，反顧其背，象傳引作「民其止」，誤也。一殆涉下文「止其所也」而誤。後世假借為根，為限，而本義湮晦矣。（一眼字从目民聲，實民之尊乳字，然訓目，不訓視。）（文字



未見王。日印啟，不見云。等，見字都作𠄎，不作𠄎，在稍覺相似的口𠄎方𠄎與口𠄎𠄎𠄎例中，作口𠄎方𠄎的幾乎前面都帶口𠄎或口𠄎令𠄎，作口𠄎𠄎方𠄎的則無一帶口𠄎乎𠄎或口𠄎令𠄎的，而𠄎𠄎二文的辭例，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見，釋𠄎為望，會更合適一些。L（古文字考釋四則，華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八七頁）

陳漢平 「甲骨文有殘字作𠄎（京都三〇八一），此字下部殘損，寫全當作𠄎，字旧不識。金文中亦有此字作𠄎（發𠄎懣簋），金文編收入附錄。按此字象人後顧之形，當釋為顧。說文：日顧，環視也。从頁雇聲。𠄎甲骨文、金文此字即顧之本字。初文本作象形字，後世改為形聲字，字遂作从頁雇聲。L（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五頁）

張桂光 「𠄎，前人都與𠄎一起釋為見。我認為甲骨文中𠄎與𠄎有別，𠄎是口見𠄎字，𠄎則是𠄎字的異文，以釋𠄎望𠄎為妥。西周金文中見字確有作𠄎的，但那是口望𠄎統一為臣，而𠄎的跪跪狀逐漸消失後的產物，如𠄎鐘、𠄎伯簋等，都已經是西周晚期銅器了。L（古文字中形作訛變，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一七八頁）

趙誠 「甲骨文的見字字作𠄎，象人跪坐着睜開眼睛。或字作𠄎，象人站着睜開眼睛，都表示有所看見。卜辭作為動詞用比較廣泛，詞義內部的層次比較豐富，按照後代的詞義觀念，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方面。

貞，𠄎（呼）見𠄎般。L（林一，二五，六）  
貞，由𠄎令見于𠄎。L（甲二三九六）

這兩條辭的見都是商王見臣下之見。

乙未卜，𠄎貞，𠄎其來見王，一月。L（合三〇一）  
乙未卜，𠄎貞，𠄎不其來見王。L（合三〇一）

這兩條辭的見是臣屬見王之見。這種用法後來叫做觀𠄎，即詩經變曰韓侯入觀𠄎之觀，所以禮記曲禮說：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L這種用法的見，後來發展、演化為觀見𠄎、曰觀見𠄎、曰謁見𠄎等義。

貞，登人五千𠄎（呼）見𠄎方。L（續一，一三，五）  
丁未卜，貞，令主見方，一月。L（粹一二九二）

這兩條辭的見都是監視之義。如果只列後一條辭，監視之義不露易一下子顯現出來，很可能只被理解為曰觀察𠄎之義。但是有了前面一條辭，有了命令五千人去見𠄎方的見，監視之義便昭



然若揭。当然，这种监视必定包含着观察。

戊戌卜，其隹，翌己卯辰（啟），不見云（雲）。（乙四四五）  
这条辞的见是一般的看见之见。L（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二七—三二八页）

赵诚 甲骨文见字写作𠄎，象人跪坐着睁开眼；或写作𠄎，象人站着睁开眼。都表示有所看见。卜辞作为动词用的比较广泛，其中有一种用义表示观察、监视，应是有义之引申。如：

贞，登人五千乎（呼）见咎方。（续一·一三·五）  
见就是看，用作观察、监视之义。……是很自然的引申。L（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三四页）

张亚初 卜在卜辞中，有日见牛𠄎一词入综类一〇七页。西周的雁侯钟、大夫始鼎和史兽鼎，都有日见工𠄎之词。日见工𠄎就是献功，前人已有定说。所以，周原甲骨的日见工于洛𠄎，就是献功于洛邑。早期的日见工𠄎一词，到战国时期的羊头车曹铭文就写成了日献工𠄎。献，见都是元部字，声母也相近，故可通假。卜辞的日见牛𠄎也即日献牛𠄎。L（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二二九页）

于省吾释𠄎，参造字条下。

按：说文：见，覞也，从目儿。𠄎，说文部首𠄎云：象从儿从目者，缘其事为人，其用在目，而直指其义之所在以制字，其说是对的。苗夔说文声𠄎以为：人亦𠄎，未免牵强。段玉裁注云：析言之有覞而不見者，聽而不聞者。渾言之則覞與見、聞與聽一也。徐灏段注：覞之云：覞而不見，聽而不聞，與字之本義無涉，段說支離已甚。目所睹為見……覞、覞、覞、覞皆見之後起區別字。卜辭「見」之用法為：

一、覞  
「己未卜散貞，缶其來見王，一月；  
「己未卜散貞，缶其來見王」  
「丙寅卜貞，來丁亥子美口見，以戠于口示，于丁、于母庚、于帝……」

合三〇一  
前二九·二

見

說文：「子美見，以戔于丁。」  
見天子曰觀。諸侯視朝曰覲，勞王事曰覿。詩：韓奕，韓侯入覲。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如珠六之，「覲見」，春秋：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乃後世區別之文。

二，監

「貞，瘳人五千，平見呂方。」

「丁未，貞，令立見方。」

「丙辰，貞，其見方。」

「：，平見出官。」

「丙午，貞，弓平往見出官。」

說文：「監，視也。此實監字之孳乳，典籍皆作監。詩：皇矣，「監觀四方」，卜辭即用此「監觀」之義。詩：節南山，「何用不監」，鄭箋云：「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注：「使佐方伯領諸侯監臨而督察之也。」卜辭恒言「見某方」，謂監視敵方之動靜，與「望某方」同意。郭沫若於粹一，一三二，以「見」為地名，於粹一，二九二，以「見」為方國名，並誤。續一，一三，五，瘳人五千，平見呂方，此種監視敵方之行動，均得以武力為後盾，「平官見」亦此義。甲三三，七五，同版有「方其顯南」之辭，「方來侵犯」，故令「夷」前往監視。

三，獻

「卑見百牛，汎用自上示。」

「邑人其見方良，不其見方報，一月。」

「見新來。」

見獻古音同，楊樹達疑見假作獻是對的。左傳昭廿七年：「獻體改服」，「獻體」即「現體」亦即見體。唐蘭以清十，九之「見」為古今字。

六書故：「即以良為「已」去而顧」，乃唐說所本。其說支離，與卜辭不合，不可據。

通用。卜辭二者似已出現合併之趨勢，今姑併列。

「見」與「覲」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覲」可用作「獻」，「覲」則不能。但其余則可

前七·三二·四

南一·五九

契一·二六

獻體改服

「獻體」即「現體」亦即

見體

「見」與「覲」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覲」可用作「獻」，「覲」則不能。但其余則可

通用。卜辭二者似已出現合併之趨勢，今姑併列。

「見」與「覲」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覲」可用作「獻」，「覲」則不能。但其余則可

「見」與「覲」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覲」可用作「獻」，「覲」則不能。但其余則可

「見」與「覲」形體有別，用法亦殊，「覲」可用作「獻」，「覲」則不能。但其余則可

丁驥 一 罗与罗之别为男女之别，罗与罗之别为跪立之别，字分男女契文常见不鲜。我

国文字原始固有他她之类别也。……

罗之用法，於下列辞中知之：

1. 今立见吕方（东京一二九二）
2. 乎往见于河出来（库一五七二）
3. 方其辜见何（续六九六）
4. 勿乎见肇（京二二一九）
5. 乎见啓于雨（撮二四七九）
6. 乎自见出自（粹一一三二）
7. 葺见倉侯，六月。（遗六）

此见字有出现，会见，监视之义。

罗之用法於下列多辞知之（辞多略去干支字）：

1. 王梦我大章……辛亥虫。壬子王亦梦父自出……于父乙示。余见在之。（前七）
2. 王其来见王，一月（洽三〇一），按此谨见之见。
3. 卜王贞自今癸酉至于乙酉邑人其见方良，不其见方执。一月（南南一五九），按良训

治也。实安字，执字契略草似成女旁。）

4. 举见百牛……用自上示（前七·三二·四），此见为负责察看之义，从释畿。）

5. 己及啓不見雲（外二二二），及治也，安也。此字从与从释按，训安为一文。犹之安为妥，安为奴，正是及、按之女性字，皆是安、妥、和、治之义。契文如字与奴字形近，虽为二字，训则可通也。）

6. 壬辰卜内，羽癸巳丙。癸巳见。九雨（甲三三三六），按癸巳见九雨为验辞。意当是日癸巳那天看看再说果然下雨了。或曰今天癸巳，果然下雨了。从後义见即现，到来之意。）

7. 戊戌卜其瞿。明己（干，非支）按啓，不見云（乙四四五），此按与外二二二之良，同辞同文之证）

8. 见眉，不雨……受年（前六·七·四）

9. 多鬼睪虫言见。多鬼睪虫……见。庚辰卜貞多鬼睪虫疾见（簠杂六五，见当训现，出现之意）

10. 出希媼出见……媼其佳丙不（粹一一四一与翌二六合读，此王固辞。见亦是现）



成公二年左傳記陽橋之役，謂楚師侵衛，遂伐魯，師于蜀。則是蜀乃魯國近衛之邑。——甲編考釋三九二葉

饒宗頤「蜀」舊釋。蜀，陳夢家改釋。蜀，讀為荀是也。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讀若泓。」左僖廿四年：「盟于郇。」水經涑水注：涑水又西逕郇縣。詩：「郇伯勞之，蓋其故國。」括地志：「郇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四里。」（通考一八九葉）

陳夢家

「蜀」王郭岳于蜀 江九七，辭一一七五

王以人：正蜀 下二七，七

至蜀，我又事 前八，三八

至蜀，凶禍 一八一一

才蜀 庫一〇九六

此字孫詒讓以為是蜀字而省虫（舉例下九）。我們以為此字从四，从力，力即旬字。金文荀伯璽和伯荀父鼎（璽、璽）的荀字从竹，从目，从力，其音符即卜辭的蜀字。卜辭先公高祖中的蜀，或从力（一拾二九，漳一六四四，撫續二），或从蜀（下三六三），可證了。蜀是一。說文：「蜀，目搖也。」義與瞋同；說文：「瞋，側行也。」今之瞋，力象其形，加目為瞋。卜辭：「蜀是後世的荀國，史籍作荀。」（綜述二九五葉）

陳夢家

「蜀」此字从目，从力，力即旬字。卜辭先公高祖中的蜀，或从力，或从蜀，可證了。蜀是一。說文：「蜀，目搖也。」卜辭：「蜀是後世的荀國，史籍作荀。」（綜述二九五葉）

孫海波

「蜀」四，甲三三四〇反。从虫。地名。鳥，明五七一。或不从虫。——甲骨文編五〇九頁

李孝定

「蜀」說文：「蜀，葵中蠶也。從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詩曰：「蜀，者蜀也。」孫氏釋為蜀是也。字為全體象形，上目象蜀頭，古文多以目代首者，許解不誤。蜀，字不從力，且此從目乃象頭形，非眼目字，與自義無涉。又作瞋，乃形聲字，與此象形者有別也。（集釋三九一二葉）

陳漢平釋旬，考蜀字系下。

裴錫圭

「𠂔」整、自間組「𠂔」同……「𠂔」章于𠂔  
庚寅貞：章于𠂔，𠂔又旅。才□□月。  
賓組也「𠂔」同……「𠂔」章于𠂔：

丁卯卜殷貞：王章于𠂔。二月。

庚辰卜殷貞：王章于「𠂔」。

「𠂔」和「𠂔」

顯然指同一地點。「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九八五

按：「𠂔」上象頭，下象其身，小篆增「虫」作「𠂔」，是變獨體象形為形聲。再進而加虫

作蠟，複贅已甚。戴侗六書故云：「蜀似蠟，色多青。墳首睥目，葵藿胡麻蹲鴟多產之。」韓非內

儲說：「蠟似蛇，蠟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卜辭為地名，未見用其本義者。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姚孝遂

肖丁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人名，此用為地名。「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裴錫圭說參「𠂔」字條下。

字條。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按：「𠂔」即「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見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王襄

「疑寡字」

（類纂存疑第八第四十四葉下）

饒宗頤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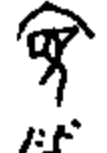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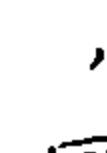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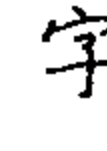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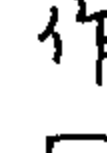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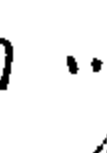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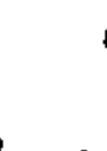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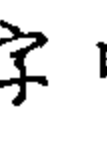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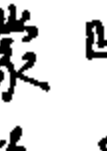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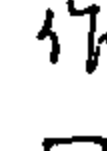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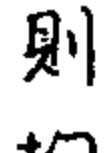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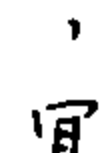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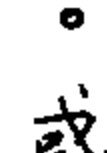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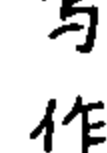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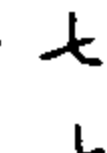




「𠂔」

免要

按覓即說文覓字，从日，日音蒙，借為蒙或普。他辭言「覓日」，讀為「普日」。周禮既稷「六日普」，日月普，無光也。——（通攷三一——三二葉）

于省吾 第一期甲骨文的覓字作、、等形，旧不识，甲骨文編分別誤入戶部和附录。侯甲骨文編把覓形誤摹為見，實則，覓字从，說文作（莫狄切），并謂：「，覆也，从一下垂也。」按訓為覆是對的，但以「」為「」，那就錯了。甲骨文覓字說文為作（莫紅切），并謂「覓，安前也，从見」。段注：「与篆音义畧同」。永培元「說文答問疏証」：「覓即蒙犯霜露之蒙」。覓為正字，蒙為借字。按說文：「蒙，覆也，从承」。又：「蒙，王女也，从冡声」。典籍中均以蒙為冡。本諸上述，甲骨文的覓字上从，說文為作。甲骨文覓字象人目有蒙蔽形，从見，亦声，是会意兼形声。清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字虽今度不用，而据說文，凡覆尊覆面立当作為正也。」然則甲骨文覓字从，本来就具有覆蓋蒙蔽之义。甲骨文言覓指的天之阴蒙，乃引申义。甲骨文的「覓日」（藏四四·三）而見，是指阴云蔽日而言。又「壬辰卜，内，盟癸子（巳）雨，癸子覓，允雨」（甲三三三三·三）。癸巳覓，是說癸巳日天气阴蒙。总之，甲骨文的覓字，說文為作，通作冡，典籍則均借蒙字為之。——（甲骨文文字釋林釋覓一一三頁至一一四頁）

赵诚 「，覓。或写作，从从見，亦声。象人的眼睛被蒙蔽之形，有覆蓋之义。甲骨文用来指上天被浓云蒙蔽，从下看，好象整个大地被云层密密覆盖，乃其引申义。如卜辞的「日」（一覓日）（铁四四·三），覓是动词，覓日即指浓云蔽日。这样的天气常常是将要下雨时的状况，所以卜辞也是覓，雨对举而言。——（甲骨文简明词典一九二页）

陈汉平 「甲骨文有字（京津二七七八），旧不识，甲骨文編收入附录。按甲骨文面字作、、，知此字从人从面作，当释为面。说文：「，鄉也。从人面声。」甲骨文此字即面字初文。——（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七页）

按：字當釋「覓」，于先生已詳論之。字从「見」，與「面」字無涉。

柯昌濟「蔓即媚子，卜辭有媚子之詞，即詩秦風：『公之媚子。』」（殷墟卜辭綜集例證考釋，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五三頁）

于省吾「甲骨文眉字有的作𠂔形，象目上有眉形。又眉字也作𠂔或𠂔形，隶定作免。免字上部作𠂔，象人的眉形，这和𠂔之上部作𠂔，象橫目以視，𠂔之上部作𠂔，象拳目以視，頗有相似之處。見見免三字都是独体象形字，但是，見和免的上部只是象目之橫與豎，而免字的上部作𠂔，不仅象眉形，同时也表示着免字的音讀。𠂔（甲骨文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

于省吾釋𠂔見𠂔字条下。

按：卜辭「子要」為人名，乃女性，均从「女」，無例外。而从「人」之「免」則用法有別，「要」與「免」不同字。刻辭類纂誤混。从「女」之「要」當併入0636「要」字。參見0636「要」字條。

0631

免

孫海波「从見从𠂔，疑亦眉字。」（舊版文編八卷二十葉上）

按：孫海波舊疑眉字，增訂版文編已放棄舊說。字與眉之作𠂔者有別，乃地名。

0632

𠂔

按：此當與「免」同字。

0633

𠂔



0634

按：卜辭用為地名及人名。



按：卜辭用為方國名。

0635



丁 驕 參見字条

按：「要」在卜辭為人名，與「見」字無涉。

0636



余永梁 「此媚字。說文：媚說也从女眉聲。」

李考定 「說文：媚說也从女眉聲。契文同。竊謂此為會意兼聲之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於女首著一大目，又並其眉而象之。契文象形字於此以見意之部分往，特加誇大，以天之大頭，見之从大目，開之从大耳，望之从豎目，均足。此字於女字之上特著其眉目亦此意也。字在卜辭為女字。辭云：己卯媚子廣入俎，是十。得，一，一，貞佳媚，盛，不佳媚，盛。已，三四二，媚，冥，晚，四，已，四，四，六，三，又，四，六，二，三，五，二，二，九，六，四，八，一，並同。妾媚。已，五，六，八，九，言媚，晚，與之辭，係婦某晚例同，言妾媚則猶言婦媚也。」（集釋三六四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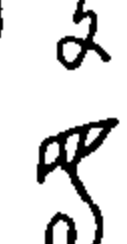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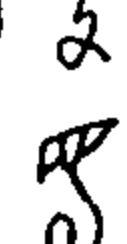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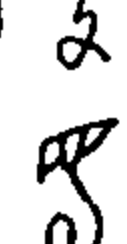


按：卜辭「媚」為女字，李考定集釋三六四五以為「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於女首著一大目，又並其眉而象之。其說牽傳。『糜』亦从「眉」，「𦍋」亦从「眉」，均為聲符，與美無涉。又契文「媚」从女从目，與「媚」有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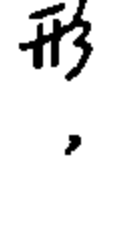
規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郭沫若「以上二片（粹一一九四、一一九五）均有頤字，象一人以手於爐上取暖之形，疑即燭之古字。字乃地名，蓋殷邑也。」（粹一一九五片考釋）  
李孝定「郭氏隸定作頤略，有可商，蓋以屬於人體之手形離而為广也，不若隸定作頤於字形較近。」郭疑燭之古字，近之。（集釋二八三九葉）

陳漢平「安陽殷墟甲骨文有字作（粹一、四三七），旧不识，甲骨文編收入附录。按此字从即从蜀省。旧多釋甲骨文字為蜀，甚誤。字从目从旬省，即說文旬，而并非蜀字。陝西周原甲骨文蜀字作，字不从旬作，可以為証。

燭字从象灯炷火炬之形，从火，蜀省聲，當釋為燭。說文：日燭，庭燎火燭也。从火蜀聲。日甲骨卜辭曰：

其將燭口又月……（粹一一九四）

其將燭師（粹一一九四）

其將燭于（粹一一九四）

將燭……（粹一一九四）

……宣卜方其至于燭師（粹一、四三七）

燭字在卜辭中為地名，師諫名。考秋經傳有人名燭之武，即以此地名為姓氏者。（古文釋）  
丛出土文獻研究二二七——二二八頁）

按：釋「燭」、釋「燭」皆不可據。卜辭用為地名。



按：唐蘭釋監是正確的。鑑、監均其孳乳字。說文續一九〇之「令監凡」，用為動詞，當為監

姚孝遂 一、说文解释 曰監 曰字为 曰从臥、 𩇑省声 曰。 孑 实上古文字作 曰 𩇑 曰 (甲骨文)

曰 𩇑 曰 (金文) 从见从皿。古者以水为鑑， 曰監 曰乃 曰鑑 曰之本字， 曰鑑 曰为后起孳乳字。

字。 L (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二〇页)

当继承金文而来，楷书当作監。古文監目转化为臣，是合规律的，但一般人不甚清楚，因而監字的自監其容之义不易理解，于是再加一个目旁写成了監。L（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

按：此乃「老」字之異體。辭殘，其義不詳。參見 0034 「老」字條。此當併入。

按：合集二七七四二辭云：

頁三下。四四。疑見字。L (甲骨文編八〇七頁)

頭也。王國維《蓋廩鹿大獸，不能以网其全身，但冒其頭，已足獲之。此字正象以网冒鹿首之形，殆

即爾雅字也。 (職考六九葉上)

葉玉森

「卜辭之罽，地名。前四九二，甲一六八並言「往罽」可證。」

楊樹達

「前編四九二云：『往罽？』又云：『莫罽？』樹達按爾雅釋器云：『麋罽謂之罽。』此罽雖是殘文，然「往罽」「莫罽」罽作動字用，義自可通。周禮天官獸人云：『獸人掌罽田獸。』罽作動字用，知罽亦可作動字用矣。 (求義廿七葉下)

陳邦懷

「此字从网从鹿省，當為麗字。說文解字：『麗，罽麗也。从网，鹿聲。』卜辭麗字乃从网鹿省聲，省鹿作𠂔，猶籀文麤字，从麤省作麤也。 (小篆十七葉上)

陳夢家

「王國維以為罽字 (考釋中四九)，之當是罽字。 (綜述五五四葉)

陳夢家

「罽是動詞，之見鄭二：三八三，解一〇〇三，乃是設網獵。 (綜述五一四葉)

孫海波

「罽二下，三八三，方國名。東王臣伐罽。 (甲骨文編三三三頁)

孫海波

「罽，甲一二三三。从网从𠂔，說文所无。王國維說：『爾雅釋器麋罽謂之罽，注：罽其頭也。此正作罽，罽頭之形，當是罽字。』 (甲骨文編三三三頁)

李考定

「說文：『麗，罽麗从网鹿聲。』來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小魚罽也。魯語：『水虞於是禁罽麗。』罽者罽之。』主且聲同，罽罽自得相通。麗為魚罽，當仍由麋罽一義所引申，引申之義專行，遂別造「罽」字以當之。黎文从罽當从网，罽會意，非徒以罽為聲也，以其本義久湮，許君遂以為从鹿聲耳。 (集釋二五六四葉)

饒宗頤

「按罽之作罽，亘卜辭云：『王往罽。』 (林一六八) 他又有「往罽」集罽。殘文 (前編四九二) 王祿安引爾雅釋器：『麋罽謂之罽。』郭注：『罽，罽也。』余謂罽於此為動詞，當釋罽。朱麋同音，說文：『罽，同行也。』詩曰：『罽入其阻。』鄭箋以為罽字，罽也。卜辭云：『先罽者，言先罽入其地也。』 (通考五五六葉)

○一三頁)

（九）

是动词……

骨刻辭拾遺

2170

(3) 于北方標準

514  
頁

可商。

为地名，非

1003

今本作采，

4P  
2.38  
:

孫海波甲骨文編頁讀作「車王自伐冒半」，並以「冒」為方國名，非是。「成」當指成卒而言，非成守之意。以成爲伐，尤誤。卜辭成作「𠂔」，伐作「𠂔」，判然有別。因其誤以成爲伐，故進而誤以「𠂔」爲「𠂔」，爲方國名。

是否即同字尚有待于進一步之証明。但一从「目」，一从「𠂔」，王國維釋「𠂔」(攷考9頁)

生綜類釋讀京津作「𠂔」：王叔半，據第12辭「其冒于東方叔半」，則爲邦男先(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六五——一六六頁)

按：字从𠂔不从鹿，釋麗非是。卜辭云：

「王固曰出」：𠂔𠂔率半

「王固曰出」：𠂔𠂔率半

「王往𠂔」：𠂔𠂔率半

「王往𠂔」：𠂔𠂔率半

「王往𠂔」：𠂔𠂔率半

皆用爲動詞，指獵獸而言。王國維、楊樹達以爲即爾雅「麋謂之𠂔」，較爲近是。卜辭麋字正作「𠂔」，乃麋之省，象麋頭，非鹿頭。

冒从目，與𠂔从𠂔(眉)有別。至其用法則與𠂔同，其辭例如：

「貞冒戲鹿半」

「于矢先冒」

前四·九·二  
其辭例如：  
前一·四·八·三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𠂔，𠂔也。从𠂔，𠂔聲。詩云：『服𠂔無𠂔。』𠂔，𠂔也。毛公鼎肆皇天亡𠂔。𠂔字作𠂔，吳中丞釋𠂔，與此同。」(殷釋中五十七葉上)

羅振玉釋曠無說，見殷釋中五十七葉上。

王襄「古數字·寸，獻」：楮文，與𠂔𠂔皆通。(簠室殷契類纂第六十四葉)

王國維「吳，諸家讀為數，案無數古通作無射，吳从目，从矢，夫者目上，意亦為射。殷虛卜辭有此字。」（毛公鼎考釋七葉下載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六冊）

孫海波文編四卷一葉下亦收此作昧，即宋戴說。

饒宗頤「余謂巽乃吳之繁寫，毛公鼎皇天亡吳，即詩亡，無數。此吳字讀為圍。說文：圍下引商書云：曰圍，者，升雲丰有丰無，讀若驛。吳指雲色，可證法範。」（通考五八九葉）

屈萬里「吳，隸定，當作吳。吳大澂字說據毛公鼎釋數，是也。卜辭吳字為地名，其地又名自吳（甲錄六，六八三）。吳，稱自吳，蓋猶滴，稱自滴，不，稱自不矣。」（甲編考釋二一葉）

戴家祥「此字从目从矢，以聲讀釋之，實即昧，異文原形後置字也。公羊文七年傳昧字而有从矢之昧，訓目不正也。段玉裁謂淺人無識以諸體改說文，字應作昧。竊疑昧字从目从矢，在六書為會意，从目失聲則變為形聲，此六書變例也。陸德明公羊釋文云：昧本又作昧，丑乙反又大結反，則與失聲並相近，是从矢非誤字也。古音失與寅同，故聲類玉易變為廣，廣韻玉篇昧同廣是其證。說文：昧開闔目數搖也。孟子庚桑楚篇：兒子終日視而目不暇。按廣之古音與瞬相近，故陸德明釋文云：昧一音瞬，是昧之本讀為目動，故其字从目从矢，若以為射之本字則其字無取於从目矣。至昧字在全文則當讀為射，同音段借字也。師造設靜彝及毛公鼎均以亡吳為文讀為無射，乃宗周成語，見詩大雅車輦思齊周頌清廟及禮記祭統皆與金文同本為無厭之義。樂律亦名無射，見國語調語及淮南天文訓射之音義與數相近，爾雅釋詁：射厭也。說文：數厭也。故無射亦作無數。見清洛諸詩調頌頌魯頌泮水字均作數蓋古人言語本無定名，徒文多通假，無吳之字誤亦可以訂正矣。許書：臭大白澤也。吳字今既知其聲與數相近，然則說文介部臭字當為吳之字誤亦可以訂正矣。許書：臭大白澤也。吳字今既知其聲與數相近，文吳亦作臭大無數鼎作臭大鄭伯氏鼎上文與白相近，故誤為臭。澤數均从畢聲，金文吳與數通，則許書云：古文以為澤字，如東漢注師高能知古文古誼，以此例推金文無數鼎無數二字為人名，如魏人田子方名，無澤即無數之義也。見莊子田子方篇及國策魏策又變為無擇，詩大雅思齊篇：君之人無數，鄭箋作：無擇，釋文：數擇也。故莊子讓王篇有：北人無擇，楊子法言吾子扁曰：君



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注，擇則亂。注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多者有矣，未有述邪多而稍正也。大玄元  
挽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  
此即本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為說無擇即無射之陵字也。一哭字說。

李孝定 說文：「瞋，開目也。數搖也。从目寅聲。」卜辭：「正从目从寅，惟辭殘其義不詳。」呂覽  
其視萬世猶一瞋也。莊子：「廣桑楚曰：終日視而目不瞋。」釋文：「瞋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玉篇  
以瞬瞋並為瞋之重文。卜辭：「寅與矢形近，玉篇以瞋為瞋之重文，蓋亦有故也。此與旬、眴義近，注  
籍每以瞋旬與是混用。」一集釋：「一五五葉。」

李孝定 說文：「瞋，開目也。數搖也。从目寅聲。」段注：「引公羊文六年成二年傳：陸氏釋文字皆从矢，  
云：「瞋音舜，本又作瞋，丑乙反，又大結反。」五經文字曰：「瞋音舜，見春秋傳：開成石經公羊二皆  
作瞋。」疑此字从矢會義，从矢者其語體。以語體改說文，淺人無識之故也。卜辭：「正从目从矢，  
殺氏之精思卓識殊可驚也。戴氏漢進而哭，通數通射，說亦可以。金文：「亡哭即詩：無數也。  
惟羅王趙以數釋哭則有未安，當如戴說：哭為數也。金文：「作哭，毛公鼎：「肆皇亡哭，即無數也。靜  
簋：「靜學無哭，錫从奴容氏金文編亦从羅王之說：「收作數。卜辭：「哭為地名，辭云：「侯其口哭，  
拾十、三、四、壬寅卜：「鳥侯弗戾哭，前五、九、三、癸卯卜：「在宅哭亡禍。辭：「四、七、八言宅哭者，蓋謂卜宅  
於哭也。金祥恆讀文編四卷二葉上收田作哭，其說未聞。按字與哭形絕遠，似非一字。」一集釋  
一一五二葉。」

趙誠 甲骨文的「哭」，到了小篆作「哭」，原来的「矢」，變成了「失」，也是訛變。一古文  
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三六五頁。

按：哭當隸定作哭，即說文「哭」字之初形。又說文「瞋」字，从目从寅，亦當是「哭」字之異，古矢  
與寅為同源字，每相混。今字則作瞬。又說文訓為「目搖」之眴，與瞋音義無別，實亦瞋之孳  
乳字。然則瞋、瞋、眴、瞬之初形均當作哭。其作哭者，為瞋之繁體。在卜辭為方國名。

四笑



孫海波

「哭」，河四七二。哭或从矢。公羊傳：文公七年，「哭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陸德明

杲  



按：「杲」在卜辭為狩獵之方法，不得釋「麓」，亦非「杲」之合文。

屈万里考释谓当为「狩」之義，这是对的。曰「杲」为地名，曰「麓」为动词，乃是贞问于「杲」地狩，能否有所擒获。根据佚二九七：「丁丑卜，秋贞，王垂介录麓，亡戕？」录在此即假作麓，足以证明「杲」是动词，不得读作「麓」。L（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四六——四七页）

姚孝遂「粹九五五：曰垂介麓，隻又大鹿，亡戕？」郭沫若先生考释以「杲」为地名，可能是误读「杲」为「麓」。甲三五七也有「杲」字，其辞为：

杲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𠄎  


按語詳見異字條下

释文：眚本又作眚。段玉裁謂淺人無識，以眚体改眚文。字应作眚，通假为眚。卜辞眚从矢作眚。地名。在眚眚卜。眚，林一·二五·九。或从二矢。L（甲骨文编一六〇页）

楊樹達「按果字上从目，下从木，与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同。甲文亦有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见书契前编卷貳（拾柒之肆）及卷伍（廿伍之伍），此偶异其形耳。果相为一字，说文木部记李或作杙，李杙为一字矣。」（释相，积微居甲文说卷上三九至四十页）

屈萬里  
（甲編考）

「果，隸定，當作果。楊樹達释相（積微居甲文說二四葉），可從。」

按：釋「相」不可據。卜辭為方國名。楊樹達释相「相」讀作「傷」，非是。

相

相

羅振玉「說文解字：「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湯曰：「他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此从目从木，與許書同。或从木，乃木之省，猶他从林，字或从木矣。古金文亦多有木作木，與此同。」（殷契中五十六葉下）

王襄「古相字，許說省視也。从目从木。」（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七葉）


楊樹達「曾毅公甲骨綴合編一一八片云：「口貞，旬亡田？口，允有來遘（艱），自西。」申告曰：「口，昇大，方，果四邑。十三月。」按此片郭沫若卜辭通纂四九八片。……郭君謂昇（此字郭釋魁，余據詩大雅文王，常服黼昇，毛傳訓昇為殷冠，釋為昇。說文八篇下見郭亮字下云：「殷日昇，省作吁。」）大，方，果為四邑名，余疑方當句斷，果字當與四邑連讀。按果字上从目，下从木，與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同。甲文亦有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見書契前編卷二（一十七之四），卷五（一廿五之五）。此偶異其形耳。果相為一字，猶說文木部記李或作杙，李杙為一字矣。相四邑者，相當讀為傷。知者，菁華一葉云：「癸巳，卜，殷貞，旬亡田？王固曰：有希（崇），其有來艱。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洗武告曰：「土方征於我東鄰，我二邑。」甲骨綴存二六片云：「壬辰，亦有來自西。申乎口征我冀，我四邑。」二辭與此辭事例相同，此云傷四邑，猶彼云我二邑。我四邑也。既文十二篇下戈部：「我，傷也。」我傷義同，故彼二辭云我，此辭云傷矣。詩召南采蘋云：「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顏注引韓詩作「於以賜之」。此相聲易聲二字通作「澄」也。金文遺編云：「王令趙戡東及夷，竟肇以趙征，攻單（戰）無商（敵），相於介身。」

相亦當讀為傷，與甲文可互證也。  
（續甲文說二四葉釋相）

丁  
乙  
四  
〇  
五  
七  
。 人名。貞乎相專牛。  
L

李孝定「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湯曰：「地可觀，莫可觀於木。」隋曰：「相鼠有皮。」梁父正从目从木，與小篆同。楊氏所引曹氏「撮合之一一八片遺珠」收為一一八二片，即補七三七一與他片所撮合者字上目下木，與他辭之目木並列者不同。辭例亦異，二者是否確為一字實未可知。今姑以羅楊二氏之說收作相。相四邑連文，楊讀為傷，似亦可以。惟楊釋「𠂔」為昇，引「毛傳」昇為殷冠，澄之，似有可商。此實象人看面具之形，豈殷冠皆如此乎？它辭相𠂔為人名，如「貞相亡禍」，貞其有禍。𠂔，四六九五。甲辰婦相示二屯岳。𠂔九九九是也。茲當就視與許訖同，如「相日今允雨」。相，備五二五，五似謂覘日色以定晴雨也。金文作𠂔，四年相邦戰柶相戾，蓋𠂔庚壺。一集釋一一四六葉。

孙海波  
参臣字条

按：卜辭相字作, 辭殘，其義不詳。羅振玉等以𠂔及𠂔混入相字，非是。

白玉嶢「籀廌先生释为𠂔之变体。孙海波氏文编列为不识之字（附录一七），李孝定先生作集释，列为待考之字（四六〇〇）。嶢按：字之构形，甚为奇古，故自甲文面世以来，迄今七十余年间，除籀廌先生初释为𠂔外，举世之学者，竟无一言之赞，宁非难识哉？今详籀辞义，及字之构形，并博徵典籍，比勘辞例，窃疑为之初文。盖字当从目从𠂔；从目，示有所视也。隶定之，则当作𠂔；说文解字无𠂔字，而录作的，今俗作的，並经典中亦皆随俗而作的矣。其初谊为𠂔的，引申之曰目的。诗宾之初筵：曰发彼有的，传曰：曰的，𠂔质也。疏曰：曰的者，谓熊侯白质也。礼记𠂔仪引诗：曰发彼有的，郑注曰：曰发，犹𠂔也；的，谓所𠂔之识也。又汉书鼂错传：曰矢道同的，注曰：曰的，谓所𠂔之準臬也。又荀子劝学篇：曰质的张而矢至焉，注曰：曰质，𠂔侯的，正鹄也。淮南子原道篇：曰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注曰：曰质的，𠂔者之準执也。兵略篇：曰夫𠂔，仪度不得，则格





但王臣以「伯」計，人鬲以「夫」計，這兩種人是不同的：王臣原是被征服的族邦的有司，而人鬲原來就是奴隸（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六：九六）。由此可知大孟鼎中的「王臣」本來是族邦的有司。

二、臣、小臣：

臣不其率——臣率 乙二〇九三

臣其工刃——臣弗工刃 甲三〇二二十三〇七〇十三一〇七

由小臣令衆黍 前四·三〇二續三·四七·一

小臣幼 乙二四五一

車馬小臣 前一一五二

我家舊老臣亡先我 前四·一五·四

……昔我舊臣…… 前一一五·一六

凡此臣、小臣、老臣、舊臣都是官名。

卜辭中的「臣」字除用作名詞外，亦作動詞：

己酉卜亞，俾其佳臣——己酉卜亞，嬪其佳臣 乙四六七七

尸其臣商 前一二二〇

此處的「臣」與多士「臣我監五祀」之「臣」為「臣」之誤。顧命「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同是

動詞。西周中期金文克盃和梁其鼎「既臣天子」、梁其鐘「農臣天子」皆謂臣服於周王。卜辭

中動詞「臣」說明了兩事：一、殷王與它邦有臣服的關係，二、它邦所臣者是商，則商為當時

大邦殷的稱號。族邦與小臣對於商國的臣服關係，尚表見於以下卜辭：

缶不其來王——缶不其來見 乙五三九三

小臣咏王 甲一二六七

小臣龜董（覲） 甲三九一三

卜小臣某來王與來覲。來見、來覲是來朝，與來王不同，來王當指臣服。商頌殷武曰維

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此所謂「來

王」與卜辭同，所謂「曰商是常」與卜辭「尸其臣商」（京津一二二〇）同。

卜辭中的小臣至少有三類：一類是多方的小臣，記其來王來覲等；二類是王朝的小臣，

即臣正。卜辭中記個別的先王舊臣為崇於王；又有「我家舊老臣亡先我」、「昔我舊臣」凡此舊

臣都是殷王朝已故的臣正。

春秋時代宋遺叔尸縛追述商事，說「伊少臣佳捕」指伊尹為輔（傳）於湯，少臣即小臣，卜辭稱其官職為尹，殷代晚期金文如小臣邑尊、小臣餘尊、小臣茲自、小臣吉鼎記王錫小臣而作器，此等小臣顯然為殷王朝不小的臣正。西周初期金文如小臣單尊、小臣宅毀、小臣謎毀、小臣傳自亦是周王公的官吏。西周中期以後，臣與小臣作為低賤階級作為賞賜的東西，如大克

錫王錫善夫克以田、人並史、小臣等。臣或小臣在殷代為一較高的官名，在此官名之後常隨以私名，其例甚多：

由臣舌令戈隻 卣六·九·二

手臣阜考 卣三七·六

小臣中 卣四·二七·六

小臣鼎 卣二·八五·一

車小臣牆令手从，王受又 卣一·一六·一

車小臣戲 卣一·一六·一

小臣遷 卣一·一六·一

小臣受王之令，為其征伐，為其具車馬，為其司卜事。武丁時代甲橋、背甲、骨白、骨面上，卜事刻辭其上的人名亦兼為卜人之名，如小臣中或即祖庚卜人中。又康丁的小臣口可能是康辛的卜人口；康辛的小臣丹可能是祖甲的卜人口。

三、多臣：

勿手多臣伐邛方 卣二·二七·七

車多臣手从沚盛 卣五·四·四

泥追多臣，禿弗率 卣三四·二七·十三·四·七七

不申率，多臣往禿 卣五·二·四·七

我多臣亦禍 卣一·二·〇·七

多臣常，是受王之手征伐邛方。他們的地位顯然和「眾」不同。多臣而冠之以「我」，則此多臣乃是殷王國之臣，可能是「臣」與「小臣」的多數稱謂，猶「酒誥」之言諸

臣。

康丁武乙之間有多辟臣：

多辟臣其口 卣一·二·八·〇



由於多臣與多母的對貞，多辟臣可能是嬖臣，乃親近的整臣。鄭制（左傳昭元、昭七、哀五）大夫分上、亞、嬖三等，所以卜辭的元臣、小臣、辟臣可能也是等級有差之臣。L（綜述五〇三——五〇八葉）

孫海波

「說文：臣，聿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目人眼也，象形，重瞳子也。目作四，臣作臣，一橫目，一豎目，二形无別，古多是一字。徵之从目之字，相省視也。从目从木，卜辭作相，（前二·十七·四）亦从臣作相。頤和因藏器父乙壺作相，佚存七八七版作相，商先生釋相，竊疑當為相，正象視木之義也。皇月滿也，与日相望以朝君，（此引申之義）从月从臣从士，卜辭作皇，象人举目相望之形。亦从目作皇，佚存六五四版口口乘皇由口，此即皇字别构。以上二字，皆臣目互用之证。許君訓目象形，訓臣聿也，是以声衍，本非初谊；若云聿目，谊亦未安。余謂臣目皆示負者之意，俘虜之人，隳其面部，以识别之，故以臣為臣。盖人之負者，惟目為最显，古文頁首之字，皆繪目以象其形，隳其面部，以识别之，故以臣為臣。小记，（師遽尊顯之偏旁）首作臣（周公毀）首，（留鼎）首（友毀）皆是也。L（卜辭文字小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五十七頁）

孫海波

「刘氏藏契有一版文云：

□□大

王又步

辛亥卜

于帝

于帝五臣

五臣

五臣又

足佳亡雨

大雨

玩此辭文，殆為祈雨而卜，其第一辭云卜祭于五臣，第二辭云侑祭岁于帝五臣无雨，第三辭則祭帝五臣有大雨，則帝五臣者，豈主雨之神耶，姑记之以俟知者。L（卜辭文字小记续，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五十二頁）

胡厚宣

「舞臣即是跳舞的奴隸。」

（甲骨文所見的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

六六年一期）

胡厚宣

「州，說文：水中可居曰州。一日，州疇，耕治之田也。『蒼頡篇，疇，耕地也。』是州為耕治的田地，州臣即耕作的奴隸。」（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





八、四來告大方出，伐我邑，車馬小臣四（粹一·一五二）。

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每用倒句，例如日又于十立伊又九日，即又于伊十立又九的倒句。商器宰橈角的日佳王廿祀翌又五日，即佳王廿又五祀翌的倒句。又甲骨文的省略语常见，其尤甚者，例如日其卯上甲日（甲八·三五），即其劉于上甲的省略语；日伐甲日（乙四·五九二），即出伐于甲的省略语。以上述的两种辞例为据，则本文中的倒句和一般的省略语也可以迎刃而解。

第一条的小丘臣，即丘小臣的倒句。丘小臣是主管丘居的小臣。古代丘居以防外侵和水患，故甲骨文的地名每以丘某或某丘为言。第二条的令臭小親（藉）臣，即令藉小臣臭的倒句，也即令主管耕藉小臣臭的省略语。旧误认为日小藉臣，疑是殷代农奴日。第三条的佳臭乎小众人臣，小众人臣即主管众人的小臣。这是说，由臭传呼主管众人的小臣。第四条的佳臭乎小众人臣，小众人臣即主管众人的小臣。这是说，由臭传呼主管多马羌的小臣从事某项工作。第五条的佳臭乎小众人臣，小众人臣即主管众人的小臣。这是说，由臭传呼主管多马羌的小臣从事某项工作。第六条的小臣留车马，留应读为载（详释留）。这是说，由小臣留使车马。旧既误释留为古，又误以古为小臣之名。第七条的令小王臣，即令王小臣的倒句。小王二字不应连读，以其并非指小王者己为言。第八条的大方出伐我邑之下，以車馬小臣为言，旧误认为日马方之小臣日。其实，这是商王令主管马政的小臣准备骑兵以反击大方。甲骨文的出征，有时用族马或三族马，均指骑兵言之。甲骨文的小田猎每言其先马，是指骑马在先言之。总之，以甲骨文的倒句和省略语为证，因而对于小臣的职别才有了进一步的解释。（释小臣的职别甲骨文字释林三〇八——三一—页）

陈福林

「殷契萃编第十三片所记的两条卜辞又是用日臣日为人牲的实证。其记载如下：

□日又于帝五臣，又大雨。王又岁于帝五臣，正佳，亡雨。

郭老以日帝五臣日为一词，举史记封禅书中有天界之小臣日九臣日、日十四臣日等为此，但未认为是的论。我们认为日五臣日即是五臣五人，如前面所举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中日王出三美于父乙日的一条中日三美日是用同一书法。这两条卜辞的内容是一问一答，为日用五个臣作人牲大祭上帝，会有大雨？日王如用五臣对上帝举行岁祭，能否征佳，不会遇雨。日王臣臣的本意正如郭老所训释是俯首听命驯服的奴隶，在殷代虽已起了分化，有称之为日五臣日小臣日少臣日这些属于奴隶主地位的人，但其原意仍是奴隶。这有如左清华代日奴才日既是奴隶的通称，也是满族统治集团中各级人物向皇帝用作物称一样，日五臣日就是日五个臣日，别无他意。沿至西周，也还有在孟鼎铭中称日夷嗣五臣日，孟鼎铭中称日臣日寔、日膳、日奠、日奠。



孙海波 《殷虚书契》一八八·三·从二臣·说文所无·人名·上（甲骨文编一三〇页）



按：甲骨文臣字象竖目形，與金文同。但竖目何以為臣，實難索解。甲骨文「見」字橫其目，「望」字則豎其目，區別極嚴。葉玉森謂「臣」字亦有作橫目形者，乃誤讀「解」所致。以論斷「解」字之為職官名，無一例外。從未見以臣為奴隸者，不得以周以後臣之身份為奴隸，此亦牽傳許慎之說解，不可據。

陈炜湛说参四 字条下。

被用作人祭的牺牲，时常逃亡而又被派去参加战争和田猎的臣，其身份只能是奴隶。——商代人性身份的再考察，历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一期一三六页

（綴合一一四）  
（合集三三五二五）

是多臣（众多的臣）与羌一道逃亡，商王命令纆去追捕。纆弗幸亡，说不祥幸亡是说捕获不到。多臣和仆一样，也被送去参加征战和参与田猎。

（粹一一六九）  
（綴合七三）

象上引「解」中被用作人性，故他们常结伙逃亡：「解」中「解」，寔，贞，纆，不祥幸多臣，亡羌。乃是对上的一种谦称，当然其中也有奴隶的分化，像伊尹、傅说，传说皆是奴隶而升为商王的辅佐，而伊尹也被称为「伊小臣」，但这毕竟极少数，大多数臣的地位低下，处境悲惨，出逃。不过臣字在甲骨文中作豎目形，郭沫若说：「人首俯则目豎，故臣字表示屈服之形。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是亡国之民的卑惨象。」

多臣用。 癸酉贞多妣鬲小臣三十，小妾三十于帚。  
臣七十，妾□□  
（合集六三〇）  
（乙八七九六）  
（续补一〇四八五）

李孝定「从二臣，說文所無。金文有野體二字，亦从此。」（集釋。九九七葉）

按：「望」在下辭為人名。

望












羅振玉「說文解字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古文望省作望。此與許書合。」（殷釋中五葉上）

王襄「古望字。望字重文。」（瀕纂正編第八第三十九葉上）

葉玉森「按羅氏釋望是也。……字象一人挺立地上或土上眺望形，从目非从臣。許君認為从臣，乃有朝君之解。」（前釋一卷七十四葉上引）

商承祚「卜辭見字作𠄎，望作𠄎，目平視為見，目舉視為望，決不相混。又有作𠄎者，象人登丘陵而望也。」（福十二片考釋）

吳其昌「望即望字，消月。卜辭中望見二字，甚相類近。見作𠄎，望多作𠄎，蓋二者皆重在目，故皆作人形而目特大。但見並視，故其目平；望高視，故其目斜耳。但卜辭望有三形：作𠄎或𠄎者，乃為人名；其人在武丁時，善駕馭，似云丙戌卜，貞，王从身乘，伐下𠄎。錢二四九二之語，多不勝舉，可證。……其作𠄎，若本片者（此說誤，應為引用後一。一〇三片——摘錄者）乃為地名，以云：□□卜，在𠄎，國旬亡猷。國□月。一如狀。其望字作風，與本片逼肖，可證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二二八葉）

唐蘭「吳或作望。說文以為望的古文。望字從月，從臣，從壬，並誤。吳本見的尊乳字，望當从月从吳。」（導論下編五十三葉上）

饒宗頤「望謂候望，廣雅釋詁：望，覲也。淮南子時則訓：九月宮候。高注：候。」



望也。是月繕修字備，故曰官候。漢有伍候之法，見龜錯傳，又于邊鄙設候官，具見居延簡。由望昌之望，知此制殷已有之。（通考一六八葉）

孫海波 甲三一二二。人名。望乘。

乙七四五。或从人。

寧沪二·四八·衆人立土上。L（甲骨文編三五四——三五五頁）

白玉崢 崢按：A字之結構，蓋象人挺立大地，舉目四望，躊躇滿志，睥睨一切之形；其初讀，蓋為瞭遠也。其字，為人名者，于第一期武丁時作A形，亦或作A形；至第四期文武丁時作A（續存三四），或作A（佚八七五）形，然其字之書法風格，與第一期相較，則大異其趣矣。又地名之A，見于第五期之卜辭。L（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八五九頁）

于省吾 第一期甲骨文的見羊也作呈華，凡五見，今錄之于下：

一、癸子卜，設貞，乎雀伐見羊（擬二五二）

二、貞，見華（啟）雀（貞），見華弗其啟雀（乙四六九二）

三、令呈華歸（貞），司令呈華歸（綴合二六〇）。

按見即呈字，周代金文多作望，也作呈或望。說文望之古文作呈，又誤分望望為二字。第一條羊字作羊，與華通用。見羊即古代的汪芒氏，見羊和汪芒均屬迭韻諛語，故相通借。國語魯語：「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专车，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以邑實聲。春秋傳曰，鄭瞞侵齊。」說文段注引顧祖禹說，以為「鄭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較為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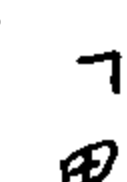

前引第三條，以令呈華歸與否為對貞，則呈華自當為人名。……因此可知，見羊或呈華既為方國名，也為其國的名長名是無疑的。這和典籍所記，不盡相同。前引第一條平雀伐見羊，則商和見羊已有敵對軍事行動。第二條以見華啟雀與否為言，第三條以令呈華與否為言，則見華又降服于商。第二條的見華啟雀，是說雀之出征，以見華為前軍（詳釋卷）。

總而言之，由于見羊和汪芒同屬迭韻諛語而通用，由于甲骨文的入名有時也用方國名，然則，典籍所記「在殷為汪芒氏」，甲骨文本作見羊或呈華，是可以斷定的。L（甲骨文文字釋



林澤亮羊一四一至一四四頁)

趙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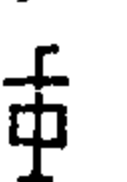
「甲骨文的望字字作，象人佇立土丘之上睜目遠望之形，其本义當為遠望。或字作，下不从土，但傳主遠望之意同。後來演化發展，寫成了望，故以後逐步變字作望。卜辭的望作為動詞，有觀察、監視之義，應是本義之引申。如：

貞，乎（呼）望畧方。（殷十二·七）


望本為遠望，用為觀察、監視之義，和目、見、覘一樣，都是很自然的引申。L（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三四—三三五頁）


孫海波


參臣字條

唐健垣說參字條下。

裴錫圭說參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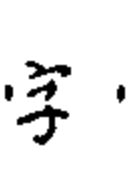

林澐說參字條下。

于省吾釋，參遺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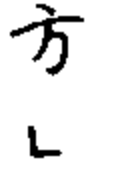
于省吾說參字條下。

張桂光

參見字條

按：自許慎以來，說解望字，皆支離穿鑿，蓋形體譌異，漸失其初，自甲骨文出，其本形本義始明。商承祚所釋是對的，寧澧二·四八有字，象人挺立土上，舉目企望之形。說文以望望二字分列，實本同字。今望行而望廢。說文望之古文，猶存其初形。卜辭云：

貞，畧人由王自望。

「貞，乎望方」。

「弓佳王自望」。

此乃用其本義，謂偵視敵方。

供七二六  
續三·八·四  
京津一三四七

又「聖乘」、「聖華」之「聖」則為方國名。

0654 𡗗 𡗘 𡗙

按：合集九六解云：「貞伐弗其以𡗗𡗘」當為地名或方國名。

𡗗 𡗘

0655

按：卜辭為人名。

0656 𡗚 𡗛 𡗜

于省吾「黎文或字作𡗚，亦作𡗛，郭沫若釋伐。」（通攷八〇）按郭釋不可據。或當即藏之初文。說文：「藏善也，从臣戠聲。」按戠从升聲，藏字加升為聲符乃後起字，猶𡗗字後加升為聲符作𡗘，是其證。凡初期之象形會意字，後加聲符易為形聲字之例習見，不備舉。或字从臣从戈，乃會意字。施威武以征服臣妾，自為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藏善之義。清八：「王固曰，其隼（獲）其佳丙戌口，其佳乙戌。」其義則謂應有所獲，其唯丙戌不善而乙日善也。前七四二：「東旻（得）一，王固曰，其佳佳庚，其佳丙其齒。」齒謂差錯也。言庚日有所得而丙日則差錯而無所得也。兩段文例相仿，可資參證。林一六九：「余或。」謂余善也。即易師曰否臧凶。臧。要之，或為藏之初文。藏字加升為聲符，乃後起字也。」（駢三第三十葉下釋或）

于省吾「甲骨文或字作𡗚或𡗛形。郭沫若同志釋伐（通攷八〇），不可據。或即藏之初文。說文：「藏，善也，从臣戠聲。」按以甲骨文為據，則應作从戠升聲。或字加升為聲符作𡗘，乃後起字，猶古文則鼎字加升符為𡗗，是其証。或字从臣从戈，乃會意字。後世加升為聲符，變為會意兼形聲。甲骨文稱曰王固曰，其隼（獲）一，其佳丙戌，其佳乙。」（前八）其

又謂有所發，其唯丙日与乙日均善也。又：曰：……其佳甲，余或。曰（南北師一。二）是說甲日余善也。L（釋或，甲骨文字釋林五一至五二頁）

按：字當釋「臧」，于先生已詳論其形體演變之由來，卜辭均用為「臧否」之「臧」。

0657

柜

陳煒湛說參四 字条下。

按：卜辭「帝柜」為人名

0658

瞿

李孝定

「良士瞿」又「說文」瞿舉目驚瞿然也从𠂔从目，亦聲。又「目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義。瞿字从佳故謂鷹準之視耳。瞿則人之驚顧，目則人之左右視，目界二字音同義亦極近，當本是一字。契文作𠂔，省𠂔則為目，易𠂔為大則為𠂔，𠂔又譌大為𠂔耳。L（集釋三二四三葉）

李孝定

「說文」目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L「卜辭从二目从𠂔，正左右視之形。小篆省𠂔耳。珠五六四五六五均僅一𠂔字，通雅一三八已已卜目𠂔其義不詳。金文作𠂔，目父丁𠂔，目鼎，東明鼎，且癸鼎，目𠂔，L（集釋一一五九葉）

金祖同

「上片及本片均只着一𠂔字，从𠂔从人。說文無此字。說文瞿下曰「鷹準之視也」雙下曰「佳欲逸走也从又持之雙」也。徐說「雙是左右驚顧」又曰「視遽貌」大其兩目，示其目之動作，于人于佳一也。說文有𠂔字，音句，左右視也，疑即此字。L（遺珠三九葉）

金祥恆續文編三卷二葉下收此作𠂔，其說未聞。

于省吾說參白 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四字条下。

按：釋「明」不可據。合集二〇二八一：「……于……未甦」，乃祭牲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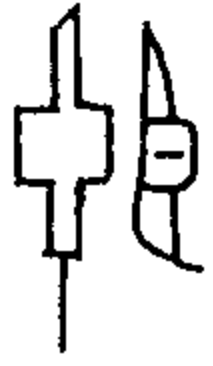
曾昭岷 李瑾 「古代曾國的史實，可以上溯到殷墟甲骨卜辭曾字之初文作曾，曾，若蓋，曾，曾之本字：上象立耳，下象腹作，繁文作曾，曾的，若曾。关于此事之繁簡各結構，于省吾先生釋曾一文具載之，茲不贅錄，其名載卜辭者多为安陽王几内地名：

……御，獲兕一：（右行）——續三，p 24，五版

之。續三，p 24，五版 左傳宣公十八年：「晉侯，卫太子臧伐齐，至于阳谷。齐侯会晋侯盟于繒。」此陽谷附近之繒，与安陽相距不足三百里其必为卜辭田猎之繒，自在事理之内。（曾國和曾國銅器綜考，江漢考古一九八〇年一期七一頁）

于省吾 参曾字条

按：字形與「甞」無涉，卜辭所僅見，為地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王襄 「古器字，許說語聲也，从器臣聲，此从口，有麗雅之誼。」（通鑑定殿契類纂第十卷）

商承祚

「象眾口之曉」，疑即囁字。（類編三卷一葉）

李孝定「說文」囁語聲也从囁臣聲囁古文囁「商氏疑此為囁，以囁字作囁例之，其說是也。」辭云「囁」其義不明」（集釋。六七五葉）

按：字从「囁」，不从眾口。从「口」乃後世形體之訛變。卜辭殘泐，其義不詳。

臣黃

黃

0662

陳煒湛說參「囁」字条下。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囁

0663

陳煒湛說參「囁」字条下。

按：卜辭為方國名。

囁

0664

按：卜辭為人名。

囁

066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66

𠂔  


按：字从「臣」，與「𠂔」當有別。辭殘，用義不詳。

0667

司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68



按：卜辭為地名。卜辭云：「王田𠂔。」

066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懷  
一八五八

0672



按：此為「見五」二字。

067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5



按：此八五七辭云：「辛未貞其𠂔多𠂔」  
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0676



按：合集七〇六三辭云：「𠂔來」  
為人名。

0677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679



考古所「京：也見于京都三五〇十三〇七五片，貝塚茂樹認為是殷祖先名（京都七〇五——七〇六頁），但在此為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四頁）

按：卜辭為地名，非祖先名。

0680



王襄「古耳字」一（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李孝定「說文」耳主聽也象形。契文正象耳形。金文取字偏旁作巨。毛公鼎聖字偏旁作巨。齊鐘巨。曾伯簠巨。井人鐘巨。師望鼎巨。穆公鼎與此並近可證。辭云「貞疾耳佳有光」。珠二七一、此耳疾之貞也。「帝井乞龜七耳十五自」。續四二六五此骨白紀事刻辭。疑古獻職之事。「足耳佳有光」。藏一三八二此當與珠二七一辭同意。足人名。「子口夢口作口耳口大鳴口」。前五三三此辭殘泐過甚，似亦言耳疾之事。「丁丑邑示四屯耳」。漢下十五十此亦骨白刻辭，耳為人名。「甲子卜亞戈耳龍母晦替其替弗每有雨」。漢上三十五耳龍疑並為方國之名。一集釋三五一七葉）



屈萬里「當是耳字。聲聲字偏旁耳作耳，與此形近。……取字偏旁耳並作耳，與此全同。可證。」（甲釋四一一葉三二〇六片釋文）

于省吾釋耳見鳴字案下

于省吾說參「耳」字条下。

按：「辭」耳「用如本義」疾耳「即指耳有疾」。前八·五·三「耳鳴」當連續。李孝定據業玉森前釋釋讀有誤（參見綜類一一三）乙五四〇五「聾耳鳴」可證。耳為人名。與獻職之事無涉。李孝定之說不可據。

0681

取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葉玉森「舊釋為以（父）之交體，卜辭於人名多用之。一說詳殷契鉤沈，復核卜辭有以二字於某一辭內並見者，且「耳」許（以）令以諸辭屢見，讀之終覺未洽，反復沈思，覺以非以之交體，其字以持以，填實則成耳，金文公伐邲鐘攻字偏旁作耳，填實則成耳，與以形近，乃斧形茲省作耳，古訓工。曰：能攻王者，一謂禮天官序官注：曰：作器物者，一謂工則矩字所由生矣。以持以，當為攻字。如卜辭云：壬午卜王攻鼠方，一滿四·五二·五，子攻置，一滿五·十三·七，辛丑卜貞貞子攻彭，一滿三·十四·一，貞貞攻陟若，一滿六·三二·二，令攻介，一滿六·二〇·五，由豐令攻射，一滿七·十三·三，甲午卜攻射，一同上，戊辰卜賓貞子自，一師一般攻于夫，一後上·十一·十六，貞子攻般狩栗，一後下·十六·十三，貞往出狩，貞獲攻風，一藏三六·三，貞由華子攻，一藏七·一·一，貞子自攻陵于，一藏二四九·一，貞子吳攻弓，一藏三七·二，貞子攻丘亦，一計二·三·五，各辭內鼠方、置、彭、陟、介、射夫、般、風、陵、弓、丘亦並為國名。又如：貞勿子攻牛，一滿三·三〇·四，貞勿自，一師一般牛弗其目，一藏一七八·三，牛亦國名。他辭云：貞勿多牛，一滿六·一六·一，猶馬方一曰多馬，羊方一曰多羊也。辰卜貞貞子攻馬于申呂三月，一藏文地望四四一馬即馬方，辭言命攻馬方于申地而用兵也。貞子以真攻坏與蓄三邑，一滿七·二一·四，真疑鄭古文。辭言命由鄭進攻坏

謂黃三色也。以上各辭並釋為攻似較妥通。至本辭曰：「王攻唐獲。」與爾六十八。六。勿攻唐獲。一辭並反例同，攻乃祭名。又他辭云：「貞攻岳。」一。爾。七。二。一。一。己卯卜攻岳雨。一。後。下。三。六。三。兩辭中攻字疑並祭名。周禮太祝：「五曰攻。」鄭司農注：「攻祭名也。」一。爾。釋卷一第五十五至五十六葉。

商承祚「以从又，从耳，即取字。」說文：「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職。」職者取左耳也。又職注：「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職。』」耳或聲，職或从首。按持大雅：「攸職安。」傳：「職，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職。」魯頌：「在泮獻職。」箋：「職，所格之左耳。」此字正象以手持割耳義，與職同。金文毛公晉鼎作「取」，番生殷作「取」，已整齊其形，至小篆則更誤矣。葉氏謂為父之受體，一鈞沈乙卷二頁，非是。一佚存十六葉。

郭沫若「按：『癸酉卜其取苦雨』，取殆極省。」極，木薪也。說文音義俱與極近。一釋考九葉背二八片釋文。

吳其昌「以者，字亦偶或作『以』。以為斧形，无复可疑；則以或『以』，蓋乃象以一手或双手握斧之形，此實其最初之本義也。有斧在握，乃可刑，宰、屠、割，故引申而為動詞，則以又為持斧宰犧。」卜辭中「以馬」，續。五。四。五。又「以牛」，續。三。三。四。又「以」，則其義又為祭典之一種。如卜辭中「中要」，云「以唐」，詳前六辭。又「要」，云「以羹」，續。五。四。三。四。又「又」，七。二。一。二。二。又「鐵」，一。四。一。一。又「后」，二。三。六。三。又「羹」，亦殷代先公名也。詳燕京學報十四期其昌所作殷先公先王三續考。又云：「以彭」，或當為離騷中屈原所「願從」之「彭咸」，皆殷人賢聖人矣。又如云：「以宗白」，續。一。六。一。一。以者，父弗「以」，續。五。三。四。一。一。宋伯決為殷時之諸侯，省父弗，亦必殷時之聞人矣。以，意皆為祀之，祭之，是以又得為祭名之，以証矣。即如本片，以字，不以祭典之一名解之，必不可通也。若更旁轉而疏別其支義，則引手以攬斧，又可會意為「取」。今篆文以下「取」字皆从「耳」，以「耳」，按「耳」，附著于「取」，匪可隨意摘取之物也。知「取」字所以之「耳」，必為某字之形近而譌矣。今按：「以」字簡速寫之，則成「以」形，正與「以」者，更堪引為鑒証。故「以馬」後文轉而取名之「以」，趣焉矣。周書注

政：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有：趣馬。考甲骨契文中有：龍。……  
五、三二、一、以鳳。……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部屬

三、八、六、之辭，正謂取龍，取鳳也。又有：以弱馬。……  
馬也。則其餘之：以馬。……  
有：趣馬。而金文中但有：駒馬。……  
既知以即較后之：取：字，則恍然悟：趣馬。……  
（殷虛書契解詁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干有吾。 甲骨文每以取為祭名。陳夢家謂：取是樛的假借，風俗通祀典篇樛者積薪  
燔柴也。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積薪燔柴謂之樛者，說文樛、木薪也。明  
錢四二一祭坐與取並舉，知祭取都是祭名，虽相类而有所异：珠三取坐迺祭，可知先取后祭，  
所以大宗伯謂之樛燎。郭沫若既以酇假為樛（粹六），又以為取殆樛省：……音义俱與樛近（粹  
二八），未有訖斷，今定取為樛。……（綜述三五五）按陳氏本諸郭說加以裁斷，頗有道理。但  
取與樛之通假並無驗證，難以令人置信。

甲骨文的取字應讀為取。說文：取，齏也，从聃，取聲。……  
元取字。玄衣一切注音义（十八、十一）：古文齏，莒、取、葛四形，今作齏。崔寔四民月  
令作炒，古文奇字作樛。……這不僅可以看出，齏字的声符由于音近互用，頗多变异；而更重要  
的在于証明了取與樛之相通。取字古音日七振切，故詩角弓以取與駒、后、軀為韵，楚辭  
天問以取與厚為韵。取之本义為以手取耳，指战争获職言之。甲骨文以取為取，取為后起的分  
別字。樛（說文樛之或体作樛，古銘文作樛）與樛又為后起的通假字。取與取之通樛，為幽侯  
通諧。

总之，甲骨文的取字用為祭名時，應讀作取而通作樛，樛為燔柴之祭。甲骨文的燎祭次數  
超过取祭許多倍。前引陳說已指出取與燎有先后之别，并且，取祭不言用牲，而燎祭則多言用  
牲，是其大別。……（甲骨文字釋林釋取一五九頁至一六〇頁）

温少峰 袁庭棟 「殷王征牧牲畜，以供国用，在卜辞中称为取。……  
取也。……  
王篇：取，資也，牧也。……  
（32）貞：牛取，亡咎。……  
（31）貞：平（呼）取牛。……  
（乙三一七二）  
（合三二七）

呼，取牛，即征牧牛，此事要由殷王下令呼召，可見取牛以供國用，不止一地，才需要

(33) 乎一呼一取羊，弗嬖（警）？（辨一三八三）

(34) 貞：弓一勿一取羊于戈？（乙三五八一）

(35) 貞：王取豕：方？（前四·五二·三）

(36) 貞：虫一惟一昭令取豕亡？十三月。（遺二七九）

(37) 貞：弓一呼一取白馬，氏一氏？（乙五三〇五）

(38) 貞：弓一呼一取馬于豕，氏一氏？三月。（續五·四五）

以上為取羊、取豕、取馬之辭。辭之曰本，本作，即取之，即取猪只而

收致送之也。說文：「取，取也。」即謂收致也，送也，卜辭中謂

注：「取，取也。」即謂收致也，送也，卜辭中謂

「取，取也。」即謂收致也，送也，卜辭中謂

(39) 丁巳卜，爭貞：乎一呼一取何？（合二二四）

(40) 乎一呼一取生鳥，鳥？（乙一〇五二）

以上諸辭之何，鳥，均為地名，曰生鳥者，當即活的牲畜也。殷墟

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二三四——二三五

姚孝遂

肖丁

「卜辭」取字用法很複雜，除用為得取之外，亦用為娶，再

則為祭名。陳夢家先生以為假作「標」，據風俗通謂「標者，積薪燔柴也。」（綜述355）于省吾

先生釋林進一步加以申論，認為應讀作「聚」，（小屯南

地甲骨考釋五一頁）

饒宗頤說參「字條下」。

王襄

「古取字，說文解字：

取，捕取也。从又，从耳。趙鼎作取，揚敵作取，與此

相似。王襄（籀考地望七葉上）

聯



按：取字从又从耳，本義為軍戰獲耳，引伸為一切取獲之義。卜辭取之用法有三：  
一為凡取得之義，如「取牛」、「取馬」、「取芻」；  
一為「娶」，如「乎取妻」、「合二七六合集五三六」；「乎取女」、「乙三一八六合集九七四一正」，實則「娶」為後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為娶。卜辭「取女」與「取牛」、「取馬」本無區分；  
一為祭名，郭沫若謂為楸省，音義俱與楸近，可從。葉玉森釋取為攻，非是。

楊樹達「粹編二八片云：『癸酉卜，其取羔，雨？』又五七片云：『庚申卜，報貞，取河，出从雨？』郭沫若云：『取殆楸，省，楸，木薪也。』說文：『音義俱與楸近。』樹達按取蓋假為奏。粹編五三〇片云：『庚辰貞，其奏丁示于口？』可證。又按奏為奏舞。知者，同書七四四片云：『丙辰，卜，貞，今日奏舞，出从雨？』是其證也。『粹編五七』  
饒宗頤「庚申卜，設貞：取河，出从雨。』通考一二〇葉」  
按「取」疑讀楸，燒薪以祭。『通考一二〇葉』  
屈萬里「卜辭：『丙午卜，曳貞：甲日馬困，佳丁取？二月。』甲編三五一二取，蓋謂伐而取之也。』  
王襄「古取字。許說捕取也。从又从耳。』  
陳夢家「凡此「取」字，皆取河。取河之下常系有「出雨」，乃是求雨之祭。『取』是楸的假借，風俗通祀典篇：『楸者積薪燔柴也。』大宗伯「以楸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積薪燔柴謂之楸者，說文：『楸，木薪也。』明續四二一「祭筮」與「取筮」並舉，知「祭」取都是祭名，雖相類而有所異；殊三「取筮迺祭」，可知先取後奠，所以大宗伯謂之「楸祭」。『綜述第三五五葉』

丁山 未定作耳。『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制度十七頁』

丁山 「字象以繩係耳形，殆即緝字。廣韻六止有緝字，云：『緝，繫盛兒。』即魯頌閟宮所謂「六轡耳」耳，古音同尔，得相通假。『中畧』卜辭「不緝雨」，蓋言雨不益盛也。『氏族及制度八六——八七葉』

郭沫若  
「緝疑解（頊）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緝雨』者猶它辭言『不祉雨』，雨不延綿也。」（粹考九九頁上）

于省吾  
「按郭說非是。緝應讀作茸，緝茸並諧耳聲。『緝茸並諧耳聲』，『緝茸並諧耳聲』，漢書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按耳音仍，故从耳聲者可轉為茸。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在關茸中。』注：『茸細毛也，字亦通翫。』書堯典：『鳥獸翫毛。』傳：『鳥獸皆生，其毛以自溫焉。』翫說文作犇，又作翫。然則『不緝雨』者，謂兩不茸細也。今吾鄉俗猶謂細雨為茸雨。廣韻六止有緝字，云：『緝，響威兒。』按鳥獸細毛繁多，故引伸有響義也。」（駢枝十三葉上釋不緝雨）

楊樹達  
「緝祉均當訓止。」（卜辭求義三五葉上）

李孝定  
「從系從耳，說文所無。辭云『甲子卜不緝雨』。辭七二。當讀為緝訓止，楊說是也。郭疑頊之古文，形音具不足據。字不從玉又字從耳以多意字聲化，例推之當從耳聲。丁以響威之義說之亦覺未安。」（集釋三八九九葉）

李孝定  
「从耳从系，說文所無。當是會意。其初義蓋為以繩繫耳。辭云『不緝雨』當為假借字，于讀為茸於義為長。」（集釋三五五〇葉）

于省吾  
「甲骨文稱：『甲免卜，不緝雨。』（粹七二〇）緝字作如。郭沫若同志云：『緝疑解（頊）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緝雨者，猶他辭言不祉雨，雨不綿延也。』按郭說非是。戶韻六止有緝字，並訓曰緝，響威兒。甲骨文緝字應讀作茸，緝與茸並諧耳聲，故通用。段注本說文：『茸，艸茸兒，从艸耳聲（而容切）。』漢書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在關茸中。』李注：『茸，細毛也。』茸亦通翫。書堯典：『鳥獸翫毛。』偽傳：『鳥獸皆生，其毛以自溫焉。』按細毛謂之茸，故細雨亦可謂之茸。甲骨文之『不緝雨』，謂雨不茸細也。今吾多方言猶謂細雨為茸雨或毛毛雨。』（釋『不緝雨』，甲骨文字釋林十三至十四頁）

按：字當釋「聯」。說文：「聯，从耳，耳達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契文即从「耳」，从「糸」。『糸』即「絲」之省。隸可作「緝」。『不聯雨』即「不連雨」，猶他辭之言「不祉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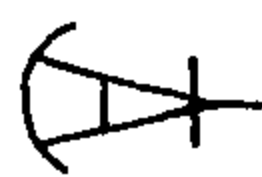


考古所

「𠂔：疑为「取」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三九页）

按：字从「斧」，不从「耳」，與「取」字無涉。

斧



按：于先生釋「斧」，謂「象橫列的斧形」（詳見釋林三四二——三四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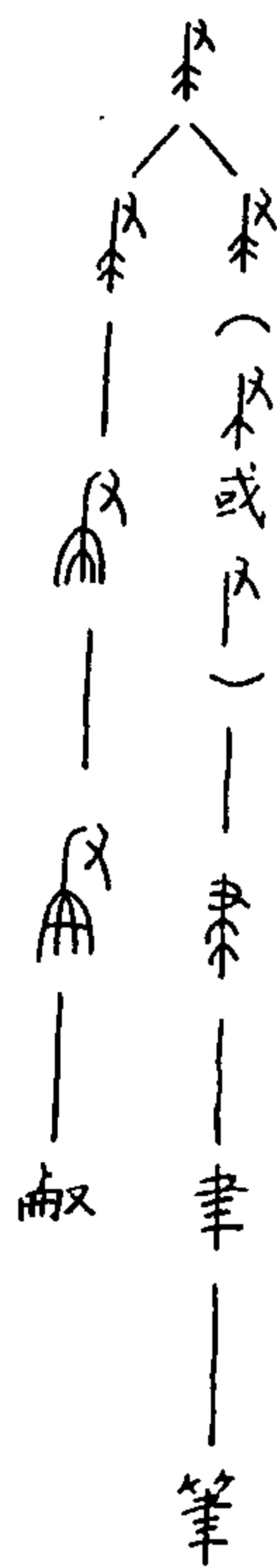
彭邦炯「武丁卜辭中有一條重要史料，是學者們研究商代農業、土地制度、階級結構和社會形態諸問題時所經常征引的，這就是：

癸巳卜，賓，貞令眾人入羊方聖田。一。

（甲編三五〇一，甲編附圖貳零捌，合集六）

……「字」上所以的「」，甲骨文已有單字（參見乙三四四九），常見為「」形（參見甲編三，一九，第三九一號），在复合字体中也有簡作「」形的，則與甲骨文「尹」字同形了，但「尹」字也偶有作前者的，如邲三下三九，七有一字，上下文為「然」，顯然為「尹」字就寫作「」形。或於一般都釋作「聿」，聿字秦以後加竹頭作筆，聿筆原本一字。筆在某種意義上也算一種刷子。這種我們就可以確定「字」上邊所以者實為手持筆或刷形，釋者只當此字為聿，實則還可釋為「𠂔」。然又云：「說文無單字的「𠂔」，但草部收有「𠂔」，段注：「說文讀若怪切，即聿字。」光文源卷六就說：「邲日即邲之古文」，又說：「邲、日束旁形，又象手持之。」林說非常正確。我們不必拘泥于「日束草」，事實上，草或毛髮均可束之作筆刷用，所以「邲」與甲骨文「𠂔」字。

上所从手持者应为同类之物。聿、聿原本同形，后来才衍分为二字，其衍变之迹当如附图二：



再说下所从者，王襄曾释为耳（簠室殷契类纂）。说文耳部：耳主听也，象形。将此字隶写作聿字，这就是许慎讲的聿字的或体。据尔雅释诂：聿，由上，我们完全可耳聿也。可能作息也。商王进行这样的占卜，显然是先有命令发出要众人入羊方圣田，或者众人已经行动，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别的情况，故又才有这种取消成命，让众人暂时入羊方圣田的反复占卜记录。这正是殷（聿）者息也，曰苦劳者宜止息，的反映，也是商王实行安抗政策的一种表现。卜（释卜辞）众人聿：及相关问题，殷都学刊一九八九年二期一至四页）

耳



按：字从「聿」从「耳」，不从「耳」，释「聿」不可據。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聿



按：卜辭云：

貞，聿其出出自之；

聿亡其出：之；

為方國名。





誤也。取與驟同。又：曰取古聚字。周官魯匠注：曰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  
字古聲並相近。曰按王說是也。以暴語驟，驟就暴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九引國語賈注：曰驟，  
河上公注：曰驟雨，暴雨也。曰以暴語驟，驟就暴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九引國語賈注：曰驟，  
疾也。曰詩終風之暴，終風且暴，毛傳：曰暴，疾也。曰是驟與暴古同訓。爾雅釋天：曰日出  
而風為暴。曰詩終風之暴，終風且暴，毛傳：曰暴，疾也。曰是驟與暴古同訓。爾雅釋天：曰日出  
之大風為暴。即大驟風，亦即大驟風，猶今言大暴風矣。按大風暴起，猶言大風驟起。爾雅釋天：曰日出  
三頁）

輒。字從：廣雅釋詁三：取，持也。當為「取」之本義。王念孫疏證云：「取當作輒，讀為專輒之  
物相。著也。玉篇竝云：「取，誤也。說文：「取，夜戒守有所擊也，義與持不相近也。玉篇輒字亦不訓為持。  
又說文：「取，今據以辨正。取，誤也。說文：「取，夜戒守有所擊也，義與持不相近也。玉篇輒字亦不訓為持。  
之義，今據以辨正。取，誤也。說文：「取，夜戒守有所擊也，義與持不相近也。玉篇輒字亦不訓為持。  
孫昧於說文之取，誤也。說文：「取，夜戒守有所擊也，義與持不相近也。玉篇輒字亦不訓為持。  
卜解均假「取」為「驟」，與「取」有別，未見有通用之例。

取

取

聽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王襄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王襄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王襄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五十三葉下釋文類似

齊侯壺作𦔻，與此類。

（籀文文字二葉上類系正編十二弟

或作

吳其昌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其字

或从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葉玉森「王」字不可泚，除凌二辭外，殷虛文字第四十五葉之九、十版亦有二辭，云「己未卜貞王」王佳田，「丁卯卜王」佳之先，頗疑即殷先公昭明。後人譌讀其字為昭或為明，又合稱為昭明耳。（前釋卷六第四十九葉下眉批）



得之而為聲。其得聲之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淺起之字也。聖从耳壬聲，僅於耳之初文附以聲符而已。左傳聖姜，公穀作聲姜，知聲聖為古今字，後乃引申為賢聖字，三字遂分化矣。聽聖聲與貞同耕部，故知此从耳聲之聖當是貞字。  
 〔卜通一三七葉上〕

于省吾「契文取字作𠄎，亦作𠄎。𠄎字作𠄎，亦作𠄎。葉玉森疑取昭即殷先公昭明，謂漢人謗讀其字為昭，或為明，又合稱為昭明耳。」（集解六、四九）吳其昌謂𠄎者蓋亦殷代一先公之名。一解詁六續七二八）郭沫若云：「當是貞字。」（見前引）按葉、吳二氏說並誤。郭謂古聽聲聖乃一字，取从口耳會意是也。惟謂當是貞字，異亦誤。取亦作昭，从二口與从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魏三體石經書無𠄎。此厥不聽。古文聽作𠄎。古文四聲韻下平十八青引義雲章聽作𠄎，是以取為聽也。又去聲四十七勁引古老子，聖作𠄎，是以取為聖也。又下平十七清引華嶽碑，聲作𠄎，是以昭為聲也。金文聖字，早期作𠄎，晚期加王為聲符作聖。此以形澄之知古聽聖聲之本作取也。禮記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以聽本或作以聖。」秦泰山刻石：「皇帝躬聽。」史記秦本紀：「聽𠄎作𠄎。」聖。墨子經說下：「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聲應讀作聖，詳荀子新證。漢書古今人表：「衛聲公。」史記衛康叔世家索隱作聖公。白虎通聖人：「聖者聲也。」此以載籍證之知古聽聖聲之通用也。契文聲字僅一見。粹一二二五有𠄎字，上已

殘，應補作，以取聲，即古聲字。祭文取字用法有二。一、取與窮用法有別，茲分述於下。一、取為聽，聞之聽。後下三十、十八：「方亡取。」言方國無所聽聞，謂某方已逃竄，故云無聽。續一、一三五：「呂方亡解。」聞。聽聞同義。藏二三：「歸其出。」有。取。亡聽與有聽，語有反正耳。一、取為聽治之聽。漢大傳周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書洪範：「曰聽。」疏：「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聽政也。」是古謂聽為議獄為平治為聽政，均聽治之義也。前六五四七：「王取。」言王聽治也。藏四五九：「王取不佳。」因。祭文言因與湯言咎同，言王聽不佳咎也。藏四五九：「王取不佳。」則不利於聽治也。前一九：「王取不佳。」唐先言王聽不佳咎也。言王之聽治唐不先王也。殷王之勅作，無事不占，況臨朝聽治之大事，豈能無所貞卜乎。一、窮為廷庭之初文，亦省作取。窮从六取聲。取古聽字。聽从壬聲，乃後世所加之聲符，與廷庭之从壬聲，符同。聽與廷庭為雙聲疊韻字。金文有廷無庭。庭後起字。說文：「廷，朝中也。」庭，宮中也。乃後世分別之文。金文廷作𠂔，乃窮之借字。祭文窮从𠂔者，以宗廟之廣廷，謂太室中央，在重屋之下也。太室中央謂之廷，說詳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余所藏安陽出土邲壺墨本有辭云：「乙子，王曰：『饗文武王，才鬯大廟。』」廟作𠂔，从广與从𠂔一也。後上十二：「𠂔。」醫窮其令。當係在醫之廟有所發令也。大廟即大廷。孟鼎二有大廷。大廷謂宗廟太室之廣廷。逸周書大匡：「朝于大庭。」謂明堂之大庭也。古者名封國皆有宗廟，宗廟皆有太室。金文言王在某地或某國而格于太室者，習見。佚九四四：「才窮。」言在廷也。前六一、二六：「奏于取。」取者窮之省。知其為省者，祭文取聞取治之取從不作窮也。錄五五五：「閑謂之門。」一祝于害。前一二六五：「于取。」一祝于窮門。凡宮室，窮門猶窮閤也。粹二八一：「口小乙于言于廷之閑門施令也。」粹一〇〇二：「于窮門。」凡宮室，窮門猶窮閤也。粹二八一：「口小乙于窮。」當謂祭小乙于廷也。粹五四一：「弼鄉窮。」窮，窮閤也。廷與必為對文，必即密，言弗饗于廷而饗于密也。廷謂太室中央，密謂室內也。鄭三下四一、六：「其啓窮西戶。」兄一祝于口。余所藏明氏墨本有辭云：「其啓窮西戶。」兄一祝于口。言開太室之西戶以祝于口也。絲之，取古聽字，窮古廷字。祭文以窮為聽聞聽治之聽，以窮為廣廷之廷，亦省作取。周人假借為窮，廷行而窮廢矣。一、駢三第十九葉釋取窮。

孫海波 存下四五五，从口从耳，說文所无，疑与取为一字。（甲骨文編五一頁）

金祖同「取作𠂔，為聾之初文。蓋以口就耳，明白如畫，其為聾字無疑。今聾乃後起形聲字。」

李孝定「說文」聽聆也从耳惠壬聲。篆文為會意兼聲，契文作乃會意字。篆文从壬  
 乃所衍化，既已作壬，許君不得不以「壬聲」說之矣。許書又有聦字訓「聦語也」。聦訓「附  
 耳私小語也」。聦與聽聲音讀雖殊，其始蓋亦由聦所衍化也。金氏釋聦乃望文之訓。契文廳字从  
 此為聲，以此釋聦則聦字不可解矣。葉氏謂是昭明，是肥說耳。  
 （集釋三五二二葉）

李孝定「釋文作聃，从山取聽聲。于氏釋庭是也，然其說猶有未盡。按从山从广一也。于氏固已言之，然則此字从广聽聲正今之廳字耳。廳字許書偶佚，雷浚說文外編卷十四廳字條云：「說文無廳字。高部，高小堂也，从高省，同聲。或从頃作廩，去穎切，似即廳字。」而隸辨卷二引曹全碑，廊廣聽事，云漢魏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广。雷氏以音當廳字是不知古本有聃。廳字，許書偶佚耳。高部之與廳音義至近，謂為方俗殊語則可，謂竟是一字則過矣。隸釋引曹全碑文以聽為廳，猶卜辭假取為聃，猶存古意。惟隸釋謂「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亦非，設商之世固已有聃字矣。說文既無廳字，于釋乃以庭字當之亦是，惟謂庭乃後世分別之文似亦未安。金文廷作𡩺，𡩺象廷之匡廓，壬是其聲，庭从广从廷，廷亦省。以广象交覆深屋之形，是則庭廷之別在有屋無屋之分。……釋文有庭無廷，金文有廷無庭，二者音同義近，古或通用，然謂二者竟是一事似亦稍有未盡也。至聖字从壬，郭于兩氏均謂取以為聲亦誤。克鼎聖作𡩺，他器作𡩺，師望鼎作𡩺，齊罇从𡩺从全皆由𡩺所衍安。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已言之。蓋取从口耳會意，是耳得之而為聲。今字从殿為聲之本字是亦以𡩺擊𡩺耳得之而為聲，意于氏所舉契大作𡩺从殿復从口於𡩺已復此蓋文字衍安之初之混淆現象，則𡩺字去口也。得聲之動作則為聽，得聲之官能之敏銳則為聖，聖明猶聰明耳。引申治有賢聖之義。聖字从人者以聽主於耳，故於耳之字形特加人字以爲強調，又後人妄為壬，其音適與聽聖諸字相近，遂謂壬聲耳。——集釋二九五〇葉一

于省吾

「甲」骨文「取」字作、、、等形。取字作、、等形。

叶玉森疑取字即殷先公昭明，后人讹读其字为昭或明，又合称为昭明耳。《集释》六·五

四·一 吴其昌谓：《说文》者盖亦殷代一先公之名。《说文》解诂七·二八·一 郭沫若同志谓：「取」以他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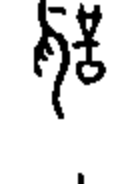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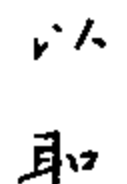
之，当是贞字之异，从「耳」声。取魏石经《尚书》古文以为听字。按古听圣乃一字，其字即作取，

从「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之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圣从

取土声，仅於取之初文附以声符而已。左传圣姜，公穀作姜，知声圣为古今字。后乃引申为

贤圣字，三字遂分化矣。听圣声与贞同耕部，故知此从取声之取，当是贞字。《说文》通考六·一五

按叶吴二氏说并误。郭谓古听圣一字是也，惟谓当是贞字之异亦误。取亦作取，从「二」口与从

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古文四声韵十七清，引华狱碑声作，以取为声。甲骨文声字作（

有上七·一〇·一，亦作（粹一·二二五·一，上已残，应补作，从取声。甲骨文取与取用法

有别，兹分述於下：一、取为听闻或听治之所。甲骨文称：「方亡取。」《后下三〇·一八·一》是说方国没有行

动消息可闻。又：「吾方亡姆（闻）。」《续一·一三·五》「听」与「闻」同义。听亦为听治之所。

《书》洪范之「曰听」，孔疏：「听者，受人言察是非也。」荀子《王霸》之「要百事之听」，杨注：

「曰听，治也。」又《王制》之「听之绳也」，杨注：「曰听，听政也。」《礼记》《王制》之「听政」，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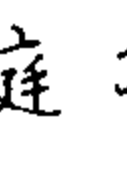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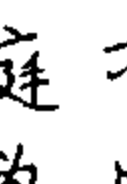
「曰贞，王听不佳，群（孽）一〇贞，王听佳，群。」《礼记》《乙四六〇·四》「孽」之通训为患害，言王之听

治有无患害。《礼记》《王制》不佳，因「戡」四·五·九·一因应读作答。言王听不唯咎也。《礼记》《王制》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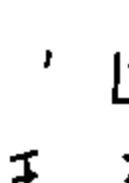
「戡」四·五·一〇·一「言有患则不利于听治也。」《礼记》《王制》不佳，于唐也。《礼记》《王制》不佳，

不告王也。二、取为廷或庭之初文，有时亦省作取。取从「耳」声，取古听字，听从「耳」声，与廷庭之从

耳声声符同。金文有廷无庭，庭为后起字。《说文》：「廷，朝中也。」又：「庭，宫中也。」乃

后世分列之文。金文廷作或，与取音近字通。古代太室中央谓之廷，说详王国维《明堂庙寝

通考》。商器卣有：「曰乙子，王曰：『薄文武王乙祖，才鬯大庙。』」《礼记》《礼运》：「从广与从心一也。」甲骨文

文省称为（《殷墟》一·七·一）。大庙即大廷，亦见小孟鼎，大廷谓宗庙太室之虞廷。逸周书

《大匡》之「朝于大庭」，谓明堂之大庭也。古者各封国皆有宗庙，宗庙皆有太室，周代金文言

王才某地或某国而格于太室者习见。甲骨文称：「曰才取。」《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礼记》《礼运》：「言在廷也。」



而髡髻于室也。廷谓太室中央，室谓室内也。又：曰其啓寤西户，兄（祝）于匕辛。曰（南北）明六七七一书金滕之曰啓筮见书曰，啓谓开也，言升太室之西户以祝于妣辛也。综之，取古听字，寤古廷字。甲骨文以取为听闻听治之听，以寤为广廷之廷，有时亦省作取。周人假寤为寤，廷行而寤废矣。L（释取、寤，甲骨文字释林八三至八六页）

晁福林 从一口者。其所以从两口子，与讼字古文相合，并且甲骨文中已自有听（圣）字，因此这个字应当是讼字初文。……讼字在卜辞中多和王系连，称为曰颂王曰或曰王颂曰，应即小辛。如：

④ 己未卜贞，王颂来女。合集一〇五六〇

⑤ 颂王入。怀特氏等藏甲骨文集八〇〇，合集九三七六

⑥ 贞，王颂母（毋）一告。合集一〇五一

⑦ 贞，王颂不佳有祟。合集一一三九五

⑧ 丁卯卜扶，王颂、父戊。合集二〇〇一七

……殷王小辛名颂，为了和时王相区别，在卜辞中称为曰颂王曰或曰王颂曰。L（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四二至一四三页）

陈炜湛说参从字条下。

按：于先生详论「取」字形义之流变，孰无可易。金祖同释「聿」，晁福林释「讼」，皆由於誤解卜辭，徒滋紛擾，毫無足取。

駟



李孝定 「从耳从口 聽契文作取从艸，說文所無，本辭節為地名」。（集釋三五五〇葉）

按：合集二九二三七辭云：「虫駟田湄日亡我」為地名。

聞














孫海波  
 乙八七二八。  
 或从耳。  
 上（  
 甲骨文編四六七頁）  
 从耳从儿。  
 說文所无。  
 疑聖字异文。

乙

八七

乙六二七三。从耳从儿。说文所无。疑聖字异文。

于有吾 甲骨文闻之古文作，常见，有的也作，隶定作闻或覩。唐兰同志谓冥於卜辞盖当作，即字。又谓：冥一声之转。……，，，，，，

李 圖 丁 賢， 聞。 甲 骨 文 賢 字 當 中 之 耳 象 人 跪 呿 口 形， 實 乃 耳 形； 右 邊 之 乙 乃 耳 之 象 形； 乙 象 舉 手 之 形。 按 賢 字 全 係 象 形， 突 出 一 耳， 表 所 聞， 人 跪 呿 口 振 臂 舉 手， 表 報 告。 …… 本 義 當 為 聞 報。 負 責 聞 報 之 机 关 亦 可 稱 聞， 聞 當 為 商 代 的 政 治 制 度， 方 國 設 此 机 构 以 通 情 報 于 殷 商 時 王。 后 字 又 逐 漸 引 申 擴 大， 聞 又 具 有 所 聽 的 消 息， 傳 聞 布 達 等 義。 一 甲 骨 文 選 注 六 至 七 頁 一

赵诚说参字条下。

按：「聞」字重出，當併入 0696 「聞」字。

聒





取

𠂔  
𠂔  
𠂔

按：說文：聖，通也，从耳呈聲。藝文類聚引風俗通：「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卜辭聖與取有別，而義與「聞」近，但均不得謂為一字。西周以後，或相通假，卜辭則否。  
參見「取」字條。

張亞初說參以金字條下。

趙誠「甲骨文的聖字寫作𠂔，从人突出耳朵，旁边有一个口，当表示有所听闻之义，当是听闻义之引申。如日出聖𠂔（合二六二）与日出𠂔𠂔（遼三四五）、日出取𠂔（鉄二·三）同。由此可知，卜辭的聖、聞、聽在某種意义上相通。也就是說，聖的本义是听闻。后来，人們以為聖者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所以用有所聽聞來表示，当是引申义，当是后起。」（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三六頁）

李孝定「契文从𠂔，象人上着大耳，从口會意。聖之初渚為聽覺官能，敏銳，故引申訓通，賢聖之義又其引申也。聽聲聖同源，其殆當本一字。本書仍依許例分收之。聞：與聖亦當是一字說詳九卷庭下。金文作聖，齊鐘、聖王孫鐘、聖王曾伯藍、聖王井人鐘、聖王師望鼎、聖穆公鼎、克井聖師趙鼎、克井聖鼎字與契文全同，餘均从壬，亦从人所衍化。」（集釋三五一九葉）

孫海波甲骨文編十二、三收入聖字，無說。

聽

𦔻  
𦔻

李孝定「从耳从尸，說文所無，當為耳之繁文。金祥恆續文編遂收作耳，十二卷五葉下。」（集釋三五五〇葉）  
按：孫海波以為「𦔻」之繁，金祥恆、李孝定以為「耳」之繁，於辭例均難以為證。



辭，義亦可通。辭字本象人，跪坐，以昏為冥，無由徵信。天問之昏微遵迹，昏讀為聽，辭  
 特著其耳，亦猶見之。以模目，星之从立目，臭之从自矣。說文屢字，係由辭字所演變。契文辭  
 字用法約分二類：(一)續五、一、四、二：貞，奏辭，出从雨。貞，易奏辭。奏即爇。說文：爇  
 交木然也。辭婚音近字通。金文婚字作辭，奏婚中間無介詞。除奏辭外，亦無持祭或具牲之祭  
 其非冥也可知矣。前五、三、三、二：奏幼。五、三、三、三：材奏。六、二、七、一：奏婢。辭例相同。  
 幼材婢均从女作，且下文均言雨，當係奏然女奴以乞雨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引莊子曰：宋景  
 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又地部二十引帝王世紀曰：「湯時大旱，殷史卜曰：『  
 當以人禱。』是乞雨以人為牲之證。」(二)前六、十七、一：貞方東。一、一、三、五：貞，呂方亡辭。五  
 出辭曰：甲午，出辭曰戊。五、二、三、六：己亥卜，方貞，出辭，允其。五、二、五、三：允佳我  
 二、四：甲午，出辭曰戊。五、二、三、六：己亥卜，方貞，出辭，允其。五、二、五、三：允佳我  
 口一出。辭珠三四五：其出辭，貞，呂方亡辭。以上諸辭，所言出辭，其出來辭，亡辭，  
 語有正反。其出來辭，與其出來婬語例同，乃讀為其有來聞，以聞為聽聞，則不詞矣。辭聞古  
 今字，辭應讀作閔，徒傳聞閔與从昏，字每音近字通。說文婚：福文作慶，即金文婚字作郭，  
 者：謠交。毛公鼎輓字作郭，下从慶。說文：輓，車伏兔下革也。从車慶聲。慶古昏字，  
 讀若閔。淮南子脩務：純聞徐達。文字精誠作：屯閔徐達。晏子春秋向上第七：荆楚昏愛。  
 也。注：潘與閔同。均其例澄。詩柏舟：觀閔既多。傳：閔病也。閔亦作瘠。桑柔：多  
 我觀瘠。箋：瘠病也。左宣十二年傳：寡君少遭閔凶。注：閔憂也。病與憂義相因。卜  
 辭：出辭，亡辭，即有憂、亡憂也。其出來辭，即其有來憂也。殷時四夷為患，故偁辭：有亡，  
 多就方國言之也。且閔既可言觀言遭，故亦可言來。然則卜辭作辭，經傳作閔或瘠，用字雖異，  
 音義不殊矣。一辭續三七彙釋辭。

董作賓「說文解字詁林」卷之四「唐蘭氏以為「雷即「𦉰」，「𦉰乃聞之本字」是也。容庚氏「文編」第十二，收聞字，作「𦉰」，註云：「孟鼎：『我聞殷墜命。』」按此字……確為聞之本字，蓋會意也。」原為報告，奏事之專字，从「耳」或「𦉰」為耳字，从「𦉰」為報告者，器而以手掩口之狀，从「𦉰」象口中液，或者之。掩口者，恐口液噴出，侮慢尊長，所以示敬也。金文分耳，伸足，宿手，加重口液置首上，去古誼已遠。後世改作形聲，說文古文作「𦉰」，从耳昏聲，小篆作「聞」，从耳門聲。魏三體

石任作背，从采，从耳。玉漏作聲，从采，古辨字，後起會意字也。去古益遠，古誼益晦矣。聞之義，一為聞知，一為達聞。此二義，殷代已並用之。此字最初之意義，當為奏聞上達。之聞，猶淮南子主術。而臣情得上聞之。此字最初之意義，當為奏聞上達。之義，卜辭一，余聞，金文孟鼎，我聞，皆此義也。在殷代，聞之一字，似已成為公文中之習用語。語，以備。有聞，有來聞。月有食，亦必有所聞。蓋殷人視日月食為同樣重要之天變也。自詩人作十月之交利幽王，以日有食，為亦孔之醜，以彼月而微，為則維其常，故春秋以下，歷代史籍，乃僅載日食，不載月食。說者謂，日有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一漢書五行志引日蝕說，蓋藉以警惕時主，使之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修政布德而已。史志中記載日食，常有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之語，與殷代記。月有食聞。之語酷似，事類既同屬交食，程式則皆為報告，而並用聞字，亦奇蹟也。後漢書五行志：日食記。聞者，十五次。殷代月食記。聞者兩見，決非偶然，其文之繁簡雖異，而稱。聞則一。上下千餘年，文書習用之專詞，乃能一脈相承，亦足見吾國文化源流之一斑矣。一殷曆譜下編卷三第廿三葉下——廿四葉上。

屈萬里 「聞，從于省吾聲。按：聞，于此當讀為昏，暗也。」（甲釋一一四片釋文）

金祖同 「續卷五第二三葉六片：己亥卜筮貞出咎允其（雨）是。出咎與否，與風雨有關係。因憶曩曾釋貞為焚人求雨之專字，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疏謂：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為旱欲焚之，故知巫，女巫也。禮記檀弓：然則我欲暴巫則奚若。注：巫主接神。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按暴不應祇是舞雩，當是暴之日中，其甚者，則焚之矣。類編有尪字釋校，說文：交木然也。玉漏。交，交木然以黃柴天也。然沈文交下曰：交，交脛，以大象交脛，言交脛人也。交為人交脛之形，何謂交為交木然。卜辭尪直象置交脛人於大上即焚尪求雨也。前卷五第二三葉：貞焚奴出从雨，貞焚奴亡其从雨。即以交脛之女巫，投大上祈雨。又按：巫，應是奴隸職司其事者，則為官守。周禮：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云。咎，巫也，象戴高冠峨，讀若禍。一遺珠廿九葉。

陳夢家 「武丁卜辭，有好幾次記載月食：

月出食，聞，八月。甲一二八九

三日口酉夕，八月出食，聞，古文，聞，六三二

有二次說「月出食，聞」，古文「聞」，「昏」一字，或指月全食而天地昏黑。一綜述

李孝定

「說文」聞知聞也。以耳門聲。古文以昏。契文象人聽而以手附耳諦聽之形，而特着其耳乃象意字。唐氏釋聞是也。王襄謂字象猴形，因釋為禺而解為殷之先公契。呼之與禺字形懸遠，且於卜辭「有呼」，「有來呼」，「之辭例亦無一可通，其說已屬附會。金祖同氏據續「五廿三六辭」，謂字象焚巫尪以求雨，呼為巫讀若禍，則更鄰於想像。考該辭「允其」，「下所缺」之文是否兩字，殊不可知。即今確是「雨」字，又安知「呼」為焚巫求雨之事乎。金文作「呼」，「我龍殷鑒命」，餘見龍氏釋婚引不具錄。它辭多假為婚者，皆詳見金文編十一卷十一葉下婚字條。下龍氏說極確。說文婚字福文作慶，即「龍」之形文。主文但假聞為婚，作婚為凌起形聲專字。以金文假聞為婚者，昏既久，於是遂有以耳昏聲之「昏」以為聞之古文矣。實則「呼」慶為象形初文，而「昏」聲聖三字造字時，「構想實同，特聞字不從「口」微異耳。三體石經及玉篇聞之古文作「聾」，乃「聾」字省去人形，但餘耳及首上飾物之形，「小」形龍火謂是聾井亦是非以采也。」（集釋三五三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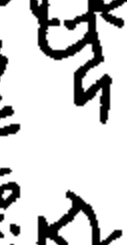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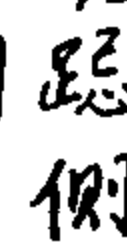
龍字純

「案孟鼎銘云：『我聾』，殷述聖命唯殷邊侯田寧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古故喪自師。」

容希白釋「聾」為聞，說「聞」說古文从昏作昏，古文高書作「聾」，容氏的意思是以為「聾」是聞的本字，或者只認為此讀為聞字，一則以話語簡單沒有肯定說明，一則以金文編所收之字並非限於本字，我們無以推測，然而由我們看來，第一古人敘述早先的事情慣用「我聞」的字樣，乃同高書無逸的「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又「我聞曰古之人」，君奭的「我聞在昔」，多士的「我聞曰上帝引逸」，酒誥的「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尤其酒誥的「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酣身」，惟荒腆于酒的「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與孟鼎銘文文意口氣相同，在文義上講釋「聾」為聞是可信的。第一「聾」與「龍」字形上雖有差異，他們仍是一字却是無可懷疑的。「聾」字或讀為昏或讀為婚，昏聲與聞聲古音極近，而說文古文聞字从昏聲，在聲音上講「聾」釋為聞也是可信的。就這兩點認為「聾」字應該讀聞已是絲毫不成問題。而番生蓋轅字「聾」，毛公鼎字作「聾」，師克盃字作「聾」，前者較後二者所从聲符少一耳形，陳侯因資敦「朝問」的問字作「聾」也不從耳而單獨成字，不禁

要令人想到有耳的聾與無耳的聾是否為一字的問題來。聾字从耳與聞字从耳相同，而聾字讀為聞，不分明聾就是聞的本字嗎。近見商周金文錄遺載郭王子旗鐘一銘，其中有幾句讚美鐘聲的話，「中韓慶錫元鳴孔皇其音攸易」聾字左旁稍有刺蝕，然而它是慶字較之聾字還容易於認識，顯然也是應該讀為聞字的，也是慶為聞本字的絕好證據。原來過去認為是毫無問題是婚字的金文，或福文慶字，他實在不是聞字，只因為借用為婚字，於是被認識錯了。說婚載集列第三〇本六〇五——六一五葉。

### 陳煒湛

「甲骨文聞字作等形，象人跪聽側耳傾聽之狀。聽作，口耳相接示以耳聽聲，與魏三倅石經尚書無逸聽之古文作者同；或作，从二口。兩字均強調耳（曰主聽者也）聾，寓意相近。說文曰聞，知聲也。聾又，曰聽，聆也。聾是謂二字同義。又注聽字曰：曰凡目所及者云視，如視朝，視是也。凡目不能徧而耳所及者云聽，如聽天下，聽是也。聾是言二字之別。在先秦典籍里聞與聽確是同義詞，意義略有廣狹之別。聽泛指聆也，聾的一般動作，而不管是否聽清楚，是否聽懂，理解。如禮記檀弓下所謂曰夫子式而聽之，只是說孔子在聽，聽清楚與否還不一定。聞比聽進一层，表示聽明白了其中的內容。所謂曰心不在焉，聽而不聞，是指漫不經心，形式上在聽，但沒有聽見什麼具體內容，亦即曰不聞。聽未必聞，聞必含聽。孔子講的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里仁），曰聞曰就不僅指聽到，而且有領悟、理解的意思。但這種區別在卜辭里是否已經存在，目前還難以肯定。卜辭關於聞的辭例不少，主要是聞與出（有）聞，如：

癸未卜，爭貞：旬亡禍？三日乙酉夕，月出食，聞，八月。（新綴一）

這是由几片碎甲綴合后得到的一條關於月食的完整卜辭。辭中的曰聞，依據作實的说法，曰是一種公文程式，是方國諸侯對王朝的一種書面報告，與汲冢五經志中屢見的曰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記載曰如出一轍，曰一脈相承。

己亥卜，賓貞：出聞？允其曰。（續五，二三·六）

王固曰：其出來聞，其佳甲，不曰。（續七，三一·二）

其出聞？貞：吉方亡聞？（遺珠三四五）

癸巳卜，爭貞：旬曰甲午出聞曰：戊曰吏（復）七月在口豈囚。（續五，二·四）

有聞，是指有報告、消息；有來聞，是指有邊境送來的消息；吉方亡聞，意即吉方方面沒有什麼消息。這幾條關於聞的占卜，說明了殷王對邊境戰事的密切，也說明了曰聞的範圍確實超過了一般的聽，乃是指有確切內容的消息，報告，就如現今之所謂新聞、要聞。



卜辞“聽”多与“𦔻”（𦔻，它，禍等災异不吉的字眼用在一起，其用法有二，一为聽聞之聽，一为聽治之聽，而后者为王。例如：

方亡聽。 (后下三〇·一八)

归其出聽。 (铁二·三)

丁卯卜，王聽，佳出它？ (戠四五·一〇)

貞：王聽，佳𦔻？貞：王聽，不佳𦔻？ (乙四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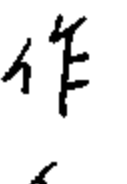
貞：王聽，不佳于唐它？ (柏一九)

貞：王聽，佳禍？貞：王聽，不佳禍？ (乙三三九六)

丁卯卜，扶：王聽父戊？丁卯卜，王聽兄戊？ (乙四〇九)

其中后下三〇·一八、铁二·三之聽义为聽聞，其余多例之聽均为聽治，或即段氏所謂聽多、聽天下。临朝聽治，是殷王平时管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尊大焉，故要首先卜有无災禍。乙四〇九、王聽于兄戊，即王聽兄戊，较为确切，殆文句有省略，否则当读为“王聽于父戊”，日王聽于兄戊，即在父戊、兄戊的庙里聽治理政也。故存此疑，以俟后证。 (甲骨文同义词研究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五五——一五八页)

柯昌濟 “𦔻”字旧释闻似不确，字象人以手掩耳形，疑为恐字，於文义亦似近。 (殷墟卜辞综类例证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一四六頁)

趙誠 “甲”骨文的𦔻字写作，象人坐着以手掩口聳耳而听之形，即聞之本字，或写作，构形之意同，似为简体。聞的本义是听声音，近似小徐本说文所说的“知声也”。发展一步，知道消息，了解情况都可以称之为聞，则为引申义。卜辞作为动词，基本上用其引申义。如：

乙丑卜，爭貞，出才出，父乙佳出𦔻。 (南南一·四三)

貞：𦔻方亡𦔻。 (续一·一三·五)

第一条辞的“父乙佳出𦔻”，是说父乙了解情况。第二条辞的“𦔻方亡𦔻”是说𦔻方没有听闻，即不知道𦔻方的消息，不仅和“方亡取𦔻”的句式相同，意义也一样。 (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 (二)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三六頁)

按：“𦔻”字當釋“聞”。說文：“聞，知聲也。” (小徐本) 合二二七辭云：“她已聞？她已弗聞？”殷人以為神祖執掌人間禍福，故凡有災眚，皆上達於神祖。淮南主術：“臣情得上聞，注：猶達也。”

南一·四三·出疾齒，父乙佳出聞；  
卜辭「齊聞」多見，與「齊姁」同義，于先生謂「以人為姓」，乃祈雨之祭。  
其作「齊」者，亦當是聞字之異。辭云「戊子卜留」，亦出聞；「留固曰」，聞；「前六·三一」  
八，聞「作」，其遞嬗之迹猶可得而見。

耳

于省吾  
形，旧不誤。耳字右从耳，象耳之内外輪廓形，他辭耳和从耳之字，作「或」或「」。耳字作「或」或「」，  
字常見，例如：「耳」字多作「」，龍字作「」也作「」，「前四·五三·四」，「致」字从「它」作「」也作「」，  
四五·一，「是」其「」，「耳」字作「」，「耳」字作「」，「耳」字作「」，  
次一段為「耳」，「耳」字作「」，「耳」字作「」，「耳」字作「」，  
名，是肯定的。水注「耳」，「耳」字作「」，「耳」字作「」，  
是北，東南逕房陽城北。總之，「耳」地是由「耳」水得名。水出弘農郡戶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郛

陈汉平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收入附录。卜辭曰：

于

乙編四五八

按此字从水从耳，当释为耳。字在卜辭为地名或水名，盖其水泽湖泊形似人耳，故名耳。  
「古文釋」，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一〇七頁）

按：「耳」在卜辭均為地名。

耳

聖代  
即  
大代  
「卜辭聖字作」，字不見於字書。与「代」字組辭為「聖代」，「聖代」有大義



按：字在卜辭當為人名。

069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00

羅振玉「說文解字」：「自，鼻也，象鼻形。自古文自。又白注：『此亦自字也，省。』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所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自，可為許書之證。但白部諸字，以古文考之，多非从白。魯字者字，均从口，或从曰。智字等亦然。許君生矣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固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殷墟中二十四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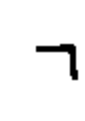
唐健垣「以余所見，自字在卜辭中至少有三种意义：一解作鼻，即用其本义，為名詞；一解作由、從，為介詞，一解作來自、自己，為代名詞。此外可能還有三个用法，現无十足例証，即人名、方名、地名是也。」

貞：帝（婦）好山不惟出疾？（前六·八·五）  
五國維釋為鼻液之涕字，蓋「示濃厚之涕，旁二点象水液。此因如好流鼻涕，故貞問其是否患流涕之疾也。此可証以確用作鼻意。」（釋自中國文字第一卷第三十二册三四三—三四三四頁）

洪家义「自，甲骨文作自(1)，金文作自(2)。說文自部：『自，鼻也，象鼻形（疾二切）。』又「自，十也（博陌切）。」自，古文自，从自。又「鼻，引气自界也（父二切）。」此可知，自有二声，一讀并母「b」，一讀从母「m」。自的二声在說文中界线是非常分明的。例如：夢、邊、遷、楊等字是从「b」得声的，而泉、恩、泪、垣等字则是从「m」得声的，二者截然有別。

为什么一句有二讀呢？声轉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母与并母声类相距大遠，通轉无由。我以「鼻」在古代实际语言中念复輔音「bm」，語言变成文字后，由于汉字一字一音的体制不能容

納語言中的復輔音。可是，實際語言中的復輔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易消亡的，所以，汉字又不得不牽就語言，作些让步。于是便出現了一字二聲的現象。例如自字，既保留了「ㄣ」聲，又保留了「ㄣ」聲。在某些字中取其「ㄣ」聲，在另一些字中則取其「ㄣ」聲。這就是自有二聲的由來，也是汉字和汉语从矛盾到妥協的結果。L（古文雜記，文物研究第一期六一頁）

趙誠「自，甲骨文寫作，象鼻子的形狀。本義為鼻子，引申為自己。卜辭用作副詞，有「親自」之義，則又為進一步之引申：

王自往从獸。（佚一·一五）——商王親自去追趕野獸。  
呂方出，王自征。（鄭一·四一七）——呂方出動，商王親自征伐。（甲骨文要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七九至二八〇頁）

### 鍾柏生說參字条下。

按：甲骨文自字象鼻之形。金文已稍為變，與小篆同。卜辭自字之用法有三：

一、用其本義——鼻

貞出疾自，佳出巷；  
貞出疾自，不佳出巷；  
此乃占問鼻有疾是否為患。

乙六三八三合集一一五〇六正

二、用其引伸義——自己

王自往从獸；  
王自往西；

續一·一〇·四合集一〇六一一  
乙五三二三合集六九二八正

徐灝

說文解字注箋云：「人之自謂，或指其鼻，故有自己之稱。」

三、用其引伸義為「由」為「從」

王寧自武丁至于武乙衣亡尤；  
其自卑出來嬪；

後上二〇·六  
甲二一二三合集五五七

卜辭自字用作介詞，義為「由」為「從」者，數量最多，由此及彼，由近及遠，此乃自己之「自」進一步引伸義。

臭

王襄 「古臭字。」 (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

孫海波文編十卷六葉收此作臭。

李孝定 「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 黎文與小篆同。 (集釋三〇九

九葉)

饒宗頤 「按臭殆即澳。左襄十六年：『會于澳梁。』阮氏注疏本作『澳。』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作『澳。』陸氏公羊釋文作『臭。』云本又作『澳。』考爾雅釋地：『梁莫大于澳梁。』陸氏釋文又作『澳。』經傳『臭。』是『臭』常混。然卜辭明从自从犬，則以作『澳。』為是。杜注：『澳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續漢郡國志：『河內郡軹有澳梁。』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南十三里。』殷時地名：『澳。』當即春秋之『澳。』 (通考四七〇葉)

按：說文：犬，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段玉裁注：『走臭猶言逐氣。』桂馥義釋云：『禽走者，野禽走逃也。』見夜獵者，放犬入山，隨其後，犬臭露草，知獲狸所在。王筠釋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桂馥王之說較優。卜辭「臭」為人名。卜辭用為人名及方國名。

臭

羅振玉 「說文解字：『臭，射準的也。从木，从自。』卜辭有此字，但不知與許書同韻否。」 (殷釋中四十四葉下)

王襄 「古臭字。」 (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李孝定 梁文與小篆全同。辭云曰乙酉卜爭貞往復以巢卒呂方二月。補五十三、六、似為人名。曰以巢者，巢以也。曰王卜在巢亡禍王曰。洲九七地名。均無義。一葉一

于省吾 甲骨文稱：曰乙酉卜，爭貞，生復以巢，卒呂方。曰月。曰一。五。一。三。五。又：曰貞，涉巢。曰一。續三。二七。四。以上兩條均屬第一期。前一條以巢為地名，后一條以巢為水名。甲骨文第五期言曰才巢貞者屢見，巢當為巢之省文，甲骨文的水名有的有去水旁。巢字不見于早期典籍，集韻十六屑：曰巢，水名。曰巢水，即后世的涅水，二字音近通用。古化文曰涅，常以涅為地名。集韻又謂曰巢，或作巢，巢與巢古通用。周禮考工記匠人鄭注：曰巢，古文巢，又輪人鄭注：曰巢，讀如涅。故城今武乡县西五十五里。水經注也。師古注：曰涅水出焉，故以名其地也。一統志：曰故城今武乡县西五十五里。水經注濁漳水：曰有涅水，西出覆轆山而東流。又：曰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按武乡县在今山西省東南部，在安陽西北方。這和前引甲骨文的卒呂方，地望相符。一甲骨文釋林釋巢一三九頁至一四〇頁。

按：段玉裁巢字注云：巢之引伸，為凡標準法度之稱。釋宮曰：櫨謂之代，在櫨謂之巢；康詁曰：陳時巢事，考工記匠人作桼，官部曰：實侍中說桼法度也，皆巢之假借字也。徐灝箋云：巢為凡標準之稱，乃其本義。考工記注：中央樹八尺之巢。疏云：巢即表也。因之射準的謂之巢，門櫨亦謂之巢，別作闌，又作桼。

卜辭「巢」字僅此一見，从巢卒呂方，當是地名。李孝定疑為人名，說有可商。从巢者，可為人名，亦可為地名。卜辭「从宮」，从孟等習見，皆為地名。巢，地當由巢水而得名，與巢三二七，四有「涉巢」之占，又晚期卜辭多見「在巢貞」，似地名與水名漸趨統一。然則巢與巢乃地名之通用字。李孝定沿嚴一萍之誤，以外九七片之字為「巢」，實則原片从水作「巢」。

巢

巢

巢

巢

商承祚收作巢，謂「與巢韻同」。一類編十一卷七葉。

葉玉森 按巢為地名，亦水名。林泰輔氏曰：「巢即濟源縣之渙水，即左傳襄十六年

所謂「會於渙梁」，渙蓋為渙之誤。……（《甲骨文地名考》）卜辭臭字屢見，……並从自犬，但未見从水之渙耳。」（前釋一卷四十八葉下）

陳夢家「渙是水名，從水臭聲。水經曰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即涅水也。涅渙古音相同，所以渙水即沁水，亦名少水。續三二七四有涉渙之文，與敦見於一版，敦在沁陽附近。于省吾亦有此說。」（綜述三一〇葉）

按：續三二七四「臭」，涉渙，是渙為水名。其它「在渙」之辭多見，均為地名。卜辭水名、地名每相因。

鼻

𠩺

楊樹達「甲文有鼻字，从矢从自，旧亦无釋，余疑為鼻字。说文云：𠩺，射準的也从木，自聲。𠩺射鼻為矢之所集，故字从矢，猶侯為射侯，字从矢也。篆文變為从木，則又泛而不切矣。（甲文已有鼻字，此字之變或不始於篆文）」（釋聲，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四頁）

李孝定「从自从矢，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集釋一二〇九葉）

按：字从「自」从「界」，當釋作「鼻」。卜辭用為地名。參見「界」字條。

渙

𠩺

葉玉森前二一九二集釋隸作「渙」。

孫海波文編十一六謂「从水从臭，說文所無」。

按：前二一九二「戊午卜貞，于渙」，為地名。與前二一九一之「在鼻卜」為同地。卜辭地名每增水旁，為水名。地名、水名實難區分。

創

王襄

「古創字，从自，自鼻也。」

（籀室殷契類纂第二十一葉）

羅振玉

「說文解字創，刑鼻也。从刀，鼻聲。或从鼻作創。此作創，與說文或作合。自即鼻之初字也。」（殷契中五十七葉上）

瞿潤緒

「从自从刀。自鼻也。說文或作創。」

（殷契文編四卷十二葉下）

唐蘭

「創即創字。」

（卜釋二九葉）

孫海波

「創，乙三二九九。」

「辭創从刀从自，象以刀割鼻。」

（甲骨文編二〇〇頁）

李孝定

「說文創，刑鼻也。从刀，鼻聲。湯曰「天且創」，勛創或从鼻。自即鼻之初字。此从刀从鼻會意。卜辭創字所見兩辭云「出創」，前四三八，「丁巳卜貞創牛爵」，藏二五〇。其義均不可解，金文作創，辛鼎創，齊侯鐘與小篆同。」（集釋一五三五葉）

白玉崢

「創：籀廣先生來作自（見文字篇）。羅振玉氏釋創，曰：「說文解字：創，刑鼻也；从刀，鼻聲。或从鼻作創。此作創，與說文或作合。自即鼻之初字也。」（考釋中五七頁）崢按：羅釋是也。創字於卜辭中之為用，以殘辭且為字奇少，字义无由推勘。然就字之构形审之，是必為动词，說文刑鼻之說，固其初誼矣。（契文舉例校讀十二中國文字第四十三冊四九二三至四九二四頁）

按：卜辭云：

「貞乎創」

「丁巳卜，貞，創牛爵」

當用「創」之本義。

合集五九九五正  
合集六二二六

0707

湓

按：綴二一八三乙巳王卜，在湓貞，今日步于攸亡其，為地名。

0708

自

按：字在卜辭為人名。

0709

𠂔

李孝定「从𠂔从自，說文所無。」（集釋〇八八七葉）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10

𠂔

孫海波文編四卷四葉上收此作𠂔，云「不从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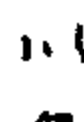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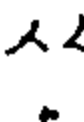
陳夢家「這是卜辭僅見的邊字。」（殷虛卜辭綜述五一六頁）

李孝定「說文：𠂔，山不見也。𠂔，卜辭此字義亦不詳。」（集釋一二〇九葉）

黃錫全「按甲骨文𠂔字，上从自，下从丙，束定作𠂔，不誤。我們認為，𠂔是一個从自、丙聲的形聲字，即說文之𠂔，為邊字古作。自本古鼻字。說文：「自，鼻也，象鼻形。」自有始義。說文皇下云「自，始也。」：「讀若鼻，今俗以始自子為鼻子。」方言：「鼻，始也。」始即天地万物之开端。玉篇：「𠂔，邊，邊境也。」即邊鄙、边疆、實國之始。說文：「𠂔，行垂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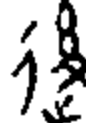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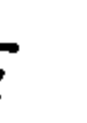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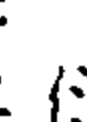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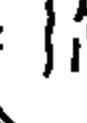
敢

按：釋「牽」不可據。卜辭為地名。

魯實先「卜辭一見當字，其辭曰：『比焉于當』。案當未定之為蜚。說文隹傳並無其字。以愚考之，所以之自即鼻之象形文。所以之虫就寔之从虫，所以示虫牛之鼻也。然則蜚當為牽之古文。案虫之古文作，正与玄及玄之古文作者相近，亦与糸及糸之古文作者相同。是以蜚之从虫，牽之从玄与糾蟻廉之从糸，皆所以象其可資持引之繩。夫以繩虫鼻，則蜚必為牽字无疑矣。所謂『比焉于蜚』者，蜚為方名，當為春秋時卫之牽邑，即今河南濬縣，密近殷虛，實為殷人易牧之地。』（殷契新詮之一第二六頁）

自蜚

按：字當釋「邊」，卜辭均用為「邊塞」之義。

也。按注：『行於重崖曰邊，因而重崖謂之邊。』重崖即崖之尽头，即山崖之始。內即丙，乃声符。邊屬邦母元部，而屬邦母阳部。二字双声，韵部也近。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攢作，攢屬阳部，攢屬元部，方乃后来叠加之声符。方丙同属邦母阳部字，青川字通。《说文》：『鳥字后来增加彳，是作彳，如后字，甲骨文本作，金文令殷加彳作，杜氏壺作。』甲骨文的鳥与金文的，縹之间尚缺字形演变的环节。《说文》：『縹，古文四声韵录云臺碑作，郭显卿字指作，郭老子作，郭、夏均以为道字。此字所以从鳥，与甲骨文鳥同，徧即边字。』卜辭云：『重往鳥（后下二·六）』。戊循（德）一往于來，田迺鳥，徧又（有一）戕。陈梦家谓：『辞云往边，则戊有守边之责。』（利用汗简考释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一四六页）



帛

按：卜辭蓋用為人名。

考古所

「帛、羣：地名。L（小屯南地甲骨八六三頁）

按：卜辭云：

「呼雀往于帛」

「族收人于帛」

均為地名。

合集六四六〇反  
屯二九〇九

𠂔

按：合集二三五四骨白刻辭云：

「婦𠂔亦二屯」

為人名。

𠂔

骨文編一六四頁

孫海波

「𠂔

前六

八五

。从自从肉

說文所无

。王國維疑為鼻涕之涕字。

L

（押

溫少峰

袁庭棟

「

貞：帛

一好

帛佳出

，可

前六

八五

。亦即

膜之初文

。

方言

「𠂔

字旧不釋

。按此字

从自从肉

，会鼻

中長肉之意

。可

前六

八五

。亦即

膜之初文

。

方言

「𠂔

也。𠂔注

：「

謂息肉也

。𠂔

集韻

：「

鼻，魚器切

，音

鼻，

臆肉

。此

辭大

意為

「

王武丁之

配偶

。鼻

中長

出了

息肉

，是

疾病

嗎？

至

今醫

學

仍

「

鼻痔

，西

醫又

稱

為

鼻

痔，

西

醫又

稱

為

鼻

痔

「

鼻痔

，西

醫又

稱

為

鼻

痔，

西

醫又

稱

為

鼻

痔

常伴发鼻炎或鼻窦炎。(63) 辞为武丁时卜辞，乃是世界上关于鼻息肉这一病例的最早记录，加之患者身份明确，故而甚可宝贵。

卜辞中又有贞，或作𠄎，或作𠄎，疑当为一字，象鼻涕不止之形，或鼻中出血之形，乃鼻炎，鼻窦炎，鼻咽癌或鼻衄等病之症状。L（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三。九页）

陈汉平 甲骨文有𠄎字，当释自。卜辞曰：

贞出疾自佳出害。 乙六三八五

贞出疾自不佳出害。 乙六三八五

说文：𠄎，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𠄎，卜辞贞曰疾自𠄎，即因鼻有疾而贞问也。

甲骨文有𠄎字，字从自从肉。肉旁有二点。卜辞曰：

贞帝好𠄎字，字从自从肉。肉旁有二点。卜辞曰：

此辞与续五·六·九：曰己酉卜冥贞出疾旬出。𠄎一辞，𠄎倒略同，俱有𠄎疾𠄎字。𠄎字。此辞言𠄎复言疾，知字所指当为身体之某一部位，而与鼻有关。又息国铜器息伯鬲息字作：𠄎，盖卜贞鼻生息肉之疾，或气息之疾。又疑此字或当释鼻。L（古文释从出土文献研究二二四页）

按：释「𠄎」可從。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17



金祥恒續文編二卷七葉收此作口。

李孝定 「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屬皆从口。𠄎，黎文作𠄎，𠄎象口形。甲編一二一五作𠄎。

0716

尤肖·類纂類編文編文字編均失錄。(集釋〇三四三葉)

饒宗頤  
八八二六十八八五五十八七一三俱指與口舌之禍。大禹謨云：「唯口出好興戎。」文獻禮武王踐阼後之銘曰：「口生咎，口戕口。」說苑敬慎篇言金人三緘其口，戒以口生禍，故易頤卦以慎言語節飲食為訓。卜辭「作口」為殷時成語，意指口出橫生右署之事，故卜其吉否。(通考七〇〇葉)

饒宗頤  
江方一綜述葉三百引善齋藏七六一口地未詳，說文邑部有𠂔，京兆藍田鄉。不知與江方有関否。(通考一二七葉)

饒宗頤說參外字条下。

按：甲骨文口字象口形。卜辭有「疾口」之占，此乃用「口」之本義。又廩辛康丁時貞人「口」，似相當於「人口」，「丁口」之「口」，如「魯」，「唐」，「成」，「高」，「君」，「啓」等等所以則純屬區別符號，與「口」之本義無涉。

0718  
甘  
甘

王襄  
「古甘字，卽字重文。」(類纂五卷二十二葉下)

孫海波  
「甘·乙一〇一〇。地名。」(甲骨文編二〇八頁)

于省吾  
「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按許說不足為據，而自來解者又附和之，訓道為味道。甘字說文繫傳以為指事，這是对的。王筠說文句讀謂「以會意定指事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會意兼指事」，俞樾說文解詁以為象形。以上各說，无一可通。甲骨文

甘字作曰，用作地名。甘之訓美見于周代典籍。古化文甘丹（邯鄲）之甘作曰。甘字的造字本義，系于口字中附加一划，作為指事字的标志，以別于口，而仍口字以為聲（甘口双声）。（甲骨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按：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俞樾《兒笈錄》以為「許書說此字其義甚迂。王筠《說文釋例》云：「恐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口是意，一則所含之物也。物則當屬形，而曰指事者，甘乃味也，味無形，故屬事。不定為何物，故以一指之。」卜辭甘為地名。



羅振玉《說文解字》：「曰，詢也。从口，乙聲。亦象口出氣也。」卜辭以一不作乙，微濫亦作曰。晚周禮器乃有象口出氣形者。（殷釋中五十八葉上）

楊樹達《龜甲書骨文字卷二（柒之叁）》云：「貞勿曰侯奠？」《書契前編卷柒（壹貳之壹）》云：「曰△△，卜，貞，曰雀翌乙酉至于夙？」按曰字義與謂同，勿曰侯奠，勿謂侯奠也。曰雀翌乙酉至于夙，謂雀翌乙酉至于夙也。（釋曰，積微居甲文說卷上二三頁）

陳夢家《卜辭的「曰」字有兩種用法：一是一般的動詞，如

王其出曰多尹，若 乙八六七

勿曰之 佚五二四

等曰義為「謂」，而「王曰」之「曰」則義為「說」。一是介於兩個名詞之間，表示

月一正曰食麥 下二五

兒先且曰吹：雀子曰壹，壹弟曰啟： 肆一五〇六

帝安子曰曹 乙四八五六

帝安子亡若——帝安子曰羅若 肆一二四〇

貞帝于東方曰析，風曰劓 洽二六一

此又可分為二：（甲）有動詞「曰」義，如正月叫做食麥，雀之子叫做壹，……近乎繫詞「是」；

(乙) 由繫詞而發展為近乎連詞而表示同位關係者，如：『帝安子曰：『羅』是『若』的主詞，『東  
方曰析』、『風曰易』是帝的間接賓詞，……  
以上『曰』字的用法，和西周金文相同。』 (綜述第一〇三——一〇四葉)

季孝定「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六字，較許說為長，即篆形上亦非从乙也。惟契文作「𠂔」上着一短橫畫，似亦不能謂為氣上出。王筠《句讀》云：「此字屬形聲亦兼指事也。乙在口上與牟半同法。」又釋例云：「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乙為𠂔非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半從牛羊同意。」亦與乙同例。且既云諧聲，又云象氣騎牆之見，吾誰適從。又曰：「鐘鼎文曰字作𠂔，繹山碑猶然，是小篆未改古文。蓋曰乃指事字，非乙聲也，其所以作𠂔者，甘字古文有𠂔，二形，故曰字以「一」記于口旁不正，在口上，許君作𠂔者蓋以大徐說𠂔字中「一」上曲則字形茂美，漢之作小篆者偶然取之以為姿，許君即據以為說，非李斯本然。王氏謂此為指事字殊具卓識，口上一短橫畫蓋謂詞之自口出也。曲之作𠂔乃書者徒逞姿媚，非篆體本然也。金文作𠂔，毛公鼎曰頌鼎曰頌蓋曰散盤曰號季子白盤曰不娶蓋曰曰應公鼎曰曰孟鼎曰周公蓋曰齊罇曰邾公華鐘曰余義鐘曰陳侯因資罇曰召伯簋曰陳猷釜曰邾侯鼎

者尹鐘

（集釋一六〇三葉）

上，表示人摇铃将要说话。这种摇铃说话的现象至今还保留着，古籍里也有所记载。L（甲骨

为会意字，也可以为成指事字。卜辞用作虚词，则为借音字。……

贞，帝于东方曰析，崔曰荔。（合二六一）  
……很显然，曰晏表示同佳关系的虚词，近似于文献的曰即曰，为副词。L（甲骨文虚词探索，  
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四页）

文釋例云：「鍾鼎文曰字作曰，嶧山碑猶然，是小篆未改古文。蓋曰乃指事字，非乙聲也。其所以作曰者，甘字古文，有曰二形，故曰字以一記於口旁，不正在上。許君作曰者，蓋如大徐說，曰字，中一上曲，則字形茂美。漢之作小篆者，偶然曲之以為姿，許君即據以為說，非



沈子星出孟鼎等父癸尊均與契文及小篆相同。又編卜辭習見「告」十九「告」至二「告」小「告」之辭，告字作「𠄎」詳見（集釋〇三三九葉）

李孝定「古舊釋吉，非是，釋告是也。吳氏釋告為齊，象形，皮傳之論耳。且謂中象齊柄，誠如其言，則齊又與柄成一直線，是以齊為利兵矣。所引洛誥文與駢字有異者，為歲字，告則祝告之義耳。文義明白，之辭亦同，何由牽附。所引父丁辭，未知見於何書，丁憲齋所收此數文，是否為告字，亦不可知，未敢置評。要之，告字形既與齊不類，告之為刑具文獻又無足徵，吾人研究古文，字不知蓋闕可耳，無為徒逞臆說也。」（集釋〇三四二葉）

饒宗頤「卜辭：

口申卜，設貞：告……平王章……平王……（前編七·一·三）

設貞……告于……（南北無想一四三）

按「告」即「𠄎」。說文：「𠄎，告祭也。」周禮六祈二曰造。杜子春云：「造祭于祖也。」玉篇：「𠄎，禱也。」告即禱告。（通考一五七至一五八葉）

饒宗頤「按通典禮十五有『告禮』一項。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大戴禮還廟：『凡以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于几東，小牢升，取幣埋兩階間。』蓋巡狩，還廟，征伐諸大事，皆告于宗廟（及百神）也。」（通考九六八葉）

屈萬里「卜辭：『貞：王告汴臧，若？』甲編三〇〇八。告，讀為誥，戒命之也。」（甲編考釋三八九葉）

方述鑫「告，甲骨文作𠄎（粹三七四）、𠄎（粹二）、𠄎（乙八〇五二）、𠄎（文八九七）等形，金文小篆作𠄎，古文作𠄎。下面的日形象銅鈴，上面的𠄎𠄎𠄎等形象鈴舌，是一個指事字。……告字的本義當是鈴聲使人知曉的意思，因此告可以訓為言語。廣雅釋詁一：『告，語也。』荀子禮論注：『告，言也。』（甲編文口形偏旁釋例，古文字研究論文集第十輯二八一至二八二頁）

徐中舒「甲骨文是中国原始的古文字，造字之初，人非一人，各繪各的形，各念各的意，因而普遍产生了一字多形的现象。……如言、舌、告、音诸字，都为同义的异形字。在甲

骨文中，言作言，舌作舌，告作告或出。在金文中言作言。此四字小篆作言、言、言、言。字形都象张口伸舌之形。舌在口中不能静止不动，言、告、音三字之上部，即舌在口中运动之形。何以知道这是舌的运动之形呢？甲骨文中有一言字，象人在酒樽上张口伸舌饮酒之形，即饮字的原始象形字。将其上部倒转，即为言字。言、告、舌三字在甲骨文的辞例中，都可以训为告。例：

贞出疾于祖乙 (京一六五〇)

贞王有言祖丁正 (乙四七〇八)

贞王言父乙 (合一四八)

在金文中言告亦通用。如：

卫以邦君属言于井白…… (五祀卫鼎)

用言王出入使人 (伯矩鼎)

说文谓告曰牛觸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说文言字曰直言曰言，……从口辛声，这是望文生义。告不是从牛，言也不是从辛，音字为后起字，盖从言孳乳而来。把这些相关的字，联系起来，并考察其辞例，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字。 (怎样考释古文字古文字学论集初编一二——一四页)

周国正 「贞：出于上甲三宰告我」 (报) 楚。 (丙一一四(八))

我们应该向上甲出祭三宰来 (助成) 向三报 (？) 的神灵用楚缚的囚虏禀告 (征战的胜利)。

贞：一宰于上甲告我「 (报) 楚。 (丙一一四(九))

应该用一宰向上甲 (出祭) 来 (助成) 向三报 (？) 的神灵用楚缚的囚虏禀告 (征战的胜利)。

十报于上甲。 (丙一一四(一〇))

应该用十报向上甲 (出祭)。

在这组卜辞中有两组 OB (上甲、三报)，不过向这两组祖灵所作的宗教仪式却不是处于并列关系的。曰告我报楚，这子句在一一四(八)、(九)之中毫无改动的重复出现，但对上甲所献的祭牲在种类 (一一四(一〇)) 和数量 (一一四(八)、(九)) 方面却改变了。这显示出曰告我报楚是已经决定了的行动，贞问的重心在于用什么 (或多少) 向上甲出祭。 (一一四(一〇)) 之中曰告我报楚是一语略去，更显示出这是已决定了的旧讯息。 (既对上甲行出祭又对三报 (？) 举行告礼这种做法可能是殷邦男先生所称的「配祀」 (见殷墟卜辞研究页二〇一)。在礼记中有类似的记载，可能源自商代而有所敷衍：



魯人將有子於上帝，必先有子於類宮；晉人將有子於河，必先有子於惡池；齊人將有子於泰山，必先有子於配林。

（十三經注疏卷二四，頁二）  
這種「配祀」如何施行我們所知甚少，如何送「配」和兩種祭祀之間的關係亦是我們難以解答的問題。不過就告祀而論，辭中有些類似「配祀」的例子：

庚寅貞：其告高祖，奠于上甲三牛。南明四七〇。

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一牛，王受又。

癸丑卜，其告：彫大甲，告于祖乙一牛。八月用。粹一四八  
供一一五

可見上文對「一四（八）」、「（九）」所作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一四（八）」、「（九）」中的「OC」（即「告」的內容）並沒有標明出來，如果「（九）」的意義真是「配祀」的話，那麼「告」的大概就是征戰的勝利。中國古代時常在戰勝之後舉行獻俘的儀式來向祖靈稟告成功。《竹書紀年》世俘篇中有「告以馘俘」一語（見范祥雍編《古本竹書紀年》卷四〇，頁九）。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十三經注疏卷一二，頁四）  
與「一四（八）」、「（九）」見于同版的有以「一條卜辭」：

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丙一一四（七）

可以支持我們對告祀內容的推斷。「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征及有美句子的語法分析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二六一——二六三頁）

姚孝遂 肖丁 「卜辭」告祀之內容大体可分为二類：一為祭告，其對象為神祖，如「告疾于且丁」（前112.5），「于大甲告呂方出」（後上214），「告秋于河」（佚525）等。一為臣屬之報告，如「馘其來告」（乙4578），「翌辛丑出告麥」（前4417），「犬中告麋」（粹935）等。臣屬之報告內容多為有關田獵之情報及敵警等，凡稱「告曰」者，均為臣屬之報告，無例外。L（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一五八頁）

徐錫台 「告」，即部字，為方國名，如殷墟卜辭云：「日己酉卜，告方于父乙」（甲八五一）；「日甲申……于河告方來」（後上六·五）。……告國地理可能在今河南汝水一帶，今汝南有告地名。L（周原十篇重要卜辭考釋中國語文研究第八期五頁）

林政華 「壬午」，貞：亡四系？三告。  
甲二六〇  
甲三六四八

卜辭此語多置於辭末，或於卜兆之旁獨契之。屈師翼鵬考之，釋云：三告之咎字，其形与二咎、小咎之咎字不同，其义亦自殊異。此二字盖记事之辭，言灼卜三次乃見圻豐而告以吉凶也。说似可以。L（甲骨文成語集釋上，文物与考古研究第一輯五五至五六頁）

黃沛榮說參以爲字条下。

伍士謙釋告參舌字条下

按：關於告字的形體，許慎「牛触人，角着橫木，所以告人也」之說，歷代學者多已疑之。甲骨文告字均不从牛，蓋以从「牛」者與牛字形近致誤。美世幹說文校案古字條下云：「告字自來多不得其解，竊謂告字亦从舌加一於上，殆即着告人之象乎？」可備一說。張文虎舒藝室隨筆、陳詩庭讀說文證疑均以用牛告神故从牛說之，皆據譌誤之形體立說，未免臆測。至於英其昌謂告象斧形，為刑姓之具，牽強附會，不可信。



孫治讓

「言疑亦香（言）之變體。L（舉例下十二葉下）」

葉玉森

「按本辭若讀為「舌母庚」似覺不通，予疑古者字，即諸，殆貞諸母庚也。他辭云「貞口言」乙弗其口」，（藏九四、四一）則貞諸咎乙也。L（前釋一卷九十九葉背）」

余永梁

「案此舌字。說文「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口干亦聲」L（國學論叢第一卷第四號殷虛文字續考一）」

于省吾

「孫說非是，余釋為舌是也。葉疑為古者字誤矣。言字有點，象錫物之殘靡。然上端歧出，何以象舌形，舊均無解。說文以為从干口，干亦聲。易象形為形聲，已失造字本真。山海經海外南經：「岐舌國在其東。」郭注：「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郭氏又疏云：「支舌即岐舌也。」爾雅釋地云：「枳首蛇」即岐首蛇。岐一作枝。枝支古字通也。又支與反字形





**L**

叢卷上第三十三葉三十四葉

漸作器，固器孟鼎

一為口舌之舌：

甲辰卜，出貞。

貞疾舌犬于妣

之吉也。

二為祭名

貞勿出河弗其  
：

勿咎且辛  
一六錄

貞王 番父乙 一 純

庚辰卜貞出母

按舌讀爲祛，即

王先妣，皆謂枯祭。

丁亥卜貞王

除做害之意也。故勿

貞王曰之咎

又有夢亦舌以穰

辛亥卜出貞王

舌之繁形又作禱：

……方（貞）……王禱龍告（于）……（拾掇二、一六一）

禱字以示从舌从凡，義為禱祀，即枯字無疑。

他辭亦言出舌，其否定語曰：亡舌，勿舌：

貞王出舌……（屯乙八〇五二）

……貞王出舌……（前編六、三四、五）

貞……聞出舌……（續編五、一〇、七）

貞亡舌……（屯乙三二九九）

勿出……（續編九四、四，粹編五〇）

又言允舌及舌正：

貞允舌王……（屯乙四五五〇）

癸丑卜爭貞出豕于娥羽正……（遺珠七九〇）

右辭多殘缺，舌字皆為祭名，明為枯為禱。

三為人名：

貞重臣……（前編六、九、二）

丙子卜設貞手……（後編上二四、一〇）

王固曰佳句……（屯乙二二八八）

上引諸辭，舌字，通解為人名，義始通暢。殷器有舌父己毀，……（鄭中允明二

集上）

疑即舌之遺物。

四為从舌之字：

……其……（屯乙六〇七三）……（屯乙五七七一）

此字从舌从虫，隸定宜作蟲，乃動詞，或枯之繁形。

砧：

貞王……（故）……（屯甲三〇八〇）

胡厚宣謂居，為舌之別體。然其字从石从舌，石古拓字，以示與拓取義相近，則砧殆枯字

矣。辭云：砧疾，亦禱枯之意，不宜逞目為舌字。……（巴黎所見甲骨錄三二——三四葉）

伍士謙「其實舌、言、告、音等字俱為同源之字。都是從舌之字。說文：舌，在口所





于省吾「言音初本同名，後歧為二。吳大澂謂：『古謹字从音，六國時字，音言互用也。』」  
也。『古補其澄一也。羅振玉說裁字云：『說文解字：『裁闕，从戈从音。』此从言，古金文識載諸字，皆如此作。』選「錫趕裁衣」文作武，格伯敵作武，吳中丞以為識字。一从音，與許書同。一从言，與卜辭同。古从言从音殆通用不別。』增考其澄二也。郭沫若云：『考言音古本同類字。如許書音从口辛聲，音从言合一，字於古金文中每相通用，如王孫鐘之「中」鼎，盧陽，沈兒鐘作「中」鼎，盧陽，字雖不識，然同是一字，而一从言作言，一从音作音。其澄三也。秦公鐘，其音銳，音字作言，古璽文字微三一，言字作言，亦作言，其澄四也。墨子非樂上：『黃言孔章。』即黃音孔章。『詳墨子新澄。』呂氏春秋順說：『而言與音。』即如音之與響也。『聽言：『其與人穀言也。』莊子齊物論穀言作穀音。『詳呂氏春秋新澄。』其澄五也。由以上五澄觀之，可知言音古本同字，蓋古文於字畫空隙處，加點或小橫為飾，多無意義之可言。後以言音用途有別，遂分化為二矣。言音既為同字，因言王及王言之言，即古音字以詞例考之，應讀作音。『詩生民：『履帝武敏音。』傳：『音饗。』左僖三十一年傳：『不音其祀。』注：『音猶饗也。』國語周語：『王音太宰。』注：『音饗也。』說文：『音神食氣也。』从欠音聲。』音：『作音，猶古文音亦省作音也。再以金文澄之。』弭仲璽：『音王音，即音王賓也。』伯矩鼎：『用言王出內史。』使人。』言亦應讀作音，謂作器以音饗王，出入使人也。』衛鼎：『乃用鄉王出入使人。』小子生尊：『用鄉出內史人。』宅毀：『其萬年用鄉出入。』鄉古饗字，詞例同。凡此皆可為言同音讀音訓饗之證。又商器敵自：『孫子用言出入。』即孫子用音王出入使人之省語也。後下四一九：『言多亞。』音作音，猶格伯毀音字从言作音。左右从一點與从二點一也。『取毀：『王音多亞。』音即音，音猶音也。言多亞與音多亞，文義詞例並相仿。』辭亦有言鄉者。『前一、三六二：『音辰音，大音，來丁亥，其音丁于大室。』音丁西鄉。』音作音，西鄉應讀為西饗。『前四、二一六：『音王鄉，音，音佳王自鄉。』後上五五：『己丑音，告于父丁，口鄉宗。』是稱鄉猶稱音也。』辭曰音夕西音王，曰音夕王音西音，曰西鄉，曰西宗，所云西者，均謂西宗也。由是可證音夕西音王者，言音夕王祭於西宗而神音其祀也。』駢續三十葉下至三十三葉上）

李孝定「說文」言直言曰言，滿難曰語，从口辛聲。『梁文作音若音，釋言無可疑。』郭引徐大籀曰言以為言之類，說有可商，業氏既言之矣。惟業氏引卜辭音从音，音則从音，音從口，以謂先招造字即主慎言，出諸口即獲愆，乃言字本音，其說亦屬牽傳少當。蓋音字作音僅



其一體，非謂納諸口即無憾也。前古詩字本錄下安得以言言對文說之手，竊謂言字說解，但謂从口辛聲足矣。于次引羅郭諸家之說，證言音同字，至謂音可讀為歆，其說是也。惟謂卜辭之「西言」王曰「我」王西言者，乃王祭於西宗而神靈格饗，亦臨壇字解之誤。蓋謂西示即西宗是也，單一西字何以知其為西宗，謂言讀為歆，饗是也，單一言字何以知其為神靈格饗，且全句之中未見主動詞，祭之痕迹即謂祭文尚簡，亦必不若是其甚也。金文作「言」，伯矩鼎「言」，屈王頌鐘與祭文同。《集釋》〇七四三葉。《屈萬里釋卜辭》「東今夕其用言」？《甲編》四九九一云：「言，與粹編三八八片：「貞：求乙辛，其言曰酒」之「言」字，義蓋相似。《墟研》（三二九葉）以為祭儀。按：《爾雅釋樂》：「大蕭謂之言」。本辭言字，殆即此義。《甲編考釋》七六葉。

李孝定《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甲骨金文》言音同文，不從一。言字重文，說詳前辭字及言字條下。《集釋》〇七五九葉。

于省吾《言與音初本同名，后世以用各有當，遂分化為二。周代古文文字言與音之互作常見（詳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三·三，羅振玉《增考》中五九，郭沫若《甲研釋辭》言）。先秦典籍亦有言音通用者，例如：《墨子非樂上》之「黃言孔章」，即「簧音孔章」。《呂覽順說》之「而（讀如）言之與响」，即「如音之與响」。又《所言之口其與人穀言也》，《莊子齊物論》：「穀言作穀音（以上詳諸子新証）。《甲骨文》之「言」其出「广」指喉音之「將嘶」言之。《舊讀如言字，失之。又《甲骨文》稱：「應讀作音。音其出「广」與「出」音，指喉音之「將嘶」言之。《舊讀如言字，失之。又《甲骨文》稱：「口」卜，子其言多亞。《粹》三八八以上三条言字均應讀作音，音與歆通。《音之通歆，猶古文率以辛，其言曰酹。《粹》三八八以上三条言字均應讀作音，音與歆通。《音之通歆，猶古文字禽之亦作歆。《左傳僖三十一年》之「不歆其祀」，杜注謂：「歆猶饗也。《國語周語》之「王歆太牢」，韋注謂：「歆，饗也。《再》以周代金文証之，弭仲簋之「音王賓」，即「歆王賓」也。伯矩鼎之「用言王出內（入）使人」，言字亦應讀作音通歆，然則《甲骨文》之「通音」，音字有時亦讀為歆，均脗合無間。《釋言》，《甲骨文字釋林》八七至八八頁。

于省吾《說文》：「言，直言曰言，訖難曰語，从口辛聲。《又》：「音，聲也。……从言含一。《按》《甲骨文》言字作「言」，在偏旁中則作「言」或「言」（詳釋說）。《許氏誤以為形聲字。《甲骨文》有言无音。《西周金文》音字作「音」，與言字作「言」者互用无別，後來由于用各有當，因而分化。音字



0724

醅



按：合集六〇五七反  
「王步自職于醅」  
為地名。

0725

壽



按：合集四五二辭云：  
「癸巳卜，王貞，壽往來亡。」  
為地名。

0726

信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27



按：合集二七六三九辭云：  
「貞，又子信」  
為人名。

072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石鼓文觀西觀北，假觀為載。夜君鼎文，載鼎，假載為觀是也。說文觀讀若載，乃汝也。載乃事，謂竹女之事也。是金文之載，與書之載，采之載，其字不同。戴其字，乃汝也。戴事，日載朕事，語例正同。續五三一、三：日行留王事。日行人名，言行，王事也。甲二一、十、七：日行弗其留王事。日言行亡田也。殷契卜辭六：日不其留，即不其行也。續三二八、七：日王其令良不每，留亡田，言行亡田也。殷契卜辭六：日不其留，即不其行也。續三二八、七：日王其令良不每，克留王令，言克行王令也。嘗見墨本：日臭反留王事，謂臭始行王事也。言反猶言肇，乃古入語例，金文習見。大龜四版第二版：日乃令由事。日由即留，言乃令行事也。續三十三、一：日留菱四丰方。日即載踐四封方也。載為語詞，此文缺刻橫畫。留字原作山，郭沫若誤釋為占，續一：日留束于變。日即載變于變。載亦係語詞。清三：小臣留車馬。說文：日載乘也。日廣雅釋詁：日載乘也。日戊戌貞，又敦一牧，于片，倭侯留。倭侯留之邊鄙也。倭侯喜見於晚期，斧所贈卜辭拓本：日戊戌貞，又敦一牧，于片，倭侯留。倭侯留之邊鄙也。倭侯喜見於晚期，于義，倭侯留。倭侯喜，郭沫若釋古留為故鄙至當。按釋故鄙誤矣。山乃留字，為倭侯之名。倭侯留猶官侯虎，倭侯喜，把侯祝之比矣。片與義係地名，言在倭侯留之邊鄙也。倭侯喜見於晚期，卜辭，則喜當為留之子孫。湖二九九五：日王來正人方，在倭侯喜留，永。見集解在六本三分，引內此言倭侯喜留，尤可證倭侯留留為倭侯之名矣。續二三八、二及二三八、二，係晚期卜辭，均有日田留之語，留作山，為地名。要之，山田由由為留之初文，自地名人名外，留讀為載，訓行訓乘訓語詞，均脗合無間矣。日一（駢續三十九葉下釋留）

楊樹達

「以又求之，釋叶者是也。」（卜辭求文五八頁下）

楊樹達

「字多釋叶，協字同。」（積微居甲文說六三頁）

楊樹達

「卜辭通纂五三八片云：日貞令多子族从犬眾面苟，山王事？日其他辭屢見山

王事之語，山字从十从口，或釋為古而讀為監，或釋為叶。余謂釋叶者是也。周禮春官大史云：日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礼书而協事。日又云：日大同朝觀，以書協礼事，協事，協礼事，與甲文句例同。協叶字同，說文勅部協或作叶，是也。日（山王事，卜辭瑣記三頁）

孫海波

「山，記四二，郭沫若釋古，讀為詩王事靡盬之盬。」

出，京津二二四二。人名。  
出，押三三三八。由或作出。吳山王事。L（甲骨文編六二二頁）

陳夢家  
「苗字應從于省吾所釋為戴字，言行王之事行我之事（斷校二：三九——四二）。  
甲三三三八。吳苗王事——吳弗其苗，可證苗為動詞。卜辭於卜征伐後言「苗王事」，則征伐  
為王事之一。L（綜述三一七葉）

李孝定  
「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古文古，「梁文正从十口。郭釋古，謂卜辭  
習見。古王事，即「詩：王事靡盬」之盬，初字，其說是也。于氏釋苗蓋偶不察耳。按于氏所舉  
由出由由四形，前二者當釋古，後二者當釋苗。梁文曰：古王事，「辭其字皆作由，若由，無作由  
由形者，二者實非一字。說文：東楚名岳曰苗，苗為容器，作由若由，無所取象也。于引地理志  
苗縣故戴國，以戴从異而異从苗，音同故也。異說詳左氏公穀隱十年經戴均作戴者，以戴載  
義近之故。于氏據此謂「苗即戴也」，亦嫌費解。竊則苗才音近，謂苗讀為戴可已，不能謂苗即  
載也。屈氏从孫說釋由，按由即苗字，戴說詳王國維釋文，謂苗讀為戴可已，不能謂苗即  
書較晚。所引古文當有誤交也。楊氏引「甲編三〇八〇」一辭其字作由，庫方一五一辭字作由，並  
釋為古，於出則釋為叶，實則二者辭例全同，當是一字。如「丙戌卜爭貞擊不作憂由王事」，前六  
十八，一字作由，貞行弗其出王事，「押二一十七」字作出，「勿出國事」，藏一二三三三三，字作出，  
行出，貞行由王事，「後下二五十二」字亦作出，可證也。楊釋有古為有蓋可以。又引殷契卜  
辭四〇九云：「貞王不其佳直」，與「佳有古」辭例全同，可為由當釋古之一證。至于引唐蘭釋  
為古以證由，「不當釋古，按金文古及从古之字如師旂鼎古字作由，「婦姑字作由，姑馮句鐘  
姑字作由，復云子蓋姑字作由，字均从十口，與梁文小篆並同。唐氏獨引「婦關鼎姑字異構作由，  
者以證古字當从母不從十，則將置前舉數例於何地。于氏更從而張大其說，此均偏概全之說  
也。本編仍古字當从母不從十，則將置前舉數例於何地。于氏更從而張大其說，此均偏概全之說  
一集釋〇七〇八葉）

饒宗頤  
「由王事，殷時成語，茲再補釋之。或讀「鹽王事」，又或釋叶。此字从口从  
十，以叶為是。說文叶即協，或體。周禮：「協辭命」，故書作「叶」。大戴禮：「浩志：「虞計月。一  
堯典稱：「協時月正日。周禮：「上言料民之事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俱叶。協  
字，證「協王事者。周語：「上言料民之事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俱叶。協  
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于是乎又審之以事。是即協之義也。L（通考三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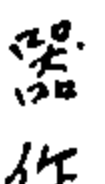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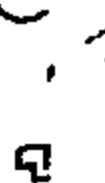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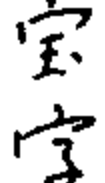

饒宗頤 「叶字作山，與叶王事」之叶，刑同。陳夢家釋由，未確。叶向被目為文  
武丁時人，當移于武丁為是。一（通考七四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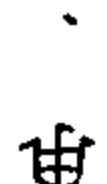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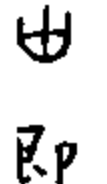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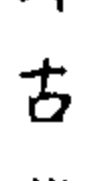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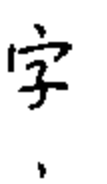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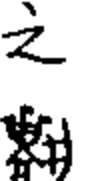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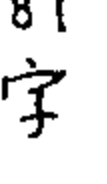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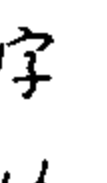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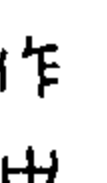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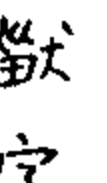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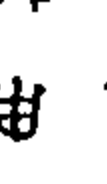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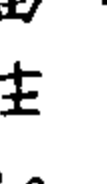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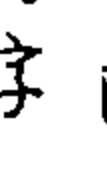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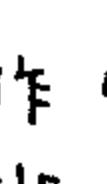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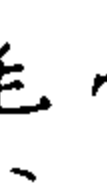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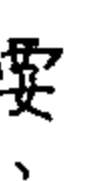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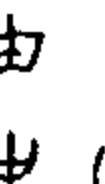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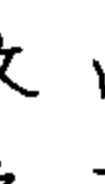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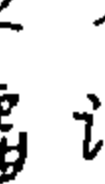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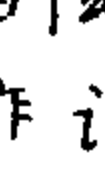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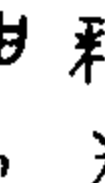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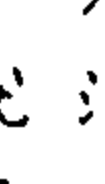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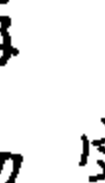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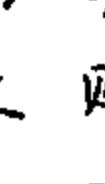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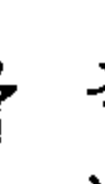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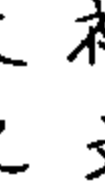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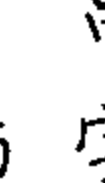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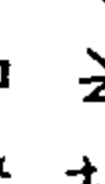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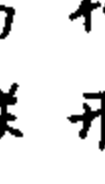




屈萬里 「出王事」語，卜辭習見。楊樹達《卜辭求義》（五八葉）云：「出字从十从口，  
或釋為古，或釋為叶，古叶二字並从口从十，說皆可通。以義求之，釋叶者是也。知者，周禮  
大史云：「與盟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說文十三篇下勅部協或作叶。則卜辭云叶王事，與周禮  
「協事」正是同一事也。按楊說似是而實未的，蓋「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並有迪字作他，以證本編  
二三六九「他乃迪字」說。見「出乃迪」偏旁，知其實為由字也。方言六：「由，輔也；燕之北  
鄙曰由。」又「廣雅釋詁」二：「由，助也。」然則「由王事」者乃輔助王事也。一（甲釋二六  
六片釋文）

屈萬里 「出王事」語，卜辭習見。一（中引楊樹達釋叶）：「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並有迪  
字作他，以證甲編二三六九「他乃迪字」說見該片考釋」。出乃迪，偏旁，知其實為由字也。  
方言六：「由，輔也；燕之北鄙曰由。」又「廣雅釋詁」二：「由，助也。」然則「由王事」者，  
乃輔助王事也。一（甲編考釋三三九葉）

張秉叔 「出，从十从口，是古字。古在甲骨文中用法有二：一，作為動詞之用，如  
卜辭常見的語詞「古王史」之古，史即事字，古王史即古王事，有人以為即「王事靡盬」的盬  
字作勤勞解，其實古字的本身，就有「治」與「為」的意思，說文：「古，故也。」故，使為  
之也。「爾雅釋詁」：「治，肆，古，故也。」古與治同訓故，而故又有使為之的意思，所以古王事，  
也就是治王事，使為王事之意，不過古訓治與為的意義，後來用得不多，又漸晦隱，郭璞注「  
雅」，就說：「治，未詳。」他已經不知道治與古，故可以訓詁的道理了，現在，由於卜辭中的習  
語，給說文與「爾雅」中的「古」，「故」，「可訓」，「治」與「為」，便為之，找到了古老的根據。二，古作  
為名詞之用，則是一個人或國族之名，本版上的古字，是名詞，是人名，古亦曾封伯。  
或單稱古，和本版一樣：「貞：『非』一『正』化田古？」（乙編五九六七）  
又有稱伊侯古者：

戊戌卜：貞：又牧于片，伊侯古曷？  
中牧于義，伊侯古曷：（張升各藏）  
古的領土，當在殷之西方，與旨方，由正北，臺，總，哥，河等處相近。（殷虛文字內編考釋  
第二二頁）

白玉崢 一竊疑：當为由字。说文无由篆，而有由声：金文如：遽疑胃字作，孟鼎別  
器作，偏旁由字并与此相近。又云：日卜殺貝由其戎雀（一二二），日寅卜卜鼠丰之  
一一二〇四，、、，疑亦并之變件，附著於此，誤更掣數焉（又金文京姜南室字作，  
与此尤相近，附著之，以備一義）。（契文舉例校讀二一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六〇一  
八頁）

于省吾 一甲骨文出字习見，亦作、、、、等形；即古字。甲骨文數  
字，即羸而志毀之字。甲骨文字从作，字从作，字从作，字从作。畜生字从作，字从作，字从作，字从作。有字（前四·一三·五一）旧不识，甲骨文編誤釋为。实则即之初文。要之，字之构形  
由演为为。说文之与盧並从作，犹存初文。甲骨文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与王事王事



晁福林

「卜辞里曰古王事」的记载颇多，均为武丁卜辞。曰古王事即处理殷王朝的军政大事。某人曰古王事是指某人代行王事，并非处理殷王委派之事。……卜辞里有王族、多子族或众人跟随某人曰古王事的记载。……曰古王事都是由于贞人卜问的卜辞，尚未见到由王来贞问的辞例，这说明送派某人曰古王事乃是贞人的意愿。曰古王事的卜辞从未有王的占辞，说明王与曰古王事人员的送派无涉。曰古王事是部族联盟时代诸部族首领轮流执掌权力的原始民主形式的遗存。——《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九八九页》

晁福林

如祖庚卜辞：

「武丁时期习见的曰古王事」为处理殷王朝的军政大事，后来则变为曰古朕事。

甲戌卜王，余令角鬲古朕事。（佚一五）

这里的余和朕均为殷王自称。曰古朕事即处理我所委派之事，是对殷王个人负责的。——《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一〇一页》

赵诚

「𠩺」，甲骨文写作𠩺、𠩺、𠩺，构形不明。卜辞用作助词，以为借音字。

甲子卜，𠩺求于𠩺。（佚一·一一）——向𠩺进行求祭。𠩺，祭祀对象。𠩺，用在句首，无义。上古从才从𠩺之字因为音近，常常通用，如𠩺通𠩺，𠩺通𠩺。卜辞的𠩺字亦通𠩺，如𠩺朕事（佚一五）——这个𠩺不是虚词，一作𠩺朕事（续存下三三六）。而𠩺字典籍通作𠩺字。因此可以认为卜辞的𠩺字和后代用作语助词的𠩺字有着某种继承关系。——《甲骨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九页》

连劭名

「帝乙、帝辛时代的关于征伐的卜辞中经常使用由字，见于下列各版：

……屯孟方……𠩺孟……田，由正……？  
前二·三八·一

……余其从（侯田）由正孟方……？  
前二·三八·二

……屯孟方……𠩺孟方白炎……（余其从侯）田由正……？  
粹一一九〇

甲戌王卜贞：今𠩺，屯孟方，西戌典西田，……人妥，余一人从多田由正……（亡）  
左自上下又若？

贞：今因巫九备，屯……祭示，余其由正……余其受又……不肯……

河六〇二



曰薄伐曰一词属金文中写作曰搏伐曰曰戮伐曰。……其字或从尊声，或从冀声。冀、尊声本同。又金文中从冀声的僕字，也多加由为声符，表明这些字的读音，在上古时代的确是相近似的。L (甲骨文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八年四期三八至三九页)

赵诚

「甲骨文有一个由字，或写作山、由、由、由，构形不明。据考证，此即后代的留字，可从。卜辞的留作为行为动词，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大体有两种用义。一种意义是指驾着拉车的马前进，即现在通俗所说的驾马车。如：

甲午，王坐（往）逐（逐）畋，小臣留车马，殪罪王车，子夷亦殪（坠）。（《佚一》）  
另一种意义是处理商王交办之事，即行王事，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替商王办事。如：

贞，行留王史（子）。（《佚一》）  
……留就是使什么进行、前进之义。L (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三一页)

晁福林说参 𠂔 字条下。

饶宗颐说参 𠂔 字条下。

按：从于先生当释留，读作戮。其作山形者，乃「由」字，读作咎，或与此相混，非是。甲骨文自有古字作出，或释此字为古，亦非。

𠂔 𠂔 𠂔

朱芳圃文字编补遗十一集上收此作𠂔无说。

陈梦家

「𠂔 王敦𠂔于𠂔 江九·七，辨一一七五……

王敦𠂔，受又 𠂔二六一，辨一一七六

我𠂔𠂔 辨四六三

子𠂔𠂔基方，𠂔 𠂔二一〇八，辨五·一二六

基方，𠂔𠂔郭 𠂔五七六五，五七九〇



卜、牙也、卜、其上所注旋屬。段玉裁曰：「考工記謂：利兵。其刃當直而字形曲其首，未聞直者象其秘。左右孟象其英。」按牙為利兵，義文作卜，蓋象牙刃曲折，當即後世所謂蛇牙也。  
(殷周文字釋叢卷上第六葉)

屈萬里 「國差簪，簪字偏旁缶作缶；毛公鼎寶字偏旁缶作缶。與卜辭缶字，形或相近或全同。知缶即缶字。而京姜鬲（攢古錄金文二之一）其永寶用。寶正作缶；知缶與寶通。缶字隸定作缶，讀為寶，義與保通，可無疑也。」（甲編考釋三六葉）

張秉叔

「卜辭有：

丁卯卜，殷貞：王寧缶于蜀？（粹一一七五）

缶與蜀當相去不遠，缶在今山東定陶縣。成公二年經：「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杜注謂蜀乃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泰安縣境（註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二四八頁）

（註一）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殷代之農業謂：「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見卜辭綜述P·二九五）  
（P·四二）而陳夢家則釋蜀為甸謂即後世之蜀國，在今山西永濟新絳附近。

陳晉

釋合，謂即裕之省。（龜甲文字概說八二頁上）

白玉崢

「缶」：崢按：契文中自有寶、保二字，實无庸以「缶」通段，字當為陶之

初文。陶字于契文中，有為地名，或方國之名者。如：

(一) 乙酉卜，王寧陶，受又？ 甲二六二

(二) 伐陶于……？ 存一·六三九

(三) 癸亥卜，殷貞：我史其陶？

癸亥卜，殷貞：我史毋其陶？

癸亥卜，殷貞：翌乙丑，多臣其陶？

翌乙丑，多臣弗其陶？

屈萬里先生曰：「缶，為國名，后上九·七云：「丁卯卜，殷貞：王寧缶于蜀？」遺珠四

六三有「我缶」，乙編二〇〇〇有「多臣其缶」等語，知缶時與殷為敵。綜述二九四頁疑缶

即後世陶城之地，在今永濟縣。（甲考四二）。疑甲文之陶，即今山東之陶丘。說文段氏注曰：

「地理志曰：「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按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

古陶丘在焉。L (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册三七〇〇——三七〇一页)

贾平 一据殷虚卜辞综类所列关于缶字的七十多条卜辞中，可以看出，此字主要有两种用法。

①方国名或地名。如：粹一一七五：「丁卯卜，般贞：王其于蜀？」丙一〇五：「癸亥卜，般贞：羽乙丑，多匹缶？」

②人名。如：丙一二四：「己未卜，般贞：缶其来见王？」贞三四六：「甲辰卜，争贞：缶其甘？」

以第一种用法最为常见。甲二二四的缶字可能是方国名。L (读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古文研究第三辑二一〇至二一五页)

张亚初

「在下辞中，我们曾见到「己未卜，般贞，缶其来见」的记载（缀合三〇一），就是缶国来朝见商王的卜辞。还曾见到商王向缶索取贡物的材料，「己丑，乞自缶五屯」，「存一·七八，骨曰刻辞」，就是商王从缶那里索取来五对卜骨。也有商王与缶通婚的记录，「己酉卜，宾贞，妹曰凡有疾」，「续四·一五·一」，就是贞卜从缶国娶来的女子有无疾病。在商器中有一件子作妇媯卣（三代一三·三五·五——六），这是商王朝的贵族子为其出自缶（媯）即缶，三代一七·七·一陶子盘之陶或作缶，缶、匚、陶音同字通。国的妻子制作的铜器。尽管有这些和平交往的记录，二者间更多的则是兵戎相见。

缶缶（丙一·遗四六三）、覃缶（甲二六六）、李缶（咸二九一）、孰缶（序九一七）、获缶（丙一）之卜层出迭见。……缶有时被商人用作祭祀的牺牲，「缶获，用」，「二七七五二」可证。

缶国的地望在哪里呢？陈梦家先生曾经指出，缶在晋南永济县。并谓「说文」下云「史篇读与缶同」，是缶、缶古是一字。缶疑即陶，「河水注卷四」，「河水又南逕陶城西……陶城在蒲坂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述二九四页」，水经注引文有误，今正。陶城在蒲坂北，我们认为，陈氏对缶地的考订是可取的。甲骨文中的国族之缶，文献上称为保。左传成公十三年传，晋侯使吕相绝秦云：「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此保城殆即甲骨文中的缶地。缶在春秋时期的铭文中还称为宝。宝奔生鼎，宝奔生作成媯腰鼎，其子孙永宝用。缶（山东文物选集图九七）。古无轻唇音，缶读如宝，罔却尊、尹舟方彝的作宝樽彝的宝就写为缶（通考三九五页、表安一·一四），所以宝字以缶为声符，缶宝字通。保与宝在铭文中也是常与互相通用的。宝字有时又作缶（觚父盃，三代一七·三·四；逋建鼎，三代二·五二·五）。保字或以

岳为声符作保（陈侯午鐘）。岳、蜀、寶、保音同字通。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寶奔生鼎銘文可以知道，寶是媿姓國族，所以其女称为成媿（寶与鄰國通婚，故称鄰媿）。由此可以证明，甲骨文中的方國岳，无疑是一个媿姓的國族。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鬼方的一个分支。据左传定公四年传的记载，成王曾赐给唐叔虞以怀姓（即媿姓）九宗。可见山西一带是古代鬼方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岳國早在武丁时期已经半臣服于商王，到商末，可能已完全为商王朝所控制。周人灭商以后，他们就转而沦为周人的奴隶。……我们更应该指出，在甲骨文中，基方和岳是连称的。这表明，基方和岳是地理位置相近，政治乃至血缘关系密切的两个联盟國族。基方据陈梦家先生考订，即晋南之冀，地在山西河津县，与岳距离不远（综述二八八页）。我们已经考订出岳是鬼方方國，是媿姓國。武丁时期的基方和岳经常受到商人的讨伐。这与文献所讲的高宗（武丁）伐鬼方的记载是完全相吻合的。我们如果把基方看成鬼方方國，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殷墟都城与山西西方國考略古文研究第十辑三九七——三九九页）

按：卜辭「岳」為方國名及地名，是否即齊所都之陶城，尚有待於進一步之證明。至於鐵一九一·四合集一四一八八陳夢家釋讀作「帝弗岳于王」，以為「岳即保」，不可據。此辭當釋讀作「：：王：：岳于：：帝弗：：」，殘辭可補足為「王敷岳于：：帝弗校祐」，島邦男卜辭釋類一二六的釋讀是正確的。甲骨刻辭類纂二六頁此條的釋讀沿襲陳氏之誤，當訂正。同時懷八一之釋讀亦當訂正為「：：岳帝：：」。岳「均為方國名或地名，無用作「保」者。

吉




羅振玉「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最多，惟第一字（吉）與許書合，作古古者與空首幣文合。又卜辭多以大吉、弘吉二字合為一字書之。大吉二字合書者作𠄎，弘吉二字合書者作𠄎，偶有分二字書之作𠄎，古者，編中僅一見耳。一般釋中十八葉下。

葉玉森「說文曰吉，善也。从士口。按梁文吉字交態極多，疑自古為初文，从甲从日，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至安十為上，為卜，中，下為士，復由中滿交為半，與吉字通。由卜滿變，以全介象失鋒形，兩道乃益隱晦。一說梁三葉。




郭沫若

「吉見甲研釋祖妣九至十一葉」(已見前杜字條下引)

于省吾「契文吉字早期作吉吉吉等形，晚期作吉吉吉等形。羅振玉云：『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最多，惟第一字與許書合。作吉古者與空首幣文合。葉玉森云：『疑古吉為初文。』从甲从日。甲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案葉說殊誤。說文以吉為从士口，乃就已流之義文為說，非朔誼也。契文吉字上从口，象句兵形。下从口，為笑盧。『形橫之則作日，近世出土之商代句兵多矣，其末納秘者作如形，左象其援，右象其內，其有胡下垂者，均後起之制。』吉字所從之口，均從而不橫者，必係當時安置句兵之成法。且未納秘之戎器每作縱形，如金文斧形，高父乙殿作，父癸鼎作，是其例。吉形本象置句兵於笑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為防其毀壞，所以堅實之實要之，故引申有吉利之義。釋名壯健之貌。『書立政：『其克詰爾戎兵。』馬注：『詰，實也。』國策秦策：『不足於結秦。』注：『結，固。』爾雅釋詁：『劼，固也。』釋言：『劼，鞏也。』說文：『劼，直項也。』是結結劼劼均含固。有堅固之義。古者戎器恒置諸笑盧之中。契文習見之字，如象置弓於口上，由象置中於口上，中即母本象盾形。前四一、一、一、一有固字，象置刀於口上，弓母刀為戎器，下以笑盧盛之，與句兵之盛於笑盧作會者義同。前六一、一、一、一有固字，象人兩手奉句兵於口上，佚七四六有固字，象以火治鍊句兵之形，舊釋莫，不可據。要之，吉之初文，象置句兵於笑盧之上，本有保護堅實之義，故引申之為吉善、吉利也。』(附三第二十八葉釋吉)

陳邦福「卜辭出，吉，吉，邦福案：从口从巾，或个，皆荆也。或上又从全，士諸形，則更具荆焯卜龜上炎得兆之象。蓋上吉、宏吉、大吉、小吉，或驗于兆，傳于口矣。湯坤卦云：『安貞吉。』亦可參證。』(頤言七葉)

李孝定「說文：『吉善也从士口。』契文變體最多，朔義不詳。郭說之非，前已辨之。葉于兩氏之說，祇能於作吉之一體者加以比傳，且字不從日，昭然可見。于氏之說較諸說為長，然亦不足以解吉之諸體。滅如其說，則似可解為置兵於口以示指而弗用。夫兵，凶器，我老事也。既指而弗用，自有吉善之義，固不必如于氏之迂迴說之也。至從吉之字多有堅實之義者，乃由善之一義所引申。金文作所從吉，故蓋吉，大蓋吉，毛公鼎吉，說見鐘吉，格伯作晉姬簋吉，煥簋吉，陳庚鼎吉，中子化盤吉，匡尊吉，格伯簋大抵與小篆同。』(集釋。三八〇葉)



吳其昌「吉字奢毀作吉、游鼎作吉、師襄毀作吉、克鐘作吉、沈兒鐘作吉、皆象一斧一磬之形。一斧一磬一磬為吉。上弦新月字襲以斧，故名初吉，年少美貌之士皎麗如月，故名吉士。此引申義之辭，校旁出者也。」（金文名象疏證其篇編）

李孝定「吉字作斧形者除游鼎、奢鼎、散盤、矢蓋數器外，其餘金文吉字不下數十見，均从士，不能謂為斧形。且黎父吉字多見，亦無一作斧形者，仍以于說為長。吳氏以一斧一磬為吉，其義亦無可說。且初吉、吉士之稱，亦取吉祥之義，初與斧形無涉。吳氏此說殊牽附少，當也。」（集釋〇三八一葉）

勞幹「今指甲骨中之吉字，多數皆作吉形，但亦或有變作化出，作吉，作吉作吉等，至於金文，則作吉者較多，亦有作吉者。是其形象誠如千氏所指，类似句兵，但句兵之外，何以尚有他形，則必當求一解答，不得置而不言也。」

據周礼春官典瑞云：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此邸為何物，據徐雅說：「邸本也。」鄭玄引鄭眾說謂四圭有邸，言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者。此自漢人解經，不免臆斷。蓋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則當別有命名，不得云四圭，今既云四圭有邸，必是四圭分別各有其邸，若四圭各有其邸，則每圭之形，正如句兵，圭之體為援，而圭之邸為內。以之薦祀天地，祈求福佑，正所以稱為吉也。其下口形則為玉之藉，或為玉之器，若謂藏之於櫝而謂之吉，則鑿矣。

圭之形製正由石器轉變而來。故与斧形有美，金文之吉或作斧形，非如吳其昌所謂一斧一磬謂之吉也。夫一斧一磬，何吉之有？金文中之吉，誠有美斧者在其上，但決不可率然以斧磬釋之。按上世石斧石刀利作匪易，而其用甚廣，故石斧石刀可以代表權威，可以代表貴重，亦可以代表吉祥。以其形制而變者，在玉則有圭璋，在金則有句兵，則有斧戚，雖其用不同，而形製相类，仍一貫也。其在古字上部所以，在甲骨者自以类似句兵之圭而有邸者為主，再就各種變化及省略言之，實亦兼具有圭之親屬中各種形製之器物。但君溯其命意，自不外兩事，一為增祥，一為除祟。而此二者，自皆吉之表徵，不得謂他事矣。

吉之表徵溯源於上世，不僅龜玉，而兵器亦在其列。迄於秦漢之世，則自乘輿以至私字，子皆佩剛卯。其見於續漢書服虔者，剛卯之文為：

正月剛卯既決，靈星四方，赤者白黃，四色是為。帝令祝融，以收夔龍，庶疫剛瘳。





饒宗頤 文例同此。古疑讀為辜磔。辜。一（通考五五〇葉）

考古所 古：从郭沫若釋（甲研釋卷二頁）。古可訓故，古訓亦作。故訓必其法。故必有義。國策秦策：吳不亡越，越故亡吳。此越故亡吳，即越必亡吳。在此片卜辭中，古與必又相近，正好相對。一（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三八頁）

林政華

戊子卜，殺貞：王勿亡，生。出。

遺四〇三  
人三〇七一

郭某釋為古；古，故也，事故也。亡古即无事故也。一（甲骨文成語集釋下，文物与考古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二輯三九頁）

柯昌濟 己丑卜吳貞佳其又凶 己丑吳貞五手口佳又古（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此二文互証，知古字為凶字一类，疑通故字，謂有事故之義。一（殷墟卜辭綜集例証考釋古文字研究一四四頁，十六輯）

按：釋「古」釋「當」均非是，當從唐蘭說釋「由」。于先生讀「由」為「咎」，於卜辭皆可通。



聞宥 今按卜辭有古字，蓋即古之正文。从口，从午省聲，其不省者作古，則極罕見。凡事物之故旧者，无从目驗，必凭口以述之，故从口，午古同為舌根音，故从之得聲。凡卜辭所出古字，大抵皆与姓名連稱，如：日丁酉卜即貝（貞）且（祖）乙古十牛三月。又曰：日貝（貞）且（祖）乙古物三月。一均見我壽堂殷虛文字第三頁）是也。其字實即古之借，而在經典中則以辜出之。一（殷虛文字學研究，聞宥论文集一二〇至一二二頁）

按：字形不甚清晰，辭殘，當是「古」字。「古」字作「古」，或「古」，與「古」迥別。



其受年。十一月。一續二二八五。此出字。正象三未五陳之狀。故云。出田其受年。季即禾也。三未五陳于田。而命眾人共作業焉。斯得。其受季矣。是故魯字原始。初義為三未五陳之象形矣。其後又轉演而為祭名者。殆此為肆陳未耜而舉行之祭典歟。又此字固大率从卅从口。然偶亦間有三未省作二未而作从从口者。亦間有更省而作一來。作从从口者。是故以廣義言之。魯亦偶得為大合祭之義。然普通通見者。魯祭。魯日。祭。恒為既祭後代先王。因而上祭前代先王之專名。然則左同時合祭兩代以上先王之時。魯祭蓋為最尊之祭名矣。一殷虛書契解詁第二八——二九葉。

陳夢家 卜辭祭名之魯。早期作魯。魯。中期作魯。前者是「協」字所從。後者從力。因此魯田可有兩種解釋：一是高書多方。力畋爾田。的。力畋。一是協耕。呂氏春秋長利篇。協而耜。周禮里宰。合耦而耜。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耜。詩噫嘻。亦服爾耜。十千維耦。博。千耦其耘。凡此皆後世所記耦耕之事。一綜述五三七葉。

李孝定 說文。魯。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經曰。惟舜之山其風若魯。又。協眾之同和也。从易从十。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二者古當為一字。叶叶其後起形聲字也。契。大象三未五耕。或置口。中。引申得有同力同和之義。卜辭以為祭名。說者謂當於周之禘祭是也。或為風名。與許君所引山海經同。金文作魯。戊辰彝銘云。佳王六祀魯日。與卜辭同。一集釋四〇五三葉。

屈萬里 魯。葉玉森韋作魯。謂是協之本字。一般韋作魯。茲從之。魯。亦殷人五種重要祀典之一。詳見殷曆譜一上。卷三。及墟研一。二八八葉。按。魯。合也。其義略於禘祭。禘。吳其昌謂。魯祭或魯日祭。恆為既祭後代先王。因而上祭前代先王之專名。一解。六。是也。一甲釋十葉四十七片二辭。又曰。魯即魯之省。一同上五十六葉。又曰。古當是魯之異體。一同上三一三〇葉。

饒宗頤 呂氏春秋長利。協而耜。即詩載芣所云。千耦其耘。謂多數人協耕也。周語記籍田事云。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又言。殺則編戒百姓。紀農協功。則協田為紀農協功。藉田之禮也。即所以示戒。一通考九五葉。

白玉崢

「字於甲文之构形，約有四類：

1. 𡗗：或其反書，除第四期外，其餘各期大率皆如此作。

2. 𡗗：或其反書，見於第二期、三、四各期。

3. 𡗗：或其反書，見於第四期。第五期時間有作𡗗（佚五四五）者。

綜上觀之，𡗗字之构形，以第一期時最為單純，第二期以後漸趨繁複，而以第三、四兩期為最

；至第五期又漸為一致。其在辭中之為用，大率多為祭名，間亦有用為動詞者。至𡗗日一辭，

始見於第四期，終於第五期。第四期時以𡗗為𡗗日之專字，第五期時，除𡗗日之祭外，別无𡗗

祭之辭。（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七六三頁）

方述鑫

「上面的「𡗗」象耒形，下面的「𡗗」或「𡗗」象大地形。𡗗的本義是耒耨在

張政烺

（籒文契徵文考釋第五編第一頁）。詩小雅甫田：「我田既臧，農夫之庆。琴瑟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毛氏傳：

田祖，先嗇也。

鄭玄箋：

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天賜農夫，謂大蜡之時，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

不通。御，迎；介，助；穀，善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后始耕也，以求甘雨，佑

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

周代祭先嗇之禮，以禮記郊特牲及鄭玄注為最詳，引如下：

天子大蜡八，一祈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始為蜡（伊耆氏，古天子号也），蜡也者，索

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

月也。饗者，祭其神也，万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神以報嗇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畷所以督約百姓

於井間之處也，詩曰：為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就猛獸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这里的祭祀对像很复杂，以先啬为主……这种祭礼，周以后延续了三千年，其起源却不清楚，大约是七期农业生产中逐渐形成的，殷代畝田未必完全是这样，而畝田所祭者却肯定已经包含在蜡祭之中。……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啬也。大飮燕，劳农以休  
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飮酒燕乐，是君之思泽。非  
汝所知，言其义大。）……

通过以上一些考证，企图说明殷人的絜田相当于周人的蜡祭，都是索鬼神而祭之。蜡祭有正常的，每年十二月（即殷曆十一月）在國中舉行；有非常的，由于災荒隨時隨地舉行。絜田也是如此，十一月絜田是岁终报功之祭，而为了災荒則择时择地举行。殷契絜田解（甲骨文）

說文「𠂔」部有「𠂔」，「𠂔」又為「𠂔」之別體。爾雅釋詁：「𠂔，𠂔之古文。」而「𠂔」或从「𠂔」，乃从「𠂔」。

719



舌 禱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參照字條

按：于先生釋「乇」有「ナ」、「古」、「ナ」、「ナ」、「ナ」諸形。均與从「力」之「召」等有別。為祭名，亦為用牲之法。詳見甲骨文字釋林一六七——一七二頁。此當併入3271「乇」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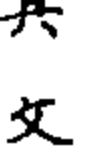
六  
十  
十




古字，讀為辜。  
 丁酉卜，即貞：毓且乙，古十牛，四月。……  
 (通考九八二葉)  
 (續編一·一六二)按古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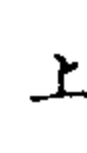



按：「古」為倒子，實即「毓」之簡體，「古多」即「多毓」。饒氏所據之卜辭為「戠三，七當讀作「古十牛」，非「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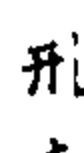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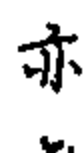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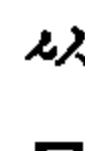


吾  
上  
下

「龜文有昌方者，似當時侯國之名，其文……孟作昌才。」  
說文日部：「昌，美

言也。从日。从口。一曰日光也。福文作。今考此呂字，上从口下从日，與福文上日下口形小異大同。今所傳古幣有作昌字者，其文作，上亦从口，與此正同。一舉例上卅二至卅卅二葉。

王國維 昌，方國名。孫北都釋為昌方，然昌字無作理。惟卜辭吉字或作，一前七·二二，七·二七，或作，一前七·〇，相似。然無由證昌呂之為一字也。卜辭云：「土方征于我東鄙。」口二邑，昌方亦收我西鄙田。一清華一葉。則其國在殷之西矣。一戰考廿五葉。

林義光 卜辭呂方，立方並即鬼方。呂字口上之，象土塊，亦即土字之。與吉字口上之，初無大異。則呂與吉其初皆為古字，不難以字形推知之。呂方既為古方，則古音與鬼相合。卜辭中屢見之，呂方自即為經典所恆見之鬼方矣。又云：「土方亦即鬼方。」土字作，象土塊形，故古字可以土為之。乃引卜辭受年作受未及古金文為證，謂皆一字二用，取形而遺其聲韻。呂方，立方不能各為一國。卜辭云：「癸巳卜，獻貞旬亡凶，王叶云有求其有來，藉三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藉自西，出敵告曰：「土方屏于我東鄙，戎二邑，呂方亦侵我西鄙田。」清華一葉。一辭前作土方，後作呂方，蓋古人用字不定，曾未足異。一見鬼方黎國，並見卜辭說載國學叢編一·二。

葉玉森 卜辭呂，異體間作，無一作形者。吉字亦無一作形者，其非一字可以斷定。予舊釋苦，說文：「丙，舌貌。」倒置之與卜辭呂所從之，且相似。丙从口象舌，丁象其系，人象其攸，且則有人，疑古象形古字。呂象舌出口，乃古苦字。味苦則吐舌出口，猶日甘象含一物于口以表味甘，古人由辨味始造甘苦字，其文必表象以指事，非若許君含道古聲之訓也。禹貢：「惟箇路楷三邦底貢。」馬融注：「言箇路楷三邦所致貢。」以箇路楷為三國名。核之禹貢，辭例通合。禹貢所紀各國無渾稱，幾邦不舉其名者，此三國之本名疑為困路苦，後世或因困路二國產竹，可為箭材，因繫以竹。苦國產木，可為箭幹，因繫以木。復名其所產之竹為箇，為路，故國策曰：「箇路之劫所產之木為楷。」故家語曰：「楷矢。」呂方殆即吾國，其國出矢，後下十七有辭云：「丁于王曰：「苦方矢。」句，求也。」苦方以矢著名，故殷求之，所謂楷矢是也。荀子：「竄苦不便利者弱。」苦即楷，古本通假。一激梁鈞說。近讀林義光氏之說，一見上引從略。森按：且與介全土其形絕異，卜辭土字及从土之字無作及者。林氏謂呂與吉其初皆為古字，未可遽信。至卜辭：「土方屏于我東鄙，戎二邑，呂方亦侵我西鄙田。」二語中之土方呂方，明為二國，故呂方下看一亦字，似不能強斷為一國，猶他辭云：「壬辰卜，癸巳雨，五月乙巳亦雨。」一戰十五·七·一，癸巳乙巳明為二日，亦不能強斷乙巳即癸巳也。且據安陽發掘報告，獲甲有鬼方二字，則呂方非鬼方。

亦非土方可以斷定矣。一前釋一卷九十五至九十七葉。

唐蘭

「

呂方之名，卜辭習見，為殷人西方之大敵。呂字舊無確釋，孫詒讓釋曰：「舉

例上三三王國維謂與呂相似。林義光謂即鬼方。葉玉森釋苦。今按說文西字即卜辭呂字，猶彌

等字可證，本象形，與「形」許釋舌貌，後起之段借義也。因形與「迴殊」因又非舌，是葉以

呂為舌，已無根據，古舌自作舌，出口為舌，尤屬杜撰，則呂決非苦字也。茲釋為呂，予不憚

其為難，說然金文呂作呂，與此迴殊，亦不足信。余謂呂為呂，在口中，口者山盧也，呂為呂之

倒形。卜辭有呂字，舊不能識，見甲骨文編附錄三三郭沫若氏因工設連文，工或作呂，若呂，謂

當是工之異，猶上之作上，亦之作亦也。通纂考釋六三余謂郭以呂為工，至精且確。惟工形

實後起，由古嬗變而成，與呂為正相似，非工變異為呂也。古例為呂，後下廿七當即呂字所從

之呂，近見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有佔字，即呂，當釋為扛，又有或字即扛，當釋為攻，其所從

之古若古，即呂或呂所從，尤為顯明，則呂為從工之字，可斷然無疑。呂象工在口中，以象意

聲化例推之，當為從口工聲，今無其字，卜辭用為國名，則當是「呂」之本名。卜辭有「呂方」，舊不

識，余以為巴方，又有蜀，則古當即「巴」之「巴」，其地略當四川之「巴」，在殷時當甚強盛，故為

西方之鉅患也。一天壤文釋五十三至五十四葉。

量作賓 「呂，从口，卜辭中，口多為附加之體，可有可無，而口則實為工字，

工與之工作且及口，可證也。余疑呂方即鬼方，此念舊之已久，以卜辭別有鬼方，故未能決，

今乃知蓋同音假借，先汝異文也。工，鬼，同屬見母，同屬合口，而韻別陰陽，殆如「胡」與

「匈奴」之演變矣。……呂方之名，不見於祖庚以下，而文武丁世又有鬼方與呂方，意者武丁

征伐呂方之後，更易以鬼方之名乎？鬼方，呂方，當皆殷人呼之之名，而先汝異字耳。在卜辭

中，先汝異字之例甚多，其最顯著者，為貞與鼎，因與獸，與與戎，黃尹與伊尹，唐與大乙，

類，則易呂為鬼，不足怪也。一殷曆譜下編卷九第三十九葉上。

于省吾 「契文呂字習見，亦有稱呂。呂字作呂，呂形。……按孫詒讓昌，葉釋苦，其誤自

不待辨。林紱讀為鬼是也。而誤以呂與古古土等字牽混為一，故研契者多未信。唐謂呂

象工在口中，當為从口工聲是也。而以為「巴」之「巴」亦誤。說文古模也，从土，一屈象形也。塊

俗出，从土鬼，按許氏釋古之義不可據。契文金文無古形，亦無从出之字。呂上从口，後為安

為土，亦猶吉字初文上从土，後為安為士也。呂下从口，交為口，猶呂之作出，豈之作豈，

其从口从口一也。唐蘭謂呂从口為口，即工字是也。然呂字从口，無一作古者，其所以



二、下辭云：……洗臧告曰：土方征于我東畱都，戎二邑。呂方亦牧我西畱田！……  
一、曰辛丑，卜，貞，曰：呂方凡若干土田，其辜，爰援，允其辜。三月，……  
受出又曰：……三、一、二、又，……四、三、一、一、亦呂方，土方，同見于一片。皆其証也。

殷人之伐呂方也，則往往曰大命衆人。  
故卜辭云：……癸巳卜，貞，……  
多臣伐呂方，……  
貞，……  
其大命衆人也，所以聚之人数，或三千，或四千，或多至五千。

故卜辭云：……貞，……  
一、一七、一、又云：……  
是其所遣之戰將，則有若……  
官般見彌……  
其伐之也因呂方先入寇故，在殷人遂每為「逆伐」。

故卜辭云：……辛丑卜，貞，……  
今，逆伐呂方，……  
又，……  
其伐之也，殷之君臣，兢兢業業，以上下一心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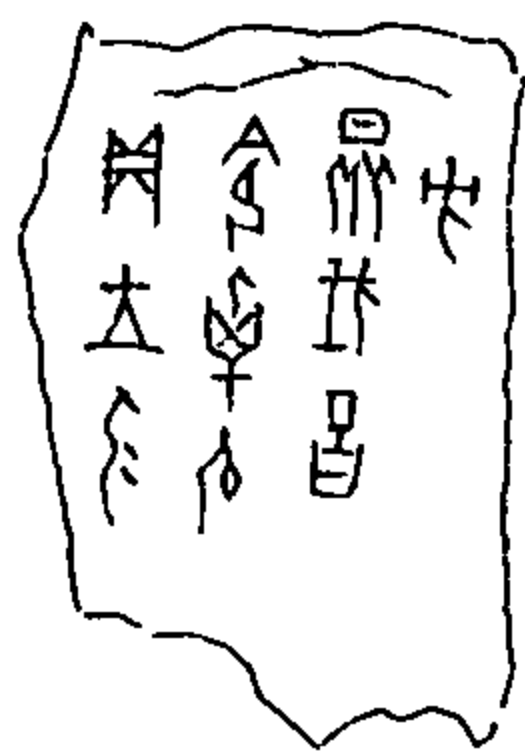
故卜辭云：……正呂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出冬。  
下勿能順協，則不得受祐而有禍也。又云：……  
圖國圖國，……  
一六、一二、……  
日口丑卜，敵貞。今，佳王正呂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出冬。

至于呂方地域之所在，則似居于殷邦之西鄰。  
故卜辭有：……  
一七、一、……  
殷人之逆伐呂方也，似亦以「集」為一字，以「官」者，當謂以師旅出征也。斯亦其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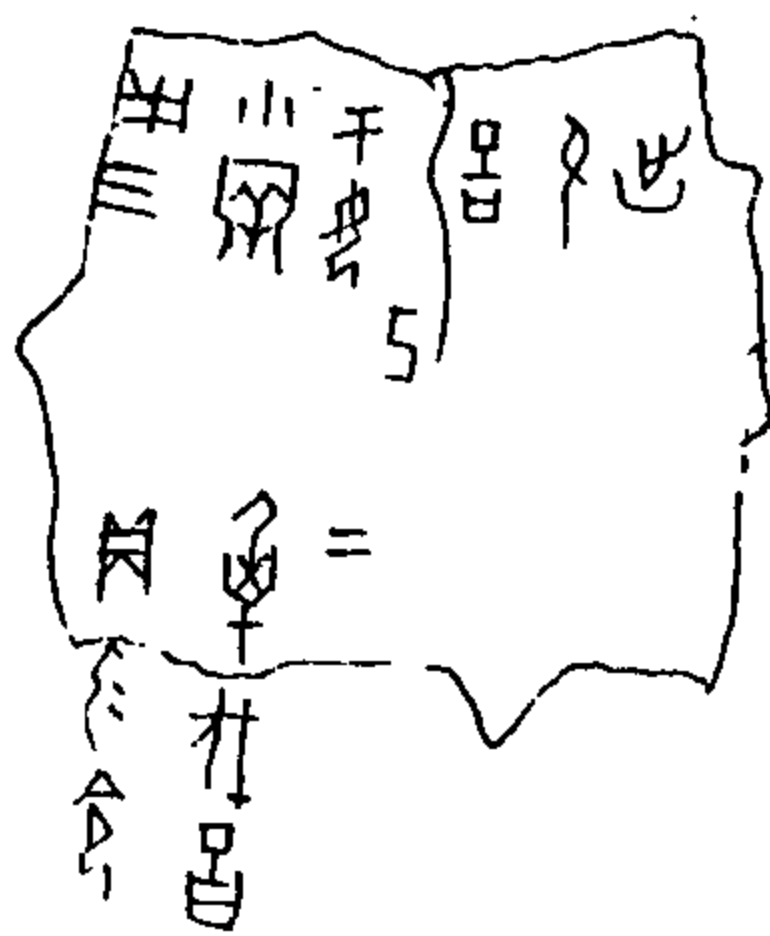
故卜辭云：……乙酉卜，……  
往復以集，……  
官方，二月，……  
五、一三、五、……  
后衍

而為執，即執字之初文，像兩手被桎梏，是被執也。亦即執訊之詞所出，是亦記戰爭之語也。其地，當即渠地，又為殷人伐孟方白炎之前線。考上前第三九片疏，其後呂方似卒為武丁击败，而臣服于殷。故卜辭云：呂方謝，五、二、三、四、己卯卜，報貞，呂方，勞賓，至于渠。三、一、三、是其証也。此殷商一代，呂方入寇，與殷人禦侮之史實，其源委本末，今可以卜辭中鉤沉重見者也。至于本片左下一隅，但存貞……禽……二字，而今乃得補足其文，實為貞今命禽伐

2. 后一六-一〇



甲·本片



丙·林二·二四·五

呂者，蓋有同例者之二片，其一文云：貞，王今，命禽介衆伐呂方。詁：一、一、一、一。一文云：貞，今，命禽伐呂……渠。二、二、四、五、取相比勘，故知本片之闕文當爾也。同為記述逆伐呂方之事，可証所補之未誤。——殷虛書契解詁第三〇五——三一〇頁。

胡厚宣

「吾者疑即共」——商史論叢初集二冊八葉殷代古方考——

丁山「甲骨文所常見的呂方，近來頗多異釋，我以為王國維嘗疑是吉字，較為近理。呂，从口，从王，且即涅所从里也。漢書地理志上党郡有涅氏縣。貨布文字考卷三所著晚周的涅金，字作：」。字作：

皇 皇 皇

正許書所謂曰黑土在水中者也。从水从土，日声。从土日声，当是土之形。方言六：曰埋，墊，下也。凡柱而下埋，屋而下曰墊。郭璞注云：曰埋音涅。山謂，且象柱而下形，蓋即杓字初文。庄子在宥曰仁义之不为桎梏也。釋文引三卷：曰杓，柱头杓也。以柱头置于礎上，必若莖杓之相合始为安吉。呂固象柱杓合于礎莖，安全之象，亦吉字不誼矣。甲骨文所見吉方，决为南燕故名。L（商周史料考證七九頁）

陳夢家 卜辭云。七日己巳允有來嬭自西，長友角告曰，邛方出侵我示。繫田七十五人。二。允出來嬭自西，長友化告曰，邛方顯于我奠。綴二七。七日己丑允出來嬭自西，長友化平告曰，邛方顯于我示。綴五。壬辰亦有來嬭自西，出平告曰，邛方顯于我奠。我四邑。綴二七。允有來嬭自西，出告曰，邛方顯于我奠。夾，方，果四邑。綴二八。由此可知邛方的入侵皆在西邊。沚處於邛，土之間，邛侵其西鄙而土侵其東鄙，凡從王征伐邛方或受邛方的侵伐者，皆當在與沚相近的地區，而邛所入侵之地亦當為殷的邊地或殷的同盟或降服的諸侯的地區。邛方似在今垣曲與安邑土、唐、長、友、角、戈、化。由邛方侵犯和受征伐的地方而言，邛方似在今垣曲與安邑之間的中條山地。若邛在中條山，則東界沚而西隣唐。邛與沚界於安邑與濟源西之間。邛字作舌，大約就是後來的邛字所從來，但說文以邛在濟陰，後漢書西南夷傳的邛都夷，都和卜辭的邛方地望不合。我們曾經以為邛在河內太行山，其證據是考古圖所載邛仲、孫伯夷盤。得於河內，而同銘的盤。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因此以為邛在河內附近。燕報一九：九八，註八。這兩件春秋時代的邛器，可能和邛方之邛有關，可能是江、黃之江。無論如何，卜辭的邛方都是在太行山西北的地區，則似乎是較可信的。L（綜述二七三至二七四葉）

孫海波 甲二二七九。从工从口中，說文所无。唐兰說卜辭为国名，当是邛之本名。林文光，于省吾並釋出，出方即鬼方。乙七九三。武丁早期卜辭工字作工。L（甲骨文編四九頁）

李孝定 昌字孫釋昌王已敗之，王疑昌昌之異體。林謂昌方即土方，古並即。古方，即任傳習見之鬼方。二說葉已至駁之，駁之是也。惟葉釋若，亦臆說耳。無論且之非舌，已見唐氏所駁，即如其說，則吐古出口安知其不為辛辣字邪。唐氏釋為从口从工，是也。然謂當於今之邛縣，則亦無確證。且卜辭昌方不下數十百見，其為殷邊患實至頻數。以地望言，邛縣之去殷



都且數千里，以當時交通情形言之，呂寇殷似不能若是其數也。呂蓋殷西大國，相去當在數百里之間，地望今不可考，則闕之可也。隸定作舌與呂同意，而音則不必同，亦猶口四品之不同讀也。說文所無。一集釋。四二〇葉。

李孝定 于氏謂工誤為土，以今隸言之固有可然，而古文工之與止，則字形懸異，似不當謂由為呂之誤。至謂古方即鬼方，舍音近外，二者無若何其他之關係。古方是否即為鬼方，似仍以存疑為是也。且即令假為鬼方，此字仍祇能依新定收之於此也。一集釋。四二三葉。

饒宗頤 一文，即示異寫，則呂字隸定應為从亦从口。玉漏有口字，為嗜之古文，則呂乃味字。一李亞農已發此說，視古文作味，集韻亦作暗，五帝紀注：堯姓伊祁，禮記郊特牲作伊耆。由示與音通用證之，知呂方即耆方。尚書，西伯戡黎，史記，黎作耆，尚書大傳：文王出則克耆，周本紀云：明年，敗耆國。正義曰：即黎國也。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縣東北十八里。以卜辭開記呂方地望微，蓋在殷之西，常侵成（越）唐諸地，當在太行山一帶，與上黨、黎、地理吻合。呂亦作口，古如云：口手取口，一金璋五十六，口自口，口甲十一，口古車成，口一京津四九一。口已酉：引口方，口屯甲三六一三一，并即呂方，而省口作口，口卜辭又屢言口呼臣呂，則古曾入事于殷，故又有口古侯口之記載。一前編六二九七，口古之作呂，亦猶冊之作冊，目之作昌矣。者為殷西大國，周之翦商，必先伐耆，乃克陳師東指，尚書因有戡黎之篇，今由卜辭之假借，而非其朔，是則有裨于經典者矣。一通考一六三——一六四葉。

徐南洲 卜辭中所見的呂字甚多，然而不外乎四種形式即：呂、呂、呂、呂（殷虛書契前編第五卷一九頁六片一、呂（殷虛書契前編第四卷三二頁六片一、呂（鐵云藏龜第一五九頁四片一）。按此諸式，下部均有口，中部均有丨，上部均有口。故此字的基本形式或初形应当是口呂口，其餘皆為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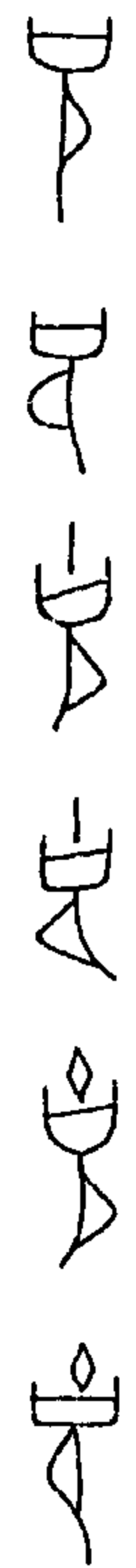
祭祀時所用的一種名叫互的器具之形：字的上部為口形，而口字則表示大商，此可知：胡字的造作，實為其下部之口字、中部之互字及上部之肉字三者組合而成，此與已定之甲文日古口字若合符節，另將象互物的長方形肉块口离析為单独的偏旁，寫作日月口，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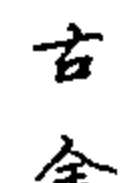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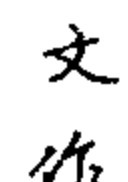


而构成曰胡字。L (「舌」字门外谈，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七年三期五七至五九页)

按：字隸作「舌」，為方國名。卜辭之方國，均難以確指，有待於進一步之考索。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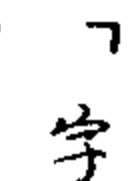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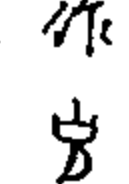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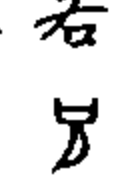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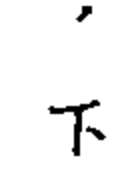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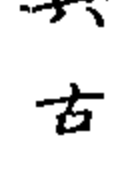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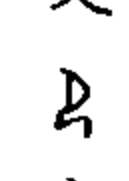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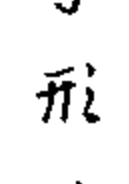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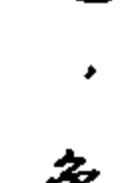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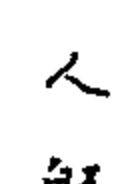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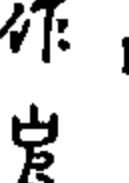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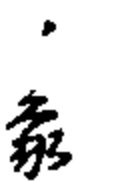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古金文作。克本訓勝，許訓肩，殆引申之誼矣。」（殷粹中六十九葉）

王襄

「古克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李孝定「字作若，下从與古文字形近，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象義能也諸義。卜辭克字或為人名，貞子克征，胎十五五，是也。或訓勝，貞其克乎，。許有司女克，疑承字之異構，二人，甲編三九三三，是也。」（集釋二三四三葉）

朱芳圃「字上象肩形，下从皮省。當為鎧之初文，亦即甲冑之甲之本字。書費誓：『善穀乃甲冑。』孔傳：『甲，鎧。』孔疏：『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未用鐵。鎧，鑿二字皆从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周禮夏官：『司甲。』鄭注：『甲，今之鎧也。』賈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从金為字也。』山象冑形，羅氏已證明矣。皮，金文作，象手剥獸皮之形，有頭與手則為尸矣。字从皮省，以古代作甲用皮也。又古文作，結構亦同。占即出之異形，說文表部表之古文作，象為皮衣，小象附毛之皮，是其證也。克，能也。又有勝義，爾雅釋詁：『克，勝也。』（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七十五葉）

屈萬里「卜辭：『戊午卜：弜克貝，集南丰方？』甲編二九〇二克，攻取也。」（甲編考釋三七四葉）

屈萬里 「克，與𠂔同，即克字。知者，以師望鼎克字作𠂔，與本辭𠂔字正同也。……本辭克字，當為地名。」（甲釋三四五二片）

趙誠 「克，甲骨文寫作𠂔，或寫作𠂔，从𠂔从𠂔同。均象人直立躬身以手拊膝而肩有所負之形，乃會意字。卜辭用作副詞，有能够之義，似為本義之引申：

執字之異作，有捕捉，執紆之義。乎即呼，有命令之義。卿，用作嚮，動詞，本為面向，趨向之義。嚮王事，為王事尽力，則為本義之引申。克的這種用法，近似於后代的能，像是助動詞。但多少又有一點「將會」之「將能」之「將」的語意，則又不完全像助動詞。」（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二七八頁）

趙誠 「𠂔，克。或寫作𠂔。从𠂔象人微曲身體以手拊膝有所承負之形，从𠂔或𠂔象肩上所負之物，會肩有所負之意。本義當為肩任、擔負之類的意義。甲骨文用作助動詞，有日能日的意思，當為本義之引伸。」（甲骨文簡明詞典三六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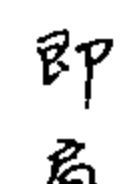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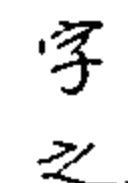
按：小篆克字形譌，但說文訓之為「肩」，猶存其初義，許書之彌足珍貴，即在於此。但謂「象屋下刻木之形」，則又涉荒誕，此復據古文之初形加以辨正者也。

徐鍇繫傳云：「肩者任也，尚書曰：『朕不肩好貨』，不委任好貨也。任者又負荷之名也，與人肩膊之肩義通，故此字下亦微象肩字之上也。」小徐謂「克」字下象肩字之上，驗之古文，其說極確。俞樾兒宮錄申徐鍇之說，謂克字「象舉物高出人上，故其義為肩」，「許君因誤以𠂔為克之古文，而屋下刻木之說亦移之克下矣」。其說亦是。但以克字上从之「𠂔」為「高」省，則據小篆譌體立說，殊誤。

李孝定集解謂卜辭克字「下从𠂔，與古文𠂔字形近，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𠂔，象所肩之物，肩重物者恒作此形也」。較徐鍇、俞樾之說更進一境，得「克」字造字之本指。惟卜辭克字基本形體有二，其一作𠂔或𠂔，飾審其刻畫，其下所以之𠂔，先書「𠂔」，再加「𠂔」，作「𠂔」，象人直立躬身以手拊膝，曰或𠂔則象所肩之物，乃會意字，李說是對的。𠂔則象人跽形，與此迥別，則無由肩重物。

另一形體作𠂔或𠂔，下所以之𠂔，乃先書「𠂔」，復加「𠂔」而成，不得謂為象人躬身拊膝之形，實已苟簡，當為小篆「肩」字之所本，蓋為指事字。說文以𠂔為「从肉象形」或體作𠂔。孔廣居說文疑，徐灝說文解字注並謂「象肩與臂形是也。又謂曰或𠂔象肩上低窪處則誤。𠂔乃

## 合 合

指其肩之所在，猶肘之作也。卜辭克字作形者，其下所从之即肩字之初形，與尸易混，小篆復从肉，實已演化為形聲字。克之本義為「肩任」，引伸為「能」，為「成」，為「堪」，為「勝」，羅振玉過顛倒之，非是。

卜辭「克」字諸義，李孝定已加論列。惟其釋讀甲三九三三則承屈萬里之誤，且疑「克」為「承」字，屈萬里則以為「未識」，即「孝」字，今作「倬」，當讀作「倬」，又司女，我克倬二人。此片兩段之間似有界畫，屈氏以「从」，「我」等字屬下段讀，李氏從之，殊誤。殷墟卜辭綜類一三二、一四九且讀作左行，亦誤。

王襄

「古合字」

「類纂正編第五第二十五葉下」

余永梁

「合象器蓋相合之形，許君云：△三合也。从八一象三合之形。乃望文生訓之肌說。」（殷墟文字考）

孫海波

「合」，甲三三九九。負人名。合，河七。二。地名。在合卜。（甲骨文編二三八頁）

朱芳圃

「說文△部：合，△口也。从△、口。林義光曰：「按口象物形，倒之為△。合象二物相合形。」（說文）按林說非也。字象器蓋相合之形。會倉二字，皆以此作。（殷周文字釋叢卷中第一〇三葉）

饒宗頤

「合」，殆「裕」字。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裕也。大裕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殷再祭。」說文：「裕，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卜辭「合」，合邑大御祖乙，為合祭無疑。祖乙為武丁高祖，其下尚有祖辛、祖丁、陽甲諸世，當并升而合食于祖乙也。（通考二九〇葉）

趙誠

「合」即后世的合字，象器蓋相合，下面的口形即代表器物。卜辭用來表合、聚合，乃合字之引伸義。（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構形关系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二二一頁）

按：余永梁謂「象器蓋相合之形」可信，引伸為會合，聚合，卜辭即用此義。



趙誠「日，名。或写作𠄎，从夕从口，表示在黑夜里以口自名，当为会意字。甲骨文用作卜官之私名，则为借音字。」（甲骨文简明词典七八页）

按：釋「合」釋「名」均難以成立。《說文》二四八辭云：

用為祭名。



趙誠「合」上面的「合」象个盖子，下面的「皿」象个器物，中间放着一个东西，上一合，就是此字所要表示的意思，当然有會合之意。卜辭所謂的「又來會于……」，《甲三六三〇》，即用此義。此字小篆讹變作會，隶變作會。《甲三六三〇》（甲骨文研究第六輯二二一页）

趙誠「合」，會。合象蓋，皿象盛物之器，日象所盛之物，表示盛了物品蓋上蓋。所以引伸有會合之義。甲骨文作為動詞即用此義，如「又來會于……」，《甲三六三〇》。《甲三六三〇》（甲骨文简明词典三四九页）

按：《甲三六三〇》又來會于……，即用為會合之義。《說文》以為从省，非是。會之古文繫傳作「𠄎」，與魏三體石經古文同。徐灝段氏注箋及朱駿聲通訓定聲以為古文从夕，故有眾義並誤。



按：此亦「會」字，當併入 0742 「會」字條。合集二七四三五辭云：「戊申貞，王己步于會」為地名。

0744

倉

考古所「會」：疑與通別二·一·八之「會」同。會，金文編二八九頁未定為倉。

故謂之倉，純屬傳會。字亦不从食省。卜辭皆用為「倉廩」之「倉」。

0745

倉

按：合集二四三六六辭云：「壬午卜，王在合卜」用為地名。

0746

倉

按：卜辭為人名。

0747

倉

按：合集二八〇一一辭云：「乙酉小臣倉美」

「小臣會」為人名。

0748



陳邦福

「觀壽堂殷墟文字第四十五頁云：曰木片七十曰。邦福按：木片疑釋木豆，

曰古品字。爾雅釋器云：曰木豆謂之豆。禮記禮器云：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鄭注引周禮

曰公之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疏引皇氏曰：曰天子庶羞百二十品，

筮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堂上數也。然卜辭云：木豆七十品，疑殷代薦七十牛羊豕犬豕之用。

蓋周代用豆實有定制，殷則視禮之隆殺為器之多寡耳。（殷器瑣言第三頁）

陳晉

「案呂宜為臨，貞者監臨其地而卜之也。」（龜甲文字概論二十四頁下）

按：「呂」為貞人名，骨白為卜人之簽署，陳邦福乃誤讀刻辭，釋「品」不可據。釋「臨」尤誤。

0749



王襄

「疑晉字。」（類纂存疑第十二第六十二葉上）

按：釋「晉」不可據，卜辭為人名。

0750

咎



0751

𩺰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王襄 「古龠字，許說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从品龠。」（盧室殷契類纂第九葉）

祭，所以置兵者，象形，許君从戈，于讀已復，謂為形聲，殆未然歟。（類編十二卷八葉）

葉玉森 「按辟之異體作辟辟等形，予舊釋毀，謂魯公伐邾，曰攻辟克魯，意謂曰「攻

辟」無音，「作」辟作辟，諸家並釋「攻戰克敵」，考單伯吳生鐘單作辟，姬單作辟，卜辭與

鼎文同。辟並非單之變體，且省戈戰讀亦不顯。殷氏盤裏作龠，从衣从辟，是辟即毀。說文曰：「毀，亂也。从衣工交四。」一曰室毀，讀若穰。段氏謂穰即毀之段借，良塢。鼎文如釋曰：「攻毀克敵」，

「攻毀無敵」亦可通。卜辭應釋毀。（鈞沈十四葉三行）（前釋五卷二十一葉下引）

葉玉森 「按卜辭自有龠字作龠，如釋辟為龠者似尚可信，惟釋攻辟為攻躍覺仍未安。

柯昌濟 「當即單字。案卜辭所載王賓率其先王先公單疑為河直甲，單直古通。左傳宣

伯，史記作單伯，是惟先王率以干戈繫名，此獨曰單不稱甲者，疑單即其名稱，若唐若土云。

（補釋）

陳邦福 「辟皆當釋龠，禮記王制云：「春日禴，祭統云：「春日禴曰禴。」又詩

許敬參釋毀，謂即許書穰字。見存真四葉四行。

郭沫若「禴字古說頗參差，爾雅公羊以為夏祭，王制與祭統以為春祭。易萍卦釋文及注又以為殷之春祭。萍卦及井卦于注則謂曰非時而祭曰禴。今觀卜辭有於十一月舉行者，則知于注是，而春夏祭之說皆非矣。」（甲研釋辭言六葉）

董作賓「祖甲時多祭前一日之祭曰曰夕夕，後一日曰曰夕。多祭用鼓，即管籥，皆用樂以祭也。」（殷曆譜下編卷二祀譜一祖甲祀譜二十五葉反面下欄）

陳夢家「字當釋龠舊釋戰，方言一曰趨登也。」（西周銅器斷代一）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九期一七三葉

孫海波「龠，前五一九二，郭沫若釋命，象編管之形，从口，示管頭之空。說文云，从品命。命，理也，非是。」（甲骨文編八一頁）

李孝定「說文曰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命命理也。契文作龠，與龠字條注釋戰，釋單其誤顯。然，可毋置辨。字不从文工文，釋戰亦非。字在卜辭為祭名，殆即用樂以祭，彥堂師之言是也。卜辭：龠謂其字當於後世之禴則可，若必執此以言殷代之龠祭為春若夏祭，或禴煮新菜之祭，於卜辭均無佐證，必致牽附少當也。蓋徵人名第四十二版有文作龠，當即龠字無疑。惟禴祭原拓字跡艸率如似字作龠，又有龠字陳氏釋念此於卜辭亦屬僅見釋念亦無徵疑係偽刻。且龠字僅見，餘均作龠，不从龠，仍以存疑為是。金文龠作龠，散盤龠，且辰孟第一文不從龠，與祭文同。二、三兩形則與篆文近似矣。」（集釋。六五一葉）

饒宗頤「按謂即龠，謂用籥也。佚周書世俘解：曰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而記籥人一奏武，王入進萬。春秋宣八年：曰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知祭時萬舞與奏籥每並行之。觀詩簡兮之：執籥，賓之初筵之：籥舞，曰可澄。卜辭或言：龠，或言：羽，龠為用籥，羽即羽舞。一通考八三二葉」

饒宗頤「易萍六二，并九二并云：曰享，乃利用禴。又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殺牛，為殷之禘，西鄰禴祭，為周之禴，為四時之夏祭。天保為文王詩，所謂：禴祠蒸嘗者，孔冲遠以為周改夏祭之禘為禴也。卜辭所見：龠，非夏祭之禴。」





象編管之形也。金文之作，如若山者，實亦管頭之空，亦此為編管而非編簡，蓋正與从山冊之命字有別。許書反以命理釋之，大悖古意。命字既象編管，與漢以後人釋命之意亦大有別。後人均以為單獨之樂管，似笛，然或以為三孔，一說文解字鄭玄謂禮記少儀明堂位注，新漢書雅辭樂注，或以為六孔，一說詩北風篇兮，左手執籥，傳一說以為七孔，一廣雅一，是皆未見古器之實狀而臆擬之耳。形之相悖，亂既如此，說之參差，復如此，故知漢人會似笛之說全不可信。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而說文籥字注云：「籥三孔，命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穎，小者謂之箛。」是則命之與穎是一而非二。莊子齊物論云：「人穎則比竹是矣。」穎為比竹，與命之字形正相一致。許知穎命為一而不知命，故以三孔命。釋穎，其誤與命下注云：「樂之竹管，三孔者正同。」知命穎為比竹，則知其大者自當為笙。爾雅：「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箛。」不則當因後人不識命而妄改者也。一仲穎，異其理亦同。蓋後人以穎為箛，疑中命名穎與命不合也。知此，則猶巧之。左手持籥，右手秉翟，而後方可說明。詩之意，殆言萬舞者以樂器自為節奏，右手秉翟而舞，左手持籥而吹，籥而果似笛，乃或六孔七孔，則隻手不能成節奏，而左手尤不能也。疑三孔之說，即為調和此詩而生，蓋三孔則左手勉強可能也。然說文於笛字注下云：「羌笛三孔，則知中國古無三孔之笛。」今知命本比竹，於詩義乃豁然貫通，蓋比竹如今之口琴，隻手優能吹之，即左手亦優能吹之也。在狂舞之時，舞者自吹此單純之樂器，節奏亦容易構成，迴非笛之比矣。故此詩於此適可為互證，蓋由命始得解詩，由詩亦可以知命也。知命則知蘇。蘇之本義，必當為樂器，由樂聲之諧和始能引出調義，由樂聲之共鳴始能引出申出相應義，亦猶樂字之本為琴一羅說。象弦附木上，其加白者乃象調弦之器。按即琴矣。乃引申而為音樂，亦猶和樂之本為琴一羅說。引申之義行而本義轉廢，後人祇知有音樂和樂之樂，而不知有琴弦之象，亦僅知有調和之聲和之而不知蘇之為何物矣。然蘇固樂器名也。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一說笙字下亦引此。此即蘇之本義矣。當以蘇為正字，和乃後起字。字之從命，正表示其為笙，故此亦正可為互證。蓋由命可以知蘇，由蘇亦可以返知命也。由上數項之推證，可知命當為編管之樂器，其形轉與漢人所稱之簫相類。周禮春官小師：「掌教簫管。」鄭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鉛錫所吹者。」周頌有瞽：「亦同。」許書於簫字亦注云：「參差管樂，象鳳之翼。」此與笙穎無別矣。惟可異者，漢人之簫與今制不同，今人之簫為單管。說者謂由排簫至單簫之變，當在隋唐之際，此事余尚未深考。然余自文字上以形求之，則漢以前之簫並無編管之痕跡，而反有單管之實證。第一，簫字或作箭，說文云：「箭，以竿擊人也。」以竹削聲，虞舜樂曰：「箭。」是箭本含竿義。又簫之別義，如廣雅釋章云：「簫，箭也。」如簫之為稍，或弓末。釋名釋兵曰：「弓，其末曰簫。」言簫稍也。簫又通條，文選長安賦：「林簫曼刺。」注云：「簫與條通。」似皆由竿義引申而出，無與編管義相涉者。第二，爾雅云：「大簫謂之言。」按此當為言之本義。爾雅以外於墨子書中僅一見。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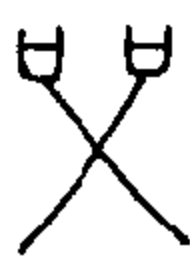


五、二辭義確有未當。如彙氏言新四八、三二辭云「彼申白」，廿八辭云「此字下半殘泐」，亦不明其義。全文辭字多見，如公孫鐘、王孫鐘、沈兒鐘、郭公怪鐘、殷編鐘、秦統叔鐘、魯建鐘、郭公華鐘、比亢王鐘、井人鐘、益公鐘、邛君鐘、余義鐘，從音為辭字異構與卜辭同。（集釋。六六一葉）

饒宗頤「日口已卜，方貞：……其……貞：上甲辭眾唐」（前編二、四五、二）按辭即和，疑指和甲，他辭亦作龍甲。此和甲與上甲及湯配享也。（通考二七五葉）

空祥恆「由是言之，日夕或為多祭前夕求神之祀典，日夕命為管簫之祭。就春秋宣八年「壬午犹绎，万入去籥」，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者何，籥者何」，孔穎達正義云「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或即送神之祀典。（釋形）中國文字第七卷三二五八頁）

按：說文訓「籥」為「調」。契文無从「木」之「籥」。卜辭均殘，無以見「和調」之義。字仍當釋「命」。



饒宗頤「丁亥卜，出貞：其哭于滴，其不哭于滴」（卷乙七三三六）哭者，公孫亦唯先正琴薛厥辟。劉幼丹以琴即襄，知哭為設之初文襄字從之。惟此讀為禳，說文所謂「禳祀除厲殃也」。周禮注：「却變異曰禳。禳，禳也。」（通考五二五葉）

于省吾「甲骨文哭字作哭，甲骨文編入于附录，續甲骨文編附录于品部后。哭即說文「哭」字所从的哭。說文：「哭，王爵也。夏曰哭，殷曰哭，周曰哭。从斗，哭象亦，哭與爵同意。或說，哭受六升。」按許氏職哭爵之說既不足據，而解釋字形也是任意割裂。哭字應从斗哭聲，哭字的初文本作哭，就說文从哭的字習見，據全文則均應作哭或哭，來定作哭。哭字又尊孔作哭，商代金文屢見。又哭子籃的哭字，孟文作哭，也是从哭与否无別之証。

甲骨文稱：「丁亥卜，古貞，其哭于滴（漳）」。○庶不哭于滴（卷乙七三三六），王固曰，「哭」字本从哭聲，已詳前文。周禮量人鄭注：「哭讀如蝦尸之蝦」。甲骨文哭字應讀為汨沒之汨，廣韻十一沒：「汨，

古忽切，汨沒。哭汨双声，故通用。甲骨文的「汨」于漳，和「汨」于漳，是真同地。是否為漳水所陷沒言之。春秋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喪邑也。」徐疏：「喪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这和甲骨文的「汨」是否汨沒于漳，可以互證。——（甲骨文字釋林釋哭）

陳邦懷

「四五二九号

于南阳西哭 于鳥日北對

地以鳥日名者，蓋以其地为「玄鳥至日祈于郊禘」之故，此地名与「史」有密切之关系者也。亦为地名。

说文解字示部：「禘，禘禘，祀除病殃也。讀若禘。哭，籀文哭。哭，疑哭字初文，讀若禘。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二九頁）

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二九頁）

按：于先生讀為「汨沒」之「汨」，但懷一六四八辭云：

「哭」在此無「汨沒」之義。陳邦懷讀為「禘」，可備一說。卜辭皆為動詞，當為祭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王襄

「古品字。許說山巖也。从山品。」

（類纂四編第九第四十二葉上）

羅振玉

釋品，無說。

（殷粹中五十八葉上）

孫海波

「品，粹一四九三。地名。乞自品。」（甲骨文編三八三頁）

李孝定

「黎文从山之字多作山者山。此从山者山與篆隸體相近。」

（集釋二九四三葉）

裘錫圭

「殷虛甲骨文屬於武丁、祖庚時代的骨面刻辭里有「𡵓」字：

五七四重）

①「辛」丑，气（气）有𡵓，廿屯，小臣中示（視）。繇。

②辛丑，气有𡵓，廿屯，小臣中示（視）。繇。

③「𡵓」自𡵓，廿屯，小臣中示（視）。繇。

④「𡵓」气有𡵓，廿屯，小臣中示（視）。繇。

⑤辛丑，气有𡵓，廿屯，小臣中示（視）。繇。

骨面刻辭是記載卜骨來源等事項的一種記事刻辭。上揭五條刻辭的內容完全相同，它們是分別刻在同一來源的一批卜骨上的。由於卜骨都已殘破，這些刻辭都不完整。①存字最多，只缺記日干支的第一字，釋文已據②、③、④兩條補出。

④、⑤兩辭里寫作「𡵓」。漢文里有兩個跟這個字相似的字。一個見於品部：

「𡵓」，多言也。从品相连。春秋傳曰：次于𡵓北。漢與𡵓同。

一個見於山部：

「𡵓」，山巖也。从山、品。小徐本「品」下有「声」字。讀若吟。

這兩個字在叢書里就很難區別了。

羅振玉在殷虛書契考釋的文字章里，把甲骨文的「𡵓」字收在「品」字之後（增訂版卷中五八頁上），可見他以為這個字是「从品相连」的「𡵓」字。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則據上引第④

辭的寫法，把這個字釋為「从山、品」的「𡵓」字（正編四二頁上）。甲骨學文字編、甲骨文

編等書都承用王說。但是，在甲骨文里「山」字從來不寫作「𡵓」，而這個字的下部却以作「

山」為常。並且在武丁、祖庚時代的甲骨文里，「山」字很少見。所以，見於這一時代骨面刻辭的「

山」的「山」尚未出現，就是作「山」的「山」也很少見。所以，見於這一時代骨面刻辭的「

𡵓」字決不可能是从「山」的「𡵓」，無疑是正確的。徐灝說文解字注箋：「𡵓从三口而山以連之，

字釋為「从品相连」的「𡵓」，無疑是正確的。徐灝說文解字注箋：「𡵓从三口而山以連之，





言「」为形旁更为切合字义。这样看来，「嚴」应该是「漱」的初文，「嚴厲」「莊嚴」等义当是假借或引申义。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釋嚴篇里说：「余以甲文之形声字与篆文相较，同一字也，形旁或声旁甲文往往与篆文不同……其形旁则甲文必较篆文形旁之义为剴切。甲文有鑿字，罗振玉释为鑊，是也……以鬲，鬲为釜鬲，亦烹煮之器也。篆文变为从金，则泛而不切矣。」「漱」字的形旁由「炎」变为「言」，正合乎楊氏指出的其义「剴切」的形旁为「泛而不切」的形旁所代替的规律。

就是「滂澈」字。这个「嚴」字用的正是本义。

引东观汉记：「虽滂澈犹令人面热」一韵。懈韵「澈」字下引此文脱「面」字。「滂嚴」

史记日者列传：「世者言曰：夫卜者多言滂嚴以得人情。」原本玉篇残卷言部「澈」字下

「嚴」是疑母淡部字，「从品相连」的「啞」是娘母葉部字。以声言，同为鼻音。以韵言，有阴入对转的密切关系。可见这两个字不但意义相似，字音也很接近。「嚴」很可能是由「啞」尊乳的一个词。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有时人们在表意字所代表的词尊生出来的一个新词。例如：在「食」字上加「司」声，造成「飼」字，来表示由「食」尊乳的「飼」这个词。「嚴」和「啞」的关系可能跟「飼」和「食」的关系相类。

我們附帶讨论一下从「山」的「𡵓」字。如果象大徐本说文那样，把这个字分析为「从山、品」会意，显然讲不通。小徐本「品」下有「声」字。但是，「品」、「𡵓」二字声母远隔，把「𡵓」说成从「品」得声，也不大合理。「𡵓」字在古书里与「巖」通用，如「巖巖」、「巖巖」亦作「嶢𡵓」。『巖』从「巖」声，这两个字古代也可以通用。前面已经说过，「巖」跟「嶢」从「品」相连的「𡵓」，本来大概也可以通用。颇疑古代本無从「山」的「𡵓」字，但是从「品」相连的「𡵓」音义皆近，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孳乳字。所以，「巖」跟假借「从品相连」的「𡵓」字为「巖」。「巖」字从「山」、「𡵓」字下部恰与「山」字相似。因此，有的人就误以为用如「巖」字的「𡵓」是从「山」的，把它跟一般的「𡵓」字分了开来。见于说文的篆文「𡵓」，大概是在这种误会产生之后造出来的。不过，也有可能从「山」的「𡵓」是由甲骨文中「𡵓」字作𡵓的一体派变而成的。如果确是这样，这个字就应该出现得比较早了。

曰：畏于民器。读与巖同。『这』个『器』字又应该是以『山』的『品』字的后起异体。说文引周书说文又有『器』字。『石部』：『器，磐也。从石、品。』小徐本『品』下有『声』字。『周书』平汉以为『畏于民器』，从文义推敲，『畏于民器』的『器』本应作『以品相连』的『品』。俞樾群经先被误以为从『山』之『器』，后来又被改成了『器』。大概召浩原文中『以品相连』的『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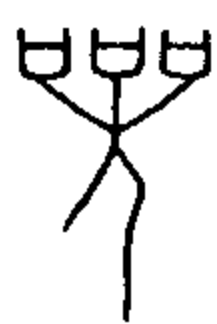
最后，考查一下见于骨面刻辞的岢地望。说文品部「岢」字下引春秋经地名「岢」，今本作「聶」北。春秋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聶北，救邢。」杜注：「聶北，邢地。」春秋传说汇纂：「今东昌府聊城县东北有聶城，齐之西界近邢地。」这个「聶」也可以写作「聶」。左传昭二十年：「晏子曰：『聊、聶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杜注：「聊、聶，齐西界也。平原聊城县东北有聶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以为「聊聶」之「聶」与「聶」之「聶」为一地。其说可信。水经注河水五：「一黄沟一又东北迤聶城北，春秋所谓聊摄以东也。俗称郭城，非也。」京相璠曰：「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故聶城、博平之间。商代的岢可能就在这里。」

古代宋、郑之间也有名啍之地。春秋哀十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啍。」左传哀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暢、啍、戈、锡。」释文：「啍，五咸反。」盖以为是从「山」之「啍」。前面已经说过，古代文字里起初大概只有一个「从品相连」的「啍」字，从「山」的「啍」是后起的。所以，商代的啍也有可能就是宋郑之间的啍。

见于骨面刻辞的啍，是检视卜骨的人。在商代，地名与族氏往往相因，族氏与人名也往往无别，「人多不易举其名，即以其国族名之，如今人之称姓也」。啍大概就是一个啍族人。上引第一乙辞称「史啍」，史当是啍的职务。「一说「啍」、「嚴」，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一七七——一八三頁」

参  
考  
字  
条

按：「岳」在卜辭均為人名，其異體作。參見 0737。



「甲骨文的𠄎字仅见于记事刻辞，例如：

己酉	示	十屯	。
甘屯	示	犬	
示	。		
前七	二五	二	
京津	三一	三	
南南	二	三	〇
续五	二五	六	

卜辞中又见有𠩺字，旧释为𠩺，𠩺字应是𠩺字的简体：





金祥恆續文編十二卷二五葉下收此作區，無說。

李孝定「說文」區踦區藏隱也以品在「中」品象也。契文从品在「下」或立「上」，亦有藏隱之意。金氏收作區可以。辭云「弗區繫」，「甲編」五八四，「口」丑卜「其區」，「甲編」一〇五四，其義未詳。又云「貞王其狩區」，「比」六四，「四」則為地名。金文編收「子禾子釜」，其作區，為量器名。一集釋三八一五葉。

按：釋區可從。林義光文源云：「古作區」，「區」字解，象踦區隱匿形。石鼓作區，偏旁「」。荀子大略：「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區，藏物處」。卜辭皆用為與狩獵有關之動詞，蓋假作「驅」，無用作地名之例。

0760

考

按：卜辭為地名。

0761

人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62

人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63

人

按：卜辭為方國名。

0764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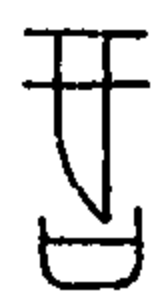
按：字从「木」从「口」，當與木穀有關。辭殘，難以確指。

0765



按：卜辭為人名。

0766



按：卜辭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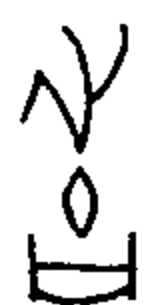
0767



柯昌濟「吾字从五从口，疑即古吾字，但五字不定為古五字。余疑此字為敬之古文，為一種止樂之樂器，尚書皋陶謨：『合止祝敬』。『（殷墟卜辭綜集例）』考釋，古文研究十  
六輯一五五頁」

按：釋「吾」釋「敬」均不可據。卜辭當為地名。

0768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6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70



孫海波 「𠂔，佚六四〇。疑吉字。𠂔（甲骨文編六五三頁）

按：合集二二一一五僅餘殘辭，似非「吉」字。

0771



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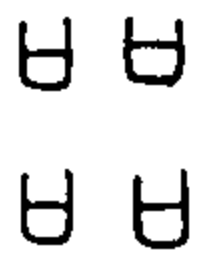
按：合集二二〇五〇辭云：「甲午卜，癸于𠂔。」若

0772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73



王襄 「古𠂔字，許說衆口也，从四口。」（簠室殷契類纂第十葉）

考古所 「𠂔，即說文的𠂔字，曰衆口也，从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吸。𠂔（小）

屯南地甲骨九八一頁

按：字可隸作「品」，「卜辭用義不詳。  
王襄所釋實乃「晶」字，字从「口」，不从「日」。

0774 樂 

按：合集三六五五三辭云：「己丑卜，在樂貞，王今夕亡猷」。  
為地名。卜辭地名多增「口」。

0775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76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77 𠂔 

饒宗頤「按」𠂔从旬从口，乃「𠂔」字，王肅：「𠂔，飲也。」楚世家有熊咆，文記作𠂔，  
集韻十八諄：詢，𠂔，詢一字，他辭云：「𠂔」字，王肅：「𠂔，飲也。」楚世家有熊咆，文記作𠂔，  
名：一通考一一八二葉

按：釋「𠂔」可從。辭殘，用義不詳。





虫(惠，用法与唯相近) 徂田，亡(无) 戔(灾)。  
其逐杏麋自西北，亡戔。  
自东西北逐杏麋，亡戔。  
弱(勿) 逐杏麋，其每。  
王其东逐杏麋，半(擒)。

虫杏田，亡戔。  
虫徂田，亡戔。  
虫徂田，亡戔。  
王其田徂，虫田。  
其田徂，焚，亡戔，半。  
辛子(巳) 卜鼎(貞)：王其田徂，亡戔。  
殷契粹编第九八〇片，一条卜辞的地名作杏，另一条作徂，考释认为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写法，其说可信。春秋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晋，卫侯会公于杏。杏当为卫地，卜辞之杏疑即此地，可惜确切地望已不可考。

甲骨文里还有一个从马从杏的字：  
戔其徂(迟) 母(母) 归子之，若，戔羌方。  
戔其归，乎一呼一深，王弗每。  
说文：马部未收徂字，徂字的解释是马行相及也。又

可以当马部：马行疾，或马行疾，方音十三。说文：马部未收徂字，徂字的解释是马行相及也。又

上引两辞里，戔其迟母归子之，与戔其归呼徂，这两句诂的意思应该是相对的。按照卜辞文例，

思很可能就是江戔戔(担任防戔等工作的一种人迅速驰归。古文文字研究第四辑一五八)

一六〇页)

王篇马部：马行疾，或马行疾，方音十三。说文：马部未收徂字，徂字的解释是马行相及也。又

可以当马部：马行疾，或马行疾，方音十三。说文：马部未收徂字，徂字的解释是马行相及也。又

日引两辞里，戔其迟母归子之，与戔其归呼徂，这两句诂的意思应该是相对的。按照卜辞文例，

上引两辞里，戔其迟母归子之，与戔其归呼徂，这两句诂的意思应该是相对的。按照卜辞文例，

思很可能就是江戔戔(担任防戔等工作的一种人迅速驰归。古文文字研究第四辑一五八)

一六〇页)

考古所 徂：地名。上(小屯南地甲骨一〇〇三页)

间窪地，(形象山壑间流水，是一个指事字。古文作商，小篆作台，所以。古文作山壑)

文集二九四页)

考古所

「沓：地名。」（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七頁）

姚考遂 肖丁 「沓」地與「孟」，「宮」等鄰近，李學勤先生以之屬於「孟」區，  
或「麥」字，「敦」區。今「麥」與「沓」同版，前所未見。這對於進一步了解商王之田獵地望，  
或許能提供一些線索。「沓」字于省吾先生釋「沓」，見《釋林》第153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一六四頁）

按：字當釋「沓」，亦或作「沓」，此當與「沓」合併。  
或釋作「合」，非是。

𠂔

0779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780

按：此與0777重出，當刪。

𠂔

0781

按：字从「示」从「口」，隸可作「𠂔」，合集二一〇三八辭云：  
「貞，女𠂔疾。」  
似為人名。

𠂔

0782

按：合集四五八反辭云：取閔于世。為地名。



078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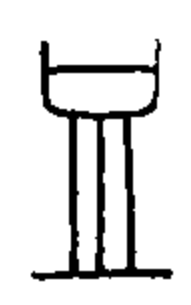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785

唐兰「咎」字从「𧈧」，字作「𧈧」，是蜚或蛻的原始象形字。殷虛書契后編下三十九葉三片「𧈧」，作「𧈧」，過去是不認識的，象爬虫一类的动物蚪曲之形。《說文》：「𧈧，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按：字从「𧈧」从「口」，隸可作「咎」。唐蘭謂「𧈧」象爬虫類動物，不可據。



0786

按：卜辭為人名。



0787

0788

咩

按：合集一八一〇一文辭均殘，當為「喪」字之殘。

0789

中

按：字从「年」从「口」，辭殘，用義不詳。

0790

會

為地名。

按：合集二一〇九〇辭云：「于中土瘳」。

0791

𠄎

按：字當為「會」之異體。合集一〇三〇正辭云：「會我四」，以西人「中」。

當為「會合」之義。

0792

𠄎

為人名

按：合集六〇五六辭云：「令𠄎途改于并」。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丁山「𠂔」字或省為𠂔。𠂔上所以𠂔，當是𠂔字之初文。說文：「𠂔，極巧視之也。从四，工。按，四工與兩工之值同，皆謂善其事也。疑𠂔，从口，从𠂔，即詩小雅所謂巧言如黃，其音則讀與展同。展，尊孔為𠂔。左思吳都賦：「東吳王𠂔然而哈。」劉淵林注：「𠂔，𠂔笑貌。」莊子曰：「齊桓公𠂔然而笑。」𠂔然，今本莊子達生作𠂔，釋文猶音𠂔。𠂔然反，與李善文選注云：「𠂔，𠂔勑忍反。」音同，則今本莊子𠂔然，實𠂔然。𠂔然，傳寫之誤。𠂔然，既為𠂔大天貌，意其字本當從口作𠂔，而呂實其本字。周官司徒充人：「展性則告牲。」鄭司農注云：「展，其也；其性，若今時選牲也。」鄭玄注云：「展性，若今夕牲也。」按，儀禮聘禮：「展幣，杜注則云：『展，猶校錄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各展其物。』哀公二十年：『敢展謝其不恭。』杜注則云：『展，陳也。』卜辭：『出𠂔五月。』鄭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展陂，在今河南以必讀為展也。』左傳成公四年：『鄭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展陂，在今河南許州西北。』此其因商𠂔氏所居而名歟？一方國志：『一〇至一一一葉。』

李孝定「𠂔」字从口从𠂔，說文所無。王筠說文釋例說𠂔字以為小篆，但有从四工之𠂔，而無从三工二工之字為可異，殊為卓識。卜辭此字正从二工，當與𠂔字同意。从口即許書訓為飯器之𠂔，盧唐爾說象以器貯二玉之形，後下二文作𠂔，正从二玉，古文从工从玉同意。丁讀為展可以。然謂即大天貌之𠂔，則仍待商。蓋字所以固非口耳之口也。一集釋〇四一四葉。

饒宗頤「𠂔」人有名𠂔者，向未詳為何字。其異體有四：一、後編下二三、一二、𠂔、前編六、三九、八、四、一、老甲三四九三、一及𠂔、林二、一〇、八、一、等形，象置二玉于器中，四安而為𠂔，可知其即𠂔字，茲再舉證以明之。

一、卜辭言「𠂔」，即𠂔，其來水，出𠂔，舌（𠂔）五月。一前編四、一三五、出𠂔者，續存下七二言「𠂔」，即𠂔，此謂𠂔水為災，以玉侑之，而行祓祭，可證𠂔即𠂔字。二、卜辭言宮風，一林二、二六、二、一即穀風也。宮从𠂔益山旁，此例契文常見，如福之作福，三、契文珙作𠂔，續編五、五三、一足證口乃玉字，兩口之𠂔，自即為𠂔，文而為𠂔矣，故𠂔亦作𠂔。卜辭繁簡無定，時益口形，或省或否，如冊亦作冊，一猶。再冊。乙三、四、一二作。再

冊。一人名子昌，亦作子弓。一後編下三〇、四。可知昌昌并即琤字之異體。此字，陳夢家釋品，丁山讀為昌，謂即展字，均未確。一通考五五三葉。

白玉崢 崢按：王氏釋豐，丁氏釋展，均極辯解，析理頗當，然皆乏確證，不能予人以肯定，故迄今未有定論。且字於卜辭，率為貞人之方名，而同為第一期者。昌与昌究否為同字，就卜辭觀之，應為二名；錫斯之故亦必為二字矣。一契文舉例校讀十六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八二二頁

按：「昌」為貞人名，與「昌」不同字。字非从「工」，亦不从「玉」，只能存疑。



0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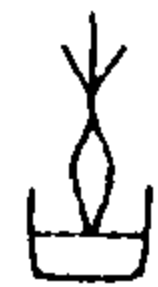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受



0795

按：字从「受」从「口」，卜辭為人名。



0796

按：卜辭為人名。



0797

按：卜辭云：「丁酉卜，貞，延昌宗亡妣酉甫。」

合集一三五四三







卯文及日。爾八四二與追義似相近。文追聲韻並同，義自得通。玉篇又下引詩曰：雄狐文文，今作綏，以為重言形况字蓋後起之義也。後下，一辭漫漶，乙編一辭云：文口口入三，似為人名。一集釋一八九五葉。

李孝定 說文：止下基也。象州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凡止之屬皆从止。梁文止象足形，孫說是也。許君之說乃在篆體譌妄之後，初形寢失而初讀乃晦。全文偏旁止字多作止，與小篆同。惟子且辛爵步字作止，又癸爵作止，另一爵文作止，與梁文同，為止為止，無復足形，故許君有此誤解耳。一集釋四四九葉。

屈萬里 當即說文訓為「從後至也」之文字，亦即各、降等字所以有也。於此乃第五期貞人之名。一甲釋二七片釋文。

屈萬里 止，當讀為之，此也。一甲編考釋三六三葉。

張秉叔 均象足形，即足字。說文：二下，足部。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徐鍇繫傳曰：口象股脛之形。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戴氏侗曰：自股脛而下，通謂之足。股是大腿，脛是小腿，照徐戴諸氏的說法，足是包括了大腿小腿和腳板的。但王筠的說文釋例却說：「足下曰从止口，此文似有改易，足而从口，豈復成義，小徐以為象股脛之形，是也。然亦不當兼言股，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即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从止而加脛以象之。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亦說：「按郝下至跂之总名也。从止即趾字。从口象郝形，非口齿字，舉郝与止以眩脛。如按照王朱二氏的說法，則足字的意义，只指郝蓋以下，或郝下跂上的部分而言的。由於小篆的口形，已經失去了原来的形狀，故后世的文字學者，對此字的解釋，有了種種不同的界說。至於段玉裁我們竟以口為口齿之口，對於原來所象之形，幾乎風馬牛不相及了。現在，由於這個象形字的發現，我們可以知道：「足」字的原始意义，應該包括：止（即現在我們日常口語中所說的腳板），脛（即小腿），股（即大腿）三部分。所以徐灝徐灝和戴侗們的說法是對的。

足字在下辭中，有作足趾之足者，例如：丁巳卜，爭貞：疾足知于父乙？（乙編二六八一）

在本版則為人或部族之名，這樣的例子尚有：癸酉卜，足于果餽？（佚三九二）



葉玉森 按商說也是也。古人陸行曰跋。水行曰涉。涉字固不必訓徒涉。卜辭曰「王涉歸」。猶言王水行歸也。他辭云「虎方其出沈」。前六六三六。沈水名。則豈尤當釋涉。前釋一卷一四二葉下。

商承祚 羅師曰：「前五二十九有曰「王涉歸」，王無徒步之理，殆借涉為步字也。然既有步字，固無庸借涉為之，其為涉字無疑。所謂王步于某，涉于某者，非王步行徒涉也，以車曰步，以舟曰涉耳。又卷二第二十六及後編上第十五葉曰：「王步于某」者，凡二見，則此涉字抑指以車涉淺水耶，諒不能明。許書篆文从水步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無从二水者。」（類編十一卷八葉）

吳其昌 「步」字之義，在卜辭中，亦偶得用以為祭名。其例証，即本片及同文之片。六八三。是此二片外，復有云：「庚辰，步于毋庚。」備一。二九。四。復有云：「丁未，酒夷于丁，十小字，卯十勿物牛。八月，貞夷告眾，步于丁。」沽一。二四。三。一片之文，以「酒夷于丁」與「步于丁」前後應照對舉，則步之即等于「酒夷」之祭，尤明白可無疑矣。故今日命或步者，謂今日行酒夷之步祭于沚或，而有所告祝之也。（殷虛書契解詁第一四九——一五〇頁）

郭沫若 周禮地官族師職：「春秋祭酺。」鄭注云：「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燂燂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雲祭云。此「方步」當即祭酺，方假為枋，立讀為位。大乙者大乙之廟。（萃考二六葉一四四片釋文）

李孝定 說文：「步行也。从止，出相背，凡步之屬皆从步。」祭文步字多與小篆同，亦或以重止或从止又相違為其異構，茲又增行為繁文。許釋以行者為通，非是。朱芳圃文字編步下兼收篆體二形，孫海波文編步下亦收作篆形者，並誤。當釋衡，從見下。金文步字已見前止字條下引。羅氏謂卜辭或假涉為步，說非。仍當釋涉，其意為渡，未必為徒涉也。（集釋〇四七六葉）

饒宗頤

「申」字，行「貞」其米，由……申……今日步。（文錄五四五）丙申

卜，行貞：王室，伐十人，在自恰步。……（按初下三三八）按此步乃祭名，次載禮記注：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孔氏補注：步者，祭說：祭名。周禮春徽祭酺，故書為步。漢祀有人鬼之步，蟪蛄之步。（通考一〇六四葉）

屈萬里 「乘舟以渡亦謂之涉，詩豳有苦葉：招，舟子，人涉印否。涉，是其義也。」（甲編考釋六四葉）

考古所 「步：在此片卜辭中應為祭名。」（小屯南地甲骨九〇三頁）

按：甲骨文惟作步或步者為步字，其它諸形體均非是。前五、二四、二缺刻橫畫，步字作步，顯係誤刻。王筠說文釋例謂：「止字象足形，本不分左右，若以兩足取象，則必分左右矣。……步之足前後相隨，是步行也。」至於衛、微、衛等字，在下辭中其用法與步字迥然有別，或釋為步，乃不明卜辭辭例所致，說不可信。衛為方國名，微為人名，微字辭義不明，均與步字有別，不得混同。



孫詒讓 「疑是歲字。說文步部歲，从步戌聲。金文習最作歲，此文亦从步，但有戌之戈形。又散氏盤涉字作步，則步字亦有為是作者。然龜文多作簡，或即以步為歲，亦自可通。」（舉例上五葉上）

王襄 「古涉字，象兩足跡在水旁，有徒行屬水之誼，或从水省。」（類纂正編十一第

五十葉下）  
李孝定 「說文：林徒行屬水也从林从步。步，篆文从水。契文即象徒行屬水之形。非足跡王說誤許訛乃其初誼，引申之凡渡水皆曰涉，不必徒行也。金文作步，格伯簋從步，自與許書篆文同。敬盤作步，从林，當即許書古文所本。」（集釋三三九八葉）

金祥恆 「象兩人並涉之足跡，廣韻下平銜韻：步，步渡水也。清戴學標說文補考云

疑此字涉即步之訛，恐非。並本从二立，象二人。元应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說文曰：涉，渡水也。楚省水逆省足，各有所偏，其义不显，逆楚均从並声，說文从朋之溯，無舟渡河也。桂馥說文義証曰：無舟渡河也者，玉篇徒涉曰溯，从水朋声，与从水並声，或俸之形声乎，並与朋为並声，經典惜馮字，釋訓馮河徒涉。訖語述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与也。

詩小雅小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馮為溯之借，說文類，許訓「水厓也，人所賓附」，从頁从涉，恐非其厥义，以字形言之，从頁从涉，當象人涉水，其义犹詩邶風匏有苦叶：「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涉毛傳曰：由却以上為涉。即說文「徒行厲水也」。

今說文訓「水厓也，人所賓附」，与后起濱义同矣。以声言之，類帮声，溯並声，声音相近，三九九二頁）

按：吳大澂據格伯說謂「涉以兩止，中隔一水。止，足跡也。亦止之變體」。林義光文源亦謂「象水中兩足跡形」。王襄類纂亦同此說。水中無由見足跡。古文「止」多表行動之意。詩載馳：「大夫跋涉，傳：「水行曰涉」。廣雅釋詁二：「涉，渡也」。卜辭「涉」泛指渡水而言。

「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戕」

「王其涉河」

「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戕」

「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戕」

「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戕」

「王其田，涉滴，至于戲，亡戕」

「滴」即「漳」，「河」即「黃河」，是皆不可「徒行厲水」。

續三·二七·四  
續三·四四·三  
京津四四七〇  
鐵六〇·二  
供六九九  
綴二二三

0803

之

胡光燁「出象人足，於今文為止，其見於古經傳者如詩草蟲曰：「亦既見止」，亦既邁止。毛傳曰：「止辭也」。在卜辭則以止為代詞，其用當於爾雅之子，猶言是子也。之子，古經



王沒有向祖靈稟告命令三百射的。在譯中我們用「命令」，「沒有向」……「等語詞來表示這是已經發生的了，這些時間詞在原文中本來是沒有的，我們之所以加上「是」是基於對上下文義的理解。根據陳夢家先生的研究，「之日」中的「之」是指已經過去的那一天（殷墟卜辭綜述頁一一四）。因此我們把「王曰佳之」的「之」理解為已經發生的了，即「弗告三百射」，在語法上也可以取得根據。還有就是一般上「告」的否定詞是「勿」，但這裡用的却是「弗」，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告」這件已成過去，因此失去「可控制性」，參考文頁三二二。）

「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征及有美句子的語法分析（古文字學論集初編二七七—二七八頁）

按：說文謂「之」字，象艸遇水。嚴章福說文校議已覺其「語難通」。但千百年來，均惑於許慎之說而曲為之解。羅振玉據甲骨文說「之」字之形義是正確的。胡光燁進而論證「辭」字用為代詞，極是。但謂「止象人足」，則有未然。止與之同，與止有別。胡氏蓋混「止」為一字。

早期釋契諸家，或混「止」及「生」入「之」字，誤。

止

孫詒讓

「疑出與金文糾與止字同。又疑張仲璽本黃之省。」（舉例下七葉上）

孫詒讓「止字不可識，即止字。金文糾與有止字，舊釋為足跡形，此疑與彼同。或為泐文。又龜文美字作象，以象為火。攷古文黃字作象，金文張中璽黃作象，上从止，下从火。此疑即象之省。惜無稿證，未能決定也。」（舉例下七葉）

羅振玉釋洗。一殷辭中六十八葉下）

王襄

「从水从止，疑古止字，舊釋洗。」（通考地望八葉上類纂正編十一第四十九葉下）

葉玉森又曰：「按張仲璽諸作象，疑即止之為變。……近見林義光氏說謂「出」上下為火點，出時即焚惑，古官名。引史記天官書。焚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漢書天官志。焚惑天子理也。鮮藏。枚占焚惑曰不吉。為澄，至謂出為昂昂省。卜辭云。□□□（一）一。爰貞乎从可明也。一。」



四十一。可。即。此。誤。倒。又。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必死即此。可。之。誤。一。下。本。从。火。故。上。着。小。點。火。燄。招。顯。此。之。小。點。若。象。火。燄。乃。並。未。見。有。从。火。不。省。之。本。字。于。卜。辭。通。例。不。無。懷。疑。釋。焚。似。難。遽。信。又。可。與。可。非。一。字。此。與。此。亦。非。一。字。羅。氏。概。釋。此。為。洗。固。非。林。氏。臆。斷。可。此。為。誤。倒。亦。非。也。至。林。氏。以。天。官。書。天。官。志。之。星。名。為。官。名。解。藏。之。枚。占。焚。惑。一。句。曰。不。吉。一。句。讀。為。枚。占。一。句。焚。惑。曰。不。吉。一。句。並。未。能。信。又。呂氏春秋。之。必。死。六。千。人。若。易。為。焚。惑。六。千。人。亦。不。可。解。一。同。上。一。卷。一。三。〇。葉。一。又。曰。此。郭。氏。謂。乃。出。國。之。長。名。可。者。其。說。較。矯。此。以。足。形。从。水。點。予。疑。即。寒。泥。之。泥。其。國。殆。名。泥。也。出。與。卜。辭。之。出。予。並。釋。省。出。或。古。省。字。借。用。者。則。可。即。古。文。戲。其。从。口。者。乃。最。簡。之。形。亦。非。或。泥。長。名。戲。泥。為。殷。屬。故。屢。命。从。戎。或。使。稱。冊。妄。立。一。說。願。共。商。之。一。同。上。眉。批。一。又。曰。又。疑。此。即。象。文。削。古。本。作。此。象。足。前。殺。列。諸。物。一。後。譌。作。冂。復。受。从。力。則。更。贅。矣。一。鈎。沈。二。葉。下。一。

葉玉森。按。予。曩。釋。卜。辭。之。从。此。可。為。从。諸。國。因。他。辭。亦。作。从。此。可。也。可。可。當。為。一。字。一。鈎。沈。一。近。釋。此。可。為。泥。戲。泥。國。名。戲。泥。君。名。一。前。釋。一。卷。五。十。八。葉。下。一。

董作賓。說文水部。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卜辭中水旁多作。如。准。或。作。象。水。滴。形。此。葉。从。一。文。曰。癸丑。缺。魚。真。王。缺。以。此。一。新。寫。十。四。葉。下。一。

金祖同。旅。金。文。作。旅。契。文。作。旅。象。人。立。於。下。形。去。此。似。遠。然。說。文。旅。下。古。文。旅。作。旅。而。旅。之。古。文。表。玉。篇。以。入。止。部。明。其。為。一。字。王。弼。說。文。釋。例。謂。旅。下。古。文。果。者。下。曰。止。而。旅。之。古。文。表。玉。篇。以。入。止。部。明。其。為。一。字。王。弼。說。文。釋。例。謂。旅。下。古。文。果。者。下。曰。止。果。古。文。旅。字。案。旅。之。古。文。作。旅。其。形。不。相。近。殆。非。果。為。也。續。古。齋。戎。部。敦。都。作。旅。諸。女。尊。諸。作。旅。皆。省。形。存。聲。字。也。果。果。皆。旅。字。而。果。尤。與。果。形。近。果。去。其。下。無。疑。為。此。字。金。文。旅。亦。有。从。止。从。走。者。如。曾。伯。盥。作。旅。且。旅。許。氏。說。為。軍。之。五。百。人。為。旅。而。其。形。實。不。類。更。有。从。車。者。如。毛。公。鞶。鼎。作。旅。車。口。姁。鼎。作。旅。車。伯。作。大。公。鼎。作。旅。軍。之。五。百。人。為。旅。而。其。形。實。不。類。更。有。从。車。者。之。旅。則。當。于。執。戈。盾。夾。車。而。趨。故。此。可。者。謂。執。戈。盾。夾。王。車。而。前。趨。之。旅。實。是。也。一。遺。珠。一。八。二。比。考。釋。一。



唐蘭「出時習見於武丁時卜辭。此金文作「洸」，洸三、二十，即殷象止在水中，洸釋  
洗，葉玉森疑諸疑列，洸沈疑洸，洸編考釋一下五九均非，林義光以洸為洸，洸國學叢編一  
期四冊尤詳，近人多釋為洸者，洸蓋人名，卜辭或僅言洸，洸其或洸，洸十八、一，是洸為  
國名，洸蓋其國君之名也。卜辭尚有洸時前人俱以為與洸有誤，故或謂洸時一字，或以洸為  
時省，今按洸時為別一時期之卜辭，其人自名洸，與此非一人，固不必強求其通也。青桑云：  
「三至五日丁酉，允出來嬪自西，洸告曰：『土方蚩于東，我二邑，呂方亦掃我西面田。』」  
一葉由此可知洸為殷畿以西之諸侯，與土方呂方接壤，故殷人伐土方或呂方時，洸每以行也。  
「天壤文釋五十一葉下——五十二葉」

于省吾「余疑洸即傳說，惜洸字不可識。然考其職事，非傳說無以當之。載籍屢言  
傳說相武丁，卜辭不應無之。第一期卜辭之自殷，即高書君與之甘盤。他如侯虎呈乘均與傳說  
或傳藏之名不符。名公某：「麻自今，出入專命于外，年非先告父屠，父屠舍命，母又敢惠專  
命于外。」是父屠主專命，其職事當即後世之宰輔。管子君臣上：「制令傳於相。」洸或主冊命，  
其職事之重要，大於周禮內文明矣。其澄一也。國語晉語：「天策煇。」注：「天策，尾上一  
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莊子大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其尾  
而北於列星。」是傳說生則再冊，死為天策，故天星一名傳說。其澄二也。得此二澄，疑卜辭之  
洸或即載籍之傳說。惟洸字今不可識，無以知其音近通假之由，存以待考。」（駢續十三葉  
下——十四葉上）

郭沫若「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契佚存四〇七片有辭云：「丁巳卜又（省）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原釋誤為「廿日」「六日」。此之「出」入日，歲三牛，為事正同。唯此出入  
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日，是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書堯典：「寅賓  
出日，又寅賓入日。」此據金文偽古文改入為納。今屬于春秋。禮家有「春分朝日，秋分夕  
月」之說，均是後起。一辭考七葉上」  
又曰：「洸字，羅云：『未詳』。案即出字，新獲卜辭寫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作洸，又三五  
片有洸字。董作賓釋出，以卜辭步或作洸，武或作洸，洸（前）或作洸，却（御）或作洸，洸  
一逐一或作洸例之，確無可易。作洸乃从行省。卜辭出字有作洸者（後上二九十一）即此所以  
右旁也。」（青銅卷一三八葉今釋文）

郭沫若謂洸乃洸國之君長名要者。（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孫海波

「出」，甲六九五。人名。L（甲骨文編四三六頁）

裴錫圭 「出」或是一人名，望乘的例子总是无法否定的。这种人名为什么也重复出现于不同时期呢？主是于人名為族氏這一基点上的異代同名說，對此也無法作出完滿的解釋。L（論「整組卜辭」的時代古文研究第六輯二八四頁）

陳夢家 「卜辭先，征，前等字均从之得聲，當為「出」初文。出亦从出，故此字可能是「出」，姚，華，娶之初文。」（綜述二九六葉）

陳夢家 「出」从出，羅振玉釋「出」考釋中六八，王襄釋「出」類纂四九。卜辭先，征，前等字都从出得聲，所以字應是「出」的象形。卜辭的「出」或「出」，勿佳也。則作「出」。所以此字可能是「出」，姚，華，娶的初文。

左傳昭元。商有姚邛，莊三十二。有神降于莘。杜注云：「莘，魏地。今陝縣硤石鎮西北十五里有莘原。周本紀索隱引世本：「莘國如姓。姚或作姚，莘或作娶，四者又通用為一。」（綜述第二九五——二九六葉）

饒宗頤 「出」即出字繁形，益旁，此乃及之作級，（毛乙五一二三）各之作級（毛乙九七七）也。金文為小臣鍵殷，辰禾等器，俱有「出」字，與「出」同用。契文間又益「行」作衍者，則為「出」之作衍，步「出」作衍，是并其例。他辭言及衍者，為「出」衍于司。一明義士一六八一以字形論，出衍為一字，疑與出係一人。L（通考八七七葉）

李孝定 「出」从水，止聲。詩曰：「于沼于出。」契文亦从水，止聲。王襄釋「出」是也。羅氏釋「出」並切與出為一字，其意雖是，而於文字偏旁之分析則不符。洗為从水先聲，為純形聲字，出則會意兼聲字也。又卜辭出出二字，文法辭例無一相同者，知非一字也。金祖同氏初釋「出」於字形近之，古文从足从止，例亦得通。惟契文此字無一从足作者，且小篆已至有「出」字，則此仍以釋「出」為長。從許訓需於初植為近。出訓小清與字形無涉，當為後起義。金氏繼又疑「出」字殊誤。許書「旅」字古文作「旅」者，乃「旅」之譌，从「心」則「旅」之譌也。旅無从「止」之理。下復出「出」字，果古文「旅」者，非六國古文別字，即許君謬說。且即今「旅」字古文有此別體，其形亦與「出」字懸遠，無由此傳為一字也。卜辭此字皆與「出」字連文並見，出為國族之名，其私名也。

司字異說甚多，本書从林泰輔說收作職，見十二卷職下。于省吾氏謂汙職為傳說，其澄據殊款薄弱，存之以備一說可也。（集釋三三二二葉）

丁山

「佚侯的佚，果如秦祖楚文作半（文云，湮泆甚亂）。那末，甲骨文所見：

半，當是失字初文，象人失足而血溢於趾形，曰今日失，王其遘，亡戕，大吉。佚一〇四

鉄余三・一

鉄一二二・二

前六・二五・七

前六・二五・六

鉄三三・一三

旧或释洗，释汙，皆誤，當亦失字初文。卜辭，曰貞，蚺失于陬，（佚存八三八），曰佳其不失，（前六・二五・六），失，并讀為汙失之失，決不能释洗或汙也。由是言之，世傳所稱佚侯，當即武丁時代卜辭所屢見的曰失，失戕，卜辭有時省稱為失云：

己卯貞，失不受年。

前四・三三・六

貞，吉方弗辜失，登人乎伐

續三・三・三

貞，方允其來于失。口方其來于失

前七・二九・一

癸卯卜，旁貞，蚺蚺乎令失、蚺蚺方，十月。

前六・六〇・六

丁卯卜，王在失，卜。

文錄五五七

此因武丁、祖甲時代的卜辭，宜為佚侯的先君。L（商周史料考證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張秉权

「汙字的用法有三：一，用作人名；二，用作地名，本編考釋（p・三〇）已經舉例說明過了。三，用作動詞，解作止息，即本版第（一）辭中其汙于姐的汙，解名釋汙：小渚曰汙。汙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殷虛文字內編考釋第一八二頁）

張秉权

「汙，从水止聲，王秉釋汙（注一），可信。汙，从戈从頁，孫詒讓釋頁，讀若棘（注一），可信。汙，是人名，是武丁時代巴方，土方，呂方等的一員主將，在卜辭中，或單稱汙，常是地名：

方其來于汙？

方允其來于汙？（前七・二九・一）

己未卜殷貞：令會往沚？

己未卜，殷貞：勿令會往沚？（乙編五三〇三）

貞：亡尤？在十二月，在沚卜。（乙編二九四三）

貞：來自沚？（乙編二九四三）

但也有單稱沚，而是人名：

王由沚戛从？

勿佳沚从？（本編圖版貳參考釋插圖貳）

或單稱戛，是人名：

貞：伯戛執？四月。（天九〇）

貞：戛往來其出田？

癸丑卜，爭貞：戛往來亡田？王固曰亡田。（本編圖版貳玖）

戛不其來？（乙編八四六六）

在成套的及對貞的卜辭中，可以看出沚戛常省稱戛，如本套第四版（圖版壹柒）的第（四）辭。

又如：

戊寅卜，殷貞：沚戛其來？三

貞：戛不其來？三（本編圖版貳柒正面）

有人以為戛是沚地的首長之名，這句話，大致是可信的，但卜辭中有字作形，是頁字，疑即

頁字的別體，而頁是一個國族之名：

□□卜，爭貞：□犁多頁？（鐵一一八·二）

貞：勿頁人三千？（獸一·二五·一）

在第五期卜辭中，頁却是一個地名：

辛卯卜，在頁貞：王今夕亡田？

癸巳卜，在頁貞：王今夕亡田？

乙未卜，在頁貞：王今夕亡田？（珠二六二）

也許那個地方，是因沚戛而得名的，在那一版屯背甲卜辭中，我們可以看出：殷王在這一次的

巡行中，於沚、樂等地方，不過住了一、二晚，但在頁却一連住了五晚，如果不是它的地位

方特別大，那就是它特別重要了，在第一期卜辭中，我們可以知道沚戛是一位有實力，有權勢

的重要人物，大概他是一位大國的諸侯吧。（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三〇——三一頁）

國。

卜辭常見曰：「沚威」，商與沚經常聯合征伐。曰：「呂」、「召」、「土」、「公」等方

以往的著录，只见有曰，未见有曰，这一点屯南前言已曾言及。商王除了在军事行动中，与方之首領 曰、曰或曰相曰比，即联合外，尚有：

由此可見在軍事行動以外，商与沚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押 合 汕  
 3510 57 有  
 : : 时  
 句 句 也  
 其 令 是  
 显 伐 敌  
 在 汕 国  
 汕 凸  
 凸  
 或  
 为  
 征  
 伐  
 的  
 对  
 象  
 :

这种現象不足为怪，大多数畝的方国都是与商时敌时友的。——（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九七頁）

白玉峰

「崢按：止字见于卜辞者，除为止戡之人名外，于第一期武丁时，尚有臣曰止。」

之人名，如：

臣 沚 珣。

前  
六  
·  
三  
六  
·  
一

乎从臣沁出册三十……兄口？

{乙  
六  
九  
六

亦有地名曰止者，……止字，见于甲骨文字者，除为人名、及地名之谊外，未见有他义者；至字之结体，为期甚少变化，显之显明之时间成份。L（契文举例校读中国文字第八

卷第三十四册三八六六——三八六八页

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

连  
名  
名

「甲骨文有𣎵字……旧释此字为沚，不确，因为此字并不从水……𣎵字应是棠。」

字的省写，试看下版一辞：

丁未貞：蜚乙卯告。？

于乙亥告衆？

乙酉告衆？

乙未告樂？

乙巳告衆？

庚戌貞：其允于六六示告來？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日者日字写作𠂔，见于著名的亚醜青铜器群，其字上半部与甲骨文𠂔字完全相同，所以甲骨文中的𠂔、𠂔应是者字的初文。……卜辞中的者字多用为地名、人名，例如：

丁卯卜：王？在者卜。  
貞：亡尤？在十二月，在者卜。  
貞：我在者，亡其列？

文录五五七  
文录六八五  
字滬二·五二

辛酉卜，𠂔貞：王𠂔者𠂔从？

辛酉卜，𠂔貞：王勿𠂔者𠂔从？

辛酉卜，𠂔貞：王从者𠂔？

辛酉卜，𠂔貞：王勿从者𠂔？

者或𠂔是武丁时代重要的人物，可惜史佚其名，他担负着保护大邑商的任务。……（甲骨文考释，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八年四期四〇页）

陳秉新

楊樹達云：

說文

廣韻

玉篇並無此字，以地望及字音求之，蓋即潞水也。

蚩从止声，之蚩古音同故也。

按：潞水即今河南舞陽縣以上沙河，与征人方路程不合，頗疑誤讀棘，章見邻紐，之职

对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吳子使伐巢，取駕、克棘，入州来。杜注：『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此棘邑在永城西北，卜辞之沃盖即此地。『殷虛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五

輯七十七頁。

白川靜

参册字条

按：字當釋「𠂔」，卜辭「𠂔」為方國名或地名：

「其趾在𠂔」

「丁卯卜王在𠂔」

「方其來于𠂔」

「貞方允其來于𠂔」

「貞舌方弗敷𠂔」

「王使人于𠂔若」

甲三五一〇  
錄五五七

前七·二九·一

佚五一

乙一三五五

卜辭「止」或「止」或「止」習見。「或」與「或」皆止方之長。

「止」亦疑為人名：

「庚午今止巷絆方，七月」

「癸卯卜貞，止其受帆又」

「貞，其止于姐」

「貞，雷止于陣」

「止」，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

待各風「湜湜其止」，三家詩即作「止」，是「止」可通作

釋名：「止」，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待各風「湜湜其止」，三家詩即作「止」，是「止」可通作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孫詒讓

龜甲文則作出，中亦从止。明古文出字取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亦秦篆之變易，

而許君沿襲之也。一名原卷上十七葉下

又云：「出字皆从出，……金文則毛公鼎作出，伯矩鼎作出，石鼓文亦作出，皆从止，與

許說不同。此文（世）从出，亦即从止，與金文石鼓符合，足徵商周古文皆同从止，許說恐非

倉史之本指也。（舉例下三葉下）

王襄「出」，古各字，通格，來也，與商書大禹謨：「七旬有苗格」，誼同。（簠考）

泚三葉下

王襄

為足象步行于「出」外，「出」為「入」之倒文。「入」，許說：「交覆深屋也。」人步行于屋外，出之誼也。

后演變作「出」，疑即格之省。或从「出」，亦有出誼，與各之作得同例。毛鼎作出，吳憲齋云：

「古出字从止，止，足也；」，象納履形，古礼八則解履，出則納履。山錄之以有異說。（古

文流變臆說四五頁）

之  
世

董作賓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金文「出」字从止足也。「出」象納履形。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履。甲骨文作出作出，此从止非以示出行於達次。甲骨文中有所增加「止」之例，如「御之作御」，前之作御，是文曰「上御」，又曰「出」，前「出」字品后「出」字。——（新寫十四葉下）

孫海波 「出」，甲二五六。卜辭用各為格。重見各下。——（甲骨文編二六〇頁）

楊樹達 「說文廣韻」玉篇並無此字，以地望及字音求之蓋即漲水也。蓋从出聲，出蓋古音同故也。——（甲文說四十八葉釋）

考古所 「出」：殆出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九一三頁）

白玉崢 「就」字之构形，與「出」字之意應為相對待者，「出」之构形有「出」，「出」諸形，而「出」之构形亦相應之，是二字在构形之初，即取相反相成之意，其初义當為「入」也。——（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七五八頁）

方述義 「下面的」：「出」形象推車人的車輪，上面的「出」形象推車人的腳趾。——（甲骨文口形的偏旁釋例）

晁福林說參「出」字条下。

按：孫詒讓說「出」字之形體是對的。出亦出字，王襄釋「格」非是。或增「作」作「出」，增「作」者，與「出」字之用法迥別，不得釋為「出」。董作賓之說不可據。文字經過孳乳分化，形義均有所區分，僅屬同源，不得視為同字。篆形體立說。諸从「止」之字，出入「止」之義。說文以為「象艸木之形」，「出」从「止」或从「日」作「出」，均亦足之所自出，既非从倒「山」，亦不得謂象納履。



按：卜辭均殘。擬二：一〇六「己」：「戊午」：「」後上一〇：一一「戊午」：「」今：「」當為地名。楊樹達釋「潢」不可據。

各

山

山

山

山

孫海波「山」：「甲二五六」：「經典作格」。《說文》：「格，至也。」（《甲骨文編》四五頁）

楊樹達

「辭編」一〇六：「片云：『王各，夕△。』又一〇六二片云：『弼格之，若。』其格，

又正：「弼格」？郭沫若云：「各」格即「格」字之聲，至也。金文或作「格」，見《庚嬴》自「考釋」一三七下。樹達按各甲文作「山」，亦足有所至之形，為求格之格本字，格造皆沒起加義旁字，郭說據任傳常用字為說耳。（《卜辭求義》第六葉上）

李孝定

「說文」：「各異辭也。从口，夊，夊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卜辭亦用為格，辭云：「各于

口福，口口受又。」《拾三》：「因寅卜，圖己卯，其各于口，易日。」《前七》：「乙丑各且，因。」《後五》：「十是也。」又每言「各」，各云：「陳粹，霞雲。」固亦可通。然雲霞同類之物，連言「究」，源重疊。疑各假為客，亦即落字。客云者，下垂也。猶言落日也。金文作「各」，各字大異。《集釋》：「〇四〇二葉」

屈萬里

「卜辭」：「王其各于大乙，伐，不葬雨？」吉。茲用「不雨」。《甲編》六六三各，讀為格。

按：神降臨謂之格。祭祀以祈神降臨，亦謂之格。此「各于大乙」，猶言祭於大乙也。（《甲編考釋》一〇五葉）

屈萬里

「卜辭」：「王其各于大乙，伐，不葬雨？」吉。茲用「不雨」。《甲編》六六三各，讀為格。

水至於某塞，其吉否也。（《甲編考釋》一〇一葉）

陳夢家

「卜辭」：「與」各雲：「雨」常，「邪」及，它們之間當有關係。「邪」當是「齊」：《曹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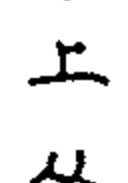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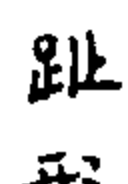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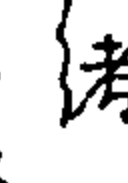
侯人，晉考爵考，南山朝，齊，傳云：「齊，升雲也。」《衛詩》：「朝，齊於西，崇朝其雨。」《箋》云：「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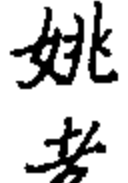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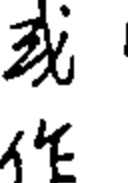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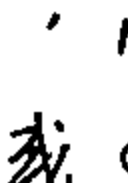
李孝定「說文」曰：格，木長兒。从木各聲。經傳格多訛至，釋詁曰：格，至也。抑詩傳之曰：格，至也。尚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均此義也。金文多假「各」為之，「各」于周康召公。各于大室，是也。許書彳部：「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假格格各音並同。卜辭亦以各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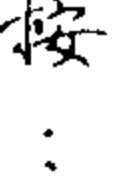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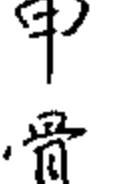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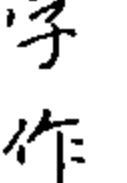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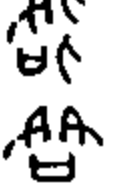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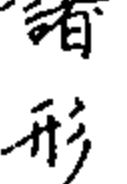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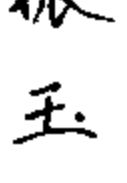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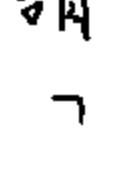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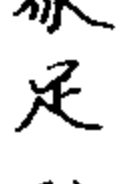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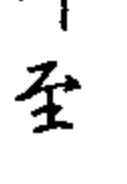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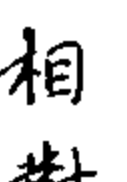






義猶落也。各雨，猶言落雨。卜辭：貞：今癸卯其各雨？  
甲編三三八四各，象有足下降於坎穴之狀，其

777

于省吾「说文：各，异词也，从口文。文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意。」按许说臆测无据。自来说文学家多附会许说，不烦引述。罗振玉谓：「各从人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增考中六四）林又光文源谓：「各象二物相齟齬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释各为入，以为入之别构，以上三说未免乖谬。

甲骨文各字初亦作或，后来作或，最后变作或。最后之形，周代金文因之。山字上从人，象倒趾形，下从口，即说文的口字（口犯切），典籍通作坎（一洋释）。山字象人之足趾向下陷入坑坎，故各字有停止不前之义。典籍各字通作格，小尔雅广诂训格为止。此外，典籍每训格为至为拒，均与止之又训相因。又甲骨文出字作也作出，这和各字只是所以止有向上向下之别。或谓出字从止象足自坎出，故其本又为上出。各与出的形与义相反而相成，可以互验而知其造字的由来。（一甲骨文释林释各）

姚孝遂「各字说文训为异辞」，以附会从口口之文，实际上各乃格之存字，古文字有的作，有的作，与口舌之口口在这里是和去字一样，因为去字初形或作，或作，与口舌之口口风马牛不相及。（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论集初编一〇六页）

按：甲骨文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字作，各

王襄 「古格字。各字重文。」（《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八葉下》）

王襄 「古各字……通格字。」（《類纂正編二第六葉上》）

孫海波 「說文：『各，異辭也。从口又又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此从各，象足

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各，異辭也。从口又又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此从各，象足

郭沫若 「各君格，即『歸格于藝祖』之格，至也。金文或作造。演義自『（粹考一三

七葉背一〇六二片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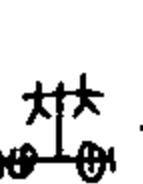
陳夢家 「……各云『一義應加探索。』

徐中舒 「此字象脚趾踏於独轮车上。口为〇之讹变，因甲骨文用刀刻，不易刻成圓形，

故讹为口，独轮车是无辐的椎轮，如今日四川的鸡公车。在遥远的原始的社会，中国祇有独轮

车而没有两轮大车。这在古文字中，有着明显的例证。如偏旁从各之字：客，是乘独轮车到人



家作客。路，络，是独轮车行於路上。略，是乘独轮车经略土地。从各之原义去解释，俱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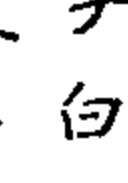

甲骨文车字作（存七四三）、（合集二七六八二），金文作（孟鼎），后简化为車（

子禾子釜）。这是双轮高车的象形字。说明殷商晚期，高车已由西方传入中土。后起的轆字，是

高车与独轮车並存的新造字。从这些字的关系，可以了解到文字之原义及其发展情况。」（《怎

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三页）

方述鑫 「各，甲骨文作（甲二五八九）A（甲二五六）、金文作（號季子白盘）、

小篆作、古文作。下面的口形象独轮车的车轮，上面的A形象推车人的脚趾。各是一个会



癸亥卜，貞：旬一月，是，雨自東？九日辛未大采，云自北，雷往大風自西，制云  
率雨名龍日……大采日也云自北，雷……風……雨……不往……風……大風自北。

山云不其雨？

王固曰：出崇，八月庚戌出……云自東回母是亦……出出虹自北飲于河……

山云：即日也，是日也，又作日也。又……

癸酉卜，貞：王……大……雨……

王固曰：今夕雨……

曰：雨，即日也，是日即雨。總之，日之諸形為日、𠂔、𠂔、𠂔、𠂔。古文日與𠂔、𠂔與𠂔，字為正反，字為无別；𠂔與𠂔，為有寫與繁寫；𠂔與𠂔，為字之異寫。𠂔即日各𠂔字，諸

家无異議。徐中舒師謂：古文𠂔之本義，當从偏旁所以之字中求之。是日各𠂔即日格𠂔也。格，

爾雅釋詁曰：𠂔至也。𠂔，釋言曰：𠂔來也。𠂔，方言：𠂔絡，至也。𠂔，卜辭之曰各雨𠂔、𠂔各云

曰即來雨。𠂔，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貞：王其逐兕，茲：弗𠂔兕，茲：弗𠂔兕？

张亚初

「𠂔」

𠂔

（综类七〇页）

𠂔

字旧释处（甲骨文字集释四。七七页）。

卜辞处字作𠂔，𠂔字並不是处或處字，而是𠂔𠂔字的省字作。𠂔（关）𠂔化是一期卜辞常见的族氏人名。有时𠂔字也写作𠂔（乙二。三一）。上面提到的𠂔字省去两斜划作𠂔，变化的情况与此相似。由此可见，𠂔、𠂔是退字的两种繁简不同的形作。在甲骨文中，往往把一个字的形作稍加改变，以作为不同场合的特定制字。例如，年岁之字从二止作𠂔，杀之字则把二止省变为两点作𠂔。与𠂔相类，作为动词之退字成𠂔，作为族氏名的退字则一般写作𠂔。这样的情况在卜辞中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𠂔字在下辞中也曾作动词退字使用过。曰壬寅卜，乙巳𠂔，王𠂔（第肆二二九七），王即王退。……

𠂔字可隶定为𠂔。𠂔与才通，故也可写作𠂔。篇海曰：𠂔，有造切，音鍾，打也。𠂔从退的，还有𠂔字，是捕猎的一种方法名称（综类七〇页）。𠂔（古文𠂔分类考释论稿古文研究第十七辑二五六页）

张秉权

「𠂔」

𠂔

或作𠂔（注一），孙詒讓以為適之省文（注二），叶玉森释内（注三），

罗振玉释处（注四），按罗说可信。我在拙著卜辞正化说中曾对他们的说法加以讨论：孙说於字形差得太远，可以不论。罗、叶二氏都以𠂔和𠂔，𠂔等是一字之异体。关于这一点，从卜辞的句法上看来，祇能证明𠂔、𠂔、𠂔的用法是相同的，譬如在乙编一九八七十二三。〇。十二三。〇。二五。〇。十五九六七十七。〇。六七十八三三九十八四五版中的𠂔也（乙二）化与𠂔化对贞（复原图版待印）。可知𠂔（乙二）与𠂔是一个字的异体。又如乙编二。〇。三一版中，𠂔正化的正字，即作𠂔形。叶氏释𠂔，𠂔为坎形是很高明的见解，但释正为内（纳），似乎不及罗氏释为处的好，因为甲骨文中，已经另有内字了。按说文对于出和处的解释，都与甲骨文的字形不合。说文六下，出部：出，進也。象草木上出達也。𠂔，十四上，几部：𠂔，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𠂔。无论在形作上或意义上都和甲骨文𠂔的象足趾出穴和入穴有着明显的距离了。那是因為后世的人，早就脱离穴居时代，对于穴居生活，已经无法了解，对这两个描写穴居生活的文字，也就无从了解，于是在文字的结构上和意义上，渐渐地起了变化，而去适应后世的生活的环境，因此，原来是足趾出穴的出字变成了草木出芽的出字，因为无法了解足趾出穴的意义，所以誤將足趾之形，認為草木的嫩芽，再因草木出芽長進而有了進义，与原来的本义相去益遠了。原来是足趾入穴的处字，变成了𠂔在几旁止息的处字，因为无法了解足趾入穴的意义，所以把描写洞穴的𠂔内之形，誤認為后世的几案之形，意义虽无大变化，但在文

正



考古所

7 定：殆定省。祭名。  
L (小屯南地甲骨九五—頁)

各






0810  
考釋。  
按：「𠂔」即「𠂔」之倒書，當併入「各」字條。「𠂔」即「各兩」，亦即「格兩」。參見



按：卜辭詁林各書習見，為人名。而乙二〇三一作𠂔，乙八三三九、八四五九作𠂔，是正確的。字當為𠂔各之異體。林小安均已詳加論證。其作動詞者，林小安讀作𠂔格，





罗振玉 参四十字条



字的結構上和解釋上却有了變化，因為誤將穴形認作几形，那么止息自在几旁而不當在几下，所以也就把几形搬到几的旁邊去了，那是跟着生活習慣的變更，而在文字上所起的变化，這種變化完全遵循着用進度退的自然原則。現在我們把𠂔，𠂔，𠂔等形一律楷寫為正，其義則為止息，與出外相反。（集刊二十九本，p.七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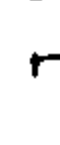
正在此版為一被祭者之名，他辭有言：

壬寅卜，己巳（酒）王，正？（京津二二九七）

王正連文似与王咸連文之例相同，正似是一先公之名，卜辭又有：

卜，方貞：正古王史？（乙編三九九三）

（丁）亥卜，正（曰）？（前六·二四·二）

卜，正：（令）夕乙田？六月。（粹一三八八）

正乃武丁時人，又似為貞人之一。（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七二——一七三頁）

正在此版為一被祭者之名，他諱有言：

壬寅卜，  
☒ 己巳（酒）  
☒ 王，  
 正☒ ？  
 （京津二二九七）

王正山連文似与山王咸山連文之例相同，正似是一先公之名，卜辞又有：

□□ト、方貞：□正古王「史」？（乙編三九九三）

(丁)亥卜，正，☒ (曰) ☒ ? (前六·二四·二)

□□ト、空「貞」：「令」夕乙「因」？六月。（潁一三八八）

下時人，又似為貞人之一。L（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七二——一七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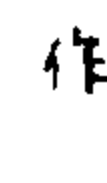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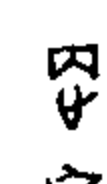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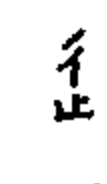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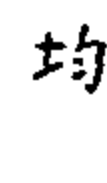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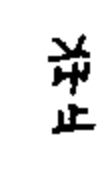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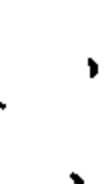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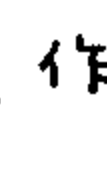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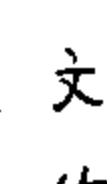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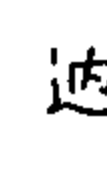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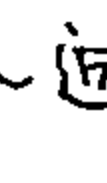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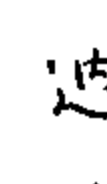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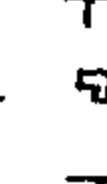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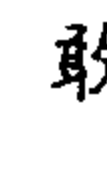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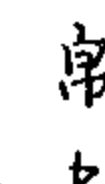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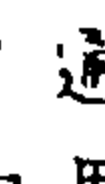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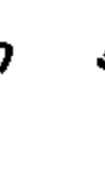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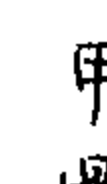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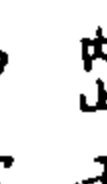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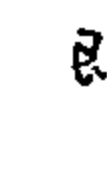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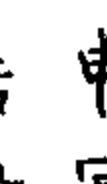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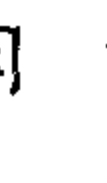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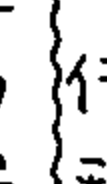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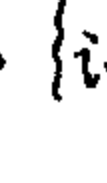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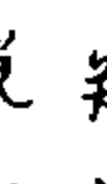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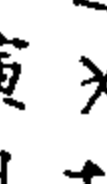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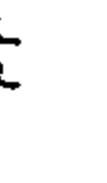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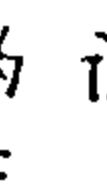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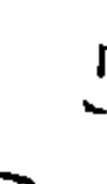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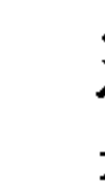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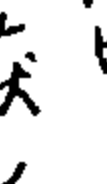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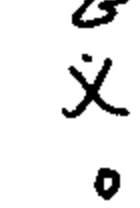









貞：勿亞豕？（契二三四）

亞字的意义亦与此相同。（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八〇頁）



于省吾「甲骨文亞字作形，甲骨文編以為說文所无。……甲骨文兩作內，內作內，但因契刻之便，有時混同无別。亞字从止，乃之初文。古文从止，从止，均表示行動之義，每互作。例如：逆作、從、逆、邁作、邁、邁，是其証。邁即邁字，亦作，俗作。說文復之重文作，古文作。按與並从內聲。玉篇是退之重文作。近來銀雀山發現之子竹簡，亦以為。老子九章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六九章曰：不敢進寸而退尺也。近來馬王堆發現之帛書老子甲本，均以為。與並从內聲，故通用。……說文訓為，與止義相因。甲骨文稱：王固曰：今夕雨。……（五五六）即，謂止也。……甲骨文稱：王固曰：其佳口申冥，吉。如（契）。其佳冥，不吉。……（乙四七二九）按即惟，惟訓為，詳經傳釋詞。周禮小司寇之曰：以國而進退之曰。鄭注：曰進退猶損益也。……（按鄭氏訓進為益，訓退為損。益與損猶言利與害也。上引甲骨文是說，婦好在口申日生育則吉而嘉，意謂生男；在甲寅日生育則不吉，以至有害而生女。以生男為吉，以生女為不吉，乃商人重男輕女之表現。……（釋亞，甲骨文釋林五七至五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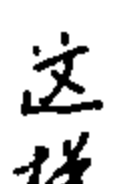

趙誠

「甲骨文的退字寫作，从止內聲，隸定當作。用作動詞有三種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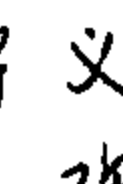



貞，王其（豕），（豕），弗豕，豕二。（合二〇五）

這兩條辭里的都是后退之義。

王固曰：今夕雨。（佚五五六）

……即是停止之義。……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往去了又回去是退。雨一直下着，就像是往去了。然後不下了，從地面上來看，雨沒有了，一直往去了的雨哪裏去了，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退了，退回去了。這種意义上的退和日往去了又回去的退，在觀念上確有關係，比一般的本义和引申義的關係還要緊密。

壬寅卜，殷，……冥（姚），（嘉）？王固曰：其佳……申冥，吉。如（嘉）。其佳甲

冥，不吉，佳女。（乙四七二九）  
這條辭里的（退），按照現代的詞義觀念來看，應該是日退了或日推迟之義。如果按照當時的詞義關係來考慮，似可這樣理解：小孩出生是往去，以為停裏出來，應該有一定的速度，



只能作「𠂔」，不作其它形體，似已開始發生分化。參見 0810「正」字條。

0814

𠂔

羅振玉 參「𠂔」字條

饒宗頤說參「𠂔」字條下。

張亞初說參「𠂔」字條下。

按：合集二八四〇八辭云：「王其比言靈𠂔」，亦當用為「格殺」之「格」，乃「𠂔」之異體。

0815

𠂔

按：合集五六五八正辭云：

「大𠂔𠂔」

乃與師旅有關之動詞，與「𠂔」、「𠂔」均有別。

0816

𠂔

張亞初釋提，參「𠂔」字條下。

按：合集一一五七六有「𠂔」母，又一四一五七有「𠂔」母，當為祭祀之對象，亦或為祭名。

0817

𠂔

按：卜辭云：「于祖丁母妣甲卯出敬」，「貞，勿敬」，乃祭名。

合集二 三九二  
合集一 五六八 四正

0818

望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19

𠄎

孫海波「𠄎」，燕一三四。从止从正，說文所无。人名。𠄎（甲骨文編五八頁）  
按：亦見於合集二二二四九，辭云：「癸巳卜貞，子南亡田，乃人名。」

0820

定

王襄「古迴字」，（類纂正編八葉上）

孫海波文編二卷二二葉收作迴，以為說文所無字。

唐蘭「甲骨文的定字，前人誤釋做『𠄎』，迨我考為从山正聲，即『定』字。」（導論下廿八葉）

李孝定「說文『定安也』从山从正，小徐作『正聲』是也。唐氏釋此為定，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𠄎』，伯定盃」（集釋二四四七頁）

按：當從唐蘭釋定，卜辭用作地名。

# 正征

孫治让 「龟文云征者有二，一为征行之征……一为征伐之征。」（契文举例上十一页）

王襄 「古正字。古正與征通。」  
又云：「古征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七葉）

羅振玉 「說文解字正从止一以正，古文从二作正，又以一足作正。此从口。古金文作同。此但作匡郭者，猶丁之作口，就刀筆之便也。許君云以一足，殆由品而誤。正月字征伐字又云：「告曰，土方正我東苗。」以其文觀之，皆為正矣。」（殷粹中六十三葉下）

王國維 「正以征行為本義，許說是蓋引申義。」（集釋。四九八頁）

葉玉森 「按本辭于旬亡庚十月祐之下繫此正人方一語，舊釋人方為夷方，惟卜辭未見夷字，从夷之字如陟正作夷，則人方應否讀夷方尚為疑問。且各辭言正人方者，上必着一來字，亦均非記征伐之辭。觀上下又自見陳氏說較可信也。」（前釋二卷八葉上）

葉玉森 「卜辭章之別構作品……孫仲頌云：「卜辭之舛亦多借作圓，其說似確。」（沈九葉廿行至廿四行）

陳邦懷 「卜辭言王來正孟方者一，（類纂四十）言王來正人方者二，（前二、十五、前二、十六）言王正人方者一，（前二、六）羅參事列正人方三條於考釋卜辭篇，且云：「餘尊亦有佳王來正人方一語，乙亥方鼎則云：「佳王正井方」，其誼均不能謫知矣。」邦懷按：卜辭所謂王來正某方者，蓋以某方慢其經界故來正之。詩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者，方是正之制，湯時已然，以卜辭王正某方，與詩正域彼四方者，互證，知正域彼四方者，與頌湯正彼四方疆域也。毛傳訓正為長，訓域為有，恐失詩人本誼矣。又按：正域彼四方，與

下。肇域被四海。句法正同，余謂肇當訛正，一本國語齊語章注：「曰肇不曰正者，取文法之安，曰海不曰方，取音韻之協。」鄭要云：「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鄭謂正天下之經界，足補毛所未及，其言肇當作兆，則因毛訛正為長，故曲為之說耳。  
（小箋二十八葉）

聞一多 甲金文正作𠄎，或省作𠄎。疑古有𠄎字，象人正立之形，𠄎即𠄎之省，猶𠄎之省作𠄎也。依許書之例言之，正當云𠄎从止。𠄎，𠄎古丁字也。  
（璞堂雜識中國文字第四十九冊五四六〇頁）

郭沫若於卜辭通纂三六三片之𠄎釋為足。《通考》七五葉三六三片釋文：「按該片辭云：『帝令兩𠄎年。』」貞帝令兩弗其𠄎年。」

郭沫若 卜辭正足二字頗相混，上二片之𠄎字一按卜通四八四，壬子卜貞佳我美不𠄎十月。又四八五，佳我美不𠄎貞美。不知是正是足。正則當讀為征也。《卜通》一〇五葉四八五片釋文。

吳其昌 按𠄎之原始本義，為征，為行。但象𠄎向口，預是鵠的之方域進行，故征之其初本未嘗固定为軍旅討伐，或巡省邦國，或縱狩郭畿，因皆可通稱為征也。意者曰正月之得名，即因其為新歲之首月，殷末之俗，有于此時舉行或巡或狩之禮，薪為一歲之盛節，故遂以征名其月歟？意者曰正月之義，即等于征月，而征月之稱，又有美近于后世，即直書正月為征月，此亦非出于臆測，上具有甚明之根據，憲齋集古錄卷六頁八有鼎鼎者，即直書正月為征月，其文曰：「唯征月，既望癸酉，王戰狩于宣敵，王命鼎執犬休善，用作父甲鼎彝。」是其最初之證矣。蓋是鼎銘文，不特書一月為征月，且記王於是月有狩事也。是鼎乃為殷末周初之器，是其遺風麻傳至周而未改也。是故爾雅釋天曰：「冬獵為狩，春獵為蒐。」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說：「苑修文引古說：『周禮大司馬鄭玄注，並同此說。』夷考其實，古元四聲，而李善文選辨亡注云：『蒐與搜古字通。』又廣信穀梁春秋桓四年魏大饗碑，蒐並作搜，去四聲之晚，則狩與搜實一聲，審母一韻，尤無別，而獸與狩，搜與實一字異書耳。是則經典與彝器所述之制度符合，周代與殷季所行之禮俗相因，皆不難委曲考見；而正月取義得名之源，亦亦可觀矣。《殷虛書契解詁》第二四二——二四三頁。



孙海波

「𠂔」，甲二四一六。卜辞正用为征。征孟方伯。𠂔（甲骨文编六三页）

孙海波  
文编八六页

「𠂔」，甲一六四〇。疾足。卜辞足与正字同形。从文义上可以别之。𠂔（甲骨文

陈梦家  
「卜辞的「雨不足辰」，或作「雨不显辰」。所以足可能是「𠂔」字。孟子梁惠王下：「若「𠂔」雨降，深耕而疾耰之，以待「𠂔」雨。」墨子七患篇：「故「𠂔」年岁善，则民仁且良；「𠂔」年岁凶，则民各且恶。」凡此「𠂔」字都是「𠂔」降雨之谓。卜辞的「足雨」，足年可能即「𠂔」字。墨子七患篇：「若「𠂔」雨降，深耕而疾耰之，以待「𠂔」雨。」（殷虚卜辞综述五二五页）

陈梦家

泰年出足雨 前四·四〇·一

泰年出足雨 王飲亡荒

泰年出足雨 飲亡荒 乙三二八五十三三一九

才相出足雨 乙三一八四

雨不足辰，亡凶 珠四五四

雨不足辰，不佳年禍 前七·三〇·一

以上的「足」字，郭沫若所释，以为「足」，「正」一字（卜通四八五）。「𠂔」的「足」，或作「𠂔」，所以「足」可能是「𠂔」字。孟子梁惠王下：「若「𠂔」雨降，深耕而疾耰之，以待「𠂔」雨。」墨子七患篇：「故「𠂔」年岁善，则民仁且良；「𠂔」年岁凶，则民各且恶。」凡此「𠂔」字都是「𠂔」降雨之谓。卜辞的「足雨」，足年可能即「𠂔」字。墨子的「𠂔」雨，「𠂔」年，「𠂔」的「𠂔」及雨，即及时而雨，「𠂔」雨不「𠂔」辰，即雨不「𠂔」时。（综述第五二五页）

陈梦家

「𠂔」当时农作物所需主要的雨量是天雨。因此，殷人不但求雨，并且要求雨量的充足与及时。武丁卜辞：「帝令雨，𠂔年。」帝令雨，弗其「𠂔」年。前二五〇。一。帝令雨，足，围。前一三八二。泰年有「𠂔」雨。前四四〇。一。才相有「𠂔」雨。乙三三八四。雨不「𠂔」辰，不佳年禍。前七三〇。一。以上的「𠂔」字，郭沫若所释以为「足」，「正」一字（卜通四八五）。「𠂔」的「足」，或作「𠂔」，所以「足」可能是「𠂔」字。孟子梁惠王下：「若「𠂔」雨降，深耕而疾耰之，以待「𠂔」雨。」墨子七

惠篇曰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凡此「時」字都是及時降雨之謂。一綜述五二四至五二五葉。

東世激 此例一拾五二一及上例一三三二六四一正字，不是征伐（下面沒有被征的地名），這裏的「東正」西正就是到東方西方去征收貢品。（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十八葉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

金祥恒 「甲骨卜辭中，「又」字又作「出」字如前四四〇、一

己酉卜黍年，出日雨。

前五、三九、五：

其五自，又日王受又祐。

甲文如甲三三四六：

貞弗其隻（獲）品土方

貞隻（獲）品土方

珠一七、續三、三二：

癸丑卜，設貞：勿佳王日呂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品與早正同早乃品之省，說文：「延，正行也，考尔雅釋言：『延，正行也。』」徐本作：「正，行也，正行非連文，考經典多用延，或体作征，如『序作或王政』，『馬本政作征』，注云：『征，正也。』」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核各說証之，古本當作延，正也行也，今本奪也字，宜據朴，而小徐謂從正道行也，未免穿凿矣。『丁氏據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正可証正，征通用，其實征延正原為一字，何以言之？說文从彳之征，乃从彳之延之省，金文同征延之征作『延』，蓋作『延』與『汗』簡古文尚書作『延』，乃从彳一行之省，一从彳說文謂从彳非，是者甲文品也而征者从正乃品之省，就品之省如太保敦作『延』，饒仲鑑作『延』，鄭真敦作『延』，所以之者彳之湊誤，正為延一征一之省然延不見于甲骨文而得之金文，蓋金文常々書寫古文，正、延、征、古原為一字其本又當為征伐之義。孟子尽心章：『征者上伐下也。』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討其不然。』『司農注云：『征謂征伐人也。』』即其義也。引申為正，正者正也。如『論語顏淵：『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祖甲改

### 三制

癸亥卜

又假借为足

文

易曰：「人」

遺  
五

貞：疾足

正象足形，

—  
□

其方 ☒ ,

疾足者足病

貞寮五牛

眞足。

蓋  
貞

丁卯卜余

戊辰余求

蓋余

帝宗足王

貞王祝

貞足。

貞足

蓋貞

祝虫今其

亦为

生于祖乙

出祭

足雨。

虛一三八二：

帝令雨足。

盖求雨也。祈上帝下足够之雨也。足之相反词为不足如殊四五四：

貞：雨不足辰，亡句。

庚辰卜，大貞：雨不足辰，不。前三廿九三

辰疑為孳，國語齊語：『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此言无足够之雨而孳也。郭氏釋干支云：『辰实古之耕器，淮南汜论：『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此其证也。

貞：帝令雨，弗其足年。

帝令雨，足年。前一五〇一

足年者丰年也，雨足而后年丰，故祈上帝下足够之雨以耕耘也。诗小雅信南山：『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诗集传：『霑足者饒洽之意也。』然上帝下雨不多，不足以耕耘，年弗足为凶岁，孟子行告子上：『凶岁子弟多暴。』礼记王制：『国无七年之蓄曰不足。』金璋甲骨七集五七〇：

貞：其于十岁乃出一有一足。

有足者亦足年也。足年穀梁传为有年，桓公三年『五穀者熟为有年也』诗经曰有岁如诗鲁颂有

自今以始岁其有亦其有岁也。雨淫憂水大，雨少愁天嘆，故以雨足为度。前三二九三：

孟子梁惠王上：『王知七八月间旱则苗稿矣，天油然作霖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礼记

月令：『时而雨不降，时而雨将降，及时之雨为时雨。』

足与不足相对或文足又书又足出足，不足书出不足，如拾三、一四：

三牢用，又足，王受又。

与

乙卯其黄牛，足，王受又又（祐）。  
祝虫今其三牢，昌酺，足，王受又。  
秩一六六  
前一四八·六

貞：泰，五牛足。

之语法相同，意义相似。古语中常加有字为语首助词，如诗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尚书召诰：『有殷受天命。』礼记有夏多罪。『召诰：『有王虽小子有周，有殷、有夏、有王者，罔殷夏王也。』

貞：虫乙酺酺，又足。  
甲一三三六

又足，王受又（祐）。  
殊八五七

昌其猷，鼎乃各曰，又足。  
甲四〇四

其口，于大丁，又足。珠八五六  
又足者亦足也。京都帝大所藏甲骨一九三〇。

癸酉

虫甲午王受年。

虫祖丁林舞（舞）用又足。

考释云：曰これ祖丁の禁に舞を用ゐる正あり。釋釋為無字。曰無字は下に二于に於てつるのは二足に竹弓をつけこの高脚無踊をかたどつたのであらう。是也。釋林為禁則非。林舞殆為乐名、左傳襄公十年：曰宋公享晉侯于楚邱、清以桑林。曰杜注：曰桑林殷天子之乐。莊子養生主：曰湯有桑林之舞。曰林舞疑即桑林之舞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而乃大至。曰林舞或因成湯禱于桑山之林、故名林舞、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立成湯之后于宗、以奉桑林。曰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曰此ト貞卜王受年、祭祀且丁用林舞已足夠。因殷商成湯又有大獲之乐、古本竹书紀年、成湯二十五年作大獲乐、呂氏春秋古本篇：曰湯乃命伊尹作為大獲。曰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曰大獲大武。曰墨子三辯篇云：曰湯伐桀、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獲。曰汉书礼乐志云：曰湯作護：曰護者救民也。曰春秋元命苞云：曰湯之时、民大乐其救之于患害、故乐名大獲。曰公羊隐公五年何休注：曰殷曰大獲、殷时民大乐其護己也。曰白虎通义礼乐篇云：曰湯曰大獲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曰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獲、以享先妣。曰以甲骨卜辞证之如前一三五：曰乙丑卜、貞：王寧大乙、獲、亡尤。曰不独先妣也先祖亦然、故不用大獲之乐、已足夠也。為求雨而舞者、周礼同巫：曰若国大旱则師而舞雩女巫旱暵。曰不独殷商求雨以舞、周亦然耳。甲九一〇。

唯戌射，已足夠矣。甲三一〇四：

丁卯卜，曰革玁又品、咎、允品

此ト辞中革玁与咎不沢、其意义亦不洋唯出品与允品為有足与允足也。

不足书出不足、如：

貞役佳出不足。

貞幽夙不佳。前六、四、一

辛未卜：旁貞：王出不足。

貞：王亡不足。乙七七七三

亡不足者出一有一足也。

昔年孙治江撰契文举例，征下云：「甲申（一頁）出于父乙牛日」（龟卅五之一）诸字皆著文末，其义难通，未知其为正为征，抑或别为足字，皆无由决定矣。今以卜辞比较研究，释为有足，乃可定之矣。

甲骨文正，除作征伐之正，正月之正，借为足外，陈氏殷虚卜辞综述百官：「臣正」如乙六四一四：

王以臣正。

此片为残片，盖所谓臣正之正是否犹尚书康诰中「越厥小臣外正」之正，与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之有正之正难以遽断。但金文中以正为官长者，如商周金文录遗二七八三：

王犀于多正

三代吉金文存九三一 师兑簋

王乎内史册令师兑，余既令女正师兑父嗣又右走马。

多正者犹尚书酒诰：「百僚庶尹」之庶尹春秋左氏传隐公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卜正卜官之长」（中国文字第二卷第七册七七三—七八四页）

饒宗頤

「按」允正「殷时成语。他辞云：『效小丁出正』」（京津四〇八三）「辛未卜，劣貞：王出不正。」（屯乙七七七一）「出正」又正「为吉，『不正』为不吉。」（诗正月）「今兹之正，胡然属矣。」又「雨無正」，「出正」即「無正」之反语。（通考七一六—七一七页）

饒宗頤

「卜辞」臣正「指官職。兩雅釋詁：『正，長也。』」郭注：「謂官長。」左傳隱六年：「五正」杜注：「五官之長。」（通考四九九葉）

饒宗頤

「是即『是』字。說文：『是，从日正。』又正字下云：『是也。』此云『正雨』即『是雨』。是與『時』古音義俱通；爾雅釋詁：『時，是也。』（參郝疏）故『是雨』即『時雨』。洪範：『肅時雨若。』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令：『季春之月，時雨將降，下水上騰。』時雨即謂順時降雨。卜辞又言『足年』，帝令雨，足年，貞：帝令雨，弗其足年。（前編一·五〇一）即時年也。時年應如洪範「時暘」、「時暵」、「時寒」、「時風」之時，墨子七患篇亦見「時年」一詞。卜辞蓋用「是」為「時」字，「是雨」、「舊讀作『足雨』」未確，戰國長沙簡書每言「寺雨」亦即時雨，惟借「寺」為「時」耳。（通考五〇七—五〇八葉）

李孝定

「卜辞」別有「足」

甲編二八七八

「足」

珠五四三

字當釋足，亦即足字。

說見後，仍當釋正。

郭次之說，其意仍不能確指。陳氏以之，復以為「足」可能是「時」。足時無可通之理，實則  
是非「足」字，一从日，一从口，不能謂為一字也。呂雨「正」疑當訖定，周禮「宰夫注訖止」，  
風序「安惟辭意仍不順適」，且於「呂年」之辭無以為解，姑存以待考。（集釋〇五〇二葉）

李孝定 說文「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凡止屬皆从正正古文正从二二古文上字正古文正  
从一足足者亦止也。梁父作「亦猶不之作示」，或又作「界也」。正又作「品」，正月與征伐為一字，  
羅說是也。清二解云：「止賊告曰：『土方品征于我東菑，鄰我二邑，呂方亦侵我西菑。』」清五解云：「  
替告曰：『昔甲辰方顯于蚩，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顯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口。』」前辭顯侵對  
舉，自以釋征為是。葉釋韋假為圍，非也。卜辭韋作「韋」，與此有別。正人方亦當讀為征。董彥  
堂先生殷曆譜下編卷九日曆三辛日曆紀事，辛征人方，日程，自辛辛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七月，  
先後凡十一月。倘謂為往正其經界，則歷時不應若是之久也。金文作「𠄎」，𠄎文作「𠄎」，父癸尊  
「𠄎」，孟鼎「𠄎」，有鼎「𠄎」，毛公鼎「𠄎」，散盤「𠄎」，陳侯鼎「𠄎」，邾公鈔鐘「𠄎」，禾鐘「𠄎」，  
足衡鼎「𠄎」，中子化盤「𠄎」，父甲鼎「𠄎」，正月「𠄎」，以「𠄎」作征字，重文或同於卜辭，或同於小篆，  
或與許書古文同。（集釋〇五〇〇葉）

屈萬里 卜辭「貞：今口王正口方？」古正、征通；此正字即征伐之征也。（甲編考  
釋一四九葉）

于省吾 甲骨文祭名之「正」應讀作「榮」，正榮迭韻，故通用。楚辭「遠遊」：「魂榮榮而至曙」，  
的「榮榮」和哀時命「魂眩眩以寄獨兮」的「眩眩」音近相假。王注訓「眩眩」為「独行貌」，和  
詩杜杜「独行榮榮」，（榮榮二字依釋文）之義相符。這是从然（金文本作「𠄎」）从正字通之証。  
再就義訓來說，甲骨文多以「正」為征伐，而榮則是攘除殃患之祭，兩者又相涵。  
說文：「榮，設綿蕪為營，（按禮記祭法鄭注：「榮之言營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  
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以示以營省聲。一曰榮，正，使災不生。」按許氏前一說是概括左傳昭元年  
子产之語，后一說是本諸倉頡篇「營，正也」之解。又左傳哀六年「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杜注：「日榮，禳祭。」這和許說以禳風雨云云，都是以榮為禳祭之一種。依據典籍，則榮  
祭與禳祭之不同，在於榮祭之設綿蕪為營——東草以為壇位周圍之屏蔽，而禳祭則无之。今將  
甲骨文有关正祭者擇录数条于下，並畧加解釋。

- 一、辛卯卜，殷貞，乞乎形河，不漕，正（綴合七六）。
- 二、貞，正唐〇弗其正唐（丙五七）。

三、貞，正祖乙（綴合二七八）。

四、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于武乙必（宀），正，王受冬（前一·二〇）。

七。

五、甲午卜，旁貞，出于匕甲一牛，正（乙三四二四）。

六、貞，責告于祖辛，正（撫續三〇〇）。

七、□□卜，殷貞，呂方衡，率伐不（否）？王告于祖乙，其正，旬又。七月（南北

明七九）。

八、王又伐于帝五臣，正，佳亡雨□□卜，又于帝五臣，又大兩（粹一三）。

以上所列各条的正祭，即周代的禘祭，也是禘除災殃之祭。第一条是于先公河用正祭，自第二条至第五条，是于唐、祖乙、武乙和妣甲用正祭。第七条为貞問是否率伐呂方，王告于祖乙，該用正祭以乞福佑。以上六、七两条为了疾病和征伐呂方而用禘祭，自然是除殃去患之义。第八条是反正对貞，用正祭于帝五臣（五臣是上帝的辅佐），而以亡雨和有大雨为言。这可以和周禮党正郑注的「禘謂雩禘水旱之神」以及說文謂禘也以禘水旱相验证。L（甲骨文字释林）生正一五六頁至一五九頁。

王 輝

「我们的看法是：正是象形字，与足、疋是一字；足上之口象胫；古人所谓足，包括胫在内，与后入所谓足即脚趾者有异。」

甲文有足字（甲二八七八），象趾胫相连的形象，又有步、𠂔字（佚三九二），中间连接处细，与胫部之细瘦相象，P上部肥大，象小腿肚。佚三九二六：日癸酉卜，𠂔，京二一五一云：日癸……自东……，后一句虽残缺，义难通晓，但𠂔之象是形，则无庸置疑。前一句之大意当是卜问足之有疾患否。𠂔、𠂔都是足的初文，上古足色括胫在内，这从字形上也是很清楚的。

……说𠂔、𠂔为足之初文，还有其它根据。

乙一一八七云：日貞疾𠂔，其中的𠂔字当是足字。金祥恒先生曰：日正象是形，而腿旁之𠂔者，指疾之所在也。𠂔他的看法是对的。

𠂔、𠂔为形，曲笔刻画颇不便，故上边的P、P逐渐有变作口，与下边的𠂔、𠂔不再相连，而𠂔、𠂔为了笔顺的关系，写作𠂔、𠂔等形。……于是𠂔、𠂔逐渐变成𠂔或𠂔（即足、正）。有些讹变作𠂔（见容庚金文编附录上四十八页竅鼎），小篆作𠂔，隶定作足。

……足、正一字，甲文中亦有例证。

甲文有楚字。粹七三：日于楚𠂔，楚作𠂔。粹一三一五：日甲辰卜，𠂔（舞）楚𠂔，楚



作榦。周原甲骨亦有楚字。工二·83：日蕝(秋)一楚子来告……日，楚字作楚。诸楚字或从艹，或从林，或从林，但皆从日(正)。足(与金文足字同一)，而隶定之后，日、足变作足。楚字从足，其本义当与脚胫有关。楚又称荆，荆字金文作𣎵，象手指被有刺的荆条划破。而楚亦象赤脚深入丛林或荆棘中。荆、楚本象有刺灌木，古时江汉一带居民，常用这一类灌木作围墙，所以后人舒荆楚借指江汉一带。

正，我令禽。日合二七八反：日王占曰吉，正。……西周以后，正开始作为官名出现。……但在商代，正似乎还不能作官名解。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第十五章分殷代职官为史官、武官、臣正三类，以为臣正是官名，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妥的。前人认为可解为官名正的卜辞，主要是下边几条：

合三〇二：日乎雀臣正。日

乙六四一：日王以臣正。日

金六〇〇：日贞：乎正。日

铁一九〇：日贞：正亡尤。日

佚二三四：日癸卯卜，令正田。日

粹一三：日王又岁于帝五臣，正，佳亡雨。日

这几条中，铁一九〇、五、佚二三四之正可以解作人名，如在正后断句，也可释作动词。金六〇〇、合三〇二之正显然用作动词。乙六四一一之正和臣连言，似乎可以释作正长，但我们以为仍然以释作动词征伐为合适。

因为正、足本为一字，所以甲文中多有足作是解的例子。

卜辞又习见日足雨。日……其方……疾。日。称是有疾，日显然应解释为足。


合二二九：日辛未卜，出贞，黍年有足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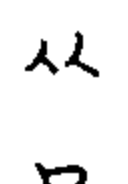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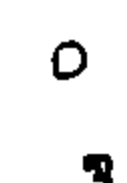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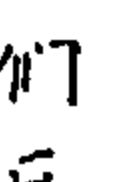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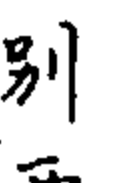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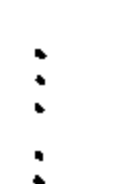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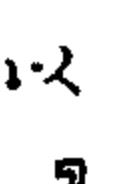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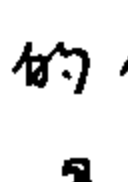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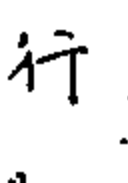
乙六九五：日帝其令足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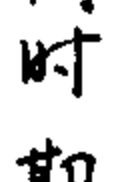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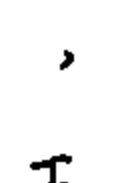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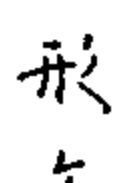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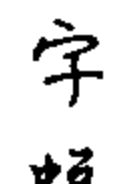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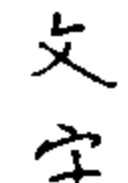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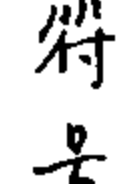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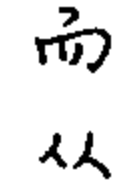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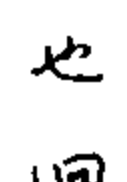


前一五〇：日贞，帝令雨弗其足年。帝令雨足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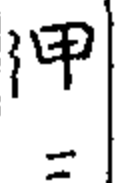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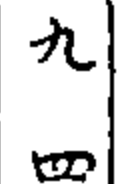

乙三一八：日足雨。日

以上诸例是皆作足，兄称日足雨。日、日足年。日的足都立训日满，这是借名词足来表示充足的意恩，这说明在甲文中已有了同音假借现象。商人祈求上帝令雨量充足，农作物丰收，在农业已经发展，但仍需靠天吃饭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L (正、足、足同源说，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一年四期七八至八十一页)

王光镐「象形的腿足字自然刻契不便。于是随着文字的简化，表示腿及股的部分便逐渐省简为，这就是足字所以从口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殷商抑或西周，简化了的足字上口一概作圆形而非今日的方正矩形。」


殷商甲文正亦从口，但她大多数的口皆属方正矩形，与殷末已脱离腿足原形的殷墟文字甲编一六四〇足字上口的圆形不类，与周金文中足字各例上口的圆形亦不符，据此很容易将它们区别开……以正的上口表圆邑而下又脚趾向之，这才是征伐方国的征意或运行它方的行意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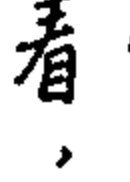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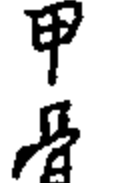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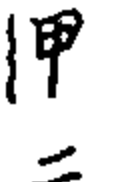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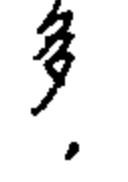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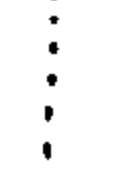
……殷商时期，正字已从止，同期足字却还处于腿足实体的象形阶段。殷末的帝乙帝辛时期，足已由象形文字蜕变为文字符号而从口，止，但此口与以往正字的口不同，与同是帝乙帝辛时期的甲文正字上口已开始填充为的情况更不同。何况这时足，正下部各从的止符，形状也迥然有别，至于西周乃至东周金文中足，正的区别，更是明显到了有目共睹的地步。总括起来，足，正于不同时期的字形可列如附表四。

足	正	商	殷	末	西	周	東	周
								
足(甲一六四〇)	正(孟鼎)	正(虢季子白盘)	正(陈子廼)	正(禽志鼎)	足(免簋)	足(师兑)	足(望山简)	足(碧霞精舍印存)

表中它们的区别一望可知，由此更说明足、正不同字。L（正足不同源，楚楚不同字补正，江汉考古一九八五年二期六二——六三页）

陈炜湛

「正和足，小篆、金文都有明显区别，不相混淆。但在甲骨文里，正和足都可写成，二字完全同形，极易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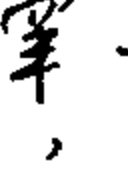

从文义上看，甲骨文正大多用作征伐之征，……或用为正月之正，如后下一·五片称「月一正，甲二二七四，粹一三五〇、一三五二、一五七〇诸片均称在正月。正月二字合文之例亦甚多，……又有又正一语，多见于祭祀卜辞中，例如：

各日，又，。 甲四〇四

贞：虫乙酉酒，又。 甲一三三六

𠄎果大乙酒，又。 粹一四三

五宾母戊岁，又。 粹三八三

虫小宰，又。 虫牛，又。 虫一牛，用。 虫二牛，用。 虫三牛，用。 「虫」一

罕，用。

粹五九六

此正，决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维龟正之。」《注》：「正，决也。」卜辞言又正，即有正，意谓有决，犹他辞言用，兹用。粹五九六片曰又正，与《注》并见，义当相近。

下列诸辞之「𠄎」或「𠄎」当释正：

甲申卜，令喙宅「𠄎」？

《乙八八九三·一〇五四》

庚寅卜，争贞：「旨「𠄎」？」

《乙一〇五四》

于「𠄎」京北。

《佚三七四》

令从永「𠄎」。

《龟一·二六·一八》

而足，有用其本义者，如甲一六四〇片称「疾足」，即文献所谓「足疾」，《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光伪足疾入据室」，史记吴太伯世家：「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不过，例不多见；有用其引申义者，常见的辞例有足雨或雨足：

帝其令雨「𠄎」？

《乙六九五·一》

乙酉卜，黍年出「𠄎」雨？

《前四·四〇·一》

「𠄎」卜，黍年出「𠄎」雨？

《金三七三》

贞：雨不「𠄎」，辰亡句？

《珠四五四》

庚辰卜，大贞：雨不「𠄎」辰不佳年？

《续二五二》

或称足年：

贞：帝令雨，弗其「𠄎」年？帝令雨，「𠄎」年？

《前一·五〇·一》

此数例之「足」，义均为充足、丰足。是雨，即雨量充足，是年，意即丰足之年。若释正，则诸辞均不可通。

值得注意的是，「正」陈作「𠄎」与「足」同形外，也有写成「𠄎」的，此字见于甲三九四〇，即著名的鹿头骨刻辞，辞称「王来正「𠄎」」，「正」下残缺。也可以从「𠄎」或「𠄎」作「𠄎」，……案「𠄎」实

「𠄎」之繁，义亦同征，……以字形论，「𠄎」似多见于早期刻辞，「𠄎」通行于各期卜辞，「𠄎」则与金文相近，然仅一见，姑置不论。窃疑「𠄎」是正的本字，是早期写法，所以「𠄎」呈长方形，

代表一个处所，双止（趾）所至，是为正，其意与章之作「𠄎」或「𠄎」者相仿而有异。金文小

篆从一实由「𠄎」演变而来（「𠄎」从「𠄎」从「𠄎」或「𠄎」而后世易为一者尚有工作「𠄎」天作「𠄎」，「𠄎」或「𠄎」

字者变之则成「𠄎」或「𠄎」，与「𠄎」通用不悖，渐之取而代之。故武丁以后，「𠄎」便很少见有依

用了。另一方面，「足」字所从的「𠄎」，也并不是「𠄎」，它本是胫骨的俯视图，原当与「止」相联象小篆的

「足」字一样的。甲骨文编附录（上）第十七页录有如下数文：

略如下图：如此说成立，则正与足本不同形，只是由于各自简省而变得同形的。这两个字的渊源关系

（甲）骨文异字图形例 古文文字研究 第六辑

帝其令兩品。(殷墟文字乙編第 5951)

2. 呂雨。(殷墟文字乙編第三、八四)

3. 泰年又旱雨。(殷墟书契前编四·四〇·一)

4、雨不昂展。(同上第七·三〇·一)

5. 貞，帝令雨弗其<sub>日</sub>辛。帝令雨<sub>日</sub>辛。（同上第一，五〇，一）  
以上諸<sub>日</sub>，一般的看法认为应当释<sub>日</sub>足<sub>日</sub>，训为<sub>日</sub>满<sub>日</sub>，是祈求雨量或农作物的充足的意思。

……我们认为真正雨情或年景的日也仍然是正或征，只不过它们在此处多训日行。

甲文是的本义之一。即泛指某种有终止地的运动，故有行义。周秦典籍中正与征也同可训行。

說文：征，正行也，从走正声。征，延或从彳，即正、征、延同为行。又尔雅释言：征，

行也。  
詩小星毛傳：「征，行。」  
以行訓曰，例一可釋。帝其令兩行。  
例二可釋。行兩

例3，  
可释  
柔年又（有）行雨。  
于是事情变得很简单，  
这些甲文无非是下雨、  
落雨或降雨。

之卜。例4辞为“雨不昌辰”。此中的甲文“辰”，源于蜃之象形，可引申为节令或农时。如

說文釋屬：辰者，农之時也。以农時解，辰在例4句中应是动词，行的时间状语，表示

雨不行  
时间·  
雨不显  
实际上就是  
雨不行于辰  
至于例5中  
西见的  
义

的确定，关键在于对“年”字的理解。  
说文禾部：“年，谷熟也。”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广雅：

年……谷熟也。白从甲文用法来看，「谷熟」也确为「年」字本义。……「谷熟」训年，我们

认为例5中的“仍”当训行。翻译过来，全辞就是“贞，帝令雨弗其降于谷熟（之时）……帝令雨降于谷熟（之时）”。人所共知，出于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需要，雨有合宜与不合宜之分，于是如第五辞所反映的那样，同是为了谷熟，人们也就有了求雨与不求雨之别了。……或曰：这征字实出于同一本义。……

上古时期，是属屋部、精纽、入声，正属耕部、章纽、平声，二者音也不同。从形、音、义三方面考察，殷契中的足、正两字都无相同或相通之处，自当说明足、正本不同字。L（甲文楚字辨，江汉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五九——六一页）

赵诚：「足，正。甲骨文用作祭名，为借音字。卜辞的正祭，即后世的禘祭，为攘除灾殃之祭，是禘祭之一种。后世举行禘祭先要设坛，并在坛位的周围用束草做成一个屏障，卜辞中的禘祭与此不尽相同。L（甲骨文简明辞典二四五至二四六页）

考古所

「正：在此片为祭名。L（小屯南地甲骨九二一页）

陈炜湛：「卜辞征伐二词常见而因义，但不连用。征多不从彳，仅作口口，口口，则其繁形。口代表某一处所，双止所至，是为正即征，其义与章之作吉，或者相仿而有异。点偶作口，与金文近。此词五期卜辞通用，关于战争、方国的卜辞中多见之，例如：

癸丑卜，贞：勿佳王征吉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佚一·一六）

口面卜，贞：王征吉方，下上若，受我又？一月。贞：勿征吉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佚二·四四·二）

庚寅卜，争贞：旨征妻？（乙一·〇五四）

王来征人方。（甲三·三五五）

癸卯王卜，贞：旬亡朕？在正月，王来征人方，在攸侯喜亩。（缀一·八九）

（此例正月与征人方并见，均作口口）

止截告曰：土方征于我东亩，此二邑，吉方点侵我西亩田。（清二）

戊寅卜，宾贞：今秋吉方其征于虚？（续存一·五五〇）

子翬告曰：昔甲辰方征于奴，俘人十又五人。（清五）

甲寅卜，口贞：成其获征土方？（缀一·二·一四）

癸口卜，王贞：羌其征止？（粹一·一七〇）

丁亥卜，扶：方征商？（殷綴三四）

大量的文例说明，在商代语言中，商王朝对各方国的军事行动称征，方国与方国之间的战争也可称征，而且，方国进攻商王朝也同样称征，并无什么上对下或下对上，义与不义的区别。孟子尽心下：曰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国语·周语上》：曰穆王将征犬戎。《注》：征，正也。上讨下之称。《书·胤征》：曰奉辞伐罪曰征。《疏》：曰奉，责让之辞，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礼记·祭统》：曰知实不尽，然。曰上伐下，云云。殆西周以后事。

甲骨文伐字作𠄎，象以戈砍人首之形，本义即为杀戮，卜辞属见伐羌若干人、伐若干羌或伐若干人的记载。引申之为征伐之伐，因战争中兵戎相见，干戈相向，以戈砍人首司空见惯，乃战争之一大特征。此词用在关于战争的卜辞中，与征同义。其常见的辞例有伐吾方、伐土方、伐下危、伐巴方、伐龙方、伐羌方、伐旨方、伐猷等，例如：

辛未卜，殷贞：王勿逆伐吾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八月。（续一·三六·五）

戊午卜，宾贞：王从沚戠伐土方，受出「又」？（后上一七·五）

辛酉卜，殷贞：今王从豎乘伐下危，受出又？辛酉卜，殷贞：今王勿从豎乘

伐下危，弗其受出又？（丙一一）

贞：我收人伐巴方？（续二五九·二）

贞：勿乎婦姁伐龍方？（续四·二六·三）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又？一月。（乙五四·八，丙一一四）

壬辰卜，争贞：我伐羌方？（续六七·三）

从大量的文例分析，征与伐似无感情色彩或程度深浅的差异，几乎凡称征者均可称伐，凡称伐者也几乎都可称征。明显的例外是下危，商王朝对下危似乎只称伐而不称征，如王从豎乘伐下危之辞数十见，却绝不见王从豎乘征下危之辞。方国对商王朝用兵，也不见称曰伐之例。再有便是人方，不称曰伐，只称曰征。这也许是贞人用词习惯所致。

征伐同义而分用，金文亦然（例见金文编·金文诂林）。曰征伐合为一词，先秦文献见于《论语·左传》等书，当是春秋以后出现的语言现象。（《甲骨文字同义词研究》古文论集初编一三四——一三七页）

李学勤：「西周卜辞中『𠄎』字最多见，我们已指出此字不是『𠄎』（惠）或『𠄎』，应释为『𠄎』，读为『思』或『斯』，并引宋代著录师询簋『万𠄎年』即『万斯年』为证。……读为『思』或『斯』的『𠄎』，在西周卜辞中多用在金辞最后一句，也有时用于单句构成的辞。下面是一些例子：

凶亡咎

H 一 一 : 二八、三五、七七、九六

H 三 一 : 三

凶亡咎

H 一 一 : 二〇

凶正

H 一 一 : 八二、八四、一一四、一三〇

凶又(有)正

H 一 一 : 一

凶尚(当)

H 一 一 : 二

凶克多

H 一 一 : 二一

凶克往密

H 一 一 : 一三六

凶城(成)

H 三 一 : 五

凶又(有)翬

齐家村采一一二

凶不受王

H 一 一 : 一七四

凶不大追

H 一 一 : 四七

凶御于永冬(终)

齐家村 H 三 一 : 一

凶御于永令(命)

齐家村 H 三 一 : 一

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带有判断口吻的话。最多见的前五条，曰亡咎正即周易习见的曰无咎正，曰亡咎正的意义相近。曰正正、曰有正正和曰当正三者意义相同，殷墟黄组卜辞辞末也常有曰正或曰有正正。古代曰贞正、曰正正二字相通，所以洪洞坊堆卜骨辞尾的曰贞正也就是曰正正，恰与周易文例相合。

左传、国语所载卜筮命辞，辞的末句常冠以曰尚正字，曰尚正字当依尔雅训为曰庶幾正，杨树达先生认为是命令副词。西周卜辞的曰白(斯)正字应训为曰其正，也是义为曰庶幾正的命令副词。

必须注意的是，曰斯……正或曰尚……正这样以命令副词开首的句子，绝不是问句。这表

明，西周卜辞都不是问句。……  
既然西周卜辞的曰斯正正、曰斯有正正之类不是问句，殷墟卜辞的曰正正、曰有正正也肯定不是问句。卜辞是否问句，近年在学术界是一个争论问题，涉及对所有卜辞的理解。上面的分析可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裨益。L (续论西周甲骨中国语文研究第七期五——六页)

沈之瑜

「……正字甲骨文作𠄎，与足同形，从文义上可以区别，正字卜辞借作征，如正人方、正吕方、正孟方等，作征伐解；另一用意为足，如曰帝其令足雨正(乙六九五—)，曰贞帝令雨其足年，帝令雨足年。正(乙六九五—)，曰乙酉卜，黍年有足雨正(乙六四〇—)，再有一种用意与祭祀有关，曰正河正(粹五二四)这个曰正正字，我认为足祭名，

于省吾先生认为殷人之正祭，即周代的禘祭，他说：「甲骨文中祭名之正应读作禘，正祭叠韵，故通用。……再就义训来说，甲骨文多以正为征伐，而禘则是攘除殃患之祭，两者义也相涵。」（见《甲骨文字释林》释生，正一五六页）例证如下：

1. 贞……正唐

弗其正唐？丙五四。唐即殷王成汤。

2. 贞……正祖乙？合二七八。

3. 贞……正王父乙？遯八五四。

4. 贞……祖乙用正，王受又（祐）？甲五七二。

5. 贞其正日？京二四八三。

6. 贞……弱正日，八月？遯八五五。商人曰出日，曰入日，有祭。（见宋镇豪《甲骨文》「出日」、「入日」考，载于出土文献研究，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5、

甲骨文「出日」、「入日」考，载于出土文献研究，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5、

6. 二辞卜曰正日，疑泛指祭日。

7. 辛卯卜，殷贞：气乎酹河，不漕，正？綴合七六。

8. 癸酉卜，贞：翌日乙亥，王其又（乂）于武乙必（宥），正，王受又？（前）一、二〇·七。

9. 甲午卜，贞：出于匕甲一牛，正？乙三四二四

10. 贞：走告于祖辛，正？（续三〇〇）

11. 王又战于帝五臣，正，佳亡雨……卜，又于帝五臣，又大雨？（粹一三）


12. 贞：王丁酹上甲卯又正？屯南二二七。

总之，「正河」不是治河，如正训治上列各辞均说不通，卜辞中奉年于河，奉采于河的卜

辞很多，应该就是祭河……「正河」解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一九三页）

于省吾说参《甲字条下》。

俞伟超说参《甲字条下》。

按：甲骨文「正」字之基本形體作，繁体作，其特殊形體作或。其用法为：

一、征伐之「征」

「王收人五千土方，受出又」

谓商王聚集五千人民以征伐土方。

後一·三一·六合集六四〇九

807



「王曰召方」  
「王品召方」  
商王外出征伐敵方，可用「召」，亦可用「品」，惟敵方前來侵犯，則只用「品」，而未見用「召」者。  
「土方品于我東苗，步二邑，召方亦歸我西苗田。」

「貞，隻品土方；貞，弗其隻品土方」  
謂征伐土方，是否能有俘獲。  
「丁卯：... 戠只半隻：... 鹿百六十二：... 百四十，豕十，旨一」

「品半隻六十八」  
「品隻：... 百四十」  
「品半」  
「貞今日辛酉半；于翌日壬酉半」

「于旂罪半」  
此類當指田獵言之。「召、品、罪」之用法同。伐人曰征，狩獵禽獸，亦得謂之征，乃其引伸義。商代以後，征字不僅專限於人，而且有其特定的涵義，所謂「奉辭伐罪曰征」，「上伐下曰征」，敵人之來侵犯，不得言征。

其形體作「品」者，辭例為：  
「方品商」  
「口來品，十月」  
其用法與「品」同，均指外方來侵犯而言。在甲骨文偏旁中，「口」中或加小點為飾，此例多見，上非從日。前七·三〇·一正字亦作「召」。

二·正月之正  
卜辭或稱一月為正月，武丁時期未見稱正月者。  
三·用為「足」  
卜辭或稱「召雨」，或稱「召年」，或稱「雨不召辰」，此類「正」字，均假作「足」。

詩信南山：「既霑既足」，即「足雨」之意。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九年之蓄曰不足，豐收之年則蓄積多，此「足」字之通假，實則「足」字後起，「充足」之義，本無其字，經典假「足」為之，卜辭則假「正」為之，不得因此而得出「正」之結論。

年則蓄積多，此「足」字之通假，實則「足」字後起，「充足」之義，本無其字，經典假「足」為之，卜辭則假「正」為之，不得因此而得出「正」之結論。

「足」字乃「正」之通假，實則「足」字後起，「充足」之義，本無其字，經典假「足」為之，卜辭則假「正」為之，不得因此而得出「正」之結論。

「足」字乃「正」之通假，實則「足」字後起，「充足」之義，本無其字，經典假「足」為之，卜辭則假「正」為之，不得因此而得出「正」之結論。

徒

𠂔

四，用為祭名  
「正唐」  
「正且乙」  
「正河」  
「正于父乙」  
或有稱「正日」者，見八七三二、珠八五五、合集二四六三九、二六〇七二，當屬祭日之禮。此類均為祭名。  
又甲骨文𠂔字，郭沫若以為「征之繁文」是對的，專指敵方來犯而言。

葉玉森

「从𠂔即土，从𠂔乃𠂔省，即廷字。」說文曰：廷，步行也。𠂔（鈞沈五彙下三行）

李孝定  
未曰廷曰𠂔。𠂔十四、十八、貞于庚午令廷曰。𠂔上十六、二、日己未卜徒𠂔累曰。𠂔下八、十三、日甲戌卜設貞雀口子弱徒基克。𠂔五五八二除𠂔上十六、二之徒似為人名外，另三辭，意不明。𠂔三七四辭云：于徒京北。又似為地名。金文作徒，楊簋徒師簋徒子仲臣徒，南疆鉅从是，與篆文同。一集釋。五〇五葉一

饒宗頤

「甲戌卜，殺貞：雀及子弱徒，其方，克。」屯乙五五八二

徒者，道塗即道涂。故知徒與金同，徒某方即金某方也。金，集韻訓止，卜辭多用為被除之。日除。如：金若茲鬼。一器存二八，謂有鬼被除之，曰：金者，即除道。又為誅。考工記玉人：日以除匿。鄭注：訓除為誅。卜辭言金某方若金某方，金虎方一佚存九四五。日金。字并讀為誅。于省吾謂借為屠（駢枝三編）又亦通，不如釋曰除，較當。一（通考一七七頁）

按：字當釋「廷」，即「徒」。合集六五七三辭云：「雀及子商徒基方，克。」饒宗頤讀「徒」為「屠」可從。

又合集三二五一辭云：「徒出妣士蕃暨唐若」乃祭名，蓋為屠牲以祭。

征 𠄎 𠄎

商承祚「此征之義為巡狩，為行，非征伐之征。周禮春官大卜曰：「征，鄭玄注：「征，亦云行，巡狩也。」公羊傳十八年傳曰：「與襄公之征齊也。」疏曰：「征謂巡狩征行。」說文延正行也，从走正聲，征延或從彳，此辭殆王巡行于商漁而卜也。」（佚存八四葉）

陳夢家「卜辭的品从𠄎，說文讀若撥，詩谷風釋文引韓詩云：「發，亂也。」土方：「撥於我東鄙，我二邑。」即為亂於我東鄙，焚及二邑。」（綜述三二二葉）

陳夢家「卜辭征伐方國亦曰品，字與「正」不同。說文𠄎讀若撥，品當是撥亂之撥。手品舞，或是「悅舞」。」（綜述六〇一葉）

饒宗頤「癸巳卜，殷貞：旬亡囹。王固曰：有希！其出來，燹（艱）三（汽）至五日丁酉，允出來，燹自西。」（說文讀若撥，詩谷風引韓詩云：「發，亂也。」他辭亦「侵」我西畝田。」（菁華一）

言：「方品于畝，俘人。」品均即發字，謂方為亂也。」（綜述三二二通考第一六四葉）

饒宗頤「品與「正」異字，品从止，說文讀若撥，詩谷風引韓詩云：「發，亂也。」他辭亦言：「方品于畝，俘人。」品均即發字，謂方為亂也。」（通考一六四葉）

饒宗頤「啓即𠄎，乃「發」字。」（通考一一三九葉）

李孝定「說文：「起正行也，从走正聲，征延或从彳。」卜辭：「𠄎，郭釋為征之繁文，是也。」正月字未見从自作者，故收于此，以為征伐征行之專字。卜辭征伐征行字通作品或𠄎，與「正」。

同，不從是若。正字重文。陳讀品為撥，非是。品所以之也，乃意符，非从之為聲也。陳讀為拔，無據。正舞殆雅舞之意。呂覽曰：古樂有正有謠。注曰：雅也。樂有正謠，別，舞亦猶然耳。餘詳見前正字條。金文作征，甲最從延，延蓋從大，保蓋從天，君鼎蓋從走，或从彳，與小篆同。（集釋〇五〇八葉）

屈萬里 「卜辭」重今日辛盟，卒？（甲編六三八）盟，隸定，當作盟；疑即品字之繁文。品字有征伐之義。此盟字蓋圍獵之義也。（甲編考釋一〇一葉）

唐健垣

「將其中所稱引有品（或作品）字之卜辭一一查閱，所得結論如下：

一、卜辭中之品字，無說用為征伐之意或非征伐之意（例如正月）者，其下皆不用干為介詞。

二、卜辭品字下常用干為介詞。以有元介詞，可証。甲骨文品（品）字與品（品）字不同。

此足以証平先生釋品為圍字，非征（品）字之說。（以于字用法証甲骨文品之不同）中國文字第七卷三二二頁）

考古所 「第（一）辭品品二字，第一個為人名；第二個為動詞，義與征相近。」（小屯南地甲骨一一五四頁）

姚孝遂

肖丁

「卜辭」品有征伐，侵犯，又。

《粹》

1146

貞，乎品若方，郭沫若先生即讀品為征。

故來犯亦曰

品

《發》26：品方品于我奠；《菁》2：土方品于我東畝，伐二邑，

均為故方來犯之事。

品

「品」于征伐故方可以稱「正」，稱「品」，而于故方來犯則但可稱「品」，

而不得稱「正」，是

品

「品」與「正」有所區別。

陳焚家先生謂

品

「品」征伐方國亦曰品，字與正不同。《說文》：北讀若拔，品當是拔亂之拔。

乎品或是否即品。奏是奏樂，奏樂或是樂舞（《綜述》601）。謂品與正不同是對的，但

《佚》  
《前》  
626, 2928  
：  
其又奏毫土，又雨。是祭祭于毫地之社以祈雨之記載。  
庚午卜貞，乎品舞，从雨，品舞即祈雨之祭。

令显毫、显简，谓于毫地，于简地举行显简祭。  
初通版皆有矣析而之事，此显简字不当为征伐之义。——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四

姚孝遂 肖丁 卜辞 显简有征伐义，亦有狩獵义。

潘 2 土方显于我东亩，我二邑。

辨 1146 乎显吕方。

此用 征伐，我往伐，故来犯均可谓之显。

林 181.3 2.14.10 王贞，翌癸巳我弗其显。

此用 铁 于省吾先生释林 268 页曾论及，甚详。

此用 为 獵 取，其祝夷毕，乙，王其咎。

考释 一八九页 乙，王其咎，其祝夷毕，乙，王其咎。

方国的征伐用，也可偶而用，皆用作征伐之征，但两者在用法上有别。从殷的角度对

这之间存在着不可逆性。——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十六辑（一九九页）

姚孝遂 与 均用为征伐之征。但商对敌方之征伐既可用，

点可用，在概念上并无区分，此为其因。而敌方对于商之征伐则只能用，

不着微小的差别。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三一六

曹定云 此与 显侯 当即一人。他是武丁时代的人物，卜辞中有关于他

的记载： 壬寅卜：王令显伐于且。

庚午卜：乎显舞，从雨？

显不，易贝二朋？一月。

供三八三

前六·二六·二

南坊三·八一

征

𠄎

丁未卜：令𠄎𠄎（征）月毫？

屯南四五—三

癸卯卜：令𠄎𠄎田𠄎？

以上属自组卜辞  
佚二三—四

以上均武丁时代卜辞……𠄎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从事过征伐，随武丁进行过田猎，主持过求雨的仪式，接受过武丁的赏赐等。看来，𠄎可能是武丁身边的近臣，司护卫武丁之职。L

（论殷墟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墓墓主，考古与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四八至四九页）

孙诒让 参韋字条

闻一多 参正字条

于省吾说参𠄎字条下。

陈炜湛说参𠄎字条下。

李孝定 「从𠄎从日，说文所无」。（集释。四七四页）

按语详见正字条下。

李孝定 「从𠄎从口，说文所无，辨云：重今日辛𠄎𠄎 重翌日壬𠄎𠄎 甲编六三八 疑𠄎字古文。𠄎𠄎古文是一字，其义则屈说是也」。（集释。四七四页）

屈万里 「隶定之当作𠄎，疑即𠄎字之繁体。𠄎字有征伐之义，此𠄎字盖𠄎𠄎之義也」。（甲释六三八片释文）

于省吾 「甲骨文以正为祭名，也以正与𠄎为征伐某方之征。第一期甲骨文又于𠄎𠄎言」



南北坊三·八一

京津一九七

品字作名词即章，作动词即围。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出土一件卜甲，辞为：

考古 一九七六年四期 二三四頁圖四

另有卜辞章、衛兒子因版：

壬寅卜，王令品伐口口于衛……

佚存  
三八三

韋又稱子韋，卜辭有后下一八·二可证，銅器銘文作 ，詳本文第三組銅器。由

关于韋的足迹，略举以下数事。韋是武丁时代的卜人，与韋兄子同版的卜人有殷、宾、争、

微入七，尋井示，韋

魚卜，韋貞：媼婦好

貞：弗其嫔婦好  
前七·二七·四

甸、男、卫、邦伯等阶层。侯排在最前，可见侯在当时是仅次于王的占有王室土地统治



者。武丁晚世将其子韋賜封为侯，也属情理之可。由于韋字銘文銅器多出在安阳，韋的封域或距安阳殷墟不远，即在王畿之内，亦属可能。分城驻守，保卫王都，也是子臣的责任。韋之胙土地名亦称韋，为其族属及后人使用或继承。如卜辞：

戊寅卜，才韋饒臣，人无戕异，其藉。

京都二一四一

此为三期卜辞。可见在韋地既可屯兵，也可耕田，是一块不小的地方。它与衛并非一地，衛即康叔就封之地，在淇水岸之浚县辛村一带，辛村今属鹤壁市。L（殷代「韋」字銘文銅器出土文献研究四四——五九页）

按語詳見正字條下。

征

𠄎

𠄎

𠄎

葉玉森「按孫治讓氏釋品𠄎一字。（舉例上七）此从𠄎與𠄎同，乃師所止之地。从品象足跡圍繞，或圍之古文。異體作𠄎。」（前釋七卷三葉下）

叶玉森釋𠄎为圍之古文。（集釋柒卷參叶下）其說无据，非是。余謂字从自，自下从二，或从一，又或从三，此与冊或作冊同（通纂三〇〇、三〇一、參〇貳叁片皆有冊字），繁文无义，一云文与師同，从正，殆征伐之征本字也。征伐必以军旅，故字从自，正则其声符也。一辞之曰舌方𠄎，二辞之曰舌方𠄎我，当与菁华之曰土方正于我东𠄎相当。二辞之曰黄亦我，当与菁华之曰舌方亦我西𠄎田𠄎相当。两辞曰𠄎𠄎字本皆从正，今知其相当於菁华之曰正𠄎字，则音读如正，其为字之声符甚明。征伐必以師，故字从自，此犹军之所止谓之師，军门谓之師（詳余釋師篇）。其字皆从自矣。两辞作𠄎，皆用本字，菁华作正，用同音假字，其义固无异也。L（釋𠄎，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六至十七頁）

楊樹達「字葉釋圍之古文說非。余謂殆征伐之征本字也。征伐必以軍旅，故从自，正則其聲符也。」（甲文說七葉）

楊樹達

「書契前編柒卷（肆叶二版）云：

𧈧字又作𧈧，前編漆卷（拾漆叶壹版）云：

(1) △牛家△亦有來△，吾方𧈧△。

郭沫若「此片難殘，然其文必左行。全辭當為「癸口卜口，貞旬亡田。王固曰出希，其出來勳。口（穀日字）口口（干支）允出來」數自西，「口告曰」呂方𧈧我……（所缺當僅三四字為某，若干邑）竟亦哉哉……」品字以辭意推之殆征之繁文，它辭有作品若品者，羅振玉釋征，此右旁从自二，文更繁矣。亦有作𧈧者，言呂方𧈧（補七、四、二）上下文均缺，自是一字。卜通一。九葉第四九九片（補七、十七、一）釋文）

李孝定「从自从二从正，說文所無。楊說較為近之。辭云。口呂方𧈧口（補七、四、二）口呂方𧈧我口（補七、十七、一）釋征辭意順適。」（集釋四一二八葉）

劉到「品」又繁化作𧈧，祇用于呂方對殷邦國之征伐。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九頁）

按語詳見正字條下。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孫詒讓「吉」，或釋為𧈧字而讀為復。今攷說文欠部，𧈧从欠富省聲。此形殊不類，宋文實為𧈧字。說文𧈧部，𧈧，相背也。从𧈧口聲。𧈧皮之𧈧，𧈧相違背，故借以為皮𧈧，古文作𧈧。此上下从𧈧者，即𧈧形，中从口則尤明析矣。……又有品字，……以文義推之，似亦即𧈧字。L（契文舉例上七頁下至八頁上）

王襄「古𧈧字，許說：相背也，从𧈧口聲。按此从二人相背，𧈧从口，从二也相背，口，圓也，止，足跡也，相背而馳，有違背之誼，从口得聲。」（顯纂五卷二十七葉上）

孫海波「𧈧，甲三五。貞人名。L（甲骨文編二五五頁）

陳夢家 「左傳襄二十四杜注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續漢書郡國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濟水注濮渠水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據一統志，韋在今滑縣東二十里。」  
(綜述二六五葉)

李孝定 「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柱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古文韋，許云从舛，而梁文以二止，舛象一人之兩足，二止則象二人或象多人，其義有別。韋實即古圖字也，在卜辭爲人名。金文作𠄎黃韋俞父盤許書古文韋與三體石經古文同。」(集釋一九二九葉)

饒宗頤 「卜人韋字，大抵作韋形，其異體又有𠄎，(屯乙六七七二)𠄎，(屯乙三二〇六)𠄎，(屯乙二四八五)諸形，繁妄又作𠄎者，(屯乙二一一八)僅一見。按韋與𠄎祇豎書橫寫之異，自是一文，或目爲二人，非是。韋於夏殷之際，乃國名。詩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箋以爲韋即豕韋，彭姓也。續漢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史記曹相國世家謂：『昆吾夏桀，呂氏春秋具備篇：『湯嘗約于鄆薄矣。』孟即韋毫是湯伐韋，後書居其地。卜辭有子韋，殆殷王族之封于韋地者。』(通考五四〇——五四一葉)

屈萬里 「羅振玉釋衛，云：『卜辭韋衛一字。』(殷粹中六五葉)。按：卜辭護衛字作衛，其作韋者，乃第一期貞人之名。二字有別，羅說蓋未的也。』(甲編考釋五五葉)

饒宗頤說參介字条下。

周永珍說參品字条下。

用法有別。凡已分化之同源字，形義俱乖，均不得視爲同字。按：羅振玉以爲「卜辭韋、衛一字」(殷粹六五)，其說不可據。卜辭韋爲人名，與衛之

韋 韋 韋 韋 韋

第三十四葉 葉玉森 「案卜辭此字或參差書，或竟析書如二字。王襄氏疑爲玉，(類纂存疑第四)尚待商榷。」(前釋四卷三十四葉上)



第一字殷墟書契類編卷柒（柒叶）記王靜安釋隸，是也。……山海經云：「來風曰韋。」正此辭所謂隸鳳也。特甲骨用韋字耳。劉藏甲骨片曰：「鳳曰韋。」者，韋與隸同屬古部微部字，以音近通假也。據劉藏甲骨及山海經合觀之，隸風為西方之風，殆明確無疑矣。隸風虫肱又大雨者，將以肱為牲祀西方之風，貞問其有元大雨也。……（釋隸鳳，和微居甲文說卷上二九至三〇頁）

按：此當併入 0827，乃其異體。

疋

孫治讓「力口口弓佳之口」一藏一三八二一力當為田字。說文田部：「田象器曲受物之形也。古文作」即此字。但上尚有「形」，不知何義。一舉例下廿六葉上」

楊樹達「一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辭八云：「佳唯出有疾耳，出因。」胡君云：「出字不識。」樹達按：出象足跟，余向釋為踵字。說文二上止云：「踵，跟也。从止，重聲。」甲文此字蓋以音同假為腫。說文四下肉部云：「腫，癰也。从肉，重聲。」一續甲文說五十九葉

金祥恒續文編二卷三十三葉下收此作足。


李孝定「說文」足，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予職曰：「問足何止。」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亦以為足字。說曰骨字，一曰足記也。隸文上出諸形，正上象腓腸，下象其趾。或到書，當釋為足。古文足是當是一字。徐灝段注要曰：「足乃足之別體，所直切，亦足之聲轉。」是也。惟篆文足足已分衍為二。足从口，小徐謂象股脰之形。王兩解例从之，惟謂「不當兼言股」，是以口象脰。說云：「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即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止而脰以象之。脰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脰在脚指夾也。誠如王說，則口乃象脰之橫断面。古人制字，於象形但畫成其物，隨體結屋，必無取象橫斷之理也。實則足所以及足所以，並象腓腸之形所協定也。足作足尚略存初形，足作足則形渴已甚，蓋以許例收此作足。楊粹遠近之，然蓋未嘗見是諸形。孫梓曲「所據藏一三八二拓本，右上有殘泐，足」當作「非」也。足在卜辭當為人名，如「庚辰卜命子成」，「貞足」，「四四三」，「癸丑卜王乎足寇」，「方國名五月」，「補七十九三」，「口辰卜足」，「獲」，「甲編三〇六七」，「貞足」

不其獲羝。䷊ 九四五○九。貞由惟足來羝用。䷊ 九六四一○。䷋戌卜方貞足獲羝。䷊ 九八四二二。貞足。䷋ ䷋羝用自。䷋戌大甲大丁大庚。䷊ 辨一七三是也。亦有用其本義者，如。䷋貞疾足圍。䷋ 九二八七此與它辭言疾目疾齒疾耳之例正同。佳下當缺。有造。䷊ 二字，又如。䷋口口卜王貞勿足在妊虎獲。洙九四三足在此當動詞，其義不明，疑假為胥待也。史記廉頗列傳。奢曰「胥後令」，是也。

(集釋。○六四○葉)

饒宗頤「𠂔」字，舊無釋。按說文曲古文作𠂔，此字从止从𠂔，隸定應作𠂔。莊子人間世「我行卻曲」，卻，釋文引字書作𠂔，𠂔說文云：「曲行也。」𠂔疑即卻曲之曲本字。康熙字典有𠂔，謂俗拜字，𠂔當是𠂔之淺起字。楊樹達釋𠂔為𠂔（甲文說）以形揣之，殊無據。（通考六五六葉）

徐锡台「病足（足）」，见殷墟卜辞云：「贞：病足龍（腫）」（乙一八七）。按「病足」，即足病也。「（殷墟出土疾病卜辞的考释中国语文研究第七期二〇页）」

胫头月也。《下》辞曰：「甲骨文有字作，从肉附于膝关节之处。字当释𦵏，字今作膝。《说文》：𦵏，𦵏。」

此乃因膝關節有疾而卜貞之辭。

此乃因膝关节有疾而卜贞之辞。  
又此字之肉形或可视为附于小腿处，字或可释为脚、胫、胫、胫。  
胫也。□ 曰胫，胫端也。□

甲骨文又有走字，卜辭曰：

貞出疾 𠄎 佳父乙害。  
乙二九一〇

此字造字与𠂔字相类，惟字形正反不同。此字若非膝字，亦当释为脚、胫、胫。姑附此存疑。  
(古文释丛出土文献研究二二一页)

張秉叔釋脛參匠字条下

王 輝  
參正字条

按：此為人名，或以為足字，李孝定以為當釋「疋」，其意見是正確的。



諸字所从之糸，即系。……止或艹，乃是声符，声韵並同，故可通作。因此，上举諸字可

以兼作紫或紫，釋為紕。

紕字見于集韻、韻會，並音古。類篇曰：紕，一端謂之紕，汗簡錄義云：章耻作紕，均与

卜辭文义无涉。古文字中，曰志，每每作止。如侯馬盟書曰：敢有忘後，趙尼及其子孫子晉邦之地者，

曰志，曰字有作止（二〇三：三）；楚簡中人各志，又作止。准此，則紕可視為結。汗簡系

部錄五存，又切韻作結。玉篇曰：結，為古文曰織。曰織，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曰：織，曰作

曰志。西國金文，何載為織，還未見有从糸之織。鄂君啟布織字作紕（齊縛作紕），从糸

戔声。說文：曰紕，束浪擊令織，从糸从式。止、戔、志、式、戔諸字音近。因此，紕當是

織或結，戔字之初文。紫字又加艹作紫，猶如登字或作𡵓（前四：二一）……，福字或

作祿（前四：二三、七）……，其字或作𡵓（京都二六三）……，等，其構絲治理之义尤為

鮮明。小爾雅廣服：曰治絲曰織。曰……

卜辭中有紕字的辭例多已殘缺，現摘錄几条如下：

（一）己巳卜貞其尊告曰：室其…… 前四：三三·二

（二）貞其…… 前六：一三·三

（三）貞…… 南坊三：一〇七

（四）貞其…… 昭二五三

……曰：室曰即曰盟室，叶氏認為即告祭盟俘之室。以上几条辭例，大概都是在曰盟室，

就該不該紡織舉行告祭。L（古文字考釋數則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九九——三〇一頁）

按：字从止，从糸，可綴作「玄」。或增「止」，在下辭為祭名。

釋「織」不可據。或以為「後」之倒書，考之辭例，難以為證。且「後」從無增「止」之

例。

後 後

于省吾 「甲骨文後字作𠂔或𠂕，甲骨文編附系于父部，並謂曰从父从夕，說文所无。曰

按爰即後字初文，从彳作乃后起字。金文後字屢見，也作遂。說文：曰後，迟也，从彳从夕者

後也。遂，古文後从走。曰段注：曰么者小也，小而行迟，後可知矣，故从么从夕，会义。曰林

又光文源：曰古玄字，繫也，从行省，夕象足形。足有所繫，故後不得前。曰按汗說既不足



据，段注又曲加附会。林说也误。爰字的造字本义，还须待考。说文刈久为日行迟或久又一楚危切，又刈久为日，从後至，日读若甫。古文文字的偏旁中有久无久，久象倒止形。爰字，先于大甲以戕，比甲骨文復作爰，往作生，得作爰，御作知，是其例证。甲骨文称：日來甲申，即後，是显而易见的。甲骨文的日爰束希，一八八二一，应读为后刺杀。甲骨文的日先後束，一八七二八，八八一四，是说刺杀有先后。以上两条均就祭祀杀牲言之。一甲骨文字释林释爰。

赵诚：「爰，甲骨文写作爰，构形不明。或写作爰，从卜从久无别，即后字的古文；

卜辞用作副词有两种含义。一为日向后，一为日向后，即后刺，向后刺杀。束为刺古文。

一为日先后，义：

爰形，一（文五二三）——後形，後进行形祭。

从词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後作为副词，在商代正處於由向后义转变为先后义的过渡时期。一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〇页。

爰

按：字當從于先生說釋「後」於卜辭均可通讀。或有作「爰」，乃其異構。

按：此乃「爰」之省體，當併入 0833 「爰」字下。

先

羅振玉釋先。一殷釋中六十四葉下。

王襄：「古先字，从儿从止。」一類纂正編第八第四十葉上。

朱芳園 「字彙人頭上有神光三出，義為光輝普照，神人，當為堯之初文。說文：堯，高也。从在兀上，高遠也。赫，古文堯。考篆文堯上所从之在，實為「形誤」。古文土與火常混不分，如散氏盤之土字作「𠂔」，召伯虎殷堯字偏旁所从之「大」亦作「𠂔」；子璋鐘基字偏旁所从之「土」作「𠂔」，齊侯壺堯字偏旁所从之「大」亦作「𠂔」，是其證也。兀與元為一字，下从人，上以一為古文，从二為篆文，皆上字也。从音言之，古讀疑紐雙聲，元術對轉，義當訓首，儀禮士冠禮：「加元服。」鄭注：「元，首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秋人歸其元。」杜注：「元，首也。」許君說無為始，訓兀為高而上平，一隸一部，一隸片部，疏矣。字从在从兀，與甲文之「𠂔」，結構雖有繁簡，形義實無二致。𠂔，為堯，確無可疑。五圖詳說考釋」

孫海波 「舊無釋，今諦審當為先字。儿上所从之「止」即之字別構，卜辭之亦多作「止」。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二十葉十一版，貞之十三月帝好不其來，之正作「止」，可證。」（文錄二葉）

李孝定 「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之。黎文與篆文同，或从止，前二二八二似从生，黎文生之每提用也。」（集釋二八〇九葉）

張秉權 「在這里，有若干书本上的知識，可以作為研究本版卜辭的參考，如左傳，昭公元年：「商有姚邱」的姚與邱，可能就是本版所載的先與不（注一）。左傳，成公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的龍，可能就是本版所載的龍。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的老丘，可能就是本版所載的魯國附庸的鄆，可能就是本版的專，假如這些資料可用的話，那末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它們的地望如下：先在今河南陳留東南，老在河南陳留東北，不在山東滕縣，去即陶，在山東定陶，龍和蜀在山東泰安，專在山東鄆城。（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十五——十六頁）

（注一）關於姚與邱，陳槃先生曾經揀示許多材料，謹此致謝。

饒宗頤 「先為殷時候國，亦稱先侯。」

壬戌卜，爭貞：三令擊田于先侯，十月。（前編二二八二）

左昭元年傳：「商有姚邱。」杜注：「三國，商諸侯。今本紀年：外壬元年，姚人叛。河亶甲五年，姚人來賓。姚姚，皆即先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世本姚姓作先，與卜辭同。」（通考第六四七葉）

饒宗頤 「...：爭...：貞...：勿乎衆人先于泰...」（京津一〇三一）按前驅曰先，越語：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周禮大司馬：「右秉鉞以先。」先字作勳詞用。（通考四一〇葉）

饒宗頤 「...乙丑卜，設貞：子其弗其隻先...」（屯乙七七九五）按先即佚，通華。呂覽本味：有佚氏女子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命曰伊尹。高注：「佚讀曰華。」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漢書古今人表：「有契氏，湯中妃，生太丁。」字亦作契。路史國名紀：「佚，商世侯國名。」卜辭有「先侯」。（前編二二八二）（通考一九三葉）

丁驥 「先...」凡辭云「先」均是「先」為某事之意，如前一二、三：「先...」或是人于虎。對貞辭作「先」，「先」不先，「先」非「先」，「先」不二人名也。契文別有女性字「先」作「先」，或是人名。（諸帚名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三五七五頁）

屈萬里 「卜辭：『貞：馬弱先，其遺雨？』」（甲編一九九二）先，蓋謂先往田獵之處也。（甲編考釋二五一葉）

胡澥咸

「卜辭：

乙酉卜，貞：先，乎帚好先收人于虎。（前七·三〇·四）

乙酉卜，貞：先，勿乎帚好先收人于虎。（粹一·二二九）

乎我人先于惠，勿乎我人先于惠。（乙綴二七二）

口口卜，貞：先，勿乎衆人先于惠。（京津一〇三〇）

辛卯卜，貞：先，勿令望乘先。（續存下三三三）

先于進。（柏五二）

从向归，迺先于孟。（粹一〇六七）

乙卯貞，王先田。（粹七七六）

庚申卜，貞：翌日辛，王其田，其先，不雨。（京津四四七一）

（缺）「先」御美。（續一·三八·二）

說文云：「先，前進也，从儿。」从儿，「先」字義蓋為往。曰「先」，又為往，上列

卜辭：「先于進。」曰「先」，收人于虎，即命往虎共人。曰「先于惠」，即先

于惠，即先于進，曰「先于孟」，即往惠，往進，往孟。曰「先田」，即前往田獵。曰「先

御美」，即卓前往抵御美人。又卜辭：

甲戌卜，宾贞，今日先亡。翌乙亥用祖乙。（乙七七七六七）

这两条卜辞所卜问的是一件多。甲戌日卜问是否当日先亡，次日乙亥日卜，曰王往于亡。一用曰先亡，一用往，曰先亡义为往更很明显。

我以为曰先亡字本义就是往。说文训曰先亡为曰前进亡，就是前往。曰先亡字甲骨文作𠂔，这里礼物只有幣一种，无先后之分，若以曰先亡为先后之曰先亡，便不可通，由此可知杜预和郭璞的解释都只是望文生义。从上述穆天子传和左传文义看，曰先亡字都有进献或赐予之意。按僖公三十三年左传：秦伐郑：曰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十二牛犒师。淮南子道应训述此有云：曰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亡。由此推测，曰先亡有宾敬之义。

我以为曰先亡就是说文的曰说亡字。说文云：曰说，致言也，从言从先，先亦声亡。说亡亦声亡字，声旁多就是原来的字，后加义旁。……说文训曰说亡为曰致言亡。曰说亡义实为致。说文训曰致言亡，乃是解释从曰言亡的。曰先亡义为致，又有关敬之意，其义当为敬送，敬奉。曰先通顺。说文云：曰致，送诣也亡。曰先亡义为致，又有宾敬之意，其义当为敬送，敬奉。曰先豹皮十，良马二亡，是说以豹皮十，良马二亡敬奉给周穆王。曰先吴寿梦之鼎亡，是说以吴寿梦之鼎送给荀偃。曰先八邑亡，是说郑伯以八邑送给子展。曰先之以玉亡，是说以玉送给左师。卜辞之曰先亡义也当为敬奉、敬献。L（甲骨文字考释二则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一五三——一五六页）

或从亡，从曰人亡从曰止亡，或从曰人亡从曰止亡。亡之亡义为往，曰止亡甲骨文也是表示前行。曰先亡盖表示前往之意。

卜辞曰先亡字已有先后之义。卜辞有曰先祖亡，曰先妣亡，曰先子亡。……这乃是由曰先亡义为往引申的。在我国语言里，对于过去称往，称前，称先，都是由前往引申的。

乙丑卜，出贞，大史亡酒，先酒，其出居于口，廿牛，七月。（前四·三四·一）

先出于唐。（前七·四·三）

贞，先酒。（同上）

丙申卜，即贞，翌丁酉，由中丁岁先。（粹二九九）

甫父丁先岁。（续一·三〇·二）

庚寅卜，行贞，兄庚岁先日。（续一·四四·二）

重王亥先又。

(明续四八〇)

沈先酒。

(明续四二七)

曰先都是祭名。但是什么意思不甚明瞭。

穆天子传：

曰河宗之子孙酈相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马二匹。天子使井利受之。

又：

郭璞云：

曰河宗相天逆天子于燕然之山，常用束帛加璧，先白口，天子使酈父受之。

杜预云：

曰古者为礼，皆有以先之，传曰：先进乘书。襄公十九年左传：曰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赠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

杜预云：

曰以路及命服为邑先。襄公二十六年左传：曰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

圉人归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

杜预云：曰以玉为锦马之先。杜预、郭璞都以曰先为先后之先。从文义上看，很明显，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的。若照这种解释，则献物或赐物时必须同时献两种或赐两种以上的礼物。这样才可以以以一种礼物为另一种礼物之先。按吕氏春秋贵生篇：

曰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以幣先焉。颜阖守间，唐布之衣而自饭牛。

赵诚

词用作副词有二义，一为曰向前之义，当为本义之引申：

甲子卜，先爰束。(乙八七二八、八八一四)——即先後刺，向前向后刺杀。

一为先后义，用得较多，当是进一步之引申：

先酌(洽四四六)——先进行酌祭。

辛卯卜，争贞：勿令望乘先归。(前七·四·三)——望乘，人名。

从词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先作为副词在商代后期正处在由曰向前之义转变为曰先後之义的过渡时期；而曰向前之义已逐步消失，即处在逐步消失的过程中，所以用得极少。仅仅由于先地用作动词在当时还有曰走在前面的含义，而又有曰先后刺之义，这一条卜辞把先和後同时对主地用在一起，才使人看清正在消失中的曰向前之义，这是甲骨文先这个词的特别之处。

考古所「馬其先」：又作其先馬（拾六·五；后下三三·四）。先蓋謂先行、先導，馬陳夢家認為是官名（綜述五〇九頁），當為武官。（小屯南地甲骨八五三頁）

按：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止。契文从止，从人。或从万，止在人前，故有先義。卜辭均用為先後之先。段玉裁注謂「之者出也，引伸為往也」；王國維讀謂「之，出也。出人頭地，是先也」，是皆曲為之解。

李孝定集釋以為先字或从「生」。契文有「𠂔」字，或作「𠂔」，乃方國名，與「先」迥別。甲骨文編以供三八三、後二·二四·九、前二·二八·二、綴二·一二九諸方國名之「𠂔」字混入「先」字，李氏承其謬誤，故以「先」字或从「生」說之，非是。

0836

奉

往

𠂔

𠂔

𠂔

𠂔

羅振玉「說文解字」：「𠂔，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又：「往，之也。从彳，𠂔聲。古文作𠂔。」卜辭從止從土，知生為往來之本字。許訓𠂔為艸木妄生，而別以往為往來字，非也。（殷契釋中六十四葉上）

王襄

「古往字，省彳。」（籀室殷契類纂第八葉）

叶玉森

「从止在土上，當是地之初文。」（殷契鈎沈三頁）

孫海波

「說文：『往，新犬也。』契文以為往字。」（文編十卷五葉）

李孝定

「說文：『往，之也。从彳，𠂔聲。』古文从止，即許訓𠂔為艸木妄生也。𠂔，𠂔字重文，或从犬。𠂔字重文，古文同。」（集釋〇五六一葉）

李孝定「說文：『𠂔，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契文除三數从止从土者外，絕大多數均从止从王，竊以為當是从土王聲，王𠂔聲韻皆同也。許君解云从之在土上，蓋誤金文作𠂔

李孝定

「說文：『𠂔，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契文除三數从止从土者外，絕大多數均从止从王，竊以為當是从土王聲，王𠂔聲韻皆同也。許君解云从之在土上，蓋誤金文作𠂔



「卜辭有『𠂔』字，  
古文字研究一三九頁」  
應為「𠂔」字之省。也用作執義。  
（卜辭所見殷代的

罗琨 参刍字条

異構。按：凡此諸形，聚訟紛紜，證以辭例，或亦乃「奉」字之省形，而與上則為「往」之

生 往 生 往

王襄「古圭字，與往為一字。」（類纂正編第六第二十九彙）

孙海波《铁》一、二。卜辞用生为往，重见生下。  
 一四·八·卜辞用往，重见往下。  
 (甲骨文编七五页)

「𠂔，  
𠂔一九〇。生用为往。  
L (甲骨文编二七〇页)

「往，之也。从彳，𡿨聲。古文作𡿨。」  
 吳其昌「𡿨」者，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𡿨，艸木妾生也。从之，在土上。』又





上两条是乞雨于夏和頌。第五条的生夏以雨，是说因为乞雨而用生祭于夏。后四条都是乞雨于先公而用生祭。乞雨而用禋祭，为的是禋除旱灾。由于用生祭于先公之下，均用以雨，出雨或出从雨之辞，其非霖雨为灾以求晴，是显而易见的。L（甲骨文文字释林释生正一五四頁至一五六頁）

于省吾 「甲骨文。往来。之。往。作。从。乃。后。起。字。始。见。于。东。周。器。吴。王。光。鑑。从。止。太。一。王。一。声。这和甲骨文的。前。字。作。从。止。凡。声。一。详。甲。骨。文。字。释。林。释。前。一。都是上形下声的形声字。生。之。从。止。乃。表。示。行。动。之。义。古。文。字。从。止。一。趾。一。与。从。止。一。之。一。迥。然。有。别。甲。骨。文。

第五期的。生。字。有的作。生（前二·二〇·三）。周初器。淮。伯。卣。的。生。字。从。生。作。生，犹与契文衔接。又周初器。虢。的。生。字。从。皇。作。生，下从王作王，与契文早期王字相仿。值得我们注意的，周初器。口。作。生。皇。考。尊。的。生。字。作。生。此。字。是。由。甲。骨。文。晚。期。的。生。形。变。化。而。来。乃。生。字。演。化。为。皇。的。纽。纽。所。谓。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也。周。代。金。文。诸。皇。字。的。上。部。变。化。繁。多。总。起。来。说，前。列。尊。的。皇。字，已。由。契。文。生。字。开。始。变。作。生，再。变。则。作。生。或。皇，三。变。则。作。生。或。皇，四。变。则。省。作。生。或。皇（以上凡未注明器名，均见金文编）。至于皇字的下部作王或王，皆用。王。字。作。为。声。符。依。据。上。述，由。生。字。孳。乳。为。皇，其。上。部。变。动。不。居，已。与。生。字。显。然。分。化。至。于。秦。器。的。皇。字。皆。作。皇，已。为。说。文。皇。字。伪。作。从。自。王。的。由。来。L（释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二一页）

王献唐 「说文，生，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读若皇。实即皇字古文，不祇读皇也。卜辞字作生（前二·二〇），作生（同上三〇）。L（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第一一六頁）

考古所 「卜辞。往。後。有。連。以。地。名。者，如。往。于。臺（存下三七一），往。于。夷（遺九〇〇），此。往。有。來。往。之。义，也。有。連。以。先。祖。者，如。往。于。上。甲（存下一八七），南。城。一。七，乙。四。五。七。八，往。当。为。祭。名，此。片。卜。辞。往。後。一。字。也。可。能。是。先。祖。名，即。祖。丁。或。兄。丁。的。省。称。L（小屯南地甲骨八七八頁）

姚孝遂 肖丁 「生。即。往。于。省。吾。先。生。以。往。为。祭。名，读。为。禋。L（公释林）

154頁）

陈梦家先生则坚持「往于某」与「使人于某」之「某」，「常为地名」，是往于某地而祭。

（《綜述》358頁）  
 卜辭曰：「往于某地，但亦有曰：「往于先祖者。」  
 此類曰：「往于先祖名，从元用作地名之例。」  
 之曰：「往于某地，與此片之曰：「往于先祖名，此類曰：「往于先祖名，从元用作地名之例。」  
 往于某地，與此片之曰：「往于先祖名，此類曰：「往于先祖名，从元用作地名之例。」

按：生从止王聲，其或體从土，小篆復為變為从之在土上，許慎解為「草木妄生」。此乃  
 往來之本字。陳逆假作生，用作皇，形體已為變為从之从土。或釋卜辭「生」為「逃亡」，不  
 可據。

各 各 各

金祖同 「各疑仍是良字，出良曰：謂有俘也。」（殷契遺珠釋文二六頁）

陳夢家 「各是動詞，或即說文「咎災也」之咎，省口。卜辭有先且先妣先公先王為咎  
 于王，辭一下略。」（綜述五六九葉）

李孝定 「从人从欠，或从各，當即許書之咎字，辭云：「辛亥己巳，亡，倒文佳口處，辛  
 亥庚亡佳口處。」其義不詳。比一一一四，金文作「咎」，咎尊「咎」，集咎尊容氏金文編收作「咎」。  
 按字只从一人，仍是咎字，與契文略同。」（集釋二六六五葉）

饒宗頤 「各即欠。」說文：「欠，行遲也。」象人兩胫有所礙也。揖下云：「欠也。」  
 復字从欠，云：「行遲也。」湯漢卦：「往蹇來連。」釋文云：「遲欠之意。」詩南山：「雄狐綏綏。」  
 玉篇引作「欠」，故卜辭或語：「又各」，即謂行有所蹇阻不前，所云「亡之」，謂毋往也。屯乙  
 八六九六言「各不義應同。間有用作動詞，如：「父乙各婦好。」（屯乙三四〇一）亦有蹇阻  
 意。或釋各為咎，非是。」（通考六九九——七〇〇葉）

屈萬里 「唐蘭釋曰為自，而讀為咎（天釋一一葉）。按：卜辭無咎字，而周易則咎字習  
 見；疑曰：「咎皆咎字，殃咎之意也。」（甲編考釋四葉）

許進雄 LS 0042 第一期 右腹甲

二月。

口戌卜，祖乙冬口

冬於卜辭有災禍作祟之意，其字象人為足所踐踏，可能是咎（卜辭作𠂔）的异体。——（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第三頁）

裘錫圭 參察字条

按：釋咎可從。乙一七四與一四四六可綴合，見合二六五，其辭當為：

「乙酉，丁巳：咎；

辛亥，丁子唯咎；

辛亥，丁巳唯咎；

辛亥，己巳唯咎；

辛亥，庚巳唯咎；

李孝定讀「唯」為「佳」，以為二字，實誤。據第三辭：「佳」字即不從「口」，原作「咎佳」，誤倒，今正。丁巳即「巳」，餘類推。

咎或作𠂔、𠂕，與𠂔同字，𠂔或在上，或在旁。陳夢家隸定作「𠂔」。為咎者有祖妣，亦有帝：

「父乙介王」

「佳父乙介王好」

「巳丁介」

「不佳帝介王」

金文𠂔字形體已稍增繁，吳大澂古籀補、林義光文源皆釋咎。

乙	乙	乙	乙
四	八	三	七
五	九	四	七
二	四	〇	四
五	九	一	五

0839 此

葉玉森 「𠂔」似非此字，補五·三十三，曰貞攸奴之从雨。攸𠂔當與攸奴義近。——拾考十七

陳邦福 「鐵雲藏龜拾遺第八葉云：『煇有雨。』邦福案：『煇當釋此。』柴之煇。說文示部云：『柴，燒柴。』煇祭天地。古文作𣎵，從𣎵，段注：『柴與𣎵同此聲，故燒柴祭曰𣎵。』釋天曰：『祭天曰𣎵。』祭法曰：『煇柴于泰壇，祭天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柴𣎵。』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煇柴，有事于上帝。』是卜辭煇柴之禮，足與古經稽相參證者。』一說存四葉上，亦見辨疑四葉下。」

李孝定 「說文曰：『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凡此屬皆从此。』陳氏釋此，讀為柴，說並可以。拾八二：『煇此有雨。』煇从火，亦與煇柴之事類相近。辭三八〇：『車牛王此受又。』王其又母戊一：『此受國。』甲一四九六：『車此又又有祐。』讀為柴均可通。金文作𣎵，此專以此盡𣎵南疆鉅𣎵居𣎵。一集釋〇四九六葉。」

屈萬里 「按：余并鉅此字作𣎵，小篆作𣎵，並與𣎵同；一萃釋一釋曰：『此是也。』本辭此字，似是祭名。』一甲釋第二〇二葉。」

屈萬里 「此又見萃編三八〇片。萃釋釋曰：『此而無說。按：余并鉅此字作𣎵，小篆作𣎵，並與𣎵同。釋曰：『此是也。』拾釋疑其非。此字者，實不然矣。惟本辭此字，似是祭名。』一甲釋一四九六片釋文。」

趙誠 「此。从止从匕，構形不明。或寫作𣎵，上下左右无別。甲骨文用作祭名，即后代所謂的柴祭。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看來應是祭祭的一種，也可能近于祭祭。但兩者如何區別，从卜辭无法証明。』一甲骨文簡明詞典二三七頁。」

陳初生 「此字甲骨文作𣎵，小篆沿作𣎵。說文二上：『此，止也。』一商周古文字讀本三一五頁。」

按：「此」在下辭為地名，亦為用牲之法。則為地名。

冬 𠂔 𠂔

按：合集一一〇一八辭云：為人名。

冬 𠂔 𠂔

饒宗頤 且乙 父乙弗 𠂔 壬申卜 爭貞 父乙 𠂔 羗甲 壬申卜 爭貞 父乙 弗 𠂔 羗甲 父乙 𠂔 統 𠂔 登 古 𠂔 字 與 此 同 集 韻 十 二 齊 作 𠂔 𠂔 按 此 卜 躋 陞 廟 主 也 𠂔 即 𠂔 躋 𠂔 字 楊 桓 六 書 事 于 大 廟 躋 僖 公 詩 長 發 聖 教 曰 躋 又 𠂔 至 于 湯 齊 鄭 注 讀 齊 為 躋 公 羊 傳 二 年 躋 者 何 升 也 爾 雅 釋 詁 躋 登 升 也 此 辭 即 謂 升 小 乙 廟 主 配 享 于 先 王 羗 甲 與 祖 乙 因 而 卜 其 事 一 通 考 三 八 〇 葉

李孝定 从 𠂔 从 尸 說 文 所 無 一 集 釋 〇 四 七 三 葉

按：饒宗頤釋「躋」可從。卜辭但見「父乙 𠂔 祖乙」，「父乙 𠂔 南庚」，「父乙 𠂔 羗甲」，均為武丁卜辭，其它則尚未見。

𠂔

丁 山 參 𠂔 字 条

按：卜辭皆用為祭名，與「𠂔」字無涉。

朱

葉玉森「按說文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𣎵古文困。卜辭从止从木省，與困之古文合。」廿牛于困，殆陟作困也。或為地名。」（前釋一卷一四一葉）

郭沫若釋困為困，無說。見粹考。

于省吾「朱（𣎵）即朱字，猶未。作朱上作𣎵，朱上作𣎵，朱上作𣎵，是其證。說文困之古文作朱，然从止从木，無由見義。且粹六一已有困字。朱乃古文根字。古文四聲韻上平二十五痕引老子，根字作𣎵。上从止與从止每易混，猶𣎵之作𣎵，𣎵之作𣎵也。說文古文以朱為困，乃借根之初文以為困也。借朱為困，猶借昆錕以為銀也。前一二四一按葉以困為地名，攸牛于𣎵，葉玉森謂廿牛于困，殆陟作困也，或為地名。」（前釋一卷一四一葉）是也。朱即根之象形初文。上从𣎵者，恐其與木形混，別上以見下也。从木而加艮為聲母，乃後起字。」（前續七葉下至九葉上）

孫海波「𣎵，乙六七二三反，从止从巾，說文所元，地名。」（甲骨文編五七頁）

金祥恆並收上列困𣎵二形為困，無說。見續文編六卷十五葉上。

李孝定「說文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𣎵古文困。𣎵文多作朱，與古文同。亦或作困，于氏釋根非是。按木作𣎵，其下𣎵即象根形。如必另製根之象形專字，不當作𣎵若𣎵，猶朱之作𣎵若𣎵也。何憲與木形提哉。根立下而於文則作木上从止以象之，古人造字必不如此也。且說文去古未遠，困下既有古文作朱，許君必有所受之。于氏乃引後出之古文四聲韻所引古老子根字以實其說，而謂許書之古文為陟借，恐未必然也。至困訓故廬，而古文則从止从木，殊覺費解。說文相門極也。王弼說文句讀相下云。釋宮：「櫟謂之關。又曰：『櫟謂之代。』在地者謂之巢。郭注：『即門極也。』門部：『關門相也。』廣雅：『櫟機關朱也。』廣雅以朱為相，說文以朱為困之巢。郭注：『和之壁，井里之厥也。』晏子作：『井里之困。』然則古通用困後乃作相為專字。困見經注而說文不收，蓋其作尤後矣。俞樾說困云：『說文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重文朱曰：『古文从止从木。』樾謂困之為故廬，經傳無徵，且木在口中於故廬意亦無取，許君所說殆

非也。今按，困者梱之古文也。木部「梱」，梱門廩也。从木困聲。困既从木，梱又從木，纏複無理，此蓋漢出字。古字止作困，从口者象門之四旁，上為楣，下為闕，左右為棖也，其中之木即所謂廩也。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鄭注曰「梱門限也」。梱有限止義，故古文从木从止會意。廣雅釋室曰「廩機闕也」。是即以朱為門梱字，然則困梱之為一字可知矣。凡困極困窮之義皆从限止義而引申之。其後引申義盛行而本義反為所蔽，乃更製从木之梱，又或从木作闕而困之，即為門廩雅許君不知矣。幸有廣雅朱也一訓，足證古文朱之即為梱。而人猶莫知困梱之同字，何哉？王俞之說皆是也。俞說尤為顯豁。蓋困朱為門廩之本字，梱闕皆為後起，因為象形而朱則會意也。以文字衍進之通例言，象形之字當先於會意，且契文即已有困朱二形，知許君以困為篆文，朱為古文者非也。當云「困或作朱」乃合。卜辭云「乙酉貞取極河其困于日雨」，辨六十一困疑當訓限。又云「牧牛于朱」，爾雅一五二四則為地名。貞茲朱旬其雨，貞茲朱旬不其雨，貞今至于丁丑其雨，癸酉至于丁丑九四日，前卜終旬而此貞四日也。金氏續文編六卷十五葉困下收辨一一七四一文作朱，諦審影本字實作朱，乃以水从木，郭氏釋沐乃貞人名，金氏誤收。一集釋一一二〇葉。

沈建華「甲骨文中木字習見，偶作朱。上部从艹為正體，从艹而于旁增兩點者，乃文飾，這種現象甲骨文中常見，如朱字偶作朱（後下四一·一），于之右旁增兩點，也偶作朱（林一二九·一二），兩旁各增一點，和朱作朱同。朱字下部作个，乃木字之簡寫省化，這種現象甲骨文中也常見，如樂字正體作樂，下部从木，省作作樂（京津三七二八），下部省作个。又如朱字可簡寫朱（前四·五三·四）。

朱字从止从木，與說文困字的古文朱同，隶定之當作朱……

（困）云不其雨？貞茲朱（困）云其雨？此種場合下的困字，似借為混。困與混古同為文部字。又困屬溪母，混為匣母。溪、匣二母上古音亦相近，徐雅釋天曰太岁在子曰困敦，孫炎注：曰混沌也。言万物初萌，混沌于黃泉之下也。曰開元占經引李巡云：曰在子言阳气皆混，万馬茅孽，故曰困敦。論語子罕：曰不为酒困。集解引馬注：曰困，乱也。曰廣雅釋詁三：曰悞，乱也。曰是困又通悞，凡此皆足以証明困与混二字上古通假。卜辭所謂曰困云，就是昏暗混濁的云色，即所謂阴云密布。这种混，混，的天象，所以要卜问曰其雨，曰不其雨。古代占卜气候，多参云气，困礼有所谓曰五云，即指五色之云。卜辞有曰六云，（后上二二·三）。（序九七二）曰三云（林一·一四·一八）之占，上谓有色之云，和曰困云正相对。



稱，由此可見商代于云有祀典，是有它的特殊含义和内容的，……

卜辭朱字的第二个用法是作地名，即曰共牛于朱，（前一·五二·四）之朱。L（甲）  
骨文釋文二則古文研究第六輯二〇七——二〇八頁）

考古所 「朱：葉玉森等釋困，謂即說文古文朱，但此字下部並不从木，故是否為困，難以肯定。字在卜辭中多用為地名或人名，在此可能為先祖名。L（小屯南地甲骨九九九頁）

按：于先生據古老子以「朱」為「根」之古文。說文以「朱」為「困」之古文，乃假借。李孝定非之。實則古老子與說文古文同屬戰國古文，無早晚之別。自其形體結構言，當以于先生說為是。



羅振玉 「說文解字：『朱，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卜辭朱字增「象水」形，水可養植物者也。从「止」，象植物初茁漸生歧葉之狀，形似「止」字而稍異。許君「止」字注云：「象艸，木出有址。」乃因形似致誤矣。L（殷釋中三十五葉下）


王襄 「古書字：許說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殷契畚或从「止」，象水強形，有雨露滋長之誼。L（類纂正編第七卷三十四葉下）

孫海波 「朱：擬二·四六三。地名。候其茂朱。L（甲骨文編三一四頁）




李孝定 「說文：『朱，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黎文作上出諸形。前四·四一·七，應作「朱」，原影本倒置上从「止」。羅云：「似「止」字而稍異。」許君謂「上象生形」，蓋象物初生之形。止下許君注云：「象艸木出有址。」是許君明謂「止」象艸木初生之形也。黎文全文「止」字均象是形，與許說異。惟卜辭恆言「之」幾月，「止」幾月，「見」前六卷生字下引前疑作「生」者，當是偶誤，而「生」幾月，「之」幾月，「見」前六卷生字下引前疑作「生」，豈古文「生」之「二」字之間尚有其它若何之關係，不能概以偶誤說之，然終疑莫能明也。字象艸木初有端緒之形，下象其根。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作「朱」，義楚而「朱」，郭王與篆文略



近。 (集釋二四=五葉)

饒宗頤 「端」(見寧滬一·一〇七)乃記時之語，或例言「日端」。說文：「端，物初生之題也。端，端古一字，端，端即元日。左文九年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桂馥云：『春湫說：元者，端也，端即春也。』此是端日可解作元日或春日。」 (通考八九〇葉)

張亞初 「卜辭有端字作 (編類八〇頁)。端為端字初文，从止从根須形，是指植物根端的含意字。」 (古文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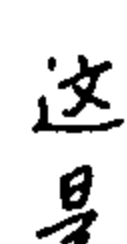



陳世輝



「……甲骨文中的端字，其字形如下：  
 (前四·四二·一)  (前四·四二·二)  (后下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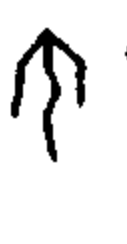
說文：「端，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小篆的字形雖然和甲骨文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許慎的解說却是很正確的。題就是頭，指植物初生露土冒頭。這個端字，就是開端、發端的端本字。甲骨文的端字，正象草莽初生的形狀，用六書來說，這是一個含意字。甲骨文端字可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相當于甲骨文的之字与不字。甲骨文之字作：  
 (前四·三四·七)  (前七·二〇·一)

不字作：

 (藏二·一)  (拾一〇·一五)  
 (前一·二七·四)  (藏四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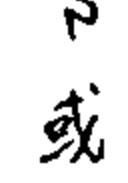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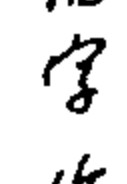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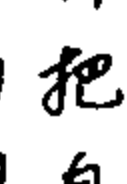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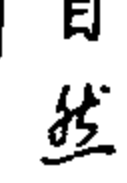
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即為端字(見前引甲骨文)。說文：「出也。象艸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這和許慎對端字的解釋可以相互印證。甲骨文端字的上半部即是从之字。之字甲骨文作，而小篆作，這是字形相近的訛變。就如甲骨文先字作，小篆作，也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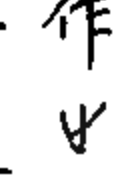
更當說明的是，之字在端字偏旁中可以寫作，省去象地的一橫划；作為文字而單獨使用時，之字和止絕不混淆。甲骨文字本象足形，是趾的初文。足趾向前與草莽初生向上都有前進的意思，所以止既是足趾，同時又用這種形象表示草莽初生向上。

端字的下體是植物的根形，它可從不，即不字。甲骨文不字上面的一橫划有很多是省略的，端字中間一橫划也正如此。由此可見這部分確是不字。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也。」這都是靠不住的。不象植物之根，乃發字的初文。說文：「發，草根也。从艸，艸聲。」仿音：「發，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荻。」荻就是不字的初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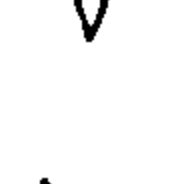





形声字。由于不字借作否定词用，后来就另造一个形声字来代替它。古文不字中这种情形多得很多。古文编附录收有一个近似图画的古文不字（上三七），是一个很原始的象形不字，结合甲骨文就可以看出此字通肖根形。我们对不字的解释足以纠正旧说。

甲骨文不字所从的不字，一般都为三笔，更有一例写做五笔，象植物的根形更为明显。此外还加有几个不规则的点饰以表示土质。

更进而考察，甲骨文象植物根形的不字，倒转来即象人发之形。甲骨文若字作或，象人双手上靠头发的形状。发形的部分，倒之即为不字。可以认为，甲骨文不字作或，正是把人体的最上端（发）和最下端（止）接合在一起而倒置之。这是一种把自然界和人体相比附的造字方法；它不仅是方法，而且是反映了造字思想。淮南子原道训：曰倒生挫伤。高注：曰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古人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来建立起造字思想，是这种思想支配他们的使用一定的方法去创造文字。他们认为植物和人相比是倒生的，所以不字头朝下，脚向上。古文字中这种现象很耐人寻味。回顾起来，我们现在对甲骨文有很多字不能辨认，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缺乏系统地研究当时的造字思想。不字（释）——兼说甲骨文不字古文研究著十辑三七——四一頁）

按：羅振玉之說是對的。卜辭不字下象根，上象初出之形。與「止」字作者有別，全字形體已稍熟而近於小篆，林義光文源據之以為「上即之字，下即而字」，其說非是。契文下乃「不」字，不即象根形，參見「不」字條下。不字在下辭為方國名。

逐

羅振玉「說文解字：逐，追也，从辵从豚省。」此或从豕，豕从犬，或从兔，从止，象獸走彊而人追之，故不限何獸，許云从豚省，失之矣。殷釋中七十葉上）

王襄「古獄字。」（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六葉上）

王襄「古逐字。」（通鑑殷契類纂第八葉）

唐蘭「以偏旁考之，則字昔人所誤釋為逐者，當釋為逸。逸本象逐兔，引伸為兔



种形式。綴一七六有刻辞为：

自其逐鹿，自西、东、北、亡戔？

自东、西、北逐鹿，亡戔？

这种逐鹿的方式，显然是一种围猎的方式。围猎一般的情况都是三面包围，将野兽从其隐藏的森林中逐出，然后加以捕获。又给一一六通版都是「逐鹿」的记载，其中有一段刻辞为：

我東卅鹿逐？允逐，隻十六，一月。

卅鹿逐，也显然是围猎鹿群，结果是捕获十六。……（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四二——四三页）

白玉峰

「峰按：唐氏释逸，是也；然於本义之说解则非。杨氏就逐、追二字构造之异，及於卜辞用法之殊，说解为义之不同，颇有创见；然亦未的；兹就愚见略申之：盖逸字造字之初义，为兔之奔逸。兔为名词，增止而变为动词；类此之字例颇多，举不胜举。盖造字之初，为全画物象之象形字，所造之字必为名词。人类思想情意日见发达后，此等名词字，已不能适应其生活环境，及情意之表达，必得再予造字以适应之。最简之法，莫若增加意符。因此，原始之象形字，日後率多成为声符。逸字，亦产生於此种情景下者也。盖兔性善奔逸，故增止为意符，而为动词。严核言之，与逸乃一字；惟兔为静态之名词，而逸则动态之动词而已。

（契文举例校读二二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六〇三二页）

姚孝遂 肖丁 「卜辞」逐字不同于后世一般「追逐」之义，而是一种具体的狩猎方式。说文「追」与「逐」互训，典籍中追与逐在用法上也没有严格的区分。而卜辞的「追」与「逐」则判然有别。

卜辞「追」之对象为人，「逐」之对象为兽，从不相混。下列的卜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逐」的具体涵义：

綴一七六：「其逐鹿，自西、东、北亡戔？」

这显然是种围猎的方式。围猎一般都是三面包围，将野兽从其隐藏处所驱出，然后加以捕获。

拾一六通版都是「逐鹿」的记载，其中有一段刻辞为：

我東卅鹿逐？允逐，隻十六。

晚期卜辞常见「王田，衣逐亡」的记载。李学勤先生谓：「衣读为殷，川「同」或「合」，衣逐即合逐之意。」（简论「王田」，这是正确的。——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一六六——一六七页）

商承祚 「逐作𠂔異體」(佚存考釋一〇五葉)

高明說參𠂔字条下。

高明說參𠂔字条下。

李孝定 「从止从犬，說文所無。辭云：『壬寅卜貞田衣迷亡戎』，前三十一、三、義與逐同。說詳前逐字條下。」(集釋〇五五一葉)

按：逐字或从豕，或从犬，或从兔，卜辭均通用無別。唐蘭釋从兔者為逸，非是。又甲骨文有从鹿从止者，辭例均殘，難以確定是否即為逐字之異構，姑附於此以待考。拾六·八·垢本漫漶不清，葉玉森以為「鹿即逐之異構」，據其辭例，當作「禽有鹿」，下不从止。至於佚九七七合集一〇六三九之卜辭，乃「逐虎」二字，商承祚誤為一字。

0846

止

𠂔

𠂔

𠂔

孫海波 「𠂔，記二三〇七。从矢从止，說文所无。人名。」(甲骨文編二四三頁)

商承祚 「集韻謂𠂔為古族字，而許書無。」(類編五卷十五葉)

李孝定 「从矢从止，說文所無。契文族作𠂔，此非族字也。」(集釋一八一六葉)

按：合集一〇一九六辭云：「……日……𠂔𠂔，允隻虎二棚出矣。𠂔友若」，當為動詞，非人名，亦不得釋「族」。

0847

止

𠂔

𠂔

𠂔

按：「易伯族」乃「易伯」之名，與「𠂔」有別。

𣎵

孙海波 「𣎵」，洪九六九。商承祚释是莫合文。L（甲骨文编八七六页）

按：合集二九三五解云：

字右从「𣎵」，左不从「𣎵」，非「𣎵」合文。

条

條

𣎵

𣎵

李孝定 「从父从木，说文所无。按王襄收此作条，见颉颃五卷二十七页下。以下不从

幸，王说非。」（集解一九二五页）

白玉峰 「𣎵」，籀文先生释采。商承祚氏释条（类编卷五），王襄氏释条（类纂卷五），推於字之结体，皆无说。叶玉森氏释条：曰：𣎵，本春之省文；象猱猱阿雅形，条意尤显。疑为條省。𣎵（说契）峰按：字於卜辞中之为用，约有二焉。其一，有用为动词者，如：

𣎵亡其条，来自南？允无条。

乙三一一六  
乙八八八

其二，有用为名词者，如：

𣎵：帝于条？

勿帝于条？

合二四四

此条，疑为殷世供祀之神名。L（契文举例校读十六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八二七至五八二八页）

按：字当释「条」，或从「𣎵」作「條」。合集七七五正解云：

「貞，王条戈人」；

「貞，王弗条戈人」

乃用為動詞，「帝于条」之「条」乃地名，非神名。

条 A 禾

按：合集三六五八七辭云：「甲午卜，在沃貞，王步于条，亡咎。」乃地名。

A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A 𠂔

按：卜辭云：「己巳卜，貞，𠂔。」  
「己巳，𠂔，貞。」  
當為地名，或國族名。

合集二二一四四  
合集三二一七九

A 𠂔 A 𠂔 A 𠂔

郭沫若「于九」當係人名。一「甲研釋錄八葉下」郭氏後又釋此為咎，無說。見釋考一五三葉下一一八九片釋文。

唐蘭「𠂔」字又作𠂔，皆見於「今田巫九咎」之辭。其辭或作「𠂔」。今日巫九田，則各與田通，其聲亦應為自若叶矣。郭氏初以巫九咎為人名，後又謂未能明，殷契錄論十九，而於革編考釋寫各為咎，而無說。余謂此語當讀為今叶巫九咎，或今叶巫九占，此特相混耳。西伯戡也。以字論，則自與各相近，由叶咎之例推之，得定為各。古自有各字，此特相混耳。



黎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格人舊不能解，余謂當作「占人」，即占人也。殷庚云：「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貢。舊以各非敢違卜為句，不可通，各亦當作「占」，弔由靈各，謂淑由靈絲或靈占也。占字象有足來至田上，其本義或足卜而神靈來降於絲與？（天壤文）

釋十二葉）又曰：「巫九當即九巫。余謂巫者筮也，筮及鑿同皆巫術，故字並从巫耳。則卜辭：「巫九備，疑即周禮：「九筮也。」（同上眉批）

于省吾「按郭唐二君前後自易其說，巫九咎既不詞，九絲九占九各九並於文理辭例，均不可通也。各字下从田，以其用於貞卜，故中从卜也。卜辭晚期以獸代田，郭唐二君均釋為獸，又均謂與絲通。按田西均象酒器，是从田从酉一也。獸通獸，獸即猶，郭唐二君已詳言之，茲不繁述。各从文田聲，既可讀為絲，載籍絲獸通用，書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釋文：『猷，馬本作絲。』詩巧言：『秩，大獸。』漢書敘傳注引作：『秩，大絲。』小是：『猷，大誥爾多邦。』厭，不我告猶。孔廣森讀猶為絲。以上三證，郭沫若已言之矣。絲搖古同用，周禮追師注：「其遺象若今步絲矣。」釋文：「絲，本或作搖。」禮記明堂位注：「今：步搖是也。」釋文：「搖，本又作絲。」素問氣交變大論：「筋骨絲復。」注：「絲，搖也。」史記蘇秦傳：「二日而莫不盡絲。」索隱：「絲音搖，搖動也。爾雅釋詁：『絲，喜也。』注：『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絲也，古今字耳。禮記檀弓：『君子有饗，精搖摩監。』妥略：『精搖靡覽。』二搖字均應讀作猶，人猶搖聲相近。淮南子脩務：『君子有饗，精搖摩監。』妥略：『精搖靡覽。』二搖字均應讀作猶，詳淮南子新證。是均各獸搖字通。證：管子心術：『搖者不定。』搖謂舞搖也。是九搖即九舞。九各字均應讀作搖。說文：『搖，動也。』管子心術：『搖者不定。』搖謂舞搖也。是九搖即九舞。九韶九成。列子周穆王：『奏承雲六瑩九韶。』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大司樂：『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楚辭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左文七年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九歌。』楚辭有九歌九章。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儻九伐。』藝文類聚四十三樂部，引蔡邕月令章句：『樂聲曰歌。』樂容曰舞。是歌舞與樂相比附，樂與歌多以九為變即奏，故舞亦九為度矣。卜辭恒云：『今田巫九各。』今田：田，應讀為由。各，田聲，既與獸絲搖字通。至獸由古籍尤多通用，詳注傳釋詞。郭沫若云：『讀田為由，自之由。』按由與。今田巫九各者，即今用巫九搖也。殷契遺珠九八二有：『今用各。』語，即今用搖舞也。訓搖為身動搖，是初動為搖，繼動為舞，實則搖即舞也。對文則殊，散文則通耳。說文：『巫，』

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按巫乃男女巫之通稱，初不涉於男現女巫之說也。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部，引桓子新論：「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為古文尚書伊訓：「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卜辭巫九各下每言祭祀征伐，是有祈於神，每用巫舞以事之也。總之，各字从倒止，从因聲。各搖為一聲之轉。巫九搖猶言巫九舞。古者歌舞恆以九為節，巫祝以歌舞為其重要技能，所以降神致福也。」（駢枝廿八葉釋巫九各）

李孝定「从父从馬，說文所無。郭釋咎與其釋田為馬之說不合。唐氏釋繇或占，其誤乃緣田之釋自。說見四卷馬字條下于氏謂唐氏前後自易其說實屬誤解，唐謂九筮乃釋曰巫九二字，非謂齊當釋筮也。于氏讀此為搖，其誤與唐氏同。蓋曲當釋馬，从之得聲之字固不得為搖也。且卜辭自有舞字作舞，何不運用此字而必段。各為搖再轉以會。舞意乎。竊謂此字之義不可偏知，當以存疑為是。至于氏謂繇搖通段，歌舞以九為節，巫以舞事神諸說則均是也。」（集釋一九二四葉）

陳夢家「卜辭馬或从万作馬，戰書堂（四六·八）曰子又馬甫今……疑即万之別構說文曰万，腐也，从万万聲，而万从半馬，是万馬同为骨類；又习見一木語曰万今馬也。九萬（前三·廿八·一及四·三七·五）从止馬，疑即過字，卜辭超作豈，与此同例。」（釋馬，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十七至二十二頁）

林改華

參巫字条

按：卜辭「巫九各」習見，于先生已詳論之。惟古禮雜徵，不妨存疑。

市

市

市

市

市

孫詒讓

「市字奇古難識，以形推之，疑當為市字。說文市部市，買賣所也。市有垣，从川从了象相及也。了古文及字。出省聲。此上从川，即之省。一先字上从出，此文亦作市，是其例。中从川，即从川。下表虛，即古文及。或左下或右下者，反正之異。金文為田盤市作市，亦與此相類。」（舉例上卅五葉下）

羅振玉 「說文解字：『洗，洒足也。从水，先聲。』此从『𣎵』（即足形）从『𣎵』（即水形）  
置足於水中，是洗也。或增『𣎵』象盤形，是洒足之盤也。中有水，置足於中。由字形觀之，古者  
沐盥以血，洗足以盤。」（殷釋中六十八葉上）

王襄 「古洗字。許說洒足也。此象盤中注水洗足之形。」（類纂正編第十一卷五十葉下）

葉玉森 「按明：異體作『𣎵』『𣎵』等形。卜辭為國名。蔡其字形，固象洒足于盤。予  
襄疑以止从舟，即舟。篆文崩从力，即卜之譌變。廣雅釋詁：『𣎵，洒也。』卜辭或从『𣎵』，象水  
燕，即滿所由來。或省水燕，置足于般，滿意仍顯。」（說文）（前釋四卷十五葉下）

楊樹達 「余謂『𣎵』字从『𣎵』，从『𣎵』，乃禮經洗之本字。儀禮士冠禮云：『設洗。』鄭注  
云：『日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甲文字从『𣎵』，象槃形者，洗古文謂之槃。禮記內則：『  
日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鄭注云：『日槃，承盥水者。』說文槃訓承槃，  
亦此义也。蓋舉其器則謂之槃，明其用則謂之洗，其實一也。經文作洗者，省形存聲耳。向非  
甲文，此字終古不可見也。」（釋『𣎵』，和微居甲文說卷上十二至十三頁）

楊樹達 「『𣎵』方究為何國乎？以聲类求之，蓋即有莘氏之莘也。孟子萬章上篇曰：『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莘字或作『𣎵』。呂氏春秋  
本味篇曰：『日有佚氏女子採桑，以嬰兒於空桑之中，長而賢。』日據此知湯王天下以前有佚  
氏已主國也。字又作『𣎵』。甲文『𣎵』从『𣎵』，『𣎵』為初文，洗其後起之形聲字，洗与莘為双聲，与  
佚姓則声类相同之字也。』（釋『𣎵』，和微居甲文說卷下六七頁）

李孝定 「『𣎵』字从止在盤中，乃洗足之会意字也。衛若梅乃从行（或从彳），『𣎵』，其  
但作『𣎵』者，乃假洗字為『𣎵』進字，非『𣎵』進字本作此形也。下逮小篆，『𣎵』字反為借义所害，乃別  
出从水『𣎵』聲之滿字，以為洗足之专字。』（讀『𣎵』，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三十五本四  
八至四九頁）

李孝定 「說文：『𣎵，水出蜀郡縣虎王壘山東南入江从水前聲。』日手灑之。梁文象洒足于  
般。其作『𣎵』者當釋『𣎵』，作『𣎵』者當釋『𣎵』。葉說是也。說詳前二卷『𣎵』字條下。本書分收作『𣎵』滿二文，  
其始本一字。而分收之者，从許例也。卜辭『𣎵』為國名，當即由滿水得名。』（集釋三二七六葉一）

張秉叔

「渝与戊地相近。卜辭有曰：

貞：戊其受渝方又？（粹一一二三）

□□「卜」，（殷）貞：戊受渝方又？（鉄一六二·四）

壬辰卜，殷貞：戊戎渝方？（殷存三一）

而成又是呂方与土方入侵所經之地，故卜辭謂：

□□卜，殷貞：呂方允戎戊？（粹一〇七一）

己巳卜，殷貞：呂方弗允戎戊？（通五〇；前七·八·一）

戊弗戎呂方？（録五六八）

呂允戎戊？（續三·三五·五）

貞：呂允戎戊？（庫三九）

甲寅卜，（單）貞：戊其隻征土方？（續三·九·五）

其他与戊发生过关系的如羌（甲編三三三八；乙編四六九二），豳（乙編四六九三），雀（乙編四六九三）与戊的距离也不太远。胡厚宣說戊在今山西平陸（注一），則渝方与山西平陸的距离，似乎也不应太远的。而四川松藩又似乎覺得太遠了一点。（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九〇頁）

（注一）見甲骨學商史從初集第二冊，殷代呂方考P·七。

饒宗頤

「按戊戎渝方，亦見續編四·二九一，他言：『戊受渝方又』，見粹一一二三，藏一

六二·四。『渝字从止从月，月亦作舟，乃槃字。與文殷庚之『般』字，并从此。月，則肯為前字無

疑。渝方乃春秋之泉戎，見左傳十一年傳。又昭二十二年：『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服虔

曰：『前讀為泉，即泉戎也。』杜注：『今伊闕北有泉亭。』在河南洛陽縣西南。（通考一八六

一八七葉）

于省吾

「說文：『舟，不行而進謂之舟，从止在舟上。』徐灝說文解字注：『舟，人不行

而能進者，唯居于舟為然，故从止舟。止者人所止也。』林義光文源：『象人足在舟上，前進

之又。』按許說非舛不通，徐林二氏又加以阿附。舟為前後之舟的本字，典籍作舟，乃前字的

隶变，前為俗字剪的本字。甲骨文舟字作舟或舟，其从止，乃足趾之趾。其从月，即古凡

字，甲骨文般字本从凡声，般字后世孳乳為盤。甲骨文般庚合文之般多有作舟。凡与盤同居肩

音，又为叠韻，二字初本同文，后来分化为二。又古文字凡、般（般）与舟有时混同，但音读

有别。商器般甗的般字从月。西周金文从月者多，渝变为舟，故般字皆从月。金文舟字作舟或舟，

為說文壽字所本。本諸上述，壽字的初文自應以甲骨文為准。古文字以止从才从征之字每互作，均表示行動之義。甲骨文壽字从止，止有行動向前之義。其所从的月，即古般字，壽般疊韻。因此可知，肯為从止月声的形声字，說文誤認為會意。一（甲骨文釋林釋壽）

于省吾說壽、壽參申字条下。

按：甲骨文「壽」，「壽」同字，續甲骨文編分列為二字，非是。本象洒足於盤之形，从止，从水，从凡（盤）會意。字或省水，或增「」，作「」，其為形符，其實一也。小篆為「」，从舟，又別出从水之「」字。釋壽為「」，曰「手灑之」。漢書武五子傳顏注釋灑為「」，猶存古訓。引伸為一切洗濯之義。廣韻、廣雅釋為「洒或洗」。在下辭均用作人名或地名。葉玉森所引前一「」，二當為「」，兄戊知衛，猶它辭言「」，子兄己知衛，葉釋為「」，肯兄戊，二一八，讀壽為先，殊誤。二合集三二〇八，均為人名。或稱子衛。葉釋為「」，肯兄戊，二一八，讀壽為先，殊誤。



按：當是「里」之繁體。



0856

0855

于省吾「漸六二四五貞」，貞者，有畫也。貞下為所祭之公王名，如「漸一」，二二八，貞且丙，后上九，五貞出于，貞者，是也。至言「出某」，出于某者，尤所可見，不煩舉例。余疑「壽」字即朱司二字之合文。朱即朱字，就末之作「朱」，亦作「朱」，果之作「朱」，亦作「朱」，不煩舉例。余疑「壽」字即朱司二字所录卜辭司字作「司」，后字作「后」，按「司」后初本同字，及正无别。說文困之古文作「朱」，然从止从木，元由見义，且「漸六」一已有困字，朱乃古文根字。古文四声韵上平二十五痕引「老子根字」，作「朱」，上从「出」，与「从止」易混，就「朱」之「朱」，漢龙氏竟「和」已昆易清且明。昆易即銀錫，說氏家困也。借朱為困，就借昆，銀以為銀也。漢龙氏竟「和」已昆易清且明。昆易即銀錫，說氏家





羅振玉「說文解字」：「登，上車也。籀文从収作𡵓，與此合。散盤亦作𡵓，此字从艸

王表「古書字，借為登，文曰登人五千，此貞登民數事。周禮司民：「韋登萬民之數，猶沿用商之遺制也。或以為類周世比軍衆之事。」（籀室殷契類纂第六卷）

### 楊樹達

「說文二篇上艸部云：「登，上車也。从艸豆。」或从収作𡵓，云：「籀文登从収，

甲文有此字，……形與說文所記籀文同，省艸形則作𡵓，或作𡵓，舊釋分𡵓為二文，別釋𡵓作𡵓，非也。續一三七一云：「登人伐下子，受出又（祐）？」前五二七云：「貞勿登人乎，豎土方？」續一十三三云：「貞登人三千，乎伐吾方，受出又？」前七二二三云：「庚子卜，旁貞：勿登人三千乎伐吾方？」庫方三一〇云：「辛巳卜，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乎伐羌？」王襄云：「登人疑即周禮大司馬比軍衆之事，將有征伐，故先聚衆。」樹達按王氏明登字之意，是矣，而未能言其本字當為何字，余以聲類求之，登蓋當讀為徵。說文八上主部云：「徵，召也。登徵古音同在登部，又同是端母字，聲亦相同，故得相通段也。如余說而是，則殷時兵制殆由於臨時召募矣。卜辭又恒云収人，與登人用法同。如彼上十七一云：「癸巳卜，般貞：収人乎伐吾？」又三一五云：「丁酉卜，般貞：今載王収人五千征土方，受出又？」是其例也。以辭例觀之，此與前記諸登人之例相同，然収字無徵召義，音與登字亦遠，頗為難解，余疑甲文登字多以収作，此即登字之省寫也。佚三七八云：「甲午卜，豆貞，収馬乎伐口。」又六六九云：「貞，乎収収牛。」収並為發之省，謂徵馬徵牛也。余於一九四五年四月撰此文，是年九月十二日，重房堂贈余以所著殷曆譜寄到辰谿，其書下編九卷三十九葉云：「殷代征伐必隨時登人，亦作収人，殆即徵兵之義。」與余說正同。惟葉君未及登徵音同通假之說，故余仍存此文云。（續甲文說二三葉釋登）

### 李孝定

「說文」：「登，上車也。从艸豆象登車形。籀文登从収，繫傳云：「臣錯曰：登車亦刺，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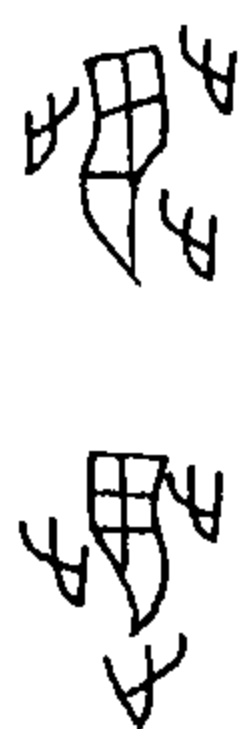
難也。豈非俎豆字象形耳。籀文登从収，臣錯曰：兩手捧登車之物也。登車之物王謂：「乘石。」鄒伯奇讀注札記云：「艸部登字注云：定按指段注「籀文省鼻，又或益之肉，小篆並肉収省之。」是謂登因鼻而作矣，乃又於豆部注云：「籀登作𡵓，又或益之肉。」則又似謂鼻因登而作，前後不相照應。按說文鼻解云：「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不云从登聲。登解云：「上車也。从艸豆象登車形。籀文登从収，俱不云：「从艸从鼻省聲。」是兩不相蒙，蓋云艸豆象登車形，則登下之豈非从俎豆之豈，但字相似





六〇頁  
孫海波  
「鼎」河七〇九。从目从止。說文所无。地名。在鼎官卜。一（甲骨文編一

按：字从「止」从「目」从「山」，非从「目」乃地名。



葉玉森  
「按此字極奇，乃國名，以用疑象龜形。卜辭龜作龜，一闕字偏旁見後止十九。五。龜伏不見首足尾，則去通之首足尾作用反置之即與田同。以三止，象三足，當即古文能字。爾雅論衡並載龜三足能之文。小篆能作能，以三止，象三足。以三象首。一或即止，以月即用之端矣，古之能國不可考，疑其國多產能。」（前釋卷六第二十八葉上）

商承祚  
「說文解字：龜，協也。从足鼠聲。石鼓文作龜，以為田獵字，象止所踐殆獵也。訓協意後說。」（類編第二卷十四葉）

唐蘭  
「龜字，商承祚釋龜，誤。葉玉森：以附會三足之能，其怪誕不經，有如此者。龜字从羽从止。今字所無，余以為此翼之本字也。周禮縫人：衣翼柳之材。注：故書翼柳作接櫛。鄭司農云：接讀為跽，櫛讀為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跽。春秋傳曰：四跽不蹕。又禮記：除飾。注：鄭司農云：除飾，去棺飾也。四跽之屬。玄謂除飾便其室爾。周人之葬牆置跽。按今檀弓及注襄二十五年傳，跽並作翼，與二鄭所見異。跽蓋古今字也。說文：翼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以羽妾聲。然則翼本羽飾，故从羽。卜辭跽字當从羽止聲，一止即跽字，乃其正字，檀弓左傳段跽為之，後世或段妾聲為之，因為翼字，而跽字晦矣。一週禮故書翼作接，解文：翼本又作箕，明堂位解文：少儀解文均云：翼又作箕，可見本段妾聲為之，無定字。說文以箕為箕之重文，扇也。蓋以竹為之，則為箕，以羽為之，則為翼矣。說文：翼棺羽飾也。段玉裁謂翼無用羽明文，以說文羽字為衍，當為棺飾。今按段說非也。喪大記：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注云：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於墳中。一漢漢趙咨傳：咨注引三禮圖略同，唯去以竹為之。一蓋如近世之掌扇。釋名釋喪制：齊人謂扇為翼，此似之也。象翼扇，為清涼也。淮南子汜論

發

發

𠂔

按：諸家所釋，皆不可據。字在卜辭為方國名及地名。

李孝定「說文」翼棺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從羽妻妻聲。契文作𠂔，商釋  
遺，是仍承孫王兩氏釋用為遺之誤。用即羽字已見上引唐說，則商氏之誤可以不辨自明。葉氏  
能引爾雅鼈三足能為說，尤為荒誕不經。既云鼈伏不見首尾，則用字已是鼈之全形，足亦當  
在其中，何以於體外更看三足，又何以此鼈形必反置而三足則前向，其說之支離滅裂已不攻自  
破。且能字金文作𠂔，毛公鼎𠂔，番生簋自象熊形。國語「晉侯夢黃能入於寢門」是其本義。鼈三  
足能之說於動物學中已屬無徵。葉氏乃據此形說以釋本字，不足取也。唐氏隸定為𠂔，謂即說  
文之翼，其說是也。大廟曰翼，乘車者用之以蔽風塵，不必棺飾。棺飾之謂之翼耳。卜辭从羽  
𠂔聲與篆文从羽妻聲相通，蓋𠂔妻二者聲韻並相近也。𠂔古音在七部緝韻，妻則在八部葉韻，二者  
本自相近也。字作𠂔作翼並無棺車之象，義止是扇，一人足以舉之，何煩徒象，唐氏「此象徒  
眾」本象意之說實為蛇足。蓋以𠂔祇是聲符別無意義，誠如唐氏之言，不將以「姬妻掌扇」  
解翼字乎？（集釋一二四六葉）

沈注：「翼狀如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則棺飾之翼，本象扇形，無疑也。考古者扇亦名  
翼，一既夕禮：「燕龜杖笠翼。」禮記少儀：「手無容不翼也。」呂覽有度：「冬不用翼。」諸注均  
云：「扇也。」淮南子說林注：「扇也。」楚人謂之翼也。釋名齊人謂扇為翼。小爾雅廣服：「大扇  
謂之翼。」周禮中車：「輦車，組執，有翼，羽蓋。」注：「所以禦風塵。」則尋常用車，亦有翼  
扇，以障風塵，喪儀之翼，當即仿此而作耳。翼與羽蓋相近，則本乃得羽以為扇，後世固或以  
布衣木，然不能謂翼不用羽也。卜辭本作𠂔字，從羽從𠂔，羽者所以蔽障，𠂔象徒象，然則𠂔  
本象意字而衍文為形聲字者，亦聲化象意字之一也。（文字記十三葉下至十四葉下）

孫海波

「𠂔」，粹一五五五。方國名，勿伐翹。（甲骨文編五八）

商承祚釋發，曰：「卜辭文及支諸偏旁多不分，觀其讀之所在，而不能以形斷也。」（類編  
二卷十葉）

李孝定  
从。卜辭發似為人名，辭云：「辰卜其先發。」前五·二四·八。曰：「王乎發。」前六·五五·六。曰：「戊子卜令發往崔戊。」自藏二二六二其義不詳。辭一三一八之辭，郭某隸定為「發」，蓋以「」為水形也。然水形何可把握，此字「」下从「又」持之，仍當以釋「」為是。金氏續文編收此作「發」是也。一集釋。四七二葉。

裴錫圭釋發，參「」字条下。

按：字當釋「發」。合集八〇〇六辭云：

「戊子卜，令發往崔師。」乃人名。

發

𠂔

0862

裴錫圭  
「發」字……見甲骨文編八〇頁。又編將此字隸定為「發」，似不確。此字疑即「速」或「跋」的古倖。一釋「勿」一「發」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四一頁。

按：字可隸作「發」，不从「涉」。辭殘，其義不詳。

𠂔

0863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𠂔

0864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李孝定「从止从余，說文所無。于氏釋途，謂或假為屠，其說是也。東世徵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一文亦从其說。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五十一葉行李道途；途古往籍多有許書殆偶佚耳。」（集釋〇五五七葉）

李孝定「卜辭以途為之途字重文。說文。邾下邑字从邑余聲魯東有邾城讀若塗。」（集釋二一七一葉）

孫海波「从止从余，疑金字或体。」（甲骨文編六七四頁）

孫海波「从止从余，說文所無，古通邾。」（文編二卷二十一葉）

有二。孫海波「从止从余，說文所無。于省吾釋令途字，其在卜辭中用法有二，一為道途之途，一為屠殺之屠。此辭云，翌乙亥，王金首，亡田。金首猶言屠首。」（甲骨文編七一頁）

于省吾「黎文金字，即今途字。其用法有二：一為道途之途，殺存二八：金若茲鬼，鬼為惡方，義，渾一三五四。車鬼與車吉對文，則鬼為不吉明矣。此言道途若此之惡方也。前五十七五：日若茲奴，句例同，一途作動字用，義為屠殺伐滅，應讀為屠。途與屠聲韻並同。逸周書周祝：國屠注：屠謂為人分裂也。荀子議兵：不屠城注：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然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屠渾都索隱：屠，滅也。前六二六五：易手觀金，子姪來？手觀金，子姪來？上下對貞，屠謂殺伐。言勿手觀屠殺之，而子姪來歟？抑手觀屠殺，而子姪來歟？乃疑詞也。前七三二一：王易往金衆人，金謂屠殺也。邾三下四三九：也。前六二五二：王金衆人，續三三七一：王易往金衆人，金謂屠殺也。邾三下四三九：日王令出金，亞侯又言王令出有所屠伐，而亞侯佑助也。佚九四五：其金虎方，告于且乙，其金虎方，告于丁，其金虎方，告于大甲，令星乘衆毀金虎方。金虎方即屠虎方，謂屠殺虎方也。亦即荀子：不屠城，史記：屠渾都，屠，要之，黎文：金，从止余聲，以為道途；途者，本字也。以為屠殺，屠者，借字也。」（駢三第二十二葉下釋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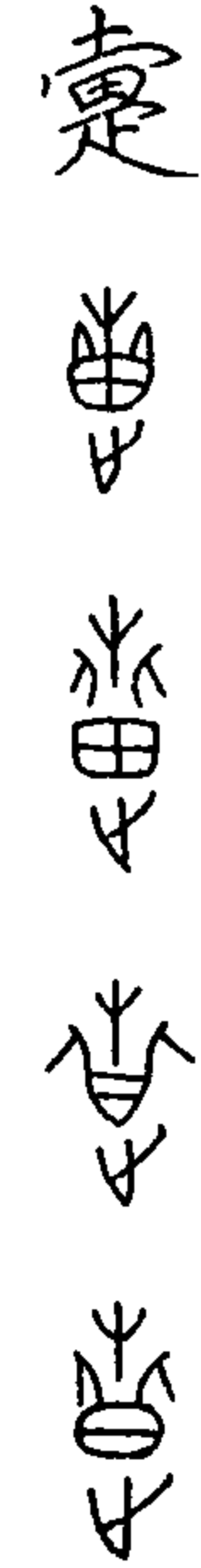
金祥恆「首途就今啓程，資暇錄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如王途首亡田，即卜問王首途无禍也。王來途首兩小，言王來啓程時兩小矣。」（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

饒宗頤「按金字，見集韻，止也。卜辭每以金為除。首讀為道（左成十六年）行首。裏二十三年。盟首。兩。首。字并讀為道。見經義述聞。史記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云。今碑文「首」作「道」。皆其證。金首。猶言「除道」。左莊四年傳。除道梁溪。王出行先除道。其下接言雨小者，蓋指雨師洗道。九歌所謂「使凍雨兮洗塵」是矣。一通考八三——八四葉。

按：字當釋途。惟讀途為屠，則似有可商。如「王途首亡」固「乙三四〇一合集六〇三二正」。一「王來途首雨」乙六四一九合集六〇三七正。似此類「途」字讀為「屠」，說固可通。但如「王來途首雨」乙六四一九合集六〇三七正。似此類「途」字讀為「屠」，說固可通。疑待考。金祥恒以「金首」為「首途」，饒宗頤以為「除道」皆不可據。



按：字在卜辭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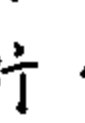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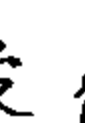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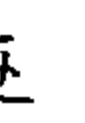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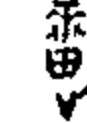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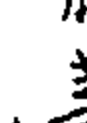
羅振玉「說文解字：電，礙不行也。从虫引而止之也。古金文有電字（建白），前人釋建，與卜辭文正同。」（殷粹中七十五葉下）

王襄「古電字。」（簠室殷契類纂第二十葉）

葉玉森「似非从虫，姑从羅釋。并人鐘：此字。」（前釋二卷五十一葉正）

孫海波「電，前二、二七、八。地名。」

李孝定「說文」重礙不行也。从虫引而止之也。虫者，以虫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字在下辭，為地名，無義可說。字不从虫，許君云：「就篆形為說也。」金文作，建自，建尊，建獻。秦公簋與梁文同，與篆文均小異。秦公簋一文與篆文近，其衍文之迹可尋也。上（集釋一四三五葉）

陳初生「甲骨文作，，，，等形，說亞初曰：「震字早期作，是「脫華」後之象形字。後來才在下面加意符作，「止」表示「震」為花的下基、底座。」，「泥曲」：「士震之」，疏云：「震謂脫華處。」該字初文作，下部的田、、，都是花的底座，即花托之象形。」金文作，，，，下部也變作，上部稍訛。小篆上部更訛作，花托之形全失。上（震與「蒂」古音義並同。上（商周古文字讀本三五五頁）

按：羅振玉釋震可從。說文關於震字之說解，乃據小篆為變之形體立說，諸家注釋說文者又從而強加牽傳。古文字震之形體不从虫，卜辭皆用為地名。





0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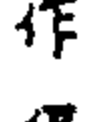


復








孫詒讓「龜文自有復字，如云：「乙卯卜余乎。」一藏一四五—」是也。說文文部復，行故道也。从父富省聲。此上从，即富省，下从父，即父也。金文習鼎復作，散氏盤作，偏旁正相似。上八葉上）

羅振玉「說文解字：「復，往來也。从彳，夏聲。習鼎作，此从，殆省。从彳，象足形，自外至，亦往而復來。」（殷釋中六十四葉下）

王襄「古復字」一（籀室殷契類纂第八葉）

葉玉森「按夏復古殆一字，兩比籀復作，可證。夏疑殷之屬國，他辭云：「乙卯卜余乎復。」一藏一四五—」曰「乎復」，知受殷命也。上（前釋卷五第十六葉背）





趙誠「復，甲骨文寫作𠂔，也寫作𠂕、𠂖，构形不明。甲骨文有一些与行走有关的字，到了后代都增加一个彳旁，如𠂔（𠂕）字后来写作𠂔；𠂕（𠂖）字后来写作𠂕（𠂖）。𠂔字后来写作𠂔也是如此。卜辞用作副词，有日又𠂔、日再𠂔之义。

阳。旦，动词，日出。其复伐。（《京四一四八》）（《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二八一页）

白玉崢 参𠂔字条

徐中舒 参良字条

按：字當釋復，段玉裁謂復字乃後增，徐灝謂復復古今字，甚是。說文以為从彳省聲，陳邦懷以為从彳省，均與甲骨文形體不合。金文从彳省，乃形體之訛變。卜辭或用為人名，或用為地名。其用作動詞者如：

「王復；王弓復」 乙七三八六合集七七二正

「𠂔省不其復」

因。此言「復」，猶它辭之言「歸」。說文訓「復」為「往來」，義均相。甲骨文復从𠂔，蓋象某種器物之形，作為聲符。

腹

楊樹達「按復字……左从復，右疑从人，字蓋段為腹，不安謂有疾。𠂔與止同。卜辭於病愈恆云𠂔。」（《求義三十葉上》）

李孝定「从人从復，說文所無。疑與𠂔為一字，並腹；古文𠂔。」（《集釋二六七二葉》）

李孝定「說文：腹厚也从肉復聲。上出第一形从身復聲，第二形从人復聲，並是腹之本字。从身从人同，楊說是也，惟謂「假為腹」則稍有未諱耳。有身者腹部隆憤起，故腹字从

之取義。篆文改為从肉，不取从身於義較洽矣。从身復聲者，當為腹之初文，非陟字也。辭云「癸酉貞卜爭貞王腹不安亡祉」，祉即延字，辭言王腹有疾，其不纏綿不愈乎。楊氏謂祉與止同，此似有未安。第二文从人與从彳者有別。屈氏云：「疑是復之異體」，似有可商，从人與从身義同，當是「復」之異構，仍當釋腹。此辭言「弱復」，當讀為「弗復」，言弗返也。段復為復。《集釋》一五〇九葉。

于省吾「說文：『復，重也，从彳復聲。』」或省彳。《甲》有「復」，可見「復」為初文，復為后起字。又《甲》有「復」，復作「復」，金文復與復互見。《說文》：「復，行故道也，从彳高省聲。」又：「復，往來也，从彳復聲。」《說文》既誤以為復从高省聲，又不知復為復之古文。《甲》有「復」字為旧所不識，而《甲》有「復」字編入于附錄。今分別闡明于下：

一、第一期《甲》有「復」字，以其从彳，不从彳，實則彳乃彳字的異構。彳乃从彳，乃義，古文字往々隨形附划，即以前引一段《甲》有「復」字為例，安字从女作「𡚦」，在下部加一「𠂔」划，是其証。至于彳形的不划之所以作彳，因為彳即伏的本字，象人匍匐形（詳釋彳為匍），故彳形的中部即象人的腹形。《甲》有「復」字，好「不祉疾」，「后下一一、八」之疾作「𠂔」，左从人作彳，是其証。《說文》訓「復」為重，訓「復」為重衣，古文字有「復」字。前引的王「復」不安，亡祉，祉即古延字。這是說王有疾病，身體仍然感到不安，要乞救于鬼神，不可延緩。

二、第一期《甲》有「復」字（《京》八三八B，原辭已殘），上从彳乃彳字的省划。《說文》的「復」字作「復」，上从「𠂔」，可互証。下从彳，乃彳形的訛變，小臣遫簋的「復」字也訛變為从彳。《魏三石經》左傳古文「復」字作「復」，从彳与从彳古同用。

三、第四期《甲》有「復」字（《甲》五八七），「復」字作「復」，左从「𠂔」，即「𠂔」字的異構。《甲》有「𠂔」字每作「𠂔」。又「𠂔」字作「𠂔」或「𠂔」，周器「伯章盤」作「𠂔」，因差謬作「𠂔」。這就証明了「𠂔」字的繁構从「𠂔」，与「𠂔」和「𠂔」字中部加口或「𠂔」。形，其演變之迹完全一致，只是《甲》有「𠂔」字為便于鐫刻化因為方而已。至于「𠂔」字从人从彳互作，如「𠂔」字《甲》有从人，金文則从彳，「𠂔」字金文从人，《說文》从彳，是其例証。《甲》有「復」字（詳釋「復」）。

屈萬里

「𠂔」，疑是復之異體。復，返也。《甲》釋五八七片釋文。

按《甲》有「復」字从身復聲，此為「復」字之本形。李孝定之說可信。

𠄎

張亞初「在甲骨文中，除了从内从止的退字外，还有从自从文作𠄎的退字」（綜美八  
七頁）。「古文分類考釋論稿古文研究第十七輯二五〇頁」

考古所「𠄎：卜辭有𠄎，此字可能是𠄎之异构。」（小屯南地甲骨一〇二四頁）

按：字在卜辭為祭名，與「𠄎」有別。

𠄎

按：此當與0871之「𠄎」同字，在甲骨文偏旁中，从「𠄎」與从「酉」可互作。

𠄎

按：字可隸作「𠄎」，卜辭以為人名或方國名。

武

羅振玉釋義，無說。（殷釋中六十八葉下）

王襄「古武字」。（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上）

余永梁「按衛為武字初文。从行从止从戈，標戈行於道上，武也。𠄎文𠄎，教文  
𠄎為旂字初文，衆人持旂以行也。下从止與此同例，是旂武伐武乃武之本義。後省行作旂，  
猶𠄎盤从行作𠄎，曾作𠄎，而說文古文遂省行作𠄎矣。宣十二

羅振玉，  
中六十五葉上）

「衛」从行从武，此步武之本字。後世經典借武字爲之，而專字亡矣。——殷穉

葉玉森

「从行者即為武，亦後起字，非初文」。  
（前釋六卷二十五葉下）

金祖同曰：武為止戈合文，舊說因以止戈而稱武，……宋鄭漁仲曾疑之。……詩曰：履  
帝丕敏，禮曰：堂上接武，皆就趾足起義，有前進之意，猶衛之作衛，豕蹢躅守衛之形。玉篇  
我古文作𠄎，與武同从止，若訓為止干為戰，則不辭甚矣。止干，謂進干也。止戈，謂進戈也。  
足跡前向，因取為進取之義。……（遺珠三三集）

于省吾

「**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走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按**：左宣十二年傳

于省吾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走功戰兵，故止戈為武。』」按左宣十二年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漢書武五子傳：「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按止戈為武之說，自来學者多無異議。惟俞樾兒官錄云：「在倉頡造字時，則但以為足止字，而無此展轉相生之義也。乃謂武字从止為取止戈之意，豈得其本義哉。然則武字本義謂何，曰武舞古同字，武即舞字也。按俞氏不从止戈之訓，至具卓識。惟謂武即舞，以偁字為本字誤矣。古文無即初文舞字，全文亦作邈。古文从止之字，就狹義言之，限於是止；就廣義言之，則表示人類行動之義。故徠行為步作邈；由卑而升曰陟作𡵓；由高而卑為降作𡵓；行所經為路作𡵓；象人行田中為林中；行在前為𡵓；却行為復；自他至為各，均詳羅振玉釋止。一頃松遠稿一至四。又按徙為移動，全文作𡵓，衛字作𡵓，象衆人之圍守城邑。古文从止从辵从走每五作無別，均有行動之意。武从止从戈，本義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許氏以楚莊王說武之斷章取義為武之本義，豈其然乎。」（駢三古文雜釋九葉釋武）

朱芳圃

「戈，兵器；止，足趾，所以行走，象揮戈前進也。字之結構，與旋相同。旋

甲文、金文作左列諸形：

陵上 = 八・三  
宮  
陵下 = 三・五

召酒為上

**𨾏** 文部：𨾏，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𠂔，从足；足也。徐鍇曰：人足隨旌旗以周旋。

也。武从戈从止，猶旋从从从足矣。春秋元命苞：「武者伐也。」此本義也。廣雅釋詁：「武，勇也。」又「武，健也。」引伸之義也。《殷周文字釋叢卷下第一六二葉》

李孝定 《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說文》亦从止从戈。于氏說字義甚是。古文从止从戈，从行从忝从彳均表行動意，偏旁中亦每得相通，故衛富亦從之異構。《集釋三七八四葉》

饒宗頤 「武疑即武城。」左昭二十三年，襄十九年并有武城，魯地。僖六年亦有武城，春秋申地，後屬楚，在南陽宛縣北。殷人敗獵之武城，未詳所在。《通考二六一葉》

方述鑫 「殷商第二期以后的甲骨卜辭里曰武唐，前人未曾注意，有的學者誤釋為武庚。」現在加以考釋。

(1) 口口卜，出「貞」：今日魚武唐？允魚。《合集八二六七七〇，鉄六七四，京三七二九》

(續一·七·六)

(2) 東武唐用，王受有佑？按曰武唐即成湯。成湯，殷商甲骨卜辭中司稱作「唐」，曰成「唐」，曰大乙「唐」，而有「武唐」的卜辭僅此兩條。王國維云：「卜辭之唐，必湯之本字。」一九七七年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的周初甲骨文里，成湯就稱作「成唐」。湯王又名武王，所以殷商甲骨卜辭中亦稱作「武唐」。《甲骨文字考釋兩則，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六年四期七〇頁》

解，與車部轉字說解，同一苟且。但以「後人刪節」為言，曲意為許慎迴護耳。

子止 𠄎 𠄎

李孝定 「从止从子，說文所無。」《集釋〇五五三葉》

按：《合集四五六辭云：

「貞，子取正伐。」

當為人名。



秣止 歷止 𦰩止 𦰪止

羅振玉「說文解字」：「歷，過也，从止麻聲。此从止从麻，足行所至，皆禾也，以象  
 經歷之意，或从林，足所經皆木，亦得示歷意矣。」（殷釋中六十四葉下）

王表「古歷字」(蘆室殷契類纂第六葉)

葉玉森「許書訛歷為過，予疑其為足跡。足跡在禾邊林下，即知有人過，即歷之初誼。若謂足行所止，固不必皆禾皆木，即皆禾皆木而歷意仍不顯也。」（前釋一卷一〇七葉下）

（甲骨文編五五頁）  
 孫海波「說文，歷，過也。从止，麻聲。卜辭从秝得聲。貞人名。」

李孝定說文歷過也从止麻聲。羅氏釋此為歷，可以。其說則葉氏為長。然竊謂此字祇是形聲，非會意也。許說不誤。說文麻从秝聲，秝下云：「稀疏適秝也。」从二禾讀若歷，足證歷秝音同。卜辭正从秝聲。其作林者，則秝字之譌。據文編及續文編所收歷字凡十一文，祇一文从林。倘以為會意，則是「所經何，莫非歷」又何必林下禾邊乎。金文作，毛公鼎不從止，歷字重文，。

戊鼎  
L (集釋四四五至四五六頁)

裴锡圭 「整组卜辞前辞中的『整』，其实也有不是卜人名的可能。宾组卜辞的前辞里，卜人名与『贞』字之间有时有『孚』字，如『干支卜争孚贞』、『干支卜宾孚贞』，还有少数卜辞作『干支卜孚贞』。一般以『孚』为贞人名，以『争孚贞』、『宾孚贞』为二人共贞之例。但唐兰先生认为『孚』不是人名而应读为『再』（《天第四片考释》）。剑桥大学藏片有『王孚贞』，『饒宗頤』读『孚』为『饒』之『载』（《人物》76页）。『饒氏』对其它宾组卜辞前辞中的『孚』，仍认作人名。这些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整组卜辞前辞中的『整』，似乎也有可能不是人名，而是说明『贞』的性质。L（论『整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三一七页）

按：申，骨文整，从秝聲，羅振玉以為「象經歷之意」，不可據。字或从秝，甲骨文从禾从禾之字在偏旁中易混，當以从秝為正字。

0877

𡗗

按：此當為「𡗗」之異構。

0878

𡗗

按：字可隸作「𡗗」，辭殘，其義不詳。

0879

𡗗

李孝定「从止从不，說文所無。字在卜辭與宋伯連文後一。六當是人名。辭一五九三片正上亦與伯字連文」一集釋。四六三葉

按：「𡗗」乃「宋伯」之私名。

0880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81

𡗗

商承祚「疑連之本字。說文从彖乃寫訛。金文史敎毀作彖，增田。彖亦彖也。散氏盤連作彖，下从彖与此同。」一殷契佚考六頁上

饒宗頤「按：彖土即原土。原者，左隱十一年：以蘇忿生田與鄭，有原。水經注

「濟水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故城在河南濟源縣西北，殷之彖土，疑在此。」（通考一六六葉）

饒宗頤「卜辭：

癸未卜，設貞：王彖召（祀）若。二月。（續存上七四二）

「彖」為「彖」，（史教殿）即遷之本字，應釋「原」。（商氏佚存考釋）此辭彖為副詞。通雅釋言：「存，原，再也。」原亦訓「重」。（漢書禮樂志注）此云「王彖祀」者，謂王再行祀也。（通考一五六葉）

按：合集三二九八辭云：「……舌方其至于彖土方無畧」乃地名，釋「原」不可據。

又彖

彖

0882

按：此當為0881「彖」字之異構。

疋

0883

陳煒湛釋疋，參「疋」字條下。

按：此當併入0829「疋」字條。此用為人名。

盧

0884

按：字从「止」从「界」乃國族名。



0885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86

𣎵

按：合集一二三八六正辭云：「貞其出𣎵不若」，當與災咎有關。

0887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88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89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90

𣎵

𣎵

𣎵

𣎵

0891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92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姚孝遂 7 撫綏 181 曰：... 卜在... 𡗗于... 生未止也。生字造殘，甲骨文編 233 邕、續 是錯誤的。惟綜類 42-2 釋讀作... 甲骨文編又于 407 混入 𡗗字。李亞农考釋篆作 𡗗，李孝宣集釋衆定邕，都 綜類簡評古文文字研究第三輯一八五頁）

0893

𡗗

按：刻辭類纂釋讀有誤，當正。𡗗在卜辭為地名。

0894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895

𡗗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按：合集三五二三五辭云：「弗俞」，用為動詞，疑為「宜」字之異。

筴

于省吾

「甲骨文筴字只一見，作筴形（隸存上一二三七，辭已殘），旧不识。按筴字从竹世声，世字作世，需要加以说明。说文世字作世，并谓曰世，三十年为一世，从止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世段注：曰曳长之谓末笔也。末笔曳长，即为十二部之世，从反厂，亦是世引之又。世合而会意，亦取声为声，读如曳也。世林又光文源：世曰当为葉之古文，象葉及葉之形。草木之葉重累百叠，故引伸为世代之世。世按许说出诸杜撰，段氏还阿附其说，林氏又以草木莖葉为解，这都无异后世的拆字和猜谜，毫无道理。其实，周代金文有的以止为世（伯尊），有的以止声，见簠簋（为世），可见止与世有时通用。又世字师晨鼎和师遽簋作世，簠簋作世，在止字上部加一点或三点，以表示和止字的区别。石鼓文世字作世，变三点为三横，为说文所本。此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周器祖日庚簋用筴高孝曰的筴子作世，和甲骨文的筴字完全相同，只是其三点有虚实之别而已。筴字虽然不见于后世字书，但簠文以筴为世，也证明了筴从世声，与世同用。因此可知，世字的造字本义，系于止字上部附加一点或三点，以别于止，而仍因止字以为声（止世双声）。世（甲骨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刊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按：于先生释「筴」辭殘，可能為方國名。

AA  
□

按：合集二八三九八辭云：「壬寅卜，王其田于寧兕先告亡戕，卑，王永」字當从「日」作「替」，乃「各」字之異。

0898

𣎵

按：乃「条」字之倒書，劉釗有專文論及。合集一四二九三正即作「下条要日」，與合集二〇七七二之辭例略同。參見0849「条」字下。

0899

𣎵

按：當為「蒿執」二字之合文。

0900

𣎵

按：合集二一八九一辭云：

「戊戌知𣎵子步」

當為人名。

0901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02

𣎵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03

𣎵

按：合集三七五〇七辭云：「……在奉……衣逐……知……於……」為地名。

0904 己止 己尹

王襄 「疑跽字」(類纂存疑第二第六葉)

商承祚 「此从止从己，殆即許書之跽字，後世增心耳。」(類編二卷十九葉)

孫海波 「是，前六·二五·一。商承祚釋跽。」

呂 弔 七w 二九 貞人名。一(甲骨文編八六頁)

李孝定 「說文曰跽長跪也从足忌聲」此从止與从足同。許書跟之或體从止作跟可證忌从己聲，則从止己聲與从足忌聲同。商說可从。(集釋〇六二七葉)

饒宗頤 「是，从己从止，或釋跽。」(文編)按說文起，古文作跽，从是；故是殆即起字。卜人足與大同時。日癸巳卜，是貞。旬亡田。日一續存上一六七三。胡厚宣南北甲骨錄摹本誤作日是，陳氏綜述據之，並於卜人總表別出日是。一人，殊誤，應刪。是之卜辭除上舉卜外，金璋七〇僅一見。(通考八四二葉)

按：字當隸定作是，在卜辭為貞人名。說文訓跽為「長跪」，甲骨文人跽形均作或或，是否已出現从己聲之形聲字，商氏釋跽，終有可疑。饒宗頤釋「起」亦可備一說。卜辭辭例均不足以證明。

0905 又有右祐侑

羅振玉  
殷釋

同。始左右

王国维  
释第一页一

（簫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天府：四季冬陳  
(靈歲第一集)

(藍帝第十五集)

(蓋考天象一葉)

(類纂) 編第十二第五十五卷上

(類纂正編第七十三卷上)





又者，戩壽堂殷虛文字有云：

又土，黃羗一，牢，屋。

之說是也。  
平列律以王刊楚



𤝵 𤝶 𤝷  
 𤝵 三九六。又用为媯。祭名。媯𤝵。𤝵  
 𤝶 三八四。卜辞𤝶又通用。𤝶田即有田。  
 𤝷 一三。又用为有。媯于帝五臣，有大雨。

孫海波「《前編》卷三第二十五葉二版《癸丑卜貞王賓冬自上甲于多毓永亡尤》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三十葉十一版《》  
《後編》卷下第十九葉十一版《王<sup>臣</sup>》  
其<sup>又</sup>，《諸家釋<sup>不</sup>為祐不誤，然又下加<sup>：</sup>，於誼無居，製作之義，殊費說解。竊疑其以<sup>：</sup>之由  
恐乃因幼字致誤。《說文》《祐助也》，《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是幼亦有提攜扶助之意。幼，卜辭作<sup>又</sup>，<sup>又</sup>字下从之<sup>：</sup>即<sup>：</sup>字，<sup>又</sup>與<sup>又</sup>形亦近  
似，就形音義三者言之，以幼為祐，理固所宜。且卜辭錯簡甚多，如<sup>：</sup>之作虫（《藏龜》四十  
六葉二版《佳虫<sup>：</sup>乃佳<sup>：</sup>之譌》）此義近而譌者也。又之作<sup>：</sup>，（《藏龜》二百五十五葉二版《  
丁卯卜爭貞王坐于臺不<sup>：</sup>，<sup>：</sup>乃祐之譌》）用之作<sup>：</sup>，（《後編》卷上第四葉五版《<sup>：</sup>卜貞  
<sup>：</sup>》）<sup>：</sup>牢<sup>：</sup>《<sup>：</sup>乃用之譌》。）此形近而譌者也。由是言之，祐之作<sup>又</sup>，亦其例矣。不然作<sup>又</sup>  
而助祐之意已明，加<sup>：</sup>豈非其義反晦乎，姑記之以俟達者。《<sup>：</sup>》（《考古》四期二十頁《卜辭文  
字小記》）

屈萬里「粹編五六七片云：『王乍三官：右、中、左。』前編三第三一葉二片云：『馬，左右中人三百。』又後編下八葉六片云：『貞：令中人。』……右人申，謂右隊之申人；蓋此時之右隊乃以申人組成者也。田獵與戰陣相類，故亦有右人之稱。』（甲釋第三二四葉）

屈萬里「卜辭：『貞：王其又酒于又宗，又大雨？』又宗：又，當讀為右；右宗，謂右方之宗廟也。粹釋（一六）謂又宗為宗祭於西方；綜述（四七四葉）則謂：『當指河大示的諸宗』，皆不然也。』（甲編考釋一七八葉）

屈萬里 卜辭「戊戌卜：又伐岳？」云：「此又字當讀為有，語助也。《詩》載馳：『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尤也。《書》多士：『朕不敢有後。』言朕不敢遲緩也。又《  
盤庚》：『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何不與朕幼孫親善也。有字皆語助無義。此云『又伐』，  
即伐祭也。』（《甲編考釋》一二頁）



也。又疑即紀年雍己名佑之佑。又在咍部，佑在幽部，二部音相混，自古已然。見（甲文說三十六乘）楊氏謂「卜辭言唐宗者成湯之廟也他如丁宗中丁宗且辛宗且丁宗之文亦屢見於卜辭然則曰又宗之曰又曰不殷王之名」見同上本段在「知說者之說非也」下

楊樹達「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紀年云：曰雍己佑即位，居亳。曰今本紀年云：曰雍己名佑。曰：「辭屢見又宗之文。甲編壹叁壹捌片云：曰貞即又宗。曰又壹貳伍玖片云：曰貞王其酒。于又宗，又（有）大雨？曰：「說者皆釋又宗為右宗，果如其說，卜辭何以絕未見左宗之文，知說者之說非也。考甲編柒柒玖片云：曰于羔宗酒，又（有）雨？曰羔宗者，帝嚳之廟也。后編上卷拾捌負伍片云：曰癸卯卜，方貞，并方于唐宗，龜。曰唐宗者，成湯之廟也。他如丁宗仲丁宗且辛宗且丁宗之文亦屢見於卜辭，然者又宗之又必殷王之名，疑即雍己名之佑，又宗即雍己之廟也。」（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和微居甲文說卷下五四頁）

陳夢家

「庚申以凌日」又曰互用，此左可能是右，即無佑。L（綜述五七〇葉）

饒宗頤

「又曰蓋即曰佑，佑以佐尸，為之勸也，見少牢饋食禮及燕禮。釋祭時，宗人訓佑，王乃命某為佑，其出入升降，各隨其尸；立佑之禮，殷時已有之。L（通考九八一葉）

張永山

「錫多女出貝朋」亦与此相同，出讀作又，起助詞作用。這樣理解不僅使全辭通暢易懂，而且有加強語氣的效果，即強調「錫多女」之外，還有「貝朋」。類似的用法也多見於商周金文。如：

庚嬴卣（三代一三四五）

……王夔庚嬴曆，

易（錫）貝十朋，又丹一麻。

南皇父簋（三代八四〇二）

……自承鼎降十，又。

簋八，兩壘降兩壘。

上兩例的又字連接的是平列的事物，起得也是虛詞（即助詞）作用。L（試析錫多女出貝朋，古文研究十六輯三四頁）

陳炜湛

「卜辭」（左）又（右）字分別作「𠂇」和「𠂈」，象人之左右手，引申之則為方



王國維以為「𠂔」殆左右之初字，乍省起來，似乎很對，實際上則似是而非。卜辭早期作「𠂔」，又「𠂔」，晚期作「𠂔」，從這一點可以證明，「𠂔」即「𠂔」之異體。但是，早期卜辭有無之有，左右之右，再又之之，又「𠂔」，福祐之祐，均作「𠂔」，又「𠂔」或通作出「𠂔」。晚期「𠂔」有「𠂔」，又「𠂔」，右「𠂔」仍作「𠂔」，唯獨「𠂔」受祐「𠂔」作「𠂔」，受冬「𠂔」，但「𠂔」與早期「𠂔」受出「𠂔」之辭例相同，「𠂔」當讀作「𠂔」，有祐「𠂔」所加之「𠂔」，應為重文符號。甲骨文有大量合文，重文如「大甲辰」當讀作「大甲甲辰」；「大乙未」當讀作「大乙乙未」等，均不加重文符號。甲骨文的重文符號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孫海波疑「𠂔」乃因幼字致誤，想象之辭，毫無足取。但偶爾也有相混者，當屬例外。唯「𠂔」左右「𠂔」之「𠂔」，只能作「𠂔」，「𠂔」從無作「𠂔」之例。此與「𠂔」字作「𠂔」，「𠂔」中畫較短，但有時亦三畫等長，與數字之「𠂔」三「𠂔」相混。但數字「𠂔」三「𠂔」從無作「𠂔」之例。報甲「𠂔」之專用字「𠂔」，中間之「𠂔」與周邊不相連，但亦有與周邊相連，而與「𠂔」之例。田「𠂔」相混者，土田「𠂔」之「𠂔」，則必須與周邊相連，從未見與周邊不相連而作「𠂔」之例。

古文反正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書之，惟夕义二（諸字例外）。（引集釋。九五—葉）

王襄  
「古左字，省工。」  
（類纂正編第五第十二葉下）

藏一〇二・ナ用为左・左赤馬・官名・

𠄎，  
𠄎。四九七。受𠄎，即受祐。  
L (甲骨文編一二六一—一二七頁)

考古所  
78.  
应读为又。  
祭名。  
11 (小屯南地甲骨九七九页)

外，先王亦佐時王。  
（綜述五六九葉）

陳夢家 缶、楮、  
「都是帝對於時王的喜義的保護。『即左、佐，義為佐助。除幸以

「卜辭稱亡十」，即左字。綜述（五七〇葉）讀為佐，殊費解。疑此當讀

為昭公四年左傳「不亦左乎」之左，杜注所謂「不便」者也。「亡」字，意謂無有不便；言事將順遂也。（甲編考釋三〇四葉）

饒宗頤 「左子」按殷文存有子左爵。（通考一二九九葉補通考三五七葉）

饒宗頤 「貞：咸允左王。」貞咸弗左王。（屯乙七二〇一十七五〇九）左讀為佐，周禮序官：「以佐王均邦國。」鄭注：「佐猶助也。」左王讀為佐王。（通考一四八葉）

饒宗頤 「夕即左字，爾雅釋詁：『左右，助，勵也。』說文力部：『助，左也。』與右復同訓。說文右字分隸二部：口部云：『助也。』又部云：『手口相助也。』并訓助；右與祐同，說文：『祐，助也。』右又通作『侑』，『繫辭：『可與佑神，』釋文荀本作『侑』。左與右俱有助義，乃知卜辭之言『夕某先王，』與祐神：祐，義無二致。卜辭『屬夕，』（見屯甲二六一八）實即禱祐也。（通考八九七葉）

饒宗頤 「左字契文作『𠂔』，即左字加飾文。左即佐也。詩長發：『實左右商王。』他辭云：『且乙弗左王。』咸弗左王。『左字作『𠂔』，與『𠂔』實一文。（通考二七八葉）

李孝定 「言『弗』字『言』不『𠂔』，蓋言不相違戾也。（集釋〇九五一葉）

按：卜辭『𠂔』象左半形，相對而言，左右有別。其可以確定無疑者，如：

「王乍三官，左中右。」

「左右中人三百。」

「引仲為佐助之義，其辭云：

「祖乙『𠂔』王；祖乙弗『𠂔』王；祖辛『𠂔』王；祖辛弗『𠂔』王。」

「咸允『𠂔』王；咸弗『𠂔』王。」

凡此諸『𠂔』字，就其涵義而言，與『𠂔』之用作祐者，實無區別，但當是『𠂔』字，用如佐。李孝定集解一律以為左戾之義，非是。

卜辭確有用『左』為違戾之義者，如：

「其彫『𠂔』下上亡『𠂔』。」

「若，亡『𠂔』。」

甲二六一六合集二七一〇七  
庫一五八三英一九九六

# 肘



「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孟方白炎，束衣，翌日步，亡夕，自上下于叔示，余受又」  
卜辭亦有左右混同者，如：  
「王受又又；弗受又又」  
此與卜辭所在龜甲之部位有關，在左則作又，在右則作又。卜辭或作「受出又」，均「受有祐」之意。

趙誠「又，肘。象肘形，為象形字。后此字借用為數目字之九。為了區別，始于一寸之下加一点作又以表示肘，則成了指事字。再后，由于和寸口字一指手腕上一寸處，由此引申為尺寸之寸」形近易混，才又加一肉旁月，變成了从肉从寸之肘，則又成了形聲字。卜辭所說的口狀又「疾肘」肘有病「乙五五八七」，即用其本字。對於人來講，甲骨文的又近似于現代汉语所說的手腕，即手臂的前一部分。——（甲骨文簡明詞典一六一頁）

李孝定「說文：九，陽之爻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契文大抵作九，間亦作九，前半與又同，延長中畫象臂形而屈曲之，以示肘之所在，丁氏後說也是也。既段肘之象形字以為數名之九，遂不得不另製形聲之肘以代之。肘字古蓋作肱，以九與又近又與寸通偏旁中又寸得通遂為義文之肘耳。九之作肱古肘字亦猶七之作切矣。金文作為孟林又作丁公孟為君夫克林九麻伯孟為克鐘九口少伯孟宅孟為曾伯孟尤肖肘形臂節屈曲」——（集釋四一八九葉）

按：李孝定說肘字形體及其演化之由是對的，但於卜辭之有關資料，則掌握不足。實則尚有下列諸形體及辭例：

- 「貞出疾又」
  - 「貞：又」
  - 「甲子卜方貞，王佳又」
  - 「疾又」
  - 「王佳佳出告」
  - 「半又」
- 乙七四八八合集一三六七九  
乙六八四三  
存一·一二三五六合集一三六八〇  
人四四七合集一三六七八  
合二一一合集一一〇一八正

「疾」字  
此均屬第一期卜辭，占問肘疾之事，「𠂔」或「𠂔」皆象肘形，與「𠂔」形體略有區分。其作「𠂔」或「𠂔」者，則為指事字。

肘

于省吾

「𠂔」，臂也，从又，从古文「𠂔」。古文「𠂔」，象形。𠂔，𠂔或从肉。按說文既謂「𠂔」為「𠂔」，又誤以「𠂔」為古文「𠂔」。說文段注謂「𠂔」小篆以「𠂔」太古，故加「𠂔」。按段王二氏出于主觀猜測，以附會許說。今以甲骨文驗之，則「𠂔」最古，衆所不用，故无稽法。按段王二氏出于主觀猜測，以附會許說。今以甲骨文驗之，則「𠂔」字作「𠂔」或「𠂔」，既非从「𠂔」也。其从「𠂔」，尾划上弯，象曲肱形，与「𠂔」之作「𠂔」迥别。其从「𠂔」，后来讹变作「𠂔」。商器鼎文和父乙器亞中均有「𠂔」字，与甲骨文「𠂔」字形同。古鈔文「𠂔」字作「𠂔」，已经分化为二体，为小篆所本。按「𠂔」为肱之初文。甲骨文的「𠂔」出疾「𠂔」，「𠂔」七四八八「𠂔」和「𠂔」「𠂔」一（凉都四四七），是指肱腕有广言之。此外，甲骨文也以「𠂔」为俘获品，如「𠂔」王隹「𠂔」一（续存上二三五），「𠂔」王不其隹「𠂔」一（后下二〇一七），是其例。总之，甲骨文「𠂔」字作「𠂔」或「𠂔」，于肱之曲折处加「𠂔」，以示「𠂔」之所在，于六书为指事字。「𠂔」一（甲骨文文字释林释「𠂔」）

陈汉平

「𠂔」，甲骨文有字作「𠂔」，「𠂔」。字从肉从九作「𠂔」，当以九为声。字象肉形附于臂节之处，当释肘。说文：「𠂔」，臂节也。「𠂔」卜辞曰：

贞「𠂔」

乙六八四三

贞「𠂔」

乙六八四三

贞王不其隹「𠂔」

后下二〇一七

甲子卜宾贞王隹「𠂔」

续存一·一三三五

此数辞卜贞肘或贞王隹肘，辞义未明。隹字或读为矩矱（獲）之矱（獲），「𠂔」一（古文「𠂔」字释从出土文献研究二二〇页）

陈汉平

「𠂔」，甲骨文有字作「𠂔」，「𠂔」。字从肉形附于「𠂔」，「𠂔」之上。此字当释左，即肱字之初文。说文：「𠂔」，臂上也。从又从古文「𠂔」。古文「𠂔」，象形。𠂔，左或从肉。「𠂔」按「𠂔」字即由「𠂔」若「𠂔」字形演变而来。卜辞曰：

貞出疾... 御于... 乙七四八八  
 ... 疾... 乙三四七  
 ... 御于且(辛) 乙三〇六二  
 此三辞俱为因肱有疾而卜貞御于祖先之卜辞。L (古文字释丛出土文献研究二二〇页)

赵诚 「肘字，本作...，后借为数字九，遂加一C作...，成了指示字，甲骨文即如此作...，后来又借为寸口字，即指手腕上一寸处，才又于寸字加一形符月(肉)，再次增繁为肘字。L (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三六〇页)

赵诚 「又，左。或写作...，左右无别。又或...象整条手臂之形，L或...指示手臂上端弯曲之部位，即所谓肱腕，乃是指事字。后来加肉旁月作为形符，则变成了从月去声的形声字肱。卜辞所说的...一疾左...肱有病... (乙七四八八)，即用其本义。和现代汉语比较，甲骨文的左，只是现代汉语所说的手臂的一部分。L (甲骨文简明词典一六一页)

按：此亦當是「肘」字。參見0907「肘」字條。

又

羅振玉 「說文解字：『澡，洗手也。从水，澡聲。』此从...：象水，从习象手，习在水

中，是澡也。許書所載亦凌起之字。卜辭或增从习。 (殷釋中六十八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习，手足甲也。從又，象又形。』古金文亦作习 (又自) 均與

此合。惟字既從又，不能兼為足甲。許書舉多並及足，失之矣。L (殷釋中二十四葉下)

王襄 「古又字。L (簠室殷契類纂第十二葉)

王襄 「古澡字。許說洒手也。此象手在手中，即澡字。L (類纂三編第十一第五十葉下)

葉玉森 「按又之異體作...，本辭為地名。L (前釋二卷三十四葉背)

陳邦懷「此字从水从丑，當即丑字。」說文解字：「丑，水吏也，又盟也，从水丑聲。」原本玉篇丑注引蒼頡篇：「主水者也。」月中之，亦象水，又𠂔字所以之，亦為丑字，一非又字。一聯教丑字作义，可證也。羅參事釋為深，謂許書深字為淺起之字，非是。一小學二十三葉下。

孙海波  
前五  
七  
一  
或从ナ。  
L  
(甲骨文编一六页)

陳夢家曰：此縣本為鄺聲，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鄧字為之耳。讀皆為鄺。說文邑部。鄺，沛國陳夢家曰：郭沫若釋此字為爪，曰殆即一漢書地理志一沛郡之鄧縣也，應劭音嗟。師古

李孝定「說文」：汩，水吏也。又盥也。从水丑聲。  
「集釋三三五七葉」  
即「是」字則未安。就偏旁分析證之，陳說是也。「汩下說解」：水吏也。各殊，或作利、或作文、或作和，或以為駢字駢義。既「文作」爛文，竊謂當以和字為是。和盥義近，深手則盥，亦猶盥字本象人浴形而引申得有盥義也。

陳秉新按：陳說汭即睢水，大睢城亦可能是又，並非。睢水及大睢城之睢，从目佳  
 聲，說文訓曰：仰目也。鴟字从鳥且聲，說文訓曰：王鴟也。兩字音義俱殊，陳說說文睢从鳥  
 且聲，失之粗忽。汭，又與鄱聲相近，韻亦近隔，又即鄱（鄱）縣尚難訖定，頗疑又當讀蕭，又也不  
 可能是大睢城。又與鄱聲相近，韻亦近隔，又即鄱（鄱）縣尚難訖定，頗疑又當讀蕭，又也不  
 旁紐，有並旁轉，聲韻俱近，可以通假。左傳六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杜注：蕭，心  
 宋附庸國。在今安徽蕭縣西北。征人方归程二月庚辰，在危，失于又（綴二一八），后一月  
 辛巳，在又貞，失于又（綴二一八），又（綴二一八），三：日：：：王卜  
 才又貞：「田一于栗，亡灾？才二月。」（綴二一八），均在水城之北，栗又在杜之北，  
 知蕭亦距永不遠，在杜、栗之間。殷虛征人方卜詳地名匯釋，文物研究五輯七七頁）



按：釋又非是。又，「爪」為古今字。小篆形體已為誤，不足據。字當釋「又」。說文：「又，手相錯也，从又，象又之形。」段氏並改「从又」為「从一」，謂「象指間有物也」。字不當訓為「手足甲」，而「手足甲」實當為「丑」字，小篆「又」，「丑」諸形已淆亂，當訂正為：

又，訓為「手甲」，乃「丑」字，借用為干支字。久假不歸，後世復借「爪」以為「手足甲」，而「爪」本為「覆手曰爪」，「爪」乃其借義。師克盥「作王曰牙」，即「作王爪牙」，「詩」析父「予王之爪牙」，「丑」為本字，「爪」為聲借。又為本形，小篆「丑」，「司」皆為形譌。又，「司」不得象「手甲」，甲與指不得分離。且甲骨文亦作「司」，更不得謂象「手甲」，不得釋為訓「手」。

足甲，之「又」。

補二：一九·三、二·一九·五合集三六九〇二，在「又」貞；鄭三·四三·一〇「且淮于」，均為地名。

前四：二五·八合集一三九三七「至于」，「司」佳；「安奉」，「出子」，亦當為地名。

後下三七·六合集六四五〇「貞司眾卓考」，「司」為人名。卜辭地名俱相因。羅振玉釋前四：二五·八「司」為「深」，「增考中六六」，陳邦懷釋「丑」，「小篆二三」均不確。卜辭自「有」从「水」之「司」，或齊整之作「司」，否則非是。

丑

按：甲骨文錄八七八「司」，孫海波考釋隸作「司」，非是。此从「水」从「又」，「又」與「丑」通，前四：三一·二「貞乍司」，即从「水」从「丑」。卜辭均殘，用義不詳。

甲骨文編附上一〇六，續甲骨文編一一·六誤混「又」，「丑」二字為一，李孝定集釋三三五七亦沿其誤，均非是。唯前五：三一·二及錄八七八為「丑」字，其餘均當釋「又」。

𡩺 𡩻

按：此字不識，其義不詳。

𡩺

王襄 「古衮字」 (類纂正編第七第三十五葉下)

容庚 「字當釋寇，卜辭多作𡩺。葉玉森疑寇之初文，象盜寇手持干挺入室抨击，小点象室中什物狼藉形。」 (殷虛卜辭考釋十八頁上)

唐兰 「𡩺似非寇，尚待商。寇為支𡩺，即支賓也。郭沫若說甚是。」 (見容庚殷虛卜辭考釋十八頁下)

劉到 「卜辭」 采字作𡩺，𡩺等形，象以手採取狀，應為採之本字。說文：採，遠取之也。易系辭：採頤索隱。疏：採謂窺採求取。卜辭：採與伐組辭為採伐，義為襲出。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一一三頁)

蔡哲茂釋采，參𡩺字条下。

按：釋「寇」不可據。卜辭每「伐」連言，事與征伐有關。釋「采」可備一說。又合衆一三七四七有辭云：「貞，南其有疾」則為人名。

𡩺

𡩺

蔡哲茂釋采，參𦰩字条下。

按：字為，𦰩之創書，然其用法則判然有別。卜辭云：

「貞，令比𦰩」  
「貞，乎見于𦰩」

均為地名或國族名，未見有用作動詞者。

𦰩

𦰩

𦰩

𦰩

羅振玉：「从又持斷草，是𦰩也。《散盤》有𦰩字，與此同。古陶文𦰩字从𦰩，漢𦰩四朱小方錢𦰩字亦从𦰩，均尚存古文遺意矣。」（《殷虛書契》中三十六頁）

王国維：「𦰩，从又持𦰩，疑即𦰩之𦰩。古匋文𦰩字作𦰩，从𦰩与此相似，或謂即說文訓擇菜之若。」（《殷虛書契》所藏殷墟文字考釋六十一頁）

唐蘭：「𦰩字羅振玉釋𦰩，余昔釋為𦰩，漢印有𦰩，昔人誤釋為𦰩字。𦰩當从艸又聲，即《說文》訓曰擇菜也，从艸右聲𦰩之若字。《詩》曰：『薄言有之。』有當作𦰩或若，擇之也。《余說詳《唐氏說文注》稿，容庚採用於《金文編》。至經傳通用之若字及《說文》从若之字，並當於《說文》之𦰩及𦰩，甲金文之𦰩或𦰩，蓋由隸誤為從右聲之若，而篆文亦受其影響耳。」（《三體石經》已誤以𦰩當古文之若）《骨文編》以𦰩當《說文》之若，而以𦰩為𦰩，注

曰：「唐蘭以為若也。《孫氏蓋未解余意。今按𦰩亦即𦰩字，羅說不誤，但與余各得其半耳。𦰩象以手取艸，可訓為擇菜，亦可解為𦰩之𦰩。」（《古文聲系》訓為牧也，大誤。由象意聲化之例，為從艸又聲，聲轉為𦰩，猶又之即寸字也。以形變而為𦰩，又誤為𦰩，《說文》訓為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非是。」（《天壤文釋》三十六頁）

胡厚宣：「𦰩是一種畜牧奴隸。《說文》：『𦰩，刈艸也。』《段玉裁注》曰：『謂可飼牛馬者。』《同禮》：『充人』鄭注：『𦰩，養牛羊曰𦰩。』《孟子》：『梁惠王』下趙岐注：『𦰩，養者，取莠新之賤人也。』《漢書》：『賈山傳』：『𦰩刈艸也，莠草新也，言執賤役者也。』《所》以，𦰩乃是一種刈

合集四八五六  
合集八二七八

草飼養牲畜的奴隸。』（《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一九六六年一期）

陈邦福

「我考堂殷墟文字第三十六頁云：『𠄎十一月』。邦福按：《周礼》充人云：『𠄎之三月』，注：『𠄎，養牛羊曰𠄎。』孟子告子篇云：『𠄎猶𠄎養之悅我口』，趙注：『草牲曰𠄎。』卜辭『𠄎十一月』，當為養牲各祭之用，故与古礼經若合符節也。又《墨子》法儀篇云：『𠄎此以莫不協羊豢犬』，豬狗為后起字。』（殷契瑣言第二頁）

張秉权

「卜辭中『𠄎』的𠄎是名詞，這一版上的『𠄎于某』的𠄎是動詞，与說文『𠄎，刈草也』的意思相合，也就是孟子梁惠王：『𠄎莠者往焉』的𠄎的意思。名詞的𠄎，有時也可以數計，例如：

己丑卜，般貞：『𠄎𠄎其五百佳六？』

貞：『𠄎𠄎不其五百佳六？』兩編三九八

『𠄎』是用來飼養牲畜，和祭祀時候薦牲的，卜辭中屢言『𠄎𠄎』，是与祭祀之繁和牲畜之多，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為王室需要大量的『𠄎』來飼養成千萬的犧牲和連續不斷的祭祀，勢必向四方徵取草料，饒宗頤說：『呂覽季夏紀：『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邑之秩，以養犧牲。』民𠄎』（秉权按：『𠄎』从千，唐二氏：『說文：釋氏』即『致𠄎』）（貞卜人物通考二〇二）可見『𠄎』的風俗，源遠流長。（殷墟文字丙編考釋第四六三頁）

張秉权

「从這一版上的卜辭看來，『𠄎』之『𠄎』，恐怕不祇指『草』而言，卜辭中常常提到『𠄎』之事，但很少說到它的數目多少，在『𠄎（一）』（二）兩辭里却說了『五百佳六』，而反面的（即下一版）『𠄎（一）』辭又說：『𠄎平取牛百，𠄎？王固曰：『𠄎：吉，𠄎其至』所謂『𠄎其至』很明白的是指牛而言的，那末『𠄎』之『𠄎』，也可能指的是『𠄎』之『𠄎』，而不是『𠄎』之『𠄎』了，孟子告子篇說：『猶𠄎養之悅我口』，趙注：『草生曰𠄎，穀養曰𠄎。』孟子正義：『說文云：牛馬曰𠄎，犬豕曰豢，是其解也。』雖則段玉裁說：『今說文無此語。』（見說文二上擲字段注）但以孟子的語氣上看来，『𠄎』豢指的是牛馬犬豕，似乎不成問題，而禮記月令：『共寢廟之𠄎豢』也是指牛羊而言，國語楚語的『𠄎豢幾何』，韋昭注：『草食曰𠄎，穀食曰豢。』都是指以『𠄎』為吃草的牲畜來講的，我們如果把反面的『𠄎（二）』辭也放在一起來看，就不難推想當時大概為了要征伐巴方，而在籌措糧食，於此可見，王室在用兵的時候，不但要各部族供給人力，而且還得供給物力，未支持戰爭。』（殷墟文字丙編考釋第四六八頁）

卫斯 「当字的甲骨文象牧畜张口吃草状的简形。引申一下，当即牲口吃草的专用词或  
昔是牲畜饲料的统称。殷人牧牛于田，田中种植的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多秣也。郭沫若指出：  
「最古的田是种多秣的田」。L（从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养牛业，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  
期五八页）

于省吾

「罗振玉释以」为留，并谓「从又持断草是留也」。（增考中三六）。按罗  
说是对的。说文：「留，刈艸也，象束束艸之形。」许说据已讹之小篆，以束束为言，殊误。  
甲骨文留字有的从木作木、木、木，从木与从艸古无别。甲骨文留字作名词或动词用，多为旧  
所不解，今特分别加以阐述。

甲，留指刈草言之，例如：

一、贞，于辜大留（前四·三五·一）。

二、贞，虫今留（粹九二〇）。

三、戊戌卜，雀留于效（甲二〇六）。

四、贞，朕留于門（乙六九八八）。

《诗·豳·七月》：「采芣苢，采芣苢。」孔疏：「留者，飼马牛之草。」今只从甲骨文祭祀方面来看，  
用牛羊为牲，多至不可胜数，则刈草作为饲料是需要的。

乙，留指牲畜言之，例如：

一、贞，臭率氏留（前一·一一·五）。

二、口来留，陟于西示（前七·三二·四）。

三、庚申卜，乎取𠂔留（甲三〇七〇）。

四、弓乎取𠂔留（甲三〇二二）。

五、贞，乎取羞留（乙五〇二六）。

六、庚午卜，旁贞，𠂔氏留（乙七二九九）。

七、之日𠂔至告，𠂔来氏𠂔留（库一七九四反）。

八、……氏𠂔留五十一（琰六二〇）。

九、己丑卜，𠂔贞，即氏留其五百佳六〇贞，即氏留不其五百佳六（丙三九八）。

以上各条的留字，均应读作牲畜之畜，留与畜为幽侯通谐，故借用。《国语·楚语》的「留豢」何止，  
韦注谓「草食曰留」。说文训豢为牲，以豢为牲畜之畜，乃后起字。甲骨文有畜字，但是不作  
牲畜用，以畜为牲畜也是后起字。甲骨文的「畜」在兹寓也（粹一五五一），寓即马宰之宰字。  
畜马之畜应训为饲养。秦公钟的「咸畜百辟胤士」，畜为养育之义。《书·盘庚》的「用奉畜汝众」，

伪佳训畜为畜养。甲骨文以从單(𠂔)之獸为狩猎之狩，金文又以𠂔为狩或守，但从不用作牲畜之畜。

前文所列第一条的臭率氏𠂔，氏应读为致，𠂔谓用兽纲网得的畜。因此可知，甲骨文以𠂔为畜，并非以家畜为限，野兽也叫作畜。第二条的𠂔来𠂔，陟于西示，是说某来畜，升祭于西示。第三、四两条的𠂔𠂔即𠂔𠂔。第五至八条的𠂔上一字系地名或方国名。第八条的氏羌𠂔五十，第九条的即氏𠂔其五百佳六，𠂔下均有纪数字，更足以说明𠂔之应读为畜。

丙，𠂔读作畜训为好，例如：

一、父乙𠂔𠂔(乙三二〇〇)。

二、父乙𠂔于王(乙五五四)。

三、父乙大𠂔于王(乙五二八)。

四、丙戌，子卜贞，方不𠂔我(乙六〇九二)。

五、口亥卜，方来人，佳𠂔我(前八·四·五)。

𠂔既通畜，畜与好叠韵，故典籍每释畜为好，以音为训。说文谓：𠂔，好也。𠂔，按典籍𠂔皆作畜。孟子梁惠王：𠂔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𠂔赵注：𠂔言臣说(悦)君谓之好君。吕氏春秋适威：𠂔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𠂔也。𠂔高注训畜为好。诗彤弓：𠂔中心好之。𠂔毛传：𠂔好，说也。𠂔与悦义相函。

上引前三条属于第一期。父乙指小乙言之。父乙𠂔于王和父乙大𠂔于王，𠂔均读作畜训为好。这是说，王被父乙所喜悦或大喜悦。商代的统治阶级媚神获悦，企图得到佑助。第四、五两条系非王卜辞。辞中的方乃商之邻国。这是占卜邻国能否与我修好之义。

在上述三项之外，甲骨文也以𠂔为𠂔。甲骨文称：𠂔乎取生𠂔。𠂔取生𠂔。𠂔(乙一〇五二)。旧误释𠂔为𠂔鸟二字。𠂔即古𠂔字。尔雅释鸟的𠂔生𠂔(𠂔)𠂔，释文：𠂔鸟子生而能自啄者。𠂔说文：𠂔，𠂔子也，从佳𠂔声。𠂔，籀文𠂔从鳥。𠂔按前者是广义的，后者是狭义的。甲骨文的生𠂔当指𠂔子言之。近年来安阳小屯曾发现𠂔罐中有𠂔蛋，殼尚完整。𠂔可见商人已经用𠂔蛋为食品。生𠂔是活的𠂔子。甲骨文有𠂔其获生𠂔(粹九五一)，图初器中鼎有𠂔生凤𠂔，可以互参。𠂔(甲骨文释林释𠂔二六三——二六七页)。

考古所 𠂔：说文「刈草也」。但在此片中，应是一种人的身份，即刈草之人，或牧人。𠂔(小屯南地甲骨九二八页)。

考古所 𠂔：疑为𠂔(𠂔)之異构。𠂔(小屯南地甲骨一一六三页)。



祭

𡇗

𡇘

𡇙

按：說文：「𡇗，刈草也，象束束艸之形。」此據小篆譌之形體，其說解是錯誤的。甲  
骨文从又持艸，即留莖之義。刈草以飼牲畜謂之𡇗，引伸之，牧放之牲畜牛羊之類均謂之𡇗，  
再引伸之，牧放牲畜亦謂之𡇗。  
卜辭云：「𡇗𡇗于𡇗。」（乙三二二二合集一五一正）；「𡇗往𡇗自益，十人出二。」（乙六八六合集九三正）  
合集一三七正，此類𡇗字為牧放之義。古文聲系訓𡇗為牧，蓋有所本。卜辭又云：「允出來  
自光，以美𡇗五十。」（珠六二〇合集九四正）；「以𡇗其五百佳六。」（乙六八六合集九三正）  
此類𡇗字為牲畜之義。泛指牛羊而言，即禮記月令「共寢廟之𡇗泰」之「𡇗」。𡇗。  
卜辭𡇗字之另一種用法，如「父乙大𡇗于王」，（乙五二八合集二二二〇）；「父乙𡇗于王」  
（乙五五四合集二二二一），此類𡇗字用義不明，存以待考。

羅振玉 「此字變形至多，然皆象持酒肉于示前之形。𡇗象肉，𡇗持之，點形不一，  
皆象酒也。或省示，或並省又。篆文从手持肉而無酒，古金文亦然。」（《殷釋》中十五頁）

王襄 「古祭字。」（《靈室殷契類纂》第二頁）

葉玉森 「似祭字並象持器灌酒形，不从肉。金文篆文並為譌變也。又疑象挹水盥手形，  
祭必先盥，故祭字即取盥手之誼。」（《前釋》一卷二十九頁）

陳邦福 「𡇗、𡇘、𡇙，各家釋祭至確。邦福案祭或从又，持肉，或从示从𡇗，象  
滴灑，𡇗象牲肉，或从𡇗象驚刀。《禮記·祭義》云：「毛牛尚耳，驚刀以割，取胾臂乃退。」  
《小雅·信南山》云：「祭以清酒，以其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毛傳：「鸞刀，刀有鸞鳥者，言割中節也。」（《瑣言》五頁）

陳夢家 「胡厚宣以為祭是管城之祭國（《殷代農業》三六至三七）。《左傳》成四晉  
曰伐鄭取汜祭，杜注云：「鄭地。」《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  
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教倉，周公後所封也。」《春秋地名  
·國名紀》曰：「祭，伯爵，商代國，後為周圻內，今管城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也。」《春秋地名



考略。隱元年祭伯來。後漢志。中牟有蔡亭，蔡與祭通，今在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而後漢書。郡國志。長垣有祭城，屬於衛地。卜辭之祭至少在殷代晚期，似屬殷國範圍以內，武乙卜辭云。辛未貞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才祭卜。寧滄。一。三六四。綜述。二八八頁。

吳其昌

「祭」字，說文解字：「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卜辭中「祭」

作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則象所祭之醬酒，脯醢，切肺，折肝，折臍，等之末粒狀也。羅振玉氏以為象酒形，非也。

所以知「」等狀之決為肉形者，按契文雖無獨立之「」肉「」字，然从「」肉「」之字，則有「」膏「」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有「」前「」一。二。七。三。諸狀，與祭字所从之「」肉「」相同，惟移易其上下向耳。其「」

《士虞》畧同。《右受佐食，坐祭之。》（《少牢饋食》）云：《右手取肺，左手執本（肺本）》。《絕末以祭。》（《鄉飲酒》）是左手執爵、觶、角，等，而右手乃取肺，傳之左手，執其本，而右手乃摘絕肺末以祭也。是古者祭尚右手，實為固定習慣，《儀禮》所敘述，與契文所摹繪者，相應證矣。

其二，所祭之物，必為小塊末粒。此在卜辭，祭字作𠬞，正象右手摘絕左旁肉上小塊末粒以祭之形。按之《儀禮》，則無論何種牲俎，皆預備有小塊可祭之品。如《少牢饋食禮》之羔鼎，每鼎皆預備有《一：舉肺一，祭肺三。》：《一：皆預備有《一：特牲饋食禮》之尸俎，即預備有《一：雞肺一，剖三肺：》（《荆肺，即切肺。即祭肺》）又《一：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橫載之，皆加臠祭于其上。》（《鄉射禮》及記云：《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又云：《薦脯用籩，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聘禮》）鄭注：《古文臠為臠。》（《又《周禮·春官·太祝》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縹祭。》（《鄭司農注：《縹祭，以手从肺本循之至手，末乃絕，以祭也。》（《絕祭，即《鄉酒禮》之《絕末以祭》也。是三禮所述祭品，亦皆為小塊末粒，或先已備具，或臨祭摘絕矣。此又契文與禮經相證應者矣。《殷虛書契解詁》第四六至四八頁）

饒宗頤「祭者，《荀子·禮論》云：《祭，齊大羹，而飽庶羞。》（《楊注：《祭，月祭也。齊讀為齊，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此即祭之義。》（《通考》九七九頁）

饒宗頤「按《外》（見《七乙》五三一七、《南北·誠明》三〇）亦稱《外》即祭。《說文》作鄼。云：《周邑也。》（《穆天子傳》《鄼父》字同許氏。《春秋》《隱元年》《祭伯來》。《傷二十四年》《公傳》謂：《祭，周公之胤。》（《然殷已有其國，而字作《祭。》（《春秋釋例》：《祭在陳留長垣縣北祭城。》（《通考》一八七頁）

### 常玉芝

「……望祀是单独举行的，即在举行望祀祭祀期间，不举行其他祀典的祭祀。

本书所要讨论的祭、賁、禘三种祀典则是相互交叠举行的，即在一句中，有时只举行一种祀典，有时举行两种祀典，有时是三种祀典同时举行。三种祀典组成了一个祀组。……

对同一个祖先绝不举行两种以上祀典的祭祀。……



第一旬 祭工典

第三旬 空旬

第五旬 祭小甲

第七旬 祭戊甲

第九旬 祭阳甲

第十一旬 祭祖甲

第二旬 祭上甲

第四旬 祭大甲

第六旬 空旬

第八旬 祭羌甲

第十旬 空旬

賣祀的祭祀周期

第一旬 賣工典

第三旬 空旬

第五旬 賣小甲

第七旬 賣戊甲

第九旬 賣阳甲

第十一旬 賣祖甲

第二旬 賣上甲

第四旬 賣大甲

第六旬 空旬

第八旬 賣羌甲

第十旬 空旬

疊祀的祭祀周期

第一旬 疊工典

第三旬 空旬

第五旬 疊小甲

第七旬 疊戊甲

第九旬 疊阳甲

第十一旬 疊祖甲

第二旬 疊上甲

第四旬 疊大甲

第六旬 空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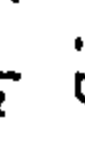
第八旬 疊羌甲

第十旬 空旬

以上各周期中的「空旬」都是表示此旬没有甲名先王受享祀典祭祀的一旬，如「祭」祀的祭祀周期中的「空旬」是没有甲名先王受享祀典祭祀的一旬，「賣」祀的祭祀周期中的「空旬」是没有甲名先王受享祀典祭祀的一旬，「疊」祀的祭祀周期中的「空旬」是没有甲名先王受享祀典祭祀的一旬。而「祭」、「賣」、「疊」三祀分别对先王的祭祀进行祭祀时，连同各自的工典祭在内，每一种祀典一周期都需要十一旬的时间，与「翌」祀的祭祀周期的时间相同。但三种祀典作为一个祀组进行祭祀时，「賣」祀后于「祭」祀一旬举行，「祭」祀又后于「賣」祀一旬举行，所以「賣」祀后于「祭」祀一旬结束，「祭」祀又后于「賣」祀一旬结束，因而整个祀组的祭祀周期也顺延延长两旬，即需要十三旬的时间。……

「祭」、「賣」、「疊」三种祀典为什么要组成一个祀组交叉相叠举行，而使祭祀周期缩短成十三旬呢？据学者们的推测，这可能都是为了依五种祭祀的一周期保持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而特意安排的。如果「祭」、「賣」、「疊」三祀都分别单独举行，它们的整个祭祀周期应为三十三旬，加上「翌」祀

和夕祀的祭祀周期，就要大大超过一年的时间了。L（商代周祭制度一四八——一六九页）

陳初生「祭」字甲骨文作，象以手持牲肉獻肉祭，小点多寡不一，或指酒滴。字或从示作，祭祀之意更显。L（商周古文字读本二九〇页）

常玉芝说另参甲字条下。

按：卜辭早期祭字均不从示，晚期開始从示，以手持肉以祭，與說文合。所以諸點，或以為象酒滴，不確。陳邦福以為象「滴」是對的。祭字之異體甚多，但與「示」諸形則斷非祭字，不能混同。

0916

祀 祭 𡇗 𡇘 𡇙 𡇚 𡇛

孫海波「𡇗」，戰一三·九。卜辭祐从又。

𡇗 𡇘 𡇙 𡇚 𡇛 𡇜 𡇝 𡇞 𡇟 𡇠 𡇡 𡇢 𡇣 𡇤 𡇥 𡇦 𡇧 𡇨 𡇩 𡇪 𡇫 𡇬 𡇭 𡇮 𡇯 𡇰 𡇱 𡇲 𡇳 𡇴 𡇵 𡇶 𡇷 𡇸 𡇹 𡇺 𡇻 𡇼 𡇽 𡇾 𡇿 𡈀 𡈁 𡈂 𡈃 𡈄 𡈅 𡈆 𡈇 𡈈 𡈉 𡈊 𡈋 𡈌 𡈍 𡈎 𡈏 𡈐 𡈑 𡈒 𡈓 𡈔 𡈕 𡈖 𡈗 𡈘 𡈙 𡈚 𡈛 𡈜 𡈝 𡈞 𡈟 𡈠 𡈡 𡈢 𡈣 𡈤 𡈥 𡈦 𡈧 𡈨 𡈩 𡈪 𡈫 𡈬 𡈭 𡈮 𡈯 𡈰 𡈱 𡈲 𡈳 𡈴 𡈵 𡈶 𡈷 𡈸 𡈹 𡈺 𡈻 𡈼 𡈽 𡈾 𡈿 𡉀 𡉁 𡉂 𡉃 𡉄 𡉅 𡉆 𡉇 𡉈 𡉉 𡉊 𡉋 𡉌 𡉍 𡉎 𡉏 𡉐 𡉑 𡉒 𡉓 𡉔 𡉕 𡉖 𡉗 𡉘 𡉙 𡉚 𡉛 𡉜 𡉝 𡉞 𡉟 𡉠 𡉡 𡉢 𡉣 𡉤 𡉥 𡉦 𡉧 𡉨 𡉩 𡉪 𡉫 𡉬 𡉭 𡉮 𡉯 𡉰 𡉱 𡉲 𡉳 𡉴 𡉵 𡉶 𡉷 𡉸 𡉹 𡉺 𡉻 𡉼 𡉽 𡉾 𡉿 𡊀 𡊁 𡊂 𡊃 𡊄 𡊅 𡊆 𡊇 𡊈 𡊉 𡊊 𡊋 𡊌 𡊍 𡊎 𡊏 𡊐 𡊑 𡊒 𡊓 𡊔 𡊕 𡊖 𡊗 𡊘 𡊙 𡊚 𡊛 𡊜 𡊝 𡊞 𡊟 𡊠 𡊡 𡊢 𡊣 𡊤 𡊥 𡊦 𡊧 𡊨 𡊩 𡊪 𡊫 𡊬 𡊭 𡊮 𡊯 𡊰 𡊱 𡊲 𡊳 𡊴 𡊵 𡊶 𡊷 𡊸 𡊹 𡊺 𡊻 𡊼 𡊽 𡊾 𡊿 𡋀 𡋁 𡋂 𡋃 𡋄 𡋅 𡋆 𡋇 𡋈 𡋉 𡋊 𡋋 𡋌 𡋍 𡋎 𡋏 𡋐 𡋑 𡋒 𡋓 𡋔 𡋕 𡋖 𡋗 𡋘 𡋙 𡋚 𡋛 𡋜 𡋝 𡋞 𡋟 𡋠 𡋡 𡋢 𡋣 𡋤 𡋥 𡋦 𡋧 𡋨 𡋩 𡋪 𡋫 𡋬 𡋭 𡋮 𡋯 𡋰 𡋱 𡋲 𡋳 𡋴 𡋵 𡋶 𡋷 𡋸 𡋹 𡋺 𡋻 𡋼 𡋽 𡋾 𡋿 𡌀 𡌁 𡌂 𡌃 𡌄 𡌅 𡌆 𡌇 𡌈 𡌉 𡌊 𡌋 𡌌 𡌍 𡌎 𡌏 𡌐 𡌑 𡌒 𡌓 𡌔 𡌕 𡌖 𡌗 𡌘 𡌙 𡌚 𡌛 𡌜 𡌝 𡌞 𡌟 𡌠 𡌡 𡌢 𡌣 𡌤 𡌥 𡌦 𡌧 𡌨 𡌩 𡌪 𡌫 𡌬 𡌭 𡌮 𡌯 𡌰 𡌱 𡌲 𡌳 𡌴 𡌵 𡌶 𡌷 𡌸 𡌹 𡌺 𡌻 𡌼 𡌽 𡌾 𡌿 𡍀 𡍁 𡍂 𡍃 𡍄 𡍅 𡍆 𡍇 𡍈 𡍉 𡍊 𡍋 𡍌 𡍍 𡍎 𡍏 𡍐 𡍑 𡍒 𡍓 𡍔 𡍕 𡍖 𡍗 𡍘 𡍙 𡍚 𡍛 𡍜 𡍝 𡍞 𡍟 𡍠 𡍡 𡍢 𡍣 𡍤 𡍥 𡍦 𡍧 𡍨 𡍩 𡍪 𡍫 𡍬 𡍭 𡍮 𡍯 𡍰 𡍱 𡍲 𡍳 𡍴 𡍵 𡍶 𡍷 𡍸 𡍹 𡍺 𡍻 𡍼 𡍽 𡍾 𡍿 𡎀 𡎁 𡎂 𡎃 𡎄 𡎅 𡎆 𡎇 𡎈 𡎉 𡎊 𡎋 𡎌 𡎍 𡎎 𡎏 𡎐 𡎑 𡎒 𡎓 𡎔 𡎕 𡎖 𡎗 𡎘 𡎙 𡎚 𡎛 𡎜 𡎝 𡎞 𡎟 𡎠 𡎡 𡎢 𡎣 𡎤 𡎥 𡎦 𡎧 𡎨 𡎩 𡎪 𡎫 𡎬 𡎭 𡎮 𡎯 𡎰 𡎱 𡎲 𡎳 𡎴 𡎵 𡎶 𡎷 𡎸 𡎹 𡎺 𡎻 𡎼 𡎽 𡎾 𡎿 𡏀 𡏁 𡏂 𡏃 𡏄 𡏅 𡏆 𡏇 𡏈 𡏉 𡏊 𡏋 𡏌 𡏍 𡏎 𡏏 𡏐 𡏑 𡏒 𡏓 𡏔 𡏕 𡏖 𡏗 𡏘 𡏙 𡏚 𡏛 𡏜 𡏝 𡏞 𡏟 𡏠 𡏡 𡏢 𡏣 𡏤 𡏥 𡏦 𡏧 𡏨 𡏩 𡏪 𡏫 𡏬 𡏭 𡏮 𡏯 𡏰 𡏱 𡏲 𡏳 𡏴 𡏵 𡏶 𡏷 𡏸 𡏹 𡏺 𡏻 𡏼 𡏽 𡏾 𡏿 𡐀 𡐁 𡐂 𡐃 𡐄 𡐅 𡐆 𡐇 𡐈 𡐉 𡐊 𡐋 𡐌 𡐍 𡐎 𡐏 𡐐 𡐑 𡐒 𡐓 𡐔 𡐕 𡐖 𡐗 𡐘 𡐙 𡐚 𡐛 𡐜 𡐝 𡐞 𡐟 𡐠 𡐡 𡐢 𡐣 𡐤 𡐥 𡐦 𡐧 𡐨 𡐩 𡐪 𡐫 𡐬 𡐭 𡐮 𡐯 𡐰 𡐱 𡐲 𡐳 𡐴 𡐵 𡐶 𡐷 𡐸 𡐹 𡐺 𡐻 𡐼 𡐽 𡐾 𡐿 𡑀 𡑁 𡑂 𡑃 𡑄 𡑅 𡑆 𡑇 𡑈 𡑉 𡑊 𡑋 𡑌 𡑍 𡑎 𡑏 𡑐 𡑑 𡑒 𡑓 𡑔 𡑕 𡑖 𡑗 𡑘 𡑙 𡑚 𡑛 𡑜 𡑝 𡑞 𡑟 𡑠 𡑡 𡑢 𡑣 𡑤 𡑥 𡑦 𡑧 𡑨 𡑩 𡑪 𡑫 𡑬 𡑭 𡑮 𡑯 𡑰 𡑱 𡑲 𡑳 𡑴 𡑵 𡑶 𡑷 𡑸 𡑹 𡑺 𡑻 𡑼 𡑽 𡑾 𡑿 𡒀 𡒁 𡒂 𡒃 𡒄 𡒅 𡒆 𡒇 𡒈 𡒉 𡒊 𡒋 𡒌 𡒍 𡒎 𡒏 𡒐 𡒑 𡒒 𡒓 𡒔 𡒕 𡒖 𡒗 𡒘 𡒙 𡒚 𡒛 𡒜 𡒝 𡒞 𡒟 𡒠 𡒡 𡒢 𡒣 𡒤 𡒥 𡒦 𡒧 𡒨 𡒩 𡒪 𡒫 𡒬 𡒭 𡒮 𡒯 𡒰 𡒱 𡒲 𡒳 𡒴 𡒵 𡒶 𡒷 𡒸 𡒹 𡒺 𡒻 𡒼 𡒽 𡒾 𡒿 𡓀 𡓁 𡓂 𡓃 𡓄 𡓅 𡓆 𡓇 𡓈 𡓉 𡓊 𡓋 𡓌 𡓍 𡓎 𡓏 𡓐 𡓑 𡓒 𡓓 𡓔 𡓕 𡓖 𡓗 𡓘 𡓙 𡓚 𡓛 𡓜 𡓝 𡓞 𡓟 𡓠 𡓡 𡓢 𡓣 𡓤 𡓥 𡓦 𡓧 𡓨 𡓩 𡓪 𡓫 𡓬 𡓭 𡓮 𡓯 𡓰 𡓱 𡓲 𡓳 𡓴 𡓵 𡓶 𡓷 𡓸 𡓹 𡓺 𡓻 𡓼 𡓽 𡓾 𡓿 𡔀 𡔁 𡔂 𡔃 𡔄 𡔅 𡔆 𡔇 𡔈 𡔉 𡔊 𡔋 𡔌 𡔍 𡔎 𡔏 𡔐 𡔑 𡔒 𡔓 𡔔 𡔕 𡔖 𡔗 𡔘 𡔙 𡔚 𡔛 𡔜 𡔝 𡔞 𡔟 𡔠 𡔡 𡔢 𡔣 𡔤 𡔥 𡔦 𡔧 𡔨 𡔩 𡔪 𡔫 𡔬 𡔭 𡔮 𡔯 𡔰 𡔱 𡔲 𡔳 𡔴 𡔵 𡔶 𡔷 𡔸 𡔹 𡔺 𡔻 𡔼 𡔽 𡔾 𡔿 𡕀 𡕁 𡕂 𡕃 𡕄 𡕅 𡕆 𡕇 𡕈 𡕉 𡕊 𡕋 𡕌 𡕍 𡕎 𡕏 𡕐 𡕑 𡕒 𡕓 𡕔 𡕕 𡕖 𡕗 𡕘 𡕙 𡕚 𡕛 𡕜 𡕝 𡕞 𡕟 𡕠 𡕡 𡕢 𡕣 𡕤 𡕥 𡕦 𡕧 𡕨 𡕩 𡕪 𡕫 𡕬 𡕭 𡕮 𡕯 𡕰 𡕱 𡕲 𡕳 𡕴 𡕵 𡕶 𡕷 𡕸 𡕹 𡕺 𡕻 𡕼 𡕽 𡕾 𡕿 𡖀 𡖁 𡖂 𡖃 𡖄 𡖅 𡖆 𡖇 𡖈 𡖉 𡖊 𡖋 𡖌 𡖍 𡖎 𡖏 𡖐 𡖑 𡖒 𡖓 𡖔 𡖕 𡖖 𡖗 𡖘 𡖙 𡖚 𡖛 𡖜 𡖝 𡖞 𡖟 𡖠 𡖡 𡖢 𡖣 𡖤 𡖥 𡖦 𡖧 𡖨 𡖩 𡖪 𡖫 𡖬 𡖭 𡖮 𡖯 𡖰 𡖱 𡖲 𡖳 𡖴 𡖵 𡖶 𡖷 𡖸 𡖹 𡖺 𡖻 𡖼 𡖽 𡖾 𡖿 𡗀 𡗁 𡗂 𡗃 𡗄 𡗅 𡗆 𡗇 𡗈 𡗉 𡗊 𡗋 𡗌 𡗍 𡗎 𡗏 𡗐 𡗑 𡗒 𡗓 𡗔 𡗕 𡗖 𡗗 𡗘 𡗙 𡗚 𡗛 𡗜 𡗝 𡗞 𡗟 𡗠 𡗡 𡗢 𡗣 𡗤 𡗥 𡗦 𡗧 𡗨 𡗩 𡗪 𡗫 𡗬 𡗭 𡗮 𡗯 𡗰 𡗱 𡗲 𡗳 𡗴 𡗵 𡗶 𡗷 𡗸 𡗹 𡗺 𡗻 𡗼 𡗽 𡗾 𡗿 𡘀 𡘁 𡘂 𡘃 𡘄 𡘅 𡘆 𡘇 𡘈 𡘉 𡘊 𡘋 𡘌 𡘍 𡘎 𡘏 𡘐 𡘑 𡘒 𡘓 𡘔 𡘕 𡘖 𡘗 𡘘 𡘙 𡘚 𡘛 𡘜 𡘝 𡘞 𡘟 𡘠 𡘡 𡘢 𡘣 𡘤 𡘥 𡘦 𡘧 𡘨 𡘩 𡘪 𡘫 𡘬 𡘭 𡘮 𡘯 𡘰 𡘱 𡘲 𡘳 𡘴 𡘵 𡘶 𡘷 𡘸 𡘹 𡘺 𡘻 𡘼 𡘽 𡘾 𡘿 𡙀 𡙁 𡙂 𡙃 𡙄 𡙅 𡙆 𡙇 𡙈 𡙉 𡙊 𡙋 𡙌 𡙍 𡙎 𡙏 𡙐 𡙑 𡙒 𡙓 𡙔 𡙕 𡙖 𡙗 𡙘 𡙙 𡙚 𡙛 𡙜 𡙝 𡙞 𡙟 𡙠 𡙡 𡙢 𡙣 𡙤 𡙥 𡙦 𡙧 𡙨 𡙩 𡙪 𡙫 𡙬 𡙭 𡙮 𡙯 𡙰 𡙱 𡙲 𡙳 𡙴 𡙵 𡙶 𡙷 𡙸 𡙹 𡙺 𡙻 𡙼 𡙽 𡙾 𡙿 𡚀 𡚁 𡚂 𡚃 𡚄 𡚅 𡚆 𡚇 𡚈 𡚉 𡚊 𡚋 𡚌 𡚍 𡚎 𡚏 𡚐 𡚑 𡚒 𡚓 𡚔 𡚕 𡚖 𡚗 𡚘 𡚙 𡚚 𡚛 𡚜 𡚝 𡚞 𡚟 𡚠 𡚡 𡚢 𡚣 𡚤 𡚥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𡚫 𡚬 𡚭 𡚮 𡚯 𡚰 𡚱 𡚲 𡚳 𡚴 𡚵 𡚶 𡚷 𡚸 𡚹 𡚺 𡚻 𡚼 𡚽 𡚾 𡚿 𡛀 𡛁 𡛂 𡛃 𡛄 𡛅 𡛆 𡛇 𡛈 𡛉 𡛊 𡛋 𡛌 𡛍 𡛎 𡛏 𡛐 𡛑 𡛒 𡛓 𡛔 𡛕 𡛖 𡛗 𡛘 𡛙 𡛚 𡛛 𡛜 𡛝 𡛞 𡛟 𡛠 𡛡 𡛢 𡛣 𡛤 𡛥 𡛦 𡛧 𡛨 𡛩 𡛪 𡛫 𡛬 𡛭 𡛮 𡛯 𡛰 𡛱 𡛲 𡛳 𡛴 𡛵 𡛶 𡛷 𡛸 𡛹 𡛺 𡛻 𡛼 𡛽 𡛾 𡛿 𡜀 𡜁 𡜂 𡜃 𡜄 𡜅 𡜆 𡜇 𡜈 𡜉 𡜊 𡜋 𡜌 𡜍 𡜎 𡜏 𡜐 𡜑 𡜒 𡜓 𡜔 𡜕 𡜖 𡜗 𡜘 𡜙 𡜚 𡜛 𡜜 𡜝 𡜞 𡜟 𡜠 𡜡 𡜢 𡜣 𡜤 𡜥 𡜦 𡜧 𡜨 𡜩 𡜪 𡜫 𡜬 𡜭 𡜮 𡜯 𡜰 𡜱 𡜲 𡜳 𡜴 𡜵 𡜶 𡜷 𡜸 𡜹 𡜺 𡜻 𡜼 𡜽 𡜾 𡜿 𡝀 𡝁 𡝂 𡝃 𡝄 𡝅 𡝆 𡝇 𡝈 𡝉 𡝊 𡝋 𡝌 𡝍 𡝎 𡝏 𡝐 𡝑 𡝒 𡝓 𡝔 𡝕 𡝖 𡝗 𡝘 𡝙 𡝚 𡝛 𡝜 𡝝 𡝞 𡝟 𡝠 𡝡 𡝢 𡝣 𡝤 𡝥 𡝦 𡝧 𡝨 𡝩 𡝪 𡝫 𡝬 𡝭 𡝮 𡝯 𡝰 𡝱 𡝲 𡝳 𡝴 𡝵 𡝶 𡝷 𡝸 𡝹 𡝺 𡝻 𡝼 𡝽 𡝾 𡝿 𡞀 𡞁 𡞂 𡞃 𡞄 𡞅 𡞆 𡞇 𡞈 𡞉 𡞊 𡞋 𡞌 𡞍 𡞎 𡞏 𡞐 𡞑 𡞒 𡞓 𡞔 𡞕 𡞖 𡞗 𡞘 𡞙 𡞚 𡞛 𡞜 𡞝 𡞞 𡞟 𡞠 𡞡 𡞢 𡞣 𡞤 𡞥 𡞦 𡞧 𡞨 𡞩 𡞪 𡞫 𡞬 𡞭 𡞮 𡞯 𡞰 𡞱 𡞲 𡞳 𡞴 𡞵 𡞶 𡞷 𡞸 𡞹 𡞺 𡞻 𡞼 𡞽 𡞾 𡞿 𡟀 𡟁 𡟂 𡟃 𡟄 𡟅 𡟆 𡟇 𡟈 𡟉 𡟊 𡟋 𡟌 𡟍 𡟎 𡟏 𡟐 𡟑 𡟒 𡟓 𡟔 𡟕 𡟖 𡟗 𡟘 𡟙 𡟚 𡟛 𡟜 𡟝 𡟞 𡟟 𡟠 𡟡 𡟢 𡟣 𡟤 𡟥 𡟦 𡟧 𡟨 𡟩 𡟪 𡟫 𡟬 𡟭 𡟮 𡟯 𡟰 𡟱 𡟲 𡟳 𡟴 𡟵 𡟶 𡟷 𡟸 𡟹 𡟺 𡟻 𡟼 𡟽 𡟾 𡟿 𡠀 𡠁 𡠂 𡠃 𡠄 𡠅 𡠆 𡠇 𡠈 𡠉 𡠊 𡠋 𡠌 𡠍 𡠎 𡠏 𡠐 𡠑 𡠒 𡠓 𡠔 𡠕 𡠖 𡠗 𡠘 𡠙 𡠚 𡠛 𡠜 𡠝 𡠞 𡠟 𡠠 𡠡 𡠢 𡠣 𡠤 𡠥 𡠦 𡠧 𡠨 𡠩 𡠪 𡠫 𡠬 𡠭 𡠮 𡠯 𡠰 𡠱 𡠲 𡠳 𡠴 𡠵 𡠶 𡠷 𡠸 𡠹 𡠺 𡠻 𡠼 𡠽 𡠾 𡠿 𡡀 𡡁 𡡂 𡡃 𡡄 𡡅 𡡆 𡡇 𡡈 𡡉 𡡊 𡡋 𡡌 𡡍 𡡎 𡡏 𡡐 𡡑 𡡒 𡡓 𡡔 𡡕 𡡖 𡡗 𡡘 𡡙 𡡚 𡡛 𡡜 𡡝 𡡞 𡡟 𡡠 𡡡 𡡢 𡡣 𡡤 𡡥 𡡦 𡡧 𡡨 𡡩 𡡪 𡡫 𡡬 𡡭 𡡮 𡡯 𡡰 𡡱 𡡲 𡡳 𡡴 𡡵 𡡶 𡡷 𡡸 𡡹 𡡺 𡡻 𡡼 𡡽 𡡾 𡡿 𡢀 𡢁 𡢂 𡢃 𡢄 𡢅 𡢆 𡢇 𡢈 𡢉 𡢊 𡢋 𡢌 𡢍 𡢎 𡢏 𡢐 𡢑 𡢒 𡢓 𡢔 𡢕 𡢖 𡢗 𡢘 𡢙 𡢚 𡢛 𡢜 𡢝 𡢞 𡢟 𡢠 𡢡 𡢢 𡢣 𡢤 𡢥 𡢦 𡢧 𡢨 𡢩 𡢪 𡢫 𡢬 𡢭 𡢮 𡢯 𡢰 𡢱 𡢲 𡢳 𡢴 𡢵 𡢶 𡢷 𡢸 𡢹 𡢺 𡢻 𡢼 𡢽 𡢾 𡢿 𡣀 𡣁 𡣂 𡣃 𡣄 𡣅 𡣆 𡣇 𡣈 𡣉 𡣊 𡣋 𡣌 𡣍 𡣎 𡣏 𡣐 𡣑 𡣒 𡣓 𡣔 𡣕 𡣖 𡣗 𡣘 𡣙 𡣚 𡣛 𡣜 𡣝 𡣞 𡣟 𡣠 𡣡 𡣢 𡣣 𡣤 𡣥 𡣦 𡣧 𡣨 𡣩 𡣪 𡣫 𡣬 𡣭 𡣮 𡣯 𡣰 𡣱 𡣲 𡣳 𡣴 𡣵 𡣶 𡣷 𡣸 𡣹 𡣺 𡣻 𡣼 𡣽 𡣾 𡣿 𡤀 𡤁 𡤂 𡤃 𡤄 𡤅 𡤆 𡤇 𡤈 𡤉 𡤊 𡤋 𡤌 𡤍 𡤎 𡤏 𡤐 𡤑 𡤒 𡤓 𡤔 𡤕 𡤖 𡤗 𡤘 𡤙 𡤚 𡤛 𡤜 𡤝 𡤞 𡤟 𡤠 𡤡 𡤢 𡤣 𡤤 𡤥 𡤦 𡤧 𡤨 𡤩 𡤪 𡤫 𡤬 𡤭 𡤮 𡤯 𡤰 𡤱 𡤲 𡤳 𡤴 𡤵 𡤶 𡤷 𡤸 𡤹 𡤺 𡤻 𡤼 𡤽 𡤾 𡤿 𡥀 𡥁 𡥂 𡥃 𡥄 𡥅 𡥆 𡥇 𡥈 𡥉 𡥊 𡥋 𡥌 𡥍 𡥎 𡥏 𡥐 𡥑 𡥒 𡥓 𡥔 𡥕 𡥖 𡥗 𡥘 𡥙 𡥚 𡥛 𡥜 𡥝 𡥞 𡥟 𡥠 𡥡 𡥢 𡥣 𡥤 𡥥 𡥦 𡥧 𡥨 𡥩 𡥪 𡥫 𡥬 𡥭 𡥮 𡥯 𡥰 𡥱 𡥲 𡥳 𡥴 𡥵 𡥶 𡥷 𡥸 𡥹 𡥺 𡥻 𡥼 𡥽 𡥾 𡥿 𡦀 𡦁 𡦂 𡦃 𡦄 𡦅 𡦆 𡦇 𡦈 𡦉 𡦊 𡦋 𡦌 𡦍 𡦎 𡦏 𡦐 𡦑 𡦒 𡦓 𡦔 𡦕 𡦖 𡦗 𡦘 𡦙 𡦚 𡦛 𡦜 𡦝 𡦞 𡦟 𡦠 𡦡 𡦢 𡦣 𡦤 𡦥 𡦦 𡦧 𡦨 𡦩 𡦪 𡦫 𡦬 𡦭 𡦮 𡦯 𡦰 𡦱 𡦲 𡦳 𡦴 𡦵 𡦶 𡦷 𡦸 𡦹 𡦺 𡦻 𡦼 𡦽 𡦾 𡦿 𡧀 𡧁 𡧂 𡧃 𡧄 𡧅 𡧆 𡧇 𡧈 𡧉 𡧊 𡧋 𡧌 𡧍 𡧎 𡧏 𡧐 𡧑 𡧒 𡧓 𡧔 𡧕 𡧖 𡧗 𡧘 𡧙 𡧚 𡧛 𡧜 𡧝 𡧞 𡧟 𡧠 𡧡 𡧢 𡧣 𡧤 𡧥 𡧦 𡧧 𡧨 𡧩 𡧪 𡧫 𡧬 𡧭 𡧮 𡧯 𡧰 𡧱 𡧲 𡧳 𡧴 𡧵 𡧶 𡧷 𡧸 𡧹 𡧺 𡧻 𡧼 𡧽 𡧾 𡧿 𡨀 𡨁 𡨂 𡨃 𡨄 𡨅 𡨆 𡨇 𡨈 𡨉 𡨊 𡨋 𡨌 𡨍 𡨎 𡨏 𡨐 𡨑 𡨒 𡨓 𡨔 𡨕 𡨖 𡨗 𡨘 𡨙 𡨚 𡨛 𡨜 𡨝 𡨞 𡨟 𡨠 𡨡 𡨢 𡨣 𡨤 𡨥 𡨦 𡨧 𡨨 𡨩 𡨪 𡨫 𡨬 𡨭 𡨮 𡨯 𡨰 𡨱 𡨲 𡨳 𡨴 𡨵 𡨶 𡨷 𡨸 𡨹 𡨺 𡨻 𡨼 𡨽 𡨾 𡨿 𡩀 𡩁 𡩂 𡩃 𡩄 𡩅 𡩆 𡩇 𡩈 𡩉 𡩊 𡩋 𡩌 𡩍 𡩎 𡩏 𡩐 𡩑 𡩒 𡩓 𡩔 𡩕 𡩖 𡩗 𡩘 𡩙 𡩚 𡩛 𡩜 𡩝 𡩞 𡩟 𡩠 𡩡 𡩢 𡩣 𡩤 𡩥 𡩦 𡩧 𡩨 𡩩 𡩪 𡩫 𡩬 𡩭 𡩮 𡩯 𡩰 𡩱 𡩲 𡩳 𡩴 𡩵 𡩶 𡩷 𡩸 𡩹 𡩺 𡩻 𡩼 𡩽 𡩾 𡩿 𡪀 𡪁 𡪂 𡪃 𡪄 𡪅 𡪆 𡪇 𡪈 𡪉 𡪊 𡪋 𡪌 𡪍 𡪎 𡪏 𡪐 𡪑 𡪒 𡪓 𡪔 𡪕 𡪖 𡪗 𡪘 𡪙 𡪚 𡪛 𡪜 𡪝 𡪞 𡪟 𡪠 𡪡 𡪢 𡪣 𡪤 𡪥 𡪦 𡪧 𡪨 𡪩 𡪪 𡪫 𡪬 𡪭 𡪮 𡪯 𡪰 𡪱 𡪲 𡪳 𡪴 𡪵 𡪶 𡪷 𡪸 𡪹 𡪺 𡪻 𡪼 𡪽 𡪾 𡪿 𡫀 𡫁 𡫂 𡫃 𡫄 𡫅 𡫆 𡫇 𡫈 𡫉 𡫊 𡫋 𡫌 𡫍 𡫎 𡫏 𡫐 𡫑 𡫒 𡫓 𡫔 𡫕 𡫖 𡫗 𡫘 𡫙 𡫚 𡫛 𡫜 𡫝 𡫞 𡫟 𡫠 𡫡 𡫢 𡫣 𡫤 𡫥 𡫦 𡫧 𡫨 𡫩 𡫪 𡫫 𡫬 𡫭 𡫮 𡫯 𡫰 𡫱 𡫲 𡫳 𡫴 𡫵 𡫶 𡫷 𡫸 𡫹 𡫺 𡫻 𡫼 𡫽 𡫾 𡫿 𡬀 𡬁 𡬂 𡬃 𡬄 𡬅 𡬆 𡬇 𡬈 𡬉 𡬊 𡬋 𡬌 𡬍 𡬎 𡬏 𡬐 𡬑 𡬒 𡬓 𡬔 𡬕 𡬖 𡬗 𡬘

是崇祭二篆為轉注也。燒柴而祭謂之崇，亦謂之柶。木部曰：柶，崇祭天神。周禮  
樛、燎字為柶，柶，凡崇作柴燎者皆誤字。由是言之，甲骨文未遯之柶，柶之數，華，學  
之崇及州，州之柶皆一字之繁衍。……  
其柶或作州或作州，俸元定形，乃第三期文武卜辭之特色也。（釋州）  
五卷一九一四頁至一九一八頁）

于省吾 「州也是祭字（辭編二三七片）。」（引陳士輝以念于省吾先生，古文研究  
十六輯一八頁）

考古所 「室、州：皆為祭名。」（小屯南地甲骨八四三頁）

白玉崢釋崇，參考刊字条下。

按：此均、祭之異體。

𡇗

按：此與「祭」字形義俱乖，乃動詞。

𡇗

孫海波文編三卷四葉上及金祥恒續文編三卷七葉下均收此作𡇗，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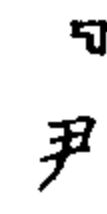
李孝定 「說文」曰：𡇗，持芻柶也。从𡇗，肉。則大徐本無聲字云：「肉」聲。从𡇗，未詳。小徐通釋云：「肉」下增聲，  
字讀若達。經籍未見此字。从𡇗，或从𡇗，肉。均未見芻柶之義，許說不知何所本也。辭云：「更多」  
母曰𡇗。拾三、五、曰：辟𡇗。曰：引𡇗。𡇗，三、七、十二、曰：𡇗。肉其𡇗。曰：甲編一八二、三亦不詳其義。押  
編一辭與肉字並備，則𡇗當是持肉之意，非从肉為聲。拾三、五、與多母連文，𡇗疑是祭名，持肉  
以祭也。祭字結構與此相近，但多一示字偏旁耳。」（集釋。七九一葉）



屈萬里 「从尸从卂，當即弄字。說文卂部云：『弄，持弩拊。从卂，肉聲。』說文以為形聲字，疑未確。其義似亦與卂辭不合。俟考。」（《甲釋》一八二三片釋文）

屈萬里 「或，从雙手捧肉，隸定之當作弄。」（《甲編考釋》一七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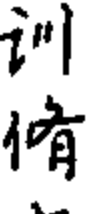

按：隸可作「弄」，但與說文「弄」之涵義不合。卂辭用為祭名。

尹

羅振玉 「說文解字：『尹从又，又，握事者也。古文作。』今卂辭與許書「篆文同。古文亦作尹，从又」。許書所云从「又」，殆傳寫譌矣。」（《殷釋》中十九葉下）

王國維 「尹字从又持「，象筆形。說文所載尹，古文作，古文作，雖傳寫譌舛，未可盡信，然其下猶為筆形，可互證也。」（《集林卷六釋文》）

葉玉森 「卂即宕，地名。所以「尹亦作A，橫書之，即四矣。」（《鈎沈》十三葉廿一行）

陳夢家 「王氏又曰金文之尹氏與史同意，尹从又持「，象筆形。按史尹同意是也，而尹从筆之說非是。卂辭金文事从又持「，小象毛筆形，商人已知用毛筆，故所獲殷代卜骨有毛筆所書之字；然尹字与父字略同从又持斧而尹从又持杖，杖斧皆所以田猎攻战之具，故尹之古文作，从从，說文訓脩豪豕之彡古文作与尹之古文略同，是古文尹象双手奉彡之狀，与史之为搏兽之具，其义正同。由搏兽之官进为祭祀之官，由祭祀之官进为文书之官，由文书引申为历史，由猎事祭事战事引申为一切事，此史、彡二字之衍变大概也。」（《史字新释》，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七一—二页）

張秉权 「尹，是人或氏族之名。第二期卂辭有貞人尹：

丙辰卜，尹貞：其夕父丁三宰？十二月。（《通別》二·二〇）

在這里，又与四朝元老殷同見於一版，所以尹如果是一个入，如果就是第二期的貞人，那末他的年寿也不会太短。」（《殷虛文字丙編考釋》第一一一頁）

饒宗頤 「多君或省口作『多尹』，『考』『尹』『君』二字古通，左隱三年傳：『君氏卒，公穀并作『尹氏』，是其證。』卜辭所見，多尹司祭祀，（如屯甲七五二：『元穀，車多尹饗。』）弱不饗，車多尹饗。『一』作『腹』，（續編六·一七·一）『堅田』，（書道一〇·三）等職，酒誥：『越在內服，百僚庶尹。』多尹當即庶尹也。』（通考九六九葉）

李孝定 「說文：『尹治也。』又『撻事者也。』古文『尹』，契文不從『人』而從『一』，金文亦然。王筠說文釋例曰：『尹下云『又』，撻事者也。』撻以說又，事以說『尹』，是撻此本段說然十二篇『一』字皆無事義，恐『非』字，祇是以『字』有所料理之狀，要亦依文訓義則然耳。』孔廣居說文疑疑云：『尹當作『尹』，又從『一』。』又『手』治之也。』上下通也。治當通乎上下也。『一』亦聲。』二氏於許君從『一』，則初氏之制字恐尚不知隱含此深奧之政治哲理。竊疑尹之初值當為官尹字，殆象上下通之『一』，則初氏之制字恐尚不知隱含此深奧之政治哲理。竊疑尹之初值當為官尹字，殆象以手執筆之形，蓋官尹治事必秉簿書，故引申得治也。筆字作『聿』，以其意主於筆，故特象其形作『聿』。尹之意主於治事，故于筆形略而作『一』也。金文作『尹』，頌鼎『尹』，克鼎『尹』，毛公鼎與卜辭同。又作『尹』，伯盤『尹』，魯侯壺『尹』，邠諸尹鉅則與說文君若尹之古文偏旁相近。』（集解〇九〇七葉）

屈萬里 「綜述以尹為史官（五一七頁）。然卜辭有謂『令尹』作『大田』者（乙編一一五五十二〇四四），有言『其令多尹』作『王宴』者（續編六第一七葉一片）。作『田』作『寢』，似皆非史官之職；以此言之，則尹不盡為史官也。尚書顧命：『百尹御事。』偽孔傳云：『百尹，百官之長。』則尹乃主管官之謂。主管官非一人，故言多尹也。』（甲編考釋一一八葉）

張政娘 「令庸氏有族尹。」

羽氏有族。

……得氏王族。

令羽及鳴氏尹。

可以看出『族尹』這樣記載最完整，稱『族』或『尹』事實上也是『族尹』，大約是族必有尹，尹可以代表族，所以參互補見。又如：

貞：惟多子族令，从畱，出王事。  
貞：惟尹令，从畱，出王事。（續編二·三八·一）

這也是第一期卜辭，尹和族相提並論，尹也就是族尹，族尹當是一族之長。』（卜辭裏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一期）



赵诚

「尹」即后世的尹，原来是一种史官，所以从又，从丨，用一个手拿着一支笔（商代甲骨有碑书，可见当时已有笔一类的书工具）来表示。卜辞有伊尹、黄尹，当即这一史官，但在当时地位较高。卜辞还有「多尹」，可能指称一般史官。

「尹」即后世的君字，但在商代只是一种职官名，卜辞所谓的「多君」，在商王左右，地位较高，然而并非诸侯，更非国君。章太炎文始曰：「春秋君氏亦作尹氏，荀子「君畴」，新序作「尹畴」，则尹、君一也。」卜辞「多尹」与「多君」地位相当，官职相近，且均在商王左右，当是异形同实，君亦即尹，只不过增加了「口」形作为文饰。卜（甲骨文字的三重性及其构形关系）古文研究第六辑二二二页）

考古所

卜辞中某尹之某，应为族名，尹即该族之首领，如宋尹为宋族之首领，子尹为子族首领等等。卜（小屯南地甲骨八六四页）

考古所

「小尹」：官名。卜（小屯南地甲骨八八〇页）

齐文心

「迄今为止，多数的学者都将伊尹和黄尹视为一人。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王国维。王氏在《古史新证》中误将「黄尹」读为「寅尹」，又以古音「伊」与「寅」相通而将伊尹和黄尹混为一谈，这种谬误流传至今。虽有学者早已提出二者并非一人或持怀疑观点，但这些正确的意见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论证，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认为黄尹、伊尹和甲骨文中所见的其他「尹」一样，前一字为国族名，「尹」为官名，都是来自不同的方国氏族为殷王朝供职的官吏。对于误将伊尹、黄尹混为一人的错误，有必要加以澄清。卜（《古文字研究》十二辑一四五页）

王贵民

「尹」是治理之意，也是最古的纯粹官名之一，但它本身并无职位高低之别，从这个伊尹到下面的族尹、多尹均名为「尹」。卜（《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一〇八页）

饶宗颐说参「尹」字条下。

裘锡圭说参「尹」字条下。

晁福林說參附字条下。

俞伟超說參甲字条下。

按：尹在卜辭為職官名，陳夢家謂「尹之職司為作大田、作寢、饗，都是國內的事，但亦有出使於外的」。卜辭祭祀之對象有伊尹、黃尹、伊、黃為私名，尹為官名。李孝定集解謂尹字「殆象以手執筆之形，蓋官尹治事，必秉簿書，故引伸得訓治也」。甲骨文畫字从事作以，或省作以。尹屬史官之類，故从又持筆以象之。

君 𠄎

孫海波文編二卷九葉收此作君。

李孝定「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聲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尹治也。口以發號會意，尹亦聲。後下十三辭云「丁酉卜疑貞多君曰」來叔氏取。王曰「余其曰」二十七十三辭云「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般有崇」。多君殆殷官名，與傅多尹、多臣、多公同。釋詁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之稱公不限於帝王，「溢法」從之成羣曰君。則小部落之酋長亦可稱君也。金文作君，天君鼎同。君與鼎同，君夫簋同。看君鼎同。看君簋同。邦公鈞鐘同。白者君盤同。周散盤當以作君形者為正體，與卜辭小篆並同，漸交為同散盤，其左側直畫漸趨彎曲，遂交作同，為許書古文所由譌安。」（集釋）三五三葉。

李學勤「這一時期卜辭每每提到多君，例如：

丁酉卜矣貞，多君曰：「多弔以魯。」王曰：「余其喜。」以王？（后下一三·二）

辛巳卜矣貞，多君弗言，余其出于祝，庚亡？九月。（續存上一五·七）

在有些辭中出現多尹，我們知道，卜辭君、尹二字經常互用，多尹也就是多君，例如：

戊子卜矣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令二侯：上絲累給侯。」其……周？（通別二·三）

……貞，王曰……，多尹曰：「其干……。」曰：「弗用，受……。」（綴一·一九三）  
從這些卜辭可以看到，多君（多尹）的地位非常顯要，商王的重要決定要告予多君，而且

像后下一三·二一辭所表明的，当王和多君的意見有分歧时，是不是按王的意思办，有时还需要卜问。这里的多君究竟指什么人，很值得探討。

按多君一詞，曾見于周康王時的小孟鼎，鼎銘開端云：

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洎。明，王格周廟，□□□賓延。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就此解釋說：「多君亦見殷卜辭，当指邦君諸侯。三左三右当指率領邦君諸侯的周室諸侯。」

小孟鼎銘文記次日之事，又云：

粵若翼日乙酉，三事大夫入，服洎，王格廟，鬻王邦賓延。

陳氏指出，多君入，服洎，与三事大夫入，服洎，是相同的，此說甚確。甲申、乙酉两天的典禮前后連續，不能理解為前一日有三左三右多君，而后一日改換為三事大夫。

陳氏以三左三右与尚書顧命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卫侯、毛公對比，也是对的。三

左三右云者，即所謂六卿。不过，他将三左三右多君分讀為二，以多君為专指邦君諸侯，則未

可信。查三事大夫之稱，見于詩·小雅·雨無正，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三事大夫同邦君諸侯相對稱，陳氏既承認多君与三事大夫相当，又以多君為邦君諸侯，

便不免陷于矛盾了。

兩元正所說三事大夫，鄭玄主張指三公，王肅則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属，后世學者对

此有不少討論。清代胡承珙毛詩后箋作了詳細分析，結論是：三事大夫疑為在内卿大夫之总稱，

对下邦君向為在外諸侯之統稱。其說最為妥當。因此，小孟鼎銘的三左三右多君和三事大夫

是一回事，均指在周王格廟前先来準備迎候的朝臣卿大夫，其說法不同只是行文变化而已。

據此，殷墟卜辭里的多君（多尹）也應即商的朝臣卿大夫，卜辭所反映的商王有事与多君計議，

正符合洪範箕子所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卿士的从

逆，是商王不得不考虑的。

朝臣何以称多君？這是由於商周中要职常由畿内外諸侯充任。史記殷本紀載紂以西伯昌、

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一作卬侯）為三公，即其明例。了解这一点，对以下几条易組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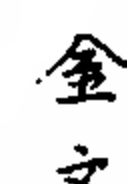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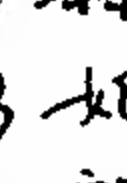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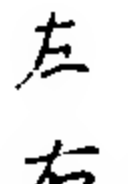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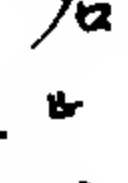
的涵义，就不难通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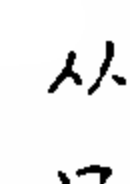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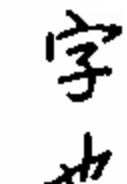
癸亥貞，王令多尹祭田于西，受禾？


癸亥貞，多尹躬作，受禾？（京人二三·六三）

甲午貞，其令多尹作王寢？（戠二五·一三）

呼多尹往由？（后上二二·五）  
多君服事于农墾、營建，或从事征伐，恰是当时朝臣应尽的责任。L（呼多君多子 甲骨文与殷商史一三頁至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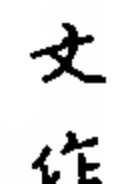
陳初生 「君」字甲骨文作，上部为以手持杆之形。金文天君鼎作，縣妃毀作，就存其意。到后来更作，左右对称，以手持杆之形遂失。说文「君」字古文作，乃君之变体，许慎解为「象君坐形」，未得。L（商周古文文字漫布三〇五——三〇六頁）

赵诚 「君」从口，从又（手）持笔从口。甲骨文中从口（）与否常常无别……章太炎文始谓曰春秋君氏亦作尹氏。荀子君畴，新序作尹畴，则尹君一字也。L卜辞的多（多君）（存一·一五〇·七）在商王左右，其地位较尊，当属于史官之类。……甲骨文的君可能就是个尹字，意义相等。L（甲骨文简明词典六〇页）

赵诚说参字条下。

按：君字从尹从口，许慎说解，孱弱了後世關於君字的概念，不可據。卜辭有「多君」，蓋殷代職官名，陳夢家謂「卜辭的多白與多君則屬於邦內的諸侯」，此亦局於後世「君」的觀念，非是。「多君」在商王左右，其地位較尊，可能屬於尹、史之類，甚至可能即武丁卜辭之「多尹」。「君」乃「尹」之孳乳分化字。小孟鼎「三左三右多君」並言，均職官名，與所謂「諸侯」的概念無關。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羅振玉 「說文解字」徹，通也。古文作。此从𠩺从又，象手象𠩺之形，蓋食畢而徹去之。許書之徹从又，殆从又之譌矣。卒食之徹乃本義，訛通者借義也。L（殷辭中七十一葉下）

葉玉森 「按卜辭屢見「貞𠩺」，令𠩺」之文，疑𠩺為國名，非禮器名。他辭云「丙戌𠩺」，「一前七·三七·一」，「一前下缺一冊字，即言𠩺國傳冊也。𠩺國或即左襄四年傳「靡奔有𠩺氏」之故國。本辭之𠩺乃又（有）一𠩺二字合文，省傳曰𠩺，繁傳曰有𠩺。他辭又云「京日受」，「前

六·三五·一 取京即有禹氏之京也。(鉤沈) (前釋二卷二十葉背)

唐蘭隸定作融。無說。(天壤文釋五十六葉)

李学勤

「融在武丁时就是商王狩猎的地点，它是一个山丘，所以称作融京。」(天七六；续三·四三)

六(八一)

融近于高：

「丁巳」王卜在「融」貞，……步于……亡灾？

「口」王卜在「口」貞，其弋于自高西，往来亡灾？

(拓本，八五)

在上章我们已经考定，高距曹不过二日程，它当然在旧怀庆府境。(殷代地理简论第五二至五三页)

孙海波

「融」前二·九·五。说文微字古文作微，此复省，从丑从鬲，象食毕而微去之谊。(甲骨文编一三八页)

周清海

「契文融」，许书所无，当隶定作融若融，依字之形音义求之，当为微之本字。说文：「微，发也，从力从微，微亦声。」俗作撤。论语乡党：「日不撤薑食。」注：「日去也。」皇疏：「日除也。」用的是本义。许训「发也」，当为引申义。小篆变会意为形声，声符微又讹作微。载伺未见古文，而疑融自为字，卓识惊人。金文有融字作融(鴈尾钟)容庚云：「说文所无」，今以契文例之，当亦融字，微之初文也。(读契小记释融中国文字第四十一册四五六三至四五六四页)

陳秉新

「融」微的初文，本義為微食，卜辭用為地名，疑讀為房，遠來旁紐，月部疊韻。房為商至春秋時方國，在今河南鹿邑縣東。春秋僖公十五年：「齊師、曹師伐房。」(殷虛北人方卜辭地名匯釋文物研究所第五輯七二頁)

按：字从鬲从丑，唐蘭隸定作融是也，羅振玉據說文微之古文作微，釋此為微，其說可從。小篆从育為从鬲之譌，自許慎以來，聚訟紛紛，均不得其解。戴侗六書故獨具卓識，謂「融疑自為字，从友从鬲，辟去釜鬲微饌之義也。微从彳微聲，易為育耳。」(商周金甲文字作融)

0922

不从支而以又、从丑，丑亦即丰，微饌之義益為顯明。

「王往于田，从又，京，允隻毘二，雉十。十月」

「今日步于趾」

又「趾」有「趾示」之稱，疑與「伊示」、「黃示」同例，

為人名。

𠂔

𠂔

李孝定

「从又从出，說文所無。卜辭又出每通用。」

（集釋）

0923

按：字當隸作「𠂔」，卜辭為方國名。

𠂔

0924

按：字在卜辭為人名。

𠂔

𠂔

0925

𠂔

用為動詞，與「𠂔」又「𠂔」有別。

按：合集一九〇四五辭云：

「允𠂔」

似為人名。西周金文𠂔字从又，

前二九〇合集一〇九二一

六六五六七

0926

𠂔𠂔  
𠂔𠂔

按：此與「𠂔」可能為同字。

0927

𠂔

按：「𠂔」或為地名，或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0928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按：卜辭用為動詞，其義不詳。

0929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30

𠂔

𠂔  
𠂔

按：在卜辭為地名。